

明　史

第十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编　許嘉璐
副 主 编　安平秋
分史主编　章培恒　喻遂生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明史/章培恒、喻遂生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5-4

I.明… II.章… III.①中國-古代史-明代-紀傳體②明史-譯文 IV.K248.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27 號

二十四史全譯

明　　史

(全十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章培恒　喻遂生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古籍印刷廠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442　字數 11,033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5-4/K・98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明史》10 册　140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4063926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玆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督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1027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畒”、“畂”、“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784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呂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骿髀)　缶(缻)　黎(䓞)　禪(禫)
辯(辯辯辯)　蓋(葢)　嫠(嫠嫠)　善(譱)
飆(飈飈)　剛(罰)　料(斷)　觴(觴)
餅(餠)　詬(訽)　躪(躙)　舐(䑛)
豺(犲)　穀(穀)　櫺(櫺)　疏(踈䟽)
躚(蹮)　罐(鑵)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攣(彎)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齍)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榛榛榛)
欸(欵)　悸(痵)　秣(餗)　蜿(蜿)
垂(埀埀)　奸(姧)　彝(彛)　腕(掔)
齪(躖)　殲(殱)　腦(腦)　尪(尫尪)
瓷(甆)　韉(韀)　旆(斾)　誤(悮)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㠀)　截(截)　媲(媲)　溆(漵)
登(豋)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鐙)　鯨(鱷)　鞫(鞫)　燕(鷰)
貂(鼦)　鞠(鞠)　愆(倇倇倇)　腰(䁈)
斗(鬥)　絶(㡭)　鍥(鍥)　燁(爗)
陡(陡)　誑(誆)　煢(煢)　曄(曅)
扼(扼)　框(闉)　蛆(胆)　彝(彜)
愕(愕)　髡(髨)　麯(麴)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紝(絍)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燥)	煮(鬻)	棕(椶)
鳶(戴)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耼”、“聃”統一爲“耼”,“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况”、“峯”、“兖”等字,則均改爲“涼”、“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明史》全譯出版説明

《明史》是世人所稱二十四史中的最後一部紀傳體通史,它是清朝設館編修的一部官修史書,一嚮被認爲是繼"前四史"及《晉書》、《隋書》之後又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在二十四史中,《明史》參加修纂的人最多,經歷的時間最長,又因其體例、内容較好,使這部史書享譽盛名。《明史》最後成書時,由總裁張廷玉奉表將書奏上,因此就署他的名字。

清朝入關後,即提出修《明史》。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急忙開館籌辦編修《明史》,這是效法漢族歷朝易代修史的傳統,以求達到消除民族意識,籠絡漢族知識份子,緩和民族矛盾的目的。因爲當時政局還很不穩定,各地抗清運動尚未停息,緊接着又有"三藩之亂",清朝統治者爲了强調改朝换代後新王朝的統一局面,藉修明史籠絡明朝的一批降臣和知識份子,并宣揚理學,以達到鞏固其統治的目的。另外,順治一朝,雖然文化事業還未能昌盛,但世祖崇尚文治,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對圖書的編纂和訪求。因此,清朝廷按照歷代爲前朝修史的慣例,於順治二年三月開始討論編纂《明史》。

《明史》主要以官修的《明實録》、《明會典》、邸報等爲依據,還從明史籍、明典志、明傳記、明雜史等幾類史書中提煉取材,其中有大量私人著作。此外,有關檔册以及文集、奏議、稗史、方志、傳記等,都是十分豐富的修史原始資料。

《明實録》是一部明代官修的編年體史料長編。明代每一新君即位後便命史臣纂修前朝皇帝實録,修成後謄録正副二本。正本藏入皇史宬,副本藏於内閣。《明實録》包括胡廣的《太祖實録》,附建文帝四年事跡;楊士奇的《成祖實録》;蹇義的《仁宗實録》;楊士奇的《宣宗實録》;陳文的《英宗實録》,附景宗實録;劉吉的《憲宗實録》;劉健的《孝宗實録》;費宏的《武宗實録》;徐階的《世宗實録》,附世宗之父《睿宗實録》;張居正的《穆宗實録》;温體仁的《神宗實録》;葉向高的《光宗實録》;温體仁的《熹宗實録》。再加上《莊烈帝實録》、《弘光實録》、王夫之的《永曆實録》,黄宗羲的《隆武紀年》、《永曆紀年》、《魯紀年》等三千餘卷。

《明會典》是從宋、元時期的會要延續而來的,爲明弘治年間官修,嘉靖年間續修,萬曆年間重修,共二百二十八卷。書中以六部爲綱,記述各級行政機構的執掌和事例。包括文職衙門、宗人府、南京宗人府、吏部、户部、禮部、刑部、工部等,所記典章制度最爲詳細和完備,成爲一部有價值的明代官方的原始資料。

邸報是中國古代報紙。漢、唐時代地方長官在京都設邸,邸中傳抄詔令、奏章等,以報於諸藩,因此稱爲邸報,又稱邸抄。在元、明兩代成爲政府官報,由中央政府統一刊行。

明史籍主要以私人撰書爲主,如鄧元錫的《明書》,夏浚的《皇明大紀》,王世貞的《弇州

史料》,王禪的《國朝史略》,鄧球的《泳化類編》,萬斯同的《明史稿》等等。

明典志包括了明朝社會各個領域的內容,如王圻的《續文獻通考》,周子義的《國朝故實》,勞堪的《皇明憲章類編》,徐學聚的《國朝典匯》,馮應京的《皇明經世實用編》,鄧士龍的《國朝典故》,俞汝揖的《禮儀志》,劉維謙的《大明律》,李賢的《大明一統志》,景泰年修的《寰宇通志》,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啓的《農政全書》、《崇禎曆書》等。曹學佺的《一統名勝志》,黄訓的《名臣經濟録》,徐一夔的《明集禮》,張朝瑞的《明貢舉考》,王在晉的《通漕類編》,楊宏的《漕運通志》,史起蟄的《兩淮鹽法志》,朱廷立的《鹽政志》,周夢的《水部備考》,沈啓的《南船紀》,陳龍正的《救荒策會》等。

《明史》的編修時間很長,如果從清順治二年(1645)下詔令修《明史》算起,至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全書正式告成,前後延續了九十一年。這期間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清順治二年(1645)至康熙十七年(1678),共三十四年;第二階段,康熙十八年(1679)至六十一年(1722),共四十四年;第三階段,雍正元年(1723)至十三年(1735),共十三年。如果再加上乾隆即位後,下令交付武英殿刻板印刷,至乾隆四年(1739)刊印完畢進呈,可以説,《明史》從開始編書到最後與讀者見面,共用了九十五年。

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設立明史館,下詔修《明史》,命洪承疇、馮銓、范文程、李建泰、剛林、祁充格、錢謙益等人任其事。當時政局未定,江南一帶還没有一統。不僅幾個南明政權相繼建立,農民起義軍領袖張獻忠所建立的大西政權也還存在。政局的不穩定,農民軍和南明的堅持抗清,再加上參加修史的多爲明遺民,無心論述史事,如洪承疇身爲降臣,修明代歷史必然多有顧忌。尤其是馮銓,在明末時厠身閹黨,參與殺害東林黨人楊漣和熊廷弼,本身的言行就已爲士大夫所不齒,因此,他任《明史》總裁後,在皇史宬看到熹宗實録中天啓四年紀事的內容,其中含有對自己不利的文字,於是乘人不備,竊走《天啓實録》的一部份,從而造成史料的殘缺。另外,又有修清世祖實録及後三藩之亂等等因素所阻礙,遂使修明史一事時常停頓,修史的條件尚不成熟,没有進行多久就停止了。到康熙四年(1665),又曾下詔再修,不久也中輟。

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清朝平三藩勝券在握,統治日趨鞏固,於是再開史館。這次修史,清政府下了較大决心,爲進一步籠絡漢族地主和明朝遺臣,宣布恢復唐宋時期的科舉名目——博學鴻詞科,招攬名士遺民,搜羅修史人才,將被録取的彭孫遹等五十人全部録用,又派右庶子盧君琦等十六人同爲纂修。他們都以翰林的名義安排在明史館。開始,以徐元文爲監修,葉方藹、張玉書爲總裁。當時許多有名望的學者進入史館,如朱彝尊、尤侗、毛奇齡、潘耒、湯斌、施閏章、汪琬、倪燦、姜宸英、嚴繩孫、喬萊、張烈、黄虞稷等。這一次纔正式商討方法,確定體例,依類分題,分工負責,開始了實實在在的編纂工作。康熙二十一年(1682),開始整理草稿工作。至二十三年(1702),曾任總裁的徐元文延攬大史學家萬斯同任删改工作。這期間對史稿的編纂出力最多的要數萬斯同,他在史館的二十年中,凡編纂的稿件都由他復審、改定,手定史稿不下五百卷,雖不任總裁,實際上却起着總裁的作用。康熙三十年,徐元文去世。三十三年,王鴻緒繼任總裁,繼續聘用萬斯同覈定列傳,萬氏任此事直至逝世。

康熙六十一年(1722),總裁王鴻緒在萬斯同所定史稿的基礎上稍加改動後進呈,這就是世傳的《横雲山人明史稿》,也就是王鴻緒《明史稿》。因此,可以説,在第二階段,《明史》基本完成。特别要指出的是還有一些人雖然没有正式加入纂修官行列,但是在修撰《明史》過程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如著名學者黄宗羲和顧炎武都十分重視明史的修撰,他們都不

肯直接與清廷合作,不應徵聘。明史館的首任監修徐元文是顧炎武的外甥,就修史問題曾多次請教於顧炎武。黄宗羲後來命其子黄百家和學生萬斯同參加修史。

雍正元年(1723),清廷重新開設史館續修《明史》。以隆科多、王頊齡爲監修官。張廷玉、徐元夢、朱軾、覺羅逢泰等爲總裁官,孫嘉淦、汪由敦、楊椿等二十五人爲纂修官。各分數卷,着手編纂整理。他們以王鴻緒《明史稿》爲據,增删修改,於雍正十三年(1735)成書。到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板刊行,由張廷玉領銜奏上,《明史》終於誕生。

明史館纂修的學者不僅長於著述,還在修史理論和編纂方法方面有不少建樹。他們在討論體例、史法等問題的過程中,表達了各自的史學思想、史學識見及史學理論。在初期,朝野學者議訂修史條例時,就有徐乾學綜合各家討論的意見確定了《修史條議(六十一條)》,王鴻緒有《史例議》,湯斌有《明史凡例議》、《陳史法以襄大典疏》,潘耒有《修明史議》,施閏章有《修史議》,汪由敦有《史裁蠡説》,朱彝尊有《上總裁書》七通,其内容廣泛,對編纂實踐、編纂理論等各方面的問題,都有精到的論述。參加討論的人又有顧炎武、黄宗羲、全祖望等不下幾十家。

《明史》記載了明太祖洪武元年至明思宗崇禎十七年間共計二百七十七年的歷史,其中反映了各個時期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是一部紀傳體明代通史。全史共三百三十二卷。其中,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

《明史》的本紀寫的詳略得當,無繁冗之詞,也避免了求簡過當。如開國皇帝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在位三十一年,其事跡可書者甚多,因此用了三卷的篇幅紀傳。同樣,明成祖朱棣是以藩王起兵,搶得皇帝寶座的,在位長達二十二年,故而卷數同樣也長達三卷。而泰昌時期的明光宗朱常洛,在位僅一個月即身亡,其事跡相對很少,故不單獨成卷,而是併入第二十一卷,於萬曆時期的明神宗朱翊鈞傳記之後。又《明英宗實録》中附景泰七年事,稱明代宗朱祁鈺爲郕戾王,而削其帝號。這是當時史臣曲筆,即有意掩蓋真相。在《明史》本紀中,則將英宗前後二度稱帝分作兩紀,列景帝於兩紀之間,這樣就還歷史於本來面目了。

《明史》表五篇十三卷,諸王五卷、功臣三卷、外戚一卷、宰輔二卷、七卿二卷。《七卿年表》是《明史》獨創,記歷朝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尚書及左右都御史的任免,它反映了明太祖罷丞相制,將丞相之職分於六部,及又有都察院糾察百司,和而爲七,這是應明代中央行政機構的變化而立的,是《宰輔年表》的姊妹篇。

《明史》列傳共計二百二十卷,其類傳的名目之多,包含的人物之衆,篇幅之長,都是這部史書最突出的特點。同時,列傳的附傳很多,以此記載了諸多歷史人物的姓名。列傳共分二十類,其中后妃、諸王、公主、循吏等十七類是依舊史之例設立的,新創立的有三類:《閹黨傳》、《土司傳》、《流寇傳》,保存了許多珍貴史料。在已有《宦官傳》的情況下,另立《閹黨傳》,主要是記載明季宦官黨羽結黨營私、禍國殃民的突出人物及事例,從中可以探察明朝政治及宦官集團的殘暴和腐敗。我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佔有十卷篇幅的《土司傳》分别記載了湖廣、四川、貴州、雲南、廣西等地區少數民族的情況,並記述了各族首領“土司”的統治及其與中央政權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明朝民族壓迫的殘酷性,又反映了各族間關係進一步發展的情況。因此,它既不應列入外國傳,也不能等同於一般列傳,衹能專類列出。《流寇傳》專敍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張獻忠等人,因爲他們領導的農民軍較之其他一些農民起義規模大得多,從而加速了明朝滅亡的步伐。把彪炳史册的明末農民起義領袖編入《流寇傳》,暴露了作者對農民起義的仇視,但同時也保存了晚明以來關於

社會矛盾的重要史實,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纂修《明史》的第一、二階段,清政府有一個明顯的目的,就是爲了收買知識份子,緩和他們對清朝的反抗。待萬斯同在暗中主持下修成《明史》,清統治者認爲對其統治不利,於是就有了雍正年間的第三次續修,改了又改,最終成書,但是與當初的內容相差很遠。即使如此,畢竟因爲底本良好,修撰年限長,參考材料多,修撰人員中有許多有名的學者,因此它在正史中,還是能够體現出特有的史料價值。

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明史》撰文中的立場、觀點是比較明確的。一般講,它同情代表中小地主利益集團;讚揚實行輕徭薄賦的清官,反對殘酷壓榨百姓的貪官;歌頌明末抗清的仁人志士,反對屈膝投降的妥協派。對於統治階級中的代表人物,一般能功過兼述,如書中贊揚爲民稱道的被殺害的于謙爲"忠心義烈,與日月争光"(《明史·于謙傳·贊》)。詳述了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鞠躬盡瘁,英勇頑强,誓死不降清的事跡。對權傾一時的張居正也作了客觀評價,肯定了他曾力行變法,試圖改革財政與吏制,整頓邊防,使明朝一度出現了"萬曆中興"的政績,贊揚他"通識事變,窮於任事"(《明史·張居正傳》),但同時又指出他"威柄之操,幾於震主",最後落得剖棺籍家的結局。由此可見,《明史》在評價人物方面還是比較符合歷史實際的。

清修《明史》,首先就要求它爲清朝的政治服務,因此,凡涉及清代祖先的一些問題,衹要他們認爲有礙其政治利益的,就不惜隱没史實删除不書。關於清朝的興起及南明的事跡,也衹用寥寥數語,記述籠統而又曖昧,對於南明時期抗清斗争的具體事跡,則略而不寫。凡此種種,都是由於當時史官屈從於清朝統治者的結果。

《明史》現在通行的版本有:百衲本、中華書局標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以 1916 年涵芬樓影印本照相製版縮印本、長沙岳麓書社校點本。

《明史》全譯主編:章培恒、喻遂生。譯者:韓結根、毛遠明、蘇文英、歐昌俊、孟美菊、唐建金、周勤、李明曉、王建明、黄毅、董艷艷、于正安、陳正宏、劉小文、趙立偉、鄧飛、朱邦薇、朱元寅、鄭利華、張國艷、郭鳳花、唐瑛、馬美信、鲍道蘇、乐秀拔、喻遂生、朱習文、甘露、賈燕子、李海霞、廖强、虎維鐸、唐光榮、陳曉華。

明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八册

第九册

第十册

明史卷三百七

列傳第一百九十五

佞倖

漢史所載佞倖，如籍孺、閎孺、鄧通、韓嫣、李延年、董賢、張放之屬，皆以宦寺弄臣貽譏千古，未聞以武夫、健兒、貪人、酷吏、方技、雜流任親暱，承寵渥於不衰者也。明興，創設錦衣衛，典親軍，暱居肘腋。成祖即位，知人不附己，欲以威讋天下，特任紀綱爲錦衣，寄耳目。綱刺廷臣陰事，以希上指，帝以爲忠，被殘殺者不可勝數。英宗時，門達、逯杲之徒，并見親信。至其後，廠衛遂相表裏，清流之禍酷焉。憲宗之世，李孜省、僧繼曉以祈禱被寵任，萬安、尹直、彭華等至因之以得高位。武宗日事般游，不恤國事，一時宵人并起，錢寧以錦衣幸，臧賢以伶人幸，江彬、許泰以邊將幸，馬昂以女弟幸。禍流中外，宗社幾墟。世宗入繼大統，宜矯前軌，乃任陸炳於從龍，寵郭勛於議禮，而一時方士如陶仲文、邵元節、藍道行之輩，紛然并進，玉杯牛帛，詐妄滋興。凡此諸人，口銜天憲，威福在手，天下士大夫靡然從風。雖以成祖、世宗之英武聰察，而嬖倖釀亂，幾與昏庸失道之主同其蒙蔽。彼第以親己爲可信，而孰知其害之至於此也。至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之屬，皆起家甲科，致

漢史所記載的用諂媚而得到寵幸的，像籍孺、閎孺、鄧通、韓嫣、李延年、董賢、張放之類，都因是宦官被帝王所狎玩之臣而遺留譏笑於千年萬代，没有聽到因武夫、健兒、貪人、酷吏、方技、雜流能親近，承受榮耀恩澤至於不衰敗的。明朝興起，創設錦衣衛，掌管隨身護衛的士兵，親近地居住在一起，密切接近。成祖繼承帝位，知道人們不依從自己，想用威勢屈服天下的人，特別任用紀綱做錦衣，委托親近的人做耳目。紀綱刺探朝廷大臣的秘事，來迎合皇帝的心意，皇帝認爲他忠心，被他殘酷殺害的人數也數不盡。英宗時，門達、逯杲之類，一起受到親近信任。到他們以後，西廠與錦衣衛就互爲呼應，清高的士大夫的災禍就很慘痛了。憲宗的朝代，李孜省、僧繼曉因祈禱求福被皇帝寵愛和任用，萬安、尹直、彭華等甚至因此而得到高位。武宗每日專事游樂，不顧惜國家大事，一時之間壞人一齊起來，錢寧因錦衣而得到寵愛，臧賢因演員而得到寵愛，江彬、許泰因任邊疆將領而得到寵愛，馬昂因妹妹而得到寵愛。禍患流傳朝廷內外，國家幾乎成爲廢墟。世宗入宫繼承帝位，應該糾正以前的制度，就在跟隨皇帝創業開國時任用陸炳，在評議禮制的因革時寵愛郭勛，而一時之間方術之士像陶仲文、邵元節、藍道行之類，紛紛一起進用，玉册、金杯、牛酒、帛書，欺詐不法愈加興起。所有這些人，口中含着朝廷的法令，刑罰賞賜操在手中，天下的士大夫靡然倒向一邊迅速跟隨。即使憑成祖、世宗的英俊威武聰

位通顯，乃以秘術干榮，爲世戮笑。此亦佞倖之尤者，附之篇末，用以示戒云。

明，而被寵愛的人釀造禍亂，幾乎與昏庸無道的國君一起受到他們的蒙蔽。他們衹認爲親近自己是可信任的，而哪裏知道他們的危害達到如此的地步呢。至於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之類，都是從進士出任官職，達到顯赫的高位，就用秘密的方法求得尊榮，被世人所耻笑。這些也是被寵愛的人中突出的，把他們附在篇章的末尾，因而用他們來表示警戒。

紀綱　門達 逯杲　李孜省　繼曉　江彬 許泰　錢寧　陸炳
邵元節　陶仲文　顧可學 盛端明(等)

紀綱

紀綱，臨邑人，爲諸生。燕王起兵過其縣，綱叩馬請自效。王與語，説之。綱善騎射，便辟詭黠，善鉤人意嚮。王大愛幸，授忠義衛千户。既即帝位，擢錦衣衛指揮使，令典親軍，司詔獄。

紀綱是臨邑人，是普通的讀書人。燕王起兵經過臨邑縣，紀綱就叩首於馬前請求爲他效力。燕王同他談話，就喜歡他。紀綱善於騎射，奉承拍馬，詭詐狡猾，善於探取別人的意圖。燕王很寵愛他，授予忠義衛千户。燕王繼承帝位，就提升他爲錦衣衛指揮使，派他掌管親兵，主管牢獄。

都御史陳瑛滅建文朝忠臣數十族，親屬被戮者數萬人。綱覘帝旨，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帝悉下綱治，深文誣詆。帝以爲忠，親之若肺腑。擢都指揮僉事，仍掌錦衣。綱用指揮莊敬、袁江，千户王謙、李春等爲羽翼，誣逮浙江按察使周新，致之死。帝所怒内侍及武臣下綱論死，輒將至家，洗沐好飲食之，陽爲言，見上必請赦若罪，誘取金帛且盡，忽刑於市。

都御史陳瑛滅掉建文朝代的忠臣幾十族，親屬被殺的有幾萬人。紀綱窺視皇帝的意旨，廣泛布置校尉，每日摘取官吏民衆的秘事。皇帝全部交給紀綱懲處，用苛細的條文，誣陷誹謗。皇帝認爲忠心，親近他像心肝。提升他爲都指揮僉事，仍舊掌管錦衣。紀綱任用指揮莊敬、袁江，千户王謙、李春等人作爲輔佐，誣陷逮捕浙江按察使周新，致他於死地。皇帝所憤恨的宦官和武官交給紀綱判處死刑，常帶到家，給沐浴好好招待他們吃飯，當面對他們説，見皇帝一定請求赦你的罪，騙取他們的錢財將盡，突然在市上殺了他。

數使家人僞爲詔，下諸方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船二十、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直。構陷大賈數十百家，罄其資乃已。詐取交阯使珍奇。奪吏民田宅。籍故晉王、吴王，乾没金寶無算。得

他多次派他的僕役僞造皇帝的詔令，下達給各方鹽場，勒索鹽四百多萬斤。返回又假稱皇帝詔令，奪取官船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宅，不給價值。設計陷害大商數十百家，勒索盡他們的資金纔停止。騙取交阯使者的奇珍異寶，搶奪官民的田地住宅，查抄舊晉王、吴王的家

王冠服服之，高坐置酒，命優童奏樂奉觴，呼萬歲，器物僭乘輿。欲買一女道士爲妾，都督薛禄先得之，遇禄大內，撾其首，腦裂幾死。恚都指揮啞失帖木不避道，誣以冒賞事，捶殺之。腐良家子數百人，充左右。詔選妃嬪，試可，令暫出待年，綱私納其尤者。吴中故大豪沈萬三，洪武時籍没，所漏貲尚富。其子文度蒲伏見綱，進黄金及龍角、龍文被、奇寶異錦，願得爲門下，歲時供奉。綱乃令文度求索吴中好女。文度因挾綱勢，什五而中分之。

財，侵吞金銀財寶不計其數。得到帝王的帽子服裝穿戴，高坐着設置酒席，命令演戲的童子奏樂捧酒杯，高呼萬歲，器具超越皇帝或諸侯所用的車子。想買一個女道士做小老婆，都督薛禄先得到她，在皇宫遇見薛禄，敲打他的頭，腦裂開幾乎死去。怨恨都指揮啞失帖木不避讓路，用假冒賞賜的事誣陷他，把他打死。把清白人家的兒子數百人施行宫刑，充當僕役。皇帝詔令選妃子侍女，試用認可，讓她們暫時出去待嫁，紀綱私自娶她們中間優異的人。吴縣舊大富豪沈萬三，洪武時代抄家没收入官，漏掉的資財還很富裕。他的兒子沈文度伏地爬行去見紀綱，進獻黄金和龍角、龍紋被、奇寶異錦，願意成爲弟子，一年四季奉養。紀綱就命令沈文度尋求吴縣的美女。沈文度依仗紀綱的權勢，從中而分得十分之五。

綱又多蓄亡命，造刀甲弓弩萬計。端午，帝射柳，綱屬鎮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若折柳鼓噪，以覘衆意。"瑛如其言，無敢糾者。綱喜曰："是無能難我矣。"遂謀不軌。十四年七月，内侍仇綱者發其罪，命給事、御史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狀。即日磔綱於市，家屬無少長皆戍邊，列罪狀頒示天下。其黨敬、江、謙、春、瑛等，誅譴有差。

紀綱又蓄養了很多亡命之徒，製造刀、盔甲、弓弩以萬計算。端午節這一天，皇帝射柳，紀綱囑咐鎮撫龐瑛說："我故意射不中，你折柳擊鼓呼叫，來窺伺大衆的心意。"龐瑛依照他的話，没有敢舉報揭發的人。紀綱高興地說："這樣没有人能爲難我了。"於是就圖謀不合法制的事。十四年七月，宦官中仇恨紀綱的人揭發他的罪行，皇帝命令給事、御史在朝廷上揭發，交給都察院審查懲處，都有罪狀。當天就在市上處以分裂肢體的酷刑，家屬不論年少年長一概發配去邊疆守衛，羅列罪狀向天下的人發布通告。他的同夥莊敬、袁江、王謙、李春、龐瑛等人，有的被殺，有的受譴責，各有不同。

門達 逯杲

門達，豐潤人。襲父職爲錦衣衛百户。性機警沉鷙。正統末，進千户，理鎮撫司刑。久之，遷指揮僉事，坐累解職。景泰七年復故官，佐理衛事兼鎮撫理刑。天順改元，與"奪門"功，進指揮同知。旋進指揮使，專任理刑。千户謝通者，浙江人也，佐達理司事，用法仁恕，達倚信之。重獄多平反，有罪者以下禁獄爲幸，朝士翕然稱達賢。然是時英宗慮

門達是豐潤人。繼承父親的官職做錦衣衛百户。性格機敏、深沉、勇猛。正統末年，升爲千户，掌管鎮撫司刑之職。過了好久，提升爲指揮僉事，獲罪牽連而解除官職。景泰七年，恢復舊官職，輔助保衛工作兼鎮撫理刑的事。天順改用新年號，參與"奪門"有功績，升爲指揮同知。頃刻升爲指揮使，專任理刑。千户謝通，是浙江人，輔助門達治理司事，使用法令仁慈寬恕，門達倚靠信任他。重的案件很多得到平反，有罪的人把囚禁在監獄中稱爲幸運，朝廷官吏一致稱贊

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爲耳目，由是逯杲得大幸，達反爲之用。

門達賢明。可是這時英宗擔心朝廷的大臣同黨勾結，想知道朝廷外的事情，倚靠錦衣官校做耳目，從此逯杲得到大寵幸，門達反而被他所使用。

逯杲者，安平人也，以錦衣衛校尉爲達及指揮劉敬腹心，從“奪門”。帝大治奸黨，杲縛錦衣百户楊瑛，指爲張永親屬，又執千户劉勤於朝，奏其訕上，兩人并坐誅。用楊善薦，授本衛百户。以捕妖賊功，進副千户。又用曹吉祥薦，擢指揮僉事。帝以杲强鷙，委任之，杲乃摭群臣細故以稱帝旨。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外戚會昌侯孫繼宗兄弟并侵官田，杲劾奏，還其田於官。懋等皆服罪，乃已。石亨恃寵不法，帝漸惡之，杲即伺其陰事。亨從子彪有罪下獄，命杲赴大同械其黨都指揮朱諒等七十六人。杲因發彪弟慶他罪，連及者皆坐，杲進指揮同知。明年復奏亨怨望，懷不軌，亨下獄死。有詔盡革“奪門”功，達、杲言臣等俱特恩，非以亨故。帝優詔留任，以杲發亨奸，益加倚重。

逯杲是安平人，由於是錦衣衛校尉成爲門達和指揮劉敬的心腹，參與“奪門”事件。皇帝大力懲處奸黨，逯杲捆縛錦衣百户楊瑛，指他是張永親屬，又在朝廷拘捕千户劉勤，奏告他誹謗皇上，兩個人一起獲罪被殺。因楊善推薦，授予本衛百户之職。因爲捕捉妖賊有功勞，升爲副千户。又因曹吉祥推薦，升爲指揮僉事。皇帝因爲逯杲强横凶猛，信任他，逯杲就以收集衆臣細小的過失來迎合皇帝的旨意。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外戚會昌侯孫繼宗兄弟一起侵吞官府的田地，逯杲揭發奏告，把他們的田歸還給官府。張懋等人都認罪，纔算完。石亨仗着皇帝的寵愛横行不法，皇帝逐漸厭惡他，逯杲就偵察他的秘事。石亨的侄子石彪犯罪關入牢獄，皇帝命令逯杲奔赴大同用脚鐐手銬拘捕他的同夥都指揮朱諒等七十六人。逯杲就揭發石彪的弟弟石慶别的罪行，牽連到的人都獲罪，逯杲升爲指揮同知。第二年又奏告石亨心懷不滿，想圖謀不法之事，石亨就被關入監獄而死。有詔令全部革除“奪門”的功績，門達、逯杲説臣等人都有特殊恩典，不是因爲石亨的緣故。皇帝用優柔的詔令留任，因爲逯杲揭發石亨的奸邪，皇帝對他更加信任。

杲益發舒，勢出達上。白遣校尉偵事四方，文武大吏、富家高門多進伎樂貨賄以祈免，親藩郡王亦然。無賄者輒執送達，鍛煉成獄。天下朝覲官大半被譴，逮一人，數大家立破。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横，無所忌。彭城伯張瑾以葬妻稱疾不朝，而與諸公侯飲私第。杲劾奏，幾得重罪。杲所遣校尉誣寧府弋陽王奠壏母子亂，帝遣官往勘，事已白，靖王奠培等亦言無左驗。帝怒責杲，杲執如初，帝竟賜奠壏母子死。方舁尸

逯杲更加舒暢，權勢在門達之上。天亮就派遣校尉到四處去偵察情况，文武大官、富貴人家就多進獻歌舞女藝人和財物以求免遭災禍，親近的藩鎮、一郡之王也是如此。没有賄賂的人就拘捕送給門達，拷打成罪。天下朝見國君的官員一大半被降職，逮捕一個人，幾個大家族也立即破産。天下各地的奸邪小人假稱校尉，乘着馬車横行不法，没有顧忌。彭城伯張瑾因安葬妻子托病不上朝，却同衆公侯在私人住宅飲酒。逯杲揭發奏報，幾乎得重罪。逯杲所派遣的校尉誣告寧府弋陽王朱奠壏母子亂倫，皇帝派遣官員前去查核，事情已清楚，靖王朱奠培等人也説没有

出，大雷雨，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爲冤。指揮使李斌嘗構殺弘農衛千户陳安，爲安家所訴，下巡按御史邢宥覆讞，石亨囑宥薄斌罪。至是，校尉言："斌素藏妖書，謂其弟健當有大位，欲陰結外番爲石亨報仇。"杲以聞，下錦衣獄，達坐斌謀反。帝兩命廷臣會訊，畏杲不敢平反。斌兄弟置極刑，坐死者二十八人。

證據。皇帝憤怒譴責逯杲，逯杲堅持如當初，皇帝竟賜給奠壏母子自殺而死。剛扛出尸體，下大雷雨，平地積水幾尺，人們都認爲是冤枉。指揮使李斌曾設計殺害弘農衛千户陳安，被陳安家屬控訴，就交給巡按御史邢宥復議罪狀，石亨囑咐邢宥減輕李斌的罪行。到這時，校尉説："李斌平素藏着妖書，説他的弟弟李健應當有王位，想暗地裏勾結外族替石亨報仇。"逯杲將此傳報給皇帝，就關押在錦衣衛監獄，門達因李斌圖謀反叛而獲罪。皇帝兩次命令朝廷大臣聚集審問，畏懼逯杲不敢平反。李斌兄弟被處死刑，獲罪而死的有二十八人。

杲本由石亨、曹吉祥進，訐亨致死，復奏吉祥及其從子欽陰事，吉祥、欽大恨。五年七月，欽反，入杲第斬之，取其首以去。事平，贈杲指揮使，給其子指揮僉事俸。

逯杲原來由石亨、曹吉祥而得到進升，揭發石亨的陰私而使他死，又奏告曹吉祥和他的侄子曹欽的秘事，曹吉祥、曹欽很痛恨他。五年七月，曹欽造反，進入逯杲住宅殺了他，拿了他的頭而離去。事件平息後，追封逯杲爲指揮使，賜給他的兒子指揮僉事俸禄。

時達已掌衛事，仍兼理刑。杲被殺，達以守衛功，進都指揮僉事。初，杲給事達左右，及得志恣甚。達怒，力逐之。杲旋復官，欲傾達，達惴惴不敢縱。杲死，達勢遂張。欲踵杲所爲，益布旗校於四方。告訐者日盛，中外重足立，帝益以爲能。

當時門達已掌管護衛的事務，仍舊兼管理刑。逯杲被殺，門達因守衛的功績，升爲都指揮僉事。當初，逯杲供職門達身旁，到得志後就很放肆。門達很憤怒，極力驅逐他。逯杲很快恢復官職，想傾陷門達，門達不安而不敢放縱。逯杲死了以後，門達勢力就擴大。他想跟從逯杲的所做所爲行事，更加在各處布置旗校密探。告發陰私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朝廷内外害怕而不敢動，皇帝更認爲他有能力。

外戚都指揮孫紹宗及軍士六十七人冒討曹欽功，達發其事。紹宗被責讓，餘悉下獄。盗竊户部山西司庫金，巡城御史徐茂劾郎中趙昌、主事王珪、徐源疏縱。達治其事，皆下獄謫官。達以囚多，獄舍少，不能容，請城西武邑庫隙地增置之，報可。御史樊英、主事鄭瑛犯贓罪，給事中趙忠等報不以實。達劾其徇私，亦下獄謫官。給事中程萬里等五人直登聞鼓，有軍士妻訴冤，會齋戒不爲奏。達劾諸人蒙蔽，詔下達治。已，劾南

外戚都指揮孫紹宗和軍士六十七人假冒討伐曹欽的功績，門達揭發他的事情。孫紹宗被譴責，其餘的人全部關入監獄。盗賊竊取户部山西司庫金，巡城御史徐茂揭發郎中趙昌、主事王珪、徐源疏忽放縱。門達懲處這件事，全部關入監獄降低官職。門達認爲囚犯數多，監獄房舍少，不能容納，請求將城西武邑庫空地增設牢房，回答可以。御史樊英、主事鄭瑛犯貪污罪，給事中趙忠等人不把實情報告。門達揭發他們營私舞弊，也關入監獄降低官職。給事中程萬里等五個人在登聞鼓院值班，有兵士的妻子訴冤，恰逢齋戒不替她奏報。門達揭發衆人蒙蔽，皇帝下

京户部侍郎馬諒，左都御史石璞，掌前府忻城伯趙榮，都督同知范雄、張斌老聵，皆罷去。裕州民奏知州秦永昌衣黄衣閲兵。帝怒，命達遣官核，籍其貲，戮永昌，榜示天下。并逮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吴中以下及先後巡按御史吴琬等四人下獄，臣等停俸，琬等謫縣丞。御史李蕃按宣府，或告蕃擅撻軍職，用軍容迎送。御史楊璡按遼東，韓琪按山西，校尉言其妄作威福。皆下達治，蕃、琪并荷校死。陝西督儲參政婁良，湖廣參議李孟芳，陝西按察使錢博，福建僉事包瑛，陝西僉事李觀，四川巡按田斌，雲南巡按張祚，清軍御史程萬鍾及刑部郎中馮維、孫瓊，員外郎貝鈿，給事中黄甄，皆爲校尉所發下獄。瑛守官無玷，不勝憤，自縊死，其他多遣戍。湖廣諸生馬雲罪黜，詐稱錦衣鎮撫，奉命葬親，布政使孫毓等八人咸賻祭。事覺，法司請逮問，卒不罪雲。達初欲行督責之術，其同列吕貴曰："武臣不易犯，曹欽可鑒也。獨文吏易裁耳。"達以爲然，故文吏禍尤酷。

都指揮袁彬恃帝舊恩，不爲達下。達深銜之，廉知彬妾父千户王欽誆人財，奏請下彬獄，論贖徒還職。有趙安者，初爲錦衣力士役於彬，後謫戍鐵嶺衛，赦還，改府軍前衛，有罪，下詔獄。達坐安改補府軍由彬請托故，乃復捕彬，搒掠，誣彬受石亨、曹欽賄，用官木爲私第，索内官督工者磚瓦，奪人子女爲妾諸罪名。軍匠楊塤不平，擊登聞鼓爲彬訟冤，語侵達，詔并下達治。當是時，達害大學士李賢寵，又數規己，嘗譖於帝，言賢受陸瑜金，酬以尚書。帝疑

詔令叫門達懲處。不久，揭發南京户部侍郎馬諒，左都御史石璞，掌前府忻城伯趙榮，都督同知范雄、張斌年老昏聵，都把他們罷免。裕州百姓奏告知州秦永昌穿黄色衣服閲兵。皇帝很憤怒，命令門達派官員核實，將他的資財没收歸官府，殺掉秦永昌，張榜告示天下的人。他一齊逮捕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吴中以下和先後巡按御史吴琬等四個人關入監獄，侯臣等人停止受俸禄，吴琬等人降職做縣丞。御史李蕃巡視宣府，有人告發李蕃擅自鞭打軍官，用軍禮迎送。御史楊璡巡按遼東，韓琪巡按山西，校尉説他們作威作福。皇帝全部交給門達懲處，李蕃、韓琪都用枷鎖住頭頸而死。陝西督儲參政婁良，湖廣參議李孟芳，陝西按察使錢博，福建僉事包瑛，陝西僉事李觀，四川巡按田斌，雲南巡按張祚，清軍御史程萬鍾和刑部郎中馮維、孫瓊，員外郎貝鈿，給事中黄甄，都被校尉揭發關入監獄。鄭瑛爲官没有過失，十分憤恨，上吊而死，其他的人很多被發配到邊疆去守衛。湖廣諸生馬雲犯罪罷免，假稱是錦衣鎮撫，奉命去安葬父母，布政使孫毓等八個人都資助祭祀。事情被發覺，司法官署請求逮捕訊問，最後没有懲處馬雲。門達起初想實行監督鎮壓的辦法，他的同事吕貴説："武官不易觸犯，曹欽的例子可作爲鏡子。祇有文官易於制裁。"門達認爲他的話有道理，所以文官所受的禍害更加殘酷。

都指揮袁彬倚仗皇帝舊恩，職位不在門達之下。門達十分怨恨他，查知袁彬小妾的父親千户王欽騙取别人的錢財，上書請求把袁彬關入監獄，判定用財物贖徒刑復職。有一個名叫趙安的，起初做錦衣力士在袁彬處做事，後來貶職發配鐵嶺衛守衛，被赦罪回來，改任府軍前衛，犯有罪行，被關入牢獄。門達指證趙安更改補任府軍是由於袁彬私相囑托的原故，就再次拘捕袁彬，拷打，誣衊袁彬接受石亨、曹欽的賄賂，用官府的木材造私宅，向宦官督工的人索取磚瓦，搶奪别人的女兒做小妾等各種罪行。軍匠楊塤心中不平，敲擊登聞鼓替袁彬訴冤，言語侵犯門達，皇帝命令一起交給門達懲處。當此時，門達

之，不下詔者半載。至是，拷掠塤，教以引賢，塤即謬曰："此李學士導我也。"達大喜，立奏聞，請法司會鞫塤午門外。帝遣中官裴當監視。達欲執賢并訊，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訊，塤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此門錦衣教我。"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聞，坐彬絞輸贖，塤斬。帝命彬贖畢調南京錦衣，而禁錮塤。

妒嫉大學士李賢受皇帝寵愛，又多次規勸過自己，曾在皇帝面前誣陷他，説李賢接受陸瑜贈金，用尚書酬報他。皇帝懷疑此事，不下達命令有半年之久。至此，門達拷打楊塤，教他去帶引李賢，楊塤就謊稱："這是李學士引導我做的。"門達很高興，立刻奏報朝廷，請求刑法官署在午門外審訊楊塤。皇帝派宦官裴當監視。門達想拘捕李賢一起訊問，裴當説："大臣不可以侮辱。"纔停止。到審訊時，楊塤説："我是小人，憑什麼見李學士，這是門錦衣教我説的。"門達臉色沮喪不能講話，袁彬也依次列出門達受賄的情况，刑法官署害怕門達不敢傳報，判袁彬絞刑而繳納錢財贖出，楊塤斬頭。皇帝命令袁彬贖出後調任南京錦衣，而把楊塤囚禁。

明年，帝疾篤，達知東宫局丞王綸必柄用，預爲結納。無何，憲宗嗣位，綸敗，達坐調貴州都勻衛帶俸差操。甫行，言官交章論其罪。命逮治，論斬繫獄，没其貲巨萬。指揮張山同謀殺人，罪如之。子序班升、從子千户清、婿指揮楊觀及其黨都指揮牛循等九人，謫戍、降調有差。後當審録，命貸達，發廣西南丹衛充軍，死。

第二年，皇帝病很重，門達知道東宫局丞王綸一定被信任而掌權，預先同他結交。不久，憲宗繼承帝位，王綸失敗，門達獲罪調到貴州都勻衛帶俸差遣勞動。剛剛離去，諫官交替上奏章議論他的罪行。皇帝命令拘捕懲處，判斬頭關押在牢獄，没收他的資財數目很大。指揮張山同謀殺人，罪同門達一様。他的兒子序班門升、侄子千户門清、女婿指揮楊觀和他的同夥都指揮牛循等九個人，貶官去守邊、降職而調動各有不同。後在審問記録罪狀時，皇帝命令寬免門達，發配到廣西南丹衛去服苦役，在那裏死去。

李孜省　鄧常恩　趙玉芝　顧玒　凌中　李文昌

李孜省，南昌人。以布政司吏待選京職，贓事發，匿不歸。時憲宗好方術，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進。

李孜省是南昌人。以布政司吏的身份等待選舉京城的官職，貪污的事被揭發，躲藏起來不回家。當時憲宗喜歡道術，李孜省就學習五雷法，厚交宦官梁芳、錢義，拿道家的召神驅鬼、治病延年的符書進獻給憲宗。

成化十五年，特旨授太常丞。御史楊守隨、給事中李俊等劾孜省贓吏，不宜典祭祀，乃改上林苑監丞。日寵幸，賜金冠、法劍及印章二，許密封奏請。益獻淫邪方術，與芳等表裏爲奸，漸干預政事。十七年，擢右通政，寄俸本司，仍掌監事。同官王㬻輕之，不加禮。孜省譖㬻，左遷太

成化十五年，特下聖旨授予太常丞。御史楊守隨、給事中李俊等人揭發李孜省是貪官污吏，不該掌管祭祀，纔改爲上林苑監丞。他一天天受到皇帝的寵愛，賜予金帽子、作法的寶劍和二枚印章，允許密封奏報請求。他更進一步獻給皇帝淫穢邪惡的道術，同梁芳内外幹奸邪的事，逐漸過問朝政大事。十七年，提升爲右通政，寄托官俸在本司，仍舊掌管監丞事務。同僚王㬻看輕

僕少卿。故事，寄俸官不得預郊壇分獻，帝特以命孜省。廷臣懲杲事，無敢執奏者。

他，不厚禮優待。李孜省誣陷王杲，王杲降職爲太僕少卿。按先例，寄俸的官員不可參與郊外的祭祀天地分行獻爵獻帛的禮儀，皇帝特別命令李孜省參加。朝廷大臣警戒王杲的事，没有一個人敢於直言向皇帝奏報。

初，帝踐位甫逾月，即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爲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絶，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時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澤者數千。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玒及奸僧繼曉輩，皆尊顯，與孜省相倚爲奸，然權寵皆出孜省下。居二年，進左通政。給事中王瑞、御史張稷等交劾之。乃貶二秩，爲本司左參議，他貶黜者又十二人。蓋特借以塞中外之望，孜省寵固未嘗替也。頃之，復遷左通政。

當初，皇帝即位纔滿一月，就命令宦官傳達旨意，用手工勞動者做文思院副使。從此之後相繼不斷，一次傳達聖旨姓名就到達一百一十人，當時稱之爲傳奉官，文士武夫、和尚道士濫施恩澤的人有幾千個。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玒和奸邪的和尚繼曉之類，都得到尊貴顯赫，同李孜省狼狽爲奸，然而權勢和寵幸都在李孜省之下。過了兩年，升爲左通政。給事中王瑞、御史張稷等人交替揭發他，纔降低兩級，做本司左參議，别的被貶官降職的又有十二個人。大概衹藉此來堵塞朝廷内外的怨恨，李孜省的得寵本不曾衰退。不久，又升爲左通政。

二十一年正月，星變求言。九卿大臣、給事御史皆極論傳奉官之弊，首及孜省、常恩等。帝頗感悟，貶孜省上林監丞，令吏部録冗濫者名凡五百餘人。帝爲留六十七人，餘皆斥罷，中外大説。孜省緣是恨廷臣甚，構逐主事張吉、員外郎彭綱，而益以左道持帝意。

二十一年正月，星辰變化希求言論。九卿大臣、給事御史都詳論傳奉官的弊害，首先議論到李孜省、鄧常恩等人。皇帝很有感觸而覺悟，把李孜省貶謫爲上林監丞，命令吏部登記庸劣越軌的姓名共五百多人。皇帝就留下六十七人，其餘的人都驅逐罷官，朝廷内外很喜悦。李孜省因此十分痛恨朝廷大臣，設計驅逐主事張吉、員外郎彭綱，而更用邪道挾制皇帝的心意。

其年十月，再復左通政，益作威福。構罪吏部尚書尹旻及其子侍講龍。又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黄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尚書李裕、禮部侍郎謝一夔，皆因之以進。間采時望，若學士楊守陳、倪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余子俊、李敏諸名臣，悉密封推薦。搢紳進退，多出其口，執政大臣萬安、劉吉、彭華從而附麗之。通政邊鏞爲僉都御史，李和爲南京户部侍郎，皆其力也。所排擠江西巡撫閔珪、洗馬羅璟、兵部尚書馬文升、順天府丞楊守隨，皆被譴，

這年十月，他又被恢復左通政官職，更加恃勢弄權、作威作福。構造罪名陷害吏部尚書尹旻和他的兒子侍講尹龍。又藉鬼神迷信道術説江西人赤心報效國家，因此辭去官職，回家居住的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黄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尚書李裕、禮部侍郎謝一夔，都因此而升官。中間也采納有威信聲望的人，像學士楊守陳、倪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余子俊、李敏衆有名大臣，全都密封推薦。士大夫的進用升官和廢退罷官，大多數由他説了算，執政大臣萬安、劉吉、彭華跟隨而依附他。通政邊鏞做僉都御史，李和做南京户部侍郎，都是他的力量。所排擠的江西巡撫閔珪、洗馬羅璟、兵部尚書馬文升、順天府丞楊守隨，都被降級，朝廷和民間都

朝野側目。

吏部奏通政使缺，即以命孜省，而右通政陳政以下五人，遞進一官。時張文質方以尚書掌司事，通政故未嘗缺使也。已，復擢禮部右侍郎，掌通政如故。

常恩，臨江人，因中官陳喜進。玉芝，番禺人，因中官高諒進。并以曉方術，累擢太常卿。玉芝丁母憂，特賜祭葬，大治塋域，制度逾等。

玒、中不知何許人。玒以扶鸞術，累官太常少卿，喪母賜祭，且給贈誥。故事，四品未三載無給誥賜祭者，憲宗特予之。吏部尚書尹旻因請并贈其父。未幾，進本寺卿。其二子經、綸，亦官太常少卿。中以善書供事文華殿，不數年爲太常卿。逾月，以諫官言，降寺丞。孜省以星變貶，常恩亦貶本寺丞，而玉芝、玒、中并如故。孜省復通政，常恩亦復太常卿。

有李文昌者，試術不效，杖五十，斥還。岳州通判沈政以繪事夤緣至太常少卿，請斂天下貨財充内府。帝怒，下獄，杖謫廣西慶遠通判。人頗以爲快。

然群奸中外蟠結，士大夫附者日益多。進士郭宗由刑部主事，以篆刻爲中人所引，擢尚寶少卿，日與市井工技伍，趨走闕廷。兵科左給事中張善吉謫官，因秘術干中官高英，得召見，因自陳乞復給事中，士論以爲羞。大學士萬安亦獻房中術以固寵。而諸雜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僕、尚寶者，不可悉數。

很怒恨。

吏部奏告通政使缺額，皇帝立即任命李孜省，而右通政陳政以下的五個人，按順序升一級官。這時張文質正以尚書身份掌管通政司事務，通政司所以不曾缺通政使。不久，他又被提升爲禮部右侍郎，掌管通政司同先前一樣。

鄧常恩是臨江人，由於宦官陳喜而升官。趙玉芝是番禺人，由於宦官高諒而升官。兩人一起因知曉道術，多次提升爲太常卿。趙玉芝因母親喪事，賜予特殊祭祀安葬，大造墓地，超越了規定的等級制度。

顧玒、凌中不知是什麽地方人。顧玒憑鬼神迷信的道術，多次升官爲太常少卿，母親死了賜予祭祀，而且給予死後追封的命令。按先例，四品官員没有三年不給封賜祭祀的，憲宗特別封賜給他。吏部尚書尹旻就請求一并追封他的父親。不久，顧玒升爲本寺卿。他的兩個兒子顧經、顧綸也任太常少卿職。凌中因善於書法而在文華殿供職，没有幾年做太常卿。過了一個月，因諫官上言，降職任寺丞。李孜省因星辰變化而貶官，鄧常恩也貶官任本寺丞，而趙玉芝、顧玒、凌中一起同先前一樣。李孜省恢復通政使，鄧常恩也恢復太常卿。

有一個叫李文昌的人，試驗他的道術没有效果，被木棒打了五十板，罷免回去。岳州通判沈政因繪畫的事攀附，官至太常少卿，請求收斂天下的財物充實皇室的倉庫。皇帝發怒，關入牢獄，被拷打降職任廣西慶遠通判。人們很以爲痛快。

然而衆奸邪的人在朝廷内外盤附勾結，士大夫依附的人一天天多。進士郭宗由刑部主事，因篆刻被宦官所引薦，提升爲尚寶少卿，每日同市場上工匠技藝人員結爲同行，奔走於朝廷。兵科左給事中張善吉降低官職，用隱秘的方法去謀求宦官高英，得到皇帝的召見，就自己陳述，乞求恢復給事中的官職，士大夫議論認爲羞耻。大學士萬安也進獻房中術來鞏固皇帝的寵幸。而各雜職的官員賜加侍郎、通政、太常、太僕、尚寶的，人數之多不可全部計算。

憲宗崩，孝宗嗣位，始用科道言，盡汰傳奉官，謫孜省、常恩、玉芝、玒、中、經戍邊衛。又以中官蔣琮言，逮孜省、常恩、玉芝等下詔獄，坐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詔免死，仍戍邊。孜省不勝搒掠，瘐死。

憲宗崩殂，孝宗繼承帝位，纔采用給事中和監察御史的意見，全部淘汰傳奉官，貶謫李孜省、鄧常恩、趙玉芝、顧玒、凌中、顧經，遣送到邊疆守衛。又因宦官蔣琮的話，逮捕李孜省、鄧常恩、趙玉芝等人關入牢獄，因勾結宦官獲罪斬頭，妻子兒女放逐到二千里外。皇帝命令免於死刑，仍然發配邊疆守衛。李孜省受不住拷打，拘囚死在監獄裏。

繼曉

繼曉，江夏僧也。憲宗時，以秘術因梁芳進，授僧録司左覺義。進右善世，命爲通元翊教廣善國師。日誘帝爲佛事，建大永昌寺於西市，逼徙民居數百家，費國帑數十萬。員外郎林俊請斬芳、繼曉以謝天下，幾得重譴。繼曉虞禍及，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帝悉從之。

繼曉是江夏的和尚。憲宗時，梁芳憑隱秘的道術因而升官，授予僧録司左覺義之職。升爲右善世，任命爲通元翊教廣善國師。每日誘導皇帝做佛事，在城鎮的西邊建造大永昌寺，逼迫居民搬徙的有幾百户人家，花費國家的金幣幾十萬。員外郎林俊請求斬梁芳、繼曉來向天下的人謝罪，幾乎得到嚴重的罪過。繼曉憂慮大禍臨身，乞求回家奉養母親，一并乞求空名度牒憑證五百份，皇帝都依從他。

帝初即位，即以道士孫道玉爲真人。其後西番僧劄巴堅參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劄實巴、鎖南堅參、端竹也失皆爲國師，錫誥命。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棕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錦衣玉食幾千人。取荒冢頂骨爲數珠，髑髏爲法碗。給事中魏元等切諫，不納。尋進劄實巴爲法王，班卓兒藏卜爲國師，又封領占竹爲萬行清脩真如自在廣善普慧弘度妙應掌教翊國正覺大濟法王西天圓智大慈悲佛，又封西天佛子劄失藏卜、劄失堅參、乳奴班丹、鎖南堅參、法領占五人爲法王，其他授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禪師者不可勝計。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國師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帶、玉珪、銀章。繼曉尤奸黠竊權，所奏請立從。成化二十一年，星變，言官極論

皇帝初繼承帝位，就把道士孫道玉當作得道的真人。這以後西番的和尚劄巴堅參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他的門徒劄實巴、鎖南堅參、端竹也失都成爲國師，賜給封贈的命令。服飾食物用具，超越本分像帝王。出入乘棕車，衛護的役卒手拿儀仗在前面引導，顯貴豪客幾千人。取荒廢的墳墓中頭頂骨做成數珠，骷髏做成法碗。給事中魏元等人直言極力勸諫，皇帝不接受。不久升劄實巴做法王，班卓兒藏卜做國師，又封領占竹做萬行清脩真如自在廣善普慧弘度妙應掌教翊國正覺大濟法王西天圓智大慈悲佛，又封西天佛教徒劄失藏卜、劄失堅參、乳奴班丹、鎖南堅參、法領占五個人做法王，其他授予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禪師的不可全部計算。道士加稱號叫真人、高士的，也滿於京城。大國師以上佩金印，真人玉冠、玉帶、玉珪、銀章。繼曉格外奸邪狡猾，盜取權柄，所奏報請求，皇帝立即依從。成化二十一年，星辰變化，諫官詳細議論他的罪行，纔勒令他成爲平民，而各西方的和尚依然像原來一樣。

其罪，始勒爲民，而諸番僧如故。

孝宗初，詔禮官議汰。禮官言諸寺法王至禪師四百三十七人，剌麻諸僧七百八十九人。華人爲禪師及善世、覺義諸僧官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請俱貶黜。詔法王、佛子遞降國師、禪師、都綱，餘悉落職爲僧，遣還本土，追奪誥敕、印章、儀仗諸法物。真人降左正一，高士降左演法，亦追奪印章及諸玉器。僧録司止留善世等九員，道録司留正一等八員，餘皆廢黜。而繼曉以科臣林廷玉言，逮治棄市。

孝宗初年，皇帝命令掌禮儀的官員議論淘汰僧道。禮儀官説衆寺法王到禪師四百三十七人，剌麻教僧人七百八十九人。華人做禪師和善世、覺義衆僧官一百二十人，道士從真人、高士和正一演法衆道官一百二十三人，請求全部廢除。皇帝命令將法王、佛子順次降低爲國師、禪師、都綱，其餘的人全部免去官職成爲僧，遣送回本鄉，追奪回受封的敕書、印章、儀仗等各種帝王儀仗隊所用的器物。真人降低爲左正一，高士降低爲左演法，也追奪回印章和各種玉器。僧録司祇留善世等九名人員，道録司留正一等八名人員，其餘的人全部廢除。而繼曉因科臣林廷玉論列，逮捕懲處，執行死刑示衆。

江彬

江彬，宣府人。初爲蔚州衛指揮僉事。正德六年，畿内賊起，京軍不能制，調邊兵。彬以大同游擊隸總兵官張俊赴調。過薊州，殺一家二十餘人，誣爲賊，得賞。後與賊戰淮上，被三矢，其一著面，鏃出於耳，拔之更戰。武宗聞而壯之。七年，賊漸平，遣邊兵還鎮大同、宣府。軍過京師，犒之，遂并宣府守將許泰皆留不遣。彬因錢寧得召見。帝見其矢痕，呼曰："彬健能爾耶！"

江彬是宣府人。起初做蔚州衛指揮僉事。正德六年，京城地區盜賊興起，京軍不能制止，就調動邊境的軍隊。江彬因大同游擊隸總兵官張俊前往調遣。經過薊州，殺了一家共二十多人，誣陷是賊，得到獎賞。後來同賊兵在淮上戰鬥，受了三箭，其中一箭射中臉上，箭頭從耳朵穿出，把它拔出來再戰鬥。武宗聽到而認爲很壯勇。七年，賊兵逐漸平息，調遣邊疆的軍隊返回鎮守大同、宣府。軍隊經過京城，犒勞軍隊，就同宣府守將許泰一起都留下不調遣。江彬通過錢寧而得到皇帝召見。皇帝看到他的箭傷疤痕，大喊說："江彬壯勇有武藝呀！"

彬狡黠强很，貌魁碩有力，善騎射。談兵帝前，帝大説，擢都指揮僉事，出入豹房，同卧起。嘗與帝弈不遜，千户周騏叱之。彬陷騏搒死，左右皆畏彬。彬導帝微行，數至教坊司；進鋪花氈幄百六十二間，制與離宫等，帝出行幸皆御之。

江彬狡猾强狠，相貌魁偉有力氣，善於騎馬射箭。在皇帝面前談論軍事，皇帝很喜歡，提升都指揮僉事，進出豹房官邸，一同睡覺起身。曾同皇帝下棋，表現很不謙虛，千户周騏叱責他。江彬陷害周騏把他拷打死，左右的人都畏懼江彬。江彬引導皇帝微服出行，多次到教坊司；進入鋪設花氈帳篷一百六十二間，等級體制同離宫相等，皇帝出外巡行全由江彬給他駕馭車馬。

寧見彬驟進，意不平。一日，帝捕虎，召寧，寧縮不前。虎迫帝，彬趨撲乃解。帝戲曰："吾自足辦，安用爾。"然心德彬而嗛寧。寧他日短

錢寧看到江彬很快升職，心中不平。一天，皇帝捕捉老虎，召錢寧，錢寧畏縮不前。老虎逼近皇帝，江彬奔往擊殺纔解危。皇帝開玩笑說："我自己足够對付，哪裏用得到你。"然而心中感

彬，帝不應。彬知寧不相容，顧左右皆寧黨，欲籍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言官交諫，大學士李東陽疏稱十不便，皆不聽。於是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軍入京師，號外四家，縱横都市。每團練大内，間以角抵戲。帝戎服臨之，與彬聯騎出，鎧甲相錯，幾不可辨。

激江彬而懷恨錢寧。錢寧有一天指責江彬的缺點，皇帝不答。江彬知道錢寧不能相容納，看左右的人都是錢寧的同夥，想藉邊境的軍隊來鞏固自己，就盛贊邊境軍隊驍勇强悍勝過京城的軍隊，請求互相調動操練。諫官交替勸諫，大學士李東陽上疏陳述十點不利，皇帝都不聽從。因此就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的軍隊進入京城，號稱外四家，在京都横行無忌。每次在宫内編組教練，乘間隙用比武作游戲。皇帝穿着戎裝親臨比武場，同江彬并騎而出，鎧甲相互磨擦，幾乎辨認不出誰是皇帝。

八年命許泰領敢勇營，彬領神威營。改太平倉爲鎮國府，處邊兵。建西官廳於奮武營。賜彬、泰國姓。越二年，遷都督僉事。彬薦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都指揮神周勇略，并召侍豹房，同賜姓爲義兒。毁積慶、鳴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建義子府。四鎮軍，彬兼統之。帝自領群閹善射者爲一營，號中軍。晨夕馳逐，甲光照宫苑，呼噪聲達九門。帝時臨閲，名過錦。諸營悉衣黄罩甲，泰、琮、周等冠遮陽帽，帽植天鵝翎，貴者三翎，次二翎。兵部尚書王瓊得賜一翎，自喜甚。

八年，命令許泰統領敢勇營，江彬統領神威營。改名太平倉爲鎮國府，安置邊境的軍隊。在奮武營建造西官廳。皇帝賜給江彬、許泰帝王的姓氏。過了兩年，江彬升爲都督僉事。江彬推薦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都指揮神周勇敢而有謀略，皇帝一起召來在豹房侍奉，一同賜帝王姓氏，成爲義子。毁掉積慶、鳴玉兩街坊的民房，建造皇家旅店和酒市，建造義子官宅。四方鎮軍，江彬同時統領他們。皇帝親自統領善於射箭的宦官，組成一營，號稱中軍。早晚飛馳追逐，鎧甲光亮照着皇宫的園林，歡呼喧鬧之聲直達皇宫之外。皇帝時時親臨檢閲，名爲過錦。各軍營都穿黄顔色覆罩的鎧甲，許泰、李琮、神周等人頭戴遮太陽的帽子，帽子上插着天鵝的羽毛，尊貴的人插有三根羽毛，次一等的人插有兩根羽毛。兵部尚書王瓊得到賜給一根羽毛，十分自喜。

彬既心忌寧，欲導帝巡幸遠寧。因數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瞬息馳千里，何鬱鬱居大内，爲廷臣所制。帝然之。十二年八月，急裝微服出幸昌平，至居庸關，爲御史張欽所遮，乃還。數日，復夜出。先令太監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因度居庸，幸宣府。彬爲建鎮國府第，悉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忘歸，稱曰家裏。未幾，幸陽

江彬既然心中忌恨錢寧，想引導皇帝巡視外地疏遠錢寧，就多次説宣府歌舞藝人中多美女，而且可以觀察邊界的争端，轉瞬之間奔馳千里，爲什麽悶悶不樂住在宫内，被朝廷的大臣挾制。皇帝同意他的話。十二年八月，迅速整頓行裝，换上平民服裝出巡昌平，到達居庸關，被御史張欽阻攔，纔返回京城。過了幾天，又在夜裏出巡。先使太監谷大用代替張欽，阻止朝廷大臣中追勸的人。因而就經過居庸關，到達宣府。江彬爲皇帝建造鎮國府宅第，全把豹房中的珍貴玩賞物品和刺綉、紡織品用車拉來放滿行宫。江彬跟

和。迤北五萬騎入寇，諸將王勛等力戰。至應州，寇引去。斬首十六級，官軍死數百人，以捷聞京師。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又自稱鎮國公，所駐蹕稱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彬乃奏，或壅格至二三歲。廷臣前後切諫，悉置不省。

隨皇帝，幾夜進入别人家，索取婦女。皇帝對此大感歡樂，忘了回宫，稱贊這裏就是家裏。不久，皇帝巡行陽和。北邊的五萬騎兵進境搶掠，衆將領王勛等人奮力作戰。到應州，寇兵退去。斬敵十六人，官軍死幾百人，用捷報報告京城。皇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又自稱鎮國公，暫住的地方稱軍門。朝廷内外事情不論大小，向江彬禀告纔奏報皇帝，有的阻塞到兩三年。朝廷大臣前後直言勸諫，全置之不理。

十三年正月還京，數念宣府。彬復導帝往，因幸大同。聞太皇太后崩，乃還京發喪。將葬，如昌平，祭告諸陵，遂幸黄花、密雲。彬等掠良家女數十車，日載以隨，有死者。永平知府毛思義忤彬，下獄謫官。典膳李恭疏請回鑾，指斥彬罪。未及上，彬逮恭死詔獄。帝駐大喜峰口，欲令朵顔三衛花當、把兒孫等納質宴勞，御史劉士元陳四不可，不報。帝既還，下詔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而命彬爲威武副將軍。録應州功，封彬平虜伯；子三人，錦衣衛指揮；泰，安邊伯；琮、周，俱都督。升賞内外官九千五百五十餘人，賞賜億萬計。

十三年正月，皇帝返回京城，多次想念宣府。江彬引導皇帝前往，因而就巡行大同。聽到太皇太后崩殂，纔返回京城發訃告。將安葬，前往昌平，祭祀前把祭事告訴衆帝王陵墓，就到黄花、密雲。江彬等人掠奪良家女子幾十車，每日裝在車中跟隨，有死去的人。永平知府毛思義觸犯江彬，關入監獄降低官職。典膳李恭上疏請求回京城，指名斥責江彬的罪狀。没有來得及上疏，江彬逮捕李恭，死在監獄中。皇帝駐留大喜峰口，想叫朵顔三衛花當、把兒孫等人贈送見面禮物，設宴慰勞。御史劉士元陳述四點不可，皇帝不批覆。皇帝已經回朝廷，下命令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而命令江彬做威武副將軍。記録應州功績，封江彬平虜伯；三個兒子，封錦衣衛指揮；許泰，封安邊伯；李琮、神周，都封爲都督。升官賞賜朝廷内外官員九千五百五十多人，賞賜的財物以億萬計算。

彬又導帝由大同渡黄河，次榆林，至綏德，幸總兵官戴欽第，納其女。還，由西安歷偏頭關，抵太原，大徵女樂，納晋府樂工楊騰妻劉氏以歸。彬與諸近幸皆母事之，稱曰劉娘娘。初，延綏總兵官馬昂罷免，有女弟善歌，能騎射，解外國語，嫁指揮畢春，有娠矣。昂因彬奪歸，進於帝，召入豹房，大寵。傳升昂右都督，弟炅、杲并賜蟒衣，大璫皆呼爲舅，賜第太平倉。給事、御史諫，不應。嘗幸昂第，召其妾。昂不聽，帝怒而起。昂復結太監張忠進其妾杜

江彬又引導皇帝從大同渡過黄河，停留在榆林，到綏德，親臨總兵官戴欽住宅，娶戴欽的女兒。返回朝廷，從西安經過偏頭關，抵達太原，廣泛徵求歌舞女藝人，娶晋府樂師楊騰的妻子劉氏而回。江彬同那些皇帝所寵信的人都像母親一樣侍奉她們，稱呼爲劉娘娘。起初，延綏總兵官馬昂罷免，有妹妹善唱歌，能騎馬射箭，懂外國語，嫁給指揮畢春，已懷孕了。馬昂依靠江彬奪回來，進獻給皇帝，召進豹房，受到極大的寵信。傳旨提升馬昂爲右都督，弟馬炅、馬杲一起賜給蟒袍，大宦官都叫他爲舅舅，在太平倉賜給住宅。給事、御史向皇帝勸諫，都不答理。皇帝曾臨幸馬昂的住宅，召其妾。馬昂不聽從，皇帝

氏，遂傳升炅都指揮，彔儀真守備。昂喜過望，又進美女四人謝恩。及是，納欽女，皆彬所導也。

憤怒而起身。馬昂又勾結太監張忠，進獻他的妾杜氏，就傳旨提升馬炅爲都指揮，提升馬彔爲儀真守備。馬昂大喜過望，又進獻美女四個去謝恩。到此，娶戴欽的女兒，全都是江彬引導的。

十四年正月自太原還至宣府，命彬提督十二團營。帝東西游幸，歷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無倦容。及還京，復欲南幸。刑部主事汪金疏陳九不可，且極言酣酒當戒，帝不省。廷臣百餘人伏闕諫，彬故激帝怒，悉下獄，多杖死者。彬亦意沮，議得寢。

十四年正月，從太原回到宣府，命令江彬做十二團營的提督。皇帝東西游樂，經過幾千里，騎馬腰佩弓箭，渡過艱難險阻，頂風冒雪，跟隨的人多數在路上生病，皇帝没有一點疲勞的臉色。到回到京城，皇帝又想去南方游樂。刑部主事汪金上疏陳述九點不可，而且詳細論述應當戒除盡情飲酒，皇帝不省悟。朝廷大臣一百多人伏在宫殿下勸諫，江彬故意激怒皇帝，全部把他們關入牢獄，很多人被拷打而死。江彬也心情沮喪，議論得以止息。

會寧王宸濠反，彬復贊帝親征，下令諫者處極刑。命彬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并督東廠錦衣官校辦事。是時，張鋭治東廠，錢寧治錦衣，彬兼兩人之任，權勢莫與比，遂扈帝以行。尋止寧，令董皇店役，不得從。八月發京師。彬在途，矯旨輒縛長吏，通判胡琮懼，自縊死。十二月至揚州，即民居爲都督府，遍刷處女、寡婦，導帝漁獵。以劉姬諫，稍止。至南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勸沮，乃止。當是時，彬率邊兵數萬，跋扈甚。成國公朱輔爲長跪，魏國公徐鵬舉及公卿大臣皆側足事之。惟參贊尚書喬宇、應天府丞寇天叙挺身與抗，彬氣稍折。

恰逢寧王宸濠反叛，江彬又引導皇帝親自征討，下令勸諫的人處死刑。皇帝命令江彬監督輔佐謀劃機密軍務，并且監督東廠錦衣官校辦事。這時，張鋭掌管東廠，錢寧掌管錦衣衛，江彬兼管兩人的任務，權勢不能同他相比，就侍從皇帝而行。不久停止錢寧的侍從，命令他督察皇家旅店之事，不能隨從皇帝。八月，從京城出發。江彬在路上，假托皇帝的旨意動輒捆縛長吏，通判胡琮恐懼，上吊自殺死去。十二月，皇帝到達揚州，他就將民宅作爲都督府，各處查究處女、寡婦，誘導皇帝捕魚打獵。因劉姬勸諫，稍稍停止。到達南京，又想引導皇帝游蘇州，直下浙江，抵達湖、湘。衆大臣盡力勸諫，恰逢江彬的同夥也勸勉阻止，纔停止。當這時，江彬統率幾萬邊境的軍隊，驕横不可一世。成國公朱輔直立而跪，以示對他尊重，魏國公徐鵬舉和公卿大臣都小心謹慎侍奉他。祇有參贊尚書喬宇、應天府丞寇天叙挺身同他抗争，江彬的氣焰稍稍受挫折。

十五年六月幸牛首山。諸軍夜驚，言彬欲爲逆，久之乃定。時宸濠已就擒，繫江上舟中，民間數訛傳將爲變。帝心疑，欲歸。閏八月發南京，至清江浦，漁積水池，帝舟覆被溺，遂得疾。十月，帝至通州。彬尚

十五年六月，皇帝親臨牛首山。衆軍在夜裏受驚，説江彬想叛亂，長久纔安定下來。當時宸濠已被捕獲，拘囚在江上船中，民間多次誤傳將要發生動亂。皇帝心中疑惑，想回京城。閏八月，從南京出發，到達清江浦，漁場積蓄水池，皇帝的船翻被淹没，就得了病。十月，皇帝到達

欲勸帝幸宣府，矯旨召勛戚大臣議宸濠獄。又上言："賴鎮國公朱壽指授方略，擒宸濠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乞明正其罪。"乃下詔褒賜鎮國公，歲加彬禄米百石，蔭一子錦衣千户。會帝體憊甚，左右力請乃還京。彬猶矯旨改團練營爲威武團練營，自提督軍馬，令泰、周、琮等提督教場操練。

通州。江彬還想勸皇帝親臨宣府，假托聖旨召有功的皇族親戚和大臣議論宸濠的訟案。又上書説："依靠鎮國公朱壽指點授予計謀策略，捕獲宸濠的叛黨申宗遠等十五個人，乞求明確治他們的罪。"皇帝就下達命令褒揚賜予鎮國公，一年增加江彬禄米一百石，蔭封他的一個兒子爲錦衣千户。恰逢皇帝身體十分疲勞，左右的人大力請求，皇帝纔返回京城。江彬還假托聖旨把團練營改成威武團練營，親自督察軍馬，命令許泰、神周、李琮等人督察教場的操練。

及帝崩，大學士楊廷和用遺命，分遣邊兵，罷威武團練營。彬内疑，稱疾不出，陰布腹心，衷甲觀變，令泰詣内閣探意。廷和以温語慰之，彬稍安，乃出成服。廷和密與司禮中官魏彬計，因中官温祥入白太后，請除彬。會坤寧宫安獸吻，即命彬與工部尚書李鐩入祭。彬禮服入，家人不得從。事竟將出，中官張永留彬、鐩飯，太后遽下詔收彬。彬覺，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排門者。門者執之，拔其鬚且盡。收者至，縛之。有頃，周、琮并縛至，罵彬曰："奴早聽我，豈爲人擒！"世宗即位，磔彬於市，周、琮與彬子勳、杰、鰲、熙俱斬，繪處决圖，榜示天下，幼子然及妻、女俱發功臣家爲奴。時京師久旱，遂大雨。籍彬家，得黄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數計。

到皇帝崩殂，大學士楊廷和用皇帝臨終的命令，分别遣送邊境的軍隊，廢除威武團練營。江彬内心疑惑，托病不出朝，暗地裏布置心腹，内披衣甲觀察變化，派許泰到内閣去探聽意圖。楊廷和用温和的話安慰他，江彬稍爲安心，就出門穿着喪服。楊廷和秘密跟司禮宦官魏彬策劃，依靠宦官温祥進宫向太后禀告，請求除掉江彬。恰逢坤寧宫安獸兩唇相吻合，立即命令江彬和工部尚書李鐩進宫祭祀。江彬穿禮服進宫，僕役不可隨從。祭祀事畢將出宫，宦官張永留江彬、李鐩吃飯，太后很迅速地下達命令拘捕江彬。江彬發覺，急速奔西安門，城門已關閉。一會兒奔往北安門，管門的人説："有聖旨留提督。"江彬説："今天從何得到聖旨？"推開守門的人。守門的人就拘捕他，把他的鬍鬚將拔完。拘捕的人到達，將他捆縛起來。不久，神周、李琮一起被捆縛來到，駡江彬説："奴才若早聽我的話，哪裏會被别人捕獲！"世宗繼承帝位，在市上分裂其肢體，陳尸示衆，神周、李琮和江彬的兒子江勳、江杰、江鰲、江熙一起斬頭，描繪處决的圖畫，張榜告示天下的人，幼子江然和妻子、女兒一起發給功臣的家庭做僕役。當時京城久旱，就下大雨。查抄江彬的家，没收入官府，得到黄金七十箱，白銀二千二百箱，别的珍寶不可計算。

許泰

許泰，江都人。都督寧子，襲職爲羽林前衛指揮使。中武會舉第一，擢署都指揮同知。尋充副總兵，協守宣府。正德六年，與郤永、江彬俱調

許泰是江都人。都督許寧的兒子，因襲父親的官職做羽林前衛指揮使。在武科考試中考中第一名，升爲署都指揮同知之職。不久擔任副總兵，協助守衛宣府。正德六年，同郤永、江彬一

剿流賊，敗賊霸州，追敗之東光半壁店。未幾，復敗賊棗强。劉六寇曹州，泰與馮楨、郤永擊却之，乘勝擒斬千八百人。賊犯蠡縣、臨城，泰等不敢擊，被劾停俸。既而賊奔衛輝，泰爲所敗。調赴萊陽，逗遛不進，詔革署都督僉事新銜，仍以都指揮同知辦賊。賊平，進署都督同知，留京師，與彬日侍左右，賜國姓，歷遷左都督。冒應州功，封安邊伯。

起調去討伐流賊，在霸州打敗賊寇，在東光半壁店追擊打敗他。不久，又在棗强打敗流賊。劉六搶掠曹州，許泰同馮楨、郤永擊退他，乘勝捕獲斬頭的有一千八百人。流賊侵犯蠡縣、臨城，許泰不敢出擊，被揭發而停止俸禄。不久賊兵奔往衛輝，許泰被流賊打敗。調往萊陽，停留不敢前進，命令革去代理都督僉事新頭銜，仍然用都指揮同知的身份治理流賊。流賊被平息，升代理都督同知，留在京城，同江彬每日侍奉在皇帝左右，賜給帝王的姓氏，逐漸升爲左都督。假冒應州的功績，封安邊伯。

宸濠反，帝以泰爲威武副將軍，偕中官張忠率禁軍先往。宸濠已爲王守仁所擒。泰欲攘其功，疾馳至南昌，窮搜逆黨，士民被誣陷者不可勝計。誅求刑戮，甚於宸濠之亂。嫉守仁功，排擠之百方。執伍文定，窘辱備至。居久之，始旋師。世宗即位，廷臣交劾，文定亦備以虐民妒功狀上聞，下獄論死。賫緣貴近，減死徙邊。馬昂亦罷，炅等戍邊。

宸濠造反，皇帝用許泰做威武副將軍，同宦官張忠率領禁衛軍先去。宸濠已經被王守仁捕獲。許泰想搶他的功績，迅速奔馳到南昌，極盡全力搜捕叛黨，官吏和平民被誣陷的人不計其數。誅求殺戮，超過宸濠叛亂的禍害。妒嫉王守仁的功勞，用各種方法排擠他。拘捕伍文定，窘迫侮辱他，無所不至。過了好久，纔班師而歸。世宗繼承帝位，朝廷大臣交替揭發，伍文定也把他虐待百姓、妒忌功勞的情況全部報告皇帝，就把他關入牢獄，判處死刑。因攀附權貴近侍，減免死罪，發配邊疆。馬昂也罷免，馬炅等人發配到邊疆守衛。

錢寧

錢寧，不知所出，或云鎮安人。幼鬻太監錢能家爲奴，能嬖之，冒錢姓。能死，推恩家人，得爲錦衣百户。

錢寧不知是什麼地方人，有人説是鎮安人。幼年賣給太監錢能家做奴僕，錢能寵愛他，假冒姓錢。錢能死後，施恩惠給他的家人，纔得做錦衣百户。

正德初，曲事劉瑾，得幸於帝。性猾狡，善射，拓左右弓。帝喜，賜國姓，爲義子，傳升錦衣千户。瑾敗，以計免，歷指揮使，掌南鎮撫司。累遷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典詔獄，言無不聽，其名刺自稱皇庶子。引樂工臧賢、回回人于永及諸番僧，以秘戲進。請於禁内建豹房、新寺，恣聲伎爲樂，復誘帝微行。帝在豹房，常醉枕寧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寧，寧來，則知駕將

正德初年，錢寧曲意侍奉劉瑾，受到皇帝的寵愛。他生性拘謹狡猾，善於射箭，左右開弓。皇帝喜歡，賜給帝王的姓氏，做乾兒子，傳旨升爲錦衣千户。劉瑾失敗，錢寧用計策免於災禍，歷任指揮使，掌管南鎮撫司。多次升官爲左都督，掌管錦衣衛的事務，掌管奉詔令關押犯人的牢獄，他説話皇帝没有不聽從的，他的名帖自稱爲皇庶子。引進樂師臧賢、回回人于永和各西部民族的和尚，拿稀奇的戲進獻給皇帝。請求在宫内建造豹房、新寺，縱情於歌舞作樂，又引誘皇帝便裝出行。皇帝在豹房，常常喝醉酒枕着錢寧

出矣。

睡。百官等候上朝，到傍晚得不到皇帝的起居生活情況，静密地伺候錢寧，錢寧來了，就知道皇帝將出來了。

太監張鋭領東廠緝事，横甚，而寧典詔獄，勢最熾，中外稱曰“廠、衛”。司務林華、評事沈光大皆以杖繫校尉，爲寧所奏，逮下錦衣獄，黜光大，貶華一級。錦衣千户王注與寧暱，撻人至死，員外郎劉秉鑑持其獄急。寧匿注於家，而屬東廠發刑部他事。尚書張子麟亟造謝寧，立釋注，乃已。廠衛校卒至部院白事，稱尚書子麟輩曰老尊長。太僕少卿趙經初以工部郎督乾清宫工，乾没帑金數十萬。經死，寧佯遣校尉治喪，迫經妻子扶櫬出，姬妾、帑藏悉據有之。中官廖堂鎮河南，其弟錦衣指揮鵬肆恶，爲巡撫鄧庠所劾，詔降級安置。鵬懼，使其嬖妾私事寧，得留任。

太監張鋭統領東廠搜捕的事務，十分專横，而錢寧掌管奉詔令關押犯人的牢獄，氣焰最熾熱，朝廷内外稱之曰“廠、衛”。司務林華、評事沈光大都因拷打拘囚校尉，被錢寧奏告，逮捕關入錦衣牢獄，廢黜沈光大，降低林華一級官職。錦衣千户王注同錢寧親近，打人致死，員外郎劉秉鑑主持他的案件很急迫。錢寧把王注藏在家裏，而囑咐東廠揭發刑部别的事。尚書張子麟急忙前往向錢寧謝罪，立即釋放王注，纔罷休。廠衛校卒到部院官署報告事情，稱尚書張子麟之類人爲老尊長。太僕少卿趙經起初以工部郎的身份監督乾清宫的工程，侵吞金帛幾十萬。趙經死後，錢寧假裝派遣校尉治喪，强迫趙經妻子兒女扶棺材出來，姬妾、金帛全被據爲己有。宦官廖堂守衛河南，他的弟弟錦衣指揮廖鵬任意作惡，被巡撫鄧庠揭發，皇帝命令降級送往别州居住。廖鵬恐懼，派他的愛妾私下侍奉錢寧，纔得留任。

寧子永安，六歲爲都督。養子錢傑、錢靖等，俱冒國姓，授錦衣衛官。念富貴已極，帝無子，思結强藩自全。爲寧王宸濠營復護衛，又遣人往宸濠所，有異謀。又令宸濠數進金銀玩好於帝。謀召其世子司香太廟，爲入嗣地。又以玉帶、彩紵附其典寶萬鋭歸，詐稱上賜。凡宸濠所遣私人行賄京師，皆主伶人臧賢家，由寧以達帝左右。

錢寧的兒子錢永安，六歲做都督。養子錢傑、錢靖等人，一起假冒帝王的姓氏，授予錦衣衛官。考慮到富貴已到極頂，皇帝没有兒子，就想勾結强大的藩王勢力來保全自己。他替寧王朱宸濠謀劃恢復護衛，又派遣人到宸濠住處，有謀反的打算。又使宸濠幾次進獻金銀賞玩的物品給皇帝。圖謀召寧王的長子在天子的祖廟主管香火，作爲入朝繼承人的基礎。又用玉帶、絲麻織物捎寄給他的典寶萬鋭回家養老，假托説皇帝賜予。凡是宸濠所派遣的家臣到京城行賄，都由伶人臧賢家裏主辦，由錢寧來送給皇帝左右的近臣。

宸濠反，帝心疑寧。寧懼，白帝收宸濠所遣盧孔章，而歸罪賢，謫戍邊，使校尉殺之途以滅口，又致孔章瘐死，冀得自全。然卒中江彬計，使董皇店役。彬在道，盡白其通逆狀。帝曰：“黠奴，我固疑之。”乃羈之臨

宸濠叛亂，皇帝心中懷疑錢寧。錢寧恐懼，禀告皇帝拘捕宸濠所派遣的盧孔章，而把罪責歸給臧賢，貶官發配到邊疆守衛，派校尉在路上把臧賢殺掉以便防止泄密，又把盧孔章在牢獄裏弄死，希望保全自己。可是終於中了江彬的奸計，派他督察皇家旅館的勞役。江彬在路上，全部禀

清，馳收其妻子家屬。帝還京，裸縛寧，籍其家，得玉帶二千五百束、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三千箱、胡椒數千石。世宗即位，磔寧於市。養子傑等十一人皆斬，子永安幼，免死，妻妾發功臣家爲奴。

告他的通逆叛亂的罪狀。皇帝說："狡猾的奴才，我本來就懷疑他。"就把他捆縛到臨清，迅速拘捕他的妻子兒女家屬。皇帝返回京城，把錢寧光着身子捆縛，查抄他的家財没收入官府，獲得玉帶二千五百束、黃金十多萬兩、白銀三千箱、胡椒幾千石。世宗繼承帝位，把錢寧在市上車裂并陳尸示衆。養子錢傑等十一人都斬頭，兒子錢永安年幼，免去死刑，妻妾發送到功臣家做奴僕。

陸炳

陸炳，其先平湖人。祖墀，以軍籍隸錦衣衛爲總旗。父松，襲職，從興獻王之國安陸，選爲儀衛司典仗。世宗入承大統，松以從龍恩，遷錦衣副千户。累官後府都督僉事，協理錦衣事。

世宗始生，松妻爲乳媪，炳幼從母入宫中。稍長，日侍左右。炳武健沉鷙，長身火色，行步類鶴。舉嘉靖八年武會試，授錦衣副千户。松卒，襲指揮僉事。尋進署指揮使，掌南鎮撫事。十八年從帝南幸，次衛輝。夜四更，行宫火，從官倉猝不知帝所在。炳排闥負帝出，帝自是愛幸炳。屢擢都指揮同知，掌錦衣事。

帝初嗣位，掌錦衣者朱宸，未久罷。代者駱安，繼而王佐、陳寅，皆以興邸舊人掌錦衣衛。佐嘗保持張鶴齡兄弟獄，有賢聲。寅亦謹厚不爲惡。及炳代寅，權勢遠出諸人上。未幾，擢署都督僉事。又以緝捕功，擢都督同知。

炳驟貴，同列多父行，炳陽敬事之，徐以計去其易己者。又能得閣臣夏言、嚴嵩歡，以故日益重。嘗搒殺兵馬指揮，爲御史所糾，詔不問。言故暱炳，一日，御史劾炳諸不法事，言即擬旨逮治。炳窘，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炳自是嫉

陸炳，他的祖先是平湖人。祖父陸墀，因入軍籍隸屬錦衣衛做總旗。父親陸松，繼承祖先的官職，跟隨興獻王前往封地安陸，選他做儀衛司典仗。世宗入朝繼承帝位，陸松因隨從皇帝創業開國的恩寵，提升爲錦衣副千户。多次升官任後府都督僉事，協助錦衣衛事務。

世宗出生時，陸松妻子做乳母，陸炳幼年跟母親進入皇宫中。逐漸成長，就侍奉在皇帝左右。陸炳勇武剛健，深沉勇猛，高個子，赤紅臉，走動像白鶴。嘉靖八年考取武臣會試，授予錦衣副千户。陸松去世，繼承指揮僉事之職。不久升爲代理指揮使，掌管南鎮撫的事務。十八年，跟隨皇帝到南方，駐留衛輝。深夜四更，行宫起火，跟隨的官員不知道皇帝在什麼地方。陸炳推門背着皇帝出來，皇帝從此就寵愛陸炳。多次提升任都指揮同知，掌管錦衣衛事務。

皇帝開始繼承帝位，掌管錦衣衛的朱宸，不久被罷免。代替的是駱安，接着是王佐、陳寅，都用興邸從前的人掌管錦衣衛。王佐曾因保護扶持張鶴齡兄弟的案件，有賢良的名聲。陳寅也謹慎寬厚不作惡。到陸炳代替陳寅，權柄和威勢遠遠超出這些人之上。不久，就提升爲署都督僉事。又因拘捕的功績，提升爲都督同知。

陸炳驟然之間地位顯赫，同事很多是父輩，陸炳表面恭敬侍奉他們，慢慢用計除掉那些輕視自己的人。他又能得到内閣大臣夏言、嚴嵩的歡心，因此權勢一天更比一天重。曾經用棒打殺兵馬指揮，被御史揭發，皇帝命令不審訊。夏言故意親近陸炳，一天，御史揭發陸炳各種違法的事，夏言就起草聖旨逮捕懲處。陸炳很窘迫，給

言次骨。及嵩與言構，炳助嵩，發言與邊將關節書，言罪死。嵩德炳，恣其所爲，引與籌畫，通賕賂。後仇鸞得寵，陵嵩出其上，獨憚炳。炳曲奉之，不敢與鈞禮，而私出金錢結其所親愛，得鸞陰私。及鸞病亟，炳盡發其不軌狀。帝大驚，立收鸞敕印，鸞憂懼死，至剖棺戮尸。

三千兩銀子請求解脱而不能，直身而跪，落淚認罪，纔停息。陸炳從此嫉恨夏言入骨。到嚴嵩同夏言結怨，陸炳幫助嚴嵩，揭發夏言給邊境將領行賄請托的信，夏言獲罪而死。嚴嵩感恩陸炳，放縱他爲所欲爲，引進同他籌劃，互相進行賄賂。後來仇鸞得到皇帝寵信，欺凌嚴嵩位居他之上，獨怕陸炳。陸炳曲意奉承仇鸞，不敢同他行同等的禮，而私下拿出金錢去結交他所親近愛護的人，獲得仇鸞陰秘的壞事。到仇鸞病情嚴重，陸炳全部揭發他的不法情況。皇帝大吃一驚，立即收回仇鸞詔令印章，仇鸞憂愁恐懼而死，甚至開棺斬戮尸體。

炳先進左都督，録擒哈舟兒功，加太子太保。以發鸞密謀，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歲給伯禄。三十三年命入直西苑，與嚴嵩、朱希忠等侍修玄。三十五年三月賜進士恩榮宴。故事，錦衣列於西。帝以炳故，特命上坐，班二品之末。明年疏劾司禮中官李彬侵盗工所物料，營墳墓，僭擬山陵，與其黨杜泰三人論斬，籍其貲，銀四十餘萬，金珠珍寶無算。尋加炳太保兼少傅，掌錦衣如故。三公無兼三孤者，僅於炳見之。

陸炳先升爲左都督，記捕獲哈舟兒功績，加賜太子太保。因揭發仇鸞的陰謀，加賜少保兼太子太傅，每年給予伯爵的俸禄。三十三年，命令陸炳入西苑辦理公務，同嚴嵩、朱希忠等人侍從學習道學。三十五年三月，恩賜給他進士恩榮宴。按先例，錦衣衛排位次在西邊。皇帝因陸炳的緣故，特意命令他坐上座，等同二品官的最後。第二年他上疏揭發司禮宦官李彬侵吞盗竊官府的器物和材料，營造墳墓，超越本分像帝王的陵墓，同他的同夥杜泰三個人判處斬頭，查抄家財没收入官府，銀子四十多萬兩，金子珍珠財寶不計其數。不久，加賜陸炳太保兼少傅，掌管錦衣衛如同原來。按例太師、太傅、太保没有兼少師、少傅、少保的，衹在陸炳身上看到。

炳任豪惡吏爲爪牙，悉知民間銖兩奸。富人有小過輒收捕，没其家。積貲數百萬，營别宅十餘所，莊園遍四方，勢傾天下。時嚴嵩父子盡攬六曹事，炳無所不關説。文武大吏爭走其門，歲入不貲，結權要，周旋善類，亦無所吝。帝數起大獄，炳多所保全，折節士大夫，未嘗構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稱之者。三十九年卒官。贈忠誠伯，謚武惠，祭葬有加，官其子繹爲本衛指揮僉事。

陸炳任用大惡吏做助手，全部知道民間極輕微的違法情況。富人有一點小過錯就拘捕，没收他的家産。他積累資産有數百萬兩，營造另外的住宅十多所，莊園遍布各處，權勢超越天下的人。當時嚴嵩父子全部把持吏、户、禮、兵、刑、工六部的事務，陸炳没有什麽事不通過他們的關節而去進行活動的。文武大臣爭着走他的門路，一年的收入不計其數，勾結權貴，與善良的人打交道，也没有什麽捨不得。皇帝幾次興起大訟案，陸炳多有保護使勿受損害，降低身份去結交士大夫，不曾設謀陷害一個人，因此朝中官員多稱贊他。三十九年死於官所。追封爲忠誠伯，死後稱武惠，祭祀安葬有加賜，授予他的兒子陸

繹爲本衛指揮僉事。

隆慶初，用御史言，追論炳罪，削秩，籍其産，奪繹及弟太常少卿煒官，坐贓數十萬，繫繹等追償，久之貲盡。萬曆三年，繹上章乞免。張居正等言，炳救駕有功，且律非謀反叛逆奸黨，無籍没者；况籍没、追贓，二罪并坐，非律意。帝憫之，遂獲免。

隆慶初年，因御史説話，追究議論陸炳的罪行，減少俸禄，没收他的家産，剥奪陸繹和他的弟弟太常少卿陸煒官職，因貪污幾十萬銀子獲罪，拘囚陸繹等并追究償還貪污財物，因過了好久資財已經用完。萬曆三年，陸繹上奏章乞求寬免。張居正等説，陸炳救皇帝有功勞，况且法令規定不是謀反叛亂的奸黨，没有抄家没收財物的；何況查抄没收財物、追回贓物，兩個罪行一起獲得，不是法令的意圖。皇帝憐憫他，就獲得赦免。

邵元節

邵元節，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宫道士也。師事范文泰、李伯芳、黄太初，咸盡其術。寧王宸濠召之，辭不往。

邵元節是貴溪人，是龍虎山上清宫的道士。他用師禮侍奉范文泰、李伯芳、黄太初，全部學到了他們的道術。寧王宸濠召他去，他推辭不前往。

世宗嗣位，惑内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齋醮。諫官屢以爲言，不納。嘉靖三年，徵元節入京，見於便殿，大加寵信，俾居顯靈宫，專司禱祀。雨雪愆期，禱有驗，封爲清微妙濟守静修真凝玄衍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宫，總領道教，錫金、玉、銀、象牙印各一。

世宗繼承帝位，被宦官崔文等人的言論所迷惑，喜歡鬼神迷信的事，每天設齋壇向神佛祈禱，諫官多次對此進行規勸，總是不接受。嘉靖三年，徵召邵元節進京城，在便殿接見，就大大加以寵信，使他住在顯靈宫，專門主持祈禱祭祀。降雪誤期，祈禱有效驗，封他爲清微妙濟守静修真凝玄衍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統管朝天、顯靈、靈濟三宫，總管道教，賜給金、玉、銀、象牙印章各一枚。

六年乞還山，詔許馳傳。未幾，趨朝。有事南郊，命分獻風雲雷雨壇。預宴奉天殿，班二品。贈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并贈文泰真人，賜元節紫衣玉帶。給事中高金論之，帝下金詔獄。敕建真人府於城西，以其孫啓南爲太常丞，曾孫時雍爲太常博士。歲給元節禄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灑掃，賜莊田三十頃，蠲其租。又遣中使建道院於貴溪，賜名仙源宫。既成，乞假還山。中途上奏，言爲大學士李時弟員外旼所侮。時上章引罪，旼下獄獲譴。比還朝，舟至潞河，命中官迎入，賜蟒服及“闡教輔

六年，乞求歸山，皇帝詔令允許乘驛站車馬。不久，回朝。京城南郊有事，皇帝命令他向風雲雷雨祭壇分别行獻爵獻帛的禮儀。在奉天殿參加酒宴，位次排在二品。追封他的父親爲太常丞，母親封爲安人，一起封爲文泰真人，賜給邵元節紫色道袍和玉飾的衣帶。給事中高金定邵元節罪，皇帝把高金關入牢獄。命令在城西建造真人府，把他的孫子啓南作爲太常丞，曾孫子時雍作爲太常博士。一年給邵元節俸禄米一百石，用校尉四十個人供給灑掃，賜給莊田三十頃，免除他的田租。皇帝又派使者在貴溪建造道院，賜給仙源宫名稱。道院建成，他就乞求假期歸山。半路向皇帝奏告，説被大學士李時的弟弟員外李旼所侮辱。李時上奏章伏罪，李旼交給獄吏受到降

國”玉印。

先是，以皇嗣未建，數命元節建醮，以夏言爲監禮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叠生，帝大喜，數加恩元節，拜禮部尚書，賜一品服。孫啓南、徒陳善道等咸進秩，贈伯芳、太初爲真人。

帝幸承天，元節病不能從。無何死，帝爲出涕，贈少師，賜祭十壇，遣中官錦衣護喪還，有司營葬，用伯爵禮。禮官擬謚榮靖，不稱旨，再擬文康。帝兼用之，曰文康榮靖。啓南官至太常少卿。善道亦封清微闡教崇真衛道高士。隆慶初，削元節秩謚。

陶仲文

陶仲文，初名典真，黄岡人。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與邵元節善。

嘉靖中，由黄梅縣吏爲遼東庫大使。秩滿，需次京師，寓元節邸舍。元節年老，宫中黑眚見，治不效，因薦仲文於帝。以符水噀劍，絶宫中妖。莊敬太子患痘，禱之而瘥，帝深寵異。

十八年南巡，元節病，以仲文代。次衛輝，有旋風繞駕，帝問：“此何祥也?”對曰：“主火。”是夕行宫果火，宫人死者甚衆。帝益異之，授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尋封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明年八月欲令太子監國，專事静攝。太僕卿楊最疏諫，杖死，廷臣震懾。大臣争諂媚取容，神仙禱祀日亟。以仲文子世同爲太常丞，子婿吴濬、從孫良輔爲太常博士。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禱功，特授少保、禮部尚書。久之，加少傅，仍兼少保。仲文

級處分。到返回朝廷時，船到達潞河，皇帝命令宦官迎接進宫，賜給蟒袍和“闡教輔國”玉印。

在此之前，因爲皇帝繼承人没有設置，多次命令邵元節設置祭祀，用夏言做監禮使，文武大臣一天兩次獻上香。過了三年，皇子接連出生，皇帝十分喜悦，多次給邵元節增加恩寵，授予禮部尚書，賜給一品官服。他的孫子邵啓南、徒弟陳善道等人都升職，封李伯芳、黄太初爲真人。

皇帝巡視承天，邵元節因病不能隨從。不久他死了，皇帝爲他掉了淚，追封少師，恩賜祭祀建十個祭壇，派遣宦官錦衣衛護送遺體回家，官吏籌辦喪葬事，用了伯爵的禮。禮官擬定謚號爲榮靖，它不合皇帝的旨意，再寫爲文康。皇帝將兩層意思合并，爲文康榮靖。邵啓南任官至太常少卿。陳善道也封爲清微闡教崇真衛道高士。隆慶初年，減免邵元節的俸禄和死後的謚號。

陶仲文，起初的名字是典真，黄岡人。曾經在羅田萬玉山那裏接受道家治病符水的秘訣，跟邵元節友好。

嘉靖年間，從黄梅縣吏去做遼東庫大使。做官滿期，需在京城停留，就住在邵元節官邸。邵元節年紀老了，宫中出現昏暗的災異，治理没有效果，就推薦陶仲文給皇帝。陶仲文用符水噴在劍上，滅絶了宫中的妖怪。莊敬太子患天花，爲他祈禱後而病愈了，皇帝深加寵愛優待。

十八年，皇帝到南方巡視，邵元節患病，就用陶仲文代替。停留在衛輝，有旋風圍繞着皇帝，皇帝問：“這是什麽吉凶的徵兆呢?”陶仲文回答説：“預示着火災。”這夜行宫果然發生火災，宫女死掉的很多。皇帝更加認爲奇異，授予神霄保國宣教高士，不久封爲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第二年八月，皇帝想讓太子代替處理國政，專心從事於安寧的修性長生之術。太僕卿楊最上疏勸諫，被棒打死，朝廷大臣震動恐懼。大臣争着奉承討好，取悦於人，神仙道士禱告祭祀一天比一天頻繁。皇帝就用陶仲文的兒子陶世同做太常丞，女婿吴濬、侄孫陶良輔做太常博士。皇帝有病，已恢復元氣，喜好陶

起管庫，不二歲登三孤，恩寵出元節上。乃請建雷壇於鄉縣，祝聖壽，以其徒臧宗仁爲左至靈，馳驛往，督黃州同知郭顯文監之。工稍稽，謫顯文典史，遣工部郎何成代，督趣甚急，公私騷然。御史楊爵、郎中劉魁言及之。給事中周怡陳時事，有“日事禱祠”語。帝大怒，悉下詔獄，拷掠長繫。吏部尚書熊浹諫乩仙，即命削籍。自是，中外爭獻符瑞，焚修、齋醮之事，無敢指及之者矣。

仲文祈禱的功勞，特別授予少保、禮部尚書。過了好久，賜加少傅，仍然兼任少保。陶仲文出身於主管倉庫人員，不到兩年登上少師、少傅、少保之位，受到的恩賜和寵信超過邵元節。他就請求在鄉縣建造雷壇，祝禱皇帝長壽，用他的徒弟臧宗仁做左至靈，用驛站快馬兼程而往，督促黃州同知郭顯文監督造雷壇工程。工程稍有停頓，就貶郭顯文做典史，派遣工部郎何成代替，督促很急，朝廷和民間騷擾不安。御史楊爵、郎中劉魁談論到此事。給事中周怡陳述當時的事，有“每天從事於祈禱的詞”的話語。皇帝很憤怒，全關入牢獄，拷打長期拘囚。吏部尚書熊浹勸諫向仙人問卜，就命令革去官籍。從此，朝廷内外爭着進獻吉祥的預兆，焚香修齋壇向神佛祈禱的事，没有人敢指責到他們了。

帝自二十年遭宮婢變，移居西内，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仲文得時見；見輒賜坐，稱之爲師而不名。心知臣下必議己，每下詔旨多憤疾之辭，廷臣莫知所指。小人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輩，皆緣以進。其後，夏言以不冠香葉冠，積他釁至死。而嚴嵩以虔奉焚修蒙異眷者二十年。大同獲諜者王三，帝歸功上玄，加仲文少師，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領三孤，終明世，惟仲文而已。久之，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蔭子世恩爲尚寶丞。復以聖誕加恩，給伯爵俸，授其徒郭弘經、王永寧爲高士。

皇帝從二十年時遭到宮婢變故，移居到西宮，每天祈求長生，祭天地祖宗不親自參加，朝政的講習全部廢棄，皇帝和大臣不接近，惟獨陶仲文能够時時相見；接見時就賜座，稱呼他爲法師而不叫名字。心中知道臣子一定評論自己，每次下達聖旨很多是憤恨的言詞，朝廷的臣子不知指什麼。小人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之類的人，都攀附而得到升職。這以後，夏言因不戴香葉帽，積累别的怨仇而死，而嚴嵩因爲虔誠奉行焚香修齋醮受到特殊眷愛信任達二十年。大同捕獲間諜王三，皇帝歸功於天，賜加陶仲文少師，仍舊兼任少傅少保。一人兼任少師、少傅、少保三職，整個明代，衹有陶仲文一人。過了好久，授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并賜給大學士俸祿，蔭封他的兒子陶世恩做尚寶丞。又因皇上生日增加恩寵，給予伯爵的俸祿，授予他的門徒郭弘經、王永寧做高士。

時都御史胡纘宗下獄，株連數十人。二十九年春，京師災異頻見，帝以咨仲文。對言慮有冤獄，得雨方解。俄法司上纘宗等爰書，帝悉從輕典，果得雨。乃以平獄功，封仲文恭誠伯，歲祿千二百石，弘經、永寧封真人。仇鸞之追戮也，下詔稱仲文

當時都御史胡纘宗逮捕入獄，受株連的有幾十人。二十九年春季，京城自然災害和反常現象頻頻出現，皇帝因此去問陶仲文。回答説估計有冤獄，獲得雨纔得解除。一會兒司法官署呈上胡纘宗口供文書，皇帝都依從輕的刑法，果然獲得雨。就因爲平反冤獄的功績，封陶仲文恭誠伯，每年俸祿二百石，郭弘經、王永寧封爲真人。仇

功，增禄百石，蔭子世昌國子生。三十二年，仲文言："齊河縣道士張演昇建大清橋，浚河得龍骨一，重千斤。又突出石沙一脉，長數丈，類有神相。"帝即發帑銀助之。時建元岳湖廣太和山，既成，遣英國公張溶往行安神禮，仲文偕顧可學建醮祈福。明年，聖誕，加恩，蔭子錦衣百户。

帝益求長生，日夜禱祠，簡文武大臣及詞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詞。四方奸人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王金、胡大順、藍田玉之屬，咸以燒煉符咒熒惑天子，然不久皆敗，獨仲文恩寵日隆，久而不替，士大夫或緣以進。又創二龍不相見之説，青宮虚位者二十年。

三十五年，上皇考道號爲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皇妣號爲三天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後加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虚玄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虚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明年，仲文有疾，乞還山，獻上歷年所賜蟒玉、金寶、法冠及白金萬兩。既歸，帝念之不置，遣錦衣官存問，命有司以時加禮，改其子尚寶少卿世恩爲太常丞兼道録司右演法，供事真人府。

仲文得寵二十年，位極人臣。然小心慎密，不敢恣肆。三十九年卒，年八十餘。帝聞痛悼，葬祭視邵元節，特謚榮康惠肅。世恩後至太常卿。隆慶元年坐與王金僞製藥物，下

鸞追加懲罰時，皇帝下令稱贊陶仲文的功績，增加俸禄一百石，蔭封其兒子陶世昌國子生。三十二年，陶仲文説："齊河縣道士張演昇建造大清橋，疏通河道獲得一架龍骨，重一千斤。又凸出一條石沙，長幾丈，似有神貌。"皇帝就發給倉庫的銀子去幫助他。當時在湖廣太和山建造大神廟，已建成，派遣英國公張溶去行安神禮，陶仲文同顧可學建立祭壇祈求福安。第二年，皇上生日，增加恩寵，蔭封兒子錦衣百户。

皇帝更加求取長生不老，日日夜夜祈神求福，選拔文武大臣和文學侍從的臣子進西苑值勤，供奉上奏天神的表章。各處奸邪的人，如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王金、胡大順、藍田玉之類，全用煉丹符咒之術迷惑國君，然而不久都失敗了，祇有陶仲文受到恩寵一天比一天隆重，長久而不廢棄，士大夫有的因他而升官。他又創立二龍不相見的學説，致使東宫太子空缺了二十年。

三十五年，獻上先帝道家名號叫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先太后道家名號叫三天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皇帝自己的道家名號叫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後來增加名號叫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虚玄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又叫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虚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第二年，陶仲文有病，乞求歸山，獻上歷年賜給他的蟒衣玉帶、黄金珍寶、法帽和白銀萬兩。他歸山以後，皇帝思念他不止，派錦衣官去慰問，命令官員按時賜加厚禮，改任他的兒子尚寶少卿陶世恩爲太常丞兼道録司右演法，在真人府擔任事務。

陶仲文得到皇帝寵信二十年，在朝臣中權位是最高的。然而小心謹慎，不敢任意放縱。三十九年死，終年八十多歲。皇帝得此消息沉痛悼念，安葬祭祀比照邵元節，特别賜給榮康惠肅的謚號。陶世恩後來升到太常卿。隆慶元年，因同

獄論死。仲文秩謚亦追削。

王金僞造藥物獲罪，關入牢獄判處死刑。陶仲文的官禄和謚號也追削奪。

段朝用

段朝用，合肥人。以燒煉干郭勛，言所化銀皆仙物，用爲飲食器，當不死。勛進之帝，帝大悦。仲文亦薦之，獻萬金助雷壇工費。帝嘉其忠，授紫府宣忠高士。朝用請歲進數萬金以資國用，帝益喜。已而術不驗，其徒王子巖攻發其詐。帝執子巖、朝用，付鎮撫拷訊，朝用所獻銀，故出勛資。事既敗，帝亦寖疏勛。明年，勛亦下獄，朝用乃脅勛賄，捶死其家人，復上疏瀆奏。帝怒，遂論死。

段朝用是合肥人。用煉丹去求托郭勛，説所熔化的銀子都是仙物，用做飲食的器皿，可以長生不死。郭勛把它進獻給皇帝，皇帝十分喜悦。陶仲文也推薦他，獻上萬兩銀子，幫助建造雷壇的工程費用。皇帝嘉獎他的忠心，授予紫府宣忠高士。段朝用請求一年進獻幾萬兩銀子去資助國家的開支，皇帝更喜歡。不久他的道術無效驗，他的門徒王子巖指責揭發他的假詐。皇帝捕捉王子巖、段朝用，交給鎮撫官拷打訊問，段朝用所獻的銀子，本來是出於郭勛的資助。事情已經失敗，皇帝也逐漸疏遠郭勛。第二年，郭勛也關入牢獄，段朝用就威脅郭勛賄賂，打死他的家人，再上疏褻瀆奏報。皇帝爲此憤怒，就將他判處死刑。

龔可佩

龔可佩，嘉定人。出家崑山爲道士，通曉道家神名，由仲文進。諸大臣撰青詞者，時從可佩問道家故事，俱愛之，得爲太常博士。帝命入西宫，教宫人習法事，累遷太常少卿。爲中官所惡，誣其嗜酒，使使偵之，報可佩醉員外郎邵畯所。執下詔獄，并逮畯，俱杖六十。可佩杖死，尸暴潞河，爲群犬所食，畯亦奪官。畯與可佩故無交，無敢白其枉者。

龔可佩是嘉定人。到崑山出家做道士，通曉道家學説的名理，由於陶仲文推薦而得升官。衆大臣撰寫上奏天神的章表，時常跟隨龔可佩請教道家典故，都喜愛他，纔得做太常博士。皇帝命令他進西宫，教導宫人學習做法事，多次提升任太常少卿。被宦官所痛恨，誣衊他嗜好酒，派遣人偵察此事，告知龔可佩在員外郎邵畯處喝醉酒。捕捉關押在監獄，一起逮捕邵畯，都棒打六十。龔可佩被打死，尸體在潞河暴露，被一群狗吃掉，邵畯也被剥奪官職。邵畯同龔可佩本來没有交往，没有人敢報告他冤枉的事。

藍道行

藍道行以扶鸞術得幸，有所問，輒密封遣中官詣壇焚之，所答多不如旨。帝咎中官穢褻，中官懼，交通道行，啓視而後焚，答始稱旨。帝大喜，問："今天下何以不治?"道行故惡嚴嵩，假乩仙言嵩奸罪。帝問："果爾，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動，會御史鄒應龍劾嵩疏上，帝即放嵩還。已，嵩詗

藍道行憑藉神鬼卜吉凶而獲得皇帝寵信，皇帝若有所詢問，就把它密封派宦官到祭壇焚化，因此他所回答的很多與皇帝的旨意不合。皇帝就歸罪於宦官行爲醜惡，宦官恐懼，勾結藍道行，拆開看了以後焚燒，回答纔合乎皇帝的心意。皇帝很喜悦，問："現在天下爲什麽不能治理?"藍道行本來痛惡嚴嵩，假藉問卜仙人説嚴嵩奸邪罪惡。皇帝問："當真這樣，上仙爲什麽不殺他呢?"回答説："留着等待皇帝自己殺他。"皇帝

知道行所爲，厚賂帝左右，發其怙寵招權諸不法事。下詔獄，坐斬，死獄中。

心中有所觸動，恰逢御史鄒應龍揭發嚴嵩的奏疏送上來，皇帝就放逐嚴嵩回去。不久，嚴嵩探知藍道行所作所爲，用很重的財物去賄賂皇帝身邊的人，揭發他依仗皇帝寵信，獨攬大權做各種不法的事。就被關入牢獄，判處斬首，死在監獄裏。

胡大順

胡大順者，仲文同縣人也。緣仲文進，供事靈濟宫。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斥回籍。後覬復用，僞撰《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吕祖所作，且言吕祖授三元大丹，可却疾不老。遣其子元玉從妖人何廷玉齎入京，因左演法藍田玉、左正一羅萬象以通内官趙楹，獻之帝。

胡大順是陶仲文同縣人。由於陶仲文而得到升官，在靈濟宫擔任事務。陶仲文死了，胡大順因爲欺詐的事被揭發，廢退回到家鄉。後來希圖重新得到任用，就假作《萬壽金書》一部，詐稱是吕祖所作，而且説吕祖授予三元大仙丹，可以除病長生不老。他派遣自己的兒子胡元玉跟隨妖人何廷玉送進京城，依靠左演法藍田玉、左正一羅萬象而通過宦官趙楹進獻給皇帝。

藍田玉

田玉者，鐵柱觀道士。嚴嵩罷歸，至南昌，值聖誕，田玉爲帝建醮。會御史姜儆訪秘法至，嵩索田玉諸符籙進獻。田玉亦自以召鶴術托儆附奏，得召爲演法，與萬象并以扶鸞術供奉西内，因交歡楹。時帝方幸此三人，故大順書由三人進。帝覽書問："既云乩書，扶乩者何不來？"田玉遂詐爲聖諭徵之，至則屢上書求見。帝語徐階曰："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宫。今大順來，可復用乎？"對曰："扶乩之術，惟中外交通，間有驗者，否則茫然不知。今宫孽已久，似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輩，孽未必消。小人無賴，宜治以法。"帝悟，報曰："田玉無狀，去冬代廷玉進水銀藥，遂詐傳密旨，徵取大順，不治無以儆將來。"階對："水銀不可服食，詐傳詔旨罪尤重。倘置不問，群小互相朋結，恐釀大患。"乃命執大順、田玉、萬象等下錦衣獄，不知其奸由楹也。錦衣上獄詞，帝有意寬之，以問階。階力言不可不重治，乃

藍田玉是鐵柱觀的道士。嚴嵩罷免回家，到達南昌，正值聖上生日，藍田玉替皇帝設置祭祀。遇到御史姜儆訪問神秘的法術來到，嚴嵩向藍田玉索取各種秘密的文書進獻給皇帝。藍田玉自己也用召唤仙鶴的方法托姜儆附帶奏報，纔能召做演法，同羅萬象一起用假藉神鬼來卜吉凶的法術在西宫供職，因而同趙楹結交而取得其歡心。當時皇帝正寵信這三個人，所以胡大順的書就由這三個人進獻。皇帝觀看書以後問："既然説是問卜的書，假藉神鬼來卜吉凶的法術從何而來？"藍田玉就僞作皇上的命令徵求他，到了以後就多次上書求見。皇帝對徐階説："從藍道行關入牢獄，於是就各種災禍擾亂皇宫。現在胡大順來，能再用嗎？"徐階回答説："藉神鬼來卜吉凶的法術，衹是朝廷内外勾結，中間或有效驗的，不然就模糊不可知道。現在宫廷内的災禍日子已很久，好像不是藍道行造成的。而且用這一類人，災禍不一定能消滅。奸邪的壞人，應當用法律來治理。"皇帝醒悟，回答説："藍田玉罪行不可言狀，去年冬代替何廷玉進獻水銀藥，就僞傳密旨，求取胡大順，不懲辦就没有辦法警戒將來。"徐階回答説："水銀不可服用，僞傳皇帝命令罪更重。倘若置之不問，一群壞人互相勾結，

下諸人法司，令重擬。檻伺間，具密奏，爲諸人申理。帝大怒，付司禮拷訊，具得其交通狀，遂與大順、田玉、萬象、廷玉、元玉并論死。檻瘐死。帝以逆囚當顯戮，怒所司不如法，詔停刑部司官俸。嘉靖四十四年也。

恐怕要釀成大禍。”就命令拘捕胡大順、藍田玉、羅萬象等人，關進錦衣衛牢獄，不知道奸邪是從趙檻產生的。錦衣衛送上判決文書，皇帝有意寬恕他們，就去問徐階。徐階大力主張不可不重懲，就把衆人交給刑法官署，讓他重新打算。趙檻窺測時機，擬寫秘密的奏章，替衆人昭雪。皇帝大怒，交付司禮監拷打刑訊，全部獲得他們的勾結情況，就同胡大順、藍田玉、羅萬象、何廷玉、胡元玉一起判處死刑。趙檻囚死在獄中。皇帝認爲叛逆的囚犯應當處决示衆，憤恨刑法官署不按法處理，命令停止刑部司官的俸禄。這是嘉靖四十四年。

世宗朝，奏章有前朝、後朝之說。前朝所奏者，諸司章奏也；他方士雜流有所陳請，則從後朝入，前朝官不與聞，故無人摘發。賴帝晚年漸悟其妄，而政府力爲執奏，諸奸獲正法云。

世宗朝代，奏章有前朝、後朝的說法。前朝所奏的，是各司向皇帝上陳的文書；別的方術之士和雜職之官有所陳述和請求的，就從後朝進入，前朝官就不參與其事，所以没有人指斥揭發。依靠皇帝晚年逐漸對他的荒誕有所醒悟，而政權機構大力執行奏報，所以使各奸邪之徒得到處决。

王金

王金者，鄠縣人也。爲國子生，殺人當死。知縣陰應麟雅好黄白術，聞金有秘方，爲之解，得末減。金遂逃京師，匿通政使趙文華所。以仙酒獻文華，文華獻之帝。及文華視師江南，金落魄無所遇。一日，帝於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使使采芝天下。四方來獻者，皆積苑中；中使竊出市人，復進之以邀賞。金厚結中使，得芝萬本，聚爲一山，號萬歲芝山，又僞爲五色龜，欲因禮部以獻，尚書吴山不爲進。山罷，金自進之。帝大喜，遣官告太廟。禮官袁煒率廷臣表賀，而授金太醫院御醫。

王金是鄠縣人。他做國子監學生時，殺人應當處死。知縣陰應麟喜好道家煉丹化成金銀的法術，聽説王金有秘方，替他解脱，獲得减輕處刑。王金就逃到京城，躲藏在通政使趙文華處。拿仙酒獻給趙文華，趙文華把仙酒獻給皇帝。到趙文華去江南視察軍隊，王金喪魂落魄没有人接待。一天，皇帝在秘殿問卜，説服用靈芝可以延年益壽，就派使者到各處去采靈芝。各地來獻靈芝的人，把靈芝都堆放在宫苑中；宦官偷出去賣給別人，又將它進獻來得到賞賜。王金就用豐厚的財物去結交宦官，獲得萬棵靈芝，聚成一座山，稱爲萬歲靈芝山，又假做五色烏龜，想通過禮部去獻給皇帝，尚書吴山不給他進獻。吴山被罷免，王金就自己把五色龜進獻給皇帝。皇帝十分喜悦，派官員報告祖廟。禮官袁煒率領朝廷大臣上朝祝賀，而授予王金太醫院御醫。

先是，總督胡宗憲獻白鹿者再。帝喜，告謝玄極寶殿及太廟，進宗憲秩，百官表賀。已，宗憲獻靈芝五、

在這之前，總督胡宗憲獻白鹿兩隻，皇帝喜悦，上報感謝玄極寶殿和祖廟，升胡宗憲職位，百官上表祝賀。不久，胡宗憲獻上五棵靈芝、兩

白龜二。帝益喜，賜金幣、鶴衣，告廟表賀如初。不數日，龜死，帝曰：“天降靈物，朕固疑處塵寰不久也。”淮王獻白雁二，帝曰：“天降祥羽，其告廟。”嚴嵩孫鵠獻玉兔一、靈芝六十四，藍道行獻瑞龜。俱遣中官獻太廟，廷臣表賀。未幾，兔生二子，禮官請謝玄告廟。是月，兔又生二子，帝以爲延生之祥，特建謝典告廟。已又生數子，皆稱賀。其他西苑嘉禾，顯陵甘露，無不告廟稱賀者。

隻白烏龜。皇帝更加高興，賜給金幣、鶴衣，上報祖廟，上表祝賀像當初一樣。没有幾天，烏龜死了，皇帝說：“上天降下神靈之物，我本來懷疑處在俗世中不會長久。”淮王獻上兩隻白雁，皇帝說：“上天降下吉祥的白雁，該去上報祖廟。”嚴嵩的孫子嚴鵠獻上一隻白兔、六十四棵靈芝，藍道行獻上吉祥的烏龜。皇帝都派遣宦官進獻給祖廟，朝廷大臣上表祝賀。不久，白兔生了兩隻小兔，禮官請求感謝上天和報告祖廟。這一月，兔又生了兩隻小兔，皇帝認爲是延長生命的祥瑞，特别設置謝恩的典儀上報祖廟。不久兔子又生了幾隻小兔子，大家都稱贊祝賀。别的像西苑長得特别茁壯的稻禾，顯陵降下甘美的雨露，没有不上報祖廟表示稱贊祝賀的。

當是時，陶仲文已死，嚴嵩亦罷政，藍道行又以詐僞誅，宫中數見妖孽，帝春秋高，意邑邑不樂，中官因詐飾以娱之。四十三年五月，帝夜坐庭中，獲一桃御幄後，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大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降一桃，其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謝玄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手詔褒答。

當時，陶仲文已經死，嚴嵩也罷免了當政權力，藍道行又因爲欺詐被殺，宫中多次出現怪異的事物，皇帝年事已高，心中鬱鬱不樂，宦官就假裝粉飾使皇帝歡悦。四十三年五月，皇帝夜裏坐在庭園中，在帳篷後獲得一枚桃子，侍奉的人説從天空中落下。皇帝很喜悦説：“上天恩賜呀！”就修飾迎神感恩祭祀五天。第二天又落下一枚桃子，這一夜白兔生下兩隻小兔。皇帝更加高興，謝蒼天報告祖廟。不久，長壽鹿也生兩隻小鹿，朝廷大臣上表祝賀。皇帝因爲奇異的吉祥物多次賜予，認爲上天非常眷顧，就親手寫詔書嘉獎答謝。

時遣官求方士於四方，至者日衆。豐城人熊顯進仙書六十六册，方士趙添壽進秘法三十二種，醫士申世文亦進三種。帝知其多妄，無殊錫。金思所以動帝，乃與世文及陶世恩、陶倣、劉文彬、高守中僞造《諸品仙方》、《養老新書》、《七元天禽護國兵策》，與所製金石藥并進。其方詭秘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發不能愈。世恩竟得還太常卿，倣太醫院使，文彬太常博士。未幾，帝大漸，遺詔歸罪金等，命悉正典刑，五人并論死繫獄。隆慶四年

當時派遣官員到各地求取方術之士，來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豐城人熊顯進獻六十六册仙書，方術之士趙添壽進獻三十二種秘法，醫士申世文也進獻三種秘法。皇帝知道它的内容很多荒誕無稽，没有特殊恩賜。王金想用辦法打動皇帝，就跟申世文和陶世恩、陶倣、劉文彬、高守中假造《諸品仙方》、《養老新書》、《七元天禽護國兵策》，同所製造的金石藥一起進獻。那藥方詭詐隱秘不可辨認，性地乾燥，不宜服食。皇帝進用金石藥，逐漸旺火發作不能痊愈。陶世恩竟然得到提升爲太常卿，陶倣爲太醫院使，劉文彬做太常博士。不久，皇帝病危，臨終的詔令歸罪於王金等人，命令全部依法處决，五個人就一起判處

十月，高拱柄國，盡反徐階之政，乃宥金等死，編口外爲民。

死刑拘囚。隆慶四年十月，高拱執掌國家權力，全都違反徐階的政策，就寬免王金等人的死罪，指定在長城以外居住做平民。

顧可學

顧可學，無錫人。舉進士，歷官浙江參議。言官劾其在部時盜官帑，斥歸，家居二十餘年。瞯世宗好長生，而同年生嚴嵩方柄國，乃厚賄嵩，自言能煉童男女溲爲秋石，服之延年。嵩爲言於帝，遣使齎金幣就其家賜之。可學詣闕謝，遂命爲右通政。嘉靖二十四年超拜工部尚書，尋改禮部，再加至太子太保。時盛端明亦以方術承帝眷，可學獨揚揚自喜，請屬公事，人咸畏而惡之。

顧可學是無錫人。考中進士，逐漸升任爲浙江參議。諫官揭發他在部任職時盜竊官府金帛，被罷免回家，在家居住二十多年。他窺看到世宗喜好長生不老之術，而科舉考試同榜的生員嚴嵩正掌握國家權力，就用很多財物賄賂嚴嵩，自己説能够把童男童女的尿煉成秋石，服食後能延年益壽。嚴嵩在皇帝面前替他説話，皇帝派人送金帛等到他的家賜給他。顧可學到宫廷謝恩，皇帝就命令他做右通政。嘉靖二十四年，越級授予工部尚書，旋即改爲禮部，又加官到太子太保。這時盛端明也憑道術受到皇帝的器重，顧可學獨自洋洋自喜，請求托付他公家的事務，人們都畏懼而憎惡他。

帝惑乩仙言，手詔問禮部："古用芝入藥，今産何所?"尚書吴山博引《本草》、《黄帝内經》、《漢舊儀》、王充《論衡》、《瑞命記》，言："歷代皆以芝爲瑞，然服食之法未有傳，所産地亦未敢預擬。"乃詔有司采之五嶽及太和、龍虎、三茅、齊雲、鶴鳴諸山。無何，宛平民獻芝五本。帝悦，賚銀幣。自是，來獻者接踵。時又采銀礦、龍涎香，中使四出，論者咸咎可學。可學尋以年老乞休。卒，賜祭葬，謚榮僖。

皇帝被乩仙的乩語所迷惑，親手寫詔書問禮部："古代用靈芝入藥，現在生産在什麽地方?"尚書吴山廣泛引證《本草》、《黄帝内經》、《漢舊儀》、王充《論衡》、《瑞命記》，説："歷代都把靈芝作爲祥瑞，然而服食的方法没有傳下來，所生産的地域也不敢事先猜測。"皇帝就命令官吏到五嶽和太和、龍虎、三茅、齊雲、鶴鳴各山采集靈芝。不久，宛平百姓進獻五棵靈芝。皇帝喜悦，贈送銀幣等禮物。從此，來獻靈芝的人接踵而至。當時又采集銀礦、龍涎香，宦官四出奔走，議論的人全歸罪顧可學。顧可學隨即以年老乞求退休。死後，賜給祭祀安葬，賜給謚號爲榮僖。

盛端明

端明，饒平人。舉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劾罷，家居十年。自言通曉藥石，服之可長生，由陶仲文以進，嚴嵩亦左右之，遂召爲禮部右侍郎。尋拜工部尚書，改禮部，加太子少保，皆與可學并命。二人但食禄不治事，供奉藥物而已。端明頗負才名，晚由他途進，士論耻

盛端明是饒平人。考中進士，逐漸升任右副都御史，督察南京的糧食儲備，被揭發罷免，在家居住十年。自己説精通藥物，服食以後可以長壽，由陶仲文而升官，嚴嵩也幫助他，因此就召他做禮部右侍郎。不久任工部尚書，改任禮部，賜加太子少保，都跟顧可學一起任命。兩個人衹享受俸禄而不管理事務，衹爲皇帝供給藥物罷了。盛端明很有才華名聲，晚年從别的途徑得到

之。端明内不自安，引去，卒於家。賜祭葬，謚榮簡。隆慶初，二人皆褫官奪謚。

升官，士大夫的議論認爲他可恥。盛端明内心自感不安，離任而去，死在家裏。皇帝賜給祭祀安葬，賜謚號榮簡。隆慶初年，盛端明和顧可學兩人都被剥奪官職和死後的謚號。

朱隆禧(等)

朱隆禧者，崑山人。由進士歷順天府丞，坐大計黜。二十七年，陶仲文赴太和山，隆禧邀至其家，以所傳長生秘術及所製香衲祈代進。仲文還朝，奏之。帝悦，即其家賜白金、飛魚服。隆禧入朝謝恩，帝以大計罷閒官例不復起，加太常卿致仕。居二年，加禮部右侍郎。會有邊警，仲文乘閒薦隆禧知兵。帝曰："祖宗法不可廢。"卒不用。既卒，其妻請恤典，所司執不予，帝特諭予之。隆慶初，褫官。

朱隆禧是崑山人。由進士逐漸升任順天府丞，因朝廷考績被罷免獲罪。二十七年，陶仲文去太和山，朱隆禧邀請他到自己家，用祖傳的長生秘密方術和所製造的香僧衣祈求他代替自己進獻皇帝。陶仲文返回朝廷，奏報此事。皇帝喜悦，到他的家賜給銀子、飛魚服。朱隆禧進朝廷感謝恩德，皇帝因官吏考績不合格而罷免的官照例不再任用，就加賜太常卿而辭官回家。住了兩年，加賜禮部右侍郎。恰逢邊境有警報，陶仲文乘空隙推薦朱隆禧知曉軍事。皇帝説："祖宗的制度不能廢棄。"終於不任用。死了以後，他的妻子請求賜予喪葬的典儀，官吏固執不給，皇帝特别命令賜予他。隆慶初年，剥奪官位。

帝晚年求方術益急，仲文、可學輩皆前死。四十一年冬，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秘書。儆，江南、山東、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大任，畿輔、河南、湖廣、四川、山西、陝西、雲南、貴州。至四十三年十月還朝，上所得法秘數千册，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儆、大任擢侍講學士，秩等賜第京師。儆不自安，尋引退。大任入翰林，不爲同官所齒。隆慶元年正月，言官劾兩人所進劉文彬等已正刑章，宜并罪，遂奪職。

皇帝在晚年求醫問卜更加急切，陶仲文、顧可學之類都在前死了。四十一年冬季，命令御史姜儆、王大任分别去各處，訪問尋求方術之士和道家的秘密文書。姜儆去江南、山東、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王大任往京城地區、河南、湖廣、四川、山西、陝西、雲南、貴州。到四十三年十月返回朝廷，獻上獲得的秘密文書幾千册，方術之士唐秩、劉文彬等幾個人。姜儆、王大任提升爲侍講學士，唐秩等人在京城賜給住宅。姜儆自感不安，隨即辭職回家。王大任進入翰林，被同僚極端鄙視。隆慶元年正月，諫官揭發姜儆、王大任所引薦的劉文彬已經受到刑法的懲處，應該一起定罪，於是就剥奪他們的官職。

明史卷三百八

列傳第一百九十六

奸臣

《宋史》論君子小人，取象於陰陽，其說當矣。然小人世所恒有，不容概被以奸名。必其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祐、屠害忠良、心迹俱惡、終身陰賊者，始加以惡名而不敢辭。有明一代，巨奸大惡，多出於寺人內豎，求之外廷諸臣，蓋亦鮮矣。當太祖開國之初，胡惟庸凶狡自肆，竟坐叛逆誅死。陳瑛在成祖時，以刻酷濟其奸私，逢君長君，荼毒善類。此其所值，皆英武明斷之君，而包藏禍心，久之方敗。令遇庸主，其爲惡可勝言哉。厥後權歸內豎，懷奸固寵之徒依附結納，禍流搢紳。惟世宗朝，閹宦斂迹，而嚴嵩父子濟惡，貪饕無厭。莊烈帝手除逆黨，而周延儒、温體仁懷私植黨，誤國覆邦。南都末造，本無足言，馬士英庸瑣鄙夫，饕殘恣惡。之數人者，內無閹尹可依，而外與群邪相比，罔恤國事，職爲亂階。究其心迹，殆將與杞、檜同科。吁可畏哉！作《奸臣傳》。

《宋史》評論君子小人，采用其表裏的形象，這種主張是恰當的。然而小人是世上所常有的，不可以一概用奸邪的名稱來加上。一定是那些竊取權力、玩弄威勢、造成禍亂、動搖祖宗基業、屠殺忠良、內心和行迹都很邪惡、一生陰險凶殘的人，纔加他惡名而不敢推辭。明朝這一朝代，大奸賊大惡人，大多出自宮內的侍臣宦官，在朝廷外衆臣中尋求，也是很少的。當太祖建立國家的初期，胡惟庸凶惡狡猾，爲所欲爲，最後因叛逆獲罪處死。陳瑛在成祖時，用苛刻來增加他的私利，迎合皇帝尊崇國君，殘害善良的人。這些人所遭逢的，都是英明勇武明於判斷的國君，而包藏禍患的心，長久一定失敗。假如遇到昏庸的國君，他們的作惡能說盡嗎？以後權力歸於宦官，心懷邪念想獲得寵幸的人依附結交，禍患流布到士大夫。祇有世宗朝代，宦官收斂行迹不敢放肆，而嚴嵩父子勾結作惡，貪得無厭。莊烈帝親手除去逆黨，而周延儒、温體仁懷着私心培植黨羽，使國家受損害而覆滅。明朝南京將衰亡的時期，本來不值得說，馬士英是一個庸劣鄙薄的人，貪婪、殘酷、放縱、凶惡。這幾個人，朝廷內沒有宦官可依附，而朝廷之外就跟一群邪惡的人相勾結，不顧惜國家大事，常成爲禍亂的來由。探究他們的存心與行事，幾乎將跟盧杞、秦檜同類。唉，真可怕啊！因此作《奸臣傳》。

胡惟庸 陳寧　陳瑛 馬麟(等)　嚴嵩 趙文華(等)
周延儒　温體仁　馬士英 阮大鋮

胡惟庸

胡惟庸，定遠人。歸太祖於和州，授元帥府奏差。尋轉宣使，除寧國主簿，進知縣，遷吉安通判，擢湖廣僉事。吴元年，召爲太常少卿，進本寺卿。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已，代汪廣洋爲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廣洋左遷廣東行省參政，帝難其人，久不置相，惟庸獨專省事。七月拜右丞相。久之，進左丞相，復以廣洋爲右丞相。

胡惟庸是定遠人。他在和州歸附太祖，授予元帥府奏差。隨即轉任宣使，任寧國主簿，升爲知縣，遷升爲吉安通判，提升湖廣僉事。吴元年，召爲太常少卿，升爲本寺卿。洪武三年，授予中書省參知政事。不久，代替汪廣洋做左丞相。六年正月，右丞相汪廣洋降官爲廣東行省參政，皇帝認爲丞相的人選很難，長久不設置丞相，胡惟庸獨自掌管尚書省的事務。七月，授予右丞相。過了好久，晋升爲左丞相，又用汪廣洋做右丞相。

自楊憲誅，帝以惟庸爲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内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閲，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争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大將軍徐達深疾其奸，從容言於帝。惟庸遂誘達閽者福壽以圖達，爲福壽所發。御史中丞劉基亦嘗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挾醫視，遂以毒中之。基死，益無所忌。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從子佑。學士吴伯宗劾惟庸，幾得危禍。自是，勢益熾。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笋，出水數尺，諛者争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矣。

從楊憲被殺，皇帝認爲胡惟庸有才能，寵信任用他。胡惟庸也勉勵自己，經常以小心謹慎承受皇帝的旨意，受到皇帝的寵信一天天隆盛，獨任丞相幾年，生殺予奪，有的就不奏皇帝任性執行。朝廷内外各官署呈上的密封奏章，必定先拆閲，對自己有害的，就藏匿不上報。各地急於進取的人和失去官職的功臣武人，都争着奔走他的門庭下，饋贈金帛、名馬、玩好，數不勝數。大將軍徐達深恨他的奸邪，向皇帝從容陳述。胡惟庸就引誘徐達的守門人福壽來圖謀徐達，被福壽揭發。御史中丞劉基也曾陳述過他的短處。過了好久，劉基患病，皇帝派胡惟庸帶醫生去探視，就用毒藥害他。劉基死了，胡惟庸更加無所顧忌。同太師李善長相結交，用兄長的女兒嫁給太師的侄子李佑做妻子。學士吴伯宗揭發胡惟庸，幾乎招致災禍。從此以後，氣勢更加盛大。他的定遠舊屋的水井中，突然生出石笋，高出水面幾尺，奉承的人争着引用吉祥的徵兆，又説他的祖父三代墳墓上，都在夜裹有火光照耀天空，胡惟庸更加喜悦自以爲是，有反叛的意圖。

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帝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户買馬，艱苦殊甚。使

吉安侯陸仲亨從陝西返回，擅自用四匹馬拉的車。皇帝憤怒地斥責他，説："中原在戰争破壞之後，百姓纔恢復常業，收税徵購馬匹，艱

皆效爾所爲，民雖盡鬻子女，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奉命撫蘇州軍民，日嗜酒色。帝怒，責往西北招降蒙古，無功，又切責之。二人大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二人，二人素戇勇，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嘗過惟庸家飲，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爲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益惶懼，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軍馬。又嘗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所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陰説善長。善長已老，不能强拒，初不許，已而依違其間。惟庸益以爲事可就，乃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嗣君，請兵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

苦得很。倘若使者都效法你的所作所爲，百姓即使賣光子女，也不能供給呀！”責令在代縣拘捉盜賊。平涼侯費聚奉命撫慰蘇州軍民，每天喜好飲酒和女色。皇帝憤怒，責令他去西北招降蒙古，没有成效，又嚴詞譴責他。兩人十分恐懼。胡惟庸暗地裏用權勢和財利威脅利誘兩人，兩人平素愚昧勇武，看到胡惟庸執政，秘密互相往來。曾經往胡惟庸家飲酒，酒意正濃時，胡惟庸就排除左右的人説：“我們所做的很多都不合法，一旦事情被發覺，怎麽辦呢？”兩人更加惶恐不安，胡惟庸纔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他們，讓他們在外面收集軍馬。又曾同陳寧坐在省署衙門，看全國軍馬簿册，叫都督毛驤拿衛士劉遇賢和逃亡在外的魏文進等做親信，説：“我有用你們之處啊！”太僕寺丞李存義，是李善長的弟弟，胡惟庸的女婿李佑的父親，胡惟庸使他暗地裏説服李善長。李善長已經年老，不能强硬拒絶，起初不同意，不久就遲疑不决。胡惟庸更認爲事情可以成功，就派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洋去招募倭寇，同他如期相會合。又派遣元朝的舊臣封績寫信向元朝太子稱臣，請求軍隊作爲外應。事情都没有發動。恰逢胡惟庸的兒子在市場驅馬奔馳，落馬死在車下，胡惟庸殺了拉車的人。皇帝發怒，命令賠償他的死。胡惟庸請求用金帛給他的家人，不允許。胡惟庸害怕，就同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圖謀起兵造反，暗地裏告訴各地和跟隨自己的武臣。

十二年九月，占城來貢，惟庸等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敕責省臣。惟庸及廣洋頓首謝罪，而微委其咎於禮部，部臣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未幾，賜廣洋死，廣洋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入官陳知縣女也。大怒曰：“没官婦女，止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屬咸當坐罪。明年正月，涂節遂上變，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暠時謫爲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帝大

十二年九月，占城來進貢，胡惟庸等人不把此事奏報皇帝。宦官出來見到此事，進去奏報。皇帝發怒，命令斥責朝廷大臣。胡惟庸和汪廣洋叩頭請罪，而把罪責輕輕推給禮部，禮部大臣又把罪責推卸給中書省。皇帝更加憤怒，全部拘囚各大臣，追究主事者。不久，賜汪廣洋自殺，汪廣洋的妾陳氏隨從死。皇帝詢問此事，原來是犯罪官員陳知縣的女兒。大怒説：“犯罪没收財物官員的婦女，衹給功臣的家庭，文官怎麽能給呢？”就命令刑法官署收捕審問。因此胡惟庸和六部官府都應該獲罪。第二年正月，涂節就上報叛逆，告發胡惟庸。御史中丞商暠當時降官做中

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并及節。

書省吏，也把胡惟庸秘密的事告發。皇帝大怒，交給朝廷大臣再審訊，供詞牽連到陳寧、涂節。朝廷大臣說："涂節本來有預謀，看到事情不成功，纔向朝廷上書報告叛變的事，不可不殺。"於是就一起殺掉胡惟庸、陳寧和涂節。

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至十八年，李存義爲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獲封績，善長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發，捕績下吏，訊得其狀，逆謀益大著。會善長家奴盧仲謙首善長與惟庸往來狀，而陸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勝宗、費聚、趙庸三侯與惟庸共謀不軌。帝發怒，肅清逆黨，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乃爲《昭示奸黨録》，布告天下。株連蔓引，迄數年未靖云。

胡惟庸已經死了，他反叛的狀況還沒有全部暴露。到十八年，李存義被別人告發罪行，免去死刑，安置在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賢的案件查清了，胡惟庸勾結倭人的事纔顯露。二十一年，藍玉征伐北方，俘獲封績，李善長不將此事奏報。到二十三年五月，事情被揭發，逮捕封績交給官吏，詢問得到他的情況，叛逆的陰謀更加明顯。恰逢李善長的家奴盧仲謙告發李善長跟胡惟庸往來的狀況，而陸仲亨的家奴封帖木也告發陸仲亨和唐勝宗、費聚、趙庸三侯爵跟胡惟庸共同圖謀叛逆。皇帝發怒，肅清叛逆的同黨，供詞所牽累獲罪被殺的有三萬多。於是就作《昭示奸黨録》，布告天下的人。受株連牽連的情況一直幾年没有止息。

陳寧

陳寧，茶陵人。元末爲鎮江小吏，從軍至集慶，館於軍帥家，代軍帥上書言事。太祖覽之稱善，召試檄文，詞意雄偉，乃用爲行省掾吏。時方四征，羽書旁午，寧酬答整暇，事無留滯，太祖益才之。淮安納款，奉命徵其兵，抵高郵，爲吴人所獲。寧抗論不屈，釋還，擢廣德知府。會大旱，乞免民租，不許。寧自詣太祖奏曰："民饑如此，猶徵租不已，是爲張士誠毆民也。"太祖壯而聽之。

陳寧是茶陵人。元朝末年做鎮江小官，從軍到集慶，寄宿在軍帥家，代替軍帥上書向皇帝談論政事。太祖閱讀了上書後稱贊說好，召他試寫檄文，詞意雄壯宏偉，就任用他做行省官署的掾吏。這時正是各處征戰，文書紛繁，陳寧答覆從容不迫，公事没有留下停滯，太祖更加認爲他有才能。淮安降服，陳寧奉命去淮安徵兵，抵達高郵，被吴兵俘虜。陳寧争論不屈服，釋放回來，提升爲廣德知府。恰逢大旱，乞求免去百姓田租，皇帝不允許。陳寧就親自去見太祖奏告說："百姓飢餓如此，還不停徵收田租，這是替張士誠驅趕百姓啊！"太祖認爲他勇敢而聽從他。

辛丑除樞密院都事。癸卯遷提刑按察司僉事。明年改浙東按察使。有小隸訟其隱過，寧已擢中書參議，太祖親鞫之，寧首服，繫應天獄一歲。吴元年，冬盡將决，太祖惜其才，命諸將數其罪而宥之，用爲太倉市舶提舉。

辛丑年，皇帝授予他樞密院都事。癸卯年，提升爲提刑按察司僉事。第二年，改任浙東按察使。有小僕人告發他的隱秘過錯，陳寧已提升爲中書參議，太祖親自審訊他，陳寧低頭服罪，囚禁在應天監獄一年。吴元年，冬季已盡將要行刑處决，太祖愛惜他的才能，命令衆將領責備他的罪行而寬恕了他，任用爲太倉市舶提舉。

洪武元年召拜司農卿，遷兵部尚書。明年出爲松江知府。用嚴爲治，積歲蠹弊，多所釐革。尋改山西行省參政。召拜參知政事，知吏、户、禮三部事。寧，初名亮，至是賜名寧。

洪武元年，徵召授予司農卿，提升爲兵部尚書。第二年出任爲松江知府。用嚴格的方法來進行治理，多年積累的弊端，有很多改革。不久改任山西行省參政。徵召授予參知政事，掌管吏、户、禮三部事務。陳寧起初名陳亮，到這時皇帝賜給陳寧的名字。

三年，坐事出知蘇州。尋改浙江行省參政，未行，用胡惟庸薦，召爲御史中丞。太祖嘗御東閣，免冠而櫛。寧與侍御史商暠入奏事，太祖見之，遂移入便殿，遣人止寧毋入。櫛已，整冠出閣，始命入見。六年命兼領國子監事。俄拜右御史大夫。八月遣釋奠先師。丞相胡惟庸、參政馮冕、誠意伯劉基不陪祀而受胙，太祖以寧不舉奏，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久之，進左御史大夫。

三年，因事獲罪而出任蘇州知州。不久改任浙江行省官署參政，還没有動身，因胡惟庸推薦，召做御史中丞。太祖曾駕臨東閣，摘去帽子而梳理頭髮。陳寧同侍御史商暠進東閣奏告事情，太祖看到他們，就移動進便殿，派人阻止陳寧不要進入。梳理頭髮完畢，整頓帽子走出東閣，纔命令他進去謁見。六年，命令他兼任國子監的事務。隨即授予右御史大夫。八月，派他去祭祀先師孔子。丞相胡惟庸、參政馮冕、誠意伯劉基不陪祭而受祭肉，太祖因爲陳寧不奏報，也停俸半月。從此以後，不參加祭祀的人不發給祭肉。過了好久，晋升左御史大夫。

寧有才氣，而性特嚴刻。其在蘇州徵賦苛急，嘗燒鐵烙人肌膚。吏民苦之，號爲陳烙鐵。及居憲臺，益務威嚴。太祖嘗責之，寧不能改。其子孟麟亦數諫，寧怒，捶之數百，竟死。太祖深惡其不情，曰："寧於其子如此，奚有於君父耶!"寧聞之懼，遂與惟庸通謀。十三年正月，惟庸事發，寧亦伏誅。

陳寧有才氣，而性格特别嚴厲苛刻。他在蘇州徵收税賦苛刻急迫，曾經燒鐵灼人肌膚。官民都深以爲苦，稱他爲"陳烙鐵"。到他身居御史官職，更加致力於嚴厲。太祖曾責備他，陳寧不能改掉。他的兒子陳孟麟也多次勸諫，陳寧發怒，打他幾百下，竟被打死了。太祖深深痛恨他的無情，説："陳寧對他的兒子如此，怎麽會對國君有情誼呢?"陳寧聽到這話害怕，就同胡惟庸合謀。十三年正月，胡惟庸叛逆的事被揭發，陳寧也伏罪被殺。

陳瑛

陳瑛，滁人。洪武中，以人才貢入太學。擢御史，出爲山東按察使。建文元年調北平僉事。湯宗告瑛受燕王金錢，通密謀，逮謫廣西。燕王稱帝，召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

陳瑛是滁人。洪武年間，憑有才能而薦舉進入太學。提升爲御史，出任山東按察使。建文元年，調任北平僉事。湯宗告發陳瑛接受燕王金錢，通叛逆的陰謀，逮捕降級去廣西。燕王做了皇帝，徵召他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代理主持都察院事務。

瑛天性殘忍，受帝寵任，益務深刻，專以搏擊爲能。甫莅事，即言："陛下應天順人，萬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順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黄

陳瑛天性殘忍，受到皇帝的寵信任用，更致力於嚴峻刻薄，專以毆鬥爲能事。剛剛到官任事，就對皇帝説："陛下適應天命、順從人心，人民都服從，而朝廷大臣有不順從命令、盡死爲

觀、少卿廖昇、修撰王叔英、紀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縣顏伯瑋等，其心與叛逆無異，請追戮之。”帝曰：“朕誅奸臣，不過齊、黄數輩，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况汝所言，有不與此數者，勿問。”後瑛閲方孝孺等獄詞，遂簿觀、叔英等家，給配其妻女，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爲無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

永樂元年擢左都御史，益以訐發爲能。八月劾歷城侯盛庸怨誹，當誅，庸自殺。二年劾曹國公李景隆謀不軌，又劾景隆弟增枝知景隆不臣不諫，多置莊産，蓄佃僕，意叵測，俱收繫。又劾長興侯耿炳文僭，炳文自殺。劾駙馬都尉梅殷邪謀，殷遇害。三年，行部尚書雒僉言事忤帝意，瑛劾僉貪暴，僉坐誅死。又劾駙馬都尉胡觀强取民間女子，娶娼爲妾，預景隆逆謀，以親見宥不改。帝命勿治，罷觀朝請。已，又劾其怨望，逮下獄。八年劾隆平侯張信占練湖及江陰官田，命三法司雜治之。

瑛爲都御史數年，所論劾勛戚、大臣十餘人，皆陰希帝指。其他所劾順昌伯王佐，都督陳俊，指揮王恕，都督曹遠，指揮房昭，僉都御史俞士吉，大理少卿袁復，御史車舒，都督王瑞，指揮林泉、牛諒，通政司參議賀銀等，先後又數十人，俱得罪。帝以爲能發奸，寵任之，然亦知其殘刻，所奏讞不盡從。中書舍人芮善弟

建文效力的，像侍郎黄觀、少卿廖昇、修撰王叔英、紀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縣顏伯瑋等人，他們的心跟叛逆没有什麽不同，請求捕殺他們。”皇帝説：“朕殺奸臣，不過齊、黄之類，後面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黄福、尹昌隆，都寬恕而任用他們。何況你所説的，有不同這些人的，不必過問。”後來陳瑛看方孝孺等人的訟詞，就登記黄觀、王叔英等家，發配他們的妻子女兒，遠族、女系的親族没有不牽連的。胡閏的訟案，被查抄没收財物入官府的有幾百家，號哭叫冤聲通天。兩邊排列的御史都掩面流淚，陳瑛也臉色凄慘，對人們説：“不用叛逆的罪懲處這類人，那麽我們這些人就没有聲名。”這樣衆忠臣就没有後代了。

永樂元年，提升爲左都御史，更加用揭發别人的隱私爲能事。八月，揭發歷城侯盛庸對皇帝怨恨、非議，應當被殺，盛庸自殺了。二年，揭發曹國公李景隆圖謀叛逆，又揭發李景隆的弟弟李增枝曉得李景隆不像臣子而不規勸，多設置莊園田産，蓄養僕役，心不可探測，都被收捕拘囚。又揭發長興侯耿炳文越分，耿炳文自殺。揭發駙馬都尉梅殷有邪惡的圖謀，梅殷就遇害。三年，行部尚書雒僉議論政事違反皇帝的旨意，陳瑛揭發雒僉貪婪横暴，雒僉獲罪被殺死。又揭發駙馬都尉胡觀强娶民間女子，娶娼婦做小妾，參預李景隆叛逆的陰謀，因親屬被寬恕而不改過。皇帝命令不要懲處，罷免胡觀朝見。不久，又揭發他的心懷不滿，逮捕關入監獄。八年，揭發隆平侯張信占有練湖和江陰的官府田地，命令三個高級司法機關合起來懲處他。

陳瑛做都御史幾年，被他所定罪揭發的有功勛的皇族親戚、大臣有十多人，都暗地裏迎合皇帝的旨意。其他所揭發的順昌伯王佐，都督陳俊，指揮王恕，都督曹遠，指揮房昭，僉都御史俞士吉，大理少卿袁復，御史車舒，都督王瑞，指揮林泉、牛諒，通政司參議賀銀等，先後又有幾十個人，都得罪。皇帝認爲他能揭發奸邪的人，寵信任用他，然而也知道他殘酷苛刻，所奏議的罪狀，不全都聽從。中書舍人芮善的弟弟夫

夫婦爲盜所殺，心疑其所親，訟於官。刑部驗非盜，縱之。善白帝刑部故出盜，帝命御史鞫治，果非盜。瑛因劾善妄奏，當下獄。帝曰："兄弟同氣，得賊惟恐逸之，善何罪，其勿問"。車里宣慰使刀暹答侵威遠州地，執其知州刀算黨以歸。帝遣使諭之，刀暹答懼，歸地及所執知州，遣弟刀臘等貢方物謝罪。瑛請先下刀臘法司，且逮治刀暹答。帝曰："蠻僚之性稍不相得則相仇，改則已。今服罪而復治之，何以處不服者。"遂赦弗問。知嘉興縣李鑑廷見謝罪，帝問故。瑛言："鑑籍奸黨姚瑄，瑄弟亨當連坐，而鑑釋亨不籍，宜罪。"鑑言："都察院文止籍瑄，未有亨名。"帝曰："院文無名而不籍，不失爲慎重。"鑑得免。户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因及建文事，辭意率直，帝命議行之。瑛劾文雅狂妄，請置之法。帝曰："草野之人何知忌諱，其言有可采，奈何以直而廢之。瑛刻薄，非助朕爲善者。"以文雅付吏部，量材授官。海運糧漂没，瑛請治官軍罪，責之償。帝曰："海濤險惡，官軍免溺死，幸矣。"悉釋不問。瑛之奸險附會，一意苛刻，皆此類也。

婦被强盜所殺，心中懷疑是他們的親屬，向官府訴訟。刑部檢驗不是强盜，放掉了他。芮善向皇帝告發刑部故意放走强盜，皇帝命令御史查問懲處，果然不是强盜所殺。陳瑛就揭發芮善亂奏，應當關入牢獄。皇帝説："兄弟是同一血脉，捉到盜賊衹怕給他逃走，芮善有什麽罪，這不必問罪。"車里宣慰使刀暹答侵犯威遠州地區，捉其知州刀算黨而返回。皇帝派遣使者告諭他，刀暹答害怕，歸還所侵占的土地和所捉的人，派遣弟弟刀臘等人進獻土産品請罪。陳瑛請求先將刀臘交給司法機構，而且逮捕懲處刀暹答。皇帝説："蠻僚的性格稍有不合就互相仇恨，改變就算了。現在已服罪却再懲處他，用什麽方法去處理不服的人呢?"就赦免不問罪。嘉興縣知縣李鑑上朝謁見皇帝請罪，皇帝問原故。陳瑛説："李鑑把奸黨姚瑄的財物没收入官府，姚瑄的弟弟姚亨應當連帶受罰，可是李鑑放了姚亨，不把他的財物没收入官府，應該有罪。"李鑑説："都察院公文衹没收姚瑄的財物，没有姚亨的名字。"皇帝説："都察院公文没有名字而不没收入官府，不失是慎重的態度。"李鑑纔得免於災禍。户部人材高文雅議論時事政治，就談到建文的事，詞意坦率直爽，皇帝命令議論施行。陳瑛揭發高文雅狂妄自大，請求繩之以法。皇帝説："粗俗的人哪知道忌諱，他的言論有可采納的，怎麽因爲直率而廢除他。陳瑛苛刻薄情，不是幫助朕做善事的人。"把高文雅交付給吏部，量才授予官職。海運糧食沉没，陳瑛請求懲處官軍的罪責，責令他們賠償。皇帝説："海浪險惡，官軍免於淹死，已是大幸了。"全部釋放不予問罪。陳瑛的奸邪險惡、牽强附會，專心一意嚴厲刻薄，都屬這一類。

帝北巡，皇太子監國。瑛言兵部主事李貞受皂隸葉轉等四人金，請下貞獄。無何，貞妻擊登聞鼓訴冤。皇太子命六部大臣廷鞫之，自辰至午，貞等不至，惟葉轉至。訊之，云貞不承，不勝拷掠死，三皂隸皆笞死三日矣，貞實未嘗受金。先是，袁綱、覃

皇帝到北方巡視，皇太子代替處理國家大事。陳瑛説兵部主事李貞接受差役小吏葉轉等四個人銀子，請求把李貞投入牢獄。不久，李貞的妻子擊登聞鼓訴冤。皇太子命令六部大臣在朝廷上審問此案，從早晨到中午，李貞等人不到，祇有葉轉到來。訊問他，説是李貞等不承認，受不了拷打而死，三個小吏都被鞭撻至死已有三天

珩兩御史俱至兵部索皂隸，貞猝無以應，兩御史銜之，興此獄。於是刑科給事中耿通等言瑛及綱、珩朋奸蒙蔽，擅殺無辜，請罪瑛。皇太子曰："瑛大臣，蓋爲下所欺，不能覺察耳。"置勿問，械繫綱、珩，以其罪狀奏行在。又有學官坐事謫充太學膳夫者，皇太子令法司與改役，瑛格不行，中允劉子春等復劾瑛方命自恣。皇太子謂瑛曰："卿用心刻薄，不明政體，殊非大臣之道。"時太子深惡瑛，以帝方寵任，無如何。久之，帝亦寖疏瑛。九年春，瑛得罪下獄死，天下快之。

了，李貞實在没有接受銀子。在此之前，袁綱、覃珩兩御史都到兵部索取小吏，李貞倉猝没有答應，兩御史就怨恨他，興起這件冤案。因此刑科給事中耿通等人説陳瑛和袁綱、覃珩勾結奸黨，蒙蔽皇帝，擅自殺害無罪的人，請求懲辦陳瑛。皇太子説："陳瑛是朝廷大臣，大概被下屬所欺騙，不能覺察吧。"放置一邊不予問罪，拘捕袁綱、覃珩，把他們的罪狀奏報皇帝。又有學官因事獲罪降級充任太學膳夫的，皇太子命令司法官署給他改變勞役，陳瑛阻攔不執行，中允劉子春等人又揭發陳瑛違抗命令，爲所欲爲。皇太子對陳瑛説："卿用心嚴厲薄情，不明白施政的要領，很不是大臣治政之道。"當時太子深恨陳瑛，因爲皇帝正寵信任用他，没有怎樣。過了好久，皇帝也逐漸疏遠陳瑛。九年春季，陳瑛得罪關入牢獄死去，天下的人都爲此而稱快。

帝以篡得天下，御下多用重典。瑛首承風旨，傾誣排陷者無算。一時臣工多效其所爲，如紀綱、馬麟、丁珏、秦政學、趙緯、李芳，皆以傾險聞。綱在《佞倖傳》。

皇帝以篡位奪得天下，統治百姓多用重法。陳瑛首先承受皇帝旨意，被陰謀傾覆誣衊、排擠打擊的人不計其數。一時之間，群臣百官大多數人仿效他的所作所爲，如紀綱，馬麟、丁珏、秦政學、趙緯、李芳，都由於狡詐陰險而聞名。紀綱的事迹在《佞倖傳》中。

馬麟

麟，鞏人。洪武末爲工科給事中，建文時坐罪謫雲南爲吏。成祖即位，悉復建文朝所罷官，麟得召還。尋進兵科都給事中。麟無他建白，專以訐發爲能。帝久亦厭之，諭麟等曰："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煩碎甚矣。僞謬即改正，不必以聞。"麟等言："奏内有不稱臣者，不可宥。"帝曰："彼亦偶脱漏耳。言官當陳軍國大務，細故可略也。"久之，擢右通政。帝一日顧侍臣曰："四方頻奏水旱，朕甚不寧。"麟遽進曰："水旱天數，堯、湯不免。一二郡有之，未害。"帝曰："《洪範》恒雨恒暘，皆本人事，可委天數哉？爾此言，不學故也。"麟慚而退。麟居言路，糾彈

馬麟是鞏縣人。洪武末年做工科給事中，建文時獲罪降官到雲南做官吏。成祖即位，全部恢復建文朝代所罷免的官員，馬麟纔得召回朝廷。隨即升爲兵科都給事中。馬麟没有别的陳述意見，專門以揭發别人陰私爲能事。皇帝時間長了就厭惡他，告示馬麟等人説："奏章一個字的錯誤都嘮叨，煩雜瑣碎透頂。虚假錯誤就改正，不必告訴給我聽。"馬麟等人説："奏章裏有不稱臣的人，不可寬恕。"皇帝説："他是偶然脱漏呢。諫官應當陳述軍務和國家政務大事，細微之錯原可省略的。"過了好久，提升爲右通政。皇帝一天回看侍從的臣子説："各處連連奏報水災和旱災，朕心中很不安寧。"馬麟呈報説："水災旱災是自然規律，堯、湯兩位賢君也不能避免。一兩個郡有水旱災害，没有什麽禍害。"皇帝説：《洪範》中説長久下雨長久晴，原本都是人事所致，

諸司無虛日。嘗署兵部事，甫一日，輒有過，爲人所奏，自是稍戢。居通政八年，卒於官。

可以推卸給自然規律嗎？你這種説法，是不學習的緣故。”馬麟慚愧而退去。馬麟身居向朝廷進言的地位，彈劾各官府機構的過失没有空暇的一天。曾經代理兵部的事務，剛剛一天，就有過錯，被别人奏告皇帝，從此稍爲收斂。任通政官職八年，死在官位上。

丁珏

珏，山陽人。永樂四年，里社賽神，誣以聚衆謀不軌，坐死者數十人。法司因稱珏忠，特擢刑科給事中。伺察百僚小過，輒上聞。居官十年，貪黷不顧廉恥。母喪未期，起復視事，輒隨衆大祀齋宫，復與慶成宴，爲御史俞信等所劾，論大不敬當死。帝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廷臣豈有一人免耶？”遂謫戍邊。

丁珏是山陽人。永樂四年，鄉里中祭祀土地神還願，誣衊他們聚衆叛逆，獲罪處死的有幾十人。司法官署因此稱丁珏忠於朝廷，特殊提升爲刑科給事中。他偵察到百官小過失，就上報皇帝。任官十年，貪婪污濁不顧廉恥。母親喪期未滿，又起用去任職，就跟隨衆人在皇帝祭祀的地方參加隆重的祭祀，又參加祭祀完畢後慶成功的宴會，被御史俞信等人揭發，定爲很不敬重父母而應當死的罪。皇帝説：“朕平常懷疑他的奸邪，如果全部按他説的去做，朝廷大臣哪有一人能免於災禍呢？”就貶謫他到邊境守衛邊疆。

秦政學

政學，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歷行在禮部郎中，務掇人過失，肆爲奸貪。十六年春，有罪伏誅。

秦政學是慈谿人。永樂二年考中進士。歷任行在禮部郎中，專事拾取别人的過失，放肆做奸邪貪財的事。十六年春季，有罪而伏法被殺。

趙緯

緯初爲大興教諭，燕兵起，與城守有勞。擢禮科給事中，坐罪謫思南宣慰司教授。永樂七年，復原官，務摭朝士過。久之，遷浙江副使。後入朝，仁宗見其名曰：“此人尚在耶！是無異蛇蝎。”遂謫嘉興典史。

趙緯起初做大興教諭，燕地戰争發生，參加守城有功勞。提升爲禮科給事中，獲罪貶謫到思南任宣慰司教授。永樂七年，恢復原來官職，專事拾取朝廷官員的過失。過了好久，升爲浙江副使。後來進朝廷，仁宗見到他的名字説：“此人還活着啊！這人跟毒蛇、蝎子没有兩樣。”就被貶謫到嘉興做典史。

李芳

芳，潁上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歷刑科給事中。宣宗數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言：“洪武中，大臣面議時政，必給事中二人與俱，請復其舊。”帝是之。芳輒自矜，百司所爲，少不如意，即詣帝前奏之，人比之紀綱。久之，帝亦惡其奸，黜爲海鹽丞，棄官歸。

李芳是潁上人。永樂十三年考中進士。歷任刑科給事中。宣宗多次臨便殿，跟大臣商議政事。李芳説：“洪武年間，大臣當面議論當時的政治措施，必定是給事中兩人一起參與，請求恢復洪武時的舊制。”皇帝認爲他説得對。李芳常自誇，百官所做的事，稍不合他的心意，就到皇帝面前奏報，人們把他同紀綱相并列。過了好久，皇帝也痛恨他的奸邪，降低爲海鹽丞，丢棄

官職而回家。

嚴嵩

嚴嵩，字惟中，分宜人。長身戌削，疏眉目，大音聲。舉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移疾歸，讀書鈐山十年，爲詩古文辭，頗著清譽。還朝，久之進侍講，署南京翰林院事。召爲國子祭酒。

嚴嵩字惟中，分宜人。身材高而清瘦，目大眉粗，聲音洪亮。弘治十八年考中進士，改任庶吉士，授予編修。稱病退居，在鈐山讀書十年，作詩和古文，頗有高潔的聲譽。返回朝廷，過了好久升爲侍講，代理南京翰林院事務。徵召做國子祭酒。

嘉靖七年歷禮部右侍郎，奉世宗命祭告顯陵，還言：“臣恭上寶册及奉安神床，皆應時雨霽。又石産棗陽，群鸛集繞，碑入漢江，河流驟漲。請命輔臣撰文刻石，以紀天眷。”帝大悦，從之。遷吏部左侍郎，進南京禮部尚書，改吏部。

嘉靖七年，逐漸升任禮部右侍郎，奉世宗的命令去顯陵祭祀告神，回來説：“臣恭敬地獻上寶璽詔書以及恭敬安置神床，都隨時而下雨停止。又石頭在棗陽出産，一群鸛鳥會集迴繞着飛，石碑投進漢江，河水突然上漲。請命令輔助大臣撰寫文章刻在石頭上，來記上天的恩愛。”皇帝很高興，聽從他的話。提升爲吏部左侍郎，晋升南京禮部尚書，改任吏部尚書。

居南京五年，以賀萬壽節至京師。會廷議更修《宋史》，輔臣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董其事。及夏言入内閣，命嵩還掌部事。帝將祀獻皇帝明堂，以配上帝。已，又欲稱宗入太廟。嵩與群臣議沮之，帝不悦，著《明堂或問》示廷臣。嵩惶恐，盡改前説，條畫禮儀甚備。禮成，賜金幣。自是，益務爲佞悦。帝上皇天上帝尊號、寶册，尋加上高皇帝尊謚聖號以配，嵩乃奏慶雲見，請受群臣朝賀。又爲《慶雲賦》、《大禮告成頌》奏之，帝悦，命付史館。尋加太子太保，從幸承天，賞賜與輔臣埒。

在南京任官五年，因祝賀萬壽節到京城。恰逢朝廷議論再編修《宋史》，輔佐大臣請求留嚴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的身份來主持這件事。到夏言進入内閣，皇帝命令嚴嵩返回掌管吏部的事務。皇帝將在明堂祭祀獻皇帝，以便與天神媲美。不久，又想稱祖先進入天子的祖廟。嚴嵩和一群大臣商議阻止他，皇帝不高興，著述《明堂或問》告示朝廷大臣。嚴嵩惶恐不安，全部改變以前的説法，分條規劃禮儀十分完備。祭祀禮儀完成，賜予金帛。從此，嚴嵩更加致力於奉承討好皇帝。皇帝獻上皇天上帝的尊號、寶璽、詔書，隨即增加獻上高皇帝尊崇的死後帝號來匹配，嚴嵩就奏告祥瑞雲彩出現，請求接受衆臣子的拜賀。又作《慶雲賦》、《大禮告成頌》陳奏皇帝，皇帝喜悦，命令交付給修史書的機構。隨即加賜太子太保，跟隨皇帝到承天，賞賜跟輔佐的大臣相等同。

嵩歸日驕。諸宗藩請恤乞封，挾取賄賂。子世蕃又數關説諸曹。南北給事、御史交章論貪污大臣，皆首嵩。嵩每被論，亟歸誠於帝，事輒已。帝或以事諮嵩，所條對平無奇，帝必故稱賞，欲以弭止言者。嵩科第

嚴嵩返回後一天比一天高傲。各受封的皇族請求撫恤封賞，他從旁撈取賄賂。嚴嵩兒子嚴世蕃又多次通關節去向各官府游説。南北給事、御史先後交替上奏章評論貪污大臣，都告發嚴嵩罪行。嚴嵩每次被評論，多次向皇帝投順，事情就停止。皇帝有時用事情徵詢嚴嵩，他逐條對答平

先夏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謹，嘗置酒邀言，躬詣其第，言辭不見。嵩布席，展所具啓，跽讀。言謂嵩實下己，不疑也。帝以奉道嘗御香葉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賜言等。言不奉詔，帝怒甚。嵩因召對冠之，籠以輕紗。帝見，益内親嵩。嵩遂傾言，斥之。言去，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

庸無奇，皇帝一定故意稱贊，想以此來勸止説話的人。嚴嵩中進士在夏言之前，而職位在夏言之下。起初倚靠夏言，侍奉夏言很謹慎，曾設酒邀請夏言，親自到他的住宅，夏言推辭不見他。嚴嵩鋪設席子，展開要陳述的文書，跪着讀。夏言認爲嚴嵩確實處於自己之下，深信不疑。皇帝因信奉道教曾進用香葉帽，就鏤刻沉香木製的香帽五頂，賜給夏言等人。夏言不接受詔命，皇帝很憤怒。嚴嵩就在召見回答時戴上沉香木帽，用輕薄的紗籠遮着。皇帝看見，更加内心親近嚴嵩，嚴嵩就陷害夏言，排斥他。夏言離開朝廷，祭祀天神的表章，不是嚴嵩寫就没有合皇帝心意的。

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時嵩年六十餘矣，精爽溢發，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帝益謂嵩勤。久之，請解部事，遂專直西苑。帝嘗賜嵩銀記，文曰“忠勤敏達”。尋加太子太傅。翟鑾資序在嵩上，帝待之不如嵩。嵩諷言官論之，鑾得罪去。吏部尚書許讚、禮部尚書張璧同入閣，皆不預聞票擬事，政事一歸嵩。讚嘗嘆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嵩欲示厚同列，且塞言者意，因以顯夏言短，乃請凡有宣召，乞與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及讚、璧偕入，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帝不聽，然心益喜嵩，累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

二十一年八月，授予武英殿大學士，進朝在文淵閣值勤，仍舊掌管禮部事務。當時嚴嵩年紀已六十多歲了，精力充沛奮發，跟年輕力壯的人没有兩樣。他早晚在西苑板房值班，不曾回家一次去洗浴，皇帝更加認爲嚴嵩勤奮。過了好久，請求解除禮部的職務，就專職在西苑值班。皇帝曾經賜給嚴嵩銀子印章，文字是“忠勤敏達”。不久加賜太子太傅。翟鑾的年資位次在嚴嵩之上，皇帝待他不如嚴嵩。嚴嵩勸諫官評論此事，翟鑾得罪離職。吏部尚書許讚、禮部尚書張璧一起進入内閣，都不參與公文起草的事，朝政大事全歸嚴嵩。許讚曾嘆息説：“爲什麽剥奪我吏部的職位，使我在一旁看别人?”嚴嵩想表示優惠同位的人，并且堵塞説話的人猜想，因此來顯示夏言的缺點，就請求凡是有召見，就給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和許讚、張璧一起進入内閣，像太祖、成祖朝時蹇義、夏原吉、三楊的典章制度。皇帝没有聽從，然而心中更喜愛嚴嵩，多次提升任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

久之，帝微覺嵩横。時讚老病罷，璧死，乃復用夏言，帝爲加嵩少師以慰之。言至，復盛氣陵嵩，頗斥逐其黨，嵩不能救。子世蕃方官尚寶少卿，横行公卿間。言欲發其罪，嵩父子大懼，長跪榻下泣謝，乃已。知陸炳與言惡，遂與比而傾言。世蕃遷

過了好久，皇帝稍微感到嚴嵩專横。這時許讚年老因病罷免，張璧死了，就再任用夏言，皇帝爲此加賜少師來安慰他。夏言到朝廷，又怒氣凌辱嚴嵩，全部驅逐他的同夥，嚴嵩不能援助。他的兒子嚴世蕃正任尚寶少卿的官職，在公卿之間横行霸道。夏言想揭露他的罪行，嚴嵩父子十分害怕，直身跪在床下流淚請罪，纔停止。他知

太常少卿，嵩猶畏言，疏遣歸省墓。嵩尋加特進，再加華蓋殿大學士。窺言失帝眷，用河套事構言及曾銑，俱棄市。已而南京吏部尚書張治、國子祭酒李本以疏遠擢入閣，益不敢預可否。嵩既傾殺言，益僞恭謹。言嘗加上柱國，帝亦欲加嵩，嵩乃辭曰："尊無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稱。國初雖設此官，左相國達，功臣第一，亦止爲左柱國。乞陛下免臣此官，著爲令典，以昭臣節。"帝大喜，允其辭，而以世蕃爲太常卿。

道陸炳跟夏言關係很惡劣，就同陸炳勾結而陷害夏言。嚴世蕃升爲太常少卿，嚴嵩還是怕夏言，上疏使他離開朝廷回家掃墓。嚴嵩隨即加賜特進官職，再加賜華蓋殿大學士。窺察到夏言已失去皇帝的寵愛，就因河套的事件構陷夏言和曾銑，一起被處死刑示衆。不久南京吏部尚書張治、國子祭酒李本因遠親而提升進内閣，更不敢參與意見。嚴嵩已經陷害殺害夏言，更加僞善、恭敬、謹慎。夏言曾加賜上柱國，皇帝也想加賜給嚴嵩，嚴嵩就推辭說："尊崇的官銜，没有兩個上柱國，上柱國的名稱不是我所合宜的。開國之初雖設這一官職，左相國徐達，功臣中第一位，也衹做左柱國。乞求陛下免去臣這一官職，寫成國家的憲章法令，來顯示臣子的節操。"皇帝十分喜悦，允許他的請求，而用嚴世蕃做太常卿。

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張經、李天寵、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後劾嵩、世蕃者，謝瑜、葉經、童漢臣、趙錦、王宗茂、何維柏、王曄、陳塏、厲汝進、沈鍊、徐學詩、楊繼盛、周鈇、吴時來、張翀、董傳策皆被譴。經、鍊用他過置之死，繼盛附張經疏尾殺之。他所不悦，假遷除考察以斥者甚衆，皆未嘗有迹也。

嚴嵩没有别的才能和謀略，衹一心奉承討好皇帝，竊取權力、謀取私利。皇帝英明自信，刑戮有決斷，全維護自己的短處，嚴嵩因此緣故纔得藉事情去激怒皇帝，殘害别人來達到他的私心。張經、李天寵、王忬的死，嚴嵩都在此出了力。前後揭發嚴嵩、嚴世蕃的，有謝瑜、葉經、童漢臣、趙錦、王宗茂、何維柏、王曄、陳塏、厲汝進、沈鍊、徐學詩、楊繼盛、周鈇、吴時來、張翀、董傳策都被降級。葉經、沈鍊用别的過失把他們處死，楊繼盛附在張經的奏疏之後也把他殺了。嚴嵩所不喜歡的人，就假藉升遷、授官、考察的名目來驅逐的很多，都不曾有痕迹。

俺答薄都城，慢書求貢。帝召嵩與李本及禮部尚書徐階入對西苑。嵩無所規畫，委之禮部。帝悉用階言，稍輕嵩。嵩復以間激帝怒，杖司業趙貞吉而謫之。兵部尚書丁汝夔受嵩指，不敢趣諸將戰。寇退，帝欲殺汝夔。嵩懼其引己，謂汝夔曰："我在，毋慮也。"汝夔臨死始知爲嵩紿。

俺答迫近京城，傲慢地寫文書探求進貢財物。皇帝召嚴嵩和李本以及禮部尚書徐階進西苑回答。嚴嵩没有謀劃，把這件事委托給禮部。皇帝全部采用徐階的話，逐漸輕視嚴嵩。嚴嵩又利用間隙去激發皇帝憤恨，鞭打司業趙貞吉而把他降職。兵部尚書丁汝夔接受嚴嵩的旨意，不敢催促衆將領去應戰。敵兵退走，皇帝想殺丁汝夔。嚴嵩害怕他牽連到自己，對丁汝夔說："我活着，不必擔憂。"丁汝夔臨死纔知被嚴嵩所騙。

大將軍仇鸞，始爲曾銑所劾，倚嵩傾銑，遂約爲父子。已而鸞挾寇得帝重，嵩猶兒子蓄之，寖相惡。嵩密

大將軍仇鸞，開頭被曾銑揭發，倚仗嚴嵩傾陷曾銑，就定爲父子關係。不久仇鸞鉗制敵人而得到皇帝器重，嚴嵩還是以兒子之禮待他，逐漸

疏毁鸞，帝不聽，而頗納鸞所陳嵩父子過，少疏之。嵩當入直，不召者數矣。嵩見徐階、李本入西内，即與俱入。至西華門，門者以非詔旨格之。嵩還第，父子對泣。時陸炳掌錦衣，與鸞争寵，嵩乃結炳共圖鸞。會鸞病死，炳訐鸞陰事，帝追戮之。於是益信任嵩，遣所乘龍舟過海子召嵩，載直西内如故。世蕃尋遷工部左侍郎。倭寇江南，用趙文華督察軍情，大納賄賂以遺嵩，致寇亂益甚。及胡宗憲誘降汪直、徐海，文華乃言："臣與宗憲策，臣師嵩所授也。"遂命嵩兼支尚書俸無謝，自是褒賜皆不謝。

互相痛惡。嚴嵩秘密上疏誹謗仇鸞，皇帝不聽從，而全部接受仇鸞所陳述的嚴嵩父子的過錯，稍爲疏遠嚴嵩。嚴嵩應當入朝值班，不召他有多次。嚴嵩看到徐階、李本進入西宫，就跟他們一起進宫。到西華門，守門的人用没有皇帝的詔令阻止他。嚴嵩返回家，父子相對流淚。這時陸炳掌管錦衣衛，跟仇鸞争皇帝的寵愛，嚴嵩就勾結陸炳共同圖謀仇鸞。恰逢仇鸞病死，陸炳就攻擊仇鸞隱秘的事，皇帝追殺戮他。因此更信任嚴嵩，派遣所乘的龍船經過海子潭召嚴嵩，乘龍船到西宫值班如同從前一樣。嚴世蕃隨即升爲工部左侍郎。倭寇進犯江南，用趙文華監視軍情，大宗接受賄賂去贈送給嚴嵩，造成盜寇動亂更加嚴重。到胡宗憲誘降汪直、徐海，趙文華纔説："臣給胡宗憲謀略，是臣老師嚴嵩教授的。"於是就命令嚴嵩同時支取尚書俸禄不謝恩。從此褒獎恩賜都不謝恩。

帝嘗以嵩直廬隘，撤小殿材爲營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賜御膳、法酒。嵩年八十，聽以肩輿入禁苑。帝自十八年葬章聖太后後，即不視朝，自二十年宫婢之變，即移居西苑萬壽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謁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然帝雖甚親禮嵩，亦不盡信其言，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嵩父子獨得帝窾要，欲有所救解，嵩必順帝意痛詆之，而婉曲解釋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稱其孅，而以微言中之，或觸帝所耻與諱。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士大夫輻輳附嵩，時稱文選郎中萬寀、職方郎中方祥等爲嵩文武管家。尚書吴鵬、歐陽必進、高燿、許論輩，皆惴惴事嵩。

皇帝曾認爲嚴嵩值班的房子狹小，用拆除小宫殿的材料爲他營建居室，在它的周圍栽種花木，早晚賜給御厨的食物、官府釀造的酒。嚴嵩年齡八十，聽任用轎子抬進宫苑。皇帝從十八年葬章聖太后以後，就不臨朝聽政，從二十年宫婢的變亂起，就移居到西苑萬壽宫，不進大宫，大臣很難謁見皇帝，衹以嚴嵩一人承擔看顧和問詢，皇帝的文書一天有時幾次下達，即使是同位的官員也聽不到，因此緣故嚴嵩纔得任意而爲。然而皇帝雖然很親切禮待嚴嵩，也不全部相信他的話，其中取一獨自决斷，有的故意表示不一樣，想以此削弱分散他的勢力。嚴嵩父子單獨得知皇帝的真實情況，想有解救的事情，嚴嵩一定順着皇帝的心意極盡詆毁他，而委婉曲折地解釋以便擊中皇帝所忍受不了的事。就是想排擠陷害的人，一定先稱贊他的善良，而用密謀去中傷他，或者觸動皇帝的羞耻和忌諱。因此轉變皇帝的喜怒，常常不錯失。士大夫聚集依附嚴嵩，當時稱文選郎中萬寀、職方郎中方祥等人是嚴嵩的文武管家。尚書吴鵬、歐陽必進、高燿、許論之類，都提心吊膽侍奉嚴嵩。

嵩握權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

嚴嵩掌權的時間長，普遍招引他的私人處於

亦寖厭之，而漸親徐階。會階所厚吳時來、張翀、董傳策各疏論嵩，嵩因密請究主使者，下詔獄，窮治無所引。帝乃不問，而慰留嵩，然心不能無動，階因得間傾嵩。吏部尚書缺，嵩力援歐陽必進爲之，甫三月即斥去。趙文華忤旨獲譴，嵩亦不能救。有詔二王就婚邸第，嵩力請留內。帝不悦，嵩亦不能力持。嵩雖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當護喪歸，嵩請留侍京邸。帝許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擬，而日縱淫樂於家。嵩受詔多不能答，遣使持問世蕃。值其方耽女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爲之，往往失旨。所進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宫火，嵩請暫徙南城離宫，南城，英宗爲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悦。而徐階營萬壽宫甚稱旨，帝益親階，顧問多不及嵩，即及嵩，祠祀而已。嵩懼，置酒要階，使家人羅拜，舉觴屬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階謝不敢。

重要的地位。皇帝也逐漸厭惡他，而慢慢親近徐階。恰逢徐階所深交的吳時來、張翀、董傳策各上疏評論嚴嵩，嚴嵩就請求追究主使的人，關入牢獄，徹底懲處無法引救。皇帝却不過問，而安慰挽留嚴嵩，然而心不能不觸動，徐階因而得到空隙去排擠嚴嵩。吏部尚書缺額，嚴嵩用力推薦歐陽必進任此職，纔三個月就被罷免離去。趙文華違背聖旨得到降職，嚴嵩也不能救助。有詔令讓二王在王侯府第結婚，嚴嵩力求留在宫中。皇帝不高興，嚴嵩也不能盡力堅持。嚴嵩雖是機警敏鋭，能事先揣測皇帝的旨意，可是皇帝所下達的手令，很多話都不能明白，衹有嚴世蕃一看就知曉，回答的話没有不切合的。到嚴嵩的妻子歐陽氏死去，嚴世蕃應當治理喪事回家，嚴嵩請求在京城府第留下他侍奉。皇帝允許他的請求，然而從此不可進值勤之處代替嚴嵩草擬公文，而每天在家縱情享樂。嚴嵩接受詔書很多不能回答，就派使者拿着去問嚴世蕃。遇到他正沉溺於歌舞伎玩樂時，不能按時答覆。使者相接催促嚴嵩，嚴嵩無可奈何自己草擬文書，常常不合旨意。所進獻的上奏天神的表章，又很多要藉别人的手來寫，否則就不能寫好，因此累積而失去皇帝的歡心。恰逢萬壽宫火災，嚴嵩請求暫時搬遷到南城離宫。南城，是英宗做太上皇時的居宅，皇帝不高興。而徐階營造萬壽宫很合皇帝的心意，皇帝就更加親近徐階，顧視問詢大多不到嚴嵩處，即使到嚴嵩處，不過是廟堂祭祀的事罷了。嚴嵩害怕，設酒席邀請徐階，使家裏的人圍繞下拜，舉酒杯托付説："我早晚將死，這些人希望您哺育他們。"徐階辭謝不敢當。

未幾，帝入方士藍道行言，有意去嵩。御史鄒應龍避雨内侍家，知其事，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曰："臣言不實，乞斬臣首以謝嵩、世蕃。"帝降旨慰嵩，而以嵩溺愛世蕃，負眷倚，令致仕，馳驛歸，有司歲給米百石，下世蕃於理。嵩爲世蕃請罪，且求解，帝不聽。法司奏論世蕃及其子錦衣鵠、鴻，客羅龍文，戍邊遠。詔

不久，皇帝接受方術之士藍道行的話，有意除去嚴嵩。御史鄒應龍在宦官家避雨，知道這件事，就上書直言，透徹地評論嚴嵩父子違法，説："臣子的話不合事實，乞求斬臣子的頭來向嚴嵩、嚴世蕃請罪。"皇帝下聖旨慰問嚴嵩，而因爲嚴嵩溺愛嚴世蕃，依仗着眷愛和信任，命令辭去官職回家居住，用驛站快馬兼程而返回，官吏一年供給米一百石，把嚴世蕃交給法官處理。嚴嵩替嚴世蕃請罪，而且求解脱，皇帝不依從。

從之，特宥鴻爲民，使侍嵩，而錮其奴嚴年於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時四十一年五月也。龍文官中書，交關爲奸利，而年最黠惡，士大夫競稱萼山先生者也。

刑法官府奏判嚴世蕃和他的兒子錦衣衛嚴鵠、嚴鴻，門客羅龍文，發配到邊遠地區守衛。詔令依從刑法官府的判决，衹有嚴鴻得到寬恕削職爲平民，讓他侍候嚴嵩，而拘囚他的奴僕嚴年在牢獄中，提升鄒應龍任通政司參議。當時是四十一年五月。羅龍文任中書官職，勾結謀求私利，而嚴年最狡詐凶惡，就是士大夫爭着稱萼山先生的人。

嵩既去，帝追念其贊玄功，意忽忽不樂，諭階欲遂傳位，退居西内，專祈長生。階極陳不可，帝曰："卿等不欲，必皆奉君命，同輔玄修乃可。嚴嵩既退，其子世蕃已伏法，敢更言者，并應龍俱斬。"嵩知帝念己，乃賂帝左右，發道行陰事，繫刑部，俾引階。道行不承，坐論死，得釋。嵩初歸至南昌，值萬壽節，使道士藍田玉建醮鐵柱宫。田玉善召鶴，嵩因取其符籙，并己祈鶴文上之，帝優詔褒答。嵩因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鵠皆遠戍，乞移便地就養，終臣餘年。"不許。

嚴嵩已經離去，皇帝追想他幫助道學的功績，心中失意不愉快，告示徐階想就此傳位，退居到西宫，專心祈求長生。徐階詳盡陳述不可，皇帝説："卿等不同意，必須都尊奉國君的命令，一起輔助道學的學習纔可。嚴嵩已經退位，他的兒子嚴世蕃已經伏法，膽敢再説的人，一起與鄒應龍斬頭。"嚴嵩知道皇帝想念自己，就賄賂皇帝左右的人，揭發藍道行隱秘的事情，拘囚在刑部，使他扯拉徐階。藍道行不承認，獲罪判處死刑，得到釋放。嚴嵩剛回到南昌，遇到萬壽節，派道士藍田玉在鐵柱宫設置祭祀。藍田玉善於召喚仙鶴，嚴嵩就取他的道家秘密文書，并同自己的祈鶴文一起進獻給皇帝，皇帝用美好的詔書嘉奬回答。嚴嵩就説："臣年齡八十四歲，衹一個兒子嚴世蕃和孫子嚴鵠都在邊遠地區守衛，乞求轉移到有利的地區侍奉父母，結束臣子的晚年。"皇帝不允許。

其明年，南京御史林潤奏："江洋巨盗多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居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世蕃得罪後，與龍文日誹謗時政。其治第役衆四千，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詔下潤逮捕，下法司論斬，皆伏誅，黜嵩及諸孫皆爲民。嵩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爲奸臣。其坐世蕃大逆，則徐階意也。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第二年，南京御史林潤上奏章説："江洋大盗很多進入逃避戍邊充軍的羅龍文、嚴世蕃家中。羅龍文居住在深山，乘軒車穿蟒袍，有依恃險要之地叛逆的心意。嚴世蕃得罪以後，跟羅龍文每天誹謗當時的政治措施。他建住所役使人衆多達四千人，道路上都説這兩人勾結倭人，動亂將難以預測。"詔令下達給林潤逮捕他們，交給刑法官府判斬頭，全都伏法被殺，罷免嚴嵩和衆孫子成爲平民。嚴嵩竊取政權二十年，迷信邪惡的兒子，流傳毒害天下的人，人們都手指着而把他們看成是奸臣。那犯法判嚴世蕃大逆罪的，是徐階的主意。又過了兩年，嚴嵩年老而患病，依靠别人生活，寄住在墓旁的屋舍裏而死去。

世蕃，短項肥體，眇一目，由父

嚴世蕃頸子很短身體肥胖，一隻眼睛瞎，由

任入仕。以築京師外城勞，由太常卿進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寶司事。剽悍陰賊，席父寵，招權利無厭。然頗通國典，曉暢時務。嘗謂天下才，惟己與陸炳、楊博爲三。炳死，益自負。嵩耄昏，且旦夕直西内，諸司白事，輒曰："以質東樓。"東樓，世蕃别號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浹日不得見，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側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門，筐篚相望於道。世蕃熟諳中外官饒瘠險易，責賄多寡，毫髮不能匿。其治第京師，連三四坊，堰水爲塘數十畝，羅珍禽奇樹其中，日擁賓客縱倡樂，雖大僚或父執，虐之酒，不困不已。居母喪亦然。好古尊彝、奇器、書畫，趙文華、鄢懋卿、胡宗憲之屬，所到輒輦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然後已。被應龍劾戍雷州，未至而返，益大治園亭。其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不爲起。

於父親任官而進入仕途。因建築京城的外圍城墻的功勞，從太常卿升爲工部左侍郎，仍舊掌管尚寶司事務。敏捷勇敢，陰險凶殘，憑藉父親的寵愛，詐取權勢和財物不知滿足。然而很通曉國家的典章制度，明瞭當世要事，曾經説天下英才，衹有自己、陸炳、楊博三人。陸炳死去，更加自命不凡。嚴嵩年老昏瞶，而且早晚在西宫值班，各官府禀告事情，常説："去詢問東樓。"東樓是嚴世蕃的别名。朝廷大事一概委托給嚴世蕃，九卿以下的官員十天不能見到，或時滯留到天黑而打發他們離去。士大夫憤恨而不敢言，不法之徒奔走在他的門下，裝在竹器中的賄賂財物在道路上都互相望見。嚴世蕃熟悉朝中内外官員的貧富善惡，索取賄賂多少，絲毫不能隱藏。他在京城營造府宅，連接着三四個里巷，作壩圍成水塘大幾十畝，在其中養着珍貴稀有的鳥，種着稀奇的樹木，每天聚集賓客縱情作樂，即使大官或父輩，强灌他喝酒，不疲憊就不停止。在母親的守喪期内也如此。喜好古代酒器、稀奇的器皿、書法繪畫，趙文華、鄢懋卿、胡宗憲之輩，所到之處就用車裝運送給他，有的向富貴人家索取得來，一定要得到然後纔停手。被鄒應龍揭發去守衛雷州，没有到達就回來，更加大力營建園林亭閣。他的監工奴僕見到袁州推官郭諫臣，不起立致意。

御史林潤嘗劾懋卿，懼相報，因與諫臣謀發其罪，且及冤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法司黄光昇等以讞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僉曰："必欲死之。"曰："若是，適所以生之也。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爲手削其草，獨按龍文與汪直姻舊，爲交通賄世蕃乞官。世蕃用彭孔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楧陰伺非常，多聚亡命。龍文又招直餘黨五百

御史林潤曾揭發鄢懋卿，害怕報復，就跟諫官共同商議揭發他的罪行，而且涉及冤枉殺害楊繼盛、沈鍊的情況。嚴世蕃喜悦，對他的同夥説："不要怕，訟案將解决。"司法官署的黄光昇等人把議罪的詞禀告徐階，徐階説："諸位想救他活嗎？"都説："一定要處死他。"徐階説："如此做法，恰好是救活他的辦法。楊繼盛、沈鍊的案件，嚴嵩都巧妙地采取皇帝的旨意。現在明顯地涉及它，這是顯示皇帝的過錯。必要這樣做，各位的生命將難於預測，而嚴世蕃就騎着馬緩緩地走出京城的城門了。"因而就親手删改其草稿，衹强調羅龍文同汪直是親戚故舊，爲了乞求官職勾結賄賂嚴世蕃。嚴世蕃采用彭孔的話，因南昌倉庫地方有祥瑞的帝王之氣，就取這塊地方來營

人，謀爲世蕃外投日本，先所發遣世蕃班頭牛信，亦自山海衛棄伍北走，誘致外兵，共相響應。即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詫曰："死矣。"遂斬於市。籍其家，黄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珍寶服玩所直又數百萬。

建府第，規模模仿帝王。又聯合宗人典楧暗地裏等待事變，聚集很多逃亡的人。羅龍文又招收汪直的餘黨五百個人，計劃替嚴世蕃出國投奔日本，先前所發派的嚴世蕃的頭目牛信，也從山海衛離開隊伍往北奔走，誘得外部的士兵，一起互相接應。徐階當天使黄光昇等人迅速寫文書奏報皇帝。嚴世蕃聽到這消息，驚訝地説："死了。"於是就把嚴世蕃在市集上斬頭，抄他的家，没收進官府，黄金大約有三萬多兩，銀子二百多萬兩，其他的奇珍異寶和使用、玩賞的物品，所值又有幾百萬兩。

趙文華

趙文華，慈谿人。嘉靖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以考察謫東平州同知。久之，累官至通政使。性傾狡，未第時在國學，嚴嵩爲祭酒，才之。後仕於朝，而嵩日貴幸，遂相與結爲父子。嵩念己過惡多，得私人在通政，劾疏至，可預爲計，故以文華任之。

趙文華是慈谿人，嘉靖八年考中進士，授予刑部主事。因考查政績不合格而降爲東平州同知。過了好久，多次升官而做到通政使。性格狡詐，没有考中進士時在國家設立的學校學習，嚴嵩任祭酒，認爲他有才能。他後來在朝廷做官，可嚴嵩的地位一天天尊貴而受到皇帝寵信，就相互結成父子。嚴嵩想到自己過錯和罪惡多，得到親密的人在通政機構，揭發的奏疏一到，可預先作打算，所以就讓趙文華任此職。

文華欲自結於帝，進百花仙酒，詭曰："臣師嵩服之而壽。"帝飲甘之，手敕問嵩。嵩驚曰："文華安得爲此！"乃宛轉奏曰："臣生平不近藥餌，犬馬之壽誠不知何以然。"嵩恨文華不先白己，召至直所詈責之。文華跪泣，久不敢起。徐階、李本見之爲解，乃令去。嵩休沐歸，九卿進謁，嵩猶怒文華，令從吏扶出之。文華大窘，厚賂嵩妻。嵩妻教文華伺嵩歸，匿於別室，酒酣，嵩妻爲之解，文華即出拜，嵩乃待之如初。以建議築京師外城，加工部右侍郎。

趙文華想主動巴結皇帝，就進獻百花仙酒，欺騙説："臣的老師嚴嵩喝了這酒而長壽。"皇帝飲酒後認爲酒很甜美，親手寫了詔書問嚴嵩。嚴嵩吃驚説："趙文華哪能做這事！"就婉轉奏告説："臣生平從不吃藥物，我的壽命確實不知爲什麽這麽長。"嚴嵩恨趙文華不事先向自己禀告，召他到值班的地方責駡他。趙文華跪着流淚，長久不敢站立起來。徐階、李本見到這情況替他解救，纔讓他離去。嚴嵩休假回家，九卿晋見，嚴嵩還怒恨趙文華，命令從屬的官吏把他攙扶趕出去。趙文華十分窘困，用很多財物去賄賂嚴嵩的妻子。嚴嵩的妻子教趙文華偵察嚴嵩回家，躲藏在另一房間，當他飲酒作樂之時，嚴嵩的妻子替他和解，趙文華就出來拜謝，嚴嵩就待趙文華同當初一樣。因爲建議建造京城的外城，加封工部右侍郎。

東南倭患棘，文華獻七事。首以祭海神爲言，請遣官望祭於江陰、常

東南的倭寇災禍很難辦，趙文華就進獻七件事：首先用祭祀海神作爲話頭，請求派遣官員到

熟。次令有司掩骼輕徭。次增募水軍。次蘇、松、常、鎮民田，一夫過百畝者，重科其賦，且預徵官田稅三年。次募富人輸財力自效，事寧論功。次遣重臣督師。次招通番舊黨并海鹽徒，易以忠義之名，令偵伺賊情，因以爲間。兵部尚書聶豹議行其五事，惟增田賦、遣重臣二事不行。帝怒，奪豹官，而用嵩言即遣文華祭告海神，因察賊情。

江陰、常熟祭祀海神；其次命令官吏收葬尸骨，減輕勞役；其次增加徵募海軍；其次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民田，一人超過一百畝的，加重徵收他的田租，而且預徵官田稅三年；其次徵募富人繳納財物和徭役并自覺地效勞，等事情安寧後評論功勞；其次派遣重要的大臣監督軍隊；其次招募從前勾結番邦的一夥人和曬海鹽的人，換上忠義的名義，讓他們去偵察敵情，就用他們作間諜。兵部尚書聶豹商議實行他的五項事情，祇有增加田稅、派遣重要大臣兩件事不實行。皇帝發怒，剥奪聶豹的官職，而采用嚴嵩的話；立即派遣趙文華祭祀禱告海神，就藉此機會偵察敵寇的情况。

當是時，總督尚書張經方徵四方及狼土兵，議大舉，自以位文華上，心輕之。文華不悦。狼兵稍有斬獲功，文華厚犒之，使進剿，至漕涇戰敗，亡頭目十四人。文華恚，數趣經進兵。經慮文華輕淺泄師期，不以告。文華益怒，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經大捷王江涇。文華攘其功，謂己與巡按胡宗憲督師所致，經竟論死。又劾浙江巡撫李天寵罪，薦宗憲代，天寵亦論死。帝益以文華爲賢，命鑄督察軍務關防，即軍中賜之。文華自此出總督上，益恣行無忌。欲分蘇松巡撫曹邦輔滸墅關破賊功，不得，則以陶宅之敗，重劾邦輔。陶宅之戰，實文華、宗憲兵先潰也。兵科給事中夏栻得其情，劾文華欺誕。吏科給事中孫濬亦白邦輔冤狀。帝終信文華言，邦輔坐遣戍。文華既殺經、天寵，復先後論罷總督周珫、楊宜，至是又傾邦輔，勢益張。文武將吏爭輸貨其門，顛倒功罪，牽制兵機，紀律大乖，將吏人人解體，徵兵半天下，賊寇愈熾。文華又陳防守事宜，請籍閒田百萬畝給兵，爲屯守計，而令里居搢紳，分督郡邑兵事。爲兵部

當時，總督尚書張經正在招募各地百姓和歸順的各土司士兵，商議征討，他自認爲職位在趙文華之上，心裏輕視他。趙文華心中不愉快。土司的士兵稍有斬首俘獲敵人的功績，趙文華就重重慰勞他們，使他們向前進行討伐，到漕涇被打敗，十四個頭領戰死。趙文華憤恨，多次催張經進軍。張經擔心趙文華輕浮淺薄，泄露軍期，不把此事告訴趙文華。趙文華更加憤怒，揭發張經放縱敵寇失去戰機。奏疏剛呈上，張經在王江涇打了大勝仗。趙文華搶了他的功勞，説是自己跟巡按胡宗憲督察軍隊纔打了勝仗，張經終於判了死刑。他又揭發浙江巡撫李天寵罪行，推薦胡宗憲代替，李天寵也判處死刑。皇帝更加認爲趙文華賢能，命令鑄造督察軍務官印，就在軍隊中賜給他。趙文華職位從此超出總督之上，更加放肆無所顧忌。他想分得蘇州、松江巡撫曹邦輔在滸墅關打敗敵人的功績，没有得到，就用陶宅的失敗，再揭發曹邦輔。陶宅的戰鬥，實際上是趙文華、胡宗憲的軍隊先潰敗的。兵科給事中夏栻得到戰事的實情，揭發趙文華欺騙虚誇。吏科給事中孫濬也禀告曹邦輔冤枉的情况。皇帝始終相信趙文華的話，曹邦輔獲罪被遣送邊疆守衛。趙文華已經殺害了張經、李天寵，又先後議論罷免總督周珫、楊宜，到此時又陷害曹邦輔，權勢更加擴張。文武將官爭先恐後向他家行賄，把功績和罪行顛倒，牽制用兵適宜的時機，紀律大大混

所駁而寢。

亂，將官人人離心離德，徵兵半天下，而賊寇的災禍愈來愈盛。趙文華又陳述防守的事理，請求登記一百萬畝未耕種的土地分給軍隊，作爲駐守的計劃，而命令居住在鄉里的士大夫，分別監督郡邑的軍事。這一意見被兵部駁斥而停止。

官軍既屢敗，文華知賊未易平，欲委責去。會川兵破賊周浦，俞大猷破賊海洋，文華遂言水陸成功，江南清晏，請還朝。帝悦，許之。比還，敗報踵至，帝疑其妄，數詰嵩，嵩曲爲解，帝意終不釋。會吏部尚書李默發策試選人，中言“漢武征四夷，而海内虛耗。唐憲復淮、蔡，而晚業不終”。文華劾其謗訕，默坐死。帝以是謂文華忠，進工部尚書，且加太子太保。是時，嵩年老，慮一旦死，有後患，因薦文華文學，宜供奉青詞，直内閣。帝不許。而東南警遝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材矣，嵩令文華自請行，爲帝言江南人矯首望文華。帝以爲然，命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浙江諸軍事。時宗憲先以文華薦代楊宜爲總督，及文華再出，宗憲欲藉文華以通於嵩，諂奉無不至。文華素不知兵，亦倚宗憲，兩人交甚歡。已而宗憲平徐海，俘陳東，文華以大捷聞，歸功上玄。帝大喜，祭告郊廟社稷，加文華少保，廕子錦衣千户。召還朝，文華乃推功元輔嵩，辭升廕，帝優詔不允。

官軍已經多次失敗，趙文華知道賊兵不易平定，想推卸責任離開。恰逢川兵在周浦打敗賊兵，俞大猷在海洋打敗賊兵，趙文華就説海上和陸地都取得成功，江南安寧，請求返回朝廷。皇帝高興，容許他回朝。到返回朝廷，戰敗的報告接踵而至，皇帝懷疑他亂説，多次責問嚴嵩，嚴嵩就婉轉替他解釋，皇帝始終不放心。恰逢吏部尚書李默發布考試用對策來選舉人才，試題中有“漢武帝征討四夷，而國内空虛虧損；唐憲宗收復淮、蔡，而晚年的功業不長久”。趙文華揭發他誹謗，李默獲罪而死。皇帝因此認爲趙文華忠心，升爲工部尚書，而且加封太子太保。這時，嚴嵩年老，擔心一旦死去，有後患，就推薦趙文華有文學才能，應當奉獻上奏天神的表章，在内閣值班。皇帝不允許。而東南地區的警報接二連三送到，吏部商議再派大臣監督軍隊，已經命令兵部侍郎沈良材了，嚴嵩讓趙文華自己請求去，給皇帝説江南的人抬頭望趙文華來。皇帝認爲是這樣，命令趙文華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浙江諸軍事。這時胡宗憲先前因趙文華推薦代替楊宜做總督，到趙文華再出朝，胡宗憲想藉趙文華來勾結嚴嵩，奉承拍馬，無所不至。趙文華平素不知軍事，也倚靠胡宗憲，兩相結交很高興。不久胡宗憲平定徐海，俘虜陳東，趙文華把大勝仗奏報朝廷，歸功於老天。皇帝很高興，祭祀報告天地、宗廟、土穀神，加賜趙文華少保，廕封他兒子爲錦衣千户。召回朝廷，趙文華就把功績推給宰相嚴嵩，辭掉升級和給兒子的廕封，皇帝優待下詔書不允許。

文華既寵貴，志日驕，事中貴及世蕃，漸不如初，諸人憾之。帝嘗遣使賜文華，值其醉，拜跪不如禮，帝聞惡其不敬。又嘗進方士藥，帝服之盡，使小璫再索之，不應。西苑造新

趙文華已得到寵信和顯貴，心志一天天驕傲，侍奉顯貴的宦官和嚴世蕃，逐漸不同於當初，衆人恨他。皇帝曾派使者賞賜趙文華，正遇到他喝醉，拜跪不依照禮節，皇帝聽到後痛惡他的不敬重。他又曾向皇帝進獻術士的長生不死的

閣，不以時告成。帝一日登高，見西長安街有高甍，問誰宅。左右曰："趙尚書新宅也。"旁一人曰："工部大木，半爲文華作宅，何暇督新閣。"帝益愠。會三殿災，帝欲建正陽門樓，責成甚亟，文華猝不能辦。帝積怒，且聞其連歲視師黷貨要功狀，思逐之，乃諭嵩曰："門樓庀材遲，文華似不如昔。"嵩猶未知帝意，力爲掩覆，且言："文華觸熱南征，因致疾，宜增侍郎一人專督大工。"帝從之。文華因上章稱疾，請賜假靜攝旬月。帝手批曰："大工方興，司空是職。文華既有疾，可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相賀。

藥，皇帝把藥吃完了，派小太監再索取藥物，他不答應。西苑建造新樓閣，不按時建成上報。皇帝有一天登上高處，看到西長安街有高屋脊，問是誰家的第宅。左右的人說："是趙尚書的新宅。"旁邊一人說："工部的大木材，一半被趙文華造了房屋，怎麼有空暇去營建新的樓閣?"皇帝更加憤怒。恰逢三殿發生火災，皇帝想建造正陽門樓，責令很快建成，趙文華倉促之間不能辦。皇帝積壓怒火，而且聽到他連續幾年治理軍隊貪污納賄、求取功名的情況，就想驅逐他，就告諭嚴嵩說："門樓備材料遲，趙文華似乎不如過去。"嚴嵩還不知道皇帝的心意，用力給他掩蓋，而且說："趙文華冒着炎熱征討南方，因而造成疾病，應當增加侍郎一人專門監督大工程。"皇帝依從他。趙文華就呈上奏章稱說生病，請求賜給假期靜養滿一月。皇帝親手批示說："大工程正開始，司空任此職。趙文華既然有病，可回原籍休養。"詔令下達，全朝廷的官員互相慶賀。

帝雖逐文華猶以爲未盡其罪，而言官無攻者，帝怒無所泄。會其子錦衣千户懌思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帝大怒，黜文華爲民，戍其子邊衛。以禮科失糾劾，令對狀。於是都給事中謝江以下六人，并廷杖削籍。文華故病蠱，及遭譴卧舟中，意邑邑不自聊，一夕手捫其腹，腹裂，臟腑出，遂死。後給事中羅嘉賓等核軍餉，文華所侵盗以十萬四千計。有詔徵諸其家，至萬曆十一年徵猶未及半，有司援恩詔祈免。神宗不許，戍其子慎思於烟瘴地。

皇帝雖然驅逐了趙文華，還認爲没有完全懲辦他的罪，而諫官没有指責他的人，皇帝的憤怒没有地方可以發泄。恰逢他的兒子錦衣千户趙懌思因齋戒祭祀停止密封的奏章日子請假送他父親回原籍，皇帝大怒，罷免趙文華爲平民，發配他的兒子到邊疆守衛。因禮科有失督察揭發，命令受審時訴説案情。因此都給事中謝江以下六個人，一起在朝廷上被杖責革職。趙文華本來患神志惑亂的毛病，到遭受降官躺在船中，心中憂鬱不樂，自感無所依靠，一晚上手捫他的肚皮，肚皮破裂，内臟露出來，就死了。後來給事中羅嘉賓等人核查軍餉，趙文華所侵吞盗竊的軍餉按十萬四千計算。有詔令徵收到他的家，到萬曆十一年徵收的錢財還没有到一半，官員引證帝王降恩的詔書祈求免徵。神宗不允許，把他的兒子趙慎思遣送到烟瘴的地區去守衛。

鄢懋卿(等)

鄢懋卿，豐城人。由行人擢御史，屢遷大理少卿。三十五年，轉左僉都御史。尋進左副都御史。懋卿以才自負，見嚴嵩柄政，深附之，爲嵩

鄢懋卿是豐城人，從行人提升爲御史，多次遷升任大理少卿。三十五年，轉任左僉都御史，不久晋升爲左副都御史。鄢懋卿憑才能自以爲了不起，看到嚴嵩掌權，就千方百計去依附他，受

父子所暱。會户部以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不舉，請遣大臣一人總理，嵩遂用懋卿。舊制，大臣理鹽政，無總四運司者。至是懋卿盡握天下利柄，倚嚴氏父子，所至市權納賄，監司郡邑吏膝行蒲伏。

嚴嵩父子親近。恰逢户部因兩浙、兩淮、長蘆、河東的鹽務經營不力，請求派一個大臣去總管，嚴嵩就任用鄢懋卿。從前的制度，大臣管理鹽政，没有總管四個地方鹽政的。到此鄢懋卿全部掌握天下財利大權，依靠嚴嵩父子，所到之處謀取權力、接受賄賂，監司和郡邑的官吏見他就跪在地上用膝蓋行走。

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厠床，白金飾溺器。歲時饋遺嚴氏及諸權貴，不可勝紀。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淳安知縣海瑞、慈谿知縣霍與瑕，以抗忤罷去。御史林潤嘗劾懋卿要索屬吏，饋遺巨萬，濫受民訟，勒富人賄，置酒高會，日費千金，虐殺不辜，怨咨載路，苛斂淮商，幾至激變，五大罪。帝置不問。四十年召爲刑部右侍郎。兩淮餘鹽，歲徵銀六十萬兩，及懋卿增至一百萬。懋卿去，巡鹽御史徐爌極言其害，乃復六十萬之舊。

鄢懋卿性格奢侈浪費，甚至用美麗的錦緞鋪厠所中的坐床，用銀子裝飾溺器。一年四季贈送給嚴嵩和各權貴要人的財物，數不勝數。他巡查部下，常跟妻子一起去，製造五綵車轎，叫十二個女子抬他們，行人見到無不驚駭。淳安知縣海瑞、慈谿知縣霍與瑕，因爲違抗不從被罷官。御史林潤曾揭發鄢懋卿强求所管屬的官吏，饋贈極多的財物；亂受百姓訴訟，勒索富人財物；設酒席大宴會，一天花費一千兩銀子；殘殺無罪的人，怨聲載道；苛刻徵收淮商，幾乎到了發生突然的變故等，五大罪狀。皇帝置之不問。四十年，召他做刑部右侍郎。兩淮多餘的鹽，每年徵收銀子六十萬兩，到鄢懋卿增加到一百萬兩。鄢懋卿離去，巡鹽御史詳盡説明他的危害，就恢復六十萬兩原來的定制。

嵩敗，御史鄭洛劾懋卿及大理卿萬寀朋奸黷貨，兩人皆落職。既而寀匿嚴氏銀八萬兩，懋卿給得其二萬，事皆露，兩人先後戍邊。

嚴嵩失敗，御史鄭洛揭發鄢懋卿和大理卿萬寀狼狽爲奸，貪污受賄，兩人都罷免。不久萬寀窩藏嚴嵩八萬兩銀子，鄢懋卿得到他的二萬兩，事情全都暴露了，兩個人先後被發配去守衛邊疆。

時坐嚴氏黨被論者，前兵部右侍郎柏鄉魏謙吉、工部左侍郎南昌劉伯躍、南京刑部右侍郎德安何遷、右副都御史信陽董威、僉都御史萬安張雨、應天府尹祥符孟淮、南京光禄卿南昌胡植、南京光禄少卿武進白啓常、右諭德蘭谿唐汝楫、南京太常卿掌國子監事新城王材、太僕丞新喻張春及嵩婿廣西副使袁應樞等數十人，黜謫有差。植與嵩鄉里，嘗勸嵩殺楊繼盛。啓常官禮部郎，匿喪遷光禄，與材、汝楫俱爲世

當時因跟嚴嵩同夥而被定罪的人，有前兵部右侍郎柏鄉魏謙吉、工部左侍郎南昌劉伯躍、南京刑部右侍郎德安何遷、右副都御史信陽董威、僉都御史萬安張雨、應天府尹祥符孟淮、南京光禄卿南昌胡植、南京光禄少卿武進白啓常、右諭德蘭谿唐汝楫、南京太常卿掌國子監事新城王材、太僕丞新喻張春和嚴嵩的女婿廣西副使袁應樞等幾十個人，罷免貶謫各有不同。胡植跟嚴嵩同鄉，曾勸説嚴嵩殺楊繼盛。白啓常任禮部郎官職，隱瞞喪事而升爲光禄少卿，跟王材、唐汝楫都是嚴世蕃的宴飲游樂的同伴。白啓常甚至用白粉、黛墨塗在臉上供嚴世蕃歡樂。而

蓄狎客。啓常至以粉墨塗面供歡笑。而材、汝楫俱出入嵩卧内，關通請屬，尤爲人所惡云。

王材、唐汝楫都在嚴嵩的寢室出入，串通勾結請求囑托，更被人們所痛惡。

周延儒

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萬曆四十一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年甫二十餘。美麗自喜，與同年生馮銓友善。天啓中，遷右中允，掌司經局事。尋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

周延儒，字玉繩，是宜興人。萬曆四十一年，在會試、殿試中均取得第一名。授予修撰，年齡纔二十多歲。因長得好看自己很高興，跟同榜録取的生員馮銓交情很好。天啓中期，提升爲右中允，掌管司經局的事務。隨即以少詹事官銜掌管南京翰林院事務。

莊烈帝即位，召爲禮部右侍郎。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崇禎元年冬，錦州兵嘩，督師袁崇焕請給餉。帝御文華殿，召問諸大臣，皆請發内帑。延儒揣帝意，獨進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寧遠嘩，餉之，錦州嘩，復餉之，各邊且效尤。"帝曰："卿謂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發。但當求經久之策。"帝頷之，降旨責群臣。居數日，復召問，延儒曰："餉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銀耳。何故嘩？嘩必有隱情，安知非驕弁構煽以脅崇焕邪?"帝方疑邊將要挾，聞延儒言大説，由此屬意延儒。

莊烈帝繼承帝位，召他做禮部右侍郎。周延儒生性敏捷機靈，善於揣度皇帝的旨意。崇禎元年冬季，錦州的軍隊發生嘩變，督師袁崇焕請求發給軍餉。皇帝親自到文華殿，召集詢問衆大臣，他們都請求由國庫撥付。周延儒揣測皇帝的心意，獨自向皇帝禀告説："關門從前防備敵人，現在將防備軍隊。寧遠嘩變，給他們軍餉，錦州嘩變，又發給他們軍餉，各地邊防關口將仿效他們。"皇帝説："卿説怎麼辦呢?"周延儒説："事情急迫，不得不發放。衹是應當尋找長久的計策。"皇帝點頭同意，下達聖旨斥責衆臣子。過了幾天，又召他詢問，周延儒説："軍餉没有比得上粟，山海關粟不缺少，衹缺銀子。爲什麽原因嘩變？嘩變必然有隱情，哪知不是傲慢的武官聯合煽動來威脅袁崇焕呢?"皇帝正懷疑邊將要挾，聽了周延儒的話，十分高興，從此就心向着周延儒。

十一月，大學士劉鴻訓罷，命會推，廷臣以延儒望輕置之，列成基命、錢謙益、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弘、羅喻義、王永光、曹于汴十一人名上。帝以延儒不預，大疑。及温體仁訐謙益，延儒助之。帝遂發怒，黜謙益，盡罷會推者不用。二年三月召對延儒於文華殿，漏下數十刻乃出，語秘不得聞。御史黄宗昌劾其生平穢行，御史李長春論獨對之非。延儒乞罷，不允。南京給事中錢允鯨言："延儒與

十一月，大學士劉鴻訓被罷免，皇帝命令會同推舉，朝廷大臣認爲周延儒聲望小，把他放在一邊，排列出成基命、錢謙益、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弘、羅喻義、王永光、曹于汴等十一人名單送上去。皇帝因爲周延儒不在其中，很懷疑。到温體仁攻擊錢謙益，周延儒就幫助温體仁。皇帝就發怒，罷免錢謙益，全部免掉會同推舉的人不用。二年三月，在文華殿召周延儒回答，漏壺的水滴下幾十刻纔出來，談話秘密，不能知道。御史黄宗昌揭發他的生平骯髒的行爲，御史李長春評論單獨對答的錯誤。周延儒乞求罷免，皇帝不允許。南京

馮銓密契，延儒柄政，必爲逆黨翻局。”延儒疏辨，帝優詔褒答。其年十二月，京師有警，特旨拜延儒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機務。明年二月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六月，體仁亦入。九月，成基命致仕，延儒遂爲首輔。尋加少保，改武英殿。

體仁既并相，務爲柔佞，帝意漸嚮之。而體仁陽曲謹媚延儒，陰欲奪其位，延儒不知也。體仁與吏部尚書王永光謀起逆案王之臣、吕純如等。或謂延儒曰：“彼將翻逆案，而外歸咎於公。”延儒愕然。會帝以之臣問，延儒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體仁益欲傾延儒。四年春，延儒姻婭陳于泰廷對第一，及所用大同巡撫張廷拱、登萊巡撫孫元化皆有私，時論籍籍。其子弟家人暴邑中，邑中民爇其廬，發其先壟，爲言官所糾。兄素儒冒錦衣籍，授千户，又用家人周文郁爲副總兵，益爲言者所詆。

五年正月，叛將李九成等陷登州，囚元化。侍郎劉宇烈視師無功，言路咸指延儒庇宇烈。於是給事中孫三傑、馮元飈，御史余應桂、衛景瑗、尹明翼、路振飛、吴執御、王道純、王象雲等，屢劾延儒。應桂并謂延儒納巨盗神一魁賄。而監視中官鄧希詔與總督曹文衡相訐奏，語侵延儒。給事中李春旺亦論延儒當去。延儒數上疏辯，帝雖慰留，心不能無動。已而延儒令于泰陳時政四事，宣府太監王坤承體仁指，直劾延儒庇于泰。給事中傅朝佑言中官不當劾首揆，輕朝廷，疑有邪人交構，副都御

給事中錢允鯨説：“周延儒跟馮銓密切投合，周延儒掌握權力，必定替逆黨翻案。”周延儒上疏争辯，皇帝用優美的詔書嘉獎回答。這年十二月，京城有警報，特别的聖旨授予周延儒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加機要事務。第二年二月，加封太子太保，改任文淵閣大學士。六月，温體仁也進入文淵閣。九月，成基命辭職回家居住，周延儒就做宰相。隨即加封少保，改任武英殿大學士。

温體仁已一起任宰相，致力於順從阿諛奉承，皇帝的心逐漸傾向他。而温體仁表面曲意向周延儒謹慎獻媚，而背後却想奪取他的職位，周延儒并不知道。温體仁跟吏部尚書王永光謀劃起用叛逆案中的王之臣、吕純如等人。有人對周延儒説：“他們將要翻判逆案，而朝外將歸罪於您。”周延儒很驚愕。恰逢皇帝拿王之臣去問他，周延儒説：“任用王之臣，也可以昭雪崔呈秀了。”皇帝醒悟而阻止。温體仁更想陷害周延儒。四年春季，周延儒的姻親陳于泰在朝廷對答中名列第一，以及所任用的大同巡撫張廷拱、登萊巡撫孫元化都有私心，當時的輿論紛紛。他們的子弟僕役都横行鄉邑，鄉里的百姓燒掉他們的房屋，掘開他們的祖墳，被諫官舉報。他的哥哥周素儒假冒錦衣衛名籍，被授予千户之職，又用家人周文郁做副總兵，更被諫議的人所毁謗。

五年正月，叛將李九成等人攻陷登州，拘押孫元化。侍郎劉宇烈治軍無功績，向朝廷進言的官員都指責周延儒庇護劉宇烈。因此給事中孫三傑、馮元飈，御史余應桂、衛景瑗、尹明翼、路振飛、吴執御、王道純、王象雲等人，多次揭發周延儒。余應桂并且説周延儒接受大盗神一魁的賄賂。而監視宦官鄧希詔跟總督曹文衡互相揭發隱私，奏報皇帝，言語侵害周延儒。給事中李春旺也議論周延儒應當離開宰相之職。周延儒幾次上疏争辯，皇帝雖然安慰挽留，但心裏不可能没有觸動。不久周延儒讓陳于泰陳述四件當時的政治措施，宣府太監王坤承温體仁的旨意，直接揭發周延儒庇護陳于泰。給事中傅朝佑説宦官不應當揭發宰相，看輕朝廷，懷疑有奸邪的人互相結

史王志道亦言之。帝怒，削志道籍，延儒不能救。體仁復嗾給事中陳贊化劾延儒“昵武弁李元功等，招摇罔利。陛下特恩停刑，元功以爲延儒功，索獄囚賕謝。而延儒至目陛下爲羲皇上人，語悖逆”。帝怒，下元功詔獄，且窮詰贊化語所自得。贊化言得之上林典簿姚孫渠、給事中李世祺，而副使張鳳翼亦具述延儒語。帝益怒。錦衣衛帥王世盛拷掠元功無所承。獄上，鐫世盛五級，令窮治其事。延儒覬體仁爲援，體仁卒不應，且陰黜與延儒善者，延儒大困。六年六月引疾乞歸，賜白金、綵緞，遣行人護行。體仁遂爲首輔矣。

合，副都御史王志道也説此事。皇帝發怒，革去王志道官職，周延儒不能救助。温體仁又唆使給事中陳贊化揭發周延儒“親近武官李元功等人，招摇撞騙，羅致財利。陛下特殊恩典停止刑罰，李元功認爲是周延儒的功績，索取獄中囚犯賄賂致謝。而周延儒甚至把陛下看成羲皇上人，言語謬誤叛逆”。皇帝發怒，把李元功投入監獄，并且追究陳贊化的話從什麽地方得來。陳贊化説從上林典簿姚孫渠、給事中李世祺處得來，而副使張鳳翼也陳述周延儒的話。皇帝更憤怒。錦衣衛帥王世盛拷打李元功没有順從。案件上報，削去王世盛五級官職，命令徹底處理這件事。周延儒希望温體仁給予援助，温體仁終於没有答應，而且暗地裏罷免跟周延儒相友善的人，周延儒十分窘困。六年六月，托病辭去官職，乞求回家，皇帝賜給他銀子、彩緞，派官員護送而去。温體仁就做了首相。

始延儒里居，頗從東林游，善姚希孟、羅喻義。既陷錢謙益，遂仇東林。及主會試，所取士張溥、馬世奇等，又皆東林也。至是歸，失勢，心内慚。而體仁益横，越五年始去。去而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與楊嗣昌等并以娼嫉稱。一時正人鄭三俊、劉宗周、黄道周等，皆得罪。溥等憂之，説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爲然。溥友吴昌時爲交關近侍，馮銓復助爲謀。會帝亦頗思延儒，而國觀適敗。十四年二月詔起延儒。九月至京，復爲首輔。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

當初周延儒居住在鄉里，頗與東林黨人交游，跟姚希孟、羅喻義友好。陷害了錢謙益之後，就與東林黨人結仇。到他主管京城會試，所録取的人張溥、馬世奇等人，又都是東林黨人。到此時回家，失掉了權勢，心中慚愧。而温體仁更加專横，過了五年纔離去。離去後而張至發、薛國觀相繼主持國政，跟楊嗣昌等人一起因嫉妒而著名。一時之間，正直的人像鄭三俊、劉宗周、黄道周等，都得罪。張溥等人憂慮此事，向周延儒游説：“您如果再做宰相，改變以前的做法，可重新得到好名聲。”周延儒認爲有道理。張溥的朋友吴昌時爲他結交在皇帝身邊侍從的人，馮銓又幫助爲他出謀。恰逢皇帝也很思念周延儒，而薛國觀正好失敗。十四年二月，皇帝命令起用周延儒。九月抵達京城，又做首輔。不久加封少師兼太子太師，升爲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

延儒被召，溥等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鋭意行之，以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户，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見年兩稅。蘇、松、

周延儒被召入朝，張溥等人拿幾件事要求他。周延儒激昂地説：“我應當專心一意去做，來感謝諸位。”已進朝廷，全部改正了温體仁這夥人的弊政。首先請求釋放運送京城官府的糧食欠户，免除民間積累的拖欠税款，凡是戰争破

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宥戍罪以下，皆得還家。復詿誤舉人，廣取士額及召還言事遷謫諸臣李清等。帝皆忻然從之。延儒又言：“老成名德，不可輕棄。”於是鄭三俊長吏部，劉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長工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張國維、徐石麒、張瑋、金光辰等，布滿九列。釋在獄傅宗龍等，贈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官。中外翕然稱賢。嘗燕侍，帝語及黄道周，時道周方謫戍辰州。延儒曰：“道周氣質少偏，然學與守皆可用。”蔣德璟請移道周戍近地。延儒曰：“上欲用即用之耳，何必移戍。”帝即日復道周官。其因事開釋如此。

帝尊禮延儒特重，嘗於歲首日東向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因遍及諸閣臣。然延儒實庸駑無材略，且性貪。當邊境喪師，李自成殘掠河南，張獻忠破楚、蜀，天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畫。用侯恂、范志完督師，皆僨事，延儒無憂色。而門下客盛順、董廷獻因緣爲奸利。又信用文選郎吴昌時及給事中曹良直、廖國遴、楊枝起、曾應遴輩。

昌時，嘉興人。有幹材，頗爲東林效奔走。然爲人墨而傲，通廠衛，把持朝官，同朝咸嫉之。行人司副熊開元廷劾延儒納賄狀，觸帝怒，與給事中姜埰俱廷杖，下詔獄。左都御史宗周、僉都御史光辰以救開元、埰罷，尚書石麒又以救宗周等罷，延儒皆弗救，朝議皆以咎延儒。會昌時以年例出言路十人於外，言路大嘩。掌

壞，年景歉收的地方，減去當年夏秋兩稅。蘇州、松江、常州、嘉興、湖州各府大水，允許以第二年的夏麥代替運送京城的糧食。寬恕遣戍邊疆罪以下的犯人，都可以返回家園。恢復被牽連貽誤的舉人，擴大選用官員的數目和召回因對國君規勸而遭貶謫的官員李清等人。皇帝都高興地聽從他的意見。周延儒又説：“閲歷多、深於此道而聲名道德都高的人，不可輕易拋棄。”因此鄭三俊做吏部的首腦，劉宗周掌管都察院，范景文做工部的首腦，倪元璐輔助兵部，全部從罷免的官員中舉用。其他像李邦華、張國維、徐石麒、張瑋、金光辰等人，布滿九卿的高級職位。釋放關在獄中的傅宗龍等人，追封已死的文震孟、姚希孟等官。朝廷内外一致稱贊賢明。曾陪皇帝宴飲，皇帝説到黄道周，當時黄道周正貶謫守衛辰州。周延儒説：“黄道周氣質少有偏頗，然而學識和節操都可任用。”蔣德璟請求把黄道周轉移近處守衛，周延儒説：“皇帝想用就用他吧，何必轉移守衛的地點呢！”皇帝當天就恢復黄道周的官職。他依據事情開脱别人就是這樣。

皇帝尊重禮遇周延儒特别隆重，曾在歲首之日向東方拱手行禮説：“朕把整個國家聽從您治理。”接着又向内閣大臣們行禮。然而周延儒實在是平庸低能没有才幹謀略，而且性格貪婪。當邊境喪失軍隊，李自成殘酷搶掠河南，張獻忠攻破楚、蜀，天下大亂，周延儒一點也没有辦法對付。他任用侯恂、范志完督率軍隊，都敗事，周延儒却没有憂慮。而門下的食客盛順、董廷獻趁機謀取私利。又相信任用文選郎吴昌時和給事中曹良直、廖國遴、楊枝起、曾應遴這類人。

吴昌時是嘉興人，有辦事的才能，很替東林黨人效力奔走。然而爲人貪婪而高傲，與東廠西廠錦衣衛交往，掌管朝廷官員，同朝的官員都痛恨他。行人司副熊開元在朝廷上揭發周延儒接受賄賂的情況，觸怒了皇帝，跟給事中姜埰一起在朝廷被拷打，關入牢獄。左都御史宗周、僉都御史光辰因爲救熊開元、姜埰而罷免，尚書石麒又因爲救宗周等人罷免，周延儒都不去救，朝廷中的評議都因此而歸咎於周延儒。恰逢吴昌時按每

科給事中吳麟徵、掌道御史祁彪佳劾昌時挾勢弄權，延儒頗不自安。

年的慣例把十名諫官逐出朝外，於是言論嘩然。掌科給事中吳麟徵、掌道御史祁彪佳揭發吳昌時依仗勢力、玩弄權勢，周延儒很不自安。

初，延儒奏罷廠衛緝事，都人大悦。朝士不肖者因通賂遺，而廠衛以失權，胥怨延儒。又傲同官陳演，演銜刺骨。掌錦衣者駱養性，延儒所薦也，養性狡狠背延儒，與中官結，刺延儒陰事。

起初，周延儒上奏疏罷免東廠、西廠、錦衣衛緝捕的事，京城的人都高興。朝廷官吏中不正派的人因通賄賂，而東廠、西廠、錦衣衛因此失掉了權勢，都怨恨周延儒。他又輕視同官陳演，陳演恨之入骨。掌管錦衣衛的駱養性，是周延儒所推薦，駱養性狡猾狠心，違背周延儒，同宦官勾結，刺探周延儒秘事。

十六年四月，大清兵略山東，還至近畿，帝憂甚。大學士吳甡方奉命辦流寇，延儒不得已自請視師。帝大喜，降手敕，獎以召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賞軍。延儒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帝輒賜璽書褒勵。偵大清兵去，乃言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既歸朝，繳敕諭，帝即令藏貯，以識勛勞。論功，加太師，蔭子中書舍人，賜銀幣、蟒服。延儒辭太師，許之。

十六年四月，大清兵攻取山東，返回到近京都地區，皇帝十分憂慮。大學士吳甡正奉命辦理流寇，周延儒不得已自己請求巡視軍隊。皇帝十分喜悦，降下手令，用召虎、裴度嘉獎他，賜給他禮服、白金、華麗的絲織品、最好的馬，給金帛賞賜軍隊。周延儒駐守通州，不敢作戰，祇跟幕下僚客喝酒娛樂，而每天驛傳用奏章報告勝利，皇帝就賜給文書褒獎。他偵察大清兵離去，就説敵兵敗退，請求交給兵部評議將官的功罪。歸朝以後，他上繳皇帝的命令文書，皇帝就讓他貯藏起來，以記功勞。評議功勛，加封太師，蔭封其子爲中書舍人，賜給銀子財物、蟒服。周延儒辭掉太師之職，皇帝准許他。

居數日，養性及中官盡發所刺軍中事。帝乃大怒，諭府部諸臣責延儒蒙蔽推諉，事多不忍言，令從公察議。陳演等公揭救之，延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邊。帝猶降温旨，言"卿報國盡忱，終始勿替"，許馳驛歸，賜路費百金，以彰保全優禮之意。及廷臣議上，帝復諭延儒功多罪寡，令免議。延儒遂歸。

過了幾天，駱養性和宦官全部揭發所刺探到的軍隊中秘事。皇帝就大怒，命令府部各臣子譴責周延儒蒙蔽推諉，事情很多不容他説，命令依從公衆的意見視其情節處理。陳演等人公然揭發懲治他，周延儒坐在草席上等待被治罪，自己請求去守衛邊疆。皇帝還降下言詞懇摯的聖旨，説"卿報效國家盡了心，始終不廢"，允許兼程乘車返回家鄉，賜給路費百金，以此表明保護和優厚禮遇的意思。到朝廷大臣的評議呈上，皇帝又曉諭周延儒功多罪少，命令免於議罪。周延儒於是就返回家鄉。

既去，給事中郝絅疏請除奸，以指延儒。帝不聽。山東僉事雷縯祚糾范志完，亦及延儒。已而御史蔣拱宸劾吳昌時贓私巨萬，大抵牽連延儒，而中言昌時通中官李端、王裕民，泄

周延儒已離開朝廷，給事中郝絅上疏請求除掉奸臣，以此指周延儒。皇帝不聽從。山東僉事雷縯祚舉發范志完，也涉及周延儒。不久御史蔣拱宸揭發吳昌時貪污的私財成千上萬，大都牽連到周延儒，而其中説吳昌時勾結宦官李端、王裕

漏機密，重賄入手，輒預揣温旨告人。給事中曹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怒甚，御中左門，親鞫昌時，折其脛，無所承，怒不解。拱宸面訐其通内，帝察之有迹，乃下獄論死，始有意誅延儒。初，薛國觀賜死，謂昌時致之。其門人魏藻德新入閣有寵，恨昌時甚，因與陳演共排延儒，養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延儒職，遣緹騎逮入京師。時舊輔王應熊被召，延儒知帝怒甚，宿留道中，俟應熊先入，冀爲請。帝知之，應熊既抵京，命之歸。延儒至，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不許。法司以戍請，同官申救，皆不許。冬十二月，昌時棄市，命勒延儒自盡，籍其家。

民，泄露機密，大筆的賄賂進手，就預先猜測皇帝的旨意告訴别人。給事中曹良直也揭發周延儒十大罪狀。皇帝非常憤怒，親臨中左門，親自審訊吴昌時，打斷他的小腿，没有承認，怒氣不能解除。蔣拱宸當面揭發他勾結宦官，皇帝觀察此事有迹象，就投入牢獄判處死刑，纔有心要殺周延儒。當初，薛國觀被賜死，説吴昌時造成此案。薛國觀的弟子魏藻德剛進入内閣得到寵信，恨吴昌時入骨，就同陳演一起排擠周延儒，駱養性又傳播流言。皇帝就命令全部革去周延儒的職位，派遣緹騎逮捕入京城。當時前宰相王應熊被皇帝召見，周延儒知道皇帝非常憤怒，就住宿停留在半路上，等待王應熊先進入京城，希望替他請求。皇帝知道這情況，王應熊已抵達京城，就命令他返回。周延儒到達，被安置在正陽門外的古廟裏，上疏乞求皇上哀憐，不允許。司法機構用守衛邊疆的刑罰請求，同官替他申怨營救，皇帝都不允許。冬十二月，吴昌時被處死刑，陳尸示衆，勒令周延儒自殺，没收他家中的財物入官府。

温體仁

温體仁，字長卿，烏程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崇禎初，遷尚書，協理詹事府事。爲人外曲謹而中猛鷙，機深刺骨。

温體仁，字長卿，是烏程人。萬曆二十六年考中進士，改任庶吉士，授予編修，多次升官至禮部侍郎。崇禎初年，升爲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務。他爲人外表拘謹而内心凶暴，城府極深。

崇禎元年冬，詔會推閣臣，體仁望輕，不與也。侍郎周延儒方以召對稱旨，亦弗及。體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訐謙益關節受賄，神奸結黨，不當與閣臣選。先是，天啓二年，謙益主試浙江，所取士錢千秋者，首場文用俚俗詩一句，分置七義結尾，蓋奸人給爲之。爲給事中顧其仁所摘，謙益亦自發其事。法司戍千秋及奸人，奪謙益俸，案久定矣。至是體仁復理其事，帝心動。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於文華殿，命體仁、謙益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己也，辭頗屈，而

崇禎元年冬季，命令會集推舉内閣大臣，温體仁聲望輕微，没有參與。侍郎周延儒正由於召見應對合乎皇上的心意，但也没有在内。温體仁猜測皇帝心中必定懷疑，於是上疏攻擊錢謙益通關節請托受賄，巧於作奸結黨，不應當參與内閣大臣的選舉。在此之前，天啓兩年，錢謙益在浙江作主試官，所録取的士子錢千秋，第一場文章中用俚俗的詩一句，分别在結尾裏放置七個意義，大概是奸邪的人欺騙所爲的，被給事中顧其仁所摘録，錢謙益也自己揭發那件事。司法機構把錢千秋和奸邪的人遣送守衛邊疆，剥奪錢謙益俸禄，案件久已定了。到此時温體仁又審理那件事，皇帝心動摇。第二天，在文華殿召集應對内

體仁盛氣詆謙益，言如涌泉，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可言，會推不與，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敢言者，臣不忍見皇上孤立於上，是以不得不言。"帝久疑廷臣植黨，聞體仁言，輒稱善。而執政皆言謙益無罪，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爭尤力，且言："體仁熱中觖望，如謙益當糾，何俟今日。"體仁曰："前此，謙益皆閒曹，今者糾之，正爲朝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真黨也。"帝怒，命禮部進千秋卷，閱竟，責謙益，謙益引罪。嘆曰："微體仁，朕幾誤！"遂叱允儒下詔獄，并切責諸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者，獨延儒奏曰："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即言，徒取禍耳。且千秋事有成案，不必復問諸臣。"帝乃即日罷謙益官，命議罪。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皆坐謙益黨，降謫有差。

閣部科道各大臣，命令温體仁、錢謙益都到場。錢謙益估計不到温體仁的揭發自己，言詞很理屈，可是温體仁氣勢很盛地詆毁錢謙益，言論像泉水涌出，就進言説："臣職位不是諫官不可以説，會集推舉不參與，應當避嫌疑不説。但選宰相大典，關係到國家的安危。錢謙益結黨受賄，整個朝廷没有一個人敢於講話的，臣不忍心看到皇上在上面孤立，因此不得不言。"皇帝久已懷疑朝廷之臣結黨，聽到温體仁的言論，就稱贊好。而主管事務的人都説錢謙益没有罪，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相爭更爲盡力，而且説："温體仁熱中怨望，如果錢謙益應當被彈劾，爲什麽等待到今天？"温體仁説："在此之前，錢謙益都是閑冗之官，今天揭發他，正是爲朝廷謹慎用人呢。像章允儒所説，是真的同夥呀。"皇帝發怒，命令禮部送上錢千秋的試卷，看完，譴責錢謙益，謙益伏罪。皇帝嘆息説："没有温體仁，朕幾乎犯錯誤！"於是叱責章允儒，把他關入監獄，同時嚴詞譴責各大臣。當時大臣中没有幫助温體仁的人，衹有周延儒上疏説："會集推選名義上雖公正，主持的衹一兩人，其餘的人都不敢説，即使説，白白地受到災禍。况且錢千秋的事件已有辦好的公文案卷，不必再問衆大臣。"皇帝就當日罷免錢謙益的官職，命令評議罪行。章允儒和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人，都連帶錢謙益黨獲罪，降職或貶謫各有不同。

亡何，御史毛九華劾體仁居家時，以抑買商人木，爲商人所訴，賂崔呈秀以免。又因杭州建逆祠，作詩頌魏忠賢。帝下浙江巡撫核實。明年春，御史任贊化亦劾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産諸不法事。帝怒其語褻，貶一秩調外。體仁乞罷，因言："比爲謙益故，排擊臣者百出。而無一人左袒臣，臣孤立可見。"帝再召内閣九卿質之，體仁與九華、贊化詰辯良久，言二人皆謙益死黨。帝心以爲然，獨召大學士韓爌等於内殿，諭諸臣不憂國，惟挾私相攻，當重繩以

不久，御史毛九華揭發温體仁居住家鄉時，因抑價買進商人的木材，被商人所告發，賄賂崔呈秀而免罪。又因杭州建造叛逆的祠堂，作詩歌頌魏忠賢。皇帝下旨浙江巡撫審核屬實。第二年春，御史任贊化也揭發温體仁娶娼妓、接受金銀，奪他人産業等不法事情。皇帝怒恨他的言語輕慢，貶謫一級調任朝廷外。温體仁乞求罷官，就説："近來爲錢謙益的原因，排擠打擊臣的人不斷出現。而没有一個人庇護臣，臣的孤立可看清楚了。"皇帝又召見内閣九卿質問此事，温體仁同毛九華、任贊化辯論很久，説毛九華、任贊化兩人都是錢謙益的死黨。皇帝心中認爲是這樣，單獨在内殿召見大學士韓爌等人，曉諭各大

法。體仁復力求去以要帝，帝優詔慰答焉。已，給事中祖重曄、南京給事中錢允鯨、南京御史沈希詔相繼論體仁熱中會推，劫言者以黨，帝皆不聽。法司上千秋獄，言謙益自發在前，不宜坐。詔令再勘。體仁復疏言獄詞皆出謙益手。於是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新民，太僕寺卿蔣允儀，府丞魏光緒，給事中陶崇道，御史吴甡、樊尚璟、劉廷佐，各疏言："臣等雜治千秋，觀聽者數千人，非一手一口所能掩。體仁顧欺罔求勝。"體仁見于汴等詞直，乃不復深論千秋事，惟詆于汴等黨護而已。謙益坐杖論贖，而九華所論體仁媚璫詩，亦卒無左驗。當是時，體仁以私憾撑拒諸大臣，展轉不肯詘。帝謂體仁孤立，益嚮之。未幾，延儒入閣。其明年六月，遂命體仁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臣不憂慮國事，衹挾帶私情互相攻擊，應當用重法懲辦。温體仁又盡力請求離任來要挾皇帝，皇帝用優異的詔書安慰答覆他。不久，給事中祖重曄、南京給事中錢允鯨、南京御史沈希詔相繼議論温體仁熱中會集選舉，用結黨的罪名威脅説話的人，皇帝都不聽從。司法機構呈上錢千秋的訟案，説錢謙益在事前自己舉發，不應當獲罪。皇帝詔書命令再審問。温體仁又上疏説訟詞都出於錢謙益之手。於是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新民，太僕寺卿蔣允儀，府丞魏光緒，給事中陶崇道，御史吴甡、樊尚璟、劉廷佐，各自上疏説："臣等會集懲處錢千秋，觀察聽取的有幾千人，不是一手一口所能掩蓋的。温體仁衹是欺騙蒙蔽以求勝利。"温體仁看到曹于汴言詞正直，就不再深入地議論錢千秋的事情，衹是詆毁曹于汴等同黨互相庇護而已。錢謙益獲杖刑而罰用錢財贖罪，而毛九華所論定的温體仁的討好宦官的詩，也最後没有見證人。當時，温體仁用私人間的怨恨抗拒衆大臣，反覆不肯屈服。皇帝認爲温體仁孤立，更加心向着他。不久，周延儒進入内閣。第二年六月，就用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任命温體仁。

體仁既藉延儒力得輔政，勢益張。逾年，吏部尚書王永光去，用其鄉人閔洪學代之，凡異己者，率以部議論罷，而體仁陰護其事。又用御史史𡎴、高捷及侍郎唐世濟、副都御史張捷等爲腹心，忌延儒居己上，并思傾之。初，帝殺袁崇焕，事牽錢龍錫，論死。體仁與延儒、永光主之，將興大獄，梁廷棟不敢任而止，事詳《龍錫傳》。比龍錫減死出獄，延儒言帝盛怒，解救殊難，體仁則佯曰："帝固不甚怒也。"善龍錫者，因薄延儒。其後太監王坤、給事中陳贊化先後劾延儒，體仁默爲助，延儒遂免歸。始與延儒同入閣者何如寵，錢象坤逾歲致政去，無何，如寵亦去。延儒既罷，廷臣惡體仁當國，勸帝復召

温體仁已藉助周延儒的力量得以輔佐朝政，氣勢更加强大。過了一年，吏部尚書王永光離任，温體仁就用他的同鄉閔洪學代他，凡是與自己見解不同的人，就用官署意見罷免，而温體仁暗地裏總領那件事。又用御史史𡎴、高捷和侍郎唐世濟、副都御史張捷等做心腹，妒忌周延儒地位在自己之上，一心想陰謀陷害他。當初，皇帝殺袁崇焕，事情牽涉錢龍錫，判處死刑。温體仁同周延儒、王永光主使此事，將製造大案，梁廷棟不敢擔任而停止，事實情況在《龍錫傳》中有詳細記載。到錢龍錫減去死刑出獄，周延儒説皇帝大怒，解救很困難，温體仁却假裝説："皇帝本來不很憤怒。"同錢龍錫交好的人，鄙薄周延儒。那以後太監王坤、給事中陳贊化先後揭發周延儒，温體仁暗中幫助，周延儒就被罷免回家。開始同周延儒一起進入内閣的何如寵，錢象坤過了一年辭官離去，不久，何如寵也離任而去。周

如寵。如寵屢辭，給事中黄紹傑言："君子小人不并立，如寵瞻顧不前，則體仁宜思自處。"帝爲謫紹傑於外，如寵卒辭不入，體仁遂爲首輔。

延儒已罷免，朝廷大臣痛恨温體仁主持國政，勸皇帝再召回何如寵。何如寵多次推辭，給事中黄紹傑説："君子與小人不一起建立事業，何如寵瞻前顧後不前，那麽温體仁應該想到自己的安排了。"皇帝因此貶謫黄紹傑到朝廷外，何如寵始終不入朝廷任職，温體仁於是做了首相。

體仁荷帝殊寵，益忮横，而中阻深。所欲推薦，陰令人發端，己承其後。欲排陷，故爲寬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爲之移，初未嘗有迹。姚希孟爲講官，以才望遷詹事。體仁惡其逼，乃以冒籍武生事，奪希孟一官，使掌南院去。禮部侍郎羅喻義，故嘗與基命、謙益同推閣臣，有物望。會進講章中有"左右未得人"語，體仁欲去之，喻義執不可。體仁因自劾："日講進規例從簡，喻義駁改不從，由臣不能表率。"帝命吏部議，洪學等因謂："聖聰天亶，何俟喻義多言。"喻義遂罷歸。

温體仁承受皇帝特殊的寵信，更加固執專横，而又城府很深。他想推薦的，就暗地裏叫人提議，自己接在他的後面；想排斥陷害的，故意寬容，受皇上猜忌，激發使他自怒。皇帝往往被他支配，開始不曾有迹象。姚希孟任講官，因才能名望升爲詹事。温體仁痛恨他威脅自己，就用冒充登記武生的事，剥奪姚希孟的官職，使他去掌管南院。禮部侍郎羅喻義，過去曾同成基命、錢謙益一起推舉爲内閣大臣，有衆望。恰逢向上進講一章中有"皇帝左右没有得到人"的語句，温體仁想删去它，羅喻義堅持不可以删。温體仁就自己揭發："每日講習進呈規章簡略，羅喻義駁斥修改不聽從，因爲臣不能做榜樣。"皇帝命令吏部評議，閔洪學等就説："聖上聰明天然，何須等羅喻義多講。"羅喻義因此就罷官歸家。

時魏忠賢遺黨日望體仁翻逆案，攻東林。會吏部尚書、左都御史缺，體仁陰使侍郎張捷舉逆案呂純如以嘗帝。言者大嘩，帝亦甚惡之，捷氣沮，體仁不敢言，乃薦謝陞、唐世濟爲之。世濟尋以薦逆案霍維華得罪去。維華之薦，亦體仁主之也，體仁自是不敢訟言用逆黨，而愈側目諸不附己者。

當時魏忠賢的遺黨每天希望温體仁翻叛逆案，攻擊東林黨人。恰逢吏部尚書、左都御史缺額，温體仁暗暗派侍郎張捷推舉逆案中的吕純如去試探皇帝。執言的人大喧嘩，皇帝也很痛恨他，張捷也心情沮喪，温體仁不敢説，就推薦謝陞、唐世濟任此職。唐世濟不久因推薦叛逆案中的霍維華得罪而離任。霍維華的推薦，也是由温體仁所主使他的，温體仁從此不敢再公然説用逆黨中人，却愈加怨恨各位不依附自己的人。

文震孟以講《春秋》稱旨，命入閣。體仁不能沮，薦其黨張至發以間之，而日伺震孟短，遂用給事中許譽卿事，逐之去。先是，秦、楚盜起，議設五省總督，兵部侍郎彭汝楠、汪慶百當行，憚不敢往，體仁庇二人，罷其議。賊犯鳳陽，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等議，令淮撫、操江移鎮，體仁又却不用。既而賊大至，焚皇陵。譽

文震孟由於講習《春秋》符合皇帝的旨意，命令他進入内閣。温體仁不能阻止，就推薦他的同黨張至發來離間中傷他，每天偵察文震孟的缺點，就用給事中許譽卿的事，把他驅逐離開朝廷。在此之前，秦、楚兩地盗賊蜂起，商議設置五省總督，兵部侍郎彭汝楠、汪慶百應當赴任，但害怕不敢去，温體仁庇護兩人，撤銷了那個決議。賊兵進犯鳳陽，南京兵部尚書吕維祺等人商議，命令淮地巡撫、掌管長江防務的提督遷移戍

卿言：“體仁納賄庇私，貽憂要地，以皇陵爲孤注，使原廟震驚，誤國孰大焉。”體仁素忌譽卿，見疏益憾。會謝陞以營求北缺劾譽卿，體仁擬旨降調，而故重其詞。帝果命削籍，震孟力争之，大學士何吾騶助爲言。體仁訐奏震孟語，謂言官罷斥爲至榮，蓋以朝廷賞罰爲不足懲勸，悖理蔑法。帝遂逐震孟并罷吾騶。震孟既去，體仁憾未釋。庶吉士鄭鄤與震孟同建言，相友善也，其從母舅大學士吴宗達已謝政歸。體仁劾鄤假乩仙判詞，逼父振先杖母，言出宗達。帝震怒，下鄤獄。其後體仁已去，而帝怒鄤甚，不俟左証，磔死。滋陽知縣成德，震孟門人，以强直忤巡按御史禹好善，被誣劾，震孟爲不平。體仁劾德，杖戍之。

守，温體仁又拒絶不采用。不久賊兵蜂擁而至，焚燒皇陵。許譽卿説：“温體仁接受賄賂庇護私黨，使要略之地遺留憂患，拿皇陵作爲孤注，使得别處建立的祠廟受到震驚，誤國誰大呢？”温體仁平日忌恨許譽卿，看到奏疏更加痛恨。恰逢謝陞因查問敗逃闕失揭發許譽卿，温體仁擬寫聖旨降職調任，就故意加重它的詞意。皇帝果然革去他的官職，文震孟盡全力爲許譽卿争辯，大學士何吾騶幫助給他説話。温體仁攻擊上疏文震孟的話，説諫官受罷官斥責是極光榮的事，因爲朝廷的賞罰不值得責罰和獎勵，違反常理而没有法規。皇帝於是驅逐文震孟一并罷免何吾騶。文震孟已離開朝廷，温體仁的怨恨没有消除。庶吉士鄭鄤同文震孟共同提出主張，相互友好，他的堂舅大學士吴宗達已經辭官歸家。温體仁揭發鄭鄤藉問卜神仙來寫判决書，逼迫父親鄭振先棒打母親，此話是吴宗達所説。皇帝盛怒，把鄭鄤關入監獄。那以後温體仁已離去，而皇帝非常憤恨鄭鄤，不等證實，就把他分裂肢體處死。滋陽知縣成德，是文震孟的弟子，因堅强耿直抵觸巡按御史禹好善，被誣告揭發，文震孟替他抱不平。温體仁揭發成德，把他拷打并遣送到邊疆守衛。

體仁輔政數年，念朝士多與爲怨，不敢恣肆，用廉謹自結於上，苞苴不入門。然當是時，流寇躪畿輔，擾中原，邊警雜沓，民生日困，未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爲仇。誠意伯劉孔昭劾倪元璐，給事中陳啓新劾黄景昉，皆奉體仁指。禮部侍郎陳子壯嘗面責體仁，尋以議宗藩事忤帝指，竟下獄削籍。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且藉形己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駑下，擢至此位。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愚無知，但票擬勿欺耳。兵食之事，惟聖明裁决。”有詆其窺帝意旨者，體仁言：“臣票擬多未中窾要，每經御筆批改，頌服將順不

温體仁輔佐朝政幾年，想到朝廷的官吏很多同他結怨，不敢放肆，自己用清廉謹慎同皇上相結交，行賄的財物不進家門。然而當這時，流寇蹂躪京城地區，擾亂中原，邊疆警報紛至沓來，民衆生活日益窮困，温體仁不曾建立一條良策，祇每天同善良的人作仇敵。誠意伯劉孔昭揭發倪元璐，給事中陳啓新揭發黄景昉，皆是奉了温體仁的旨意。禮部侍郎陳子壯曾當面斥責温體仁，不久因議論受分封的皇族的事違背皇帝的旨意，竟至於關入監獄革掉官職。他所引薦和同位的人，都是平庸之輩，苟且充任職位，而且藉以表現自己的高明，鞏固皇上對他的寵信。皇帝常常問兵餉的事，就謙遜地謝罪説：“臣從前憑文章在翰林院任職待罪，皇上不知道我駑鈍，提拔到宰相的職位。盜賊一天比一天更加多，確實萬死不足以盡自己的職責。不過臣愚昧無知，祇是起草聖旨不敢欺騙。軍餉的事，希望皇帝裁决。”

暇，詎能窺上旨。”帝以爲樸忠，愈親信之。

有人詆毁他窺伺皇帝旨意，温體仁説：“臣擬寫聖旨很多没有切中真情，每次經過皇帝親筆批改，頌揚佩服隨順都來不及，哪能窺看皇上的旨意呢?”皇帝認爲樸實忠厚，更加親信他。

自體仁輔政後，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獨體仁居位八年，官至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階左柱國，兼支尚書俸，恩禮優渥無與比。而體仁專務刻核，迎合帝意。帝以皇陵之變，從子壯言，下詔寬恤在獄諸臣，吏部以百餘人名上。體仁靳之，言於帝，僅釋十餘人。秋决論囚，帝再三諮問，體仁略無平反。陜西華亭知縣徐兆麟莅任甫七日，以城陷論死，帝頗疑之。體仁不爲救，竟棄市。帝憂兵餉急，體仁惟倡衆捐俸助馬修城而已。所上密揭，帝率報可。

自從温體仁輔佐朝政以後，同官的人不是因病罷官或死去，就因其他的事離任。衹有温體仁在位八年，做官到少師兼太子太師，升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官階左柱國，兼付給尚書俸禄，恩惠禮遇的優厚没有人同他相比。可温體仁專心從事於苛刻，迎合皇帝的心意。皇帝因皇陵的變故，聽從陳子壯的話，降下詔令寬免憐恤關在獄中的各臣子，吏部拿一百多人的名單送上。温體仁嘲弄他們，對皇帝説，衹釋放十多個人。秋季判决給囚犯定罪，皇帝幾次三番詢問，温體仁很少有對那些人平反的意思。陜西華亭知縣徐兆麟到任纔七天，因縣城陷落判處死刑，皇帝很懷疑此事。温體仁不營救他，竟遭死刑，陳尸街頭示衆。皇帝憂慮軍糧緊急，温體仁衹提倡大衆捐獻俸禄、協助買戰馬、修築城墻而已。所呈上的秘密文書，皇帝大多回答可以。

體仁自念排擠者衆，恐怨歸己，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泄，凡閣揭皆不發，并不存録閣中，冀以滅迹，以故所中傷人，廷臣不能盡知。當國既久，劾者章不勝計，而劉宗周劾其十二罪、六奸，皆有指實。宗藩如唐王聿鍵，勛臣如撫寧侯朱國弼，布衣如何儒顯、楊光先等，亦皆論之，光先至輿櫬待命。帝皆不省，愈以爲孤立，每斥責言者以慰之，至有杖死者。庶吉士張溥、知縣張采等倡爲復社，與東林相應和。體仁因推官周之夔及奸人陸文聲訐奏，將興大獄。嚴旨察治，以提學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馮元飈不承風指，皆降謫之。最後復有張漢儒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事。體仁故仇謙益，擬旨逮二人下詔獄嚴訊。謙益等危甚，求解於司禮太監曹化淳。漢儒偵知之，告體仁。

温體仁自己想到排擠的人很多，擔心怨恨歸給自己，提倡説機要的地方，不應該泄露機密，凡是内閣的秘密文書都不發，也不存録在内閣中，希望消滅痕迹，因此所中傷的人，朝廷大臣不能全都知道。他執政既然很久，揭發他的奏章不可勝數，而劉宗周揭發他的十二條罪行、六種奸邪的行爲，都有實指。皇族像唐王朱聿鍵，功勛大臣像撫寧侯朱國弼，布衣如何儒顯、楊光先等人，也都議論他的罪行，楊光先甚至載棺而隨，等待命令，表示决死。皇帝全然不省悟，反而愈加認爲温體仁孤立，每每斥責議論的人去安慰他，甚至有拷打致死的人。庶吉士張溥、知縣張采等人倡議成立復社，同東林黨相應和。温體仁因推官周之夔和奸邪的人陸文聲揭發上奏，將興起大案。嚴厲命令調查審理，因提學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馮元飈没有執行皇帝的意旨，都被貶職。最後又有張漢儒揭發錢謙益、瞿式耜住在家鄉中的違法事情。温體仁原來就仇恨錢謙益，擬寫聖旨逮捕兩人關入牢獄嚴厲審訊。錢謙

體仁密奏帝，請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獄上，帝始悟體仁有黨。會國弼再劾體仁，帝命漢儒等立枷死。體仁乃佯引疾，意帝必慰留。及得旨竟放歸，體仁方食，失匕箸，時十年六月也。逾年卒，帝猶惜之，贈太傅，謚文忠。

益等人十分危險，向司禮太監曹化淳請求解救。張漢儒偵察知道此事，去告訴溫體仁。溫體仁秘密上奏皇帝，請求一起獲罪受處罰。皇帝把奏狀給曹化淳看，曹化淳害怕，自己請求審理此事，纔全部獲得張漢儒等的奸邪情況和溫體仁的密謀。訟案呈上，皇帝纔明白溫體仁有私黨。恰逢朱國弼再揭發溫體仁，皇帝命令把張漢儒等人立即用枷刑處死。溫體仁就假裝生病辭官，心中以爲皇帝一定會安慰留任，到接得聖旨竟然放任自歸。溫體仁正在吃飯，失落羹匙和筷子。這時是十年六月。過了一年，溫體仁死，皇帝還惋惜他，死後贈封爲太傅，謚號文忠。

崇禎末，福王立於南京，以尚書顧錫疇議，削其贈謚，天下快焉。尋用給事中戴英言，復如初。體仁雖前死，其所推薦張至發、薛國觀之徒，皆效法體仁，蔽賢植黨，國事日壞，以至於亡。

崇禎末年，福王在南京即位，因尚書顧錫疇的建議，革去溫體仁的贈封和稱號，天下的人高興。不久采用給事中戴英的言論，又恢復如初。溫體仁雖然先死，他所推薦的張至發、薛國觀之類的人，都仿效溫體仁，埋没賢人私立黨羽，國事一天天敗壞，一直到明朝滅亡。

馬士英　阮大鋮

馬士英，貴陽人。萬曆四十四年，與懷寧阮大鋮同中會試。又三年，士英成進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啓時，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三年，遷山西陽和道副使。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數千金，饋遺朝貴，爲鎮守太監王坤所發，坐遣戍。尋流寓南京。時大鋮名挂逆案，失職久廢，以避流賊至，與士英相結甚歡。

馬士英是貴陽人。萬曆四十四年，同懷寧阮大鋮一起考中會試。又過了三年，馬士英成爲進士，授予南京户部主事。天啓時，提升爲郎中，歷任嚴州、河南、大同三府知府。崇禎三年，升爲山西陽和道副使。五年，升爲右僉都御史，巡視安撫宣府。到任纔一月，傳令調取公款幾千兩白銀，贈送給朝廷的顯貴，被鎮守太監王坤所舉發，獲罪被遣送守衛邊疆。不久流落寄居南京。當時阮大鋮的名字同叛逆案挂鈎，失去職位長久廢棄不用，因避流動的賊兵到南京，跟馬士英相結交非常高興。

大鋮機敏猾賊，有才藻。天啓初，由行人擢給事中，以憂歸。同邑左光斗爲御史有聲，大鋮倚爲重。四年春，吏科都給事中缺，大鋮次當遷，光斗招之。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以察典近，大鋮輕躁不可任，欲用魏大中。大鋮至，使補工科。大鋮心恨，陰結中璫寢推大中疏。吏部不得已，更上大鋮名，即得請。大鋮

阮大鋮機敏狡猾，有才思文采。天啓初年，由行人升爲給事中，因喪事而回家守孝。同鄉的左光斗做御史有聲望，阮大鋮很倚重他。四年春季，吏科都給事中缺額，阮大鋮按順序應當提升，左光斗招收他。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因爲選拔的大典接近，阮大鋮輕率急躁不可任用，想用魏大中。阮大鋮到來，使他補充工科。阮大鋮心中怨恨，暗暗勾結太監停止推送魏大中的奏疏。吏部不得已，更换上阮大鋮的名字，就

自是附魏忠賢，與霍維華、楊維垣、倪文煥爲死友，造《百官圖》，因文煥達諸忠賢。然畏東林攻己，未一月遽請急歸。而大中掌吏科，大鋮憤甚，私謂所親曰："我猶善歸，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楊、左諸人獄死，大鋮對客詡詡自矜。尋召爲太常少卿，至都，事忠賢極謹，而陰慮其不足恃，每進謁，輒厚賄忠賢閽人，還其刺。居數月，復乞歸。忠賢既誅，大鋮函兩疏馳示維垣。其一專劾崔、魏。其一以七年合算爲言，謂天啓四年以後，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以東林。傳語維垣，若時局大變，上劾崔、魏疏，脱未定，則上合算疏。會維垣方并指東林、崔、魏爲邪黨，與編修倪元璐相詆，得大鋮疏，大喜，爲投合算疏以自助。崇禎元年，起光禄卿。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罷去。明年定逆案，論贖徒爲民，終莊烈帝世，廢斥十七年，鬱鬱不得志。

得到謁見。阮大鋮從此依附魏忠賢，同霍維華、楊維垣、倪文煥成爲至死不變的朋友，製造《百官圖》，依靠倪文煥把它送達到魏忠賢。然而害怕東林黨人攻擊自己，不到一月就急忙請求歸家。而魏大中掌管吏科，阮大鋮很憤怒，私下對親近的人説："我尚能好好歸來，不知左光斗怎麽樣呢。"不久楊漣、左光斗等人死在獄中，阮大鋮對客人洋洋自誇。不久召入做太常少卿，到達京城，侍奉魏忠賢十分謹慎，而暗暗思考他不足以依靠，每次進去禀告，總是用很多財物去賄賂魏忠賢的守門人，歸還他的名帖。住了幾個月，又乞求歸家。魏忠賢被殺以後，阮大鋮封寄兩件奏疏迅速告示楊維垣，其中之一專門揭發崔呈秀、魏忠賢，其中另一用七年合算作爲話題，説明天啓四年以後，擾亂朝政的人是魏忠賢，而以崔呈秀爲輔，四年以前，擾亂朝政的人是王安，而以東林黨人爲輔。傳話給楊維垣，倘若時局大變，呈上揭發崔呈秀、魏忠賢的奏疏；倘若没有定，就呈上合算的奏疏。恰逢楊維垣正一起指斥東林、崔呈秀、魏忠賢是奸邪的黨，跟編修倪元璐相互詆毁，得到阮大鋮的奏疏，十分喜悦，替他投送合算奏疏來幫助自己。崇禎元年，起用阮大鋮爲光禄卿。御史毛羽健揭發他依附奸邪的人，被罷官離去。第二年定叛逆案，判定爲徒刑而用金錢贖出做平民，到莊烈帝朝代結束，被廢棄十七年，憂鬱不得志。

流寇逼皖，大鋮避居南京，頗招納游俠爲談兵説劍，覬以邊才召。無錫顧杲、吴縣楊廷樞、蕪湖沈士柱、餘姚黄宗羲、鄞縣萬泰等，皆復社中名士，方聚講南京，惡大鋮甚，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鋮懼，乃閉門謝客，獨與士英深相結。周延儒内召，大鋮輦金錢要之維揚，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謬爲東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鋮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許之。十五年六月，鳳陽總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禮部侍郎王

流寇逼近皖，阮大鋮躲避居住在南京，多招納敢於反抗的義士來談論武藝，希望以守衛邊疆的人才得到徵召。無錫顧杲、吴縣楊廷樞、蕪湖沈士柱、餘姚黄宗羲、鄞縣萬泰等人，都是復社中的有名志士，正在南京聚集講習，十分痛恨阮大鋮，作《留都防亂揭》驅逐他。阮大鋮懼怕，就關門辭客，獨獨同馬士英相結交很深。周延儒應皇帝召見，阮大鋮用車拉金錢邀他到維揚，請求洗滌詬駡。周延儒説："我這次去，錯誤地被東林黨人所推舉。你的名字在叛逆案中，可以嗎？"阮大鋮猶豫不决很久，説："瑶草怎麽樣？"瑶草是馬士英的别名，周延儒答應他。十五年六月，鳳陽總督高斗光因失掉五座城池而被

錫袞薦士英才，延儒從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廬、鳳等處軍務。

逮捕治罪。禮部侍郎王錫袞推薦馬士英的才能，周延儒在當中主使此事，於是就推選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廬、鳳等地區的軍務。

永城人劉超者，天啓中以征安邦彦功，積官至四川遵義總兵官，坐罪免，數營復官不得。李自成圍開封，超請募土寇協擊，乃用爲保定總兵官，令率兵赴救。超懼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怨殺御史魏景琦等三家，遂據城反。巡撫王漢討之，被殺。帝乃命士英偕太監盧九德、河南總兵官陳永福進討。明年四月，圍其城，連戰，賊屢挫，築長圍困之。超官貴州時，與士英相識，緣舊好乞降。士英佯許之，超出見，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既歸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潛去其親信，遂就縛。獻俘於朝，磔死。時流寇充斥，士英捍禦數有功。

永城人劉超，天啓中期因討伐安邦彦有功，多次升官而到四川遵義總兵官，後因獲罪而被罷免，多次謀劃恢復官職而不成功。李自成圍困開封，劉超請求招募當地的盜寇協助攻打，纔被任用爲保定總兵官，命令他率領軍隊去救援。劉超害怕不敢前去，宿留在家中，因私怨殺御史魏景琦等三家人，於是占據城池反叛。巡撫王漢討伐他，被殺。皇帝就命令馬士英同太監盧九德、河南總兵官陳永福進行討伐。明年四月，圍困保定城，接連作戰，賊兵屢次受挫折，築起長圩圍困他。劉超在貴州做官時，同馬士英相認識，因舊日相好而乞求投降。馬士英假裝答應他，劉超出城相見，不肯解去佩刀。馬士英笑着說："你既然歸順朝廷，何必用這佩刀呢?"親手解去他的佩刀。不久，暗地除去他的親信，於是就捆縛他。把俘虜獻給朝廷，分裂四肢。當時到處是流寇，馬士英捍衛城池抵禦敵人多次有功勞。

十七年三月，京師陷，帝崩，南京諸大臣聞變，倉卒議立君。而福王由崧、潞王常淓俱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大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縯祚、禮部員外郎周鑣往來游説。時士英督師廬、鳳，獨以爲不可，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結，而公致書於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言倫序親賢，無如福王。可法意未决。及廷臣集議，吏科給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廬、鳳擁兵迎福王至江上，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

十七年三月，京城陷落，皇帝駕崩，南京衆大臣聽到事變，匆忙商議另立國君。而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都到淮安躲避賊兵，按道理次序應當屬於福王。衆大臣考慮福王即位，也許追究怨恨"妖書"和"挺擊"、"移宮"等案件；潞王即位，就没有後患，而且可以求得功勞。暗暗主使這件事的人，是廢止門籍的禮部侍郎錢謙益，盡力支持那種議論的人是兵部侍郎呂大器，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贊同這種觀點。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縯祚、禮部員外郎周鑣往來游説。當時馬士英在廬、鳳督率軍隊，獨獨認爲不可，秘密跟掌管長江防務的誠意伯劉孔昭，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人勾結，而公開寫信給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説按道理順序親近賢明，没有人像福王。史可法意見還没有決定。到朝廷大臣集合商議，吏科給事中李沾探測馬士英的旨意，當面折辱呂大器。馬士英也從廬、鳳帶領軍隊到長江邊迎接福王，衆大臣就不敢説話。福王的即位，是依靠馬士英的

力量。

當王監國時，廷推閣臣，劉孔昭攘臂欲得之，可法折以勛臣無入閣例。孔昭乃訟言："我不可，士英何不可?"於是進士英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與可法及户部尚書高弘圖并命，士英仍督師鳳陽。士英大恤，令高傑、劉澤清等疏趣可法督師淮、揚，而士英留輔政，仍掌兵部，權震中外。尋論定策功，加太子太師，蔭錦衣衛指揮僉事。九月，叙江北歷年戰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蔭子如前。十二月，進少師。明年，進太保。當是時，中原郡縣盡失，高傑死睢州，諸鎮權侔無統。左良玉擁兵上流，跋扈有異志。而士英爲人貪鄙無遠略，復引用大鋮，日事報復，招權罔利，以迄於亡。

當福王處理國政時，朝廷推舉内閣大臣，劉孔昭捋衣出臂想得到這個職位，史可法用功勛大臣没有進入内閣的先例説服他。劉孔昭就公然説："我不可以，馬士英爲什麽不可以?"因此就提升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史可法和户部尚書高弘圖一起受命，馬士英仍舊在鳳陽督率軍隊。馬士英很惱怒，叫高傑、劉澤清等人上疏催促史可法到淮、揚督率軍隊，而馬士英留下輔佐朝政，仍舊掌管兵部，權勢震動朝廷内外。不久議論决定策略的功績，加封太子太師，蔭封錦衣衛指揮僉事。九月，按次第獎勵長江北面的歷年戰功，加封他爲少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像以前一樣蔭封兒子。十二月，升爲少師。第二年，升爲太保。當這時，中原的郡縣都失守，高傑在睢州死亡，各鎮權力相等没有統領。左良玉集兵在上流，驕横有叛變的意圖。而馬士英做人貪婪卑鄙而没有遠大的策略，又引用阮大鋮，每天從事於報復，攬權搜羅財利，而直到明亡。

初，可法、弘圖及姜曰廣、張慎言等皆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内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鋮。有詔廣搜人材，獨言逆案不可輕議。士英令孔昭及侯湯國祚、伯趙之龍等攻慎言去之，而薦大鋮知兵。初，大鋮在南京，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暱。京師陷，中貴人悉南奔，大鋮因贊周遍結之，爲群奄言東林當日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俾備言於王，以潜傾可法等。群奄更極口稱大鋮才，士英亦言大鋮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爲白其附璫贊導無實迹。遂命大鋮冠帶陛見。大鋮乃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大中爲大逆。於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吕大器、懷遠侯常延齡等并言大鋮逆案巨魁，不可召。士英爲大鋮奏辨，力攻曰

當初，史可法、高弘圖和姜曰廣、張慎言等都是年老而有德望的人在位，將按次吸引國内的聲望，可是馬士英一定要任用阮大鋮。有詔令廣泛搜羅人才，獨獨説叛逆案不可輕易商議。馬士英叫劉孔昭及侯湯國祚、伯趙之龍等人攻擊張慎言要除去他，而推薦阮大鋮通曉軍事。起初，阮大鋮在南京，跟守備太監韓贊周親近。京城陷落，顯貴的宦官全部往南逃奔，阮大鋮依靠韓贊周普遍與他們結交，給一群太監説東林黨人當時危害貴妃、福王的原因，使他們全部向福王説，以此暗中排擠史可法等人。衆太監更加滿口稱贊阮大鋮的才能，馬士英也説阮大鋮從山中寫信和定策略，替他禀告他的依附宦官輔助引導没有事實根據。於是就命令阮大鋮戴帽束帶謁見皇帝。阮大鋮就呈上守江策略，陳述"三要"、"兩合"、"十四隙"奏疏，并自己禀告忠心耿耿被人陷害，盡情詆毁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而且指責魏大中是罪大惡極的人。於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吕大器、懷遠侯常延齡等人一齊説阮大鋮是叛

廣、大器，益募宗室統𨥛、建安王統鏤輩，連疏交攻。而以大學士高弘圖爲御史時嘗詆東林，必當右己，乃言"弘圖素知臣者"。弘圖則言先帝欽定逆案一書，不可擅改。士英與争，弘圖因乞罷。士英意稍折，遲迴月餘，用安遠侯柳祚昌薦，中旨起大鋮兵部添注右侍郎。左都御史劉宗周言："殺大中者魏璫，大鋮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大鋮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有旨切責。未幾，大鋮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尋轉左侍郎。明年二月進本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閱江防。

逆案的首領，不可召入朝廷。馬士英替阮大鋮上奏争辯，竭力攻擊姜曰廣、吕大器，更加招募皇族朱統𨥛、建安王朱統鏤之輩，接連上疏交替攻擊。而認爲大學士高弘圖做御史時曾經詆毁過東林黨人，必定應當幫助自己，就説"高弘圖平素是知道臣的"。高弘圖却説先帝欽定的逆案這一文書，不得擅自更改。馬士英同他争論，高弘圖就乞求罷免。馬士英的意氣稍受挫折，遲疑一個多月，因安遠侯柳祚昌推薦，合乎皇帝的旨意任用阮大鋮爲兵部添注右侍郎。左都御史劉宗周説："殺魏大中的是魏忠賢，阮大鋮是主使的人。即使才能真的值得用，臣考慮勾結奸邪陷害正直的人才，終歸要禍害社會風氣。阮大鋮的進退去留，確實關係到江左的興亡，乞求停止已發布的命令。"有聖旨給予嚴厲譴責。不久，阮大鋮兼右僉都御史，巡視長江防務，隨即轉爲左侍郎。第二年二月，升本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舊巡視長江防務。

吕大器、姜曰廣、劉宗周、高弘圖、徐石麒皆與士英齟齬，先後罷歸。士英獨握大柄，内倚中官田成輩，外結勳臣劉孔昭、朱國弼、柳祚昌，鎮將劉澤清、劉良佐等，而一聽大鋮計。盡起逆案中楊維垣、虞廷陛、郭如闇、周昌晋、虞大復、徐復陽、陳以瑞、吴孔嘉；其死者悉予贈恤，而與張捷、唐世濟等比；若張孫振、袁弘勳、劉光斗皆得罪先朝，復置言路爲爪牙。朝政濁亂，賄賂公行。四方警報狎至，士英身掌中樞，一無籌畫，日以鋤正人引凶黨爲務。

吕大器、姜曰廣、劉宗周、高弘圖、徐石麒都跟馬士英有矛盾，先後被罷免回家。馬士英獨自掌握大權，裏面倚仗宦官田成之輩，外面勾結有功勳的大臣劉孔昭、朱國弼、柳祚昌，鎮國將軍劉澤清、劉良佐等，而一概聽從阮大鋮的計策。全部任用叛逆案中楊維垣、虞廷陛、郭如闇、周昌晋、虞大復、徐復陽、陳以瑞、吴孔嘉；那些已死去的人全都給予追封撫恤，而跟張捷、唐世濟等人勾結；像張孫振、袁弘勳、劉光斗都在前朝得過罪，又把他們安置在向朝廷進言的途徑做爪牙。朝政混亂，賄賂公行。各地警報紛紛而至，馬士英親自掌管中央，一點没有謀劃，每天以除去正直的人引進惡人作爲事務。

初，舉朝以逆案攻大鋮，大鋮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有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與之對。"以李自成僞國號曰順也。士英因疏糾從逆光時亨等；時亨名附東林，故重劾之。大鋮又誣逮顧杲及左光斗弟光先下獄，劾周鑣、雷縯祚殺之。時有狂僧大悲出語不類，爲總

起初，全朝廷用叛逆案攻擊阮大鋮，阮大鋮很怨恨。到看見北都參與叛逆的衆大臣有依附清高的士大夫的人，就建議説："他們攻擊逆案，我作順案跟他們相對。"因李自成的僞國號叫順。馬士英就上疏舉發參與叛逆的光時亨等；光時亨的名字附在東林黨裏，所以加重揭發他。阮大鋮又誣陷逮捕顧杲和左光斗弟左光先投入監獄，揭發周鑣、雷縯祚殺他們。當時有一個發瘋的和尚

督京營戎政趙之龍所捕。大鋮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不合者，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等姓名，內大悲袖中，海內人望，無不備列。錢謙益先已上疏頌士英，且爲大鋮訟冤修好矣，大鋮憾不釋，亦列焉，將窮治其事。獄詞詭秘，朝士皆自危，而士英不欲興大獄，乃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

張縉彥以本兵首從賊，賊敗，縉彥竄歸河南，自言集義勇收復列城，即授原官，總督河北、山西、河南軍務，便宜行事。其他大僚降賊者，賄入，輒復其官。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都人爲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其刑賞倒亂如此。大清兵抵宿遷、邳州，未幾引還。史可法以聞，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楊士聰問故。士英曰："君以爲誠有是事耶？乃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將吏應敘功，耗費軍資應稽算，此特爲序功、稽算地耳。"侍講衛胤文兼給事中，監高傑軍。傑死，胤文窺士英指，論可法督師爲贅。士英即擢胤文兵部右侍郎，總督傑營將士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

先是，左良玉接監國詔書，不肯拜，袁繼咸强之，乃開讀如禮。而屬承天守備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當陛見，面數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僞兵部尚書周文江重賄，爲題授參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王搖首不言者久之，贊周即執志孔候

大悲說話不倫不類，被總督京營軍政的趙之龍所逮捕。阮大鋮想藉此來殺東林黨人和平素不和的人，就造十八羅漢、五十三星宿的細目，寫上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等人姓名，放置在大悲的袖子裏，國內有名望的人，没有不全被列入的。錢謙益先前已上疏歌頌馬士英，而且給阮大鋮訴冤重歸和好，阮大鋮的憤恨還没有解掉，也列在名單上，將徹底整治大悲這件事。訟詞詭詐隱秘，朝中官吏都自己感到危險，而馬士英不想興起大獄案，就判大悲觸犯妖言法斬首而停止。

張縉彥帶領本部軍隊首先歸順逆賊，賊兵失敗，張縉彥竄回河南，自己說集合義勇之士收復衆城，就授予原官，總督河北、山西、河南軍事。别的投降逆賊的大官僚，賄賂送入，就恢復他的官職。衆多不識字的人、服賤役的人送進很厚的賄賂，立即升爲大帥。京城的人編成話説："職方低賤像條狗，都督多得滿街走。"那刑罰和賞賜顛倒混亂到如此地步。大清兵進抵宿遷、邳州，不久退回。史可法把此事傳報朝廷，馬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楊士聰問原因，馬士英説："你認爲真的有此事嗎？是史公奇妙的作用呀。一年將盡，防守河關的將官應論功行賞，耗費軍需應計算，這衹是爲論功、計算作基礎呢。"侍講衛胤文兼給事中，監督高傑的軍隊。高傑死了，衛胤文窺視馬士英的旨意，議論史可法督率軍隊是多餘的。馬士英就提升衛胤文爲兵部右侍郎，總督高傑軍營將士來分散他的權力，史可法更加不能施展作爲。

在此之前，左良玉接到監國的詔書，不肯受命，袁繼咸强迫他，纔開讀詔書拜官受命。而囑咐承天守備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進朝祝賀，暗暗窺視朝廷動静。黃澍倚仗左良玉的勢力，當陛下召見時，當面責備馬士英奸邪貪婪不法之事，而且説曾經受過張獻忠僞兵部尚書周文江很厚的賄賂，給他簽署授予參軍，罪行應當斬首。何志孔也評議馬士英迷惑皇上行私舞弊各種罪行。司禮太監韓贊周叱退何志孔，馬士英跪在地上乞求處分，黃澍舉起上朝用的手板打他的背説："願意同奸臣一起死。"馬士英大聲叫呼，王摇頭不

命。王因澍言意頗動，夜諭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而賂福邸舊奄田成等向王泣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上者?"王默然，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故都督掌錦衣衛劉僑者，嘗遣戍，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僞命，爲錦衣指揮使。及良玉復蘄、黃，僑削髮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令訐澍，遂復僑官，削澍職。尋以楚府中尉言，逮澍。良玉令部將群嘩，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救澍。袁繼咸爲上疏代澍申理，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玉軍中，良玉與士英由此有隙。及僞太子獄起，良玉遂假爲兵端。

說話好久，韓贊周就拘捕何志孔等候命令。王因爲黃澍的話心中很感動，夜裏曉諭韓贊周，想命令馬士英退避職位。馬士英假裝托病辭官，而賄賂福邸從前的太監田成等人向王哭泣說："皇上没有馬公不能繼承皇位，驅逐馬公，天下的人將議論皇上背叛恩人了。況且馬公離去，誰會想念皇上呢?"王默默不言，就安慰挽留馬士英。馬士英也害怕左良玉，請求釋放何志孔，而讓黃澍迅速返回湖廣。前都督掌管錦衣衛劉僑，曾被遣送去守衛邊疆，由周文江賄賂張獻忠，接受僞任命，做錦衣指揮使。到左良玉收復蘄、黃，劉僑剃髮做和尚逃走，黃澍迅速執住他。可是馬士英接收劉僑的賄賂，使劉僑揭發黃澍的陰私，就恢復劉僑的官職，革去黃澍的職位。不久因楚府中尉說，就逮捕黃澍。左良玉使軍中副將群起嘩變，要去南京索餉，因而保護救助黃澍。袁繼咸給他上疏代黃澍申訴理由，馬士英不得已，就免去逮捕。黃澍就躲藏在左良玉軍隊中，左良玉同馬士英從此有矛盾。到僞太子的訟案産生，左良玉就藉此作爲用兵的藉口。

太子之來也，識者指其僞，而都下士民嘩然是之。時又有童氏者，自稱王妃，亦下獄。督撫、鎮將交章爭太子及童妃事。王亟出獄詞，遍示中外，衆論益籍籍，謂士英等朋奸，導王滅絶倫理。澍在良玉軍中，日夜言太子冤狀，請引兵除君側惡。良玉亦上疏請全太子，斥士英等爲奸臣。又以士英裁其餉，大憾，移檄遠近，聲士英罪。復上疏言："自先帝之變，士英利災擅權，事事爲難。逆案先帝手定，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復修之。越其杰貪婪遣戍，濫授節鉞。張孫振贓污絞犯，驟畀京卿。他如袁弘勳、楊文驄、劉泌、王燧、黃鼎等，或行同狗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當路。已爲首輔，用腹心阮大鋮爲添注尚書。又募死士伏皇城，詭名禁軍，動曰廢立由我。陛下

太子來時，認識的人指出他是假的，可是京城官民喧嘩說是真的。當時又有童氏，自稱王妃，也關在監獄中。督撫、鎮將交替上奏章爭論太子和童妃的事。皇上趕快貼出訟詞，遍示朝廷内外，衆人的議論更加紛紛，説馬士英等人勾結作惡多端，引導皇上滅盡人類的倫理道德。黃澍在左良玉軍隊中，日日夜夜説太子冤枉的事情，請求帶軍隊除掉君主身邊的惡人。左良玉也上疏請求保全太子，痛斥馬士英等人是奸臣。又因馬士英裁掉他的軍餉，左良玉十分憤恨，向遠近各地發送聲討文書，聲討馬士英的罪狀。再上疏説："自從先帝的變故，馬士英從災禍中得到專權，每一件事與我爲難。叛逆案是先帝親手所定，以馬士英爲首翻案。《要典》先帝親手焚燒掉，馬士英又修編它。越其杰貪婪遣送守衛邊疆，濫授予節鉞。張孫振是貪污死刑犯而迅速給予京城的卿相職位。其他像袁弘勳、楊文驄、劉泌、王燧、黃鼎等人，有的品行同狗猪，有的罪行與叛逆一樣，都任用他們掌握政權。他自己做

即位之初，恭儉明仁，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傷損盛德。復引用大鋮，睚眦殺人，如雷縯祚、周鑣等，鍛煉周内，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三案爲題，凡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目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大鋮一手握定抹殺識認之方拱乾，而信朋謀之劉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鋮等，以謝先帝。乞立肆市朝，傳首抒憤。”疏上，遂引兵而東。

宰相，任用親信阮大鋮做添注尚書。又招募敢死的人埋伏在京城，詐稱禁衛軍，動輒説廢除舊君立新君都由我決定。陛下繼承皇位之初期，謙恭、儉約、英明、仁慈，馬士英千方百計欺騙迷惑，進獻演戲的童子和艷麗的女人，傷害大德。又推薦任用阮大鋮，稍有怨恨就殺人，像雷縯祚、周鑣等人，羅織罪名周密而無遺漏，株連擴大。尤其過分的，是藉“三案”做題目，凡是平常不歡喜的人，一網打盡，使天下的官民，恐懼而人心涣散。現今皇太子到，交接分明。阮大鋮一手捏住消滅認識的方拱乾，而信任勾結陰謀的劉正宗，忍心將十七年儲君拘禁起來。凡是有血氣的人，都想一寸一寸肢解馬士英、阮大鋮等人，來向先帝謝罪。乞求在市集立即執行死刑後示衆，傳看頭顱來抒發憤恨。”奏疏呈上，就帶領軍隊向東而去。

士英懼，乃遣阮大鋮、朱大典、黄得功、劉孔昭等禦良玉，而撤江北劉良佐等兵，從之西。時大清兵日南下，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請無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力排思孝等議，淮、揚備禦益弱。會良玉死，其子夢庚連陷郡縣，率兵至采石。得功等與相持，大鋮、孔昭方虚張捷音，以邀爵賞，而大清兵已破揚州，逼京城。

馬士英恐懼，就派遣阮大鋮、朱大典、黄得功、劉孔昭抵禦左良玉，而撤去江北劉良佐等人的軍隊，跟隨他們向西而去。當時大清的軍隊一天天南下，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請求不要撤去江北的軍隊，急忙去守衛淮、揚。馬士英用嚴厲的口聲叱責説：“你們這類東林黨人，還要藉口防守長江，想放縱左逆進犯嗎？北方的軍隊來到，還可以商議條款。左逆來到，那麽你們這類做高官的，我們君臣衹有一死了！”盡力排斥姚思孝等人的建議，淮、揚的防守更加削弱。恰逢左良玉死了，他的兒子左夢庚連連攻陷郡縣，率領軍隊抵達采石。黄得功等人同他相持不下，阮大鋮、劉孔昭正虚傳出捷報，以便邀功請賞，而大清兵已經攻破揚州，進逼京城了。

五月三日，王出走太平，奔得功軍。孔昭斬關遁。明日，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爲衛，走浙江。經廣德州，知州趙景和疑其詐，閉門拒守。士英攻破，執景和殺之，大掠而去。走杭州，守臣以總兵府爲母妃行宫。不數日，大鋮、大典、方國安俱倉皇至，則得功已兵敗死，王被擒。

五月三日，皇上出奔太平，逃到黄得功軍中。劉孔昭殺掉關防逃跑了。第二天，馬士英事奉皇上母妃，派黔軍四百人做護衛，逃往浙江。經過廣德州，知州趙景和懷疑他們欺詐，關閉城門抵禦守衛。馬士英攻破城門，捉住趙景和殺了他，大肆搶掠離去。逃往杭州，守衛的臣子用總兵府作爲皇上母妃的臨時行宫。没有幾天，阮大鋮、朱大典、方國安都倉惶來到，而黄得功已兵

次日，請潞王監國，不受。未幾，大兵至，王率衆降，尋同母妃北去。此即大器等之所議欲立者也。

杭州既降，士英欲謁監國魯王，魯王諸臣力拒之。大鋮投朱大典於金華，亦爲士民所逐，大典乃送之嚴州總兵方國安軍。士英，國安同鄉也，先在其軍中。大鋮掀髯指掌，日談兵，國安甚喜。而士英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鋮，而己居惡名，頗以爲恨。已，我兵擊敗士英、國安。無何，士英、國安率衆渡錢塘，窺杭州，大兵擊敗之，溺江死者無算。士英擁殘兵欲入閩，唐王以罪大不許。明年，大兵剿湖賊，士英與長興伯吴日生俱擒獲，詔俱斬之。事具國史。大鋮偕謝三賓、宋之晋、蘇壯等赴江干乞降，從大兵攻仙霞關，僵仆石上死。而野乘載士英遁至台州山寺爲僧，爲我兵搜獲，大鋮、國安先後降。尋唐王走順昌。我大兵至，搜龍扛，得士英、大鋮、國安父子請王出關爲内應疏，遂駢斬士英、國安於延平城下。大鋮方游山，自觸石死，仍戮尸云。

敗而死，王被捕。第二天，請潞王代理國政，不接受。不久，大軍來到，潞王率領衆官投降，不久同母妃一起被强令往北而去。這就是吕大器等人所商議想立他爲帝的人。

杭州已經投降，馬士英想去謁見代理國政的魯王，魯王的衆大臣盡力拒絶他。阮大鋮到金華投奔朱大典，也被官民所驅逐，朱大典就送他到嚴州總兵方國安的軍隊中。馬士英、方國安是同鄉人，已先在他的軍隊中。阮大鋮翹起騶鬚，認爲事情容易對付，天天談論軍事，方國安很高興。可是馬士英認爲南渡的壞事，一半由於阮大鋮，而自己處於惡名聲，很認爲惱恨。不久，我軍擊敗馬士英、方國安。没有多久，馬士英、方國安率領衆人渡過錢塘江，窺視杭州，大軍打敗他們，淹死在江中的人不計其數。馬士英集合殘軍想進入閩，唐王認爲他罪行很大不允許。第二年，大軍圍剿湖上盗賊，馬士英和長興伯吴日生一起被捕獲，命令一起把他們斬首。事實全記載在明朝的歷史中。阮大鋮偕同謝三賓、宋之晋、蘇壯等人去江邊求降，隨大軍攻仙霞關，倒仆在石上死去。而野史記載馬士英逃到台州山廟中做和尚，被我軍搜獲，阮大鋮、方國安先後投降。不久唐王逃到順昌。我大軍到達，搜索皇帝的床，獲得馬士英、阮大鋮、方國安父子請求唐王出關做内應的奏疏，就一起在延平城下把馬士英、方國安斬首。阮大鋮正當游覽山景，自己撞在石上死去，仍被陳尸示衆。

明史卷三百九

列傳第一百九十七

流　賊

盜賊之禍，歷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張獻忠極矣。史册所載，未有若斯之酷者也。永樂中，唐賽兒倡亂山東。厥後乘瑕弄兵，頻見竊發，然皆旋就撲滅。惟武宗之世，流寇蔓延，幾危宗社，而卒以掃除。莊烈帝勵精有爲，視武宗何啻霄壤，而顧失天下，何也？明興百年，朝廷之綱紀既肅，天下之風俗未澆。孝宗選舉賢能，布列中外，與斯民休養生息者十餘年，仁澤深而人心固，元氣盛而國脉安。雖以武之童昏，亟行稗政，中官倖夫，濁亂左右，而本根尚未盡撥，宰輔亦多老成。迨盜賊四起，王瓊獨典中樞，陸完、彭澤分任閫帥，委寄既專，旁撓絶少，以故危而不亡。莊烈帝承神、熹之後，神宗怠荒棄政，熹宗暱近閹人，元氣盡澌，國脉垂絶。向使熹宗御宇復延數載，則天下之亡不再傳矣。

盜賊的禍患，歷代常有，到明朝末年李自成、張獻忠就到了頂點。史書上所記載，没有如此殘酷的。永樂年間，唐賽兒在山東發動叛亂。以後乘着朝廷施政的闕失，武裝起兵，頻頻看到暗暗的發動，然而都是旋即就被撲滅。祇有武宗的朝代，流動的盜賊蔓延，幾乎危害到國家，而終於被掃除掉。莊烈帝振奮精神大有作爲，比照武宗何止天地之别，可反而失去天下，是什麽原因呢？明朝興起一百多年，朝廷的法令很嚴厲，而天下的風俗還未澆薄。孝宗選用賢能的人，布告朝廷内外，同他的百姓休養生息十多年，恩澤深而人心穩固，元氣盛而國家的命脉安定。即使以武宗的愚昧無知，屢屢施行不良的政令，宦官和受寵幸的佞人，使朝廷濁亂不堪，但國家的根本没有全部改變，宰相也大多年高有德。及到盜賊四處興起，王瓊獨自掌管兵部，陸完、彭澤分别在地方擔任將帥，委任寄托既專一，旁邊的阻撓絶少，因此危急而没有滅亡。莊烈帝繼承神宗、熹宗之後，神宗怠懈荒弛廢棄朝政，熹宗親近太監，元氣全部竭盡，國家的命脉接近斷絶。倘使熹宗統治再延長幾年，那麽天下的滅亡就不會再傳下去了。

莊烈之繼統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鋭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於中，不摇於外也。且性多

當莊烈帝繼承皇位的時候，臣僚朋黨格局已形成，民間的資財已經耗盡，國家的法令已經破壞，邊疆的紛亂局面已經很厲害。莊烈帝雖然專心一意革新進取，治理注重考查名與實，可是人才的好和壞，議論的正確和錯誤，政事的成功和失敗，軍事勝利和潰敗，不能在心中有明確的見

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群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內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利自全之心。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爲閫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於不能制。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政繁賦重，外訌內叛。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并發，厥症固已甚危，而醫則良否錯進，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於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於流賊也。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解，不被外界言論動摇。而且性格多疑而苛細，倔强好勝。性格苛細就會刻薄而缺少恩德，好勝就決策匆忙而舉措失常。當大群盜寇滿山遍野，各處像一鍋開水沸騰之時，可委以政權的人不是平庸的人就是奸佞之輩，討伐和安撫舉棋不定，茫茫然没有已定的計劃。朝廷大臣補救過錯不足，人人懷着圖利保全自己的心。説話耿直，切中事弊的人，大多都被打擊而離去。他所委任做地方將帥的人，指揮進退，全由朝中傳出命令，功過都没有報償。一場失敗就殺一個將帥，一個城池陷落就殺一個官吏，賞罰太明顯而到了不能罰，控制過分嚴而到了不能控制。加上天災流行，饑荒災害相繼而至，政令繁雜賦税沉重，外寇爭擾，內賊叛亂。譬如一個人的身體，元氣已疲憊衰弱，疽毒一起發作，其病症本來已很危險，而醫生却良醫與庸醫雜亂診視，藥劑却凉藥與熱藥交互使用，病入膏肓，而没藥可救，不死還待什麽呢？因此明朝的滅亡，亡在流寇，而它的造成滅亡的根本，不在於流寇。嗚呼！莊烈帝不是亡國的國君，而遇上了亡國的命運，又缺乏救亡的辦法，白白看他焦心勞累忙亂，獨個兒站在皇位上十七年。而軍帳中聽不到張良、陳平的謀略，軍隊中没有看到李光弼、郭子儀這樣的將帥，最終使國家覆滅，徒然以自身殉國，可悲啊！

自唐賽兒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賊諸臣傳中。獨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張獻忠傳。

從唐賽兒以下，容易窮盡考究他們本末的事迹，事實全記載在剿賊諸臣的列傳中。單獨記載滅亡天下的人，給李自成、張獻忠立了傳。

李自成　張獻忠

李自成

李自成，米脂人，世居懷遠堡李繼遷寨。父守忠，無子，禱於華山，夢神告曰："以破軍星爲若子。"已，生自成。幼牧羊於邑大姓艾氏，及長，充銀川驛卒。善騎射，鬥很無賴，數犯法。知縣晏子賓捕之，將置諸死，脱去爲屠。天啓末，魏忠賢黨喬應甲爲陝西巡撫，朱童蒙爲延綏巡

李自成是米脂人，世代居住在懷遠堡李繼遷寨。父名李守忠，没有兒子，到華山祈禱，夢見神告訴他説："以破軍星做你兒子。"不久，生了李自成。李自成年幼時在鄉邑大姓艾氏家放羊，到長大，充當銀川驛卒。擅長騎馬射箭，是好鬥凶狠的刁横之徒，多次犯法。知縣晏子賓拘捕他將置他於死地，逃脱離去做了屠夫。天啓末年，魏忠賢的同黨喬應甲做陝西巡撫，朱童蒙做

撫，貪黷不詰盗，盗由是始。

崇禎元年，陝西大饑，延綏缺餉，固原兵劫州庫。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胤，宜川賊王左掛、飛山虎、大紅狼等，一時并起。有安塞馬賊高迎祥者，自成舅也，與饑民王大梁聚衆應之。迎祥自稱闖王，大梁自稱大梁王。二年春，詔以楊鶴爲三邊總督，捕之。參政劉應遇擊斬王二、王大梁，參政洪承疇擊破王左掛，賊稍稍懼。會京師戒嚴，山西巡撫耿如杞勤王兵嘩而西，延綏總兵吴自勉、甘肅巡撫梅之焕勤王兵亦潰，與群盗合。延綏巡撫張夢鯨恚死，承疇代之，召故總兵杜文焕督延綏、固原兵，便宜剿賊。

三年，王左掛、王子順、苗美等戰屢敗，乞降。而王嘉胤掠延安、慶陽間，楊鶴撫之，不聽，從神木渡河犯山西。是時，秦地所徵曰新餉，曰均輸，曰間架，其目日增，吏因緣爲奸，民大困。以給事中劉懋議，裁驛站，山、陝游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俱從賊，賊轉盛。兵部郎中李繼貞奏曰："延民饑，將盡爲盗，請以帑金十萬振之。"帝不聽。而嘉胤已襲破黄甫川、清水、木瓜三堡，陷府谷、河曲。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獨行狼諸賊，所在蜂起，或掠秦，或東入晋，屠陷城堡。官兵東西奔擊，賊或降或死，旋滅旋熾。延安賊張獻忠亦聚衆據十八寨，稱八大王。

四年，孤山副將曹文詔破賊河曲，王嘉胤遁去。已，復自岳陽突犯澤、潞，爲左右所殺，其黨共推王自用號紫金梁者爲魁。自用結群賊老回

延綏巡撫，貪污財貨，不管盗寇，盗寇因此興起。

崇禎元年，陝西發生大饑荒，延綏缺少糧餉，固原軍搶劫州糧庫。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胤，宜川賊王左掛、飛山虎、大紅狼等，一時之間紛紛興起。有安塞馬賊高迎祥，是李自成的舅父，跟飢民王大梁聚衆響應。高迎祥自稱闖王，王大梁自稱大梁王。二年春季，皇上命令派楊鶴做三邊總督，逮捕他們。參政劉應遇攻擊斬了王二、王大梁，參政洪承疇攻破王左掛，盗賊稍稍害怕。恰逢京城戒嚴，山西巡撫耿如杞出兵勤王，但軍隊嘩變而向西去，延綏總兵吴自勉、甘肅巡撫梅之焕勤王兵也潰敗，并與群盗相聯合。延綏巡撫張夢鯨恚恨而死，洪承疇代替他，召從前的總兵杜文焕督率延綏、固原的軍隊，以利於討伐賊寇。

崇禎三年，王左掛、王子順、苗美等人作戰屢次失敗，乞求投降。而王嘉胤侵掠延安、慶陽之間，楊鶴安撫他，不依從，從神木渡過黄河進犯山西。這時，秦地所徵收的税稱爲新餉，稱爲均輸，又稱爲間架，它的名目一天天增加，官吏就因而狼狽爲奸，百姓就陷入困境。因給軍中劉懋建議，裁減驛站，山西、陝西的游民依靠驛站糧餉的，没有地方得到糧食，都去隨從盗賊，盗賊的勢力就轉變爲强盛了。兵部郎中李繼貞奏報説："延安百姓饑荒，將全部去做盗賊，請求拿庫金十萬兩賑救他們。"皇帝不依從。可王嘉胤已經攻破黄甫川、清水、木瓜三個城堡，攻陷府谷、河曲。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獨行狼衆盗賊，在各地蜂起，有的掠奪秦，有的向東進入晋，屠殺攻占城堡。官兵東奔西打，盗賊有的投降有的戰死，很快消滅又很快興起。延安盗賊張獻忠也聚衆占據十八個營壘，稱八大王。

四年，孤山副將曹文詔在河曲打敗流寇，王嘉胤逃走。不久，又從岳陽突然進犯澤、潞，被身旁的人所殺，他的同夥共同推舉王自用别號紫金梁的做頭領。王自用集結衆流賊老回回、曹

回、曹操、八金剛、掃地王、射塌天、闖正虎、滿天星、破甲錐、邢紅狼、上天龍、蝎子塊、過天星、混世王等及迎祥、獻忠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聚山西。自成乃與兄子過往從迎祥，與獻忠等合，號闖將，未有名。楊鶴撫賊不效被逮，洪承疇代鶴，張福臻代承疇，督諸將曹文詔、楊嘉謨剿賊，所向克捷，陝地略定。而山西賊大盛，剽掠寧鄉、石樓、稷山、聞喜、河津間。

五年，賊分道四出，連陷大寧、隰州、澤州、壽陽諸州縣，全晉震動。乃罷巡撫宋統殷，以許鼎臣代之，與宣大總督張宗衡分督諸將。宗衡督虎大威、賀人龍、左良玉等兵八千人，駐平陽，責以平陽、澤、潞四十一州縣。鼎臣督張應昌、頗希牧、艾萬年兵七千人，駐汾州，責以汾、太、沁、遼三十八州縣。賊亦轉入磨盤山，分衆爲三：闖正虎據交城、文水，窺太原；邢紅狼、上天龍據吴城，窺汾州；自用、獻忠突沁州、武鄉，陷遼州。

六年春，官兵共進力擊。自用懼，乞降於故錦衣僉事張道濬。約未定，陽和兵襲之。賊怒，敗約去。會總兵官曹文詔率陝西兵至，偕諸將猛如虎、虎大威、頗希牧、艾萬年、張應昌等合剿，屢戰皆大克，前後殺混世王、滿天星、姬關鎖、翻山動、掌世王、顯道神等，破自用、獻忠、老回回、蝎子塊、掃地王諸賊。其後，自用又爲川將鄧玘射殺之。山西三大盗俱敗。

初，賊之破澤州也，分其衆，南逾太行，掠濟源、清化、修武，圍懷慶。官軍擊之，賊遁走。別賊復闌入西山，大掠順德、真定間。大名道

操、八金剛、掃地王、射塌天、闖正虎、滿天星、破甲錐、邢紅狼、上天龍、蝎子塊、過天星、混世王等人和高迎祥、張獻忠共三十六營，軍衆二十多萬人，聚集在山西。李自成就與哥哥的兒子李過去投靠高迎祥，跟張獻忠等聯合，號稱闖將，没有名氣。楊鶴安撫流賊没有效被逮捕，洪承疇代替楊鶴，張福臻代替洪承疇，督率衆將曹文詔、楊嘉謨討伐流賊，所向無敵，陝西一帶全都平定。而山西流賊十分昌盛，在寧鄉、石樓、稷山、聞喜、河津之間搶劫。

崇禎五年，流賊分路四面出擊，接連攻陷大寧、隰州、澤州、壽陽各州縣，整個晉地都震驚。就罷免巡撫宋統殷，用許鼎臣代替他，同宣大總督張宗衡分別督率衆將領。張宗衡督率虎大威、賀人龍、左良玉等軍兵八千人，駐守平陽，把平陽、澤、潞等四十一州縣責令他負責。許鼎臣督率張應昌、頗希牧、艾萬年等軍兵七千人，駐守汾州，把汾、太、沁、遼等三十八州縣責令他負責。流賊也轉入到磨盤山，把軍衆分爲三股：闖正虎占據交城、文水，窺視太原；邢紅狼、上天龍占據吴城，窺視汾州；王自用、張獻忠突擊沁州、武鄉，攻陷遼州。

六年春季，官兵一起進行有力的追擊。王自用恐懼，向從前的錦衣僉事張道濬乞求投降。協約還没有訂定，陽和的官軍襲擊王自用。流賊憤怒，毁約而離去。恰逢總兵官曹文詔率領陝西的軍隊來到，就偕同衆將領猛如虎、虎大威、頗希牧、艾萬年、張應昌等合力討伐，每次作戰都大勝，前後殺了混世王、滿天星、姬關鎖、翻山動、掌世王、顯道神等人，擊敗王自用、張獻忠、老回回、蝎子塊、掃地王等賊寇。以後，王自用又被川將鄧玘射殺而死。山西三股大盗都失敗了。

當初，流賊攻破澤州時，分開他們的徒衆，向南越過太行山，攻占濟源、清化、修武，圍困懷慶。官軍攻擊他們，流賊就逃走。其他的盗賊又進入西山，在順德、真定之間大肆搶劫。大名

盧象昇力戰却賊。賊自邢臺摩天嶺西下，抵武安，敗總兵左良玉，河北三府焚劫殆遍。潞王上疏告急，兼請衛鳳、泗陵寢。詔特遣總兵倪寵、王樸率京營兵六千人，與諸將并進。賊聞之，欲從河内走太行。文詔邀擊之，不敢進。

道盧象昇盡全力作戰打退流賊。流賊從邢臺摩天嶺西部而下，抵達武安，打敗總兵左良玉，河北三個府幾乎普遍遭到焚燒搶劫。潞王上奏疏告急，同時請求守衛鳳、泗的帝王墳墓和殿堂。皇上命令特別派遣總兵倪寵、王樸率領京營的軍隊六千人，同衆將領一起進發。流賊聽到消息，想從河内逃到太行。曹文詔阻截攻擊他們，不敢前進。

賊之敗於山西者，亦奔河北合營，迎祥、自成、獻忠、曹操、老回回等俱至。京兵躡其後，左良玉、湯九州等扼其前，連戰於青店、石岡、石坡、牛尾、柳泉、猛虎村，屢敗之。賊欲逸，阻於河，大困。賊素畏文詔、道濬，道濬先坐事遣戍，文詔轉戰秦、晋、河北，遇賊輒大克，御史復劾其驕倨，調大同總兵去。賊遂詭辭乞降，監軍太監楊進朝信之，爲入奏。會天寒河冰合，賊突從毛家寨策馬徑渡。河南諸軍無扼河者，賊遂連陷澠池、伊陽、盧氏三縣。河南巡撫玄默率諸將盛兵待之，賊竄入盧氏山中，由間道直走内鄉，掠鄖陽，又分掠南陽、汝寧，入棗陽、當陽，逼湖廣。巡撫唐暉斂兵守境。犯歸、巴、夷陵等處，破夔州，攻廣元，逼四川，所在告急。

在山西失敗的流賊，也投奔到河北一起聯合，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曹操、老回回等都到達。京城的軍隊緊逼他們的後面，左良玉、湯九州等扼守在他們的前面，接連在青店、石岡、石坡、牛尾、柳泉、猛虎村作戰，多次打敗他們。流賊想逃走，被黄河阻擋，十分窘迫。流賊一向畏懼曹文詔、張道濬，張道濬以前因事獲罪被遣送邊疆守衛，曹文詔在秦、晋、河北之間轉戰，遇上敵人常取得大勝，御史又揭發他傲慢，就調爲大同總兵而離去。流賊就用欺詐的言詞乞求投降，監軍太監楊進朝相信他們，上奏朝廷。恰逢天氣寒冷黄河全面封凍，流賊突然從毛家寨驅馬直接渡河。河南衆軍没有派人扼守黄河，流賊就接連攻陷澠池、伊陽、盧氏三個縣。河南巡撫玄默率領衆將領大軍等待他們，流賊就竄進盧氏山中，從小路直奔内鄉，攻占鄖陽，又分兵攻占南陽、汝寧，進入棗陽、當陽，進逼湖廣。巡撫唐暉聚集軍隊守衛本土。流賊進犯歸、巴、夷陵等地方，攻破夔州，進攻廣元，進逼四川，所到之處報告危急請求援救。

七年春，特設山、陝、河南、湖廣、四川總督，專辦賊，以延綏巡撫陳奇瑜爲之，以盧象昇撫治鄖陽，爲奇瑜破賊延水關有威名，而象昇歷戰陣知兵也。於是奇瑜自均州入，與象昇并進，師次烏林關，斬賊數千級。賊走漢南，奇瑜以湖廣不足憂，引兵西擊。

七年春季，特别設置山西、陝西、河南、湖廣、四川總督，專任懲辦流賊事，派延綏巡撫陳奇瑜做總督，派盧象昇安撫治理鄖陽，因爲陳奇瑜在延水關打敗流賊有威名，而盧象昇經歷戰陣知道兵法。這樣陳奇瑜就從均州進入，同盧象昇一起進發，軍隊在烏林關停留，斬流賊幾千首級。流賊逃往漢南，陳奇瑜認爲湖廣不值得憂慮，帶領軍隊向西攻擊流賊。

始，賊自澠池渡河，高迎祥最强，自成屬焉。及入河南，自成與兄子過結李牟、俞彬、白廣恩、李雙

起初，流賊從澠池渡過黄河，高迎祥最强大，李自成隸屬他。到進入河南，李自成同哥哥的兒子李過聯結李牟、俞彬、白廣恩、李雙喜、

喜、顧君恩、高傑等自爲一軍。過、傑善戰，君恩善謀。及奇瑜兵至，獻忠等奔商、雒，自成等陷於興安之車箱峽。會大雨兩月，馬乏芻多死，弓矢皆脱，自成用君恩計，賄奇瑜左右，詐降。奇瑜意輕賊，許之，檄諸將按兵毋殺，所過州縣爲具糗傳送。賊甫渡棧，即大噪，盡屠所過七州縣。而略陽賊數萬亦來會，賊勢愈張。奇瑜坐削籍，而自成名始著矣。

顧君恩、高傑等自成爲一軍。李過、高傑善於作戰，顧君恩善於計謀。陳奇瑜軍隊到來後，張獻忠等人逃奔到商、雒，李自成等困陷在興安的車箱峽。恰逢下了兩個月大雨，馬缺乏草料很多餓死，弓箭都脱落，李自成采用顧君恩的計策，賄賂陳奇瑜身旁的人，假裝要求投降。陳奇瑜心中輕視賊寇，允許投降，傳命令給衆將令按兵不殺，所經過的州縣爲之準備乾糧傳送。流賊纔渡過棧道，就大聲喧鬧，全屠殺所經過的七個州縣。而略陽的幾萬流賊也來會合，流賊的勢力更加盛大。陳奇瑜獲罪革去官職，而李自成的名氣開始顯露。

已，洪承疇代奇瑜，李喬巡撫陝西，吴甡巡撫山西。大學士温體仁謂甡曰：“流賊癬疥疾，勿憂也。”未幾，西寧兵變，承疇甫受命而東，聞變遽返。迎祥、自成遂入鞏昌、平凉、臨洮、鳳翔諸府數十州縣。敗賀人龍、張天禮軍，殺固原道陸夢龍。圍隴州四十餘日，承疇檄總兵左光先與人龍合擊，大破之。會朝廷亦命豫、楚、晋、蜀兵四道入陝，迎祥、自成遂竄入終南山。已而東出，陷陳州、靈寶、汜水、滎陽。聞左良玉將至，移壁梅山、溱水間。部賊拔上蔡，燒汝寧郛。乃命承疇出關追賊，與山東巡撫朱大典并力擊，賊偵知之。

不久，洪承疇代替陳奇瑜，李喬做陝西巡撫，吴甡做山西巡撫。大學士温體仁對吴甡説：“流賊是像癬疥一樣的皮膚病，不必憂慮。”不久，西寧發生兵變，洪承疇剛受命令向東討伐，聽到兵變後急忙返回。高迎祥、李自成就進入鞏昌、平凉、臨洮、鳳翔各府幾十個州縣。打敗賀人龍、張天禮的軍隊，殺掉固原道陸夢龍。圍困隴州四十多天，洪承疇傳令總兵左光先同賀人龍聯合攻擊，大破高迎祥和李自成。恰逢朝廷也命令豫、楚、晋、蜀軍隊四道進入陝西，高迎祥、李自成就竄入終南山。不久從東面出擊，攻陷陳州、靈寶、汜水、滎陽。聽到左良玉將到達，就把軍營移到梅山、溱水之間。率領流賊攻克上蔡，焚燒汝寧外城。皇帝就命令洪承疇出關追擊流賊，同山東巡撫朱大典合力攻擊，流賊探知皇帝的命令。

八年正月大會於滎陽。老回回、曹操、革裏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及迎祥、獻忠共十三家七十二營，議拒敵，未决。自成進曰：“一夫猶奮，况十萬衆乎！官兵無能爲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鈍聽之天。”皆曰：“善。”乃議革裏眼、左金王當川、湖兵，横天王、混十萬當陝兵，曹操、過天星扼河上，迎祥、獻忠及自成等略東方，老回回、九條

八年正月，流賊在滎陽大規模會合。老回回、曹操、革裏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和高迎祥、張獻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軍營，商議抵禦敵人，没有作出决定。李自成上前説：“一個人尚且要振奮，何况有十萬軍衆呢！官兵不能幹什麽。應當分開兵力决定所去的方向，成敗得失聽天由命。”大家都説：“好。”就商議决定革裏眼、左金王抵擋川、湖的軍隊，横天王、混十萬抵擋陝西的軍隊，曹操、過天星扼守黄河畔，高迎祥、張獻忠和李自成等人攻占東方，老回回、九

龍往來策應。陝兵鋭，益以射塌天、改世王。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衆如自成言。

先是，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懼賊南犯，請加防鳳陽陵寢，不報。及迎祥、獻忠東下，江北兵單，固始、霍丘俱失守。賊燔壽州，陷潁州，知州尹夢鼇、州判趙士寬戰死，殺故尚書張鶴鳴。乘勝陷鳳陽，焚皇陵，留守署正朱國相等皆戰死。事聞，帝素服哭，遣官告廟。逮漕運都御史楊一鵬棄市，以朱大典代之，大徵兵討賊。賊乃大書幟曰古元真龍皇帝，合樂大飲。自成從獻忠求皇陵監小閹善鼓吹者，獻忠不與。自成怒，偕迎祥西趨歸德，與曹操、過天星合，復入陝西。獻忠獨東下廬州。

承疇方馳至汝州，命諸將左良玉、湯九州、尤世威、徐來朝、陳永福、鄧玘、張應昌分扼湖廣、河南、鄖陽諸關隘，召曹文詔爲中軍。文詔未至，玘以兵亂死。迎祥、自成從終南山出，大掠富平、寧州。老回回、獻忠、曹操、蝎子塊、過天星諸賊，聞承疇出關，先後皆走陝西，焚掠西安、平凉、鳳翔諸郡。承疇亟還救，分遣諸將擊老回回等，令副總兵劉成功、艾萬年擊迎祥、自成於寧州。萬年中伏戰死，文詔怒，復擊之，亦中伏戰死。群賊乘勝掠地，火照西安城中。承疇力禦之涇陽、三原間，决死戰，賊不得過。獻忠、老回回等由他道轉突朱陽關，守關將徐來臣軍潰死，尤世威中箭遁。於是群賊皆出關，分十三營東犯，而迎祥、自成獨留陝西。

時盧象昇已改湖廣巡撫，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諸軍

條龍往來策應。陝西的軍隊精鋭，就增加了射塌天、改世王。所攻破的城邑，女子財寶平均占有。大家依從李自成所説。

在這之前，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害怕流賊向南進犯，請求加强鳳陽帝王祖墳殿堂的防禦，皇上没有答覆。到高迎祥、張獻忠向東而下，江北的兵力單薄，固始、霍丘都陷落。流賊火燒壽州，攻陷潁州，知州尹夢鼇、州判趙士寬戰死，殺掉前尚書張鶴鳴。乘勝攻陷鳳陽，焚燒皇陵，留守署正朱國相等都戰死。事情傳報，皇帝纔穿孝服痛哭，派官吏去向祖廟告訴。逮捕漕運都御史楊一鵬處死示衆，用朱大典代替他，大力徵集兵員討伐流賊。流賊就大寫旗幟稱爲古元真龍皇帝，各種樂器合奏盡興痛飲。李自成向張獻忠請求要皇陵監善於鼓吹的小太監，張獻忠不給。李自成發怒，同高迎祥一起向西奔往歸德，跟曹操、過天星會合，又進入陝西。張獻忠獨自向東下廬州。

洪承疇正奔馳到汝州，命令衆將左良玉、湯九州、尤世威、徐來朝、陳永福、鄧玘、張應昌分别扼守湖廣、河南、鄖陽各關隘險要之處，召曹文詔做中軍。曹文詔没有到達，鄧玘因軍隊叛亂而死。高迎祥、李自成從終南山出來，大肆擄掠富平、寧州。老回回、張獻忠、曹操、蝎子塊、過天星衆流賊，聽到洪承疇出關，先後都奔向陝西，火燒擄掠西安、平凉、鳳翔各郡。洪承疇急忙返回援救，分别派遣衆將領去攻打老回回等，命令副總兵劉成功、艾萬年在寧州攻打高迎祥、李自成。艾萬年中伏擊而戰死，曹文詔發怒，又攻打流賊，也中伏擊而戰死。群賊乘勝搶奪西安，火光照亮西安城中。洪承疇盡全力在涇陽、三原之間抵禦流賊，拼死作戰，流賊不能通過。張獻忠、老回回等從别的道路轉移突擊朱陽關，守關將領徐來臣因軍隊潰敗而死，尤世威中箭而逃走。因此群賊都出了關，分爲十三營向東進犯，而高迎祥、李自成獨留在陝西。

當時盧象昇已改任湖廣巡撫，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各處軍務。皇帝命令洪承

務。詔承疇督關中，象昇督關外。賊亦分兵，迎祥略武功、扶風以西，自成略富平、固州以東。承疇遣將追自成，小捷，至醴泉。賊將高傑通於自成妻邢氏，懼誅，挾之來降。承疇身追自成，大戰渭南、臨潼，自成大敗東走。迎祥亦屢敗，東逾華陰南原，絶嶺，偕自成出朱陽關，與獻忠合。冬十一月，群賊薄閿鄉，左良玉、祖寬禦之不克，遂陷陝州，進攻雒陽。河南巡撫陳必謙督良玉、寬援雒陽，獻忠走嵩、汝。迎祥、自成走偃師、鞏縣，略魯山、葉縣，陷光州，象昇擊敗之確山。

九年春，迎祥、自成攻廬州，不拔。陷含山、和州，殺知州黎弘業及在籍御史馬如蛟等。又攻滁州，知州劉大鞏、太僕卿李覺斯堅守不下。象昇親督祖寬、羅岱、楊世恩等來援，戰於朱龍橋，賊大敗，尸咽水不流。北攻壽州，故御史方震孺堅守。折而西，入歸德，邊將祖大樂破之。走密、登封，故總兵湯九州戰死。分道犯南陽、裕州，必謙援南陽，象昇援裕，令大樂等擊賊，殺迎祥、自成精鋭幾盡。賊復分兵再入陝，迎祥由鄖、襄趨興安、漢中，自成由南山逾商、雒，走延綏，犯鞏昌北境。諸將左光先、曹變蛟破之，自成走環縣。未幾，官軍敗於羅家山，盡亡士馬器仗，總兵官俞冲霄被執。自成勢復振，進圍綏德，欲東渡河，山西兵遏之。復西掠米脂，呼知縣邊大綬，曰："此吾故鄉也，勿虐我父老。"遺之金，令修文廟。將襲榆林，河水驟長，賊淹死甚衆，乃改道，從韓城而西。

時象昇及大樂、寬等皆入援京師。孫傳庭新除陝西巡撫，鋭意滅

疇督關中，盧象昇督關外。流賊也分散兵力，高迎祥攻取武功、扶風以西，李自成攻取富平、固州以東。洪承疇派遣將領追趕李自成，取得小勝利，直抵醴泉。流賊將領高傑同李自成妻子邢氏私通，害怕被殺，挾持邢氏來投降。洪承疇親自追擊李自成，在渭南、臨潼大戰，李自成大敗而向東逃跑。高迎祥也多次失敗，向東越過華陰南原，横越高嶺，同李自成一起出朱陽關，跟張獻忠會合。冬十一月，大群流賊逼近閿鄉，左良玉、祖寬抵抗未能取得勝利，於是攻陷陝州，進攻雒陽。河南巡撫陳必謙督左良玉、祖寬救援雒陽，張獻忠逃奔到嵩、汝。高迎祥、李自成逃奔到偃師、鞏縣，攻取魯山、葉縣，攻陷光州，盧象昇在確山打敗他們。

九年春季，高迎祥、李自成進攻廬州，没有攻占。攻陷含山、和州，殺了知州黎弘業和在册御史馬如蛟等。又進攻滁州，知州劉大鞏、太僕卿李覺斯堅守，攻不下。盧象昇親自督率祖寬、羅岱、楊世恩等人來援救，在朱龍橋交戰，流賊大敗，尸體充塞河道使河水不流。向北攻打壽州，前御史方震孺堅守。轉回向西，進入歸德，邊將祖大樂打敗他們。逃奔到密、登封，前總兵湯九州戰死。分路進犯南陽、裕州，陳必謙援救南陽，盧象昇援救裕州，命令祖大樂等攻擊流賊，把高迎祥、李自成的精鋭部隊幾乎殺盡。流賊又分兵再進入陝西，高迎祥從鄖、襄疾奔興安、漢中，李自成從南山越過商、雒，逃奔延綏，進犯鞏昌北面地界。衆將領左光先、曹變蛟打敗了他們，李自成逃奔環縣。不久，官軍在羅家山失敗，全部丢失了士卒馬匹武器，總兵官俞冲霄被捉住。李自成的勢力又振興，進而圍困綏德，想渡過黄河，山西的軍隊阻止他們渡河。又向西攻取米脂，呼喊知縣邊大綬，説："這是我的故鄉，不要虐待我父老。"送他銀子，要他修文廟。將偷襲榆林，黄河水位突然暴漲，流賊淹死的很多，就改變路綫，由韓城而向西去。

當時盧象昇和祖大樂、祖寬等人都進京去援救京城。孫傳庭新任陝西巡撫，專心一意消滅流

賊。秋七月，擒迎祥於盩厔，獻俘闕下，磔死。於是賊黨乃共推自成爲闖王矣。是月，犯階、徽。未幾，出汧、隴，犯鳳翔，渡渭河。

十年犯涇陽、三原。蝎子塊、過天星俱來會。傳庭督變蛟連戰七日，皆克，蝎子塊降。自成與過天星奔秦州。入蜀，陷寧羌，破七盤關，陷廣元，總兵官侯良柱戰死，遂連陷昭化、劍州、梓潼、江油、黎雅、青川等州縣。劍州知州徐尚卿、吏目李英俊、昭化知縣王時化、郫縣主簿張應奇、金堂典史潘夢科皆死。進攻成都，七日不克，巡撫王維章坐避賊徵。

十一年春，官軍敗賊梓潼，自成奔白水，食盡。承疇、傳庭合擊於潼關原，大破之。自成盡亡其卒，獨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潰圍，竄伏商、洛山中。其年，獻忠降，自成勢益衰。承疇改薊遼總督，傳庭改保定總督。傳庭以疾辭，逮下獄。二人去，自成稍得安。總理熊文燦方主撫，諜者或報自成死，益寬之。

十二年夏，獻忠反穀城。自成大喜，出收衆，衆復大集。陝西總督鄭崇儉發兵圍之，令曰“圍師必缺”。自成乃由缺走，突武關，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覺，遁去。楊嗣昌督師夷陵，檄令降，自成出謾語。官軍圍自成於巴西、魚復諸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經，養子雙喜勸而止。賊將多出降。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最驍勇，亦欲降。自成與步入叢祠，顧而嘆曰：“人言我當爲天子，盍卜之，不吉，斷我頭以降。”宗敏諾，三卜三吉。宗敏還，殺其兩妻，謂自成曰：“吾死從君矣。”軍中壯士聞之，

賊。秋天七月，在盩厔活捉高迎祥，在宮闕之下獻上俘虜，車裂而死。因此流賊的同夥就一起推舉李自成做闖王了。這月，進犯階、徽。不久，從汧、隴出擊，進犯鳳翔，渡過渭河。

十年，李自成進犯涇陽、三原。蝎子塊、過天星都來會合。孫傳庭督率曹變蛟接連作戰七天，都取勝，蝎子塊投降。李自成和過天星逃奔秦州。進入蜀，攻陷寧羌，攻破七盤關，攻陷廣元，總兵官侯良柱戰死，就接連攻陷昭化、劍州、梓潼、江油、黎雅、青川等州縣。劍州知州徐尚卿、吏目李英俊、昭化知縣王時化、郫縣主簿張應奇、金堂典史潘夢科都死。進攻成都，七天不能取勝，巡撫王維章因躲避流賊獲罪受到責問。

十一年春，官軍在梓潼打敗流賊，李自成逃奔到白水，糧食已盡。洪承疇、孫傳庭在潼關原合力攻擊，大破李自成。李自成全失掉了他的士兵，衹跟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將突圍，逃竄潛伏在商、洛山中。這一年，張獻忠投降，李自成的勢力更加衰敗。洪承疇改任薊遼總督，孫傳庭改任保定總督。孫傳庭因病辭職，被逮捕關入監獄。這兩個人離開，李自成稍稍得到安定。總理熊文燦正主張安撫，有間諜報告説李自成已死，就更加放鬆了警惕。

十二年夏季，張獻忠在穀城反叛。李自成很高興，出山收集軍衆，衆流賊又大規模集合。陝西總督鄭崇儉派軍隊圍困李自成，下令説“圍困的軍隊必定有缺口”。李自成就從缺口逃走，突擊武關，去投靠張獻忠。張獻忠想謀取他，被發覺，就逃走。楊嗣昌在夷陵督率軍隊，傳令叫他投降，李自成出語謾駡。官軍把李自成圍困在巴西、魚復衆山中，李自成十分困難，想上吊自殺，養子李雙喜勸説而停止。流賊將領大多數出山投降。劉宗敏是藍田的鐵匠，最勇猛，也想投降。李自成和他一起走進鄉野叢林中的神廟，回頭看看劉宗敏而嘆息説：“有人説我應當做天子，爲什麼不預卜一下，若不吉利，砍斷我的頭去投降。”劉宗敏應許，預卜三次三次都吉利。劉宗

亦多殺妻子願從者。自成乃盡焚輜重，輕騎由鄖、均走河南。河南大旱，斛穀萬錢，饑民從自成者數萬。遂自南陽出，攻宜陽，殺知縣唐啓泰。攻永寧，殺知縣武大烈，戕萬安王采𨮬。攻偃師，知縣徐日泰罵賊死。時十三年十二月也。

敏返回家，殺掉他的兩個妻子，對李自成說："我死也隨着你了。"軍隊中的壯士聽說此事，有很多殺掉妻子兒女而願意跟隨李自成的。李自成就燒掉軍用物資，輕裝騎馬從鄖、均奔河南。河南大旱，一斛穀子要萬錢，饑民跟隨李自成的有幾萬人。於是從南陽出擊，進攻宜陽，殺知縣唐啓泰。攻打永寧，殺掉知縣武大烈，戕殺萬安王朱采𨮬。攻打偃師，知縣徐日泰罵流賊而死。這時是崇禎十三年十二月。

自成爲人高顴深頞，鴟目曷鼻，聲如豺。性猜忍，日殺人斫足剖心爲戲。所過，民皆保塢堡不下。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振饑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伎紅娘子反，擄信，强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爲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軍爲主謀，潛歸，事泄坐斬，已，得末減。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巖。金星又薦卜者宋獻策，長三尺餘，上讖記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巖因説曰："取天下以人心爲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屠戮爲減。又散所掠財物振饑民，民受餉者，不辨巖、自成也，雜呼曰："李公子活我。"巖復造謡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以相煽，從自成者日衆。

李自成高顴骨，深眼眶，鷹眼仰鼻，聲音像豺狼。性格殘暴無情，每天殺人斬脚剖心作爲游戲。所經過的地方，百姓都保衛城堡不能攻下。杞縣舉人李信，是叛逆案中尚書李精白的兒子，曾拿出糧食救濟飢民，百姓感恩謝他說："李公子救活我。"恰逢走繩雜技演員紅娘子造反，俘虜李信，强迫托身給他。李信逃回，官府把他作爲流賊，囚禁在監獄中。紅娘子來救，飢民響應，一起救出李信。盧氏舉人牛金星考核時被廢斥，私下進入李自成軍中做主謀，暗暗回家，事情泄露獲罪處斬，不久，從輕判罪。兩人都去投奔李自成，李自成十分高興，把李信的名字改爲李巖。牛金星又推薦占卜的宋獻策，高三尺多一點，上讖語說："十八子，主神器。"李自成十分喜悦。李巖就說："取得天下以得民心爲根本，請求不要殺人，收取天下民心。"李自成聽從李巖的話，殺戮的事就減少了。又散發搶劫來的財物救濟飢民，百姓接受糧餉的，辨不清是李巖還是李自成，聚集高呼說："李公子救活我。"李巖又造謡言說："迎接闖王，不交租納糧。"使兒童唱歌來互相鼓動，跟隨李自成的人一天天多起來。

十四年正月攻河南，有營卒勾賊，城遂陷，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汋王血，雜鹿醢嘗之，名"福禄酒"。王世子由崧裸而逃。自成發王邸金振饑民，遂移攻開封。時張獻忠亦陷襄陽，戕襄王翊銘。王開封者周王恭枵，聞賊至，急發庫金募死士，與巡撫都御史高名衡等固守。自

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進攻河南，有軍營的士兵勾結流賊，城邑就陷落，福王朱常洵被殺害。李自成的士兵舀取福王血，混和鹿肉醬嘗味道，名叫"福禄酒"。王世子朱由崧赤身裸體而逃。李自成散發王府金銀救濟飢民，就轉移去攻打開封。這時張獻忠也攻陷襄陽，殺掉襄王朱翊銘。在開封做藩王的周王朱恭枵，聽到流賊到來，急忙散發倉庫中的金銀招募敢死的人，同巡撫都

成攻七晝夜，解去，屠密縣。賊魁羅汝才、土寇袁時中皆歸自成。時中衆二十萬，號小袁營。汝才即曹操，與獻忠同降復叛去者也。

御史高名衡等堅守。李自成攻了七天七夜，解圍而去，屠殺密縣。賊首領羅汝才、土寇袁時中都歸附李自成。袁時中擁有徒衆二十萬，號稱小袁營。羅汝才就是曹操，跟張獻忠一起投降而又反叛離去的。

自成初爲迎祥裨將，至是勢大盛。帝以故尚書傅宗龍爲陝西總督，使專辦自成，别敕保定總督楊文岳會師。宗龍馳入關，與巡撫汪喬年調兵，兵已發盡，乃檄河南大將李國奇、賀人龍兵隸部下，亟出關。文岳率虎大威軍俱至新蔡，與自成遇。人龍卒先奔，國奇、大威繼之，宗龍、文岳以親軍築壘自固。夜，文岳兵潰奔陳州，宗龍與賊持數日，食盡，突圍走，被執死。自成陷葉縣，殺副將劉國能，遂圍左良玉於郾城。喬年代宗龍總督，出關，次襄城，自成盡鋭攻之，喬年與副將李萬慶皆死。自成劓刖諸生百九十人。遂乘勝陷南陽、鄧州十四城，再圍開封。巡撫名衡、總兵陳永福力拒之，射中自成目，炮殪上天龍等，自成益怒。

李自成起初做高迎祥的裨將，到這時勢力强盛。皇帝派前尚書傅宗龍做陝西總督，使專職懲辦李自成，另外命令保定總督楊文岳與其會師。傅宗龍急馳進關，同巡撫汪喬年調兵，兵已經發完，就發文召河南大將李國奇、賀人龍兵隸屬部下，急忙出關。楊文岳率領虎大威軍都到新蔡，同李自成相遇。賀人龍的士兵先逃奔，李國奇、虎大威接着逃奔，傅宗龍、楊文岳率親軍修築保壘自己鞏固防禦。夜裏，楊文岳的士兵潰逃到陳州，傅宗龍跟流賊相持幾天，糧食吃完，突圍而逃，被捉住而處死。李自成攻陷葉縣，殺掉副將劉國能，就在郾城把左良玉圍困。汪喬年代替傅宗龍爲總督，出關，停留在襄城，李自成竭盡精鋭部隊攻打他，汪喬年和副將李萬慶都戰死。李自成把衆儒生一百九十人割鼻砍脚。就乘勝攻陷南陽、鄧州十四個城邑，第二次圍困開封。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全力抵禦流賊，射中李自成眼睛，用炮擊斃上天龍等，李自成更加憤怒。

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衝法，專取瓴甋，得一磚即歸營卧，後者必斬。取磚已，即穿穴穴城。初僅容一人，漸至百十，次第傳土以出。過三五步，留一土柱，繫以巨絙。穿畢，萬人曳絙一呼，而柱折城崩矣。名衡於城上鑿横道，聽其下有聲，用毒穢灌之，多死。賊乃即城壞處用火攻法，實藥瓮中，火燃藥發，當者輒糜碎，名曰放迸。

李自成每次攻城，不采用古代雲梯和衝車的攻城方法，專取磚頭，取得一塊磚頭就回軍營睡，落後的人必處斬。取磚完了，就打洞穿過城墻。起初衹容納一人，逐漸到十人一百人，按次序帶土出來。過三步、五步，留一個土柱，用大繩子繫牢。打洞完畢，萬人拉着大繩一呼喊，而柱折斷城墻就崩倒了。高名衡在城上鑿開横道，聽到城墻下有聲音，就用污毒的水灌他們，流賊很多死掉。流賊就從城墻壞的地方用火攻，把炸藥塞在瓮中，火燃燒火藥就爆發，被炸的總是爛碎，名稱叫放迸。

十五年正月，城半圮，賊用放迸法攻之，鐵騎數千馳噪，伺城頹即擁入城。城故宋汴都，金人所重築也。厚數丈，土堅，火外擊，賊騎多殲，自成駭而去。南陷西華，尋屠陳州，

崇禎十五年正月，城墻一半毁壞，流賊用放迸法攻城，幾千名騎兵疾衝喧鬧，窺視城墻崩塌就一擁而進城。城邑是前宋汴都，是金人重新修建。有幾丈厚，土很堅硬，用火在外攻擊，流賊的騎兵很多被消滅，李自成驚駭而離去。向南

副使關永傑、知州侯君擢皆罵賊死。歸德、睢州、寧陵、太康數十郡縣，悉殘毀。商丘知縣梁以樟創死復蘇，全家殲焉。

已，復攻開封，築長圍爲持久計。詔起孫傳庭爲總督，釋故尚書侯恂命督師，召左良玉援開封。良玉至朱仙鎮，大敗，奔襄陽。諸軍皆屯河北，不敢進。開封食盡。山東總兵劉澤清亦奉詔至。傳庭知開封急，大會諸將西安，亟出關來救。未至，名衡等議决朱家寨口河灌賊，賊亦决馬家口河欲灌城。秋九月癸未，天大雨，二口并决，聲如雷，潰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注渦水。城中百萬户皆没，得脱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撫按以下不及二萬人。賊亦漂没萬餘，乃拔營西南去。

先是，有馬守應稱老回回、賀一龍稱革裏眼、賀錦稱左金王、劉希堯稱争世王、藺養成稱亂世王者，皆附自成，時號“革左五營”。自成乃西迎傳庭兵，遇於南陽，傳庭軍潰走，豫人所謂柿園之敗也。是時大清兵南侵，京師方告急，朝廷不暇復討賊。自成乃收群賊，連營五百餘里，再屠南陽，進攻汝寧。總兵虎大威中炮死，楊文岳被殺。自成乃脅崇王由櫄使從軍，遂由確山、信陽、泌陽向襄陽。左良玉望風南走，自成入襄陽。分徇屬城及德安諸州縣，皆下，再破夷陵、荆門州。自成自攻荆州，湘陰王儼鉀遇害，燒獻陵木城，穿毁宫殿。

十六年春陷承天。將發獻陵，有聲震山谷，懼而止。旁掠潛山、京山、雲夢、黄陂、孝感等州縣，皆下。先驅逼漢陽，良玉走九江。攻鄖陽，撫治都御史徐起元及王光恩力守

攻陷西華，旋即屠殺陳州，副使關永傑、知州侯君擢都駡流賊而死。歸德、睢州、寧陵、太康幾十個郡縣，全部被毁滅。商丘知縣梁以樟受傷死而復活，全家被殺。

不久，流賊又攻打開封，建築長圍作持久的打算。皇帝命令起用孫傳庭做總督，釋放前尚書侯恂命令他督率軍隊，召左良玉去援救開封。左良玉到朱仙鎮，被打得大敗，逃奔襄陽。衆軍都屯守在黄河以北，不敢前進。開封糧食已盡。山東總兵劉澤清也奉命令到達。孫傳庭知道開封危急，在西安大規模會合衆將，急忙出關來救。没有到達，高名衡等人商議挖開朱家寨口的黄河灌流賊，流賊也想挖開馬家口的黄河灌城。秋季九月癸未，天下大雨，兩個河口一起挖開，水聲像打雷，冲垮北門進來，穿過東南門流出，流入渦水。城中一百萬户都被淹没，能逃脱的衹有周王、妃、世子和撫按以下不到兩萬人。流賊也被冲没一萬多人，就拔起軍營向西南而去。

在這之前，有馬守應稱老回回、賀一龍稱革裏眼、賀錦稱左金王、劉希堯稱争世王、藺養成稱亂世王的，都依附李自成，當時號稱“革左五營”。李自成就向西去迎擊孫傳庭的軍隊，在南陽相遇，孫傳庭的軍隊潰敗逃跑，這就是豫人所謂柿園的失敗。這時大清的軍隊向南侵犯，京城正告急請求援救，朝廷已没有空閑再討伐流賊。李自成就收取衆流賊，軍營連綿五百多里，又屠殺南陽，進攻汝寧。總兵虎大威被炮擊中而死，楊文岳被殺死。李自成就逼迫崇王朱由櫄使他跟隨自己軍隊，就從確山、信陽、泌陽向襄陽進發。左良玉觀察風勢向南逃走，李自成進入襄陽。分别奪取所管轄的縣邑和德安衆州縣，都被攻下，又攻破夷陵、荆門州。李自成自己進攻荆州，湘陰王朱儼鉀被殺害，焚燒獻陵木城，破壞燒毁宫殿。

十六年春季，李自成攻陷承天。將挖掘獻陵，有聲音震動山谷，懼怕而停止。廣泛地攻取潛山、京山、雲夢、黄陂、孝感等州縣，都被攻下。前鋒軍逼近漢陽，左良玉逃往九江。進攻鄖陽，撫治都御史徐起元和王光恩盡力堅守不能攻

不下。光恩，賊反正者也。

自成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號羅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分其衆，曰標營，領兵百隊；曰先、後、左、右營，各領兵三十餘隊。標營白幟黑纛，自成獨白鬃大纛銀浮屠；左營幟白，右緋，前黑，後黄，纛隨其色。五營以序直晝夜，次第休息，巡徼嚴密。逃者謂之落草，磔之。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爲兵。精兵一人，主芻、掌械、執爨者十人。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携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幕。綿甲厚百層，矢炮不能入。一兵倅馬三四匹，冬則以茵褥籍其蹄。剖人腹爲馬槽以飼馬，馬見人，輒鋸牙思噬若虎豹。軍止，即出較騎射，曰站隊。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崇岡峻坂，騰馬直上。水惟憚黄河，若淮、泗、涇、渭，則萬衆翹足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渡，馬蹄所壅闕，水爲不流。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墻。前者返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誘官兵，步卒長槍三萬，擊刺如飛，馬兵回擊，無不大勝。攻城，迎降者不殺，守一日殺十之三，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殺人，束尸爲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萬人環堞下，馬兵巡徼，無一人得免。獻忠雖至殘忍，不逮也。諸營較所獲，馬騾者上賞，弓矢鉛銃者次之，幣帛又次之，珠玉爲下。

下。王光恩是流賊歸順的人。

李自成自稱爲奉天倡義大元帥，稱羅汝才爲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分開他們的徒衆，稱爲標營，統率士兵一百隊；稱先、後、左、右營，各統率士兵三十多隊。標營白色旗幟黑色大旗，李自成獨用白色鬃毛裝飾的大旗，旗杆上端裝有塔形的頂；左營旗幟白色，右營紅色，前營黑色、後營黄色，大旗隨從旗幟的顔色。五個營按順序晝夜值班，依次休息，巡邏嚴密。逃跑的人稱之爲落草，把他車裂示衆。收男子十五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的人做士兵。精兵一個人，主持草料、掌管器械、執掌燒飯的十個人。軍令規定不可藏銀子，經過城邑不可住在室内，除妻子兒女以外不可帶别的女人。睡覺平時起居都用單布幕。絲綿鎧甲厚一百層，箭炮不能打進去。一個士兵有副馬三四匹，冬天就用坐褥墊在馬的蹄下保護馬蹄。剖開人的腹腔做馬槽來喂馬，馬看到人，就像虎豹張牙裂嘴想咬人。軍隊停下來，就出去比賽騎馬射箭，叫站隊。夜裏四更，在寢席上吃飽飯聽候命令。所經過的高山峻嶺，飛馬奔馳直上。河流衹怕黄河，像淮、泗、涇、渭等河流，幾萬人把脚翹在馬背上，或者抓住馬鬣毛、馬尾巴，像一陣風一樣渡過河，馬蹄堵塞河道，水因此而不流。上陣，排列馬三萬匹，名叫三堵墻。前排的人回頭看，後排的人殺掉他們。戰鬥很久不能取得勝利，騎兵假裝失敗引誘官兵，步兵用三萬長槍，打擊刺殺像飛一般迅猛，騎兵也返回衝擊，没有不取勝的。攻擊城邑，投降的不殺，守一天殺十分之三，守兩天殺十分之七，守三天把全城的人屠殺光。凡殺掉人，把尸體捆束起來做火炬，稱之爲打亮。城將攻陷時，步兵萬人圍繞在城墻下，騎兵巡邏，没有一個人能逃避。張獻忠即使極殘忍，也不及李自成。衆軍營比所掠獲的財物、器械，掠獲馬騾的得上等獎賞，掠獲弓箭槍炮的得兩等獎賞，掠獲絲織品的得三等獎賞，掠獲珠玉的得末等獎賞。

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汝才妻妾數十，被服紈綺，帳下女樂數部，厚自奉養，自成

李自成不喜愛酒色，粗糧糙米，同他的部下共甘同苦。羅汝才妻妾幾十個，穿着綾羅綢緞，軍帳下有歌舞伎幾部，對自己侍奉贍養很優厚，

嘗嗤鄙之。汝才衆數十萬，用山西舉人吉珪爲謀主。自成善攻，汝才善戰，兩人相須若左右手。自成下宛、葉，克梁、宋，兵强士附，有專制心，顧獨忌汝才。乃召汝才所善賀一龍宴，縛之，晨以二十騎斬汝才於帳中，悉兼其衆。

自成在中州，所略城輒焚毁之。及渡漢江，謀以荆、襄爲根本，改襄陽曰襄京，修襄王宫殿居之。改禹州曰均平府，承天府曰揚武州，他府縣多所更易。

牛金星教以創官爵名號，大行署置。自成無子，兄子過及妻弟高一功，迭居左右，親信用事。田見秀、劉宗敏爲權將軍，李巖、賀錦、劉希堯等爲制將軍，張鼐、党守素等爲威武將軍，谷可成、任維榮等爲果毅將軍，凡五營二十二將。又置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等官。要地設防禦使，府曰尹，州曰牧，縣曰令。封崇王由樻襄陽伯、邵陵王在城棗陽伯、保寧王紹圮宣城伯、肅寧王術棧順義伯。以張國紳爲上相，牛金星爲左輔，來儀爲右弼。國紳，安定人，嘗官參政。既降，獻文翔鳳妻鄧氏以媚自成。自成惡其傷同類，殺之，而歸鄧氏於其家。六政府侍郎則石首喻上猷、江陵蕭應坤、招遠楊永裕、米脂李振聲、江陵鄧巖忠、西安姚錫胤，尋以宣城丘之陶代振聲爲兵政府侍郎。其餘受僞職者甚衆，不具載。

使高一功、馮雄守襄陽，任繼光守荆州，藺養成、牛萬才守夷陵，王文曜守澧州，白旺守安陸，蕭雲林守荆門，謝應龍守漢川，周鳳梧守禹州。於是河南、湖廣、江北諸賊莫不

李自成曾經譏笑鄙視他。羅汝才有徒衆幾十萬，用山西舉人吉珪做主謀。李自成善攻擊，羅汝才善作戰，兩人互相配合像左右手。李自成攻下宛、葉，攻克梁、宋，兵力强大戰士歸附，有獨攬獨斷的心，但祇顧忌羅汝才。就召羅汝才所友善的賀一龍宴飲，將他捆縛住，早晨派了二十名騎兵在軍帳中斬了羅汝才，全部并吞了他的徒衆。

李自成在中州，把所掠奪的城邑焚燒光。到渡過漢江，計劃用荆、襄作爲根基，改襄陽稱襄京，修建襄王宫殿居住。改禹州稱均平府，承天府稱揚武州，其他的府縣很多也改變名稱。

牛金星教李自成創立官吏爵位名稱，大力施行設置官職和任用官吏。李自成没有兒子，哥哥的兒子李過和妻弟高一功，輪流待在他身邊，受親近信任掌權。田見秀、劉宗敏任權將軍，李巖、賀錦、劉希堯等任制將軍，張鼐、党守素等任威武將軍，谷可成、任維榮等任果毅將軍，共五營二十二個將軍。又設置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等官職。重要的地方設置防禦使，府的首腦稱尹，州的首腦稱牧，縣的首腦稱令。封崇王朱由樻爲襄陽伯、邵陵王朱在城爲棗陽伯、保寧王朱紹圮爲宣城伯、肅寧王朱術棧爲順義伯。用張國紳做上相，牛金星做左輔，來儀做右弼。張國紳是安定人，曾經做過參政官。他投降後，進獻文翔鳳的妻子鄧氏去討好李自成。李自成痛惡他傷害同類人，把他殺掉，而把鄧氏歸還給她的家。六政府侍郎就是石首喻上猷、江陵蕭應坤、招遠楊永裕、米脂李振聲、江陵鄧巖忠、西安姚錫胤，旋即用宣城丘之陶代替李振聲做兵政府侍郎。其餘的人接受僞職位的很多，不全部記載。

李自成派高一功、馮雄守襄陽，任繼光守荆州，藺養成、牛萬才守夷陵，王文曜守澧州，白旺守安陸，蕭雲林守荆門，謝應龍守漢川，周鳳梧守禹州。於是河南、湖廣、江北衆流賊没有不聽受命令的。李自成殺了羅汝才、賀一龍之後，

聽命。自成既殺汝才、一龍，又襲殺養成，奪守應兵，擊殺袁時中於杞縣。獻忠方據武昌，自成遣使賀，且脅之曰："老回回已降，曹操輩誅死，行及汝矣。"獻忠大懼，南入長沙。

當是時，十三家七十二營諸大賊，降死殆盡，惟自成、獻忠存，而自成獨勁，遂自稱曰新順王。集牛金星等議兵所向。金星請先取河北，直走京師。楊永裕請下金陵，斷燕都糧道。從事顧君恩曰："金陵居下流，事雖濟，失之緩。直走京師，不勝，退安所歸，失之急。關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庶幾進戰退守，萬全無失。"自成從之。

傳庭之敗於柿園而歸陝也，大治兵，制火車二萬輛，募壯士，使白廣恩、高傑將，欲俟賊饑而擊之。朝議日督戰，不得已出關。以牛成虎、盧光祖爲前鋒，由靈寶入洛。高傑爲中軍，檄廣恩從新安來會。河南將陳永福守新灘，四川將秦翼明出商、洛，爲掎角。前鋒敗賊澠池，至寶豐，再拔其城。次郟，自成率萬騎還戰，復大敗，幾被擒。會天大雨，道濘，糧車不進。自成遣輕騎出汝州，要截糧道。傳庭乃分軍三，令廣恩從大道，令高傑親隨從間道，迎糧，令永福守營。傳庭既行，永福兵亦爭發，不可禁，遂爲賊所躡。至南陽，傳庭還戰，賊陣五重，官軍克其三。已而稍却，火車奔，騎兵亦大奔。賊縱鐵騎踐之，傳庭大敗。自成空壁追，一日夜逾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失兵器輜重數十萬。傳庭奔河北，轉趨潼關，氣敗沮不復振。

又突然襲擊殺掉藺養成，奪走馬守應的兵力，在杞縣攻打殺死袁時中。張獻忠正占據武昌，李自成派使者去祝賀，而且威脅他說："老回回已投降，曹操等人被殺死，將要輪到你了。"張獻忠十分害怕，向南進入長沙。

當時，十三家七十二營衆大賊，投降戰死幾乎將盡，衹有李自成、張獻忠存在，而李自成特別强勁，就自稱爲新順王。聚集牛金星等人商議軍隊的進軍方向。牛金星建議先取河北，直奔京城。楊永裕建議直下金陵，切斷燕都運糧的道路。從事顧君恩說："金陵處於長江下流，事情即使成功，錯失在遲緩。直逼京城，若不能取勝，後退怎麼樣返回，錯失在急迫。關中是大王故鄉的邦國，山河險要，得天下三分之二，應當先奪取它，建立基業。然後廣泛奪取幽、并、涼三州，藉助它的兵力，攻取山西，而後向京城，大概進軍作戰退却防守，萬事安全没有錯失了。"李自成聽從了他的意見。

孫傳庭在柿園失敗而返回陝西之後，大力整治軍隊，製造有火攻裝備的戰車兩萬輛，招募壯士，派白廣恩、高傑率領，想等待流賊饑荒時攻擊他們。朝廷建議每日督戰，不得已纔出關。派牛成虎、盧光祖做前鋒，從靈寶進入洛陽。高傑做中軍，命令白廣恩從新安來會合。河南將領陳永福守新灘，四川將領秦翼明從商、洛出發，分兵牽制敵人。前鋒在澠池打敗流賊，到達寶豐，又攻克它的城邑。前鋒停息在郟，李自成率領一萬騎兵返回作戰，又被打得大敗，幾乎被擒獲。恰逢天下大雨，道路泥濘，糧車不能進入。李自成派輕騎兵從汝州出發，攔截糧道。孫傳庭就把軍隊分爲三支，命令白廣恩從大路進發，命令高傑親自隨軍從小路進發，迎取糧食，命令陳永福守衛軍營。孫傳庭動身之後，陳永福的士兵也争着進發，不能禁止，就被流賊追隨在後。到南陽，孫傳庭返回作戰，流賊的軍陣有五層，官軍戰勝它三層。不久官軍稍微退却，有火攻裝備的戰車也奔逃，騎兵也奔逃，流賊放騎兵踐踏官軍，孫傳庭被打得大敗。李自成全軍出動，追殺官軍，一天一夜超過四百里，官軍死掉的有四萬

多人，丢失兵器輜重幾十萬件。孫傳庭逃往河北，轉往潼關，意氣沮喪不再振作。

冬十月，自成陷潼關，傳庭死，遂連破華陰、渭南、華、商、臨潼。進攻西安，守將王根子開東門納賊。自成執秦王存樞以爲權將軍，永壽王誼泖爲制將軍。巡撫馮師孔以下死者十餘人，布政使陸之祺等俱降。自成大掠三日，下令禁止。改西安曰長安，稱西京。賜顧君恩女樂一部，賞入關策也。大發民，修長安城，開馳道。自成每三日親赴教場校射，百姓望見黄龍纛，咸伏地呼萬歲。諸將白廣恩、高汝利、左光先、梁甫先後皆降。陳永福以先射中自成目，保山巔不敢下，自成折箭爲誓，招之，亦降。惟高傑以竊自成妻走延安，爲李過所追，折而東，渡宜川，絶蒲津以守。

冬季十月，李自成攻陷潼關，孫傳庭死，就接連攻破華陰、渭南、華、商、臨潼。進攻西安，守城將領王根子打開東門引進流賊。李自成拘捕秦王朱存樞作爲權將軍，永壽王朱誼泖作爲制將軍。巡撫馮師孔以下死掉的有十多個人，布政使陸之祺等都投降。李自成大搶三天，下令禁止。改西安稱長安，叫西京。賜給顧君恩歌舞伎一班，獎賞他所獻的進關計策。大規模發動百姓，修築長安城墻，開闢走車馬的大道。李自成每三天親自去操演場比射箭，百姓望見黄龍旗，全都伏在地上喊萬歲。衆將領白廣恩、高汝利、左光先、梁甫先後都投降。陳永福因以前射中李自成眼睛，守衛山頂不敢下山，李自成折斷箭立下誓言，招撫他，也投降了。祇有高傑因偷李自成的妻子逃往延安，被李過追擊，折回往東而去，渡過宜川，阻斷蒲津關而防守。

自成兵所至風靡，乃詣米脂祭墓。向爲官軍所發，焚棄遺骴，築土封之。求其宗人，贈金封爵以去。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保縣，清澗曰天波府。鳳翔不下，屠之。始，自成入陝西，自謂故鄉，毋有侵暴，未一月抄掠如故。又以士大夫必不附己，悉索諸薦紳，搒掠徵其金，死者瘞一穴。榆林故死守，李過等不能克，自成大發兵攻陷之。副使都任，總兵王世國、尤世威等，俱不屈死。乘勝取寧夏，屠慶陽，執韓王亶壻。移攻蘭州，甘肅巡撫林日瑞等亦死。進陷西寧，於是肅州、山丹、永昌、鎮番、莊浪皆降，陝西地悉歸自成。又遣賊渡河，陷平陽，殺宗室三百餘人。高傑奔澤州。詔以余應桂總督三邊，收邊兵剿賊，然全陝已没，應桂不能進。

李自成的軍隊所到的地方百姓競相歸順，於是就往米脂祭祖墳。從前被官軍所挖掘，焚燒遺棄的尸骨，用土搗結實把它做成墳。尋找他的同宗人，贈給金銀封給官爵而離去。改延安府稱天保府，米脂稱天保縣，清澗稱天波府。鳳翔没有降服，就屠殺全城。起初，李自成進陝西，自己説是故鄉，不可迫害暴虐，不到一月搶劫像原來一樣。又認爲士大夫一定不歸附自己，全部向士大夫有官位的人索取，拷打徵收他們的金銀，死掉的人埋葬在一坑穴中。榆林原來死守，李過等不能攻克，李自成大規模發兵攻陷它。副使都任，總兵王世國、尤世威等，都不屈服而死。乘勝攻取寧夏，屠殺慶陽，拘捕韓王朱亶壻。轉移進攻蘭州，甘肅巡撫林日瑞等也死。進而攻陷西寧，於是肅州、山丹、永昌、鎮番、莊浪都投降，陝西地區全歸順李自成。李自成又派遣流賊渡過黄河，攻陷平陽，殺掉士大夫的支屬三百多人。高傑逃奔澤州。皇帝命令余應桂總督幽、并、涼三州，收集守衛邊疆的士兵討伐流賊，然而整個陝西已丢失，余應桂不能有所進取。

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大順，改元永昌，改名自晟。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謚號，以李繼遷爲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以牛金星爲之。增置六政府尚書，設弘文館、文諭院、諫議、直指使、從政、統會、尚契司、驗馬寺、知政使、書寫房等官。以乾州宋企郊爲吏政尚書、平湖陸之祺爲户政尚書、真寧鞏焴爲禮政尚書、歸安張嶙然爲兵政尚書。復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劉宗敏以下九人，伯劉體純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軍制。有一馬儳行列者斬之，馬騰入田苗者斬之。籍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兵政侍郎楊王休爲都肄，出横門，至渭橋，金鼓動地。令弘文館學士李化鱗等草檄馳諭遠近，指斥乘輿。是日，大風霾，黄霧四塞。事聞，帝大驚，召廷臣議。大學士李建泰請督師，帝許之。

時山西自平陽陷，河津、稷山、滎河皆陷，他府縣多望風送款。二月，自成渡河，破汾州，徇河曲、静樂，攻太原，執晋王求桂，巡撫蔡懋德死之。北徇忻、代，寧武總兵周遇吉戰死。自成先遣游兵入故關，掠大名、真定而北。身率衆賊并邊東犯，陷大同，巡撫衛景瑗、總兵朱三樂死。自成殺代王傳㸄，代藩宗室殆盡。犯宣府，總兵姜瓖迎降，巡撫朱之馮死。遂犯陽和，由柳溝逼居庸，總兵官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

三月十三日焚昌平，總兵官李守鑅死。始，賊欲偵京師虚實，往往陰遣人輦重貨，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諸掾吏，探刺機密。朝廷有謀議，數千里立馳報。及抵昌平，兵部發騎探賊，賊輒勾之降，無一還者。賊游騎

十七年正月庚寅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稱王，冒用國號叫大順，改用新年號永昌，改名自晟。追加他的曾祖以下的人尊號，以李繼遷做太祖。設置天佑殿大學士，以牛金星任此職。增加設置六政府尚書，設置弘文館、文諭院、諫議、直指使、從政、統會、尚契司、驗馬寺、知政使、書寫房等官。用乾州宋企郊做吏政尚書、平湖陸之祺做户政尚書、真寧鞏焴做禮政尚書、歸安張嶙然做兵政尚書。恢復五等爵位，大封功臣，侯爵劉宗敏以下九個人，伯爵劉體純以下七十二個人，子爵三十個人，男爵五十五個人。制定軍隊的法令：有一匹馬騎在隊列中不整齊的斬首，馬奔進秧苗田的斬首。登記步兵四十萬、騎兵六十萬。兵政侍郎楊王休做總閱演習武備，馳出横門，到渭橋，軍中樂器齊奏，驚天動地。命令弘文館學士李化鱗等草擬命令，迅速曉諭各地，指名斥責皇帝。這一天，大風夾雜塵土而下，黄色的迷霧充塞天空。事情傳報皇帝，皇帝大吃一驚，召集朝廷大臣商議。大學士李建泰請求督率軍隊，皇帝准許他去。

當時山西從平陽陷落，河津、稷山、滎河都紛紛陷落，其他的府縣很多觀察風頭送文書表示誠心順服。二月，李自成渡過黄河，攻破汾州，奪取河曲、静樂，進攻太原，拘捕晋王朱求桂，巡撫蔡懋德作戰而死。向北奪取忻、代，寧武總兵周遇吉戰死。李自成先派遣游擊隊進故關，搶劫大名、真定而北去。親自率領衆賊沿着邊境向東進犯，攻陷大同，巡撫衛景瑗、總兵朱三樂戰死。李自成殺掉代王朱傳㸄，代藩國的宗室幾乎殺盡。進犯宣府，總兵姜瓖投降，巡撫朱之馮戰死。於是就進犯陽和，從柳溝進逼居庸，總兵官唐通、太監杜之秩投降。

三月十三日焚燒昌平，總兵官李守鑅死。起初，流賊想偵察京城的情況，往往暗地裏派人用車裝載貴重的金玉布帛，在都市販賣，又叫他們充當官署的各種小吏，探聽機密情況。朝廷有計議，幾千里立即迅速傳報。到抵達昌平，兵部發出騎兵去探聽流賊虚實，賊軍就拘捕他們并使他

至平則門，京師猶不知也。十七日，帝召問群臣，莫對，有泣者。俄頃賊環攻九門，門外先設三大營，悉降賊。京師久乏餉，乘陴者少，益以内侍。内侍專守城事，百司不敢問。

十八日，賊攻益急，自成駐彰義門外，遣降賊太監杜勳縋入見帝，求禪位。帝怒，叱之下，詔親征。日暝，太監曹化淳啓彰義門，賊盡入。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歸乾清宫，令送太子及永王、定王於戚臣周奎、田弘遇第，劍擊長公主，趣皇后自盡。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鳴鐘集百官，無至者。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爲遺詔，以帛自縊於山亭，帝遂崩。太監王承恩縊於側。

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駁馬，入承天門。僞丞相牛金星，尚書宋企郊、喻上猷，侍郎黎志陞、張嶙然等騎而從。登皇極殿，據御座，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文臣自范景文、勛戚自劉文炳以下，殉節者四十餘人。宫女魏氏投河，從者二百餘人。象房象皆哀吼流淚。太子投周奎家，不得入，二王亦不能匿，先後擁至，皆不屈，自成羈之宫中。長公主絶而復蘇，舁至，令賊劉宗敏療治。

已，乃知帝后崩，自成命以宫扉載出，盛柳棺，置東華門外，百姓過者皆掩泣。越三日己酉，昧爽，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入賀，皆素服坐殿前。自成不出，群賊爭戲侮，爲椎背、脱帽，或舉足加頸，相笑樂，百官懾伏不敢動。太

們投降，没有一個人返回來的。賊軍的游動突擊的騎兵到達平則門，京城還一點都不知道。十七日，皇帝召集群臣詢問，没有人回答，衹有哭泣的人。旋即賊軍圍攻九門，門外原先設置三大營，全部向賊軍投降。京城長久缺乏軍餉，能登城守衛的人少，就增加宦官。宦官專管守衛京城的事，百官不敢過問。

十八日，賊軍攻城更加緊急，李自成駐軍在彰義門外，派遣投降賊軍的太監杜勳用繩子吊入城墻去見皇帝，請求讓位。皇帝怒，叱責他退下，命令親自征討。天色昏暗時，太監曹化淳開了彰義門，賊軍全部進入京城。皇帝走出皇宫，登上煤山，望見戰火照亮天空，嘆息説："苦了我的老百姓啊。"來來往往走了好久，返回乾清宫，命令送太子和永王、定王到親近的大臣周奎、田弘遇第宅，用劍擊殺長公主，催促皇后自殺。十九日丁未，天色還没有亮，皇城陷落，敲鐘召集百官，没有一個人來。就再登上煤山，把話寫在衣襟裏作爲遺詔，用帛帶在山亭上上吊自殺，皇帝就死了。太監王承恩在他的旁邊上吊自殺。

李自成戴着氈帽，穿着絲綢衣服，騎着烏駁馬，進入承天門。僞丞相牛金星，尚書宋企郊、喻上猷，侍郎黎志陞、張嶙然等騎着馬跟隨。登上皇極殿，占有御座，下命令大規模搜索皇帝皇后，約定百官三日朝見。文臣從范景文、皇族親戚從劉文炳以下，殉節的有四十多人。宫女魏氏投河，跟隨投河的二百多人。象房中的象都哀叫流淚。太子投奔周奎家，不能進入，兩王也不能藏匿，先後被擁到李自成面前，都不屈服，李自成把他們關押在宫裏。長公主死了又復活，被抬到，命令流賊劉宗敏治療。

不久，纔知道皇帝皇后已死，李自成命令用宫門載送出宫，用裝飾帷蓋的棺材盛置，放在東華門外，經過這地方的人都掩面而流淚。過三天己酉，拂曉，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領文武百官進宫祝賀，都穿着白色喪服坐在宫殿前。李自成不出來，衆流賊爭着戲弄侮辱，給敲打背脊、脱去帽子，有的人蹺起脚架在他們的頸

監王德化叱諸臣曰："國亡君喪，若曹不思殯先帝，乃在此耶！"因哭，內侍數十人皆哭，藻德等亦哭。顧君恩以告自成，改殮帝后，用衮冕褘翟，加葦廠云。大學士陳演勸進，不許。封太子爲宋王。放刑部、錦衣衛繫囚。

項旁，互相歡笑取樂，百官不敢動一動。太監王德化呵叱衆臣子說："國家破亡，君皇已死，你們不想殯葬先帝，却在這兒啊！"因而就痛哭，宦官幾十人都痛哭，魏藻德等人也痛哭。顧君恩把此情况告訴李自成，重新殯殮皇帝皇后，用隆重的皇帝和皇后的禮服，并加上露天的屋宇遮蔽。大學士陳演勸即帝位，不准許。封太子爲宋王。釋放刑部、錦衣衛在押的囚犯。

自成自居西安，建置官吏，至是益盡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事，六科曰諫議，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弘文館，太僕寺曰驗馬寺，巡撫曰節度使，兵備曰防禦使，知府州縣曰尹、曰牧、曰令。召見朝官，自成南嚮坐，金星、宗敏、企郊等左右雜坐，以次呼名，分三等授職。自四品以下少詹事梁紹陽、楊觀光等無不污僞命，三品以上獨用故侍郎侯恂。其餘勛戚、文武諸臣奎、純臣、演、藻德等共八百餘人，送宗敏等營中，拷掠責賕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藻德遇馬世奇家人，泣曰："吾不能爲若主，今求死不得。"賊又編排甲，令五家養一賊，大縱淫掠，民不勝毒，縊死相望。徵諸勛戚大臣金，金足輒殺之。焚太廟神主，遷太祖主於帝王廟。

李自成從占據西安開始，設置官吏，到這時更加全部改變官吏制度。六部稱六政府，司官稱從事，六科稱諫議，十三道稱直指使，翰林院稱弘文館，太僕寺稱驗馬寺，巡撫稱節度使，兵備稱防禦使，知府州縣稱尹、稱牧、稱令。召見朝廷官員，李自成臉向南坐，牛金星、劉宗敏、宋企郊等人在他左右雜坐，按次序叫名字，分爲三等授予官職。從四品以下少詹事梁紹陽、楊觀光等人没有一個不被授予僞官，三品以上衹用原侍郎侯恂。其餘有功勞的皇族親戚、文武衆大臣周奎、朱純臣、陳演、魏藻德等共八百多人，送到劉宗敏等軍營中，受拷打索取賄賂，以致用火燒灼肌肉折斷脚脛，受盡各種虐待。魏藻德遇到馬世奇僕役，流淚說："我不能爲你的主人，現在求死也不可能。"流賊又編排户籍，命令五家奉養一個賊兵，大肆放縱進行奸淫擄掠，百姓受盡了毒害，上吊自殺而死的人到處可見。向有功的的皇族親戚和朝廷大臣徵收金銀，金銀收足就把他們殺掉。焚燒天子祖廟内已死國君的牌位，把太祖神主牌位遷到帝王廟中。

時賊黨已陷保定，李建泰降，畿內府縣悉附。山東、河南遍設官吏，所至無違者。及淮，巡撫路振飛發兵拒之，乃去。自成謂真得天命，金星率賊衆三表勸進，乃從之，令撰登極儀，諏吉日。及自成升御座，忽見白衣人長數丈，手劍怒視，座下龍爪鬣俱動，自成恐，亟下。鑄金璽及永昌錢，皆不就。聞山海關總兵吴三桂兵起，乃謀歸陝西。

當時流賊已攻陷保定，李建泰投降，京城地區内的府縣全部歸附。山東、河南普遍設立官吏，所到之處没有違抗的人。到達淮地，巡撫路振飛發兵抵抗賊軍，賊軍就離開淮。李自成認爲真的得到了天命，牛金星率領衆流賊多次上表請求即位，就聽從他們，命令他撰寫帝王即位的儀制，選擇吉日。到李自成登上皇帝寶座，突然看見穿白衣的人高幾丈，手握寶劍怒目而視，寶座下面的龍爪龍鬚都舞動，李自成恐懼，迅速走下。他想鑄造皇帝金印和永昌錢幣，都没有成功。聽說山海關總兵吴三桂軍隊起事，就計劃回

陝西。

初，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京師陷，猶豫不進。自成劫其父襄，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姬陳沅被劉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自成怒，親部賊十餘萬，執吳襄於軍，東攻山海關，以別將從一片石越關外。三桂懼，乞降於我大清。四月二十二日，自成兵二十萬，陣於關內，自北山亘海。我兵對賊置陣，三桂居右翼末，悉銳卒搏戰，殺賊數千人，賊亦力鬥，圍開復合。戰良久，我兵從三桂陣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躍，飛矢雨墮，天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雹。自成方挾太子登高岡觀戰，知爲我兵，急策馬下岡走。我兵追奔四十里，賊衆大潰，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僵尸遍野，溝水盡赤。自成奔永平，我兵逐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吳襄，奔還京師。

起初，吳三桂奉皇帝命令入關援救，到山海關，京城已陷落，猶豫不决而不進軍。李自成劫持他的父親吳襄，寫信招降他，吳三桂想投降。到達灤州，聽到心愛的美女陳沅被劉宗敏搶去，十分憤怒，迅速返回山海，打敗賊軍將領。李自成發怒，親自率領賊軍十多萬，在軍中拘捕吳襄，向東攻擊山海關，派另外的將領從一片石越過關外。吳三桂恐懼，就向我大清乞求投降。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兵二十萬，列陣在關內，從北山連接到海。我大清軍隊對賊軍設置戰陣，吳三桂居於右翼末尾，全用精鋭的士兵搏鬥，殺死賊兵幾千人，賊軍也奮力戰鬥，圍被衝開又被圍合。戰鬥持續很久，我軍從吳三桂陣列的右邊衝去，衝擊賊軍的主力，萬馬奔騰，飛箭如雨點般落下，颱風很大，飛沙走石，如冰雹打在賊軍身上。李自成正挾持太子登上高山崗觀戰，知道是清軍，急忙鞭打馬騎衝下山崗逃走。我軍追奔四十里，賊軍大敗，自相踐踏，死的人不計其數，尸體遍野，河溝中的水全部變成紅色。李自成逃奔到永平，我軍追逐他。吳三桂已先疾驅到達永平，李自成殺死吳襄，逃回京城。

時牛金星居守，諸降人往謁，執門生禮甚恭。金星曰："訛言方起，諸君宜簡出。"由是降者始懼，多竄伏矣。自成至，悉鎔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鑄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二十九日丙戌僭帝號於武英殿，追尊七代皆爲帝后，立妻高氏爲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禮。是夕焚宫殿及九門城樓。詰旦，挾太子、二王西走，而使僞將軍左光先、谷可成殿。

這時牛金星留守，各投降的人前往謁見，執守門生的禮制十分謙恭。牛金星説："謠言正四起，各位應該少出門。"因此投降的人纔恐懼，很多逃走躲藏起來。李自成抵達後，就把拷打索取來的金銀和宫中國庫中的帑藏、器皿全部熔化，鑄成金餅，每隻金餅重一千兩，約幾萬隻金餅，用騾車裝載回西安。二十九日丙戌，李自成在武英殿稱帝，給七代祖先都追加帝后尊號，立妻子高氏做皇后。李自成穿上皇帝禮服，陳列儀仗接受朝賀。牛金星代替行祭祀天地的禮儀。這夜焚燒宫殿和九門城樓。清晨，挾持太子、兩王朝西逃走，而叫僞將軍左光先、谷可成做殿軍。

五月二日，我大清兵入京師，下令安輯百姓，爲帝后發喪，議謚號，遣將偕三桂追自成。時福王已監國南京，大學士史可法督師討賊。自成至定州，我兵追之，與戰，斬谷可成，

五月二日，我大清軍進入京城，下令安撫百姓，替皇帝皇后發喪，商議謚號，派遣將領偕同吳三桂追擊李自成。當時福王已在南京代理國政，大學士史可法督率軍隊討伐賊軍。李自成到定州，我軍追逐他，同他交戰，斬谷可成，左光

左光先傷足，賊負而逃。自成西走真定，益發衆來攻，我兵復擊之。自成中流矢創甚，西逾故關，入山西。會我兵東返，自成乃鳩合潰散，走平陽。

先脚受傷，賊軍背着他逃走。李自成朝西逃到真定，更加發派大批流賊來攻擊，我軍又進擊他。李自成被亂箭射中而受傷很重，向西越過故關，進入山西。恰逢我軍返回東部，李自成就聚集潰散的流賊，逃奔平陽。

李巖者，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又獨於士大夫無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反正，自成召諸將議，巖請率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巖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讖，得非巖乎？"因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巖飲，殺之，賊衆俱解體。

李巖是從前曾勸告李自成用不殺人來收取人心的謀士。到京城陷落，他保護懿安皇后叫她自殺，又單獨主張對士大夫不可拷打，牛金星等人十分忌恨他。定州失敗時，河南州縣很多反正，李自成召集衆將商議，李巖請求率領軍隊前去。牛金星暗地裏告訴李自成說："李巖勇武有謀略，不能長久處於别人之下。河南是李巖的故鄉，給予他大軍，一定不能控制。十八子的預言，難道不是李巖嗎？"因而就誣陷他想謀反。李自成叫牛金星跟李巖一起飲酒，殺了他，流賊内部全都分崩離析了。

自成歸西安，復遣賊陷漢中，降總兵趙光遠，進略保寧。時獻忠以兵拒之，乃還。八月建祖禰廟成，將往祀，忽寒栗不能就禮。自成始以巖言，謬爲仁義，及巖死，又屢敗，復强很自用，僞尚書張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制銅鍘，官吏坐賕，即鍘斬。民盗一鷄者死。西人大懼。

李自成返回西安，又派遣流賊攻陷漢中，使總兵趙光遠投降，進攻攻取保寧。當時張獻忠用軍隊抵禦他，纔返回。八月，建造祖先祠廟完成，將去祭祀，突然寒冷不能成禮。李自成起初因李巖的話，假惺惺地施行仁義，到李巖被害而死，又多次打了敗仗，又强狠自以爲是，僞尚書張第元、耿始然都因一點小事不順從而處死。製造銅鍘刀，官吏因受賄賂獲罪，就鍘斬處死。百姓盗竊一隻鷄處死。山西、陝西的人十分恐懼。

順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關，僞伯馬世耀以六十萬衆迎戰，敗死。潼關破，自成遂棄西安，由龍駒寨走武岡，入襄陽，復走武昌。我兵兩道追躡，連蹙之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窮追至賊老營，大破之者八。當是時，左良玉東下，武昌虚無人。自成屯五十餘日，賊衆尚五十餘萬，改江夏曰瑞符縣。尋爲我兵所迫，部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咸寧、蒲圻，至通城，竄於九宫山。秋九月，自成留李過守寨，自率二十騎略食山中，爲村民所困，不能脱，遂縊死。或曰村民方築堡，見賊少，争前擊之，人

順治二年二月，我軍進攻潼關，僞伯馬世耀用六十萬徒衆迎戰，被打敗而死。潼關攻陷，李自成就放棄西安，從龍駒寨逃往武岡，進入襄陽，又逃往武昌。我軍兩路跟踪追擊，接連緊追流賊到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直追到賊軍的老營寨，大的攻破賊軍的戰役有八次。當這時，左良玉向東而下，武昌空虚没有人。李自成駐守五十多天，賊軍還有五十多萬，改江夏叫瑞符縣。不久被我軍所逼迫，部隊很多投降，有的逃散掉。李自成逃往咸寧、蒲圻，到達通城，竄進九宫山。秋季九月，李自成留下李過守住營寨，自己率領二十騎兵在山中搶掠糧食，被村民圍困，不能逃脱，就上吊而死。有的説村民正在建築土城，看見賊兵少，奮勇打擊流賊，人馬都陷

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鋤死。剥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謂爲自成也。時我兵遣識自成者驗其尸，朽莫辨。獲自成兩從父僞趙侯、僞襄南侯及自成妻妾二人，金印一。又獲僞汝侯劉宗敏、僞總兵左光先、僞軍師宋獻策。於是斬自成從父及宗敏於軍。牛金星、宋企郊等皆遁亡。

在泥沼中，李自成腦被鋤頭擊中而死。村民剥掉他的衣服，得到龍衣金印，看是一隻眼瞎，村民就大驚，説是李自成。當時我軍派往認李自成的人驗他的尸體，腐爛不能辨認。俘獲李自成兩個叔伯父僞趙侯、僞襄南侯和李自成妻妾兩人，金印一顆。又俘獲僞汝侯劉宗敏、僞總兵左光先、僞軍師宋獻策。於是在軍中斬了李自成的叔伯父和劉宗敏。牛金星、宋企郊等人都暗暗逃走。

自成兄子過改名錦，偕諸賊帥奉高氏降於總督何騰蛟。時唐王立於閩，賜錦名赤心，封高氏忠義夫人，號其軍曰忠貞營，隸騰蛟麾下。永明王時，赤心封興國侯，尋死。

李自成哥哥的兒子李過改名爲李錦，與衆流賊將帥侍奉高氏，向總督何騰蛟投降。當時唐王在閩即位，賜予李錦名叫赤心，封高氏叫忠義夫人，稱他的軍隊叫忠貞營，隸屬何騰蛟部下。永明王時，赤心封興國侯，不久死去。

張獻忠

張獻忠者，延安衛柳樹澗人也，與李自成同歲生。長隸延綏鎮爲軍，犯法當斬，主將陳洪範奇其狀貌，爲請於總兵官王威釋之，乃逃去。

張獻忠是延安衛柳樹澗人，跟李自成同年生。長期隸屬延綏鎮做軍人，犯了軍法應當斬首，主將陳洪範認爲他的相貌很奇特，替他向總兵官王威請求纔釋放了他，於是他就逃走。

崇禎三年，陝西賊大起，王嘉胤據府谷，陷河曲。獻忠以米脂十八寨應之，自稱八大王。明年，嘉胤死，其黨王自用復聚衆三十六營，獻忠及高迎祥、羅汝才、馬守應等皆爲之渠。其冬，洪承疇爲總督，獻忠及汝才皆就撫。已而叛入山西，偕群賊焚掠。尋擾河北，又偕渡河。自是，陝西、河南、湖廣、四川、江北數千里地，皆被蹂躪。當此之時，賊渠率衆無專主，遇官軍，人自爲鬥，勝則爭進，敗則竄山谷不相顧。官軍遇賊追殺，亦不知所逐何賊也。賊或分或合，東西奔突，勢日强盛。

崇禎三年，陝西流賊紛紛興起，王嘉胤占據府谷，攻陷河曲。張獻忠率米脂十八個營寨響應王嘉胤，自稱八大王。第二年，王嘉胤死去，他的黨徒王自用又聚集徒衆爲三十六營，張獻忠和高迎祥、羅汝才、馬守應等人都成爲他的魁首。那年冬季，洪承疇做總督，張獻忠和羅汝才都被安撫。不久叛變進入山西，同一群流賊一起焚燒搶劫。旋即擾亂黄河以北，又一起渡過黄河。從此，陝西、河南、湖廣、四川、江北幾千里土地，都被蹂躪。當這時候，賊魁率領徒衆没有統一的指揮，碰到官軍，各人各自爲戰，取勝就爭先恐後前進，失敗就竄進山谷互不相顧。官軍碰到流賊就追趕殺戮，也不知道所追趕的是哪一股流賊。流賊有的分有的合，忽東忽西奔馳衝擊，勢力一天天强大。

八年，十三家會滎陽，議敵官軍。守應欲北渡，獻忠嗤之，守應怒，李自成爲解，乃定議。獻忠始與高迎祥并起作賊，自成乃迎祥偏裨，不敢與獻忠并。及是遂相頡頏，與俱

八年，十三家流賊在滎陽會合，商議抗拒官軍。馬守應想向北渡河，張獻忠嘲笑他，馬守應發怒，李自成勸他們和解，就確定計劃。張獻忠開始就跟高迎祥一齊起來做流賊，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偏將，不敢跟張獻忠平列。到這時就不相上

東掠，連破河南、江北諸縣，焚皇陵。已而迎祥、自成西去。獻忠獨東，圍廬州、舒城，俱不下。攻桐城，陷廬江，屠巢、無爲、潛山、太湖、宿松諸城，應天巡撫張國維禦之。獻忠從英、霍遁，道麻城，合守應等入關，會迎祥於鳳翔。已，復出商、洛，屯靈寶，以待迎祥。迎祥至，則合兵復東。總兵官左良玉、祖寬擊之，獻忠與迎祥分道走。寬追獻忠，戰於嵩縣及九皋山，三戰皆克，俘斬甚衆。獻忠恚，再合迎祥衆還戰，復大敗。迎祥尋與自成入陝西，而守應、汝才諸賊，各盤踞鄖陽、商、洛山中，不能救，獻忠亦遁山中。

明年秋，總督盧象昇去，苗胙土巡撫湖廣，不習兵。於是獻忠自均州，守應自新野，蝎子塊自唐縣，并犯襄陽，衆二十餘萬。總兵秦翼明兵寡不能禦，湖廣震動。獻忠糾汝才、守應及闖塌天諸賊，順流東下，與江北賊賀一龍、賀錦等合，烽火達淮、揚。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操江都御史黄道直、總兵官楊御蕃分汛固守，安池道副使史可法親率兵當賊衝。賊從間道犯安慶，連營百里，巡撫國維告警。詔左良玉、馬爌、劉良佐合兵援之，遂大破賊。賊走潛山之天王古寨，國維檄良玉搜山，良玉不應，尋北去。賊乃復出太湖，連蘄、黄，敗官軍於酆家店，殺參將程龍、陳于王等四十餘人。會總兵官牟文綬偕良佐來援，復破賊。賊皆遁，獻忠入湖廣。

是時，河南、湖廣賊十五家，惟獻忠最狡黠驍勍，次則汝才。獻忠嘗僞爲官兵，欲紿宛城，良玉適至，獻忠倉皇走，前鋒羅岱射之中額，良玉馬追及，刀拂獻忠面，馬馳以免。會

下，跟他一起向東攻奪，接連攻破河南、長江以北各縣，焚燒皇陵。不久高迎祥、李自成向西而去。張獻忠單獨向東，圍困廬州、舒城，都没有攻下。進攻桐城，攻陷廬江，屠殺巢、無爲、潛山、太湖、宿松各城，應天巡撫張國維抵禦他。張獻忠從英、霍逃走，路經麻城，與馬守應等會合進關，在鳳翔會合高迎祥。不久，又從商、洛出發，駐守靈寶，以便等待高迎祥。高迎祥到達，就會合軍隊又往東進發。總兵官左良玉、祖寬攻擊他，張獻忠和高迎祥分路逃走。祖寬追擊張獻忠，在嵩縣和九皋山戰鬥，三次交戰都取勝，俘虜斬首的很多。張獻忠憤恨，又會合高迎祥的徒衆還擊，又大敗。高迎祥旋即跟李自成一起進入陝西，而馬守應、羅汝才衆賊，各自盤踞鄖陽、商、洛山中，不能相救，張獻忠也逃到山中。

第二年秋季，總督盧象昇離去，苗胙土任湖廣巡撫，不熟悉帶兵打仗之事。於是張獻忠從均州，馬守應從新野，蝎子塊從唐縣，一起進犯襄陽，徒衆二十多萬人。總兵秦翼明軍隊少不能抵禦，湖廣震動驚懼。張獻忠糾集羅汝才、馬守應和闖塌天衆流賊，順流東下，同江北的流賊賀一龍、賀錦等會合，烽火燃燒到淮、揚。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操江都御史黄道直、總兵官楊御蕃分開駐守防地堅守，安池道副使史可法親自率領軍隊抵擋賊軍的衝擊。賊軍從小路進犯安慶，軍營相連接長達一百里，巡撫張國維報告危急。皇帝命令左良玉、馬爌、劉良佐聯合軍隊去援助他，於是就大破賊軍。賊軍逃往潛山的天王古寨，張國維傳遞文書要左良玉搜山，左良玉没有回應，旋即向北離去。賊軍就又從太湖出來，聯合蘄、黄的賊軍，在酆家店打敗官軍，殺掉參將程龍、陳于王等四十多個人。恰逢總兵官牟文綬同劉良佐一起來救援，又打敗賊軍。賊軍全部逃跑，張獻忠進入湖廣。

這時，河南、湖廣的賊軍有十五家，祇有張獻忠最狡詐勇猛，其次是羅汝才。張獻忠曾假裝爲官軍，想欺騙宛城，左良玉恰巧到達，張獻忠就慌忙逃走，前鋒羅岱射他正中額角，左良玉馬追趕到他，刀拂過張獻忠臉孔，馬迅跑而免於

熊文燦爲總理，刊檄撫賊。闖塌天者，本名劉國能，與獻忠有郤，詣文燦降。獻忠創甚，不能戰，大恐。

十一年春，偵知陳洪範隸文燦麾下爲總兵，大喜，因遣間齎重幣獻洪範曰："獻忠蒙公大恩，得不死，公豈忘之邪？願率所部降以自效。"洪範亦喜，爲告文燦，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分巡道王瑞梅與良玉謀，俟獻忠至執之，文燦不可。獻忠遂據穀城，請十萬人餉，文燦不敢决。時群賊皆聚南陽，屠掠旁州縣。文燦赴裕州，益大發檄撫賊。汝才以戰敗乞降於太和山監軍太監李繼改。明年，射塌天、混十萬、過天星、關索、王光恩等十三家渠帥，先後俱降。陝西總督洪承疇、巡撫孫傳庭復大破李自成，自成竄崤、函山中，朝廷皆謂賊撲剪殆盡。

獻忠在穀城，訓卒治甲仗，言者頗疑其欲反。帝方信兵部尚書楊嗣昌言，謂文燦能辦賊，不復憂也。夏五月，獻忠叛，殺知縣阮之鈿，隳穀城，陷房縣，合汝才兵，殺知縣郝景春。十三家降賊一時并叛，惟王光恩不從。獻忠去房縣，左良玉追擊之，羅岱爲前鋒，至羅猴山，岱中伏死，良玉大敗。

嗣昌已拜大學士，乃自請督師，帝大悦。十月朔，嗣昌至襄陽，集諸將議進兵。時群賊大掠，賀一龍、賀錦犯隨、應、麻、黄，與官軍相持。汝才及過天星竄伏漳、房、興、遠，獻忠踞湖廣、四川界，將西犯。嗣昌視東略稍緩，乃宿輜重襄陽，浚濠築城甚固，令良玉專力剿獻忠。

十三年閏正月，良玉擊賊枸坪關，獻忠遁，追至瑪瑙山。賊據山拒

死。恰逢熊文燦做總理，刊發文件安撫流賊。闖塌天本名叫劉國能，跟張獻忠有不和，向熊文燦投降。張獻忠傷勢嚴重，不能作戰，十分恐懼。

十一年春季，張獻忠偵探知道陳洪範隸屬於熊文燦部下做總兵，十分高興，就派遣間諜送重禮獻給陳洪範説："張獻忠受到您的大恩，纔能不死，您難道忘了他嗎？我願意率領部下投降爲您效勞。"陳洪範也喜悦，并告訴熊文燦，接受他的投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分巡道王瑞梅跟左良玉商議，等待張獻忠到達時拘捕他，熊文燦不同意。張獻忠於是就占據穀城，請求十萬人的軍餉，熊文燦不敢决斷。當時大批賊軍都聚集在南陽，屠殺搶劫附近的州縣。熊文燦趕往裕州，更加大發文書安撫流賊。羅汝才因戰敗而向太和山監軍太監李繼改乞求投降。第二年，射塌天、混十萬、過天星、關索、王光恩等十三家首領，先後都投降。陝西總督洪承疇、巡撫孫傳庭又大敗李自成，李自成逃竄到崤、函兩山中，朝廷都説流賊將撲滅盡了。

張獻忠在穀城，訓練士兵修治兵器，諫議官很懷疑他想造反。皇帝正相信兵部尚書楊嗣昌的話，説熊文燦能辦理流賊，不再憂慮。夏季五月，張獻忠叛變，殺掉知縣阮之鈿，毁壞穀城，攻陷房縣，會合羅汝才的軍隊，殺掉知縣郝景春。十三家投降的流賊一時之間一起反叛，衹有王光恩不跟隨造反。張獻忠離開房縣，左良玉追擊他，羅岱做先鋒，抵達羅猴山，羅岱中了埋伏而死，左良玉大敗。

楊嗣昌已拜任大學士之職，就自己請求督率軍隊，皇帝十分高興。十月初一，楊嗣昌到達襄陽，召集衆將領商議向流賊進軍。當時一大群流賊大肆搶劫，賀一龍、賀錦進犯隨、應、麻、黄，跟官軍相持不下。羅汝才和過天星竄伏在漳、房、興、遠等地，張獻忠盤踞在湖廣、四川地界，準備向西進犯。楊嗣昌看到東面的地勢較緩，就把輜重停留在襄陽，疏通護城河修築城墻，十分堅固，命令左良玉集中力量剿滅張獻忠。

十三年閏正月，左良玉在枸坪關攻擊賊軍，張獻忠逃跑，一直追到瑪瑙山。賊軍占據山嶺抵

敵，良玉先登，賀人龍、李國奇夾擊，大敗之，斬首千三百餘級，擒獻忠妻妾。湖廣將張應元、汪之鳳追敗之水右壩。川將張令、方國安又邀擊於岔溪。獻忠奔柯家坪，張令逐北深入，被圍，應元、之鳳援之，復破賊。獻忠率千餘騎竄興、歸山中，勢大蹙。

初，良玉之進兵也，與嗣昌議不合。獻忠遣間説良玉，良玉乃圍而弗攻。獻忠因得與山民市鹽芻米酪，收潰散，掩旗息鼓，益西走白羊山。時汝才及過天星從寧昌窺大昌、巫山，欲渡江，為官兵所扼。獻忠至，遂與之合。獻忠雖累敗，氣益盛，立馬江岸，有不前赴者，輒戮之。賊爭死鬥，官軍退走。賊畢渡，屯萬頃山，歸、巫大震。已而汝才、過天星犯開縣不利，汝才東走，過天星復軼開縣而西。諸將往復追逐，獻忠乃悉衆攻楚兵於土地嶺，副將汪之鳳戰死。遂陷大昌，進屯開縣，張令戰死，石砫女土司秦良玉亦敗。汝才復自東至，與獻忠轉趨達州。川撫邵捷春退扼涪江。賊北陷劍州，將入漢中。總兵官趙光遠、賀人龍守陽平、百丈險。賊不得過，乃復走巴西。涪江師潰，捷春論死。獻忠屠綿州，越成都，陷瀘州，北渡陷永川，走漢川、德陽，入巴州。又自巴走達州，復至開縣。

抗敵人，左良玉先登上山嶺，賀人龍、李國奇兩面夾擊，把流賊打得大敗，斬敵一千三百多人，擒獲張獻忠的妻妾。湖廣將領張應元、汪之鳳在水右壩追逐打敗流賊。川將領張令、方國安又在岔溪阻擊。張獻忠奔往柯家坪，張令追逐敗北的賊軍深入，被賊軍圍困，張應元、汪之鳳援助他，再次大敗賊軍。張獻忠就率領一千多騎兵竄到興、歸山中，情勢大爲緊迫。

當初，左良玉進軍時，跟楊嗣昌意見不和。張獻忠派遣間諜去游説左良玉，左良玉就包圍而不攻擊。張獻忠因此能同山民買鹽、柴草、米、乳酪，收集潰散的賊軍，隱蔽行踪，逐漸向西奔往白羊山。當時羅汝才和過天星從寧昌窺視大昌、巫山，想渡過江，被官軍扼守着。張獻忠到達，就同他們會合。張獻忠雖然多次失敗，但意氣愈加强盛，騎馬站立江岸邊，有不向前衝擊的，就殺掉他。賊軍奮勇死戰，官軍退逃。賊軍全部渡江，駐扎萬頃山，歸、巫兩地十分震驚。不久，羅汝才、過天星進犯開縣不利，羅汝才向東逃走，過天星又越過開縣而向西去。衆將領來回追逐賊軍，張獻忠就率領全部賊軍在土地嶺攻擊楚兵，副將汪之鳳戰死。於是就攻陷大昌，進軍駐守開縣，張令戰死，石砫女土司秦良玉也戰敗。羅汝才又從東面回來，同張獻忠轉赴達州。川撫邵捷春退兵扼守涪江。賊軍在北面攻陷劍州，準備進入漢中。總兵官趙光遠、賀人龍守衛陽平、百丈險要之地。賊軍不能通過，就又奔往巴西部。涪江軍潰敗，邵捷春判處死刑。張獻忠屠殺綿州，越過成都，攻陷瀘州，向北渡江攻陷永州，奔往漢川、德陽，進入巴州。又從巴州奔往達州，再到達開縣。

先是，嗣昌聞賊入川，進駐重慶。監軍萬元吉曰："賊或東突，不可無備，宜分中軍間道出梓潼，扼歸路。"嗣昌不聽，擬令諸將盡赴瀘州追賊。

在此之前，楊嗣昌聽説賊軍進入川，進駐重慶。監軍萬元吉説："賊軍或許向東突擊，不可没有準備，應該分開中軍從小路出梓潼，扼守住賊軍的歸路。"楊嗣昌不聽從，打算命令衆將全部奔赴瀘州追趕賊軍。

十四年正月，總兵猛如虎、參將劉士傑追之開縣之黄陵城，賊還戰，官軍大敗，士傑及游擊郭開等皆死。

十四年正月，總兵猛如虎、參將劉士傑追逐賊軍到開縣的黄陵城，賊軍返回作戰，官軍大敗，劉士傑和游擊郭開等均戰死。張獻忠果然從

獻忠果東出，令汝才拒鄖撫袁繼咸兵，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督師使者於道，取軍符，紿陷襄陽城。獻忠縛襄王翊銘置堂下，屬之酒曰："我欲借王頭，使楊嗣昌以陷藩誅，王其努力盡此酒。"遂殺之，并殺鄖襄道張克儉、推官鄺曰廣，復得其所失妻妾。又去，陷樊城、當陽、郟。合汝才入光州，殘商城、羅山、息縣、信陽、固始。分軍犯茶山、應城，陷隨州。僞張良玉幟，入泌陽。再攻應山，不克，去。攻鄖陽，守將王光恩力戰，始解。又拔鄖西，群盜附者萬計，遂東略地。

東面出擊，命令羅汝才抗擊鄖撫袁繼咸的軍隊，自己率領輕騎，一天一夜急馳三百里，在路上殺掉督師使者，取得他的軍符，欺騙攻陷襄陽城。張獻忠縛住襄王朱翊銘把他放置在堂屋下，拿酒給他說："我想藉您的頭，使楊嗣昌因爲使藩王被殺而被誅，您要努力喝完這酒。"於是就殺了他，并一起殺了鄖襄道張克儉、推官鄺曰廣，重新獲得他所失掉的妻妾。又離開襄陽城，攻陷樊城、當陽、郟。會合羅汝才進入光州，殘殺商城、羅山、息縣、信陽、固始。分出一支軍隊進犯茶山、應城，攻陷隨州。假冒打起左良玉的旗幟，進入泌陽。再攻應山，不能取勝，就離去。進攻鄖陽，守將王光恩奮力作戰，纔解圍。又攻克鄖西，大批盜賊歸附他的以萬計算，於是就向東攻取土地。

獻忠自瑪瑙山之敗，心畏良玉，及屢勝，有驕色。秋八月，良玉追擊之信陽，大破之，降賊衆數萬。獻忠傷股，乘夜東奔，良玉急追之。會大雨，江溢道絶，官軍不能進，獻忠走免。已，復出商城，將向英山，又爲副將王允成所破，衆道散且盡，從騎止數十。時汝才已先與自成合，獻忠遂投自成。自成以部曲遇之，不從。自成欲殺之，汝才諫曰："留之使擾漢南，分官軍兵力。"乃陰與獻忠五百騎，使遁去。道糾土賊一斗穀、瓦罐子等，衆復盛，然猶佯推自成。先是，賊營革、左二賀陷含、巢、潛諸縣，欲西合獻忠，以湖廣官兵沮不得達。及汴圍急，督師丁啓睿及左良玉皆往援汴，獻忠乘間陷亳州，入英、霍山中，與革、左二賀相見，皆大喜。

張獻忠自從在瑪瑙山失敗之後，心中畏懼左良玉，到多次取勝，有驕傲的神色。秋季八月，左良玉追擊他到信陽，大敗張獻忠，投降的賊軍有幾萬人。張獻忠的大腿受傷，乘着夜色向東逃奔，左良玉急速追逐他。恰逢大雨，江水滿溢，道路斷絶，官軍不能前進，張獻忠纔能逃走，免於一死。不久，又從商城出來，準備向英山進發，又被副將王允成所打敗，衆賊軍在路上全部失散，跟隨他的騎兵衹有數十名。當時羅汝才已經先跟李自成聯合，張獻忠就投奔李自成。李自成把他當作部屬對待，張獻忠不願意。李自成想殺他，羅汝才勸諫説："留下他讓他去擾亂漢南，分散官軍的兵力。"就暗地裏給張獻忠五百騎兵，讓他逃走。張獻忠在路上糾集地方上的盜賊一斗穀、瓦罐子等，隊伍又强盛起來，然而還假裝尊崇李自成。在此之前，賊營號稱革裏眼、左金王的賀一龍、賀錦攻陷含、巢、潛各縣，想向西會合張獻忠，因爲湖廣官軍阻止不得到達。到汴被圍困危急時，督師丁啓睿和左良玉都去援救汴，張獻忠乘間隙攻陷亳州，進入英、霍山中，跟號稱革、左的兩賀相見，都十分高興。

明年合攻，陷舒城、六安，掠民益軍。陷廬州，知府鄭履祥死。陷無爲、廬江，習水師於巢湖。太監盧九

第二年，他們合力攻城，攻陷舒城、六安，搶掠百姓，資助軍隊。攻陷廬州，知府鄭履祥戰死。攻陷無爲、廬江，在巢湖演習水軍。太監盧

德以總兵官黄得功、劉良佐之兵戰於夾山，敗績，江南大震。鳳陽總督高斗光、安慶巡撫鄭二陽逮治，詔起馬士英代斗光。是秋，得功、良佐大破賊於潛山，獻忠腹心婦豎盡走蘄水，革、左二賀北投自成。已，獻忠復襲陷太湖。會良玉避自成東下，盡撤湖廣兵自從。獻忠聞之，又襲陷黄梅。

九德用總兵官黄得功、劉良佐的部隊在夾山作戰，被打敗，江南十分震驚。鳳陽總督高斗光、安慶巡撫鄭二陽被逮捕懲處，命令起用馬士英代替高斗光。這年秋季，黄得功、劉良佐在潛山大敗賊軍，張獻忠的親信和妻子兒女全部逃往蘄水，革、左兩賀向北投奔李自成。不久，張獻忠又攻陷太湖。恰逢左良玉避開李自成向東而下，全部撤去湖廣的軍隊跟隨自己。張獻忠聽到消息，又攻陷黄梅。

十六年春，連陷廣濟、蘄州、蘄水。入黄州，黄民盡逃，乃驅婦女鏟城，尋殺之以填塹。麻城人湯志者，大姓奴也，殺諸生六十人，以城降賊。獻忠改麻城爲州。又西陷漢陽，全軍從鴨蛋洲渡，陷武昌，執楚王華奎，籠而沈諸江，盡殺楚宗室。録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爲兵，餘皆殺之。由鸚鵡洲至道士洑，浮胔蔽江，逾月人脂厚累寸，魚鱉不可食。獻忠遂僭號，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縣。據楚王第，鑄西王之寶，僞設尚書、都督、巡撫等官，開科取士。以興國州柯、陳兩姓土官悍勇，招降之。題詩黄鶴樓。下令發楚邸金振饑民。蘄、黄等二十一州縣悉附。

十六年春季，張獻忠接連攻陷廣濟、蘄州、蘄水。進入黄州，黄州的百姓全部逃亡，就驅使婦女鏟除城墻，旋即殺掉她們填埋在壕溝裏。麻城人有一個叫湯志的，是世家大族的奴僕，殺掉儒生六十人，率城投降賊軍。張獻忠把麻城改爲州。又向西攻陷漢陽，全軍從鴨蛋洲渡江，攻陷武昌，拘捕楚王朱華奎，把他裝在籠子裏沉到長江，全部殺掉楚王的宗族。收取男子二十歲以下、十五歲以上去當兵，其餘的人全部殺掉。從鸚鵡洲到道士洑，浮在水上的腐肉掩蔽了江面，過了一個月人的油脂厚幾寸，魚鱉都不能吃。張獻忠就僭稱爲王，改武昌叫天授府，江夏叫上江縣。占據楚王的住宅，鑄造西王的印信符璽，僞設尚書、都督、巡撫等官職，開設科舉選拔人才。因興國州柯、陳兩姓少數民族官吏勇猛，招他們歸附。在黄鶴樓上題詩。下令發放楚邸黄金去賑濟飢餓的百姓。蘄、黄等二十一個州縣全部歸附張獻忠。

時李自成在襄陽，聞之忌且怒，貽書譙責。左良玉兵復西上，僞官吏多被擒殺。獻忠懼，乃悉衆趨岳州、長沙。於是監軍道王瓚、沔陽知州章曠、武昌生員程天一、白雲寨長易道三皆起兵討賊，蘄、黄、漢陽三府皆反正。獻忠遂陷咸寧、蒲圻，逼岳州。沅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等據城陵磯拒戰，三戰三克，殲其前部。獻忠怒，百道并進，乾德等不支，皆走，岳州陷。獻忠欲渡洞庭湖，卜於神，不吉，投珓而詬。將渡，風大

當時李自成在襄陽，聽到此消息又恨又怒，送信去責備。左良玉的軍隊又向西進發，僞官吏多被拘捕殺死。張獻忠恐懼，就全部率領賊軍往岳州、長沙。於是監軍道王瓚、沔陽知州章曠、武昌生員程天一、白雲寨長易道三都起兵討伐流賊，蘄、黄、漢陽三府都叛離張獻忠歸順朝廷。張獻忠於是攻陷咸寧、蒲圻，進逼岳州。沅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等占據城陵磯抗擊奮戰，每次作戰都取得勝利，消滅他的前鋒部隊。張獻忠發怒，百路兵馬一起進攻，李乾德等支持不住，都逃走，岳州就陷落了。張獻忠想渡過洞庭湖，向神問卜，不吉利，投下占卜的杯珓而詬駡。準備

作，獻忠怒，連巨舟千艘，載婦女焚之，水光夜如晝。騎而逼長沙，巡按劉熙祚奉吉王、惠王走衡州，總兵尹先民降，長沙陷。尋破衡州，吉王、惠王、桂王俱走永州。乃拆桂府材，載至長沙，造僞殿，而自追三王於永。熙祚命中軍護三王入廣西，身入永死守，城陷見殺。又陷寶慶、常德，發故督師楊嗣昌祖墓，斬其尸見血。攻道州，守備沈至緒戰歿，其女再戰，奪父尸還，城獲全。遂東犯江西，陷吉安、袁州、建昌、撫州、永新、安福、萬載、南豐諸府縣。廣東大震，南、韶屬城官民盡逃。賊有獻計取吳、越者，獻忠憚良玉在，不聽，決策入川中。

渡湖的時候，風大起，張獻忠發怒，連接大船一千艘，裝載上婦女把它燒掉，水上火光照得黑夜如同白天。騎馬進逼長沙，巡按劉熙祚事奉吉王、惠王逃往衡州，總兵尹先民投降，長沙就陷落了。旋即攻破衡州，吉王、惠王、桂王都逃往永州。張獻忠就拆除桂府的建築材料，裝運到長沙，建造僞宮殿，而親自追逐三王到永州。劉熙祚命令中軍護送三王進廣西，隻身入永州死守，城陷落而被殺。又攻陷寶慶、常德，掘故督師楊嗣昌祖墳，斬斷他們的尸體露出血。張獻忠進攻道州，守備沈至緒戰死，他的女兒再戰，把父親的尸體奪回，城池得到保全。於是向東進犯江西，攻陷吉安、袁州、建昌、撫州、永新、安福、萬載、南豐衆府縣。廣東十分震驚，南、韶所管轄的縣邑中官吏百姓全部逃走。賊軍中有獻計攻取吳、越的人，張獻忠怕左良玉在，没有接受，決定計策進入川中。

十七年春陷夔州，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已，破涪州，敗守道劉麟長、總兵曾英兵。進陷佛圖關。破重慶，瑞王常浩遇害。是日，天無雲而雷，賊有震者。獻忠怒，發巨炮與天角。遂進陷成都，蜀王至澍率妃、夫人以下投於井，巡撫龍文光被殺。是時我大清兵已定京師，李自成遁歸西安。南京諸臣尊立福王，命故大學士王應熊督川、湖軍事，兵力弱，不能討賊。獻忠遂僭號大西國王，改元大順。冬十一月庚寅，即僞位，以蜀王府爲宮，名成都曰西京。用汪兆麟爲左丞相，嚴錫命爲右丞相。設六部五軍都督府等官，王國麟、江鼎鎮、龔完敬等爲尚書。養子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皆爲將軍，賜姓張氏，分徇諸府州縣，悉陷之。保寧、順慶先已降自成，置官吏，獻忠悉逐去。自成發兵攻，不克，遂據有全蜀。惟遵義一郡及黎州土司馬金堅不下。

十七年春季，張獻忠攻陷夔州，到達萬縣，江水暴漲，留駐三個月。不久，攻破涪州，打敗守道劉麟長、總兵曾英的軍隊。進擊攻取佛圖關。攻破重慶，瑞王朱常浩遇害。這天，天空没有雲而打雷，賊軍中有震驚的人。張獻忠發怒，發大炮同天較量。於是進擊攻陷成都，蜀王朱至澍帶領妃、夫人以下的人投井自殺，巡撫龍文光被殺。這時我大清軍已經平定京城，李自成逃回西安。南京衆臣子推戴福王繼承帝位，命原大學士王應熊督察川、湖軍務，兵力弱，不能討伐流賊。張獻忠於是自封爲大西國王，改用新年號大順。冬十一月庚寅，就任僞帝位，用蜀王府做皇宮，稱成都叫西京。用汪兆麟做左丞相，嚴錫命做右丞相。設立六部五軍都督府等官職，王國麟、江鼎鎮、龔完敬等做尚書。養子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都做將軍，賜姓張氏，分别奪取衆府州縣，全部攻取它們。保寧、順慶以前已投降李自成，設置官吏，張獻忠全部把他們驅逐掉。李自成發兵攻擊，未能取勝，於是就占據擁有全蜀的土地。祇有遵義一郡和黎州土司馬金堅没有攻取。

獻忠黄面長身虎頷，人號黄虎。性狡譎，嗜殺，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詭開科取士，集於青羊宫，盡殺之，筆墨成丘冢。坑成都民於中園。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又遣四將軍分屠各府縣，名草殺。僞官朝會拜伏，呼獒數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絶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次，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賊將有不忍至縊死者。僞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皆坐殺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脅川中士大夫使受僞職，敘州布政使尹伸、廣元給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諸受職者，後尋亦皆見殺。其慘虐無人理，不可勝紀。又用法移錦江，涸而闞之，深數丈，埋金寶億萬計，然後决堤放流，名水藏，曰："無爲後人有也。"當是時，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楊展、曹勛等義兵并起，故獻忠誅殺益毒。川中民盡，乃謀窺西安。

張獻忠黄臉高個子虎下巴，人們稱他黄虎。性格狡詐，嗜好殺人，一天不殺人，就憂悶不開心。欺詐説開設科試選拔人才，集中在青羊宫，全部把他們殺死，那些筆墨就堆成了墳山。在中園活埋成都的百姓，殺掉分屬各衛的士兵九十八萬人。又派遣四個將軍分開去屠殺各府縣，稱爲草殺。僞官朝見君主拜伏，唤猛犬幾十隻下宫殿，猛犬所嗅到的人，拉出去把他斬掉，稱爲天殺。又創造活剥皮方法，皮没有剥去而先死的人，用刑的人犯死罪。將士用殺人多少來論功的高低次序，共殺男女六萬萬有餘。賊軍的將領有不忍心而致於上吊自殺的。僞都督張君用、王明等幾十人，都因爲殺人少而獲罪，剥皮死去，并且屠殺他們全家。逼迫川中士大夫使他們接受僞官職，敘州布政使尹伸、廣元給事中吴宇英不屈服而被打死。衆受僞職的人，後來旋即也被殺死。他的殘酷暴虐没有人的理性，不能全部記録。他又用方法遷移錦江，把水弄乾了挖掘它，深達幾丈，埋下金銀財寶要用億萬來計算，然後挖開河堤放進流水，稱之爲水藏，説："不被以後的人所擁有。"當這時，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楊展、曹勛等正義的軍隊一齊興起，所以張獻忠殺戮的手段更加狠毒。川中的百姓已空，張獻忠就圖謀窺視西安。

順治三年，獻忠盡焚成都宫殿廬舍，夷其城，率衆出川北，又欲盡殺川兵。僞將劉進忠故統川兵，聞之，率一軍逃。會我大清兵至漢中，進忠來奔，乞爲鄉導。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我兵於鳳凰坡，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於是我兵擒獻忠出，斬之。

順治三年，張獻忠全部焚燒掉成都宫殿房屋，把成都夷爲平地，率領賊軍從川北出來，又想全部殺死川軍。僞將劉進忠原先統率川軍，聽到此消息，率領一支軍隊逃走。恰逢我大清軍到達漢中，劉進忠來投奔，乞求做嚮導。到達鹽亭地界，大霧瀰漫。張獻忠一早上路，突然在鳳凰坡碰到我軍，被箭射中而落馬，蜷伏在堆積的柴薪下。於是我軍把張獻忠捉出來，把他斬殺了。

川中自遭獻忠亂，列城内雜樹成拱，狗食人肉若猛獸虎豹，嚙人死輒棄去，不盡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遍體皆生毛。獻忠既誅，賊黨可望、能奇、文秀、定國等潰入川南，殺曾英、李乾德等，後皆降於永明王。

川中從遭到張獻忠的作亂後，衆多城邑内的雜樹已可合抱，狗像猛獸虎豹一樣吃人肉，咬死人就丢棄離去，不全部吃掉。百姓逃到深山中，穿草衣采野果吃時間長了，遍身都生毛。張獻忠已經被殺死，賊黨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潰敗竄入川南，殺掉曾英、李乾德等，後來都向永明王投降了。



明史卷三百十

列傳第一百九十八

湖廣土司

西南諸蠻，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漢之夜郎、靡莫、邛、莋、僰、爨之屬皆是也。自巴、夔以東及湖、湘、嶺嶠，盤踞數千里，種類殊別。歷代以來，自相君長。原其爲王朝役使，自周武王時孟津大會，而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蠻皆與焉。及楚莊蹻王滇，而秦開五尺道，置吏，沿及漢武，置都尉縣屬，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歟。

迨有明踵元故事，大爲恢拓，分別司郡州縣，額以賦役，聽我驅調，而法始備矣。然其道在於羈縻。彼大姓相擅，世積威約，而必假我爵禄，寵之名號，乃易爲統攝，故奔走惟命。然調遣日繁，急而生變，恃功怙過，侵擾益深，故歷朝徵發，利害各半。其要在於撫綏得人，恩威兼濟，則得其死力而不足爲患。《實録》載成化十八年馬平主簿孔性善言："谿峒蠻僚，雖常梗化，亂豈無因。昔陳景文爲令，瑶、僮皆應差徭，厥後撫字乖方，始仍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亦當革心。"帝嘉納之，惜未能實究其用，此可爲治蠻之寶鑒矣。

西南地區各蠻族，有虞氏的苗族，商朝的鬼方，西漢的夜郎、靡莫、邛、莋、僰、爨之類都是。從巴、夔以東和湖、湘、嶺嶠，把持占據幾千里土地，種類極爲不同。歷代以來，相互封爲君長。探究他們聽命於王朝，始於從周武王時孟津的諸侯大會盟，而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衆蠻族都參加了這次會盟。到楚莊蹻做了滇王，而秦開闢了五尺道，設置官吏，沿傳到漢武，設置都尉縣官，仍舊讓他們自行保住自己，這就是土官、土吏的開始。

到明追隨元朝舊的典章制度，土司就大爲擴大，分別掌管郡州縣，規定賦役的數額，聽從自己的驅使，而制度纔完備了。然而它的方法在於籠絡懷柔。那些世家大族互相獨斷專行，世代累積了威嚴的約法，而必須藉助我們朝廷的爵位和俸禄，用名號使他們恩寵榮耀，纔易於統領，纔能驅使他們唯命是從。然而調遣一天比一天繁，急迫而發生事故，依仗功績和堅持過錯，進犯擾亂更加深重，所以歷代徵集和動用人力物資，利害各占一半。它的要領在於安撫而能得到合適的人，恩典和威嚴同時貫徹，那麽就得到它的最大的力量而不能成爲憂患。《實録》記載了成化十八年馬平主簿孔性善的話："西南蠻族僚，雖然時常頑固不服從教化，動亂難道没有原因？從前陳景文做令，瑶、僮都受派遣出勞役，那以後撫養愛護背離方法，纔依舊反覆無常。如果守令得到合適的人，用恩德信義相告，用禍患福安曉

諭，他們也應當洗心改過。”皇帝嘉獎接受他的意見，可惜不能實在探求他的用途，這可以成爲治理蠻族的寶貴借鑒。

嘗考洪武初，西南夷來歸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銜號曰宣慰司，曰宣撫司，曰招討司，曰安撫司，曰長官司。以勞績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縣之名亦往往有之。襲替必奉朝命，雖在萬里外，皆赴闕受職。天順末，許土官繳呈勘奏，則威柄漸弛。成化中，令納粟備振，則規取日陋。孝宗雖發憤釐革，而因循未改。嘉靖九年始復舊制，以府州縣等官隸驗封，宣慰、招討等官隸武選。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領之。於是文武相維，比於中土矣。其間叛服不常，誅賞互見。茲據其事迹尤著者，列於篇。

曾經考察洪武初年，西南夷族來歸附的，就用原官職授予他。他們的土官官銜稱爲宣慰司，宣撫司，招討司，安撫司，長官司。用功績的多少，分尊卑的等級次序，而府州縣的名稱也常常有的。繼承廢止官職必須遵奉朝廷的命令，即使在萬里之外，都要奔赴朝廷受官職。天順末年，允許土官交納呈報審問奏事，朝廷的權威就逐漸鬆弛。成化中期，命令土官納糧以備賑災，規定收取一天天簡少。孝宗雖然發憤改革，但守舊法不改變。嘉靖九年，纔恢復舊時的制度，用府州縣等官隸屬檢驗封官，宣慰、招討等官隸屬武科選舉。隸屬檢驗封官的人，由布政司統領他們；隸屬武科選舉的人，由都指揮統領他們。於是文官武官之間的法度，類似於中原。他們之中叛亂和順服不固定，懲罰和獎賞交錯出現。現在根據他們的事迹特別顯著的，陳列在篇章裏。

湖南，古巫郡、黔中地也。其施州衛與永、保諸土司境，介於岳、辰、常德之西，與川東巴、夔相接壤，南通黔陽。谿峒深阻，易於寇盜，元末滋甚。陳友諒據湖、湘間，啖以利，資其兵爲用。諸苗亦爲盡力，有乞兵旁寨爲之驅使者，友諒以此益肆。及太祖殲友諒於鄱陽，進克武昌，湖南諸郡望風歸附，元時所置宣慰、安撫、長官司之屬，皆先後迎降。太祖以原官授之，已而梗化。

湖南，是古代巫郡、黔中的地區。它的施州衛和永、保各少數民族的疆界，處於岳、辰、常德的西面，同川東巴、夔相接壤，南面通到黔陽。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山深水險，路途阻隔，易於產生盜賊，元朝末年就迅速蔓延滋長。陳友諒占據湖、湘之間，用利去引誘他們，資助他們武器爲自己所用。各苗族也爲他盡了力，有乞求兵器等候在營寨旁給他驅使的，陳友諒因此更加放肆。等到太祖在鄱陽消滅陳友諒，進軍克服武昌，湖南各郡觀察勢頭紛紛歸附，元時所設置的宣慰、安撫、長官司三類，都先後迎接并投降。太祖用原官授給他們，不久又作梗而不服從教化。

洪武三年，慈利安撫使覃垕連構諸蠻入寇，征南將軍周德興平之。五年，復命鄧愈爲征南將軍，率師平散毛等三十六洞，而副將軍吳良復平五開、古州諸蠻凡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一萬五千，收集潰散士卒四千五百

洪武三年，慈利安撫使覃垕連結衆蠻族入侵搶掠，征南將軍周德興平定了他們。五年，又命令鄧愈做征南將軍，率領軍隊平定散毛等三十六個洞，而副將軍吳良又平定五開、古州各蠻族共二百二十三個洞，登記他們的百姓一萬五千個人，收集潰散的士兵四千五百餘人，平定了這些

餘人，平其地。未幾，五開、五谿諸蠻亂，討平之。十八年，五開蠻吴面兒反，勢猻甚。命楚王楨將征虜將軍湯和，擊斬九谿諸處蠻僚，俘獲四萬餘人，諸苗始懼。而靖、沅、道、澧之間，十年内亦尋起尋滅。雖開國之初，師武臣力，實太祖控制之道恩威備焉。

永樂初，苗告繼絶，襲冠帶，益就銜勒。垂百年，而五開、銅鼓間又紛紛多警。時英宗北狩，中原所在侵擾，苗勢殊熾。景泰初，總兵官宫聚奏："蠻賊西至貴州龍里，東至湖廣沅州，北至武岡，南至播州之境，不下二十萬，圍困焚掠諸郡邑。臣所領官軍不及二萬，前後奔赴不能解平越之圍。乞急調京邊軍及征麓川卒十萬前來，以資調遣。"久而師徵不至，更易他帥，浸淫六七載。至天順元年，總督石璞調總兵官方瑛，始剋期征剿。破天堂、小坪、墨溪二百二十七寨，擒僞王侯伯等百餘人，斬賊首千四百餘級，奪回軍人男婦千三百餘口，於是苗患漸平。蓋萌發於貴州，而蔓衍於湖南，皆生苗爲梗。諸土司初無動摇，而永、保諸宣慰，世席富强，每遇征伐，輒願荷戈前驅，國家亦賴以撻伐，故永、保兵號爲虓雄。嘉、隆以還，徵符四出，而湖南土司均備臂指矣。

地區。不久，五開、五谿各蠻族叛亂，就討伐平定他們。十八年，五開蠻族吴面兒反叛，氣勢十分猖獗。命令楚王朱楨率領征虜將軍湯和，攻擊斬殺九谿各處的蠻僚，俘虜四萬多人，各苗族纔害怕。而靖、沅、道、澧之間的蠻族叛亂，十年之内也是忽起忽滅。即使是建國的初期，軍隊威武臣子努力，實際上是太祖用恩義威武兼施的方法控制的結果。

永樂初年，苗族報告恢復已滅絶的世祀，繼承官職，更加歸順朝廷的統治。如此將近一百年，可是五開、銅鼓之間又不斷有危急警報。當時英宗往北方冬獵，中原到處受侵擾，苗族的勢力很盛。景泰初年，總兵官宫聚奏："蠻賊西面到達貴州龍里，東面到達湖廣沅州，北面到達武岡，南面到達播州境界，人數不下二十萬，圍困焚燒搶劫各郡邑。臣所率領的官軍不到兩萬人，前後奔赴戰鬥不能解除平越的包圍。乞求緊急調遣在京邊防軍和征麓川士兵十萬前來，用來調遣到各地。"很久軍隊徵集不到，又更換了别的統帥，如此前後時間有六七年。到天順元年，總督石璞調遣總兵官方瑛，纔約定日期征討。攻破天堂、小坪、墨溪二百二十七個山寨，擒獲僞王侯伯等一百多個人，斬殺賊軍一千四百多，奪回軍人男子婦女一千三百多人，於是苗族的禍患纔平定。大概萌芽發生在貴州，而蔓延繁衍在湖南，都是生苗爲禍害。衆土司初期没有動作，而永、保各宣慰，世代倚仗他們的富强，每次遇到征戰，總是願意背起武器作爲先鋒，國家也依賴他們去攻打，所以永、保的軍隊被稱爲"虓雄"。嘉靖、隆慶以來，徵召的文書四面發出，而對湖南土司都能指揮靈便了。

施州 施南宣撫司 散毛宣撫司 忠建宣撫司 容美宣撫司 永順軍民宣慰使司 保靖州軍民宣慰使司

施州　施南宣撫司　散毛宣撫司　忠建宣撫司　容美宣撫司

施州，隋爲清江郡，改施州。明初仍之。洪武十四年改置施州衛軍民

施州，隋朝時是清江郡，改爲施州。明朝初年依舊。洪武十四年，改設施州衛軍民指揮使

指揮使司，屬湖廣都司。領軍民千户所一：曰大田。領宣撫司三：曰施南，曰散毛，曰忠建。領安撫司八：曰東鄉五路，曰忠路，曰忠孝，曰金峒，曰龍潭，曰大旺，曰忠峒，曰高羅。領長官司七：曰搖把峒，曰上愛茶峒，曰下愛茶峒，曰劍南，曰木册，曰鎮南，曰唐崖。領蠻夷長官司五：曰鎮遠，曰隆奉，曰西泙，曰東流，曰臘壁峒。又有容美宣撫司者，亦在境内，領長官司四：曰椒山瑪瑙，曰五峰石寶，曰石梁下峒，曰水盡源通塔平。

司，隸屬於湖廣都司。管領軍民户所一個：稱大田。管領宣撫司三個：稱施南，稱散毛，稱忠建。管領安撫司八個：稱東鄉五路，稱忠路，稱忠孝，稱金峒，稱龍潭，稱大旺，稱忠峒，稱高羅。治理長官司七個：稱搖把峒，稱上愛茶峒，稱下愛茶峒，稱劍南，稱木册，稱鎮南，稱唐崖。管領蠻夷長官司五個：稱鎮遠，稱隆奉，稱西泙，稱東流，稱臘壁峒。又有稱容美宣撫司的，也在境地之内，管領長官司四個：稱椒山瑪瑙，稱五峰石寶，稱石梁下峒，稱水盡源通塔平。

初，太祖即吴王位，甲辰六月，湖廣安定宣撫使向思明遣長官硬徹律等，以元所授宣撫敕印來上，請改授。乃命仍置安定等處宣撫司二，以思明及其弟思勝爲之。又置懷德軍民宣撫司一，以向大旺爲之，統軍元帥二，以南木、潘仲玉爲之。抽攔、不用、黄石三洞，各置長官一，以没葉、大蟲、硬徹律爲之。簳坪洞設元帥府一，以向顯祖爲之。梅梓、麻寮二洞，各置長官一，以向思明、唐漢明爲之。皆新降者。丙午二月，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遣弟光受等，以元所授宣撫敕印來上。命光寶爲四川行省參政，行容美洞等處軍民宣撫司事，仍置安撫元帥治之。并立太平、臺宜、麻寮等十寨長官司。

當初，太祖繼承吴王位，甲辰六月，湖廣安定宣撫使向思明派遣長官硬徹律等，拿元所授予的宣撫官印來獻上，請求改授印章。就命令仍舊設安定等處宣撫司兩個，派向思明和他的弟弟向思勝任此職。又設懷德軍民宣撫司一個，派向大旺任此職，設統軍元帥兩個，派南木、潘仲玉任此職。抽攔、不用、黄石三洞，各設長官一個，派没葉、大蟲、硬徹律任此職。簳坪洞設元帥府一個，派向顯祖任此職。梅梓、麻寮兩個洞，各設長官一個，派向思明、唐漢明任此職。他們都是新投降的人。丙午二月，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派遣弟弟田光受等人，拿元朝所授予的宣撫官印來獻上。命令田光寶做四川行省參政，執行容美洞等處的軍民宣撫司事宜，依舊設安撫元帥統治它。同時設立太平、臺宜、麻寮等十寨長官司。

洪武四年，宣寧侯曹良臣帥兵取桑植，容美洞元施南道宣慰使覃大勝弟大旺、副宣慰覃大興、光寶子答谷等皆來朝，納元所授金虎符。命以施州宣慰司爲從三品，東鄉諸長官司爲正六品，以流官參用。五年，忠建元帥墨池遣其子驢吾，率所部溪洞元帥阿巨等來歸附，納元所授金虎符并銀印、銅章、誥敕。置忠建長官司及沿

洪武四年，宣寧侯曹良臣統率軍隊攻取桑植，容美洞元施南道宣慰使覃大勝的弟弟覃大旺、副宣慰覃大興、田光寶的兒子田答谷等都來朝見，交納元朝所授予的金虎符。命令把施州宣慰司作爲從三品官，東鄉各長官司作爲正六品官，以有任期的官員考核使用。五年，忠建元帥墨池派遣他的兒子驢吾，率領所統屬的部族溪洞元帥阿巨等人來歸附，交納元朝所授予的金虎符和銀印、銅章、受封的敕書。設忠建長官司和沿

邊溪洞長官司，以墨池等爲長官。二月，容美宣撫田光寶復遣子答谷來朝。征南將軍鄧愈平散毛、柿谿、赤谿、安福等三十九峒，散毛宣慰司都元帥覃野旺上僞夏所授印。

十四年，江夏侯周德興移師討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峒，置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十五年，置施南宣撫司，隸施州衛。十七年，散毛、沿邊安撫司安撫覃野旺之子起剌來朝，命爲本司僉事。景川侯曹震言："散毛等洞蠻時寇掠爲民患，已令施州衛及施南宣撫覃大勝招之，如負固，請發兵討。"

二十二年命忠建宣撫田思進之子忠孝代父職。時思進年八十餘，乞致仕，故有是命。明年，涼國公藍玉克散毛洞，擒剌惹長官覃大旺等萬餘人。置大田軍民千户所，隸施州衛。以藍玉奏散毛、鎮南、大旺、施南等洞蠻叛服不常，黔江、施州衛兵相去遠，難應援。今散毛地與大水田連，宜置千户所守禦，乃改散毛爲大田，命千户石山等領土兵一千五百人，置所鎮之。時忠建、施南叛蠻結寨於龍孔，玉遣指揮徐玉將兵攻之，擒宣撫覃大勝，餘蠻退走。玉復分兵搜之，殺獲男女一千八百餘人，械大勝及其黨八百二十人送京師。磔大勝於市，餘戍開元，給衣糧遣之。

永樂二年復設散毛、施南二長官司。先是，洪武初，諸土司長官來降者，皆予原官。蠻苗吴面兒之難，諸土司地多荒廢，長官亦罷承襲。至是，故土官之子覃友諒等以招復蠻民，請仍設治所。以其户少，降爲長官司，隸大田軍民千户所。以友諒爲散毛長官，覃添富爲施南長官。四

邊溪洞長官司，派墨池等做長官。二月，容美宣撫田光寶又派遣他的兒子田答谷來朝見。征南將軍鄧愈平定散毛、柿谿、赤谿、安福等三十九個峒，散毛宣慰司都元帥覃野旺獻上僞夏所授予的官印。

十四年，江夏侯周德興調遣軍隊討伐水盡源、通塔平、散毛各峒，設置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十五年，設施南宣撫司，隸屬於施州衛。十七年，散毛、沿邊安撫司安撫覃野旺的兒子覃起剌來朝見，命令他做本司僉事。景川侯曹震説："散毛等洞的蠻族時常做盜寇搶劫成爲百姓的禍患，已命令施州衛和施南宣撫覃大勝招撫他們，如果他們仗恃地勢險固，請求發兵去討伐。"

二十二年，命令忠建宣撫田思進的兒子田忠孝代替父親的官職。當時田思進年紀已八十多，乞求辭官回家，所以有這命令。第二年，涼國公藍玉攻克散毛洞，擒獲剌惹長官覃大旺等一萬多人。設置大田軍民千户所，隸屬施州衛。因藍玉奏散毛、鎮南、大旺、施南等洞的蠻族叛亂歸順無規律，黔江、施州衛的軍隊相離開遥遠，難以接應援助。現在散毛的地界同大水田連接，應該設置千户所守防，就把散毛改成大田，命令千户石山等統領土兵一千五百人，設置千户所鎮守此地。當時忠建、施南叛亂的蠻族在龍孔結扎營寨，藍玉派遣指揮徐玉帶領軍隊攻打它，擒獲宣撫覃大勝，其餘的蠻兵就逃退。藍玉又分兵搜索他們，殺死和俘獲男女一千八百多人，捆縛覃大勝和他的同夥八百二十人送往京城。將覃大勝在市上凌遲處死，其餘的人去守衛開元，供給衣服糧食遣送他們。

永樂二年，又設置散毛、施南兩長官司。在此之前，洪武初年，各土司長官來投降的，都給予原官職。經蠻族苗吴面兒禍難，各土司的土地很多荒廢，長官也停止承繼。到這時，舊土官的兒子覃友諒等因招回蠻民，請求仍舊設置官署。因爲它的户口少，降低爲長官司，隸屬大田軍民千户所。派覃友諒做散毛長官，覃添富做施南長官。四年，改施南、散毛仍舊爲宣撫司，是由於

年，改施南、散毛仍爲宣撫司，以友諒、添富來朝故也。以田應虎爲龍潭安撫。時應虎來朝，言其祖父自宋、元來，俱爲安撫，自蠻亂并其地入散毛，隔遠難治，乞仍舊，從之。時高羅安撫田大民言，招復蠻民四百餘户，乞還原職治所。木册長官田谷佐、唐崖長官覃忠孝，并言父祖世爲安撫，洪武時大軍平蜀，民驚潰，治所廢，今谷佐等招集三百餘户，請襲，許之。五年，鎮南長官覃興等來朝，稱係世職，洪武中廢，今招徠蠻民三百户，乞仍舊，既五峰石寶長官張再武亦以襲職請，從之。同時，設東鄉五路安撫，以覃忠爲之，隸施南。設石梁下峒、椒山瑪瑙、水盡源通塔平三長官司，以向潮文、劉再貴、唐思文爲之，隸容美。既復設忠路、忠孝、金峒三安撫司，隸施州衛，以覃英、田大英、覃添貴爲之。皆因洪武間蠻亂民散，廢其治，今忠等以故官子侄來朝，奏請復設，并從之，各賜印章冠帶。

宣德二年設劍南長官司，隸忠路安撫；摇把峒、上愛下愛二茶峒三長官司及鎮邊、隆奉二蠻夷官司，皆隸東鄉五路安撫；東流、臘壁峒二蠻夷官司，隸散毛宣撫；石關峒長官司、西泙蠻夷官司，隸金峒安撫。皆以其酋長爲之。先是，忠路安撫司等各奏，前元故土官子孫牟酋蠻等，各擁蠻民，久據谿洞，今就招撫，請設官司，授以職事。兵部以聞，帝以馭蠻當順其情，所授諸司，宜有等殺。兵部議以四百户以上者設長官司，四百户以下者設蠻夷官司。元土官子孫量授以職，從所招官司管屬。皆從之。令三年一朝貢如故事。九年，木册長官田谷佐奏："高羅安撫常倚勢淩轢，

覃友諒、覃添富來朝見的緣故。派田應虎做龍潭安撫。當時田應虎來朝見，説他的祖父從宋、元以來，都做安撫，自從蠻族叛亂把他的土地并入散毛，阻隔遥遠治理困難，乞求依舊，皇帝聽從他的請求。這時高羅安撫田大民説，招回蠻民四百多户，乞求恢復原官職官署。木册長官田谷佐、唐崖長官覃忠孝，一起説父祖世世代代做安撫，洪武時大軍平定蜀，百姓驚恐而逃散，官署被廢除，現在田谷佐等招集三百多户，請繼承原職，皇帝答應了他。五年，鎮南長官覃興等來朝見，聲稱原是父子相襲的官職，洪武年間被廢除，現在招來蠻民三百户，乞求依舊，不久五峰石寶長官張再武也用繼承官職請求，皇帝都依從了他們。同時，設置東鄉五路安撫，派覃忠任此職，隸屬施南。設置石梁下峒、椒山瑪瑙、水盡源通塔平三長官司，派向潮文、劉再貴、唐思文任長官，隸屬容美。已經又設置忠路、忠孝、金峒三個安撫司，隸屬施州衛，派覃英、田大英、覃添貴任安撫使。他們都因洪武年間蠻族叛亂百姓逃散，廢止了他們的統治，現在覃忠等憑舊官子侄的身份來朝見，奏請再設官署，皇帝一起聽從他們的請求，各賜給印章和官帽帶。

宣德二年，設置劍南長官司，隸屬忠路安撫；摇把峒、上愛下愛二茶峒三個長官司和鎮邊、隆奉二個蠻夷官司，都隸屬東鄉五路安撫；東流、臘壁峒二個蠻夷官司，隸屬散毛宣撫；石關峒長官司、西泙蠻夷官司，隸屬金峒安撫。都派他們的酋長做長官。在此之前，忠路安撫司等各向皇帝奏報，前元朝的舊土官的子孫牟酋蠻等，各擁有蠻民，長期占據溪洞，現在就招撫，請求設置官司，授予職務。兵部將此事報告皇帝，皇帝認爲統治蠻族必須順着他們的心意，所授予的各司，應當有等級差别。兵部意見以四百户以上的設置長官司，四百户以下的設置蠻夷官司。元朝的土官子孫衡量授予職位，從屬於所招撫的官司管轄。皇帝全都聽從，命令按舊的典章制度三年朝貢一次。九年，木册長官田谷佐奏報："高羅安撫常常倚仗勢力欺壓他，侵占搶掠

侵奪其土地人民，已蒙朝廷分理，然彼宿怨未平，恐復加害。乞徑隸施州衛。"從之。

正統三年命散毛宣撫覃友諒子瑄試職。初，友諒以罪械赴京，中路逃匿，後爲官軍所獲，斃獄。至是，本司以其子爲蠻民信服，乞襲職。帝以友諒罪重宜革，第以蠻故詘法信恩，命瑄試職圖後效。景泰二年，禮部奏："散毛宣撫司副使黄縉瑄謀殺親兄，律應斬。其妻譚氏遣子忠等貢馬贖罪，然縉瑄罪重，法不可宥。宜給鈔以酬馬直。"從之。天順元年，容美宣撫田潮美老疾，請子保富代職，從之。五年，禮部奏："施州木册長官司土舍譚文壽凶暴，并造不法誹謗之言，罪當刑。今其母向氏進馬以贖，恐不可從。"帝命給鈔百錠以慰其母，其子仍禁錮之。

成化二年，摇把洞長官向麥答踵奏："鄰近洗羅峒長，窺知本洞土兵調征兩廣，村寨空虚，煽誘土蠻攻劫，乞調官軍剿治。"五年，禮部奏："容美宣撫司田保富等，遣人進貢方物不及數，恐使者侵盗，宜停其賞，仍移知所司。"施州等衛八安撫司各奏，成化五年朝覲進馬，已付邊衛騎操，而諸衛收馬文移不至，恐有虚詐，宜勘實給賞。皆從之。弘治二年，木册長官田賢及容美致仕田保富各進馬，爲土人譚敬保等贖罪。刑部言："蠻民納馬贖罪，輕者可原，重者難宥，宜下按臣察核。"八年，容美宣撫貢馬及香，禮部以香不及數，馬多道斃，又無文驗，命予半賞。九年，金峒安撫覃彦龍奏："境内産杉木，嘗鬻金三千貯庫。今彦龍年老，

他的土地和人民，已承蒙朝廷分辨處理，可是他舊怨没有平，害怕他又來加害，乞求隸屬施州衛。"皇帝聽從了他的請求。

正統三年，命令散毛宣撫覃友諒的兒子覃瑄暫行任職。當初，覃友諒因罪銬着押赴京城，在半路上逃走躲藏，後來被官軍拘捕，死在獄中。到這時，本司認爲他的兒子被蠻民所信服，請求繼承他的職位。皇帝認爲覃友諒的罪行重應當革去職務，但因爲是蠻族的緣故，故而放寬刑法，顯示恩德，命令對覃瑄暫任職務以觀後效。景泰二年，禮部奏報："散毛宣撫司副使黄縉瑄謀殺親兄，按法律應斬首。他的妻子譚氏派遣兒子黄忠等人進獻馬匹贖罪，可是黄縉瑄罪重，按國法不可寬恕。該給予錢鈔來付給馬的價錢。"皇帝依從他的意見。天順元年，容美宣撫田潮美年老生病，請求兒子田保富代理職務，皇帝依從他的請求。五年，禮部奏報："施州木册長官司土舍譚文壽凶暴，并且捏造違法誹謗的言論，罪應當殺。現在他的母親向氏進獻馬匹來贖罪，恐怕不可以依從。"皇帝命令付給銀鈔一百錠以安慰他的母親，她的兒子依舊禁囚。

成化二年，摇把洞長官向麥答踵奏報："鄰近的洗羅峒長，暗中探知本洞土兵調去討伐兩廣，村寨空虚，就煽動引誘土蠻搶劫，乞求調動官軍去討伐懲治。"五年，禮部奏報："容美宣撫司田保富等，派遣人進貢土産品不滿數額，恐怕是派遣的人侵吞盜竊，應當停止給他們的賞賜，仍舊行文告知其上司。"施州等地域八個安撫司各奏報，成化五年朝見國君進獻馬匹，已經交付給邊疆地區騎兵操練，而各地區收到馬的公文不到，恐怕有欺騙，應當核實後再給賞賜。皇帝都聽從奏報的意見。弘治二年，木册長官田賢和容美辭職家居的田保富各進獻馬匹，替當地人譚敬保等人贖罪。刑部説："蠻民繳納馬匹贖罪，罪輕的可原諒，罪重的難以寬恕，應當交給巡查的大臣考察核實。"八年，容美宣撫進獻馬匹和香，禮部認爲香不到數額，很多馬匹在半路上死掉，又没有文書驗證，命令給予一半賞賜。九年，金峒安撫覃彦龍奏報："境地内出産杉木，曾經賣

子惟一人，恐身后土人争奪，乞解部。”工部議非貢典，却之。

了三千兩銀子儲存在倉庫裏。現在我覃彦龍年紀已老，衹有兒子一個人，擔心死後當地土人争奪，乞求解送工部。”工部商議不合進獻的典章，推辭了他的請求。

正德四年，容美宣撫并椒山瑪瑙長官司所遣通事劉思朝等赴京進貢，沿途驛傳多需索，爲偵事所發，自魯橋以北計千餘金。部臣以聞，帝以遠蠻宥之。散毛宣撫并五峰石寶、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入貢後期，部議半賞，從之。九年命大田千户所千户冉霦子舜卿爲指揮僉事，以自陳討川寇功也。十一年，容美宣撫田秀愛其幼子，將逐其兄白俚俾，而以幼子襲。白俚俾恨之，賊殺其父及其弟。事聞，下鎮巡官驗治，磔死。土官唐勝富、張世英等爲白俚俾奏辨，罪亦當坐。詔以蠻僚異類，難盡繩以法，免其并坐，戒飭之。十五年，容美宣撫司同知田世瑛，奏獲鎮南軍民府古印，爲始祖田始進開熙二年頒給，乞改升宣撫司爲軍民府。禮部議，以開設宣撫，頒印已久，不當更，古印宜繳，從之。

正德四年，容美宣撫與椒山瑪瑙長官司所派遣的通事劉思朝等一起赴京進貢，沿路的驛站多遭敲詐勒索，被偵探所揭發，從魯橋以北共計一千多兩銀子。朝廷大臣把此事傳告皇上，皇帝因其爲邊遠的蠻族而寬恕他們。散毛宣撫與五峰石寶、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因向朝廷進貢後於規定的日期，官署商議給予一半的賞賜，皇帝聽從官署的意見。九年，任命大田千户所千户冉霦的兒子舜卿做指揮僉事，是由於他自己陳述討伐川地賊寇功績的緣故。十一年，容美宣撫田秀喜歡幼子，準備驅逐長子白俚俾，而用他的幼子繼承。白俚俾怨恨田秀，殘殺他的父親和弟弟。事情傳聞給皇上，就交給鎮巡官拷問，把他凌遲處死。土官唐勝富、張世英等替白俚俾上奏章分辯，也應連坐獲罪。皇上下令因蠻僚屬於異類，難於全用法令作准繩，免掉他們連坐獲罪，應警告教育他們。十一年，容美宣撫司同知田世瑛，奏稱獲得鎮南軍民府的古印章，是最早的祖先田始進開熙二年時頒發的，請求改升宣撫司成爲軍民府。禮部商議，因已設置宣撫司，頒發的印章已很長久，不應該變更，古印應當上繳，皇帝聽從禮部的意見。

嘉靖七年，容美宣撫司、龍潭安撫司每朝貢率領千人，所過擾害，鳳陽巡撫唐龍以聞。禮部按舊制，進貢不過百人，赴京不過二十人，命所司申飭。忠孝安撫司把事田春者數十人稱入貢，僞造關文，騷擾驛傳，應天巡撫以聞。兵部議，土司違例入貢，且所過横索，恐有他虞，宜嚴禁諭。二十六年，臘壁峒等長官司入貢，禮部驗印文詐僞，詔革其賞，并下按臣勘問。

嘉靖七年，容美宣撫司、龍潭安撫司每次上朝進貢率領一千人，所經過的地區受到侵擾損害，鳳陽巡撫唐龍將此情况傳報皇上。禮部按照舊的法制規定，進貢不超過一百人，到京城的不超過二十人，命令官員加以告誡。忠孝安撫司把事田春等幾十人聲稱向朝廷進貢，假造公文，騷擾驛站，應天巡撫將此情况傳報皇帝。兵部意見，土司違反條例進貢，而且經過的地方横加勒索，恐怕有另外的意圖，應該嚴加禁止告曉。二十六年，臘壁峒等長官司向朝廷進貢，禮部驗檢印章文書是僞造的，皇帝下詔革除給予他的賞賜，并且交給審查的大臣審問。

三十三年詔湖廣川貴總督并節制

三十三年，皇帝命令湖廣川貴總督一起管制

容美十四司。初，容美土官田世爵與土官向元楫累世相仇。元楫幼，世爵佯爲講好，以女嫁之，謀奪其産，因誣元楫以奸。有司恐激變，令自捕元楫，下獄論死。世爵遂發兵，盡俘向氏，并籍其土，皆没入之。久之，撫按知其謀，責與元楫對狀，世爵不出，陰與羅峒土舍黄中等謀叛。於是湖廣巡按御史周如斗請移荆南道分巡施州衛，以便控制，調廣西清浪等戍軍，以實行伍。疏下督臣馮岳等議，岳等言："施州地勢孤懸，不可久居，戍軍亦非一時可集。當移荆瞿守備於施州，九永守備於九谿，上荆南道備巡歷。至世爵驕横，有司不能攝治，獨久繫元楫何爲。宜假督臣以節制容美之權，問世爵抗違之罪，如不悛，即繩以法。"從之。

容美十四個官署。當初，容美的土官田世爵同土官向元楫世代相互仇恨。向元楫年幼，田世爵假裝和好，把女兒嫁給他，圖謀搶奪他的財産，於是就用奸計誣衊向元楫。官吏擔心激發事變，下令讓他自行逮捕向元楫，投入牢獄判處死刑。田世爵就出兵，把向氏宗族的人全部捕獲，并登記他們的土地，全部没收。過了很久，撫按使知道了田世爵的陰謀，責令他同向元楫訴述案情，田世爵不出受審，暗地裏同羅峒當地官僚子弟黄中等謀反。因此湖廣巡按御史周如斗請求遷徙荆南道分擔巡察施州衛，以便於控制局勢，調動廣西清浪等地守軍，以便充實軍隊。皇帝把奏疏交給督察大臣馮岳等商議，馮岳等人説："施州地勢孤立遥遠，不能長期居留，守軍也不是很快就可集結。應當調動荆瞿到施州守備，九永到九谿守備，上荆南道預備各處巡視。至於田世爵的驕傲專横，官吏不能統治，獨獨長期拘囚向元楫做什麽呢？應當藉督察大臣的力量來節制容美的權力，譴責田世爵違抗命令的罪行，倘若不悔改，就用法令去約束他。"皇帝聽從了馮岳等人的意見。

時龍潭安撫黄俊素貪暴，據支羅洞寨，以睚眦殺人，繫獄。會白草番反，俊子中請立功爲父贖罪，已又自求爲副指揮，賄當事者許之。俊出益驕，乃與中及群盗李仲實等，恣行於四川之雲陽、奉節間，副使熊逵等計擒俊與仲實。俊死於獄，中自縛出降，執餘黨譚景雷等自贖。帝命追戮俊，梟示，仲實等論斬，中謫戍，而賞有功者。三十五年，命容美宣撫田九霄襲職，賜紅紵衣一襲，以浙江黄宗山擊倭之功也。

當時龍潭的安撫使黄俊向來貪婪横暴，占據支羅洞山寨，因爲一點小怨仇而殺人，被拘囚在牢獄中。恰逢白草番造反，黄俊的兒子黄中請求立功替父親贖罪，不久又自己要求做副指揮，賄賂當事的人答應他。黄俊出獄後更加驕横，就同黄中和一群盗寇李仲實等人，在四川的雲陽、奉節之間横行不法，副使熊逵等設計捕獲黄俊和李仲實。黄俊在牢獄中死亡，黄中自己捆縛出寨投降，捉住譚景雷等盗寇贖自己的罪。皇帝命令對黄俊死後陳尸示衆，斬頭懸挂在木柱上，李仲實等人判處斬頭，黄中因犯罪遣送守衛邊疆，而對有功的人給予賞賜。三十五年，命令容美宣撫田九霄繼承安撫使官職，賞賜紅苧麻衣服一套，是由於在浙江黄宗山打擊倭寇的功勞。

隆慶元年，吏科給事朱繪等言，湖廣施州衛忠路安撫覃大寧一日奏五上，語多不實，請究治。都察院議，金峒安撫土舍覃璧争印相殺，及磁峒

隆慶元年，吏科給事朱繪等説："湖廣施州衛忠路安撫使覃大寧一天五次上奏，很多言論都不真實，請查究懲治。"都察院意見，金峒安撫使與土司的屬官覃璧爲争奪官印而互相殘殺，以

不當轄四川。俱下撫按官勘報。四年，覃璧作亂，傷官軍，撫按請治失事諸臣罪。兵部言："本衛孤懸境外，事起倉猝，宜從寬貰，以責後功。"帝然之，命所司相機剿撫。五年，巡撫劉慤以覃璧平，條議五事："一，請以川東所轄巫山、建始、黔江、萬縣改屬上荆道。一，以荆州去施州衛遠，不便巡歷。夷陵西有傅友德所闢取蜀故道，名百里荒者，抵衛僅五百餘里。請以巴東之石硅司巡檢、施州衛之州門驛、三會驛并移近地，俾閭井聯絡。而於百里荒及東卜壠仍創建哨堡，令千户一員，督班軍百人戍守。一，施州衛延袤頗廣，物産最饒，衛官朘削，致民逃夷地爲亂。宜裁通判設同知，撫治民蠻，均平徭賦，勿額外横索。一，金峒世官不宜遽絶，貸覃勝罪，降安撫爲峒長，聽支羅所百户提調。一，施州所轄十四司應襲官舍，必先白道院，始許理事。其擅立名號者，請嚴治，并令兵巡道每歲經歷施州，豫行調集各官舍獎諭，令赴學觀化。"俱從之。

及磁峒不應當屬四川管轄。皇帝都交給撫按官去覆查審判。四年，覃璧造反，殺傷官軍，撫按官請求懲治做錯事的各個官吏的罪。兵部說："本區域孤立遥遠，地處疆界之外，事件發生很倉促，應該從寬原諒，以便督促日後立功。"皇帝以爲兵部意見正確，命令所掌管的官吏察看機會討伐安撫。五年，巡撫劉慤由於平定覃璧，分條議定五件事："一爲請求把川東所管轄的巫山、建始、黔江、萬縣改成屬上荆道。一爲因荆州離開施州衛遥遠，不便巡行視察，夷陵西邊有傅友德所開闢取蜀的舊道路，名叫百里荒的，抵達該區域衹有五百多里，請求把巴東的石硅司巡檢、施州衛的州門驛、三會驛一起移到附近地區，使得村落互相聯絡。而在百里荒和東卜壠仍舊建造防守哨所堡壘，派千户一個，率領軍士一百人防守。一爲施州衛地域連綿很寬廣，物産最富饒，地方官很剋扣剥削，造成百姓逃到東西夷族地區作亂。應該裁去通判官設置同知官，安撫管理蠻民，平均徭役賦税，勿可額外横加勒索。一爲金峒世代執掌的官職不應該突然斷絶，寬免覃勝的罪行，降低安撫的職位成爲峒長，聽從支羅所百户官的指揮。一爲施州所管轄的十四個司應該承繼的官銜，必須先告訴上級官衙，纔允許處理事務。那些擅自設立稱號的人，請求嚴厲懲治，并命令軍隊巡道時每年經過施州，預先調集各官銜表彰，使他們往學校觀察教化。"皇帝全都聽從劉慤的建議。

萬曆十一年，湖廣撫按奏："施州衛施南等宣撫司各官，仍聽鎮筸參將節制，載入敕書，以一事權。"從之。

萬曆十一年，湖廣巡撫向皇帝奏報："施州衛施南等宣撫司各官吏，仍然聽任鎮筸參將的調遣管制，記載入皇帝的命令文書中，以便統一辦事的職權。"皇帝聽從了湖廣巡撫的意見。

崇禎十二年，容美宣撫田元疏言："六月間，穀賊復叛，撫治兩臣調用土兵。臣即捐行糧戰馬，立遣土兵七千，令副長官陳一聖等將之前行。悍軍鄧維昌等憚於征調，遂與譚正賓結七十二村，鳩銀萬七千兩，賂巴東知縣蔡文陞以逼民從軍之文上報，阻忠義而啓邊釁。"帝命撫按核

崇禎十二年，容美宣撫使田元上疏說："六月之間，穀賊又叛亂，宣撫司所屬的兩治所的長官調用地方軍隊。臣立即捐助行軍作戰的糧食和馬匹，立即派遣地方兵七千，命令副長官陳一聖等率領前往。强横的軍人鄧維昌等害怕被徵調，就跟譚正賓連結七十二村寨，聚集白銀七千兩，賄賂巴東知縣蔡文陞用逼民從軍的文書上報，阻止忠義之師而開啓了邊境争端。"皇帝命令巡撫

其事。時中原寇盜充斥，時事日非，即土司徵調不至，亦不能問矣。

核查那件事情。當時中原寇盜如麻，國家形勢事務一天不如一天，即使是土官徵調不到，也不能問罪了。

永順軍民宣慰使司

永順，漢武陵、隋辰州、唐溪州地也。宋初爲永順州。嘉祐中，溪州刺史彭仕羲叛，臨以大兵，仕羲降。熙寧中，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元時，彭萬潛自改爲永順等處軍民安撫司。

永順，是漢時的武陵、隋時的辰州、唐時的溪州地區。宋初爲永順州。嘉祐年間，溪州刺史彭仕羲叛亂，大軍壓境，彭仕羲投降。熙寧年間，建築下溪州城，賜名爲會溪。元朝時，彭萬潛擅自改爲永順等處軍民安撫司。

洪武五年，永順宣慰使順德汪倫、堂厓安撫使月直遣人上其所受僞夏印，詔賜文綺襲衣。遂置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隸湖廣都指揮使司。領州三，曰南渭，曰施溶，曰上谿；長官司六，曰臘惹洞，曰麥著黄洞，曰驢遲洞，曰施溶溪，曰白崖洞，曰田家洞。九年，永順宣慰彭添保遣其弟義保等貢馬及方物，賜衣幣有差。自是，每三年一入貢。永樂十六年，宣慰彭源之子仲率土官部長六百六十七人貢馬。

洪武五年，永順宣慰使順德汪倫、堂厓安撫使月直派遣人員呈上他所受的僞夏印章，皇帝命令賜給華美的絲綢衣服。於是就設置永順等處的軍民宣慰使司，隸屬於湖廣都指揮使司。統率三個州，稱爲南渭，稱爲施溶，稱爲上谿；統率六個長官司，稱爲臘惹洞，稱爲麥著黄洞，稱爲驢遲洞，稱爲施溶溪，稱爲白崖洞，稱爲田家洞。九年，永順宣慰彭添保派遣他的弟弟彭義保等進貢馬和土産，皇帝賜給衣服錢幣各有不同。從此，每三年進貢一次。永樂十六年，宣慰彭源的兒子彭仲率領土官和各部落酋長六百六十七人進貢馬。

宣德元年，禮部以永順宣慰彭仲子英朝正後期，請罪之。帝以遠人不無風濤疾病之阻，仍賜予如例。總兵官蕭綬奏："酉陽宋農里、石提洞軍民被臘惹洞長謀古賞等連年攻劫，又及後溪，招之不從，乞調兵剿之。"謀古賞等懼，願罰人馬贖罪，乃罷兵。正統元年命彭仲子世雄襲職。天順二年諭世雄調土兵會剿貴州東苗。

宣德元年，禮部因爲永順宣慰彭仲的兒子彭英朝見皇帝遲到，請求給他治罪。皇帝認爲遠方的人不會没有風浪和疾病的阻礙，依舊照例賞賜。總兵官蕭綬奏報："酉陽宋農里、石提洞軍民被臘惹洞長謀古賞等連年攻打搶掠，又延及到後溪，招撫他不服從，請求調軍隊討伐他。"謀古賞等懼怕，願意懲罰部隊來贖罪，就停止軍事進攻。正統元年，命令彭仲的兒子彭世雄繼承官職。天順二年，命令彭世雄調集土軍合力討伐貴州東苗。

成化三年，兵部尚書程信請調永順兵征都掌蠻。十三年以征苗功，命宣慰彭顯英進散官一階，仍賜敕獎勞。十五年免永順賦。弘治七年，貴州奏平苗功，以宣慰彭世麒等與有勞，世麒乞升職。兵部言非例，請進世麒階昭勇將軍，仍賜敕褒獎，從

成化三年，兵部尚書程信請求調集永順的軍隊去征討都掌蠻。十三年，由於征討苗族的功績，命令宣慰彭顯英提升一級散官的官階，依舊下敕書給予獎勵慰勞。十五年，免去永順的賦稅。弘治七年，貴州奏報平定苗族的功勞，由於宣慰彭世麒等參與有功勞，彭世麒就請求升官職。兵部説没有前例，請求提升彭世麒官階爲昭

之。八年，世麒進馬謝恩。十四年，世麒以北邊有警，請帥土兵一萬赴延綏助討賊。兵部議不可，賜敕獎諭，并賜奏事人路費鈔千貫，免其明年朝覲，以方聽調征賊婦米魯故也。

正德元年以世麒從征有功，賜紅織金麒麟服，世麒進馬謝恩。二年進馬賀立中宫，命給賞如例。五年，永順與保靖争地相攻，累年不决，訴於朝，命各罰米三百石。六年，四川賊藍廷瑞、鄢本恕等及其黨二十八人倡亂兩川，烏合十餘萬人，僭王號，置四十八營，攻城殺吏，流毒黔、楚。總制尚書洪鍾等討之，不克。已而爲官軍所遏，乏食，乃佯聽撫，劫掠自如。廷瑞以女結婚於永順土舍彭世麟，冀緩兵。世麟僞許之，因與約期。廷瑞、本恕及王金珠等二十八人皆來會，世麟伏兵擒之，餘賊潰渡河，官兵追圍之，擒斬及溺死者七百餘人。總制、巡撫以捷聞，獎賚有差，論者以是役世麟爲首功云。七年，賊劉三等自遂平趨東臯，宣慰彭明輔及都指揮曹鵬等以土軍追擊之，賊倉卒渡河，溺死者二千人，斬首八十餘級。巡撫李士實以聞。命永順宣慰格外加賞，仍給明輔誥命。

十年，致仕宣慰彭世麒獻大木三十，次者二百，親督運至京，子明輔所進如之。賜敕褒諭，賞進奏人鈔千貫。十三年，世麒獻大楠木四百七十，子明輔亦進大木備營建。詔世麒升都指揮使，賞蟒衣三襲，仍致仕；明輔授正三品散官，賞飛魚服三襲，賜敕獎勵，仍令鎮巡官宴勞之。時政

勇將軍，依舊下敕書給予獎勵，皇帝聽從兵部的意見。八年，彭世麒進貢馬感謝皇恩。十四年，彭世麒因北方邊疆有危急，請求率領土軍一萬往延綏協助討伐叛賊。兵部商議認爲不可，下敕書給予表彰，并且賜給奏報事情的人員路費一千貫錢鈔，免去他明年的朝見皇帝，這是由於剛聽從調遣去征討賊婦米魯的緣故。

正德元年，因爲彭世麒隨從征討賊寇有功，皇帝賜給紅色織金綫的麒麟服，彭世麒進貢馬匹感謝皇恩。二年，進貢馬匹祝賀立皇后，皇帝命令依例給予賞賜。五年，永順跟保靖爲争土地互相攻打，多年没有解决，向朝廷上訴，命令各罰米三百石。六年，四川賊寇藍廷瑞、鄢本恕等及他們黨徒二十八人首先在兩川發動叛亂，聚集烏合之衆十多萬人，妄稱王號，建置四十八營，進攻城邑殺害官吏，爲害黔、楚。總制尚書洪鍾等討伐他們，未能取得勝利。不久，被官軍所阻遏，因缺乏糧食，就假裝听從招撫，但仍舊像原來一樣搶劫。藍廷瑞把女兒跟永順土官彭世麟結婚，希望得到緩兵之計。彭世麟假裝答應他，就同他約定日期。藍廷瑞、鄢本恕和王金珠等二十八人都來會合，彭世麟埋伏士兵將他們擒獲，其餘的賊寇潰敗渡過河，官兵就追逐圍困他們，捕獲斬殺和淹死的有七百多人。總制、巡撫把捷報上奏皇帝，各受到不同的獎勵賜予，評論的人認爲這次戰役彭世麟是立了頭功。七年，賊寇劉三等從遂平赴東臯，宣慰彭明輔和都指揮曹鵬等用土軍去追擊他們，賊寇倉促渡河，淹死的有二千人，斬殺的有八十多個。巡撫李士實將情况奏報皇帝。皇帝命令永順宣慰格外加以獎賞，依舊給予彭明輔授官詔令。

十年，辭官回家的宣慰彭世麒進獻給皇帝大木三十根，次一等的二百根，親自督運到京城，他的兒子彭明輔所進獻的木材與其父一樣。皇帝賜給敕書予以表彰，賞賜進獻奏報的人一千貫錢鈔。十三年，彭世麒獻上大楠木四百七十根，他的兒子彭明輔也進獻大木備朝廷營建之用。皇帝詔令彭世麒晋升爲都指揮使，賞賜給他蟒袍三套，依舊辭官回家；授予彭明輔正三品散官，賞

出權倖，恩澤皆由於干請。於是郴州民頌世麒征賊時號令嚴明，其土官彭芳等亦頌世麒功，乞蟒衣玉帶。兵部格不可，乃已。世麒辭賞，請立坊，賜名曰表勞。會有保靖兩宣慰爭兩江口之議，詞連明輔，主者議逮治。明輔乃令蠻民奏其從征功，悉辭香鑪山應得升賞，以贖逮治之辱。部議悉已之。

嘉靖六年，論擒岑猛功，免應襲宣慰彭宗漢赴京，而加宗漢父明輔、祖世麒銀幣。二十一年，巡撫陸傑言："酉陽與永順以采木仇殺，保靖又煽惑其間，大爲地方患。"乃命川、湖撫臣撫戢，勿釀兵端。是年，免永順秋糧。

三十三年冬，調永順土兵協剿倭賊於蘇、松。明年，永順宣慰彭翼南統兵三千，致仕宣慰彭明輔統兵二千，俱會於松江。時保靖兵敗賊於石塘灣。永順兵邀擊，賊奔王江涇，大潰。保靖兵最，永順次之，帝降敕獎勵，各賜銀幣，翼南賜三品服。

先是，永順兵剿新場倭，倭故不出，保靖兵爲所誘遽先入，永順土官田菑、田豐等亦爭入，爲賊所圍，皆死之。議者皆言督撫經略失宜，致永順兵再戰再北。及王江涇之戰，保靖掎之，永順角之，斬獲一千九百餘級，倭爲奪氣，蓋東南戰功第一云。時邀功者方行賞，翼南遂授昭毅將軍。已，升右參政管宣慰事，與明輔俱受銀幣之賜。時保、永二宣慰破倭後，兵驕，所過皆劫掠，緣江上下苦之。御史請究治，部議以土兵新有

賜飛魚服三套，賜給敕書獎勵，依舊命令鎮巡官設宴慰勞他。當時政令出於得權勢而受皇帝寵幸的人，皇帝的恩澤都由於向別人求請而得到。因此郴州的百姓就贊頌彭世麒征伐賊寇時命令嚴明，那些土官彭芳等也稱頌彭世麒的功勞，請求蟒袍玉帶。兵部阻止不同意，纔罷休。彭世麒辭掉賞賜，請求立牌坊，賜名爲"表勞"。恰逢有保靖兩宣慰爭奪兩江口的議論，言詞牽連到彭明輔，主持的人建議逮捕治罪。彭明輔就使蠻族百姓奏報他隨從出征的功勞，全部辭掉香鑪山應得到的升官賞賜，來贖回逮捕治罪的恥辱。兵部意見兩方都不要這樣做。

嘉靖六年，評論擒獲岑猛的功勞，免去受繼承宣慰彭宗漢赴京城，而增加彭宗漢的父親彭明輔、祖父彭世麒銀幣。二十一年，巡撫陸傑說："酉陽跟永順由於采伐木材而互相仇恨殺戮，保靖又在他們中間煽動，成爲地方大患。"皇帝就命令川、湖巡撫大臣安撫平定，不要釀成兵禍的起端。這一年，免去永順的秋糧徵收。

三十三年冬，調遣永順土軍協助在蘇、松消滅倭寇。第二年，永順宣慰彭翼南統率三千軍隊，辭官回家的宣慰彭明輔統率二千軍隊，一起在松江會合。當時保靖的軍隊在石塘灣打敗賊寇。永順的軍隊阻截攻擊，賊寇就奔逃到王江涇，吃了大敗仗。保靖的軍隊軍功最高，永順的軍功第二，皇帝下詔獎勵，各賜給銀幣，賜給彭翼南三品官服。

在此之前，永順的軍隊去消滅新場的倭寇，倭寇故意不出戰，保靖的軍隊被誘迅速進入新場，永順土官田菑、田豐等也爭先恐後進入，就被賊寇圍困，都被消滅。議論的人都説督撫謀劃失當，造成永順的軍隊再戰再敗。到王江涇的戰爭，保靖和永順的軍隊互相配合，牽制夾擊，斬殺捕獲一千九百多人，倭寇因此聞風喪膽，大概是東南的第一戰功。當時求功的人正在給予賞賜，彭翼南於是被授爲昭毅將軍。不久，升爲右參政管理宣慰事務，跟彭明輔一起受到銀幣的賞賜。當時保靖、永順二宣慰在打敗倭寇之後，軍隊驕傲，所經過之處都搶劫，沿江上下的百姓都

功，遽加罰，失遠人心，宜諭責之。并令浙、直練鄉勇，嗣後不得輕調土兵。

深受其苦。御史請求追究懲處，兵部却認爲土軍新近有功勞，很快給予懲罰，會失去邊遠的人心，應該下令斥責他們。并命令浙、直訓練地方壯丁，以後不可輕易調動土軍。

四十二年，以獻大木功再論賞，加明輔都指揮使，賜蟒衣，其子掌宣慰司事右參政彭翼南爲右布政使，賜飛魚服，仍賜敕獎勵。四十四年，永順復獻大木，詔加明輔、翼南二品服。

四十二年，由於進獻大木的功勞又給論功行賞，加賜彭明輔都指揮使，賜給蟒袍，他的兒子掌宣慰司事右參政彭翼南做右布政使，賜給飛魚服，依舊賜敕書獎勵。四十四年，永順又進獻大木材，皇帝命令賜給彭明輔、彭翼南二品官服。

萬曆二十五年，東事棘，調永順兵萬人赴援。宣慰彭元錦請自備衣糧聽調，既而支吾，有要挾之迹，命罷之。三十八年賜元錦都指揮銜，給蟒衣一襲，妻汪氏封夫人。四十七年，永順貢馬後期，減賞。兵部言："前調宣慰元錦兵三千人援遼，已半載，至關者僅七百餘人。"命究主兵者。四十八年進元錦都督僉事。先是，元錦以調兵三千爲不足立功，願以萬兵往。朝廷嘉其忠，加恩優渥。既而檄調八千，僅以三千塞責，又上疏稱病，爲巡撫所劾，得旨切責。元錦不得已行，兵抵通州北，聞三路敗衄，遂大潰。於是巡撫徐兆魁言："調永順兵八千，費逾十萬，今奔潰，虚糜無益。"罷之。

萬曆二十五年，東邊的戰事危急，調遣永順軍隊一萬人去援救。宣慰彭元錦請求自備衣裝糧食聽從調遣，不久却搪塞，有進行要挾的形迹，皇帝命令把他免任。三十八年，皇帝賜給彭元錦都指揮官銜，給他一套蟒衣，他的妻子汪氏封爲夫人。四十七年，永順進貢馬匹過了期限，减掉給他的賞賜。兵部説："以前調遣宣慰彭元錦三千軍隊援助遼，已有半年，但到關的軍隊祇有七百多人。"皇帝命令追究主管軍隊的官員。四十八年，晋升彭元錦任都督僉事。在此之前，彭元錦由於調遣三千軍隊不足立功，這次願意派一萬軍隊前往。朝廷嘉獎他的忠心，加賜的皇恩很優厚。不久皇帝下文書徵調八千軍隊，彭元錦祇用三千軍隊塞責，又上疏説自己生病，被巡撫所揭發，受到聖旨的嚴詞譴責。彭元錦不得已纔去，軍隊抵達通州北面，聽到多路的軍隊戰敗，就不戰自潰。於是巡撫徐兆魁説："調遣永順的八千軍隊，耗費超過十萬銀子，如今潰不成軍，白白耗費銀兩毫無好處。"就免了他的職。

保靖州軍民宣慰使司

保靖，唐溪州地，宋置保静州，元爲保靖州安撫司。明太祖之初起也，安撫使彭世雄率其屬歸附，命仍爲保靖安撫使。洪武元年，保靖安撫使彭萬里遣子德勝奉表貢馬及方物，詔升安撫司爲保靖宣慰司，以萬里爲之，隸湖廣都指揮使司。自是，朝貢如制。

保靖，唐爲溪州地區，宋設置保静州，元變爲保靖州安撫司。明太祖初起事的時候，安撫使彭世雄率領他的部屬去投奔依附，命令依舊做保靖安撫使。洪武元年，保靖安撫使彭萬里派他兒子彭德勝上奏章進貢馬匹和土産品，皇帝命令升安撫司爲保靖宣慰司，委任彭萬里擔任此職，隸屬湖廣都指揮使司。從此依照規定向朝廷進貢。

永樂元年，以保靖族屬大蟲可宜

永樂元年，因保靖同族的親屬大蟲可宜等内

等互仇殺，遣御史劉從政齎敕撫諭之。三年，辰州衛指揮龔能等招諭筸子坪等三十五寨生苗廖彪等，各遣子入貢，因設筸子坪長官司，以彪爲之，隸保靖。九年，宣慰彭勇烈遣人來貢。十二年，筸子坪賊吴者泥自稱苗王，與蠻民苗金龍等爲亂，總兵梁福平之。未幾，者泥子吴擔竹復誘苗吴亞麻糾貴州答意諸蠻叛，都督蕭授斬平之。二十一年，宣慰彭藥哈俾遣人貢馬。

宣德元年，宣慰彭大蟲可宜遣子順來貢。四年，兵部奏："保靖舊有二宣慰，一爲人所殺，一以殺人當死，其同知以下官皆缺，請改流官治之。"帝以蠻性難馴，流官不諳土俗，令都督蕭授擇衆所推服者以聞。正統十四年，保靖宣慰與族人彭南木答等相訐奏，既而講和，願輸米贖誣奏罪，從之。

景泰七年命調保靖土兵協剿銅鼓、五開、黎平諸蠻，先頒賞犒之。天順二年，敕宣慰彭捨怕俾即選兵進討。三年，保靖奏夏災。成化二年，以保靖宣慰彭顯宗征蠻有功，命給誥命。三年，復調保靖兵征都掌蠻。五年，免保靖宣慰諸土司成化二年税糧八百五十三石，以屢調征廣西及荆、襄、貴州有功也。七年，顯宗老不任事，命其子仕瓏代。十三年，以平苗功，顯宗、仕瓏皆進一階。十五年，以災免保靖租賦。仕瓏奏，兩江口長官彭勝祖違例進貢，下部臣議，宜逮問，命鎮巡官諭之。

弘治十二年，永順宣慰司奏，仕瓏擅率兵攻長官彭世英，仇殺多年，構禍不已，乞發兵征剿。部覆以屢行

部互相仇恨厮殺，就派遣御史劉從政送聖旨去安撫告示他們。三年，辰州衛指揮龔能等招撫曉諭筸子坪等三十五個寨子的生苗廖彪等，各派遣兒子進貢，就設置筸子坪長官司，委任廖彪任此職，隸屬於保靖。九年，宣慰彭勇烈派人來進貢。十二年，筸子坪賊寇吴者泥自稱苗王，同蠻民苗金龍等作亂，總兵梁福平定了叛亂。不久，吴者泥的兒子吴擔竹又引誘苗人吴亞麻糾集貴州答意各蠻族叛亂，都督蕭授斬殺平定了叛亂。二十一年，宣慰彭藥哈俾派遣人進貢馬匹。

宣德元年，宣慰彭大蟲可宜派遣兒子彭順來進貢。四年，兵部奏報："保靖舊時有二個宣慰，一個被人殺害，一個因殺人應處死，其同知以下的官員都空缺，請求改爲有任期的官去治理保靖。"皇帝認爲蠻族的性格難以馴服，朝廷有任期的官不熟悉當地風俗，命令都督蕭授選民衆所推許佩服的人來奏報。正統十四年，保靖宣慰與同族人彭南木答等互相上奏揭發陰私，不久却講和，願意運送大米以贖捏造罪名向君王告發的罪。皇帝依從了他們的請求。

景泰七年，皇帝命令調遣保靖地方軍去協助討伐銅鼓、五開、黎平各蠻族，事先發下賞賜去慰勞他們。天順二年，皇帝命令宣慰彭捨怕俾立即選拔軍隊去進行討伐。三年，保靖奏報夏季災害。成化二年，由於保靖宣慰彭顯宗征討蠻族有功勞，命令給予封官詔令。三年，又調遣保靖的軍隊去征討都掌蠻。五年，免去保靖宣慰各土司成化二年税糧八百五十三石，這是由於多次調遣去征討廣西和荆、襄、貴州有功勞。七年，彭顯宗年老不擔任事務，命令他的兒子彭仕瓏代理。十三年，由於平定苗族叛亂的功勞，彭顯宗、彭仕瓏晉升一級官階。十五年，由於災害而免去保靖租税。彭仕瓏奏報，兩江口長官彭勝祖違反條例進貢，皇帝交給六部大臣評議，認爲應當逮捕問罪，命令鎮巡官告諭他。

弘治十二年，永順宣慰司奏報，彭仕瓏擅自率領軍隊攻打長官彭世英，因仇恨而殘殺多年，造成的禍害不停，請求調發軍隊去征討。官署回

按問不報，宜諭鎮巡官速勘奏聞，從之。十四年，以保靖宣慰等方聽調，免明年朝覲，時有征貴州賊婦米魯之役故也。

初，保靖安撫彭萬里以洪武元年歸附，即其地設保靖宣慰司，授萬里宣慰使，領白崖、大別、大江、小江等二十八村寨。萬里卒，子勇烈嗣。勇烈卒，子藥哈俾嗣，年幼。萬里弟麥谷踵之子大蟲可宜，諷土人奏己爲副宣慰，同理司事，因殺藥哈俾而據其十四寨。事覺，逮問，死獄中，革副宣慰，而所據寨如故。其後，勇烈之弟勇傑嗣，傳子南木杵，孫顯宗，曾孫仕瓏；與大蟲可宜之子忠，忠子武，武子勝祖及其子世英，代爲仇敵。而武以正統中隨征有功，授兩江口長官，勝祖成化中亦以功授前職，并隨司理事，無印署。弘治初，勝祖以年老，世英無官，恐仕瓏奪其地，援例求世襲，奏行核實，仕瓏輒沮之，以是仇恨益甚，兩家所轄土人亦各分黨仇殺。永順宣慰使彭世麒取勝祖女，復左右之，以是互相攻擊，奏訴無寧歲。弘治十年，巡撫沈暉奏言，令世英入粟嗣父職，將以平之，而仕瓏奏訐不止。是時，敕調世英從征貴州，而兵部移文有“兩江口長官司”字，仕瓏疑世英得設官署，將不聽約束，復奏言之。於是巡撫閻仲宇、巡按王約等請以前後章奏下兵部、都察院，議：“令世英歸所據小江七寨於仕瓏，止領大江七寨，聽仕瓏約束。其原居兩江口係襟喉要地，請調清水溪堡官兵守之。而徙世英於沱埠，以絶争端。以後土官應襲子弟，悉令入學，漸染風化，以格頑冥。如不入學者，不准承襲。世麒黨

答由於多次進行查究審問不報告，應當告諭鎮守巡官迅速調查奏報，皇帝依從官署的意見。十四年，由於保靖宣慰等剛剛纔聽從調遣，免除第二年的朝見，這是因當時有征討貴州賊婦米魯的戰役的緣故。

當初，保靖安撫彭萬里在洪武元年投奔依附，就在他的地區設置保靖宣慰司，授予彭萬里宣慰使，統領白崖、大別、大江、小江等二十八個村寨。彭萬里死了，兒子彭勇烈繼承。彭勇烈死了，兒子彭藥哈俾繼承，年紀尚幼小。彭萬里弟弟彭麥谷踵的兒子彭大蟲可宜，勸說土人向皇帝上奏自己做副宣慰，共同管理宣慰司事務，就殺害彭藥哈俾而占據他的十四個村寨。事情被發覺，把他逮捕審問，死在牢獄中，革掉副宣慰職，而所占據的村寨依然如原來一樣。那以後，彭勇烈的弟弟彭勇傑繼承，傳給兒子彭南木杵，孫子彭顯宗，曾孫彭仕瓏；與彭大蟲可宜的兒子彭忠，彭忠兒子彭武，彭武的兒子彭勝祖和他的兒子彭世英，每代都成爲仇敵。而彭武在正統年間隨從官軍出征有功勞，授予兩江口長官，彭勝祖在成化年間也因功授予前面的官職，一起隨同宣慰司管理事務，没有蓋印簽押。弘治初年，彭勝祖因年老，彭世英没有官職，擔心彭仕瓏搶奪他的土地，引用成例要求世襲，上奏進行核實，彭仕瓏總是阻止他，因此仇恨更加深，兩個家族所管轄的土人也各分爲派互相仇殺。永順宣慰使彭世麒娶了彭勝祖的女兒，又支配他，因此互相攻擊，上奏申訴没有安寧的年月。弘治十年，巡撫沈暉上奏説，命令彭世英上繳糧食繼承父親官職，將以此平息争鬥，可彭仕瓏上奏揭發不止。這時，皇帝下令調遣彭世英隨從征討貴州，而兵部發的公文有“兩江口長官司”字樣，彭仕瓏懷疑彭世英能設置官衙，將不聽從約束，又上奏説此事。於是巡撫閻仲宇、巡按王約等請求把前後奏章交給兵部、都察院，議定意見是：“命令彭世英歸還所占據的小江七個村寨給彭仕瓏，僅統治大江的七個村寨，聽從彭仕瓏管束。他原來居住的兩江口是要害的地方，請調派清水溪堡官軍去守衛它。而把彭世英遷徙到沱埠，以此斷絶雙

於世英，法當治，但從征湖廣頗效忠勤，已有旨許以功贖。仕瓏、世英并逮問，勝祖照常例發遣。”奏上，從之。弘治十六年六月事也。

方争執。以後土官應繼承的子弟，全部讓他們入學校讀書，逐漸感受教化，以便糾正愚昧無知。若不入學受教化的人，就不准繼承官職。彭世麒同彭世英結爲黨，依法應當懲治，可他跟隨討伐湖廣很效忠效力，已有聖旨允許他以功贖罪。彭仕瓏、彭世英一起逮捕問罪，彭勝祖按照常規遣送走。”奏章呈上，皇帝依從照辦。這是弘治十六年六月的事。

正德十四年，保靖兩江口土舍彭惠既以祖大蟲可宜與彭藥哈俾世仇，至是與宣慰彭九霄復構怨。永順宣慰彭明輔與之連姻，助以兵力，遂與九霄往復仇殺，數年不息，死者五百餘人，前後訐奏累八十餘章。守巡官繫惠於獄，明輔率衆劫之去，尋復捕繫。事聞，詔都御史吴廷舉勘處。廷舉乃令鎮巡議，以爲惠罪當誅，但土蠻難盡以法繩，宜徙惠置辰、常城中，令九霄出價以易兩江口故地。仍用文官左遷者二人爲首領官，以勸相之。俟數年後革心向化，請敕獎諭，仍擢用爲首領。下兵部議，以惠徙内地，恐貽後患，令廷舉再議。於是廷舉等復請以大江之右五寨歸保靖，大江之左二寨屬辰州，設大剌巡檢司，流官一人主之。惠免遷徙，仍居沱埠，以土舍名目協理巡檢事。部覆如廷舉言。

正德十四年，保靖兩江口的土司的屬官土舍彭惠已經由於祖先彭大蟲可宜同彭藥哈俾世仇，到這時同宣慰彭九霄又結了怨。永順宣慰彭明輔同他聯姻，就用兵力去幫助，於是同彭九霄不斷因仇恨而殘殺，多年不停止，殺死的有五百多人，前後揭發陰私的奏章累計有八十多件。鎮守巡官把彭惠拘捕關押在獄中，彭明輔率領一批人把他劫走，不久又把他拘捕。事情傳到朝廷，皇帝命令都御史吴廷舉去勘查處理。吴廷舉就讓鎮巡官評議，認爲彭惠的罪行應當殺，可是少數民族很難完全用法來懲治，應該遷徙彭惠安置在辰、常城中，命令彭九霄出價錢去换取兩江口舊屬的土地。依舊用文官降職的兩個人做首領官，去勉勵幫助他。等幾年以後改正過錯歸向教化，請下令表彰，依舊提升任用爲首領。皇帝交給兵部評議，認爲彭惠遷徙到内地，恐怕遺留後患，命令吴廷舉再商議。於是吴廷舉等又請求把大江的右邊五個村寨歸保靖，大江的左邊兩個村寨屬辰州，設置大剌巡檢司，用一個有任期的官主管此職。彭惠免去遷徙，依舊居住沱埠，用土司屬官的名義協助管理巡檢司的事務。兵部答覆按照吴廷舉説的辦。

嘉靖六年以擒岑猛功進九霄湖廣參政，賜銀幣。長子虎臣戰殁，贈指揮僉事，次子良臣襲職時，免赴京。二十六年免保靖秋糧。三十三年詔調宣慰彭藎臣帥所部三千人赴蘇、松征倭。明年遇倭於石塘灣，大戰，敗之。賊北走平望，諸軍尾之於王江涇，大破之。録功，以保靖爲首，敕賜藎臣銀幣并三品服，令統兵益擊

嘉靖六年，由於捕獲岑猛的功勞，晋升彭九霄爲湖廣參政，賜給銀幣。長子彭虎臣戰死，追贈指揮僉事，次子彭良臣繼承官職時，免去赴京。二十六年，免去保靖秋季糧税。三十三年，下令調遣宣慰彭藎臣帶領所屬部隊三千士兵奔赴蘇、松討伐倭寇。第二年，在石塘灣碰到倭寇，發生大戰，擊敗敵寇。賊寇大敗逃往平望，各軍追擊賊寇直到王江涇，大敗敵寇。記録功勞，以保靖爲第一，下敕書賜給彭藎臣銀幣和三品官

賊。先是，都司李經率保靖兵追倭至新場，倭二千人伏不出，保靖土舍彭翅引軍探之，中伏，與所部皆死，贈翅一官并賜棺殮具。及是，以王江涇捷，進藎臣爲昭毅將軍。既又調保靖土兵六千赴總督軍前，從胡宗憲請也。時已叙趙文華、宗憲功，復加藎臣右參政，管宣慰司事，仍賞銀幣。

服，命令統率軍隊進一步打擊賊寇。在此之前，都司李經率領保靖軍隊追倭寇到新場，倭寇二千個人潛伏不出來，保靖土司屬官彭翅帶軍隊試探賊寇，中了埋伏，同所統率的部隊都被打死，追贈彭翅一個官銜并賜給棺木備辦殮衣。到此，由於在王江涇打了勝仗，晉升彭藎臣做昭毅將軍。不久又調遣保靖土軍六千個奔赴總督軍前，這是聽從胡宗憲的請求。這時已經獎勵趙文華、胡宗憲的功勞，又加賜給彭藎臣右參政官職，管理宣慰司事務，依舊賞賜給銀幣。

萬曆四十七年調保靖兵五千，命宣慰彭象乾親統援遼。四十八年加象乾指揮使。象乾至涿州病，中夜兵逃散者三千餘人，部臣以聞。帝嚴旨責統兵者，并敕監軍道沿途招撫。明年，象乾病不能行，遣其子侄率親兵出關，戰於渾河，全軍皆歿。天啓二年進象乾都督僉事，贈彭象周、彭緄、彭天祐各都司僉書，以渾河之役一門殉戰，義烈爲諸土司冠云。

萬曆四十七年，調遣保靖軍隊五千人，命令宣慰彭象乾親自統率援救遼。四十八年，加封彭象乾指揮使官職。彭象乾到達涿州時生病，半夜裏士兵逃散的有三千多人，兵部大臣將情況奏報朝廷。皇帝嚴厲斥責統率軍隊的將領，并下令監軍道沿路招收撫慰。第二年，彭象乾患病不能行走，派遣他的子侄率領親信兵出關，在渾河作戰，全軍覆没。天啓二年，晉升彭象乾爲都督僉事，追贈彭象周、彭緄、彭天祐各人爲都司僉書，因渾河的戰役一家爲戰爭而死，道義和忠烈爲各土司第一。

明史卷三百十一

列傳第一百九十九

四川土司(一)

四川土司諸境，多有去蜀遠去滇、黔近者。如烏蒙、東川近於滇，烏撒、鎮雄、播州近於黔。明太祖略定邊方，首平蜀夏，置四川布政司，使招諭諸蠻，次第歸附。故烏蒙、烏撒、東川、芒部舊屬雲南者，皆隸於四川，不過歲輸貢賦，示以羈縻。然夷性獷悍，嗜利好殺，争相競尚，焚燒劫掠，習以爲恒。去省窵遠，莫能控制，附近邊民，咸被其毒。皆由規模草創，未嘗設立文武爲之鈐轄，聽其自相雄長。雖受天朝爵號，實自王其地。以故終明之世，常煩撻伐。唯建昌、松、茂等處設立衛所，播州改遵義、平越二府以後，稍安戢云。

四川土司各境界，很多是離蜀遥遠離滇、黔很近的。像烏蒙、東川同滇接近，烏撒、鎮雄、播州同黔接近。明太祖攻取平定邊境，首先平定蜀夏，設置四川布政司，使布政司招撫告諭各蠻族，依次歸順依附。所以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原屬於雲南的，都隸屬於四川，不過每年繳納進貢賦税，表示維係。然而蠻夷天性蠻横，貪圖利益喜歡殺人，争着互相攀比，焚燒搶掠，習以爲常。離開布政司官署遥遠，不能控制，附近的邊境百姓，全部受到他們的毒害。這都由於規制初設立，還不曾設立文武官對他們加以管束，聽任他們自己互相稱霸。他們雖然接受朝廷的爵位和封號，實際上在自己的土地上稱王。因此直至明朝結束，常常要煩勞去討伐。衹有在建昌、松、茂等地方設立軍隊衛所編制，播州改爲遵義、平越兩個府以後，纔稍爲安寧平静。

烏蒙烏撒東川鎮雄四軍民府　馬湖
建昌衛 寧番衛 越嶲衛 鹽井衛 會川衛
茂州衛　松潘衛　天全六番招討司　黎州安撫司

烏蒙烏撒東川鎮雄四軍民府

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古爲竇地、的巴、東川、大雄諸甸，皆唐烏蒙裔也。宋有封烏蒙王者。元初置烏蒙路，遂以東川、芒部皆隸於烏蒙、烏撒等處宣慰司。烏撒富盛甲諸

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古時是竇地、的巴、東川、大雄各區域，都是唐烏蒙的後代。宋朝有封烏蒙王的事。元朝初年設置烏蒙路，於是就把東川、芒部都隸屬於烏蒙、烏撒等地方宣慰司。烏撒的富饒昌盛爲各部族第一，元朝時曾設

部，元時嘗置軍民總管府，而於東川置萬户府。地勢并在蜀之東南，與滇、黔壤土相接，皆據險阻深，與中土聲教隔離。

置軍民總管府，而在東川設立萬户府。他們的地理位置都在蜀的東南，同滇、黔的土地相連接，都依靠地勢險要，同中土的政教風化相隔離。

明太祖既平蜀，規取雲南，大師皆集於辰、沅，欲并剪諸蠻以通蜀道。洪武十四年遣内臣齎敕諭烏蒙、烏撒諸部長曰："西南諸部，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朕受天命爲天下主十有五年，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諸部長猶桀驁不朝。朕已遣征南將軍潁川侯、左副將軍永昌侯、右副將軍西平侯率師往征。猶恐諸部長未喻朕意，故復遣内臣往諭。如悔罪向義，當即躬親來朝，或遣人入貢，亟攄誠款，朕當罷兵，以安黎庶。爾共省之。"

明太祖已經平定蜀，謀求取得雲南，大軍都集中在辰、沅，打算一并剪除蠻族而打通蜀道。洪武十四年，派遣宫廷大臣送公文告示烏蒙、烏撒各部族酋長説："西南各部，從古到今，没有一個不向中原朝見進貢。朕接受天命做天下的皇帝已十五年，可是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各部族酋長還凶暴不來朝見。朕已經派遣征南將軍潁川侯、左副將軍永昌侯、右副將軍西平侯率領軍隊前往征討。還恐怕各部族酋長不明白朕意，所以派遣宫廷大臣前往曉諭。如果已經悔罪歸附正義，應當立即親自來朝見，或者派遣人來進貢，趕快表示誠意，朕應當停止軍事行動，以便使百姓安寧。你輩要共同體會我的意思。"

時征南將軍傅友德已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帥師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復自率師由曲靖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擣烏撒。時元右丞實卜聞海洋兵至，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及聞大軍繼進，皆遁。友德令諸軍築城，版閘方具，蠻寇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既知士勇可用，乃縱兵接戰。有芒部土酋率衆來援，實卜兵與合，鋒甚鋭。大軍鼓噪而前，其酋長多中槊墜馬死。大軍益奮，蠻衆力不支，大潰，斬首三千，獲馬六百，實卜率衆遁。遂城烏撒，克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懾，皆望風降附。

當時征南將軍傅友德已分派都督胡海洋等率領軍隊五萬人，從永寧奔赴烏撒，又自己率領軍隊從曲靖循着格孤山向南，以便同永寧的軍隊相接通，直擣烏撒。當時元朝右丞實卜聽到胡海洋軍隊到來，就在赤水河聚集軍隊以抗拒胡海洋。聽説大軍繼續進軍，全部逃跑。傅友德命令各軍修築城池，建築用具剛準備好，蠻賊就大批聚集。傅友德把軍隊駐扎在山岡上，穩重固守以對付。已知道戰士勇敢可以作戰以後，纔發兵同蠻賊交戰。有芒部土酋長率領大批蠻賊來援助，實卜的軍隊同他會合，氣勢逼人。大軍擊鼓呼叫着衝向前去，蠻族的酋長很多被槊刺中落馬而死去。大軍更加奮勇殺敵，蠻賊抵擋不住，大敗，斬首三千級，獲得馬六百匹，實卜率領衆人逃跑。於是就築烏撒城，攻克七星關而打通畢節，又攻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各蠻族震動畏懼，全都望風而降。

十五年置東川、烏撒、烏蒙、芒部諸衛指揮使司，詔諭諸部人民。以雲南已降附，宜益效順中國，以享升平。復諭諸部長曰："今置郵傳通雲南，宜率土人，隨其疆界遠邇，開築

十五年，設立東川、烏撒、烏蒙、芒部各行政區域指揮使司，下詔告示各部族百姓由於雲南已經投降，應該加倍報效歸順中原，以享受太平盛世。又告諭各部族酋長説："現在驛站已達到雲南，應當率領土族百姓，沿着各自的疆界遠

道路，各廣十丈，準古法，以六十里爲一驛。符至奉行。”又敕征南將軍友德等曰：“烏蒙、烏撒、東川、芒部諸酋長雖已降，恐大軍一還，仍復嘯聚。符到日，悉送其酋長入朝。”又諭以“貴州已設都指揮使，然地勢偏東，今宜於實卜所居之地立司，以便控制，卿其審之”。

近，開築道路，各條路寬十丈，以古代的規定爲標準，六十里作爲一個驛站。符命到時就遵照實行。”又下令征南將軍傅友德等説：“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各酋長雖然已經投降，恐怕大軍一回來，依舊互相招呼聚集叛亂。符命到達之日，全部將他的酋長送進朝廷。”又告諭“貴州已設立都指揮使，然而地勢處於僻遠的東側，現在應該在實卜所居住的地方設立官署，以便於控制，卿應當仔細研究此事”。

已，烏撒諸蠻復叛，帝諭友德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即有此變，朕前已慮之，今果然。然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勢在必守，其東川、芒部、烏蒙，未可遽守也。且留屯大軍蕩埽諸蠻，戮其渠長，方可分兵守禦耳。”乃命安陸侯吴復爲總兵，平凉侯費聚副之，征烏撒、烏蒙諸叛蠻。并諭勿與蠻戰於關索嶺上，當分兵掩襲，直擣其巢，使彼各奔救其家不暇，必不敢出以抗大師。俟三將軍至，破擒之。是月，副將軍西平侯沐英自大理還軍，會友德擊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萬計，餘衆悉遁，復追擊破之。帝諭友德等，師捷後，必戮其渠魁，使之畏懼。搜其餘黨，絶其根株，使彼智窮力屈，誠心款附，方可留兵鎮守。又諭宜乘兵勢修治道途，令土酋諭其民，各輸糧一石以給軍，爲持久計。

不久，烏撒各蠻族又叛亂，皇帝命令傅友德説：“烏撒各蠻族窺伺官軍分散，就有這樣的變故，朕以前已憂慮此事，現在果然如此。然而雲南的地方像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勢在必守，那東川、芒部、烏蒙，不可立即據守。而且祇有留駐的大軍掃除各蠻族，殺掉它的大頭目，纔可以分兵守衛。”就命令安陸侯吴復做總兵，平凉侯費聚做副總兵，討伐烏撒、烏蒙各叛亂的蠻族。并告示勿同蠻族在關索嶺上作戰，應該分兵突然襲擊，直搗他們的巢穴，使他們各自奔救自己的家都無時間，一定不敢出來抗擊大軍。等到三位將軍到達，就打敗擒獲蠻賊。這月，副將軍西平侯沐英從大理回師，會合傅友德攻擊烏撒，大敗他們一夥，斬殺三萬多人，繳獲馬牛羊以萬計，其餘的一夥蠻族全部逃跑，又追擊打敗他們。皇帝命令傅友德等人，軍隊取勝以後，一定要殺掉他們的大頭目，使他們畏懼。搜捕他們的餘黨，斷絶他們的根本，使他們智窮力竭，真心誠意歸附，纔可留下軍隊鎮守。又下令乘軍隊的威勢修治道路，命令蠻族的酋長告示他們的百姓，每人繳納一石糧食來供給軍隊，以備長久駐扎。

十六年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使司。烏蒙、烏撒、東川、芒部諸部長百二十人來朝，貢方物。詔各授以官，賜朝服、冠帶、錦綺、鈔錠有差。其烏撒女酋實卜，加賜珠翠。芒部知府發紹、烏蒙知府阿普病卒，詔賜綺衣并棺殮之具，遣官致祭，歸其柩於家。十七年

十六年，把雲南所屬的烏撒、烏蒙、芒部隸屬於四川布政使司。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各族酋長一百二十人來朝見，進貢土産物品。皇帝命令分别授予官職，賜給朝服、帽子和腰帶、彩色絲綢、錢幣各有不同。烏撒女酋長實卜，加賜給她珠玉飾物。芒部知府發紹、烏蒙知府阿普病死，皇帝命令賜給素色衣服和殯殮的棺木器具，派遣官員前去祭奠，把他的靈柩送回家。十七

割雲南東川府隸四川布政使司，并烏撒、烏蒙、芒部皆改爲軍民府，而定其賦稅。烏撒歲輸二萬石，氈衫一千五百領；烏蒙、東川、芒部皆歲輸八千石，氈衫八百領。又定茶鹽布匹易馬之數，烏撒歲易馬六千五百匹，烏蒙、東川、芒部皆四千匹。凡馬一匹，給布三十匹，或茶一百斤，鹽如之。實卜復貢馬，賜綺鈔。十八年，烏蒙知府亦德言，蠻地刀耕火種，比年霜旱疾疫，民飢窘，歲輸之糧無從徵納。詔悉免之。二十年徵烏撒知府阿能赴京。

二十一年命西平侯沐英南征。英言，東川强盛，據烏山路作亂，罪狀已著，必先加兵。但其地重關複嶺，上下三百餘里，人迹阻絶，須以大兵臨之。帝命潁國公傅友德仍爲征南將軍，英與陳桓爲左右副將軍，率諸軍進討。敕友德等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皆出於羅羅。厥後子姓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争端，有事則相爲救援。若唐時閤羅鳳亡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群蠻聚衆據險設伏。唐將不備，遂墮其計，喪師二十萬，皆將帥無謀故也。今須預加防閑，嚴爲之備。"烏撒軍民府葉原常獻馬三百匹、米四百石於征南將軍，以資軍用，且願收集土兵從征。英等以聞，從之。復命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等分討東川，平之，捕獲叛蠻五千五百三十八人。

二十三年，烏撒土知府阿能，烏蒙、芒部土官，各遣子弟入監讀書。二十七年，烏撒知府卜穆奏，霑益州屢侵其地，命沐春諭之。二十八年，户部言："烏撒、烏蒙、芒部、東川

年，分割雲南東川府歸四川布政使司，烏撒、烏蒙、芒部一并都改爲軍民府，而規定他們的賦稅。烏撒每年繳納二萬石，毛衫一千五百件；烏蒙、東川、芒部每年都繳納八千石，毛衫八百件。又規定茶鹽布匹交换馬的數額，烏撒每年交换馬六千五百匹，烏蒙、東川、芒部都交换四千匹。凡馬一匹，給布三十匹，或者茶一百斤，鹽也一百斤。實卜又進貢馬，皇帝賜給絲綢紙幣。十八年，烏蒙知府亦德説，南蠻的土地刀耕火種，連年霜寒乾旱病疫，百姓飢餓貧窘，每年繳納的糧食無法徵收上繳。皇帝命令全部免繳賦稅。二十年，皇帝徵召烏撒知府阿能赴京城。

二十一年，皇帝命令西平侯沐英南征。沐英説，東川强大，占據烏山路作亂，罪狀已經很顯著，一定先攻打它。但它的地勢關防重重、山嶺層層，上下三百多里，人很難到達，必須用大軍去進攻它。皇帝命令潁國公傅友德依舊做征南將軍，沐英和陳桓做左右副將軍，率領各軍去進行討伐。命令傅友德等説："東川、芒部各蠻夷，族類都從羅羅産生。其後子孫繁盛衆多，各自設置疆界，就分開不同的名稱爲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水西。没有變故就互相争執，有了變故就互相救助。像唐時閤羅鳳逃亡居住在大理，唐軍追捕，路經芒部各境，像蠻族就聚衆依據險峻的地勢設置埋伏。唐將領無防備，就落入他們的圈套，喪失二十萬軍隊，都是將帥没有謀略的緣故。現在必須預先加以防備，嚴格爲此而準備。"烏撒軍民府葉原常進獻馬三百匹、米四百石給征南將軍，以資助軍隊費用，并且願意聚集士兵跟隨出征。沐英等人將此奏報皇帝，皇帝聽從。皇帝又命令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等人分别討伐東川，平定它的叛亂，捕獲叛亂的蠻賊五千五百三十八人。

二十三年，烏撒土知府阿能，烏蒙、芒部土官，各派遣子弟進國子監讀書。二十七年，烏撒知府卜穆上奏，霑益州多次侵占他的土地，皇帝命令沐春告諭他。二十八年，户部説："烏撒、烏蒙、芒部、東川每年税收毛衫不到規定數量，

歲賦氈衫不如數，詔已免徵。今有司仍追之，宜申明。”從之。二十九年，烏蒙軍民府知府實哲貢馬及氈衫。自是，諸土知府三年一入貢，以爲常，或有恩賜，則進馬及方物謝恩。

命令已免徵。現在官吏依舊追收毛衫，應當説明。”皇帝聽從户部的意見。二十九年，烏蒙軍民府知府實哲進貢馬匹和毛衫。從此，各土知府每三年進貢一次，作爲常例，有的有了皇帝的恩賜，就用進獻馬匹和土産物品來感謝皇上的恩德。

宣德七年，兵部侍郎王驥言，烏蒙、烏撒土官禄昭、尼禄等，争地仇殺，宜遣官按問。八年遣行人章聰、侯璡齎敕往諭，仍敕巡按與三司官往平之。設烏蒙儒學教授、訓導各一員。以通判黄甫越言，元時本府向有學校，今文廟雖存，師儒未建。乞除教官，選俊秀子弟入學讀書，以廣文治，從之。

宣德七年，兵部侍郎王驥説：“烏蒙、烏撒土官禄昭、尼禄等，争奪土地互相因仇恨而殘殺，應當派遣官員前去查辦審問。”宣德八年，皇帝派遣行人章聰、侯璡携帶敕令前往告誡曉諭，仍舊下令巡按和三司官前去平定他們。設置烏蒙儒學教授、訓導各一員。這是由於通判黄甫越説，元朝時本府一向有學校，現在文廟雖存在，以儒學爲師尚未建立。乞求授予教官，選拔優秀子弟進學校讀書，以弘大文教禮樂治民，皇帝聽從他的話。

正統七年裁烏撒軍民府通判、推官、知事、檢校各一員。十一年裁烏蒙、東川知事、檢校各一員，并革烏撒、烏蒙遞運所。景泰元年敕諭烏撒、烏蒙諸府土官普茂等，以貴州諸苗叛亂，恐滋蔓鄰近，宜戒嚴防守，毋聽賊衆誘惑，倘來逼犯，便當剿殺。時烏撒進萬壽表逾期，部議宜究，詔以遠人宥之。嗣後，朝貢過期及表箋不至者，朝廷率以土官多從寬貸，應賞者給其半。天順元年，鎮守四川中官陳清等奏，芒部所轄白江蠻賊千餘作亂，攻圍筠連縣治，敕御史項愫會鎮巡官捕之。

正統七年，裁減烏撒軍民府通判、推官、知事、檢校各一人。十一年，裁減烏蒙、東川知事、檢校各一人，并且革除烏撒、烏蒙遞運所。景泰元年，詔令烏撒、烏蒙各府土官普茂等人，由於貴州各苗叛亂，恐怕滋長蔓延到鄰近地區，應當戒嚴防守，不要聽信賊寇的誘惑，如果來逼迫侵犯，就應當討伐殺掉。當時烏撒進獻萬壽表章過了期限，官署商議應該追究，詔令由於是邊遠的人而寬恕了他們。以後，向朝廷進貢超過期限和進奏章不到的蠻族，朝廷全因爲土官的緣故多數給予寬恕，應該受賞的衹給他一半。天順元年，鎮守四川的中官陳清等上奏，芒部所管轄的白江蠻賊一千多人作亂，圍攻筠連縣署。皇帝下令御史項愫會合鎮巡官追捕叛賊。

成化十二年，烏撒知府隴舊等奏，同知剛正撫字有方，蠻民信服，今九年秩滿，乞再任三年，以慰群望。從之。弘治十四年，烏撒所轄可渡河巡檢司言：“自閏七月二十七日，大雷雨不止，至二十九日，水漲山崩地裂，山鳴如牛吼，地陷涌出清泉數十派，衝壞廬舍橋梁及壓死人口牲畜無算。又本府阿都地方，八月亦暴風

成化十二年，烏撒知府隴舊等人上奏，同知剛正撫養愛護有辦法，蠻族百姓信服，現在九年的官爵任期已滿，請求再任三年，以安慰衆人的希望。皇帝聽從他們的意見。弘治十四年，烏撒所管轄的可渡河巡檢司説：“從閏七月二十七日起，大雷雨一直不停，到二十九日，水漲山崩地裂，山吼像牛叫，地陷落涌流出清泉幾十股，冲毁房屋橋梁和壓死人口牲畜不計其數。又本府阿都地方，八月也發生暴風雨，田土淹没二百多

雨，田土渰没二百餘處，死者三百餘人。”

處，死去三百多人。”

正德十五年討斬芒部僰蠻阿又磉等。當初，芒部土舍隴壽，與庶弟隴政及兄妻支禄爭襲仇殺。所部僰蠻阿又磉等乘機倡亂流劫。事聞，命鎮守中官會撫按官捕治。至是，貴州參政傅習、都指揮許詔，督永寧宣撫司女土官奢爵等，討擒阿又磉等四十三人，斬一百十九級，事乃定。

正德十五年，討伐斬殺芒部僰蠻阿又磉等。當初，芒部土官僚子弟隴壽，同庶弟隴政和兄妻支禄爭奪繼承權而互相因仇恨而殘殺。所統率的僰蠻阿又磉等乘機發起叛亂流動搶劫。事情奏報皇上，命令鎮守的朝廷中官會合巡撫官逮捕懲治。到這時，貴州參政傅習、都指揮許詔，督率永寧宣撫司女土官奢爵等，討伐擒獲阿又磉等四十三人，斬殺一百一十九人，事情纔平定。

嘉靖元年命芒部護印土舍隴壽襲知府，免赴京。故事，土官九品以上，皆保送至京乃襲。時壽、政等爭襲，不敢離任。朝廷以嫡故立壽，恐壽赴京而政等乘隙爲亂，故有是命。然政與支禄倚烏撒土舍安寧等兵力，仇殺如故。壩底參將何卿請於巡撫許廷光，發土兵二萬五千人，命貴州參將楊仁等將之，受何卿節制，相機進剿。政、禄佯聽撫，乞緩師，而令賊黨阿黑等掠周泥站、七星關，復遣阿核等糾集諸苗，剽掠畢節諸處，殺傷官軍，毁官民房屋甚衆。兵部言賊勢猖獗，宜速征。於是何卿等進剿，斬首二百餘級，俘二十餘人，降其衆數百。政敗奔烏撒，卿檄烏撒土舍安寧、土婦奢勿擒之。安寧佯許諾，僅以阿核等尸獻，竟不出政，兵久不解。都御史湯沐以聞，詔切責諸將及守巡官罪，而革何卿冠帶，令剿賊自贖。

嘉靖元年，命令芒部護印土舍隴壽繼承知府之職，免去赴京城。按先例，土官九品以上，都保送到京城纔繼承。當時隴壽、隴政等爭奪繼承權，不敢離任。朝廷由於嫡子的緣故讓隴壽繼位，恐怕隴壽去京城而隴政等乘虛作亂，因此有這樣的命令。然而隴政同支禄倚靠烏撒土官僚子弟安寧等的兵力，互相因仇恨而殘殺同原來一樣。壩底參將何卿向巡撫許廷光請求，派出土兵二萬五千人，命令貴州參將楊仁等率領這支隊伍，受何卿管制，看時機進行討伐。隴政、支禄假裝聽從安撫，乞求延緩派來軍隊，而使賊黨阿黑等搶掠周泥站、七星關，又派遣阿核等糾集各苗族，搶劫畢節各地方，殺傷官軍，燒毁官府和民房很多。兵部説賊寇勢力很猖獗，應當迅速征討。由此何卿等進行討伐，斬殺二百多人，俘虜二十多人，并使幾百人投降。隴政失敗逃奔到烏撒，何卿發文令烏撒土舍安寧、土婦奢勿捕捉他。安寧假裝答應，祇拿阿核的尸體獻上，終究不交出隴政，軍隊長久不解散。都御史湯沐將情況奏報皇上，皇上下詔深切責備各將領和守巡官的罪責，而革除何卿官職，命令他討伐賊寇贖自己的罪。

四年，政誘殺壽，奪其印。巡撫王軏、巡按劉藏各上其事。藏言從蠻情，立支禄便。軏以隴政、支禄怙終稔惡，戕朝廷命吏，罪不可赦。乃命鎮巡官諭安寧，縛政、禄及諸助惡者。時政已爲官軍擒於水西，追獲芒部印信，前後斬首六百七十四級，生

四年，隴政引誘殺害隴壽，搶走他的官印。巡撫王軏、巡按劉藏各自上奏這件事。劉藏説隨從蠻族的意願，由支禄繼承官職爲宜。劉軏認爲隴政、支禄依仗奸邪作惡多端而終不悔改，殺害朝廷任命的官吏，罪行不可寬恕。皇帝就命令鎮巡官告諭安寧，要捉住隴政、支禄和各幫助作惡的人。當時隴政已被官軍在水西捕獲，追繳到芒

擒一百六十七人，招撫白烏石等四十九寨，以捷聞。貴州巡按劉廷簠言："烏撒所獻阿核等尸，及水西所縛隴政，真僞未可信，恐首惡尚在，不無後慮，請核實。"五年，兵部奏："芒部隴氏，釁起蕭墻，騷動兩省，王師大舉，始克蕩平。今其本屬親支已盡，無人承襲，請改爲鎮雄府，設流官知府統之。分屬夷良、毋響、落角利之地，爲懷德、歸化、威信、安静四長官司，使隴氏疏屬阿濟、白壽、祖保、阿萬四人統之。如程番府例，令三年一入朝，貢馬十二匹，而以通判程洸爲試知府。"

部印章符契，前後斬殺六百七十四人，活捉一百六十七人，招撫白烏石等四十九個村寨，把捷報上奏朝廷。貴州巡按劉廷簠說："烏撒所獻出的阿核等尸體，以及水西所縛住的隴政，真假還不可相信，恐怕罪魁還活着，不能没有後顧之憂，請求核實。"五年，兵部上奏："芒部隴氏，在内部引起禍亂，使兩個區域發生動亂，官軍大舉出動，纔得掃蕩平定。現在他們原來所屬的親族分支已滅，没有人繼承，請求改爲鎮雄府，設置有任期的官吏做知府加以統治。分别屬於夷良、毋響、落角利的地方，成爲懷德、歸化、威信、安静四個長官司，使隴氏疏遠的族人阿濟、白壽、祖保、阿萬四個人統治。依照程番府準則，使他們三年入朝一次，進貢馬十二匹，而任通判程洸做試知府。"

六年，芒部賊沙保等謀復隴氏，擁隴壽子勝糾衆攻陷鎮雄城，執程洸，奪其印，殺傷數百人，洸奔畢節。事聞，兵科給事中鄭自壁等言："鎮雄初設流官，蠻情未服，而有司失先事之防，不亟收遺裔隴勝，而令沙保得擁孺子，致煽禍一方。宜速遣總兵何卿并力剿寇。"於是兵部覆言："隴勝非真隴壽子，故議設流官，有司撫循失策，遂生叛亂。沙保罪不容誅，當剿。何卿方守松潘，勢難相援，宜亟趣都御史王廷相之任，并敕總兵牛桓調兵速進。"時沙保出鎮雄府印乞降，然尚持兩端，欲立土官如故。四川撫按以保狡悍不可馴，檄瀘州守備丁勇擊之。又遣使勞賜芒部撫夷郤良佐，使計擒沙保。保怒，復叛。

六年，芒部賊寇沙保等策劃興復隴氏，擁戴隴壽的兒子隴勝糾集一大批人攻陷鎮雄城，捉住程洸，奪取他的印章，殺傷幾百人，程洸逃奔到畢節。事件傳報朝廷，兵科給事中鄭自壁等人說："鎮雄初設置朝廷委派的有定期的官吏，蠻族的民心不服，而官吏錯失事先的防備，没有趕快收捕遺留的後裔隴勝，因而使沙保能擁戴幼兒，以致在一方煽起禍亂。應當迅速派遣總兵何卿合力討伐賊寇。"於是兵部回覆說："隴勝不是真的隴壽的兒子，所以商議設置不定期的官吏，官吏安撫不得法，於是產生叛亂。沙保的罪行不能寬容，應當討伐。何卿正在守衛松潘，形勢難於去援救，應當迅速督促都御史王廷相赴任，并下令總兵牛桓調兵迅速進討。"當時沙保獻出鎮雄府官印乞求投降，然而還心存兩念，想依舊擁立土官。四川巡撫由於沙保狡猾凶悍不可馴服，下文書命令瀘州守備丁勇攻擊他。又派遣使者慰勞賞賜芒部撫夷郤良佐，使用計策擒拿沙保。沙保發怒，再次叛亂。

七年，川、貴諸軍會剿，敗沙保等，擒斬三百餘級，招撫蠻羅男婦以千計。捷聞，設鎮雄流官如舊。而芒部、烏撒、毋響苗蠻隴革等復起，攻劫畢節屯堡，殺掠士民，紛紛見告。

七年，川、貴各軍合力討伐，打敗沙保等人，擒獲斬殺三百多人，招降安撫蠻羅男子婦女以千計。捷報傳到朝廷，依照舊例在鎮雄設置流官。而芒部、烏撒、毋響苗蠻隴革等又發起叛亂，攻打搶劫畢節士兵駐守的地堡，殺害搶掠士

兵部尚書李承勛以伍文定專主用兵爲失計，疏及之。而御史楊彝復言芒部改土易流非長策，又時值荒饉，小民救死不贍，何能趣戰。時帝亦軫念災傷，令罷芒部兵，俟有秋再議征討。於是四川巡撫唐鳳儀言："烏蒙、烏撒、東川諸土官，故與芒部爲唇齒。自芒部改流，諸部內懷不安，以是反者數起。今懷德長官阿濟等雖自詭擒賊，其心固望隴勝得一職，以存隴後。臣請如宣德中復安南故事，俯順輿情，則不假兵而禍源自塞。"川、貴巡按戴金、陳講等奏如鳳儀言。金又以首惡如毋響、祖保等，宜剿誅以折其驕氣，始下撫處之令，許生獻沙保等，待阿濟以不死，然後復隴勝故職，或降爲知州。其長官或因或革，或分隸，庶操縱得宜，恩威并著。章下部覆，乃革鎮雄流官知府，而以隴勝爲通判，署鎮雄府事。令三年後果能率職奉貢，准復知府舊銜。時嘉靖九年四月也。

大夫和百姓，大家紛紛向朝廷報告。兵部尚書李承勛認爲伍文定獨斷用兵失策，上疏牽涉到他。而御史楊彝又説把芒部土官改爲朝廷流官不是長久之策，又碰上饑荒的年月，小民百姓救死還來不及，哪能奔赴作戰。當時皇帝也悲痛地思念天災人禍招致的傷害，下令停止對芒部的征討，等秋天有收穫後再商議征討芒部。於是四川巡撫唐鳳儀説："烏蒙、烏撒、東川各土官，原來同芒部唇齒相依。自從芒部改爲定期任命的官吏治理後，各部族内心懷不安情緒，因此多次發生叛亂。現在懷德長官阿濟等雖然自己承擔擒賊的責任，但他内心仍然希望隴勝能得到一個官職，以便留存隴氏的後裔。臣請求依照宣德中期恢復安南的先例，順從民衆的意願，那麽不必用兵而禍殃的源頭自然被堵塞住了。"川、貴巡按戴金、陳講等的奏章意思同唐鳳儀一樣。戴金又認爲罪魁像毋響、祖保等，應當討伐殺掉以打擊他們的驕狂氣焰，纔發下撫慰處置的命令，容許把沙保等活着送給朝廷，寬待阿濟而不處死，然後恢復隴勝原來的官職，或者降低爲知州。其長官有的因襲，有的破舊創新，有的分别附屬，希望處理得當，恩德和威嚴一起顯示。奏章交給官署回覆。於是就革除鎮雄有任期的官吏的知府之職，而委任隴勝做通判，代理鎮雄府的事務。命令他三年後真能奉行職權事務，向朝廷進貢，纔准許恢復知府原來的官銜。這時是嘉靖九年四月。

三十九年命勘東川阿堂之亂。初，東川土知府祿慶死，子位幼，妻安氏攝府事。有營長阿得革頗擅權，謀奪其官。因先求烝安氏不得，乃縱火焚府治，走武定州，爲土官所殺。得革子堂奔水西，賄結烏撒土官安泰，入東川，囚安氏，奪其印。貴州宣慰安萬銓故與祿氏姻連，乃起兵攻阿堂所居寨，破之。堂妻阿聚携幼子奔霑益州土官安九鼎。萬銓脅九鼎，取阿聚及幼子殺之。堂以是怨九鼎，時相攻擊。堂兵侵羅雄州境，九鼎及祿位與羅雄土官者濬等，各上書訟堂

三十九年，皇帝命令平定東川阿堂的叛亂。起初，東川土知府祿慶死去，兒子祿位年幼，妻子安氏掌管知府的事務。有一個營長阿得革獨攬大權，打算奪取她的官職。由於先求同安氏通奸而不成，就放火焚燒知府的官衙，逃往武定州，被土官殺死。阿得革的兒子阿堂逃奔到水西，賄賂勾結烏撒土官安泰，進入東川，拘禁安氏，奪去她的官印。貴州宣慰安萬銓原來同祿氏是姻親，就起兵進攻阿堂所居住的村寨，打敗了他。阿堂的妻子阿聚就携帶了年幼的兒子逃奔到霑益州土官安九鼎處。安萬銓逼迫安九鼎，奪取阿聚和年幼的兒子把他們殺掉。阿堂因此怨恨安九鼎，時常互相攻擊。阿堂的軍隊侵占羅雄州境

罪。詔下雲、貴、四川撫按官會勘。堂聽勘於車洪江，具服罪，願獻所劫府印并霑益、羅雄人口牲畜及侵地，乞貸死。

地，安九鼎和禄位同羅雄土官者濬等，各自上書訴訟阿堂的罪行。皇帝下令雲、貴、四川巡撫官會合查核。阿堂在車洪江聽從審問，都服罪，願意獻上所搶掠的知府官印和霑益、羅雄的人口牲畜和侵占的土地，乞求寬免死罪。

時位及弟僎已前歿，官府因訊禄氏所當襲者，堂以己幼子詭名禄哲以報。據府印如故，復與九鼎治兵相攻。九鼎訴之雲南巡撫游居敬，謂堂怙亂，請致討，且自詭當率所部爲前鋒，必擒堂以獻。居敬信之，遂上疏言堂稔惡不悛，請專意進剿，爲地方除害。帝允部議，行川、貴撫按會勘具奏。居敬遽調土漢兵五萬餘進剿。雲南承平久，一旦兵動，費用不貲，賦斂百出，諸軍衛及有司土官舍等乘之爲奸利，遠近騷動。巡按王大任言："逆堂奪印謀官，法所必誅。第彼猶借朝廷之印以約土蠻，冒禄氏之宗以圖世職，而四川之差税辦納以時，雲、貴之鄰壤未見侵越，此其非叛明矣。其與九鼎治兵相攻，彼此俱屬有罪。居敬乃信一偏之詭辭，違會勘之明旨，輕動大衆，恐生意外患。且外議籍籍，謂居敬入九鼎重賄，欲爲雪怨，及受各土官賂，攘盗帑積，皆有實迹。請亟罷居敬，暫停征剿爲便。"乃命逮居敬。時堂聞大兵至東川，逃深箐，諸將分兵於新舊諸城，窮搜不獲，地方民夷大遭屠掠。

當時阿位和弟阿僎在此前已經死去，官府就訊問禄氏所應當繼承的人，阿堂用自己的幼子假稱名叫禄哲而上報。仍舊占據官府印章，又與安九鼎用軍隊互相攻打。安九鼎向雲南巡撫游居敬控訴他，説阿堂趁亂取利，請求前往討伐，并且自己承擔率領部隊做前鋒的責任，一定擒拿阿堂來獻上。游居敬相信他，於是就上疏説阿堂作惡不願悔改，請求專心進行討伐，替地方除害。皇帝准許官署商議，傳令川、貴巡撫會合查核後奏報。游居敬迅速調遣土族和漢族軍隊五萬多人進行討伐。雲南太平已久，一旦有軍事行動，費用不可計算，賦税名目繁多，各軍隊編制和官吏、土官衙等乘戰争而用不正當的手段取利，遠近各地騷亂動蕩不安。巡按王大任説："逆賊阿堂奪取官印謀求官職，依法是必定斬殺的。但是他還藉朝廷的印章來管束蠻族，冒充禄氏的宗族來圖謀世襲的官職，而四川的勞役賦税按時繳納辦理，雲、貴的邊鄰疆界没有受到侵占，這清楚的説明他不是叛亂了。他同安九鼎用軍隊互相攻打，彼此都屬有罪。游居敬却相信一方面的欺詐言辭，違背會合核查的皇上聖旨，輕易勞師動衆，恐怕會産生意外的禍患。況且朝廷外議論衆多雜亂，説游居敬收取安九鼎大筆賄賂，想替他雪怨，以及受各土官賄賂，偷盗庫藏的財物，都有確實的行迹。請求迅速罷免游居敬，暫且停止征討爲妥。"皇帝就命令逮捕游居敬。當時阿堂聽到大軍到達東川，逃入深竹林，各將領分兵在新舊各城，深入搜查也捕不到，地方的百姓蠻夷大批受到屠殺搶掠。

四十年，營長者阿易謀於堂之心腹母勒阿濟等，掩殺堂於戛來矣石之地，其子阿哲就擒，哲時年八歲。事雖定，而府印不知所在。於是安萬銓取東川府經歷印，畀禄位妻寧著署

四十年，營長者阿易同阿堂的心腹母勒阿濟等謀劃，在戛來矣石的地方暗殺阿堂，他的兒子阿哲被捕，阿哲當時年僅八歲。事情雖已安定，但官府的印章不知在什麽地方。於是安萬銓拿東川府經歷的官印，給予禄位的妻子寧著代理它，

之，以照磨印畀羅雄土官者濬，而以寧著女妻者濬子。仍留水西兵三千於東川，爲寧著防衛。水西與東川鄰，萬銓本水西土官，故議者謂其有陰據東川之志。巡按王大任以誅阿堂聞，因言："東川地方殘傷，該府三印悉爲土官部置，請通敕川、貴總督及鎮巡官，按究各土官私擅標署之罪。并訪禄氏支派之宜立，與所以處阿哲者。"部覆報可。

四十一年鑄給四川東川府印。初，阿堂既誅，索府印不獲，人疑爲安萬銓所匿，及是屢勘，印實亡失。而禄位近派悉絶，惟同六世祖有幼男阿采。撫按官雷賀、陳瓚請以采襲禄氏職，姑予同知銜，令寧著署掌，後果能撫輯其衆，仍進襲知府。其新印請更名，以防奸僞。有旨不必更，餘如議。先是，烏撒與永寧、烏蒙、霑益、水西諸土官，境土相連，世戚親厚，既而以各私所親，彼此構禍，奏訐紛紜，詳四川《永寧土司傳》中，當事者頗厭苦之。萬曆六年乃令照蠻俗罰牛例處分，務悔禍息争，以保境安民，然終不能靖也。

三十八年詔東川土司并聽雲南節制。時巡按鄧渼疏稱："蜀之東川逼處武定、尋甸諸郡，只隔一嶺，出没無時，朝發夕至。其酋長禄壽、禄哲兄弟，安忍無親，日尋干戈。其部落以劫殺爲生，不事耕作。蜀轄遼遠，法紀易疏。滇以非我屬内，號令不行。以是驕蹇成習，目無漢法。今惟改敕滇撫兼制東川。"因條三利以進，詔從之。

把照磨官印給予羅雄土官者濬，而把寧著的女兒給者濬的兒子做妻子。仍舊把水西的三千軍隊留在東川，替寧著防衛。水西同東川相鄰，安萬銓本來是水西的土官，所以議論的人説他有暗地裏控制東川的意圖。巡按王大任把殺阿堂的事報告朝廷，就説："東川地方受到毁壞傷害，這個府的三個官印全是土官衙署置辦，請求通令川、貴總督和鎮巡官，審查追究各土官私下擅自署辦官印的罪行。并且訪查禄氏應當繼承的宗族的分支，與處置阿哲的辦法。"部裏批覆説可以。

四十一年，朝廷鑄造四川東川府官印給東川官府。當初，在阿堂被殺以後，尋找官府印章没有找到，人們懷疑被安萬銓藏起來，到此多次查核，纔證明印章確實丢失了。可是與禄位相近的宗族分支全斷了，衹有同六代祖父有關係的年幼的男孩阿采。巡撫官雷賀、陳瓚請求用阿采繼承禄氏的官職，姑且給他同知的官銜，使寧著暫任掌管，以後如真能够安撫輯和他的民衆，依舊晋升繼承知府。他的新印章請改名，以防備奸詐僞造。得到聖旨説不必改，其餘的同意依照議定的辦。在此之前，烏撒同永寧、烏蒙、霑益、水西各土官，境界相連接，世代的親戚關係親密感情深厚，不久因各自偏愛自己所親近的人，彼此造成災禍，紛紛互相上奏揭發隱私，這些情况詳細記載在四川《永寧土司傳》中，當權的人很爲此感到厭惡苦惱。萬曆六年，纔下令依照蠻族的風俗用罰牛的舊例處分，務必要對災禍有悔悟而停止争端，以便保衛境地安定人民，然而結果總是不能安寧。

三十八年，皇帝下令東川土司一起聽從雲南調度管束。當時巡按鄧渼上疏説："蜀的東川迫近在武定、尋甸各郡，衹隔開一個山嶺，忽隱忽現没有定時，早晨出發晚上到達。它的酋長禄壽、禄哲兄弟，安於做殘忍的事没有親情，終日尋釁動干戈。它的部落以搶掠殺人爲生，不從事農業生産。蜀因管理遥遠，法紀容易疏忽。滇認爲不是自己管轄之内，號令不傳布。因此桀驁不馴而成爲習慣，眼中没有漢人的法制。現在希望改變而命令滇的巡撫同時兼管東川。"於是陳述

三條好處而奏呈，皇帝下令同意他的意見。

先是，四川烏撒軍民府，雲南霑益州，雖滇、蜀異轄，宗派一源。明初大軍南下，女土官實卜與夫弟阿哥二人，率衆歸順，授實卜以烏撒土知府，授阿哥以霑益土知州。其後，彼絶此繼，通爲一家。萬曆元年，霑益女土官安素儀無嗣，奏以土知府禄墨次子繼本州，即安紹慶也。已，禄墨及長子安雲龍與兩孫俱殁，安紹慶奏以次子安效良歸宗，襲土知府。安雲龍之妻隴氏，即鎮雄女土官者氏之女也，以雲龍雖故，尚有遺孤，且挾外家兵力，與紹慶爲敵。紹慶則以隴氏所出，明係假子，亦倚霑益兵力，與隴氏爲難。彼此仇殺，流毒一方。士民連名上奏，事行兩省會勘，歷十有四年不結。是年，安雲翔奏稱："隴氏有子官保，今已長成。效良倚父兵，强圖竊據，殺戮無辜。"因極言效良不可立者數事。

在此之前，四川烏撒軍民府，雲南霑益州，雖然由滇、蜀不同管理，但宗派出於一個源頭。明初大軍南下，女土官實卜和丈夫的弟弟阿哥兩人，率領民衆歸順朝廷，皇帝把烏撒土知府官職授予實卜，把霑益土知州官職授予阿哥。那以後，一方斷絶子孫另一方的子孫就繼承，交往友好成爲一家人。萬曆元年，霑益女土官安素儀没有繼嗣後代，上奏用土知府禄墨的第二個兒子繼承本州，此人就是安紹慶。不久，禄墨和長子安雲龍與兩個孫子都死去，安紹慶上奏以第二個兒子安效良仍舊回本族，繼承土知府。安雲龍的妻子隴氏，就是鎮雄女土官者氏的女兒，由於雲龍雖已病死，但尚有遺留的孤兒，况且依仗母家的兵力，同安紹慶爲敵。安紹慶却認爲隴氏所生育的，明明是養子，也依仗霑益的兵力，同隴氏爲難。彼此互相因仇恨殘殺，流布毒害於一方。士大夫和百姓聯名上奏，事情交給兩省衙門會合核查，經過十四年而没有結果。這年，安雲翔上奏説："隴氏有兒子名叫官保，現已長大成人。安效良依仗父親的兵力，强行企圖竊據，殺害無辜百姓。"因而極力説安效良不可繼承官職的幾件事情。

三十九年，廷臣議行川、貴大吏勘報。貴州撫臣以土官争職在雲南，而爲害在黔、蜀，必得三省會勘，始可定獄。帝命速勘，乃命隴鶴書承襲鎮雄土知府。鶴書，原名阿卜，自其始祖隴飛沙獻土歸順，授爲世職知府，五傳而爲庶魯卜，别居於果利地，又四傳而爲庶禄姑，别居夷良、七欠頭地，又五傳而隴氏之正支斬矣。水西安堯臣贅於禄，欲奄有之，衆論不平，始有驅安立隴之奏，奉旨察立隴後。女官者氏以阿固應。阿固者，魯卜之六世孫，而易名隴正名者也。於是主立阿固，而先立其父阿章。章尋病死，阿固不爲夷衆所服，往復察勘。者氏及四十八目、十五火

三十九年，朝廷大臣建議行文川、貴大官核查報告。貴州巡撫大臣認爲土官在雲南争職位，而在黔、蜀造成危害，一定要三個官署會合核查，纔可定案。皇帝命令迅速核查，就命令隴鶴書承繼鎮雄土知府。隴鶴書，原名叫阿卜，從他最早的祖先隴飛沙奉獻土地歸順朝廷，就授予他做世襲官職的知府，傳了五代就是庶魯卜，分支住在果利境地，又傳了四代而是庶禄姑，分支住在夷良、七欠頭境地，又傳了五代而隴氏的長子正支就斷絶了。水西安堯臣入贅給禄姑，想擁有其地，但大衆的議論不平，纔有驅逐安堯臣而使隴鶴書即位的上奏，遵奉皇上旨意考察確立隴氏的後人。女官者氏用阿固去應求。阿固是魯卜的第六代孫而改名爲隴正名。於是就主張擁立阿固，而先擁立其父阿章。阿章不久病死，阿固不被蠻夷族所信服，皇上就反復考察核實。者氏和

頭等共推阿卜。阿卜者，禄姑之五世孫，咸以爲長且賢，而者氏且以印獻，遂定立阿卜，而以阿固充管事，從巡撫喬應星之議也。

四十八日、十五火頭等共同推舉阿卜。阿卜是禄姑的第五代孫子，都認爲他是長子而且賢明，者氏暫且把印章給他，於是就讓阿卜繼承，而用阿固充當管事，這是依從巡撫喬應星的意見。

四十一年，烏撒土舍安効良初與安雲翔争立，朝廷以嫡派立効良。雲翔數爲亂，謀逐効良，焚劫烏撒。四川撫按上其事，以効良爲雲龍親侄，雲翔乃其堂弟，親疏判然，効良自當立。雲翔擾害地方，欺罔朝廷，罪原難赦，但爲奸人指使，情可原，姑准復冠帶。從之。

四十一年，烏撒土官僚子弟安効良開始同安雲翔争位，朝廷憑嫡派而讓安効良繼承官位。安雲翔幾次叛亂，陰謀驅逐安効良，焚燒烏撒。四川撫按向朝廷上報他的事，認爲安効良是安雲龍的親侄，安雲翔是他的堂弟，親疏顯然，安効良自然應當即位。安雲翔擾亂侵害地方百姓，欺騙朝廷，罪行本來難以寬恕，但他是被壞人指使，情有可原，姑且准予恢復其官職。皇帝依從他的意見。

四十三年，雲南巡按吴應琦言："東川土官禄壽、禄哲争襲以來，各縱部衆，越境劫掠。擁衆千餘，剽掠兩府，浹旬之間，村屯并掃，荼毒未有如此之甚者。或撫或剿，毋令養禍日滋。"下所司勘奏。貴州巡按御史楊鶴言："烏撒土官，自安雲龍物故，安咀與安効良争官奪印，仇殺者二十年。夷民無統，盜寇蜂起，堡屯焚毁，行賈梗絶者亦二十年。是争官奪印者蜀之土官，而蹂踐糜爛者黔之赤子。誠改隸於黔，則彈壓既便，干戈可戢。"又言："烏撒者，滇、蜀之咽喉要地。臣由普安入滇，七日始達烏撒。見効良之父安紹慶據霑益，當曲靖之門户。効良據烏撒，又扼滇、蜀之咽喉。父子各據一方，且壤地相接，無他郡縣上司以隔絶鈐制之，將來尾大不掉，實可寒心。蓋黔有可制之勢，而無其權；蜀有遥制之名，而無其實。誠以爲隸黔中便。"帝命所司速議。

四十三年，雲南巡按吴應琦説："從東川土官禄壽、禄哲争奪繼位以來，各放縱其部屬，越過境界搶掠，擁有部衆一千多人，搶劫兩府地區，十天之間，村莊都被搶光，對百姓的殘害從來没有如此嚴重的。或者進行安撫或者進行討伐，不可使他們一天天養成禍患。"皇帝交給官署核查後上奏。貴州巡按御史楊鶴説："烏撒土官，從安雲龍死去，安咀同安効良争奪官位官印，互相因仇恨殘殺二十年。蠻夷百姓没有綱紀，盜賊紛紛作亂，城堡和守軍駐所被燒毁，販貨商人斷絶往來也有二十年。這争奪官位官印的是蜀的土官，而被蹂踐損害的是黔的百姓。如果改屬於黔管轄，那麽鎮壓既方便，戰争就可停止。"又説："烏撒是滇、蜀的咽喉要地。臣從普安進入滇，七天纔到達烏撒。看到安効良的父親安紹慶占據霑益，當作曲靖的門户。安効良占據烏撒，又扼守滇、蜀的咽喉。父子各自占據一方，而且土地相連接，没有其他郡縣上級官吏隔絶管束控制他們，將來不能指揮控制，實在讓人寒心。大概是黔有可控制的威勢，却没有它的權力；蜀有遠控的名義，却没有它的實力。確實認爲隸屬黔地區内爲適宜。"皇帝命令主管的官吏迅速商議。

泰昌元年，雲南撫按沈儆炌等言："蜀之東川，業奉朝命兼制，然事權全不相關。禄千鍾、禄阿伽縱賊

泰昌元年，雲南撫按沈儆炌等説："蜀的東川，已經奉朝廷的命令同時管制，然而辦事的權力全然不相關。禄千鍾、禄阿伽放縱賊寇猖狂作

披猖，爲患不已。是東川雖隸蜀，而相去甚遠，雖不隸滇，而禍實震鄰。宜特敕蜀撫按，凡遇襲替，務合兩省會勘。蜀察其世次，滇亦按無侵犯，方許起送，亦羈縻綏靜之要術也。”詔下所司。

亂，爲害不停。這東川雖屬於蜀，但相離很遠，雖不屬於滇，可災禍確實震動鄰地。應當特別下令蜀的撫按，凡遇到繼承人更替，務必要會合兩省官署一起查核。蜀考察它世代的順序，滇也考查它没有侵犯行爲，纔允許呈送報批文件，這也是籠絡懷柔安撫平定的重要策略。”皇帝詔令交給該管屬的官衙處理。

時諸土司皆桀驁難制，烏撒、東川、烏蒙、鎮雄諸府地界，復相錯於川、滇、黔、楚之間，統轄既分，事權不一，往往軼出爲諸邊害。故封疆大吏紛紛陳情，冀安邊隅，而中樞之臣動諉勘報，彌年經月，卒無成畫，以致疆事日壞。播州初平，永寧又叛，水西煽起，東川、烏蒙、鎮雄皆觀望騎墻，心懷疑二。於是安効良以烏撒首附逆於邦彦，并力攻陸廣，復合霑益賊圍羅平，陷霑益，爲雲南巡撫閔洪學所敗。洪學以兵力不繼，好語招之，令擒賊自贖，効良亦佯爲恭順。又見黔師出陸廣，滇師出霑益，水、烏之勢已成騎虎，遂合永寧、水西諸部三十六營，直抵霑益，對壘城下五日。副總兵袁善、宣撫使沙源等督將士力戰，出奇兵破之，効良敗死。妻安氏無子，妾設白生其爵、其禄。二婦素不相能，安氏居鹽倉，設白母子居抱渡。安氏遂代効良爲土官，然亦未絶其爵，其爵亦以安氏爲安位姐，不敢抗。

當時各土官都凶暴難以管束，烏撒、東川、烏蒙、鎮雄各府地界，又相互交錯在川、滇、黔、楚的中間，統轄的地區已經劃分，而做事的權力却不一樣，往往超越出境界成爲各邊境的禍害。所以封疆大臣紛紛報告情況，希望安定邊疆，而兵部的大臣常常推托查報，成年累月，終無確定的謀劃，而造成邊疆事務一天天壞下去。播州纔開始平定，永寧又叛亂，水西動亂鬧事，東川、烏蒙、鎮雄都觀望動摇，心中懷疑存有二心。於是安効良以烏撒最先向叛逆邦彦歸順，合力攻打陸廣，又會合霑益賊寇圍困羅平，攻陷霑益，被雲南巡撫閔洪學打敗。閔洪學由於没有後繼兵力，用好話招撫他，使他捕捉盜寇來贖自己的罪，安効良也假裝恭敬歸順。他又見到黔軍從陸廣出發，滇軍從霑益出擊，水西、烏撒的形勢已成騎虎難下，於是就會合永寧、水西各部三十六營，一直抵達霑益，在城下相持五天。副總兵袁善、宣撫使沙源等率領將士奮力作戰，派出突擊部隊打敗他，安効良戰敗而死。妻安氏没有兒子，妾設白生安其爵、安其禄。兩個婦人平素不和睦，安氏居住在鹽倉，設白母子居住在抱渡。安氏於是就代安効良做土官，然而也没有同安其爵斷絶，安其爵也因安氏爲安位的姐姐，不敢對抗。

崇禎元年，四川巡撫差官李友芝齎冠帶奬賞其爵母子，令管烏撒。安氏惡分，始絶其爵。其爵夜襲安氏鹽倉，不克，與設白、其禄逃東川界，爲東川所拒，而抱渡又失。李友芝爲請於制府，發滇兵三千援其爵，滇撫不應。安氏懼，謀迎霑益土官安邊爲婚，授之烏撒以拒其爵。安邊亦欲偶

崇禎元年，四川巡撫差官李友芝送官帽腰帶奬賞安其爵母子，命令管理烏撒。安氏憎惡分裂，纔斷絶安其爵。安其爵夜裏偷襲安氏鹽倉，没有取勝，就同設白、其禄逃到東川境界，被東川所拒絶，而抱渡又失掉了。李友芝爲他向制府請求，發出三千滇兵援助安其爵，滇府的巡撫没有應許。安氏恐懼，打算迎接霑益土官安邊成婚，授予他烏撒來抗拒安其爵。安邊也想同安氏

安氏以拒其禄，以催糧爲名至建昌。安氏遂迎邊至鹽倉成婚。一時皇皇謂水西必糾霑、烏入犯。雲南巡撫謝存仁以聞，存仁因移鎮曲靖以觀變。安邊、安氏請復烏撒衛以自贖。

結成夫婦來抗拒安其禄，藉催糧食爲名義到建昌。安氏就迎接安邊到鹽倉成婚。一時人心惶惶不安，説水西一定糾集霑益、烏撒進犯。雲南巡撫謝存仁把情况奏報朝廷，謝存仁因此就轉移去鎮守曲靖而觀察事態的變化。安邊、安氏請求恢復烏撒衛來贖自己的罪行。

二年，總督朱燮元調集漢土兵，列營霑益，趣滇撫會兵進烏撒境。安邊、安氏逃避偏橋。大兵入鹽倉，拔難民一千餘人。師還，安邊、安氏復還鹽倉，遣人至軍前，請俟烏城克復，束身歸命，意實緩師。乃復發兵逐安邊、安氏，以鹽倉授其爵。兵至望城坡，遇賊哨騎百餘，麾兵奮擊，賊盡奔箐中，遂復烏撒城。安邊駐三十里外，擁兵求見，諭令束身歸誠。邊夜遁，遂棄鹽倉，入九龍囤。烏撒陷賊八年，至是始復。乃召其爵來鹽倉，令約束九頭目以守，且令圖獻安邊、安氏。其爵以鹽倉殘毀，乞移烏撒城，從之。時其爵署烏撒知府，其禄署霑益知州，雖懦稚頗忠順，其母亦頗有主持，能得衆。

二年，總督朱燮元調集漢族和土族的軍隊，在霑益陳列營寨，催促滇府巡撫會合軍隊進入烏撒境地。安邊、安氏逃避到偏橋。大軍進入鹽倉，救難民一千多人。軍隊一回來，安邊、安氏又回到鹽倉，派人到軍門前，請求等到烏城克復以後，歸順聽候命令，心意其實是爲了延緩軍隊進攻。於是又發兵驅逐安邊、安氏，把鹽倉授予安其爵。軍隊抵達望城坡，碰到賊寇放哨騎兵一百多個，指揮軍隊奮力攻擊，賊寇全部逃奔到細竹叢林中，就又收復了烏撒城。安邊在三十里以外駐扎，聚集軍隊，要求見總督，總督下令歸順投降。安邊夜裏逃走，就放棄了鹽倉，進入九龍囤。烏撒陷落在賊寇手中八年，到此纔收復。於是就召安其爵來鹽倉，讓他率領九個頭目去守衛，并且命令他謀劃進獻安邊、安氏。安其爵因爲鹽倉毀壞，乞求移居烏撒，皇帝同意。這時安其爵暫任烏撒知府，安其禄暫任霑益知州，雖然懦弱幼稚，但很忠實馴服，他們的母親也很有掌管事務的能力，能得衆人信任。

安邊屢乞降於總督朱燮元，且藉水西安位代申，以邊實紹慶嫡孫，宜襲知州，請罪其爵、其禄。燮元曲爲調護，欲予以職銜，分烏撒安置之。雲南撫按堅執不可，以安邊令其黨勒兵於野馬川，復以千金誘其爵頭目，日爲并吞霑、烏計。萬一其爵被襲，則烏撒失，而前功盡棄。烏撒失，霑益危，而全滇動摇，非但震鄰，實乃切膚。竟不行。安邊乃乞師於安位，納之霑益，而逐其禄，時安氏在也。既而安氏死，安位與之貳，其禄乃假手羅彩令者布發難，邊遄死。不移日，其禄率兵至，詭言爲其叔報仇，

安邊多次向總督朱燮元乞求投降，而且藉助水西安位代他申述，由於安邊實是安紹慶的嫡親孫子，應當繼承知州的官位，請求懲處安其爵、安其禄。朱燮元婉轉替他調和保護，想給他官銜，分烏撒安置他。雲南撫按堅持認爲不可，因爲安邊命令他的同夥在野馬川屯兵，又用千金引誘安其爵的頭目，每天爲并吞霑益、烏撒作打算。萬一安其爵被襲擊，那麽烏撒就失掉，而前功盡棄了。烏撒失去，霑益就更危險，而整個滇就動摇，不但震動鄰境，其實也是切身的利益。最後未成。安邊就向安位求援軍，在霑益接納他，驅逐安其禄，當時安氏在。不久安氏死去，安位同他不和睦，安其禄就藉助羅彩令者布的力量來起事，安邊很快死了。没多久，安其禄率領

士民歸者如流，於是其禄復有霑益。而廟堂之上方急流寇，不復能問云。

軍隊到來，欺騙説替他的叔父報仇，士大夫、百姓歸附的人源源不斷，於是安其禄又占有霑益。而朝廷之上正爲流寇的禍患而發急，也不能再過問了。

馬湖

馬湖，漢牂牁郡内地也，有龍馬湖，因名焉。唐爲羈縻州四，總名馬湖部。洪武四年冬，馬湖路總管安濟，遣其子仁來歸附，詔改馬湖路爲馬湖府。領長官司四：曰泥溪，曰平夷，曰蠻夷，曰沐川。以安濟爲知府，世襲。六年，安濟以病告，乞以子安仁代職，詔從之。自是，三年一入貢。七年，馬湖知府珉德遣其弟阿穆上表貢馬，廷臣言："洪武四年，大兵下蜀，珉德叔安濟遣子入朝，朝廷授以世襲知府，恩至渥矣。今珉德既襲其職，不自來朝而遣其弟，非奉上之道。"帝却其所貢馬。十二年，珉德貢香楠木，詔賜衣鈔。十六年，珉德來朝，獻馬十八匹，賜衣一襲、米二十石、鈔三十錠。

馬湖，是漢牂牁郡的境内地區，因爲有龍馬湖，所以命名馬湖。唐代成爲四個羈縻州，總名叫馬湖部。洪武四年冬季，馬湖路總管安濟，派遣他的兒子安仁來歸順，命令改爲馬湖府。治理四個長官司：稱作泥溪、平夷、蠻夷、沐川。任命安濟做知府，世代相繼承。洪武六年，安濟報告有病，乞求用兒子安仁代官職，皇帝詔令照辦。從此，每三年向朝廷進貢一次。七年，馬湖知府珉德派遣他的弟弟阿穆奉上奏表進貢馬匹，朝廷大臣説："洪武四年，大軍到達蜀，珉德的叔父安濟派遣他的兒子進朝，朝廷授給他世代繼承知府，恩德厚極了。現在珉德已經繼承其官職，不親自來朝見却派遣了他的弟弟，不是崇奉皇上的道理。"皇帝拒絶了他所進貢的馬匹。十二年，珉德進貢香楠木，皇帝下令賜給衣服錢鈔。十六年，珉德來朝見皇上，獻上馬十八匹，皇上賜給一套衣服、米二十石、銀鈔三十錠。

永樂十二年，泥溪、平夷、蠻夷、沐川四長官司遣人貢方物，賜鈔幣。宣德八年，平夷長官司奏，比者火延公廨，凡朝廷頒降榜文、倉庫税糧錢帛及案牘皆救免，乞宥罪，并獻馬二匹。帝曰："遠蠻能恭謹畏法如此。"置不問。正統二年，泥溪土官醫學正科田璣盜官藏絲鈔，援永、宣時例，邊夷有犯，聽以馬贖，許之。三年，免馬湖府舉人王有學充吏。先是，有學會試，過期不至，例充吏。有學原籍長官司，因遣通事貢馬，乞宥罪，仍肄習太學，許之。

永樂十二年，泥溪、平夷、蠻夷、沐川四個長官司派人向朝廷進貢土産物品，皇帝賜給錢鈔財物。宣德八年，平夷長官司奏報："近來火災蔓延到官署，凡是朝廷頒發的告示、倉庫錢糧財物和官府文書都搶救免於火災，乞求寬恕罪行，并獻上馬兩匹。"皇帝説："遠方的蠻族能够恭敬謹慎，如此畏懼法制。"置之不問罪。正統二年，泥溪土官醫學正科田璣盜竊官府所藏絲鈔，引用永樂、宣德時的成例，邊疆的蠻夷犯罪，任憑用馬贖罪，皇帝允許他的請求。三年，免去馬湖府舉人王有學擔任官職。在此之前，王有學以舉人身份參加京城的考試，過期不到，按成例充當小吏。王有學原來屬於長官司的名籍，由於派作翻譯進貢馬匹，乞求寬恕罪行，依舊在太學學習，皇帝答應了他。

弘治八年，土知府安鰲有罪，伏誅。鰲性殘忍虐民，計口賦錢，歲入

弘治八年，土知府安鰲犯了罪，受死刑。安鰲殘酷虐待人民，計算人口收取税錢，一年進銀

銀萬計。土民有婦女，多淫之。用妖僧百足魘魅殺人。又令人殺平夷長官王大慶，大慶聞而逃，乃殺其弟。爲横二十年。巡按御史張鸞請治之，得實，伏誅，遂改馬湖府爲流官知府。

以萬計算。當地百姓有婦女，多被他奸淫。用妖和尚百足祈禱鬼神的辦法來殺人。又派人殺害平夷長官王大慶，王大慶聽到消息而逃走，就殺他的弟弟。横行不法二十年。巡按御史張鸞請求懲治他，得到證實，受死刑，於是把馬湖府改成有任期官吏的知府。

建昌衛

建昌衛，本邛都地。漢武帝置越巂郡。隋、唐皆爲巂州。至德初，没於吐番。貞元中收復。懿宗時，爲蒙詔所據，改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元至元間，置建昌路，又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

建昌衛本來是邛都的境地。漢武帝設置越巂郡。隋、唐都是巂州。到唐至德初年，被吐番吞并。貞元中期收復。唐懿宗時，被蒙詔占據，改成建昌府，用烏、白兩個蠻族去充實它。元至元年間，設置建昌路，又設立羅羅斯宣慰司去治理它。

洪武五年，羅羅斯宣慰安定來朝，而建昌尚未歸附。十四年遣内臣齎敕諭之，乃降。十五年置建昌衛指揮使司。元平章月魯帖木兒等自雲南建昌來貢馬一百八十匹，并上元所授符印。詔賜月魯帖木兒綺衣、金帶、靴襪，家人綿布一百六十匹、鈔二千四百四十錠。以月魯帖木兒爲建昌衛指揮使，月給三品俸贍其家。十六年，建昌土官安配及土酋阿派先後來朝，貢馬及方物，皆賜織金文綺、衣帽、靴襪。十八年，月魯帖木兒舉家來朝，請遣子入學，厚賜遣之。二十一年，建昌府故土官安思正妻師克等來朝，貢馬九十九匹。詔授師克知府，賜冠帶、襲衣、文綺、鈔錠，因命師克討東川、芒部及赤水河叛蠻。二十三年，安配遣子僧保等四十二人入監讀書。二十五年，致仕指揮安配貢馬，詔賜配及其把事五十三人幣紗有差。

洪武五年，羅羅斯宣慰安定來朝見，而建昌還没有歸順朝廷。十四年，派遣大臣送聖旨去曉諭，纔投降。十五年，設置建昌衛指揮使司。元平章月魯帖木兒等從雲南建昌來進貢馬一百八十匹，并且獻上元所授予的信符印章。皇帝命令賜給月魯帖木兒綢衣、金帶、靴襪，家人的絲綢棉衣一百六十匹、銀鈔二千四百四十錠。任命月魯帖木兒爲建昌衛指揮使，每月給三品俸禄贍養他的家人。十六年，建昌土官安配和土酋長阿派先後來朝見，進貢馬匹和土産，都賜給織金的華美絲綢、衣帽、靴襪。十八年，月魯帖木兒全家來朝見皇帝，請求派兒子入朝學習，皇上用優厚的賞賜遣送他們。二十一年，建昌府前土官安思正妻師克等來朝見皇帝，進貢馬九十九匹。下令授予師克知府官銜，賜給官帽腰帶、一套衣服、華美絲綢、錢鈔，因而就命令師克討伐東川、芒部和赤水河叛亂的蠻族。二十三年，安配派遣他的兒子安僧保等四十二人進國子監讀書。二十五年，辭官歸家的指揮安配進貢馬匹，下令賜給安配和他的管事五十三人貨幣絹綢各有不同。

已而月魯帖木兒反，合德昌、會川、迷易、柏興、邛部并西番土軍萬餘人，殺官軍男婦二百餘口，掠屯牛，燒營屋，劫軍糧，率衆攻城。指揮使安的以所部兵出戰，敗之，斬八

不久月魯帖木兒反叛，會合德昌、會川、迷易、柏興、邛部及西部番族土著軍隊一萬多人，殺害官軍男女二百多人，掠奪從事屯墾用的牛，燒毁士兵的營房，搶走軍隊的糧食，率領士兵攻打城市。指揮使安的用所統率的軍隊出戰，打敗

十餘級，擒其黨十餘人。賊退屯阿宜河，轉攻蘇州。指揮僉事魯毅率精騎出西門擊之，賊衆大集，毅且戰且却，復入城拒守。賊圍城，毅乘間遣壯士王旱突入賊營，斫賊，賊驚遁。於是置建昌、蘇州二軍民指揮使司及會川軍民千户所，調京衛及陝西兵萬五千餘人往戍之。仍諭將士互相應援，設伏出奇，并諭擒賊首獻者賞千金。復諭總兵官凉國公藍玉，以月魯帖木兒詭詐，不可信其降，致緩師養禍。

叛軍，斬殺八十多人，捕獲其同夥十多人。叛賊退兵駐守阿宜河，轉而進攻蘇州。指揮僉事魯毅率領精鋭的騎兵從西門出擊叛賊，賊寇大批聚集，魯毅一面戰鬥一面退却，又入城堅守。叛賊包圍城池，魯毅乘間隙派遣壯士王旱突然進入叛賊軍營，砍殺賊寇，叛賊受驚逃跑。於是設置建昌、蘇州兩個軍民指揮使司和會川軍民千户所，調集京城的軍隊和陝西兵一萬五千多人前去守衛它。皇上依舊告諭將士要互相接應救援，埋伏軍隊出奇制勝，并告諭捕獲賊寇首領而獻上的人賞賜千金。又曉諭總兵官凉國公藍玉，由於月魯帖木兒詭詐，不可相信他投降，以致延緩進軍釀成後患。

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各衛兵至雙狼寨，擒僞千户段太平等，賊衆大潰，月魯帖木兒敗遁。能督兵追捕，攻托落寨，拔之。轉戰而前，進至打冲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大戰，又敗之。俘其衆五百餘人，溺死者千餘，獲牛馬無算。官軍入德昌，能遂調指揮同知徐凱分兵入普濟州搜捕。復駕橋於打冲河，遣指揮李華引兵追托落寨餘孽，進至水西，斬月魯帖木兒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蠻長沙、納的皆中矢死。能還攻天星、卧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遁入柏興州。

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領各衛的士兵到雙狼寨，擒獲僞千户段太平等人，叛賊大敗，月魯帖木兒失敗逃走。瞿能率領軍隊追捕，攻打托落寨，攻克它。轉移作戰而向前，進入打冲河三里所，同月魯帖木兒遭遇，大戰，又打敗他。俘獲他的部衆五百多人，淹死的有一千多人，繳獲牛馬不計其數。官軍進入德昌，瞿能就調派指揮同知徐凱分兵進入普濟州搜捕。他又在打冲河架橋，派遣指揮李華帶兵追擊托落寨殘餘的賊寇，進軍到水西，斬殺月魯帖木兒的管事七個人，截路寨的土蠻長沙、納的都中箭而死。瞿能回師攻打天星、卧漂各村寨，都被攻克，先後俘獲殺掉的有一千八百多人。月魯帖木兒逃進柏興州。

帝遣諭藍玉曰："月魯帖木兒信其逆黨達達、楊把事等，或遣之先降，或親來覘我，不可不密爲防。其柏興州賈哈喇境内麽些等部，更須留意。"賈哈喇者，麽些洞土酋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之職，自是從月魯帖木兒叛。玉率兵至柏興州，遣百户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遂降其衆，送月魯帖木兒京師，伏誅。玉因奏："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松、茂、碉、黎當吐番出入之地，馬湖、建昌、嘉定俱

皇帝派人去曉諭藍玉説："月魯帖木兒信任他的叛黨達達、楊把事等人，或者派他們先來投降，或者親自來窺視我軍，不可不嚴密加以防備。那柏興州賈哈喇境内的麽些等部族，更應留心。"賈哈喇是麽些洞土酋長。當初，官軍攻克建昌，授給他指揮的官職，現在跟隨月魯帖木兒叛亂。藍玉率領軍隊到達柏興州，派百户毛海用計策把月魯帖木兒和他的兒子胖伯誘騙來，於是降服了他部下一大批人，把月魯帖木兒送到京城，受死刑。藍玉上奏説："四川地域遼闊，山勢險要，控制扼守西面的番族。松、茂、碉、黎對着吐番進出的地域，馬湖、建昌、嘉定都是重

爲要道，皆宜增屯衛。”報可，命玉班師。

二十七年，麽些洞蠻寇打冲河西守堡，都督徐凱擊敗之。二十九年，威龍土知州普習叛。普習，月魯帖木兒妻兄也。官軍捕之，普習中流矢死。三十一年，徐凱等平卜木瓦寨，執賈哈喇，送京師，誅之。寨地峻險，三面陡絶，下臨大江，江流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道僅可通人行。官軍至，輒自上投石，不得進。凱乃斷其汲道困之，寇窮促，凱督將士抵其寨，力攻破之，遂就擒。因改建昌路爲建昌衛，置軍民指揮使司。安氏世襲指揮使，不給印，置其居於城東郭外里許。所屬有四十八馬站，大頭土番、僰人子、白夷、麽些、倮鹿、倮羅、韃靼、回紇諸種散居山谷間。北至大渡，南及金沙江，東抵烏蒙，西訖鹽井，延袤千餘里。以昌州、普濟、威龍三州長官隸之，有把事四人，世轄其衆，皆節制於四川行都指揮使司。西南土官，安氏殆爲稱首。

配六世孫安忠無後，妻鳳氏管指揮使事。鳳氏死，族人安登繼襲，復無子，妻瞿氏管事，以族人世隆嗣。世隆復無子，繼妻禄氏管事。禄死，以族侄安崇業嗣。崇業與禄氏不相能，因養那固爲假子，其奴禄祈從臾構難，歲仇殺。鎮巡官讞之，殺那固而戍禄祈，事遂平。

安氏所轄四驛，曰禄馬、阿用、白水、瀘沽，各百里有差。其凉山拖郎、桐槽、熱水諸番，則以强弱爲向背。所領昌州等三長官司，皆在衛東、西、南三百里内。洪武十八年，土官盧尼姑、吉撒加、白氏等歸附，皆令世襲爲知州。月魯帖木兒之亂，

要的通道，都應增加駐守的部隊。”皇上回答説可以，命令藍玉率軍回來。

二十七年，麽些洞蠻賊侵掠打冲河西守堡，都督徐凱擊敗了他們。二十九年，威龍土知州普習叛亂。普習是月魯帖木兒妻子的哥哥。官軍追捕他，普習被亂箭射中而死。三十一年，徐凱等平定卜木瓦寨，捉住賈哈喇，送往京城，殺了他。村寨地勢險峻，三面山勢峻峭，一面下對着大江，江水很凶疾，不可行船，衹有一條路僅能通行人。官軍到來，就從山上投下石頭，不能進入。徐凱就切斷他們汲取水源的道路困死他們，賊寇窘迫，徐凱率領將士抵達他們的村寨，用力攻破，於是就被擒獲。因而就將建昌路改爲建昌衛，設置軍民指揮使司。安氏世代繼承指揮使，不給官印，安置他在城東的外城一里左右處居住。所屬有四十八個馬站，大頭土番、僰人子、白夷、麽些、倮鹿、倮羅、韃靼、回紇各種族分散居住在山谷之間。北面到大渡，南面達金沙江，東面抵達烏蒙，西面直到鹽井，綿延伸展一千多里。用昌州、普濟、威龍三個州的長官附屬它，有管事四個人，世代管轄其民衆，都受四川行都指揮使司的管制。西南面的土官，安氏大概稱第一位。

安配第六代孫安忠没有後嗣，妻鳳氏管理指揮使事務。鳳氏死了，族中人安登繼承襲官職，又没有兒子，妻子瞿氏管理事務，用族中人安世隆作後嗣。安世隆又没有兒子，後妻禄氏管理事務。禄氏死了，用族侄安崇業作後嗣。安崇業同禄氏不和睦，於是撫養那固做養子，她的奴僕禄祈用奉承慫恿的手法挑撥離間，每年互相因仇恨而殘殺。鎮巡官評論他們的是非，殺掉那固而放逐禄祈去守衛邊疆，事端就得到平息。

安氏所管轄的四個驛站，稱爲禄馬、阿用、白水、瀘沽，各一百里而有等級。那凉山拖郎、桐槽、熱水各番族，以强或弱表現爲擁護或反對。所統領的昌州等三個長官司，都在區域的東、西、南三百里内。洪武十八年，土官盧尼姑、吉撒加、白氏等都歸順朝廷，都使他們世代承襲做知州。月魯帖木兒的叛亂，各州都廢除。

諸州皆廢革。永樂元年復置，悉改爲長官司，仍隸建昌。其千户所之隸於衛者有三：曰禮州，曰打冲河，曰德昌。禮州，漢蘇示縣；打冲河，唐沙野城；德昌，元定昌路也。

永樂元年又設置，全部改成長官司，依舊隸屬於建昌。那些千户所隸屬於衛所的有三個：稱做禮州、打冲河、德昌。禮州，是漢代的蘇示縣；打冲河，是唐代的沙野城；德昌，是元代的定昌路。

寧番衛

寧番衛，元時立於邛都之野，曰蘇州。洪武間，土官怕兀它從月魯帖木兒爲亂，廢州置衛。環而居者，皆西番種，故曰寧番。有冕山、鎮西、禮州中三千户所。

寧番衛，元朝設置在邛都的郊外，稱做蘇州。洪武年間，土官怕兀它跟隨月魯帖木兒作亂，廢除州府設置衛所。圍繞寧番衛所居住的，都是西番的種族，所以稱做寧番。有冕山、鎮西、禮州中三個千户所。

越嶲衛

越嶲衛，漢邛都及闌二縣地。有奴諾城，即蜀漢時諸葛亮征蠻所築以憩軍者也。元置邛部安撫招討司，已，改邛部州。

越嶲衛，是漢邛都和闌兩個縣的地域。有奴諾城，就是蜀漢時諸葛亮討伐蠻族時所建築用來休息軍隊的。元設置邛部安撫招討司，不久，就改爲邛部州。

洪武中，嶺真伯以招討使來歸，因改爲邛部軍民州。洪武二十五年置越嶲軍民指揮使司於邛部州，命指揮僉事李質領讁戍軍士守之。二十六年置越嶲衛。永樂元年改邛部爲長官司，隸越嶲衛。

洪武年間，嶺真伯以招討使的身份來向朝廷歸順，因而改成邛部軍民州。洪武二十五年，在邛部州設置越嶲軍民指揮使司，命令指揮僉事李質率領受貶讁而駐守邊疆的兵士守衛它。二十六年，設置越嶲衛。永樂元年，把邛部改爲長官司，隸屬於越嶲衛管轄。

萬曆中，土官嶺柏死，孽子應昇負印去，柏妾沙氏爭之不得。土目阿堆等擁沙氏，焚利濟站廬舍，擁兵臨城。總兵劉顯率兵往撫之，沙氏悔禍，殺阿堆等自贖，顯遂以印授之。後沙氏淫於族人阿祭，印復爲昇所奪。祭死，其子嶺鳳起嗾他番刺殺應昇。鎮守官因平蠻之師，誘鳳起縶之，收其印，而誅從鳳起爲亂者百餘人。印無所歸，緘於庫。部衆無統，肆行爲盜。普雄部衆姑咱等乘勢蜂起，郵傳不通，遠近震恐。十五年，鎮巡官會師討之，斬馘千數，鳳起病死，其衆爭歸附，因置平夷、歸化二堡以居之。有鎮西千户所。

萬曆年間，土官嶺柏死了，庶子應昇携帶官印離去，嶺柏的妾沙氏爭印而得不到。土目阿堆等擁戴沙氏，焚燒利濟站房屋，聚集軍隊，兵臨城下。總兵劉顯率領軍隊前往安撫他們，沙氏對禍害有所悔悟，殺掉阿堆等人來贖自己的罪，劉顯就把官印授予她。後來沙氏同族人阿祭淫亂，官印又被應昇奪去。阿祭死，他的兒子嶺鳳起唆使別的番族刺殺應昇。鎮守官吏就藉助平定蠻族的軍隊，引誘嶺鳳起并拘捕他，收回他的官印，又殺掉跟隨嶺鳳起作亂的一百多人。官印無法歸還，就封在庫房裏。部族無人統領，就任意而爲做了强盜。普雄部族姑咱等乘勢紛紛起事，驛站傳信不通，遠近各處震動恐懼。十五年，鎮巡官會合軍隊去討伐它，被斬殺的人不計其數，嶺鳳起生病而死，他的一批部下就争先恐後歸順朝廷，因而就設置平夷、歸化二個城堡讓他們居住。有鎮西千户所。

鹽井衛

鹽井衛，古定筰縣也。元初爲落蘭部。至元中，於黑白鹽井置閏鹽縣，於縣置柏興府。洪武中，改爲柏興千户所，旋改鹽井衛，又於二井置鹽課司。永樂五年設馬剌長官司，其村落多白夷居之。長官世阿氏，洪武時歸附，授世職。地接雲南北勝州，稱庶富，人亦擾馴。

鹽井衛，是古時的定筰縣。元朝初年改爲落蘭部。元至元中期，在黑鹽井、白鹽井設置閏鹽縣，在縣設置柏興府。洪武年間，改成柏興千户所，不久又改爲鹽井衛，又在兩井設置鹽課司。永樂五年，設置馬剌長官司，那裏村莊大多是白夷居住。長官世襲阿氏，洪武時歸順朝廷，授給父子相承襲的官職。地域同雲南北勝州相連接，稱得上人口衆多物產豐富，人民也馴服。

打冲河守禦中左千户所，其土千户剌兀，於洪武二十五年征賈哈喇效順來歸。其子馬剌非復貢馬赴京，授本所副千户。永樂十一年升正，以别於四所。地與麗江、永寧二府鄰，麗江土官木氏侵削其地幾半。

打冲河守禦中左千户所，它的土千户剌兀，在洪武二十五年討伐賈哈喇時投誠來歸順。他的兒子馬剌非又因爲進貢馬匹前往京城，授予他本地的副千户官職。永樂十一年時升爲正千户，以有别於其他四處。地域同麗江、永寧兩府相比鄰，麗江土官木氏幾乎掠奪他一半的土地。

會川衛

會川衛，越巂之會無縣也。唐上元中，移邛都縣於會川鎮，以川原并會故名。宋屬大理，爲會川府。元置會川路，治武安州，隸羅羅斯宣慰司。

會川衛是越巂的會無縣。唐上元年間，把邛都縣移到會川鎮，由於河流一起匯合的緣故而命名。宋朝時屬於大理，成爲會川府。元朝設置會川路，管理武安州，隸屬於羅羅斯宣慰司。

洪武十七年，會川土同知馬誠來朝，復立會川府，領武安、永昌、麻龍等州。二十六年革會川府。初，月魯帖木兒反，土知府王春陷會川，毁民居府治，至是遂墮其城。尋改爲會川衛軍民指揮使司，領迷易千户所。土官賢姓，其先雲南景東僰種也，徙其屬來田種。洪武十六年歸附，以隨征東川、芒部勞，授世襲副千户。居所治城外，所轄僰蠻僅八百户。

洪武十七年，會川土同知馬誠來朝見皇帝，又設立會川府，統領武安、永昌、麻龍等州。二十六年，革除會川府。起初，月魯帖木兒反叛，土知府王春攻陷會川，毁壞民房府衙，到這時就毁掉了會川城。不久改成會川衛軍民指揮使司，統領迷易千户所。土官姓賢，他的祖先是雲南景東僰種人，把他的部屬遷徙過來耕種。洪武十六年歸順朝廷，由於跟隨討伐東川、芒部有功勞，授予父子世代繼承的副千户官職。居住在所管理官署的城外，所管轄的僰蠻祇有八百户。

茂州衛

茂州，古冉駹國地。漢武帝置汶山郡，宣帝爲北部都尉。隋爲蜀州，尋改會州。唐貞觀改茂州。宋、元仍舊，治汶山縣。

茂州在古代冉駹國的境地。漢武帝設置汶山郡，宣帝設置北部都尉。隋朝稱做蜀州，不久改爲會州。唐貞觀時改爲茂州。宋、元時依舊未改，官署在汶山縣。

洪武六年，茂州權知州楊者七及隴木頭、静州、岳希蓬諸土官來朝貢。十一年置茂州衛指揮使司。時四

洪武六年，茂州代理知州楊者七和隴木頭、静州、岳希蓬各土官來朝廷進貢。十一年，設置茂州衛指揮使司。當時四川都司派兵修理灌縣橋

川都司遣兵修灌縣橋梁至陶關，汶川土酋孟道貴疑之，集部落阻陶關道。都司遣指揮胡淵、童勝等統兵分二道擊之，一由石泉，一由灌口。由灌口者進次陶關，蠻衆伏兩山間，投石崖下，兵不能進。適汶川土官來降，得其間道。乃選勇士捲旗甲，乘夜潜出兩山後，遲明從山頂張旗幟，發火炮，蠻驚潰。師進雁門關，道險，蠻復據之。乃駐平野，得小舟渡，至龍止鐵冶寨，擊破之。其由石泉者次泥池，蠻悉衆拒。千户薛文突陣射却之，士卒奮擊，大敗其衆。兩軍遂會於茂州，楊者七迎降，以者七仍領其州。乃詔立茂州衛，留指揮楚華將兵三千守之。十五年，者七陰結生番，約日伏兵陷城。有小校密告於官，遂發兵捕斬者七。生番不之覺，如期入寇，官軍掩擊敗之，於是盡徙羌民於城外。

梁到達陶關，汶川土酋長孟道貴懷疑他，聚集部落阻擋陶關的道路。都司派指揮胡淵、童勝等率領軍隊分兩路攻擊他們，一路從石泉，一路從灌口。從灌口去的兵進軍停留在陶關，蠻族大批埋伏在兩山之間，往山崖下投石塊，軍隊不能前進。恰好汶川土官來投降，得到一條小路，就選擇勇士，收起旗幟鎧甲，趁夜暗地裏出現在兩山後面，黎明從山頂展開旗幟，開火炮，蠻族吃驚潰敗。軍隊進入雁門關，路艱險，蠻族又占據山頭。就在平坦的田野扎營，得到小船渡過河，到達龍止鐵冶寨，打敗蠻族。從石泉進軍的軍隊停留在泥池，蠻族動員全部人馬抵抗。千户薛文突破戰陣射退蠻族，士兵奮勇進擊，大敗蠻族。兩路軍隊就在茂州會合，楊者七迎接投降，派楊者七依舊統領這個州。皇帝於是下令設立茂州衛，留指揮楚華帶兵三千守衛它。十五年，楊者七暗地裏勾結不馴服的番族，約定日期埋伏軍隊攻打城堡。有一個小校向官府告密，就派兵捕捉斬殺楊者七。番族没有發覺此事，按期進行侵犯，官軍趁其不備突然打敗他們，於是把羌民全部遷移到城外。

正德二年，太監羅籥奏，茂州所轄卜南村、曲山等寨，乞爲白人，願納糧差。其俗以白爲善，以黑爲惡。禮部覆，番人向化，宜令入貢給賞。從之。十四年，巡撫馬昊調松潘兵，攻小東路番寨，而茂州核桃溝上下關番蠻懼，遂糾白石、羅打鼓諸寨生番，攻圍城堡，游擊張傑敗績。十五年，巡撫盛應期奏，綽頭番犯松州，總兵張傑克之，復犯雄溪屯，指揮杜欽敗之，烟崇等寨皆降。萬曆十九年，威、茂諸番作亂，攻破新橋，乘勢圍普安等堡。四川巡撫李尚忠檄諸路兵追剿過河，普安諸堡得以保全。

正德二年，太監羅籥上奏，茂州所管轄的卜南村、曲山等村寨，乞求成爲白人，願意繳納田賦勞役。那裏的習俗以白人爲善，以黑人爲惡。禮部答覆，番族歸向教化，應當在他進貢時給予賞賜。皇帝聽從禮部意見。十四年，巡撫馬昊調動松潘的軍隊，去攻打小東路番族村寨，而茂州核桃溝的上下關西番南蠻族恐懼，就糾集白石、羅打鼓各村寨的未歸順的番族，圍攻城堡，游擊張傑吃了敗仗。十五年，巡撫盛應期奏報："綽頭番族侵犯松州，總兵張傑打敗了他，又侵犯雄溪屯，指揮杜欽打敗了他，烟崇等村寨都紛紛投降。"萬曆十九年，威、茂各番族作亂，攻破新橋，乘勢圍困普安等城堡。四川巡撫李尚忠命令各路軍隊追擊越過河流，普安各城堡纔能够保全。

茂州地方數千里，自唐武德改郡會州，領羈縻州九，前後皆蠻族，向無城郭。宋熙寧中，范百常知茂

茂州境域方圓幾千里，從唐武德時改名爲會州郡，統領聯絡九個州，前後都是蠻族，一向没有城邑。宋熙寧年間，范百常任茂州知州，百姓

州，民請築城，而蠻人來爭。百常與之拒，且戰且築，城乃得立。自宋迄元，皆爲羌人所據，不置州縣者幾二百年。洪武十一年平蜀，置疊溪右千户所，隸茂州衛。而置威茂道，開府茂州，分游擊以駐疊溪，規防始立。然東路生羌，白草最强，又與松潘黄毛韃相通，出没爲寇，相沿不絶云。其通西域要路，爲桃坪，即古桃關也，有繩橋渡江。守桃坪者，爲隴木司。

茂州長官司三：曰隴木，曰静州，曰疊溪。隴木長官司，其長官即隴木里人也。洪武時歸附，授承直郎，世襲長官，歲貢馬二匹。所屬玉亭、神溪十二寨，俱爲編氓，有保長統之。

静州長官司，其地即唐之悉唐縣，其長官亦静州里人也。襲官貢馬，與隴木同。正德間，與岳希蓬、節孝爲亂，攻茂城，斷水道七日。節孝弟車勻潛引水以濟我軍。事平，使車勻襲職，轄法虎、核桃溝八寨，俱編户爲氓，亦有保長統之。

疊溪千户所，永樂四年置。領長官司二：曰疊溪，在治北一里；曰鬱即，在治西十五里。

疊溪郁氏，洪武十五年歸附，給印世襲，凡三年貢馬四匹。長官所轄河東熟番八寨，皆大姓，及馬路、小關七族。其土舍轄河西小姓六寨。地土廣遠，饒畜産，稞麥路積。人皆梟黠，名雖熟番，與生番等。

鬱即長官嗷保，萬曆十八年與黑水、松坪稱兵，攻新橋，明年伏誅。漢關墩附近諸小姓，舊屬鬱即，至是改屬疊溪。初，都督方政平曆日諸寨，設長寧安撫司，隸松潘。至正統

請求修築城邑，而蠻人來爭奪。范百常抗拒蠻人，一面作戰一面築城，城邑纔得建立。從宋到元，都被羌族人所占據，不設置州縣幾乎有兩百年。洪武十一年平定蜀，設置疊溪右千户所官署，隸屬於茂州衛。設置威茂道，開設茂州官署，分派游擊去駐守疊溪，防禦法規纔建立。然而東路不馴服的羌族，以白草最强大，又同松潘黄毛韃相勾結，出没搶劫，相沿不絶。那裏通往西域的要道，是桃坪，就是古時的桃關，有繩索做的橋可渡江。駐守桃坪的，是隴木司。

茂州的長官司有三個：稱爲隴木、静州、疊溪。隴木長官司，它的長官就是隴木鄉里的人。洪武時歸順朝廷授予承直郎，父子承襲長官職位，一年進貢兩匹馬。所隸屬的玉亭、神溪十二村寨，都是編入户口的普通人民，有保長管理他們。

静州長官司，它的地域就是唐的悉唐縣，它的長官也是静州鄉里的人。世代承襲官職進貢馬匹，同隴木一樣。正德年間，與岳希蓬、節孝叛亂，進攻茂城，切斷水路七天。節孝的弟弟車勻暗地引水來救助我軍。事件平息，就使車勻承襲官職，管轄法虎、核桃溝等八個村寨，都編入户口成爲百姓，也有保長管理他們。

疊溪千户所，是永樂四年設置。統領長官司兩個：稱爲疊溪，在官署以北一里；稱爲鬱即，在官署西十五里。

疊溪郁氏，在洪武十五年歸順朝廷，授給官印父子世代承襲官職，三年共進貢四匹馬。長官所管轄的河東馴服番族的八個村寨，都是大族，以及馬路、小關七個族。那裏的土官僚子弟管轄河西小族六個寨。地域寬廣遥遠，畜産豐饒，稞麥堆積在路上。人都勇猛狡黠，名義上雖稱馴服的番族，其實同不馴服的番族相同。

鬱即的長官嗷保，在萬曆十八年同黑水、松坪調動軍隊，攻打新橋，第二年被處死。漢關墩附近各小姓人家，從前屬於鬱即，到這時改屬於疊溪。當初，都督方政平定曆日各村寨，設置長寧安撫司，隸屬於松潘。到正統元年，總兵蔣貴

元年，總兵蔣貴言其遼闊，亦改隸於疊溪守禦千户。

説它遼遠寬廣，也改屬於疊溪守禦千户管轄。

松潘衛

松潘，古氐羌地。西漢置護羌校尉於此。唐初置松州都督，廣德初，陷於吐蕃。宋時，吐蕃將潘羅支領之，名潘州。元置吐蕃宣慰司。

松潘，古時是氐羌的境域，西漢在此設置護羌校尉。唐朝初年設置松州都督，廣德初年，被吐蕃攻陷。宋朝時，吐蕃將領潘羅支統領它，稱作潘州。元朝設置吐蕃宣慰司。

洪武十二年命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定其地，敕之曰："松潘僻在萬山，接西戎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但羌戎屢寇邊，征之不獲已也。今捷至，知松州已克，徐將資糧於容州，進取潘州。若盡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自當來服。須擇士勇者守納都、疊溪路，其驛道無阻遏者，不可守也。來降諸戎長，必遣入朝，朕親撫諭之。"遂并潘州於松州，置松州衛指揮使司。丁玉遣寧州衛指揮高顯城其地。十三年，帝以松州衛遠在山谷，屯種不給，餽餉爲難，命罷之。未幾，指揮耿忠經略其地，奏言松州爲番蜀要害地，不可罷，命復置。

洪武十二年，皇帝命令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確定它的地域，命令説："松潘處在萬山荒僻之中，連接西戎邊界，朕豈想窮兵黷武進行遠征，衹由於羌戎多次侵掠邊境，征討不得停息。現在捷報頻傳，知道松州已收復，慢慢將給容州送糧食，向前取得潘州。倘若全部取得三個州的土地，那麽疊州就不必采取武力，自然該來歸順。必須選擇勇敢的士兵守衛納都、疊溪路，那些没有險阻的驛道，是不可守住的。來投降的各戎長，一定要遣送進朝廷，朕將親自安慰告知他們。"於是把潘州并給松州，設置松州衛指揮使司。丁玉派遣寧州衛指揮高顯在那地方建築城邑。十三年，皇帝認爲松州衛遠在山谷之中，屯戍耕種不足自給，運送軍糧很困難，命令撤銷。不久，指揮耿忠籌劃那個地區，上奏説松州是番蜀的要害之地，不可撤銷，命令再設置松州衛。

十四年置松潘等處安撫司，以龍州知州薛文勝爲安撫使，秩從五品。又置十三族長官司，秩正七品：曰勒都，曰阿昔洞，曰北定，曰牟力結，曰蛒匝，曰祈命，曰山洞，曰麥匝，曰者多，曰占藏先結，曰包藏先結，曰班班，曰白馬路。其後復隸松潘者，長官司四，曰阿思，曰思囊兒，曰阿用，曰潘斡寨；安撫司四，曰八郎，曰阿角寨，曰麻兒匝，曰芒兒者。後又以思曩日安撫司附焉。諸長官司每三年入貢，賞賜如例。十五年，占藏先結等土酋來朝，貢馬一百三匹，詔賜綺鈔有差。十六年，耿忠言："臣所轄松潘等處安撫司屬各長官司，宜以其户口之數，量其民力，

十四年，設置松潘等處安撫司，任龍州知州薛文勝做安撫使，俸禄從五品官職。又設置十三族長官司，俸禄從正七品官職：稱爲勒都、阿昔洞、北定、牟力結、蛒匝、祈命、山洞、麥匝、者多、占藏先結、包藏先結、班班、白馬路。以後又隸屬松潘的，長官司四個：稱爲阿思、思囊兒、阿用、潘斡寨；安撫司四個：稱爲八郎、阿角寨、麻兒匝、芒兒者。以後又把思曩日安撫司附屬於它。各長官司每三年進貢一次，賞賜依照條例。十五年，占藏先結等土酋長來朝見皇帝，進貢馬一百零三匹，命令賜給絲綢錢鈔各有不同。十六年，耿忠説："臣所管轄的松潘等處安撫司屬於各長官司，應當以它的户口數目，計算百姓的財力，每年命令它繳納馬匹和設置驛站，徵集那裏的百姓充當驛夫，供給勞役。"皇帝聽從他的意見。不久松潘的羌族百姓叛亂，官軍討

歲令納馬置驛，而籍其民充驛夫，供徭役。”從之。既而松潘羌民作亂，官兵討平之。甃松州及疊溪城。

伐平息了叛亂。砌築松州和疊溪城。

十七年，松潘八積族老虎等寨蠻亂。官兵擊破之，獲馬一百二十，犏牛三百，犛牛五百九十。景川侯曹震請擇良馬貢京師，餘給軍，其犏牛、犛牛非中國所畜，令易糧餉犒軍。從之。十八年，松州羌反。成都衛指揮成信等率兵攻其牟力等寨，破之。兵還，又遇賊三千人於道，復擊敗之，追至乞剌河乃還。

二十年改松州衛爲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改松潘安撫司爲龍州。二十一年，朵貢生番則路、南向等引草地生番千餘人寇潘州阿昔洞長官司，殺傷人口。指揮周助率馬步軍同松潘衛軍討之，番寇率衆迎戰，千户劉德破之，斬首三十四級，獲馬三十餘匹。賊潰，渡河四十餘里，復收敗卒屯聚。指揮周能追擊之，斬首一百三十餘級，獲馬六十餘匹，溺死甚衆，群番遠遁。二十六年，西番思曩日等族來歸，進馬百三十匹，命給金銅信符并賜文綺襲衣。

宣德二年，麻兒匝順化，喇嘛著八讓卜來歸。置麻兒匝安撫司，以喇嘛著八讓卜爲安撫。麻兒匝在阿樂地，去松潘七百餘里。初，著八讓卜時侵掠邊民及遮八郎安撫司朝貢路。松潘衛指揮吴瑋遣人招之，因遣其侄完卜來貢獻，言其地廣民衆，過於八郎，請置宣撫司以轄之。帝命置安撫，遣敕諭之。

四川巡按等奏松潘衛所轄阿用等寨蠻寇，擁衆萬餘，傷敗官軍，請討之。帝意邊將必有激之者。既四川都司奏至，言并非番寇。實由千户錢宏因調發松潘官軍往征交阯，衆憚行，

十七年，松潘八積族老虎等村寨的蠻族叛亂。官軍打敗了他們，俘獲馬一百二十匹，犏牛三百頭，牦牛五百九十隻。景川侯曹震請求選擇良馬進貢給京城，其餘給軍隊，那些犏牛、牦牛不是中原所飼養的，命令交换成軍糧犒勞戰士。皇帝同意他的意見。十八年，松州羌族反叛朝廷。成都衛指揮成信等率領軍隊攻打它的牟力等村寨，攻破了它。軍隊回來，又在路上碰上叛賊三千人，又打敗了他們，追到乞剌河纔回來。

二十年，把松州衛改成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把松潘安撫司改爲龍州。二十一年，朵貢不馴服的番族則路、南向等引誘草地不馴服的番族一千多人侵犯潘州阿昔洞長官司，殺傷百姓。指揮周助率領騎兵和步兵以及松潘衛士兵去討伐他們，番族的賊寇率領衆番迎戰，千户劉德打敗了他們，斬殺三十四人，俘獲馬三十多匹。賊寇潰敗，渡河四十多里，又收取打敗的士卒聚集在一起。指揮周能追擊他們，斬殺一百三十多人，俘獲馬六十多匹，淹死的很多，大批番人逃往遠方。二十六年，西面的番人思曩日等族來歸順朝廷，進貢一百三十匹馬，皇帝命令賜給金銅符契，并賜予華美的絲綢套服。

宣德二年，麻兒匝歸順朝廷，喇嘛著八讓卜來投奔依附。朝廷設置麻兒匝安撫司，任喇嘛著八讓卜做安撫。麻兒匝在阿樂境域，離開松潘七百多里。當初，著八讓卜時常侵掠邊境百姓和阻擋八郎安撫司朝貢的道路。松潘衛指揮吴瑋派人招他歸順，就派他的侄子完卜到朝廷進貢，説他的地域寬廣百姓衆多，超過八郎，請求設置宣撫司來管轄。皇帝就命令設置安撫，派人送皇上的命令曉諭他。

四川巡按等奏報松潘衛所管轄的阿用等村寨蠻族侵擾，擁有一萬多人，打傷打敗官軍，請求討伐它。皇帝猜想守邊疆的將領中一定有激怒蠻族的人。不久四川都司奏狀到，説并不是番族的賊寇，實際是由千户錢宏因爲調發松潘的官軍去

宏詭言番寇至，當追捕，冀免調。又領軍突入麥匝諸族，逼取牛馬，致番人忿怨。復以大軍將致討懾之，番衆驚潰，約黑水生番爲亂。帝命逮宏等，而責諸司怠玩邊務，亟捕諸傷官軍者。遣都指揮僉事蔣貴往，同松潘衛指揮吴瑋招撫番寇，令調附近諸衛軍二萬人以行。時賊圍松潘、疊溪、茂州，斷索橋，官軍與戰皆敗，出掠綿竹諸縣，官署民居皆被焚毁，鎮撫侯璉死之。蜀王遣護衛官校七千人來援，命都督陳懷與指揮蔣貴等合師亟討之，而梟宏於松潘以徇，并竄諸將之貪淫玩寇者。三年，陳懷等率諸軍屢敗賊於圪答壩、葉棠關，奪永鎮等橋，復疊溪，撫定祁命等十族，又招降渴卓等二十餘寨，松潘平。

征討交阯，官軍怕去，錢宏謊稱番人賊寇來了，應當去追捕，希望免於調遣。他又率領官軍突然衝進麥匝各族，强逼取得牛馬，致使番人民衆憤怒怨恨。又以大軍將去征討而威懾他們，番人大衆受驚而惱怒，就約黑水不馴服的番人作亂。皇帝命令逮捕錢宏等人，而責備各司玩忽邊疆事務，趕快拘捕各打傷官軍的人。皇帝派遣都指揮僉事蔣貴前往，同松潘衛指揮吴瑋招降安慰番人賊寇，命令調遣附近各衛的軍隊兩萬人前去。當時番賊圍困松潘、疊溪、茂州，斷絶索橋，官軍同他作戰都遭失敗，他們四出搶掠綿竹各縣，官署民房都被燒毁，鎮撫侯璉戰死。蜀王派遣護衛官校七千人去支援，命令都督陳懷和指揮蔣貴等會合軍隊迅速討伐賊寇，而在松潘殺了錢宏，斬首示衆，并且放逐貪財、奸淫、消極抗敵的將領。三年，陳懷等人率領各軍隊在圪答壩、葉棠關多次擊敗番賊，奪取永鎮等橋，收復疊溪，撫慰平定祁命等十個番族，又招降了渴卓等二十多個村寨，松潘纔得到平息。

八年，八部安撫司及思囊兒十四族朝貢之使陛辭，令齎敕還諭其土官，俾約束所轄蠻民，安分循理，毋作過以取罪戾。九年敕指揮僉事方政、蔣貴等撫剿松潘。政等至，榜諭禍福，威、茂諸衛俱聽命，惟松潘、疊溪所轄任昌、巴猪、黑虎等寨梗化。政令指揮趙得、宫聚等以次進兵，平龍溪等三十七寨，班師還。命蔣貴佩平蠻將軍印，鎮守松潘。十年，貴奏，比因番人不靖，松潘、疊溪諸處倉糧，支銷殆盡，别無儲積。帝命户部於四川歲運之數，量益二分給之。

八年，八部安撫司和思囊兒十四個番族進貢的使者辭别皇帝，命令携持詔書去曉諭他們的土官，使約束所管轄的蠻民，安守本分遵循道理，不要叛亂而獲得罪過。九年，皇帝下令指揮僉事方政、蔣貴等安撫征討松潘。方政等到達後，張榜曉諭禍福利害，威茂衛、茂州衛各衛都聽從命令，衹有松潘、疊溪所管轄的任昌、巴猪、黑虎等村寨抗拒歸順。方政命令指揮趙得、宫聚等按次序進軍，平息龍溪等三十七個村寨，得勝回朝。命令蔣貴佩帶平蠻將軍印章，鎮守松潘。十年，蔣貴奏報，近來因番人不安定，松潘、疊溪各處倉庫的糧食，財力物力消耗殆盡，其他地方没有儲積。皇帝命令户部在四川每年運送的糧食數目中，增加十分之二供給他們。

正統三年，巖州長官司讓達作亂，侵雜道諸邊，雜道長官安白訴於朝。帝命四川三司往諭之，皆歸服。四年，松潘指揮趙得奏："祁命族番寇商巴作亂，官軍捕擒之。其弟小商巴復聚浦江、新塘等關，據險劫掠，

正統三年，巖州長官司讓達叛亂，侵占雜道各邊境，雜道長官安白向朝廷申訴。皇帝命令四川三司官去曉諭他們，都歸順了朝廷。四年，松潘指揮趙得奏報："祁命族番賊商巴叛亂，官軍捕獲了他。他的弟弟小商巴又聚集在浦江、新塘等關隘，占據險要地勢進行搶劫，請求發大軍消

乞發大軍剿除。”帝命李安充總兵官，王翺參贊軍務，調成都左衛官軍及松潘土兵，合二萬人征之。已，翺知商巴爲都指揮趙諒所陷，乃按誅諒而釋商巴等，事遂已。

九年，松潘指揮僉事王杲奏：“比者，黑虎等寨番蠻攻圍椒園、松溪等關堡，殺傷官民。欲行擒剿，恐各寨驚疑，應諭能擒賊者重賞之。”報可。十年，黑虎寨賊首多兒太伏誅。初，多兒太掠茂州境，爲官軍所獲，誡而釋之。未幾，復糾諸寨入掠。帝命序班祁全往諭諸寨，擒多兒太至京，梟其首。十一年以寇深爲僉都御史，提督松潘兵備。時松潘皆已向化，惟歪地骨鹿族二十寨不服，命督高廣、王杲等剿之。設思曩日安撫司，以阿思觀爲之使，隸松潘衛。先是，阿思觀父端葛，洪武中歸順，給金牌撫番，至阿思觀又能招撫，故有是命。

景泰三年，鎮守松潘刑部左侍郎羅綺等奏：“雪兒卜寨賊首卓時芳等，烟崇寨賊首阿兒結等，累年糾合於安化關劫掠。臣會師抵其巢穴，斬首不計其數，生擒卓時芳、阿兒結等，梟斬於市。”七年，提督松潘羅綺復奏：“松潘土番王永習性凶獷，嘗殺其土官高茂林男婦五百餘口，及故土官董敏子伯浩等二十餘人。今又糾合番蠻，攻劫地方。臣與指揮周貴等統領官軍，直抵桑坪，已將永等誅滅，邊境肅清。”降敕褒賞。天順五年，番衆入龍安、石泉等處，擾糧道。六年敕松潘總兵許貴曰：“敘州蠻賊出没爲患，比松潘尤甚，其馳往會剿。”貴聞命，會兵敘州，追討昔乖件、莫洞、都夜三寨，分兵兩哨，克硬寨四十餘，斬首一千一百餘級。

滅他。”皇帝命令李安充當總兵官，王翺參謀協助軍務，調遣成都左衛官軍和松潘土軍，共兩萬人去征討他。不久，王翺得知商巴被都指揮趙諒所陷害，就審查殺掉趙諒而釋放了商巴等，事端於是就停息。

九年，松潘指揮僉事王杲奏報：“近來，黑虎等村寨番族蠻賊攻打圍困椒園、松溪等關隘城堡，殺傷官吏百姓。想去拘捕圍剿，恐怕各村寨受驚疑惑，應當曉諭能捕番賊的人給予他重賞。”回答説可以。十年，黑虎寨賊寇頭目多兒太被處死。當初，多兒太搶劫茂州境域，被官軍捕獲，警告他後把他放掉了。不久，他又糾集各村寨入境掠奪。皇帝命令序班祁全去曉諭各蠻寨，捕獲多兒太送到京城，斬其頭示衆。十一年，派寇深做僉都御史，充當松潘提督官負責軍事防禦。當時松潘都已歸順朝廷，祇有歪地骨鹿族二十個村寨不服，命令督率高廣、王杲等去討伐他們。設置思曩日安撫司，派阿思觀做安撫使，隸屬於松潘衛。在這之前，阿思觀的父親端葛，在洪武年間歸順朝廷，賜給金牌撫慰番族，到阿思觀又能招收安撫，所以有這樣的命令。

景泰三年，鎮守松潘的刑部左侍郎羅綺等奏報：“雪兒卜村寨的賊寇首領卓時芳等，烟崇寨的賊寇首領阿兒結等，多年糾集在安化關搶劫。臣會合軍隊抵達他們的巢穴，斬殺的賊寇不計其數，活捉卓時芳、阿兒結等，在市上斬頭示衆。”七年，提督松潘羅綺又奏報：“松潘土番王永生性很凶暴，曾殺死土官高茂林男女五百多人，以及已故土官董敏的兒子董伯浩等二十多人。現在又糾集番蠻賊寇，攻打各地方。臣同指揮周貴等統領官軍，直達桑坪，已將王永等消滅，邊境禍亂已被肅清。”皇帝下令嘉獎。天順五年，大批番人進入龍安、石泉等地方，擾亂輸送糧食的道路。六年，命令松潘總兵許貴説：“敘州蠻賊出没成爲禍患，比松潘更加厲害，宜緊急去會合討伐。”許貴聽到命令，就在敘州會合大軍，追擊昔乖件、莫洞、都夜三個寨子，把兵分成兩個隊，攻克難攻的寨子四十多個，斬殺一千一百多人。

成化二年，鎮守太監閻禮奏："松、茂、疊溪所轄白草壩等寨，番羌聚衆五百人，越龍州境剽掠。白草番者，唐吐蕃贊普遺種，上下凡十八寨。部曲素强，恃其險阻，往往剽奪爲患。"四年，禮復奏："白草諸番擁衆寇安縣、石泉諸處，因各軍俱調征山都掌蠻，致指揮王璟備禦不謹。"命副總兵盧能剿之。能遣指揮閻斌巡邊至廟子溝，番賊三百突至，殺傷相當。斌以失機逮治。九年，巡撫夏塤奏："黑虎寨賊首夜合等劫攻關堡，左參將宰用、兵備副使沈琮督兵馳詣松溪堡敗之，斬獲夜合等三十六級。"松潘指揮僉事堯彧奏："臣與兵備沈琮分剿白馬路水土、茹兒等番寨，大克之。"

弘治二年，松潘番寇殺傷平夷堡官軍，命逮指揮以下各官治之。三年免思囊日安撫等十六族明年朝覲，以守臣言其地方災傷也。七年，松潘空心寨番賊犯邊，都指揮僉事李鎬敗之。十三年，番賊入犯松潘壩州坡抵關，勢益獗。命逮指揮湯綱等，而敕巡撫張瓚調漢、土官兵五萬，由東南二路分剿，破白羊嶺、鵓鴿溪等三十一寨，斬四百餘級。商巴等二十六族皆納款。十四年復攻黃頭、青水諸寨，前後殺獲男婦七百餘人，赭其碉房九百，墜崖死者不可勝計，諸番稍靖。

正德元年，巡撫劉洪奏："祈命族八長官司所攝番衆多至三十寨，少亦二十餘寨，環布松潘兩河。其土官已故子孫，自應承襲。今宜察勘，有原降印信者，方許襲。"報可。十六年，松潘衛熟番八大穰等作亂，同知杜欽平之。

嘉靖五年命都督僉事何卿鎮守松

成化二年，鎮守太監閻禮奏報："松、茂、疊溪所管轄的白草壩等寨子，番羌聚集五百人，越過龍州境界搶掠。白草番人是唐吐蕃贊普的遺種，上下共有十八個寨子。其軍隊素來强悍，依仗險要的地理形勢，常常搶掠成爲禍患。"四年，閻禮又奏報："白草各番族聚衆侵擾安縣、石泉各地方，由於各軍都調往討伐山都掌蠻族，以致指揮王璟防備不嚴謹。"皇帝命令副總兵盧能去圍剿。盧能派遣指揮閻斌巡邏邊境到達廟子溝，番賊三百人突然來到，殺傷的人數兩方相當。閻斌由於失去戰機而逮捕治罪。九年，巡撫夏塤奏報："黑虎寨子的賊寇首領夜合等搶劫攻打關隘城堡，左參將宰用、兵備副使沈琮率領軍隊急往松溪堡打敗他，斬殺夜合等三十六人。"松潘指揮僉事堯彧奏報："臣同兵備沈琮分別討伐白馬路水土、茹兒等番族寨子，打了大勝仗。"

弘治二年，松潘的番族賊寇殺傷平夷堡官軍，皇帝命令逮捕指揮以下各官懲處他們。三年，免掉思囊日安撫等十六族第二年朝見皇帝，這是由於鎮守的大臣説那些地方有災害。七年，松潘空心寨番賊侵擾邊境，都指揮僉事李鎬打敗了他們。十三年，番賊進犯松潘壩州坡抵關，氣焰更加猖獗。皇帝命令逮捕指揮湯綱等，而下令巡撫張瓚調遣漢族和土著官兵五萬，從東南兩路分頭討伐，攻破白羊嶺、鵓鴿溪等三十一個寨子，斬殺四百多人。商巴等二十六個蠻族都歸順。十四年，又攻打黃頭、青水各寨子，前後殺死俘獲的男女有七百多人，伐盡樹木使其九百個石室裸露，落到山崖下死的不計其數，各番族逐漸安定。

正德元年，巡撫劉洪奏報："祈命族八個長官司所總管的番族人衆多到三十個寨子，少一點的也有二十多個，環繞分布在松潘兩條河周圍。那些土官已去世，他們的子孫應當承襲。現在應該檢察核實，有原投降印章符契的，纔允許世襲。"回答説可以。十六年，松潘衛馴服的番族八大穰等反叛，同知杜欽平息了這次作亂。

嘉靖五年，皇帝命令都督僉事何卿去鎮守松

潘。時黑虎五寨及烏都、鵓鴿諸番叛，卿次第平之，降者日至。卿有威望，在鎮十七年，松潘以寧。二十三年以北警召卿入衛，繼之者李爵、高岡鳳，未幾皆爲巡撫劾罷。二十六年復命卿往鎮。時白草番亂，卿會巡撫張時徹討擒渠惡數人，俘斬九百七十餘級，克營寨四十七，毀碉房四千八百，獲馬牛器械儲積無算。終嘉靖世，松潘鎮號得人，邊境安堵焉。

初，龍州薛文勝於洪武六年來降，命仍知龍州。既置松潘安撫司，命文勝爲安撫使。既置松州衛，仍以松潘爲龍州。宣德七年升龍州爲宣撫司，以土知州薛忠義爲宣撫使。龍州者，漢陰平道也。宋景定間，臨邛進士薛嚴來守是州，捍衛有功，得世襲。自文勝歸附，其部長李仁廣、王祥皆輸糧餉有功，亦得世襲。及宣德中，以征松潘功，升州爲宣撫使，仁廣爲副使，祥爲僉事，各統兵五百世守白馬、白草、木瓜番地。

至嘉靖四十四年，宣撫薛兆乾與副使李蕃相仇訐，兆乾率衆圍執蕃父子，毆殺之。撫按檄兵備僉事趙教勘其事。兆乾懼，與母陳氏及諸左右糾白草番衆數千人，分據各關隘拒命，絶松潘餉道。脅僉事王華，不從，屠其家。居民被焚掠者無算。是年春，與官軍戰，不利，求救於上下十八族番蠻，皆不應。兆乾率其家屬奔至石壩，官軍追及之，就擒。四十五年，兆乾伏誅，籍其家，母及其黨二十二人皆以同謀論斬，餘黨悉平。遂改龍州宣撫司爲龍安府，設立流官如馬湖，而割保寧之江油、成都之石泉二縣分隸之。

潘。當時黑虎五寨和烏都、鵓鴿各番族叛亂，何卿逐一平定了他們，投降的番人天天接踵而至。何卿有威望，在鎮守任上十七年，松潘因而安寧無事。二十三年，由於北面邊境有危急而召何卿進入朝廷任職，接替他的李爵、高岡鳳，不久都被巡撫揭發罷免。二十六年，皇帝又命令何卿去鎮守。當時白草番人叛亂，何卿會合巡撫張時徹討伐捕獲首惡幾個人，俘虜斬殺九百七十多人，攻克營寨四十七個，搗毀石房四千八百個，繳獲馬、牛、器械、積蓄的糧食不計其數。直到嘉靖朝結束，松潘鎮守號令深得人心，邊境就相安無事。

當初，龍州薛文勝在洪武六年來投降，皇帝命令他依然任龍州知州。已經設置松潘安撫司，就命令薛文勝做安撫使。已經設置松州衛，依然以松潘爲龍州。宣德七年，升龍州爲宣撫司，用土知州薛忠義做宣撫使。龍州就是漢陰平道。宋景定年間，臨邛進士薛嚴來守衛這個州，捍衛有功勞，得到世代相繼承的恩賜。從薛文勝歸順朝廷，他的部長李仁廣、王祥都輸送軍糧有功，也得到世代相承襲的恩賜。到宣德年間，由於討伐松潘的功勞，升州爲宣撫使，李仁廣做副使，王祥做僉事，各自統領軍隊五百人，世代守衛白馬、白草、木瓜番族境地。

到了嘉靖四十四年，宣撫薛兆乾同副使李蕃互相因仇恨而揭發，薛兆乾率領一批人包圍拘捕李蕃父子，毆打殺害了他們。撫按命令兵備僉事趙教查核那件事。薛兆乾恐懼，同他的母親陳氏和各親近的人糾集白草番衆幾千人，分別據守各關口抗拒朝廷的命令，斷絶松潘運送糧食的道路。威脅僉事王華，因不隨後，就把他一家殺盡。居民被他燒毀搶劫不計其數。這年春季，他同官軍作戰，不利，向上下十八個番族蠻人請求援助，都不答應。薛兆乾率領他的家屬逃奔到石壩，官軍追到了他，就被捕獲。四十五年，薛兆乾受死刑，查抄没收他的家財，母親和他的同夥二十二人都因爲同謀而判死刑，其餘的黨徒全部平息。於是就把龍州宣撫司改爲龍安府，如馬湖一樣設立有任期的官吏，而割取保寧的江油、成

都的石泉兩個縣分别隸屬於它。

萬曆八年，雪山國師喇嘛等四十八寨，勾北邊部落爲寇，圍漳臘，守備張良賢破之。犯鎮虜，百户杜世仁力戰，城得全，世仁死焉。又犯制臺，良賢復擊之，追至思答弄，連戰大破之，火落赤之侄小王子死焉。十九年，巡按李化龍言："松潘爲四川屏蔽，疊、茂爲松潘咽喉。番戎作梗，松潘力不能支，宜移四川總兵於松潘以備防禦。"是時疊、茂諸番衆糾結爲亂，鎮巡官率兵剿之，俘馘八百餘級，番寇亦斬其部長黑卜、白什等，獻功贖罪。而松坪諸惡屯據大雪山頂，諸將卒搜討，亦有斬獲。以捷聞，遂設平武縣於龍安府。

萬曆八年，雪山國師喇嘛等四十八寨，勾結北面邊境的部落進行搶劫，圍困漳臘，守備張良賢打敗了他們。他們去侵犯鎮虜，百户杜世仁努力戰鬥，城邑纔得保全，杜世仁戰死。又侵犯制臺，張良賢又攻擊他們，一直追到思答弄，連續作戰把他們打得大敗，火落赤的侄子小王子也戰死。十九年，巡按李化龍說："松潘是四川的屏障，疊溪、茂州是松潘的咽喉。番人戎人侵擾，松潘的力量不能支持，應當把四川總兵移到松潘來作防禦的準備。"這時疊溪、茂州各番族人衆聚集在一起作亂，鎮巡官率領軍隊去討伐他們，俘虜殺死敵人八百多，番族賊寇也殺了他們的部長黑卜、白什等，獻功贖罪。而松坪各壞人占據大雪山頂，各將士去搜捕征伐，也有殺死俘獲。捷報送達朝廷，於是就在龍安府設置平武縣。

松潘以孤城介絶域，寄一綫饋運路於龍州，制守爲難。洪武時欲棄者數，以形勝扼險，不可罷，乃内修屯務，外輯羌戎，因俗拊循，擇人爲理，番衆相安者垂四十餘年。及宣德初，調兵啓釁，致動干戈，自是置鎮建牙，宿重兵以資彈壓，亦時服時叛。自漳臘以北即爲大荒，斯籌邊者之所亟圖也。

松潘因爲孤城處於極遠的地域，在龍州依賴一綫通路爲軍隊運輸給養，控制守衛很困難。洪武時，幾次想放棄它，但由於地勢險要，不能廢棄，就在内部整頓駐守的事務，外部和睦羌戎，按照習俗加以安撫，選擇人去治理，番族民衆相安無事達四十多年。到宣德初年，調遣軍隊引發争端，而造成戰争，從此設置鎮守、建立幕府，駐留重兵來進行彈壓，也有時歸順有時作亂。從漳臘以北就是邊遠的地方，這是謀劃邊境事務的人所一再謀劃計議的。

天全六番招討司

天全，古氐羌地。五代孟蜀時，置碉門、黎、雅、長河西、魚通、寧遠六軍安撫司。宋因之，隸雅州。元置六安撫司，屬土番等處宣慰司，後改六番招討，又分置天全招討司。明初并爲天全六番招討司，隸四川都司。

天全是古代氐羌的境地。五代孟蜀時，設置碉門、黎、雅、長河西、魚通、寧遠六軍安撫司。宋沿襲它，隸屬雅州。元設置六個安撫司，屬於土番等地方宣慰司，以後改爲六番招討，又分設天全招討司。明初并成天全六番招討司，隸屬四川都司。

洪武六年，天全六番招討使高英遣子敬嚴等來朝，貢方物。帝賜以文綺龍衣。以英爲正招討，楊藏卜爲副招討，秩從五品，每三歲入貢，賜予甚厚。二十一年，楊藏卜來朝，言茶

洪武六年，天全六番招討使高英派他的兒子高敬嚴等來朝見皇帝，進貢土産物品。皇帝賜給他美麗的絲綢龍衣。任高英做正招討官，楊藏卜做副招討官，俸禄依照五品官，每三年進貢一次，賞賜給他的財物很豐厚。二十一年，楊藏卜

户向與西番貿易，歲收其課。近在官收買，額遂虧，乞從民便，許之。先是，高敬嚴襲招討使，偕楊藏卜奏請簡土民爲兵，以守邊境，詔許之。敬嚴等遂招選土民，教以戰陣，得馬步卒千餘人。至是藏卜來朝，奏其事，詔更天全六番招討司爲武職，令戍守邊界，控制西番。三十一年，帝諭左都督徐增壽曰："曩因碉門拒長河西口，道路險隘，以致往來跋涉艱難，市馬數少。今聞有路自碉門出枯木任場徑抵長河西口，通雜道長官司，道路平坦，往來徑直，可即檄所司開拓，以便往來。"

來朝見皇帝，說種茶的農户向來同西邊的番族貿易，每年收取它的賦税。近來官家收買，數額就減少，乞求隨從百姓的便利，皇帝允許他的請求。在此之前，高敬嚴承襲招討使，偕同楊藏卜上奏請求選擇土民當兵，來守衛邊境，皇帝准許了。高敬嚴等就招選土民，教導他們作戰布陣，招到騎兵步兵一千多人。到此楊藏卜來朝見皇帝，奏報那件事，皇帝命令改天全六番招討司成武職，使他們駐守邊疆，控制西面的番族。三十一年，皇帝命令左都督徐增壽說："從前因爲碉門阻拒長河西口道，道路險要狹窄，造成往來行走的艱難，交易馬匹的數量少。現在聽說有一條路從碉門出枯木任場直達長河西口，通往雜道長官司，道路平坦，往來筆直便利，可以立即行文官署開闢修建，以便於往來交通。"

永樂二年，高敬讓來朝，并賀立皇太子，且遣其子虎入國子學，賜虎衣衾等物。十年，敬讓遣子虎貢馬。初，虎入國學讀書，以丁母憂去，至是服闋還監，皇太子命禮部賜予如例。

永樂二年，高敬讓來朝見皇帝，并一起祝賀皇太子繼位，而且派他的兒子高虎進入國子監，皇帝賜給高虎衣被等物。十年，高敬讓派兒子高虎進貢馬匹。當初，高虎進國子監讀書，因遭母親的喪事而離去，到這時服喪期滿回國子監，皇太子命令禮部依照成例給予賞賜。

宣德五年，六番招討司奏："舊額歲辦烏茶五萬斤，二年一次，運付碉門茶馬司易馬。今户部令再辦芽茶二千二百斤，山深地瘠，艱於采辦，乞減其數。"帝令免烏茶只辦芽茶。十年命高鳳署天全六番招討司事。先是，敬讓以罪下獄死。至是，其子鳳乞襲父職。帝念其祖有撫綏功，命暫理招討事。正統四年命鳳襲。

宣德五年，六番招討司奏報："原來的數額一年置辦烏茶五萬斤，兩年一次，運交給碉門茶馬司交換馬匹。現在户部命令再辦芽茶二千二百斤，山谷深邃，土地貧脊，難於采辦，請求減少茶的數額。"皇帝命令免除烏茶，祇辦芽茶。十年，命令高鳳代理天全六番招討司事務。在此之前，高敬讓因犯罪下獄而死。到這時，他的兒子高鳳請求承襲父親的官職。皇帝考慮他的祖先有安撫的功績，命令暫時代理招討司事務。正統四年命令高鳳承襲。

正德十五年，招討高文林父子稱兵亂，副招討楊世仁亦助惡。命四川撫按官討之。初，文林等與蘆山縣民争田構釁，知縣處置失宜，致叛亂。逾年，討斬文林，擒其子繼恩，擇其宗人承襲。

正德十五年，招討高文林父子舉兵作亂，副招討楊世仁也助紂爲虐。皇帝命令四川撫按官去討伐他們。當初，高文林等同蘆山縣百姓争奪田地結下仇恨，知縣處置不當，造成叛亂。過了一年，征討殺掉高文林，捕獲他的兒子高繼恩，選擇他的同宗族的人承襲官職。

初，天全招討司治碉門城，元之碉門安撫司也，在雅州境。明初，宣

當初，天全招討司治理碉門城邑，是元的碉門安撫司，在雅州境地。明朝初年，宣慰余思

慰余思聰、王德貴歸附，始降司爲州，設雅州千户所，而設碉門百户，近天全六番之界。又置茶課司以平互市。蓋其地爲南詔咽喉，三十六番朝貢出入之路。

聰、王德貴歸順朝廷，纔把司降爲州，設置雅州千户所，而設置碉門百户，接近天全六番的境域。又設置茶課司來平衡往來貿易。大概那地方是南詔的咽喉，三十六個番族向朝廷進貢出入的必由之路。

三十六番者，皆西南諸部落，洪武初，先後至京，授職賜印。立都指揮使二：曰烏斯藏，曰朵甘。爲宣慰司者三：曰朵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爲招討司者六，爲萬户府者四，爲千户所者十七，是爲三十六種。或三年，或五年一朝貢，其道皆由雅州入，詳《西番傳》。

三十六番族，都是西南各部族，洪武初年，先後到京城，授予官職賜給官印。設立都指揮使兩個：一爲烏斯藏，一爲朵甘。成爲宣慰司的有三個：稱爲朵甘、董卜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成爲招討司的有六個，成爲萬户府的有四個，成爲千户所的有十七個，這就是三十六個種族。有的三年、有的五年向朝廷進貢一次，他們走的路都是從雅州進入，詳細地記載在《西番傳》中。

黎州安撫司

黎州，漢沈黎郡地。《史記》稱越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筰都最大。自唐蒙通夜郎，邛、筰之君請爲内臣，因置筰都縣，復曰旄牛縣。元鼎中，以爲沈黎郡。唐割雅、巂二州置黎州。天寶初，改爲洪源郡，尋改漢源。宋屬成都路。元屬土番等處宣慰司。

黎州是漢沈黎郡的境地。《史記》稱越巂以東北，君長以十計數，筰作是最大的。從唐蒙直到夜郎。邛，筰的國君請求做臣子，因而設置筰都縣，又稱爲旄牛縣。元鼎年間，作爲沈黎郡。唐劃分出雅州、巂州二州設置黎州。天寶初年，改爲洪源郡，不久改爲漢源。宋時屬於成都路。元時屬於土番等地方宣慰司。

洪武八年省漢源縣，置黎州長官司，以芍德爲長官。德，雲南人，馬姓。祖仕元，世襲邛部州六番招討使。明氏據蜀，德兄安復爲黎州招討使。明氏亡，蠻民潰散，德奉母還居邛部。至是，四川布政司招之，德遂來朝貢馬，請置長官司。詔以德爲黎州長官，賜印及衣服綺帛。十一年升爲黎州安撫司，即以德爲使。十四年，德遣使貢馬。詔賜德鈔五十四錠、文綺七匹。自是，三年一入貢。弘治十四年命黎州安撫隸四川都司。

洪武八年，撤銷漢源縣，設置黎州長官司，任芍德爲長官。芍德是雲南人，姓馬。祖先在元朝做官，世代繼承邛部州六番招討使。明氏占據蜀，芍德的哥哥芍安又做黎州招討使。明氏敗亡，蠻族百姓潰散，芍德奉陪母親回到邛部居住。到這時，四川布政司招撫他，芍德於是來朝見皇帝進貢馬匹，請求設置長官司。皇帝命令芍德做黎州長官，賜給官印和衣服絲綢。十一年，提升他做黎州安撫司，就任命芍德做安撫使。十四年，芍德派使者進貢馬匹。皇帝命令賜給芍德銀鈔五十四錠、華麗的絲絹七匹。從此以後，三年向朝廷進貢一次。弘治十四年，皇帝命令黎州安撫隸屬於四川都司管轄。

萬曆十九年，安撫馬祥無後，妻瞿氏掌司事，取瞿姓子撫之，將有他志。祥侄土舍居松坪者，遂興兵攻城，奪印，番衆乘機剽掠。時參將吴

萬曆十九年，安撫馬祥没有後代，妻子瞿氏掌管安撫司的事務，收了瞿姓的兒子撫養，將另有企圖。馬祥的侄子土舍居住在松坪的，就起兵攻城，奪取官印，番族民衆乘機搶掠。當時參將

文傑方有征東之役，移師剿平之。二十四年降黎州安撫司爲千户所，立所治於司南三十里大田山壩。分上七枝編户，屬大渡河千户所，下七枝仍屬松坪馬氏約束。松坪在司之東南，自炒米城直接峨眉，高山峻坂三百餘里，皆安撫族人居之。

吴文傑正有討伐東面的軍事行動，就調動軍隊去平定他們。二十四年，把黎州安撫司改爲千户所，在安撫司南面三十里的大田山壩建立管理機構。分爲上七個分支編入户籍的平民，屬大渡河千户所管轄，下七個分支編入户籍的平民，依舊屬松坪馬氏管束。松坪在安撫官署的東南面，從炒米城直接峨眉山，高山峻嶺三百多里，都是安撫的族人居住那裏。

黎、雅諸蠻，宋時屢爲邊患。明興，以諸蠻皆天全六番諸部，散居於二州之境，遂於黎州設安撫，於天全六番設招討，以示羈縻。而雅州所屬，與招討所轄之蠻民，境土相連，時有爭訟。徼外大、小木瓜種分三枝，膩乃卜最强，世居西河。初屬馬湖土官安氏鈐轄，自馬湖改流，諸瓜叛入邛部，歸嶺氏。其地自西河至凉山、雪山諸處，周圍蟠據。嘉靖末，諸瓜畜牧蕃盛，時窺邊，邛部長官嶺柏不能制，嘉、峨、犍爲諸邊皆爲侵擾。鎮巡官督邛部兵捕之，瓜兵益熾，乃議大征，分建昌、越巂、馬湖三路兵進討。瓜部始惶駭請降，願歲貢馬方物，乃定。其地四千八百四十餘畝，徵糧四百四十餘石，輸峨眉縣。

黎州、雅州各蠻族，宋朝時多次成爲邊境的禍患。明朝興起，由於各蠻族都是天全六番的各部落，分散居住在兩個州的境域内，於是就在黎州設置安撫司，在天全六番設置招討司，以表示維持聯係。可是雅州司所隸屬的蠻族民衆，同招討所管轄的蠻族民衆，境域相連接，時常因爭論而訟訴。塞外大木瓜、小木瓜種族分爲三個分支，膩乃卜最强大，世代居住在西河。起初它屬馬湖土官安氏管束，從馬湖改變水道，各大木瓜、小木瓜種族叛亂進入邛部，歸順嶺氏。它的地域從西河到凉山、雪山各地方，四周盤結據守。嘉靖末年，各瓜族畜牧業繁育昌盛，常常侵犯邊境，邛部長官嶺柏不能制止，嘉、峨、犍爲各邊境都受到侵擾。鎮巡官率領邛部軍隊去捕捉他們，瓜族的軍隊更加强盛，於是纔商議大規模征討，分爲建昌、越巂、馬湖三路軍隊進行討伐。瓜部族纔驚恐害怕而請求投降，願意每年進貢馬匹和土産，纔平定了叛亂。它的土地四千八百四十多畝，徵收糧食四百四十多石，運送峨眉縣。

明初與安撫司同置者，有大渡河守禦千户所。唐時，河平廣可通漕，戍將一不守，則黎、雅、邛、嘉、成都皆動摇。宋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來上。議者欲因兵威復越巂，藝祖以玉斧畫圖曰："外此，吾不有也。"自是之後，河中流忽陷下五六十丈，水至此，洶涌如空中落，船筏不通，名爲噎口，殆天設險以限内外云。

明初，與安撫司同時設置的，有大渡河守禦千户所。唐時，大渡河河面平静開闊可以通航，守將一旦失守，那麽黎、雅、邛、嘉、成都等部族都動摇。宋建隆三年，王全斌平定蜀的叛亂，把地圖獻上。議論的人想藉軍威恢復越巂，藝祖用玉斧指劃地圖説："在此以外的土地，我不擁有。"從此以後，河的中流突然陷落五六十丈，水流到這裏，洶涌像從空中落下，船隻不能通航，稱之爲噎口，大概是上天設防於險要的地方來劃定内地和塞外的範圍。

明史卷三百十二

列傳第二百

四川土司(二)

播州宣慰司　永寧宣撫司　酉陽宣撫司　石砫宣撫司

播州宣慰司

遵義府即播州。秦爲夜郎且蘭地。漢屬牂牁。唐貞觀中，改播州。乾符初，南詔陷播，太原楊端應募復其城，爲播人所懷服，歷五代，子孫世有其地。宋大觀中，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其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

洪武四年平蜀，遣使諭之。五年，播州宣慰使楊鏗、同知羅琛、總管何嬰、蠻夷總管鄭瑚等，相率來歸，貢方物，納元所授金牌、銀印、銅章。詔賜鏗衣幣，仍置播州宣慰使司，鏗、琛皆仍舊職。領安撫司二，曰草塘，曰黄平；長官司六，曰真州，曰播州，曰餘慶，曰白泥，曰容山，曰重安。以嬰等爲長官。七年，中書省奏："播州土地既入版圖，當收其貢賦，歲納糧二千五百石爲軍儲。"帝以其率先來歸，田税隨所入，不必以額。已，復置播州黄平宣撫司。播州江渡蠻黄安作亂，貴州衛指揮張岱討平之。八年，鏗遣其弟錡來貢，賜衣幣。自是，每三歲一入貢。十四年遣使齎敕諭鏗："比聞爾

遵義府就是播州。秦時是夜郎且蘭的地域。漢朝時屬牂牁。唐貞觀年間，改爲播州。乾符初年，南詔攻陷播州，太原楊端響應招募收復了播州城，被播州百姓所懷念敬服，經歷五代，子孫世代擁有那塊土地。宋大觀年間，楊文貴貢獻土地，設置遵義軍。元世祖授予楊邦憲宣慰使，賜給他兒子楊漢英名字爲賽因不花，封播國公。

洪武四年平定蜀，派遣使者去曉諭當地。五年，播州宣慰使楊鏗、同知羅琛、總管何嬰、蠻夷總管鄭瑚等，相繼來歸順，進貢土産物品，交納元所授予的金牌、銀印、銅章。皇帝命令賜給楊鏗衣服財物，依舊設置播州宣慰使司，楊鏗、羅琛都依舊任舊職。統領安撫司兩個，稱爲草塘、黄平；統領長官司六個，稱爲真州、播州、餘慶、白泥、容山、重安。任命何嬰等人做長官。七年，中書省奏報："播州土地已經入版圖，應當徵收賦税，一年交納糧二千五百石作爲軍隊的儲備。"皇帝因爲鄭瑚等帶頭來歸順，田税隨便他交納，不必定數額。不久，又設置播州黄平宣撫司。播州江渡蠻族黄安叛亂，貴州衛指揮張岱討伐平息了它。八年，楊鏗派遣他的弟弟楊錡來朝廷進貢，皇帝賜給衣服財物。從此，每三年進貢一次。十四年，皇帝派使者帶詔書曉諭楊鏗："近來聽説你聽信謡言，産生猜忌而有異

聽浮言，生疑貳。今大軍南征，多用戰騎，宜率兵二萬、馬三千爲先鋒，庶表爾誠。”十五年城播州沙溪，以官兵一千人、土兵二千人戍之。改播州宣慰司隸貴州，改黄平衛爲千户所。十七年，鏗子震卒於京，命有司歸其喪。二十年徵鏗入朝，貢馬十匹。帝諭以守土保身之道，賜鈔五百錠。二十一年，播州宣慰使司并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來朝，請入太學，帝敕國子監官善訓導之。

心。現在大軍征討南方，需要很多戰馬，應當率領二萬戰士、三千匹馬作先鋒，希望表示你的忠誠。”十五年，築播州沙溪城，派官兵一千人、土兵二千人去駐守它。把播州宣慰司改爲隸屬於貴州，把黄平衛改爲千户所。十七年，楊鏗的兒子楊震在京城死去，皇帝命令有關官吏送歸家鄉治喪。二十年，皇帝徵召楊鏗進朝廷，他進貢馬十匹。皇帝用守衛疆域保護自己的道理告諭他，賜給他銀鈔五百錠。二十一年，播州宣慰使司及所屬的宣撫司官員，各派他們的兒子來朝見國君，請求進太學讀書，皇帝命令國子監官員教導他們。

永樂四年免播州荒田租，設重安長官司，隸播州宣慰司，以張佛保爲長官，以佛保嘗招輯重安蠻民嚮化故也。七年，宣慰使楊昇招諭草塘、黄平、重安所轄當科、葛雍等十二寨蠻人來歸。

永樂四年，免除播州荒蕪田地的租税，設置重安長官司，隸屬於播州宣慰司，任張佛保做長官，因爲張佛保曾經招安過重安蠻族百姓歸順的緣故。七年，宣慰使楊昇以朝廷名義招撫草塘、黄平、重安所管轄的當科、葛雍等十二個村寨的蠻族民衆來向朝廷歸順。

宣德三年，昇賀萬壽節後期，禮部議予半賞。帝以道遠，勿奪其賜。七年，草塘所屬穀儆等四十一寨蠻作亂，總兵陳懷剿撫之，旋定。

宣德三年，楊昇未按期限祝賀萬壽節，禮部商議給予一半的賞賜。皇帝認爲路遠，不要剥奪給他的賞賜。七年，草塘所屬的穀儆等四十一個村寨的蠻民叛亂，總兵陳懷討伐安撫他們，不久就平定了。

正統十四年，宣慰使楊綱老疾，以其子輝代。景泰三年，輝奏：“湖、貴所轄臻、剖、五坌等苗賊，糾合草塘、江渡諸苗黄龍、韋保等，殺掠人民，屢撫復叛，乞調兵征剿，以靖民患。”帝命總督王來、總兵梁珤等，會同四川巡撫剿之。七年，調輝兵征銅鼓、五開叛苗，賜敕頒賞。

正統十四年，宣慰使楊綱年老多病，用他的兒子楊輝代理宣慰使。景泰三年，楊輝奏報：“湖、貴所管轄的臻、剖、五坌等苗賊，糾合草塘、江渡各苗族黄龍、韋保等，殺害搶掠人民，多次安撫又進行叛亂，請求調動軍隊前往討伐，以平定人民的禍患。”皇帝命令總督王來、總兵梁珤等，會同四川巡撫討伐他們。七年，調派楊輝的軍隊去征討銅鼓、五開叛亂的苗族，賜命令頒布獎賞。

成化十年以播州賊齎果等屢歲爲患，敕責川、貴鎮巡官。正統末，苗蠻聚衆寇邊，土官同知羅宏奏，輝有疾，乞以其子愛代。帝命愛襲職，仍敕愛即率兵從總兵官剿賊。先是，輝奏所屬天壩干地五十三寨及重安所轄灣溪等寨，屢被苗蠻占據，乞令湖、

成化十年，由於播州賊寇齎果等多年成爲禍患，皇帝命令斥責川、貴鎮巡官。正統末年，苗族蠻人聚集大批賊寇搶掠邊地，土官同知羅宏奏報，楊輝有疾病，請求派他的兒子楊愛代理。皇帝命令楊愛承襲官職，依舊命令楊愛立即率領軍隊跟隨總兵官去討伐蠻族賊寇。在此之前，楊輝奏報所屬的天壩干地區的五十三個村寨和重安所

貴會兵征之。命如輝言。部議以愛年幼，請仍起輝暫理軍事。又以輝難獨任，宜敕都御史張瓚親至播州督理，勵輝等振揚威武，以備征調，其機宜悉聽瓚裁處。

管轄的灣溪等村寨，多次被苗族蠻人占據，請求湖、貴會合軍隊征討他們。皇帝命令依照楊輝所說的執行。兵部議論認爲楊愛年紀幼小，請求依舊任用楊輝暫時管理軍事。又認爲楊輝難於獨自擔任此事，應當命令都御史張瓚親自到播州督率管理，勉勵楊輝等發揚軍威，以預備征討調遣，所有決策都要聽從張瓚裁斷安排。

十二年，瓚督諸軍及輝攻敗灣溪、夭壩干地諸苗，凡破山寨十六，斬首四百九十六級，撫男婦九千八百餘口。事下兵部，以苗就撫者多，宜量爲處分。瓚議設安寧宣撫司，并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建靖南、龍場二堡，命輝董其役。輝調兵民五千餘，立治所，委所屬黄平諸長官，分甓城垣。將竣，輝因奏："各寨苗蠻，近頗知懼，但大軍還後，難保無虞。播州向設操守土兵一千五百人，今撥守懷遠、靖南、夭漂、龍場各二百人，宣化百人，安寧六百人，其家屬宜徙之同居，爲固守計。其工之未畢者，宜命臣子愛董之，而聽臣致仕如故。"詔從之。時灣溪既立安寧宣撫，爛土諸蠻惡其逼，遂引齎果等攻陷夭漂、靖南城堡，圍安寧。愛新襲，力弗能支，求援於川、貴二鎮。兵部奏起輝再統兵剿之，又敕川、貴兵爲助。十五年，貴州巡撫陳儼奏："苗賊齎果轉横，乞調川、湖等官軍五萬五千，剋期會貴州，聽儼節制。"兵部言："賊作於四川，而貴州守臣自欲節制諸軍，恐有邀功之人主之。且興師五萬，以半年計，須軍儲十三萬五千石，山路險峻，輸運之夫須二十七萬衆，况天將暑，瘴癘可虞。"帝然其奏。

十二年，張瓚率領各軍和楊輝打敗灣溪、夭壩干地區的各苗族，共攻破山寨十六個，斬殺四百九十六人，撫恤男女九千八百多人。事情交給兵部處理，認爲苗族被撫恤的人多，應當衡量處分。張瓚建議設置安寧宣撫司，及懷遠、宣化兩個長官司，建築靖南、龍場兩個城堡，命令楊輝負責那件事。楊輝調遣軍民五千多人，建立管理處，委托所屬黄平的各長官，分别用磚砌城墻。將完工，楊輝就上奏説："各村寨的苗族蠻人，近來很知懼怕，但是大軍回去以後，難保没有憂慮。播州以前設置素質好的土兵一千五百人，現在分撥去守衛懷遠、靖南、夭漂、龍場的各兩百人，守衛宣化的一百人，守衛安寧的六百人，他們的家屬應當遷移過去與他們一起住，這是爲了鞏固守衛的計劃。那些未完成的工程，應當命令臣的兒子楊愛負責，而聽任臣仍然辭官回家。"皇帝下詔准許他的請求。當時灣溪已經建立安寧宣撫司，爛土各蠻族痛恨它的進逼，就帶領齎果等攻取夭漂、靖南城堡，圍困安寧。楊愛新承襲，能力不能支持，就向四川、貴州兩鎮要求援助。兵部上奏起用楊輝再統領軍隊去討伐他們，又命令四川、貴州兵給他援助。十五年，貴州巡撫陳儼上奏："苗族賊寇齎果轉爲凶横，乞求調遣四川、湖北等官軍五萬五千人，限期在貴州會合，聽從陳儼調度管束。"兵部説："賊寇在四川興起，而貴州守衛的大臣自己想調度管束各軍，恐怕有求取功勞的人在主使。而且調動五萬軍隊，以半年計算，必須軍隊儲備十三萬五千石，山路險峻，運輸的民夫需二十七萬之多，况且天時將到盛夏，疫病值得憂慮。"皇帝認爲他的上奏很對。

二十二年，愛兄宣撫楊友訐奏

二十二年，楊愛的哥哥宣撫楊友向皇帝揭發

愛，帝命刑部侍郎何喬新往勘。二十三年，喬新奏："輝在日，溺其庶子友，欲令承襲，長官張淵阿順之。安撫宋韜謂楊氏家法，立嗣以嫡，愛宜立。輝不得已立愛，又欲割地以授友，謀於淵，因以夭壩干乃本州懷遠故地，爲生苗所據，請兵取之。容山長官韓瑄以土民安輯日久，不宜征。淵與輝計執瑄，杖殺之。前巡撫張瓚受輝賂，以其地設安寧宣撫司，冒以友任宣撫。輝立券，以所有金玉、服用、莊田召諸子均分之。輝没，淵乃與友潛謀刺愛，淵弟深亦與謀，不果。友遂奏愛居處器用僭擬朝廷，又通唐府，密書往來，私習兵法、天文，謀不軌，事皆誣。"帝命斬淵、深。以愛信讒薄兄，友因公擅殺，且謀嫡，盜官錢，皆有罪。愛贖復任，友遷保寧羈管，仍敕喬新從宜處治。

楊愛，皇帝命令刑部侍郎何喬新去核查。二十三年，何喬新奏報說："楊輝活着時，溺愛他的妾所生的兒子楊友，想讓他繼承官職，長官張淵阿諛奉承他。安撫宋韜說楊氏的家法，立繼承人應以正妻所生的兒子，楊愛應當繼承。楊輝不得已讓楊愛繼承，又想分割土地給楊友，就同張淵商議，因而認爲夭壩干是本州懷遠的舊地，被未經馴服的苗族所占據，請求軍隊去奪取它。容山長官韓瑄認爲土民安寧很久，不應當去征討。張淵同楊輝用計拘捕韓瑄，用木棍把他打死。前巡撫張瓚接受楊輝的賄賂，就以那裏的土地設置安寧宣撫司，以楊友冒充爲宣撫。楊輝訂立契約，把所有的金玉、器具、莊田召集各兒子公平分給他們。楊輝死後，張淵就同楊友暗地裏謀刺楊愛，張淵的弟弟張深也參與陰謀，但没有實現。楊友於是就上奏告楊愛的住處器具超越本分、自比於皇帝，又與唐府交往，秘密書信往來，私下學習兵法、天文，圖謀叛亂，所揭發奏報的事都是誣衊不實之詞。"皇帝命令殺掉張淵、張深。由於楊愛聽信讒言薄待兄長，楊友因公獨斷殺人，而且陰謀殺害嫡子，盜取官衙的錢，都有罪。楊愛用錢贖罪恢復任職，楊友放逐到保寧拘留管制，依舊命令何喬新從善處置。

弘治元年增設重安守禦千户所，命播州歲調土兵一千助戍守。七年，以平苗功，賜敕勞愛。十四年，調播州兵五千征貴州賊婦米魯等。

弘治元年，朝廷增設重安守禦千户所，命令播州一年調土兵一千幫助駐守。七年，由於平定苗族的功勞，下詔令慰勞楊愛。十四年，朝廷調遣播州軍隊五千人去征討貴州女賊寇米魯等。

正德二年升播州宣慰使楊斌爲四川按察使，仍理宣慰事。舊制，土官有功，賜衣帶，或旌賞部衆，無列銜方面者。斌狡横，不受兩司節制，諷安撫羅忠等上其平普安等戰功，重賂劉瑾，得之。逾年，巡按御史俞緇言不宜授，乃裁之，仍原職。

正德二年，晉升播州宣慰使楊斌做四川按察使，依舊管理宣慰事務。舊的法制，土官有了功勞，賜給衣服腰帶，或者獎賞部下兵衆，没有任職務於地方軍政要職的。楊斌狡詐凶横，不受兩司官署的管束，暗示安撫羅忠等上報他平定普安等處的戰功，用大筆財物去賄賂劉瑾，因此得到晉升。過了一年，巡按御史俞緇說不應當授予，纔裁掉他的官職，依舊任原來的官職。

初，友既編置保寧，愛益恣，厚斂以賄中貴，征取友向所居凱里地者獨苛。同知楊才居安寧，乘之，朘剥尤甚，諸苗憤怨。凱里民爲友奏復

當初，楊友已經編管安置在保寧，楊愛更放肆，加重賦税來賄賂顯赫的宦官，徵取楊友以前所居住的凱里地區的賦税特别苛刻。同知楊才居住在安寧，趁此機會，剥削尤其厲害，各苗族憤

官，弗得，乃潛入保寧，以友還，糾衆作亂，攻播州，焚愛居第及公私廨宇略盡，遂殺才，多所殘戮。愛屢奏於朝，帝命鎮巡官調兵征之。會友死，遂緩師。已而鎮巡官言："友子弘能悔過自新，且善撫馭，蠻衆願聽其約束。其前爲友所焚殺者，俱已隨土俗折償，且還所侵奪於官。乞授弘冠帶爲土舍，協同播州經歷司撫輯諸蠻。其家衆置保寧者仍歸之，隸播州管轄。并諭斌與弘協和，不得再造釁端。"報可。未幾，播州安撫宋淮奏："貴州凱口爛土苗婚於凱里草塘諸寨，陰相構結，誘山苗爲亂。乞賜斌敕，令每年巡視邊境，會湖廣鎮巡官撫處。"部議，土官向無領敕出巡者。諭斌宜撫綏土衆，輯睦親族，以副朝廷優待之意。因授致仕宣慰愛爲昭毅將軍，給誥命，賜麒麟服。時斌又爲其父請進階及服色，禮科駁之，以服色等威所繫，不可假。兵部以愛舊有剿賊功，皆許之。斌復爲其子相請入學，并得賜冠帶。

恨。凱里百姓替楊友上奏恢復官職，不成功，就暗地裏進入保寧，接楊友回來，便糾集衆人作亂，攻打播州，幾乎燒盡楊愛住宅和公家私人的官署、房屋，於是殺掉楊才，被殘酷殺害的人很多。楊愛多次向朝廷奏報，皇帝命令鎮巡官調軍隊去征討他們。碰巧楊友死了，於是就延緩了軍事行動。不久鎮巡官說："楊友的兒子楊弘能悔過自新，而且善於安撫控制部下，蠻族民衆也願意聽從他的管束。那些以前被楊友所燒殺的人，都已按當地習俗折價賠償，并且向官府歸還所搶奪的財物。請求授予楊弘官帽腰帶做土官僚子弟，協同播州經歷司撫慰和睦各蠻族。那些家人安置在保寧的依舊回原處，隸屬於播州管理。同時命令楊斌同楊弘和睦相處，不得再製造争端。"朝廷回答說可以。不久，播州安撫宋淮奏報："貴州凱口爛土的苗族同凱里草塘各村寨通婚，暗地互相勾結，引誘山區苗族作亂。請求給楊斌下令，使他每年巡視邊境，會合湖廣鎮巡官安撫處置。"朝廷議論，土官一向没有領受聖旨出巡邊境的先例。告諭楊斌應當安撫土著群衆，親族之間和睦相處，以符合朝廷優待的心意。因而授予辭官回家的宣慰楊愛做昭毅將軍，給予封贈的命令，賜給他麒麟服。這時楊斌又替他父親請求升官和服飾，禮科駁回他的請求，認爲服飾等級是同威嚴相聯係的，不可以虚假。兵部認爲楊愛過去有征討賊寇的功績，都允許他的要求。楊斌又替他兒子楊相請求入太學，同時得到賜給官帽腰帶。

十二年，播州安撫羅忠、宋淮等奏："斌有父喪，欲援文臣例守制，但邊防爲重，乞仍令掌印理事。"初，楊弘既歸凱里，與重安土舍馮綸等有怨。弘卒，綸等誘苗蠻攻之，更相仇殺，侵軼貴州境。巡撫鄒文盛言狀，且請移文四川，會官撫處，逾歲不報。文盛乃遣參議蔡潮入播州，督致仕楊斌撫平之。因言："宜復安寧宣撫，俾弘子弟襲之。斌未衰，宜仍起任事，以制諸蠻寨。潮有撫蠻勞，宜

十二年，播州安撫羅忠、宋淮等奏報："楊斌有父親的喪事，想引照文臣的條例在家守孝二十七個月，但邊防守衛重要，請求依舊讓他掌管印章處理政務。"當初，楊弘已回到凱里，跟重安土官僚子弟馮綸等有怨仇。楊弘死去，馮綸等誘騙苗族蠻民去攻打他，更加互相殘殺，突襲貴州境地。巡撫鄒文盛説明狀況，而且請求發文至四川，會同官員一起安撫處理，過了一年没有回答。鄒文盛就派參議蔡潮進播州，督促辭官回家的楊斌安撫平息他們。因而就説："應當恢復安寧宣撫，使楊弘的後輩承襲它。楊斌還未衰老，

量擢。"兵部議："安寧已革不可復，斌子既代，亦不可起。土官應襲與否，屬四川，非黔所得專。盛所請難行，而功不可誣。"十六年賜斌蟒衣玉帶。

應當依舊起用擔任職務，以便控制各蠻族村寨。蔡潮有撫平蠻族的功勞，應當衡量提升。"兵部意見："安寧已經革除不可恢復，楊斌的兒子已經代理職務，也不可舉用。土官還是不應當承襲，屬四川管理，不應由黔獨自決斷。鄒文盛所請求事項難以施行，而功績不可以抹殺。"十六年，皇帝賜給楊斌蟒衣和玉腰帶。

嘉靖元年賜播州儒學《四書集註》，從宣慰楊相奏也。弘既死，其弟張求襲職不得，時盜邊，劫白泥司印信，復與相構兵。守臣乞改凱里屬貴州，以張爲土知州解釋之。兵部議："張習父兄之惡，幸免於辜；敢肆然執印信以要挾，當命川、貴守臣按其前後爭産殺人諸罪，置於理。若張悔過輸情，還所獲印，尚可量授一官，聽調殺賊以自效。倘或怙終，必誅以爲玩法戒。"既，遂許張襲宣撫，而改安寧爲凱里，隸貴州。

嘉靖元年，皇帝賜給播州儒學《四書集註》，是依從宣慰楊相的上奏請求。楊弘已經死了，他的弟弟楊張請求承襲官職没有得到，時常劫掠邊地，搶劫白泥司的印章，又同楊相交戰。守衛的大臣乞求更改凱里屬於貴州，用楊張做土知州來消除楊張的禍亂。兵部意見："楊張習慣於父兄的邪惡，僥幸地避免了懲處；竟敢放肆挾持印章來要挾朝廷，必當命令四川、貴州的守衛大臣根據他前後爭奪財産殺害人民等罪行，繩之以法。倘若楊張悔過表達真情，歸還所得的印信，尚可衡量情節授予一個官職，以聽任調遣親自去殺賊寇來效勞。倘若依仗邪惡而終不悔改，一定處以死刑而作爲玩忽法令的警戒。"不久，就允許楊張承襲宣撫官職，而把安寧改爲凱里，隸屬於貴州。

初，楊相之祖父皆以嫡庶相爭，梯禍數世。至是，相復寵庶子煦。嫡子烈母張，悍甚，與烈盗兵逐相。相走，客死水西。烈求父尸，宣慰安萬銓因要挾水烟、天旺故地，而後予尸，烈陽許之。及相喪還，烈靳地不予，遂與水西構難，又殺其長官王黻。時嘉靖二十三年也。

當初，楊相的祖父、父親都因嫡子和庶子互相爭奪承襲權，醖釀成禍患經歷幾代。到這時，楊相又寵愛庶子楊煦。嫡子楊烈的母親張氏，十分凶横，同楊烈一起盗竊兵器驅逐楊相。楊相逃走，客死在水西。楊烈要求得到父親尸體，宣慰安萬銓因而强迫要求得到水烟、天旺舊有的土地，然後纔給予尸體，楊烈表面上答應他。到楊相喪事完畢返回，楊烈吝惜土地而不給，於是同水西結怨，又殺了水西的長官王黻。這時是嘉靖二十三年。

烈既代襲，遂與黻黨李保治兵相攻，垂十年，總督馮岳調總兵石邦憲討平之。真州苗盧阿項者亦久稱亂，邦憲以兵七千擊敗之。有言賊求援於播者，邦憲曰："吾方調水西兵，聲揚烈助逆罪，烈暇救人乎。"已，擒阿項父子，斬獲四百餘人。初，嘉靖

楊烈既承襲父職，就練兵同王黻的同夥李保互相攻打，延續了十年，總督馮岳調遣總兵石邦憲征討平息了他們的紛争。真州苗族盧阿項也長期舉兵作亂，石邦憲派兵七千去打敗他。有人説賊寇向播州求援，石邦憲説："我正在調遣水西的軍隊，聲討宣揚楊烈助紂爲虐的罪行，楊烈有空暇去救别人嗎?"不久，拘捕阿項父子，殺

初，議分凱里屬貴州，既，又以播地多在貴州境，并改屬思石兵備。及真州盜平，地方安靖，播人以爲非便。川、貴守臣異議不決，命總督會勘。總督奏，仍以播歸四川，而貴州思石兵備仍兼制播、酉、平、邑諸土司事，報可。

死捕獲共四百多人。起初，嘉靖初年，商議分割凱里歸屬於貴州，已經分割，又因爲播州的土地很多在貴州境域内，同時改爲屬於思石兵備統轄。到真州的盜寇平息，地方安寧，播州人民認爲不適宜。四川、貴州守衛大臣意見不同不能裁決，皇帝命令總督會同勘查。總督上奏，依舊把播州歸四川，而貴州思石兵備依舊同時統制播州、酉陽、平武、邑各土司的事務，朝廷答覆説可以。

隆慶五年，烈死，子應龍請襲，命予職。萬曆元年給應龍宣慰使敕書。八年賜故宣慰楊烈祭葬，從應龍請也。十四年，應龍獻大木七十，材美，賜飛魚服，又復引其祖斌賜蟒例。部議，以斌有軍功，且出特恩，未可爲比。帝命以都指揮使銜授應龍。

隆慶五年，楊烈死去，兒子楊應龍請求承襲，皇帝命令授予官職。萬曆元年，給予楊應龍宣慰使的詔書。八年，皇帝恩賜給原先的宣慰楊烈祭祀安葬，這是依從楊應龍的請求。十四年，楊應龍獻上大木材七十根，木材很好，皇帝賜給飛魚服，又再引用他的祖父楊斌賜給蟒袍的先例。朝廷衙署意見，因楊斌有軍功，而且出於皇帝的特殊恩典，其他人不可以作爲比擬。皇帝命令以都指揮使官銜授予楊應龍。

十八年，貴州巡撫葉夢熊疏論應龍凶惡諸事，巡按陳效歷數應龍二十四大罪。時方防禦松潘，調播州土兵協守，四川巡按李化龍疏請暫免勘問，俾應龍戴罪圖功。由是，川、貴撫按疏辨，在蜀者謂應龍無可勘之罪，在黔者謂蜀有私暱應龍之心。於是給事中張希皋等，以事屬重大，兩省利害，豈漫不相關者，乞從公會勘，無執成心。十九年，夢熊主議，播州所轄五司改土爲流，悉屬重慶，與化龍意復相左。化龍遂引嫌求斥。蓋應龍本雄猜，阻兵嗜殺，所轄五司七姓悉叛離。嬖妾田居妻張氏，并及其母。妻叔張時照與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變，告應龍反。夢熊請發兵剿之，蜀中士大夫悉謂蜀三面鄰播，屬裔以什伯數，皆其彈壓，且兵驍勇，數征調有功，剪除未爲長策。以故，蜀撫按并主撫。朝議命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十八年，貴州巡撫葉夢熊上疏論告楊應龍各種凶惡事實，巡按陳效一一數説楊應龍二十四條大罪。當時正在防禦松潘，調遣播州土軍去協助守衛，四川巡按李化龍上疏請求暫時免去查問，使楊應龍戴罪立功。因此，四川、貴州的巡撫巡按上疏爭辯，在蜀的撫按説楊應龍没有可查問的罪，在黔的撫按説蜀有私下親近楊應龍的思想。於是給事中張希皋等，因事情重要，兩省利與害，難道是隨便毫不相關的，請求秉公會同勘查，不要持偏見。十九年，葉夢熊主持評議，播州所管轄的五個司改世襲的土官爲有任期的流官，全部隸屬於重慶，同李化龍的心意又不相合。李化龍就爲防嫌疑而自責。大概楊應龍本來心雄而多猜疑，依仗軍隊而喜好殺人，所管轄的五個司七個姓的民衆全部叛離。他寵愛的小妾是原田居户的妻子張氏，并同她的母親也背叛了他。他妻子的叔父張時照同所統率的何恩、宋世臣等向朝廷報告謀反的事情，告楊應龍叛亂。葉夢熊請求調發軍隊去討伐他，蜀中的士大夫都説蜀三面同播州相鄰，部族的後代以十倍百倍計算，都被他制服，而且軍隊勇猛、多次徵調作戰

有功勞，消滅他不是良策。由於這個緣故，蜀巡撫巡按都主張安撫。朝廷意見命令勘查，楊應龍願意到蜀，不到黔。

二十年，應龍詣重慶對簿，坐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徵天下兵，應龍因奏辨，且願將五千兵征倭自贖，詔釋之。兵已啓行，尋報罷。巡撫王繼光至，嚴提勘結，應龍抗不出。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繼光用兵之議遂决。二十一年，繼光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等分兵三道進婁山關，屯白石口。應龍佯約降，而統苗兵據關衝擊。承嗣兵敗，殺傷大半。會繼光論罷，即撤兵，委棄輜重略盡。黔師協剿，亦無功。時四川新撫譚希忠與貴州鎮、撫再議剿，御史薛繼茂主撫。應龍上書自白，遣其黨携金入京行間，執原奏何恩詣綦江縣。

二十年，楊應龍往重慶受審，被判罪應當斬首，請求用二萬兩銀子贖罪。御史張鶴鳴正駁斥審問，恰逢倭寇大規模入侵朝鮮，徵集全國軍隊，楊應龍就上奏爲自己辯解，而且願意帶領五千士兵征討倭寇來贖自己的罪，皇帝命令釋放了他。軍隊已起程開赴前綫，不久不采納他的要求而作罷。巡撫王繼光到達，迅速提審判决，但楊應龍抗拒不出來。張時照等又去向朝廷上奏，於是决定采納王繼光用兵進討的意見。二十一年，王繼光到達重慶，同總兵劉承嗣等人分兵三路進入婁山關，駐守在白石口。楊應龍假裝約定投降，而又統率苗族的軍隊據守關口攻擊。劉承嗣打了敗仗，被殺傷一大半。恰逢王繼光議論停止戰爭，就撤出軍隊，幾乎把軍用物資都丢棄。黔軍合力征討，也没有成功。當時四川新巡撫譚希忠同貴州方鎮、巡撫又商議征討，御史薛繼茂主張撫慰。楊應龍向皇帝上書表示心迹，派他的同夥携帶金銀進京城施行反間計，拘捕原來上奏告密的何恩押往綦江縣。

二十二年，以兵部侍郎邢玠總督貴州。二十三年，玠至蜀，察永寧、酉陽皆應龍姻婣，而黄平、白泥久爲仇讎，宜剪其枝黨。乃檄應龍，謂當待以不死。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恤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趣應龍就吏得貰，疆臣奉札至播招應龍。時七姓恐應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竄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爲利，驛傳文移，輒從中阻。玠檄重慶知府王士琦詣綦江，趣應龍安穩聽勘。應龍使弟兆龍至安穩，治郵舍，儲糒，叩頭郊迎，致餼牽如禮，言："應龍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者，恐墮安穩仇民不測禍也，幸請至松坎受事。"士琦曰，"松坎亦曩奏勘地"，即單騎往。應龍果面縛道

二十二年，委任兵部侍郎邢玠做貴州總督。二十三年，邢玠到蜀，洞察永寧、酉陽都是楊應龍親上加親的姻親，而黄平、白泥長期以來成爲仇人，應當剪除他的分支親族。於是就傳令給楊應龍，説應當寬容他不死。恰逢水西宣慰安疆臣替父親安國亨請求得到朝廷對去世官吏優待的典制，兵部尚書石星寫親筆信告訴安疆臣，催促楊應龍接受審判求得赦免，安疆臣就拿着書信到播州去招撫楊應龍。當時七個大族恐怕楊應龍出境能免罪，而各地亡命之徒逃藏在那裏，又希望楊應龍反抗朝廷，因此而取得利益，驛站傳遞公文，就從中阻絶。邢玠傳令重慶知府王士琦往綦江，催促楊應龍到安穩受審問。楊應龍派弟弟楊兆龍到安穩，修治驛站房屋，儲備乾糧，叩頭到郊外迎接，按照禮節送上活牲口，説："楊應龍縛住叛賊首領，在松坎等待被治罪。所以不敢到安穩的原因，是恐怕落入安穩仇人所設的預計不

旁，泣請死罪，願執罪人，獻罰金，得自比安國亨。國亨者，曩亦被訐懼罪不出界，故應龍引之。士琦爲請于玠，許之，應龍乃縛獻黄元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論贖，輸四萬金助采木，仍革職，以子朝棟代，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黄元等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時倭氛未靖，兵部欲緩應龍，事東方，朝廷亦以應龍向有積勞，可其奏，於松坎設同知治焉，以士琦爲川東兵備副使彈治之。

到的災禍中，希望請到松坎接受職事。”王士琦說：“松坎也是從前上奏審問的地方。”就單獨一人騎着馬去。楊應龍果然兩手被反縛站在路旁，落淚請求死罪，願意拘捕罪惡的人，獻上罰金，把自己比作安國亨。安國亨，從前也被揭發，害怕罪行而不敢出本境域，所以楊應龍引他作例子。王士琦替他向邢玠請求，允許了他，楊應龍就捆縛了黄元等十二個人獻上。查詢驗實，抵償楊應龍斬首之罪，論定贖回罪行，交納四萬兩銀子幫助采伐木材，仍然革掉官職，用兒子楊朝棟代理，第二個兒子楊可棟拘留官府補救罪過，黄元等人在重慶市處斬，總督將處置結果奏報朝廷。當時倭寇的氣焰還没有平息，兵部想暫緩處理楊應龍，以對付東面的敵寇，朝廷也認爲楊應龍過去有功勞，同意兵部的意見，在松坎設置同知來治理，委任王士琦做川東兵備副使去彈壓治理。

應龍獲寬，益怙終不悛。尋可棟死於重慶，益痛恨。促喪歸不得，復檄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即至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去。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厚撫諸苗，名其健者爲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没入其貲以養苗。苗人咸願爲出死力。

楊應龍得到寬恕，更加怙惡不悛。不久楊可棟在重慶死去，更加痛恨朝廷。催促他回家治喪事不成，又下令叫他交納抵償的罰金，他高聲地說：“我兒子復活，銀子就送到了。”就帶軍隊驅使一千多和尚去招魂。分派土著頭目，設置關口據守險要之處。優厚地撫慰各苗族，稱那些健壯的人爲强手；州中人民稍富裕的，没收他們的財產來供養苗族。苗族百姓都願意替他出死力。

二十四年，應龍殘餘慶，掠大阡、都壩，焚劫草塘、餘慶二司及興隆、都匀各衛。又遣其黨圍黄平，戮重安長官家，勢復大熾。二十五年流劫江津及南川，臨合江，索其仇袁子升，縋城下，磔之。時兵備王士琦調征倭，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詗原奏仇民宋世臣、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襲破之。大索城中，戮其父母，淫其妻女，備極慘酷。

二十四年，楊應龍殘殺餘慶，搶掠大阡、都壩，焚燒搶劫草塘、餘慶兩個司和興隆、都匀各個衛所，又派他的同夥圍困黄平，殺戮重安長官的家人，勢力又大盛。二十五年，流竄搶劫江津和南川，抵達合江，索要他的仇敵袁子升，從城上用繩子吊下來，把他凌遲處死。當時兵備王士琦調遣去征討倭寇，楊應龍進一步統領苗族軍隊，大規模搶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各屯堡。不久，又侵擾湖廣四十八個駐所，阻塞驛站的交通。他偵察到原先上奏的仇人宋世臣、羅承恩等携帶家屬藏匿在偏橋衛，就攻破它。大規模搜索城中，殺掉他們的父母，奸淫他們的妻子女兒，殘酷到了極點。

二十七年，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

二十七年，貴州巡撫江東之命令都司楊國柱

司楊國柱部卒三千剿應龍，奪三百落。賊佯北，誘師殲焉，國柱等盡死。東之罷，以郭子章代，而起李化龍節制川、湖、貴州諸軍事，調東征諸將劉綎、麻貴、陳璘、董一元南征。時應龍乘大兵未集，勒兵犯綦江。城中新募兵不滿三千，賊兵八萬奄至，游擊張良賢巷戰死，綦江陷。應龍盡殺城中人，投尸蔽江，水爲赤。益結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等爲助，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

所統屬的士兵三千人去討伐楊應龍，争奪三百落。賊寇假裝敗逃，引誘對方軍隊而把它消滅掉，楊國柱等全部被打死。江東之被罷免，用郭子章代理，而起用李化龍管束四川、湖廣、貴州各地軍務，調遣在東方征討的各將領劉綎、麻貴、陳璘、董一元向南方征討。當時楊應龍趁大軍還没有集中，統率軍隊進犯綦江。城中新近招募的兵不滿三千人，賊軍八萬忽然來到，游擊張良賢在巷戰中死去，綦江陷落。楊應龍殺盡了城中的人，尸體投入江中遮蔽了江面，水變成了紅色。他進一步勾結九股不馴服的苗族和黑脚苗等作爲助手，駐守官壩，聲稱窺視蜀。不久，就焚毁東坡、爛橋，楚、黔的道路因此梗塞了。

二十八年，應龍五道并出，破龍泉司。時總督李化龍已移駐重慶，徵兵大集，遂以二月十二月誓師，分八路進。每路約三萬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旗鼓甲仗森列，苗大驚。總兵劉綎破其前鋒，楊朝棟僅以身免，賊膽落。遂連克桑木、烏江、河渡三關，奪天都、三百落諸囤。賊連敗，乃乘隙突犯烏江，詐稱水西隴澄會哨，誘永順兵，斷橋，淹死將卒無算。尋綎破九盤，入婁山關。關爲賊前門，萬峰插天，中通一綫。綎從間道攀藤毁栅入，陷焉。四月朔，師屯白石，應龍率諸苗决死戰。綎親勒騎衝中堅，分兩翼夾擊，敗之。追奔至養馬城，連破龍爪、海雲險囤，壓海龍囤，賊所倚天險，謂飛鳥騰猿不能逾者。時偏沅師已破青蛇囤，安疆臣亦奪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莊。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囤死守，每路投降文緩師。總兵吴廣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却之。賊詭令婦人於囤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已，覘賊詐，益厲兵攻，燒二關，奪賊樵汲路。八路師

二十八年，楊應龍五路兵馬一起出擊，打敗龍泉司。當時總督李化龍已經轉移駐守重慶，徵召的軍隊大規模集結，就在二月十二日誓師，分八路進軍。每路大約有三萬人，官軍占十分之三，土司軍占十分之七，戰旗戰鼓兵器緊密排列，苗族大驚失色。總兵劉綎打敗他的前鋒，楊朝棟衹能自身逃脱，賊寇喪魂落魄。於是一連攻克桑木、烏江、河渡三個關口，奪取天都、三百落各囤堡。賊寇接連失敗後，就趁機突然進犯烏江，欺騙説水西隴澄兩部分軍隊相會合，引誘永順的軍隊，切斷橋梁，淹死將士無數。不久劉綎攻破九盤，進入婁山關。這個關口是賊寇的前門，萬峰直插天空，當中衹有一條小道可通。劉綎從小路攀着青藤搗毁木栅而入，就攻破了。四月初一，軍隊駐守白石，楊應龍率領各苗族决一死戰。劉綎親自統率騎兵衝擊對方的主力，分兩面攻擊，打敗了他。一直追奔到養馬城，接連攻破龍爪、海雲險要的城堡，迫近海龍囤，賊寇所憑倚的天險，據説是飛鳥和騰跳的猿猴也不能逾越的地方。當時偏沅軍隊已攻破青蛇囤，安疆臣也奪取了落濛關，到達大水田，焚燒桃溪莊。賊寇看到形勢危急，父子互相抱着痛哭，登上城堡死守，常常在路上投下降伏的文書以便延緩軍隊征討。總兵吴廣進入崖門關，扎營水牛塘，同賊寇血戰三天，打退了敵人的進攻。賊寇假裝讓婦女在城堡上對神拜獻祈禱文表痛哭説："田氏

大集海龍囤，遂築長圍，更番迭攻。賊知必死。會化龍聞父喪，詔以縗墨視師。化龍念賊前囤險不能越，令馬孔英率勍兵并力攻其後。天苦雨，將士馳泥淖中苦戰。六月四日，天忽霽，綎先士卒，克土城。應龍益迫，散金募死士拒戰，無應者。起，提刀巡壘，見四面火光燭天，大兵已登囤，破土城入。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吴廣獲其子朝棟，急覓應龍尸，出焰中。賊平。

將投降。”又假稱楊應龍服毒藥自殺并報告吴廣，吴廣輕信而停止進攻。不久，看清賊寇欺騙行徑，更加激勵軍隊攻打，燒毁兩個關隘，奪取賊寇打柴汲水的道路。八路軍隊大規模聚集海龍囤，就修築圍攻的工事，輪番接連進攻。賊寇知道一定死。恰逢李化龍聽到父親去世，皇帝命令他穿黑色喪服統率軍隊。李化龍想到賊寇前面的城堡險惡不能度過，就命令馬孔英率領强兵合力攻它的背後。天久雨，將士在泥淖中奔馳苦戰。六月四日，天忽然雨停，劉綎身先士卒，攻克土城。楊應龍更加窘迫，散發銀子招募敢死的人抵禦作戰，没有響應的人。他起身，拿着刀巡視營壘，看見四面火光照亮天空，大軍已登上城堡，攻破土城墻進城。楊應龍倉惶同兩個愛妾全家上吊自殺，而且放火自焚。吴廣捕獲他的兒子楊朝棟，急忙尋找楊應龍尸體，從火焰中把他搶出來。賊寇的叛亂平息了。

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等百餘人。化龍露布以聞，獻俘闕下，銼應龍尸，磔朝棟、兆龍等於市。播州自唐入楊氏，傳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至應龍而亡。

計算從出兵到消滅賊寇，共一百一十四天，八路官軍共殺敵兩萬多人，活捉楊朝棟等一百多人。李化龍寫告捷文書傳報朝廷，在宫廷之下獻上戰俘，鍘碎楊應龍的尸體，把楊朝棟、楊兆龍等在鬧市斬剁。播州從唐朝收納楊氏起，傳了二十九代，八百多年，到楊應龍纔滅亡。

三十一年，播州餘逆吴洪、盧文秀等叛，總兵李應祥等討平之。分播地爲二，屬蜀者曰遵義府，屬黔者爲平越府。

三十一年，播州餘留的叛逆吴洪、盧文秀等叛亂，總兵李應祥等討伐平息了他們。分播州的土地成爲兩半，屬於蜀的叫遵義府，屬於黔的叫平越府。

永寧宣撫司

永寧，唐藺州地。宋爲瀘州江安、合江二縣境。元置永寧路，領筠連州及騰川縣，後改爲永寧宣撫司。

永寧，是唐朝的藺州境地。宋朝是瀘州江安、合江兩縣的邊界。元朝設置永寧路，治理筠連州和騰川縣，以後把永寧改爲宣撫司。

洪武四年平蜀，永寧内附，置永寧衛。六年，筠連州滕大寨蠻編張等叛，詐稱雲南兵，據湖南長寧諸州縣，命成都衛指揮袁洪討之。洪引兵至叙州慶符縣，攻破清平關，擒僞千户李文質等。編張遁走，復以兵犯江安諸縣。洪追及之，又敗其衆，焚其九寨，獲編張子僞鎮撫張壽。編

洪武四年平定蜀，永寧歸附，朝廷設置永寧衛。六年，筠連州滕大寨蠻族編張等叛亂，假稱是雲南軍隊，占據湖南長寧各州縣，皇帝命令成都衛指揮袁洪去討伐他。袁洪帶領軍隊到叙州慶符縣，攻破清平關，捕獲僞千户李文質等人。編張逃走，又用兵去進犯江安各縣。袁洪追到了他，又打敗他的一夥賊兵，燒毁他九個村寨，捕獲編張的兒子僞鎮撫張壽。編張逃藏在溪

張遁匿溪洞，餘黨散入雲南。帝聞之，敕諭洪曰："南蠻叛服不常，不足罪。既獲其俘，宜編爲軍。且駐境上，必以兵震之，使讋天威，無遺後患。"未幾，張復聚衆據滕大寨，洪移兵討敗之。追至小芒部，張遁去，遂取得花寨，擒阿普等。自是，張不敢復出，其寨悉平。遂降筠連州爲縣，屬敘州，以九姓長官司隸永寧安撫司。

洞裏，其餘的賊寇分散進入雲南。皇帝聽到消息，下詔曉諭袁洪説："南方蠻族忽叛忽服不定，不值得加罪。既已捕獲了俘虜，應當編成軍隊。姑且駐扎在邊境上，一定要用軍隊去震懾他們，使他們對朝廷的威嚴懼怕，不要遺留下後患。"不久，編張又聚集大批賊寇占據滕大寨，袁洪轉移軍隊去討伐并打敗了他。一直追到小芒部，編張逃走，於是就攻取了得花寨，捕獲阿普等人。從此，編張就不敢再出來，他的村寨全部平息了。於是就把筠連州降級成爲縣，屬於敘州，把九姓長官司隸屬於永寧安撫司。

七年升永寧等處軍民安撫司爲宣撫使司，秩正三品。八年以禄照爲宣撫使。十七年，永寧宣撫使禄照貢馬，詔賜鈔幣冠服，定三年一貢如例。十八年，禄照遣弟阿居來朝，言比年賦馬皆已輸，惟糧不能如數。緣大軍南征，蠻民驚竄，耕種失時，加以兵後疾疫死亡者多，故輸納不及。命蠲之。二十三年，永寧宣撫言，所轄地水道有一百九十灘，其江門大灘有八十二處，皆石塞其流。詔景川侯曹震往疏鑿之。二十四年，震至瀘州按視，有枝河通永寧，乃鑿石削崖，以通漕運。

七年，提升永寧等處軍民安撫司成爲宣撫使司，品秩爲正三品。八年，任禄照做宣撫使。十七年，永寧宣撫使禄照進貢馬匹，皇帝命令賜給錢鈔財物官帽官服，規定按照條例三年進貢一次。十八年，禄照派遣他的弟弟阿居來朝見皇帝，説連年賦税馬匹全已交納，衹有糧食不能依照數額。因大軍南征，蠻族百姓驚逃，耕種失掉時節，加上戰爭以後疾病死亡的人很多，所以交納達不到數額。皇帝命令給他減免。二十三年，永寧宣撫説："所管轄的地域水道有一百九十個水灘，江水出入的大灘就有八十二個，都是沙石堵塞了流水。"皇帝命令景川侯曹震去疏導開鑿它。二十四年，曹震到達瀘州巡視，有分支河流通往永寧，就鑿開巖石削去山崖，以便打通水道運輸。

二十六年，以禄照子阿聶襲職。先是，禄照坐事逮至京，得直，還卒於途。其子阿聶與弟智皆在太學，遂以庶母奢尾署司事。至是，奢尾入朝，請以阿聶襲，從之。永樂四年，免永寧荒田租。

二十六年，用禄照的兒子阿聶承襲官職。在此之前，禄照因事犯罪而被逮捕到京城，得到平反，回來時死在路上。他的兒子阿聶和弟弟禄智都在太學讀書，於是就由父親的妾奢尾管理官衙的事務。到這時，奢尾進朝廷，請求由阿聶繼承官職，依從了她。永樂四年，免除永寧荒田的租税。

宣德八年，故宣撫阿聶妻奢蘇朝貢。九年，宣撫奢蘇奏："生儒皆土僚，朝廷所授官言語不通，難以訓誨。永寧監生李源資厚學通，乞如雲南鶴慶府例，授爲儒學訓導。"詔從之。景泰二年，減永寧宣撫司税課局

宣德八年，原宣撫阿聶的妻子奢蘇向朝廷進貢。九年，宣撫奢蘇上奏説："儒生都是土僚，朝廷所授的官員言語不通，難以訓導教誨。永寧的監生李源天資深厚學問廣博，請求依照雲南鶴慶府的前例，授予他做儒學的訓導。"皇帝下詔照他的意見辦。景泰二年，減少永寧宣撫司税

鈔，以苗賊竊發，客商路阻，從布政司請也。

成化元年，山都掌大壩等寨蠻賊分劫江安等縣，兵部以聞。二年，國子學録黄明善奏："四川山都掌蠻屢歲出没，殺掠良民。景泰元年招之復叛，天順六年撫之又反。近總兵李安令永寧宣撫奢貴赴大壩招撫，亦未效。恐開釁無已，宜及大兵之集，早爲定計，毋釀邊患。"三年，明善復言："宋時多剛縣蠻爲寇，用白艻子兵破之。白艻子者，即今之民壯；多剛縣者，即今之都掌多剛寨也。前代用鄉兵有明效，宜急募民壯，以助官軍。都掌水稻十月熟，宜督兵先時取其田禾，則三月之内蠻必餒矣。軍宜分三路：南從金鵝池攻大壩，中從戎縣攻箐前，北從高縣攻都掌。小寨破，大寨自拔。又大壩南百餘里爲芒部，西南二百里爲烏蒙，令二府土官截其險要。更用火器自下而上，順風延爇，寨必可攻。且征調土兵，須處置得宜，招募民壯，須賞罰必信。"詔總兵官參用之。時總督尚書程信亦奏："都掌地勢險要，必得土兵嚮道。請敕東川、芒部、烏蒙、烏撒諸府兵，并速調湖廣永順、保靖兵，以備征遣。"又請南京戰馬一千應用。皆報可。四年，信奏："永寧宣撫奢貴開通運道，擒獲賊首，宜降璽書獎賚。"從之。

十六年，白羅羅羿子與都掌大壩蠻相攻，禮部侍郎周洪謨言："臣叙人也，知叙蠻情。戎、珙、筠、高諸縣，在前代皆土官，國朝始代以流，言語性情不相習，用激變。洪、永、宣、正四朝，四命將徂征，隨服隨叛。景泰初，益滋蔓，至今爲梗。

課局的紙幣，這是由於苗賊暗中發動的，客商的道路受阻，故而依從布政司的請求。

成化元年，山都掌大壩等村寨的蠻族賊寇分别搶劫江安等縣城，兵部向朝廷傳報。二年，國子學録黄明善上奏："四川山都掌蠻賊多年忽隱忽現，殺害搶劫善良百姓。景泰元年曾招撫他們而又叛亂，天順六年安撫他們而又造反。近來總兵李安命令永寧宣撫奢貴去大壩招安撫慰，也没有效果。恐怕引起争端不會停止，應當趁大軍的集結機會，早定下計策，不要釀成邊境的禍患。"三年，黄明善又説："宋朝時多剛縣蠻族作賊寇，用白艻子軍打敗他們。白艻子，就是現在的壯丁；多剛縣，就是現在的都掌多剛寨。前代用地方武裝有明顯的效果，應當緊急招募壯丁，來幫助官軍。都掌水稻十月成熟，應當督率軍隊事先把那裏的稻子收起來，那麽三個月之内蠻賊一定要飢餓了。軍隊應當分爲三路：南路從金鵝池進攻大壩，中路從戎縣進攻箐前，北路從高縣進攻都掌。小寨被攻破了，大寨自然被攻克。又大壩南面一百多里是芒部，西南二百里是烏蒙，命令兩府土官截斷其險要的地方，又用火器從下而上，順風勢蔓延燃燒，山寨一定可以攻克。而且徵集調遣土兵，必須處置得當，招募壯丁，必須做到賞罰必守信用。"皇帝詔令總兵官參照使用。當時總督尚書程信也上奏："都掌地勢險峻重要，一定得有土兵做嚮導。請詔令東川、芒部、烏蒙、烏撒各府的軍隊，并迅速調遣湖廣永順、保靖的軍隊，以作征討調遣的準備。"又請求南京戰馬一千匹使用。皇帝都回答説可以。四年，程信上奏説："永寧宣撫奢貴開闢打通運輸道路，捕獲賊寇的頭目，應當發下文書給予獎勵賞賜。"皇帝依從他的意見。

十六年，白羅羅羿子同都掌大壩互相攻打，禮部侍郎周洪謨説："臣是叙地人，知道叙地蠻人的情况。戎、珙、筠、高各縣，在前代都是土官，本朝開始用有任期的官代世襲的土官，言語性情互相不習慣，因而激發事變。洪熙、永樂、宣德、正統四個朝代，四次命令將領去征討，隨即歸服又隨即叛亂。景泰初年，勢力更加滋長蔓

臣向嘗言仍立土官治之，爲久遠計。而都御史汪浩僥幸邊功，誣殺所保土官及寨主二百餘人，諸蠻怨入骨髓，轉肆劫掠。及尚書程信統大兵，僅能克之。臣以謂及今順蠻人之情，擇其衆所推服者，許爲大寨主，俾世襲，庶可相安。"又言："白羅羅者，相傳爲廣西流蠻，有衆數千，無統屬。景泰中，糾戎、珙苗，攻破長寧九縣，今又侵擾都掌。其所居，崖險箐深，既難剪滅，亦宜立長官司治之。地近芒部，宜即隸之。羿子者，永寧宣撫所轄。而永寧乃雲、貴要衝，南跨赤水、畢節六七百里，以一柔婦人制數萬强梁之衆，故每肆劫掠。臣以爲宣撫土僚，仍令宣撫奢貴治之。其南境寨蠻近赤水、畢節要路者，宜立二長官司，仍隸永寧宣撫。夫土官有職無俸，無損國儲，有益邊備。"從之。二十五年，永寧宣撫司女土官奢禄獻大木，給誥如例。

延，到現在成爲禍害。臣從前曾説依舊設置土官治理蠻族，是爲了長久的計策。而都御史汪浩想僥幸獲得邊疆的戰功，誣陷殺害公所城堡的土官和山寨主二百多人，各蠻族怨恨入骨，轉化爲放肆地搶劫。到尚書程信統率大軍，衹能攻克它。臣認爲到現在順着蠻族百姓的意願，選擇蠻族大衆所擁戴服從的人，准許他做大寨子的頭領，使他世代承襲，大概可以相安無事。"又説："白羅羅，相傳是廣西輾轉流徙的蠻族，有部衆幾千人，没有統轄所屬的機構。景泰中期它糾集戎、珙、苗等蠻族，攻破長寧等九個縣，現在又侵占擾亂都掌。它所居住的地方，山崖險峻竹林深邃，又難於把它消滅，也應當設置長官司去治理它。它的地域接近芒部，就應當隸屬它。羿子，屬永寧宣撫所管轄。而永寧是雲南、貴州的軍事要地，南面横跨赤水、畢節六七百里，以一個柔弱的女人去統制幾萬個强横的民衆，所以他們常常爲所欲爲地搶劫。臣認爲宣撫土僚族，依舊命令宣撫使奢貴管理它。那南面境域山寨的蠻族，接近赤水、畢節主要通道的，應當設置兩個長官司，依舊隸屬永寧宣撫管轄。土官有官職而没有俸禄，不會減少國家的儲備，而有益於邊疆的防備。"皇帝依從他的意見。二十五年，永寧宣撫司女土官奢禄向朝廷獻上大木材，依照條例賜給封賞。

萬曆元年，四川巡撫曾省吾奏："都蠻叛逆，發兵征討，土官奢效忠首在調，但與貴州土官安國亨有仇。請并令總兵官劉顯節制，使不得藉口復仇，妄有騷動。"從之。初，烏撒與永寧、烏蒙、水西、霑益諸土官境相連，復以世戚親厚。既而安國亨殺安信，信兄智結永寧宣撫奢效忠報仇，彼此相攻。而安國亨部下吏目與智有親，恐爲國亨所殺，因投安路墨。墨詐稱爲土知府安承祖，赴京代奏。已而國亨亦令其子安民陳訴，與奢效忠俱奉命聽勘於川貴巡撫。議照蠻俗罰牛贖罪，報可。效忠死，妻世

萬曆元年，四川巡撫曾省吾上奏説："都掌蠻族叛逆朝廷，發兵去征討，土官奢效忠首先在調遣之列，但同貴州土官安國亨有怨仇。請求同時命令總兵官劉顯加以管束，使他不得藉口復仇，妄生動亂。"皇帝依從他的意見。當初，烏撒同永寧、烏蒙、水西、霑益各土官境域互相連接，又因世代相結的親戚，關係親密深厚。安國亨殺了安信以後，安信的哥哥安智勾結永寧宣撫使奢效忠報仇，彼此就互相攻打。而安國亨部下官吏的頭領同安智有親戚關係，恐怕被安國亨殺害，就去投奔安路墨。安路墨假稱他是土知府安承祖，往京城代他上奏。不久，安國亨也命令他的兒子安民去京城陳訴，就同奢效忠一起在四川、貴州巡撫處奉命聽候審查。意見是按照蠻族

統無子，妾世續有幼子崇周。世統以嫡欲奪印，相仇殺。方奏報間，總兵郭成、參將馬呈文利其所有，遽發兵千餘，深入落紅。奢氏九世所積，搜掠一空。世續亦發兵尾其後。効忠弟沙卜出拒戰，且邀水西兵報仇。成兵敗績，乃檄取沙卜於世統，統不應，復殺把總三人，聚苗兵萬餘，欲攻永寧泄怨。巡按劾成等邀利起釁，宜逮；而議予二土婦冠帶，仍分地各管所屬，其宣撫司印俟奢崇周成立，赴襲理事。報可。十四年，奢崇周代職，未幾死。

的風俗用罰牛來贖罪。皇帝回答說可以。奢効忠死去，妻子世統没有兒子，妾世續有幼小的兒子奢崇周。世統因爲自己是正妻想奪取官印，互相因仇恨而殘殺。正向皇帝奏報時，總兵郭成、參將馬呈文爲了獲得所有的財利，就發兵一千多人，深入落紅。奢氏九代的積蓄，被搜掠一空。世續也發兵尾隨在官軍後面。奢効忠的弟弟奢沙卜出寨抵抗，而且邀請水西軍隊報仇。郭成的軍隊失敗，就向世統下令捕捉沙卜，世統不答應，又殺害把總三人，聚集苗族軍隊一萬多，想攻打永寧發泄怨恨。巡按揭發郭成等求取私利而引起事端，應當逮捕；而商議給兩個土婦官帽衣帶，依舊分開地域各人管所屬的部分，其宣撫司印章待奢崇周成長自立，再前往承襲官職治理事務。皇帝回答說可以。十四年，奢崇周代理職務，不久就死去。

奢崇明者，効忠親弟盡忠子也。幼孤，依世統撫養一十三年。至是，送之永寧，世續遺之氈馬，許出印給之。事已定，而諸奸閻宗傳等自以昔從世續逐世統，殺沙卜，懼崇明立，必復前恨，遂附水西，立阿利以自固。安疆臣陰陽其間，蠻兵四出，焚劫屯堡，官兵不能禁。總督以聞，朝議命奢崇明暫管宣撫事，冀崇明蠲夙恨，以收人心。而閻宗傳等攻掠永寧、普市、摩尼如故。崇明承襲幾一載，世續印竟不與，且以印私安疆臣妻弟阿利。巡撫遣都司張神武執世續索印，世續言印在鎮雄隴澄處。

奢崇明，是奢効忠親弟弟奢盡忠的兒子。幼小時失去父親，依靠世統撫養有十三年。到這時，送他到永寧，世續送他毛氈馬匹，允許拿出官印給他。事情已定，可是奸詐小人閻宗傳等人自認爲過去跟隨世續驅逐世統，殺沙卜，害怕奢崇明繼位，一定會報復以前的仇恨，於是就去依附水西，擁戴阿利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安疆臣依違其間，蠻軍四面出擊，焚燒搶劫戍卒的駐所，官軍不能禁止。總督將情况傳報，朝廷議定命令奢崇明暫時管理宣撫使的事務，希望奢崇明捐棄舊恨，以便收籠民心。可是閻宗傳等攻打搶劫永寧、普市、摩尼依然和從前一樣。奢崇明繼承官職將近一年，而世續的官印竟然不給他，而且把官印私下給了安疆臣妻子的弟弟阿利。巡撫派都司張神武拘捕世續索取官印，世續說官印在鎮雄隴澄手中。

隴澄者，水西安堯臣也。隴氏垂絶，堯臣入贅，遂冒隴姓，稱隴澄。叙平播州、叙州功，澄與焉，中朝不知其爲堯臣也。堯臣外怙播功，内仗水西，有據鎮雄制永寧心。蜀撫按以堯臣非隴氏種，無授鎮雄意。堯臣以是懷兩端，陰助世續。意世續得

隴澄，是水西的安堯臣。隴氏留傳的後代斷絶了，安堯臣入隴家做女婿，於是就假冒姓隴，稱做隴澄。依次獎勵平定播州、叙州的功績，隴澄就在其中，朝中不知道他是安堯臣。安堯臣外面依仗平定播州的功績，内部依靠水西的支持，有占據鎮雄制服永寧的野心。蜀撫按認爲安堯臣不是隴氏的後嗣，没有授予他鎮雄的打算。安堯

授阿利，則已據鎮雄益堅。又朝廷厭兵，宗傳、阿利等方驛騷，已可卧取隴氏也。而閻宗傳等每焚掠，必稱鎮雄兵，以怖諸部。川南道梅國樓所俘蠻丑者言，鎮雄遣將魯大功督兵五營屯大壩，水西兵已渡馬鈴堡，約攻永寧，普市遂潰，宗傳等以空城棄去。奢崇明又言，堯臣所遣目把彭月政、魯仲賢六大營助逆不退，聲言將抵敍南，攻永寧、瀘州。於是總兵侯國弼等，皆歸惡於堯臣。都司張神武等所俘喚者、朗者，皆鎮雄土目，堯臣亦不能解。

臣因此心懷兩端，暗地幫助世續。估計世續會將官印授予阿利，自己想占據鎮雄的心更加堅決。又朝廷厭惡用兵，閻宗傳、阿利等正在不斷發動騷亂，自己就可以安安穩穩取得隴氏之地了。而閻宗傳等每次焚燒搶劫，一定稱是鎮雄的軍隊，以此來恐嚇各部族。川南道梅國樓所俘虜的蠻賊丑者說，鎮雄派遣將軍魯大功率領五營的軍隊駐守大壩，水西的軍隊已渡過馬鈴堡，相約進攻永寧，普市於是潰敗，閻宗傳等丟棄空城離去。奢崇明又說，安堯臣所派遣的目把彭月政、魯仲賢的六個軍營幫助逆賊不退兵，聲稱將抵達敍南，攻打永寧、瀘州。於是總兵侯國弼等，都把罪過歸給安堯臣。都司張神武等所俘虜的喚者、朗者，都是鎮雄的土著頭目，安堯臣也不能解救。

黔中撫按以西南多事，兵食俱詘，無意取鎮雄。堯臣因以普市、摩尼諸焚掠，皆歸之蜀將。議者遂以貪功起釁，爲蜀將罪。四川巡撫喬璧星言："堯臣狡謀，欲篡鎮雄，垂涎藺地有年矣。宗傳之背逆恃鎮雄，猶鎮雄之恃水西也。水西疆臣不助兵，臣已得其狀，宜乘逆孽未成，令貴州撫按調兵與臣會剿。倘堯臣稔惡如故，臣即移師擊之，毋使弗摧之虺復爲蛇，弗窒之罅復爲河也。"疏上，廷議無敢决用師者。久之，阿利死，印亦出，蜀中欲逐堯臣之論，卒不可解。時播州清疆之議方沸騰，黔、蜀各紛紛。至是，永寧議兵又如聚訟矣。時朝廷已一意休兵。三十五年，命釋奢世續，赦閻宗傳等罪，訪求隴氏子孫爲鎮雄後。并令安疆臣約束堯臣歸本土司，聽遥授職銜，不許冒襲隴職。於是宗傳降，堯臣請避去，黔督遂請撤師。

黔中的撫按因西南常發生叛亂，軍糧短缺，没有打算去攻取鎮雄。安堯臣因而把普市、摩尼各地的焚燒搶劫，都歸罪給蜀將。評議的人就把貪求功利引起争端作爲蜀將的罪過。四川巡撫喬璧星說："安堯臣狡詐的計謀，想奪取鎮雄，吞并藺地有多年了。閻宗傳的背叛是依仗鎮雄，正像鎮雄依仗水西。水西的安疆臣不出兵相助，臣已得知他的狀況，應當趁其叛逆還未成功，命令貴州撫按調遣軍隊同臣一起會合征討。倘若安堯臣依舊怙惡不悛，臣就調發軍隊去打他，不要使没有毁滅的小蛇再成爲大蛇，没有填塞的裂縫再成爲河。"奏疏呈上去，朝廷商議的人没有敢於決定使用軍隊的。過了好久，阿利死去，官印也交出，蜀中的人想驅逐安堯臣的議論，終於不能解除。當時播州清剿邊疆的議論正沸騰，黔、蜀各地議論紛紛。到這時，永寧議論軍事又像衆人争論不休一樣了。當時朝廷已一心想停止戰争。三十五年，皇帝命令釋放奢世續，赦免閻宗傳等人的罪行，尋求隴氏的子孫做鎮雄的後裔。同時命令安疆臣束縛安堯臣回歸本來的土司，聽從朝廷授予他官職不需到任，不許他冒充承襲隴氏的官職。於是閻宗傳投降，安堯臣請求避開離去，黔督軍於是請求撤軍。

舊制，永寧衛隸黔，土司隸蜀。

從前的規制，永寧衛隸屬於黔，土司隸屬於

自水、藺交攻，軍民激變，奢崇明雖立，而行勘未報。摩尼、普市千户張大策等復請將永寧宣撫改土爲流。兵部言，無故改流，置崇明何地，命速完前勘諸案。於是蜀撫擬張大策以失守城池罪，應斬，黔撫擬張神武以擅兵劫掠，罪亦應斬。策，黔人，武，蜀人也。由是兩情皆不平，諸臣自相構訟，復紛結不解。會奢崇明子寅與水西已故土官妻奢社輝爭地，安兵馬十倍奢，而奢之兵精，兩相持。蜀、黔撫按不能制，以狀聞。四十八年，黔撫張鶴鳴以赤水衛白撒所屯地爲永寧占據，宜清還，皆待勘未決。

蜀。自從水西、藺互相攻打，軍民因刺激發生變亂，奢崇明雖已承襲官職，而進行的審查還没有批覆。摩尼、普市千户張大策等又請求把永寧宣撫的職務由世襲的土官改爲朝廷任命的有任期的官員。兵部説："無緣無故的改成爲朝廷任命的有任期的官員，把奢崇明放在什麽地位呢？命令迅速結束以前審查的各種案件。"於是蜀的巡撫草擬張大策因失守城池的罪行，應當斬首；黔的巡撫草擬張神武因掌握兵權擅自搶劫，罪行也應當斬首。張大策，是黔人，張神武，是蜀人。由此兩地的情緒都憤憤不平，各臣子自相訴訟，又紛然糾纏結下不解的怨仇。恰逢奢崇明的兒子奢寅同水西已死土官的妻子奢社輝爭奪土地，安氏的兵馬比奢氏多十倍，而奢氏的軍隊精良，雙方相持不下。蜀、黔的撫按不能制服，就把情况傳報皇帝。四十八年，黔的巡撫張鶴鳴因爲赤水衛白撒所駐守地被永寧占據，應當償還，都等待審查尚未判決。

天啓元年，崇明請調馬步兵二萬援遼，從之。崇明與子寅久蓄異志，借調兵援遼，遣其婿樊龍、部黨張彤等，領兵至重慶，久駐不發。巡撫徐可求移鎮重慶，趣永寧兵。樊龍等以增行糧爲名乘機反，殺巡撫、道、府、總兵等官二十餘員，遂據重慶。分兵攻合江、納溪，破瀘州，陷遵義，興文知縣張振德死之。興文，故九絲蠻地也。進圍成都，僞號大梁，布政使朱燮元、周著，按察使林宰分門固守。石砫土司女官秦良玉遣弟民屏、侄翼明等，發兵四千，倍道兼行，潛渡重慶，營南坪關。良玉自統精兵六千，沿江上趨成都。諸援兵亦漸集。時寅攻城急，陰納劉勳等爲内應，事覺伏誅。復造雲梯及旱船，晝夜薄城，城中亦以炮石擊毁之。相持百日，會賊將羅乾象遣人輸款，願殺賊自效。是夜，乾象縱火焚營，賊兵亂，崇明父子倉皇奔，錢帛穀米委棄

天啓元年，奢崇明請求調遣騎兵步兵兩萬去援助遼，皇帝同意請求。奢崇明和兒子奢寅早存有謀反之心，藉調遣軍隊援助遼的機會，派遣他的女婿樊龍、朋黨張彤等，帶領軍隊到重慶，長期駐守不出發。巡撫徐可求轉移去鎮守重慶，催促永寧的軍隊退出。樊龍等用增加軍隊的口糧爲名趁機叛亂，殺害巡撫、道、府、總兵等官員二十多人，於是就占據重慶。分開軍隊去攻打合江、納溪，攻取瀘州，攻陷遵義，興文知縣張振德爲保衛城池而戰死。興文，是舊九絲蠻的地域。賊寇進軍圍困成都，僞立國號稱大梁，布政使朱燮元、周著，按察使林宰分别固守城門。石砫土司女官秦良玉派遣弟弟秦民屏、侄子秦翼明等，發兵四千人，兼程而行，暗度重慶，扎營在南坪關。秦良玉自己統率六千精兵，沿着江溯流急奔成都。各路援軍也逐漸聚集。當時奢寅攻城很緊急，暗地讓劉勳等人做内應，事情被發覺而判處死刑。他又造雲梯和旱船，日夜逼近城墻，城中也用炮石攻擊他們。雙方相持一百天，恰逢賊將羅乾象派遣人表達誠意，願意殺掉賊寇自己效力。這天夜晚，羅乾象放火焚燒軍營，賊軍大

山積，窮民賴以得活。乾象因率其黨胡汝高等來降。時燮元已授巡撫，率川卒追崇明，江安、新都、遵義諸郡邑皆復。時二年三月也。樊龍收餘衆數萬，據重慶險塞。燮元督良玉等奪二郎關，總兵杜文煥破佛圖關，諸將迫重慶而軍。奢寅遣賊黨周鼎等分道來救，鼎敗走，爲合江民所縛。官軍與平茶、酉陽、石砫三土司合圍重慶，城中乏食。燮元遂以計擒樊龍，殺之，張彤亦爲亂兵所殺，生擒龍子友邦及其黨張國用、石永高等三十餘人，遂復重慶。

亂，奢崇明父子慌忙逃奔，被丢棄的錢幣絹帛穀米堆積如山，窮苦的百姓依靠這些纔得活命。羅乾象因而就率領他的同夥胡汝高等來投降。當時朱燮元已被授予巡撫官職，率領四川的士兵追擊奢崇明，江安、新都、遵義各郡邑都已收復。這時是天啓二年三月。樊龍招收殘餘士兵有幾萬之多，占據重慶險要之處。朱燮元督率秦良玉等奪取二郎關，總兵杜文煥攻破佛圖關，各將領迫近重慶而駐扎。奢寅派遣賊黨周鼎等分路來救援，周鼎失敗而逃跑，被合江的百姓縛住。官軍同平茶、酉陽、石砫三個土司會合包圍重慶，城中缺乏糧食。朱燮元就用計捕獲樊龍，把他殺掉，張彤也被亂軍所殺，活捉樊龍的兒子樊友邦和他的同夥張國用、石永高等三十多人，於是收復了重慶。

時安邦彥反於貴州，崇明遥倚爲聲援。三年，川師復遵義，進攻永寧，遇奢寅於土地坎，率兵搏戰。大兵奮擊，敗之。寅被創遁，樊虎亦戰死。進克其城，降賊二萬。復進拔紅崖、天台諸囤寨，降者日至。崇明勢益蹙，求救於水西，邦彥遣十六營過河援之。羅乾象急破藺州，焚九鳳樓，覆其巢。崇明踉蹌走，投水西。邦彥與合兵，分犯遵義、永寧。川師敗之於芝麻塘，賊遁入青山。諸將逼渭河，鏖入龍場陣，獲崇明妻安氏及奢崇輝等，斬獲萬計。藺州平。總督朱燮元請以赤水河爲界，河東龍場屬黔，河西赤水、永寧屬蜀。永寧設道、府，與遵義、建武聲勢聯絡。

當時安邦彥在貴州謀反，奢崇明就遠靠他作爲聲援。三年，四川軍隊收復遵義，進攻永寧，在土地坎碰到奢寅，率領軍隊同他戰鬥。大軍奮勇作戰，打敗了他。奢寅受傷而逃跑，樊虎也戰死。大軍進攻占領了那個城邑，降服賊寇兩萬人。又進軍攻占紅崖、天台各囤聚糧食的山寨，投降的人每天到來。奢崇明的形勢更加窘迫，向水西求救，安邦彥派遣十六個營渡過河援助他。羅乾象急忙攻破藺州，焚燒九鳳樓，傾覆了賊寇的巢穴。奢崇明驚惶逃走，投奔水西。安邦彥同他會合兵力，分别進犯遵義、永寧。四川軍隊在芝麻塘打敗了他們，賊寇就逃進青山。各將領進逼渭河，浴血奮戰進入龍場戰陣，捕獲奢崇明妻子安氏和奢崇輝等人，被斬殺捕獲的人以萬計算。藺州從此平定叛亂。總督朱燮元請求以赤水河作爲界限，河東面的龍場屬於黔，河西面赤水、永寧屬於蜀。永寧設置道、府，同遵義、建武互相聲援聯絡。

未幾，貴州巡撫王三善爲邦彥所襲死，崇明勢復張，將以逾春大舉寇永寧。會奢寅爲其下所殺，而燮元亦以父喪去，崇明、邦彥得稽誅。崇明稱大梁王，邦彥號四裔大長老，諸稱元帥者不可勝計，合兵十餘萬，規先

不久，貴州巡撫王三善被安邦彥偷襲殺死，奢崇明的勢力又囂張，將在春天後大舉侵犯永寧。恰逢奢寅被他的部下殺死，而朱燮元也因爲父親的喪事而離任，奢崇明、安邦彥纔能拖延受討伐。奢崇明稱爲大梁王，安邦彥稱爲四裔大長老，各稱元帥的人數不勝數，會合軍隊十多萬

犯赤水。崇禎初，起燮元總督貴、湖、雲、川、廣諸軍務，大會師。燮元定計誘賊深入向永寧，邀之於五峰山桃紅壩，令總兵侯良柱大敗之，崇明、邦彥皆授首。是役也，掃蕩蜀、黔數十年巨憝，前後皆燮元功云。

人，謀劃先進犯赤水。崇禎初年，任用朱燮元總督貴州、湖廣、雲南、四川、廣西各軍事務，大規模會合軍隊。朱燮元定下計策誘敵深入向永寧，在五峰山桃紅壩阻截他們，命令總兵侯良柱大敗他們，奢崇明、安邦彥都被殺。這一戰役，掃蕩蜀、黔幾十年大亂，前後都是朱燮元的功勞。

酉陽宣撫司

酉陽，漢武陵郡酉陽縣地。宋爲酉陽州。元屬懷德府。

洪武五年，酉陽軍民宣慰司冉如彪遣弟如喜來朝貢。置酉陽州，以如彪爲知州。八年改爲宣撫司，仍以冉如彪爲使。置平茶、邑梅、麻兔、石耶四洞長官司，以楊底綱、楊金奉、冉德原、楊隆爲之，每三年一入貢。石耶不能親至京，命附於酉陽。二十七年，平茶洞署長官楊再勝，謀殺兄子正賢及洞長楊通保等。正賢等覺之，逃至京師，訴其事，且言再勝與景川侯謀反。帝命逮再勝鞫之，再勝辭服，當族誅，正賢亦應緣坐。帝誅再勝，釋正賢，使襲長官。酉陽宣撫冉興邦以襲職來朝，命改隸渝州。

酉陽，是漢朝武陵郡酉陽縣地域。宋朝稱爲酉陽州。元朝屬於懷德府。

洪武五年，酉陽軍民宣慰司冉如彪派遣弟弟冉如喜來朝廷進貢。朝廷設置酉陽州，派冉如彪做知州。八年，改爲宣撫司，依舊用冉如彪做宣撫使。設置平茶、邑梅、麻兔、石耶四個洞長官司，用楊底綱、楊金奉、冉德原、楊隆做長官，每三年向朝廷進貢一次。石耶不能親自進京城，命令附屬於酉陽。二十七年，平茶洞官署長官楊再勝，謀殺哥哥的兒子楊正賢和洞長楊通保等人。楊正賢等覺察這是陰謀，逃到京城，控告這件事，而且說楊再勝同景川侯一起謀反。皇帝命令逮捕楊再勝審訊他，楊再勝認罪，應當整個家族被誅滅，楊正賢也應當因牽連而判罪。皇帝殺了楊再勝，釋放了楊正賢，使他承襲長官之職。酉陽宣撫使冉興邦因承襲官職來朝見皇帝，命令酉陽改屬渝州。

永樂三年，指揮丁能、杜福撫諭亞堅等十一寨生苗一百三十六户，各遣子入朝，命隸酉陽宣撫司。四年免酉陽荒田租。五年，興邦遣部長龔俊等貢方物，并謝立儒學恩。

永樂三年，指揮丁能、杜福撫慰曉諭亞堅等十一個村寨不馴服的苗族一百三十六户，各派遣兒子進朝，命令隸屬酉陽宣撫司。四年，朝廷免去酉陽荒田租税。五年，冉興邦派遣部族長官龔俊等進貢土産物品，同時感謝朝廷設立儒學的恩德。

景泰七年調宣撫僉事冉廷璋兵，征五開、銅鼓叛苗，賜敕諭賞賚。天順十三年命進宣撫冉雲散官一階，以助討叛苗及擒石全州之功也。

景泰七年，朝廷調遣宣撫僉事冉廷璋軍隊，征討五開、銅鼓的叛亂苗族，下詔曉諭給予賞賜。天順十三年，皇帝命令給宣撫冉雲晉升有官名而無職務的官一級，是由於他幫助討伐叛亂的苗族和捕獲石全州的功勞。

弘治七年，宣撫冉舜臣以征貴州叛苗功，乞升職。兵部以非例，請進舜臣階明威將軍，賜敕褒之。十二

弘治七年，宣撫冉舜臣由於征討貴州叛亂苗族的功勞，請求升職。兵部認爲不合條例，請求給冉舜臣晉升爲明威將軍，下詔令褒獎他。十二

年，舜臣奏宋農寨蠻賊糾脅諸寨洞蠻，殺掠焚劫，乞剿捕。保靖、永順二宣慰亦奏，邑梅副長官楊勝剛父子謀據酉陽，結俊倍洞長楊廣震等，號召宋農、後溪諸蠻，聚兵殺掠，請并討。兵部議，酉陽溪洞連絡，易煽動，宜即撲滅，請行鎮巡官酌機宜。十四年調酉陽兵五千協剿貴州賊婦米魯。

正德三年，酉陽宣撫司護印舍人冉廷璽及邑梅長官司奏，湖廣鎮溪所洞苗聚衆攻劫，請兵剿捕。八年，宣撫冉元獻大木二十，乞免男維翰襲職赴京，從之。二十年，元再獻大木二十，詔量加服色酬賞。

萬曆十七年，宣撫冉維屏獻大木二十，價逾三千。工部議，應加從三品服，以爲土官輸誠之勸，從之。四十六年調酉陽兵四千，命宣撫冉躍龍將之援遼。四十七年，躍龍遣子天胤及文光等領兵赴遼陽，駐虎皮、黄山等處三載，解奉集之圍。再援瀋陽，以渾河失利，冉見龍戰没，死者千餘人。撤守遼陽，又以降敵縱火，冉文焕等戰没，死者七百餘人。兵部尚書張鶴鳴言："躍龍遣子弟萬里勤王，見龍既殺身殉國，躍龍又自捐金二千兩，運軍器至山海關，振困招魂，忠義可嘉。臣在貴州時，躍龍亦自捐餉征紅苗，屢建奇功。今又著節於邊，宜加優恤，以風諸邊。"

天啓元年授躍龍宣慰使，并妻舒氏，皆給誥命，仍恤陣亡千七百餘家。二年，奢崇明叛，躍龍率援師合圍重慶。及崇明誅，其土舍冉紹文與有功。四年，躍龍以東西赴調效命，

年，冉舜臣上奏宋農寨蠻族賊寇糾集威脅各寨洞蠻人，殺戮掠奪焚燒搶劫，請求討伐捕捉。保靖、永順兩個宣慰也上奏説，邑梅副長官楊勝剛父子謀議占據酉陽，勾結俊倍洞長楊廣震等人，號召宋農、後溪各蠻族，聚集軍隊殺戮掠奪，請求一起討伐。兵部商議，酉陽溪洞連接在一起，容易煽動，應當立即撲滅，請傳布鎮巡官斟酌時機采取恰當的决策。十四年，朝廷調遣酉陽五千軍隊協助征討貴州賊婦米魯。

正德三年，酉陽宣撫司護印舍人冉廷璽和邑梅長官司上奏，湖廣鎮溪所洞苗族聚集衆人進攻搶劫，請軍隊討伐拘捕。八年，宣撫冉元奉獻大木材二十根，請求免除兒子冉維翰承襲官職去往京城，皇帝依從他的請求。二十年，冉元再進獻大木材二十根，皇帝命令酌情加服飾酬報獎賞。

萬曆十七年，宣撫冉維屏奉獻大木材二十根，價值超過銀三千兩。工部商議，應該增加副三品服飾，作爲土官表達誠意的勉勵，皇帝依從工部的意見。四十六年，調遣酉陽軍隊四千人，命令宣撫冉躍龍率領他們去援助遼。四十七年，冉躍龍派遣兒子冉天胤和冉文光等帶領軍隊去遼陽，駐守虎皮、黄山等地方三年，解除了奉集的包圍。他又去援助瀋陽，由於渾河一戰失利，冉見龍戰死，犧牲的人有一千多。他撤退去守衛遼陽，又因爲投降的敵人放火，冉文焕等戰死，死掉的人有七百多。兵部尚書張鶴鳴説："冉躍龍派遣兒子奔波萬里爲王朝出力，冉見龍已經爲國家犧牲自己的生命，冉躍龍又親自捐了二千兩銀子，運送軍器到山海關，賑濟困厄、招收亡魂，忠義值得嘉獎。臣在貴州時，冉躍龍也親自捐軍糧征討紅苗，多次建立奇功。現在又在邊疆顯示節義，應當加以優待撫恤，以便感化各邊境的人。"

天啓元年，皇帝授予冉躍龍宣慰使之職，同他的妻子舒氏，都給予封賜，依舊撫恤陣亡戰士一千七百多人的家庭。二年，奢崇明叛亂，冉躍龍率領援救的軍隊會合包圍重慶。到奢崇明處以死刑，土官僚子弟冉紹文參加平叛有功。四年，

爲弟見龍及諸陣亡者請賚恤。命下所司。

冉躍龍因東方和西方的戰事接受調遣，捨命報效朝廷，爲弟弟冉見龍和各陣亡的戰士請求賞賜撫恤。皇帝命令交給主管部門處理。

崇禎九年，宣慰使冉天麟疏言："庶孽天胤假旨謀奪臣爵土，不遂，擅兵戕殺。"下撫按察勘。時蜀方憂盜，大吏自顧不暇，土官事多寢閣云。

崇禎九年，宣慰使冉天麟上疏說："妾生的兒子冉天胤假冒聖旨陰謀奪取臣的爵位和封地，沒有成功，就掌握兵權擅自殘殺。"皇帝將此事交給撫按實地調查。當時蜀地正憂慮苗蠻叛亂，撫按等要員大官自顧不暇，土官也事多，這件事也就擱置。

石砫宣撫司

石砫，以石潼關、砫蒲關而名。後周置施州。唐改青江郡。宋末，置石砫安撫司。元改石砫軍民府，尋仍爲安撫司。

石砫，因石潼關、砫蒲關而命名。後周設置施州。唐朝改爲青江郡。宋朝末年，設置石砫安撫司。元朝改爲石砫軍民府，不久依舊成爲安撫司。

洪武七年，石砫安撫使馬克用遣其子付德與同知陳世顯入朝，貢方物。八年，改石砫安撫司爲宣撫司，隸重慶府。十六年，石砫溪蠻寇施州，黔江守禦官軍擊破之。十八年，石砫宣撫同知陳世顯遣子興潮等奉表貢方物，賀明年正旦。二十四年賜石砫宣撫同知陳興潮及其子文義白金百兩，以從征散毛洞有功故也。

洪武七年，石砫安撫使馬克用派遣他的兒子馬付德和同知陳世顯進朝廷，貢獻土產物品。八年，把石砫安撫司改爲宣撫司，隸屬於重慶府。十六年，石砫溪蠻族侵犯施州，黔江守衛的官軍打敗了他們。十八年，石砫宣撫同知陳世顯派遣兒子陳興潮等奉上奏書進貢土產物品，祝賀明年正月初一。二十四年，皇帝賞賜石砫宣撫同知陳興潮和他的兒子陳文義白銀一百兩，是由於跟隨官軍征討散毛洞有功勞的緣故。

宣德五年命宣撫馬應仁子鎮爲宣撫。初，應仁有罪應死，貸謫戍。至是，帝念其祖克用嘗效力先朝，命求其子孫之良者用之，故有是命。

宣德五年，皇帝命令宣撫馬應仁的兒子馬鎮做宣撫使。起初，馬應仁有罪應當處死，寬恕他祇受貶謫去守衛邊疆。到這時，皇帝想到他的祖父馬克用曾爲前朝效勞，命令選擇一個他的優秀的子孫而任用，所以有這樣的命令。

成化十八年，四川巡撫孫仁奏："三月內盜三百人入石砫，殺宣撫馬澄及隸卒二十餘人，焚掠而去。以石砫地鄰酆都，互爭銀場相訐，有司不爲區治，致相仇殺。"命責有司捕賊。仁奏："石砫歲辦鉛課五千一百三十斤，正統後停之。鄰境軍民假以徵課，乘機竊取，釀成禍階。請除其課，閉其洞，仍移忠州臨江巡檢於酆都南賓里之姜池，以便防守。"從之。是年，命馬徽爲宣撫。

成化十八年，四川巡撫孫仁上奏說："三月，內盜三百人進入石砫，殺害宣撫使馬澄和衙役士卒二十多人，焚燒搶掠後離去。由於石砫地界鄰近酆都，互相爲爭奪產銀的場地而揭發攻擊，官吏不分別懲處，造成互相因仇恨而殘殺。"皇帝責令官吏逮捕賊寇。孫仁奏報說："石砫一年辦理鉛稅五千一百三十斤，正統以後停辦。鄰近境界的軍民府代理徵收賦稅，趁機盜取，這是釀成禍亂的途徑。請求免除那裏鉛稅，關閉礦洞，依舊把忠州臨江巡檢搬移到酆都南賓里的姜池，以便於防守。"皇帝依從他的請求。這年，皇帝

命令馬徽做宣撫使。

萬曆二十二年，石砫女土官覃氏行宣撫事。土吏馬邦聘謀奪其印，與其黨馬斗斛、斗霖等，集衆數千，圍覃氏，縱火焚公私廬舍八十餘所，殺掠一空。覃氏上書言："臣自從征疊、茂，擊賊大雪山，斬首捕寇，皆著有成勞，屢膺上官奬賞。今邦聘無故虔劉孤寡，臣豈不能出一旅與之角勝負，誠以非朝命，不敢也。今叛人斯在，請比先年楚金洞舍覃碧謀篡事，願與邦聘同就吏。"二十三年命四川撫按讞其獄，事未决。會楊應龍反播州，覃與應龍爲姻，而斗斛亦結應龍，兩家觀望，獄遂解。覃氏有智計，性淫，故與應龍通。長子千乘失愛，暱次子千駟，謂應龍可恃，因聘其女爲千駟妻。千駟入播，同應龍反。千乘襲馬氏爵，應調，與酉陽冉御龍同征應龍。應龍敗，千駟伏誅，而千乘爲宣撫如故。千乘卒，妻秦良玉以功封夫人，自有傳。

萬曆二十二年，石砫女土官覃氏掌管宣撫司事務。土吏馬邦聘陰謀奪取她的官印，同他的黨徒馬斗斛、斗霖等人，聚集人衆幾千人，圍困覃氏，放火燒毁公家和私人的房屋八十多所，殺戮搶劫一空。覃氏上奏疏說："臣自從征討疊、茂以來，在大雪山攻擊賊寇，斬殺叛賊首領，拘捕盜寇，都有卓著的功勞，多次受到長官的獎賞。現在馬邦聘無緣無故地殺害孤兒寡婦，臣難道不能派出一旅的軍隊同他争一個勝負，實在因爲不是朝廷的命令，不敢貿然行動。現在罪人都在，請求比照前年楚金洞官僚子弟覃碧陰謀篡奪的事，願意同馬邦聘一起接受官吏的審問。"二十三年，皇帝命令四川撫按官審理訴訟，事情没有判决。恰逢楊應龍在播州謀反，覃氏同楊應龍是姻親，而馬斗斛也同楊應龍結交，兩家都懷着猶豫不定的心情，觀看事態的發展，訟案於是就化解了。覃氏有智謀，生性淫蕩，所以跟楊應龍通奸。長子千乘失去她的寵愛，親近次子千駟，認爲楊應龍可以依仗，因而聘娶他的女兒做千駟的妻子。千駟進入播州，跟楊應龍一起謀反。千乘繼承了馬氏的爵位，受朝廷調遣，同酉陽冉御龍一起征討楊應龍。楊應龍失敗，千駟判處死刑，而千乘依然像原來一樣做宣撫使。千乘死去，妻子秦良玉由於功勞封爲夫人，她另有傳記。

明史卷三百十三

列傳第二百一

雲南土司(一)

明洪武十四年，大軍至滇，梁王走死，遂置雲南府。自是，諸郡以次來歸，垂及累世，規制咸定。統而稽之，大理、臨安以下，元江、永昌以上，皆府治也。孟艮、孟定等處則爲司，新化、北勝等處則爲州，或設流官，或仍土職。今以諸府州概列之土司者，從其始也。蓋滇省所屬多蠻夷雜處，即正印爲流官，亦必以土司佐之。而土司名目淆雜，難以縷析，故係之府州，以括其所轄。而於土司事迹，止摭其大綱有關乎治亂興亡者載之，俾控馭者識所鑒焉。

明朝洪武十四年，大軍到滇，梁王逃亡他鄉而死，於是設置雲南府。自此，各郡依次來歸附，世代流傳，規範制度都已固定。綜合考察，大理、臨安以下，元江、永昌以上，都是府治。孟艮、孟定等處則是司，新化、北勝等處則是州，有的設置有一定任期非土著非世襲的流官，有的沿襲以土著首領充任并世襲的土官。現在把衆府州一概列入土司，是依從其開始的制度。滇省領屬的地域多是蠻夷雜處，即使正印授予流官，也必定用土司輔佐他。但土司名目混雜，難以詳細分析，因此把它與府州相連，以包括它管轄的地區。而對於土司的事迹，衹摘取其要點與國家治亂興亡有關的來記載，使統治管理的人有所借鑒。

雲南　大理　臨安　楚雄　澂江　景東　廣南　廣西　鎮沅
永寧　順寧　蒙化　孟艮　孟定 耿馬安撫司(附)　曲靖

雲南

雲南，滇國也。漢武帝時始置益州郡。蜀漢置雲南郡。隋置昆州，唐仍之。後爲南詔蒙氏所據，改鄯闡府。歷鄭、趙、楊三氏，至大理段氏，以高智昇領鄯闡牧，遂世其地。元初，置鄯闡萬户府。既改置中慶路，封子忽哥爲雲南王鎮之，仍録段氏子孫守其土。忽哥死，其子嗣封爲

雲南，是滇國。漢武帝時開始設置益州郡。蜀漢設置雲南郡。隋朝設置昆州，唐朝沿襲。後來被南詔蒙氏占據，改爲鄯闡府。歷經鄭、趙、楊三氏，到大理段氏，因高智昇兼任鄯闡長官，於是世代掌管此地區。元朝初年，設置鄯闡萬户府。後來改置中慶路，封兒子忽哥爲雲南王鎮守其地，仍録用段氏子孫守衛其土。忽哥死，他的兒子繼承爵位封爲梁王。

梁王。

洪武六年，遣翰林待制王禕等齎詔諭梁王，久留不遣，卒遇害。八年，復遣湖廣行省參政吴雲往，中途爲梁使所害。十四年，征南將軍傅友德、藍玉、沐英率師至雲南城，梁王赴滇池死，定其地。改中慶路爲雲南府，置都指揮使司，命都督僉事馮誠署司事。二月，詔諭雲南諸郡蠻。十五年，友德等分兵攻諸蠻寨之未服者，土官楊苴乘隙作亂，集蠻衆二十餘萬攻雲南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寇至，都督謝熊、馮誠等攖城固守，賊不能攻，遂遠營爲久困計。時沐英方駐師烏撒，聞之，將驍騎還救。至曲靖，遣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紿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衆至矣。"賊衆驚愕，拔營宵遁，走安寧、羅次、邵甸、富民、普寧、大理、江川等處，復據險樹柵，謀再寇。英分調將士剿降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二十五年，英卒，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仍鎮雲南。

洪武六年，派翰林待制王禕等帶詔書曉諭梁王，久留不遣發，終遇害。八年，又派湖廣行省參政吴雲前往，中途被梁王的使者所害。十四年，征南將軍傅友德、藍玉、沐英率領軍隊到雲南城，梁王赴滇池自盡，平定了這一地區。改中慶路爲雲南府，設置都指揮使司，任命都督僉事馮誠代理司事。二月，下詔書曉諭雲南衆郡蠻。十五年，傅友德等分兵攻打衆蠻寨中没有歸服的，土著官楊苴乘機作亂，聚集蠻衆二十多萬攻打雲南城。當時城中食物缺乏，士卒多病，賊寇來到，都督謝熊、馮誠等環城堅守，賊不能攻克，於是在遠處扎營作長時間圍困的打算。當時沐英正駐扎軍隊在烏撒，聽到消息，帶領勇猛的騎兵返還援救。到曲靖，派士卒偷偷入城通報，被賊抓住，士卒誆騙賊説："總兵官率領三十萬衆到了。"賊衆驚愕，拔營連夜遁逃，跑到安寧、羅次、邵甸、富民、普寧、大理、江川等處，又據險立柵，圖謀再次侵犯。沐英分調將士剿滅降服他們，斬首六萬餘人，生擒四千餘人，各部落全部平定。二十五年，沐英去世，命令他的兒子沐春襲封西平侯，仍然鎮守雲南。

自英平雲南，在鎮十年，恩威著於蠻徼；每下片楮，諸番部具威儀出郭叩迎，盥而後啓，曰："此令旨也。"沐氏亦皆能以功名世其家。每大征伐，輒以征南將軍印授之，沐氏未嘗不在行間。數傳而西平裔孫當襲侯，守臣争之，謂滇人知有黔國公，不知西平侯也。孝宗以爲然，許之。自是，遂以公爵佩印，爲故事。諸土司之進止予奪，皆咨稟。及承平久，文網周密，凡事必與太監撫、按、三司會議後行，動多掣肘，土官子孫承襲有積至二三十年不得職者。土官復慢令玩法，無所忌憚；待其罪大惡極，然後興兵征剿，致軍民日困，地

自從沐英平定雲南，在此鎮守十年，恩惠與威勢著稱於蠻方邊地；每次下發片紙，衆番部都準備儀仗出郭叩拜迎接，盥洗後纔開啓，説："這是令旨。"沐氏也都能以功名世代傳家。每次大舉征伐，總是把征南將軍印授予他，沐氏没有不在軍中的。數代傳承而西平的遠代子孫應當承襲侯爵，守臣争論，説滇人知道有黔國公，不知道有西平侯。孝宗認爲正確，允許這樣做。自此，就以公爵佩印，成爲慣例。衆土司的進升止留給予削奪，都咨詢禀告。到太平相承長久，法禁周密，凡事必與太監撫、按、三司會同商議後施行，舉動多受牽制，土官子孫承襲有積至二三十年不能得到職位的。土官又輕慢法令，無所忌憚；等到他們罪大惡極，然後興兵征剿，導致軍民日益困頓，地方日益毁敝。大學士楊一清等因

方日壞。大學士楊一清等因武定安銓之亂，痛切陳之。黔國公沐紹勳亦以爲言。雖得旨允行，亦不能更革。馴至神宗之世，朝廷惰偷，封疆敗壞日甚一日。緬、莽之叛，皆土官之失職者導之。雖稍奏膚功，而滇南喪敗，卒由土官沙定洲之禍。

沙定洲者，王弄山長官司沙源之子也。源驍勇有將才，萬曆中，數從征調有功，巡撫委以王弄副長官事。繼以征建水功，以安南長官司廢地畀之。後征東川、水西、馬龍山等處，全雲南會城，稱首功，累加至宣撫使，時號沙兵。定洲，其仲子也。

崇禎中，元謀土知州吾必奎叛。總兵官沐天波勦之，調定洲從征。定洲不欲行，出怨言。會奸徒饒希之、余錫朋者逋天波金，無以償。錫朋常出入土司家，誇黔府富盛。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嘉諸人爲內應。既定洲入城辭行，天波以家諱日不視事，定洲譟而入，焚劫其府。天波聞變，由小竇遁。時寧州土司祿永命在城，方巷戰拒賊，從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天波疑鼎爲定洲誘己，殺之，其母妻皆走城北自焚死。定洲據黔府，盤踞會城。劫巡撫吴兆元，使題請代天波鎮滇，傳檄州縣，全滇震動。祿永命與石屏州龍在田俱引所部去。

天波走楚雄，金滄副使楊畏知奉調駐城中，謂天波曰："公何不走永昌，使楚得爲備，而公在彼掎角，首尾牽制之，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城閉不得入，乃去。遣其黨王翔、李日芳等，攻陷大理、蒙化。畏知乘間檄城外居民盡入城，築陴浚隍，調土、漢兵守之。定洲聞祿永命等各固守，不敢至永昌，恐畏知

武定安銓之亂，痛切陳奏。黔國公沐紹勳也以此進言。雖然得旨允許施行，也不能更改革除舊弊。逐漸傳至神宗之朝，朝廷懈怠苟且，邊疆敗壞一日比一日嚴重。緬、莽的反叛，都是土官中失職的人導致的。雖然稍有大功奏報，但滇南的喪失敗壞，都是由於土官沙定洲的禍害。

沙定洲，是王弄山長官司沙源的兒子。沙源驍勇有將材，萬曆年間，多次隨服徵調有功，巡撫委任他爲王弄副長官事。接着因征建水的功勞，把安南長官司的廢地賞給他。後來征討東川、水西、馬龍山等處，全雲南省城，稱首功，累積功勞加封至宣撫使，當時號稱沙兵。沙定洲，是他的次子。

崇禎年間，元謀土知州吾必奎反叛。總兵官沐天波征剿他，調沙定洲跟隨出征。沙定洲不想出征，口出怨言。恰逢奸徒饒希之、余錫朋欠沐天波金，無法償還。余錫朋常出入土司家，誇黔府富有。沙定洲心動，暗中勾結都司阮韻嘉等人作內應。之後沙定洲入城辭行，沐天波因父祖諱日不處理事務，沙定洲吵嚷着進入，焚燒劫掠了沐府。沐天波得知變故，由小洞逃走。當時寧州土司祿永命在城中，止巷戰抵禦賊寇，從官周鼎阻止沐天波，留下討賊。沐天波懷疑周鼎是爲沙定洲誘捕自己，殺了他，他的母親妻子都跑到城北自焚而死。沙定洲占據黔王府，盤踞省城。劫持巡撫吴兆元，令他奏請代替沐天波鎮守滇，傳發檄文到各州縣，全滇震動。祿永命與石屏州龍在田都率領部衆離去。

沐天波逃到楚雄，金滄副使楊畏知奉命調任駐守城中，對沐天波說："您何不到永昌去，使楚雄得以防備，而您在那裏成掎角之勢，首尾牽制沙定洲，這是上策。"沐天波聽從其計。沙定洲到楚雄，城閉不能進入，於是離去。派他的同黨王翔、李日芳等，攻陷大理、蒙化。楊畏知乘間隙傳檄令城外的居民全部入城，築建城墻疏通護城壕，調集當地兵、漢兵守衛。沙定洲得知祿永命等各自堅守，不敢到永昌，怕楊畏知截斷他

截其歸路，急還兵攻楚雄。畏知坐城樓，賊發巨炮擊之，烟焰籠城櫓，衆謂畏知已死，而畏知端坐自如，賊相驚謂神。畏知伺賊間，輒出奇兵殺賊甚衆。賊引去，攻石屏不下，還攻寧州，禄永命戰死。賊計迤東稍稍定，乃復攻楚雄。分兵爲七十二營，環城掘濠，爲久困計。

會張獻忠死，其部將孫可望率餘衆由遵義入黔，稱黔國焦夫人弟來復仇。民久困沙兵，喜其來，迎之。定洲解楚雄圍，迎戰於草泥關，大敗，遁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陸凉、宜良入雲南城，分遣李定國徇迤東諸府。而可望自率兵西出，畏知禦於啓明橋，兵敗，被執。可望聞其名，不殺，語之曰："吾與爾共討賊，何如?"畏知要以三事："不用獻忠僞號，不殺百姓，不擄婦女，吾從爾。"可望皆許之。即折箭相誓，乃以書諭天波如畏知言，天波亦來歸。而李定國之徇臨安者，定洲部目李阿楚拒戰甚力。定國穴地置炮，炮發城陷，遂入。驅城中官民於城外白場殺之，凡七萬八千餘人，斬獲不與焉。當時皆意定國破臨安，必襲阿迷，取定洲，乃僅掠臨安子女而回，所過無不屠滅。迤西以畏知在軍，得保全。

始定洲歸，屯兵洱革龍，且借安南援自固。會可望與定國不協，聲其罪，杖之百，責以取定洲自贖。定國既至，定洲土目楊嘉方迎定洲就其營宴。定國偵知之，率兵圍營，相拒數日，乃出降。遂械定洲及妻萬氏數百人回雲南，剥其皮市中。可望遂據滇，而天波卒走死於緬甸。

的歸路，急忙回軍攻打楚雄。楊畏知坐在城樓上，賊發巨炮攻擊他，烟焰籠罩城樓，衆人認爲楊畏知已死，而楊畏知端坐神態鎮定自然，賊驚愕稱他是神。楊畏知窺伺賊的間隙，便出奇兵殺賊很多。賊退去，攻石屏没有攻下，返還攻寧州，禄永命戰死。賊考慮到向東稍稍安定，就又攻打楚雄。分兵爲七十二營，環城挖濠溝，作長久圍困的打算。

正逢張獻忠死，他的部將孫可望率領餘衆由遵義入黔，聲稱黔國焦夫人的弟弟前來復仇。百姓長久被沙兵圍困，很高興他的到來，迎接他。沙定洲解除楚雄的包圍，在草泥關迎戰，大敗，逃到阿迷。孫可望攻克曲靖及交水，全部屠城。於是由陸凉、宜良入雲南城，分派李定國招撫東面衆府。而孫可望親自率兵向西出擊，楊畏知在啓明橋抵禦他，兵敗，被抓住。孫可望聽説他的名字，不殺他，對他説："我與你共同討賊，怎麽樣?"楊畏知約言三件事："不用張獻忠僞號，不殺百姓，不擄掠婦女，我跟從你。"孫可望都答應。立即折箭盟誓，傳書信告訴沐天波如同楊畏知所説，沐天波也來歸附。而李定國招撫臨安時，沙定洲的部將李阿楚盡力抵禦。李定國挖洞穴放置炮，炮爆炸城墻塌陷，於是入城。驅趕城中的官吏百姓到城外白場殺死，共七萬八千多人，斬殺俘獲的人不算在内。當時都認爲李定國攻克臨安，必定襲擊阿迷，攻取沙定洲，却僅僅擄掠臨安子女就返回了，經過之處没有不屠滅的。西面因楊畏知在軍中，得以保全。

當初沙定洲返回，屯兵洱革龍，暫藉安南的援助鞏固自己。正逢孫可望與李定國不和，宣布李定國的罪行，杖責一百，責令他抓獲沙定洲立功贖罪。李定國到來後，沙定洲的土目楊嘉正迎接沙定洲前往他的營地宴飲。李定國偵察得知，率兵圍營，雙方對抗數日，纔出營投降。於是把沙定洲及妻子萬氏數百人戴上刑具押回雲南，在街市上剥了他的皮。孫可望於是占據滇，而沐天波最終逃亡他鄉死在緬甸。

大理

大理，唐葉榆縣境也。麟德初，置姚州都督府。開元末，蒙詔皮羅閣建都於此，爲南詔，治太和城。至閣羅鳳，號大蒙國，異牟尋改大禮國。其後，鄭買賜、趙善政、楊干貞互篡奪，至五代晋時，段思平得之，更號大理國。元憲宗取雲南，至大理，段智興降附，乃設都元帥，封智興爲摩訶羅嵯，管領八方。又以劉時中爲宣撫使，同智興安輯其民。

段氏有大理，傳十世至寶。聞太祖開基江南，遣其叔段真由會川奉表歸款。洪武十四年，征南將軍傅友德克雲南，授段明爲宣慰使。明遣都使張元亨貽征南將軍書曰："大理乃唐交綏之外國，鄯闡實宋斧畫之餘邦，難列營屯，徒勞兵甲。請依唐、宋故事，寬我蒙、段，奉正朔，佩華篆，比年一小貢，三年一大貢。"友德怒，辱其使。明再貽書曰："漢武習戰，僅置益州。元祖親征，祇緣鄯闡。乞賜班師。"友德答書曰："大明龍飛淮甸，混一區宇。陋漢、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淺圖。大兵所至，神龍助陣，天地應符。汝段氏接武蒙氏，運已絶於元代，寬延至今。我師已殲梁王，報汝世仇，不降何待?"

十五年，征南左將軍藍玉、右將軍沐英率師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聞王師至，聚衆扼下關。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也，號極險。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掎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由石門間道夜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崖而上，立旗幟。昧爽，軍抵下關者望見，皆踴躍歡噪，蠻衆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

大理，是唐朝葉榆縣的區域。麟德初年，設置姚州都督府。開元末年，蒙詔皮羅閣在此建都，稱爲南詔，在太和城建立治所。到閣羅鳳，號稱大蒙國，異牟尋改爲大禮國。之後，鄭買賜、趙善政、楊干貞互相篡奪，到五代晋朝時，段思平得到它，改稱大理國。元憲宗攻取雲南，到大理，段智興投降歸附，於是設置都元帥，封段智興爲摩訶羅嵯，管領八方。又以劉時中爲宣撫使，同段智興安撫那裏的百姓。

段氏據有大理，傳承十世到段寶。得知明太祖在江南開創基業，派他的叔父段真由會川奉表投誠。洪武十四年，征南將軍傅友德攻克雲南，授段明爲宣慰使。段明派都使張元亨給征南將軍送書信説："大理是唐朝軍隊剛接觸就撤退的外國，鄯闡實是宋朝以玉斧劃出的統轄外的疆域，難以駐扎營寨，白白辛勞軍隊。請依照唐朝、宋朝舊例，寬容我蒙、段，遵從新頒布的曆法，佩戴華貴的印信，每年一次小貢，三年一次大貢。"傅友德憤怒，侮辱他的使者。段明第二次送書信説："漢武擅長作戰，僅設置益州。元祖親自出征，祇接近鄯闡。請求班師回軍的恩賜。"傅友德回信説："大明龍飛淮甸，統一天下。輕視漢、唐的小智慧，鄙薄宋、元的短淺圖謀。軍隊所至，神龍助陣，天地應合。你段氏繼承蒙氏，運數在元代已經斷絶，延緩到現在。我軍隊已殲滅梁王，替你報了世代之仇，不投降還等待什麽?"

十五年，征南左將軍藍玉、右將軍沐英率領軍隊攻打大理。大理城倚傍點蒼山，西臨洱河地形堅固。得知朝廷的軍隊來到，聚集兵衆扼制下關。下關，就是南詔皮羅閣建築的龍尾關，號稱十分險峻。藍玉等到達品甸，派定遠侯王弼領兵由洱水東前往上關，成掎角之勢，自己率領衆軍抵達下關，製造攻城器械。派都督胡海洋由石門走小路夜間渡河，繞到點蒼山後面，攀木援崖而上，樹立旗幟。黎明，抵達下關的軍隊望見，都情緒高漲跳躍喧嘩，蠻衆驚慌混亂。沐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没過馬腹，將士跟隨他，於是

水没馬腹，將士隨之，遂斬關入。蠻兵潰，拔其城，酋長段世就擒。世與明皆段寶子也。至京師，帝傳諭曰："爾父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長子名歸仁，授永昌衛鎮撫；次子名歸義，授雁門鎮撫。大理悉定，因改大理路爲大理府，置衛，設指揮使司。

攻破關門進入。蠻兵潰敗，攻取其城，酋長段世被擒獲。段世與段明都是段寶的兒子。到京城，皇帝傳諭説："你父親段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心廢棄。"賜長子名歸仁，授官永昌衛鎮撫；賜次子名歸義，授官雁門鎮撫。大理全部平定，於是改大理路爲大理府，設置衛，設指揮使司。

十六年，品甸土酋杜惠來朝，命爲千夫長。命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往雲南品甸，繕城池，立屯堡，置郵傳，安輯人民。十七年，以土官阿這爲鄧川知州，阿散爲太和府正千夫長，李朱爲副千夫長，楊奴爲雲南縣丞。十九年，置雲南洱海衛指揮使司，以賴鎮爲指揮僉事。洱海，本品甸也。兵燹後，人民流亡，室廬無復存者。鎮至，復城池，建譙樓，治廬舍市里，修屯堡、堤防、斥堠，又開白鹽井，民始安輯。二十年，詔景川侯曹震及四川都司選精兵二萬五千人，給軍器農具，即雲南品甸屯種，以俟征討。

十六年，品甸土著酋長杜惠來京朝見，任命爲千夫長。命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率士兵前往雲南品甸，修繕城池，建築城堡，設置驛館，安撫百姓。十七年，以土官阿這爲鄧川知州，阿散爲太和府正千夫長，李朱爲副千夫長，楊奴爲雲南縣丞。十九年，置雲南洱海衛指揮使司，以賴鎮爲指揮僉事。洱海，本是品甸。戰火之後，人民流亡，房舍没有完好的。賴鎮到任，修復城池，建築望樓，在街市修治房舍，修建城堡、堤防、瞭望堡，又開鑽白鹽井，百姓開始安居。二十年，詔令景川侯曹震及四川都司挑選精兵二萬五千人，供給軍器農具，到雲南品甸屯墾，以等待征討。

永樂以後，雲南諸土官州縣，率按期入貢，進馬及方物，朝廷賜予如制。嘉靖元年，改十二關長官司於一泡江之西，從巡撫何孟春奏也。

永樂以後，雲南衆土官州縣，都按期入朝進貢，進獻馬及本地物産，朝廷按禮制賞賜。嘉靖元年，把十二關長官司改遷到一泡江的西面，是聽從巡撫何孟春的奏請。

臨安

臨安，古句町國。漢置縣。唐爲羈縻牁州地。天寶末，南詔蒙氏於此置通海郡。元時内附，置阿僰部萬户府。至元中改臨安路，屬臨安、廣西、元江等處宣慰司。

臨安，是古代的句町國。漢朝置縣。唐朝是羈縻牁州的地域。天寶末年，南詔蒙氏在此地置通海郡。元朝時歸附朝廷，設置阿僰部萬户府。至元年間改爲臨安路，屬臨安、廣西、元江等處宣慰司。

洪武十四年，征南將軍下雲南，遣宣德侯金朝興分道取臨安。元右丞兀卜台、元帥完者都及土官楊政降，改路爲府，廢宣慰司，置臨安衛指揮使司。十七年，以土官和寧爲阿迷知州，弄甥爲寧州知州，陸羨爲蒙自知縣，普少爲納樓茶甸副長官；俱來朝

洪武十四年，征南將軍到雲南，派宣德侯金朝興分道攻取臨安。元朝右丞兀卜台、元帥完者都及土官楊政投降，改路爲府，廢除宣慰司，設置臨安衛指揮使司。十七年，任土官和寧爲阿迷知州，弄甥爲寧州知州，陸羨爲蒙自知縣，普少爲納樓茶甸副長官；都來朝貢，於是賞賜誥敕冠帶任命他們。十八年，臨安府千户納速丁等來朝

貢，因給誥敕冠帶以命之。十八年，臨安府千户納速丁等來朝，人賜米十石。

見，每人賜米十石。

永樂九年，溪處甸長官司副長官自恩來朝，貢馬及金銀器，賜賚如例。自恩因言："本司歲納海肥七萬九千八百索，非土所産，乞准鈔銀爲便。"户部以洪武中定額，難准折輸。帝曰："取有於無，適以厲民，況彼遠夷，尤當寬恤，其除之！"

永樂九年，溪處甸長官司副長官自恩來朝見，進貢馬以及金銀器，按例賞賜。自恩於是說："本司每年交納海貝子七萬九千八百索，不是本地所産，請求准許改交鈔銀爲便。"户部認爲是洪武年間規定的數額，現在難以准許折合交納。皇帝說："從無中取有，正是以此危害人民，何況對方是邊遠的蠻夷，尤其應當寬容體恤，免去吧！"

宣德五年，中官雲仙還自雲南，奏設東山口巡檢司，以故土官後普覺爲巡檢。八年，虧容甸長官司奏："河底自洪武中官置渡船，路通車里、八百。近年軍民有逃逸出境詐稱使者，迫令乘載，往往被害，又沿河時有劫盗出没。乞置巡檢司，以故把事袁凱之子瑀爲巡檢。"從之。

宣德五年，宦官雲仙從雲南返回，奏請設立東山口巡檢司，以原土官的後人普覺爲巡檢。八年，虧容甸長官司奏請："河底自從洪武年間官府設置渡船，道路通達車里、八百。近年軍民有逃亡出境詐稱使者的，迫令乘載，往往遭受其害，又沿河時常有搶劫的盗賊出没。請求設置巡檢司，以原把事袁凱的兒子袁瑀爲巡檢。"皇上聽從。

嘉靖元年，復設寧州流官知州，掌州事，土知州禄氏專職巡捕。寧州舊設流官，正德初，土官禄俸陰賄劉瑾罷之。遂交通彌勒州十八寨强賊爲亂，爲官軍捕誅，其子禄世爵復以罪論死。撫按請仍設流官，從之。

嘉靖元年，又設置寧州流官知州，掌管該州政事，土知州禄氏專管巡捕。寧州舊設流官，正德初年，土官禄俸暗中賄賂劉瑾罷除。於是串通彌勒州十八寨强賊作亂，被官軍捕拿誅殺，他的兒子禄世爵又因罪判處死刑。撫按請仍設流官，皇上聽從。

初，臨安阿迷州土官普柱，洪武中爲土知州。後設流，録其後覺爲東山巡檢，既而以他事廢。正德二年，以廣西維摩、王弄山與阿迷接壤，盗出没，仍令普覺後納繼前職。

當初，臨安阿迷州土官普柱，洪武年間爲土知州。後來設置流官，録用他的後人普覺爲東山巡檢，不久因其他事情廢去。正德二年，因廣西維摩、王弄山與阿迷接壤，盗賊出没，仍令普覺的後人普納繼任先前的職務。

普維藩者，與寧州禄氏構兵，師殲焉。維藩子名聲，幼育於官，既長，有司俾繼父職。名聲收拾舊部，勇於攻戰，從討奢安有功，仍授土知州，漸驕恣。

普維藩，與寧州禄氏交戰，被殲滅。普維藩的兒子普名聲，幼年在官府撫育，長大後，主管官吏令他繼任父親的職務。普名聲收聚舊部，勇於攻戰，跟隨征討奢安有功，仍授官土知州，逐漸驕横恣肆。

崇禎五年，御史趙洪範按部，名聲不出迎。已，出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大怒，謀之巡撫王伉，請討，得旨。官軍進圍州城，名聲恐，使人約

崇禎五年，御史趙洪範巡視管轄區域，普名聲不出來迎接。之後，擺出戈甲旗幟陳列數里。趙洪範大怒，與巡撫王伉謀劃，請求征討，得到聖旨。官軍進圍州城，普名聲恐懼，派人約請投

降，而陰以重賄求援於元謀土官吾必奎。時官軍已調必奎隨征，必奎與名聲戰，兵始合，佯敗走。官軍望見，遂大潰，布政使周士昌戰死。朝廷以起釁罪伉，逮治，而名聲就撫。然驕恣益甚，當事者頗以爲患。已而廣西知府張繼孟道出阿迷，以計毒殺之。必奎聞名聲死，遂反，連陷武定、禄豐、楚雄諸城。寧州土官禄永命、石屏州土目龍在田，俱與必奎、名聲從征著名，至是，黔國公沐天波檄之統兵，合剿擒必奎。名聲妻萬氏，本江西寄籍女，淫而狡。名聲死後，改嫁王弄山副長官沙源之子定洲。名聲有子曰服遠，與萬氏分寨居，定洲誘殺服遠，并其地。天波檄定洲取必奎，定洲不欲行，遂反，詳前傳。

臨安領州四，縣四。其長官司有九，曰納樓茶甸，曰教化三部，曰溪處甸，曰左能寨，曰王弄山，曰虧容甸，曰思陀甸，曰落恐甸，曰安南，其地皆在郡東南。西平侯征安南，取道於此。蓮花灘之外即交荒外，而臨安無南面之虞者，以諸甸爲之備也。但地多瘴，流官不欲入，諸長官亦不請代襲，自相冠帶，日尋干戈。納樓部内有礦場三，曰中場、鵝黄、摩訶。封閉已久，亡命多竊取之。其安南長官司，本阿僰蠻所居，舊名褒古，後名捨資。元爲捨資千户所。以地近交阯，改安南，屬臨安路。正德八年，蒙自土舍禄祥争襲父職，鴆殺其嫡兄禄仁，安南長官司土舍那代助之以兵，遂稱亂，守臣討平之。事聞，命革蒙自土官，改長官司爲新安守禦千户所，調臨安衛中所官軍戍之。

降，而暗中以重賄向元謀土官吾必奎求援。當時官軍已徵調吾必奎隨軍出征，吾必奎與普名聲交戰，雙方軍隊剛接觸，假裝敗走。官軍望見，於是大潰敗，布政使周士昌戰死。朝廷以挑起事端定王伉的罪，逮捕懲治，而普名聲接受安撫。然而驕傲放縱更加嚴重，掌權的人很以他爲禍患。不久廣西知府張繼孟路過阿迷，使計用毒物殺死了他。吾必奎聽到普名聲的死訊，於是反叛，接連攻陷武定、禄豐、楚雄等城。寧州土官禄永命、石屏州土目龍在田，都與吾必奎、普名聲因跟從征討著名，至此，黔國公沐天波傳檄文徵召他們統率兵士，會合進剿擒拿吾必奎。普名聲的妻子萬氏，本是江西來此地落户的女子，淫蕩而狡黠。普名聲死後，改嫁王弄山副長官沙源的兒子沙定洲。普名聲有子名服遠，與萬氏分寨居住，沙定洲用計殺死普服遠，吞并了他的土地。沐天波傳檄文徵召沙定洲攻打吾必奎，沙定洲不想出征，於是反叛，詳情見前傳。

臨安統轄四個州，四個縣。其長官司有九個，稱納樓茶甸、教化三部、溪處甸、左能寨、王弄山、虧容甸、思陀甸、落恐甸、安南，其地都在郡東南。西平侯征討安南，經過此處。蓮花灘的外面便與荒外交界，而臨安没有南面的憂患，是由於衆甸爲它防備。但是此地多瘴氣，流官不願進入，衆長官也不請求代替承襲，自封官爵，天天尋事動武。納樓部内有礦場三個，名叫中場、鵝黄、摩訶。封閉已久，亡命之徒多竊取礦石。其安南長官司，本是阿僰蠻所居之地，舊名褒古，後改名捨資。元朝爲捨資千户所。因地近交阯，改名安南，隸屬臨安路。正德八年，蒙自土司屬官禄祥争襲父職，用毒酒殺死他的嫡兄禄仁，安南長官司土司屬官那代用軍隊幫助他，於是發動叛亂，守臣征討平定了他。事情奏報朝廷，命革除蒙自土官，改長官司爲新安守禦千户所，調臨安衛中所官軍戍守。

楚雄

楚雄，昔爲威楚。元憲宗置威楚萬户府。至元後，置威楚開南路宣撫司。

楚雄，以前是威楚。元憲宗設置威楚萬户府。至元以後，設置威楚開南路宣撫司。

洪武十五年，南雄侯趙庸取其地。十七年，以土官高政爲楚雄府同知，阿魯爲定邊縣丞。永樂元年，楚雄府言："所屬蠻民，不知禮義。惟僰種賦性温良，有讀書識字者。府州已嘗設學教養，其縣學未設。縣所轄六里，僰人過半，請立學置官訓誨。"從之。

洪武十五年，南雄侯趙庸攻取此地。十七年，以土官高政爲楚雄府同知，阿魯爲定邊縣丞。永樂元年，楚雄府上言："管轄的蠻民，不知道禮義。祇有僰種族性情温良，有讀書識字的人。府州從前曾經設立學校教育培養，其縣學没有設立。縣轄區六里，僰人過半，請求立學校設置官員訓導教誨。"皇上聽從其言。

宣德五年，命故土知府高政女襲同知。政初爲同知，永樂中來朝，時仁宗監國，嘉其勤誠，升知府，子孫仍襲同知。政卒，無子，妻襲。又卒，其女奏乞襲知府。帝曰："皇考有成命。"令襲同知。

宣德五年，命原土知府高政的女兒承襲同知。高政初爲同知，永樂年間來京朝見，當時仁宗監管國事，嘉獎他的勤勞誠懇，升爲知府，子孫仍承襲同知。高政去世，没有兒子，妻子承襲。又去世，他的女兒奏請承襲知府。皇帝説："你父親有已作出的決定。"令她承襲同知。

八年，升南安州琅井土巡檢李保爲州判官；以鄉老言："本州俱羅舞、和泥、烏蠻雜類，禀性頑獷，以無土官管束，多致流移，差役賦税，俱難理辦。衆嘗推保署州事，撫綏得宜，民皆向服，流移復歸，乞授本州土官。"吏部言："南安舊無土官，難從其請。"帝以爲治在順民情，從之。

八年，提升南安州琅井土巡檢李保爲州判官；因鄉里年高德劭的人説："本州都是羅舞、和泥、烏蠻雜類，禀性頑劣粗野，因没有土官管束，多導致流亡遷移，差役賦税，都難辦理。衆人曾經推舉李保代理州事，安撫得體，百姓都仰慕佩服，流亡遷移的人又返回，請求授李保爲本州土官。"吏部説："南安原來没有土官，難以聽從他們的請求。"皇帝認爲治理在於順應民情，聽從其請。

九年，黔國公沐晟等奏："楚雄所屬黑石江及泥坎村銀場，軍民盗礦，千百爲群，執兵攘奪。楚雄縣賊首者些糾合武定賊者惟等，劫掠軍民，殺巡檢張禎。又定邊縣阿苴里諸處强賊，聚衆抄掠景東等衛。大理、蒙化、楚雄、姚州皆有盗出没。"帝敕責晟等，期以三年，討靖諸爲亂者。

九年，黔國公沐晟等奏報："楚雄管轄的黑石江及泥坎村銀場，軍民盗礦，千百成群，手持武器搶奪。楚雄縣賊寇頭領者些糾合武定賊者惟等，搶劫軍民，殺死巡檢張禎。又定邊縣阿苴里等處强賊，聚衆搶劫景東等衛。大理、蒙化、楚雄、姚州都有盗賊出没。"皇帝敕命責成沐晟等，限期三年，征討平定各處作亂的人。

嘉靖四十三年，楚雄叛蠻阿方等兵起，先攻易門所，流劫嶍峨、昆陽、新化各州縣，僭稱王，約土官王

嘉靖四十三年，楚雄叛蠻阿方等起兵，先攻打易門所，流竄搶劫嶍峨、昆陽、新化各州縣，越分稱王，約土官王一心、王行道作爲援助。王

一心、王行道爲援。一心後悔，詣軍門請討賊自效。巡撫吕光洵許之，招降數百人。官軍分道進，擒獲賊黨。乘勝攻大小木址二寨，克之，斬阿方首，餘賊悉平。

一心後悔，到軍門請求討賊效力。巡撫吕光洵許可，招降數百人。官軍分路進發，擒獲賊黨。乘勝攻打大小木址二寨，攻克其寨，斬殺阿方，餘賊全部平定。

澂江

澂江，唐爲南寧、昆二州地。天寶末，没於蠻，號羅伽甸。宋時，大理段氏號羅伽部。元置羅伽萬户府。至元中，改澂江路。洪武十五年，雲南平，澂江歸附，改澂江府。地居滇省之中，山川明秀，蠶衣耕食，民安於業。近郡之羅羅，性雖頑狠，然恭敬上官。官至，争迎到家，刲羊擊豕，罄所有以供之，婦女皆出羅拜，故於諸府獨號安静云。

澂江，唐朝爲南寧、昆州二州的地域。天寶末年，陷落於蠻，號稱羅伽甸。宋朝時，大理段氏稱爲羅伽部。元朝設置羅伽萬户府。至元年間，改爲澂江路。洪武十五年，雲南平定，澂江歸附，改爲澂江府。地居滇省之中，山川明麗秀美，養蠶製衣種地得食，人民安居樂業。近郡的羅羅，性情雖然凶暴，但尊敬長官。官員到來，争着迎到家中，殺猪宰羊，盡其所有招待，婦女都出來環繞下拜，因此在衆府中獨稱安静。

景東

景東，古柘南也，漢尚未有其地。唐南詔蒙氏始置銀生府，後爲金齒白蠻所據。元中統三年討平之，以所部隸威楚萬户。至元中，置開南州。

景東，是古代的柘南，漢朝還没有其地。唐朝南詔蒙氏開始設置銀生府，後來被金齒白蠻占據。元中統三年討伐平定此地，以管轄的地域隸屬威楚萬户。至元年間，設置開南州。

洪武十五年，平雲南，景東先歸附。土官俄陶獻馬百六十匹、銀三千一百兩、馴象二。詔置景東府，以俄陶知府事，賜以文綺襲衣。十八年，百夷思倫發叛，率衆十餘萬攻景東之北吉寨。俄陶率衆禦之，爲所敗，率其民千餘家避於大理府之白崖川。事聞，帝嘉其忠，遣通政司經歷楊大用齎白金文綺賜之。二十三年，沐英討平思倫發，復景東地，因奏景東百夷要衝，宜置衛。以錦衣衛僉事胡常守之，俄陶仍舊職。二十四年，帝以景東爲雲南要害，且多腴田，調白崖川軍士屯守。二十六年，命洱海衛指揮同知賴鎮守景東，從沐春請也。

洪武十五年，平定雲南，景東先歸附。土官俄陶進獻馬一百六十匹、銀三千一百兩、馴象二頭。詔令設置景東府，以俄陶任知府，賜予文綺和成套衣服。十八年，百夷思倫發反叛，率衆十餘萬攻打景東的北吉寨。俄陶率衆抵禦，被對方打敗，率領他的百姓一千多家到大理府的白崖川躲避。事情奏報朝廷，皇帝嘉獎他的忠心，派遣通政司經歷楊大用帶白銀和華麗的絲織物賞賜他。二十三年，沐英征討平定思倫發，收復景東地，於是奏報景東百夷是處在交通要道的形勝之地，應該設置衛。以錦衣衛僉事胡常鎮守，俄陶仍任舊職。二十四年，皇帝因景東是雲南要害之地，并且多肥沃的田地，調白崖川軍士屯田守衛。二十六年，命洱海衛指揮同知賴鎮鎮守景東，是聽從了沐春的請求。

宣德五年，置孟緬長官司。時景東奏所轄孟緬、孟梳，地方遐遠，屢

宣德五年，設置孟緬長官司。當時景東奏報所管轄的孟緬、孟梳，地方遥遠，多次被外寇侵

被外寇侵擾。乞并孟梳於孟緬，設長官司，授把事姜嵩爲長官，以隸景東，歲增貢銀五十兩。六年，大侯土知州刀奉漢侵據孟緬地，敕黔國公沐晟遣官撫諭。

擾。請求把孟梳合并到孟緬，設置長官司，授把事姜嵩爲長官，以隸屬景東，每年增貢銀五十兩。六年，大侯土知州刀奉漢侵占孟緬地域，敕令黔國公沐晟派官安撫曉諭。

正統中，思任發叛，官軍征麓川，知府陶瓚從征有功，進階大中大夫。弘治十五年正月，景東衛雲霧黑暗，晝夜不別者凡七日，巡撫陳金以聞。命廷臣議考察，以謝天變。南京刑部、都察院承旨，考黜文武官千二百員。嘉靖中，者東甸稱亂，劫景東府印去。土舍陶金追斬其頭目，奪印歸。

正統年間，思任發反叛，官軍征討麓川，知府陶瓚跟隨出征有功，進升官階爲大中大夫。弘治十五年正月，景東衛雲黑霧暗，晝夜不分共七日，巡撫陳金奏報朝廷。命朝廷大臣議定考核官吏，以向上天謝罪。南京刑部、都察院接旨，經考核罷免文武官一千二百員。嘉靖年間，者東甸作亂，搶劫景東府印離去。土司屬官陶金追趕斬殺叛賊的頭目，奪印歸還。

景東部皆僰種，性淳樸，習弩射，以象戰。歷討鐵索、米魯、那鑑、安銓、鳳繼祖諸役，皆調其兵及戰象。天啓六年，貴州水西安邦彦反，率衆二十萬入滇境，至馬龍後山，去會城十五里。總兵官調景東土舍陶明卿率兵伏路左。賊分道并至，官兵禦之，賊拒戰，勢甚鋭。明卿乃以象陣從左翼衝出横擊，賊潰，追奔十餘里。巡撫上功，推明卿第一。景東每調兵二千，必自效千餘，餉士之費，未嘗仰給公家，土司中最稱恭順。其府治東有邦泰山，頗險峻，土官陶姓所世居也。

景東部都是僰種姓，性情淳樸，精通弩弓射箭，用象作戰。歷經征討鐵索、米魯、那鑑、安銓、鳳繼祖等戰役，都徵調他們的兵士和戰象。天啓六年，貴州水西安邦彦造反，率衆二十萬進入滇境，到達馬龍後山，距省城十五里。總兵官調用景東土司屬官陶明卿率兵埋伏在道路左面。賊分道同時到來，官兵抵禦，賊寇抗拒交戰，形勢十分嚴峻。陶明卿於是以象陣從左翼衝出攔腰攻擊，賊寇潰敗，追擊逃敵十多里。巡撫報功，推陶明卿第一。景東每調兵二千，必定自願效力一千多人，士兵糧餉的費用，不曾依賴朝廷，土司中最稱恭順。其府治所東面有邦泰山，很險峻，是土官陶姓世代居住的地方。

廣南

廣南，宋時名特磨道。土酋儂姓，智高之裔也。元至元間，立廣南西路宣撫司。初領路城等五州，後惟領安寧、富二州。

廣南，宋朝時名特磨道。土著酋長儂姓，是智高的後裔。元朝至元年間，設立廣南西路宣撫司。起初統領路城等五州，後來祇統領安寧州、富州二州。

洪武十五年歸附，改廣南府，以土官儂郎金爲同知。十八年，郎金來朝，賜錦綺鈔錠。二十八年，都指揮同知王俊奉命率雲南後衛官軍至廣南，築城建衛。郎金父貞佑不自安，結衆據山寨拒守。俊遣人招之，不

洪武十五年歸附，改爲廣南府，以土官儂郎金爲同知。十八年，儂郎金來朝見，贈錦綺鈔錠。二十八年，都指揮同知王俊奉命率雲南後衛官軍到廣南，築城建衛。儂郎金的父親儂貞佑感覺不安，集結衆人占據山寨抗拒堅守。王俊派人招撫他，不服從，時常埋伏在草莽中搶劫，偵察

服，時伏草莽中劫掠，覘官軍進退。俊乃遣指揮歐慶等分兵攻各寨，自將取貞佑；又以兵扼間道，絶其救援。諸寨悉破，衆潰，貞佑窮促就擒，械送京師。降郎金爲府通判。

永樂六年，富州土知州沈紘經入貢，值仁孝皇后喪，紘經奉香幣致祭。宣德元年，土官儂郎舉來朝，貢馬。

正統六年，廣南賊阿羅、阿思等劫掠，命總兵官沐昂等招撫之。時富州土官沈政與郎舉互訐糾衆侵地，帝命昂等勘處。七年，昂奏二人叛逆無實迹，因有隙相妄奏。兵部請治政等罪，帝以蠻人宥之。政、舉相仇殺已十餘年，時方征麓川，憚兵威不敢動。未幾，郎舉以從征功升同知，死無嗣，四門舍目共推儂文舉署事，屢立戰功。萬曆七年，實授同知。子應祖從征三鄉，親獲賊首，詔賞銀百兩。播州之役，徵其兵三千討尋甸叛目，皆有功，賜四品服。

儂氏自文舉藉四門舍目推擁之力得授職，後儂氏襲替必因之。土官之政出於四門，租税僅取十之一。道險多瘴，知府不至其地，印以臨安指揮一人署之。指揮出，印封一室，入取，必有瘟癘死亡。萬曆末，知府廖鉉者，避瘴臨安，以印付同知儂仕英子添壽。添壽死，家奴竊印并經歷司印以逃，既而歸印於其族叔儂仕祥。時仕英親弟仕獬例得襲，索仕祥印，仕祥不與，遂獻地與泗城土官岑接，與連婚構兵，滅仕獬家。及仕祥死，子琳以府印送接，而經歷司印又爲琳弟瓊所有。巡撫王懋中調兵往問，瓊懼，還印於通判周憲，接亦出府印獻於官。時兵方調至境，遽遣歸。廷議

官軍進退。王俊就派指揮歐慶等分兵攻打各寨，自己領兵攻取貞佑；又派兵扼制小路，斷絶他的救援。衆寨都攻克，賊衆潰敗，儂貞佑窘迫被擒獲，戴上刑具押送京師。降儂郎金爲府通判。

永樂六年，富州土知州沈紘經入朝進貢，正值仁孝皇后喪事，沈紘經進獻香和幣帛等禮物送上祭祀。宣德元年，土官儂郎舉來朝見，進貢馬。

正統六年，廣南賊阿羅、阿思等搶劫，命令總兵官沐昂等招撫他們。當時富州土官沈政與儂郎舉互相揭發糾集衆人侵占土地，皇帝命沐昂等勘查處理。七年，沐昂奏報二人叛逆没有確實的證據，因有矛盾相互胡亂奏報。兵部請求治沈政等人的罪，皇帝因其是蠻人而寬恕了他們。沈政、儂郎舉相仇殺已經十多年，當時正在征伐麓川，懼怕兵威不敢妄動。不久，儂郎舉因從征功升任同知，死後没有繼承人，四門土司屬官頭目共同推舉儂文舉代理事務，多次立下戰功。萬曆七年，實際授予同知。兒子儂應祖跟從征討三鄉，親自擒獲賊首，詔令賞銀百兩。播州之役，徵調他們的兵士三千人征討尋甸的叛賊頭目，都有功，賜四品官服。

儂氏自從儂文舉藉助四門的土司屬官頭目推舉擁戴的力量得以授職，以後儂氏承襲廢除官位一定藉助他們。土官的政令從四門出，租税衹收十分之一。道路險惡多瘴氣，知府不到其地，官印由臨安指揮一人代管。指揮出去，印封存在一間屋子裏，進去取，必定有瘟癘死亡。萬曆末年，知府廖鉉，到臨安躲避瘴氣，把官印托付給同知儂仕英的兒子儂添壽。儂添壽死，家奴盗取府印以及經歷司的官印逃走，不久把官印歸還給他的族叔儂仕祥。當時儂仕英的親弟儂仕獬按例應該承襲，向儂仕祥索要官印，儂仕祥不給，於是獻地給泗城土官岑接，與他聯姻動用武力，消滅儂仕獬家。到儂仕祥死，兒子儂琳把府印送給岑接，而經歷司的印又被儂琳的弟弟儂瓊占有。巡撫王懋中調兵前往察問，儂瓊恐懼，把經歷司的官印歸還給通判周憲，岑接也拿出府印獻給官

治鉉擅離與守巡失撫之罪，瓊、接已輪服，勿問，詔可。未幾，儂紹湯兄弟爭襲，各糾交阯兵象，焚掠一空。

府。當時軍隊剛調境内，就遣回。廷臣議定治廖鉉擅離職守和守巡失撫之罪，儂瓊、岑接已順服，不再追究，詔令許可。不久，儂紹湯兄弟爭相承襲，各自糾集交阯的兵象，焚燒劫掠一空。

廣西

廣西，隋屬牂州，後爲東爨、烏蠻等部所居。唐隸黔州都督府。後師宗、彌勒二部寖盛，蒙、段皆莫能制。元憲宗時始内屬。至元十二年，籍二部爲軍，置廣西路。

廣西，隋朝隸屬牂州，後來被東爨、烏蠻等部所居。唐朝隸屬黔州都督府。後來師宗、彌勒二部逐漸强盛，蒙氏、段氏都不能制約。元憲宗時開始歸附朝廷爲屬地。至元十二年，把二部編入軍籍，設置廣西路。

洪武十四年歸附，以土官普德署府事。二十年，普德及彌勒知州赤善、師宗知州阿的各遣人貢馬，詔賜文綺鈔錠。二十四年，布政使張紞奏："維摩、雲龍、永寧、浪渠、越順等州縣蠻民頑惡，不遵政教，宜置兵戍守，以控制之。"是後，朝貢賜予如制。

洪武十四年歸附，以土官普德代理府事。二十年，普德及彌勒知州赤善、師宗知州阿的各派人貢馬，詔令賞賜文綺鈔錠。二十四年，布政使張紞奏請："維摩、雲龍、永寧、浪渠、越順等州縣蠻民愚妄而桀驁不馴，不遵從政教，應置兵戍守，以控制他們。"此後，按禮制朝貢和賜予。

正統六年，總兵官沐昂奏師宗州及廣南府賊阿羅、阿思糾合爲亂，命昂等招諭，未幾平。成化中，土知府昂貴有罪，革其職，安置彌勒州，乃置流官，始築土城。嘉靖元年，設雲南彌勒州十八寨守禦千户所。其部衆好擄掠，無紀律，至水西、烏撒用兵，始征調之。崇禎間，巡按御史傅宗龍由滇入黔，招普兵以行。時滇中最勍稱沙普兵，亦曰昂兵。

正統六年，總兵官沐昂奏報師宗州及廣南府賊寇阿羅、阿思糾集作亂，令沐昂等招撫曉諭，不久平定。成化年間，土知府昂貴有罪，革除他的官職，安置於彌勒州，於是設置流官，開始建築土城。嘉靖元年，設立雲南彌勒州十八寨守禦千户所。其部衆喜好擄掠，没有紀律，到水西、烏撒用兵時，開始徵調他們。崇禎年間，巡按御史傅宗龍由滇入黔，招募普兵出征。當時滇中最强稱沙普兵，也稱昂兵。

鎮沅

鎮沅，古濮、洛雜蠻所居，《元史》謂是和泥、昔樸二蠻也。唐南詔蒙氏銀生府地。其後，金齒爨蠻據之。元時爲威遠蠻棚府，屬元江路總管。

鎮沅，是古代濮、洛雜蠻所居之地，《元史》稱是和泥、昔樸二蠻。唐朝是南詔蒙氏銀生府的地界。其後，金齒爨蠻占據其地。元朝時爲威遠蠻棚府，屬元江路總管。

洪武十五年，總管刀平與兄那直歸附，授千夫長。建文四年，置鎮沅州，以刀平爲知州。永樂三年，刀平率其子來朝，貢方物，賜鈔、文綺。從征八百，又從攻石崖、者達寨外

洪武十五年，總管刀平與兄長刀那直歸附，授官千夫長。建文四年，設置鎮沅州，以刀平爲知州。永樂三年，刀平帶領他的兒子來朝見，進貢本地物産，賞賜銀鈔、文綺。跟從征討八百，又跟從攻打石崖、者達寨外部。整線來投降，入

部。整線來降，入貢方物。升爲府，以刀平爲知府，置經歷、知事各一員。貢賜皆如例。成化十七年，以地方未平，免鎮沅諸土官朝覲。正統元年復免。

貢本地物産。升爲府，以刀平爲知府，設置經歷、知事各一員。貢賜都按例。成化十七年，因地方没有平定，免去鎮沅衆土官朝見皇上。正統元年又免除。

嘉靖中，征安銓，調鎮沅兵千人，命刀寧息領之。復調其子刀仁，亦率兵千人，征那鑑，克魚復寨。初，鎮沅印爲那氏所奪，至是得印以獻，命給之。

嘉靖年間，征討安銓，調用鎮沅兵一千人，命刀寧息統領。又調用他的兒子刀仁，也率兵一千人，征討那鑑，攻克魚復寨。當初，鎮沅府印被那氏掠奪，至此得印獻上，命歸還原主。

領長官司一，曰禄谷寨，永樂十年置。

統領長官司一個，名禄谷寨，永樂十年設置。

永寧

永寧，昔樓頭睒地，接吐蕃，又名荅藍。唐屬南詔，後爲麽些蠻所據。元憲宗時内附，至元間，置荅藍管民官，尋改永寧州，隸北勝府。

永寧，以前是樓頭睒的地界，連接吐蕃，又名荅藍。唐朝隸屬南詔，後來被麽些蠻占據。元朝憲宗時歸附朝廷，至元年間，設置荅藍管民官，不久改爲永寧州，隸屬北勝府。

洪武平雲南時，屬鶴慶府。二十九年，改屬瀾滄衛。十二月，土賊卜百如加劫殺軍民，前軍都督僉事何福遣指揮李榮等討之。其子阿沙遁入革失瓦都寨，官軍齎三日糧，深入追之，會天大雨，衆饑疲，引還。

洪武年間平定雲南時，隸屬鶴慶府。二十九年，改屬瀾滄衛。十二月，土賊卜百如加劫掠斬殺軍民，前軍都督僉事何福派指揮李榮等征討。他的兒子阿沙逃入革失瓦都寨，官軍帶三日糧餉，深入追擊，正逢天下大雨，衆人飢餓疲憊，退回。

永樂四年，設四長官司，隸永寧土官，以土酋張首等爲長官，各給印章，賜冠帶綵幣。尋升永寧爲府，隸布政司，升土知州各吉八合知府，遣之齎敕往大西番撫諭蠻衆。宣德四年，永寧蠻寨矢不剌非糾四川鹽井衛土官馬剌非殺各吉八合，官軍撫定之。命卜撒襲知府，復爲矢不剌非所殺。已，命卜撒之弟南八襲，馬剌非又據永寧節卜、上、下三村，逐南八，大掠夜白、尖住、促卜瓦諸寨。事聞，帝命都督同知沐昂勒兵諭以禍福，并移檄四川行都司下鹽井衛，諭馬剌非還所據村寨。正統二年，馬剌非爲南八所攻，拔烏節等寨，南八亦言馬剌非殺害。詔鎮巡官驗問，令各

永樂四年，設置四長官司，隸屬永寧土官，以土酋張首等爲長官，各自發給印章，賜冠帶束帛。不久升永寧爲府，隸屬布政司，升土知州各吉八合爲知府，派他帶敕書前往大西番安撫曉諭蠻衆。宣德四年，永寧蠻寨矢不剌非糾結四川鹽井衛土官馬剌非殺死各吉八合，官軍安撫平定。命卜撒襲任知府，又被矢不剌非殺害。之後，命卜撒的弟弟南八承襲，馬剌非又占據永寧節卜、上、下三村，驅逐南八，大肆搶掠夜白、尖住、促卜瓦各寨。事情奏報朝廷，皇帝命都督同知沐昂操練軍隊曉諭禍福，并發送檄文給四川行都司下達鹽井衛，諭令馬剌非歸還所占據的村寨。正統二年，馬剌非被南八攻打，奪取烏節等寨，南八也被馬剌非殺害。詔令鎮巡官勘驗查問，令各自歸還侵占的土地，纔止息。

歸侵地，乃寢。

永寧界，東至四川鹽井衛十五里，西至麗江寶山州，南至浪渠州，北至西番。領長官司四，曰剌次和，曰瓦魯之，曰革甸，曰香羅。

永寧的地界，東到四川鹽井衛十五里，西到麗江寶山州，南到浪渠州，北到西番。統領長官司四個，名剌次和、瓦魯之、革甸、香羅。

順寧

順寧府，本蒲蠻地，名慶甸。宋以前不通中國，雖蒙氏、段氏不能制。元泰定間始内附。天曆初，置順寧府并慶甸縣，後省入府。

順寧府，本是蒲蠻的地界，名慶甸。宋朝以前不與中原之國交往，即使蒙氏、段氏也不能制約。元泰定年間開始歸附朝廷。天曆初年，設置順寧府和慶甸縣，後來裁撤入府。

洪武十五年，順寧歸附，以土酋阿悦貢署府事。十七年，命阿日貢爲順寧知府。二十三年，土酋猛丘、土知府子丘等，不輸徵賦，自相仇殺。大理衛指揮鄭祥征蒙化賊，移師至甸頭，破其寨。猛丘請降輸賦，乃還。猛丘死，把事阿羅等復起兵相攻擊。二十九年，西平侯沐春遣鄭祥與指揮李榮等，分道進討，擒阿羅等誅之。後貢賜如制。

洪武十五年，順寧歸附，以土酋阿悦貢代理府事。十七年，命令阿日貢爲順寧知府。二十三年，土酋猛丘、土知府子丘等，不交納所徵收的賦税，自相仇殺。大理衛指揮鄭祥征討蒙化賊寇，轉移軍隊到甸頭，攻克他們的寨子。猛丘請求投降交納賦税，纔返回。猛丘死，把事阿羅等又起兵相互攻擊。二十九年，西平侯沐春派鄭祥與指揮李榮等，分路進軍征討，擒獲阿羅等，誅殺了他們。後來進貢賞賜都按禮制進行。

順寧與大侯接境。萬曆中，大侯土舍奉赦、奉學兄弟不相能。奉學倚妻父土知府猛廷瑞，與兄赦日構兵。巡撫陳用賓檄參將李先著、副使邵以仁勘處。以仁襲執廷瑞，因請改順寧爲流官。先著被檄，極言不可討，被謗語，逮下獄瘐死。然廷瑞實無反謀，以參將吴顯忠覘其富，誣以助惡，索金不應，遂譖於巡按張應揚，轉告巡撫陳用賓。廷瑞大恐，不得已斬奉學以獻。顯忠益誣其陰事，傅以反狀，撫按會奏，得旨大剿。廷瑞出，獻印獻子以候命，不從。顯忠帥兵入其寨，盡取猛氏十八代蓄貲數百萬，誘廷瑞至會城執之，獻捷於朝。於是所部十三寨盡憤，始聚兵反，官兵悉剿除之，并殺其子。以仁超擢右都御史，蔭子。未幾坐大辟，繫獄，應揚亦病卒。人以爲天道云。

順寧與大侯接境。萬曆年間，大侯土司屬官奉赦、奉學兄弟不和睦。奉學倚恃岳父土知府猛廷瑞，與兄長奉赦天天交戰。巡撫陳用賓傳檄文令參將李先著、副使邵以仁勘查處理。邵以仁襲擊抓獲猛廷瑞，於是請求改順寧爲流官。李先著接到檄文，極力陳説不可征討，遭人造謡中傷，被逮捕關進牢獄死在獄中。但是猛廷瑞實際没有造反陰謀，因參將吴顯忠偵知他富有，誣陷他幫助惡人，索要財物不給，就向巡按張應揚進讒言，又轉告巡撫陳用賓。猛廷瑞十分恐懼，不得已斬殺奉學獻上。吴顯忠進一步誣陷他有不可告人的事情，捏造他造反的情况，巡撫巡按會同奏報，得到聖旨大舉剿滅。猛廷瑞出來，獻印獻子以聽候命令，不允許。吴顯忠率兵闖入他的寨子，把猛氏十八代蓄儲的資財數百萬全部掠取，誘騙猛廷瑞到省城拘捕他，向朝廷獻捷。於是他所統領的十三寨都憤怒，開始聚兵造反，官兵全部剿除他們，并都殺了他們的兒子。邵以仁越級提升爲右都御史，封蔭他的兒子。不久判處死

刑，關進牢獄，張應揚也病死。人們認爲這是上天的報應。

順寧附境有猛猛、猛撒、猛緬，所謂三猛也。猛猛最强，部落萬人，時與二猛爲難。其地田少箐多，射獵爲業。猛緬地雖廣，而人柔弱。部長賜冠帶，最忠順。猛撒微弱，後折入於耿馬云。

順寧附近的地方有猛猛、猛撒、猛緬，是所謂的三猛。猛猛最强大，部落一萬人，時常對二猛發難。其地田少竹多，以打獵作爲職業。猛緬地雖寬廣，但人柔弱。部落酋長被賜予冠帶，最忠誠順服。猛撒微弱，後來轉入於耿馬。

蒙化

蒙化，唐屬姚州都督府。蒙氏時，細奴邏築城居之，號蒙舍詔。段氏改開南縣。元爲州，屬大理。

蒙化，唐朝隸屬姚州都督府。蒙氏時，細奴邏築城居住在這裏，稱爲蒙舍詔。段氏改爲開南縣。元朝爲州，隸屬大理。

洪武十七年，以土酋左禾爲蒙化州判官、施生爲正千夫長。二十三年，西平侯沐英以蒙化所屬蠻火頭字青等梗化不服，請置衛。命指揮僉事李聚守蒙化。賊高天惠作亂，大理衛指揮使鄭祥捕斬之，傳首雲南。

洪武十七年，以土酋左禾爲蒙化州判官、施生爲正千夫長。二十三年，西平侯沐英以蒙化管屬的蠻人火頭字青等頑固不服從教化，請求置衛。命指揮僉事李聚守衛蒙化。賊高天惠作亂，大理衛指揮使鄭祥捕獲斬殺他，把頭顱送到雲南。

永樂九年，土知州左禾、正千夫長阿束來朝，貢馬，賜予如例。既，左伽從征麓川，戰於大侯，功第一，進秩臨安知府，掌州事。正統中，升州爲府，以左伽爲知府，世襲。所部江内諸蠻，性柔，頗馴擾，江外數枝，以勇悍稱。每應征調，多野戰，無行伍。

永樂九年，土知州左禾、正千夫長阿束來京朝見，進貢馬，按制度賞賜。之後，左伽跟隨征討麓川，在大侯作戰，功勞第一，進升官職任臨安知府，掌管州事。正統年間，升州爲府，以左伽爲知府，世代承襲。所統領的江内衆蠻，性情柔弱，很馴順，江外數支，以驍勇慓悍著稱。每次應徵調用，多散布作戰，没有行列軍伍。

成化十七年，巡撫奏地方未寧，免蒙化土官明年朝貢。正統元年，詔復免。

成化十七年，巡撫奏報地方還没有安寧，免除了蒙化土官第二年的朝貢。正統元年，詔令再次免除朝貢。

萬曆四十八年，雲龍土知州段龍死，子嘉龍立，養子進忠殺嘉龍争襲，流劫殺掠。官軍進討，進忠從間道欲趨大理，官軍擒誅之，改設流官，授段氏世吏目一人。

萬曆四十八年，雲龍土知州段龍死，兒子段嘉龍襲職，養子段進忠殺死段嘉龍争奪承襲，到處流竄搶劫殺人。官軍進軍征討，段進忠從小路想逃往大理，官軍擒獲誅殺他，改設流官，授段氏世襲吏目一人。

孟艮

孟艮，蠻名孟掯，自古不通中國。永樂三年來歸，設孟艮府，隸雲南都司，以土酋刀哀爲知府，給印誥冠帶。時刀哀遣人來朝，請設治所，

孟艮，蠻名孟掯，自古不與中原之國交往。永樂三年來歸服，設置孟艮府，隸屬雲南都司，以土酋刀哀爲知府，給予印信誥封冠帶。當時刀哀派人來朝見，請求設置官署，每年備辦差發黃

歲辦差發黄金六十兩。六年，土知府刀交遣弟刀哈哄貢象及金銀器。禮部言："刀交嘗構兵攻劫鄰境，詐譎不誠，宜却其貢。"帝曰："蠻夷能悔過來朝，往事不足責。"命賜鈔及絨錦綺帛。是後，貢賜皆如例。宣德六年，命内官楊琳齎綵幣往賜孟艮知府刀光。正統間，孟艮地多爲木邦所并。景泰中，入貢知府名慶馬辣，不知於刀氏何屬也。

金六十兩。六年，土知府刀交派弟弟刀哈哄進貢象以及金銀器。禮部説："刀交曾發兵攻打劫掠鄰境，欺詐詭譎不誠心，應當不接受他的進貢。"皇帝説："蠻夷能悔過來朝見，往事不足責備。"命賞賜鈔幣以及絨錦綺帛。此後，貢賜都按制度辦。宣德六年，命内官楊琳帶束帛前往賞賜孟艮知府刀光。正統年間，孟艮的土地多被木邦吞并。景泰年間，入貢的知府名慶馬辣，不知與刀氏是什麽關係。

孟艮在姚關東南二千里外，沃野千里，最殷富。地多虎，農者於樹杪結草樓以護稼。雲南知府趙混一嘗入其境，待之禮慢，後無復至者。

孟艮在姚關東南二千里外，肥沃的田野達千里，最殷實富有。地方多老虎，農夫在樹梢結草樓以保護莊稼。雲南知府趙混一曾經入此境内，因招待他禮數不恭敬，後來没有再來的官員。

孟定　耿馬安撫司

孟定，蠻名景麻。至元中，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隸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

孟定，蠻名景麻。至元年間，設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統管二甸，隸屬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

洪武十五年，土酋刀名扛來朝，貢方物，賜綺帛、鈔幣，設孟定府，以刀渾立爲知府。永樂二年，孟定土官刀景發遣人貢馬，賜鈔羅綺。遣使往賜印誥、冠帶、襲衣，復頒信符、金字紅牌。四年，帝以孟定道里險遠，每歲朝貢不便，令自今三年一貢，如慶賀謝恩不拘例。

洪武十五年，土酋刀名扛來京朝見，進貢本地物産，賞賜綺帛、鈔幣，設置孟定府，以刀渾立爲知府。永樂二年，孟定土官刀景發派人進貢馬，賞賜鈔幣羅綺。派使者前往賞賜印信誥封、冠帶、襲衣，又頒發信符、金字紅牌。四年，皇帝因孟定路途險遠，每年朝貢不方便，令從現在起三年進貢一次，如果是慶賀謝恩不拘常例。

初，孟璉與孟定皆麓川地，其土目皆故等夷，惡相屬；後改孟璉隸雲南，多以互侵土地仇殺。宣德六年，土知府罕顔法以爲言，敕黔國公沐晟遣官撫諭，俾各歸侵掠。正統中，麓川叛，孟定知府刀禄孟遁走。木邦土官罕葛從征有功，總督王驥奏令食孟定之土。嘉靖間，木邦罕烈據地奪印，令土舍罕慶守之，名爲耿馬；地之所入，悉歸木邦。萬曆十二年，官兵取隴川，平孟定故地，以罕葛之後爲知府。十五年，頒孟定府印。崇禎末，孟定叛，降於緬甸。

當初，孟璉與孟定都是麓川的地界，它的土目原來都是同等級的，憎惡彼此相隸屬；後來改孟璉隸屬雲南，多因互相侵占土地而仇殺。宣德六年，土知府罕顔法爲此事進言，敕令黔國公沐晟派官員安撫曉諭，使各自歸還侵掠的土地。正統年間，麓川反叛，孟定知府刀禄孟逃走。木邦土官罕葛跟從征討有功，總督王驥奏請令他享用孟定徵收的土地税。嘉靖年間，木邦罕烈占據土地奪取印信，令土司屬官罕慶守衛，名爲耿馬；土地的收入，全部歸木邦。萬曆十二年，官兵攻取隴川，平定孟定故地，以罕葛的後人爲知府。十五年，頒發孟定府印。崇禎末年，孟定反叛，投降於緬甸。

其地，自姚關南八日程，西接隴川，東連孟璉，南木邦，北鎮康。土瘠人稀，有馬援城在焉。領安撫司一，曰耿馬。萬曆十二年置，以們罕爲安撫使。與孟定隔喳哩江。孟定居南，耿馬居北。罕死，弟們罕金護印，屢奉朝貢。時木邦思禮作亂，侵灣甸、鎮康，倚罕金爲聲援。天啓二年，緬人攻猛乃、孟艮，罕金欲救之。緬移兵攻金，金厚賂之，乃解。後與木邦罕正構難不絶云。

這個地區，從姚關向南有八日的行程，西接隴川，東連孟璉，南接木邦，北連鎮康。土地貧瘠人烟稀少，有馬援城在這裏。統領安撫司一個，名耿馬。萬曆十二年設置，以們罕爲安撫使。與孟定隔喳哩江。孟定位居南面，耿馬位居北面。們罕死，弟弟們罕金護印任職，多次進貢。當時木邦思禮作亂，侵掠灣甸、鎮康，倚恃罕金遥作支援。天啓二年，緬人攻打猛乃、孟艮，罕金想援救。緬甸轉移軍隊攻打罕金，罕金重重地賄賂他們，纔化解。後來與木邦罕止結仇交戰不息。

曲靖

曲靖，隋恭、協二州地。唐置南寧州，改恭州爲曲州，分協州置靖州。至元初，置磨彌部萬户，後改爲曲靖路宣慰司。

曲靖，是隋朝恭、協二州的地域。唐朝設置南寧州，改恭州爲曲州，把協州分開設置靖州。到元朝初年，設置磨彌部萬户，後來改爲曲靖路宣慰司。

洪武十四年，征南將軍下雲南，元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帥張麟、行省平章劉輝等來降。十五年，改曲靖千户所爲曲靖軍民指揮使司，置曲靖軍民府。十六年，霑益州土官安索叔、安磁等貢馬及羅羅刀甲、氈衫、虎皮。詔賜磁、冠帶、綺羅衣各一襲并文綺、鈔錠。羅雄州土酋納居來朝，賜鈔幣。十七年，亦佐縣土酋安伯作亂，西平侯沐英發兵討降之。

洪武十四年，征南將軍進軍雲南，元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帥張麟、行省平章劉輝等來投降。十五年，改曲靖千户所爲曲靖軍民指揮使司，設置曲靖軍民府。十六年，霑益州土官安索叔、安磁等進貢馬以及羅羅刀甲、氈衫、虎皮。詔令賞賜瓷器、冠帶、綺羅衣各一套和文綺、鈔錠。羅雄州土酋納居來京朝見，賞賜鈔幣。十七年，亦佐縣土酋安伯作亂，西平侯沐英發兵征討降服了他。

二十年，越州土酋阿資與羅雄州營長發束等叛。阿資者，土官龍海子也。越州，蠻呼爲苦麻部。元末，龍海居之，所屬俱羅羅斯種。王師征南時，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龍海降，遂遣子入朝，詔以龍海爲知州。尋爲亂，英擒之，徙遼東，至蓋州病死。阿資繼其職，益桀驁，至是叛。帝命英會征南將軍傅友德進討。道過平夷，以其山險惡，宜駐兵屯守，遂遷其山民往居卑午村，留神策衛千户劉成等將千人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户所。阿資等率衆寇普安，燒府治，

二十年，越州土酋阿資與羅雄州營長發束等反叛。阿資，是土官龍海的兒子。越州，蠻人稱爲苦麻部。元朝末年，龍海占據此地，管轄的都是羅羅斯種。朝廷的軍隊南征時，沐英在其地的湯池山駐扎軍隊。龍海投降，就派兒子入京朝見，詔令以龍海爲知州。不久作亂，沐英擒獲他，遷徙遼東，到蓋州病死。阿資繼承他的官職，更加凶悍倔强，至此反叛。皇帝命沐英會同征南將軍傅友德進軍征討。路過平夷，因其山勢險惡，應駐軍守備，於是把山民遷往卑午村居住，留下神策衛千户劉成等帶領一千人在這裏設置堡壘，後來成爲平夷千户所。阿資等率領衆賊侵犯普安，燒毁府衙，大肆搶劫。傅友德率兵攻

大肆剽掠。友德率兵擊之，斬其營長。二十二年，友德等進攻，土官普旦來降。阿資退屯普安，倚崖壁爲寨。友德以精兵蹙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獲馬畜甚衆。阿資遁還越州，復追擊敗之，斬其黨五十餘人。阿資窮蹙請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龍二衛，扼其險要，復分兵追捕，至是遂降。

打，斬殺他的營長。二十二年，傅友德等進攻，土官普旦前來投降。阿資撤退駐扎在普安，依傍崖壁造寨。傅友德用精兵逼迫他，蠻衆都攀緣壁崖，墜死的人不可盡數，生擒一千三百多人，獲取很多馬畜。阿資逃回越州，又追擊打敗他，斬殺他的黨羽五十多人。阿資窘迫請求投降。當初，阿資遁逃時，揚言説："朝廷有萬軍的驍勇，我地有萬山的險惡，難道能把我們都殲滅?"沐英就請求設置越州、馬龍二衛，扼制其險要的地方，又分兵追捕，至此終於投降。

英等以陸凉西南要地，請設衛屯守。命洱海衛指揮僉事滕聚於古魯昌築城，置陸凉衛指揮使司。英又言："曲靖指揮千户哈剌不花，乃故元守禦陸凉千户。今陸凉置衛，宜調於本衛鎮守，庶絶後患。"詔從之。帝以平夷尤當要衝，四面皆諸蠻部落，乃遣開國公常昇往辰陽集民間丁壯五千人，統以右軍都督僉事王成，即平夷千户所改置衛。二十三年，置越州衛。二十四年，徙越州衛於陸凉州；以英言雲南諸蠻皆降，惟阿資恃險屢叛，宜徙衛軍守禦。已，阿資復叛。命都督僉事何福爲平羌將軍，率師進討，屢敗賊衆。會連月淫雨水溢，阿資援絶，與其衆降。福擇曠地列柵，以置其衆。西南有木容箐，賊常出没處，復調普安衛官軍置寧越堡鎮之，然阿資終不悛。

沐英等以陸凉是西南要地，請求設衛駐守。命洱海衛指揮僉事滕聚在古魯昌築城，設置陸凉衛指揮使司。沐英又説："曲靖指揮千户哈剌不花，就是原來元朝的守禦陸凉千户。現在陸凉置衛，應調他來本衛鎮守，可能會斷絶後患。"詔令聽從他的意見。皇帝因平夷處在尤其重要的交通要道，四面都是衆蠻部落，就派開國公常昇前往辰陽招集民間壯丁五千人，由右軍都督僉事王成統領，把平夷千户所改置爲衛。二十三年，設置越州衛。二十四年，把越州衛遷徙到陸凉州；因沐英説雲南衆蠻都投降了，衹有阿資倚恃險惡之地多次反叛，應遷徙衛軍防守抵禦。之後，阿資又反叛。命都督僉事何福爲平羌將軍，率領軍遂進擊征討，多次打敗賊寇。恰逢連月多雨河水漲溢，阿資後援斷絶，與他的部衆投降。何福選擇平曠的地方列柵欄，安置他的部衆。西南有木容箐，是賊寇經常出没的地方，又調遣普安衛官軍設置寧越堡鎮守，但是阿資終究不悔改。

二十七年，阿資復反。西平侯沐春及福率兵營於越州城北，遣壯士伏於岐路，而以兵挑戰。蠻兵悉衆出，伏起，大敗之，阿資脱身遁。初，曲靖土軍千户阿保、張琳所守地，與越州接壤，部衆多相與貿易。春使人結阿保等，覘阿資所在及其經行地，星列守堡，絶其糧道，賊益困。二十八

二十七年，阿資又造反。西平侯沐春和何福率兵在越州城北扎營，派壯士埋伏在岔路，而帶兵挑戰。蠻兵全部出動，伏兵進擊，大敗賊寇，阿資脱身逃走。當初，曲靖土軍千户阿保、張琳守衛的轄地，與越州接壤，部衆多相互貿易。沐春派人聯絡阿保等，偵察阿資所在地以及他經過通行的地方，像星星一樣稠密地羅列防守的堡壘，斷絶他的糧道，賊更加困頓。二十八年，何

年，福潛引兵屯赤窩鋪，遣百户張忠等搗賊巢，擒阿資，斬之，俘其黨，越州乃平。自是以後，諸土官按期朝貢，西南晏然。

正統二年，曲靖軍民知府晏毅言四事。一，土官承襲，或子孫，或兄弟，或妻繼夫，或妾繼嫡，皆無豫定次序，致臨襲爭奪，仇殺連年。乞敕該部移文所司，豫爲定序造册，土官有故，如序襲職。一，請恤陣亡子孫。一，請雲南官俸，悉如四川之例。一，均户口田地。事下所司議行。毅復請設霑益州松韶巡檢，從之。

嘉靖中，羅雄知州者濬殺營長，奪其妻，生子繼榮，稍長，即持刀逐濬。濬欲置之死，以其母故不忍。及濬請老，以繼榮代襲，繼榮遂逐濬。濬訴之鎮巡官，命迎濬歸。繼榮陽事之，實加禁錮。萬曆九年，調羅雄兵征緬。繼榮將行，恐留濬爲難，遂弒濬。時霑益土知州安世鼎死，妻安素儀署州事，亦提兵赴調。繼榮與之合營，通焉，且倚霑益兵力爲助。師過越州，留土官資氏家，淫樂不進。知州越應奎白於兵備，將擒之，繼榮走，遂聚衆反。攻破陸凉鴨子塘、陸陂諸寨，築石城於赤龍山，據龍潭爲險，廣六十里。名己所居曰"龍樓鳳閣"，環以群寨，實諸軍士妻女其中。十三年，巡撫劉世曾乃檄諸道進兵。適劉綎破緬解官回，世曾以兵屬綎。綎遂馳赴普鲊營，直搗赤龍寨，斬賊渠帥，繼榮遁去。綎復連破三寨，降其衆一萬七千人，追奔至阿拜江，斬繼榮，賊平。世曾請築城，改設流官，乃以何倓爲知州，者繼仁爲巡檢。未幾，蠻寇必大反，殺繼仁，執倓。參將蔡兆吉等討定之，乃改羅雄

福秘密領兵駐扎在赤窩鋪，派百户張忠等攻打賊巢，擒獲阿資，斬殺了他，俘獲他的同黨，越州於是平定。從這以後，衆土官按期朝貢，西南安定。

正統二年，曲靖軍民知府晏毅奏報四件事。一，土官承襲，有的是子孫，有的是兄弟，有的是妻子繼承丈夫，有的是妾繼承嫡妻，都没有預先確定的次序，導致承襲時爭奪，仇殺連年。請求敕令吏部發公文通知主管部門，預先確定次序編造名册，土官有亡故，按次序襲職。二，請撫恤陣亡將士的子孫。三，請將雲南官員的俸禄，全部按照四川的慣例辦。四，平均户口田地。事情下交主管部門議定施行。晏毅又請求設立霑益州松韶巡檢，皇上聽從其請。

嘉靖年間，羅雄知州者濬殺死營長，搶奪他的妻子，生子者繼榮，稍稍長大，就持刀逐殺者濬。者濬想置他於死地，因他母親的緣故不忍心。到者濬奏請年老，用者繼榮代職承襲，者繼榮於是驅逐者濬。者濬向鎮巡官告狀，命令迎接者濬還家。者繼榮表面侍奉他，實際上加以禁錮。萬曆九年，調遣羅雄兵征伐緬甸。者繼榮將要出征，恐怕留下者濬成爲禍患，就殺死者濬。當時霑益土知州安世鼎死，妻子安素儀代理州事，也領兵聽從調用。者繼榮與她合營，私通，并且倚恃霑益兵力作援助。軍隊經過越州，留在土官資氏家中，淫樂不進發。知州越應奎禀報兵備，將去捉拿他，者繼榮逃走，於是聚衆造反。攻克陸凉鴨子塘、陸陂等寨，在赤龍山建築石城，占據龍潭作爲險阻，寬六十里。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命名爲"龍樓鳳閣"，以群寨環繞，把衆軍士的妻女安置在其中。十三年，巡撫劉世曾便傳檄文徵召各路進軍。正逢劉綎攻克緬甸解免官職返回，劉世曾把軍隊交付給劉綎。劉綎於是疾行趕赴普鲊營，直攻赤龍寨，斬殺賊首領，者繼榮逃走。劉綎又接連攻克三寨，降服賊衆一萬七千人，追擊逃敵到阿拜江，斬殺者繼榮，賊寇被平定。劉世曾請求建築城池，改設流官，就以何倓爲知州，者繼仁爲巡檢。不久，蠻寇必大反叛，殺死者繼仁，拘捕何倓。參將蔡兆吉等討伐

州曰羅平，設千户所曰定雄。

時霑益安素儀無子，以烏撒土官子安紹慶爲嗣。慶死，孫安遠襲。土婦設科作亂，逐安遠，糾衆焚掠霑益諸堡站，陷平夷衛。天啓三年，官兵擒設科，誅之。五年，安邊據霑益，從水西叛。事詳《烏撒傳》中。

初，越州阿資罪誅，永樂間，以其子禄寧爲土縣丞，與亦佐沙氏分土而居。其地南北一百二十里，士馬精强，征調銀至三千八百兩。

曲靖境内有交水，去平夷衛二舍，與黔接壤，滇師出上六衛必由之道。天啓初，水西用兵，撫臣議："曲靖鎖鑰全滇，交水當黔、滇之衝，乃厄塞要地。平夷右所宜移置交水，去險築城，俾與平夷衛相望，互爲聲援，便。"報可。

平定叛亂，於是改羅雄州爲羅平，設置千户所名定雄。

當時霑益安素儀没有兒子，以烏撒土官的兒子安紹慶作爲子嗣。安紹慶死，孫子安遠承襲。土酋婦設科作亂，驅逐安遠，糾集衆人焚燒搶劫霑益衆堡站，攻陷平夷衛。天啓三年，官兵擒獲設科，誅殺了她。五年，安邊占據霑益，跟從水西反叛。詳情記載在《烏撒傳》中。

當初，越州阿資因罪處死，永樂年間，以他的兒子禄寧爲土縣丞，與亦佐沙氏分地區而居處。其地南北一百二十里，兵精馬壯，徵調銀達到三千八百兩。

曲靖境内有交水，距平夷衛約六十里，與黔接壤，是滇出兵到上六衛的必經之路。天啓初年，水西用兵，撫臣奏議："曲靖是全滇的軍事要鎮，交水處在黔、滇的交通要道，是險要難以通行的重要地方。平夷右所應遷移設置在交水，到險要之地建築城池，使之與平夷衛相呼應，互爲聲援，有便利。"皇帝批覆許可。



明史卷三百十四

列傳第二百二

雲南土司(二)

姚安　鶴慶　武定　尋甸　麗江　元江　永昌　新化　威遠
北勝　灣甸　鎮康　大侯　瀾滄衛　麓川

姚安

姚安，本漢弄棟、蜻蛉二縣地。唐置姚州都督府，以民多姚姓也。天寶間，南詔蒙氏改爲弄棟府。宋時，段氏改姚州。元立統矢千户所，天曆間，升姚安路。

洪武十五年，定雲南，改爲府。十六年，姚安土官自久作亂。官兵往討，師次九十九莊，自久遁去。明年復寇品甸。西平侯沐英奏以土官高保爲姚安府同知、高惠爲姚安州同知。保、惠從英擊自久，平之。二十年，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往雲南總制諸軍，於定邊、姚安等處立營屯種。二十六年，保以襲職，遣其弟貢馬謝恩。

宣德九年，姚安土知府高賢遣使貢馬。弘治中，土官高棟與普安叛賊戰，死於板橋驛。嘉靖三十年，土官高鵠當元江之變布政司徐樾遇害，奮身赴救，死之。萬曆中，同知高金以征緬功，賜四品服。

所屬大姚縣，有鐵索箐者，本㑩種。依山險，以剽掠爲業，旁郡皆受其害。弘治間，稍有歸命者，分隸於

姚安，本是漢朝的弄棟、蜻蛉二縣的地域。唐朝設置姚州都督府，因爲百姓多姓姚。天寶年間，南詔蒙氏改爲弄棟府。宋朝時，段氏改爲姚州。元朝設立統矢千户所，天曆年間，升爲姚安路。

洪武十五年，平定雲南，改爲府。十六年，姚安以土著首領充任并世襲的土官自久作亂。官兵前往征討，軍隊臨時駐扎在九十九莊，自久逃跑。第二年又侵犯品甸。西平侯沐英奏請以土官高保爲姚安府同知、高惠爲姚安州同知。高保、高惠跟從沐英攻打自久，平定了叛亂。二十年，命令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前往雲南統率衆軍，在定邊、姚安等處扎營屯田耕種。二十六年，高保因承襲官職，派他的弟弟進貢馬謝恩。

宣德九年，姚安土知府高賢派使者進貢馬。弘治年間，土官高棟與普安叛賊交戰，死在板橋驛。嘉靖三十年，土官高鵠正當元江事變，布政司徐樾遇害時，奮不顧身前往營救，死難。萬曆年間，同知高金因征討緬甸的功勞，賜四品官服。

轄地内的大姚縣，有鐵索箐，本是㑩種姓。依憑山險，以搶劫爲業，旁郡都遭受他們的禍害。弘治年間，逐漸有歸順聽命的，分別隸屬於

姚安、姚州。嘉靖中，乃專屬姚安。其渠羅思者，有幻術，造僞印稱亂。萬曆元年，巡撫鄒應龍與總兵官沐昌祚討平之，諸郡乃安。

姚安、姚州。嘉靖年間，專屬姚安。它的首領羅思，有幻術，造假官印舉兵作亂。萬曆元年，巡撫鄒應龍與總兵官沐昌祚討伐平定叛亂，衆郡纔安定。

鶴慶

鶴慶，唐時名鶴川，南詔置謀統郡。元初，置鶴州。至元中，升鶴慶府，尋改爲路。

鶴慶，唐朝時名鶴川，南詔設置謀統郡。元朝初年，設置鶴州。至元年間，升爲鶴慶府，不久改爲路。

洪武中，大軍平雲南，分兵拔三營、萬户寨，獲僞參政寶山帖木兒等六十七人。置鶴慶府，以土官高隆署府事。十七年，以董賜爲知府、高仲爲同知、賜子節爲安寧知州、楊奴爲劍川知州。賜率其屬來朝，貢馬及方物，詔賜冠帶并織金文綺、布帛、鈔錠。十八年，以賜爲雲南前衛世襲指揮僉事。賜，安寧州人，世爲酋長。大軍入滇，率衆來降，復從軍討賊有功，故與子節并有世襲知府、知州之命。及賜來朝，以父子俱受顯榮，無以仰報，子幼冲，不達政治，乞還父子所授官，而自爲安寧知州。帝曰："爾能綏靖邊鄙，授爾官以酬爾勛。今辭尊居卑，奈何？"命潁國公傅友德及諸大臣議之。皆以賜既有功，不可聽其辭，而節之官則可免。乃改賜明威將軍雲南前衛世襲指揮僉事，諭曰："雲南前衛密邇安寧，特命爾是職。爾其綏輯遠人，以安邊鄙，其毋再辭。"

洪武年間，大軍平定雲南，分兵攻取三營、萬户寨，擒獲僞參政寶山帖木兒等六十七人。設置鶴慶府，以土官高隆代理府事。十七年，以董賜爲知府、高仲爲同知、董賜的兒子董節爲安寧知州、楊奴爲劍川知府。董賜率領他的部屬來京朝見，進貢馬以及本地物産，詔令賞賜冠帶和織金文綺、布帛、鈔錠。十八年，任董賜爲雲南前衛世襲指揮僉事。董賜，是安寧州人，世代任酋長。大軍入滇，率衆來投降，又跟從軍隊征討賊寇有功，所以與兒子董節一同有世襲知府、知州的任命。到董賜來京朝見，因父子都接受顯赫的榮寵，没有什麽可以回報朝廷，兒子年幼，不通政治，請求交還所授給父子的官職，而自任安寧知州。皇帝説："你能安撫平定邊境，授予你官職以酬報你的功勛。現在推辭尊位居處卑位，爲什麽？"命潁國公傅友德及衆大臣商議。都認爲董賜既然有功，不可聽任他推辭，而董節的官職則可以免除。就改董賜任明威將軍雲南前衛世襲指揮僉事，訓諭説："雲南前衛靠近安寧，特命你任這個職務。希望你安撫遠方蠻人，以安定邊境，不要再推辭。"

二十年，劍川土官楊奴叛。大理衛指揮鄭祥討之，斬八十餘人，楊奴遁。未幾，還劍川，復聚蠻爲亂，祥復以兵擊斬之。二十四年，置鶴慶衛。三十年，改鶴慶府爲軍民府。永樂十五年，順州知州王義言："沾被聖化三十餘年，聲教所届，言語漸通，子弟亦有俊秀，請建學教育。"從之。

二十年，劍川土官楊奴反叛。大理衛指揮鄭祥征討，斬殺八十多人，楊奴逃走。不久，返回劍川，又聚集蠻人作亂，鄭祥又帶兵進擊斬殺了他。二十四年，設置鶴慶衛。三十年，改鶴慶府爲軍民府。永樂十五年，順州知州王義説："蒙受聖朝教化三十多年，聲威教化到達的地方，言語漸漸溝通，子弟也有俊秀的，請建立學校進行教育。"皇上聽從他的意見。

正統二年，副使徐訓奏鶴慶土知府高倫與弟純屢逞凶惡，屠戮士庶，與母楊氏并叔宣互相賊害。敕黔國公沐昂諭使輸款，如恃强不服，即調軍擒捕。五年，復敕昂等曰：“比聞土知府高倫妻劉氏同倫弟高昌等，糾集羅羅、麽些人衆，肆行凶暴。事發，不從逮訊。敕至，即委官至彼勘實，量調官軍擒捕首惡，并逮千户王蕙及高宣等至京質問。”八年，鶴慶民楊仕潔妻阿夜珠告倫謀殺其子，復命法司移文勘驗。已而大理衛千户奏報，倫擅率軍馬欲謀害親母；又稱其母告倫不孝及私斂民財，多造兵器，殺戮軍民，支解梟令等罪。遂敕黔國公沐晟等勘覆。及奏至，言倫所犯皆實，罪應死。倫復屢訴，因與叔宣争襲，又與千户王蕙争娶妾，以致挾仇誣陷。所勘殺死，皆病死及强盗拒捕之人。倫母楊亦訴倫無不孝，實由宣等陷害。復敕晟及御史嚴恭確訪。既而奏當倫等皆伏誅。高氏族人無可繼者，帝命於流官中擇人，以綏遠蠻。乃擢瀘州知府林遒節爲知府。鶴慶之改流官自此始。

正統二年，副使徐訓奏報鶴慶土知府高倫與弟弟高純多次逞凶作惡，屠戮官吏百姓，與母親楊氏和叔父高宣互相殘害。敕令黔國公沐昂曉諭使他們投誠，如果恃强不服，就調遣軍隊擒捕。五年，又敕令沐昂等説：“近來聽説土知府高倫的妻子劉氏同高倫的弟弟高昌等，糾集羅羅、麽些人衆，肆意行凶横暴。事情被揭發，不服從逮捕審訊。敕令到，就委派官員到那裹核實，酌情調遣官軍擒捕首惡，并逮捕千户王蕙以及高宣等到京師責問。”八年，鶴慶百姓楊仕潔的妻子阿夜珠告發高倫謀殺她的兒子，又命司法部門發公文調查檢驗。不久大理衛千户奏報，高倫擅自率兵馬想謀害親生母親，又稱他的母親告發高倫不孝順以及私自聚斂民財，多製造兵器，殺戮軍民，肢解懸頭示衆等罪行。於是敕令黔國公沐晟等勘察核實。到奏報呈上，説高倫的罪行都是實情，按罪應當處死。高倫又多次上訴，因與叔父高宣争奪承襲，又與千户王蕙争相娶妾，以致懷仇誣陷。勘察殺死的人，都是病死以及强盗拒捕的人。高倫的母親楊氏也訴説高倫没有不孝順之事，實際是高宣等陷害。又敕令沐晟和御史嚴恭準確訪查。不久奏報判處高倫等的罪行都伏法處死。高氏族人没有可以繼承的，皇帝命令在流官中選人，以安撫邊遠的蠻人。於是提升瀘州知府林遒節爲知府。鶴慶改置有一定期限非世襲的流官從此時開始。

武定

武定，南詔三十七部之一。宋淳熙間，大理段氏以阿歷爲羅武部長。三傳至矣格，當元世祖時，爲北部土官總管。至元七年，改武定路，置南甸縣。

洪武十四年，雲南下，武定女土官商勝首先歸附。十五年，改爲武定軍民府，以勝署府事。十六年，勝遣人來朝，貢馬。詔賜勝誥命、朝服及錦幣、鈔錠。十七年，以和曲土官豆派爲知州。二十一年，發内帑，令於武定、德昌、會川諸處，市馬三千

武定，是南詔三十七部之一。宋朝淳熙年間，大理段氏任用阿歷爲羅武部長官。三傳到矣格，正當元世祖時期，爲北部土官的總管。至元七年，改爲武定路，設置南甸縣。

洪武十四年，雲南被攻下，武定女土官商勝首先歸附。十五年，改爲武定軍民府，任用商勝代理府事。十六年，商勝派人來京朝見，進貢馬。詔令賞賜商勝誥命、朝服以及錦帛等貴重禮物、紙幣、銀錠。十七年，以和曲土官豆派爲知州。二十一年，調發國庫裏的錢，命令在武定、德昌、會川等處，買馬三千匹。宣德元年，元謀

四。宣德元年，元謀縣故土知縣吾忠子政來朝。

正德二年四月，武定雨雹，溪水漲，决堤壞田，隕霜露殺麥。七月，廢武定所屬之南甸縣改隸和曲州，石舊縣改隸禄勸州。三年，土知府鳳英以從征功，進秩右參政，仍知府事，請賜金帶，部議不可。帝以英有軍功，給之。明年，英貢馬謝恩，賜如例。

嘉靖七年，土舍鳳朝文作亂。殺同知以下官吏，劫州印，舉兵與尋甸賊安銓合犯雲南府，撫臣以聞。時安銓未平，朝文復起，滇中大擾。詔以右都御史伍文定爲兵部尚書，提督雲、貴、川、湖軍務，調四鎮土、漢官軍討賊。五月，黔國公沐紹勛疏言："臣奉命會同巡撫等調發官軍，分道剿撫。諸賊抗逆，執留所遣官軍二人，所調集各土舍，又重自疑畏。臣謹以便宜榜示，先給冠帶，待後奏請承襲，衆始感奮。於二月進兵，擊斬强賊十餘人，賊奔回武定。乞敕部授臣方略，俾獲便宜行事，并宥各土舍往罪，凡有功者，俱許承襲，作其敵愾之氣。"帝納之，賜敕奬勵。賊既敗歸，其黨稍散。初，朝文給其衆，謂武定知府鳳詔母子已戮，朝廷且盡剿武定蠻衆。至是，鳳詔同其母率衆自會城往，蠻民相顧錯愕，咸投鳳詔降。朝文計無所出，絶普渡而走，官兵追及，復敗之。朝文率家奴數人，取道霑益州，奔至東川之湯郎箐，爲追兵所及，磔死。銓衆猶盛，遁據尋甸故巢，列寨數十。官兵分哨夾攻之，諸寨先後破，乃并力攻拔其必古老巢。銓奔東川，入芒部，爲土舍禄慶所執，賊平。是役也，生擒渠賊千餘人，斬首二千九百餘級，俘獲

縣原土知縣吾忠的兒子吾政來京朝見。

正德二年四月，武定下冰雹，溪水上漲，冲破河堤毁壞田地，降霜摧毁麥苗。七月，廢除武定管轄的南甸縣改爲隸屬和曲州，石舊縣改爲隸屬禄勸州。三年，土知府鳳英因跟從出征的功勞，進升官職至右參政，仍管理府事，請求賞賜金帶，禮部議定不允許。皇帝以鳳英有軍功，給予了他。第二年，鳳英進貢馬謝恩，按制度賞賜。

嘉靖七年，土司屬官鳳朝文作亂。殺死同知以下官吏，强奪州印，發兵與尋甸賊安銓會合侵犯雲南府，撫臣奏報朝廷。當時安銓没有平定，鳳朝文又起兵，滇中受到大騷擾。詔令以右都御史伍文定爲兵部尚書，提督雲南、貴州、四川、湖南軍務，調遣四鎮土著兵、漢官軍征討賊寇。五月，黔國公沐紹勛上疏説："臣奉命會同巡撫等調發官軍，分道進剿撫定。衆賊抗拒，拘留派遣的官軍二人，調集的各土司屬官，又嚴重地自我猜疑畏懼。臣謹慎地斟酌事宜自行决斷張榜公布，先給冠帶，待以後奏請承襲，衆人纔感動振奮。於二月進兵，擊殺强賊十多人，賊逃回武定。請求敕令兵部授臣指揮權，得到根據情勢不經請示自行處理的權力，并寬恕各土司屬官以往的罪行，凡有功的人，都允許承襲，激勵他們抵抗敵人的士氣。"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賜敕書奬勵。賊被打敗返回後，其黨羽逐漸散去。當初，鳳朝文誑騙他的部衆，説武定知府鳳詔母子已被殺戮，朝廷將全部剿滅武定蠻衆。至此，鳳詔同他的母親率衆從省城前往，蠻民相顧驚愕，都向鳳詔投降。鳳朝文無計可施，横渡普渡逃走，官兵追趕上，又打敗了他。鳳朝文率領家奴數人，經由霑益州，奔逃到東川的湯郎箐，被追兵趕上，磔刑處死。安銓的部衆仍强盛，遁逃占據尋甸故巢，列寨數十個。官兵分路夾擊攻打，衆寨先後被攻克，就并力攻打賊的必古老巢。安銓奔逃到東川，進入芒部，被土舍禄慶抓住，賊被平定。這場戰役，生擒賊頭領一千多人，斬首二千九百餘人，俘獲男子婦女一千二百多人，安

男婦千二百餘，撫散蠻黨二萬有奇，奪器械牛馬無算。捷聞，銓、朝文皆梟示，籍其産，家屬戍邊。

十六年，命土知府瞿氏掌印。初，府印自洪武以來俱掌於土官，正德間，有司議以畀流官同知，土知府職專巡捕、徵糧而已。及鳳詔死，瞿氏以母襲子官，所轄四十七馬頭阿台等，數請以印屬瞿氏。吏部覆言，係舊例，宜如其請，從之。

四十二年，瞿氏老，舉鳳詔妻索林自代。比索林襲，遂失事姑禮。瞿氏大恚，乃收異姓兒繼祖入鳳氏宗，挾其甥婿貴州水西土舍安國亨、四川建昌土官鳳氏兵力，欲廢索林，以繼祖嗣。不克，乃具疏自稱爲索林囚禁，令繼祖詣闕告之。繼祖歸，詐稱受朝命襲職，驅目兵逼奪府印。索林抱印奔會城，撫按官諭解之。索林歸武定，視事如故，而復聽繼祖留瞿氏所，於是婦姑嫌隙益甚。索林謀誅繼祖，事泄，繼祖遂大發兵圍府，行劫和曲、禄勸等州縣，殺傷調至土官王心一等兵。索林復抱印走雲南，巡撫曹忭下令收印，逮其左右鄭竑繫獄，令瞿氏暫理府事；貸繼祖，責其自新。

四十四年，添設府通判一員。四十五年，築武定新城成，巡撫吕光洵遣鄭竑回府復業。鄭竑者，前爲索林謀殺繼祖者也。繼祖執而殺之，糾衆攻新城。臨安通判胡文顯督百户李鰲、土舍王德隆往援，至雞溪子隘，遇伏，鰲及德隆俱死。僉事張澤督尋甸兵二千餘馳救，亦敗，澤及千户劉裕被執。鎮巡官促諸道兵并進，逼繼祖東山寨，圍之。繼祖懼，携澤及索林走照姑。已，復殺澤。官軍追之急，由直勒渡過江，趨四川，依東川

撫解散蠻黨二萬多人，奪取器械牛馬無數。捷報奏上，安銓、鳳朝文都斬首示衆，登記没收他們的財産，家屬戍守邊疆。

十六年，命令土知府瞿氏掌印。當初，府印從洪武以來都由土官掌管，正德年間，主管官吏議定給予流官同知，土知府的職責專管巡捕、徵收糧食罷了。到鳳詔死，瞿氏以母親的身份承襲兒子的官職，所管轄的四十七馬頭阿台等，多次請求把官印委托給瞿氏。吏部答覆，這是舊例，應允許他們的奏請，皇上聽從。

四十二年，瞿氏年老，推舉鳳詔的妻子索林取代自己。到索林襲職，於是有失於侍奉婆婆的禮節。瞿氏大爲惱怒，便收養異姓子繼祖入鳳氏宗族，挾持她的外甥女婿貴州水西土司屬官安國亨、四川建昌土官鳳氏的兵力，想廢除索林，讓鳳繼祖繼承。不能成功，就備文上疏自稱被索林囚禁，令鳳繼祖赴朝廷告發她。鳳繼祖返回，謊稱受朝命襲職，驅使兵卒中的小頭領逼奪府印。索林抱印奔往省城，巡撫巡按官開導勸解她。索林返回武定，就職處理事務如故，而又聽任鳳繼祖留在瞿氏住所，於是婆媳的矛盾更加嚴重。索林謀劃誅殺繼祖，事情泄露，鳳繼祖於是大舉發兵圍攻府衙，劫掠和曲、禄勸等州縣，殺傷調來的土官王心一等兵。索林又抱印逃到雲南，巡撫曹忭下令收印，逮捕她身邊的鄭竑入獄，令瞿氏暫時處理府事；寬免鳳繼祖，責令他自己改正過錯，重新做人。

四十四年，添設府通判一員。四十五年，建築武定新城完成，巡撫吕光洵派鄭竑回府恢復常業。鄭竑，是以前幫助索林謀殺鳳繼祖的人。鳳繼祖抓住後把他殺了，糾集衆人攻打新城。臨安通判胡文顯督率百户李鰲、土司屬官王德隆前往援救，到雞溪子隘，遇到埋伏，李鰲和王德隆都戰死。僉事張澤督率尋甸兵二千多人急往救助，也被打敗，張澤和千户劉裕被拘留。鎮巡官督促各道兵一起進發，迫近鳳繼祖東山寨，圍攻他。鳳繼祖恐懼，帶着張澤和索林逃到照姑。之後，又殺掉張澤。官軍追趕他很急迫，由直勒渡過江，趕往四川，依附東川婦家阿科等人。巡按劉

婦家阿科等。巡按劉思問以狀聞，敕雲南、四川會兵討賊。

初，繼祖之走東川也，土官鳳氏與之通。已而見滇、蜀官軍與土舍祿紹先等兵皆會，乃背繼祖，發卒七千人來援，繼祖益窮。賊帥者色赴紹先營降，斬繼祖以獻。姚縣土官高繼先復擒其餘黨，姚安府同知高欽及弟鈞，謀主趙士傑等皆伏誅。守臣議改設流官，猶不欲絶鳳氏，授索林支屬鳳曆子思堯經歷，給莊百餘。鳳曆以不得知府怨望，陰結四川七州及水西宣慰安國亨謀作亂。流官知府劉宗寅遣諭之，不聽，遂聚衆稱思堯知府，夜襲府城。城中嚴備不能入，退屯魯墟。宗寅夜出兵，砍其營，賊潰，追至馬刺山，擒鳳曆，伏誅。

萬曆三十五年，繼祖侄阿克久徙金沙江外，賊黨鄭舉等誘阿克作亂，陰結江外會川諸蠻，直陷武定，大肆劫掠。連破元謀、羅次諸城，索府印，會流官知府携印會城，不能得。賊以無印難號召，劫推官，請冠帶、印信。鎮撫以兵未集，懼，差人以府印授之。賊退入武定，立阿克爲知府。鎮撫調集土兵，分五路進剿，克復武定、元謀、羅次、祿豐、嵩明等州縣，擒阿克及其黨至京師，磔於市。武定平，遂悉置流官。

思問把情況奏報朝廷，敕令雲南、四川會合兵力征討賊寇。

當初，鳳繼祖逃到東川，土官鳳氏與他勾結。之後看到滇、蜀官軍與土司屬官祿紹先等兵力全部會合，就背叛鳳繼祖，發兵七千人來援助，鳳繼祖更加窘迫。賊帥者色前往祿紹先營地投降，斬殺鳳繼祖獻上。姚縣土官高繼先又擒獲他的餘黨，姚安府同知高欽和弟弟高鈞，主謀趙士傑等都伏罪處死。守臣議定改設流官，仍不想斷絶鳳氏，授予索林的分支親屬鳳曆的兒子鳳思堯爲經歷之官，給莊田一百多畝。鳳曆因没有得任知府心懷不滿，暗中勾結四川七州及水西宣慰安國亨圖謀作亂。流官知府劉宗寅派人曉諭他，不聽從，於是聚集衆人稱鳳思堯爲知府，夜間襲擊府城。城中嚴密防備不能進入，撤退駐扎在魯墟。劉宗寅夜間出兵，砍開他的營寨，賊潰敗，追趕到馬刺山，擒獲鳳曆，伏罪處死。

萬曆三十五年，鳳繼祖的侄子阿克長久徙居在金沙江外，賊黨鄭舉等誘惑阿克作亂，暗中勾結江外會川衆蠻，直接攻陷武定，大肆劫掠。接連攻克元謀、羅次等城，索求府印，正逢流官知府帶印去省城，不能獲得。賊因没有官印難以號召，劫持推官，請求冠帶、印信。鎮撫因軍隊没有會集，懼怕，差人把府印授予他。賊退入武定，立阿克爲知府。鎮撫調集當地兵，分五路進剿，攻克收復武定、元謀、羅次、祿豐、嵩明等州縣，擒獲阿克以及他的同黨送到京城，在街市上磔刑處死。武定平定後，就全部設置流官。

尋甸

尋甸，古滇國地，爨剌蠻居之，號仲劄溢源部，後爲烏蠻裔斯丁所奪，號斯丁部。蒙氏爲尋甸，至段氏，改仁德部。元初，置仁德萬户，後改府。

洪武十五年，定雲南，仁德土官阿孔等貢馬及方物，改爲尋甸軍民府。十六年，土官安陽來朝，貢馬及虎皮、氈衫等物，詔賜衣服、錦綺、

尋甸，是古代滇國的地域，爨剌蠻居住在這裏，號稱仲劄溢源部，後來被烏蠻的後裔斯丁奪占，稱作斯丁部。蒙氏稱爲尋甸，到段氏，改稱仁德部。元朝初年，設置仁德萬户，後來改爲府。

洪武十五年，平定雲南，仁德土官阿孔等進貢馬和本地物産，改爲尋甸軍民府。十六年，土官安陽來京朝拜，進貢馬以及虎皮、氈衫等物，詔令賞賜衣服、錦綺、紙幣銀錠。十七年，以尋

鈔錠。十七年，以尋甸土官沙琛爲知府。二十三年，置木密關守禦千户所於尋甸之甸頭易龍驛，又置屯田所於甸頭里果馬里，聯絡耕種，以爲邊備。是後，土官皆按期入貢。

成化十二年，兵部奏，土官舍人安宣聚衆殺掠，命鎮守官相機撫捕。十四年，土知府安晟死，兄弟争襲，遂改置流官。

嘉靖六年，安銓作亂，乃土舍之失職者也，侵掠嵩明、木密、楊林等處。巡撫傅習檄守巡官討之，大敗，賊遂陷尋甸、嵩明，殺指揮王昇、唐功等，知府馬性魯棄城走。時武定鳳朝文叛，銓與之合，久之伏誅，事詳前傳。

麗江

麗江，南詔蒙氏置麗水節度。宋時麼些蠻蒙醋據之。元初，置茶罕章宣慰司。至元中，改置麗江路軍民總管府，後改宣撫司。

洪武十五年，置麗江府。十六年，蠻長木德來朝貢馬，以木德爲知府，羅克爲蘭州知州。十八年，巨津土酋阿奴聰叛，劫石門關，千户浦泉戰死。吉安侯陸仲亨率指揮李榮、鄭祥討之，賊戰敗，遁入山谷，捕獲誅之。時木德從征，又從西平侯沐英征景東、定邊，皆有功，予世襲。二十四年，木德死，子初當襲。初守巨津州石門關，與西番接境。既襲職，英請以初弟虧爲千夫長，代守石門，從之。二十六年十月，西平侯沐春奏，麗江土民每歲輸白金七百六十兩，皆麼些洞所產．民以馬易金，不諳真僞，請令以馬代輸，從之。三十年改爲麗江軍民府，從春請也。永樂十六年，檢校龐文郁言，本府及寶山、巨津、通安、蘭州四州歸化日

甸土官沙琛爲知府。二十三年，在尋甸的甸頭易龍驛設置木密關守禦千户所，又在甸頭里果馬里設置屯田所，互相銜接耕種，以此作爲邊防守備。此後，土官都按期入朝進貢。

成化十二年，兵部奏報，土官舍人安宣聚衆斬殺劫掠，命鎮守官見機行事安撫捕捉。十四年，土知府安晟死，兄弟争襲，於是改置流官。

嘉靖六年，安銓作亂，他是土司屬官中失去職權的人，侵犯搶掠嵩明、木密、楊林等處。巡撫傅習傳檄令守巡官征討，大敗，賊於是攻陷尋甸、嵩明，殺死指揮王昇、唐功等，知府馬性魯棄城逃走。當時武定鳳朝文反叛，安銓與他會合，後來伏罪被處死，詳情在前傳。

麗江，南詔蒙氏設置麗水節度。宋朝時麼些蠻蒙醋占據它。元朝初年，設置茶罕章宣慰司。至元年間，改置麗江路軍民總管府，後來改爲宣撫司。

洪武十五年，設置麗江府。十六年，蠻長木德來朝廷貢馬，以木德爲知府，羅克爲蘭州知州。十八年，巨津土酋阿奴聰反叛，劫掠石門關，千户浦泉戰死。吉安侯陸仲亨率領指揮李榮、鄭祥征討，賊戰敗，逃入山谷，捕獲誅殺了他。當時木德跟從征討，又跟從西平侯沐英征伐景東、定邊，都有功，賜予世襲。二十四年，木德死，兒子木初應當承襲。木初守衛的巨津州石門關，與西番接境。襲職之後，沐英請求以木初的弟弟木虧爲千夫長，代守石門，皇上聽從了他。二十六年十月，西平侯沐春奏報，麗江土民每年交納白銀七百六十兩，都是麼些洞所産，土民用馬换銀，不識真僞，請命用馬代爲繳納租賦，皇上聽從其請。三十年，改爲麗江軍民府，是聽從沐春的奏請。永樂十六年，檢校龐文郁説，本府以及寶山、巨津、通安、蘭州四州歸順的時間長久，請建學校，皇上聽從其請。

久，請建學校，從之。

宣德五年，麗江府奏浪滄江寨蠻者保等聚衆劫掠。黔國公沐晟委官撫諭，不服，部議再行招撫。已，蘭州土官羅牙等奏，者保拒命，請發兵討之。帝命黔國公及雲南三司相機行，勿緣細故激變蠻民。正統五年，賜知府木森誥命，加授大中大夫資治少尹，以征麓川功也。成化十一年，知府木嶔奏，鶴慶千夫長趙賢屢糾群賊越境殺掠，乞調旁衛官軍擒剿，命移知守臣計畫。嘉靖三十九年，知府木高進助殿工銀二千八百兩，詔加文職三品服色，給誥命。四十年，又進木植銀二千八百兩，詔進一級，授亞中大夫，給誥命。

宣德五年，麗江府奏報浪滄江寨蠻者保等聚衆劫掠。黔國公沐晟委派官員安撫曉諭，不服從，部議再次實行招撫。之後，蘭州土官羅牙等奏報，者保不服從命令，請求發兵征討。皇帝命黔國公以及雲南三司見機行事，不要因小事激發蠻民作亂。正統五年，賞賜知府木森誥命，加授大中大夫資治少尹，是因爲征討麓川的功勞。成化十一年，知府木嶔奏報，鶴慶千夫長趙賢多次糾結群賊越境殺戮劫掠，請求調遣旁衛官軍擒拿剿滅，命移文通知守臣謀劃。嘉靖三十九年，知府木高進獻資助建殿工役銀二千八百兩，詔令加封文職三品服色，給予誥命。四十年，又進獻木材銀二千八百兩，詔令進升一級，授亞中大夫，給誥命。

萬曆三十一年，巡按御史宋興祖奏："稅使内監楊榮欲責麗江土官退地，聽采。竊以麗江自太祖令木氏世官，守石門以絶西域，守鐵橋以斷吐蕃，滇南藉爲屏藩。今使退地聽采，必失遠蠻之心。即令聽諭，已使國家歲歲有吐蕃之防；倘或不聽，豈獨有傷國體？"疏上，事得寢。

萬曆三十一年，巡按御史宋興祖奏報："稅使内監楊榮想責令麗江土官退地，聽從采納。私下認爲麗江自太祖令木氏世代承襲官職，守衛石門以斷絶西域，守衛鐵橋以阻斷吐蕃，滇南藉以屏蔽藩人。現在令他們退還土地聽從采納，必定喪失邊遠蠻衆之心。即使令他們聽候諭令，已使國家年年有對付吐蕃的防備；假如有人不聽從，難道僅僅是有傷朝廷的體面？"奏疏呈上，事情得以止息。

三十八年，知府木增以征蠻軍興，助餉銀二萬餘兩，乞比北勝土舍高光裕例，加級。部覆賜三品服色，巡按御史劾其違越，請奪新恩，從之。四十七年，增復輸銀一萬助遼餉。泰昌元年，録增功，賞白金表裏，其子懿及舍目各賞銀幣有差。天啓二年，增以病告，加授左參政致仕。五年，特給增誥命，以旌其忠。雲南諸土官，知詩書好禮守義，以麗江木氏爲首云。

三十八年，知府木增因征討蠻衆的軍隊發動，捐助餉銀二萬餘兩，請求比照北勝土舍高光裕的事例，加封官級。禮部考核後賞賜三品服色，巡按御史彈劾他違背超越禮制，請求奪去新的恩賜，皇上聽從。四十七年，木增又輸納銀一萬兩捐助遼餉。泰昌元年，根據木增的功勞，賞賜白金衣服的面料和裏子，他的兒子木懿及土司屬官的頭目各自賞賜銀幣不等。天啓二年，木增奏報有病，加授左參政退休。五年，特賜給木增誥命，以表彰他的忠心。雲南衆土官，知詩書好禮守義的，以麗江木氏爲首。

元江

元江，古西南夷極邊境，曰惠籠甸，又名因遠部。南詔蒙氏以屬銀生

元江，是古代西南夷非常遥遠的邊境，名叫惠籠甸，又名因遠部。南詔蒙氏以此地隸屬銀生

節度，徙白蠻蘇、張、周、段等十姓戍之。又開威遠等處，置威遠睒。後和泥侵據其地。宋時，儂智高之黨竄居於此，和泥又開羅槃甸居之，後爲麽些、徒蠻、阿僰諸部所據。元時内附。至元中，置元江萬户府。後於威遠更置元江路，領羅槃、馬籠等十二部，屬臨安、廣西、元江等處宣慰司。

調度指揮，遷徙白蠻蘇、張、周、段等十姓戍守。又開墾威遠等處，設置威遠睒。後來和泥侵占了此地。宋朝時，儂智高的黨羽竄居在這裏，和泥又開拓羅槃甸讓他們居住，後來被麽些、徒蠻、阿僰等部占據。元朝時歸服朝廷。至元年間，設置元江萬户府。後來在威遠改置元江路，統領羅槃、馬籠等十二部，隸屬臨安、廣西、元江等處宣慰司。

洪武十五年，改元江府。十七年，土官那直來朝貢象，以那直爲元江知府，賜襲衣冠帶。十八年，置因遠羅必甸長官司隸之，以土酋白文玉爲副長官。二十年，遣經歷楊大用往元江等府練兵，時百夷屢爲邊患，帝欲發兵平之故也。二十六年，置元江府儒學。二十七年，知府那榮及白文玉等來朝貢。

洪武十五年，改置元江府。十七年，土官那直來朝進貢象，以那直爲元江知府，賞賜襲衣冠帶。十八年，設置因遠羅必甸長官司隸屬它，以土酋白文玉爲副長官。二十年，派經歷楊大用前往元江等府練兵，是當時百夷多次成爲邊境的禍患，皇帝想發兵平定他們的緣故。二十六年，設置元江府供生員修業的學校。二十七年，知府那榮及白文玉等來京朝貢。

永樂三年，榮復入朝貢。帝厚加賜予，遂改爲元江軍民府，給之印信。榮請躬率兵及餽運，往攻八百，帝嘉勞之。元江府又奏，石屏州洛夾橋，每歲江水衝壞，止令本府修理，民不堪，乞命石屏州協治，從之。九年，那榮率頭目人等來朝，貢馬及金銀器，賜予如例。十二年，故土知府那直子那邦入貢方物。

永樂三年，那榮又來朝貢。皇帝厚加賜予，於是改爲元江軍民府，給他印信。那榮請求親自率領軍隊并運送糧食，前去攻打八百，皇帝嘉許慰勞他。元江府又奏報，石屏州洛夾橋，每年被江水冲壞，衹令本府修理，百姓不能承受，請求命石屏州協助治理，皇上聽從其請。九年，那榮率領頭目等人來京朝見，進貢馬以及金銀器，按制度賞賜。十二年，原土知府那直的兒子那邦入朝進貢本地物産。

宣德五年，黔國公沐晟奏，元江土知府那忠，被賊刀正、刀龍等焚其廨宇及經歷印信。今獲刀龍、刀洽赴京，乞如永樂故事，發遼東安置，以警邊夷，從之。命禮部鑄印給之。正統元年，因遠羅必甸長官司遣人來朝貢馬。正德二年，以那端襲土知府。

宣德五年，黔國公沐晟奏報，元江土知府那忠，被賊寇刀正、刀龍等焚毁官舍以及經歷印信。現在擒獲刀龍、刀洽押送京城，請求按永樂舊例，發配遼東安置，以警告邊境的蠻夷，皇上聽從其請。命禮部鑄印給他。正統元年，因遠羅必甸長官司派人來朝貢馬。正德二年，以那端承襲土知府。

嘉靖二十五年，土舍那鑑殺其侄土知府那憲，奪其印，并收因遠驛印記。巡撫應大猷以聞，命鎮巡官發兵剿之。二十九年，那鑑懼，密約交蠻武文淵謀亂。撫按官胡奎、林應箕，

嘉靖二十五年，土司屬官那鑑殺死他的侄子土知府那憲，奪取他的印信，一并收取因遠驛印記。巡撫應大猷奏報朝廷，命鎮巡官發兵剿滅。二十九年，那鑑恐懼，秘密約會交蠻武文淵圖謀作亂。撫按官胡奎、林應箕，總兵官沐朝弼奏報

總兵官沐朝弼以聞，請以副使李維、參政胡堯時督兵剿之，制可。那鑑益縱兵攻掠村寨。沐朝弼與巡撫石簡調武定、北勝、亦佐等土、漢兵，分五哨。調兵既集，朝弼與簡駐臨安，分部進兵。破木龍寨，降甘莊，賊勢漸蹙。那鑑遣經歷張維及生儒數人詣南羨監督王養浩所乞降。時左布政徐樾以督餉至南羨，樾迂暗，聞維言，謂鑑誠計窮，乃約翼日令鑑面縛出城來降。左右咸謂夷詐不可信，樾不聽，如期親率百人往城下受降。鑑縱象馬夷兵突出衝之，樾及左右皆死。巡按趙炳然以聞，并參朝弼、簡及養浩等失事罪。帝降敕切責，褫簡職，養浩等各住俸，剋期捕賊贖罪。朝弼與簡乃督集五哨兵，環元江而壁。令南羨哨督兵渡江攻城，選路通哨、甘莊哨各精卒二千佐之。那鑑知二哨精卒悉歸南羨，潛遣兵象乘虛衝路通哨。官兵不意賊至，倉猝燒營走。監督郝維嶽奔入甘莊哨，甘莊亦大潰，督哨李維亦遁，惟餘南羨逼城而軍。武定女土官瞿氏、寧州土舍祿紹先、廣南儂兵頭目陸友仁咸恨那鑑戕主奪嫡，誓死不退。督哨王養浩因激獎之，翼日鼓噪攻城，賊大敗，閉門不出。官兵圍之，鑑乞降。官兵懲徐樾之敗，不應。城中析屋而爨，斗米銀三四錢。時瘴毒起，大兵乃復撤，期秋末征之，朝弼以事聞。帝定二哨失事諸臣罪，行撫臣厚賞瞿氏、祿紹先、陸友仁等，敕朝弼會同新撫臣鮑象賢鳩兵討賊。

三十二年，象賢至鎮，調集土、漢兵七萬人，廣集糧運，剋期分哨進剿元江，爲必取計。那鑑懼，伏藥死。象賢檄百户汪輔入城，撫諭其衆，擒其賊首，及戕土官那憲之阿

朝廷，請求任用副使李維、參政胡堯時督率軍隊圍剿，詔令許可。那鑑更加放肆地派兵攻打劫掠村寨。沐朝弼與巡撫石簡調遣武定、北勝、亦佐等土著兵、漢兵，分爲五哨。調兵會集後，沐朝弼與石簡駐守臨安，分部進兵。攻克木龍寨，降服甘莊，賊勢逐漸窘迫。那鑑派經歷張維及儒生數人到南羨監督王養浩的治所請求投降。當時左布政徐樾因督促軍餉到南羨，徐樾迂腐暗昧，聽從張維的話，説那鑑確實計窮，就約定次日令那鑑當面綁縛自己出城來投降。左右都説蠻夷欺詐不可相信，徐樾不聽，如期親自率領一百人前往城下受降。那鑑放縱象馬夷兵突然出擊衝殺，徐樾及左右之人全部陣亡。巡按趙炳然奏報朝廷，并彈劾沐朝弼、石簡以及王養浩等戰事失敗的罪行。皇帝降詔書嚴厲斥責，革除石簡的官職，王養浩等各停發薪俸，限期捕獲賊寇贖罪。沐朝弼與石簡於是督集五哨兵，環繞元江築成壁壘。令南羨哨率兵渡江攻城，挑選路通哨、甘莊哨各精兵二千輔助他。那鑑探知二哨精兵全部歸南羨，秘密地派兵象乘虛衝擊路通哨。官兵没有料到賊寇到來，倉猝燒營逃走。監督郝維嶽奔入甘莊哨營，甘莊也大敗，督哨李維也遁逃，衹留下南羨逼近城下駐軍。武定女土官瞿氏、寧州土司屬官祿紹先、廣南儂兵頭目陸友仁都恨那鑑殺主奪嫡位，誓死不退兵。督哨王養浩於是激勵勸勉他們，第二日擂鼓吶喊攻城，賊大敗，閉門不出。官兵包圍城，那鑑請求投降。官兵苦於他詐降殺死徐樾，不同意受降。城中拆屋來燒火做飯，一斗米價值銀三四錢。這時瘴毒起，大軍於是又撤退，約期秋末征討，沐朝弼把事情奏報朝廷。皇帝定二哨戰事失敗的衆臣之罪，命令撫臣厚賞瞿氏、祿紹先、陸友仁等，詔令沐朝弼會同新撫臣鮑象賢集合軍隊討賊。

三十二年，鮑象賢到達邊鎮，調集土、漢兵七萬人，廣集糧運，約期分哨進剿元江，作必定攻取的打算。那鑑懼怕，喝藥自盡。鮑象賢傳檄令百户汪輔入城，安撫曉諭賊衆，擒獲賊首，以及殺害土官那憲的阿捉，殺害布政徐樾的光龍、

捉，殺布政徐樴之光龍、光色等，皆斬首以獻。鑑子恕輸所占那旂、封鑾等村寨，并出所掠鎮沅府印，納象十二隻，輸屢歲逋賦。象賢命官民推那氏當立者，衆舉前土官那端從孫從仁。象賢疏言其狀，請廢恕，貸其死，命從仁暫統其衆，加汪輔以千户職，從之。萬曆十三年，以元江土舍那恕招降車里功，許襲祖職，賞銀幣。

光色等，都斬首獻上。那鑑的兒子那恕交出侵占的那旂、封鑾等村寨，并交出掠取的鎮沅府印，交納象十二隻，補交多年拖欠的賦稅。鮑象賢命官民推薦那氏當立的人，衆人推舉前任土官那端的侄孫那從仁。鮑象賢上疏説明情況，請求廢去那恕，寬免他的死罪，命那從仁暫時統領其部衆，加封汪輔千户的職務，皇上聽從他的意見。萬曆十三年，以元江土舍那恕招降車里的功勞，允許他承襲祖上的職務，賞賜銀幣。

領長官司一，曰因遠羅必甸。

統領長官司一個，名爲因遠羅必甸。

永昌

永昌，古哀牢國。漢武帝時，置不韋縣。東漢置瀾滄郡，尋改永昌郡。唐屬姚州，後爲南詔蒙氏所據，歷段氏、高氏皆爲永昌府。元初，於永昌立三千户所，隸大理萬户府。至元間置永昌州，尋爲府，隸大理路，置金齒等處宣撫司治。

永昌，是古代的哀牢國。漢武帝時，設置不韋縣。東漢設置瀾滄郡，不久改爲永昌郡。唐朝隸屬姚州，後來被南詔蒙氏所占據，歷經段氏、高氏都爲永昌府。元朝初年，在永昌設立三個千户所，隸屬大理萬户府。至元年間設置永昌州，不久改爲府，隸屬大理路，設置金齒等處宣撫司官署。

洪武十五年，定雲南，立金齒衛。以元雲南右丞觀音保爲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十六年，永昌州土官申保來朝，詔賜錦二匹、織金文綺二匹、衣一襲及鈒花銀帶、靴襪。十七年，以申保爲永昌府同知。四月，金齒土官段惠遣把事及其子弟來貢，賜綺帛、鈔有差。置施甸長官司，以土酋阿干爲副長官，賜冠帶。

洪武十五年，平定雲南，設立金齒衛。以元朝雲南右丞觀音保爲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十六年，永昌州土官申保來京朝見，下詔賜錦二匹、織金文綺二匹、衣一套以及嵌飾圖文字的銀帶、靴襪。十七年，以申保爲永昌府同知。四月，金齒土官段惠派把事以及他的子弟來進貢，賜綺帛、錢鈔不等。設置施甸長官司，以土酋阿干爲副長官，賜予冠帶。

十八年，置金齒衛指揮使司。二十年，遣使諭金齒衛指揮儲傑、嚴武、李觀曰："金齒遠在邊徼，土民不遵禮法。爾指揮李觀處事寬厚，名播蠻中，爲諸蠻所愛。然其下多恃功放恣，有乖軍律，故特命傑、武輔之。觀之寬，可以綏遠；傑、武之嚴，可以馭下。敕至，其整練諸軍，以觀外變。"

十八年，設置金齒衛指揮使司。二十年，派使者曉諭金齒衛指揮儲傑、嚴武、李觀説："金齒遠在邊境，土著百姓不遵守禮法。你處指揮李觀處事寬厚，名傳蠻中，爲衆蠻所愛戴。但是其部下多恃功放肆，違反軍律，因此特命儲傑、嚴武輔助他。李觀的寬厚，可以安撫遠人；儲傑、嚴武的嚴厲，可以控馭部下。敕書到，望整飭訓練衆軍，以觀察外面的變故。"

二十三年，罷永昌府，改金齒衛爲軍民指揮使司。時西平侯沐英言，

二十三年，廢除永昌府，改金齒衛爲軍民指揮使司。當時西平侯沐英説，永昌居民很少，應

永昌居民鮮少，宜以府衛合爲軍民使司，從之。置鳳谿長官司，以永昌府通判阿鳳爲長官。二十四年，置永平衛。永樂元年，賜金齒土官百户汪用鈔一百錠、綵幣四表裏，以西平侯沐晟遣用招安罕的法，故賞之。洪熙元年，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及騰衝守禦千户所等土官貢馬，賜鈔幣。

把府衛合爲軍民使司，皇上聽從其言。設置鳳谿長官司，以永昌府通判阿鳳爲長官。二十四年，設置永平衛。永樂元年，賜金齒土官百户汪用銀鈔一百錠、綵幣四表裏，因西平侯沐晟派汪用招安罕的法，所以獎賞他。洪熙元年，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及騰衝守禦千户所等土官進貢馬，賜給鈔幣。

宣德五年，設金齒軍民指揮司騰衝州，置土知州一員。時騰衝守禦所土官副千户張銘言，其地遠在極邊，麓川宣慰思任發不時侵擾，乞設州治。帝從之，即以銘爲騰衝知州。八年，置騰衝州庫扛關、庫刀關、庫勒關、古湧二關。先是，騰衝州奏，本州路通麓川、緬甸諸處，人民逃徙者多，有誤差發貢獻。舊四百夫長隸騰衝千户所，其庫扛關等五處，皆軍民兼守。今四百夫已隸本州，止州民守之。乞於五處置巡檢司，以土軍尹黑、張保、李輔、郭節等爲巡檢。正統二年，以非額革之。

宣德五年，設置金齒軍民指揮司騰衝州，設置土知州一員。當時騰衝守禦所土官副千户張銘說，其地在非常遥遠的邊境，麓川宣慰思任發不時侵犯騷擾，請求設立州官署。皇帝聽從其言，就以張銘爲騰衝知州。八年，設置騰衝州庫扛關、庫刀關、庫勒關、古湧二關。此前，騰衝州上奏，本州路通麓川、緬甸等處，百姓逃亡遷徙的很多，耽誤用馬换茶和進貢。原來四百夫長隸屬騰衝千户所，其庫扛關等五處，都是軍民兼守。現在四百夫已經隸屬本州，祇剩下州民守衛。請求在五處設置巡檢司，以土軍尹黑、張保、李輔、郭節等爲巡檢。正統二年，因不是定額而革除。

嘉靖元年，復設永昌軍民府。領州一、縣二。其長官司二，曰施甸，曰鳳谿。

嘉靖元年，又設置永昌軍民府。統領州一個、縣兩個。長官司二個，名施甸、鳳谿。

新化

新化，本馬龍、他郎二甸，阿僰諸部蠻據之。元憲宗時内附，立爲二千户所，隸寧州萬户府。至元間，以馬龍等甸管民官并於他郎甸，置司，隸元江路。

新化，本是馬龍、他郎二甸，阿僰衆部蠻占據它。元憲宗時歸附朝廷，立爲二千户所，隸屬寧州萬户府。至元年間，以馬龍等甸管民官并於他郎甸，設置司，隸屬元江路。

洪武初，改名馬龍他郎甸長官司，直隸雲南布政司。後升爲新化州。十七年，以普賜爲馬龍他郎甸副長官。宣德八年，故長官普賜弟土舍普寧等來朝，貢馬，賜鈔幣。八月，黔國公沐晟奏，摩沙勒寨萬夫長刀甕及弟刀眷糾蠻兵侵占馬龍他郎甸長官司衙門，殺掠人民，請遣都督同知沐

洪武初年，改名爲馬龍他郎甸長官司，直隸雲南布政司。後來升爲新化州。十七年，以普賜爲馬龍他郎甸副長官。宣德八年，原長官普賜的弟弟土司屬官普寧等來京朝見，進貢馬，賜予鈔幣。八月，黔國公沐晟奏報，摩沙勒寨萬夫長刀甕及弟弟刀眷糾集蠻兵侵占馬龍他郎甸長官司的衙門，斬殺劫掠百姓，請求派都督同知沐昂征討。皇帝命令派人安撫曉諭，祇捕捉刀甕，不要

昂討之。帝命遣人撫諭，但得刀蹇，毋擾平民。正統二年，晟等奏蹇不服招撫，請調附近官、土兵，令都督昂剿捕。帝以蠻衆仇殺乃其本性，可仍撫諭之，事遂不竟。

騷擾平民。正統二年，沐晟等奏報刀蹇不服從招撫，請求調遣附近的官軍、土兵，令都督沐昂進剿捕捉。皇帝以蠻衆仇殺是他們的本性，可再次安撫訓諭，事情於是没有結果。

其地有馬龍諸山，居摩沙勒江右。兩岸束隘如峽，地勢極險，故改州以鎮之。

其地有馬龍等山，居於摩沙勒江右邊。兩岸緊束險隘像山峽一樣，地勢極爲險惡，所以改州以鎮守它。

威遠

威遠，唐南詔銀生府地，舊爲濮落雜蠻所居。大理時，爲百夷所據。元至元中，置威遠州。

威遠，是唐朝南詔銀生府的地域，舊爲濮落雜蠻所居之地。大理時，被百夷占據。元朝至元年間，設置威遠州。

洪武十五年，平雲南後，改威遠蠻栅府爲威遠州。三十五年，以土官刀算黨爲威遠知州。

洪武十五年，平定雲南後，改威遠蠻栅府爲威遠州。三十五年，以土官刀算黨爲威遠知州。

永樂二年，算黨爲車里所擄，奪其地，命西平侯諭之，乃還算黨并侵地。三年，算黨進象馬方物謝，頒降敕諭金字紅牌，賜之金帶、織金文綺、襲衣及銀鈔、錦幣。二十二年，土官刀慶罕等來朝，貢馬及方物，賜慶罕鈔八十錠，紵絲、羅紗，及頭目以下，皆有加。

永樂二年，刀算黨被車里俘虜，奪去他的土地，命令西平侯曉諭車里，纔歸還。刀算黨及所侵地。三年，刀算黨進獻象、馬、本地物産致謝，頒布敕諭金字紅牌，賜給他金帶、織金文綺、成套衣服以及銀鈔、錦幣。二十二年，土官刀慶罕等來京朝見，進貢馬及本地物産，賜給刀慶罕鈔銀八十錠，紵絲、羅紗，施及頭目以下，都有賞賜。

宣德三年，刀慶罕遣頭目招剛、刀著中等來貢，賜予如例，就令齎敕及織金紵絲、紗羅賜之，仍給信符、勘合底簿。八年，威遠州奏其地與車里接境，累被各土官劫掠，播孟實當要衝，乞置巡檢司，以把事劉禧爲巡檢，從之。

宣德三年，刀慶罕派頭目招剛、刀著中等來進貢，按制度賞賜，就令帶敕書以及織金紵絲、紗羅賞賜他，仍給予信符、驗對符契的底册。八年，威遠州奏報此地與車里接境，多次遭受各土官的劫掠，播孟實爲交通要道，請求設置巡檢司，以把事劉禧爲巡檢，皇上聽從。

正統二年，土知州刀蓋罕遣人貢馬及銀器，賜綵幣等物，并以新信符給之。正統六年，給威遠土知州刀蓋罕金牌，命合兵剿麓川叛寇，以捷聞。敕曰："叛寇思任發侵爾境土，脅爾從逆。爾母招曩猛能秉大義，效忠朝廷，悉出金貲，分賚頭目。爾母子躬擐甲冑，賈勇殺賊，斬其頭目派罕，追逐餘賊過江，溺死數千，斬首

正統二年，土知州刀蓋罕派人進貢馬以及銀器，賜束帛等物，并把新信符給予他。正統六年，給予威遠土知州刀蓋罕金牌，命令合兵進剿麓川反叛的賊寇，以捷報奏呈。敕令説："叛賊思任發侵掠你的轄境，脅迫你跟隨叛逆。你的母親招曩猛能堅持大義，效忠朝廷，把財産全部拿出來，分别賞賜頭目。你母子親自披甲戴盔，鼓足勇氣殺賊，斬殺賊寇的頭目派罕，追逐餘賊過江，淹死數千人，斬首數百人，奪得賊寇的戰

數百，得其戰艦、戰象，仍留兵守賊所據江口地。忠義卓然，深足嘉尚。今特升爾正五品，授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封爾母爲太宜人，俱錫誥命、銀帶及綵幣表裏，酬爾母子勛勞。陶孟、刀孟經等亦賜賚有差。爾宜益勉忠義，以副朕懷。"

時西南諸部多相仇殺，所給金牌、信符，燒毀不存。景泰六年，刀蓋罕、隨乃吾等來朝貢，因命其管屬本州人民，復給與金牌、信符、織金文綺，賜敕諭遣之。成化元年，威遠州土舍刀朔罕遣頭目刀昔思貢象馬并金銀器，賜予如例。

其俗勇健，男女走險如飛。境内有河，汲水練炭上即成鹽。無秤斗，以簍計多寡量之。

船、戰象，仍然留兵鎮守賊所占據的江口地。忠義卓越，十分值得稱贊崇尚。現在特意提升你爲正五品，授官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封你的母親爲太宜人，都賜予誥命、銀帶及束帛表裏衣料，酬報你母子的功勛。陶孟、刀孟經等也賞賜不等。你應更加努力地盡忠盡義，以符合朕的心意。"

當時西南衆部多互相仇殺，賜給的金牌、信符，燒毀不存。景泰六年，刀蓋罕、隨乃吾等來朝貢，於是命他們管轄本州人民，又給與金牌、信符、織金文綺，賜敕諭遣送他們。成化元年，威遠州土舍刀朔罕派頭目刀昔思貢象馬和金銀器，按舊例賜予。

其地習俗勇敢矯健，男女行走險地如飛。境内有河，取河水在炭火上煉熬可成鹽。没有秤斗，用簍來計量多少。

北勝

北勝，唐貞元中，南詔異牟尋始開其地，名北方賧，徙瀰河白蠻及羅落、麽些諸蠻，以實其地，號成偈賧，又改名善巨郡。宋時，大理段氏改爲成紀鎮。元初，内附。至元中，置施州，尋改北勝州。後爲府，隸麗江路軍民宣撫司。

洪武十五年，改爲州，隸鶴慶府，後屬瀾滄衛。永樂五年，土官百夫長楊克即牙舊來貢馬，賜鈔幣。宣德四年，土判官高琳子瑛來貢方物，請襲父職。十年，土知府高瑛來朝貢，賜鈔幣。正統七年，以北勝州直隸雲南布政司，設流官吏目一員，以州蠻苦於瀾滄衛官軍侵漁也。

萬曆四十八年，北勝州土同知高世懋死，異母弟世昌襲。其族侄蘭妄稱世昌奸生，訟之官，不聽。世昌懼逼，走麗江避之。尋還至瀾滄，宿客舍，蘭圍而縱火，殺其家七十餘人，發其祖父墓，自稱欽授把總，大掠。

北勝，唐朝貞元年間，南詔異牟尋開始開拓此地，名叫北方賧，遷徙瀰河白蠻以及羅落、麽些等蠻，以充實此地，稱爲成偈賧，又改名善巨郡。宋朝時，大理段氏改爲成紀鎮。元朝初年，歸附朝廷。至元年間，設置施州，不久改爲北勝州。後來改爲府，隸屬麗江路軍民宣撫司。

洪武十五年，改爲州，隸屬鶴慶府，後來隸屬瀾滄衛。永樂五年，土官百夫長楊克即牙舊來朝貢馬，賜鈔幣。宣德四年，土判官高琳的兒子高瑛來進貢本地物産，請求承襲父職。十年，土知府高瑛來朝貢，賜予鈔幣。正統七年，以北勝州直隸雲南布政司，設置流官吏目一員，因州蠻苦於瀾滄衛官軍的侵奪。

萬曆四十八年，北勝州土同知高世懋死，異母弟高世昌承襲。他的族侄高蘭妄稱高世昌因通奸而生，向官府訴訟，不聽從。高世昌害怕被逼迫，逃跑到麗江躲避。不久返還至瀾滄，在客舍住宿，高蘭包圍客舍後放火，殺死他家七十多人，發掘他祖父的墳墓，自稱欽授把總，大肆劫

麗江知府木增請討之，謂法紀弁髦，尾大不掉，不治將有隱憂。上官嘉其義，調增率其部進剿，獲蘭梟之。

掠。麗江知府木增請求征伐他，說法紀成爲棄置無用之物，屬下勢强不聽從調度指揮，不整治將有隱憂。上官嘉奬他明大義，調遣木增率領部衆進軍圍剿，擒獲高蘭斬首示衆。

灣甸

灣甸，蠻名細睒。元中統初，内附，屬鎮康路。洪武十七年，置灣甸縣。永樂元年三月，設灣甸長官司，以西平侯沐晟奏地近麓川，地廣人稠故也。尋仍改爲灣甸州，以土官刀景發爲知州，給印章、金牌并置流官吏目一員。四年，帝以灣甸道里險遠，每歲朝貢，令自今三年一貢，著爲令。如慶賀、謝恩之類，不拘此例。六年，刀景發遣人來朝，貢馬及方物，賜鈔幣。七年，刀景發子景懸等來朝，貢馬，賜予如例。

灣甸，蠻名細睒。元朝中統初年，歸附朝廷，隸屬鎮康路。洪武十七年，設置灣甸縣。永樂元年三月，設立灣甸長官司，因西平侯沐晟奏請地近麓川，地廣人稠的緣故。不久仍改爲灣甸州，授土官刀景發爲知州，給印章、金牌并設立流官吏目一員。四年，皇帝以灣甸道路險遠，每年入朝進貢艱難，令從現在起三年進貢一次，規定爲制度。如果是慶賀、謝恩之類，不拘泥於此例。六年，刀景發派人來朝拜，進貢馬及本地物産，賜鈔幣。七年，刀景發的兒子刀景懸等來朝見，進貢馬，按舊例賜予。

宣德八年，以土官刀景項弟景辦法繼兄職。州有流官吏目一員。州鄰木邦、順寧，日以侵削。成化五年，灣甸州土官舍人景拙法遣使刀胡猛等來朝，貢象馬并金銀器，賜宴并衣服綵幣有差。

宣德八年，以土官刀景項的弟弟景辦法繼承兄職。州有流官吏目一員。州鄰近木邦、順寧，逐漸受到侵奪。成化五年，灣甸州土官舍人景拙法派使者刀胡猛等來朝見，貢象、馬及金銀器，賜宴和衣服束帛不等。

萬曆十一年，土官景宗真率弟宗材導木邦叛賊罕虔入寇姚關，宗真死於陣，擒宗材斬之。景真子幼，貸死，降爲州判官。後從討猛廷瑞有功，復舊職。

萬曆十一年，土官景宗真率領弟弟景宗材引導木邦叛賊罕虔入侵姚關，景宗真死於戰陣，擒獲景宗材斬殺。景真的兒子年幼，免死，降爲州判官。後來跟從征討猛廷瑞有功，恢復原職。

灣甸地多瘴。有黑泉，漲時，飛鳥過之輒墮。

灣甸地多瘴氣。有黑泉，漲水時，飛鳥經過這裏總是墮落。

鎮康

鎮康，蠻名石睒，本黑僰所居。元中統初，内附。至元十三年，立鎮康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鎮康，蠻名石睒，本由黑僰種族居住。元朝中統初年，歸附朝廷。至元十三年，設立鎮康路軍民總管府，統領三甸。

洪武十五年，改爲鎮康府，十七年，改爲州。永樂二年，遣官頒信符及金字紅牌於鎮康州。七年，以灣甸同知曩光爲知州。初，鎮康地隸灣甸，曩光請增設署所，故有是命。九

洪武十五年，改爲鎮康府，十七年，改爲州。永樂二年，派官員到鎮康州頒發信符以及金字紅牌。七年，以灣甸同知曩光爲知州。當初，鎮康地域隸屬灣甸，曩光請求增設署所，因此有此任命。九年，派宦官徐亮出使西南蠻，曩光阻

年，以中官徐亮使西南蠻，曩光阻道，詔責之，至是，遣人來朝謝罪。十四年，鎮康州長官司遣人貢馬，賜鈔幣。二十一年，知府刀孟廣來朝，貢馬。宣德三年，賜鎮康州土目刀門淵等鈔幣有差。成化五年，知州刀門戞遣使貢馬及金銀器，賜予如例，及妻。

擋道路，下詔斥責他，至此，派人來朝謝罪。十四年，鎮康州長官司派人進貢馬，賜鈔幣。二十一年，知府刀孟廣來朝見，進貢馬。宣德三年，賜鎮康州土目刀門淵等鈔幣不等。成化五年，知州刀門戞派使者進貢馬以及金銀器，按舊例賞賜，施及他的妻子。

鎮康後亦爲木邦、順寧所侵削。隆慶間，知州悶坎者，罕虔妻以女，因附虔歸緬。坎敗死，其弟悶恩歸義。恩死，子悶枳襲，木邦思禮誘之歸緬，不從。天啓二年，木邦兵據喳哩江，枳奔姚關，守備遣官撫之，乃退。

鎮康後來也被木邦、順寧侵奪。隆慶年間，知州悶坎，罕虔把女兒嫁給他，於是依附罕虔歸服緬甸。悶坎失敗而死，他的弟弟悶恩歸附。悶恩死，兒子悶枳承襲，木邦思禮引誘他歸服緬甸，不聽從。天啓二年，木邦兵占據喳哩江，悶枳逃跑到姚關，守備派官安撫，纔撤退。

大侯

大侯，蠻名孟祐，百夷所居。元中統初，内附，屬麓川路。

大侯，蠻名孟祐，是百夷的居住地。元朝中統初年，歸附朝廷，隸屬麓川路。

洪武二十四年，置大侯長官司。永樂二年，頒給信符、金字紅牌。三年，大侯長官司長官刀奉偶遣子刀奉董貢馬及銀器，賜鈔幣。六年，長官刀奉偶遣弟不納狂來貢，賜予如例。

洪武二十四年，設置大侯長官司。永樂二年，頒給信符、金字紅牌。三年，大侯長官司長官刀奉偶派他的兒子刀奉董進貢馬及銀器，賜鈔幣。六年，長官刀奉偶派弟弟不納狂來進貢，按舊例賞賜。

宣德四年，升大侯長官司爲大侯州，以土官刀奉漢爲知州。時刀奉漢奏："大侯蠻民復業者多，歲納差發銀二百五十兩。灣甸、鎮康二長官民少，歲納差發銀各百兩，永樂中俱升爲州，乞援二州例。"帝諭吏部曰："大侯民多復業，亦其長官善撫綏也，宜增秩旌之。"故有是命。八年，大侯州入貢，遣内官雲仙往撫之，并賜錦綺有差。

宣德四年，升大侯長官司爲大侯州，以土官刀奉漢爲知州。當時刀奉漢奏報："大侯蠻民恢復原業的人多，每年繳納以馬换茶的税銀二百五十兩。灣甸、鎮康二長官司百姓少，每年繳納以馬换茶的税銀各一百兩，永樂年間都升爲州，請求援引二州的事例。"皇帝諭令吏部説："大侯百姓多恢復常業，也是他們的長官善於安撫，應進升官階表彰他。"所以有此任命。八年，大侯州入朝進貢，派宦官雲仙前往撫慰，并賜錦綺不等。

正統三年，土官刀奉漢子刀奉送來貢，命齎敕并織金文綺絨錦諸物，賜刀奉漢并及其妻。初，奉漢令把事傅永瑶來朝，貢馬，奏欲與木邦宣慰罕門法共起土兵十萬，協同征剿麓川，乞賜金牌、信符，以安民心。特

正統三年，土官刀奉漢的兒子刀奉送來進貢，命携帶敕書和織金文綺絨錦等物，賜刀奉漢并施及他的妻子。當初，刀奉漢令把事傅永瑶來朝見，進貢馬，奏請想與木邦宣慰罕門法共同調發土兵十萬，協同征剿麓川，請求賜予金牌、信符，以安定民心。特意賜給他，又降敕書嘉獎。

賜之，復降敕嘉獎。七年，敕刀奉漢子刀奉送襲大侯知州，賜冠帶、印章、綵段表裏，以奉送能率土兵助討麓川也。十一年，大侯知州奉外法等貢銀器、象馬，賜綵幣、衣服有差。十二年，敕賜大侯州奉敬法、刀奉送等并其妻綵幣，命來使齎與之。

七年，敕令刀奉漢的兒子刀奉送承襲大侯知州，賜冠帶、印章、綵段表裏，因爲刀奉送能率領士兵協助征討麓川的緣故。十一年，大侯知州奉外法等進貢銀器、象馬，賜給束帛、衣服不等。十二年，下詔賞賜大侯州奉敬法、刀奉送等和他們的妻子束帛，命令來使帶給他們。

萬曆中，土目奉學婿於順寧知府猛廷瑞，後巡撫陳用賓誣奏廷瑞與學反狀，廷瑞斬奉學首以獻，學兄赦守大侯如故。子奉先與其族舍猛麻、奉恭爭殺抗命，次年討平之，改爲雲州，設流官。

萬曆年間，土目奉學做了順寧知府猛廷瑞的女婿，後來巡撫陳用賓誣奏猛廷瑞與奉學造反的情況，猛廷瑞斬奉學首級獻上，奉學的兄長奉赦依舊鎮守大侯。兒子奉先與其族舍猛麻、奉恭爭殺抗拒命令，第二年討伐平定，改爲雲州，設置流官。

瀾滄衛

瀾滄，元爲北勝州地。洪武中，屬鶴慶府。二十八年，置瀾滄衛。二十九年，於州南築城，置今衛司。領北勝、浪渠、永寧三州。永樂四年，以永寧州升爲府。正統七年，以北勝州直隸布政司，今衛只領州一。

瀾滄，元朝爲北勝州的地域。洪武年間，隸屬鶴慶府。二十八年，設置瀾滄衛。二十九年，在州南築城，設置今衛司。統領北勝、浪渠、永寧三州。永樂四年，把永寧州升爲府。正統七年，以北勝州直隸布政司，今衛司衹統領州一個。

弘治十一年，福建布政李韶以前任雲南參議，知土俗事宜，上疏言四事。一謂瀾滄衛與北勝州同一城，地域廣遠，與四川建昌西番野番相通。邇年西番土舍章輗等倚恃山險，招服野番千餘家爲莊户，遂致各番生拗，動輒殺人，州官無兵，不能禁止。衛官大廢軍政，恬不加意。又姚安府、大羅衛、賓川州地方有賊穴六七，軍民受害。請添設兵備副使於瀾滄衛城，以姚安、大羅、賓川、鶴麗、大理、洱海、景東諸府州衛所，皆令屬之。於野番則用撫流民法，於賊巢則用立保甲法，朝夕經理，則内外寇患皆可弭矣。因從其議，設兵備副使一員於瀾滄城。

弘治十一年，福建布政李韶因前任雲南參議，通曉土俗事宜，上疏講了四件事。一件說瀾滄衛與北勝州同在一城，地域寬廣遥遠，與四川建昌西番未馴化的番人相通。近年西番土舍章輗等倚恃山險，招服未馴化的番人一千多家爲莊户，於是導致各番不順服，動不動就殺人，州官没有兵，不能禁止。衛官大大廢棄武備政事，處之泰然，滿不在乎。又姚安府、大羅衛、賓川州地方有賊寇巢穴六七個，軍民受害。請求在瀾滄衛城添設兵備副使，以姚安、大羅、賓川、鶴麗、大理、洱海、景東衆府州衛所，都令隸屬它。對於未歸順的番人就使用安撫流民的方法，對於賊巢就使用立保甲法，隨時經營管理，則内外賊寇的禍患都可消除了。於是聽從了他的建議，在瀾滄城設置兵備副使一員。

麓川

麓川、平緬，元時皆屬緬甸。緬甸，古朱波地也。宋寧宗時，緬甸、

麓川、平緬，元朝時都隸屬緬甸。緬甸，是古代朱波的地域。宋寧宗時，緬甸、波斯等國進

波斯等國進白象，緬甸之名自此始。緬在雲南之西南，最窮遠。與八百國、占城接境。有城郭室屋，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元時最强盛。元嘗遣使招之，始入貢。

洪武六年，遣使田儼、程斗南、張褘、錢允恭齎詔往諭。至安南，留二年，以道阻不通。有詔召之，惟儼還，餘皆道卒。十五年，大兵下雲南，進取大理，下金齒。平緬與金齒壤地相接，土蠻思倫發聞之懼，遂降。因置平緬宣慰使司，以倫發爲宣慰使。十七年八月，倫發遣刀令孟獻方物，并上元所授宣慰使司印。詔改平緬宣慰使司爲平緬軍民宣慰使司，并賜倫發朝服、冠帶及織金文綺、鈔錠。尋改平緬軍民宣慰使司爲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麓川與平緬連境，元時分置兩路以統其所部，至是以倫發遣使貢，命兼統麓川之地。

十八年，倫發反，率衆寇景東。都督馮誠率兵擊之，值天大霧，猝遇寇，失利，千户王昇戰死。

二十年，敕諭西平侯沐英等曰："近御史李原名歸自平緬，知蠻情詭譎，必爲邊患。符到，可即於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道，葺壘深池，以固營栅，多置火銃爲守備。寇來，勿輕與戰。又以往歲人至百夷，多貪其財貨，不顧事理，貽笑諸蠻。繼今不許一人往平緬，即文移亦慎答之，毋忽。"明年，倫發誘群蠻入寇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勒寨。英遣都督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倫發悉舉其衆，號三十萬，象百餘，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新附諸蠻皆爲盡力。英選師三萬亟趨至，賊列象陣搏戰。英列弩注射，突陣大呼，象多傷，其蠻亦多中矢斃，蠻氣稍縮。次

獻白象，緬甸的名字從此開始。緬甸在雲南的西南，最遥遠。與八百國、占城接境。有城郭室屋，人都居住在樓上，其地產象、馬。元朝時最强盛。元朝曾派使者招撫他們，開始入朝進貢。

洪武六年，派使者田儼、程斗南、張褘、錢允恭携帶詔書前往曉諭。到達安南，停留了二年，因道路受阻不能到達。有詔令召回他們，衹有田儼返回，其餘的人都在道路上死去。十五年，大軍攻克雲南，進取大理，攻下金齒。平緬與金齒接壤，土蠻思倫發得知後恐懼，於是投降。於是設置平緬宣慰使司，以思倫發爲宣慰使。十七年八月，思倫發派刀令孟進獻本地物產，并且呈上元朝所授的宣慰使司印。詔令改平緬宣慰使司爲平緬軍民宣慰使司，并賜思倫發朝服、冠帶以及織金文綺、鈔錠。不久改平緬軍民宣慰使司爲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麓川與平緬邊境相連，元朝時分置兩路以統管其轄地，至此因思倫發派使者進貢，命令他兼管轄麓川的地區。

十八年，思倫發造反，率部衆侵犯景東。都督馮誠率兵攻打他，正值天有大霧，突然遇上賊寇，戰敗，千户王昇戰死。

二十年，敕諭西平侯沐英等説："近來御史李原名從平緬返回，得知蠻人性情詭詐，必定成爲邊境的禍患。符節到，可立即在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途，修建高壘深池，以加固營栅，多設置火銃防守。寇來，不要輕易與他們交戰。又因往年有人到百夷，多貪圖他們的財貨，不顧事理，給衆蠻留下笑柄。從今以後不許一人前往平緬，即使公文也慎重答覆，不要疏忽。"第二年，思倫發誘導群蠻入侵馬龍他郎甸的摩沙勒寨。沐英派都督甯正進擊攻破他，斬首一千五百餘人。思倫發全部出動他的部衆，號稱三十萬，象一百餘頭，侵犯定邊，想報摩沙勒之役的仇，新歸附的衆蠻都爲他盡力。沐英挑選軍隊三萬人急速趕到，賊寇列象陣搏戰。沐英列弓弩射擊，衝陣大呼，象多受傷，蠻人也多中箭而死，蠻人氣焰稍稍收斂。第二日，沐英率領將士，更

日，英率將士，益置火槍、神機箭，更番射，象奔，賊大敗。搗其寨，斬首三萬餘級，降卒萬餘人。象死者半，生獲三十有七。倫發遁，以捷聞。帝遣使諭英移師逼景東屯田，固壘以待大軍集，勿輕受其降。

二十二年，倫發遣把事招綱等來言："往者逆謀，皆由把事刀厮郎、刀厮養所爲。乞貸死，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乃遣通政司經歷楊大用齎敕往諭思倫發修臣禮，悉償前日兵費，庶免問罪之師。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大用并令獻叛首刀厮郎等一百三十七人，平緬遂平。自是，三年每來朝貢。二十七年，倫發來朝，貢馬、象、方物。已，遣京衛千户郭均英往賜思倫發公服、幞頭、金帶、象笏。

二十八年，緬國王使來言，百夷屢以兵侵奪其境。明年，緬使復來訴。帝遣行人李思聰等使緬國及百夷。思倫發聞詔，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長刀幹孟叛，思聰以朝廷威德諭其部衆，叛者稍退。思倫發欲倚使者服其下，强留之，以象、馬、金寶爲賂，思聰諭却之。歸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爲《百夷傳紀》以進，帝褒之。

初，平緬俗不好佛。有僧至自雲南，善爲因果報應之説，倫發信之。又有金齒戍卒逃入其境，能爲火銃、火炮之具，倫發喜其技能，俾繫金帶，與僧位諸部長上。刀幹孟等不服，遂與其屬叛，攻騰衝。倫發率其家走雲南，西平侯沐春遣送至京師。帝憫之，命春爲征南將軍，何福、徐凱爲副將軍，率雲南、四川諸衛兵往討刀幹孟。并遣倫發歸，駐潞江上，招諭其部衆。賜倫發黄金百兩、白金

多地設置火槍、神機箭，輪番射擊，象奔逃，賊寇大敗。攻打他們的山寨，斬首三萬餘人，降服士卒一萬餘人。象死去一半，生獲三十七頭。思倫發逃跑，以捷報奏告朝廷。皇帝派使者諭令沐英調動軍隊迫近景東屯田，加固營壘以等待大軍會集，不要輕易接受他們投降。

二十二年，思倫發派把事招綱等來説："以前叛逆謀反，都是把事刀厮郎、刀厮養所爲。請求寬免死罪，願意納貢繳賦。"雲南守臣奏報朝廷。就派通政司經歷楊大用携帶敕書前去訓諭思倫發遵守作臣子的禮儀，全部賠償先前的軍費，纔能免去朝廷討伐犯罪者的軍隊。思倫發聽命，於是以象、馬、白金、地方特産入貢謝罪，楊大用令其一起獻出叛賊首領刀厮郎等一百三十七人，平緬於是被平定。自此，三年來朝貢一次。二十七年，思倫發來京朝見，進貢馬、象、本地物産。之後，派京衛千户郭均英前往賞賜思倫發公服、幞頭、金帶、象笏。

二十八年，緬國王的使者來説，百夷多次派兵侵奪他的邊境。第二年，緬國使者又來訴説。皇帝派行人李思聰等出使緬國及百夷。思倫發聽到詔命，俯首伏地謝罪，願意罷兵。正逢他的部長刀幹孟反叛，李思聰用朝廷的威嚴恩德曉諭他的部衆，反叛的人逐漸撤退。思倫發想倚恃使者使他的部下服從，竭力挽留他，用象、馬、金寶賄賂，李思聰曉諭拒絶。返回後記述了那裏的山川、人物、風俗、道路的詳情，作《百夷傳紀》進獻，皇帝褒獎了他。

起初，平緬的習俗不喜好佛教。有個僧人從雲南來，擅長講因果報應的學説，思倫發相信他。又有個金齒的戍守士卒逃入他的境内，能製造火銃、火炮等器械，思倫發喜歡他的技能，讓他繫金帶，與僧人都位置居於衆部長之上。刀幹孟等不服，於是與他的部屬反叛，攻打騰衝。思倫發率領他的家人逃到雲南，西平侯沐春遣送他到京城。皇帝可憐他，命沐春爲征南將軍，何福、徐凱爲副將軍，率領雲南、四川衆衛兵前往征討刀幹孟。并派思倫發返回，駐扎在潞江邊，招撫曉諭他的部衆。賜思倫發黄金百兩、白銀一

百五十兩、鈔五百錠。又敕春曰："思倫發窮而歸我，當以兵送還。若至雲南，先遣人往諭幹孟毋怙終不臣，必歸而主。倘不從，則聲罪討之。"

時幹孟既逐倫發，亦懼朝廷加兵，乃遣人詣西平侯請入貢，春以聞。三十一年奏："幹孟欲假朝廷威以拒忽都，其言入貢，未可信。"帝遣人諭春曰："遠蠻詭詐誠有之，姑從所請，審度其宜，毋失事機。"春以兵送倫發於金齒，使人諭刀幹孟，幹孟不從。遣左軍都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千討之。逾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殺刀名孟，斬獲甚衆。回兵擊景罕寨。寨憑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益張。福使告急於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乘夜至潞江，詰旦渡。率騎馳躪，揚塵蔽天。賊不意大軍至，驚懼，遂破之。乘勝擊崆峒寨，賊夜潰。幹孟遣人乞降，事聞，朝廷以其狡詐，命春俟變討之。春尋病卒，幹孟竟不降。又命都督何福往討，未幾，擒幹孟歸，倫發始還平緬，逾年卒。

永樂元年，思倫發子散朋來朝，貢馬。賜絨錦、織金文綺、紗羅并傔從鈔有差。二年，遣內官張勤等頒賜麓川。麓川、平緬、木邦、孟養俱遣人來貢，各賜之鈔幣。時麓川平緬宣慰使思行發所遣頭目刀門賴訴孟養、木邦數侵其地。禮部請以孟養、木邦朝貢使付法司，正其罪。帝謂蠻衆攻奪常事，執一二人罪之，不足以革其俗，且曲直未明，遽罪其使，失遠人心。命西平侯諭之，遣員外郎左緝使八百國，并使賜麓川平緬宣慰冠帶、襲衣。

百五十兩、鈔五百錠。又敕令沐春説："思倫發不得志而投靠我，應當派兵送他回去。如果到了雲南，先派人前去曉諭刀幹孟不要有所倚恃而不守臣道，一定要迎接主人思倫發返回。假如不服從，就宣布他的罪行征討他。"

當時刀幹孟驅逐思倫發後，也懼怕朝廷出兵，就派人到西平侯那裏請求入貢，沐春奏報朝廷。三十一年奏報："刀幹孟想藉朝廷的威嚴以抵禦忽都，他説的入貢，不可相信。"皇帝派人諭令沐春説："邊遠蠻人確實詭詐，暫且聽從他的請求，揣度其事，不要喪失行事的時機。"沐春帶兵送思倫發到金齒，派人曉諭刀幹孟，刀幹孟不聽從。派遣左軍都督何福、瞿能等，領兵五千征討他。跨越高良公山，直攻南甸，大敗敵人，殺死刀名孟，斬殺俘獲很多。回兵攻打景罕寨。寨憑高據險，堅守不能攻下，官軍糧食器械全部用完，賊勢更加囂張。何福派人向沐春告急，沐春率領五百騎兵前往營救，乘夜間到潞江，清晨渡江。率領騎士驅馬踐踏，揚起的塵土遮蔽天日。賊没有料到大軍到來，驚慌恐懼，於是攻克敵人。乘勝攻打崆峒寨，賊夜間潰敗。刀幹孟派人請求投降，事情奏報，朝廷因其狡詐，命沐春等待有事變時征討他。沐春不久病逝，刀幹孟最終不投降。又命都督何福前往征討，不久，擒獲刀幹孟返回，思倫發纔返回平緬，經過一年去世。

永樂元年，思倫發的兒子思散朋來朝拜，進貢馬。賜絨錦、織金文綺、紗羅并同時賜侍從鈔不等。二年，派宦官張勤等賞賜麓川。麓川、平緬、木邦、孟養都派人來進貢，各賜他們鈔幣。當時麓川平緬宣慰使思行發所派的頭目刀門賴控訴孟養、木邦多次侵奪他們的轄地。禮部請求把孟養、木邦朝貢使交付司法官，治其罪。皇帝説蠻衆攻打侵奪是常事，拘留一二個人加罪，不足以革除他們的習俗，况且曲直没有查明，就加罪於他們的使者，喪失遠方之人的心。命令西平侯曉諭他們，派員外郎左緝出使八百國，并命他賞賜麓川平緬宣慰冠帶、襲衣。

五年，麓川、平緬所隸孟外頭目刀發孟來朝，貢象及金器，散朋亦貢馬，各賜鈔幣。六年，思行發貢馬、方物謝，賜金牌、信符。黔國公沐晟言："麓川、平緬所隸孟外、陶孟，土官刀發孟之地，爲頭目刀薛孟侵據，請命思行發諭刀薛孟歸侵地。"從之。七年，行發來貢，遣中官雲仙等齎敕，賜金織文綺、紗羅。至麓川，行發失郊迎禮，仙責之。行發惶懼，九年，遣刀門奈來貢謝罪。帝貸之，仍命宴勞其使，并遣賜行發文錦、金織紵絲紗羅。

十一年，行發請以其弟思任發代職，從之。任發遣頭目刀弄發貢象六、馬百匹及金銀器皿等物謝恩。二十年，任發遣使奉表來貢，并謝侵南甸州罪，遣中官雲仙齎賜并敕戒之。

洪熙元年，遣内官段忠、徐亮以即位詔諭麓川。

宣德元年，遣使諭西南夷，賜麓川錦綺有差，以其勤修職貢也。時麓川、木邦争界，各訴於朝，就令使者諭解之，俾安分毋侵越。黔國公沐晟奏，麓川所屬思陀甸火頭曲比爲亂，請發兵討，帝命姑撫之。置麓川平緬宣慰司所轄大店地驛丞一員，以土人刀捧怯爲之，從宣慰刀暗發奏也。

三年，雲南三司奏，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奪南甸州地，請發兵問罪。帝命晟同三司、巡撫詳計以聞。敕任發保境安民，不得侵鄰疆，陷惡逆，以滋罪咎。晟以任發侵奪南甸、騰衝之罪不可宥，請發官軍五萬及諸土兵討之。帝以交阯、四川方用兵，民勞未息，宜再行招諭。不得已，其調雲南土官軍及木邦宣慰諸蠻兵剿之。八年，遣内官雲仙齎敕至麓川，賜思任

五年，麓川、平緬所隸屬的孟外頭目刀發孟來朝見，進貢象及金器，散朋也貢馬，各賜鈔幣。六年，思行發進貢馬、本地物産謝恩，賜金牌、信符。黔國公沐晟説："麓川、平緬所隸屬的孟外、陶孟，是土官刀發孟的轄地，被頭目刀薛孟侵占，請命思行發曉諭刀薛孟歸還侵占的土地。"皇上聽從。七年，思行發來朝貢，派宦官雲仙等携帶敕書，賜金織文綺、紗羅。到達麓川，思行發違背郊迎禮，雲仙責備他。思行發惶恐懼怕，九年，派刀門奈來進貢謝罪。皇帝寬恕了他，仍命設宴慰勞他的使者，并賞賜思行發文錦、金織紵絲紗羅。

十一年，思行發請求用他的弟弟思任發代替職位，皇上聽從其請求。思任發派頭目刀弄發進貢象六頭、馬一百匹以及金銀器皿等物謝恩。二十年，思任發派使者奉表來進貢，并爲侵犯南甸州的罪行請罪，派宦官雲仙携帶賜物并敕命訓戒他。

洪熙元年，派宦官段忠、徐亮以即位的詔書曉諭麓川。

宣德元年，派使者曉諭西南夷，賜麓川錦綺不等，因爲它勤於按規定獻納貢品。當時麓川、木邦争奪地界，各自向朝廷訴訟，就令使者曉諭勸解，使他們安分不要侵犯轄地。黔國公沐晟奏報，麓川所管轄的思陀甸火頭曲比作亂，請求發兵征討，皇帝命令暫且安撫他們。設置麓川平緬宣慰司所管轄的大店地驛丞一員，以土人刀捧怯爲驛丞，是聽從宣慰刀暗發的奏請。

三年，雲南三司奏報，麓川宣慰使思任發侵奪南甸州的轄地，請求發兵問罪。皇帝命沐晟同三司、巡撫詳細謀劃并奏報。敕令思任發保衛疆境安定人民，不得侵奪鄰疆，墜入邪惡叛逆之地，以滋生罪過。沐晟以思任發侵奪南甸、騰衝的罪行不可寬恕，請求調發官軍五萬以及衆土兵征討他。皇帝認爲交阯、四川正用兵，百姓的疲勞還没有解除，應再次實行招撫曉諭。不得已，再調發雲南土官軍以及木邦宣慰衆蠻兵剿滅他。八年，派宦官雲仙携帶詔書到麓川，賜給思任發

發幣物，諭其勿與木邦爭地抗殺。

正統元年，免麓川平緬軍民宣慰司所欠差發銀二千五百兩。以任發奏其地爲木邦所侵，百姓希少，無從辦納。部執不可，帝特蠲之。

初，洪武間，克平雲南，惟百夷部長思倫發未服，後爲頭目刀幹孟所逐，赴京陳訴。命爲宣慰，回居麓川。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隸雲南；設潞江、干崖、大侯、灣甸四長官司，隸金齒。永樂元年，升孟養、木邦爲宣慰司。孟養宣慰刀木旦與鄰境仇殺而死，緬甸乘機并其地。未幾，緬甸宣慰新加斯又爲木邦宣慰所殺。時倫發已死，子行發襲，亦死。次子任發襲爲麓川宣慰，狡獪愈於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稍優容之。會緬甸之危，任發侵有其地，遂欲盡復其故地，稱兵擾邊，侵孟定府及灣甸等州，殺掠人民。而南甸知州刀貢罕亦奏麓川奪其所轄羅卜思莊等二百七十八村。於是晟奏："思任發連年累侵孟定、南甸、干崖、騰衝、潞江、金齒等處，自立頭目刀珍罕、土官早亨等相助爲暴，叛形已著。近又侵及金齒，勢甚猖獗。已遣諸衛馬步官軍至金齒守禦，乞調大兵進討。"朝命選將，廷臣舉右都督方政、都督僉事張榮往雲南，協同鎮守右都督昂率兵討之。任發方修貢冀緩師，而晟遽信其降，無渡江意。任發乃遣衆萬餘奪潞江，沿江造船三百艘，欲取雲龍，又殺死甸順、江東等處軍餘殆盡。帝以賊勢日甚，責晟等玩寇養患。政亦至軍，欲出戰，晟不可。政造舟欲濟師，晟又不許。政不勝憤，乃獨率麾下與賊將緬簡戰，破賊舊大寨。賊奔景罕，指揮唐清復擊破之。又追之高黎共山下，共斬三千

幣物，諭令他不要與木邦爭奪土地抗衡殺戮。

正統元年，免去麓川平緬軍民宣慰司所欠的以馬換茶徵收的銀兩二千五百兩。因思任發奏報他的轄地被木邦所侵奪，百姓稀少，没有辦法備辦交納。部執意不許可，皇帝特别免除。

當初，洪武年間，攻克平定雲南，衹有百夷部長思倫發没有歸服，後來被頭目刀幹孟驅逐，趕赴京師陳訴。命他爲宣慰，返回居住麓川。分割這塊轄地，設置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隸屬雲南；設置潞江、干崖、大侯、灣甸四個長官司，隸屬金齒。永樂元年，升孟養、木邦爲宣慰司。孟養宣慰刀木旦與鄰境仇殺而死，緬甸乘機吞并了他的轄地。不久，緬甸宣慰新加斯又被木邦宣慰所殺。當時思倫發已死，兒子思行發承襲，也死去。次子思任發承襲爲麓川宣慰，詭詐超過父親兄長，以馬換茶應徵的金銀，不按時交納，朝廷稍稍寬待他。正逢緬甸之危，思任發侵奪占有其轄地，於是想全部收復其故地，舉兵侵擾邊境，侵犯孟定府以及灣甸等州，斬殺劫掠百姓。而南甸知州刀貢罕也奏報麓川奪取他所管轄的羅卜思莊等二百七十八村。於是沐晟奏報："思任發連年多次侵犯孟定、南甸、干崖、騰衝、潞江、金齒等處，自立頭目刀珍罕、土官早亨等相助作惡，反叛的形迹已經顯著。近來又侵及金齒，勢力很是猖獗。已經派遣衆衛馬步官軍到金齒守衛防禦，請求調大軍進討。"朝廷命選拔將領，朝廷大臣舉薦右都督方政、都督僉事張榮前往雲南，協同鎮守右都督沐昂率兵征討。思任發正獻納貢品希冀延緩出師，而沐晟立即相信他要投降，没有渡江的意思。思任發就派部衆一萬多人奪取潞江，沿江造船三百艘，想奪取雲龍，又幾乎全部殺死了甸順、江東等處没有軍籍的軍人。皇帝因賊勢日益猖獗，責怪沐晟等消極抗敵養成禍患。方政也到軍中，想出戰，沐晟不允許。方政造船想運送軍隊，沐晟又不允許。方政不勝憤怒，就獨自率領部下與賊將緬簡作戰，攻克寇賊舊大寨。賊奔逃到景罕，指揮唐清又攻克他們。又追趕他們到高黎共山下，共斬首三千餘人。乘勝深入，把思任發逼迫到上江。上江，是

餘級。乘勝深入，逼任發上江。上江，賊重地也。政遠攻疲甚，求援於晟，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又不進。政追至空泥，知晟不救，賊出象陣衝擊，軍殲，政死焉。晟聞敗，乃請益軍。帝遣使者責狀，仍調湖廣官軍三萬一千五百人、貴州一萬人、四川八千五百人，令吴亮、馬翔統之，至雲南，聽晟節制，仍敕晟豫籌糧糒。而晟懼罪，暴卒。

時任發兵愈横，犯景東，剽孟定，殺大侯知州刀奉漢等千餘人，破孟賴諸寨，孟璉長官司諸處皆降之。任發仍遣人以象、馬、金銀來修貢，復致番書於雲南總兵官，謂："始因潞江安撫司線舊法相邀報仇，其後線舊法乃誣己爲入寇，致大軍壓境，惶恐無地。今欲遣使謝罪，乞爲導奏。"帝降敕許赦其罪。時刑部侍郎何文淵疏請罷麓川師，命下廷臣議。於是行在兵部尚書王驥及英國公張輔等，皆以爲"麓川負恩怙惡，在所必誅，須更選將練兵，以昭天討。如思任發早自悔禍，縛詣軍門，生全之恩，取自上裁"。帝然之。已而侍講劉球復以息兵請如文淵議。部覆以麓川之征，已有成命，報聞。

六年，以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都督李安、劉聚副之，以兵部尚書王驥總督雲南軍務，大會諸道兵十五萬討之。時任發遣賊將刀令道等十二人，率衆三萬餘，象八十隻，抵大侯州，欲奪景東、威遠。而驥將抵金齒，任發遣人乞降，驥受之，密令諸將分道入。右參將冉保從東路攻細甸、灣甸水寨，入鎮康，趨孟定。驥與貴由中路至上江，會騰衝。左參將宫聚自下江據夾象石。至期，合攻

賊的重地。方政長途進攻很是疲憊，向沐晟求援，沐晟憤怒他違背管制私自渡江，不派兵。很長時間後，派少量士兵前往，到夾象石，又不前進。方政追趕到空泥，知道沐晟不去援救，賊出象陣衝擊，軍隊被殲滅，方政死在這裏。沐晟得知戰敗，纔請求增加軍隊。皇帝派使者責問情況，於是調遣湖廣官軍三萬一千五百人、貴州一萬人、四川八千五百人，命令吴亮、馬翔統率，到達雲南，聽從沐晟指揮，仍然敕令沐晟預先籌劃糧食。而沐晟懼怕加罪，突然死去。

當時思任發兵更加蠻横，進犯景東，搶劫孟定，殺死大侯知州刀奉漢等一千多人，攻克孟賴衆寨，孟璉長官司各處都向他投降。思任發仍派人以象、馬、金銀來交納貢品，又送交番書給雲南總兵官，説："開始由於潞江安撫司線舊法相邀報仇，之後線舊法却誣陷自己是入侵，招致大軍壓境，惶恐無地。現在想派使者謝罪，請求替我奏報。"皇帝降敕書允許赦免他的罪行。當時刑部侍郎何文淵上疏奏請罷去麓川軍隊，命令下交朝廷大臣商議。於是行在所兵部尚書王驥以及英國公張輔等，都認爲"麓川辜負皇恩堅持作惡，一定要誅伐，必須另外選拔將領訓練軍隊，以昭示上天的懲治。如果思任發早日悔過，綁縛自己到軍門請罪，保全他性命的恩德，取自皇上的裁決"。皇帝認爲他們説得對。不久侍講劉球又如同何文淵之議以平息戰爭相請。部議以麓川的征討，已有確定的命令回覆，報批知道了。

六年，以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都督李安、劉聚爲副平蠻將軍，以兵部尚書王驥總督雲南軍務，大舉會合各路軍隊十五萬征討。當時思任發派賊將刀令道等十二人，率領部衆三萬多人，象八十隻，抵達大侯州，想奪取景東、威遠。但王驥將要抵達金齒，思任發派人請求投降，王驥接受投降，密令衆將分路進入。右參將冉保從東路攻打細甸、灣甸水寨，進入鎮康，直驅孟定。王驥與蔣貴由中路到上江，在騰衝會合。左參將宫聚自下江占據夾象石。到約定的日期，合攻賊。賊防禦守衛嚴密，銃弩飛石，交相

之。賊拒守嚴，銃弩飛石，交下如雨。次日，乘風焚其柵，火竟夜不息。官軍力戰，拔上江寨，斬刀放戛父子，擒刀孟項，前後斬馘五萬餘，以捷聞。

如雨般飛下來。第二日，乘風焚燒賊寇的栅欄，火終夜不熄。官軍奮力作戰，攻取上江寨，斬殺刀放戛父子，擒獲刀孟項，前後斬首五萬餘，以捷報呈奏朝廷。

七年，驥率兵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至騰衝，留都督李安領兵提備。驥由南甸至羅卜思莊，前軍抵杉木籠。時任發率衆二萬餘據高山，立硬寨，連環七營，首尾相應。驥遣宫聚、劉聚分左右翼緣嶺上，驥將中軍橫擊之，賊遁。軍進馬鞍山，搗賊寨。寨兩面拒江壁立，周迴三十里皆立栅開塹，軍不可進，而賊從間道潛師出馬鞍山後。驥戒中軍毋動，命指揮方瑛率精騎六千突入賊寨，斬首數百級，復誘敗其象陣。而從東路者，合木邦人馬，招降孟通諸寨。元江同知杜凱等亦率車里及大侯蠻兵五萬，招降孟璉長官司并攻破烏木弄、戛邦等寨，斬首二千三百餘級。齊集麓川，守西峨渡，就通木邦信息。百道環攻，復縱火焚其營，賊死不可勝算。任發父子三人并挈其妻孥數人，從間道渡江，奔孟養。搜獲原給虎符、金牌、信符、宣慰司印及所掠騰衝千户等印三十二。麓川平。捷聞，命還師。

七年，王驥率兵渡過下江，經高黎貢山道。到達騰衝，留下都督李安領兵防備。王驥由南甸到羅卜思莊，前軍抵達杉木籠。當時思任發率領部衆二萬多占據高山，設立堅固的寨子，連環七營，首尾相應。王驥派宫聚、劉聚分左右翼攀緣山嶺上去，王驥率領中軍横擊賊，賊遁逃。軍隊進擊馬鞍山，攻打賊寨。寨兩面靠江壁立，周迴三十里都設立栅欄開挖壕溝，官軍不能前進，而賊從小路秘密派軍隊出馬鞍山後。王驥告誡中軍不要動，命指揮方瑛率精騎六千衝入賊寨，斬首數百人，又用計攻破賊寇的象陣。而從東路進軍的官軍，會合木邦人馬，招降孟通衆寨。元江同知杜凱等也率領車里及大侯蠻兵五萬，招降孟璉長官司并攻克烏木弄、戛邦等寨，斬首二千三百餘人。齊集麓川，守衛西峨渡，就近通報木邦信息。各道環繞進攻，又縱火焚毁賊營，賊寇死亡不計其數。思任發父子三人并帶領他們的妻子兒女數人，從小路渡江，奔逃到孟養。搜獲原來賜給的虎符、金牌、信符、宣慰司印及所掠奪的騰衝千户等印三十二枚。麓川平定。捷報呈奏朝廷，命令回軍。

時任發敗走孟蒙，復爲木邦宣慰所擊，追過金沙江，走孟廣。緬甸宣慰卜剌當亦起兵攻之。帝命木邦、緬甸能效命擒任發獻者，即以麓川地與之。未幾，任發爲緬人擒，緬人挾之求地。其子思機發窮困，乞來朝謝罪，先遣其弟招賽入貢，帝命遣還雲南安置。機發窺大兵歸，圖恢復，據麓川出兵侵擾。於是復命王驥、蔣貴等統大軍再征麓川。驥率師至金齒，機發遣頭目刀籠肘偕其子詣軍門求

當時思任發潰敗逃到孟蒙，又被木邦宣慰攻打，追趕越過金沙江，逃到孟廣。緬甸宣慰卜剌當也起兵攻打他。皇帝命木邦、緬甸有能效命擒獲思任發獻上的人，就把麓川地區賜給他。不久，思任發被緬甸人擒獲，緬甸人挾持他要求給地。他的兒子思機發困窘，請求來朝廷謝罪，先派他的弟弟思招賽入朝進貢，皇帝命送回雲南安置。思機發窺探大軍歸去，圖謀恢復，占據麓川出兵侵犯擾亂。於是又命王驥、蔣貴等統率大軍再次征討麓川。王驥率領軍隊到金齒，思機發派頭目刀籠肘偕同他的兒子到軍門求降。王驥派人

降。驥遣人至緬甸索任發，緬佯諾不遣。驥至騰衝，與蔣貴、沐昂分五營進，緬人亦聚衆待。驥欲乘大師攻之，見其衆盛，未易拔，又恐多一麓川敵，乃宣言犒師，而命貴潛焚其舟數百艘，進師薄之。緬甸堅執前詔，必予地乃出任發，復詭以機發致仇爲解。驥乃趨者藍，搗機發巢，破之。機發脱走，俘其妻子部衆，立隴川宣慰司而歸。時思機發竊據孟養，負固不服，自如也。

十一年，緬甸始以任發及其妻孥三十二人獻至雲南。任發於道中不食，垂死。千户王政斬之，函首京師。其子機發屢乞降，遣頭目刀孟永等修朝貢，獻金銀。言蒙朝廷調兵征討，無地逃死，乞貸餘生，詞甚哀。帝命受其貢，因敕總兵官沐斌及參贊軍務侍郎楊寧等，以朝廷既貸思機發以不死，經畫善後長策以聞，并賜敕諭思機發。十二年，總兵官黔國公沐斌奏："臣遣千户明庸齎敕招諭思機發，以所遣弟招賽未歸，疑懼不敢出。近緬甸以機發掠其牛馬、金銀，欲進兵攻取。臣等議遣人分諭木邦、緬甸諸宣慰司，令集蠻兵，剋期過江，分道討機發。臣等率官軍萬人駐騰衝，以助其勢。賊四面受敵，必成擒矣。"從之。已，命授機發弟招賽爲頭目，給冠帶、月糧、房屋，隸錦衣衛，其從人俱令於馴象所供役。先是，招賽安置雲南，其黨有欲稱亂者，乃命招賽來京，且冀以招徠機發也。帝既命雲南出兵剿機發，及沐斌等至騰衝，督諸軍追捕，機發終不出，潛匿孟養，遣其徒來貢。許以恩貸，復不至。斌以春瘴作，江漲不可渡，糧亦乏，引兵還。

帝以斌師出無功，復命兵部尚書

到緬甸索要思任發，緬甸假裝應允而不遣送。王驥到騰衝，與蔣貴、沐昂分五營進軍，緬甸人也聚衆等待。王驥想藉助大軍攻打緬甸，見他們人多氣盛，不易攻取，又怕多一個麓川的敵人，就宣稱犒勞軍隊，而命蔣貴秘密焚毁他們的船數百艘，進軍迫近他們。緬甸堅持前詔，一定要給地纔獻出思任發，又以思機發招致仇恨的詭話作爲辯解。王驥就趕赴者藍，攻打思機發巢穴，攻克了它。思機發脱身逃走，俘獲他的妻子兒女及部衆，設立隴川宣慰司後返還。當時思機發私自占據孟養，倚恃險阻不歸服，如先前一樣。

十一年，緬甸纔把思任發及他的妻子兒女三十二人獻到雲南。思任發在途中不進食，臨近死亡。千户王政斬殺了他，用匣子裝人頭送往京師。他的兒子思機發多次請求投降，派頭目刀孟永等按制度入朝進貢，進獻金銀。説遭受朝廷調兵征討，無地逃避死亡，請求寬免餘生，言詞很是哀惋。皇帝命接受他的貢品，於是敕令總兵官沐斌及參贊軍務侍郎楊寧等，以朝廷已經寬免思機發不死，經營籌劃善後的長遠之計奏報朝廷，并賜敕書曉諭思機發。十二年，總兵官黔國公沐斌奏報："臣派千户明庸携帶敕書招撫曉諭思機發，因所派遣的弟弟思招賽没有歸來，懷疑恐懼不敢出來。近來緬甸因思機發掠奪他們的牛馬、金銀，想進兵攻取。臣等商議派人分别諭令木邦、緬甸衆宣慰司，命令會集蠻兵，約定時間過江，分路征討思機發。臣等率領官軍一萬人駐扎在騰衝，以助他們的氣勢。賊四面受敵，必定會被擒獲。"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之後，命授思機發的弟弟思招賽爲頭目，給予冠帶、月糧、房屋、隸屬錦衣衛，他的隨從都令在馴象所服役。此前，把思招賽安置在雲南，他的黨羽有想作亂的，就命思招賽來京城，并且希望以此招撫思機發。皇帝已經命雲南出兵剿滅思機發，待到沐斌等到達騰衝，督促衆軍追捕，思機發終究不出，秘密隱藏在孟養，派他的徒黨來進貢。答應對他寬免，又不到。沐斌因春季瘴疫發作，江水上漲不可渡河，糧食也缺乏，領兵返回。

皇帝因沐斌師出無功，又命令兵部尚書靖遠

靖遠伯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宫聚佩平蠻將軍印，率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官軍、土軍十三萬人往討之。至是，驥凡三征麓川矣。帝密諭驥曰："萬一思機發遠遁，則先擒刀變蠻，平其巢穴。或遁入緬地，緬人黨蔽，亦相機擒之。庶蠻衆知懼，大軍不爲徒出。"又敕諭斌，軍事悉與驥會議而行。又敕諭木邦、緬甸、南甸、干崖、隴川等宣慰司罕蓋發等，各整兵備船，積糧以俟調度。

十四年，驥率諸將自騰衝會師，由干崖造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抵沙壩，復造舟至金沙江。機發於西岸埋柵拒守。大軍順流下至管屯，適木邦、緬甸兩宣慰兵十餘萬亦列於沿江兩岸，緬甸備舟二百餘爲浮梁濟師，并力攻破其柵寨，得積穀四十萬餘石。軍飽，鋭氣增倍。賊領衆至鬼哭山，築大寨於兩峰上，築二寨爲兩翼，又築七小寨，綿亘百餘里。官軍分道并進，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思機發、思卜發復奔遁。

時王師逾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部皆震讋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其部衆復擁任發少子思祿據孟養地爲亂。驥等慮師老，度賊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土目得部勒諸蠻，居孟養如故，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捷聞，帝爲告廟云。

景泰元年，雲南總兵官沐璘奏："緬甸宣慰已擒獲思機發，又將思卜發放歸孟養，恐緬人復挾爲奇貨，不若緩之，聽其自獻便。"從之。五年，緬人索舊地，左參將胡誌等諭以銀戛

伯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宫聚佩平蠻將軍印，率領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官軍、土軍十三萬人前往征討。至此，王驥共三次征討麓川了。皇帝秘密諭令王驥説："萬一思機發逃往遠處，就先擒獲刀變蠻，平定賊巢穴。或許逃入緬甸地區，緬甸人庇護，也相機擒獲他。希望蠻人知道懼怕，大軍不算白出。"又敕令沐斌，軍中事務都與王驥會同商議後再施行。又敕令木邦、緬甸、南甸、干崖、隴川等宣慰司罕蓋發等，各自整頓軍隊準備船隻，積蓄糧食以待調度。

十四年，王驥率衆將從騰衝會師，由干崖造船，到南牙山棄船由陸路行軍，抵達沙壩，又造船到金沙江。思機發在西岸埋設柵欄抵禦防守。大軍順流下至管屯，恰逢木邦、緬甸兩宣慰兵十餘萬也在沿江兩岸陳列，緬甸準備船二百多艘作爲浮橋使軍隊渡江，合力攻克賊的柵寨，得到積存的穀物四十萬餘石。將士食物充足，鋭氣倍增。賊率領部衆到鬼哭山，在兩峰上建築大寨，建築二寨作爲兩翼，又建築七小寨，綿延一百多里。官軍分路一起進攻，都攻取了它，斬殺俘獲無數，而思機發、思卜發又奔逃。

當時官軍經過孟養到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面，距麓川千餘里，衆部都震驚畏懼地説："自古，漢人没有渡過金沙江的，現在官軍到此地，真是神威啊！"王驥回軍，其部衆又擁戴思任發的小兒子思祿占據孟養地作亂。王驥等考慮到長久在外軍隊疲憊，揣測賊不可全部殲滅，就與思祿約定，允許土人的頭目可以統率衆蠻，仍然居住在孟養，在金沙江立石作爲界限，發誓説"石爛江枯，你們纔能渡江"。思祿也恐懼，聽從命令，於是軍隊凱旋。捷報呈奏朝廷，皇帝爲此祭告祖廟。

景泰元年，雲南總兵官沐璘奏報："緬甸宣慰已經擒獲思機發，又將思卜發放歸孟養，恐怕緬甸人又挾持他作爲珍奇貨物，不如延緩一下，聽任他們自願獻上有利。"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五年，緬甸人索要舊地，左參將胡誌等訓諭把銀

等處地方與之，乃送思機發及其妻孥六人至金沙江村，誌等檻送京師。南寧伯毛福壽以聞，乃誅思機發於京師。七年，任發子思卜發奏："臣父兄犯法，時臣幼無知。今不敢如父兄所爲，甚畏朝廷法，謹備差發銀五百兩、象三、馬六及方物等，遣使人入貢，惟天皇帝主哀憐。"因賜敕戒諭，并賚思卜發與妻錦幣及其使鈔幣有差。

戞等處地方給它，於是送思機發以及他的妻子兒女六人到金沙江村，胡誌等把他們用囚車送往京城。南寧伯毛福壽奏報朝廷，就在京城處死了思機發。七年，思任發的兒子思卜發奏報："臣的父親兄長犯法，當時臣年幼無知。現在不敢像父親兄長所爲，十分畏懼朝廷的法律，恭謹地備辦了以馬換茶應交的銀兩五百兩、象三隻、馬六匹以及本地物産等，派使者入朝進貢，希望天皇帝主哀憐。"於是賜敕書告誡曉諭，并賞賜思卜發與妻子錦幣以及賞賜他的使者鈔幣不等。

成化元年，總兵官沐瓚等以思任發之孫思命發至京師，乃逆賊遺孽，不可留，請發沿海登州衛安置，月給米二石，從之。麓川亡。

成化元年，總兵官沐瓚等以思任發的孫子思命發到京城，是逆賊的後代，不可留下，請求發配到沿海登州衛安置，每月給米二石，皇上聽從他的意見。麓川滅亡。

先是，麓川之初平也，分其地立隴川宣撫使司，因以恭項爲宣撫使。恭項者，故麓川部長，首先歸順效力有功，因命於麓川故地開設宣撫。已，頭目曩洩等復來歸，願捕賊自效。帝命還守本土，有功，即加叙。諸凡來歸者視此例。遂以刀歪孟爲本司同知，刀落曩爲副使，隴帚爲僉事，俱賜冠帶，從宣撫恭項請也。恭項子恭立來貢，給賜如例，并授恭立爲長史。未幾，隴川宣撫失印，請再給。帝責恭項以不能宣揚國威，反失印，罪應不宥，姑從寬頒給。時板蹇據者藍寨，侵擾隴川，百夫長刀門線、刀木立進兵圍之，斬板蹇等二十三人。命賜有功者皆爲冠帶把事，并賚織金文綺。

此前，麓川剛剛平定，劃分該地設立隴川宣撫使司，於是以恭項爲宣撫使。恭項，是原麓川部長，首先歸順效力有功，於是命他在麓川舊地開設宣撫。之後，頭目曩洩等又來歸順，願意捕賊效力。皇帝命令他返回保守本土，有功，就按功進升官階。凡是來歸順的人按此例對待。於是以刀歪孟爲本司同知，刀落曩爲副使，隴帚爲僉事，都賞賜冠帶，是聽從宣撫恭項的奏請。恭項的兒子恭立來朝貢，按制度賞賜，并授予恭立爲長史。不久，隴川宣撫丟失印信，請求再給。皇帝斥責恭項不能宣揚國威，反而丟失印信，罪行應當不能寬恕，暫且從寬頒給。當時板蹇占據者藍寨，侵犯擾亂隴川，百夫長刀門線、刀木立進兵圍攻他，斬殺板蹇等二十三人。命令賜給有功的人都爲冠帶把事，并賞賜織金文綺。

正統十一年，木邦宣慰罕蓋發來求麓川故地。有司以已設隴川宣撫司，建官分管，以孟止地予之，報可。十二年，敕諭恭項，言："比者，總兵奏爾與百夫長刀木立相仇殺，人民懷怨，欲謀害爾父子。今遷爾於雲南，俾不失所，且遣官護爾家屬完聚，其體憫恤，無懷疑懼。"既而總

正統十一年，木邦宣慰罕蓋發來求取麓川舊地。主管部門以已經設置隴川宣撫司，建官分管，把孟止地給予他，皇上批覆同意。十二年，敕令曉諭恭項，說："近來，總兵奏報你與百夫長刀木立互相仇殺，百姓心懷怨恨，想謀害你們父子。現在把你遷徙到雲南，使你不至於没有存身之地，并且派官護送你的家屬讓你們團聚，這是體念憐恤你，不要懷有疑問恐懼。"不久總兵

兵官言："隴川致亂，皆由恭項暴殺無辜，刻虐蠻人。同知刀歪孟爲蠻衆信服，乞安置項於別衛，以刀歪孟代。"帝以恭項來歸，屈法宥之，命於曲靖安置，并遣敕往諭。

景泰七年，隴川宣撫多外悶遣人貢象、馬及金銀器皿、方物，賜綵幣、襲衣如例。仍命齎敕賜之，以多外悶初修朝貢故也。成化十九年，以隴川宣撫司多歪孟子亨法代職。

初，隴川與木邦相鄰，争地仇殺，構兵不息。嘉靖中，土舍多鯨刃兄自襲，下鎮巡官按問，伏辜，還職兄子多參。詔貰其罪，并戒木邦罕孟毋得復黨鯨争職。

萬曆初，緬甸莽瑞體叛，來招隴川宣撫多士寧，士寧不從。其記室岳鳳者，江西撫州人，黠而多智，商於隴川，士寧信任之，妻以妹。鳳曲媚士寧，陰奪其權，與三宣六慰各土舍罕拔等歃血盟，誘士寧往擺古，歸附緬酋。陰使其子曩烏鴆士寧并殺其妻女，奪印投緬，受緬僞命，代士寧爲宣撫。及瑞體死，子應裏嗣，鳳父子臣服之。誘敗官軍，獻士寧母胡氏及親族六百餘人於應裏，盡殺之，多氏之宗幾盡。

初，鳳之附於緬也，爲瑞體招諸部，拒中國，傷官軍，逆勢寖成，緬深倚之。久之，以緬不足恃。而鄧川土知州何鈺，鳳友婿也，初使人招鳳，鳳執使獻緬。及是，鈺復開示百方，與之盟誓。時官軍亦大集，諸將劉綎、鄧子龍各率勁師至，環壁四面。鳳懼，乃令妻子及部曲來降。綎責令獻金牌、符印及蠻莫、猛密地。乃以送鳳妻子還隴川爲名，分兵趨沙木籠山，先據其險，而自領大兵馳入隴川。鳳度無可脱，遂詣軍門降。綎

官説："隴川導致叛亂，都是由於恭項暴殺無辜，苛刻殘害蠻人。同知刀歪孟被蠻衆信服，請求把恭項安置到別衛，用刀歪孟代職。"皇帝因恭項來歸附，放寬刑法寬恕他，命安置在曲靖，并送敕書前往曉諭他。

景泰七年，隴川宣撫多外悶派人進貢象、馬及金銀器皿、本地物産，按制度賜束帛、成套衣服。仍命携帶敕書賞賜他，是因爲多外悶最初獻納朝貢的緣故。成化十九年，以隴川宣撫司多歪孟的兒子多亨法代替職務。

當初，隴川與木邦相鄰，争奪地盤互相仇殺，交戰不止息。嘉靖年間，土舍多鯨殺死兄長自己承襲，交付鎮巡官查究審問，伏罪，把職務還給兄長的兒子多參。詔令赦免他的罪行，并告誡木邦罕孟不得再袒護多鯨争奪職務。

萬曆初年，緬甸莽瑞體反叛，來招撫隴川宣撫多士寧，多士寧不聽從。他的記室岳鳳，是江西撫州人，狡黠而多智謀，在隴川經商，多士寧信任他，把妹妹嫁給了他。岳鳳曲意討好多士寧，暗中奪取他的權力，與三宣六慰各土司屬官罕拔等歃血結盟，引誘多士寧前往擺古，歸附緬甸酋長。暗中派他的兒子曩烏用毒酒殺死多士寧并殺死他的妻女，奪取印信投靠緬甸，受緬甸僞命，代替多士寧爲宣撫。到莽瑞體死去，兒子莽應裏繼嗣，岳鳳父子向他稱臣降服。用計打敗官軍，把多士寧的母親胡氏及親族六百多人獻給莽應裏，全部殺掉，多氏的宗族幾乎滅絶。

當初，岳鳳歸附緬甸，爲莽瑞體招撫衆部，抵禦中原之國，傷害官軍，叛逆的形勢逐漸形成，緬甸十分倚重他。隨後，認爲緬甸不足倚恃。而鄧川土知州何鈺，是岳鳳的連襟，起初派人招撫岳鳳，岳鳳拘留使者獻給緬甸。至此，何鈺又千方百計啓發引誘，與他盟誓。此時官軍也大舉會集，衆將劉綎、鄧子龍各率强兵到來，四面包圍。岳鳳恐懼，就命妻子兒女及部下來投降。劉綎責令他獻出金牌、符印及蠻莫、猛密的地盤。就以送岳鳳的妻子兒女返回隴川爲名，分兵趕赴沙木籠山，先占據其險要之地，而親自率領大軍疾速進入隴川。岳鳳揣度没有辦法逃脱，

復率兵進緬，緬將先遁，留少兵隴川，綎攻之，鳳子曩烏亦降。綎乃携鳳父子往攻蠻莫，蠻莫賊知鳳降，馳報應裹，發兵圖隴川。綎乘機掩殺，賊窘，乞降，縛緬人及象、馬來獻。遂招撫孟養賊，賊將乘象走，追獲之。復移師圍孟璉，生擒其魁，隴川平。獻俘於朝，帝爲告謝郊廟，時萬曆十二年九月也。逾年復鑄隴川宣撫司及孟定府印，升孟密安撫爲宣撫司。添設安撫司二，曰蠻莫，曰耿馬；長官司二，曰孟璉，曰孟養；千户所二，一居姚關，一居孟淋寨，皆名之曰鎮安；并鑄印記，建大將行署於蠻莫，從雲南巡撫劉世曾之議也。於是，多士寧之子思順襲隴川宣撫使。

二十九年，莽應裹分道入犯，一入遮放、芒市，一入臘撒蠻顙，一入杉木籠，并出隴川。多思順不敵，奔猛卯。緬初以猛卯同知多俺爲嚮導，寇東路。至是，大軍遣木邦罕欽擒多俺殺之。未幾，思順死，蠻莫思正乘喪襲隴川，據其妻罕氏。三十五年，思順子安民以守將索賂，叛入緬。已而緬聽撫，遣安民歸。安民久據蠻灣，桀驁甚，署永騰參將周會遣二指揮襲之，敗績。王師亟討，其族人挾其弟多安靖誅之以獻。時安靖尚幼，勢孤，詔俟其長給之印。安民弟安邦治亦附緬，後寄居蠻莫。其地有馬安、摩黎、羅木等山，極險峻，麓川之所恃爲巢穴者也。

於是到軍門投降。劉綎又率兵進攻緬甸，緬甸將領先遁逃，留下少數士兵在隴川，劉綎攻打他們，岳鳳的兒子岳曩烏也投降。劉綎便携同岳鳳父子前往攻打蠻莫，蠻莫賊得知岳鳳投降，急速報告莽應裹，發兵謀取隴川。劉綎乘機衝殺，賊窘迫，請求投降，綁縛緬甸人及象、馬來進獻。於是招撫孟養賊，賊將乘象逃走，追趕擒獲他。又轉移軍隊包圍孟璉，生擒敵人的首領，隴川平定。把俘虜獻給朝廷，皇帝爲此告祭天地祖先，時間是萬曆十二年九月。過了一年又鑄造隴川宣撫司以及孟定府印信，升孟密安撫爲宣撫司。添設安撫司二個，名蠻莫、耿馬；長官司二個，名孟璉、孟養；千户所二個，一個設置在姚關，一個設置在孟淋寨，都命名爲鎮安；并且鑄造印記，在蠻莫建造大將行政公署，是聽從雲南巡撫劉世曾的建議。於是，多士寧的兒子多思順承襲隴川宣撫使。

二十九年，莽應裹分路入侵，一路入遮放、芒市，一路入臘撒蠻顙，一路入杉木籠，一并出軍隴川。多思順不能抵敵，奔逃到猛卯。緬甸起初以猛卯同知多俺爲嚮導，侵犯東路。至此，大軍派木邦罕欽擒獲多俺殺死了他。不久，思順死，蠻莫思正乘喪事襲擊隴川，霸占他的妻子罕氏。三十五年，多思順的兒子多安民因守將索要財物，反叛逃入緬甸。不久緬甸接受安撫，把多安民送還。多安民長久占據蠻灣，十分凶悍倔强，代理永騰參將周會派二名指揮襲擊他，戰敗。朝廷的軍隊急速征討，他的族人挾持他的弟弟多安靖把他誅殺後獻上。當時多安靖還年幼，勢力孤單，詔令等他長大後給他印信。多安民的弟弟安邦治也依附緬甸，後來寄居蠻莫。其地有馬安、摩黎、羅木等山，極爲險峻，是麓川倚恃作爲巢穴的地方。

明史卷三百十五

列傳第二百三

雲南土司(三)

緬甸 二宣慰司　干崖 宣撫　潞江　南甸 二宣撫司　芒市
者樂甸　茶山　孟璉(即)猛臉　里麻　鈕兀　東倘　瓦甸　促瓦
散金　木邦 孟密安撫司(附)　孟養　車里　老撾　八百 二宣慰司

緬甸

緬甸，古朱波地。宋寧宗時，緬甸、波斯等國進白象，緬甸通中國自此始。地在雲南西南，最窮遠。有城郭廬舍，多樓居。元至元中，屢討之，乃入貢。

明太祖即位，遣使齎詔諭之。至安南，留二年，以道阻不能達而返，使者多道卒。洪武二十六年，八百國使人入貢，言緬近其地，以遠不能自達。帝乃令西平侯沐春遣使至八百國王所，諭意。於是緬始遣其臣板南速剌至，進方物，勞賜之。二十七年置緬中宣慰使司，以土酋卜剌浪爲使。二十八年，卜剌浪遣使貢方物，訴百夷思倫發侵奪境土。二十九年，復來訴。帝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諭緬及百夷各罷兵守土，倫發聽命。會有百夷部長刀幹孟之亂，逐倫發，以故事得已。

永樂元年，緬酋那羅塔遣使入貢。因言緬雖遐裔，願臣屬中國，而道經木邦、孟養，多阻遏。乞命以

緬甸，是古代朱波地域。宋寧宗時，緬甸、波斯等國進獻白象，緬甸與中原之國往來從這時開始。地處雲南西南，最遥遠。有城郭房屋，多住樓房。元朝至元年間，多次討伐他們，纔派人向朝廷進貢。

明太祖即位，派遣使者携帶詔書曉諭該國。到達安南，停了二年，因道路艱險不能到達而返回，使者大多死在路上。洪武二十六年，八百國派人向朝廷進貢，説緬甸靠近他們的地域，因爲路遠不能親自到來。皇帝於是命令西平侯沐春派遣使者到八百國國王那裏，表明意思。從此緬甸纔派它的大臣板南速剌到來，進獻土産，皇帝慰勞賞賜他。二十七年，設置緬中宣慰使司，任用當地酋長卜剌浪做宣慰使。二十八年，卜剌浪派遣使者進獻土産，控告百夷思倫發侵占搶奪他的領地。二十九年，又來告狀。皇帝派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曉諭緬甸和百夷各自停戰守衛疆土，思倫發聽從命令。適逢有百夷的部落首領刀幹孟叛亂，趕走思倫發，因爲這個緣故事情得以停止。

永樂元年，緬甸酋長那羅塔派遣使者向朝廷進貢。趁機説緬甸雖在遠方，但願意臣屬於中原之國，可是路過木邦、孟養，常遭阻擋。請求任

職，賜冠服、印章，庶免欺陵。詔設緬甸宣慰使司，以那羅塔爲宣慰使，遣内臣張勤往賜冠帶、印章。於是緬有二宣慰使，皆入貢不絕。五年，那羅塔遣使貢方物，謝罪。先是，孟養宣慰使刀木旦與戞里相攻，那羅塔乘釁襲之，殺刀木旦及其長子，遂據其地。事聞，詔行人張洪等齎敕諭責。那羅塔懼，歸其境土，而遣人詣闕謝罪。帝諭禮部曰："蠻既服辜，其釋不問。"仍給以信符，令三年一朝貢。

命官職，賜給衣帽、印章，期望免於欺壓凌辱。下詔令設置緬甸宣慰使司，任用那羅塔做宣慰使，派遣宦官張勤前往賞賜冠帶、印章。於是緬甸有兩個宣慰使，都不斷派人向朝廷進貢。五年，那羅塔派遣使者進獻土產，承認過錯，請求原諒。在這以前，孟養宣慰使刀木旦與戞里交戰，那羅塔趁禍亂襲擊他，殺了刀木旦和他的大兒子，於是占有了他的地域。事情報給朝廷，皇上詔令行人張洪等携帶敕書告誡斥責。那羅塔害怕了，歸還他的轄地，并且派人到朝廷認錯，請求原諒。皇帝告訴禮部說："蠻人已經認罪，免予追究責任。"仍舊給他信符，命令三年上朝進貢一次。

初，卜剌浪分其地，使長子那羅塔管大甸，次子馬者速管小甸。卜剌浪死，那羅塔盡收其弟土地人民。已而其弟復入小甸，遣人來朝，且訴其情。敕諭那羅塔兄弟和好如初，毋干天討。六年，那羅塔復遣人入貢，謝罪，并謝賜金牌、信符，勞賜遣之。七年，復遣中官雲仙等齎敕賜緬酋金織文綺。十二年，緬人來言爲木邦侵掠。帝以那羅塔素强横，遣人諭之，使修好鄰封，各守疆界。

起初，卜剌浪分割他的領地，派大兒子那羅塔治理大甸，二兒子馬者速治理小甸。卜剌浪死後，那羅塔全部接收了他弟弟的土地和百姓。不久，他的弟弟又進入小甸，派人前來朝拜，并且訴說他的冤情。皇帝用敕書曉諭那羅塔兄弟和好如初，不要招致朝廷的討伐。六年，那羅塔又派人向朝廷進貢，承認過錯，請求原諒，并感謝賜給金牌、信符，慰勞賞賜遣返了使者。七年，皇帝又派宦官雲仙等人携帶敕書賞賜緬甸酋長金綫織的華麗絲織品。十二年，緬甸人來說被木邦侵犯掠奪。皇帝認爲那羅塔向來强横，派人訓諭他，讓他與相鄰的邦國結成友好關係，各自守衛邊界。

洪熙元年遣内官段忠、徐亮以即位詔諭緬甸。宣德元年，遣使往諭雲南土官，賜緬甸錦綺。二年以莽得剌爲宣慰使。初，緬甸宣慰使新加斯與木邦仇殺而死，子弟潰散。緬共推莽得剌權襲，許之。自是來貢者只署緬甸，而甸中之稱不復見。八年，莽得剌遣人來貢，復遣雲仙齎敕賜之，并諭其勿侵木邦地。

洪熙元年，派遣宦官段忠、徐亮以即位詔書訓諭緬甸。宣德元年，派遣使者前往告訴雲南土司，賜給緬甸錦綺等絲織品。二年，任用莽得剌做宣慰使。起初，緬甸宣慰使新加斯和木邦因仇相殺而死，兒子兄弟逃散。緬甸共同推舉莽得剌暫且繼承，皇上准許。從此前來進獻的人祇簽署緬甸，而甸中的名字再也看不到了。八年，莽得剌派人前來進獻，皇上又派遣雲仙携帶敕書賞賜他，并告誡他不要侵犯木邦的地界。

正統六年，給緬甸信符、金牌。時麓川思任發叛，將討之，命緬甸調兵待。七年，任發兵敗，過金沙江，走孟廣，緬人攻之。帝諭能擒獻賊首

正統六年，賜給緬甸信符、金牌。當時麓川思任發反叛，朝廷準備討伐他，命令緬甸調遣軍隊聽候調用。七年，思任發兵敗，渡過金沙江，逃到孟廣，緬甸人攻打他。皇帝說能捉拿獻出賊

者，予以麓川地。八年，總督尚書王驥奏，緬甸酋馬哈省、以速剌等已擒獲思任發，不解至，唯以麓川地爲言，朝命遂有并征緬甸之命。是時，大師已集騰衝，緬使致書，期以今冬送思任發至貢章交付。驥與剋期，遣指揮李儀等率精騎通南牙山路，抵貢章，受獻，而緬人送思任發者竟不至。九年，驥駐師江上，緬人亦嚴兵爲備，遣人往來江中，覘官軍虚實。驥以麓川未平，緬難不可復作，乃令總兵官蔣貴等潛焚其舟數百，緬人潰，驥亦班師。於是總兵官沐昂奏："緬恃險黨賊，應加兵，但滇中方連年征討，財力困弊，旱澇相仍，糧餉不給，未可輕舉。臣已遣人諭緬禍福，俾獻賊首，緬宜聽從。"十二年，木邦宣慰罕蓋法，緬甸故宣慰子馬哈省、以速剌，遣使偕千户王政等獻思任發首及諸俘馘至京，并貢方物。帝命馬哈省、以速剌并爲宣慰使，賜敕獎勞，給冠帶、印信。未幾，以速剌奏求孟養、戞里地，且請大軍亟滅思任發之子思機發兄弟，而己出兵爲助。帝諭以機發可不戰擒，宜即滅賊以求分地，弗爲他人得也。

寇首領的人，給他麓川的土地。八年，總督尚書王驥上奏，緬甸酋長馬哈省、以速剌等已經捉住思任發，不押送過來，祇拿麓川土地作藉口，朝廷的旨令中於是有同時征討緬甸的命令。這時候，大軍已經集結在騰衝，緬甸派使者送來書信，以今冬爲期限送思任發到貢章交給官府。王驥與他們約定期限，派遣指揮李儀等率領精鋭騎兵開通南牙山路，抵達貢章，接受獻俘，但送思任發的緬甸人竟然没有來。九年，王驥在江上駐扎軍隊，緬甸人也部署軍隊以作爲防備，派人往來江中，偵察官軍的虚實。王驥認爲麓川還没有平定，緬甸的禍患不能再發起，就令總兵官蔣貴等偷偷燒毁他們幾百艘船，緬甸人潰敗，王驥也調回軍隊。於是總兵官沐昂上奏："緬甸依仗險阻與賊寇結爲同黨，應當動用武力征討，但滇中正連年征討，民財民力困頓疲憊，旱災水災相連，糧餉供應不上，不可輕率行動。臣已派人以禍福曉諭緬甸人，使他們獻出賊首，緬甸應當聽從。"十二年，木邦宣慰罕蓋法，緬甸前宣慰使的兒子馬哈省、以速剌，派使者會同千户王政等獻出思任發的頭和俘虜到京城，并且進獻土産。皇帝任命馬哈省、以速剌都任宣慰使，賜給敕書獎賞慰勞，給予冠帶、印信。不久，以速剌上奏章求取孟養、戞里的土地，并且請求大軍趕快消滅思任發的兒子思機發兄弟，自己出兵來援助。皇帝曉諭他思機發可以不戰而擒，應當立即滅賊來求得分封土地，不要被别人得到。

景泰二年，賜緬甸陰文金牌、信符。時以速剌久獲思機發不獻，又放思卜發歸孟養。朝廷知其要挾，故緩之。五年，緬人來索地，參將胡誌以銀戞等地與之，乃送機發及其妻孥。帝以思卜發既遠遁，不必窮追，仍加賞錦幣，降敕褒獎。

景泰二年，賜給緬甸鑄有凹下文字的金牌、信符。當時以速剌早就捕獲思機發却不獻出，又放思卜發回孟養。朝廷知道他在以此要挾，故意拖延。五年，緬甸人前來索要賜地，參將胡誌把銀戞等地給了他們，纔送來思機發和他的妻子兒女。皇帝認爲思卜發已經遠逃，用不着追究到底，就增加賞賜錦緞錢幣，下敕書表揚獎勵。

成化七年，鎮守太監錢能言，緬甸宣慰稱貢章、孟養舊爲所轄，欲復得之。帝命往勘，貢章係木邦、隴川分治，孟養係思洪發所掌，非緬境，乃令雲南守臣傳飭諸部。而緬甸以所

成化七年，鎮守太監錢能説，緬甸宣慰聲稱貢章、孟養原先被他管轄，想要再得到它們。皇帝命令前往勘查，貢章是木邦、隴川分割治理，孟養是思洪發掌管，不是緬甸疆境，就命令雲南守臣傳令告誡各個部落。而緬甸認爲所要求的土

求地乃前朝所許，貢章乃朝貢必由之途，乞與之。又乞以金齒軍餘李讓爲冠帶把事，以備任使。兵部尚書余子俊等以思洪發不聞有過，豈可奪其地，李讓中國人，而與爲把事，亦非體，宜勿許。帝命兵部諭其使，孟養、貢章是爾朝貢所由，當飭邊臣往諭思洪發，以通道往來，不得阻遏，餘勿多望。

弘治元年，緬甸來貢，且言安南侵其邊境。二年，遣編修劉戩諭安南罷兵。然緬地鄰孟養，而孟養以緬先執思任發，故怨緬。

嘉靖初，孟養酋思陸子思倫糾木邦及孟密，擊破緬，殺宣慰莽紀歲并其妻子，分據其地。緬訴於朝，不報。六年，始命永昌知府嚴時泰、衛指揮王訓往勘。思倫夜縱兵鼓噪，焚驛舍，殺齎金牌千户曹義，時泰倉皇遁，乃別立土舍莽卜信守之而去。值安鳳之亂，不暇究其事。

莽紀歲有子瑞體，少奔匿洞吾母家，其酋養爲己子。既長，有其地。洞吾之南有古喇，濱海，與佛郎機鄰。古喇酋兄弟争立，瑞體和解之，因德瑞體，争割地爲獻，受其約束，號瑞體爲噠喇。瑞體乃舉衆絶古喇糧道，殺其兄弟，盡奪其地，諸蠻皆畏服之。時滅緬者木邦、孟養，而與緬相抗者孟密也。孟密土舍兄弟争立，訴於瑞體。瑞體乃納其弟爲婿，改名思忠，遣歸孟密，奪其兄印，因假道攻孟養及迤西諸蠻，以復前仇，又使其黨卓吉侵孟養境。後卓吉爲思真婿猛乃頭目別混所殺，瑞體怒，自將攻別混父子，擒之。遂招誘隴川、干崖、南甸諸土官，欲入寇。既覘知有

地是前朝許給的，貢章是上朝進獻財物的必由之路，請求給予。并請求任用金齒無正式軍籍的李讓做冠帶把事，以供差遣。兵部尚書余子俊等人認爲没聽説思洪發有過錯，怎麽能够奪取他的轄地，李讓是中原之國人，却給他們做把事，也不合體統，應當不予准許。皇帝命令兵部曉諭他的使者，孟養、貢章是你們上朝進獻財物所經過的地方，應當命令駐守邊疆的大臣前往曉諭思洪發，以開闢道路來去，不許阻擋；其他的不要多有奢望。

弘治元年，緬甸前來進獻，并且説安南侵犯他們的邊境。二年，朝廷派遣編修劉戩訓諭安南停戰。但是緬甸的土地挨着孟養，而孟養人因爲緬甸以前捉住思任發，所以恨緬甸。

嘉靖初年，孟養酋長思陸的兒子思倫聚合木邦和孟密，擊敗緬甸，殺死宣慰使莽紀歲連同他的妻子兒女，分割占領了他的土地。緬甸向朝廷訴説，皇上没有回覆。六年，朝廷纔命令永昌知府嚴時泰、衛指揮王訓前往核查。思倫在夜間縱兵起哄，焚燒驛站的房屋，殺死携帶金牌的千户曹義，嚴時泰匆忙逃跑，於是另立土司屬官莽卜信防守然後離去。正逢安鳳叛亂，没時間追究這件事。

莽紀歲有個兒子叫莽瑞體，小時候逃走藏在洞吾母親的娘家，那裏的酋長收養他做自己兒子。長大後，占有那個地方。洞吾的南面有個叫古喇的地方，面臨海，和佛郎機相鄰。古喇酋長兄弟争奪繼位，莽瑞體和解了他們，他們因而感激莽瑞體，争着割地作爲獻禮，接受他的管束，稱莽瑞體爲噠喇。莽瑞體於是率衆斷絶古喇運糧的道路，殺了他們兄弟，全部奪取了他們的地盤，衆蠻人都畏懼屈服他。當時滅掉緬甸的是木邦、孟養，而與緬甸相抗衡的是孟密。孟密土舍兄弟争奪繼位，向莽瑞體求助。莽瑞體就收他的弟弟作女婿，改名叫思忠，派遣回孟密，奪取他哥哥的印章，趁機借道進攻孟養和西邊的各蠻族，來報以前的仇恨，又派他的同黨卓吉侵犯孟養地域。後來卓吉被思真的女婿猛乃的部落頭領別混殺死，莽瑞體憤怒，親自率領軍隊進攻別混

備，又慮他蠻襲其後，乃遁歸。於是鎮巡官沐朝弼等上其事。兵部覆，荒服之外，治以不治。噠喇已畏威遠遁，傳諭諸蠻，不許交通結納。詔可。時嘉靖三十九年也。

父子，捉住了他們。於是招集誘勸隴川、干崖、南甸衆土官，打算進犯。偵察得知對方有防備後，又擔心别的蠻人襲擊他的後方，就逃回去。於是鎮巡官沐朝弼等上奏這件事。兵部批覆，邊遠的地區以外，用不治理來治理他們。噠喇已經畏懼聲威遠逃，向衆蠻人傳達皇帝的訓諭，不允許串通結交。皇帝下詔書同意。當時是嘉靖三十九年。

木邦土舍罕拔求襲不得，怒投于緬，潞江宣撫線貴聞之，亦入緬。瑞體自以起孤微，有兵衆，威加諸部，中國復禁絶之，遂謀内侵，乃命線貴趣召隴川土官多士寧。士寧言中國廣大，誡勿妄動，瑞體稍稍寢。未幾，士寧爲其下岳鳳所殺，干崖宣撫刀怡舉亦死。罕拔乃請瑞體入干崖，干崖舉，則隴川可坐定也。瑞體子應裏桀黠多智，言於瑞體曰："隴川、干崖雖無主，遠難猝取。孟養思箇近在肘腋，又吾世仇，萬一乘虛順流下，禍不測。"瑞體深然之，因借木邦兵一萬取干崖，而自率兵侵孟養。既至，屢爲思箇所敗，思箇亦退保孟倫，相持久之。而隴川書記岳鳳欺其主幼，私齎重賂投緬，結爲父子。蠻莫土目思哲亦迎附瑞體，調緬兵萬餘，出入於迤西界上，以牽制思箇。復徵木邦罕拔兵，會岳鳳於隴川，襲孟密。

木邦土司屬官罕拔要求繼承没有得到，憤怒地投奔緬甸，潞江宣撫線貴聽説了這件事，也歸順了緬甸。莽瑞體自認爲出身孤弱貧賤，有軍隊，便施加威嚴於各個部落，中原之國又禁止杜絶與他往來，就圖謀入侵内地，於是命令線貴從速召見隴川土司多士寧。多士寧説中原之國廣大，告誡不要輕率行動，莽瑞體逐漸放棄。不久，多士寧被他的部下岳鳳殺死，干崖宣撫刀怡舉也死。罕拔就請求莽瑞體入侵干崖，占領了干崖，那麽隴川就可以很容易地平定了。莽瑞體的兒子莽應裏凶悍狡黠富有智謀，對莽瑞體説："隴川、干崖雖然没有主人，路遠不能立刻得到。孟養思箇近在身旁，又是我們世代的仇敵，萬一乘虛順流而下，禍患不可預料。"莽瑞體認爲非常對，於是借木邦軍隊一萬人攻下干崖，而親自率領軍隊侵犯孟養。到達後，多次被思箇打敗，思箇也退守孟倫，相持很久。而隴川的書記岳鳳欺負他的主人年幼，私自帶着厚重的財物投靠緬甸，結成父子。蠻莫的土司所屬員司思哲也阿附莽瑞體，調遣緬甸的軍隊一萬多人，在往西的邊界上出入，來牽制思箇。又徵調木邦罕拔的軍隊，在隴川與岳鳳會合，襲擊孟密。

萬曆元年，緬兵至隴川，入之。岳鳳遂盡殺士寧妻子族屬，受緬僞命，據隴川爲宣撫。乃與罕拔、思哲盟，必下孟密，奉瑞體以拒中國。僞爲錦囊象函貝葉緬文，稱西南金樓白象主莽噠喇弄王書報天皇帝，書中嫚辭無狀。罕拔又爲緬招干崖土舍刀怕文，許代其兄職。怕文拒之，與戰。適應裏率衆二十萬分戍隴、干間，以

萬曆元年，緬甸軍隊到達隴川，侵入此地。岳鳳就全部殺死多士寧的妻子兒女族人親屬，接受緬甸的非法任命，占據隴川任宣撫。就和罕拔、思哲結盟，一定攻克孟密，擁戴莽瑞體來抵制中原之國。僞造錦囊象函貝葉等物和緬甸文字，聲稱西南金樓白象主莽噠喇弄王上書報給天皇帝，書信中言辭輕慢不守禮法。罕拔又替緬甸招降干崖土司屬官刀怕文，許諾讓他代替他哥哥的職務。刀怕文拒絶了他，和他作戰。正好莽

其兵驟臨之，怕文潰奔永昌。遂取干崖印，付罕拔妹，以女官攝宣撫，召盞達副使刀思管、雷弄經歷廖元相佐之，同守干崖，以防中國。於是木邦、蠻莫、隴川、干崖諸蠻，悉附緬，獨孟養未下。

應裏率領二十萬軍隊分守隴川、干崖之間，率他的軍隊突然攻打刀怕文，刀怕文敗逃到永昌。就奪取了干崖的官印，交給罕拔的妹妹，用女官代理宣撫職務，徵召盞達副使刀思管、雷弄經歷廖元相輔助她，共同守衛干崖，來防禦中原之國。於是木邦、蠻莫、隴川、干崖衆蠻族，都依附緬甸，衹有孟養没有投降。

金騰副使許天琦遣指揮侯度持檄撫諭孟養。思箇受檄，益拒緬。緬大發兵攻之，思箇告急。會天琦卒，署事羅汝芳犒思箇使，令先歸待援，遂調兵至騰越。箇聞援兵至，喜，令土目馬禄喇送等領兵萬餘，絶緬糧道，且導大兵伏戛撒誘緬兵深入。箇率蠻卒衝其前，而約援兵自隴川尾擊之。緬兵既敗，糧又絶，屠象馬以食，瑞體窘甚。會有陳於巡撫王凝，言生事不便者，凝馳使止援軍。汝芳聞檄退，思箇待援不至。岳鳳偵知之，集隴川兵二千兼程進，導瑞體由間道遁去。思箇追擊之，緬兵大敗，當是時幾獲瑞體。

金騰的副使許天琦派遣指揮侯度拿着檄文以朝廷的名義招撫孟養。思箇接到檄文，更加抵制緬甸。緬甸大規模調派軍隊攻打思箇，思箇告急。適逢許天琦死，代理事務的羅汝芳犒賞思箇的使者，讓他先回去等待援助，於是徵調軍隊到騰越。思箇聽説援兵到了，很高興，命令土司屬官馬禄喇送等率領一萬多名士兵，切斷緬甸運糧的道路，并且引導大部隊埋伏在戛撒引誘緬甸軍隊深入。思箇率領蠻族士兵衝擊他們的前軍，而約合援兵從隴川攻打他們的後面。緬甸軍隊已經失敗，糧食又斷了，殺象馬吃，莽瑞體困迫極了。適逢有向巡撫王凝陳述，説引發事端不利的人，王凝速派使者制止援軍。羅汝芳聽到檄文後退兵，思箇等不到援兵。岳鳳偵察知道這種情况，聚集隴川軍隊二千人日夜行軍，引導莽瑞體從小路逃走。思箇追擊他們，緬甸軍隊大敗，在這時候差點俘獲莽瑞體。

六年，廷議遣使至孟養，俾思箇還所俘緬兵象，并賚以金帛，好言慰諭之。瑞體不謝。七年，永昌千户辛鳳奉使買象於孟密，思忠執鳳送緬，緬遣回。是年，緬復攻孟養，報戛撒之怨。思箇以無援敗，將走騰越，中途爲其下所執，送瑞體，殺之，盡并孟養地。八年，巡撫饒仁侃遣人招緬，緬不應。

六年，朝中議定派遣使者到孟養，使思箇歸還俘獲緬甸的士兵和大象，并賜給金銀和絲織品，用好話撫慰告諭。莽瑞體不上謝表。七年，永昌的千户辛鳳奉命出使到孟密買象，思忠捉住辛鳳送給緬甸，緬甸遣送回來。這一年，緬甸又進攻孟養，報戛撒兵敗之仇。思箇因爲没有援兵而失敗，打算逃到騰越，中途被他的部下捉住，送給莽瑞體，殺了他，全部吞并孟養土地。八年，巡撫饒仁侃派人招撫緬甸，緬甸不接受。

十年，岳鳳導緬兵襲破干崖，奪罕氏印，俘之。俄，瑞體死，子應裏嗣。岳鳳嗾應裏殺罕拔，盡俘其衆。又説應裏起兵象數十萬，分道内侵。十一年焚掠施甸，寇順寧。鳳子曩烏領衆六萬，突至孟淋寨，指揮吴繼

十年，岳鳳引導緬甸軍隊襲擊攻克干崖，奪取罕氏的印章，俘獲了他。不久，莽瑞體死，兒子莽應裏繼承。岳鳳唆使莽應裏殺了罕拔，全部俘獲他的部下。又説服莽應裏發動軍隊和大象幾十萬，分路入侵内地。十一年，焚燒掠奪施甸，侵犯順寧。岳鳳的兒子曩烏率領軍隊六萬人，突

勳、千户祁維垣戰死。又破盞達，副使刀思定求救不得，城破，妻子族屬皆盡。且窺騰衝、永昌、大理、蒙化、景東、鎮沅諸郡。巡撫劉世曾請以南京坐營中軍劉綎爲騰越游擊，移武靖參將鄧子龍爲永昌參將，各提兵五千赴剿，并調諸土軍應援。緬亦合兵犯姚關，綎與子龍大破之於攀枝花地，乘勝追擊，自十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斬首萬餘。復率兵出隴川、孟密，直抵阿瓦，緬將猛勺詣綎降。勺，瑞體弟也。緬將之守隴川、孟養、蠻莫者，皆遁去，岳鳳及其子皆伏誅。官軍定隴川，遂歸。應裏乃以其子思斗守阿瓦，復攻孟養、蠻莫，聲言復仇。副使李材備兵騰衝，遣兵援之，戰於遮浪，大破其象陣，生擒五千餘人。

先是，蠻莫酋思化投緬。材遣人招之，思化降。十九年，應裏復率緬兵圍蠻莫，思化告急。會天暑，軍行不前，裨將萬國春夜馳至，多設火炬爲疑兵，緬人懼而退，追敗其衆。二十二年，巡撫陳用賓設八關於騰衝，留兵戍守，募人至暹羅約夾攻緬。緬初以猛卯酋多俺爲嚮導，寇東路。至是遣木邦罕欽擒多俺殺之，前築堡於猛卯，大興屯田。是年，緬帥思仁寇蠻莫，敗之，斬其渠丙測。

二十三年，應裏屬孟璉、孟艮二土司求朝貢，鎮巡以聞。朝議令原差官黎景桂齎銀幣賜之，至境，不受。詔以景桂首事貪功納侮，下於理。三十一年，阿瓦雍罕、木邦罕拔子罕樁俱入貢，緬勢頓衰。暹羅得楞復連歲攻緬，殺緬長子莽機撾，古喇殘破。自此不敢内犯，然近緬諸部附之如初。

然到達孟淋寨，指揮吴繼勳、千户祁維垣戰死。又攻克盞達，副使刀思定請求援救没有得到，城被攻克，妻子兒女族人親屬全被殺光。而且窺伺騰衝、永昌、大理、蒙化、景東、鎮沅各郡。巡撫劉世曾請求任命南京坐營中軍劉綎做騰越游擊，調動武靖參將鄧子龍做永昌參將，各率兵五千前往討伐，并徵調各土著軍隊接應支援。緬甸也合兵侵犯姚關，劉綎與鄧子龍在攀枝花大敗敵人，乘勝追擊，從十年十月到十一年四月，斬首一萬多人。又率兵穿過隴川、孟密，直達阿瓦，緬甸的將領猛勺到劉綎那裏投降。猛勺，是莽瑞體的弟弟。緬甸將領守衛隴川、孟養、蠻莫的，都逃走，岳鳳和他的兒子都被殺。官軍平定隴川，於是返回。莽應裏就任用他的兒子莽思斗防守阿瓦，又攻打孟養、蠻莫，聲稱報仇。副使李材在騰衝駐扎軍隊，派兵援助，兩軍在遮浪交戰，大破敵人的象陣，活捉五千多人。

在這以前，蠻莫酋長思化投靠緬甸。李材派人招撫他，思化投降。十九年，莽應裏又率領緬甸軍隊包圍蠻莫，思化告急。適逢天氣炎熱，行軍不能前進，裨將萬國春夜間疾速到達，多多設置火把來虚張聲勢，迷惑敵人，緬甸人因害怕而退去，追擊打敗敵人。二十二年，巡撫陳用賓在騰衝設置八個關隘，留兵防守，招募人到暹羅約定夾擊緬甸。緬甸起初任用猛卯的酋長多俺做嚮導，侵犯東路。到這時却派木邦的罕欽捉住多俺殺了他，於是在猛卯修建堡壘，大規模發動駐軍墾荒。這一年，緬甸首領思仁侵犯蠻莫，打敗了他，斬殺他的首領丙測。

二十三年，莽應裏所隸屬的孟璉、孟艮兩個土司請求上朝進獻貢物，鎮巡官上報朝廷。朝中議定命令原來的差官黎景桂携帶銀幣賞賜他，到了邊境，不接受。皇上下詔書認爲黎景桂首次辦事貪圖功勞招致侮辱，交給司法官吏治罪。三十一年，阿瓦的雍罕、木邦罕拔的兒子罕樁都派人上朝進獻財物，緬甸的勢力頓時衰弱。暹羅的得楞又連年進攻緬甸，殺死緬甸首領的大兒子莽機撾，古喇殘缺破敗。從此不敢侵犯内地，但鄰近

崇禎末，蠻莫思綿爲緬守曩木河。及黔國公沐天波等隨永明王走蠻莫，思綿使告緬。緬遣人迎之，傳語述萬曆時事，并出神宗璽書，索今篆合之，以爲僞。天波出己印與先所頒文檄相比無差，始信。蓋自天啓後，緬絶貢職，無可考驗云。

干崖

干崖，舊名干賴睒，僰人居之。東北接南甸，西接隴川，有平川衆岡。境内甚熱，四時皆蠶，以其絲織五色土錦充貢。元中統初，内附。至元中，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洪武十五年，改鎮西府。永樂元年，設干崖長官司。二年，頒給信符、金字紅牌，并賜冠服。三年，干崖長官曩歡遣頭目奉表貢馬及犀、象、金銀器；謝恩，賜鈔幣。五年，設古刺驛，隸干崖。曩歡復遣子刀思曩朝貢，賜賚如例。自是，三年一朝貢不絶。宣德六年，改隸雲南都司。時長官刀弄孟奏，其地近雲南都司，而歲納差發銀於金齒衛，路遠，乞改隸，而輸銀於布政司。從之。正統三年，命仍隸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六年，升干崖副長官刀怕便爲長官司，賜綵幣，以歸附後屢立功，從總兵官沐昂請也。九年，升干崖爲宣撫司，以刀怕便爲宣撫副使，劉英爲同知，從總督王驥請也。

弘治三年，干崖土舍刀怕愈欺其侄刀怕落幼，劫印奪職。蠻衆不服，遂起兵相攻。四年，按察司副使林俊同參將沐詳移文往諭，始釋兵歸印。事聞，帝以鎮巡官不以時奏報，責之。嘉靖三十九年，緬酋莽瑞體叛，

緬甸的各個部落仍像原來一樣依附緬甸。

崇禎末年，蠻莫的思綿替緬甸防守曩木河。到黔國公沐天波等隨從永明王逃到蠻莫，思綿派人報告緬甸。緬甸派人迎接他們，傳話叙述萬曆時的事情，并拿出神宗詔書，索取現在的篆書對照，認爲是假造的。沐天波拿出自己的印章跟以前頒發的文誥檄書相對照没有什麽差别，纔相信。大概從天啓以後，緬甸中斷貢賦，無法稽考檢驗。

干崖，從前名叫干賴睒，僰族人居住在這裏。東北接南甸，西接隴川，有平地和群山。境内很熱，四季都養蠶，用他們絲織的五色土錦充當貢品。元朝中統初年，歸附朝廷。至元年間，設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管轄三甸。

洪武十五年，改爲鎮西府。永樂元年，設置干崖長官司。二年，頒發給信符、金字紅牌，并賜給衣帽。三年，干崖長官曩歡派部落頭領上表進獻馬匹和犀牛、大象、金銀器物，謝恩，皇帝賜給紙幣。五年，設立古刺驛，隸屬干崖。曩歡又派兒子刀思曩上朝進獻財物，朝廷按制度賞賜。從此，三年上朝進獻一次財物没有中斷。宣德六年，改爲隸屬雲南都司。當時長官刀弄孟上奏，他的領地靠近雲南都司，却每年到金齒衛繳納以馬换茶的銀兩，路遠，請求改隸屬，而把銀兩繳到布政司。皇帝聽從其請求。正統三年，命干崖仍舊隸屬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六年，提拔干崖的副長官刀怕便做長官司，賜給束帛，是因爲歸順依附後多次立功，聽從總兵官沐昂的請求。九年，把干崖升爲宣撫司，任用刀怕便做宣撫副使，劉英做同知，是聽從總督王驥的請求。

弘治三年，干崖的土舍刀怕愈欺負他的侄子刀怕落年幼，搶奪官印篡奪職位。衆蠻人不服，就起兵互相攻打。四年，按察司副使林俊和參將沐詳發文書前往告誡，纔罷兵歸還官印。事情上報朝廷，皇帝因鎮巡官不按時奏報，斥責他們。嘉靖三十九年，緬甸酋長莽瑞體反叛，招集干崖

招干崖諸土官入寇。萬曆初，宣撫刀怕舉死，妻罕氏，木邦宣慰罕拔妹也。拔既叛附緬，召怕舉弟怕文襲職以臣緬，且許以妹。怕文不受，與戰。緬兵十萬驟臨，怕文潰奔永昌。罕拔遂取干崖印付罕氏。十年，隴川岳鳳破干崖，奪罕氏印。十一年，游擊劉綎破隴川，鳳降，追印竟不得。而干崖部衆自相承代，亦莫得而考云。

眾土司入侵。萬曆初年，宣撫刀怕舉死，妻子罕氏，是木邦宣慰罕拔的妹妹。罕拔反叛依附緬甸後，請刀怕舉的弟弟刀怕文繼承職位來向緬甸稱臣，并把妹妹許配給他。刀怕文不接受，和他交戰。緬甸軍隊十萬人突然到來，刀怕文敗逃到永昌。罕拔就奪取干崖的官印交給罕氏。十年，隴川的岳鳳攻克干崖，奪取罕氏的官印。十一年，游擊劉綎攻克隴川，岳鳳投降，追尋印章終究没能找到。而干崖部族的人衆自相繼承代替，也没有誰能够考證。

潞江

潞江，地在永昌、騰越之間，南負高嵛山，北臨潞江，爲官道咽喉。地多瘴癘，蠻名怒江甸。至元間，隸柔遠路。

永樂元年内附，設潞江長官司。其地舊屬麓川平緬，西平侯奏其地廣人稠，宜設長官司治之。二年，頒給信符、金字紅牌。九年，潞江長官司曩璧遣子維羅法貢馬、方物，賜鈔幣，尋升爲安撫司。曩璧來朝，貢象、馬、金銀器，謝恩。

宣德元年，曩璧遣人貢馬，請改隸雲南布政司，從之。遣中官雲仙齎敕及綺幣賜曩璧。三年，黔國公沐晟奏，潞江千夫長刀不浪班叛歸麓川，劫潞江，逐曩璧入金齒，據潞江驛，逐驛丞周禮，立寨固守，斷絶道路，請發兵討。帝敕晟與三司計議。五年，晟奏，刀不浪班懼罪，還所據地，歸舊部，輸役如故，乞宥之。報可。是年置雲南廣邑州。時雲仙還言："金齒廣邑寨，本永昌副千户阿干所居。干嘗奉命招生蒲五千户向化。今干孫阿都魯同蒲酋莽塞等詣京貢方物，乞於廣邑置州，使阿都魯掌州事，以熟蒲并所招生蒲屬之。"帝從之。遂以阿都魯爲廣邑州知州，莽塞爲同知，鑄印給之。八年，改金齒

潞江，地處在永昌、騰越的中間，南面倚靠着高嵛山，北面瀕臨潞江，是大路的咽喉。當地多有瘴氣，蠻人稱爲怒江甸。至元年間，隸屬於柔遠路。

永樂元年，歸附朝廷，朝廷設立潞江長官司。這地方從前隸屬於麓川平緬，西平侯上奏章説這地方土地遼闊人口稠密，應當設立長官司來治理它。二年，頒發給信符、金字紅牌。九年，潞江長官司曩璧派遣兒子維羅法進獻馬匹、土産，皇上賜給鈔幣，不久升爲安撫司。曩璧前來朝拜，進獻大象、馬匹、金銀器具，謝恩。

宣德元年，曩璧派人進獻馬匹，請求改爲隸屬於雲南布政司，皇上聽從其請。派遣宦官雲仙携帶敕書和綺幣賜給曩璧。三年，黔國公沐晟上奏，潞江千夫長刀不浪班叛變歸附麓川，奪取潞江，把曩璧趕到金齒，占據潞江驛，趕走驛丞周禮，修建營寨堅守，切斷道路，請求發兵討伐。皇帝敕令沐晟和三司謀劃。五年，沐晟上奏，刀不浪班害怕懲治，歸還占有的土地，回到原來的部屬，和原來一樣輸納勞役，請求寬免他。皇帝批覆同意。這一年，設置雲南廣邑州。當時雲仙回來説："金齒廣邑寨，本來是永昌的副千户阿干占有。阿干曾經遵從命令招撫没有馴服的五千户蒲人歸服。現在阿干的孫子阿都魯和蒲人酋長莽塞等人到京城進獻土産，請求在廣邑設置州治所，命令阿都魯掌管州中事務，把已馴服的蒲人連同招撫的没有馴服的蒲人隸屬他。"皇帝聽從其請。於是任用阿都魯做廣邑州知州，莽塞做同

永昌千户所爲潞江州，隸雲南布政司，以千夫長刀珍罕爲知州，刀不浪班爲同知，置吏目及清水關巡檢各一員。

正統三年從黔國公沐晟奏，改潞江安撫司仍隸金齒，悉還舊制。五年，安撫使線舊法以麓川思任發叛來告，諭整兵以俟。未幾，麓川賊遣部衆奪據潞江，殺傷官軍，潞江遂削弱。

正德十六年，安撫司土官安捧奪其從弟掩莊田三十八所，掩訟於官，不報。捧遂集蠻兵圍掩寨，縱火屠掠，掩母子妻妾及蠻民男婦死者八十餘人，據有其地。官軍誘執之，捧死於獄。帝命戮尸棄市，其子詔及黨與皆斬。天啓間，有線世禄者，繼襲安撫。

南甸

南甸宣撫司，舊名南宋，在騰越南半箇山下，其山巔北多霜雪，南則炎瘴如蒸。元置南甸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樂十一年，改爲州，隸布政司。宣德三年，南甸爲麓川侵奪，有司請討。不許，降敕誡諭麓川，俾還侵地。五年，南甸州奏："先被麓川宣慰司奪其境土，賴朝廷威力復之，若不置官司以正疆界，恐侵奪未厭，乞置四巡檢司鎮之。"帝命吏部除官。八年又奏："與麓川接境，舊十二百夫長在騰衝千户所時，賴邦哈等處軍民兼守。後麓川侵據，不守者十餘年。今蒙敕諭還，竊恐再侵，百姓逃移，乞於賴邦哈、九浪、莽孟洞三處各置巡檢，以土軍楊義等三人爲之。"命下三司勘覆，授之。

正統二年，土知州刀貢罕奏：

知，鑄造印章給他們。八年，把金齒永昌千户所改爲潞江州，隸屬雲南布政司，任用千夫長刀珍罕做知州，刀不浪班做同知，設置吏目和清水關巡檢各一名。

正統三年，皇帝聽從黔國公沐晟的進言，把潞江安撫司改爲仍舊隸屬金齒，全部恢復原來的體制。五年，安撫使線舊法因麓川思任發反叛前來報告，命令整飭軍隊防備。不久，麓川賊寇派部下兵衆奪取潞江，殺傷官軍，潞江於是變弱。

正德十六年，安撫司土司安捧奪取他堂弟安掩的莊田三十八處，安掩向官府控告，没有回覆。安捧於是聚集蠻人土兵包圍安掩的寨子，放火屠殺掠奪，安掩母子和妻妾以及蠻人男女死難的有八十多人，占據了他的轄地。官軍誘捕了安捧，安捧死在監獄中。皇帝下令戮尸示衆，他的兒子安詔和同黨之人都被斬首。天啓年間，有個叫線世禄的人，繼承了安撫職位。

南甸宣撫司，從前名叫南宋，位於騰越南面的半箇山下，這座山山頂的北面多有霜雪，南面却有像蒸氣一般濕熱的瘴氣。元朝時設置南甸路軍民總管府，管理三甸。

洪武十五年，改爲南甸府。永樂十一年，改爲州，隸屬布政司。宣德三年，南甸被麓川侵占，主管官吏請求討伐。皇帝没有批准，下詔告誡曉諭麓川，使其歸還侵占的土地。五年，南甸州上奏説："以前被麓川宣慰司奪取的轄地，依靠朝廷的威力收復了它，如果不設置官府來治理邊界，恐怕侵占不會滿足，請求設置四個巡檢司來鎮守。"皇帝命令吏部任命官吏。八年，又上奏道："和麓川接界，從前十二百夫長在騰衝千户所的時候，賴邦哈等地的軍隊和百姓共同防守。後來麓川侵占，不防守有十多年了。現在承蒙皇上敕令歸還，私下恐怕再次被侵，百姓逃跑遷移，請求在賴邦哈、九浪、莽孟洞三地分别設置巡檢，任用土著軍隊的楊義等三人擔任巡檢。"皇帝命令交付三司反復核查，授給官職。

正統二年，土知州刀貢罕上奏："麓川思任

"麓川思任發奪其所轄羅卜思莊二百七十八村，乞遣使齎金牌、信符諭之退還。"帝敕沐晟處置奏聞。麓川之役自是起。九年升州爲宣撫司，以知州刀落硬爲宣撫使，通判劉思勉爲土同知。六年，頒給金牌、信符、勘合，加敕諭之。十年免所欠差發銀兩，令安業後，仍前科辦。

天順二年，復置南甸驛丞一人，以土人爲之。時宣撫刀落蓋奏南寧伯毛勝遣騰衝千户藺愈占其招八地，逼民逃竄。敕雲南三司官同巡按御史詣其地體勘，以所占田寨退還，治勝、愈罪。

南甸所轄羅卜思莊與小隴川，皆百夫長之分地。知事謝氏居曩宋，悶氏居盞西，屬部直抵金沙江，地最廣。司東十五里曰蠻干，宣撫世居之。南百里有關，立木爲柵，周一里，曰南牙，甚高，山勢延袤一百餘里，官道經之。上有石梯，蠻人據以爲險。

芒市

芒市，舊曰怒謀，又曰大枯睒、小枯睒，在永昌西南四百里，即唐史所謂茫施蠻也。元中統初，内附。至元十三年，立茫施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

洪武十五年，置茫施府。正統七年，總兵官沐晟奏："芒市陶孟刀放革遣人來訴，與叛寇思任發有仇。今任發已遁去，思機發兄弟三人來居麓川者藍地方，願擒以獻。"兵部言："放革先與任發同惡，今勢窮乃言結釁，譎詐難信。宜敕諭放革，如能去逆效順，當密調土兵助剿機發。"從之。八年，機發令其黨涓孟車等來攻芒市，爲官軍所敗。放革來降，靖遠伯王驥請設芒市長官司，以陶孟刀放

發奪取他管轄的羅卜思莊二百七十八個村，請求派使者携帶金牌、信符諭令他退還。"皇帝敕令沐晟處理此事并奏報朝廷。麓川的戰争從此開始。九年，把州升爲宣撫司，任用知州刀落硬做宣撫使，通判劉思勉做土同知。六年，頒發給金牌、信符、驗對用的符契，另加敕書訓諭他。十年，免去拖欠的以馬换茶應繳的銀兩，命他安於本業後，仍舊按從前的賦税徵收。

天順二年，又在南甸設置一名驛丞，任用土著人擔任驛丞。當時宣撫刀落蓋上奏南寧伯毛勝派騰衝千户藺愈占領他招八的土地，迫使百姓逃跑流竄。敕令雲南三司官員會同巡按御史到他的地盤探察，把占據的田地寨子退回，依法懲處毛勝、藺愈的罪行。

南甸管轄的羅卜思莊和小隴川，都是百夫長分封的土地。知事謝氏居處曩宋，悶氏居處盞西，附屬的部族直達金沙江，地域最遼闊。宣撫司東面十五里是蠻干，宣撫世代居住此地。南面一百里有關隘，竪立樹木於地做栅欄，周圍一里，叫作南牙，地勢非常高，山勢綿延一百多里，官道經過這裏。向上有石梯，蠻人占據此處作爲險阻。

芒市，從前叫作怒謀，又叫大枯睒、小枯睒，在永昌西南四百里，就是唐史所説的茫施蠻。元朝中統初年，歸附朝廷。至元十三年，設立茫施路軍民總管府，統管二甸。

洪武十五年，設置茫施府。正統七年，總兵官沐晟上奏："芒市的陶孟刀放革派人來訴説，和叛賊思任發有仇。現在思任發已經逃走，思機發兄弟三人向來住在麓川者藍地方，願意擒捉獻上。"兵部説："刀放革以前和思任發共同作惡，現在形勢窘迫就説結有仇怨，狡詐不可相信。應當用敕書曉諭刀放革，如果能够放下叛逆之心表示忠順，應當暗中調派土著士兵幫助討伐思機發。"皇帝聽從。八年，思機發命令他的黨羽涓孟車等前來攻打芒市，被官軍打敗。刀放革前來投降，靖遠伯王驥請求設立芒市長官司，任用陶

革爲長官，隸金齒衛。

成化八年，木邦曩罕弄亂，掠隴川。敕芒市等長官司整兵備調。萬曆初，長官放福與隴川岳鳳聯姻，導緬寇松坡營。事覺，伏誅，立舍目放緯領司事，轄於隴川。

芒市川原廣邈，田土富饒，而人稍脆弱云。

孟刀放革做長官，隸屬於金齒衛。

成化八年，木邦曩罕弄叛亂，奪取隴川。敕令芒市等長官司整飭軍隊以備調遣。萬曆初年，長官放福和隴川岳鳳結爲親家，引導緬甸侵犯松坡營。事泄，伏罪被處死，立舍目放緯統管長官司事務，受隴川管轄。

芒市平坦遼闊，土地富饒，但人有點懦弱。

者樂甸

者樂甸，本馬龍他郎甸猛摩地，名者島。洪武末，内附，隸雲南布政司。永樂元年，設者樂甸長官司，改隸雲南都司，以沐晟言其地廣人稠也。十八年，長官刀談來朝，貢馬。自是，皆以刀氏世領司事。其地山險多瘴，介於鎮沅、元江、景東間。日事攻戰，鎧械犀利，兵寡而勍，諸部畏憚之。

者樂甸，原是馬龍他郎甸猛摩地域，名叫者島。洪武末年，歸附朝廷，隸屬雲南布政司。永樂元年，設置者樂甸長官司，改爲隸屬雲南都司，因沐晟説那裏地廣人稠的緣故。十八年，長官刀談前來朝見，進獻馬匹。從此，都任用刀氏世代統管長官司事務。這地方山勢險峻瘴氣多，位於鎮沅、元江、景東之間。整天從事打仗，鎧甲武器堅固鋭利，兵少而强，各部落都畏懼他們。

茶山

茶山長官司，永樂二年頒給信符、金字紅牌。八年，長官早張遣人貢馬。宣德五年，置滇灘巡檢司。以長官司奏滇灘當茶山瓦高之衝，蠻寇出没，民不能安，通事段勝頗曉道理，能安人心，乞置司，以勝爲巡檢。從之。

茶山長官司，永樂二年，頒發給信符、金字紅牌。八年，長官早張派人進獻馬匹。宣德五年，設置滇灘巡檢司。因爲長官司上奏滇灘處在茶山瓦高的交通要道，蠻人賊寇出没，老百姓不能安定，翻譯段勝很懂得治理之道，能够安定人心，請求設置巡檢司，任用段勝做巡檢。皇上聽從其請。

孟璉

孟璉長官司，永樂四年四月設。時孟璉頭目刀派送遣子壞罕來言，孟璉舊屬麓川平緬宣慰司，後隸孟定府。而孟定知府刀名扛亦故平緬頭目，素與等夷，乞改隸。遂設長官司，隸雲南都司，命刀派送爲長官，賜冠帶、印章。

正統四年，思任發反，以兵破孟璉，遂降於麓川，爲木邦宣慰罕蓋法擊敗。七年，總督王驥征麓川，招降孟璉、亦保等寨。敕賜孟璉故長官司刀派罕子派樂等綵幣，以麓川平故

孟璉長官司，永樂四年四月設置。當時孟璉的部落頭領刀派送派兒子刀壞罕來説，孟璉從前隸屬麓川平緬宣慰司，後來隸屬孟定府。可是孟定府知府刀名扛也是原來平緬的部落頭領，一向和我們同等，請求改隸。於是設立長官司，隸屬雲南都司，任命刀派送做長官，賜給冠帶、印章。

正統四年，思任發反叛，率兵攻克孟璉，於是投降麓川，被木邦宣慰罕蓋法擊敗。七年，總督王驥征討麓川，招降孟璉、亦保等寨。敕命賜給孟璉前任長官司刀派罕的兒子刀派樂等人束帛，是因麓川被平定的緣故。嘉靖年間，孟璉和

也。嘉靖中，孟璉與孟養、孟密諸部仇殺數十年，司廢。至萬曆十三年，隴川平，復設，稱猛臉云。

孟養、孟密各部落因仇怨互相殺戮幾十年，長官司被廢除。到了萬曆十三年，隴川平定，又設置，稱作猛臉。

里麻

里麻長官司，永樂六年設，隸雲南都司，以刀思放爲長官。時思放爲里麻招剛。招剛者，故西南蠻官名。思放籍其地來朝，請授職事，遂有是命，仍賜印章、冠帶。八年，遣頭目貢馬。

里麻長官司，永樂六年設立，隸屬雲南都司，任用刀思放做長官。當時刀思放是里麻的招剛。招剛，是從前西南蠻人的官名。刀思放憑藉他所屬的轄地前來朝拜，請求授給職務，於是有這個任命，并且賜給印章、冠帶。八年，派部落頭領進獻馬匹。

鈕兀

鈕兀長官司，宣德八年置。鈕兀、五隆諸寨在和泥之地，其酋任者、陀比等朝貢至京，奏地遠蠻多，請授職以總其衆。兵部請設長官司，從之。遂以任者爲長官，陀比爲副。

鈕兀長官司，宣德八年設置。鈕兀、五隆各寨在和泥地域，他們的酋長任者、陀比等上朝進獻財物到了京城，上奏土地遥遠蠻族衆多，請求授給官職來統領那裏的百姓。兵部請求設立長官司，皇帝聽從其請。於是任用任者做長官，陀比做副長官。

東倘

東倘長官司，宣德八年置，隸緬甸宣慰。時緬甸宣慰昔得謀殺當蕩頭目新把的，而奪其地。新把的遣子莽只貢象、馬、方物，乞置司，庶免侵殺，從之。置東倘長官司，命新把的爲長官。

東倘長官司，宣德八年設置，隸屬緬甸宣慰。當時緬甸宣慰昔得圖謀殺害當蕩的部落頭領新把的，并奪取他的領地。新把的派兒子新莽只進獻大象、馬匹、土産，請求設置長官司，希望因此而免於迫害殺戮；皇帝聽從其請。設置東倘長官司，任用新把的做長官。

瓦甸

瓦甸長官司，初隸金齒，永樂九年，改隸雲南都司。土官刀怕賴言金齒遠，都司近，故改隸焉。宣德八年，置曲石、高松坡、馬緬三巡檢司。初，長官司言其地山高林茂，寇盗出没，人民不安，乞置巡檢司，以授通事楊資、楊中、范興三人，從之。命資於曲石，中於高松坡，興於馬緬。正統五年，長官早貴爲思任發所獲，殺其守者十七人，挈家來歸。帝嘉其忠順，命所司褒賞，以早貴爲安撫，賜綵幣、誥命。

瓦甸長官司，起初隸屬金齒，永樂九年，改爲隸屬雲南都司。土司刀怕賴説離金齒遠，都司近，所以改爲隸屬都司。宣德八年，設置曲石、高松坡、馬緬三個巡檢司。起初，長官司説這地方山勢高峻森林茂密，盗賊出没，百姓不得安寧，請求設置巡檢司，授職給翻譯楊資、楊中、范興三個人，皇帝聽從其請。任命楊資到曲石，楊中到高松坡，范興到馬緬。正統五年，長官早貴被思任發俘獲，殺死十七個看守他的人，帶領全家歸服。皇帝贊許他的忠順，命主管部門獎賞，任用早貴做安撫，賜給束帛、封官詔書。

促瓦　散金

促瓦、散金二長官司，皆永樂五

促瓦、散金兩個長官司，都是永樂五年設

年設，隸雲南都司。其地舊屬麓川、平緬。土蠻註甸八等來朝，請別設長官司，從之。命註甸八等爲長官，各給印章。

置，隸屬雲南都司。這地方從前隸屬麓川、平緬。當地蠻人註甸八等前來朝拜，請求另設長官司，皇帝聽從其請。任命註甸八等做長官，分別賜給印章。

木邦

木邦，一名孟邦。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洪武十五年，平雲南，改木邦府。建文末，土知府罕的法遣人貢馬及金銀器，賜鈔幣。

木邦，又名孟邦。元朝至元二十六年，建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統管三甸。洪武十五年，平定雲南，改爲木邦府。建文末年，土知府罕的法派人進獻馬匹和金銀器物，賜給鈔幣。

永樂元年，遣内官楊瑄齎敕諭木邦諸土官。明年，遣人來貢。時麓川訴木邦侵地，命西平侯諭之，因改木邦爲軍民宣慰使司，以知府罕的法爲使，賜誥印。時官軍征八百，罕的法發兵助戰，攻江下等十餘寨，斬首五百餘級。詔遣鎮撫張伯恭、經歷唐復往賜白金、錦幣，及其部領有差。明年，遣使貢象、馬、方物，謝恩。頒賜如例，復加賜其母及妻錦綺。罕的法卒，其子罕賓發來朝，請襲，命賜冠服。七年，遣使謝恩。又遣人奏緬甸宣慰使那羅塔數誘賓發叛，賓發不敢從逆，若天兵下臨，誓當效命。帝嘉其忠，遣中官徐亮齎敕勞之，賜白金三千兩、錦綺三百表裏，祖母、母、妻織金文綺、紗羅各五十匹。自是，每三年遣使貢象馬。十一年，賓發遣使獻緬甸俘。時木邦攻破緬甸城寨二十餘，多所殺獲，獻於京師。

永樂元年，派遣宦官楊瑄携帶敕書曉諭木邦衆土司。第二年，派人前來進獻。當時麓川控告木邦侵占他的土地，朝廷命西平侯告誡木邦，於是把木邦改爲軍民宣慰使司，任用知府罕的法做宣慰使，賜給封官詔書官印。當時官軍征討八百國，罕的法發兵幫助作戰，進攻江下等十多個寨，斬首五百多人。下詔派遣鎮撫張伯恭、經歷唐復前往賜給白銀、錦帛類貴重禮物，連及他的部下將領賞賜多少不等。第二年，派遣使者進獻大象、馬匹、土産，謝恩。按制度頒發賞賜，又額外賜給他的母親和妻子錦綺。罕的法死後，他的兒子罕賓發前來朝拜，請求繼承，皇帝下令賜給衣帽。七年，派遣使者謝恩。又派人上奏緬甸宣慰使那羅塔多次引誘罕賓發反叛，罕賓發不敢跟從叛逆，如果官軍到達，發誓會用生命報效朝廷。皇帝嘉獎他的忠誠，派宦官徐亮携帶敕書慰勞他，賜給三千兩白銀、錦綺三百做衣服的面子與裏子，賜給他的祖母、母親、妻子金綫織的華麗織品、紗羅各五十匹。從此，每三年派遣使者進獻象、馬一次。十一年，罕賓發派使者獻上緬甸的俘虜。當時木邦攻克緬甸二十多座城寨，殺死與俘獲很多，獻到京城。

宣德三年，遣中官徐亮齎敕及文綺賜襲職宣慰罕門法并及祖母、母、妻。八年，木邦與麓川、緬甸各爭地，訴於朝，帝命沐晟并三司巡按公勘。

宣德三年，派遣宦官徐亮携帶敕書和華麗絲織品賜給繼承職位的宣慰罕門法并施及他的祖母、母親、妻子。八年，木邦與麓川、緬甸互相爭奪土地，向朝廷告狀，皇帝命令沐晟會同三司巡按秉公調查。

正統三年征麓川，敕諭木邦以兵會剿。五年，總兵官沐昂遣人間道達

正統三年，征討麓川，皇帝敕令訓諭木邦率兵會同討伐。五年，總兵官沐昂派人從小路到達

木邦，得報，知宣慰祖母美罕板、其孫宣慰罕蓋法與麓川戰於孟定、孟璉地，殺部長二十人，斬首三萬餘級，獲馬、象、器械甚衆。帝嘉其功，加授罕蓋法懷遠將軍，封美罕板太淑人，賚以金帶、綵幣。七年，總督王驥奏，罕蓋法遣兵攻拔麓川板罕、貢章等寨，追至孟蒙，獲其孥七人，象十二，麓川酋思任發父子遁孟廣。帝命指揮陳儀往勞之，且曰："木邦能自效，生縶賊首獻，其酬以麓川土地人民。"八年，免木邦歲辦金萬四千兩。木邦遣人謝恩，并獻所獲思任發家屬，復賜敕及綵幣奬勞。十一年，緬甸獻任發首，木邦亦遣使與同獻，且修貢職，因求麓川地。兵部以麓川已設隴川宣撫司，請以孟止地給之，并遣官諭祭其母，以表忠勤，免木邦歲辦銀八錠三年，從之。

木邦，得到報告，知道宣慰的祖母美罕板、她的孫子宣慰罕蓋法和麓川在孟定、孟璉地域交戰，殺死部落首領二十人，斬首三萬多人，獲取很多馬匹、大象和兵器。皇帝嘉獎他們的功勞，授予罕蓋法懷遠將軍，封美罕板爲太淑人，賜給金帶、束帛。七年，總督王驥上奏，罕蓋法派兵攻克麓川板罕、貢章等寨，追到孟蒙，俘獲了他七個兒女，十二頭大象，麓川酋長思任發父子逃到孟廣。皇帝命令指揮陳儀前去慰勞他，并且說："木邦能够爲朝廷貢獻自己的力量，活捉賊首領獻出，用麓川的土地和老百姓作酬勞。"八年，免去木邦每年要置辦的一萬四千兩白銀。木邦派人謝恩，并獻出所俘獲的思任發的家屬，又賜給詔書和束帛獎賞慰勞。十一年，緬甸獻上思任發的頭顱，木邦也派使者和他們一同進獻，并獻納貢品，趁機要求麓川土地。兵部認爲麓川已經設立隴川宣撫司，請求把孟止的土地給他，并派官吏傳旨祭祀他的母親，來表彰她的忠心勤勞，連續三年免去木邦每年要置辦的白銀八錠，皇帝聽從其請。

景泰元年，罕蓋法奏乞隴川界者闌景線地，未報，蓋法子罕落法輒發兵據之。隴川宣撫刀歪孟訴於總兵官沐璘。璘遣使諭歸之，而與以底麻之地。四年，罕落法襲父職。族人構難，落法避於孟更，遣人赴總兵官求救。璘以聞，詔左參將胡誌調兵撫諭之，與其族人部衆設盟而還。然落法猶避居孟都不敢歸。孟都蠻者，地近隴川，歲調蠻兵二百更番護之。

景泰元年，罕蓋法上奏請求隴川地域者闌景線的土地，没有批覆，罕蓋法的兒子罕落法就發兵占領了它。隴川宣撫刀歪孟向總兵官沐璘告狀。沐璘派遣使者曉諭歸還，而把底麻的土地給他。四年，罕落法繼承父職。族人發難，刀落法到孟更避難，派人到總兵官那裏求救。沐璘上報朝廷，下詔令左參將胡誌調派軍隊招撫訓諭他，和他的族人部下兵衆立下盟誓而回。但刀落法仍然避居孟都不敢回去。孟都的蠻人，土地鄰近隴川，每年調蠻族士兵二百人輪流保護他。

天順元年，鎮守中官羅珪奏："罕落法與所部交攻，遣人求援。臣等議委南寧伯毛勝、都督胡誌量調官軍，相機剿捕。"帝以非犯邊疆，不許。二年，落法奏爲思坑、曩罕弄等所攻，乞兵剿除，命總兵官區處。六年，總兵官沐瓚奏罕落法屢侵隴川地，欲以撥守貴州兵八千調回防禦，詔留其半。

天順元年，鎮守宦官羅珪上奏："罕落法與部下相互攻打，派人求援。臣等議定委派南寧伯毛勝、都督胡誌酌情徵調官軍，根據時機討伐剿捕。"皇帝認爲邊疆没有被侵犯，不允許。二年，罕落法上奏被思坑、曩罕弄等攻打，請求朝廷派兵剿滅他們，皇帝命總兵官處置。六年，總兵官沐瓚上奏罕落法多次侵犯隴川地域，想要調撥防守貴州的軍隊八千人回來防禦，下詔令留下其中的一半。

成化十年，木邦所轄孟密蠻婦曩罕弄等侵掠隴川，黔國公沐琮以聞。曩罕弄者，故木邦宣慰罕揲法之女，嫁其孟密部長思外法。地有寶井。罕揲法卒，孫落法嗣。曩罕弄以尊屬不樂受節制，嗾族人與爭。景泰中，叛木邦，逐宣慰，據公署，殺掠鄰境隴川、孟養，兵力日盛，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黔國公琮奏委三司官往撫，曩罕弄驕蹇不服，且欲外結交阯兵，逼脅木邦、八百諸部，琮等復以聞。兵部尚書張鵬主用兵。詔廷臣集議，皆以孟密與木邦仇殺，并未侵犯邊境，止宜撫諭。因命副都御史程宗馳傳與譯者序班蘇銓往。時成化十八年也。逾年，孟密思柄遣人入貢，宴賜如土官例。已，孟密奏爲木邦所擾，乞別設安撫司。張鵬以太監覃平、御史程宗撫馭已有成緒，遂命宗巡撫雲南，敕平偕詣金齒勸諭之，其孟密地或仍隸木邦，或別設安撫，區處具奏。

初，曩罕弄竊據孟密，貳於木邦。畏鄰境不平，遣人從間道抵雲南，至京，獻寶石、黄金，乞開設治所，直隸布政司。閣臣萬安欲許之，劉珝、劉吉皆以孟養原木邦屬夷，今曩罕弄叛，而請命於朝，若許之，則土官誰不解體。蘇銓私以告於宗。宗復奏曩罕弄與木邦仇殺已久，勢難再合，已喻諸蠻，示以朝廷德意，宥其罪，開設衙門，令還其所侵地，皆踴躍奉命，木邦亦已允服，乞遂行之。部覆，從之。二十年，遂設孟密安撫司，以思柄爲使。時孟密據寶井之利，資爲結納，而木邦爲孟密所侵，兵力積弱，不能報，雖屢奏訴，竟不得直云。

成化十年，木邦管轄的孟密蠻人婦女曩罕弄等侵犯掠奪隴川，黔國公沐琮上報朝廷。曩罕弄，是前木邦宣慰罕揲法的女兒，嫁給孟密部落首領思外法。當地有寶井。罕揲法死後，孫子罕落法繼承。曩罕弄因是輩分高的親屬而不願意接受約束，唆使族人和他爭鬥。景泰年間，反叛木邦，趕走宣慰，占據衙門，斬殺掠奪相鄰地區的隴川、孟養，兵力逐漸强大，自稱天娘子，她的兒子思柄自稱宣慰。黔國公沐琮上奏委派三司官吏前去招撫，曩罕弄傲慢不順從，而且想對外勾結交阯軍隊，脅迫木邦、八百國各部族，沐琮等又上報朝廷。兵部尚書張鵬主張動用武力。詔令朝中大臣共同評議，都認爲孟密和木邦因仇相殺，并沒有侵犯邊境，衹應當以朝廷的名義招撫。所以命令副都御史程宗乘驛站車馬疾行，和翻譯序班蘇銓前往。當時是成化十八年。一年後，孟密的思柄派人向朝廷進貢，按土司事例招待賞賜。之後，孟密上奏説被木邦侵擾，請求另外設置安撫司。張鵬認爲太監覃平、御史程宗安撫控制已取得成效，於是命令程宗巡察安撫雲南，敕令與覃平一同到金齒勸告，孟密地域或者仍舊隸屬木邦，或者另外設置安撫司，處置後備文上奏。

起初，曩罕弄用不正當的手段占據孟密，背叛木邦。害怕相鄰的地區不滿，派人從小路到達雲南，到京城，進獻寶石、黄金，請求設立官署，直接隸屬布政司。内閣大臣萬安想答應，劉珝、劉吉都認爲孟養原是木邦的屬地，現在曩罕弄反叛，却向朝廷請求任命，如果答應她，那麽土司誰的心不離散。蘇銓私自告訴程宗。程宗又上奏曩罕弄和木邦因仇相殺已經很久了，根據情况難以再和好，已經告訴衆蠻人，宣示朝廷布施恩德的心意，寬免他們的罪過，設立衙門，命令歸還他們侵占的土地，都歡欣鼓舞地遵從命令，木邦也已確實信服，請求馬上施行。吏部核實，聽從了他的意見。二十年，於是設置孟密安撫司，任用思柄做宣撫使。當時孟密占有寶井的好處，憑藉它用來結交上官，而木邦被孟密侵犯，兵力長期衰弱，不能報復，雖然多次上奏章告

狀，終究没能討回公道。

弘治二年，雲南守臣奏，孟密曩罕弄先後占奪木邦地二十七處，又誘其頭目放卓孟等叛，其勢必盡吞後已。乞敕八百宣慰司俾與木邦和好，互相救援。亦敕木邦宣慰收復人心，親愛骨肉，勿使孟密得乘間誘叛，自致孤弱。如孟密聽諭，方許曩罕弄孫承襲。報可，并敕雲南守臣親詣金齒曉諭，復降敕詰責前鎮巡官所以受賂召侮啓釁者。三年，追論致仕南京工部尚書程宗罪。先是，宗以右副都御史奉命率蘇銓往撫諭，而銓受思柄金，給宗奏爲設孟密安撫司。銓復教思柄僞歸木邦地，而占據如故，思柄益横。至是，木邦宣慰罕㤁法發其事，時宗已致仕，巡按請追罪之。獄具，帝以事在赦前，不問。六年，雲南守臣奏孟密侵奪木邦，兵連禍結，垂四十餘年，屢撫屢叛，勢愈猖肆，請調兵往討。兵部議以孟密安撫，初隸布政司，今改隸木邦，以致争殺，仍如初隸可息兵，從之。

弘治二年，鎮守雲南的大臣上奏，孟密的曩罕弄先後占領奪取木邦的土地二十七處，而且誘惑木邦的部落頭領放卓孟等反叛，看形勢是一定要全部吞并木邦纔停止。請求敕令八百宣慰司，使與木邦和好，互相救援。也敕令木邦宣慰收復人心，親近喜愛親人，不要讓孟密能够利用機會鑽空子引誘反叛，致使自己孤立削弱。如果孟密聽從訓諭，纔批准曩罕弄的孫子繼承。皇帝批覆同意，并且敕令鎮守雲南的大臣親往金齒曉諭，又下敕令嚴厲斥責以前鎮巡官因受賄挑起事端招致侮辱。三年，追查判處退休的南京工部尚書程宗的罪行。在這以前，程宗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遵從聖命率蘇銓前去招撫，而蘇銓收受思柄的賄金，欺騙程宗上奏設置孟密安撫司。蘇銓又教思柄假裝歸還木邦的土地，却和原來一樣占據着，思柄更加蠻横。至此，木邦宣慰罕㤁法揭發這件事，當時程宗已經退休，巡按請求追查懲治他的罪行。罪案已定，皇帝認爲事情在赦免的前頭，不予追究。六年，鎮守雲南的大臣上奏孟密侵犯掠奪木邦，戰争災禍接連不斷，延續四十多年，多次招撫又多次反叛，勢力越來越猖狂放肆，請求調兵前往討伐。兵部商議認爲孟密安撫司，起初隸屬布政司，現在改爲隸屬木邦，導致争鬥殺伐，仍舊按起初的隸屬關係隸屬可以平息戰争，皇上聽從。

初，孟密之復叛木邦也，因木邦宣慰罕㤁法親迎婦於孟乃寨，孟密土舍思揲乘虚襲之，據木邦，誘降其頭目高答落等，聚兵阻路。罕㤁法不得歸，依孟乃寨者三年。於是巡撫張誥等會奏，議遣文武大員詣孟密撫諭，思揲猶不服。誥乃遣官督率隴川、南甸、干崖三宣撫司，積糧開道，示以必征之勢，又令漢、土官舍耀兵以威之。高答落等懼，謀歸罕㤁法。思揲欲殺之，罕㤁法乞救於鄰部，調土兵合隴川等三宣撫兵至蠻遮，共圍之。思揲懼，乃罷兵。誥等奏其事，且乞

起初，孟密又反叛木邦的時候，趁木邦宣慰罕㤁法親自到孟乃寨迎親，孟密土司屬官思揲乘虚襲擊他，占據木邦，誘降他的部落頭領高答落等人，聚集軍隊阻擋道路。罕㤁法不能回去，依附孟乃寨三年。於是巡撫張誥等一同上奏，建議派遣文武大官到孟密招撫訓諭，思揲仍然不順從。張誥於是派遣官吏統率隴川、南甸、干崖三個宣撫司，屯積糧食開闢道路，擺出一定要征討的姿態，又命令漢官、土司屬官炫耀兵力來威懾他們。高答落等人害怕了，謀劃迎歸罕㤁法。思揲想殺他們，罕㤁法向相鄰的部族求救，調土著兵會合隴川等三個宣撫的軍隊到達蠻遮，共同包圍他。思揲害怕，纔停戰。張誥等人上奏這件

賞有功者。兵部議，罕宂法雖還木邦，思揲猶未悔罪，必令歃血同盟，歸地獻叛，永息爭端，乃可論功行賞，報聞。

九年，罕宂法及思揲各遣使來貢，報賜如例。初，思揲圍蠻遮，木邦宣慰妻求救於孟養思陸。孟密素畏思陸之兵，聞其將至，遂解去。木邦與思陸謀共取孟密，於是蠻中之患，又在孟養矣。自萬安、程宗勘處失宜，諸酋長紛紜進退，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嘉靖初，思陸子思倫與木邦宣慰罕烈同擊殺緬酋莽紀歲，而分其地。後莽瑞體强，將修怨於木邦。隆慶二年，木邦土舍罕拔告襲，有司索賂不爲請。拔怒，與弟罕章集兵梗往來道，商旅不前，而已食鹽亦乏絶，乞於緬。緬以五千籯餽之，自是反德緬，携金、寶、象、馬往謝之。瑞體亦厚報之，歡甚，約爲父子。瑞體死，子應裏用岳鳳言誘拔殺之。時萬曆十一年也。

拔子進忠守木邦，應裏遣弟應龍襲之，其孽子罕鳳與耿馬舍人罕虔欲擒進忠獻應龍。進忠携妻子内奔，虔等追至姚關，焚順寧而去。十二年，官軍破緬於姚關，立其子欽。欽死，其叔罕榼約暹羅攻緬，緬恨之。三十四年，緬以三十萬衆圍其城。請救於内地，不至，城陷，罕榼被擄。緬僞立孟密思禮領其衆。事聞，黜總兵官陳寶，木邦遂亡。

事，并且請求賞賜有功的人。兵部議定，罕宂法雖然回到了木邦，但思揲還没有悔改自己的罪過，必須使他們歃血爲盟，歸還土地獻出叛賊，永遠平息爭端，纔可以論功行賞，回報知道了。

九年，罕宂法和思揲各自派遣使者前來向朝廷進貢，按先例回贈賞賜。起初，思揲包圍蠻遮，木邦宣慰的妻子向孟養思陸求救。孟密一向畏懼思陸的軍隊，聽説他們快要到了，於是解散離去。木邦與思陸謀劃一同攻取孟密，於是蠻人中的禍患，又在孟養了。自從萬安、程宗調查處理不當，衆酋長雜亂地升降任免，中原之國動用武力將近幾十年。

嘉靖初年，思陸的兒子思倫和木邦宣慰罕烈共同進攻，殺死緬甸酋長莽紀歲，并分割他的土地。後來莽瑞體强大，準備向木邦報宿怨。隆慶二年，木邦土舍罕拔告請繼承，主管官吏索取賄賂不替他請求任命。罕拔憤怒，和弟弟罕章聚集軍隊阻止往來的道路，沿途販運的商人無法前往，而自己吃的鹽也供應不上，向緬甸請求。緬甸送給他五千箱籠，從此反而感激緬甸，携帶金銀、財寶、大象、馬匹前去感謝緬甸。莽瑞體也重重地酬答他，高興極了，認作父子。莽瑞體死後，兒子莽應裏因爲岳鳳的話誘殺了罕拔。當時是萬曆十一年。

罕拔的兒子罕進忠守衛木邦，莽應裏派弟弟莽應龍襲擊他，他的非正妻生的兒子罕鳳和耿馬舍人罕虔想捉住罕進忠獻給莽應龍。罕進忠帶着妻子兒女逃往内地，罕虔等人追到姚關，火燒順寧而去。十二年，官軍在姚關擊敗緬軍，擁立他的兒子罕欽。罕欽死後，他的叔叔罕榼約合暹羅進攻緬甸，緬甸痛恨他。三十四年，緬甸用三十萬軍隊包圍他的城池。向内地求救，救兵没有到，城池陷落，罕榼被俘。緬甸非法立孟密的思禮統管他的百姓。事情上報朝廷，罷免總兵官陳寶，木邦就滅亡了。

孟密安撫司

孟密自思柄授安撫，繼之者曰思揲，曰思真，真年至百十歲。嘉靖中，土舍兄弟爭襲，走訴於緬。緬人

孟密自從思柄被授予安撫使之職，繼承他的人叫作思揲，叫作思真，思真活到一百一十歲。嘉靖年間，土司的屬官兄弟爭奪繼位權，跑到緬

爲立其弟，改名思忠，忠遂以其地附緬。萬曆十二年，忠齎僞印來歸，命授爲宣撫。已而復投緬，乃以其母罕烘代掌司印。緬攻孟密，罕烘率子思禮、從子思仁奔孟廣，而孟密遂失。十八年，緬復攻孟廣，罕烘、思禮奔隴川，思仁奔工回，而孟廣又失。先是，思仁從罕烘奔孟廣時，有甘線姑者，思忠妻也。思忠既投緬，思仁通於線姑，遂欲妻之，而罕烘不許。至是，罕烘攜線姑走隴川，思仁奔雅蓋，率兵象犯隴川，欲擄線姑去。會隴川有備，弗克，思仁亦走歸緬，緬僞署思仁於孟密，食其地。

甸訴説。緬甸人替他們擁立弟弟，把名字改爲思忠，思忠於是把他的土地依附緬甸。萬曆十二年，思忠携帶着假造的印章歸順朝廷，命令授給宣撫職務。不久又投靠緬甸，就任用他的母親罕烘代管宣撫司官印。緬甸進攻孟密，罕烘帶着兒子思禮、侄子思仁逃到孟廣，孟密就失陷了。十八年，緬甸又進攻孟廣，罕烘、思禮逃到隴川，思仁逃到工回，孟廣又丢了。在這以前，思仁跟着罕烘逃到孟廣時，有一個叫甘線姑的人，是思忠的妻子。思忠投靠緬甸後，思仁和甘線姑通奸，於是想娶她做妻子，可是罕烘不允許。至此，罕烘帶着甘線姑逃到隴川，思仁逃到雅蓋，率領軍隊戰象侵犯隴川，想擄走甘線姑。恰好隴川有防備，攻不下，思仁也逃跑歸順緬甸，緬甸非法任命思仁到孟密，享有孟密的土地。

初，孟密寶井，朝廷每以中官出鎮，司采辦。武宗朝，錢能最横，至嘉靖、隆慶時猶然。萬曆二十年，巡撫陳用賓言，緬酋擁衆直犯蠻莫，其執詞以奉開采使命令，殺蠻莫思正以開道路。全滇之禍，皆自開采啓之。時税使楊榮縱其下，以開采爲名，恣暴横，蠻人苦之。且欲令麗江退地聽采，緬酋因得執詞深入。巡按宋興祖極言其害，請追還榮等，帝皆不納。凡采辦必先輸官，然後與商賈貿易，每往五六百人。其屬有地羊寨，在孟密東，往來道所必經。人工幻術，采辦人有强索其飲食者，多腹痛死；己所乘馬亦斃，剖之，則馬腹皆木石也。思真嘗剿之，殺數千人，不得絶。至是，復議剿，以兵少中止。

起初，孟密有寶井，朝廷常常任用宦官出任地方長官鎮守此地，主管開采收購上貢之物。武宗時，錢能最蠻横，到了嘉靖、隆慶時還是這樣。萬曆二十年，巡撫陳用賓説，緬甸酋長聚衆徑直侵犯蠻莫，他們堅持説是遵從開采使的命令，殺死蠻莫的思正來開闢道路。整個雲南的禍患，都是由開采開始的。當時税使楊榮放縱他的下屬，以開采爲名，恣意做凶惡殘暴的事，蠻人被他們所苦，并且想命令麗江返還土地聽候開采，緬甸酋長因而能够找到藉口進入内部。巡按宋興祖竭力陳述其中禍患，請求追回楊榮等人，皇帝都不采納。凡是開采收購的貢品必須先繳給官府，然後和商人交易，常常去五六百人。其屬地有個地羊寨，在孟密東面，是往來的必由之路。這裏的人精通幻術，開采收購貢品的人有强行索取他們飲食的，多腹痛死去；自己騎的馬也死去，解剖它，馬腹裏都是木頭石塊。思真曾經剿滅他們，殺了幾千人，不能斷絶。至此，又議定剿滅，因爲兵少中途停止。

孟養

孟養，蠻名迤水，有香柏城。元至元中，於孟養置雲遠路軍民總管府。洪武十五年，改爲雲遠府。其地故屬平緬宣慰司。平緬思倫發爲其下

孟養，蠻人稱作迤水，有香柏城。元朝至元年間，在孟養設置雲遠路軍民總管府。洪武十五年，改爲雲遠府。這地方原來隸屬平緬宣慰司。平緬的思倫發被他的部下驅逐，逃往京城。

所逐，走京師。帝命西平侯沐春以兵納之，還故地。

成祖即位，改雲遠府爲孟養府，以土官刀木旦爲知府。永樂元年，刀木旦遣人貢方物及金銀器，賜賚遣歸。二年，改升軍民宣慰使司，以刀木旦爲使，賜誥印。四年，孟養與戛里相仇殺，緬甸宣慰那羅塔乘釁劫之，殺刀木旦及子思樂發而據其地。事聞，詔行人張洪等齎敕諭責緬。那羅塔懼，仍歸其境土。會木邦宣慰使罕賓法以那羅塔侵據孟養，請自率兵討，遂破緬甸城寨二十餘，獲其象、馬獻京師。十四年，復設孟養宣慰司，命刀木旦次子刀得孟爲使，以木旦侄玉賓爲同知。自木旦被害，司遂廢，孟養之人從玉賓散居干崖、金沙江諸處者三千餘人。朝廷嘗命玉賓署宣慰使以撫之，故仍命爲本司同知，令其率衆復業。十五年，刀得孟遣使貢馬及方物。

宣德五年，刀玉賓奏："伯父刀木旦被殺，蒙朝廷遣官訪玉賓，授同知，又阻於緬難，寄居金齒者二十餘年。今孟養地又爲麓川宣慰思任發所據，乞遣兵送歸本土。"帝命黔國公沐晟遣還之，然其地仍爲任發所有。時爲孟養宣慰者名刀孟賓，亦寄居雲南。及任發敗奔緬甸，子機發潛匿孟養，求撫。

正統十三年，敕孟養頭目伴送思機發來朝，許以升賞，機發疑畏竟不至。帝以孟養宣慰頭目刀變蠻等匿機發，敕數其罪，曰："孟養乃朝廷開設，爾刀變蠻等敢違朝命，一可伐。思機發係賊子，故縱不捕，二可伐。爾孟養被思任發奪地，逐爾宣慰，見在雲南優養，爾等與仇爲黨，三可伐。雲南總兵官世世管屬爾地，奉命

皇帝命令西平侯沐春率兵送他回去，纔回到原來的轄地。

成祖即位，把雲遠府改爲孟養府，任用土司刀木旦做知府。永樂元年，刀木旦派人進獻土産和金銀器物，賞賜打發回去。二年，改升爲軍民宣慰使司，任用刀木旦做宣慰使，賜給封官詔書印章。四年，孟養與戛里互相仇殺，緬甸宣慰那羅塔利用機會强取他，殺了刀木旦和兒子思樂發并占據此地。事情報與朝廷，詔令行人張洪等携帶敕書曉諭斥責緬甸。那羅塔害怕，於是歸還了他的轄地。正好木邦宣慰使罕賓法因爲那羅塔侵犯占據孟養，請求親自率兵討伐，於是攻克緬甸二十多座城寨，繳獲緬甸的大象、馬匹獻到京城。十四年，又設立孟養宣慰司，任命刀木旦的二兒子刀得孟任宣慰使，任用刀木旦的侄子刀玉賓任同知。自從刀木旦被害，宣慰司就被廢除了，孟養的老百姓跟着刀玉賓散居干崖、金沙江各地的有三千多人。朝廷曾經任命刀玉賓代理宣慰使來安撫他們，所以仍舊任命他做本司的同知，命令他帶領老百姓恢復常業。十五年，刀得孟派遣使者進獻馬匹和土産。

宣德五年，刀玉賓上奏説："伯父刀木旦被殺，承蒙朝廷派遣官吏探訪刀玉賓，授給同知職務，又受緬甸變亂的阻礙，住在金齒有二十多年。現在孟養的土地又被麓川宣慰思任發占據，請求派兵送回故土。"皇帝命令黔國公沐晟遣送他回去，但他的領地仍然被思任發占有。當時任孟養宣慰使的名叫刀孟賓，也寄居在雲南。到思任發敗逃緬甸時，兒子思機發秘密藏在孟養，請求招撫。

正統十三年，敕令孟養的部落頭領伴送思機發前來朝拜，用升官賞賜作許諾，思機發猜疑畏懼終究没來。皇帝認爲孟養宣慰部落頭領刀變蠻等人隱藏思機發，敕書列舉他們的罪狀，説："孟養是朝廷設立，你刀變蠻等竟敢違抗朝廷命令，是應當討伐的第一條理由。思機發是賊寇，故意放縱不逮捕，是應當討伐的第二條理由。你孟養被思任發奪取土地，趕走你們的宣慰，現在雲南享受優厚待遇，你們與仇敵結成同黨，是應

捕取賊子，爾等不從調度，四可伐。爾等不過以爲山川險阻，官軍未易遽到，又以爲氣候瘴癘，官軍不可久居。勢强則拒敵，力弱則奔遁。殊不知昔馬援遠標銅柱，險阻無傷，諸葛亮五月渡瀘，炎蒸無害，皆能破滅蠻衆，開拓境土。况今大軍有必勝之機，麓川之師可爲前鑒。爾等速宜悔過自圖，令思機發親自前來，仍與一官一地，令享生全。如不肯出，爾等即擒爲上策；迹思機發所在，報與官軍捕取爲中策；若代彼支吾，令其逃匿，則并爾等剿滅，悔無及矣。”時已三征麓川，内旨必欲生擒機發，已密諭總督王驥，又敕諭以雲南安置孟養舊宣慰刀孟賓爲嚮導。及兵出窮征，機發卒遁去，不可得。於是乃以孟養地給緬甸宣慰馬哈省管治，命捕思機發。時正統十四年也。

當討伐的第三條理由。雲南總兵官世世管轄你們的地域，遵從命令捉拿賊寇，你們不聽從指揮，是應當討伐的第四條理由。你們不過是認爲山川險要，官軍不容易疾速到達，又認爲在氣候上有瘴氣，官軍不能長期停留。勢力强大就抵抗，勢力弱小就逃跑。竟不知以前馬援在遥遠的地方樹立銅質界樁，險要阻塞的地方没受損傷，諸葛亮五月渡瀘水，暑熱熏蒸没受傷害，他們都能够打敗消滅衆蠻人，擴展疆土。况且現在大軍有必勝的機會，麓川戰役可以作爲借鑒。你們應當迅速悔過自新，命令思機發親自前來，仍給一個官職一方土地，讓他得以保全生命。他如果不肯出行，你們馬上捉拿他是上策；追尋思機發所在的地方，報告給官軍捉拿是中策；如果替他應付朝廷，讓他逃跑躲藏，就連同你們一起討伐消滅，那時後悔都來不及了。”當時已經三次征討麓川，皇帝的旨意是必須要活捉思機發，已經秘密指示總督王驥，又下敕令曉諭雲南安排孟養的原任宣慰刀孟賓做嚮導。等到軍隊出發徹底征討，思機發終究逃走，不能得到。於是就把孟養土地交給緬甸宣慰馬哈省管轄治理，命令逮捕思機發。當時是正統十四年。

景泰二年，任發之子思卜發遣使來貢，求管孟養舊地。廷臣議，孟養地已與緬甸，豈可移易。時朝命雖不許，然卜發已潛據之，即緬甸不能奪也。卜發死，子思洪發嗣，自天順、成化，每朝貢輒署孟養地名，儼然自有其地矣。

景泰二年，思任發的兒子思卜發派遣使者前來進獻財物，請求管轄孟養從前的土地。朝中大臣議論認爲，孟養的土地已經給了緬甸，怎麽可以改變。當時朝廷命令雖然不准許，但思卜發已經偷偷占據了它，即使緬甸也不能强取。思卜發死後，兒子思洪發繼承，從天順、成化開始，每次向朝廷進貢就簽署治理孟養地名，好像自己真正擁有這地方了。

成化中，孟養金沙江思陸發遣人貢象馬，宴賜皆如例。思陸發者，思任發之遺孽也。太監錢能鎮雲南，思陸發數以珍寶遺能，因得入貢，稱孟養金沙江思陸發，常規立功以襲祖職。適孟密安撫土舍思揲侵據木邦地，爭殺累年，守臣議征之，思陸發乃請自效。時蠻衆相傳孟密畏思陸兵，參政毛科請於總兵鎮巡官，許

成化年間，孟養金沙江的思陸發派人進獻大象、馬匹，朝廷設宴賞賜都按先例進行。思陸發，是思任發的後代。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思陸發多次用珍寶贈送錢能，因而得以入朝進貢，稱作孟養金沙江思陸發，按照常規立功可以繼承祖上的職務。適逢孟密的安撫土司屬官思揲侵占木邦土地，爭奪殺戮接連多年，鎮守的大臣建議征討他，思陸發就請求爲朝廷出力。當時衆蠻人相傳孟密畏懼思陸發的軍隊，參政毛科向總兵鎮巡

之。思陸兵未至，思揲解去。巡撫張誥議調思陸兵，令戮力捕思揲，乃遣使促之發兵。思陸遣大陶孟倫索領蠻兵象馬過江，倫索既過江，指鷹謂使者曰："我曹猶此鷹，奪得土地，即管食之耳。"科聞之憂甚。時思揲令陶孟思英以兵守蠻莫。孟養兵至，思英堅守不出，已而請和。孟養兵聞官軍聽思英約降，頗有怨言。官軍糧絕，遽引退。倫索亦恐思英絕其歸路，取道干崖而還。科念倫索前語，急戒令孟養還兵守疆界，孟養不聽。初，靖遠伯王驥與之約誓，非總兵官符檄不得渡江。自是遂犯約，數與兵過江與孟密戰。

弘治十二年，雲南巡按謝朝宣奏：

孟養思陸本麓川叛種，竄居金沙江外。成化中，嘗據緬甸之聽盞。弘治七年徵調其兵渡江，遂復據騰衝之蠻莫。又糾木邦兵，攻燒孟密安撫司，殺掠蠻民二千餘人，劫象、馬、金寶，有并吞孟密覬覦故土之志。迤西人恭們、騰衝人段和爲之謀主，屢撫不聽。雲南會城去孟養遠，聲勢難接。曩於金騰添設鎮守太監，爲撫蠻安民之計。而近時太監吉慶貪暴無狀，雖嘗陽却思陸之贄，然蠻知其貪，又烏知不因其却而更進之？臣聞蠻莫等處，乃水陸會通之地，蠻方器用咸自此出，江西、雲南大理逋逃之民多赴之。雲南差官每多齎違禁物往彼饋送，漏我虛實，爲彼腹心。鎮夷關一巡檢耳，安能禁制。臣計孟養甲兵不能當中原一大縣，以雲南之勢臨之，

官請求，答應了他。思陸發兵還没到，思揲散去。巡撫張誥建議徵調思陸發的軍隊，命令他勉力逮捕思揲，於是派使者催促思陸發兵。思陸發派遣大陶孟倫索率領蠻兵象馬過江，倫索過江後，指着老鷹對使者説："我們好比這隻鷹，奪得土地，便衹管享用它了。"毛科聽了這些話十分擔憂。當時思揲命令陶孟思英率兵防守蠻莫。孟養軍隊到達，思英堅守不出戰，不久請求和解。孟養軍隊聽説官軍接受思英約定投降，很有怨言。官軍的糧食斷了，匆忙退兵。倫索也恐怕思英切斷他的回路，取道干崖回來。毛科想起倫索以前的話，急忙誡令孟養撤兵守衛地界，孟養不聽從。起初，靖遠伯王驥和他們以誓言相約，没有總兵官的官符檄文不能過江。從此就違背約定，多次起兵過江和孟密交戰。

弘治十二年，雲南巡按謝朝宣上奏：

孟養的思陸本來是麓川叛賊的後代，逃到金沙江外居住。成化年間，曾經占據緬甸的聽盞。弘治七年，徵調他的軍隊過江，於是又占據了騰衝的蠻莫。又糾集木邦的軍隊，進攻焚燒孟密安撫司，殺害擄掠蠻人百姓兩千多人，奪取大象、馬匹、金銀財寶，有吞并孟密希望得到原來領地的非分打算。西面的人恭們、騰衝人段和是爲他出謀劃策的主要人物，多次招撫都不接受。雲南省城離孟養遠，聲威氣勢難以達到。以前在金騰增設鎮守太監，作爲安撫蠻人老百姓的計謀。可是近期太監吉慶貪婪凶暴不可言狀，雖然表面上拒絶了思陸的贈送，但是蠻人知道他貪婪，又哪裏知道不因他的拒絶而更多地獻給他呢？臣聽説蠻莫等地，是水路陸路會合相通的地方，蠻人的用具都出自這裏，江西、雲南大理逃亡的老百姓多到這裏。雲南差遣的官吏常常携帶違禁物品到那裏贈送，泄露我們的虛實，成爲他們的心腹。鎮夷關不過一個巡檢罷了，怎麽能够禁止管制。臣考慮孟養的軍隊抵不上中原的一個大縣，用雲南的力量攻伐他們，比壓碎鷄蛋還

易於壓卵。奈何一調即來，屢撫不退，皆鎮巡失之於初，逋逃奸人謀之於中，撫蠻中官壞之於後。伏望垂念邊民困苦，將雲南鎮守太監止存一員，另用指揮一員守備鎮夷關，驅思陸退歸江外，而移騰衝司於蠻莫，并木邦、孟密不得窺伺，乃爲萬全之策。設思陸冥頑不聽撫諭，便當决策用兵，使無噍類，以爲土官不法之戒。

容易。爲什麽一調就來，多次招撫都不回去，都是鎮巡在開始失控，逃亡的奸人在中間謀劃，安撫蠻人的宦官在後來敗壞造成的。希望皇上關懷邊疆老百姓的困苦，將雲南的鎮守太監衹保留一名，另外任用一名指揮守衛鎮夷關，驅趕思陸退回金沙江外，并把騰衝司遷到蠻莫，連同木邦、孟密也不能有非分的企圖，纔是萬無一失的策略。假如思陸愚昧頑固不接受朝廷招撫，就應當決定策略動用武力，全部消滅，來作爲土司違法的鑒戒。

先是，吉慶已爲思陸請朝貢，至是因朝宣疏，并下鎮巡官議剿撫之宜，數年不决。

在這以前，吉慶已經替思陸請求上朝進貢，至此因爲謝朝宣的奏議，一起交付鎮巡官謀議征討和招撫的適當方法，多年没有結果。

十六年，巡撫陳金乃遣金騰參將盧和撫諭思陸。和至騰衝，思陸遣陶孟投書，致方物。和諭以禍福，令掣兵過江，歸所占蠻莫等地，且調隴川、干崖、南甸三宣撫司蠻兵及戰象，隨官軍分道至金沙江。思陸乃遣大陶孟倫索、怕卓等率所部來見，和等再申諭之。思陸聽命，退還前所據蠻莫等地十三處，撤回象馬蠻兵，渡金沙江而歸。又遣陶孟、招剛等貢象六、銀六百兩并金銀器納款。鎮巡官以聞，并奏言："蠻莫等地原隸木邦，成化間始爲孟密所有，近又爲思陸所據，連年構禍，今始平定。既不可復與木邦、孟密，又不可割畀隴川、干崖、南甸三宣撫，宜暫於騰衝歲檄官軍四百分番守之。思陸前有助平思揲功，今悔禍納款，請賜以名目、冠帶，仍降敕獎諭。"部議以蠻莫等處本木邦分地，在大義宜歸之木邦。其名目、冠帶，貢使已言思陸不願受，不宜輕畀，請賜敕厚勞遣歸之。報可。時思陸覬得宣慰司印，部執不予，於是仍數出兵與木邦、孟密仇殺無寧歲。

十六年，巡撫陳金於是派遣金騰參將盧和招撫思陸。盧和到達騰衝，思陸派陶孟投交書信，送土産。盧和用災禍與福禄曉諭，命令他率軍渡過金沙江，歸還所占領的蠻莫等地，并且徵調隴川、干崖、南甸三個宣撫司的蠻人軍隊和戰象，隨從官軍分路到達金沙江。思陸於是派遣大陶孟倫索、怕卓等人率領部下來見，盧和等人再次申明曉諭。思陸聽從命令，退回以前所占據的蠻莫等十三處地方，撤回戰象馬匹和蠻人軍隊，渡過金沙江回去。又派陶孟、招剛等進獻六頭大象、六百兩白銀連同金銀器物表示歸順。鎮巡官上報朝廷，并上奏説："蠻莫等地原來隸屬木邦，成化年間纔被孟密占有，近來又被思陸占據，連年造成禍亂，現在纔平定。既不能再給木邦、孟密，又不能割給隴川、干崖、南甸三個宣撫，應當暫且在騰衝每年徵召四百名官軍輪流防守。思陸以前有協助平定思揲的功勞，現在後悔過去造成的災禍歸順，請賜給姓名、冠帶，并降敕書表彰訓諭。"部内商議認爲蠻莫等地本來是木邦分轄的地區，按正理應當把它歸還木邦。其姓名、冠帶，進獻的使者已經説過思陸不願接受，不應當輕易給予，請賜給敕書重重慰勞打發他回去。皇帝批覆同意。當時思陸企圖得到宣慰司的官印，部内堅持不給，於是連續出兵和木邦、孟密仇殺，没有安寧的歲月。

嘉靖七年，總兵官沐紹勛、巡撫歐陽重遣參政王汝舟等遍歷諸蠻，諭以禍福。孟養思倫等各願貢象牙、土錦、金銀器，退地贖罪。乃以蠻莫等十三處地方寬廣，諸蠻歷年所爭，屬之騰衝司，檄軍輪守，則烟瘴可虞；屬之木邦，則地勢遼遠，蠻心不順。莫若仍屬孟密管領，歲徵差發銀一千兩，而割孟乃等七處仍歸木邦罕烈，則分願均而忿爭息矣。報可。

嘉靖七年，總兵官沐紹勛、巡撫歐陽重派遣參政王汝舟等人遍到衆蠻族，以災禍和福祿曉諭他們。孟養的思倫等人各自願意進獻象牙、土錦、金銀器具，退還土地來贖免罪過。於是因爲蠻莫等十三處地方面積大，衆蠻人過去多年爭奪，把它隸屬騰衝司，徵召軍隊輪流防守，那麽瘴氣令人擔憂；把它們隸屬木邦，那麽地域遥遠，蠻人心裏不順服。不如仍歸孟密管轄治理，每年徵收一千兩以馬换茶銀，而割孟乃等七處仍然歸木邦的罕烈，那麽本願公平，憤爭就可以平息了。皇帝批覆同意。

萬曆五年，雲南巡按陳文燧言，孟養思箇與緬世仇，今更歸順於緬。因引弘治朝先臣劉健嘗議孟養事狀，謂思陸有官猶可制，即無官，其僭自若也，不如因而官之以抗緬。報可。十一年，緬爲游擊劉綎所敗，孟養思威亦殺緬使降於綎。十三年，隴川平，乃於孟養立長官司。

萬曆五年，雲南巡按陳文燧説，孟養的思箇和緬甸是累世的仇人，現在又歸順於緬甸。因而援引弘治朝的大臣劉健曾經議論處理孟養的情况，認爲思陸有官還可以控制，假如没有官，他就超越本分自己封官，不如因而給他官做來抵禦緬甸。皇帝批覆同意。十一年，緬甸被游擊劉綎打敗，孟養的思威也殺了緬甸的使者向劉綎投降。十三年，隴川平定，於是在孟養設立長官司。

未幾，長官思真復爲緬所擄，部長思遠奉思真妻來歸，給以冠帶，令歸守。思遠乘亂自立爲宣慰，貢象進方物。然遠暴虐，諸部恨之，引緬兵至，聲言還思真，思遠奔盞西。有思轟者，内附，與蠻莫酋思正共據險抗緬。三十年，緬攻思正，轟率兵倍道馳救，至則正已被殺。三十二年，緬攻入迤西，轟走死，緬以頭目思華守其地。華死，妻怕氏代理。緬人更番戍守，連年徵發，從行甚苦，曰："孟養不亡，蠻何得至此！"轟之後曰放思祖，有衆千餘，不敢歸，寄食於干崖云。

不久，長官思真又被緬甸俘獲，部落首領思遠侍奉思真的妻子來歸順，賜給冠帶，命令回去防守。思遠趁亂自稱爲宣慰，進獻大象和土産。但是思遠凶狠殘酷，各個部落都恨他，引導緬甸軍隊到來，聲稱歸還思真，思遠逃到盞西。有一個叫思轟的人，歸順朝廷，與蠻莫酋長思正共同憑藉險要抵禦緬甸。三十年，緬甸進攻思正，思轟率兵兼程疾速救援，到達後思正已經被殺。三十二年，緬甸攻入迤西，思轟逃亡而死，緬甸用部落頭領思華防守這地方。思華死後，妻子怕氏代理。緬甸人輪流守衛，連年徵調人力，隨行非常艱苦，説："孟養如果不亡，蠻人怎會到達這個地方！"思轟的後人叫作放思祖，有部衆一千多人，不敢回去，依附於干崖生活。

舊制，宣慰遣人俱稱頭目，唯木邦及緬甸又有陶孟及招剛等稱，孟養又有招八稱，皆見於奏章，因其俗不改。

從前的制度，宣慰派的人都稱作頭目，祇有木邦和緬甸又有陶孟和招剛等稱呼，孟養又有招八的稱呼，這些都出現在奏章裏，沿襲他們的風俗不變。

車里

車里，即古產里，爲倭泥、貂黨諸蠻雜居之地，古不通中國。元世祖命將兀良吉解伐交阯，經所部，降之，置撒里路軍民總管府，領六甸，後又置耿凍路耿當、孟弄二州。

車里，就是古代的產里，是倭泥、貂黨衆蠻人雜居的地方，古代不和中原之國來往。元世祖命令將軍兀良吉解討伐交阯，經過車里所管轄的地區，降服了他們，設置撒里路軍民總管府，統管六個甸，後來又設置耿凍路耿當、孟弄兩個州。

洪武十五年，蠻長刀坎來降，改置車里軍民府，以坎爲知府。坎遣侄豐禄貢方物，詔賜刀坎及使人衣服、綺幣甚厚，以初奉貢來朝故也。十七年，復遣其子刀思拂來貢，賜坎冠帶、鈔幣，改置軍民宣慰使司，以坎爲使。二十四年，子刀暹答嗣，遣人貢象及方物。二十八年，以賜誥命謝恩，予賜皆如例。

洪武十五年，蠻人首領刀坎前來投降，改設車里軍民府，任用刀坎做知府。刀坎派侄子刀豐禄進獻土產，詔令賜給刀坎和使者衣服、綺幣非常多，是因爲初次納貢朝拜的緣故。十七年，又派遣他的兒子刀思拂前來進獻，賜給刀坎冠帶、鈔幣，改爲設置軍民宣慰使司，任用刀坎作宣慰使。二十四年，兒子刀暹答繼承，派人進獻大象和土產。二十八年，因爲賜給封官的詔書上朝謝恩，給予賞賜都按先例進行。

永樂元年，刀暹答令其下剽掠威遠知州刀算黨及民人以歸。西平侯沐晟請發兵討，帝命晟移文諭之，如不悛，即以兵繼。又以車里已納威遠印，是悔過之心已萌，不必加兵。晟使至，暹答果懼，還刀算黨及威遠之地，遣人貢馬謝罪。帝以其能改過，宥之。自是頻入貢。朝廷遣内官往車里者，道經八百大甸，爲宣慰刀招散所阻。三年，刀暹答遣使請舉兵攻八百，帝嘉其忠。八百伏罪，敕車里班師，復加獎勞。四年，遣子刀典入國學，實陰自納質。帝知其隱，賜衣幣慰諭遣還，以道里遼遠，命三年一貢，著爲令。十一年，暹答卒。長子刀更孟自立，驕狠失民心，未幾亦卒。更孟長子霸羨年幼，衆推刀賽署司事。刀賽者，更孟弟刀怕漢也。怕漢死，妻以前夫子刀弄冒爲暹答孫，請襲。十五年，命刀弄襲宣慰使，以更孟從弟刀雙孟爲本司同知。十九年，雙孟言刀弄屢以兵侵劫蠻民，乞别設治所，以撫其衆。詔分其地，置

永樂元年，刀暹答命令他的部下搶劫威遠知州刀算黨和百姓而回。西平侯沐晟請求發兵討伐，皇帝命令沐晟發檄文曉諭他，如不悔改，就用軍隊討伐。又認爲車里已經繳出威遠的官印，是已經萌發悔改之心，不必派兵征討。沐晟的使者到，刀暹答果真害怕了，歸還刀算黨和威遠的土地，派人進獻馬匹承認過錯請求原諒。皇帝因爲他能改正過錯，寬免了他。從此頻繁派人向朝廷進貢。朝廷派遣前往車里的宦官，路過八百大甸，被宣慰刀招散阻擋。三年，刀暹答派遣使者請求舉兵進攻八百大甸，皇帝嘉獎他的忠誠。八百大甸伏罪，詔令車里調回軍隊，又加以獎賞慰勞。四年，派兒子刀典進入國學，實際上是暗中自己送人質。皇帝知道他的隱情，賜給衣物幣帛寬慰曉諭後遣送回去，因爲路途遥遠，命令三年進獻一次，規定爲制度。十一年，刀暹答死。大兒子刀更孟自稱宣慰，驕横狠戾喪失民心，不久也死了。刀更孟的大兒子刀霸羨年紀小，衆人推舉刀賽代理宣慰使司事務。刀賽，是刀更孟的弟弟刀怕漢。刀怕漢死後，妻子用前夫的兒子刀弄冒充刀暹答的孫子，請求繼承。十五年，朝廷命令刀弄承襲宣慰使職位，任用刀更孟的堂弟刀雙孟任本司的同知。十九年，刀雙孟説刀弄多次率

靖安宣慰使司，升雙孟爲宣慰使，命禮部鑄印給之。

兵侵犯掠奪蠻人百姓，請求另外設立官署，來安撫他的部衆。詔令分割這裏的土地，設置靖安宣慰使司，提拔刀雙孟做宣慰使，差派禮部鑄造官印給他。

宣德三年，雲南布政司奏刀弄、雙孟相仇殺，弄棄地投老撾，請差官招撫。帝命黔國公計議。六年，黔國公奏，謂奉命招撫刀弄，其母具言布政司差官劉亨徵差發金，亨已取去，本司復來徵，蠻民因而激變逐弄，弄逃入老撾，尋還境内以死。未嘗棄地外投，亦未嘗與雙孟仇殺。帝命法司執劉亨等罪之。

宣德三年，雲南布政司上奏刀弄、刀雙孟互相仇殺，刀弄捨棄土地投靠老撾，請求派遣官吏招撫。皇帝命令黔國公謀劃。六年，黔國公上奏，說遵從聖命招撫刀弄，他的母親詳細告訴説布政司差派的官吏劉亨徵收以馬換茶的稅金，劉亨已經取走，本司又來徵收，蠻人百姓因而激發事變趕走刀弄，刀弄逃入老撾，不久回到境内死去。不曾捨棄土地投靠外國，也不曾和刀雙孟仇殺。皇帝命令司法官捉拿劉亨等人懲治他們的罪行。

七年，車里土舍刀霸羨請襲，許之，遣行人陸塤齎敕賜冠帶、襲衣。九年，靖安宣慰刀霸供言："靖安原車里地，今析爲二，致有爭端，乞仍并爲一，歲貢如例。"帝從其請，革靖安宣慰，仍歸車里，命刀霸供、刀霸羨共爲宣慰使，俾上所授靖安宣慰司印。

七年，車里司屬官刀霸羨請求承襲，朝廷准許，派遣行人陸塤携帶敕書賜給冠帶、成套衣服。九年，靖安宣慰刀霸供説："靖安原是車里的土地，現在分成兩部分，以致產生爭端，請求仍舊合爲一體，每年向朝廷進獻禮品按先例辦理。"皇帝聽從了他的請求，革除靖安宣慰，仍舊歸車里，任命刀霸供、刀霸羨共同做宣慰使，使上繳授予的靖安宣慰司官印。

正統五年，命貢使齎敕及綺帛歸賜刀霸羨及妻，嘉其勤修職貢也。六年，麓川宣慰思倫發叛，詔給車里信符、金牌，命合兵剿賊。景泰三年，以刀霸羨奉調有功，免其積欠差發金。天順元年，總兵官沐璘奏："刀霸羨自殺，弟板雅忠等已推兄三寶歷代承職。今板雅忠又作亂，糾合八百相仇殺。"帝命璘亟爲撫諭，并勘奏應襲者。二年，帝以三寶歷代者，雖刀更孟之子，乃庶孽奪嫡，謀害刀霸羨，致板雅忠借兵攻殺，不當襲。但蠻民推立，姑從衆願，命襲宣慰使。

正統五年，朝廷命令進貢的使者携帶敕書和綺帛回去賜給刀霸羨以及他的妻子，是因爲嘉獎他辛勤獻納貢品。六年，麓川宣慰思倫發反叛，詔令給予車里信符、金牌，命令他聚合軍隊討伐賊寇。景泰三年，因爲刀霸羨聽從調遣有功，免去他積累欠下的以馬換茶稅金。天順元年，總兵官沐璘上奏："刀霸羨自殺，弟弟板雅忠等人已經推舉哥哥三寶歷代繼承職務。現在板雅忠又作亂，聚合八百大甸與三寶歷代相互仇殺。"皇帝命令沐璘趕快招撫訓諭，并核實上奏應當繼承的人。二年，皇帝認爲三寶歷代，雖然是刀更孟的兒子，但乃是小妾之子爭奪嫡位，謀害刀霸羨，致使板雅忠借兵攻殺，不應當承襲。但是蠻人百姓推戴擁立，暫且順從衆人的意願，命令他繼承宣慰使。

成化十六年，交阯黎灝叛，頒僞敕於車里，期會兵共攻八百，車里持

成化十六年，交阯的黎灝反叛，到車里頒布假敕書，期約聚集軍隊共同進攻八百大甸，車里

兩端。雲南守臣以聞，遣使敕車里諸土官互相保障，勿懷二心。二十年，復敕車里等部，慎固封疆，防交人入寇，不得輕與文移，啓釁納侮。嘉靖十一年，緬酋莽應裏據擺古，蠶食諸蠻。車里宣慰刀糯猛折而入緬，有大小車里之稱，以大車里應緬，而以小車里應中國。萬曆十三年，命元江土舍那恕往招，糯猛復歸，獻馴象、金屏、象齒諸物，謝罪。詔受之，聽復職。

猶豫不决。鎮守雲南的地方長官上報朝廷，朝廷派遣使者告誡車里衆土官互相保障，不要懷有二心。二十年，又敕令車里等部落，小心堅守疆土，防備交阯人向内侵犯，不能隨便給予公文，引發禍患受到侮辱。嘉靖十一年，緬甸酋長莽應裏占據擺古，逐漸吞并衆蠻人。車里的宣慰刀糯猛轉而歸順緬甸，有大小車里的説法，用大車里順應緬甸，而用小車里應付中原之國。萬曆十三年，朝廷命令元江土司屬官那恕前去招撫，刀糯猛又歸順，進獻馴服的大象、金屏、象牙等物，承認過錯請求原諒。皇帝下令接受，讓他等待恢復官職。

天啓七年，巡撫閔洪學奏，緬人侵孟艮，孟艮就車里求救，宣慰刀韞猛遣兵象萬餘赴之。緬人以是恨車里，興兵報復，韞猛年已衰，重賂求和。緬聞韞猛子召河璇有女名召烏岡色美，責獻烏岡。河璇别以女給之。緬知其詐，大憤，攻車里愈急。韞猛父子不能支，遁至思毛地，緬追執之以去。中朝不及問，車里遂亡。

天啓七年，巡撫閔洪學上奏，緬甸人侵犯孟艮，孟艮到車里求救，宣慰刀韞猛派軍隊戰象一萬多去救孟艮。緬甸人因此恨車里，興兵報復，刀韞猛已年老，就用豐厚的財物送給緬甸請求和解。緬甸聽説刀韞猛的兒子召河璇有個女兒名叫召烏岡貌美，責令他獻出召烏岡。召河璇用别的女子欺騙緬甸。緬甸知道他欺騙，大怒，攻打車里更加急迫。刀韞猛父子支持不住，逃到思毛地區，緬甸追上抓住他們離去。朝廷來不及追究，車里就滅亡了。

老撾

老撾，俗呼爲撾家，古不通中國。成祖即位，老撾土官刀線歹貢方物，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永樂二年，以刀線歹爲宣慰使，給之印。五年，遣人來貢。既而，帝以刀線歹潛通安南季犛，遣使詰責，諭其悔過。六年，刀線歹遣人貢象、馬、方物。七年，復進金銀器、犀象、方物謝罪。自是連年入貢，皆賚予如例。帝遣中官楊琳往賜文綺。十年，來貢，命禮部加賜焉。

宣德六年，遣使齎敕奬諭宣慰刀線達。九年，老撾貢使還，恐道中爲他部所阻，給信符，敕孟艮、車里諸部遣人護之。景泰元年，請賜土官衣服。故事，無加賜衣服者，命加賜錦

老撾，民間稱作撾家，古代不與中原地區來往。成祖即位，老撾土司刀線歹進獻土産，纔設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永樂二年，任用刀線歹做宣慰使，給他印章。五年，派人前來向朝廷進貢。不久，皇帝因爲刀線歹暗中勾結安南的季犛，派遣使者責問，訓諭他悔改過錯。六年，刀線歹派人進獻大象、馬匹、土産。七年，又進獻金銀器具、犀牛大象、土産來承認過錯，請求原諒。從此連年派人向朝廷進貢，都按先例賞賜。皇帝派遣宦官楊琳前往賞賜紋綵華麗的絲織品。十年，前來進獻，皇帝命令禮部增加賞賜物品。

宣德六年，派遣使者携帶敕書表彰宣慰刀線達。九年，老撾進貢的使者回去，恐怕路上被别的部落阻擋，賜給憑證，詔令孟艮、車里各部落派人保護他們。景泰元年，請求賜給土司衣服。按舊例，没有增加賜給衣服的，命令增加賜給錦

幣并及其妻。成化元年，頒金牌、信符於老撾。七年，鑄給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印，以皆爲賊焚毁也。十六年，貢使至，會安南攻老撾，鎮守内官錢能以聞。因敕其使兼程回，并量給道里費。明年，安南黎灝率兵九萬，開山爲三道，進兵破哀牢，入老撾境，殺宣慰刀板雅及其子二人。其季子怕雅賽走八百，宣慰刀攬那遣兵送至景坎。黔國公沐琮以聞，命怕雅賽襲父職，免其貢物一年，賜冠帶、綵幣，以示優恤。既怕雅賽欲報安南之仇，覬中國發兵爲助。帝以老撾、交阯皆服屬中國久，恤災解難，中國體也，令琮慎遣人諭之。

幣并且賞賜他的妻子。成化元年，頒發金牌、憑證給老撾。七年，鑄造并給予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印，因爲原來所賜都被賊寇焚毁了。十六年，進貢的使者來了，適逢安南進攻老撾，鎮守宦官錢能上報朝廷。就敕令老撾的使者兼程趕回，并酌情給予路費。第二年，安南的黎灝率兵九萬，劈開山岩分成三路，進軍攻克哀牢關，侵入老撾境内，殺死宣慰刀板雅和他的兩個兒子。他的小兒子怕雅賽逃到八百大甸，宣慰刀攬那派兵送到景坎。黔國公沐琮上報朝廷，朝廷命怕雅賽承襲父親的職位，免去他一年的貢品，賜給冠帶、束帛等禮物，用來表示從優撫恤。不久，怕雅賽想報復安南的仇恨，希望中原之國派兵幫助。皇帝認爲老撾、交阯都順從歸服中國時間長了，救濟災禍解除災難，是中國的準則，命令沐琮小心派人曉諭他們。

弘治十一年，宣慰舍人招攬章應襲職，遣人來貢，因請賜冠帶及金牌、信符。賚賞如制，其金牌、信符，俟鎮巡官勘奏至日給之。十一月，招攬章遣使入貢。吏部言："招攬章係舍人，未授職，僭稱宣慰使，雲南三司官冒奏違錯，宜治罪。"宥之。

弘治十一年，宣慰舍人招攬章應當繼承職位，派人前來朝拜進獻，趁機請求賜給冠帶和金牌、憑證。按制度給予賞賜，金牌、憑證，等候鎮巡官核實上奏到達的那天給他。十一月，招攬章派使者向朝廷進貢。吏部説："招攬章是舍人，没有授給職務，越分稱宣慰使，雲南三司的官員假冒上奏違制錯誤，應當依法懲處。"皇帝寬免了他們。

嘉靖九年，招攬章言："交阯應襲長子光紹，爲叔所逐，出亡老撾，欲調象馬送回。"守臣言："據招攬章之言，懼納亡之罪，且假我爲制服之資，留之啓釁，遣之招兵，宜聽光紹自歸，并責其私納罪。"報可。二十四年，雲南巡撫汪文盛言："老撾土舍怕雅聞征討安南，首先思奮，且地廣兵多，可獨當一面。八百、車里與老撾相近，孟艮在老撾上流，皆多兵象，可備征討。請免其察勘，就令承襲，以備征調。"從之。四十四年，土舍怕雅蘭章遣人進舞牌牙象二、母象三、犀角十，雲南守臣以聞。禮部以非貢期，且無漢、緬公文，第來路

嘉靖九年，招攬章説："交阯應當繼承的是大兒子光紹，被叔叔驅逐，出逃老撾，想調戰象軍馬護送他回去。"鎮守大臣説："根據招攬章的話，是害怕收容流亡者的罪行，將藉我們作制服的根據，留他會引發禍患，讓他回去招集軍隊，應聽憑光紹自己回去，并責備他私自收容的罪過。"皇帝批覆同意。二十四年，雲南巡撫汪文盛説："老撾的土司屬官怕雅聽説征討安南，首先想到發奮，并且地廣兵多，可以獨自擔當一方面的重任。八百、車里與老撾離得近，孟艮在老撾上游，都有很多軍隊戰象，可以用來征討。請免予實地調查驗證，隨即命令繼承，用來預備徵調。"皇帝聽從。四十四年，土司屬官怕雅蘭章派人進獻舞牌牙象兩頭、母象三頭、犀牛角十個，鎮守雲南的地方長官上報朝廷。禮部認爲不

險遠，跋涉逾年，宜受其所貢，給賞遣之，毋令赴京。報可。時緬勢方張，剪除諸部，老撾亦折而入緬，符印俱失。

是進獻的日期，并且没有漢、緬公文，衹是前來的路途艱險遥遠，跨涉超過一年，應該接受他們進獻的土産，賜給財物打發他們回去，不要讓他們到京城來。皇帝批覆同意。當時緬甸勢力正强大，剪除各個部落，老撾也屈服歸順緬甸，憑證官印都丢失。

萬曆二十六年，緬敗，老撾來歸，奉職貢，請頒印。命復鑄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印給之。四十年，貢方物，言印信毁於火，請復給，撫鎮官以聞。明年，再頒老撾印。時宣慰猶貢象及銀器、緬席，賜予如例。自是不復至云。

萬曆二十六年，緬甸戰敗，老撾歸服，尊奉制度進獻貢品，請求頒給印章。朝廷命令再鑄造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印給予他們。四十年，進獻土産，説印章憑證被火燒毁，請求再給予，安撫鎮守的官員上報朝廷。第二年，再次頒給老撾印章。當時宣慰還進獻大象和銀器、緬席，按先例賞賜。從此不再來。

其俗與木邦同，部長不知姓，有三等：一曰招木弄，一曰招木牛，一曰招木化。而爲宣慰者，招木弄也，代存一子，絶不嗣。其地東至水尾，南至交阯，西至八百，北至車里，西北六十八程至雲南布政司。

這裏的風俗和木邦相同，部落首領不知道姓什麽，人有三個等級：一是招木弄，一是招木牛，一是招木化。做宣慰的，是招木弄，每一代留下一個兒子，斷絶了不再繼承。這地方東到水尾，南到交阯，西到八百，北到車里，向西北走六十八個停頓止宿地點到雲南布政司。

八百

八百，世傳部長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元初征之，道路不通而還，後遣使招附。元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司。

八百，世人傳説部落首領有八百個妻子，各自統領一個寨子，因而稱作八百媳婦。元朝初年征討八百，因道路不通而回，後來派遣使者招撫八百依附。元統初年，設置八百等處宣慰司。

洪武二十一年，八百媳婦國遣人入貢，遂設宣慰司。二十四年，八百土官刀板冕遣使貢象及方物。先是，西平侯沐英遣雲南左衛百户楊完者往八百招撫，至是來貢。帝諭兵部尚書茹瑺曰："聞八百與百夷構兵，仇殺無寧日。朕念八百宣慰遠在萬里外，能修職奉貢，深見至誠。今與百夷構兵，當有以處之。可諭意八百，令練兵固守，俟王師進討。"自是及永樂初，頻遣使入貢，賜予如例。

洪武二十一年，八百媳婦國派人向朝廷進貢，於是設置宣慰司。二十四年，八百土司刀板冕派遣使者進獻大象和土産。在這以前，西平侯沐英派遣雲南左衛百户楊完者前往八百招撫，至此纔來朝進貢。皇帝指示兵部尚書茹瑺説："聽説八百與百夷交戰，因仇怨互相攻殺没有安寧的日子。朕顧念八百宣慰遠在萬里之外，能够按制度進貢，表現極其忠誠。現在與百夷交戰，應當用恰當的辦法對待它。可以訓諭八百，令他們訓練士兵堅守，等朝廷軍隊進攻討伐。"從這時起到永樂初年，接連派使者向朝廷進貢，朝廷按先例賞賜給予。

永樂二年，設軍民宣慰使司二，以土官刀招你爲八百者乃宣慰使，其弟刀招散爲八百大甸宣慰使，遣員外

永樂二年，設置兩個軍民宣慰使司，任用土司刀招你做八百者乃宣慰使，他的弟弟刀招散做八百大甸宣慰使，派遣員外郎左洋前去賜給官印

郎左洋往賜印誥、冠帶、襲衣。刀招散遣人貢馬及方物謝恩，命五年一朝貢。

詔書、冠帶、成套衣服。刀招散派人進獻馬匹和土産謝恩，朝廷命令五年上朝進獻一次。

是歲，遣内官楊瑄齎敕諭孟定、孟養等部，道經八百大甸，爲土官刀招散所阻，弗克進。三年，遣使諭刀招散曰："朕特頒金字紅牌，敕諭與諸邊爲信，以禁戢邊吏生事擾害，用福爾衆。諸宣慰皆敬恭聽命，無所違禮。惟爾年幼無知，惑於小人孟乃朋、孟允公等，啓釁生禍，使臣至境，拒却不納。廷臣咸請興師問罪，朕念八百之人豈皆爲惡，兵戈所至，必及無辜，有所不忍。兹特遣司賓田茂、推官林楨齎敕往諭，爾能悔過自新，即將奸邪之人擒送至京，庶境土可保。其或昏迷不悛，發兵討罪，孥戮不貸!"并敕西平侯沐晟嚴兵以待。以馬軍六百、步軍一千四百護内官楊安、郁斌前往。又慮老撾乘車里空虚，或發兵掩襲，或與八百爲援，可遣其部長率兵一萬五千往備。

這年，朝廷派遣宦官楊瑄携帶敕書曉諭孟定、孟養等部落，路過八百大甸，被土司刀招散阻擋，不能前進。三年，派使者曉諭刀招散説："朕特意頒發金字紅牌，用敕書曉諭給各邊邑作信物，以禁止邊境地區的官吏製造事端擾亂侵害，以造福你們的部衆。各個宣慰都恭敬地聽從命令，没有違背禮儀的地方。衹有你年幼無知，受小人孟乃朋、孟允公等的迷惑，挑起事端引發禍患，朝廷派的官員到了邊境，拒絶不接納。朝中大臣都請求興師問罪，朕顧念八百大甸的人哪裏都會作惡，戰争所到的地方，一定會牽連無罪的人，有所不忍。現在特意派遣司賓田茂、推官林楨携帶敕書前去曉諭，如果你能悔改過錯重新做人，就把奸邪的人捉住送到京城，或許領地可以保全。如果愚昧糊塗不知悔改，就派兵討伐罪人，誅及子孫不寬免!"并敕令西平侯沐晟整頓部署軍隊等待。用六百名騎兵、一千四百名步兵保護宦官楊安、郁斌前往。又擔心老撾乘車里空虚，或者派兵突然襲擊，或者支援八百大甸，命令可派遣這裏的部落首領率領一萬五千名士兵前去防守。

三年，刀招你等遣使奉金縷表文，貢金結絲帽及方物。帝命受之，仍加賜予。西平侯沐晟奏："奉命率師及車里諸宣慰兵至八百境内，破其猛利石厓及者答二寨，又至整線寨。木邦兵破其江下等十餘寨。八百恐，遣人詣軍門伏罪。"乃以所陳詞奏聞。因遣使敕諭車里、木邦等曰："曩者八百不恭朝命，爾等請舉兵誅討。嘉爾忠誠，已從所請。今得西平侯奏，言八百已伏罪納款。夫有罪能悔，宜赦宥之。敕至，其悉止兵勿進。"遂敕晟班師。四年，降敕誡諭刀招散，刀招散遣人貢方物謝罪。帝以不誠，却之。五年，貢使復來謝罪，命禮部

三年，刀招你等派遣使者呈上金絲製成的文書，進獻金絲編織的帽子和土産。皇帝命令接受，并且增加給予賞賜。西平侯沐晟上奏："遵從聖命率領軍隊和車里等宣慰的軍隊到達八百大甸境内，攻克它的猛利石厓和者答兩個山寨，又到整線寨。木邦軍隊攻克八百大甸的江下等十多個山寨。八百大甸恐懼，派人到軍營認罪。"於是把陳述的意見上奏朝廷。朝廷因而派遣使者用敕書訓諭車里、木邦等説："以前八百大甸不奉行朝廷命令，你們請求派兵討伐。贊賞你們的忠誠，已經聽從請求。現在得到西平侯的奏報，説八百大甸已經服罪歸順。有罪過能够悔改，應當赦免他們。敕命到達，全部停戰不要進攻。"於是敕令沐晟調回軍隊。四年，降下敕書告誡訓諭刀招散，刀招散派人進獻土産承認錯誤，請求

受之。

原諒。皇帝認爲不誠懇，拒絶了他。五年，進貢的使者又來承認錯誤，請求原諒，皇帝命令禮部接受。

洪熙元年，遣内官洪仔生齎敕諭刀招散。宣德七年，遣人來貢，因奏波勒土酋常糾土雅之兵入境殺掠，乞發兵討之。帝以八百大甸去雲南五千餘里，波勒、土雅皆未嘗歸化，勞中國爲遠蠻役，非計，止降敕撫諭而已。

洪熙元年，朝廷派宦官洪仔生携帶敕書曉諭刀招散。宣德七年，派遣使者前來進貢，趁機上奏波勒的酋長常聚合土雅的軍隊進入境内殺戮掠奪，請求派兵討伐。皇帝認爲八百大甸距雲南五千多里，波勒、土雅都不曾歸服馴化，煩勞中原之國被遠方的蠻人役使，不是良策，衹是下敕書招撫訓諭而已。

正統五年，八百貢使奏："遞年進貢方物，土民不識禮法，不通漢語。乞依永樂間例，仍令通事齎捧金牌、信符，催督進貢，驛路令軍卒護送，庶無疏失。"從之。十年，給八百大甸宣慰司金牌、信符各一，以前所給牌符爲暹羅國寇兵焚毁也。

正統五年，八百大甸進貢的使者上奏："年年進獻土産，土著百姓不懂禮儀法度，不通曉漢語。請求依照永樂年間的先例，仍然令翻譯捧着金牌、憑證，催促進貢，驛路上令兵卒護送，就可能没有疏忽失誤。"皇帝聽從。十年，發給八百大甸宣慰司金牌、憑證各一件，是因爲以前給的金牌、憑證被暹羅國的賊兵燒毁了。

成化十七年，安南黎灝已破老撾，頒僞敕於車里，期會兵攻八百。其兵暴死者數千，傳言爲雷所震。八百因遣兵扼其歸路，襲殺萬餘，交人敗還。土官刀攬那以報。黔國公沐琮奏："攬那能保障生民，擊敗交賊，救護老撾。交人嘗以僞敕脅誘八百，八百毁敕，以象蹴之，請頒賞以旌忠義。"帝命雲南布政司給銀百兩、綵幣四表裏以奬之。二十年，刀攬那遣人入貢。雲南守臣言："交兵雖退，宜令八百諸部飭兵爲備。"弘治二年，刀攬那孫刀整賴貢方物，求襲祖職。兵部言："八百遠離雲南，瘴毒之地，宜免勘予襲。"從之，仍給冠帶。

成化十七年，安南的黎灝已攻克老撾，頒布非法敕書給車里，期約聚合軍隊進攻八百大甸。他的士兵突然死亡的有幾千人，傳説是被雷震死的。八百大甸趁機派兵扼阻他回去的道路，襲擊殺死一萬多人，交阯人敗回。土司刀攬那上報。黔國公沐琮上奏："刀攬那能够保護老百姓，擊敗交阯賊寇，救助保護老撾。交阯人曾經用假敕書威脅引誘八百大甸，八百大甸毁掉敕書，用大象踏它，請頒布賞賜來表彰忠義之人。"皇帝命令雲南布政司供給一百兩白銀、四表裏衣料、束帛來奬賞他。二十年，刀攬那派人向朝廷進貢。鎮守雲南的地方長官説："交阯兵雖然退去，但應當命令八百大甸各部整飭軍隊作防備。"弘治二年，刀攬那的孫子刀整賴進獻土産，請求繼承祖上職位。兵部説："八百大甸遠離雲南，是有瘴氣毒霧的地方，應當免於核查准予繼承。"皇帝聽從，并給予冠帶。

其地東至車里，南至波勒，西至大古喇，與緬鄰，北至孟艮，自姚關東南行五十程始至。平川數千里，有南格剌山，下有河，南屬八百，北屬車里。好佛惡殺，寺塔以萬計。有見

這地方東至車里，南至波勒，西至大古喇，與緬甸相鄰，北至孟艮，從姚關向東南走五十程纔到達。有幾千里的平原，有南格剌山，山下有河，南面屬於八百大甸，北面屬於車里。崇尚佛教厭惡殺戮，有數以萬計的寺院和佛塔。被侵

侵，乃舉兵，得仇即已，俗名慈悲國。嘉靖間，爲緬所并，其酋避居景線，名小八百。自是朝貢遂不至。緬酋應裏以弟應龍居景邁城，倚爲右臂焉。萬曆十五年，八百大甸上書請恢復，不報。初，四譯館通事惟譯外國，而緬甸、八百如之，蓋二司於六慰中加重焉。

犯，纔起兵，報完仇就停戰，俗間叫作慈悲國。嘉靖年間，被緬甸吞并，這兒的酋長移居景線逃避禍害，叫作小八百。從此就不再來朝進獻。緬甸酋長莽應裏使弟弟莽應龍住在景邁城，依恃他作重要的助手。萬曆十五年，八百大甸上書請求恢復原部落，皇帝没有批覆。起初，四譯館的翻譯祇翻譯外國，可是緬甸、八百也如同外國給予翻譯，因爲這兩個司在六個宣慰司中更重要。

明史卷三百十六

列傳第二百四

貴州土司

貴州，古羅施鬼國。漢西南夷牂牁、武陵諸傍郡地。元置八番、順元諸軍民宣慰使司，以羈縻之。明太祖既克陳友諒，兵威遠振，思南宣慰、思州宣撫率先歸附，即令以故官世守之，時至正二十五年也。及洪武五年，貴州宣慰靄翠與宋蒙古歹及普定府女總管適爾等先後來歸，皆予以原官世襲。帝方北伐中原，未遑經理南荒。又田仁智等歲修職貢，最恭順，乃以衛指揮僉事顧成築城以守，賦稅聽自輸納，未置郡縣。

永樂十一年，思南、思州相仇殺，始命成以兵五萬執之，送京師。乃分其地爲八府四州，設貴州布政使司，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隸焉，屬户部。置貴州都指揮使，領十八衛，而以長官司七隸焉，屬兵部。府以下參用土官。其土官之朝貢、符信屬禮部，承襲屬吏部，領土兵者屬兵部。其後府并爲六，州并爲四，長官司或分或合，釐革不一。

其地西接滇、蜀，東連荊、粵。太祖於《平滇詔書》言："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不能守也。"則志已在黔，至成祖遂成之。然貴州地皆崇山深箐，鳥道蠶叢，諸蠻種類，嗜淫好殺，畔服不常。靄翠歸附之初，

貴州，是古代的羅施鬼國。漢西南夷牂牁、武陵等鄰近郡地。元朝設置八番、順元等軍民宣慰使司，以控制它。明太祖戰勝陳友諒後，兵威遠振，思南宣慰、思州宣撫率先歸附，隨即命令他們以原官世代守衛，時間是至正二十五年。到洪武五年，貴州宣慰靄翠與宋蒙古歹及普定府女總管適爾等先後來歸附，都賜予以原官世代承襲。皇帝正在北伐中原，没有空閑經營治理南方荒遠之地。又田仁智等每年按制度進貢，最恭順，就命衛指揮僉事顧成築城防守，賦税聽任自己交納，没有設置郡縣。

永樂十一年，思南、思州互相仇殺，纔命令顧成領兵五萬抓獲他們，送到京師。於是把他們的土地劃分爲八府四州，設置貴州布政使司，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個分别隸屬於它，統屬户部管轄。設置貴州都指揮使，統領十八衛，而以七個長官司隸屬它，統屬兵部管轄。府以下參雜任用土官。土官的入朝進貢、符契信物統屬禮部管轄，承襲統屬吏部管轄，管理土兵統屬兵部管轄。之後府合并爲六個，州合并爲四個，長官司或分或合，改變革除不統一。

此地西接滇、蜀，東連荊、粵。太祖在《平滇詔書》中説："靄翠等不全部歸服，雖有雲南也不能守衛。"那時已有志於黔，到成祖就實現了。但貴州地區都是高山深竹，山路險絶，衆蠻種姓，喜好淫欲殺戮，叛服無常。靄翠初歸服時，請求討伐其隴居部落。皇帝説："中原之國

請討其隴居部落。帝曰："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及仁智入朝，帝諭之曰："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撫之，使各安其生，則汝可長享富貴。夫禮莫大於敬上，德莫盛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之道也。"二十一年，部臣以貴州逋賦請，帝曰："蠻方僻遠，來納租賦，是能遵聲教矣。逋負之故，必由水旱之災，宜行蠲免。自今定其數以爲常，從寬減焉。"二十九年，清水江之亂既平，守臣以賊首匿宣慰家，宜并罪。帝曰："蠻人鴟張鼠伏，自其常態，勿復問。"明初御蠻之道，其後世之龜鑒也夫。

的兵士，豈是替外夷報仇怨的工具?"到仁智入朝時，皇帝曉諭他說："天下守衛疆土的大臣，都是朝廷的命官，人民都是朝廷的百姓，你回去後，好好安撫他們，使其各自安心於他們的生業，那麽你就可以長久享受富貴。禮中没有比尊敬君上更大的，德中没有比愛護臣下更盛的，能尊敬君上愛護臣下，是作人臣的職責。"二十一年，部臣因貴州拖欠賦税奏請，皇帝說："蠻地偏僻遥遠，來交納租賦，是能遵從聲威教化。拖欠不交的原因，必定是由於水旱災害，應該予以免除。從今以後規定數額作爲常規，從寬減少數額。"二十九年，清水江的叛亂平定後，地方長官因賊首匿藏在宣慰家中，奏請一并治罪。皇帝說："蠻人像鴟一樣張揚像鼠一樣隱伏，自然是他們的常態，不要再查問。"明朝初年駕馭蠻人的方法，可以作爲後世對照學習的榜樣。

貴陽 思南 思州(附) 鎮遠 銅仁 黎平 安順 都勻 平越 石阡 新添 金筑安撫司(附)

貴陽

貴陽府，舊爲程番長官司。洪武初，置貴州宣慰司，隸四川。永樂十一年改隸貴州。成化十二年置程番府。隆慶三年移程番府爲貴陽府，與宣慰司同城，府轄城北，司轄城南。萬曆時，改爲貴陽軍民府。領安撫司一，曰金筑；領長官司十八，曰貴竹，曰麻嚮，曰木瓜，曰大華，曰程番，曰韋番，曰方番，曰洪番，曰卧龍番，曰金石番，曰小龍番，曰羅番，曰大龍番，曰小程番，曰上馬橋，曰盧番，曰盧山，曰平伐。其貴州宣慰司所領長官司九，曰水東，曰中曹，曰青山，曰劄佐，曰龍里，曰白納，曰底寨，曰乖西，曰養龍坑。

貴陽府，過去是程番長官司。洪武初年，設置貴州宣慰司，隸屬四川。永樂十一年改爲隸屬貴州。成化十二年設置程番府。隆慶三年改程番府爲貴陽府，與宣慰司同城，府管轄城北，司管轄城南。萬曆時期，改爲貴陽軍民府。統領安撫司一個，名金筑；統領長官司十八個，名貴竹、麻嚮、木瓜、大華、程番、韋番、方番、洪番、卧龍番、金石番、小龍番、羅番、大龍番、小程番、上馬橋、盧番、盧山、平伐。貴州宣慰司統領長官司九個，名水東、中曹、青山、劄佐、龍里、白納、底寨、乖西、養龍坑。

自蜀漢時，濟火從諸葛亮南征有功，封羅甸國王。後五十六代爲宋

自從蜀漢時，濟火跟隨諸葛亮南征有功，封羅甸國王。後五十六代是宋代普貴，傳到元代

普貴，傳至元阿畫，世有土於水西宣慰司。靄翠，其裔也，後爲安氏。洪武初，同宣慰宋蒙古歹來歸，賜名欽，俱令領原職世襲。及設布政使司，而宣慰司如故。安氏領水西，宋氏領水東。八番降者，皆令世其職。六年，詔靄翠位各宣慰之上。靄翠每年貢方物與馬，帝賜錦綺鈔幣有加。十四年，宋欽死，妻劉淑貞隨其子誠入朝，賜米三十石、鈔三百錠、衣三襲。時靄翠亦死，妻奢香代襲。都督馬曄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故以事撻香，激爲兵端。諸羅果怒，欲反。劉淑貞聞止之，爲走訴京師。帝既召問，命淑貞歸，招香，賜以綺鈔。十七年，奢香率所屬來朝，并訴曄激變狀，且願效力開西鄙，世世保境。帝悦，賜香錦綺、珠翠、如意冠、金環、襲衣，而召曄還，罪之。香遂開偏橋、水東，以達烏蒙、烏撒及容山、草塘諸境，立龍場九驛。二十年，香進馬二十三匹，每歲定輸賦三萬石。子安的襲，貢馬謝恩。帝曰："安的居水西，最爲誠恪。"命禮部厚賞其使。二十五年，的來朝，賜三品服并襲衣、金帶、白金三百兩、鈔五十錠。香復遣其子婦奢助及其部長來貢馬六十六匹，詔賜香銀四百兩，錦綺、鈔幣有差。自是每歲貢獻不絶，報施之隆，亦非他土司所敢望也。二十九年，香死，朝廷遣使祭之，的貢馬謝恩。

阿畫，世代在水西宣慰司有土地。靄翠，是他的後裔，後人爲安氏。洪武初年，同宣慰宋蒙古歹來歸服，賜名欽，都令任原職世代承襲。到設置布政使司，而宣慰司如故。安氏管領水西，宋氏管領水東。八番歸降的人，都令世襲他們的原職。六年，詔令靄翠的職位在各宣慰之上。靄翠每年進貢本地物産和馬，皇帝加等賞賜給他錦綺鈔幣。十四年，宋欽死，妻子劉淑貞跟隨他的兒子宋誠入朝，賜米三十石、鈔三百錠、衣服三套。此時靄翠也死，妻子奢香代替世襲。都督馬曄想把衆羅全部消滅，用非土著非世襲的流官代任，所以因事鞭打奢香，激怒她挑起戰争。衆羅果然憤怒，想造反。劉淑貞得知後制止了他們，替他們到京城訴訟。皇帝召見詢問後，命令劉淑貞回去，招來奢香，賞賜綺帛、錢鈔。十七年，奢香率領屬下來朝見，并訴説馬曄激起變亂的情狀，而且願效力開拓西部邊疆，世代保衛邊境。皇帝高興，賞賜奢香錦綺、珠翠、如意冠、金環、成套衣服，而召回馬曄，懲處他。奢香於是開拓偏橋、水東，以到達烏蒙、烏撒以及容山、草塘等境，設立龍場九驛。二十年，奢香進獻馬二十三匹，每年固定交納賦税三萬石。兒子安的承襲，進貢馬匹謝恩。皇帝説："安的居處水西，最爲忠誠恭敬。"命禮部豐厚賞賜他的使者。二十五年，安的來朝拜，賞賜三品服和成套衣服、金帶、白金三百兩、鈔五十錠。奢香又派她的兒媳奢助以及她的部長來貢馬六十六匹，詔賜奢香銀四百兩，錦綺、鈔幣不等。自此每年貢獻不絶，回報賞賜之隆厚，也不是其他土司敢奢望的。二十九年，奢香死，朝廷派使者祭祀她，安的進貢馬匹謝恩。

正統七年，水西宣慰隴富自陳："祖父以來，累朝皆賜金帶。臣蒙恩受職，乞如例。"從之。是時，宋誠之子斌年老，以子昂代，昂死，然代。十四年賜敕隴富母子，嘉其調兵保境之功。隴富頗驕。天順三年，東苗之亂，富不時出兵，聞朝廷有意督

正統七年，水西宣慰隴富自己陳述："祖父以來，歷朝都賜金帶。臣蒙受恩德承襲職務，請按例賞賜。"皇帝聽從了。此時，宋誠的兒子宋斌年老，以兒子宋昂代襲，宋昂死，宋然代襲。十四年賜敕書給隴富母子，嘉獎他們調兵保衛邊境的功勞。隴富很驕傲。天順三年，東苗叛亂，隴富不及時出兵，聽説朝廷有意責罰他，就進獻

之，乃進馬謝罪，賜敕警之。富死，侄觀襲。觀老，子貴榮襲。巡撫陳儀以西堡獅子孔之平，由觀與子貴榮統部衆二萬攻白石崖，四旬而克，家自饋餉，口不言功，特給觀正三品昭勇將軍誥。

初，安氏世居水西，管苗民四十八族，宋氏世居貴州城側，管水東、貴竹等十長官司，皆設治所於城內，銜列左右。而安氏掌印，非有公事不得擅還水西。至是總兵官爲之請，許其以時巡歷所部，趣辦貢賦，聽暫還水西，以印授宣慰宋然代理。貴榮老，請以子佐襲，命賜貴榮父子錦紵。

先是，宋然貪淫，所管陳湖等十二馬頭科害苗民，致激變。而貴榮欲并然地，誘其衆作亂。於是阿朵等聚衆二萬餘，署立名號，攻陷寨堡，襲據然所居大羊腸，然僅以身免。貴榮遽以狀上，冀令已按治之。會阿朵黨泄其情，官軍進討。貴榮懼，乃自率所部爲助。及賊平，貴榮已死，坐追奪，然坐斬。然奏世受爵土，負國厚恩。但變起於榮，而身陷重辟，乞分釋。因從末減，依土俗納粟贖罪。都御史請以貴筑、平伐七長官司地設立府縣，皆以流官撫理。巡撫覆奏以蠻民不願，遂寢。宋氏亦遂衰，子孫守世官，衣租食稅，聽徵調而已。

時安萬鍾應襲，驕縱不法。漢民張純、土目烏掛等導之游獵，酒酣，輒射人爲戲。又嘗撻其左右，爲所殺。無子，其從弟萬鎰宜襲，鎰以賊未獲辭。烏掛等遂以疏族幼子普者冒萬鍾弟曰萬鈞告襲，承勘官入其賄，遂暫委鍾妻奢播攝事。萬鎰悔不立，

馬謝罪，賜敕警告他。隴富死，侄兒隴觀承襲。隴觀老，兒子隴貴榮承襲。巡撫陳儀因西堡獅子孔平定，由隴觀與兒子隴貴榮統領部衆二萬人進攻白石崖，四十天而攻克，家裏自己運送糧餉，口不表功，特賜給隴觀正三品昭勇將軍的誥封。

當初，安氏世代居住水西，掌管苗民四十八族，宋氏世代居住貴州城側，管領水東、貴竹等十個長官司，都把治所設置在城內，相接排列在左右。而安氏掌管官印，没有公事不得擅自返回水西。到此時總兵官爲他們奏請，允許他們按時巡察轄地，催促備辦貢賦，聽任暫時返回水西，把官印授予宣慰宋然代理。隴貴榮老，請以子隴佐承襲，命令賞賜貴榮父子錦紵。

此前，宋然貪淫，所管轄的陳湖等十二馬頭科危害苗民，以致激起變亂。而隴貴榮想吞并宋然轄地，引誘他的部衆作亂。於是阿朵等聚衆二萬多，署立名號，攻陷寨堡，襲擊占據了宋然所居的大羊腸，宋然僅僅保住性命逃走。隴貴榮馬上把情狀上報，希望令自己察問懲辦。正逢阿朵黨羽泄露了實情，官軍進軍討伐。隴貴榮懼怕，就親自率部衆幫助。到賊被平定，隴貴榮已死，因獲罪追奪官職，宋然定罪處斬。宋然上奏稱世代享受爵位、土地，有負皇上厚恩。但是變故起於隴貴榮，却自身遭受重罪，請求析解。因此從輕論罪，依照土俗交納糧食贖罪。都御史請在貴筑、平伐七個長官司轄地設立府縣，都用非土著、非世襲的流官安撫管理。巡撫又以蠻民不願意而奏報，於是停止實行。宋氏也隨之衰微，子孫保守世襲官職，依靠租税生活，聽候徵調罷了。

當時安萬鍾應當繼承職位，他驕傲放縱不守法度。漢族百姓張純、土目烏掛等誘導他游獵，喝酒至暢快時，就以射擊人作爲游戲。又曾經鞭打他的左右之人，被他們殺死。没有兒子，他的堂弟安萬鎰應該承襲，安萬鎰以賊還没有抓獲推辭。烏掛等於是以遠族幼子安普冒充爲安萬鍾的弟弟安萬鈞奏告承襲，承勘官接受了他的賄賂，

而恨烏掛之主其謀也，遂以兵襲烏掛，烏掛亦發兵相仇殺，皆以萬鍾之死爲辭。巡按御史上其狀，以萬鎰宜襲，但與烏掛相誣訐，宜各宥輸贖。而梟殺鍾者，并戍純等，受其賄者亦罰治，詔如之。

於是暫時委任安萬鍾的妻子奢播代理事務。安萬鎰後悔没有承襲職位，而憎恨烏掛主謀此事，於是領兵襲擊烏掛，烏掛也發兵相仇殺，都以安萬鍾的死作爲藉口。巡按御史呈上他們的情狀，認爲安萬鎰應當承襲，但是與烏掛相互誣陷攻擊，應各自寬恕交納糧食贖罪。而把殺安萬鍾的人殺頭示衆，并判張純等戍邊，接受賄賂的人也懲罰處治，詔令依此實行。

未幾，鎰死，子阿寫幼，命以萬銓借襲。萬銓有助平阿向功，提督尚書伍文定爲之請。萬銓亦自陳其功，乞加參政銜，賜蟒衣，帝命賜以應得之服。後阿寫長，襲職，改名仁。未幾死，子國亨襲。淫虐，乃以事殺萬銓之子信。信兄智與其母別居於安順州，聞之，因告國亨反。巡撫王諍遽請發兵誅國亨，智遂爲總兵安大朝畫策，且約輸兵糧數萬。及師至陸廣河，智糧不至。諍乃令人諭國亨，而止大朝毋進。兵已渡河，爲國亨所敗。國亨懼大誅，遣使哀辭乞降，朝廷未之許。巡撫阮文中至，檄捕諸反者，密使語國亨，亟出諸奸徒，割地以處安智母子，還所費兵糧，朝廷當待汝以不死。於是國亨悉聽命，帝果赦不誅，而命國亨子民襲。國亨事起於隆慶四年，至萬曆五年乃已。

不久，安萬鎰死，兒子阿寫年幼，命令用安萬銓代理襲職。安萬銓有協助平定阿向的功勞，提督尚書伍文定爲他請求。安萬銓也自己陳述功勞，請求加封參政頭銜，賜蟒衣，皇帝命令賜予應得的官服。後來阿寫長大，承襲官職，改名仁。不久死，兒子安國亨承襲。荒淫暴虐，竟藉事殺掉安萬銓的兒子安信。安信的兄長安智與他的母親另外居住在安順州，得知消息後，奏告安國亨造反。巡撫王諍立刻請求發兵誅殺安國亨，安智於是向總兵安大朝獻策，并且約定交納兵糧數萬。等軍隊到達陸廣河，安智糧餉不到。王諍就令人曉諭安國亨，而阻止安大朝不要進軍。兵已渡河，被安國亨打敗。安國亨懼怕被大刑誅殺，派使者以哀求的言辭請求投降，朝廷没有同意。巡撫阮文中到來，傳檄逮捕衆造反的人，秘密派人告訴安國亨，馬上交出衆奸徒，割地安置安智母子，償還所費兵糧，朝廷將免你死罪。於是安國亨全部聽令，皇帝果然赦免不殺，而令安國亨的兒子安民承襲。安國亨事起於隆慶四年，到萬曆五年纔停止。

國亨既革任，日遣人至京納賂，爲起復地。十三年，播州宣慰楊應龍以獻大木得賜飛魚服，國亨亦請以大木進，乞還給冠帶誥封如播例。既而木竟不至，乃諉罪於木商。上怒，命奪所賚。國亨請補貢以明不欺，上仍如所請。

安國亨革除職位後，天天派人到京城行賄，爲他請求起用恢復土地。十三年，播州宣慰楊應龍因貢獻大木材得以賞賜飛魚服，安國亨也奏請進獻大木材，請求還給冠帶誥封如同播州事例。不久大木材竟然没有送到，就把罪責推委給木商。皇上憤怒，命令奪回賞賜的物品。安國亨請求補上貢物以表明自己不是欺騙，皇上仍然依照他所請辦理。

萬曆二十六年，國亨子疆臣襲職。會播州楊應龍反，疆臣亦以戕殺安定事爲有司所案。科臣有言其逆節

萬曆二十六年，安國亨的兒子安疆臣承襲職位。正逢播州楊應龍造反，安疆臣也因殺害安定的事件被主管部門審查。科道官有人進言説他叛

漸萌者，詔不問，許殺賊圖功。疆臣奏稱："播警方殷，臣心未白。"上復優詔報之。巡撫郭子章許疆臣以應龍平後還播所侵水西烏江地六百里以酬功，於是疆臣兵從沙溪入。有蜚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李化龍檄詰之，疆臣遂執賊二十餘人，率所部奪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莊。應龍伏誅。

初，應龍之祖以内難走水西，客死。宣慰萬銓挾之，索水烟、天旺地，聽還葬，其地遂爲水西所據。及播州平，分其地爲遵義、平越二府，分隸蜀、黔，以渭河中心爲界。總督王象乾代化龍，命疆臣歸所侵播州地。子章奏言："侵地始於萬銓，而非疆臣。安氏迫取於楊相喪亂之時，非擅取於應龍蕩平之日。且臣曾許其裂土，今反奪其故地，臣無面目以謝疆臣，願罷去。"象乾疏言："疆臣征播，殲應龍子惟棟不實，首功可知。至佯敗棄陣，送藥往來，欺君助逆，迹已昭然。令還侵地，不咎既往，已屬國家寬大。若因其挾而予之，彼不爲恩，我且示弱。疆臣既無功，不與之地，正所以全撫臣之信。宜留撫臣罷臣，以爲重臣無能與蕞爾苗噂沓者之戒。"於是清疆之議，累年不决。兵部責令兩省巡按御史勘報，而南北言官交章詆象乾貪功起釁。科臣吕邦耀復劾子章納賄縱奸，子章求去益力。象乾執疆臣所遣入京行賄之人與金，以聞於朝。然議者多右疆臣，尚書蕭大亨遂主巡按李時華疏，謂："征播之役，水西不惟假道，且又助兵。矧失之土司，得之土司，播固輸糧，水亦納賦，不宜以土地之故傷字小之仁，地宜歸疆臣。"於是疆臣增官進秩，其母得賜祭，水西尾大之

逆的念頭逐漸萌生，詔令不追究，允許他殺賊立功。安疆臣奏稱："播州警報正緊急，臣心還没有表白。"皇上又用褒奬的詔書答覆。巡撫郭子章答應安疆臣在楊應龍平定後把播州侵占的水西烏江地區六百里用來酬謝他的功勞，於是安疆臣的軍隊從沙溪進入。有謠言説水西佐助賊寇，總督李化龍檄令責問他，安疆臣於是捉拿賊寇二十多人，率領部衆奪取落濛關，到大水田，焚毁桃溪莊。楊應龍伏罪被殺。

當初，楊應龍的祖上因内亂逃到水西，死在那裏。宣慰萬銓挾制他，索要水烟、天旺地區，聽憑他返回安葬，他的土地就被水西占據。到播州平定，把該地分爲遵義、平越二府，分别隸屬蜀、黔，以渭河中心爲界限。總督王象乾取代李化龍，命令安疆臣歸還侵占的播州地盤。郭子章上奏説："侵地開始於安萬銓，而不是安疆臣。安氏在楊相喪亂時强迫奪取，不是在楊應龍被蕩平時擅自占取。况且臣曾經許諾裂土給他，現在反而奪他的故地，臣没有臉面向安疆臣道歉，願罷免離去。"王象乾上疏説："安疆臣征討播州，殲滅楊應龍的兒子楊惟棟不真實，斬首之功可以得知。至於假裝戰敗放棄陣地，送藥往來，欺瞞君上幫助逆賊，迹象已經顯明。令他歸還侵地，不追究以往的罪，已屬國家寬大。如果因爲他的挾制而把土地給予他，他不認爲是恩典，并且顯示朝廷的懦弱。安疆臣既然無功，不給他土地，正是保全撫臣信用的方法。應當留下撫臣而罷免臣，以作爲重臣没有能力對付小小的苗人攻擊詆毁的警戒。"於是劃清疆界的議論，多年没有解决。兵部責令兩省巡按御史勘查呈報，但南北二京諫官紛紛上奏章詆毁王象乾貪功引起禍害。科道官吕邦耀又彈劾郭子章受賄放縱奸人，郭子章更竭力地請求罷職離去。王象乾抓獲安疆臣派入京城行賄的人和金銀，向朝廷報告。但議事的人多庇護安疆臣，尚書蕭大亨於是主張用巡按李時華的疏奏，説："征討播州的戰役，水西不衹是借道，而且又資助兵力。何况失之於土司，又得之於土司，播州固然交納糧食，水西也交納賦税，不應因土地的緣故損傷撫養弱小的仁德，土

患，亦於是乎不可制矣。

地應歸安疆臣。"於是安疆臣增官進秩，他的母親得到賜祭，水西勢力强大不能控制的禍患，也從此不可制止了。

三十六年，疆臣死，弟堯臣襲。四十一年，烏撒土舍謀逐安效良，堯臣以追印爲名，領兵數萬長驅入滇，直薄霑益州，所過焚掠，備極慘毒。朝廷方以越境擅兵欲加堯臣罪，而堯臣死。子位幼，命其妻奢社輝攝事。社輝，永寧宣撫奢崇明女弟。崇明子寅獷悍，與社輝爭地，相仇恨。而安邦彦者，位之叔父也，素懷異志，陰與崇明合。及崇明反，調兵水西，邦彦遂挾位叛以應之，位幼弱不能制。邦彦更招故宣慰土舍宋萬化爲助，率兵趨畢節，陷之，分兵破安順、平壩、霑益。而萬化亦率苗仲九股陷龍里，遂圍貴陽，自稱羅甸王，時天啓二年二月也。

三十六年，安疆臣死，弟弟安堯臣承襲。四十一年，烏撒土司屬官謀劃驅逐安效良，安堯臣以追查印章爲名，領兵數萬長驅入滇，直迫霑益州，經過之處焚燒搶掠，悲慘狠毒達到極點。朝廷正要以越境擅自出兵加罪安堯臣，而安堯臣死。兒子安位年幼，命他的妻子奢社輝代理事務。奢社輝，是永寧宣撫奢崇明的妹妹。奢崇明的兒子奢寅粗獷强悍，與奢社輝爭奪地盤，相互仇恨。而安邦彦，是安位的叔父，一向懷有背叛之心，暗中與奢崇明勾結。到奢崇明造反，調兵於水西，安邦彦於是挾制安位反叛以響應奢崇明，安位年幼勢弱不能控制。安邦彦又招原宣慰土司屬官宋萬化協助，率兵奔向畢節，攻陷其地，分兵攻破安順、平壩、霑益。而安萬化也率領苗仲九股攻陷龍里，於是圍攻貴陽，自稱羅甸王，時間是天啓二年二月。

巡撫李橒方受代，聞變，與巡按御史史永安悉力拒守。賊攻不能克，則沿岩制栅，斷城中出入。鎮將張彦芳將兵二萬赴援，隔龍里不得進。貴州總兵楊愈懋、推官郭象儀與賊戰於江門而死。外援既絶，攻益急，城中糧盡，人相食，而拒守不遺餘力。中朝方急遼，不之省。已，以王三善爲巡撫，倉卒調兵食，大會將士，分兵二道進。三日抵龍頭營，屢敗賊兵，遂奪龍里。邦彦聞新撫自將大兵數十萬，懼甚，遂退屯龍洞。前鋒楊明楷率烏羅兵擊死安邦俊，遂乘勝抵貴陽城下，先以五騎傳呼曰："新撫至矣。"舉城歡呼更生。貴陽被圍十餘月，城中軍民男婦四十萬，至是餓死幾盡，僅餘二百人。詳《李橒》及《三善傳》中。

巡撫李橒剛受任代職，得知變故，與巡按御史史永安竭力抵禦守衛。賊寇進攻不能取勝，就沿山岩設置栅欄，截斷城中的出入通道。鎮守將領張彦芳率領二萬兵趕來援救，阻隔在龍里不得前進。貴州總兵楊愈懋、推官郭象儀與賊在江門作戰陣亡。外援已被隔絶，攻勢更加急迫，城中糧盡，人吃人，但抵禦防守不遺餘力。朝廷正在爲遼事焦急，不理會。之後，以王三善任巡撫，倉促調集軍隊和糧食，大規模會集將士，分兵二路進發。三日抵達龍頭營，多次打敗賊兵，於是奪回了龍里。安邦彦得知新巡撫親自率領大軍數十萬，十分恐懼，就退兵屯集在龍洞。前鋒楊明楷率領烏羅兵攻擊殺死安邦俊，乘勝抵達貴陽城下，先用五名騎兵傳呼道："新巡撫到了。"全城歡呼獲得新生。貴陽被圍困十多個月，城中軍民男子婦女四十萬，至此幾乎全部餓死，僅剩二百人。詳情在《李橒傳》及《三善傳》中。

貴陽圍既解，邦彦遠遁陸廣河外。三善遣使諭社輝母子縛邦彦以

貴陽解圍後，安邦彦遠逃到陸廣河外。王三善派使者諭令奢社輝母子綁縛安邦彦投降。大軍

降。大軍至者日益衆，三善欲因糧於敵。又諸軍視賊過易，楊明楷營於三十里外。邦彦復糾諸苗來攻，師敗，明楷爲所執。邦彦勢復張，合衆欲再圍貴陽。三善遣兵三路禦之，破生苗寨二百餘，擒萬化等，焚其積聚數萬。龍里、定番四路并通，諸苗畔者相繼降。邦彦氣奪不敢出，於鴨池、陸廣諸要地掘塹屯兵，爲自守計。時奢崇明爲蜀兵所敗，計窮投水西，與邦彦合。

三年，三善督兵攻大方賊巢，擒土司何中尉等，進營紅崖。連破天台、水脚等七囤，奪其天險。别將亦破賊於羊耳，追至鴨池河，奪其戰象。遂深入至紅鳥岡，諸苗奔潰。三善率兵直入大方，奢社輝、安位焚其巢，竄火灼堡，邦彦奔織金。位遂遣人赴鎮遠，乞降於總督楊述中。許之，令擒崇明父子自贖，一意主撫。而三善責并獻邦彦，當并用剿，議不合。往返間已逾數月，邦彦得益兵爲備。三善糧不繼，焚大方，還貴州，道遇賊，三善爲所害。邦彦率數萬衆來追，總理魯欽力禦之，大戰數日，大軍無糧，乘夜皆潰，欽自剄。賊燒劫諸堡，苗兵復助逆，貴陽三十里外樵蘇不行，城中復大震。

初，大方東倚播，北倚藺，相爲掎角。後播、藺既平，賊惟恃烏撒爲援，而畢節爲四夷交通處。當三善由貴陽陸廣深入大方百七十里，皆羅鬼巢窟，以失地利而陷。天啓間，朱燮元爲蜀督，建議滇兵出霑益，遏安効良應援，分兵於天生橋、尋甸等處，以絶其走；蜀兵臨畢節，扼其交通之路，而别出龍場巖後，以奪其險；黔兵由普定渡思臘河，徑趨邦彦巢，由陸廣、鴨池搗其虚；粵西兵出泗城，

到來的人數日益增加，王三善想依靠敵人得到糧食。又諸軍過分輕敵，楊明楷在三十里外扎營。安邦彦又糾集衆苗來攻，官軍戰敗，楊明楷被拘執。安邦彦勢力又擴張，集合衆賊打算再次圍攻貴陽。王三善派兵三路抵禦敵寇，攻破未馴服的苗寨二百多個，擒獲宋萬化等人，焚燒敵人積聚的糧食數萬。龍里、定番四路都暢通，反叛的衆苗相繼投降。安邦彦勇氣喪失不敢出戰，在鴨池、陸廣等要地掘塹壕屯兵，作自守的打算。此時奢崇明被蜀兵打敗，再無辦法可想便投靠水西，與安邦彦合兵。

三年，王三善督兵攻打大方賊巢，擒獲土司何中尉等，進軍紅崖。接連攻下天台、水脚等七囤，奪取賊寇天險之地。别將也在羊耳破賊，追擊到鴨池河，奪取敵人的戰象。於是深入到紅鳥岡，衆苗奔逃潰敗。王三善率兵直入大方，奢社輝、安位焚毁巢穴，逃竄到火灼堡，安邦彦奔逃織金。安位於是派人奔赴鎮遠，向總督楊述中請求投降。允許他投降，命令擒拿奢崇明父子來贖自己的罪，一意主張安撫。但王三善責令一并獻上安邦彦，應當同時用圍剿之法，意見不合。往返間已歷時數月，安邦彦得以增兵防備。王三善糧食供給不上，焚毁大方，返回貴州，在路上遇賊，王三善被殺害。安邦彦率領數萬衆來追擊，總理魯欽竭力抵禦，大戰數日，大軍没有糧食，乘夜間都逃跑，魯欽自殺。賊焚燒劫掠衆堡，苗兵又輔助逆賊，貴陽三十里外打柴割草的人不敢行走，城中又非常震驚。

當初，大方東面倚恃播州，北面倚恃藺州，相互呼應成掎角之勢。後來播州、藺州已經平定，賊寇衹有倚恃烏撒作爲援助，而畢節是四夷交通要地。當時王三善由貴陽陸廣深入大方一百七十里，都是羅鬼的巢窟，因失去地利而戰敗。天啓年間，朱燮元任蜀中督撫，建議滇兵由霑益出軍，遏制安効良的接應援助，分兵於天生橋、尋甸等處，以杜絶敵人逃走；蜀兵逼臨畢節，扼制敵人交通之路，而另在龍場巖後出兵，以奪取敵人的險地；黔兵由普定渡思臘河，直接奔向安邦彦巢穴，由陸廣、鴨池攻擊敵人的空虚之處；

分道策應；然後大軍由遵義鼓行而前。尋以憂去，未及用。總督閔夢得繼之，亦以貴州抵大方路險，賊惟恃畢節一路外通。我兵宜從永寧始，自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郭可憑而守，宜結營進逼。四十里爲白巖，六十里爲層臺，又六十里爲畢節。畢節至大方不及六十里，賊必并力來禦，須重兵扼之，斷其四走之路。然後遵義、貴陽剋期而進。亦不果用。及是黔事棘，詔起燮元總督貴、雲、川、廣。於是燮元再莅黔，時崇禎元年也。

奢崇明自號大梁王，安邦彥自號四裔大長老，其部衆悉號元帥。悉力趨永寧，先犯赤水。燮元授意守將佯北，誘深入，度賊已抵永寧，分遣别將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其背，急擊之，賊大驚，潰，崇明、邦彥皆授首。邦彥亂七年而誅。燮元乃移檄安位，赦其罪，許歸附。位豎子不能决，其下謀合潰兵來拒。燮元扼其要害，四面迭攻，斬首萬餘級。復得嚮導，輒發窖粟就食，賊益饑。復遣人至大方燒其室廬，位大恐，遂率四十八目出降。燮元奏請許之，報可。而前助邦彥故宣慰宋萬化之子嗣殷亦至是始剿滅。乃以宋氏洪邊十二馬頭地置開州，建城設官。燮元復遣兵平擺金五洞諸叛苗，水西勢益孤。十年，安位死，無嗣，族屬争立。朝議欲乘其敝郡縣之。燮元奏未可驟，乃傳檄土目，諭以威德，諸苗争納土獻印。貴陽甫定，而明亦旋亡矣。

粵西兵由泗城出軍，分道策應；然後大軍由遵義擊鼓前行。不久因喪事離職，没有來得及采用。總督閔夢得繼任，也認爲貴州抵達大方的路途險惡，賊衹是倚恃畢節一路與外界相通。我軍應從永寧出發，從永寧到普市，到摩泥，再到赤水，一百五十里都是平路。赤水有城郭可憑藉守備，應結營扎寨進逼。四十里處是白巖，六十里處是層臺，又六十里是畢節。畢節到大方不够六十里，賊寇必定全力前來抵禦，須用重兵扼制他們，斷絶他們向四方奔逃的道路。然後遵義、貴陽約定時間進軍。也終究没有實行。到此時黔中事務緊急，詔令起用朱燮元總督貴、雲、川、廣。於是朱燮元再次到黔，時間是崇禎元年。

奢崇明自稱大梁王，安邦彥自稱四裔大長老，他們的部衆都號稱元帥。全部兵力奔向永寧，先侵犯赤水。朱燮元授意守將假裝敗北，誘賊深入，揣測賊已抵達永寧，分派别將林兆鼎從三岔進入，王國禎從陸廣進入，劉養鯤從遵義進入。安邦彥分兵四面應付，力不能支。羅乾象又出奇兵繞到敵人背後，猛烈攻打，賊寇大驚，潰敗，奢崇明、安邦彥都被殺。安邦彥叛亂七年而被誅。朱燮元發檄文給安位，赦免他的罪行，允許他歸附。安位是小孩子不能决定，他的手下謀劃集合敗兵來抵抗。朱燮元扼制他們的要害，四面交替進攻，斬首一萬多人。又得到嚮導，便打開窖洞得到糧食就食，賊寇更加飢餓。又派人到大方燒毁敵人的房屋，安位十分恐懼，就率領四十八位頭目出來投降。朱燮元奏請允許，批覆同意。而以前協助安邦彥的原宣慰宋萬化的兒子宋嗣殷也到此時纔被剿滅。就在宋氏洪邊十二馬頭之地設置開州，建城設官。朱燮元又派兵平定擺金五洞衆叛苗，水西勢力更加孤單。十年，安位死，没有後嗣，族人争立。朝廷打算乘他們衰敗之機設置郡縣。朱燮元奏報不可操之過急，就傳檄文給土目，曉諭以威嚴恩德，衆苗争着交納土地獻出官印。貴陽剛平定，而明朝也旋即滅亡。

思南　思州

思南，即唐思州。宋宣和中，

思南，就是唐代的思州。宋宣和年間，番

番部田祐恭内附，世有其地。元改宣慰司。明洪武初，析爲二宣慰，屬湖廣。永樂十一年置思南府，領長官司四：曰水德江，曰蠻夷，曰沿河祐溪，曰朗溪。思州領長官司四：曰都坪峨異溪，曰都素，曰施溪，曰黄道溪。

部田祐恭歸附朝廷，世代占有此地。元代改爲宣慰司。明洪武初年，分爲二個宣慰司，隸屬湖廣。永樂十一年設置思南府，統領長官司四個：名水德江、蠻夷、沿河祐溪、朗溪。思州統領長官司四個：名都坪峨異溪、都素、施溪、黄道溪。

初，太祖起兵平僞漢，略地湖南。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都事楊琛來歸附，并納元所授宣慰誥。帝以率先來歸，俾仍爲思南道宣慰使，以三品銀印給之，并授琛爲宣撫使。思州宣撫使田仁厚亦遣都事林憲、萬户張思温來獻鎮遠、古州軍民二府，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於是命改思州宣撫爲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使，俱歲朝貢不絶。

當初，太祖起兵平定僞漢，奪取湖南。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派都事楊琛來歸附，并交納元朝所授予的宣慰誥命。皇帝因他率先來歸附，使他仍爲思南道宣慰使，賜給三品銀印，并授楊琛任宣撫使。思州宣撫使田仁厚也派都事林憲、萬户張思温來進獻鎮遠、古州軍民二府，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個州。於是命令改思州宣撫爲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任田仁厚爲宣慰使，每年都朝貢不斷。

二年，仁厚死，子弘正襲。帝以思南土官世居荒服，未嘗詣闕，詔令率其部長入朝。九年，仁智入覲，加賜織金文綺，并諭以敬上愛下保守爵禄之道。仁智辭歸，至九江龍城驛病卒。有司以聞，遣官致祭，并敕送柩歸思南。時思州田弘正與其弟弘道等來朝，帝命禮部皆優賜。十一年，仁智子大雅襲，奉表謝恩。命思南收集各洞弩手二千人，備征調。十四年，大雅入朝。十八年，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等討之。時寇出没不常，聞師至，輒竄山谷間，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令軍士於諸洞分屯立栅，與蠻人雜耕，使不復疑。久之，以計擒其魁，餘黨悉定，留兵鎮之。二十年，移思南宣慰於鎮遠。大雅來謝恩。思州宣慰弘正死，子琛襲。三十年，大雅母楊氏來朝。

二年，田仁厚死，兒子田弘正承襲。皇帝因思南土官世代居住在邊遠地區，不曾到過京城，詔令率領他們的部落首領入京朝拜。九年，田仁智入京朝拜，加賜織金文綺，并告諭他尊敬君上愛護下民保守爵禄的道理。田仁智辭别返回，到九江龍城驛病死。有關部門上報，派官致祭，并敕令送靈柩返回思南。當時思州田弘正與他的弟弟田弘道等來京朝拜，皇帝命令禮部都優厚賞賜。十一年，田仁智的兒子田大雅承襲，奉表謝恩。命令思南收集各洞的弓弩手二千人，預備徵調。十四年，田大雅入京朝拜。十八年，思州等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等討伐他們。當時賊寇出没無常，得知官軍到來，就竄入山谷間，官軍撤退就又出來搶劫。湯和等軍隊到達其地，恐蠻人驚逃，就命令軍士在各洞分屯立栅，與蠻人雜居耕種，使他們不再懷疑。很長時間後，用計擒獲他們的首領，餘黨都被平定，留兵鎮守。二十年，把思南宣慰移到鎮遠。田大雅來謝恩。思州宣慰田弘正死，兒子田琛承襲。三十年，田大雅的母親楊氏來朝拜。

永樂八年，大雅死，子宗鼎襲。

永樂八年，田大雅死，兒子田宗鼎承襲。當

初，宗鼎凶暴，與其副使黄禧構怨，奏訐累年。朝廷以田氏世守其土，又先歸誠，曲與保全，改禧爲辰州知府。未幾，思州宣慰田琛與宗鼎争沙坑地有怨。禧遂與琛結，圖宗鼎，構兵。琛自稱天主，禧爲大將，率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其墳墓，并戮其母尸。宗鼎訴於朝，屢敕琛、禧赴闕自辨，皆拒命不至，潜使奸人入教坊司，伺隙爲變。事覺，遣行人蔣廷瓚召之，命鎮遠侯顧成以兵壓其境，執琛、禧械送京師，皆引服。琛妻冉氏尤强悍，遣人招誘臺羅等寨苗普亮爲亂，冀朝廷遣琛還招撫，以免死。帝聞而錮之。

初，田宗鼎凶惡殘暴，與他的副使黄禧結怨，上奏攻訐多年。朝廷因田氏世代守衛這裏，又率先歸順，多方面給與保全，改黄禧任辰州知府。不久，思州宣慰田琛與田宗鼎争沙坑地結怨。黄禧就與田琛勾結，謀取田宗鼎，雙方交戰。田琛自稱天主，黄禧爲大將，率兵攻打思南。田宗鼎帶領全家逃走，田琛殺了他的弟弟，掘開他家的墳墓，并屠戮他母親的尸體。田宗鼎向朝廷告狀，多次敕令田琛、黄禧到朝廷自行分辯，都抗命不到，又秘密派奸人潜入教坊司，伺機作亂。事情被察覺，派行人蔣廷瓚招引他們，命令鎮遠侯顧成帶兵逼近他的疆境，抓獲田琛、黄禧戴刑具送往京城，都認罪。田琛的妻子冉氏尤其强悍，派人招誘臺羅等寨苗普亮叛亂，希望朝廷遣回田琛回來招撫，以求免死。皇帝得知後就禁錮了他。

以宗鼎窮蹙來歸，得末减，令復職，還思南。而宗鼎必得報怨，以絶禍根。帝以宗鼎幸免禍，不自懲，乃更逞忿，亦留之。宗鼎出誹言，因發祖母陰事，謂與禧奸，實造禍本。祖母亦發宗鼎縊殺親母瀆亂人倫事。帝命刑部正其罪，諭户部尚書夏原吉曰："琛、宗鼎分治思州、思南，皆爲民害。琛不道，已正其辜。宗鼎滅倫，罪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地，可更郡縣，設貴州布政使司總轄之。"命顧成剿臺羅諸寨。成斬苗賊普亮，思州乃平。十二年，遂分其地爲八府四州，貴州爲内地，自是始。兩宣慰廢，田氏遂亡。

因田宗鼎困厄來歸附，得以從輕論罪，命令復職，返回思南。而田宗鼎一心要報仇，以斷絶禍根。皇帝因田宗鼎僥幸免禍，不警戒自己，却更放縱發泄怨恨，也把他留下。田宗鼎口出怨言，於是揭露祖母不可告人的事情，説她與黄禧有奸情，實際製造了禍根。祖母也揭露田宗鼎縊殺親母褻瀆擾亂人倫的事情。皇帝命令刑部治他的罪，訓諭户部尚書夏原吉説："田琛、田宗鼎分别治理思州、思南，都是百姓的禍害。田琛不守法，已定他的罪。田宗鼎滅絶人倫，罪行不可寬恕。思州、思南三十九個長官地，可改爲郡縣，設立貴州布政使司總管他們。"命令顧成圍剿臺羅等寨。顧成斬殺苗賊普亮，思州於是被平定。十二年，就把它的地域分爲八府四州，貴州成爲内地，從這時開始。兩個宣慰廢除，田氏就滅亡了。

正統初，蠻夷長官司奏土官衙門婚姻，皆從土俗，乞頒恩命。帝以土司循襲舊俗，因親結婚者，既累經赦宥不論，繼今悉依朝廷禮法，違者罪之。景泰間，思南府奏府四面皆山，關隘五處，無城可守，乞發附近土軍修築。命巡撫王來經畫之。

正統初，蠻夷長官司陳奏土官衙門婚姻，都依從當地習俗，請求頒布赦罪詔命。皇帝因土司因循承襲舊有習俗，由姻親結婚的，已經多次寬免不論罪，從今以後都依照朝廷禮法，違反的人治罪。景泰年間，思南府上奏府四面都是山，有五處關隘，無城可守，請求派遣附近土軍修築。命令巡撫王來經營規劃。

鎮遠

鎮遠，故爲豎眼大田溪洞。元初，置鎮遠沿邊溪洞招討使，後改爲鎮遠府。洪武五年改爲州，隸湖廣。永樂十一年仍改府，屬貴州。領長官司二：曰偏橋，曰邛水十五洞。領縣二：曰鎮遠，即金容金達、楊溪公俄二長官司地；曰施秉，即施秉長官司地也。

洪武二十年，土官趙士能來朝，貢馬。三十年，鎮遠鬼長箐等處苗民作亂，指揮萬繼、百户吴彬戰死。都指揮許能率兵會偏橋衛軍擊敗之，衆散走。

永樂初，鎮遠長官何惠言："每歲修治清浪、焦溪、鎮遠三橋，工費浩大。所部臨溪部民，皆佯、僙、僙、佬，力不勝役，乞令軍民參助。"從之。

宣德初，鎮遠邛水奥洞蠻苗章奴劫掠清浪道中，爲思州都坪峩異溪長官司所獲。其父苗銀總劫取之，聚兵欲攻思州。因令赤溪洞長官楊通諒往撫，銀總伏兵殺諒，又掠埂洞。命總兵官蕭授調辰、沅諸衛兵萬四千人剿之，會於清浪衛。指揮張名討銀總，克奥洞，盡殺其黨，銀總遁。正統三年革鎮遠州，以鎮遠、施秉二長官司隸鎮遠府。十二年，巡按御史虞禎奏："貴州蠻賊出没，撫之不從，捕之不得，若非設策，難以控制。臣觀清水江等處，峭壁層崖，僅通一徑出入，彼得恃險爲惡。若將江外山口盡行閉塞，江内山口并津渡俱設關堡，屯兵守禦，又擇寨長有才幹者爲辦事官，庶毋疏虞。"從之。十四年命振偏橋衛，以被苗寇殺掠，不能自存，有司以請，從之。

天順七年，鎮守湖廣太監郭閔

鎮遠，原是豎眼大田溪洞。元朝初年，設置鎮遠沿邊溪洞招討使，後來改爲鎮遠府。洪武五年改爲州，隸屬湖廣。永樂十一年仍改爲府，隸屬貴州。統領長官司二個：名偏橋、邛水十五洞。統領縣二個：名鎮遠，就是金容金達、楊溪公俄二長官司地；名施秉，就是施秉長官司地。

洪武二十年，土官趙上能來朝拜，進貢馬。三十年，鎮遠鬼長箐等處苗民叛亂，指揮萬繼、百户吴彬戰死。都指揮許能率兵會同偏橋衛軍擊敗他們，苗人散逃。

永樂初年，鎮遠長官何惠説："每年修治清浪、焦溪、鎮遠三橋，工費浩大。管轄的臨溪人民，都是佯、僙、僙、佬，人力經受不了勞役，請令軍民互相協助。"聽從其請。

宣德初，鎮遠邛水奥洞蠻苗章奴在清浪道路上搶劫掠奪，被思州都坪峩異溪長官司抓獲。他的父親苗銀總劫取他，聚集軍隊想攻打思州。於是令赤溪洞長官楊通諒前往安撫，苗銀總伏兵殺死楊通諒，又劫掠埂洞。命令總兵官蕭授調用辰、沅諸衛兵一萬四千人圍剿他，在清浪衛會集。指揮張名討伐苗銀總，攻克奥洞，把他的黨羽全部殺掉，苗銀總逃跑。正統三年革除鎮遠州，以鎮遠、施秉二個長官司隸屬鎮遠府。十二年，巡按御史虞禎上奏："貴州蠻賊出没，安撫他們不聽從，捕捉他們抓不到，如果不設計，難以控制。臣觀察清水江等處，峭拔的石壁層層的山崖，僅有一條小路通出入，他們得以依恃險地作惡。如果將江外出口全部封閉，江内山口和津渡都設置關卡堡壘，屯駐軍隊守禦，又挑選有才幹的寨長任辦事官，可能不會疏忽。"皇帝聽從了。十四年命令整頓偏橋衛，是因被苗寇殺戮搶掠，不能自我保全，有關官吏以此奏請，皇帝聽從了。

天順七年，鎮守湖廣太監郭閔上奏説："貴

奏："貴州洪江賊苗蟲蝦等糾合二千餘人，僞稱王侯，攻劫鎮遠堡寨。撫諭不服，請合兵進討。"命總兵官李震、李安等分道入，賊退守平坤寨，官兵追至清水江，獲蟲蝦，并斬賊首飛天侯、苗老底、額頭等六百四十餘人，并復黎平之赤溪湳洞，賊平。弘治十年改鎮遠金容金達長官司爲鎮遠州，設流官。時土官何碖父子罪死，土人思得流官，守臣以聞，報可。

州洪江賊苗蟲蝦等糾集二千多人，僞稱王侯，攻打劫掠鎮遠村寨。安撫曉諭不服從，請求合兵進攻討伐。"命令總兵官李震、李安等分路進擊，賊退守平坤寨，官兵追到清水江，捕獲苗蟲蝦，并斬殺賊寇首領飛天侯、苗老底、額頭等六百四十多人，并收復黎平的赤溪湳洞，賊寇被平定。弘治十年改鎮遠金容金達長官司爲鎮遠州，設置流官。當時土官何碖父子因罪處死，土人想設流官，守臣奏報，批覆允許。

萬曆末，邛水長官司楊光春貪暴，土目彭必信濟之箕斂。苗不堪，將上訴改設流官。光春與必信遂謀反，言官兵欲剿諸苗，當斂金贖，得金五百餘。都御史何起鳴詗知之，捕光春下獄，瘐死。於是每四户擇壯兵一人，立四哨，不爲兵者佐糗糧魚鹽，簡土吏何文奎等掌之。必信復釀諸苗金，訴於朝，言巴也、梁止諸寨爲亂，指揮使陶効忠不問，反索土官楊光春金而殺之。改舊例用新法，不便。書上，意自得，歸謁知府王一麟。一麟縛之下獄，檄諸苗，言："若等十五洞所苦者，以兵餉月米三斗過甚耳。然歲給白蟲鋪米，每洞月八斗，他於平溪驛剩餘徵銀兩，皆可足餉。我爲若通之，毋爲必信所誣。"苗皆悦服，乃坐必信罪。時有土舍楊載清者應襲推官，嘗中貴州鄉試，命於本衛加俸級優異之。

萬曆末年，邛水長官司楊光春貪婪暴虐，土目彭必信幫助他苛斂民財。苗人不能忍受，將要上訴設置流官。楊光春與彭必信於是陰謀造反，説官兵將要圍剿諸苗，應當徵收金銀贖罪，得金五百多。都御史何起鳴偵察得知，逮捕楊光春入獄，死在獄中。於是每四户挑選壯兵一人，設立四哨，不當兵的人資助乾糧魚鹽，選拔土吏何文奎等掌管。彭必信又湊集諸苗的錢財，向朝廷告狀，説巴也、梁止等寨作亂，指揮使陶効忠不過問，反而索要土官楊光春金而後殺了他。改舊例用新法，不方便。奏書呈上，暗自得意，回來拜見知府王一麟。王一麟把他綁縛投入牢獄，傳檄文告知衆苗，説："你等十五洞受苦的人，因兵餉每月米三斗太過分了。但是每年供給白蟲鋪米，每洞每月八斗，其他在平溪驛剩餘徵收的銀兩，都可以供足軍餉。我爲你們通報情況，不要被彭必信欺騙。"苗人都心悦誠服，就定彭必信的罪。當時有土司屬官楊載清應該承襲推官，曾考中貴州鄉試，命令在本衛加俸禄進官階特别優待他。

天啓五年，巡撫傅宗龍奏："苗寇披猖，地方受害，乞敕偏沅撫臣移鎮偏橋，勿復回沅，凡思、石、偏、鎮等處俾練兵萬餘人，平時以之剿苗，大征即統爲督臣後勁，庶苗患寧而西賊之氣亦漸奪矣。"報可。

天啓五年，巡撫傅宗龍上奏："苗寇猖獗，地方受害，請求敕令偏沅撫臣轉移鎮守偏橋，不要再回沅，凡是思、石、偏、鎮等處使練兵一萬餘人，平時用來剿滅苗寇，大征伐時就統領作爲督臣殿後的精兵，苗患差不多可以消除而西邊盜賊的氣焰也可逐漸被削奪。"批覆許可。

銅仁

銅仁，元爲銅人大小江等處軍民

銅仁，元代是銅人大小江等處軍民長官司。

長官司。洪武初，改爲銅仁長官司。永樂十一年置銅仁府。萬曆二十六年始改銅仁長官司爲縣治。領長官司五：曰省溪，曰提溪，曰大萬山，曰烏羅，曰平頭著可。烏羅者，本永樂時分置貴州八府之一也，所屬有朗溪長官司、答意長官司、治古長官司，而平頭著可長官司亦隸焉。

宣德五年，烏羅知府嚴律己言："所屬治古、答意二長官石各野等聚衆出没銅仁、平頭、瓮橋諸處，誘脅蠻賊石雞娘并筸子坪長官吴畢郎等共爲亂，招撫不從。緣其地與鎮溪、酉陽諸蠻接境，恐相煽爲亂。請調官、土軍分據要地，絶其糧道，且捕且撫。事平之後，宜置衛所巡司以守之。"事聞，命總兵官蕭授及鎮巡諸司議。於是授築二十四堡，環其地守之。兵力分，卒難捍禦。賊四出劫掠，殺清浪衛鎮撫葉受，勢益獗。七年，巡按御史以聞，且言生苗之地不過三百餘里，乞别遣良將督諸軍殄滅。授言："殘苗吴不爾等遁入筸子坪，結生苗龍不登等攻劫湖廣五寨及白崖諸寨，爲患滋甚。宜令川、湖、貴州接境諸官軍、土兵分路并力攻剿，庶除邊患。"從之。既降敕諭授，言："暴師久，恐蹉跌爲蠻羞，或撫或剿，朕觀成功，不從中制。"

八年，授奏言："臣受命統率諸軍進攻賊巢，破新郎等寨，前後生擒賊首吴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斬吴不爾、王老虎、龍安軸等五百九十餘級，皆梟以徇，餘黨悉平。還所掠軍民男婦九十八口，悉給所親。獲賊婦女幼弱一千六百餘口，以給從征將士。"并械吴不跳等獻京師。帝顧謂侍臣曰："蠻苗好亂，自取滅亡，然於朕心，不能無惻然也。"授威服南

洪武初年，改爲銅仁長官司。永樂十一年設置銅仁府。萬曆二十六年纔改銅仁長官司爲縣治。統領長官司五個：名省溪、提溪、大萬山、烏羅、平頭著可。烏羅，本是永樂時劃分設置的貴州八府之一，管轄有朗溪長官司、答意長官司、治古長官司，而平頭著可長官司也隸屬它。

宣德五年，烏羅知府嚴律己進言："所管轄的治古、答意二長官石各野等聚衆出没銅仁、平頭、瓮橋等處，引誘脅迫蠻賊石雞娘和筸子坪長官吴畢郎等共同作亂，招撫不順從。由於這一地區與鎮溪、酉陽衆蠻接境，恐怕他們相互煽動作亂。請調官軍、土軍分别占據要地，斷絶他們的糧道，一邊捕捉一邊安撫。事平之後，應設置衛所巡司守衛它。"事情呈報朝廷，命令總兵官蕭授以及鎮巡衆司商議。於是蕭授建築二十四堡，環繞此地界守衛。兵力分散，終難以保衛。賊寇四處出動搶劫掠奪，殺清浪衛鎮撫葉受，氣勢更加猖獗。七年，巡按御史呈報朝廷，并且進言説没有馴化的苗人的地域不過三百多里，請另派良將督領諸軍殲滅賊寇。蕭授説："殘賊苗人吴不爾等逃入筸子坪，勾結没有馴化的苗人龍不登等攻打搶劫湖廣五寨以及白崖衆寨，禍患更加嚴重。應令川、湖、貴州接境的各官軍、土兵分路并力攻打剿滅，希望能除去邊患。"皇帝聽從。之後下敕書訓諭蕭授，説："軍隊長久在外，怕出現失誤被蠻嗤笑，或安撫或圍剿，朕觀注成功，不要受朝廷制約。"

八年，蕭授上奏説："臣受命統率衆軍進攻賊巢，攻破新郎等寨，前後生擒賊寇首領吴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斬殺吴不爾、王老虎、龍安軸等五百九十多人，都懸首示衆，其餘黨羽全部平定。返還所掠奪的軍民男子婦女九十八人，都送給他們的親屬。抓獲賊婦女幼弱一千六百多口，以賞給從征將士。"并用刑具拘禁吴不跳等送往京城。皇帝回頭對侍臣説："蠻苗喜好作亂，自取滅亡，然而在朕心裏，又不能没有悲憫。"蕭授威服南方荒遠之地，前後共二十多年。

荒，前後凡二十餘年。

正統三年革烏羅府，所屬治古、答意二長官司，亂後殘民無幾，亦并革之，以烏羅、平頭著可隸銅仁，以朗溪隸思南，從巡按御史請也。景泰七年，平頭著可長官司奏其地多爲蠻賊侵害，乞立土城固守，從之。

正統三年革除烏羅府，所轄的治古、答意二長官司，戰亂後殘存的百姓没有多少，也一并革除，以烏羅、平頭著可隸屬銅仁，以朗溪隸屬思南，是聽從巡按御史的奏請。景泰七年，平頭著可長官司上奏説他們的土地多被蠻賊侵害，請求建立土城固守，聽從了他們的請求。

成化十一年，總兵官李震奏："烏羅苗人石全州，妄稱元末明氏子孫，僭稱明王，糾衆於執銀等處作亂，鄰洞多應之。因調官軍往剿，石全州已就擒，而諸苗攻劫未已。"命鎮巡官設策撫捕，未幾平。

成化十一年，總兵官李震上奏："烏羅苗人石全州，妄稱是元朝末年明氏的子孫，越分稱明王，糾集賊衆在執銀等處作亂，鄰洞多響應他們。於是調官軍前往圍剿，石全州已被擒獲，但衆苗攻打劫掠没有停止。"命鎮巡官設計安撫捕拿，不久平定。

嘉靖二十二年，平頭苗賊龍桑科作亂，流劫湖廣桂陽間，甚獗。帝以諸苗再叛，責激亂者，而起都御史萬鏜往討之。明年，鏜奏叛苗以次殄滅，惟龍母叟雖降，然其罪大，宜置重典。命安置遼東。未幾，龍子賢復叛。二十六年，湖貴巡按御史奏官軍討賊不力，降旨切責。三十九年，總兵官石邦憲剿之，擒首惡龍老羅等，遂平。

嘉靖二十二年，平頭苗賊龍桑科作亂，在湖廣桂陽間流竄搶劫，十分猖獗。皇帝因衆苗再次反叛，斥責了激起叛亂的人，而起用都御史萬鏜前往討伐。第二年，萬鏜奏告叛苗依次被殲滅，衹有龍母叟雖然投降，但他的罪大，應處以重刑。命令安置在遼東。不久，龍子賢又反叛。二十六年，湖貴巡按御史奏報官軍討賊不力，降旨嚴辭斥責。三十九年，總兵官石邦憲圍剿賊寇，擒獲首惡龍老羅等，於是叛亂平定。

黎平

黎平，元潭溪地也。洪武初，仍各長官司。永樂十一年改置黎平、新化二府。宣德十年，并新化入黎平。領長官司十三：曰潭溪，曰八舟，曰洪舟泊里，曰曹滴洞，曰古州，曰西山陽洞，曰湖耳，曰亮寨，曰歐陽，曰新化，曰中林驗洞，曰赤溪湳洞，曰龍里。

黎平，是元朝潭溪地區。洪武初年，因襲各長官司。永樂十一年改置黎平、新化二府。宣德十年，把新化并入黎平。統領長官司十三處：潭溪、八舟、洪舟泊里、曹滴洞、古州、西山陽洞、湖耳、亮寨、歐陽、新化、中林驗洞、赤溪湳洞、龍里。

初，洪武三年，辰州衛指揮劉宣武率兵招降湖耳、潭溪、新化、萬平江、歐陽諸洞，於是諸洞長官皆來朝，納元所授印敕。帝命皆仍其原官，以轄洞民，隸辰州衛。既改龍里長官司爲龍里衛，又增立五開衛以鎮之，隸思州。二十九年，清水江蠻金

當初，洪武三年，辰州衛指揮劉宣武率兵招降湖耳、潭溪、新化、萬平江、歐陽等洞，於是各洞長官都來京朝拜，交出元朝授予的印章敕令。皇帝命令他們都因襲原官，以管轄洞民，隸屬辰州衛。之後改龍里長官司爲龍里衛，又增立五開衛來鎮守，隸屬思州。二十九年，清水江蠻人金牌黄作亂，都司發兵捕捉他，金牌黄逃跑。

牌黄作亂，都司發兵捕之，金牌黄遁去。捕獲其黨五百餘人，械至京，以其脅從，宥死，戍遠衛。既有言金牌黄匿宣慰家者，詔勿問。

捕獲他的黨羽五百餘人，戴刑具送往京城，因他們是被迫相從，寬免死罪，戍守遠衛。之後有人説金牌黄隱藏在宣慰家，詔令不要過問。

三十年，古州洞蠻林寬者，自號小師，聚衆作亂，攻龍里。千户吴得、鎮撫井孚力戰死之。寬遂犯新化，突至平茶，千户紀達率壯士擊之。達突陣殺數人，以槍横挑一人擲之，流矢中臂，達拔矢復戰。賊驚曰："是平茶紀蒙邪?"遁去。蠻稱官爲蒙云。已，復熾，命湖廣都指揮使齊讓爲平羌將軍，統兵五萬征之。既以讓逗遛，命楊文代之。又命楚王楨、湘王柏各率護衛兵進討，城銅鼓衛。未幾，讓擒寬等，械入京，誅之。三十一年復平其餘黨，并俘獲三十岡等處洞蠻二千九百人以歸，遂班師。

三十年，古州洞蠻林寬，自稱小師，聚衆作亂，攻打龍里。千户吴得、鎮撫井孚奮力作戰陣亡。林寬就進犯新化，突擊到達平茶，千户紀達率領壯士迎擊他。紀達突入敵陣殺死多人，用槍横挑一個人抛擲，流箭擊中手臂，紀達拔出箭頭又繼續作戰。賊寇驚駭地説："是平茶紀蒙吧?"逃去。蠻人稱官爲蒙。之後，賊人張狂，命令湖廣都指揮使齊讓爲平羌將軍，統兵五萬征討。不久因齊讓逗留延誤軍機，命楊文代替他。又命楚王朱楨、湘王朱柏各率護衛兵進軍征討，在銅鼓衛修築城墻。不久，齊讓擒獲林寬等，戴刑具押到京城，誅殺了他。三十一年又平定他的餘黨，并俘獲三十岡等處洞蠻二千九百人返回，於是軍隊凱旋。

永樂五年，寨長韋萬木來朝，自陳所統四十七寨，乞設官。因設西山陽洞長官司，以萬木爲屯長。宣德六年，改永從蠻夷長官司爲永從縣，置流官，以土官李瑛絶故也。又割思州新溪等十一寨隸黎平赤溪湳洞長官司。正統四年，計砂苗賊苗金蟲等糾合洪江生苗，僞立統千侯、統萬侯名號，劫掠四出，命都督蕭授調兵剿之。賊首苗總牌等爲都督吴亮所戮，洪江生苗遂詣軍門降。授諭遣之，命千户尹勝誘執苗金蟲，斬以徇。

永樂五年，寨長韋萬木來京朝見，自己陳奏説所統領的四十七寨，請求設官。於是設置西山陽洞長官司，以韋萬木任屯長。宣德六年，改永從蠻夷長官司爲永從縣，設置流官，因土官李瑛死亡絶嗣的緣故。又割思州新溪等十一寨隸屬黎平赤溪湳洞長官司。正統四年，計砂苗賊苗金蟲等糾集洪江生苗，僞立統千侯、統萬侯名號，四處出動劫掠，命都督蕭授調兵剿滅他們。賊寇首領苗總牌等被都督吴亮殺死，洪江生苗於是到軍門投降。蕭授曉諭送走他們，命千户尹勝引誘捉拿苗金蟲，斬首示衆。

景泰五年，巡撫王永壽以苗賊蒙能攻圍龍里、新化、銅鼓諸城，乞調兵剿之。時賊欲取龍里爲巢穴，攻破亮寨、銅鼓、羅團堡諸城，都指揮汪迪爲賊所殺。朝議以南和伯方瑛爲平蠻將軍，統湖廣諸軍討之。蒙能糾賊衆三萬出攻平溪衛，瑛遣指揮鄭泰等以火槍攻，斃賊三千人，能亦死。

景泰五年，巡撫王永壽因苗賊蒙能進攻圍困龍里、新化、銅鼓衆城，乞請調兵圍剿。當時賊寇想奪取龍里作爲巢穴，攻破亮寨、銅鼓、羅團堡等城，都指揮汪迪被賊所殺。朝臣建議任用南和伯方瑛爲平蠻將軍，統領湖廣衆軍征討賊寇。蒙能糾集賊衆三萬出動攻打平溪衛，方瑛派指揮鄭泰等用火槍進攻，打死賊三千人，蒙能也死。但蒙能的同黨李珍等仍煽動迷惑苗衆，官軍用計

而能黨李珍等尚煽惑苗衆，官軍計擒之，克復銅鼓、藕洞，連破鬼板等一百六十餘寨，覃洞、上隆諸苗悉降。

天順元年，鎮守太監阮讓言："東苗爲貴州諸苗之首，負固據險，僭號稱王，逼脅他種，東苗平則諸苗服。臣會同方瑛計議，并請師期。"於是頒諭四川、湖廣諸宣慰、宣撫會師討賊。三年，督理軍務都御史白圭以谷種山箐，乃東苗羽翼，宜先剿。因同瑛進青崖，令總兵李貴進牛皮箐，參將劉玉進谷種，參將李震進鬼山。所向皆捷，克水車壩等一百四十七寨。諸將復合兵青崖，攻石門山，克擺傷等三十九寨。仍分兵四路，進攻董農、竹蓋、甲底等四百三十七寨。賊首干把猪退守六美山。合兵大進，斬五千餘級，生擒干把猪，送京師伏誅。

先是，麻城人李添保以逋賦逃入苗中，詭稱唐後，聚衆萬餘，僭稱王，建元武烈。署故賊首蒙能子聰爲總兵官，遺之銀印敕書，縱兵剽掠，震動遠近。至是爲李震所敗，餘賊大潰。添保僅以身免，潛入鬼池及絞洞諸寨，復煽諸苗劫攻中林、龍里，亦爲震擒，伏誅。

萬曆二十八年，皮林逆苗吴國佐、石纂太等作亂。國佐本洪州司特洞寨苗，頗知書，嘗入永從學爲生員，素桀黠，皮林諸苗推服之。因娶叛人吴大榮妾，爲黎平府所持，遂反。自稱天皇上將，陽聽撫而陰與播賊通。纂太亦自稱太保，殺百户黄鐘等百餘人，與國佐合兵圍上黄堡。參將黄冲霄討之，敗績。殺守備張世忠，焚五開，破永從縣，圍中潮所。總兵陳良玭、陳璘合湖、貴兵進討，亦失利，國佐益横。二十九年，命巡

擒獲他，攻克銅鼓、藕洞，連破鬼板等一百六十餘寨，覃洞、上隆衆苗全部投降。

天順元年，鎮守太監阮讓進言説："東苗是貴州衆苗的首領，倚恃地勢牢固險要，越分立名稱王，逼迫脅持其他種族，東苗平定，衆苗就會降服。臣會同方瑛合計商議，一并請求確定出軍的日期。"於是諭令四川、湖廣衆宣慰、宣撫會集軍隊征討賊寇。三年，督理軍務都御史白圭因谷種高山深竹，是東苗的羽翼，應先剿滅。於是同方瑛進軍青崖，令總兵李貴進兵牛皮箐，參將劉玉進軍谷種，參將李震進軍鬼山。所到之處都取勝，攻克水車壩等一百四十七寨。衆將又在青崖合兵，攻打石門山，攻克擺傷等三十九寨。仍然分兵四路，進攻董農、竹蓋、甲底等四百三十七寨。賊寇頭目干把猪退守六美山。合兵大舉進軍，斬殺五千多人，生擒干把猪，送到京師處死。

此前，麻城人李添保因拖欠賦税逃入苗中，詭稱唐後人，聚集一萬多人，僭越名分稱王，建立年號爲武烈。任命原賊寇頭領蒙能的兒子蒙聰爲總兵官，送給他銀印敕書，縱兵搶劫掠奪，震動遠近。至此被李震打敗，餘賊大敗逃走。李添保隻身逃脱，暗中進入鬼池及絞洞等寨，又煽動衆苗進攻中林、龍里，也被李震擒獲，伏罪處死。

萬曆二十八年，皮林逆苗吴國佐、石纂太等作亂。吴國佐本是洪州司特洞寨苗人，很有學問，曾入永從學校作生員，一向凶悍狡黠，皮林衆苗推崇信服他。因娶叛人吴大榮妾，被黎平府所挾持，於是造反。自稱天皇上將，表面聽從安撫而暗中與播州賊寇勾結。石纂太也自稱太保，殺百户黄鐘等百餘人，與吴國佐合兵圍攻上黄堡。參將黄冲霄討伐他們，潰敗。殺死守備張世忠，焚毁五開，攻破永從縣，圍攻中潮所。總兵陳良玭、陳璘會合湖廣、貴州兵進軍征討，也失利，吴國佐更加强横。二十九年，命令巡撫江鐸合兵分七路進軍圍剿，苗人憑藉天險不出戰。陳

撫江鐸會兵分七路進剿，苗據險不出。陳璘潛師奪隘，縱火焚其巢。國佐逃，擒之，纂太亦爲他將誘縛，皆伏誅。

璘暗中派軍隊奪取隘口，縱火焚毁他的巢穴。吴國佐逃跑，擒獲了他，石纂太也被其他將領用計綁縛，都伏罪處死。

安順

安順，普里部蠻所居。元世祖置普定府，成宗時改普定路，又爲普安路，并屬雲南。洪武初爲普定府，十六年改爲安順州，隸四川。正統三年改屬貴州。萬曆中改安順軍民府，以普安等州屬焉。普安，故軍民府也，初隸雲南，尋廢爲衛。永樂間改爲州，始隸貴州，領長官司二：曰寧谷，曰西堡。

安順，是普里部蠻居住的地方。元世祖設置普定府，成宗時改爲普定路，又爲普安路，都隸屬雲南。洪武初年爲普定府，十六年改爲安順州，隸屬四川。正統三年改屬貴州。萬曆年間改爲安順軍民府，以普安等州隸屬它。普安，是原軍民府，起初隸屬雲南，不久廢爲衛。永樂年間改爲州，纔隸屬貴州，統領長官司二個：名寧谷、西堡。

洪武五年，普定府女總管適爾及其弟阿甕來朝，遂命適爾爲知府，許世襲。六年，設普定府流官二員。十四年城普定。十五年，普定軍民知府者額來朝，賜米及衣、鈔，命諭其部衆，有子弟皆令入國學。十六年，者額遣弟阿昌及八十一寨長阿窩等來朝。二十年，詔徵普定、安順等州六長官赴京，命以銀二十萬備糴，遣普定侯陳桓等率諸軍駐普安屯田。明年，越州叛苗阿資率衆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征南將軍傅友德擊走之，旦詣軍門降，遂改軍民府爲指揮使司。二十三年，西平侯沐英奏普安百夫長密即叛，殺屯田官軍及驛丞試百户。調指揮張泰討之於盤江木窄關，官軍失利。更調指揮蔣文統烏撒、畢節、永寧三衛軍剿之，乃遁。二十六年，普定西堡長官司阿德及諸寨長作亂，命貴州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二十八年，成討平西堡土官阿傍。三十一年，西堡滄浪寨長必莫者聚衆亂，阿革傍等亦糾三千餘人助惡。成皆擊斬之，其地悉平。

洪武五年，普定府女總管適爾以及她的弟弟阿甕來京朝見，於是命適爾任知府，允許世代承襲。六年，設置普定府流官二人。十四年修築普定城墻。十五年，普定軍民知府者額來京朝見，賞賜米和衣服、錢鈔，命令告訴他的部衆，有子弟都令入國學讀書。十六年，者額派弟弟阿昌以及八十一寨長阿窩等來京朝見。二十年，下詔徵召普定、安順等州六長官前往京城，命令用銀二十萬預備買糧，派普定侯陳桓等率衆軍駐扎在普安開墾田地。第二年，越州叛苗阿資率衆侵犯普安，燒毁府衙，大肆搶劫掠奪。征南將軍傅友德擊敗了賊寇，叛賊早晨到軍門投降，於是改軍民府爲指揮使司。二十三年，西平侯沐英奏報普安百夫長密即反叛，殺屯田官軍以及驛丞試用百户。調指揮張泰在盤江木窄關征討反賊，官軍失利。改調指揮蔣文統率烏撒、畢節、永寧三衛軍圍剿，於是遁逃。二十六年，普定西堡長官司阿德以及衆寨長作亂，命貴州都指揮顧成討伐平定叛亂。二十八年，顧成討伐平定了西堡土官阿傍。三十一年，西堡滄浪寨長必莫聚衆作亂，阿革傍等也糾集三千多人幫助作惡。顧成都攻擊斬殺了他們，這些地方都被平定。

永樂元年，故普安安撫者昌之子

永樂元年，原普安安撫者昌的兒子慈長説：

慈長言："建文時父任是職，宜襲，吏部罷之。本境地闊民稠，輸糧三千餘石，乞仍前職報效。"命仍予安撫。十三年改普安安撫司爲普安州。十四年，慈長謀占營長地，且强娶民人妻爲妾，殺其夫，閹其子。事聞，命布政司孟驥按狀。慈長糾兵萬餘圍驥，驥以計擒之，逮至京，死於獄。

"建文時我父親擔任這個職務，應該承襲，吏部給罷除了。本境土地廣闊人口稠密，交納糧食三千多石，乞請因襲前職報效國家。"命令仍然給予安撫。十三年改普安安撫司爲普安州。十四年，慈長謀劃侵占營長地，并且强娶百姓妻爲妾，殺死她的丈夫，閹割了他的兒子。事情呈報朝廷，命布政司孟驥查究情狀。慈長糾集兵一萬多人包圍孟驥，孟驥用計擒獲他，逮捕押送到京城，死在獄中。

天順四年，西堡蠻賊聚衆焚劫，鎮守貴州内官鄭忠、右副總兵李貴請調川雲都司官兵二萬，并貴州宣慰安隴富兵二萬進剿。至阿果，擒賊首楚得隆等，斬首二百餘級。餘賊奔白石崖，復斬級七百餘，焚其巢而還。十年，安順土知州張承祖與所屬寧谷寨長官顧鐘争地仇殺。下巡撫究治，命各貢馬贖罪。

天順四年，西堡蠻賊聚衆焚燒搶劫，鎮守貴州内官鄭忠、右副總兵李貴請求調川雲都司官兵二萬，會同貴州宣慰安隴富兵二萬進軍圍剿。到達阿果，擒獲賊首楚得隆等，斬首二百餘人。餘賊奔逃到白石崖，又斬首七百餘人，焚毁反賊的巢穴後返回。十年，安順土知州張承祖與所管轄的寧谷寨長官顧鐘争奪地盤仇殺。交付巡撫追究處理，命令各自貢馬贖罪。

成化十四年，貴州總兵吴經奏，西堡獅子孔洞等苗作亂，先調雲南軍八千助防守。聞雲南有警，乞改調沅州、清浪諸軍應援。十五年，經奏已擒斬賊首阿屯、堅婁等，以捷聞。

成化十四年，貴州總兵吴經奏報，西堡獅子孔洞等苗人作亂，先調雲南軍八千幫助防守。得知雲南有警報，請求改調沅州、清浪衆軍接應援助。十五年，吴經奏報已經擒獲斬殺賊寇頭領阿屯、堅婁等，以捷報奏上。

弘治十一年，普安州土判官隆暢妻米魯反。米魯者，霑益州土知州安民女也，適暢被出，居其父家。暢老，前妻子禮襲，父子不相能。米魯與營長阿保通，因令阿保諷禮迎己，禮與阿保同烝之。暢聞怒，立殺禮，毁阿保寨。阿保挾魯與其子阿鮓等攻暢，暢走雲南。時東寧伯焦俊爲總兵官，與巡撫錢鉞和解之。魯於道中毒暢死，遂與保據寨反。暢妾曰適烏，生二子，别居南安。米魯欲并殺之，築寨圍其城。又别築三寨於普安，而令阿鮓等防守。名所居寨曰承天，自號無敵天王，出入建黄纛，官兵不能制，鎮巡以聞。發十衛及諸土兵萬三千人分道進，責安民殺賊自

弘治十一年，普安州土判官隆暢的妻子米魯造反。米魯，是霑益州土知州安民的女兒，適逢隆暢休棄了她，居住在她父親家裏。隆暢年老，前妻的兒子隆禮承襲，父子不和睦。米魯與營長阿保私通，於是令阿保勸説隆禮迎回自己，隆禮與阿保共同與她通奸。隆暢得知而憤怒，立刻殺死隆禮，焚毁阿保的寨子。阿保携同米魯與兒子阿鮓等攻打隆暢，隆暢逃到雲南。當時東寧伯焦俊任總兵官，與巡撫錢鉞爲他們和解。米魯在途中毒死隆暢，就與阿保占據山寨造反。隆暢妾名適烏，生有兩個兒子，另外居住在南安。米魯想一并殺死他們，築寨圍攻該城。又在普安另築三寨，令阿鮓等防守。居住的山寨起名叫承天，自號無敵天王，出入建黄色大旗，官兵不能制服，鎮巡官奏報朝廷。調發十衛以及衆土兵一萬三千人分道進軍，責令安民殺賊爲自己贖罪。安

贖。民乃攻斬阿保父子於查剌寨，米魯亡走。焦俊等責安民獻魯，民陰資魯兵五百襲殺適烏及其二子，據別寨殺掠，又自請襲爲女土官。鎮巡官皆受魯賂，請宥魯。嚴旨切責，必得魯乃已。貴州副使劉福陰索賂於魯，故緩師。賊益熾，官兵敗於阿馬坡，都指揮吴遠被擄，普安幾陷。帝命南京户部尚書王軾、巡撫陳金、都指揮李政進剿，破二十餘寨。魯竄馬尾籠，官兵圍之，就擒，伏誅。安民自辨，得赦。正德元年，暢族婦適擦襲土判官，赴京朝貢，帝嘉之。或曰適擦亦暢妾云。

西堡阿得、獅子孔阿江二種，皆革僚也。初據滄浪六寨，不供常賦。土官温愷懼罪自縊，其子廷玉請免賦，不允。往徵，爲其寨長乜吕等所殺。六年，廷玉弟廷瑞訴於守臣，會乜吕死，指揮楊仁撫其衆。巡撫蕭翀請令其輸賦，免用兵，從之。

民於是在查剌寨擊殺阿保父子，米魯逃走。焦俊等責令安民獻上米魯，安民暗中資助米魯兵五百人襲擊殺死了適烏以及她的二個兒子，占據別的寨子殺人搶劫，又自請襲任女土官。鎮巡官都接受了米魯的賄賂，請求寬免米魯。降旨嚴厲斥責，一定要抓獲米魯纔作罷。貴州副使劉福暗中向米魯索要財物，故意延緩進軍。賊更加猖獗，官兵在阿馬坡戰敗，都指揮吴遠被俘虜，普安幾乎淪陷。皇帝命令南京户部尚書王軾、巡撫陳金、都指揮李政進軍圍剿，攻破二十餘寨。米魯逃竄到馬尾籠，官兵圍攻她，被擒獲，伏罪處死。安民自我辯解，得以赦免。正德元年，隆暢族婦適擦襲任土判官，到京城朝貢，皇帝嘉獎了她。有人説適擦也是隆暢的妾。

西堡阿得、獅子孔阿江二種姓，都是革僚。起初占據滄浪六寨，不交納常賦。土官温愷害怕受懲治上吊自殺，他的兒子温廷玉請求免去賦税，不允許。前往徵收，被他們的寨長乜吕等殺死。六年，温廷玉的弟弟温廷瑞向守臣訴説，正逢乜吕死，指揮楊仁安撫其地民衆。巡撫蕭翀請求令他們交納賦税，免除服兵役，皇帝聽從。

都勻

都勻，元曰都雲。洪武十九年置都勻安撫司。二十九年改爲軍民指揮使司，屬四川。永樂十一年改隸貴州。弘治七年置府，領州二，曰麻哈，曰獨山，即合江洲陳蒙爛土長官司地。領縣一，曰清平，即清平長官司地也。領長官司八：屬府者曰都勻，曰平浪，曰邦水，曰平州六洞；屬獨山者曰九名九姓，曰豐寧；屬麻哈者曰樂平，曰平定。

洪武二十二年，都督何福奏討都勻叛苗，斬四千七百餘級，擒獲六千三百九十餘人，收降寨洞一百五十二處。二十三年，城都勻衛，命指揮同知董庸守之。二十五年，九名九姓蠻亂，命何福平之。二十八年，豐寧三藍等寨亂，命顧成平之。二十九

都勻，元朝名叫都雲。洪武十九年設置都勻安撫司。二十九年改爲軍民指揮使司，隸屬四川。永樂十一年改爲隸屬貴州。弘治七年設置府，統領二個州，名叫麻哈、獨山，就是合江洲陳蒙爛土長官司的地域。統領一個縣，名清平，就是清平長官司的地域。統領八個長官司：隸屬於府的名都勻、平浪、邦水、平州六洞；隸屬於獨山的名叫九名九姓、豐寧；隸屬於麻哈的名叫樂平、平定。

洪武二十二年，都督何福奏報征討都勻叛苗，斬首四千七百餘人，擒獲六千三百九十餘人，收降寨洞一百五十二處。二十三年，在都勻衛建築城墻，命令指揮同知董庸守衛。二十五年，九名九姓蠻作亂，命令何福平定。二十八年，豐寧三藍等寨作亂，命令顧成平定叛亂。二十九年，平浪蠻殺死土官王應名，都指揮程暹

年，平浪蠻殺土官王應名，都指揮程暹平之。應名妻吳携九歲子阿童來訴，詔予襲。永樂四年，鎮遠侯顧成招諭合江州十五寨來歸。

宣德元年，平浪賊紀那、阿魯等占副長官地，殺掠葉果諸寨，招諭不聽。詔蕭授平之。七年，陳蒙爛土副長官張勉奏，所司去衛遠，地連古州生苗，與廣西僚洞近，化從寨長韋翁同等煽亂，乞立堡，并請調泗城州土兵一千鎮守，從之。九年，翁同糾下高大刀蠻合廣西賊韋萬良等恣殺掠。指揮陳原討擒萬良等三人，翁同遂聽撫，而落昌、蔡郎等四十寨仍聚衆拒敵。總兵蕭授遣指揮顧勇進討，平之。

成化十四年，陳蒙爛土長官司張鏞奏："天壩干賊首齎果侵掠，請於所侵大陳、大步等寨設一司，隸安寧宣撫。"而豐寧長官司楊泰亦奏峰峒陸光翁等聚爛土爲亂。先是，宣慰楊輝平天壩干後，即灣溪立安寧宣撫司。爛土諸苗惡其逼己，至是果等既攻陷天漂，遂圍豐寧。時輝已致仕，子愛承襲，力弗支，求援於川、貴二鎮。各奏聞，命仍起輝，會兵討之。十六年，鏞復奏齎果糾合九姓、豐寧并荔波賊萬人，攻劉愈亟。帝責諸守臣玩寇。於是巡撫謝昦言："自天順四年以來，諸苗攻劫舟溪等處，不靖至今。"乃命鎮守太監張成、總兵吳經相機剿撫。二十年，爛土苗賊龍洛道潛號稱王，聲言犯都勻、清平諸衛。豐寧長官楊泰與土目楊和有隙，誘廣西泗城州農民九千於鎮坑等一百餘寨殺掠，於是苗患愈盛。

弘治二年，苗賊七千人攻圍楊安堡，都指揮劉英統兵覘之，爲所困。命鎮巡官往援，乃得出。五年，命鎮

平定動亂。王應名的妻子吳氏帶領九歲的兒子阿童來訴説，詔令予以承襲。永樂四年，鎮遠侯顧成招撫曉諭合江州十五寨來歸服。

宣德元年，平浪賊寇紀那、阿魯等侵占副長官的土地，斬殺劫掠葉果等寨，招撫曉諭不聽從。詔令蕭授平定他們。七年，陳蒙爛土副長官張勉奏請，管轄之地離衛所遠，地連古州没有馴服的苗人，與廣西僚洞接近，化從寨長韋翁同等煽動作亂，請求設立城堡，并請求調用泗城州土兵一千鎮守，皇帝聽從其請。九年，韋翁同糾集下高大刀蠻會合廣西賊韋萬良等恣肆斬殺劫掠。指揮陳原征討擒獲萬良等三人，韋翁同於是聽從安撫，而落昌、蔡郎等四十寨仍然聚衆抵抗。總兵蕭授派指揮顧勇進軍征討，平定亂賊。

成化十四年，陳蒙爛土長官司張鏞奏請："天壩干賊寇首領齎果侵擾掠奪，請在所侵擾的大陳、大步等寨設置一司，隸屬安寧宣撫。"而豐寧長官司楊泰也奏報峰峒陸光翁等聚集在爛土作亂。此前，宣慰楊輝平定天壩干後，就在灣溪設立安寧宣撫司。爛土衆苗憎惡官府逼迫他們，至此齎果等已經攻陷天漂，於是圍攻豐寧。此時楊輝已辭官，兒子楊愛承襲，兵力不能支撑，向川、貴二鎮求援。各奏報朝廷，命仍起用楊輝，會合軍隊征討。十六年，張鏞又奏報齎果糾合九姓、豐寧并同荔波賊寇一萬人，侵擾掠奪更加猖獗。皇帝斥責衆守臣輕視敵寇。於是巡撫謝昦進言説："自天順四年以來，諸苗攻打劫掠舟溪等處，不安定直到現在。"就命鎮守太監張成、總兵吳經根據情況圍剿安撫。二十年，爛土苗賊龍洛道僭越名號稱王，聲稱進犯都勻、清平等衛。豐寧長官楊泰與土目楊和不和，引誘廣西泗城州農民九千人在鎮坑等一百餘寨殺戮劫掠，於是苗患更加嚴重。

弘治二年，苗賊七千人圍攻楊安堡，都指揮劉英領兵偵察，被圍困。命令鎮巡官前往援救，纔得以突圍。五年，命鎮遠侯顧溥率官兵八萬

遠侯顧溥率官兵八萬人，巡撫鄧廷瓚提督軍務，太監江德監諸軍，往征之。七年，諸軍分道進剿，令熟苗詐降於賊，誘令入寇，伏兵擒之，直擣其巢，凡破一百十餘寨，以捷聞。於是開置都勻府及獨山、麻哈二州。

正德三年，都勻長官司吳欽與其族吳敏爭襲仇殺，鎮巡以聞，言："欽之祖賴洪武間立功爲長官，陣亡。子琮幼，弟貴署之。及琮長，仍襲，傳至欽三世。敏不得以貴故妄爭。"詔可之。

嘉靖十五年，平浪叛苗王聰攻奪凱口㘰，執參將李佑等。初，王阿向先世爲土官，爲王仲武先人所奪，至阿向，與仲武爭印煽亂。總兵楊仁、巡撫陳克宅平之，斬阿向等，盡逐其黨，以地屬都勻府，改名滅苗鎮。仲武因諸苗失業，陰爲招復，旋科索之。諸苗不勝怨，遂推阿向餘孽王聰、王佑爲主。巡按楊春芳遣李佑等撫諭之，賊質佑等，乞還土田官印，乃釋佑。春芳以聞，詔巡撫調官軍三萬人集㘰下。㘰故絕險，其要害處置弩樓，叠石爲防。攻之三月不克，復調宣慰安萬銓兵合剿。萬銓力戰破賊，聰等皆伏誅，前後斬首二百六十餘級，降苗寨一百五十餘，男婦二萬餘口。捷聞，敘功賞賚有差。

又有黑苗曰夭漂者，在湖、貴、川、廣界，與者亞鼎足居。萬曆六年，夭漂請内附。都御史遣指揮郭懷恩及長官金篆往問狀，而阻於者亞，乃遠從丹彰間道通夭漂。會苗坪、黨銀等亦以格於者亞不得通，都御史王緝遣使責者亞部長阿斗。斗願歸附平定，緝謂斗故養善牌部，何故欲屬平定，必有他謀。下吏按驗，果得實，蓋欲往平定借諸蒙兵襲養善，皆内地

人，巡撫鄧廷瓚提督軍務，太監江德監督衆軍，前往征討。七年，衆軍分道進軍圍剿，令已馴化的苗人向賊寇詐降，引誘賊寇來侵犯，伏兵擒獲他們，直搗他們的巢穴，共攻破一百一十多寨，以捷報呈奏朝廷。於是開設都勻府及獨山、麻哈二州。

正德三年，都勻長官司吳欽與他的族人吳敏爭奪承襲官位仇殺，鎮巡官奏報説："吳欽的祖父吳賴在洪武年間立功任長官，陣亡。兒子吳琮年幼，弟弟吳貴代理。到吳琮長大，仍承襲，傳到吳欽是第三代。吳敏不能因吳貴的緣故妄争。"詔令同意。

嘉靖十五年，平浪叛苗王聰攻奪凱口㘰，抓獲參將李佑等人。起初，王阿向的祖先任土官，被王仲武的祖先奪去，到王阿向，與王仲武争印煽動作亂。總兵楊仁、巡撫陳克宅平定争亂，斬王阿向等，把他的同黨全部驅逐，把此地歸屬都勻府，改名爲滅苗鎮。仲武因衆苗喪失産業，暗中招引復業，不久又向他們索取財物。衆苗不勝怨恨，於是推舉王阿向的餘黨王聰、王佑作主子。巡按楊春芳派李佑等安撫曉諭他們，賊把李佑等作人質，請求歸還土田官印，纔釋放李佑。楊春芳奏報朝廷，詔令巡撫調用官軍三萬人會集村寨下。村寨本是絕險之地，它的要害處設置了弩樓，積壘石塊作防護。攻打了三個月不能取勝，又調用宣慰安萬銓兵會合征剿。安萬銓奮力作戰破賊，王聰等都伏罪處死，前後斬首二百六十餘人，降服苗寨一百五十餘座，男子婦女二萬餘口。捷報呈上，按功勞大小賞賜不等。

又有黑苗名夭漂，在湖、貴、川、廣邊界，與者亞鼎足居住。萬曆六年，夭漂請求歸附朝廷。都御史派指揮郭懷恩及長官金篆前往查明情況，而被者亞阻隔，就遠從丹彰走小路通往夭漂。正逢苗坪、黨銀等也因被者亞阻礙不能通行，都御史王緝派使者斥責者亞部落首領阿斗。阿斗願歸附平定，王緝説阿斗本屬養善牌部落，什麽緣故想隸屬平定，必定有其他陰謀。交司法官查問驗證，果然得知實情，原來是想往平定藉衆蒙兵襲擊養善，都是内地奸人夭金貴等引誘

奸人夭金貴等導之。遂治金貴罪，以者亞仍屬養善，路遂通。於是苗坪、夭漂皆請奉貢賦，比編氓，名其地曰歸化，隸都匀府。凡使命往來，自生齒以上，悉跪拜迎送，夾騶從行，前吹蘆笙，唱蠻歌，呼導而馳。事聞，帝嘉之。七年，者亞、阿斗以反誅，乃罷樂平吏目，增設麻哈州州判一員，令居樂平司，以養鵝、者亞、羊腸諸苗屬之。

初，者亞、阿斗反，答干寨阿其應之。斗誅，阿其屢犯順。十四年，土舍吴楠、王國聘慮阿其叵測禍及己，請以答干、雞賈、甲多諸寨屬蒙詔，立宣威營，歲輸賦。獨阿其不服，引者亞殘苗圍宣威營大噪，曰："此我地，誰令爾營此?"蒙詔常徵秋稅，阿其度使至，以血釁門，令勿通。居常張傘鼓角，繪龍鳳器，遂與雞賈、甲多、仰枯諸苗擊牛酒爲誓，劫歸化，官兵不敢近。獨山土吏蒙天眷願以兵進剿，乃使人佯言，漢已黜蒙詔，令以宣威營地還阿其，旦暮撤兵去矣。阿其乃親馳樂邦牛場詗視，言人人同，遂弛備。天眷驟入，斬阿其，雞賈、甲多皆降。

其屬蒙詔者，自答干、雞賈、甲多外，有塘蛙、當井、斗坡等十七寨。小橋熟苗龍木恰視寨事，年老，子俸襲，頒糧者遂不及恰，恰輒奪俸之有以爲養。俸訴於官，官逮問恰，非罪之也。恰輒鎖漢使，已而逐之曰："速去，此我家事，再來，我當以烏雞諸寨踐漢邊矣。"官以計擒之，死獄中。無何，龍化龍羊山苗引川苗作亂，曰："漢無故殺苗，苗請報之。"官軍戰不利。既而都司蔡兆吉招諭令降，待以不死，於是諸苗皆散，俸視事如故。

的。於是處治了夭金貴，令者亞仍然隸屬養善，道路於是暢通。於是苗坪、夭漂都請求交納貢賦，到編寫户籍時，給這個地方起名叫歸化，隸屬都匀府。凡是使命往來，自小兒以上，都跪拜迎送，夾護隨行，前面吹蘆笙，唱蠻歌，喧呼引導馳行。事情報聞，皇帝嘉獎他們。七年，者亞、阿斗因謀反被殺，就罷免了樂平吏目，增設麻哈州州判一名，令他居住在樂平司，以養鵝、者亞、羊腸衆苗隸屬他。

當初，者亞、阿斗反叛，答干寨阿其響應。阿斗被殺，阿其多次不順服。十四年，土司屬官吴楠、王國聘擔憂阿其不可測知的禍患涉及自己，請求以答干、雞賈、甲多衆寨隸屬蒙詔，設立宣威營，每年交納賦税。祇有阿其不服，帶領者亞殘苗包圍宣威營大聲喧嚷，説："這是我的地界，誰讓你們在這裏設營?"蒙詔常徵收秋税，阿其推測使者到了，用血塗抹在門上，命令他不要通過。住處常張傘擂鼓吹角，繪製龍鳳器，於是與雞賈、甲多、仰枯衆苗殺牛置酒立誓，劫掠歸化，官兵不敢靠近。獨山土吏蒙天眷願意帶兵進軍圍剿，就派人假裝説，漢已經罷免了蒙詔，令把宣威營地還給阿其，即將撤兵離去。阿其就親自疾行到樂邦牛場偵察，每個人的話都一樣，於是放鬆了防備。蒙天眷忽然進軍，斬殺阿其，雞賈、甲多都投降。

隸屬蒙詔的，自答干、雞賈、甲多外，有塘蛙、當井、斗坡等十七寨。小橋已馴化的苗人龍木恰掌管山寨事務，年老，兒子龍俸承襲，頒發糧食的人於是不發給龍木恰，龍木恰便奪取龍俸的糧食養活自己。龍俸向官府訴苦，官府逮捕審問龍木恰，并不是要加罪於他。龍木恰就扣留漢使，不久驅趕他説："快速離去，這是我的家事，再來，我要帶領烏雞衆寨進占漢邊境了。"官府用計擒獲他，死在獄中。不久，龍化龍羊山苗人導引川苗作亂，説："漢没有緣由殺害苗人，苗人請求報仇。"官軍戰事不利。隨後都司蔡兆吉招撫曉諭令他們投降，可免去死罪，於是衆苗都散去，龍俸依舊掌管寨務。

四十三年，平州長官楊進雄凶惡，土人苦之。雄無子，以兄繼禄子珂爲後，既生子治安，而疏珂。珂怨雄，雄乃奪珂財產，并其父逐之。珂頗得民心，遂爲亂，據唐宿圭，攻雄。雄敗走，屠其家。各上疏訐奏，詔推問。都御史趙釴以雄不法，逮之獄，檄獨山土酋蒙繼武諭珂歸命，許改土爲流以安之。治安計不便，乃陰許以六洞賂繼武借兵。繼武乃發兵攻珂，復平州，珂走廣西之泗城。繼武遂屯耕六洞地，六洞民不服，復助珂，與繼武相攻。珂復據平州。巡撫吴岳招降其父繼禄，六洞乃安。

四十三年，平州長官楊進雄凶惡，本地人被他害苦。楊進雄没有子嗣，以兄長楊繼禄的兒子楊珂作爲後嗣，但生下兒子楊治安後，就疏遠了楊珂。楊珂怨恨楊進雄，楊進雄就奪去楊珂的財產，連同他的父親一起驅逐出去。楊珂很得民心，於是就作亂，占據唐宿圭，攻打楊進雄。楊進雄敗逃，屠殺了他的家人。各自上疏攻擊揭發奏報，詔令審訊。都御史趙釴因楊進雄不守法，逮捕他入獄，檄令獨山土酋蒙繼武告訴楊珂歸服聽命，允許改土官爲流官以安定他們。楊治安考慮無利益，就暗中以六洞相許賄賂蒙繼武借兵。蒙繼武就發兵攻打楊珂，收復平州，楊珂逃到廣西的泗城。蒙繼武於是駐守耕種六洞地域，六洞百姓不服，又幫助楊珂，與蒙繼武相攻擊。楊珂又占據了平州。巡撫吴岳招降了他的父親楊繼禄，六洞纔平定。

平越

平越，古黎峨里。元爲平月長官司。洪武十四年置衛。十七年，改爲軍民指揮使司，屬四川。萬曆中，始置府，屬貴州。領州一，曰黄平，即黄平安撫司地。領縣四：曰平越，曰湄潭，曰甕安，即甕水、草塘二長官司地；曰餘慶，即白泥、餘慶二長官司地。領長官司一，曰揚義。

初，洪武八年，貴州江力、江松、剌回四十餘寨苗把具、播共桶等連結苗、僚二千作亂，平越安撫司乞兵援，命指揮同知胡汝討之。九年，黄平蠻僚都麻堰亂，宣撫司捕之，不克，千户所以兵討之，亦敗。乃命重慶諸衛合擊，大破之，平其地。十九年，平越衛麻哈苗楊孟等作亂，命傅友德平之。時麻哈長官宋成陣殁，命其子襲。二十二年，察隴、牛場、乾溪苗亂，傅友德平之。二十三年，命延安侯唐勝宗往黄平、平越、鎮遠、貴州諸處訓練軍士，提督屯田，相機剿寇。

平越，是古代的黎峨里。元朝爲平月長官司。洪武十四年設置衛。十七年，改爲軍民指揮使司，隸屬四川。萬曆年間開始置府，隸屬貴州。統領州一個，名黄平，就是黄平安撫司地區。統領縣四個：名平越、湄潭、甕安，就是甕水、草塘二長官司的地域；名餘慶，就是白泥、餘慶二長官司的地域。統領長官司一個，名揚義。

當初，洪武八年，貴州江力、江松、剌回四十餘寨苗人把具、播共桶等聯絡苗、僚二千人作亂，平越安撫司請求軍隊援助，命指揮同知胡汝征討。九年，黄平蠻僚都麻堰作亂，宣撫司捕捉他，不能獲勝，千户所領兵征討，也戰敗。就命令重慶衆衛合兵進擊，大敗反賊，平定了此地。十九年，平越衛麻哈苗人楊孟等作亂，命令傅友德平定叛亂。當時麻哈長官宋成陣亡，命他的兒子承襲。二十二年，察隴、牛場、乾溪苗人作亂，傅友德平定叛亂。二十三年，命延安侯唐勝宗前往黄平、平越、鎮遠、貴州等處訓練軍士，提督屯田，根據情況剿寇。

正統末，鎮遠蠻苗金臺僞稱順天王，與播州苗相煽亂，遂圍平越、新添等衛。半年，城中糧盡，官兵逃者九千餘人，貴州東路閉。時王驥征麓川，班師過其地，不之顧。景泰元年，命保定伯梁珤佩平蠻將軍印督師進剿，大破之，平八十餘寨，擒賊首王阿同等，平越諸衛圍乃解。二年，都御史王來奏，貴州苗韋同烈聚衆於興隆之截洞，復攻平越、清平等衛。梁珤自沅州發兵由東路，都督方瑛由西路，合兵興隆，擊破之，同烈退保香爐山。瑛由龍場，都督陳友由萬潮山，都督毛福壽由重安江，攻破黎樹、翁滿等三百餘寨，斬三千餘級，招撫衮水等二百餘寨，合兵香爐山下。衆縛同烈降，械至京。

正統末年，鎮遠蠻苗金臺僞稱順天王，與播州苗人相互煽動作亂，於是圍攻平越、新添等衛。半年，城中糧盡，官兵逃跑的有九千多人，貴州東路堵塞。當時王驥征伐麓川，軍隊凱旋路過這裏，不援助。景泰元年，命保定伯梁珤佩帶平蠻將軍印督率軍隊進剿，大敗反賊，平八十餘寨，擒獲賊寇首領王阿同等，平越等衛纔解圍。二年，都御史王來奏報，貴州苗人韋同烈在興隆的截洞聚衆，又攻打平越、清平等衛。梁珤從沅州由東路發兵，都督方瑛由西路發兵，在興隆合兵，攻破敵人，韋同烈退兵保守香爐山。方瑛由龍場，都督陳友由萬潮山，都督毛福壽由重安江進軍，攻破黎樹、翁滿等三百餘寨，斬首三千餘人，招撫衮水等二百餘寨，在香爐山下合兵。衆賊綁縛韋同烈投降，戴刑具押至京城。

五年，副總兵李貴奏，黎從等寨賊首阿孥、王阿傍、苗金虎等僞號苗王，與銅鼓諸賊相應，乞加兵。七年，巡撫蔣琳奏，剿苗賊於平越，斬四百餘級。其阿傍等據車梚寨，仍爲亂於清平、平越地方，殺指揮王杞，據香爐山，掠偏橋。

五年，副總兵李貴奏報，黎從等寨賊寇首領阿孥、王阿傍、苗金虎等非法號稱苗王，與銅鼓衆賊相呼應，請求派兵。七年，巡撫蔣琳奏報，在平越圍剿苗賊，斬首四百餘人。王阿傍等占據車梚寨，仍然在清平、平越地區作亂，殺死指揮王杞，占據香爐山，搶劫偏橋。

正德十一年，命巡撫秦金剿之。初，黔、楚之交，群苗嘯聚，連寨相望。而香爐山周迴四十里，高數百尋，四面陡絶，其上平衍，向爲叛苗巢穴。阿傍等據之，糾諸寨苗作亂。巡撫鄒文盛、總兵官李昂等分漢、土兵爲五，克其前柵。密遣人援崖先登，殺賊守路者，衆蟻附而上，焚賊巢，擒阿傍，餘賊猶堅守不下。參將洛忠等詭言招撫，自山後擊之，殲焉。遂移師龍頭、黎、蘭等寨，悉破之，賊遂平。

正德十一年，命令巡撫秦金圍剿。當初，黔、楚的交界地，群苗集夥爲盜，連寨相望。而香爐山周圍四十里，高幾百尋，四周陡絶，上面平坦，一向是叛苗巢穴。王阿傍等占據它，糾集衆寨苗人作亂。巡撫鄒文盛、總兵官李昂等把漢、土兵分爲五路，攻破反賊的前栅欄。秘密派人攀援山崖先登上山，殺死賊寇守路的人，衆人像螞蟻一般攀附而上，焚毁賊寇巢穴，擒獲王阿傍，其餘賊寇仍堅守不能攻下。參將洛忠等假稱招撫，從山後進擊，殲滅叛賊。於是轉移軍隊往龍頭、黎、蘭等寨，全部攻破，賊寇於是被平定。

天啓四年，凱里土司楊世慰叛，合安邦彦兵與平茶群苗來修怨，復窺香爐山，摇動四衛，梗塞糧運。總督

天啓四年，凱里土司楊世慰反叛，會合安邦彦兵與平茶群苗來報舊恨，又窺視香爐山，動摇四衛，堵塞糧運。總督楊述中傳檄文令總兵魯欽

楊述中檄總兵魯欽馳至清平，相機進剿，調副使顏欲章等爲後援。欽督將領攻破巖頭，分遣朗溪司田景祥截平茶賊援。用藥弩及炮殺傷賊衆，賊乘夜遠遁。自是不敢再窺鑪山，四衛得安。

疾行到清平，根據情況進軍圍剿，調用副使顏欲章等作後援。魯欽統率將領攻破巖頭，分派朗溪司田景祥堵截平茶賊寇的援軍。用藥弩及炮石殺傷賊衆，賊寇乘夜色遠逃。自此不敢再窺視香鑪山，四衛得以安定。

石阡

石阡，本思州地。永樂十一年置府，隸貴州，領長官司四：曰石阡，曰苗民，曰葛彰葛商，曰龍泉坪。宣德六年，葛彰葛商長官安民奏："前以官鈔糴糧儲備，令蠻民守視。溪洞險僻，無所支用，恐歲久腐爛，賠納實難，請以充有司祭祀、過使廩給之用。"從之。萬曆中，改龍泉坪爲縣。

石阡，本是思州地界。永樂十一年設置府，隸屬貴州，統領長官司四個：名石阡、苗民、葛彰葛商、龍泉坪。宣德六年，葛彰葛商長官安民奏報："以前用官鈔買糧儲備，令蠻民看守。溪洞險阻偏僻，没有支用之處，怕年久腐爛，實在很難賠償，請用來充作有關官員祭祀、經過的使者供給食物之用。"皇帝聽從。萬曆年間，改龍泉坪爲縣。

新添

新添衛，故麥新地也。宋時克麥新地，乃改爲新添。元置新添葛蠻安撫司。洪武四年置長官司。二十三年改爲衛。二十九年置新添衛軍民指揮使司，領長官司五：曰新添，曰小平伐，曰把平寨，曰丹平，曰丹行。

新添衛，原是麥新的地界。宋朝時攻取麥新地，就改爲新添。元朝設置新添葛蠻安撫司。洪武四年設置長官司。二十三年改爲衛。二十九年設置新添衛軍民指揮使司，統領長官司五個：名新添、小平伐、把平寨、丹平、丹行。

洪武五年春，新添安撫宋亦憐真子仁來朝。其秋，平伐、蘆山、山木等寨長來降。七年，平伐、谷霞、谷浪等苗攻劫的敖諸寨，指揮僉事張岱討之。岱攻谷峽、剌向關破之，追至的敖，大破之，擒的令、的若而還，蠻大讋。

洪武五年春天，新添安撫宋亦憐真的兒子宋仁來京朝見。同年秋天，平伐、蘆山、山木等寨長來歸降。七年，平伐、谷霞、谷浪等苗攻打劫掠的敖衆寨，指揮僉事張岱征討。張岱攻破谷峽、剌向關，追到的敖，大敗反賊，擒獲的令、的若後返回，蠻人十分恐懼。

永樂二年置丹行、丹平二長官。宣德元年，新添土舍宋志道糾洞蠻肆掠，蕭授討擒之。九年，丹行土舍羅朝煽誘寨長卜長、逃民羅阿記等侵占卧龍番長官龍保地，又攻猱平寨焚劫。時苗民素憚指揮李政，尚書王驥因奏遣政往撫諭。景泰二年，苗賊有在新添行劫，聚於西盧者，官軍破之以聞。成化九年，以旱災免新添衛

永樂二年設置丹行、丹平二長官。宣德元年，新添土司屬官宋志道糾集洞蠻恣肆劫掠，蕭授征討擒獲反賊。九年，丹行土司屬官羅朝煽動引誘寨長卜長、逃民羅阿記等侵占卧龍番長官龍保的土地，又攻打猱平寨焚燒搶劫。當時苗民一向懼怕指揮李政，尚書王驥因此奏請派李政前往安撫曉諭。景泰二年，有苗賊在新添行劫，聚集在西盧的賊寇，被官軍攻破，呈奏朝廷。成化九年，因旱災免去新添衛糧賦。

糧。

萬曆三十四年，貴州巡撫郭子章討平貴州苗，斬獲苗長吴老喬、阿倫、阿皆等十二人，招降男婦甚衆。先是，東西二路苗名曰仲家者，盤踞貴龍、平新之間，爲諸苗渠帥。其在水硍山介於銅仁、思、石者，曰山苗，紅苗之羽翼也。窺黔自平播後財力殫竭，有輕漢心，經年剽掠無虚日。子章奏討之，命相機進兵。子章乃命總兵陳璘、參政洪澄源率官軍五千，益以土兵五千，攻水硍山。監軍布政趙健率宣慰土兵萬人，使游擊劉岳等督之。及兩路會師，皆九十餘日而克。二寇既平，專命總兵陳璘率漢、土兵五千移營新添，進攻東路苗，不一月復克其六箐，諸苗盡平。

萬曆三十四年，貴州巡撫郭子章征討平定貴州苗，斬殺俘獲苗酋長吴老喬、阿倫、阿皆等十二人，招降男子婦女很多。此前，東西二路苗名叫仲家的，盤踞在貴龍、平新之間，是衆苗的首領。在水硍山介於銅仁、思、石的，稱爲山苗，是紅苗的羽翼。窺視黔地自從平定播州後財力竭盡，有輕視漢的心思，長年搶劫掠奪不間斷。郭子章奏請征討他們，命令根據情况把握時機進兵。郭子章就命總兵陳璘、參政洪澄源率領官軍五千，加上土兵五千，攻打水硍山。監軍布政趙健率領宣慰土兵一萬人，派游擊劉岳等統領。到兩路會師，都經過九十多天纔取勝。二寇被平定後，專命總兵陳璘率領漢、土兵五千人轉移營地到新添，進攻東路苗人，不到一個月又攻克六箐，衆苗全部被平定。

金筑安撫司

金筑安撫司，洪武四年，故元安撫密定來朝貢馬，詔賜文綺三匹，置金筑長官司，秩正六品，隸四川行省，以密定爲長官，世襲。十四年，敕勞密定曰："西南諸部雖歸附，然暫入貢而已。爾密定首獻馬五百匹，以助征討，其誠可嘉，故遣特使往諭，俟班師之日，重勞爾功。"升金筑長官司爲安撫司，仍以密定爲安撫使，予世襲。十六年，密定遣使貢方物。十八年，密定遣弟保珠來貢。二十九年以金筑安撫司隸貴州軍民指揮使司。

金筑安撫司，洪武四年，原元朝安撫密定來京朝拜進貢馬匹，下詔賜予文綺三匹，設置金筑長官司，官秩正六品，隸屬四川行省，任密定爲長官，世代承襲。十四年，敕令慰勞密定說："西南各部雖然歸附，但衹是暫時入貢罷了。你密定最先獻馬五百匹，以援助征討，你的誠心值得嘉獎，因此派特使前往訓諭，等到軍隊凱旋之日，重重獎賞你的功勞。"升金筑長官司爲安撫司，仍任密定爲安撫使，予以世襲。十六年，密定派使者進貢本地産物。十八年，密定派弟弟保珠來進貢。二十九年以金筑安撫司隸屬貴州軍民指揮使司。

永樂初年，金筑安撫得垛來朝，賜絨錦文綺。洪熙、宣德改元，皆貢馬。十年，直隸貴州布政司。正統五年，安撫金鏞貢馬。成化、弘治、隆慶時歷朝貢。

永樂初年，金筑安撫得垛來京朝見，賞賜絨錦文綺。洪熙、宣德元年，都進貢馬匹。十年，直隸貴州布政司。正統五年，安撫金鏞進貢馬匹。成化、弘治、隆慶時都朝拜進貢。

萬曆四十年，吏部覆巡撫胡桂芳奏："金筑安撫土舍金大章乞改土爲流，設官建治，欽定州名，鑄給印

萬曆四十年，吏部回覆巡撫胡桂芳的奏請："金筑安撫土司屬官金大章乞請改土官爲流官，設置官府建立治所，皇帝定州名，鑄造賜給印

信，改州判爲流官。授大章土知州，予四品服色，不許管事。子孫承襲，隸州於貴陽府。"遂改金筑安撫司爲廣順州。

信，改州判爲流官。授予金大章土知州，賜予四品官服，不許管事。子孫承襲，州隸屬貴陽府。"於是改金筑安撫司爲廣順州。

明史卷三百十七

列傳第二百五

廣西土司(一)

廣西，瑶、僮居多，盤萬嶺之中，當三江之險，六十三山倚爲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於桂林、柳州、慶遠、平樂諸郡縣者，所在蔓衍。而田州、泗城之屬，尤稱强悍。種類滋繁，莫可枚舉。蠻勢之衆，與滇爲埒。今就其尤著者列於篇。觀其叛服不常，沿革殊致，可以覘中國之德威，知夷情之順逆，爲籌邊者之一助云。

廣西，瑶、僮占多數，盤踞在叢山峻嶺中間，處在三江的險要之地，靠着六十三山作爲巢穴，三十六源居於中心地帶，散布在桂林、柳州、慶遠、平樂各郡縣的人，在這裏滋生繁衍。而田州、泗城所轄的人，尤其以强悍著稱。種姓繁多，不可一一列舉。蠻勢力的强大，與滇相當。現在就其中尤爲顯著的列在篇中。觀察他們反叛順服無常，沿襲革除很不一致，可以看到中原之國的德威，得知夷情的順逆，爲籌劃邊境事務的人助一點力。

桂林　柳州　慶遠　平樂　梧州　潯州　南寧

桂林

桂林，自秦置郡，漢始安，唐桂州，天寶改建陵，宋静江府，元静江路。明初，改桂林府爲廣西布政使司治所，屬内地，不當列於土司。然廣西惟桂林與平樂、潯州、梧州未設土官，而無地無瑶、僮。桂林之古田，平樂之府江，潯州之藤峽，梧州之岑溪，皆煩大征而後克，卒不能草薙而獸獮之，設防置戍，世世爲患，是亦不得而略焉。

桂林，從秦朝置郡，漢朝稱始安，唐朝稱桂州，天寶改爲建陵，宋朝稱静江府，元朝稱静江路。明朝初年，改桂林府爲廣西布政使司官署，歸屬内地，不應當列在土司中。但廣西衹有桂林與平樂、潯州、梧州没有設立土官，而到處都有瑶、僮。桂林的古田，平樂的府江，潯州的藤峽，梧州的岑溪，都是煩勞大舉征討後攻克的，終究不能像除草獵獸那樣加以殺戮，設置防守，世代造成禍患，這也是不能忽略的。

洪武七年，永、道、桂陽諸州蠻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陸齡率兵討平之。二十二年，富川縣逃吏首賜

洪武七年，永、道、桂陽衆州蠻暗中發動叛亂，命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陸齡率兵討伐平定。二十二年，富川縣逃亡的官吏首賜糾合苗賊盤大孝

糾合苗賊盤大孝等爲亂，殺知縣徐元善等，往來劫掠。廣西都指揮韓觀遣千户廖春等討之，擒殺大孝等二百餘人。觀因言："靈亭鄉乃瑶蠻出入地，雖征剿有年，未盡殄滅，宜以桂林等衛羸餘軍士，置千户所鎮之。"詔從其請。二十七年，全州灌陽等縣平川諸源瑶民，聚衆爲亂。命湖廣、廣西二都司發兵討之，擒殺千四百餘人，諸瑶奔竄遁去，置灌陽守禦千户所。初，灌陽縣隸湖廣，因廣西平川等三十六源瑶賊作亂，攻擊縣治，詔寶慶衛指揮孫宗總兵討平之。縣丞李原慶因奏灌陽去湖廣遠，隸廣西近，遂以灌陽隸桂林府千户所，命廣西都指揮同知陶瑾領兵築城守之。

永樂二年，總兵韓觀奏："潯、桂、柳三郡蠻寇黄田等累行劫掠，殺擄人畜。已調都指揮朱輝追剿，斬獲頗多。尋蒙遣官齎敕撫安，其黄田等瑶皆已向化，悉歸所擄人畜。"帝命觀，復業者善撫恤之。宣德六年，都督山雲奏："廣西左、右兩江設土官衙門大小四十九處，蠻性無常，仇殺不絶。朝廷每命臣同巡按御史三司官理斷，緣諸處皆瘴鄉，兼有蠱毒，三年之間，遣官往彼，死者凡十七人，事竟不完。今同衆議，凡土官衙門軍務重事，徑詣其處。其餘争論詞訟，就所近衛理之。"報可。

景泰五年，廣西古丁等洞賊首藍伽、韋萬山等，糾合蠻類，劫掠南寧、上林、武緣諸處。鎮守副總兵陳旺以聞，詔令總督馬昂等剿捕之。

初，桂林、古田僮種甚繁，最强者曰韋，曰閉，曰白，而皆并於韋。賊首韋朝威據古田，縣官竄會城，遣典史入縣撫諭，烹食之。弘治間，大征，殺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正德

等作亂，殺死知縣徐元善等，往來搶劫。廣西都指揮韓觀派千户廖春等征討他們，擒獲斬殺盤大孝等二百多人。韓觀於是說："靈亭鄉是瑶蠻的出入地，雖然多年征討圍剿，没有全部殲滅，應當用桂林等衛多餘的軍士，設置千户所鎮守它。"詔令聽從他的請求。二十七年，全州灌陽等縣平川各源的瑶民，聚衆作亂。命令湖廣、廣西二都司發兵征討，擒獲斬殺一千四百多人，衆瑶奔竄逃跑，設置灌陽守禦千户所。起初，灌陽縣隸屬湖廣，因廣西平川等三十六源瑶賊作亂，攻擊縣府所在地，下詔令寶慶衛指揮孫宗總領軍隊征討平定。縣丞李原慶由此奏報灌陽離湖廣遠，隸屬廣西近，於是以灌陽隸屬桂林府千户所，命令廣西都指揮同知陶瑾領兵築城守衛。

永樂二年，總兵韓觀奏報："潯、桂、柳三郡蠻賊黄田等多次搶劫，殺戮擄掠人畜。已調都指揮朱輝追擊圍剿斬殺俘獲很多。不久承蒙派官携帶敕書撫慰，黄山等瑶都已歸服，全部歸還擄掠的人畜。"皇帝命令韓觀，好好撫恤恢復常業的人。宣德六年，都督山雲上奏説："廣西左、右兩江設置土官衙門大小四十九處，蠻人性情無常，仇殺不斷。朝廷常常命臣同巡按御史三司官審理判决，因爲各處都是有瘴氣的地方，兼有蠱毒，三年期間，派官前往那裏，死去的共十七人，事情最終没有完結。現在同衆人商議，凡是土官衙門的軍務重要之事，都直接到土官衙門處辦理。其餘的争論訴訟，到近處的衙門處理。"皇上批覆許可。

景泰五年，廣西古丁等洞賊寇首領藍伽、韋萬山等，糾集蠻類，劫掠南寧、上林、武緣各處。鎮守副總兵陳旺奏報朝廷，詔令總督馬昂等圍剿逮捕。

起初，桂林、古田僮種姓繁多，最强大的名韋，名閉，名白，而都合并於韋。賊寇首領韋朝威占據古田，縣官逃竄到省城，派典史到縣裏安撫曉諭，被烹吃掉。弘治年間，大舉征討，賊寇殺死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正德初年再次征

初再征，殺通判、知縣、指揮等官。嘉靖初，又征之，殺指揮舒松等。時韋銀豹與其從父朝猛攻陷洛容縣，據古田，分其地爲上、下六里。銀豹出掠，挾下六里人行，而上六里不與焉。四十五年，提督吴桂芳因其閒，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撫諭之，諸僮復業者二千人，銀豹勢孤請降。久之，復猖獗，嘗挾其五子據鳳皇、連水二寨，襲殺昭平知縣魏文端。更自永福入桂林劫布政司庫，殺署事參政黎民衷，縋城而去，官軍追不及。久之，臨桂、永福各縣兵群起捕賊，始得賊黨扶嫩、土婆顯等三十餘人於各山寨中。

時首惡未獲，隆慶三年，朝議以廣西專設巡撫，推江西按察使殷正茂爲僉都御史以往。正茂至，奏請剿賊，合土、漢兵十萬，集衆議。時八寨助逆，衆議先剿，敕書亦有先平八寨，徐圖古田之語。正茂獨不謂然，先給榜諭八寨，八寨聽命。然後分兵七哨，以總兵俞大猷統之，使副總兵門崇文，參將王世科、黄應甲，都司董龍、魯國賢，游擊丁山等各領一哨，復分土兵爲二隊，更番清道，必先清數里而後行。及至其巢，合營攻之，斬七千四百六十餘級，生擒朝猛，梟於軍，俘獲男女千餘口。銀豹窮蹙，擇肖己者斬首獻。捷聞。既而生縛銀豹并其子扶枝膠送京師，斬之。古田平。乃并八寨與龍哈、咘咳爲十寨，立長官司，以黄昌等爲長官及土舍，聽守禦調度。更升古田縣爲永寧州。已而永寧僮韋狼要與其黨黄銀成有隙，相仇殺，常安巡檢欲窮治之。狼要遂與右江荔浦山灣諸僮稱亂。命指揮徐民瞻將兵捕之，民瞻伏兵執狼要，諸瑶大訌。總制殷正茂、

討，殺死通判、知縣、指揮等官。嘉靖初年，又征討，殺死指揮舒松等。當時韋銀豹與他的叔父韋朝猛攻陷洛容縣，占據古田，把它的土地分爲上、下六里。韋銀豹出去搶劫，帶着下六里人同行，而上六里不參與。四十五年，提督吴桂芳因爲他們的嫌隙，派典史廖元到上六里安撫曉諭，衆僮恢復常業的二千人，韋銀豹勢力孤單請求降順。很長時間後，又猖獗，曾挾同他的五個兒子占據鳳皇、連水二寨，襲擊斬殺昭平知縣魏文端。另外從永福入桂林搶劫布政司庫房，殺死代理事務的參政黎民衷，從城墻上縋繩而下逃跑，官軍追趕没有趕上。很長時間後，臨桂、永福各縣兵紛紛起來捕捉賊寇，纔在各山寨中抓獲賊黨扶嫩、土婆顯等三十多人。

當時首惡没有抓獲，隆慶三年，朝臣計議在廣西專設巡撫，推舉江西按察使殷正茂爲僉都御史前往。殷正茂到達，奏請剿賊，會合土、漢兵十萬，聚集衆人商議。當時八寨助紂爲逆，衆人建議先圍剿，敕書中也有先平定八寨，慢慢再謀取古田的話。惟獨殷正茂不這樣認爲，先張貼告示曉諭八寨，八寨聽命。然後分兵七路，派總兵俞大猷統領，使副總兵門崇文，參將王世科、黄應甲，都司董龍、魯國賢，游擊丁山等人各領一路，又把土兵分爲二隊，輪番清除道路，一定要先清除數里而後再行軍。到達反賊巢穴，合營攻打，斬首七千四百六十餘人，生擒韋朝猛，砍頭在軍中示衆，俘獲男女千餘人。韋銀豹窘迫，挑選相貌像自己的人斬首獻上。捷報上奏。不久生擒韋銀豹和他的兒子扶枝膠，押送到京城，斬首。古田平定。於是把八寨與龍哈、咘咳合并爲十寨，設立長官司，以黄昌等爲長官以及土司屬官，聽從守禦調度。另升古田縣爲永寧州。不久永寧僮韋狼要與他的同黨黄銀成不和，互相仇殺，常安巡檢想徹底查辦。韋狼要於是與右江荔浦山灣衆僮作亂。命指揮徐民瞻領兵逮捕他們，徐民瞻伏兵抓獲韋狼要，衆瑶大亂。總制殷正茂、巡撫郭應聘就傳檄文徵召田州、向武、都康衆土兵，交托給參將王瑞進軍圍剿，斬殺廖金

巡撫郭應聘乃檄徵田州、向武、都康諸土兵，屬參將王瑞進剿，斬廖金鑑、廖金盞、韋銀花、韋狼化等。萬曆六年，總制淩雲翼、巡撫吴文華大征河池、咘咳諸瑶，斬首四萬八百餘級，嶺表悉平。

鑑、廖金盞、韋銀花、韋狼化等。萬曆六年，總制淩雲翼、巡撫吴文華大舉征討河池、咘咳各瑶，斬首四萬零八百餘人，嶺外全部平定。

柳州

柳州置自唐貞觀中，明初移治于馬平。所屬州二，縣十。内屬千餘年，惟上林縣尚爲土官，而賓、象、融、羅諸瑶蠻蟠結爲寇，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後屢加征剿，置土巡檢於各峒隘，稍稱寧焉。

柳州自唐代貞觀年間設置後，明朝初年把官署移到馬平。領轄州二個，縣十個。歸屬中央王朝一千多年，衹有上林縣還是土官，而賓、象、融、羅各瑶蠻盤踞糾結爲寇，城外五里就是賊寇巢穴，軍民到了没有田地可耕種的地步。後來多次征討圍剿，在各峒險隘之處設置土巡檢，稍稍安寧。

洪武二年，中書省臣言："廣西諸峒雖平，宜遷其人入内地，可無邊患。"帝曰："溪洞蠻僚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日漸教化，數年後，可爲良民，何必遷也?"

洪武二年，中書省臣説："廣西各峒雖然平定，應把他們遷入内地，可以消除邊境的禍患。"皇帝説："溪洞蠻僚間雜居處，這些人不知禮義，順着他們就歸服，不順着他們就叛亂，不可輕易舉動。衹有派兵分守要害之地以鎮服他們，使他們逐漸受到教化，多年後，可變爲良民，何必遷徙呢?"

永樂七年，柳州道村寨蠻韋布黨等作亂，都指揮周誼率兵討擒之。命斬布黨，梟其首於寨。廣西洞蠻韋父、融州羅城洞蠻潘父恣各聚衆爲亂，柳州等衛官軍捕斬之。九年，賓州遷江縣、象州武仙縣古逢等洞蠻僚作亂。詔發柳州、南寧、桂林等衛兵討之。十四年，融州瑶民作亂，官軍討平之。十七年，象州土吏覃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時常任本州巡檢，有兵僮二百人，今皆爲民，請收集爲軍。帝不許。十九年，融縣蠻賊五百餘人，群聚剽掠，廣西參政耿文彬率民兵會桂林衛指揮平之。柳州等府上林等縣僮民梁公竦等六千户，男女三萬三千餘口，及羅城縣土酋韋公、成乾等三百餘户復業。初，韋公等倡亂，僮民多亡入山谷，與之相

永樂七年，柳州道村寨蠻韋布黨等作亂，都指揮周誼率兵征討擒獲他。命令斬殺韋布黨，砍下他的頭在寨中示衆。廣西洞蠻韋父、融州羅城洞蠻潘父恣各自聚衆作亂，柳州等衛官軍捕獲斬殺他們。九年，賓州遷江縣、象州武仙縣古逢等洞蠻僚作亂。詔令調撥柳州、南寧、桂林等衛的軍隊征討。十四年，融州瑶民作亂，官軍征討平定叛亂。十七年，象州土吏覃仁用説，他的父親覃景安，先前元朝時曾任本州巡檢，有僮兵二百人，現在都成爲百姓，請求收集作爲官兵。皇帝不允許。十九年，融縣蠻賊五百多人，群聚侵擾搶劫，廣西參政耿文彬率領民兵會同桂林衛指揮平定賊寇。柳州等府上林等縣僮民梁公竦等六千户，男女三萬三千餘人，以及羅城縣土酋韋公、成乾等三百多户恢復常業。當初，韋公等爲首作亂，僮民多逃入山谷，與他們相勾結。事情奏報朝廷，派御史王煜等招安，使他們恢復常業，至此全部到來，仍隸屬户籍爲民。

結。事聞，遣御史王煜等招撫復業，至是俱至，仍隸籍爲民。

宣德初，蠻寇覃公旺作亂，據思恩縣大小富龍三十餘峒，固守險阻，以拒官軍。總兵官顧興祖等督兵分道攻之，斬公旺并其黨千五十餘人。捷至，帝曰："蠻民亦朕赤子，殺至千數，豈無脅從非辜者？以後宜開示恩信，撫慰而降之，如賈琮戍交州可也。"元年，柳州僮首韋敬曉等歸附。二年，廣西三司奏："柳慶等府賊首韋萬黄、韋朝傳等聚衆劫殺爲民害。"敕興祖進兵剿平之。

懷遠爲柳州屬邑，在右江上游，旁近靖綏、黎平，諸瑶竊據久。隆慶時，大征古田，懷遠知縣馬希武欲乘間築城，召諸瑶役之，許犒不與。諸瑶遂合繩坡頭、板江諸峒，殺官吏反。總制殷正茂請於朝，遣總兵官李錫、參將王世科統兵進討。官兵至板江，瑶賊皆據險死守。正茂知諸瑶獨畏永順鈎刀手及狼兵，乃檄三道兵數萬人擊太平、河裏諸村，大破之，連拔數寨，斬賊首榮才富、吴金田等，前後捕斬凡三千餘，俘獲男婦及牛馬無算。事聞，議設兵防，改萬石、宜良、丹陽爲土巡司，屯土兵五百人，且耕且守。

萬曆元年，洛容知縣邵廷臣以養歸，主簿謝漳行縣事。會上元夜，單騎巡檄山中。僮蠻韋朝義率上油、古底諸僮夜半出掠，逐漳，追至城，殺漳，奪縣印去。是夜，指揮朱昌胤、土巡檢韋顯忠共提兵决戰，斬首三十一級，兵校文斌獲朝義，奪還縣印，守巡官以聞。乃命總兵李錫，參將王瑞、康仁等剿之，破上油、古底諸寨，斬覃金狼等二千八百三十餘級，俘二百二十餘人，牛馬器械稱是。後

宣德初年，蠻寇覃公旺作亂，占據思恩縣大小富龍三十多峒，堅守險阻，以抵抗官軍。總兵官顧興祖等督率軍隊分道進攻，斬殺覃公旺和他的黨羽一千零五十多人。捷報傳到，皇帝説："蠻民也是朕的百姓，殺至千人，難道没有被迫相從無辜的人？以後應明示恩信，撫慰勸降他們，像賈琮戍守交州就可以了。"元年，柳州僮首領韋敬曉等歸附。二年，廣西三司奏報："柳慶等府賊寇首領韋萬黄、韋朝傳等聚衆搶劫殺戮，成爲百姓的禍害。"敕令顧興祖進兵剿滅平定。

懷遠是柳州的屬邑，在右江上游，靠近靖綏、黎平，衆瑶私自占據已很久。隆慶時，大舉發兵征討古田，懷遠知縣馬希武想乘機築建城墻，召集衆瑶役使他們，許諾犒勞没有兑現。衆瑶於是會合繩坡頭、板江各峒，殺死官吏反叛。總制殷正茂向朝廷請奏，派總兵官李錫、參將王世科領兵進軍征討。官兵到達板江，瑶賊都占據險地死守。殷正茂知道衆瑶衹怕永順鈎刀手以及廣西狼人組成的軍隊，就傳檄文徵召三道兵數萬人攻打太平、河裏各村，大敗反賊，接連拔取數寨，斬殺賊寇首領榮才富、吴金田等，前後捕獲斬殺共三千多人，俘獲男子婦女以及牛馬不計其數。事情奏報朝廷，議定設置兵防，改萬石、宜良、丹陽爲土巡司，屯駐土兵五百人，邊耕種邊防守。

萬曆元年，洛容知縣邵廷臣因父母年邁還鄉，主簿謝漳代理縣事。正逢元宵節的夜晚，單騎在山中巡行曉諭。僮蠻韋朝義率領上油、古底各僮半夜出來搶劫，追趕謝漳，追到城中，殺死謝漳，奪取縣印離去。這夜，指揮朱昌胤、土巡檢韋顯忠一起率領軍隊决戰，斬首三十一人，兵校文斌抓獲韋朝義，奪回縣印，守巡官奏報朝廷。便命令總兵李錫，參將王瑞、康仁等圍剿，攻破上油、古底各寨，斬殺覃金狼等二千八百三十餘人，俘獲二百二十多人，牛馬器械與此相當。後來殘餘賊寇僮黄朝貴又會合融縣瑶號稱一

殘僮黃朝貴復合融縣瑶號萬人，聲言欲入富福鎮。王世科復引兵擊之，斬五十餘人。始洛容在萬山中，城小無雉堞，縣官皆寓府城，知縣余涵請遷城於白龍巖，不果，至是謝漳遂及於難。

萬人，揚言要攻入富福鎮。王世科又領兵進擊，斬殺五十多人。起初洛容在萬山中，城小没有城墻，縣官都寄居在府城，知縣余涵請求把縣城遷到白龍巖，没有實行，到此時謝漳遇難。

又韋王朋者，馬平僮也。初平馬平時，因建營堡，使土舍韋志隆提兵屯其地。王朋視堡兵如仇，常率東歐、大產諸蠻要挾營堡。兵備周浩使千總往撫，遂殺千總，劫村落，總兵王尚父剿平之。

又韋王朋，是馬平僮人。當初平定馬平時，藉機建造營堡，令土司屬官韋志隆率領軍隊屯駐這裏。韋王朋把堡兵看作仇人，常率東歐、大產各蠻要挾營堡。兵備周浩派千總前往安撫，於是殺了千總，搶劫村落，總兵王尚父圍剿平定了反賊。

慶遠

慶遠，秦象郡，漢交阯、日南二郡界，後淪於蠻。唐始置粵州，天寶初，改龍水郡，屬嶺南道，乾符中，更宜州。宋升慶遠軍節度，咸淳初，改慶遠府。元爲慶元路。

慶遠，是秦朝象郡，漢朝交阯、日南二郡的地域，後來淪没於蠻。唐朝開始設置粵州，天寶初年，改爲龍水郡，隸屬嶺南道，乾符年間，改爲宜州。宋朝升爲慶遠軍節度，咸淳初年，改爲慶遠府。元朝爲慶元路。

洪武元年，仍改慶遠府。時征南將軍楊文既平廣西，二年，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土酋安撫使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録用以統其民，則蠻情易服，守兵可减。"帝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知事各一員，以天護爲同知，王毅爲副使。

洪武元年，仍改爲慶遠府。當時征南將軍楊文已經平定廣西，二年，行省臣説："慶遠府地方連接八番溪洞，管轄南丹、宜山等處，宋朝、元朝都用土酋安撫使統領他們。天朝軍隊攻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最先來歸附，應依照宋朝、元朝的制度，録用來統領百姓，那麽蠻心就容易順服，守兵可以减少。"皇帝聽從他的建議，詔令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設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知事各一人，任莫天護爲同知，王毅爲副使。

三年，行省臣言："慶遠，故府也，今爲安撫司，其地皆深山曠野，其民皆安撫莫天護之族。天護素庸弱，宗族强者，動肆跋扈，至殺河池縣丞蓋讓，與諸蠻相煽爲亂，此豈可姑息以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仍設府置衛，以守其地。"報可。乃命莫天護赴京。七年，賜廣西土官莫金文綺六匹，置南丹州，隸慶遠府，以莫金爲知州。八年，那地縣土官羅貌來

三年，行省臣説："慶遠，原本是府，現在是安撫司，此地都是深山曠野，這裏的人民都是安撫莫天護的族人。莫天護一向平庸懦弱，宗族中强悍的人，動不動就放肆專横，以致殺害河池縣丞蓋讓，與衆蠻相互煽動作亂，這怎麽能姑息養奸爲將來種下禍患呢？請求罷除安撫司，仍然設置府衛，以守衛其地。"批覆許可。就命令莫天護趕赴京城。七年，賞賜廣西土官莫金紋綺六匹，設置南丹州，隸屬慶遠府，以莫金任知州。八年，那地縣土官羅貌來京朝見，以羅貌掌管縣

朝，以貌知縣事。

二十八年，都指揮韓觀率兵捕獲宜山等縣蠻寇二千八百餘人，斬僞大王韋召，僞萬户趙成秀、韋公旺等，傳首京師。時嶺南盛暑，官軍多病瘴，帝命觀班師。南丹土官莫金叛，帝命征南將軍楊文，龍州平後，移師討南丹、奉議等處。龍州趙宗壽來朝謝罪，貢方物。大軍進征奉議，調參將劉真分道攻南丹，破之，執莫金并俘其衆。後遣寶慶衛指揮孫宗等分兵擊巴蘭等寨，蠻僚懼，焚寨遁去，官兵追捕斬之，蠻地悉定。詔置南丹、奉議、慶遠三衛，以官軍守之。

二十九年，廣西布政司言："新設南丹等三衛及富川千户所，歲用軍餉二十餘萬石，有司所徵，不足以給。"帝命俱置屯田，給耕種。尋遣中使至桂林等府市牛給南丹、奉議諸衛軍士。都指揮姜旺、童勝率兵抵思恩縣鎮寧等村洞，殺獲叛蠻三千餘人，降一千一百餘户，得故宋銅印一來上。

永樂二年，慶遠府言："忻城、宜山二縣洞蠻陳公宣等出没爲寇，請剿捕。"帝命都指揮朱輝親往撫諭，公宣等相率歸附，凡千三十五户。荔波縣民覃真保上言："縣自洪武至今，人民安業，惟八十二洞瑶民未隸編籍。今聞朝廷加恩撫綏，咸願爲民，無由自達，乞遣使招撫。"乃命右軍都督府移文都督韓觀遣人撫諭，其願爲民者，量給賜賚，復其徭役三年。

宣德五年，總兵官山雲討慶遠蠻寇，斬首七千四百，平之。九年，雲奏："思恩縣蠻賊覃公砦等累年作亂，今委都指揮彭義等率兵剿捕，斬賊首梁公成、潘通天等梟之，仍督官軍搜捕餘黨。"帝賜敕慰勞。又奏："慶

事。

二十八年，都指揮韓觀率兵捕獲宜山等縣蠻寇二千八百多人，斬殺僞大王韋召，僞萬户趙成秀、韋公旺等，把首級傳送京城。當時嶺南十分暑熱，官軍多受瘴氣生病，皇帝命韓觀調回軍隊。南丹土官莫金反叛，皇帝命征南將軍楊文，平定龍州後，轉移軍隊征討南丹、奉議等處。龍州趙宗壽到朝廷謝罪，貢獻本地物産。大軍進發征討奉議，調用參將劉真分道攻打南丹，攻破敵寇，捉拿莫金并俘獲他的部衆。後來派寶慶衛指揮孫宗等分兵進擊巴蘭等寨，蠻僚懼怕，焚寨逃跑，官兵追捕斬殺，蠻地全部平定。詔令設置南丹、奉議、慶遠三衛，用官軍防守。

二十九年，廣西布政司説："新設南丹等三衛及富川千户所，每年用軍餉二十餘萬石，有關部門徵收的賦税，不足以供給。"皇帝命全部安置屯田，供給耕牛、種籽。不久派宦官到桂林等府買牛供給南丹、奉議各衛軍士。都指揮姜旺、童勝率兵抵達思恩縣鎮寧等村洞，斬殺俘獲叛蠻三千多人，降服一千一百多户，得到原宋朝銅印一枚進獻給朝廷。

永樂二年，慶遠府説："忻城、宜山二縣洞蠻陳公宣等出没作賊寇，請求剿滅捕拿。"皇帝命都指揮朱輝親自前往安撫曉諭，陳公宣等相繼歸附，共一千零三十五户。荔波縣百姓覃真保上奏説："本縣自洪武至今，人民安心本業，衹有八十二洞瑶民没有編入户籍。現在得知朝廷加恩安撫，都願爲民，衹是没有自我表達機會，請求派使者招撫。"就命右軍都督府發公文通知都督韓觀派人前去安撫曉諭，那些願意爲民的，量情給予賞賜，免除其徭役三年。

宣德五年，總兵官山雲征討慶遠蠻寇，斬首七千四百人，平定寇亂。九年，山雲奏報："思恩縣蠻賊覃公砦等多年作亂，現委派都指揮彭義等率兵圍剿捕拿，斬賊寇首領梁公成、潘通天等懸頭示衆，仍督促官軍搜捕餘黨。"皇帝賜敕書慰勞。又奏報："慶遠、鬱林等州縣蠻寇出没，

遠、鬱林等州縣蠻寇出没，必宜剿除，而兵力不足。"帝命廣東都司調附近衛所精鋭士卒千五百人，委都指揮一員，赴廣西，聽雲調用。十年，南丹土官莫禎來朝，貢馬，賜綵幣。

正統四年，莫禎奏："本府所轄東蘭等三州，土官所治，歷年以來，地方寧靖。宜山等六縣，流官所治，溪峒諸蠻，不時出没。原其所自，皆因流官能撫字附近良民，而溪峒諸蠻恃險爲惡者，不能鈐制其出没。每調軍剿捕，各縣居民與諸蠻結納者，又先漏泄軍情，致賊潛遁。及聞招撫，詐爲向順，仍肆劫掠，是以兵連禍結無寧歲。臣竊不忍良民受害，願授臣本州土官知府，流官總理府事，而臣專備蠻賊，務擒捕殄絶積年爲害者。其餘則編伍造册，使聽調用。據岩險者，拘集平地，使無所恃。擇有名望者立爲頭目，加意撫恤，督勵生理。各村寨皆置社學，使漸風化。三五十里設一堡，使土兵守備，凡有寇亂，即率衆剿殺。如賊不除，地方不靖，乞究臣誑罔之罪。"帝覽其奏，即敕總兵官柳溥曰："以蠻攻蠻，古有成説。今莫禎所奏，意甚可嘉，彼果能效力，省我邊費，朝廷豈惜一官，爾其酌之。"

弘治九年，總督鄧廷瓚言："廣西瑶、僮數多，土民數少，兼各衛軍士十亡八九，凡有征調，全倚土兵。乞令東蘭土知州韋祖鋐子一人，領土兵數千於古田、蘭麻等處撥田耕守，候平古田，改設長官司以授之。"廷議以古田密邇省治，其間土地多良民世業；若以祖鋐子爲土官，恐數年之後，良民田税皆非我有。欲設長官司，祇宜於土民中選補。廷瓚又言："慶遠府天河縣舊十八里，後漸爲僮

必應剿除，但兵力不足。"皇帝命廣東都司調用附近衛所精鋭士卒一千五百人，委派都指揮一員，奔赴廣西，聽山雲調用。十年，南丹土官莫禎來京朝見，進貢馬匹，賞賜束帛。

正統四年，莫禎奏報："本府管轄的東蘭等三州，由土官治理，多年以來，地方寧静。宜山等六縣，由流官治理，溪峒衆蠻，不時出没爲寇。推究根源，都因爲流官能安撫養育附近良民，但是溪峒衆蠻倚恃天險作惡的，不能限制約束他們出没。每次調用軍隊圍剿捕捉，各縣居民與衆蠻勾結的，又先泄漏軍情，致使賊寇暗中逃走。到聽説招撫，假裝順服，仍然肆意搶劫，因此戰事災禍接連不斷没有安定的時候。臣不忍良民受害，希望授臣本州土官知府，流官總理府事，而臣專門防備蠻賊，務必擒捕滅絶多年爲害的人。其餘的就編伍造册，使聽從調用。占據岩險的人，把他們限制聚集在平地上，使他們没有什麽可倚恃。挑選出有名望的人確立爲頭目，特别注意撫恤，督導勉勵生計。各村寨都設置社學，使他們逐漸受教育感化。三五十里設置一堡，派士兵守備，凡有賊寇作亂，就率衆剿殺。如果賊寇没有除去，地方不安静，請求追究臣欺誑的罪行。"皇帝看了他的奏章，就敕諭總兵官柳溥説："以蠻攻蠻，古時就有這種做法。現在莫禎奏請的，意見很是值得嘉許，他果真能效力，節省朝廷邊境的費用，朝廷豈吝惜一個官職，你斟酌處理吧。"

弘治九年，總督鄧廷瓚説："廣西瑶、僮數量多，土民數量少，兼各衛軍士十亡八九，凡是有徵調，全倚恃土兵。請求令東蘭土知州韋祖鋐的兒子一人，帶領土兵數千在古田、蘭麻等處撥給田地耕種守衛，等候平定古田，改設長官司以授予他。"朝臣决議因古田靠近省治所，其中的土地多是良民的永業田，如果以韋祖鋐的兒子爲土官，恐怕多年之後，良民的田税都不歸朝廷所有。想設置長官司，祇應在土民中選人遞補。鄧廷瓚又説："慶遠府天河縣原有十八里，後來逐漸被僮賊占據，祇剩殘餘之民八里，請分設一長

賊所據，止餘殘民八里，請分設一長官司治之。”部議增設永安長官司，授土人韋萬妙等爲正、副長官，并流官吏目一員。是年，裁忻城縣流官，留土官知縣掌縣事，亦從廷瓚奏也。

官司治理。”部議增設永安長官司，授土人韋萬妙等爲正、副長官，并設流官吏目一員。這年，裁去忻城縣流官，留土官知縣掌管縣事，也是聽從了鄧廷瓚的奏請。

十二年，韋祖鋐率兵五千助思恩岑濬攻田州，殺掠男女八百餘人，驅之溺水死者無算。副總兵歐磐詣田州，兵乃解。

十二年，韋祖鋐率兵五千幫助思恩岑濬攻打田州，斬殺劫掠男女八百多人，驅趕到水中淹死的人無數。副總兵歐磐率軍趕赴田州，兵禍纔解除。

嘉靖二十七年，那地州土官羅廷鳳聽調有勞，命襲替，免赴京。四十二年録平瑶功，授東蘭州、那地州土官職。

嘉靖二十七年，那地州土官羅廷鳳聽候徵調有功勞，命蔭襲職務，免去赴京。四十二年按平定瑶的功勞大小行賞，授東蘭州、那地州土官職務。

慶遠領州四。河池，弘治中以縣升州，改流官。其東蘭、那地、南丹皆土官。縣五，忻城土官。又長官司二，曰永安，永順。

慶遠統領州四個。河池，弘治年間以縣升州，改設流官。東蘭、那地、南丹都是土官。縣五個，忻城設土官。又設長官司二個，名永安、永順。

東蘭州，在府城西南四百二十里。宋時有韋君朝者，居文蘭峒爲蠻長，傳子宴鬧。崇寧五年内附，因置蘭州，以宴鬧知州事，俾世其官。元改爲東蘭州，韋氏世襲如故。洪武十二年，土官韋富撓遣家人韋錢保詣闕，上元所授印，貢方物。錢保匿富撓名，以己名上，因以錢保知東蘭州。既而錢保徵斂暴急，民不堪命，擁富撓作亂。廣西都司討平之，執錢保正其罪，仍以其地歸韋氏。

東蘭州，在府城西南四百二十里。宋朝時有個韋君朝，居住在文蘭峒爲蠻長，傳給兒子韋宴鬧。崇寧五年歸附朝廷，於是設置蘭州，以韋宴鬧任知州，使世襲官職。元朝改爲東蘭州，韋氏依舊世襲。洪武十二年，土官韋富撓派家人韋錢保到朝廷，奉上元朝授予的官印，進貢本地物產。錢保隱去韋富撓的名字，把自己的名字寫上，於是以錢保任東蘭州知州。不久錢保横徵暴斂，百姓不能忍受，擁戴韋富撓作亂。廣西都司討伐平定，抓住錢保治他的罪，仍把其地歸還韋氏。

那地州，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宋熙寧初，土人羅世念來降，授世職。崇寧五年，諸蠻納土，遂置地、那二州，以羅氏世知地州。大觀中，析地州置孚州。元仍爲地、那二州。洪武元年，土官羅黄貌歸附，詔并那入地，爲那地州，予印，授黄貌世襲土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那地州，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宋朝熙寧初年，土人羅世念來投降，授世襲的官職。崇寧五年，各蠻交納土地，於是設置地、那二州，以羅氏世代任地州知州。大觀年間，分地州設置孚州。元朝仍爲地、那二州。洪武元年，土官羅黄貌歸附朝廷，詔令把那州并入地州，爲那地州，給予印信，授羅黄貌世襲土知州，以流官吏目參佐官輔佐他。

南丹州，宋開寶初，土官莫洪𦡱内附。元豐三年置南丹州，管轄諸蠻，歷世承襲。元至正末，莫國麒

南丹州，宋朝開寶初年，土官莫洪𦡱歸附朝廷。元豐三年設置南丹州，管轄衆蠻，世代承襲。元朝至正末年，莫國麒獻納土地，命令他任

納土，命爲慶遠南丹谿洞安撫使。明洪武初，安撫使莫天護歸附。七年置州，授莫金知州，世襲，佐以流官吏目。金以叛誅，廢州置衛。後因其地多瘴，遷之賓州。既而蠻民作亂，復置土官知州，以金子莫禄爲之。

忻城，宋慶曆間置縣，隸宜州。元以土官莫保爲八仙屯千户。洪武初，設流官知縣，罷管兵官，籍其屯兵爲民，莫氏遂徙居忻城界。宣、正後，瑶、僮狂悖，知縣蘇寬不任職。瑶老韋公泰等舉莫保之孫誠敬爲土官，寬爲請於上官，具奏，得世襲知縣。由是邑有二令，權不相統，流官握空印，僦居府城而已。弘治間，總督鄧廷瓚奏革流官，土人韋保爲内官，陰主之，始獨任土官。

永順司、永安司，舊爲宜山縣。正統六年，因蠻民弗靖，有司莫能控禦，耆民黄祖記與思恩土官岑瑛交結，欲割地歸之思恩，因謀於知縣朱斌備。時瑛方雄兩江，大將多右之，斌備亦欲藉以自固，遂爲具奏，以地改屬思恩。土民不服，韋萬秀以復地爲名，因而倡亂。成化二十二年，覃召管等復亂，屢征不靖。

弘治元年委官撫之，衆願取前地，别立長官司。都御史鄧廷瓚爲奏，置永順、永安二司，各設長官一，副長官一，以鄧文茂等四人爲之，皆宜山洛口、洛東諸里人也。自是宜山東南棄一百八十四村地，宜山西南棄一百二十四村地。議者以忻城自唐、宋内屬已二百餘年，一旦舉而棄之於蠻，爲失策云。

平樂

平樂，初爲縣，元大德中改平樂府，明因之。洪武二十一年，廣西都

慶遠南丹谿洞安撫使。明朝洪武初年，安撫使莫天護歸附。七年置州，授莫金知州，世襲，用流官吏目參佐官輔佐他。莫金因反叛被殺，廢州置衛。後來因爲這個地方多瘴氣，遷到賓州。不久蠻民作亂，又設置土官知州，任用莫金的兒子莫禄知州事。

忻城，宋朝慶曆年間設置縣，隸屬宜州。元朝以土官莫保爲八仙屯千户。洪武初年，設置流官知縣，罷除管兵官，把駐守的士兵編入民籍，莫氏於是遷居到忻城地界。宣德、正統後，瑶、僮狂妄固執，知縣蘇寬不稱職。瑶老韋公泰等推舉莫保的孫子莫誠敬爲土官，蘇寬爲此向上司請示，備文上奏，得世襲知縣。從此邑有二個縣令，權力不統一，流官握空印，租屋居住在府城罷了。弘治年間，總督鄧廷瓚奏請革除流官，土人韋保是宦官，暗中主使，纔單獨任用土官。

永順司、永安司，舊爲宜山縣。正統六年，因蠻民不安定，主管官吏不能控制駕馭，年老有德之民黄祖記與思恩土官岑瑛交往結好，想割地歸於思恩，於是與知縣朱斌備謀劃。當時岑瑛正在兩江稱雄，大將多袒護他，朱斌備也想藉以鞏固自己的勢力，於是爲此備文上奏，使其地改屬思恩。土民不服，韋萬秀以恢復原地爲名義，藉機倡議作亂。成化二十二年，覃召管等又作亂，多次征討不能安定。

弘治元年委派官員安撫，民衆願分出前地，另立長官司。都御史鄧廷瓚爲他們奏請，設置永順、永安二司，各設長官一名，副長官一名，以鄧文茂等四人分别擔任，都是宜山洛口、洛東各里的人。自此宜山東南捨棄一百八十四村的土地，宜山西南捨棄一百二十四村的土地。評議者認爲忻城自唐朝、宋朝歸附朝廷作屬地已經二百多年，一旦拿來捨棄給蠻，是失策之舉。

平樂，起初爲縣，元朝大德年間改爲平樂府，明朝沿襲。洪武二十一年，廣西都指揮使

指揮使言：“平樂府富川縣靈亭山、破紙山等洞瑶二千餘人，占耕内地，嘯聚劫奪，居民被擾，恭城、賀縣及湖廣道州、永明等縣之民亦被害。比調衛兵收捕，即逃匿岩谷，兵退復肆跳梁。臣等欲於秋成時，統所部會永、道諸軍，列屯賊境，扼其要路，收其所種穀粟。彼無糧食，勢必自窮，乘機擒戮，可絶後患。”從之。二十九年，遷富川縣於富川千户所。時富川千户所新立於矮石城，典史言：“縣治無城，恐蠻寇竊發，無以守禦，宜遷城内爲便。”從之。

說：“平樂府富川縣靈亭山、破紙山等洞瑶二千多人，占耕内地，結夥爲盜進行搶劫，居民被騷擾，恭城、賀縣以及湖廣道州、永明等縣的百姓也遭受禍害。等到調用衛兵捕捉，就逃遁隱藏在岩谷之間，兵退又肆意强横。臣等想在秋熟之時，統率部衆會同永、道各軍，列屯駐扎賊境，扼制他們的主要通路，收取他們種的穀粟。他們没有糧食，一定會窮困窘迫，乘機活捉處死他們，可除後患。”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二十九年，把富川縣遷到富川千户所。當時富川千户所在矮石城新設立，典史說：“縣治所没有城墻，恐怕蠻寇暗中發動叛亂，没有辦法防守抵禦，應遷到城内有利些。”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弘治九年，總督鄧廷瓚言：“平樂府之昭平堡介在梧州、平樂間，瑶、僮率出爲患，乞令上林土知縣黄瓊、歸德土知州黄通各選子弟一人，領土兵各千人，往駐其地。仍築城垣，設長官司署領，撥平樂縣仙回峒閒田與之耕種。其冠帶千夫長龍彪改授昭平巡檢，造哨船三十，使往來府江巡哨，流官停選。”廷議以昭平堡係内地，若增土官，恐貽後患。況府江一帶，近已設按察司副使一員，整飭兵備，土官不必差遣，止令每歲各出土兵一千聽調。詔從其議。

弘治九年，總督鄧廷瓚說：“平樂府的昭平堡介於梧州、平樂之間，瑶、僮大都出來作亂，請求令上林土知縣黄瓊、歸德土知州黄通各選子弟一人，領土兵各一千人，前往駐守此地。并建築城墻，設長官司統領，撥平樂縣仙回峒閑置的田地給他們耕種。這裏的冠帶千夫長龍彪改授昭平巡檢，造哨船三十艘，使往來府江巡哨，流官停止選用。”朝臣的意見因昭平堡是内地，如果增設土官，怕留下後患。況且府江一帶，近來已設置按察司副使一員，整治兵備，土官不必差遣，衹令每年各出土兵一千聽候徵調。詔令聽從了朝臣的意見。

府江有兩岸三洞諸僮，皆屬荔浦，延袤千餘里，中間巢峒盤絡，爲瑶、僮窟穴。江上諸賊倚爲黨援，日與府江酋長楊公滿等掠荔浦、平樂及峰門、南源，執永安知州楊惟執，殺指揮胡翰、千户周濂、土舍岑文及兵民無算。而遷江之北三，來賓之北五，皆右江僮，亦時與東歐、西里及三都、五都諸賊相倚附，馬多人勁，俗號爲鏟馬賊。常陳兵走嶺東，掠三水、清遠諸縣，還入南寧、平南、武宣、來賓、藤、貴，劫府庫。已而劫來賓所千户黄元舉，殺土吏黄勝及其

府江有兩岸三洞各僮，都隸屬荔浦，延綿千餘里，中間巢峒盤繞連絡，是瑶、僮的窟穴。江上衆賊倚恃作爲結援相助的黨羽，天天與府江酋長楊公滿等劫掠荔浦、平樂及峰門、南源，捉拿永安知州楊惟執，殺死指揮胡翰、千户周濂、土司屬官岑文以及兵民無數。而遷江的北三，來賓的北五，都是右江僮，也常常與東歐、西里及三都、五都衆賊相倚附，馬多人强，俗間稱爲削馬賊。常帶兵跑到嶺東，劫掠三水、清遠各縣，返回進入南寧、平南、武宣、來賓、藤、貴，搶劫府庫。隨後劫持來賓所千户黄元舉，殺死土吏黄勝及他的兒子四人，兵七十多人，又殺死明經諸生王朝經、周松、李茂、姜集等，白天劫掠殺

子四人，兵七十餘人，又殺明經諸生王朝經、周松、李茂、姜集等，白晝劫殺，道絶行人。

隆慶六年，巡撫郭應聘、總督殷正茂請討。詔總兵官李錫督軍進剿，并調東蘭、龍英、泗城、南丹、歸順諸土兵，而以土吏韋文明等統之，攻古西、巖口、笋山、古造及兩峰、黄洞等寨，斬獲賊渠，餘黨竄入仙回、古帶諸山，搜捕殆盡。乃移檄北三、北五，趣其歸降。峒老韋法真同被擄來賓、遷江民蒙演等詣軍前乞降，許之，乃定善後六策以聞。初，荔浦之峰門、南源，修仁之麗壁，永安之古眉諸巡司，爲諸僮所奪。至是議改土巡檢，推擇有才武者，給冠帶，管事，三載稱職，始世襲。

萬曆六年，北山蠻譚公柄挾毒弩，肆傷行旅，每一出十百爲群。自殺黄勝後，復聚黨以三千人出佡鳳山、龜鼇塘，與河塘韋宋武傍江結寨。時義寧、永寧、永福諸僮群起，相殺掠，道路不通。會咘咳寨藍公潺執土吏黄如金，奪其司。巡撫吴文華檄守巡道吴善、陳俊徵永順白山兵及狼兵剿之，平横山、咘咳諸巢。諸瑶請還侵地及所擄生口，願輸賦爲良民，遂班師。

右江十寨，隆慶中，總督殷正茂擊破古田，即以檄趣八寨歸降，得貸死。於是寨老樊公懸、韋公良等踵軍門上謁，自言十寨共一百二十八村，環村而居者二千一百二十餘家，皆請受賦。右江兵備鄭一龍、參將王世科，謂十寨既請爲氓，當以十家爲率，賦米一石。村立一甲長，寨立一峒老，爲徵賦計。而以思古、周安、落紅、古卯、龍哈立一州，屬向武土官黄九疇；羅墨、古鉢、古憑、都

人，路上行人斷絶。

隆慶六年，巡撫郭應聘、總督殷正茂請求征討。詔令總兵官李錫督軍進剿，并徵調東蘭、龍英、泗城、南丹、歸順各土兵，而以土吏韋文明等統領，攻打古西、巖口、笋山、古造及兩峰、黄洞等寨，斬獲賊首領，餘黨竄入仙回、古帶等山，全部搜尋捕獲。就發布文告曉示北三、北五，催促他們歸服投降。峒老韋法真同被擄掠的來賓、遷江百姓蒙演等到軍前乞求投降，官軍允許投降，就定下善後六策奏報朝廷。當初，荔浦的峰門、南源，修仁的麗壁，永安的古眉各巡司，被衆僮奪去。至此議定改爲土巡檢，推選有才能武略的人，給予冠帶，管理事務，三年稱職，纔世襲。

萬曆六年，北山蠻譚公柄持毒弩，肆意傷害行人，每次出動都十人百人成群。自從殺了黄勝後，又聚集結黨以三千人出佡鳳山、龜鼇塘，與河塘韋宋武依傍江邊結寨。當時義寧、永寧、永福衆僮群起，互相殺掠，道路不通。正逢咘咳寨藍公潺捉拿土吏黄如金，奪取土司。巡撫吴文華檄令守巡道吴善、陳俊徵調永順白山兵以及粵西少數民族組成的軍隊圍剿，平定横山、咘咳各巢。衆瑶請求歸還侵占的土地以及搶奪的人口，願意交納賦税作良民，於是調回軍隊。

右江十寨，隆慶年間，總督殷正茂攻破古田，就用檄文催促八寨歸降，得免於死罪。於是寨老樊公懸、韋公良等到軍門通名進見，自己説十寨共一百二十八村，環村居住着二千一百二十多家，都請求承受賦税。右江兵備鄭一龍、參將王世科，認爲十寨既然請求作百姓，應當以十家爲單位，交納賦税米一石。每村立一名甲長，每寨立一名峒老，爲徵收賦税作打算。而以思古、周安、落紅、古卯、龍哈立一州，歸屬向武土官黄九疇；羅墨、古鉢、古憑、都北、咘咳立一州，歸屬那地土官黄暘；都爲土知州。之後，把

北、啼咳立一州，屬那地土官黄暘；皆爲土知州。已，移思恩守備於周安堡，而布政使以爲不便，總制乃議立八寨爲長官司，以兵八千人屬黄暘爲長官，黄昌、韋富皆給冠帶爲土舍，亦各引兵二百守焉。

思恩守備移到周安堡，但布政使認爲不便利，總制就議定立八寨爲長官司，以兵八千人歸屬黄暘爲長官，黄昌、韋富都給冠帶爲土司屬官，也各領兵二百守衛。

久之，十寨復聚黨作亂，據民田產，白晝入都市剽掠，甚至攻城劫庫，戕官民。總制劉堯誨、巡撫張任急統兵進剿，斬首一萬六千九百有奇，獲器仗三千二百，牛馬二百三十九。帝乃升賞諸土吏功，復分八寨爲三鎮，各建一城，而以東蘭州韋應鯤、韋顯能及田州黄馮克爲土巡檢，留兵一千人戍之。於三里增建二堡，自楊渡水爲界，墾田屯種，給南丹衛，通道慶遠、賓州，使思恩、三里聯絡不絶，於是右江十寨復安輯輸賦。

很長時間後，十寨又結黨作亂，占據百姓田產，白天入都市騷擾搶劫掠奪，甚至攻城劫庫，殘害官民。總制劉堯誨、巡撫張任急速統兵進剿，斬首一萬六千九百多人，繳獲器械三千二百件，牛馬二百三十九頭。皇帝就封賞衆土吏的功勞，又分八寨爲三鎮，各建一城，而以東蘭州韋應鯤、韋顯能以及田州黄馮克爲土巡檢，留兵一千人戍守。在三里增建二堡，自楊渡水爲界限，開墾屯田耕種，供給南丹衛，道通慶遠、賓州，使思恩、三里聯絡不斷絶，於是右江十寨又安定交納賦税。

三十二年，桂林、平樂瑶、僮據險肆亂，殺知縣張士毅，焚劫無虚月。總督應檟檄總兵官顧寰督兵進剿，擒斬四百八十四，俘獲男女三百四十，牛馬器械甚衆。守臣以捷聞，并上僉事茅坤、參將王寵、都指揮鍾坤秀、參政張謙、百户吴通等功狀，各升廕有差。

三十二年，桂林、平樂瑶、僮倚恃地勢險峻肆意作亂，殺死知縣張士毅，月月焚燒搶劫。總督應檟傳檄文徵召總兵官顧寰督兵進剿，擒獲斬殺四百八十四人，俘獲男女三百四十人，牛馬器械很多。守臣以捷報呈奏朝廷，并呈上僉事茅坤、參將王寵、都指揮鍾坤秀、參政張謙、百户吴通等功勞，各自提升廕封不等。

平樂界桂、梧，西北近楚，清湘、九嶷，鬱相樛結。東南入梧，溪洞林箐，多爲瑶人盤據。自數經大征後，刊山通道，展爲周行，而又增置樓船，繕修校壘，居民行旅皆帖席，瑶、僮亦駸駸馴習於文治云。

平樂與桂林、梧州交界，西北臨近楚，清湘、九嶷，鬱鬱葱葱連綿交結。東南進入梧州，溪洞林竹，多爲瑶人盤踞。自從多次歷經大征討後，砍伐山上樹木打通道路，擴展爲大路，又增置樓船，整修營壘，居民行人都安穩，瑶、僮也隨着時光的迅速消逝被文教禮樂教化。

梧州

梧州，漢之蒼梧郡也。元至元中，改置梧州路。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既平廣東，引兵至梧州境。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亮祖駐兵藤州。於是

梧州，是漢朝的蒼梧郡。元朝至元年間，改置梧州路。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平定廣東後，領兵到梧州境内。元朝達魯花赤拜住率領官吏父老迎接投降，朱亮祖在藤州駐扎軍隊。於是潯、貴等州縣依次投降歸附。二

潯、貴等州縣以次降附。二年，并南流縣於鬱林州，普寧縣於容州，并藤州皆隸梧州府。四年，置梧州守禦千户所。二十三年，置容縣守禦千户所。

年，把南流縣并於鬱林州，普寧縣并於容州，和藤州都隸屬梧州府。四年，設置梧州守禦千户所。二十三年，設置容縣守禦千户所。

廣西全省惟蒼梧一道無土司，瑤患亦稀。萬曆初，岑溪有潘積善者，僭號平天王，與六十三山、六山、七山諸瑤、僮據山爲寇，居民請剿。會大兵征羅旁不暇及，總制淩雲翼檄以禍福，積善願歸降輸賦，乃貸其死，且以其子入學。議者謂七山爲蒼、藤信地，六山爲容縣、北流中衝，北科爲六十三山咽喉，懷集爲賀縣諸村出入之所。因立五大營，營六百人，合得三千人，設參將及屯堡三十治焉。而懷集瑤賊，在正德中已雄據十五寨，環二百餘里，爲州縣患。官軍屢討之，歸降，然盤互如故，往往相結諸峒蠻劫掠，殺百户朱裳及把總羅定朝，村民畏之，東西走匿。都御史吴善檄總兵戚繼光徵兵於羅定、泗城、都康諸土司，分五道，命參將戴應麟等擊金雞、松柏諸寨，斬渠魁，撫四百餘人。

廣西全省衹有蒼梧一道没有土司，瑤患也稀少。萬曆初年，岑溪有個潘積善，僭越名分稱平天王，與六十三山、六山、七山各瑤、僮占山爲寇，居民請求剿滅。正逢大軍征討羅旁無暇顧及，總制淩雲翼傳檄文以禍福曉諭，潘積善願意歸降交納賦税，就免去他的死罪，并且送他的兒子入太學。議論的人説七山是蒼州、藤州駐扎軍隊的地方，六山是容縣、北流的交通要道，北科是六十三山的險厄要地，懷集是賀縣各村出入的地方。於是建立五大營，每營六百人，合計三千人，設置參將以及屯堡三十個來治理。而懷集瑤賊，在正德年間已稱雄占據十五寨，環繞二百多里，是州縣的禍患。官軍多次征討，歸降，但盤踞如故，往往相結衆峒蠻搶劫掠奪，殺死百户朱裳以及把總羅定朝，村民懼怕他們，四處奔逃隱藏。都御史吴善傳檄文令總兵戚繼光向羅定、泗城、都康各土司徵兵，分五路，命參將戴應麟等攻打金雞、松柏各寨，斬殺賊寇首領，俘獲四百多人。

時鬱林瑤亦桀驁，數糾諸生瑤破諸村寨，入寇興業縣。兵巡道副使王原相告於總制，調兵擊破之，諸瑤悉平。

當時鬱林瑤也凶悍倔强，多次糾集衆没有馴化的瑤人攻破各村寨，入侵興業縣。兵巡道副使王原相禀告給總制，調兵打敗了他們，衆瑤全部平定。

潯州

潯州，江曰潯江，東城門曰潯陽，郡名取焉。洪武八年，潯州大藤峽瑤賊竊發，柳州衛官軍擒捕之。二十年，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谿險峻，瑤賊出没不常。近者廣西布政司參議楊敬恭爲大亨、老鼠、羅碌山生瑤所殺，官軍討之，賊登岩攀樹，捷如猿狖，追襲不及。若久駐兵，則瘴癘時發，兵

潯州，江名潯江，東城門名潯陽，郡名取於此。洪武八年，潯州大藤峽瑤賊暗中發動叛亂，柳州衛官軍擒拿捕捉。二十年，知府沈信説："府境連接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險峻，瑤賊出没無常。近來廣西布政司參議楊敬恭被大亨、老鼠、羅碌山没有馴化的瑤民殺害，官軍征討，賊寇登岩攀樹，像猿猴一樣敏捷，追襲趕不上。如果長久駐兵，則瘴氣時常發生，士兵多生疾病，又難以進取，兵退後賊寇又出來爲患。臣

多疾疫，又難進取，兵退復出爲患。臣以爲桂平、平南二縣，舊附瑶民，皆便習弓弩，慣歷險阻。若選其少壯千餘人，免其差徭，給以軍器衣裝，俾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官兵相爲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帝以蠻夷梗化，夙昔固然，但當謹其防禦，使不爲患。如爲寇不已，則發兵討之，何必團寨。

認爲桂平、平南二縣，原來歸附的瑶民，都熟習弓弩，習慣歷經險阻。如果從他們中選拔出一千多年少力壯的人，免除差役賦税，供給軍器衣裝，使各團村寨設置烽火，與官兵相互聲援，協同捕捉追趕，可以殲滅反賊。”皇帝以蠻夷頑固不服從教化，一貫如此，祇需謹慎防禦，使其不爲禍害。如果禍害不止，就發兵征討，何必組織團村寨。

永樂三年，總兵韓觀奏桂平縣蠻民爲亂，請發兵剿捕。帝命姑撫之，勿用兵。宣德四年，總兵山雲討潯、柳二州寇，并誅從寇二千四百八十人，梟首境上。七年，雲奏斬獲桂平等縣蠻寇覃公專等首級數。帝顧左右曰：“蠻寇害我良民，譬之蟊賊害稼，不可不去。然殺之過多，亦所不忍。雖彼自取滅亡，朕自以天地之心爲心也。”九年，雲奏潯州等處蠻寇劫掠良民，指揮田真率兵於大藤峽等處，前後斬首九十六級，歸所掠男婦二百三人。

永樂三年，總兵韓觀奏報桂平縣蠻民作亂，請發兵圍剿捕拿。皇帝命暫且安撫，不要動用軍隊。宣德四年，總兵山雲征討潯州、柳州賊寇，并誅殺相從的賊寇二千四百八十人，懸頭在境上示衆。七年，山雲奏報斬獲桂平等縣蠻寇覃公專等首級數個。皇帝看看左右説：“蠻寇殘害我良民，譬如害蟲危害莊稼，不可不除。但殺死的人過多，也於心不忍。雖然是他們自取滅亡，我以天地愛民的心胸，作爲我自己的心胸。”九年，山雲奏報潯州等處蠻寇搶劫良民，指揮田真率兵在大藤峽等處，前後斬首九十六人，歸還擄掠的男子婦女二百零三人。

正統元年，兵部尚書王驥奏：“桂平大藤峽等處蠻寇，攻劫鄉村。因調廣東官軍二千人，今已逾年，軍器衣裝損壞，宜如貴州諸軍例，予踐更。”從之。二年，山雲奏：“潯州府平南等縣耆民言：‘大藤峽等山，瑶寇不時出没，劫掠居民，阻絶行旅。近山荒田，爲賊占耕，而左、右兩江，人多食少，其狼兵素勇，爲賊所憚。若選委頭目，屯種近山荒田，斷賊出没之路，不過數年，賊徒坐困，地方寧靖矣。’臣已會同巡按諸司計議，量撥田州等府族目土兵，分界耕守，即委土官都指揮黄竑領之。遇賊出没，協同剿殺。”從之。七年，瑶賊藍受貳等恃所居大藤峽山險，糾集大信等山山老、山丁數百人，遞年殺

正統元年，兵部尚書王驥奏報：“桂平大藤峽等處蠻寇，攻擊搶劫鄉村。因此調用廣東官軍二千人，現在已經過了一年，軍器衣裝損壞，應該依照貴州各軍的規定，准許出錢雇人代替服役。”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二年，山雲奏請：“潯州府平南等縣年老有德之民説：‘大藤峽等山，瑶寇隨時出没，搶劫居民，阻斷行人。近山的荒田，被賊占據耕種，但左、右兩江，人多食少，那裏的粵西狼兵一向驍勇，賊寇懼怕他們。如果選拔委任頭目，屯種近山的荒田，斷絶賊寇出没的道路，不過幾年，賊寇就會困頓，地方就平安了。’臣已會同巡按各司計議，酌情撥田州等府族目土兵，分界耕種守衛，就委任土官都指揮黄竑統領他們。遇到賊寇出没，協同剿殺。”皇上聽從。七年，瑶賊藍受貳等倚恃所居大藤峽山險，糾集大信等山的山老、山丁數百人，年年殺人搶劫。千户滿智等設計誘殺十人，皇帝命令

掠。千户滿智等誘殺十人，帝命梟之，家口給賜有功之家。十一年，大藤峽蠻賊流劫鄉村，侵犯諸縣，巡按萬節以聞。景泰七年，大藤峽賊糾合荔浦等處賊，劫掠縣治，殺擄居民，命總兵柳溥等剿之。

懸頭示衆，俘獲人口賜給有功的人家。十一年，大藤峽蠻賊四處流竄搶劫鄉村，侵犯各縣，巡按萬節呈報朝廷。景泰七年，大藤峽賊糾集荔浦等處賊寇，劫掠縣治所，斬殺擄掠居民，命令總兵柳溥等剿滅。

天順五年，鎮守廣東中官阮隨奏："大藤峽瑶賊出没兩廣，爲惡累年，邇來愈甚。雖常會兵剿捕，緣地里遼遠，且兩廣軍馬不相統屬，未易成功，宜大舉搗其巢穴，庶絶民患。"乃命都督僉事顔彪佩征夷將軍印，調南京、江西及直隸九江等衛官軍一萬隸之。六年，彪奏："臣率軍進剿大藤，攻破七百二十一寨，斬首三千二百七十一級，復所掠男婦五百餘口。"帝敕獎之。

天順五年，鎮守廣東宦官阮隨奏報："大藤峽瑶賊出没兩廣，作惡多年，近來更爲猖獗。雖然常常會合軍隊剿捕，由於兩地相距遥遠，并且兩廣軍馬不相統屬，不容易成功，應大舉搗毁賊寇的巢穴，纔有可能斷絶百姓禍患。"於是命令都督僉事顔彪佩征夷將軍印，調用南京、江西及直隸九江等衛官軍一萬隸屬於他。六年，顔彪奏報："臣率軍進剿大藤峽，攻克七百二十一寨，斬首三千二百七十一人，返還擄掠的男子婦女五百多人。"皇帝下敕書嘉獎他。

七年，大藤峽賊夜入梧州城。時總兵官泰寧侯陳涇駐兵城中，會太監朱祥、巡按吴璘、副使周璹、僉事董應軫、參議陸禎、都指揮杜衡、土官都指揮岑瑛等議調兵。夜半，賊駕梯上城，涇等不覺，遂入府治，劫庫放囚，殺死軍民無算，大掠城中，執副使周璹爲質，殺訓導任璩。涇等倉卒無計，惟擁兵自衛，隨軍器械并備賞銀物，皆爲賊有。布政使宋欽時致仕家居，挺身出，以大義諭賊，爲所害。黎明，賊聲言官軍若動，則殺周副使。涇等乃遣人與賊講解，晡時，縱之出城。賊既出，乃縱璹還。時官軍數千，賊僅七百而已。都指揮邢斌奏至，帝曰："梧州蕞爾小城，總兵、鎮、巡、三司俱擁重兵駐城中，乃爲小賊所蔑視，況遇大敵乎！爾兵部其即議處行。"

七年，大藤峽賊寇夜晚潛入梧州城。當時總兵官泰寧侯陳涇駐兵城中，正逢太監朱祥、巡按吴璘、副使周璹、僉事董應軫、參議陸禎、都指揮杜衡、土官都指揮岑瑛等商議調兵之事。半夜，賊架梯上城，陳涇等没有發覺，於是進入府衙，搶劫府庫放出囚犯，殺死軍民無數，在城中大肆搶劫，抓住副使周璹作人質，殺死訓導任璩。陳涇等倉促間無計可施，衹有率兵自衛，隨軍器械和準備賞賜的銀器，都被賊據有。布政使宋欽當時退休家居，挺身而出，用大義曉諭賊寇，被殺害。黎明，賊聲稱官軍若動，就殺掉周副使。陳涇等就派人與賊寇講和，晡時，放賊寇出城。賊出城後，纔放還周璹。當時官軍幾千人，賊寇衹有七百人而已。都指揮邢斌奏報到達，皇帝説："梧州小小一城，總兵、鎮撫、巡按、三司都掌握重兵駐扎城中，却被小賊蔑視，何況遇上大敵呢！你們兵部立即議定其罪給予處分。"

八年，國子監生封登奏："潯州夾江諸山，峆岈巖嶫，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勢如徒杠，蠻衆蟻

八年，國子監生封登上奏："潯州夾江各山，山谷深邃山勢高峻，峽中有大藤像斗般粗，綿延伸展到兩崖，形勢如同可供徒步行走的小

渡，號大藤峽，最險惡，地亦最高。登藤峽巔，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顧盼盡，諸蠻倚爲奥區。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户，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岩峒以百計，仙人關、九層崖極險峻，峽以南有牛腸、大岵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力山，力山之險倍於藤峽。又南則爲府江，其中多冥岩奥谷，絶壁層崖，十步九折，失足隕身。中産瑶人，藍、胡、侯、槃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僮人，善傅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四姓瑶亦憚之。自景泰以來，嘯聚至萬人，隳城殺吏。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瑶應之，其勢益張。渠長侯大狗嘗懸千金購，莫能得。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亦煽動，所至丘墟，爲民害。乞選良將，多調官軍、狼兵急滅賊。”報聞。

橋，蠻衆像螞蟻一樣渡越，稱作大藤峽，最險惡，地勢也最高。登上大藤峽山頂，數百里都歷歷在目，軍旅的聚散往來，可全部看到，衆蠻倚恃爲腹地。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户，藤縣五屯是它左邊的屏障，貴縣龍山處在它的右邊，像兩條臂膀一樣。峽北岩洞數以百計，仙人關、九層崖極爲險峻，峽谷以南有牛腸、大岵等村，都沿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是力山，力山比藤峽更爲險峻。再往南就是府江，其中多冥岩深谷，絶壁層崖，十步九折，一失足便死亡。其中出瑶人，藍、胡、侯、槃四姓是首領。力山又有僮人，善敷毒藥於弩箭，射中人没有不立刻死亡的，四姓瑶也懼怕他們。自景泰以來，結夥爲盗達萬人，毁城殺吏。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衆瑶響應他們，氣勢更加張狂。首領侯大狗曾經懸賞千金徵求，没有誰能獲得。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也被煽動叛亂，所到之處變爲廢墟，是百姓的禍害。請求挑選良將，多調官軍、粵西狼兵急速滅賊。”皇上批覆已知。

成化元年，編修丘濬條上兩廣用兵機宜。兵部尚書王竑奏言：“峽賊稱亂日久，皆由守臣以招撫爲功，致釀大患，非大創不止。”因薦浙江參政韓雍有文武才。命以雍爲僉都御史，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和勇爲游擊將軍，率師討之。時大藤峽賊三千餘陷平南縣，殺典史周誠，擄其妻子，并劫縣印。又入藤縣城，掠官庫，劫縣印，鎮守總兵歐信以聞。於是總兵官趙輔率軍至，奏言：“大藤蠻賊以修仁、荔浦爲羽翼，今大軍壓境，宜先剿之。”乃合諸軍十六萬人，分五道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生擒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

成化元年，編修丘濬分條呈上兩廣用兵應采取的對策。兵部尚書王竑上奏説：“峽谷賊寇作亂時間長久，都是由於守臣以招撫爲功勞，以致釀成大患，不重懲不能阻止。”於是舉薦浙江參政韓雍有文武之才。命令以韓雍爲僉都御史，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和勇爲游擊將軍，率領軍隊征討。此時大藤峽賊寇三千多人攻陷平南縣，殺死典史周誠，擄掠他的妻子兒女，并劫奪縣印。又入侵藤縣城，搶劫官庫，劫奪縣印，鎮守總兵歐信奏報朝廷。於是總兵官趙輔率領軍隊來到，上奏説：“大藤蠻賊把修仁、荔浦作爲羽翼，現在大軍壓境，應先剿滅他們。”就會合衆軍十六萬人，分五路進攻，先攻克修仁，窮追到力山，生擒一千二百多人，斬首七千三百餘人。

二年，趙輔、韓雍等奏：“元年

二年，趙輔、韓雍等奏報：“元年十一月，

十一月，師次潯州，謀深入以覆其巢。遂調總兵官歐信等分兵五哨，取道山北以進。臣及指揮白全分兵八哨，直抵潯州，以搗山南。復令參將孫震分兵二哨，從水路入。别遣指揮潘鐸等以兵分守諸山隘口，剋期十二月朔日，水陸并進，腹背交攻。賊知師至，先移妻子錢米入桂州橫石塘等處藏匿。乃於山南各寨，立栅自固，用木石鏢槍藥弩，憑險拒守。官軍用團牌、扒山虎等器，魚貫而進。士殊死戰，一日之間，攻破山南、石門、林峒、沙田、古營諸巢，縱火焚其積聚，賊皆奔潰。復督兵追躡，鏟山開路，直抵橫石塘及九層樓等山。賊已據險立栅數重，復用木石、槍弩拒守。臣等多設疑兵，誘賊抛擲木石幾盡，别遣壯士於賊所不備處，高山絶頂，舉炮爲號。諸軍緣木攀蘿，蟻附而上，四面夾攻，連日鏖戰，賊不能支。破賊寨三百二十四所，斬首三千二百七級，生擒七百八十二人，獲賊婦女二千七百一十八人，戰溺死者不可勝計。已將大藤峽改爲斷藤峽，刻石紀之，以昭天討。”捷聞，帝降敕褒諭，仍敕輔計議長策，永絶後患。

未幾，雍奏斷藤峽殘賊侯鄭昂等七百餘人，夜入潯州府城，焚軍營城樓，奪百户所印三顆，殺掠男婦數十人。旋爲參將孫震、指揮張英率軍擊斬賊魁，餘黨仍奔入巢。既雍又奏：“諸瑶之性，憚見官吏，攝以流官，終難靖亂。請改設武宣縣東鄉等巡檢司，以土人李昇等爲副巡檢；設武靖州於峽内，以上隆州知州岑鐸知州事，土人覃仲英世襲土官吏目。”然府江東西兩岸，大小桐江、洛口與斷藤峽、朦朧、三黄等處。村巢接壤，路道崎嶇，聚衆劫掠，終不能

軍隊臨時駐扎在潯州，謀劃深入以摧毁賊寇巢穴。於是調用總兵官歐信等分兵五哨，取道山北進軍。臣及指揮白全分兵八哨，直抵潯州，以攻擊山南。又令參將孫震分兵二哨，從水路進入。另派指揮潘鐸等領兵分守各山隘口，約定時間在十二月初一，水陸并進，腹背同時進攻。賊寇得知軍隊來到，先把妻子兒女錢財糧米移入桂州横石塘等處隱藏。就在山南各寨，立栅欄固守，用木石鏢槍藥箭，憑藉險峻地勢抵禦守衛。官軍用團牌、扒山虎等器械，魚貫進入。士卒拼死作戰，一日之間，攻克山南、石門、林峒、沙田、古營等巢穴，放火焚毁賊寇積聚的財物，賊寇都奔逃。又督率軍隊追踪，鏟山開路，直抵横石塘及九層樓等山。賊寇已經倚恃險峻立下數層栅欄，又用木石、槍弩抵禦守衛。臣等多設疑兵，引誘賊寇把木石幾乎抛擲盡，另派壯士在賊不防備的地方，從高山絶頂，發炮作信號。各軍攀緣樹木藤蘿，像螞蟻一樣爬上去，四面夾攻，連日激戰，賊寇不能支持。攻克賊寨三百二十四所，斬首三千二百零七人，生擒七百八十二人，俘獲賊婦女二千七百一十八人，戰死淹死的人不計其數。已將大藤峽改爲斷藤峽，刻石記載這件事，以昭示朝廷的征討。”捷報呈上，皇帝下敕書褒獎，仍敕令趙輔從長計議，永絶後患。

不久，韓雍奏報斷藤峽殘餘賊寇侯鄭昂等七百餘人，夜晚進入潯州府城，焚燒軍營城樓，搶奪百户所印三顆，殺死擄掠男子婦女幾十人。隨即被參將孫震、指揮張英率軍擊殺賊首領，餘黨仍奔逃回巢穴。之後韓雍又奏報：“衆瑶的性情，懼怕見官吏，任用流官統攝，終究難平定動亂。請改設武宣縣東鄉等巡檢司，以土人李昇等爲副巡檢；在峽内設置武靖州，以上隆州知州岑鐸掌管州事，土人覃仲英世襲土官吏目。”但是府江東西兩岸，大小桐江、洛口與斷藤峽、朦朧、三黄等處，村巢接壤，道路崎嶇，賊寇聚衆搶劫，終究不能消除。

除。

正德十一年，總督陳金復督調兩廣官軍土兵，分爲六大哨，按察使宗璽，布政使吴廷舉，副總兵房閏，鎮守太監傅倫，參將牛桓，都指揮魯宗貫、王瑛將之，水陸并進，斬七千五百六十餘級。金謂諸蠻利魚鹽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之魚鹽。蠻就水濱受去，如榷税然，不得爲梗。蠻初獲利聽約，道頗通。金以此法可久，易峽名永通。諸蠻緣此無忌，大肆掠奪，稍不愜，即殺之。因循猖獗，江路爲斷。

正德十一年，總督陳金又督調兩廣官軍土兵，分爲六大哨，按察使宗璽，布政使吴廷舉，副總兵房閏，鎮守太監傅倫，參將牛桓，都指揮魯宗貫、王瑛分别帶領，水陸并進，斬首七千五百六十餘人。陳金説衆蠻貪愛魚鹽，就與他們約定，商船入峽的，按船的大小，供給魚鹽。蠻靠近水邊接受後離去，如同徵税的樣子，不許作亂。蠻起初得到好處聽從制約，水道很暢通。陳金認爲這種做法可以長久，把峽名改爲永通。衆蠻因此無所顧忌，大肆掠奪，稍不滿意，就殺人。越來越猖獗，江路被斷絶。

時總督王守仁定田州還，兩江父老遮道言峽賊阻害狀。守仁上疏請討，報可。守仁率湖南兵至南寧，約日會兵。寇聞湖兵且至，皆逃匿。守仁故爲散遣諸兵狀，寇弛不爲備，乃令官軍突進，連破油榨、石壁、大皮等寨，賊奔斷藤峽，復追擊破之。賊奔渡橫石江，溺死六百餘人，俘斬甚衆，賊潰散。遂移兵仙臺、花相、白竹、古陶、羅鳳諸處，賊不支，奔入永安力山，官軍次第破之，擒斬三千餘，俘獲無算。八寨平，兩江悉定。守仁遂以土官岑猛子邦佐爲武靖知州，使靖遺孽。

當總督王守仁平定田州後返回，兩江父老攔住道路訴説峽中盜賊阻截爲害的情狀。王守仁上疏請求征討，皇上批覆許可。王守仁率湖南兵到達南寧，約定日期會合軍隊。賊寇聽説湖南兵將要到來，都逃竄藏匿。王守仁故意作出遣散衆軍的樣子，賊寇鬆懈不作防備，於是命令官軍突然進攻，接連攻克油榨、石壁、大皮等寨，賊奔逃到斷藤峽，又追擊打敗他們。賊奔逃渡過橫石江，淹死六百多人，俘獲斬殺很多，賊散亂瓦解。於是調轉軍隊到仙臺、花相、白竹、古陶、羅鳳等處，賊寇支持不住，奔逃到永安力山，官軍依次打敗他們，擒拿斬殺三千多人，俘獲無數。八寨平定，兩江全部平定。王守仁於是以土官岑猛的兒子岑邦佐爲武靖知州，使他平定殘餘的賊寇。

邦佐不能輯衆，且貪得賊賄，峽北賊復獗。有侯勝海者爲首，指揮潘翰臣誘殺之，勝海弟公丁聚衆譟城下。僉事鄔閲、參議孫繼祖言於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參將沈希儀以爲宜需春江漲，順流下，乃可破賊，不聽。閲與繼祖以千人往擊，賊遁，斬一尪寇還。漫言賊退，請置堡。堡成，閲令土目黄貴、韋香以三百人往戍。初，貴、香利勝海田廬，故説翰臣殺海，至是往戍，遂奪勝海田廬。

岑邦佐不能安撫和睦衆人，并且貪得賊寇賄賂，峽北賊寇又猖獗。有個叫侯勝海的人爲首，指揮潘翰臣用計誘殺了他，侯勝海的弟弟侯公丁聚集賊寇在城下喧鬧。僉事鄔閲、參議孫繼祖報告給都御史潘旦，請求征討。參將沈希儀以爲應當等待春天江水上漲，順流而下，纔可以打敗賊寇，不聽從。鄔閲與孫繼祖帶領一千人前往進擊，賊寇遁逃，斬殺一名瘦弱的賊寇後返回。謊稱賊寇退却，請設置堡壘。堡壘建成，鄔閲令土目黄貴、韋香帶三百人前往戍守。當初，黄貴、韋香貪得侯勝海的田地屋舍，故意説潘翰臣殺死

於是諸瑤俱恚，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嘯聚二千餘人，乘夜陷堡城，殺戍兵二百人，貴、香走免。巡按以聞，乃罷閔與繼祖，旦亦代去，命侍郎蔡經督兵討之。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横，時出殺掠。

了侯勝海，到此時前往戍守，就奪取了侯勝海的田地房舍。於是衆瑤都憤恨，岑邦佐又暗中偏袒他們，侯公丁於是聚集二千多人爲盜，乘夜攻陷堡城，殺死戍守士兵二百人，黄貴、韋香逃跑免死。巡按奏報給朝廷，就罷免了鄔閔和孫繼祖，潘旦也被替代離去，命侍郎蔡經率兵征討。正逢朝臣商議要征討安南，事情就停止下來。侯公丁等更加蠻横，時常出没殺人劫掠。

久之，經乃會安遠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副使翁萬達。萬達廉得百户許雄通賊狀，詰之。雄懼，請自效。萬達佯庇公丁，捕繫訐訟公丁者數人。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佯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爲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巡他郡，以事屬參議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紿公丁詣汝成自列，言寇堡事由他瑤，汝成亦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毆公丁，一市皆嘩，游徼并逮公丁入繫獄。遣雄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諸瑤，果否?"諸瑤遂言事自公丁，聽論坐，不敢黨。乃檻致公丁於軍門，磔之。汝成因言於經，謂首惡既誅，宜乘勢進兵討賊。乃以副總兵張經、都指揮高乾分將左右二軍，萬達及副使梁廷振監之，副使蕭畹紀功，參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

很長時間後，蔡經纔會同安遠侯柳珣決定發兵，把兵權交給副使翁萬達。翁萬達查訪得知百户許雄串通賊寇的情狀，責問他。許雄懼怕，請求爲官軍效力贖罪。翁萬達假裝庇護侯公丁，逮捕控告訴訟侯公丁的人好幾個。侯公丁果然派人自我辯白，翁萬達假裝許可，又命令許雄藉稱貸的名義行賄，侯公丁高興，更信任許雄。正逢翁萬達巡察别郡，把事情囑托給參議田汝成。田汝成召見許雄斥責他，許雄誆騙侯公丁到田汝成那裏自我辯白，説侵犯堡壘的事情是由其他瑶人做的，田汝成也安慰把他送出。却秘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賊寇迫害的人家，出來毆打侯公丁，全市喧嘩，游徼并逮捕侯公丁關進監獄。派許雄告訴他的黨羽説："侵犯堡壘之事侯公丁把罪責推委給衆瑤人，果真是這樣嗎?"衆瑶於是説事情出自侯公丁，聽憑論罪，不敢袒護。就用囚車把侯公丁押送到軍門，處以磔刑。田汝成於是對蔡經説，首惡已經誅殺，應乘勢進兵討賊。就以副總兵張經、都指揮高乾分别率領左右二軍，翁萬達和副使梁廷振監軍，副使蕭畹記功，參政林士元和田汝成督運糧餉。

嘉靖十八年二月，兩軍齊發：左軍三萬五千人，分六道，攻紫荆、石門、梅嶺、木昂、藤冲、大坑等巢；右軍萬六千人，分四道，攻碧灘，羅淥上中下洞等巢。南北夾擊，賊大窘，遂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大破之，斬首千二百級，追至羅運山，又斬百餘級。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瑤亦據險勿靖。萬達等移

嘉靖十八年二月，兩軍一齊出發：左軍三萬五千人，分六路，攻打紫荆、石門、梅嶺、木昂、藤冲、大坑等巢穴；右軍一萬六千人，分四路，攻打碧灘，羅淥上中下洞等巢穴。南北夾擊，賊寇十分窘迫，就率領衆人奔逃到林峒後向東逃跑。王良輔截擊逃賊，從中截斷，賊又向西奔逃。衆軍合擊，大敗賊寇，斬首一千二百人，追到羅運山，又斬首一百餘人。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各瑶也倚恃險峻不安定。翁萬達等移兵圍剿，招降賊黨二百多人，江南胡姓衆

兵剿之，招降賊黨二百餘人，江南胡姓諸瑶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復平。

隆慶三年，右江諸瑶、僮復亂，巡撫郭應聘請給餉剿除。給事中梁問孟以賊黨衆，不可盡滅，宜令守臣熟計。兵部言："府江自正德十二年都御史陳金征討之後，且六十年。而右江北三、北五等巢，素未懲創，生齒日繁，遂肆猖獗。頃者大征古田，各巢咸畏威斂戢，獨府江、右江恃險爲亂，若復縱之，非惟無以固八寨懷遠之招，亦恐以啓古田携貳之漸，剿之便。但兵在萬全，宜即以科臣所慮，備行提督殷正茂及巡撫郭應聘等便宜行之。"應聘遂檄總兵官李錫等將兵往討，以捷聞。

瑶歸順的也有一千多人，藤峽又平定。

隆慶三年，右江衆瑶、僮又作亂，巡撫郭應聘請求供給糧餉剿除。給事中梁問孟認爲賊黨衆多，不可全部剿滅，應令守臣周密地謀劃。兵部說："府江自正德十二年都御史陳金征討之後，將近六十年。但右江北三、北五等巢穴，向來没有受到懲治，人口日益繁多，於是放肆猖獗。近來大舉征討古田，各巢穴都畏威收斂，祇有府江、右江依恃險地作亂，如果再放縱他們，非但不能鞏固對八寨的懷柔遠地的招撫，也恐怕會開啓古田反叛的開端，進剿他們爲好。但用兵在於考慮周全，應該立即依照科臣的意見，全部交付提督殷正茂和巡撫郭應聘等斟酌情勢，自行處理。"郭應聘於是徵召總兵官李錫等帶兵前往征討，以捷報呈奏朝廷。

南寧

南寧，唐之邕州也。元，邕州路。泰定中，改南寧路。洪武二年，命潭州衛指揮同知丘廣爲總兵官，寶慶衛指揮僉事胡海、廣西衛指揮僉事左君弼副之，率兵討左江上思州蠻賊黄龍冠等。龍冠一名英傑，時聚衆萬餘，寇鬱林州。知州趙鑑、同知王彬集民丁拒守，賊圍半月不下。海北等衛官軍來援，賊夜遁，追至上思州境，破之，賊走還，仍結聚不解。事聞，故命廣等討之。廣等兵至上思州，賊拒戰，擊敗之，擒從賊黄權等。英傑走十萬山，官軍追及，斬之，上思州平。

三年，置南寧、柳州二衛。時廣西省臣言："廣西地接雲南、交阯，所治皆溪洞苗蠻，性狼戾多畔。府衛兵遠在靖江數百里外，卒有警，難相援，乞立衛置兵以鎮。"又言："廣海俗素獷戾，動相仇殺，蓋緣郡縣無兵以馭之。近盜寇鬱林，同知集民兵拒守，潯州經歷徐成祖亦以民兵千餘敗

南寧，是唐朝的邕州。元朝稱邕州路。泰定年間，改爲南寧路。洪武二年，命令潭州衛指揮同知丘廣任總兵官，寶慶衛指揮僉事胡海、廣西衛指揮僉事左君弼任副總兵官，率兵征討左江上思州蠻賊黄龍冠等。黄龍冠，又名黄英傑，當時聚集一萬多人，侵犯鬱林州。知州趙鑑、同知王彬聚集民丁抵禦守衛，賊圍城半個月不能攻下。海北等衛官軍來援助，賊寇夜間逃跑，追到上思州境，打敗敵寇，賊跑回去，仍然結聚不解散。事情奏報朝廷，因此命丘廣等征討他們。丘廣等率兵到上思州，賊寇抵禦，打敗了他們，擒獲協從的賊寇黄權等。黄英傑逃到十萬山，官軍追趕上，斬殺了他，上思州被平定。

三年，設置南寧、柳州二衛。當時廣西省臣說："廣西地接雲南、交阯，統治的都是溪洞苗蠻，性情暴戾多叛亂。府衛兵遠在靖江數百里之外，倉促之間有警報，難以援助，請求立衛置兵鎮守。"又說："廣海習俗一向凶猛暴戾，動不動就相互仇殺，因爲郡縣没有軍隊控制他們。近來侵犯鬱林，同知招集民兵抵禦守衛，潯州經歷徐成祖也以民兵一千多人打敗賊寇，這説明土兵不

賊，是土兵未始不可用。乞令邊境郡縣輯民丁之壯者，置衣甲器械，籍之有司，有事則捕賊，無事則務農。”詔從之。遂置衛，益兵守禦，賞王彬、徐成祖等有功者。

五年，宣化盜起，劫掠南寧府，詔發廣西官軍討平之。初，南寧衛指揮僉事左君弼核民之無籍者爲軍，又縱所部入山伐木，民多擾，遂相構爲盜。至是討平，命大都督府按君弼罪。

南寧故稱邕管，牂牁峙其西北，交阯踞其西南，三十六洞錯壤而居，延袤幾千里，橫山、永平尤要害。歷唐及宋，建牙置帥，與桂州等。又郡地夷曠，可宿數萬師。成化時，征田州及經略安南，舉弭節玆土。後因瑶蠻不靖，往往仗狼兵，急則藉爲前驅，緩則檄爲守禦。諸瑶乃稍稍驕恣，不可盡繩以法。議邕事者謂宜開重鎮，以復邕州督府之舊云。

南寧領州四。曰新寧，曰橫州，爲流官；曰上思州，曰下雷州，爲土官。縣三，曰宣化，曰隆化，曰永淳。

歸德州，宋熙寧中置。元屬田州路。洪武二年，土官黄隍城歸附，授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果化州，宋始置。元屬田州路。洪武二年，土官趙榮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洪熙元年，果化州土官趙英遣族人趙誠等貢馬及方物。弘治間，州與歸德皆爲田州所侵削，因改隸於南寧。

上思州，唐始置。元屬思明路。洪武初，土官黄中榮内附，授知州，子孫畔服不常。弘治十八年改流官，屬南寧府。正德六年，土目黄鏐聚衆

是不可用。請求令邊境郡縣聚集民丁中强壯的人，置衣甲器械，在有關部門登記，有事就捕賊，無事就務農。”皇上詔令聽從他的意見。於是設置衛所，增兵守衛，獎賞王彬、徐成祖等有功的人。

五年，宣化盜賊興起，劫掠南寧府，詔令徵調廣西官軍征討平定。當初，南寧衛指揮僉事左君弼核查百姓没有户籍的人列入軍籍，又放縱部下入山伐木，百姓多被侵擾，於是結夥爲盜。至此討平，命大都督府查究左君弼的罪行。

南寧舊稱邕管，牂牁屹立在它的西北，交阯盤踞在它的西南，三十六洞疆界交錯居處，綿延幾千里，橫山、永平尤其處於要害之地。歷經唐朝和宋朝，建立衙衛設置軍帥，與桂州同等。又郡地平坦遼闊，可駐扎數萬軍隊。成化時期，征討田州以及謀劃安南，都駐軍在這裏。後來因爲瑶蠻不安定，往往依仗粤西狼人組成的軍隊，緊急就憑藉他們作爲先頭部隊，寬緩就傳檄徵召他們防守。衆瑶於是稍稍驕傲放縱，不能全部用法律來約束他們。决議邕州事務的人認爲應開設重鎮，以恢復舊有的邕州督府。

南寧統領四個州。名新寧、橫州，是流官；名上思州、下雷州，是土官。統領縣三個，名宣化、隆化、永淳。

歸德州，宋朝熙寧年間設置。元朝隸屬田州路。洪武二年，土官黄隍城歸附，授官知州，以流官吏目輔佐他。

果化州，宋朝開始設置。元朝隸屬田州路。洪武二年，土官趙榮歸附，授予世襲知州，用流官吏目輔佐他。洪熙元年，果化州土官趙英派族人趙誠等進貢馬和本地物産。弘治年間，州與歸德都被田州侵吞削奪，於是改隸南寧。

上思州，唐朝開始設置。元朝隸屬思明路。洪武初年，土官黄中榮歸附朝廷，授官知州，子孫反叛歸服無常。弘治十八年改置流官，隸屬南寧府。正德六年，土目黄鏐聚衆攻城，都御史林

攻城，都御史林廷選捕之，下獄。已，越獄復叛，官軍禦之，詐降，攻破州城，復捕獲之，伏誅。嘉靖元年，都御史張嵿言："上思州本土官，後改流，遂致土人稱亂。宜仍其舊，擇土吏之良者任之。"議以爲然，仍以土官襲。

下雷州，宋置。明初，印失，廢爲峒，在湖潤寨，屬鎮安府。峒長許永通奉調有功，給冠帶。傳世烈、國仁繼襲峒事。嘉靖十四年獲舊印。國仁及子宗蔭屢立戰功。四十三年改屬南寧府。萬曆十八年以地逼交南，奏升爲州，頒印，授宗蔭子應珪爲土判官，流官吏目佐之。

廷選捕獲他，關進監獄。之後，越獄又叛亂，官軍抵抗他，便假裝投降，攻克州城，又捕獲他，伏罪被殺死。嘉靖元年，都御史張嵿說："上思州本設有土官，後來改置流官，於是導致土人作亂。應沿襲舊例，挑選土吏中賢良的人任職。"朝廷商議認爲他的意見正確，仍以土官承襲。

下雷州，宋朝設置。明朝初年，官印丢失，廢爲峒，在湖潤寨，隸屬鎮安府。峒長許永通奉命徵調有功，給予冠帶。傳許世烈、許國仁承襲峒事。嘉靖十四年獲得舊印。許國仁和兒子許宗蔭多次立有戰功。四十三年改屬南寧府。萬曆十八年因其地靠近交南，奏請升爲州，頒發官印，授予許宗蔭的兒子許應珪爲土判官，流官吏目輔佐他。



明史卷三百十八

列傳第二百六

廣西土司(二)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　田州　恩城　上隆　都康

太平

太平，漢屬交阯，號麗江。唐爲羈縻州，隸邕州都督府。宋平嶺南，於左、右二江溪峒立五寨。其一曰太平，與古萬、遷隆、永平、横山四寨各領州、縣、峒，屬邕州建武軍節度。元仍爲五寨。後廢，乃置太平路於麗江。

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下廣西，左江太平土官黄英衍等遣使齎印詣平章楊璟降。璟還自廣海，帝問黄、岑二氏所轄情形。璟言："蠻僚頑獷，散則爲民，聚則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服。"帝曰："蠻瑶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靖，待之以誠，諭之以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遣中書照磨蘭以權齎詔，往諭左、右兩江溪峒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遠人，此古先哲王威德并施，遐邇咸服者也。眷兹兩江，地邊南徼，風俗質樸。自唐、宋以來，黄、岑二氏代居其間，世亂則保境土，世治則修職貢，良由其審時知幾，故能若此。頃者，朕命將南征，八閩克靖，兩廣平定。爾等不煩師

太平，漢朝屬於交阯，號稱麗江。唐朝時是羈縻州，隸屬於邕州都督府。宋朝平定嶺南，在左、右兩江流域的溪峒設立五寨。其中一個叫太平，和古萬、遷隆、永平、横山四寨各自統領州、縣、峒，隸屬邕州建武軍節制。元朝時仍舊是五寨。後來廢棄，於是在麗江設立太平路。

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攻克廣西，左江太平土官黄英衍等人派使者帶着印信到平章楊璟那裏投降。楊璟從廣海回來，皇帝詢問黄、岑二氏轄區治理的情况。楊璟説："蠻僚頑劣蠻横，分散開就是百姓，聚到一起就成盜賊，很難於用文教禮樂治理，應當用武力對付，他們纔畏懼屈服。"皇帝説："蠻瑶習慣性情雖然不同，但他們喜好生存害怕死亡的心理，没有什麽不同。如果用安定去安撫他們，用誠心對待他們，用大道理去教導他們，他們難道有不聽從教化的嗎?"派遣中書照磨蘭以權携帶詔書，前往諭告左、右兩江流域溪峒的官民説："朕認爲用武力來平定天下，用文德來教化邊遠的人民，這是古代聖明的君王恩威并用，遠近都來歸順的道理。顧念這兩江流域，地處南方邊界，風俗質樸。自從唐、宋以來，黄、岑二氏世代居住在這裏，社會動亂就保衛疆土，社會安定就向朝廷獻納貢品，實在是因爲他們能審時度勢，所以能像現在這樣。近

旅，奉印來歸，嚮慕之誠，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諭，爾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職，宣布朕意，以安居民。”以權至廣西衛，鎮撫彭宗、萬户劉維善以兵護送。將抵兩江，適來賓洞蠻寇掠楊家寨居民。以權謂彭宗等曰：“奉詔遠來，欲以安民，今見賊不擊，何以庇民?”乃督宗等擊之。賊敗走，遂安輯其地，兩江之民由是懾服。二年，黄英衍遣使奉表貢馬，乃改爲太平府。以英衍爲知府，世襲。

來，朕命令將軍南征，八閩得以安寧，兩廣也被平定。你們不煩勞軍隊，捧着印信來歸順，向往仰慕的誠懇，實在值得稱贊。現在特意派使者前往告諭，你們應當克制你們的内心，更加忠於你們的職責，宣布朕的意思，使居民安定。”蘭以權到廣西衛，鎮撫彭宗、萬户劉維善率兵護送。快到達兩江時，正好碰上來賓洞蠻侵犯掠奪楊家寨的居民。蘭以權告訴彭宗等人説：“奉詔遠來，想使百姓安寧，現在見到賊寇不去攻打，憑什麽保護老百姓?”就率領彭宗等人攻打賊寇。賊寇敗走，於是安撫此地，兩江的老百姓因此畏懼順服。二年，黄英衍派使者奉表進貢馬匹，於是改爲太平府。任用黄英衍爲知府，世代承襲。

宣德元年，崇善縣土知縣趙暹謀廣地界，遂招納亡叛，攻左州，執故土官，奪其印，殺其母，大肆擄掠，占據村洞四十餘所。造火器，建旗幟，僭稱王，署僞官，流劫州縣。事聞，帝命總兵官顧興祖會廣西三司剿捕。興祖等招之，不服，遣千户胡廣率兵進。暹扼寨拒守，廣進圍之，紿出所奪各州印，撫諭脅從官民，使復職業。暹計窮，從間道遁。伏兵邀擊，及其黨皆就擒。

宣德元年，崇善縣土知縣趙暹圖謀擴大地盤，於是招集流亡叛逆之人，進攻左州，拘執原來的土司，奪取他的印信，殺死他的母親，大肆擄掠，占據村洞四十多所。製造火器，樹起旗幟，僭越稱王，委任僞官，流竄劫掠州縣。事情上報朝廷，皇帝命令總兵官顧興祖會同廣西三司討伐逮捕。顧興祖等人招降他，不降服，便派千户胡廣率兵進攻。趙暹扼守寨子據險抵抗，胡廣進兵包圍他，騙出所奪各州的印信，用朝廷的名義招撫受脅迫跟從的官民，使他們恢復常業。趙暹無計可施，從小路逃跑。伏兵攔擊，趙暹和他的黨羽都被擒獲。

時左州土官黄榮亦奏：“蠻人李圓英劫掠居民，僞稱官爵，乞發兵剿捕。”帝謂兵部曰：“蠻民愚獷，或挾私仇忿争戕殺，來告者必欲深致其罪，未可遽信。其令鎮遠侯并廣西三司勘實，先遣人招撫，如叛逆果彰，發兵未晚也。”

當時左州的土司黄榮也上奏説：“蠻人李圓英搶劫掠奪居民，非法稱官爵，請求發兵剿除逮捕。”皇帝告訴兵部説：“蠻民愚昧凶狠，有人懷着私人仇恨争鬥殺戮，來告狀的人一定想加重對方罪行，不能馬上相信。命令鎮遠侯會同廣西三司考察核實情況，先派人招降安撫，如果叛逆果真明顯，發兵也不晚。”

二年，斬南寧百户許善。初，善知趙暹謀逆，與之交通。及總兵官遣善追暹，又受暹馬十匹、銀百兩，故延緩之，冀幸免。事覺，下御史，鞫問得實，斬之，餘黨皆伏誅。

二年，殺南寧百户許善。起初，許善知道趙暹謀反，同他勾結。等到總兵官派許善追擊趙暹，又收受趙暹十匹馬、一百兩白銀，因而拖延時機，希望能僥幸逃脱。事發後，交付御史審訊，審問得到實情，殺了他，餘黨都伏罪處死。

太平領州縣以十數。明初，皆以世職授土官，而設流官佐之。

太平管轄州縣以十來計數。明朝初年，都用世襲的職位授予土官，設置流官輔助他們。

太平州，舊名瓠陽，爲西原、農峒地。唐爲波州，宋隸太平寨，元隸太平路。洪武元年，土官李以忠歸附，授世襲知州，設流官吏目佐之。

太平州，舊名瓠陽，是西原、農峒地界。唐朝是波州，宋朝時隸屬太平寨，元朝時隸屬太平路。洪武元年，土司李以忠歸順依附，授予世襲知州，設置流官吏目輔助他。

鎮遠州，舊名古隴，宋置，隸邕州。元隸太平路。洪武初，土官趙勝昌歸附，授世襲知州，設流官吏目佐之。

鎮遠州，舊名古隴，宋朝設立，隸屬於邕州。元朝時隸屬於太平路。洪武初年，土官趙勝昌歸順依附，授予世襲知州，設置流官吏目輔助他。

茗盈州，宋置，隸邕州。元隸太平路。洪武初，土官李鐵釘歸附，授世襲知州，設流官吏目佐之。

茗盈州，宋朝時設立，隸屬於邕州。元朝時隸屬太平路。洪武初年，土官李鐵釘歸順依附，授予世襲知州，設置流官吏目輔助他。

安平州，舊名安山，亦西原、農峒地。唐置波州，宋析爲安平州，元隸太平路。洪武初，土官李郭佑歸附，授世襲知州，設流官吏目佐之。

安平州，舊名安山，也是西原、農峒地界。唐朝時設置波州，宋朝時分爲安平州，元朝時隸屬太平路。洪武初年，土官李郭佑歸順依附，授予世襲知州，設置流官吏目輔助他。

思同州，舊名永寧，爲西原地，唐置，隸邕州。宋隸太平寨。洪武元年，土官黃克嗣歸附，授世襲知州，設流官吏目佐之，屬太平府。萬曆二十八年，省入永康州。

思同州，舊名永寧，是西原地界，唐朝時設立，隸屬於邕州。宋朝時隸屬太平寨。洪武元年，土官黃克嗣歸順依附，授予世襲知州，設置流官吏目輔助他，隸屬太平府。萬曆二十八年，并入永康州。

養利州，元屬太平路。洪武初，土官趙日泰歸附，授知州，以次傳襲。宣德間，稍侵其鄰境，肆殺掠。萬曆三年討平之，改流官。

養利州，元朝時隸屬於太平路。洪武初年，土官趙日泰歸順依附，授予知州，按次序傳授承襲。宣德年間，逐漸侵犯他相鄰的地方，大肆殺人掠奪。萬曆三年討伐平定他，改爲流官。

萬承州，舊名萬陽。唐置萬承、萬形二州。宋省萬形，隸太平寨。元隸太平路。洪武初，土官許郭安歸附，授世襲知州，設流官吏目佐之。永樂間，郭安從征交阯，死於軍，子永誠襲。

萬承州，舊名萬陽。唐朝時設置萬承、萬形兩個州。宋朝撤銷萬形，隸屬於太平寨。元朝隸屬太平路。洪武初年，土官許郭安歸順依附，授予世襲知州，設置流官吏目輔助他。永樂年間，許郭安隨軍討伐交阯，死在軍中，兒子許永誠襲任。

全茗州，舊名連岡，爲西原地，宋置，隸邕州。元隸太平路。洪武初，土官李添慶歸附，授世襲知州，設流官吏目佐之。

全茗州，舊名連岡，是西原地區，宋朝時設立，隸屬邕州。元朝時隸屬太平路。洪武初年，土官李添慶歸順依附，授予世襲知州，設置流官吏目輔助他。

結安州，舊名營周，亦西原、農峒地。宋置結安峒，隸太平寨。元改州，屬太平路。洪武元年，土官張仕榮歸附，授世襲知州，設流官吏目佐之。

結安州，舊名營周，也是西原、農峒地界。宋朝設置結安峒，隸屬太平寨。元朝時改爲州，隸屬於太平路。洪武元年，土官張仕榮歸順依附，授予世襲知州，設置流官吏目輔助他。

龍英州，舊名英山，宋爲峒。元改州，屬太平路。洪武元年，土官李世賢歸附，授世襲知州，割上懷地益其境，設流官吏目佐之。

結倫州，舊名邦兜，亦西原、農峒地。宋置結安峒，隸太平寨。元改州，屬太平路。洪武二年，峒長馮萬傑歸附，授世襲知州，設流官吏目佐之。

都結州，元屬太平路，土官農姓。洪武初内附，授世襲知州，設流官吏目佐之。

上下凍州，舊名凍江。宋置凍州。元分上下凍二州，尋合爲一，屬龍州萬户府。洪武元年，土官趙貼從歸附，授世襲知州，設流官吏目佐之，屬太平府。貼從死，子福瑀襲。永樂四年從征交阯，死於軍。

思城州，亦西原、農峒地，唐置州。宋分爲上下思城二州，隸太平寨。元至正間，并爲一，屬太平路。洪武元年，土官趙雄傑歸附，授世襲知州，設流官吏目佐之。

永康州，宋置縣，隸遷隆寨。元隸太平路，土官楊姓。成化八年，其裔孫楊雄傑糾合峒賊二千餘人，入宣化縣劫掠，且僞署官職。總兵官趙輔捕誅之，因改流官。萬曆二十八年，升爲州。

左州，舊名左陽，唐置，隸邕州。宋隸古萬寨。元屬太平路。洪武初，土官黄勝爵歸附，授世襲知州。再傳，子孫争襲，相仇殺。成化十三年，改流官。

羅陽縣，舊名福利，陀陵縣，舊名駱陀，皆宋置。元隸太平。洪武初，土官黄宣、黄富歸附，并授世襲知縣，設流官典史佐之。

龍英州，舊名英山，宋朝稱峒。元朝改爲州，隸屬於太平路。洪武元年，土官李世賢歸順依附，授予世襲知州，割上懷的土地擴大他的地盤，設置流官吏目輔助他。

結倫州，舊名邦兜，也是西原、農峒地界。宋朝設置結安峒，隸屬於太平寨。元朝時改爲州，隸屬太平路。洪武二年，峒長馮萬傑歸順依附，授予世襲知州，設置流官吏目輔助他。

都結州，元朝時隸屬於太平路，土官姓農。洪武初年依附朝廷，授予世襲知州，設置流官吏目輔助他。

上下凍州，舊名凍江。宋朝設置凍州。元朝時分爲上下凍兩個州，不久合二爲一，隸屬於龍州萬户府。洪武元年，土官趙貼從歸順依附，授予世襲知州，設置流官吏目輔助他，隸屬於太平府。趙貼從死後，兒子趙福瑀繼承。永樂四年，隨軍出征交阯，死在軍中。

思城州，也是西原、農峒地界，唐朝時設置州。宋朝時分爲上下思城兩個州，隸屬於太平寨。元朝至正年間，合成一個州，隸屬於太平路。洪武元年，土官趙雄傑歸順依附，授予世襲知州，設置流官吏目輔助他。

永康州，宋朝設立縣，隸屬於遷隆寨。元朝時隸屬於太平路，土官姓楊。成化八年，他的遠代子孫楊雄傑聚集峒賊兩千多人，進入宣化縣搶劫掠奪，而且非法代理官職。總兵官趙輔捕殺了他，因此改爲流官。萬曆二十八年，升爲州。

左州，舊名左陽，唐朝設置，隸屬於邕州。宋朝時隸屬於古萬寨。元朝時隸屬於太平路。洪武初年，土官黄勝爵歸順依附，授予世襲知州。再向下傳，子孫争着繼承，互相仇殺。成化十三年，改爲流官。

羅陽縣，舊名福利，陀陵縣，舊名駱陀，都是宋朝設置。元朝時隸屬於太平。洪武初年，土官黄宣、黄富歸順依附，一同授予世襲知縣，設置流官典史輔助他們。

思明

思明，唐置州，隸邕州。宋隸太平寨。元改思明路。洪武初，改爲府。二年，土官黄忽都遣使貢馬及方物。詔以忽都爲思明府知府，世襲。十五年，忽都復遣其弟禄政奉表來貢，詔賜鈔錠。

思明，唐朝設置州，隸屬於邕州。宋朝隸屬於太平寨。元朝改爲思明路。洪武初年，改爲府。二年，土官黄忽都派使者進貢馬匹和土産。下詔任用黄忽都爲思明府知府，世代承襲。十五年，黄忽都又派他的弟弟黄禄政奉表前來進貢，下詔賜給鈔錠。

二十三年，忽都子黄廣平遣思州知州黄志銘率屬部，偕十五州土官李圓泰等來朝。明年，廣平以服闋，遣知州黄忠奉表貢馬及方物。詔廣平襲職，賜冠帶襲衣，及文綺十匹、鈔百錠。二十五年，憑祥洞巡檢高祥奏，思明州知州門三貴謀殺思明府知府黄廣平，廣平覺而殺之，乃以病死聞於朝，所言不實。詔逮廣平鞫之。既至，帝謂刑部曰："蠻寇相殺，性習固然，獨廣平不以實言，故繩以法。今姑宥之，使其改過。"命給道里費遣還，是後朝貢如例。

二十三年，黄忽都的兒子黄廣平派遣思州知州黄志銘率領部下，偕同十五個州的土官李圓泰等人來京朝拜。第二年，黄廣平因爲服喪期滿，派知州黄忠奉表進貢馬匹和土産。下詔令黄廣平繼承父職，賜給官帽衣帶成套衣服，以及華麗的絲織品十匹、鈔一百錠。二十五年，憑祥洞巡檢高祥上奏，思明州知州門三貴圖謀殺害思明府知府黄廣平，黄廣平察覺後殺了他，却按病死上報給朝廷，所説的不真實。下詔逮捕黄廣平審訊。到達後，皇帝對刑部官員説："蠻寇互相殺害，生性習俗本來就是這樣，祇是黄廣平不説實話，所以繩之以法。現在暫且寬免他，使他改正過失。"下令給他路費送他回去，這以後按照舊例向朝廷進貢。

二十九年，土官黄廣成遣使入貢，因奏言："本府自故元改思明路軍民總管所，轄左江一路州縣峒寨，東至上思州，南至銅柱。元兵征交阯，去銅柱百里，設永平寨軍民萬户府，置兵戍守，命交人供其軍餉。元季擾亂，交人以兵攻破永平寨，遂越銅柱二百餘里，侵奪思明屬地丘温、如嶅、慶遠、淵、脱等五縣，逼民附之，以是五縣歲賦皆土官代輸。前者本府失理於朝，遂致交人侵迫益甚。及告禮部，任尚書立站於洞登，洞登實思明地，而交阯乃稱屬銅柱界。臣嘗具奏，蒙朝廷遣刑部尚書楊靖核其事，《建武志》尚可考。乞敕安南，俾還舊封，庶疆域復正，歲賦不虚。"帝令户部録所奏，遣行人陳誠、吕讓往諭安南。三十年，誠、讓至安南，

二十九年，土官黄廣成派遣使者進貢，趁機上奏道："本府自從被已亡的元朝改爲思明路軍民總管所，管轄左江一路的州縣峒寨，東邊到上思州，南邊到銅柱。元朝軍隊討伐交阯，距離銅柱一百里，設置永平寨軍民萬户府，布置兵力戍守，命令交阯人供給他們軍餉。元朝末年社會混亂，交阯人率軍隊攻破永平寨，於是越過銅柱二百多里，侵犯掠奪思明的屬地丘温、如嶅、慶遠、淵、脱等五個縣，迫使百姓依附他們，因此五個縣每年的賦税都是土官代繳。以前本府失去朝廷的治理，於是致使交阯人侵犯逼迫得更加厲害。等到上報禮部，任尚書在洞登設驛站，洞登實際上是思明轄地，可是交阯却聲稱屬於銅柱地界。臣曾經備文上奏，承蒙朝廷派遣刑部尚書楊靖核查這件事，《建武志》還可以考證。請求敕令安南，使它歸還舊時封地，期望疆域能恢復正常，每年賦税不少。"皇帝命令户部記下上奏的事，派遣行人陳誠、吕讓前去告諭安南。三十

諭其王陳日焜，令還思明地。議論往復，久而不决。以譯者言不達意，復爲書曉之。安南終辯論不已，出黄金二錠、白金四錠及沉檀等香以賄，誠却之。安南復咨户部，無還地意。廷臣議其抗命當誅，帝曰："蠻人怙頑不悛，終必取禍，姑待之。"

永樂二年，憑祥巡檢李昇言，其地瀕安南，百姓樂業，生齒日繁，請改爲縣，以便撫輯，從之。以昇爲知縣，設流官典史一員。三年，昇以新設縣治來朝，貢馬及方物謝恩。廣成奏安南侵奪其禄州、西平州永平寨地，請遣使諭還，從之。九年，免思明税糧，以廣成言去秋雨水傷稼也。

宣德元年，思明賀天壽節奉表逾期，禮部請罪之。帝以遠蠻既至，毋問。土官知府黄珝奏憑祥歲凶民饑，命發龍州官倉糧振之。正統七年，珝遣使入貢。九年，貢解毒藥味，賜鈔、錦。

景泰三年，珝致仕，以子鈞襲。珝庶兄都指揮玹欲殺鈞，代以己子。玹守備潯州，托言徵兵思明府，令其子糾衆結營於府三十里外，馳至府，襲殺珝一家，支解珝及鈞，瓮葬後圃，仍歸原寨。明日，乃入城，詐發哀，遣人報玹捕賊，以掩其迹。方殺珝時，珝僕福童得免，走憲司訴其事，且以徵兵檄爲證。郡人亦言殺珝一家者，玹父子也。副總兵武毅以聞，將逮治之。玹自度禍及，乃謀迎合朝廷意，遣千户袁洪奏永固國本事，請易儲。奏入，帝曰："此天下國家重事，多官其會議以聞。"玹爲此舉，衆皆驚愕，謂必有受其賂而教之者，或疑侍郎江淵云。事成，玹得

年，陳誠、吕讓到達安南，告訴它的國王陳日焜，命令歸還思明的土地。反復争論，長期没有解决。因爲翻譯的人詞不達意，又寫信告訴他。安南最終争辯不過，拿出黄金兩錠、白銀四錠和沉檀等香來行賄，被陳誠拒絶。安南又向户部咨詢，没有歸還土地的意思。朝廷大臣議定他違抗聖命罪該處死，皇帝説："蠻人怙惡不悛，最終定會自取禍患，姑且等着瞧吧。"

永樂二年，憑祥巡檢李昇説，他的轄區鄰近安南，百姓樂業，人口日益增多，請求改爲縣，以便於安撫，皇帝聽從。任用李昇爲知縣，設置流官典史一員。三年，李昇因爲新設置縣治所來朝拜，進貢馬匹和土産謝恩。黄廣成上奏安南侵占侵奪他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土地，請求派使者諭令歸還，皇帝聽從其請。九年，免除思明的税糧，是因爲黄廣成説去年秋天雨水使莊稼受了傷害。

宣德元年，思明慶祝天壽節奉表過了期限，禮部請求懲處他。皇帝以爲遠蠻既然來了，就不必怪罪。土官知府黄珝上奏憑祥年荒百姓飢餓，朝廷命令打開龍州官府的糧倉賑災。正統七年，黄珝派使者進貢。九年，進獻解毒藥物，賜給他銀鈔和錦緞。

景泰三年，黄珝辭去官職退休，兒子黄鈞繼承。黄珝的庶兄都指揮黄玹想殺掉黄鈞，用自己的兒子取代。黄玹防守潯州，假托説向思明府徵兵，讓他的兒子糾集衆人在思明府三十里外扎營，快速趕到思明府，襲擊殺害黄珝一家，肢解了黄珝和黄鈞，裝到瓮裏埋到後花園，仍舊回到原來的寨子。第二天，這纔入城，假裝發喪，派人報告黄玹捕捉賊寇，用來掩蓋他的行迹。正在殺黄珝的時候，黄珝的奴僕福童得以幸免，逃到憲司申訴這件事，而且用徵兵的檄文作證據。郡裏的人也説殺害黄珝一家人的，是黄玹父子。副總兵武毅向朝廷報告，準備逮捕懲治他們。黄玹自己考慮到禍患來了，就圖謀迎合朝廷的意思，派千户袁洪上奏册立太子永遠牢固國家根本之事，請求更换太子。奏疏呈入，皇帝説："這是天下國家重大的事情，需衆臣共同商議來上報於

釋罪，且進秩。英宗復辟，玹聞自殺。帝命發棺戮其尸，其子震亦爲都督韓雍捕誅。

我。”黃玹做出這一舉動，衆人都十分驚訝，認爲一定有接受他的賄賂指引他的人，有人懷疑是侍郎江淵。事成以後，黃玹得以消除罪責，而且進了官級。英宗復帝位，黃玹聽説後自殺。皇帝下令開棺陳尸示衆，他的兒子黃震也被都督韓雍逮捕誅殺。

成化十八年，土知府黃道奏所轄思明州土官孫黃義爲族人黃紹所殺，乞發兵捕剿。帝命兩廣守臣區處以聞。

成化十八年，土知府黃道上奏所管轄的思明州土官孫黃義被族人孫黃紹殺害，請求發兵討伐逮捕。皇帝命令鎮守兩廣的大臣處理後上報。

弘治十年，況村賊黃紹侵占思明、上石、下石三州，復謀殺知府黃道父子。道妻趙氏累訴於朝，且謂屢經委官勘問，俱被賂免，乞發兵誅之。十一年，紹集衆數千人焚劫鄉村，據三州，屢撫不下，總鎮請發兵捕剿。

弘治十年，況村賊寇黃紹占據思明、上石、下石三個州，又謀殺知府黃道父子。黃道的妻子趙氏多次向朝廷告狀，而且説多次經委派的官吏調查審問，都因受到他的賄賂而寬免了，請求發兵誅殺他。十一年，黃紹聚衆數千人焚燒搶劫鄉村，占據三個州，多次招撫都不接受，總鎮請求發兵討伐逮捕。

嘉靖四十一年，以剿平瑶、僮功，命土官知州男黃承祖暫襲本職。

嘉靖四十一年，因爲討伐平定瑶、僮有功，命土官知州的兒子黃承祖暫且繼承他父親原來的官職。

隆慶四年，忠州土官黃賢相等據南寧府屬四都地作亂，永康典史李材計誘其黨，縛賢相以降。

隆慶四年，忠州土官黃賢相等人占據南寧府管轄的四都地界作亂，永康典史李材用計引誘他的黨羽，綁着黃賢相來投降。

萬曆十六年，思明州土官黃拱聖謀奪襲，殺其母兄拱極等五人。而思明知府黃承祖乘亂掠村寨，爲之援。按臣請以拱聖及諸凶正法，思明州改屬流府，革承祖冠帶，立功自贖，而追其所掠；更令族人黃恩護拱極妻許氏撫遺孤世延，待其長官之。

萬曆十六年，思明州土官黃拱聖圖謀奪取承襲資格，殺死他的同母兄長黃拱極等五人。而思明知府黃承祖趁亂搶劫村寨，作爲對他的聲援。撫按大臣請求把黃拱聖和衆凶犯依法懲處，思明州改爲隸屬於流府，革除黃承祖的冠帶，立功贖罪，而追繳他所搶奪的東西；又命令族人黃恩保護黃拱極的妻子許氏撫養遺孤黃世延，等他長大後，讓他做官。

三十三年，總督戴耀奏：“思明叛目已擒，土官黃應雷縱僕起釁，棄印而逃，斷難復官。黃應宿爭地，殺戮六哨成仇，且係義子，不應襲職。黃應聘係承祖幼子，人心推戴，似應承襲知府，以存黃氏宗祀。但年甫七歲，暫令流官同知署府事，待至十五歲，交印接管。應雷既廢，不宜同

三十三年，總督戴耀上奏：“思明叛賊的頭目已被捉住，土官黃應雷縱容奴僕引起禍患，棄印逃跑，絶對不能恢復官職。黃應宿爭奪地盤，殺戮六哨人造成仇恨，而且是義子，不應該繼承職位。黃應聘是黃承祖的小兒子，人心推崇愛戴，似乎應當繼任知府，來延續黃氏對祖先的祭祀。但年齡剛剛七歲，暫且令流官同知代理府裏事務，等到十五歲時，交給他印信，讓他接管。

城，應降爲土舍，其後永襲土舍，給田養贍，制其出入。應宿仍管故業，俱屬思明府節制。於府治設教授一員，量給廩生六名，其寄附太平府者，悉歸本學，嗣後續增其祭祀廩餼之用，則地方可安，文教可興。"詔悉從之。

黃應雷既然被廢黜了，不應當同住一城，應當降爲土司屬官，他的後人永遠繼任土司屬官，給予田地供養，限制他的行動。黃應宿仍舊管理原來的産業，都歸思明府調度指揮。在思明府治所設置教授一員，酌量撥給廩生六名，依附太平府的，都回原來的學校，以後接着增加祭祀禄米的費用，那麽地方上可以安定，禮樂教化可以興盛。"下詔都聽從他的意見。

崇禎十一年，總督張鏡心疏報土官殺職官思明州黃日章、黃德志等，鼓衆叛逆。帝令速擒首惡以靖地方。論者以黃玹神奸，身逭大戮，世濟其凶，傳及四世，猶并思明州而有之，王綱隳矣。然骨肉相屠，至是四見，蓋天道云。

崇禎十一年，總督張鏡心上奏疏報告土官殺死思明州的黃日章、黃德志等官員，煽動衆人叛亂。皇帝命令迅速捉拿首犯來安定地方。議論的人認爲黃玹狡猾奸詐，自己改易大暴戾之性，世代繼承他的凶狠，傳到第四代，仍吞并思明州據爲己有，皇上法度被毁了。但骨肉相殘，到現在纔全面顯現，大概是天意吧。

思明州，東抵思明府，西抵交阯界，南抵西平州，北抵龍英州。土官黃姓，與思明府同族。洪武初，黃君壽歸附，授世襲知州，屬思明府，後爲黃玹所并。萬曆十六年，黃拱聖之亂，改屬太平。

思明州，東至思明府，西至交阯邊界，南至西平州，北至龍英州。土官姓黃，和思明府同族。洪武初年，黃君壽歸順依附，授予世襲知州，隸屬於思明府，後來被黃玹吞并。萬曆十六年，黃拱聖叛亂，改爲隸屬於太平。

上石西州，宋屬永平寨，元屬思明路。明初屬思明府，至萬曆三十八年改屬太平府。州更土官趙氏、何氏、黃氏凡三姓，皆絶，始改流官。

上石西州，宋朝隸屬於永平寨，元朝隸屬於思明路。明朝初年隸屬於思明府，到了萬曆三十八年改爲隸屬於太平府。上石西州更換土官趙氏、何氏、黃氏總共三個姓氏，都斷絶嗣續，這纔改爲流官。

下石西州，宋分石西州置，元屬思明路。洪武二年，土官閉賢歸附。授世襲知州，設流官吏目佐之。

下石西州，宋朝剖分石西州而設置，元朝隸屬於思明路。洪武二年，土官閉賢歸順依附。授予世襲知州，設置流官吏目輔助他。

忠州，宋置，隸邕州。元屬思明路。洪武初，土官黃威慶率子中謹歸附，授威慶江州知州，中謹忠州知州，皆世襲，設流官同知吏目佐之。其鄰地有四峒者，界於南寧、思明、忠江之間，思明、忠州屢肆侵奪。副使翁萬達議改峒名四都，隸之南寧，地方稍定。隆慶三年冬，思明府土官黃承祖奏取四都地，忠州土官黃賢相爭之，遂擅立總管諸名目，分兵數千

忠州，宋朝時設置，隸屬於邕州。元朝隸屬於思明路。洪武初年，土官黃威慶帶領兒子黃中謹歸順依附，授予黃威慶爲江州知州，黃中謹爲忠州知州，都世襲，設置流官同知吏目輔助他們。與他們相鄰的地方有四峒，地處南寧、思明、忠江的中間，思明、忠州多次肆意侵占搶奪。副使翁萬達建議改峒名爲四都，隸屬於南寧，地方逐漸安定。隆慶三年冬天，思明府的土官黃承祖上奏占據四都地盤，忠州的土官黃賢相與他争奪，於是擅自建立總管等名目，分兵數千

戍守，因縱令剽掠，爲禍甚烈。僉事譚惟鼎調永康典史李材以計擒賢相，斃之於獄。議改流官，不果，遂改隸州於南寧，仍以州印予賢相子有瀚，俾襲職。

人防守，由於放任士兵搶劫掠奪，造成的禍患十分嚴重。僉事譚惟鼎調永康典史李材用計捉住了黄賢相，在監獄中殺了他。建議改爲流官，没有結果，於是改忠州隸屬於南寧，仍舊把忠州的印信交給黄賢相的兒子黄有瀚，使他繼任官職。

憑祥，宋爲憑祥洞，屬永平寨，元屬思明路。洪武十八年，土蠻李昇歸附。置憑祥鎮，授昇巡檢，屬思明府。永樂二年，置縣，以昇爲知縣。

憑祥，宋朝稱爲憑祥洞，隸屬於永平寨，元朝隸屬於思明路。洪武十八年，土蠻李昇歸順依附。設立憑祥鎮，授予李昇巡檢之職，隸屬於思明府。永樂二年，設立縣，任用李昇爲知縣。

成化八年，升爲州，以昇孫廣寧爲知州，直隸布政司。廣寧有十子，廣寧死，諸子争立不决，凡三四年，乃以孫珠襲知州職。嘉靖十年，珠死，族弟珍、珏争立，珍挈印走况村，珏攝州事。十四年，州目李清、趙琪等謀納珍，許思明府黄朝以州屬之。朝遂以兵納珍於憑祥，珏奔罊柳。既珍悔屬思明，與朝隙，朝乃以外婦所生子時芳，詭云廣寧孫，以兵千人納之。時珍淫縱，爲部民所怨，於是廣寧季子寰以尊屬謀廢立。十七年，寰遂殺珍而附於安南，莫登庸藉爲嚮導。總督蔡經屬副使翁萬達擒之，論死。於是珏與時芳復争立，時芳倚思明勢，州民皆右之。萬達黜珏而論時芳死，更立李佛嗣珍爲知州，憑祥遂定。

成化八年，升級爲州，任用李昇的孫子李廣寧做知州，直屬於布政司。李廣寧有十個兒子，李廣寧死後，各個兒子争奪繼位無休無止，總共有三四年，於是任用他的孫子李珠繼任知州之職。嘉靖十年，李珠死去，他的同族弟弟李珍、李珏争着繼位，李珍帶着印信逃到况村，李珏代理州裏事務。十四年，州吏李清、趙琪等人謀劃接納李珍，向思明府黄朝許諾把憑祥州歸他管轄。黄朝於是派兵送李珍入憑祥，李珏逃到罊柳。不久李珍後悔附屬於思明，與黄朝不和，黄朝便用與人私通所生的兒子黄時芳，詐稱是李廣寧的孫子，率兵一千人送他入憑祥。當時李珍邪惡放縱，被轄地的人民所怨恨，於是李廣寧的小兒子李寰憑藉輩分高圖謀廢黜州主。十七年，李寰便殺死李珍依附於安南，莫登庸藉他作爲嚮導。總督蔡經托付副使翁萬達捉拿他，判處死罪。於是李珏與黄時芳又争着繼位，黄時芳依靠思明的勢力，州裏人民都擁護他。翁萬達廢黜李珏而判處黄時芳死罪，改爲立李佛的後代李珍爲知州，憑祥於是安定。

思恩

思恩，漢屬交阯。唐爲思恩州，屬邕，乃澄州止戈縣地。宋開寶間，廢澄州，以止戈、賀水、無虞三縣省入上林。治平間，以上林之止戈入武緣，隸邕。元屬田州路。歷代羈縻而已。

思恩，漢朝隸屬交阯。唐朝叫做思恩州，隸屬於邕州，是澄州的止戈縣地界。宋朝開寶年間，廢除澄州，把止戈、賀水、無虞三個縣并入上林。治平年間，把上林的止戈并入武緣，隸屬於邕州。元朝時隸屬於田州路。歷代受管制罷了。

明洪武二十二年，田州府知府岑堅遣其子思恩州知州永昌貢方物。二十八年，歸德州土官黄碧言，思恩州

明朝洪武二十二年，田州府知府岑堅派他的兒子思恩州知州岑永昌進貢土産。二十八年，歸德州土官黄碧説，思恩州知州岑永昌隱藏五個縣

知州岑永昌既匿五縣民，不供賦稅，仍用故元印章。帝以不奉朝命，命左都督楊文相機討之，既以荒遠不問。永樂初，改屬布政司，時居民僅八百户。

的人口，不繳賦稅，仍舊使用以前元朝的印章。皇帝以不聽從朝廷號令的名義，命令左都督楊文尋找機會討伐他，不久因爲地處遥遠不再追究。永樂初年，改爲隸屬於布政司，當時居民僅有八百户。

永昌死，子瑛襲。宣德二年，瑛遣弟瓛貢馬。正統三年，進瑛職爲知府，仍掌州事。瑛有謀略，善治兵，從征蠻寇，屢有功，故有是命。因與知府岑紹交惡，各具奏，下總兵官及三司議。於是安遠侯柳溥等請升思恩爲府，俾瑛、紹各守疆土，以杜侵爭，從之。六年，瑛受屬挾詐事覺，帝以土蠻宥不問，令法司移文戒之。瑛以府治僻隘，橋利堡正當瑶寇出没之所，且有城垣公廨，乞徙置，許之。以思恩府爲思恩軍民府。十二年，設儒學，置教授一員，訓導四員，俱從瑛請也。

岑永昌死後，他的兒子岑瑛繼承。宣德二年，岑瑛派弟弟岑瓛進貢馬匹。正統三年，提拔岑瑛的職務爲知府，仍然掌管州裏事務。岑瑛有謀略，善於治理軍隊，隨軍出征蠻寇，多次立功，因而有這個任命。因爲和知府岑紹互相憎恨仇視，各自備文上奏，朝廷交付總兵官和三司議論。於是安遠侯柳溥等人請求把思恩升格爲府，使岑瑛、岑紹各自守衛疆土，來杜絶侵占争奪，皇帝聽從了他們的意見。六年，岑瑛受人委托要挾欺詐事被揭發，皇帝認爲他是土蠻，寬免不追究，命令司法官發公文警告他。岑瑛因思恩府治所偏僻狹隘，橋利堡正處在瑶族賊寇出没的地方，而且有城墻官署，請求遷移治所到那裏，皇帝答應了他。把思恩府改爲思恩軍民府。十二年，設立儒學，設置教授一名，訓導四名，都是聽從岑瑛的請求。

景泰四年，總兵官陳旺奏："思恩土兵調赴桂林哨守者，離本府遼遠，不便耕種，稅糧宜暫免。"從之。六月，以瑛親率本部狼兵韋陳威等赴城操練，協助軍威，敕授奉議大夫，賜綵緞，韋陳威等俱給冠帶。五年，從瑛請建廟學，造祭祀樂器。又以瑛征剿瑶寇功，免土軍今年應輸田糧之半，進瑛從二品散官。瑛屢領兵隨征，以子鐿代爲知府。鐿招集無賴，肆爲不法。瑛舉發其事，請於總兵，回府治之。鐿聞其父將至，自縊死。事聞，嘉其能割愛效忠，降敕慰諭。又以柳溥奏，免思恩調用土軍千五百人、秋糧二千三百餘石。

景泰四年，總兵官陳旺上奏說："思恩土兵調往桂林防守的人，距離本府遥遠，耕田種地不方便，稅糧應當暫且免除。"皇帝聽從了他的請求。六月，因岑瑛親自率領自己轄區的粵西狼人組成的軍隊韋陳威等人到城操練，壯大軍隊的威嚴聲勢，下敕授職奉議大夫，賜給彩色綢緞，韋陳威等人都授予官職。五年，聽從岑瑛的請求建立設於孔廟中的學校，製造祭祀用的樂器。又因爲岑瑛討伐剿滅瑶族賊寇的功勞，免去土著軍隊今年應繳納的糧食的一半，提拔岑瑛爲從二品没有職事的官。岑瑛多次領兵隨軍出征，用兒子岑鐿代任知府。岑鐿招集無賴，大肆做不合法的事。岑瑛揭發了他的惡迹，向總兵請求，回到府裏懲治他。岑鐿聽說他的父親快要來了，上吊自殺。事情報與皇帝知道，皇帝嘉奬他能够割捨親情進獻忠心，傳下敕書寬慰曉諭。又因柳溥上奏，免去從思恩調用土著軍隊一千五百人的命令，免除秋糧二千三百多石。

天順元年，户部奏："思恩存留廣西操練軍一千五百人，有誤種田納糧。乞分爲三班，留五百人操練，免其糧七百七十餘石。放回千人耕種，徵其糧千五百四十餘石，俟寧靖日放回全徵。"從之。

三年，鎮守中官朱祥奏請量遷瑛都司軍職。帝以瑛歷練老成，累有軍功，改授都指揮同知，仍聽總兵官鎮守調用，以其子鐩爲知府。

成化元年遣兵科給事中王秉彝齎敕獎諭瑛父子，并賜銀幣。二年，命給瑛父母妻誥命，從總兵趙輔請也。十四年，瑛卒。瑛自襲父職，頻年領兵於外，多所斬獲。歷升知府、參政、都指揮使。年且八十，尚在軍中。既卒，鐩以誥請，帝念其勞，特賜之。

十六年，田州府土目黄明作亂，知府岑溥避入思恩，鐩會鎮守等官討平之。巡撫朱英請獎鐩功。鐩死，子濬襲。

弘治十二年，田州土官岑溥爲子猇所殺，猇亦死。次子猛幼，頭目黄驥、李蠻構難，督府命濬調衆護猛。驥厚賂濬，并獻其女，且約分地與濬。濬以兵屬驥，送猛至田州。不得入，猛遂久留濬所。及總鎮諸官攝濬，乃出猛襲知府。濬從索故分地，不得，怒，約泗城、東蘭二州攻劫田州，殺掠萬計，城郭爲墟。濬兵二萬據舊田州，劫龍州印，納故知府趙源妻岑氏。及總兵官詣田州勘治，黄驥懼，匿濬所。先是，濬築石城於丹良莊，屯兵千餘人，截江道以括商利，官命毀之，不聽。會官軍自田州還，乘便毀其城。濬兵來拒，殺官軍二十餘人。官軍敗之，俘其目兵九人。總

天順元年，户部上奏章説："思恩留在廣西操練的軍隊一千五百人，耽誤種地繳納糧食。請求分爲三班，留下五百人操練，免去他們的糧賦七百七十多石。放一千人回去種地，徵收他們的糧賦一千五百四十多石，等到操練結束便放他們回去全部徵税。"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三年，鎮守宦官朱祥上奏章請求酌情調動岑瑛都司的軍職。皇帝因岑瑛經歷事情多經驗豐富、精明練達，積有軍功，改授職爲都指揮同知，仍舊聽從總兵官鎮守的調用，任用他的兒子岑鐩做知府。

成化元年，派兵科給事中王秉彝帶敕書獎勵曉諭岑瑛父子，并且賜給銀幣。二年，下詔賜給岑瑛父母妻子封官爵的文誥，是聽從總兵趙輔的請求。十四年，岑瑛去逝。岑瑛自從繼任父親的職位，連年帶兵在外征戰，斬首俘獲衆多。依次升任知府、參政、都指揮使。年齡將近八十了，還在軍隊裏。死後，岑鐩請求下詔令封爵，皇帝顧念他的功勞，特意賜給了他。

十六年，田州府土目黄明作亂，知府岑溥逃入思恩，岑鐩會同鎮守等官員討伐平定叛亂。巡撫朱英請求獎勵岑鐩的功勞。岑鐩死後，兒子岑濬繼承。

弘治十二年，田州土官岑溥被兒子岑猇殺死，岑猇也死。二兒子岑猛年幼，部落首領黄驥、李蠻結仇交戰，督府命令岑濬調兵保護岑猛。黄驥以重金賄賂岑濬，并且獻上他的女兒，而且約定分給岑濬土地。岑濬把兵交給黄驥，送岑猛到田州。進不去，岑猛就長期留在岑濬那裏。等到總鎮衆官拘捕岑濬，纔送出岑猛繼承知府。岑濬隨即索要以前分給的土地，得不到，憤怒，邀結泗城、東蘭兩個州攻打搶劫田州，殺戮搶奪以萬計，城郭成了廢墟。岑濬領兵兩萬占領舊田州，劫取龍州的大印，娶已故知府趙源的妻子岑氏。等到總兵官到田州核查懲治，黄驥害怕，藏到岑濬那裏。在這以前，岑濬在丹良莊修建石城，駐扎軍隊一千多人，攔截水路來搜刮商人獲利，官府命令毁掉它，不聽從。正好官軍從田州回來，乘便毁掉了他的石城。岑濬的軍隊前

鎮及巡按等官請治濬罪，而參政武清納濬賂，曲護之。

來抵抗，殺死官軍二十多人。官軍打敗了他們，俘獲他的頭目九個。總鎮和巡按等官請求懲治岑濬的罪行，但參政武清收受了岑濬的賄賂，曲意袒護他。

濬從弟業少從中官京師，仕爲大理寺副三司。總鎮請敕業往諭，兵部以濬稔惡，非業所能諭責，宜敕鎮巡召濬至軍門，諭以朝廷威德，罪其首惡，反侵地，納所劫印，并官私財物，乃可赦。總督鄧廷瓚奏："濬屢撫不服，請調官軍、土兵分哨逐捕按問。如集兵拒敵，相機剿殺，并將田州土官岑猛一并區處，以靖邊疆。"十六年，總督潘蕃奏："濬僭叛，當用兵誅剿。今濬從弟岑業以山東布政司參議在內閣制敕房辦事，禁密之地，恐有泄漏。"吏部擬改調，而業亦奏乞養去。十七年，濬掠上林、武緣等縣，死者不可勝計。又攻破田州，猛僅以身免，掠其家屬五十人。總鎮以聞，兵部請調三廣兵剿之。

岑濬的堂弟岑業少年時隨從宦官到京城，當官後任大理寺副三司。總鎮請求下敕令岑業前往訓諭，兵部認爲岑濬罪惡深重，不是岑業所能够曉諭責問的，應該下敕令總鎮巡撫召岑濬到軍門前，用朝廷的威嚴恩德曉諭他，懲治首惡，歸還侵占的土地，繳出所奪取的官印，以及公家、私人的財物，纔可以赦免。總督鄧廷瓚上奏說："岑濬多次不接受安撫，請求調官軍、土兵分哨追逐逮捕查究審問。如果聚兵抵抗，就把握機會剿滅，并且把田州土官岑猛一塊處理，來平定邊疆。"十六年，總督潘蕃上奏說："岑濬僭越反叛，應當用兵誅殺剿滅。如今岑濬的堂弟岑業以山東布政司參議的身份在內閣制敕房辦事，在宮中官署秘密之地，恐怕泄露消息。"吏部打算更改調動，可是岑業也上奏請求辭職回鄉供養父母。十七年，岑濬搶劫上林、武緣等縣，死的人不計其數。又攻破田州，岑猛僅隻身逃脱，奪取他的家屬五十人。總鎮報告朝廷，兵部請求調三廣的軍隊剿滅他。

十八年，總督潘蕃、太監韋經、總兵毛銳調集兩廣、湖廣官軍、土兵十萬八千餘人，分六哨。副總兵毛倫、右參政王璘由慶遠，右參將王震、左參將王臣及湖廣都指揮官纓由柳州，左參將楊玉、僉事丁隆由武緣，都指揮金堂、副使姜綰由上林，都指揮何清、參議詹璽由丹良，都指揮李銘、泗城州土舍岑接由工堯，各取道共抵巢寨。賊分兵阻險拒敵，官軍奮勇直前，援崖而進。濬勢蹙，遁入舊城，諸軍圍攻之。濬死，城中人獻其首，思恩遂平。前後斬捕四千七百九十級，俘男女八百人，得思恩府印二，向武州印一。自進兵及班師僅逾月。捷聞，帝以蕃等有功，璽書勞

十八年，總督潘蕃、太監韋經、總兵毛銳調集兩廣、湖廣的官軍、土兵十萬八千多人，分爲六哨。副總兵毛倫、右參政王璘從慶遠，右參將王震、左參將王臣和湖廣都指揮官纓從柳州，左參將楊玉、僉事丁隆從武緣，都指揮金堂、副使姜綰從上林，都指揮何清、參議詹璽從丹良，都指揮李銘、泗城州土舍岑接從工堯，各自選取道路共同抵達賊寇盤踞的寨子。賊寇分兵在險要的地方據險抵抗，官軍奮勇直前，攀緣懸崖前進。岑濬形勢緊迫，逃進舊城，各路軍隊圍攻他。岑濬死，城中的人獻出他的人頭，思恩於是被平定。前後斬殺逮捕四千七百九十人，俘獲男女八百人，得到兩枚思恩府的印章，一枚向武州的印章。從進兵到軍隊凱旋僅歷時一個月。捷報傳到朝廷，皇帝因潘蕃等人有功，以璽書慰勞他們。兵部議論認爲岑濬已經伏罪被處死，不應當再録

之。兵部議濬既伏誅，不宜再録其後，改設流官，擇其可者。以雲南知府張鳳升廣西右參政，掌思恩府事，賜敕。

用他的後代，改爲設置流官，選用合適的人。把雲南知府張鳳提拔爲廣西右參政，掌管思恩府的事務，賜予敕書。

正德七年，增設鳳化縣治。

正德七年，增設鳳化縣治所。

時初設流官，諸蠻未服，相繼作亂。嘉靖四年，都御史盛應期遣官軍平之。六年，土目王受與田州盧蘇謀煽亂，勢復熾。新建伯王守仁受命至，一意招撫，而檄受等破八寨賊，因列思恩地爲九土巡檢司，管以頭目，授王受白山司巡檢，得比於世官。又以思恩舊治瘴霧昏塞，宜更之爽塏。於是擇地荒田建新郡，割武緣止戈二里益之；又議割上林三里，而移鳳化縣治於其處。蓋寓犬牙相錯之意。巡撫林富謂遷郡及割止戈里應如守仁議，至以三里當設衛，而并鳳化縣裁之，遂令府治益孤。其後九司頭目日恣，所轄蠻民不堪，知府陳璜曲加綏戢。目把劉觀、盧回以復土爲名，鼓衆作亂。副使翁萬達因有事安南，計擒盧回殺之，招回從亂者三十餘人。最後東蘭岑瑄詐稱岑濬子起雲，謀復土官，爲九司頭目所縛。萬曆七年，督撫吴文華謂九司日以驕黠，編氓甚少，緩急難恃，奏割南寧武緣縣屬思恩，自是思恩稱巨鎮云。

當時剛設置流官，衆蠻族還没有降服，相繼作亂。嘉靖四年，都御史盛應期派遣官軍平定叛亂。六年，土目王受和田州的盧蘇合謀煽動作亂，勢力又猖獗起來。新建伯王守仁接受命令到來，一心一意招降安撫，發檄文令王受等人打敗八寨的賊寇，於是列思恩地爲九土巡檢司，用部落首領來管理，授給王受白山司巡檢，可與世襲的官職相匹比。又因爲思恩原來的治所瘴霧充塞，應當把治所遷到高爽乾燥的地方。於是選擇地點在荒田建立新郡，分割武緣止戈二里地方給思恩；又計議分割上林三里，而遷移鳳化縣的治所到這個地方。大概是寓有犬牙交錯的意義。巡撫林富認爲遷郡和割止戈里應當按王守仁的建議，至於三里應當設立衛治所，而一并從鳳化縣割裂，於是使府衙所在地更加孤立。這以後，九司的部落首領越來越放肆，所管轄的蠻族人民不能忍受，知府陳璜多方面加以安撫。小首領劉觀、盧回以收復土地爲名，鼓動衆人作亂。副使翁萬達因爲要對安南用兵，就用計捉住盧回殺了他，招撫回來隨從作亂的有三十多人。最後東蘭的岑瑄假稱是岑濬的兒子岑起雲，圖謀恢復土官，被九司的部落首領所綁縛。萬曆七年，督撫吴文華認爲九司越來越傲慢狡猾，編入户籍的平民非常少，發生變故的時候難以依靠，上奏章要求割南寧的武緣縣歸思恩，從此思恩號稱是强大的藩鎮。

思恩府土巡檢九司，皆嘉靖七年設，曰興隆，曰那馬，曰白山，曰定羅，曰舊城，曰下旺，曰安定，曰都陽，曰古零。

思恩府土巡檢九司，都是嘉靖七年設立，名興隆，名那馬，名白山，名定羅，名舊城，名下旺，名安定，名都陽，名古零。

鎮安

鎮安，宋時於鎮安峒建右江軍民宣撫司，元改鎮安路。

鎮安，宋朝時在鎮安峒建立右江軍民宣撫司，元朝改爲鎮安路。

明洪武元年，鎮安歸附。以舊治

明朝洪武元年，鎮安歸順依附。因舊的治所

僻遠，移建廢湨州，改爲府。授土官岑添保知府，朝貢如例。二十七年，添保上言："往者征南將軍傅友德令郡民歲輸米三千石，運雲南普安衛。鎮安僻處溪洞，南接交阯，孤立一方，且無所屬。州縣人民鮮少，舟車不通，陸行二十五日始到普安。道遠而險，一夫負米三斗，給食餘所存無幾，往往以耕牛及他物至其地易米輸納。而普安荒遠，米不易得，民甚病之。又歲輸本衛米四百石，尤極艱難。舊以白金一兩，折納一石。今願依前例，以蘇民困。"從之。

偏僻遥遠，便移建到被廢棄的湨州城，改爲鎮安府。授土官岑添保爲知府，按舊例上朝進貢。二十七年，岑添保上奏説："以前征南將軍傅友德命令郡裏人民每年繳納米三千石，運往雲南普安衛。鎮安是處於偏遠的溪洞，南接交阯，獨自處於一方，而且没有所隸屬的。州縣的人民很少，不通車船，走陸路二十五天纔到普安。道路遥遠艱險，一人背三斗米，除去自己吃的所剩没有多少，往往用耕牛和其他物品到普安换米繳納。但普安遥遠，米得來不易，人民爲此十分艱難困苦。又每年讓本衛繳納四百石米，更加艱難。以前用白銀一兩折合繳米一石。現在願意按照前例來辦，以解救人民的困苦。"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永樂中，向武知州黄世鐵侵奪鎮安高寨等地，朝廷遣兵討平之，以其地屬鎮安。

成化八年，知府岑永壽侄宗紹糾集土兵，攻破府治，殺傷嫡母，流劫鄉村，有司撫諭不服，都指揮岑瑛擒斬之。

嘉靖十四年，田州盧蘇作亂，糾歸順州土官岑瓛攻毁鎮安府，目兵遇害者以萬計。按臣曾守約以聞，帝命守臣治之。時蘇倡亂，田州無主，鎮安府土官男岑真寶以兵納岑邦佐於田州。歸順州岑瓛，蘇婿也，及向武州黄仲金皆與真寶隙，乘真寶入田州，蘇遣瓛及仲金襲破鎮安。真寶聞亂，走還。蘇會目兵追圍之武陵寨，瓛等遂發真寶父母墓，焚其骸，分兵占據諸洞寨。真寶訴之軍門，督諭瓛等不退。久之乃解，官軍歸真寶，於是瓛與真寶互相訐。巡按御史言，土蠻自相仇，非有所侵犯，從末減。於是蘇、瓛、仲金各降罰有差，真寶亦革冠帶，許立功自贖。二十二年，以瑶、僮作亂，防禦需人，免真寶諸土官來朝。

永樂年間，向武知州黄世鐵侵占奪取鎮安高寨等地，朝廷派兵討伐平定了他，把他的地方劃歸鎮安。

成化八年，知府岑永壽的侄子岑宗紹聚集土兵，攻克府衙所在地，殺傷嫡母，到處流竄搶劫鄉村，主管官吏安撫諭告降服不了，被都指揮岑瑛捉住而殺掉。

嘉靖十四年，田州的盧蘇作亂，聚集歸順州的土官岑瓛攻擊摧毁鎮安府，士兵小頭目被害的數以萬計。巡按曾守約上報朝廷，皇帝命令鎮守大臣懲治他們。當時盧蘇帶頭作亂，田州没有頭領，鎮安府土官的兒子岑真寶領兵接納岑邦佐於田州。歸順州的岑瓛，是盧蘇的女婿，和向武州的黄仲金都與岑真寶不和，趁着岑真寶入田州，盧蘇派岑瓛和黄仲金襲擊攻克鎮安。岑真寶聽説叛亂，跑回來。盧蘇會同士兵小頭領追趕包圍岑真寶於武陵寨，岑瓛等於是掘開岑真寶父母的墳墓，焚燒他們的骨骸，分兵占據各洞寨。岑真寶到總督那裏告狀，總督勸告，但岑瓛等人不退兵。很久纔解圍，官軍送回岑真寶，從此岑瓛與岑真寶互相攻擊。巡撫御史説，土蠻互相仇殺，不是侵犯，從輕處置。於是盧蘇、岑瓛、黄仲金等各人降職罰款不一，岑真寶也被革去冠帶，允許立功贖罪。二十二年，因爲瑶、僮叛亂，防禦需要人，免去岑真寶等各個土官前來朝廷參拜。

鎮安所屬有上映洞、湖潤寨。巡檢皆土人，世官。

隸屬於鎮安的有上映洞、湖潤寨。巡檢都是本地人，世襲官職。

田州

田州，古百粵地。漢屬交阯郡。唐隸邕州都督府。宋始置田州，屬邕州橫山寨。元改置田州路軍民總管府。明興，改田州府，省來安府入焉。後改田州，領縣一，曰上林。

田州，是古代百粵地界。漢朝隸屬於交阯郡。唐朝隸屬於邕州都督府。宋朝時纔設立田州，隸屬於邕州橫山寨。元朝改爲設立田州路軍民總管府。明朝建立，改爲田州府，撤銷來安府并入田州府。後來改爲田州，管轄一個縣，叫作上林。

洪武元年，大兵下廣西，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顔遣使齎印詣平章楊璟降。二年，伯顔遣使奉表貢馬及方物，詔以伯顔爲田州知府，世襲，自是朝貢如制。六年，田州溪峒蠻賊竊發，伯顔討平之。伯顔請振安州、順龍州、侯州、陽縣、羅博州、龍威寨人民，詔有司各給牛米，仍蠲其税二年。

洪武元年，大軍攻克廣西，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顔派使者帶印到平章楊璟那裏歸降。二年，岑伯顔派使者奉表進貢馬匹和土産，下詔任用岑伯顔爲田州知府，世代承襲，從此按制度朝見進貢。六年，田州溪峒的蠻賊暗中發動叛亂，岑伯顔討伐平定了他們。岑伯顔請求賑濟安州、順龍州、侯州、陽縣、羅博州、龍威寨人民，詔令主管部門各給予牛和米，并且免去他們兩年的賦税。

十六年，伯顔死，子堅襲。十七年，都指揮使耿良奏："田州知府岑堅、泗州知州岑善忠率其土兵，討捕瑶寇，多樹功績。臣欲令選取壯丁各五千人，立二衛，以善忠之子振，堅之子永通爲千户，統衆守禦，且耕且戰，此古人以蠻攻蠻之術也。"詔行其言。二十年，堅遣子思恩知州永昌朝貢，如例給賜。

十六年，岑伯顔死，兒子岑堅繼任。十七年，都指揮使耿良上奏説："田州知府岑堅、泗州知州岑善忠率領他們的土兵，討伐逮捕瑶族賊寇，建立許多功績。臣想讓他們各自選取五千名壯丁，建立兩個衛，任用岑善忠的兒子岑振，岑堅的兒子岑永通爲千户，統率兵衆防守，邊種地邊打仗，這是古人用蠻人攻打蠻人的策略。"下詔執行他的話。二十年，岑堅派兒子思恩知州岑永昌朝見進貢，按舊例給予賞賜。

永樂元年，堅死，子永通襲。永通，上隆州知州也，州以瓊代，而己襲父職。正統八年，賜知府岑紹誥命，并封贈其父母妻。

永樂元年，岑堅死，兒子岑永通繼任。岑永通，是上隆州的知州，知州職務用瓊代任，而自己繼承父親的職務。正統八年，賜給知府岑紹封官的詔書，并且封贈他的父母妻子。

天順元年，田州頭目吕趙僞稱敵國大將軍，張旗幟，鳴鉦鼓，率衆劫掠南丹州，又據向武州。武進伯朱瑛以聞，兵部請命瑛及土官岑瑛剿捕。三年，巡撫葉盛奏："田州叛目吕趙勢愈獗，殺知府岑鑑，占據地方，僞稱太平王，圖謀岑氏宗族，冒襲知府職事。"帝命總兵速討。四年，巡按

天順元年，田州的部落首領吕趙假稱是敵國的大將軍，張挂旗幟，敲鉦鼓，率領軍隊搶劫掠奪南丹州，又占領向武州。武進伯朱瑛上報朝廷，兵部請求命令朱瑛和土官岑瑛討伐逮捕。三年，巡撫葉盛上奏説："田州叛賊頭領吕趙勢力更加猖獗，殺害了知府岑鑑，占領當地，非法稱作太平王，企圖謀求岑氏同族的人，冒名繼承知府職務。"皇帝命令總兵趕快討伐。四年，巡按

御史吴禎奏："奉敕剿捕反賊吕趙，選調官軍土兵，攻破功饒、婪鳳二關，直搗府城。吕趙携妻子，挾知州岑鐸等宵遁。官軍追至雲南富州，奪回鐸等及其子若婿，斬首四十九級，賊衆悉降。趙以數騎走鎮安府，追及之，斬趙及其子四人，從賊十八人，獲其妻孥及僞太平王木印、無敵將軍銅印，并鳳旂盔甲等物。復委知府岑鏞仍掌府事，撫安人民。"田州平，帝遣使齎敕獎諭禎等，并敕鏞謹守法度，保全宗族。

成化元年，遣兵科給事中王秉彝齎敕諭鏞，并賜銀幣，以兵部言其所部土官狼兵，屢調剿有勞，且有事於大藤峽也。二年，總兵官趙輔奏鏞從征有功，請給誥命，旌其父母并妻，從之。五年，復以輔言，予鏞官誥。

十六年，田州頭目黄明聚衆爲亂，知府岑溥走避思恩。總督朱英調參將馬義率軍捕明，明敗走，爲恩城知州岑欽所執，并族屬誅之。已，溥復與欽交惡。欽攻奪田州，逐溥，殺五十餘家。時泗城州岑應方恃兵强，復黨欽，殺擄人民二萬六千餘，與欽分割田州而據其地。

弘治三年，總制遣官護溥之子猇入田，爲欽所遏，居潯州。按察使陶魯率官軍次南寧，欽拒敵，敗走。而應復援之入城，陳兵以備。巡撫秦紘請合貴州、湖廣及兩廣兵剿之，欽勢蹙，乞兵於應，遂匿應所，總鎮官因檄應捕欽。欽從應飲，殺應父子於坐，收其兵以拒官軍。已而應弟岑接佯以兵送欽至田州界，亦殺其父子以報。事聞，廷議仍命溥還田州。九年，總督鄧廷瓚言溥前以罪革職，比隨征有功，乞復其冠帶，領土兵赴梧

御史吴禎上奏章説："遵從詔令討伐逮捕反賊吕趙，選調官軍和土兵，攻克功饒、婪鳳兩個關口，一直攻到府城。吕趙帶着妻子兒女，挾持知府岑鐸等人連夜逃跑。官軍追到雲南富州，奪回岑鐸等人和他的兒子女婿，殺死四十九人，賊兵全部投降。吕趙帶領幾名騎兵逃往鎮安府，追上他，殺吕趙和他的兒子共四人，隨從的賊寇十八人，俘獲他的妻子兒女和僞太平王木印、無敵將軍銅印，連同鳳旗盔甲等物品。又委派知府岑鏞仍然掌管府裏事務，安撫人民。"田州平定後，皇帝派遣使者帶敕書獎勵曉諭吴禎等人，并且敕令岑鏞小心遵守法令，保全宗族。

成化元年，派兵科給事中王秉彝帶敕書曉諭岑鏞，并且賜給他銀幣，是因爲兵部説他所統率的土官和粵西狼族士兵，多次徵調討伐有功，而且在大藤峽進行征戰。二年，總兵官趙輔上奏章説岑鏞隨軍出征有功，請求給予誥命，表彰他的父母和妻子，皇帝聽從其請。五年，又因爲趙輔的進言，賜給岑鏞封賜官爵的詔書。

十六年，田州的部落首領黄明聚衆作亂，知府岑溥逃避到思恩。總督朱英調參將馬義率領軍隊捉拿黄明，黄明敗逃，被恩城知州岑欽捕捉，連同族人家屬被誅殺。隨後，岑溥又與岑欽互相憎恨仇視。岑欽攻奪田州，趕走岑溥，殺了五十多家人。當時泗城州的岑應正自負兵力强盛，又和岑欽結爲同黨，殺害擄掠人民二萬六千多人，和岑欽分割田州，占有田州土地。

弘治三年，總制派遣官員護送岑溥的兒子岑猇進入田州，被岑欽所阻攔，住在潯州。按察使陶魯率領官軍臨時駐扎南寧，岑欽抵抗，敗逃。但岑應又援助他進城，陳列軍隊防守。巡撫秦紘請求聯合貴州、湖廣和兩廣的軍隊剿滅他，岑欽的情況緊迫，向岑應求救兵，於是藏到岑應那裏，總鎮官就發檄文令岑應逮捕岑欽。岑欽跟岑應喝酒，在座席上殺死了岑應父子，收取他的軍隊來抵禦官軍。隨後岑應的弟弟岑接假裝率兵送岑欽到田州地域，也殺死他父子二人來報仇。事情報告給朝廷，廷臣議論決定仍命岑溥回田州。九年，總督鄧廷瓚説岑溥以前因罪被革職，近來

州聽調，從之。

隨軍出征有功，請求恢復他的冠帶，率領土兵到梧州聽候調遣，皇帝聽從其請。

十二年，溥爲子猇所弑，猇亦自殺。次子猛方四歲，溥母岑氏及頭目黄驥護之，赴制府告襲。歸至南寧，頭目李蠻來迎。驥慮蠻奪己權，殺其使。蠻率兵至舊田州，驥懼，誣蠻將爲變，乞以兵納，乃調思恩岑濬率兵衛猛。濬受驥賂，納其女，挾猛，約分其六甲地。比至田州，蠻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幽之。事覺，廷瓚檄副總兵歐磐等攝濬，久乃出猛，置於會城。得奏，命猛襲知府。驥、濬怒其事之不由己出也，要泗城岑接、東蘭韋祖鋐各起兵攻蠻。接兵二萬先入田州，殺掠男女八百餘人，驅之溺水死者無算，括府庫，放兵大掠，城郭爲墟。濬兵二萬攻舊田州，據之，殺掠男女五千三百餘人，蠻逃去。副總兵歐磐、參政武清等詣田州府勘治，遣兵送猛還府。驥懼罪，匿濬家，有司請治濬罪。

十二年，岑溥被兒子岑猇所殺，岑猇也自殺。二兒子岑猛剛剛四歲，岑溥的母親岑氏和部落頭領黄驥保護着他，到制府告請承襲。返回到南寧，部落頭領李蠻前來迎接。黄驥擔心李蠻奪取自己的權力，殺害了他的使者。李蠻率領軍隊到舊田州，黄驥害怕了，誣陷李蠻將要發動兵變，請求率兵送入，於是徵調思恩的岑濬率領軍隊保護岑猛。岑濬收受了黄驥的賄賂，娶了他的女兒，挾迫岑猛，約定分走他的六甲土地。等到了田州，李蠻拒絶接納，黄驥又帶着岑猛奔向思恩，囚禁了他。事發後，鄧廷瓚發檄文令副總兵歐磐等捉拿岑濬，很久纔放出岑猛，安置在省會城。朝廷得到奏章，命令岑猛繼任知府。黄驥、岑濬痛恨這件事没有由自己安排，邀約泗城的岑接、東蘭的韋祖鋐分頭起兵攻打李蠻。岑接領兵二萬先攻入田州，殺戮擄掠男女八百多人，驅趕他們入水被淹死的不計其數，搜刮府庫，放任士兵大肆搶劫，城郭成爲廢墟。岑濬帶兵二萬進攻舊田州，占領了它，殺戮擄掠男女五千三百多人，李蠻逃走。副總兵歐磐、參政武清等人到田州府核查懲治，派兵送岑猛回田州府。黄驥害怕罪罰，躲藏到岑濬家裏，主管官吏請求依法懲處岑濬的罪過。

初，蠻之迎猛也，無他念，及猛在外，蠻守土以待其歸。驥争權首亂，濬、接、祖鋐黨惡，以致兹變。清受濬賂，曲右之，且誣蠻占據府治，阻兵弄權，事竟不直。於是廷瓚言思恩岑濬罪惡，正在逐捕，而田州岑猛亦宜乘此區畫，降府爲州，毋基異日尾大之患，從之。

起初，李蠻迎接岑猛，没有别的念頭，到了岑猛在外地，李蠻守衛轄地以等待他回來。黄驥爲争奪權力首先作亂，岑濬、岑接、韋祖鋐結黨作惡，以致發生變亂。武清收受了岑濬的賄賂，曲意袒護他，而且誣陷李蠻占據府衙所在地，依仗軍隊玩弄權術，事情竟然不公正。於是鄧廷瓚上書報告思恩岑濬的罪惡，説正在追捕，田州岑猛也應當趁這機會進行安排，把府降爲州，不要等到將來勢力强大不聽指揮而造成禍患，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十八年，廷議以思、田既平，宜設流官；岑猛世濟凶惡，致陷府治，宜降授千户，而遴選才望者假以方面職銜，守田州，仍賜敕以重其權。帝

十八年，朝廷議論認爲思恩、田州已經平定，應當設置流官；岑猛世代繼承下來的凶惡，致使府衙所在地失陷，應當降職授予千户職務，再選拔有才能有威望的人授給主管一方的官職，

然之，於是以平樂知府謝湖爲右參政，掌府事。

守衛田州，并且賜給敕書來加重他的權力。皇帝認爲他説得對，於是任用平樂知府謝湖爲右參政，掌管府裏的事務。

時岑猛已降福建平海衛千户，遷延不行。及湖至，復陳兵自衛，令祖母岑氏奏乞於廣西極邊率部下立功，以便祭養，詔總鎮官詳議以聞。總督陳金奏："猛據舊巢，要求府佐，不赴平海衛。參政謝湖不即赴任，爲猛所拒，納饋遺而徇其要求，宜逮問。"時猛遣人重賂劉瑾，得旨，留猛而褫湖，并及前撫潘蕃、劉大夏，猛竟得以同知攝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復振，稍復侵旁郡自廣。嘗言督撫有調發，願立功，冀復舊職。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所至剽掠。然以賊平故論功，遷指揮同知。非猛初意，頗怨望。

當時岑猛已經被降爲福建平海衛千户，拖延着不去上任。等謝湖來到，又陳列軍隊自我防衛，讓祖母岑氏上奏章請求到廣西非常遥遠的邊境，率領部下建立功勛，以便祭祀供養，下詔令總鎮官認真討論後上報朝廷。總督陳金上奏道："岑猛占據老巢，要求府佐之官，不到平海衛上任。參政謝湖不立即上任，被岑猛所抵制，接受贈給的東西，依從岑猛的要求，應當逮捕審問。"當時岑猛派人用大量財物賄賂劉瑾，得到聖旨，留下岑猛而革除謝湖的官職，并且牽連前任巡撫潘蕃、劉大夏，岑猛竟然能够以同知的身份代理府中事務。岑猛安撫劫後餘留的人民，軍隊又振作起來，慢慢地又侵占别的郡來擴大自己的地盤。曾經説總督巡撫如果有調遣，願意立功，希望恢復原來的職務。適逢江西盜賊起事，都御史陳金發檄文令岑猛隨軍出征，岑猛搶劫掠奪所到的地方。但因賊寇被平定的緣故評定功績，升任指揮同知。不是岑猛最初的意願，心中十分怨恨。

正德十五年，猛奏："田州土兵每征調，輒許户留一二丁耕種，以供常税。其久勞於外者，乞量振給，免其輸税。"從之。

正德十五年，岑猛上奏章説："田州的土兵每次被徵調，總是允許每户留一兩個成年男子種地，來供給正常的賦税。其中長期在外地服役的人，請求酌情賑濟，免去他們應繳納的賦税。"皇帝聽從了他的請求。

嘉靖二年，猛率兵攻泗城，拔六寨，遂克州治。岑接告急於軍門，言猛無故興兵攻寨。猛言接非岑氏後，據其祖業，欲得所侵地。時方有上思州之役，徵兵皆不至，總督張嵿以狀聞。四年，提督盛應期、巡按謝汝儀議大征猛，條征調事宜，詔報可。而應期以他事去，詔以都御史姚鏌代，命懸金購猛。然鏌知猛無反心，猛方奏辯，鏌亦欲緩師。而巡按謝汝儀與鏌郤，乃誣鏌之子涞納猛萬金，廉得涞書獻之。鏌惶恐，乃再疏請征。於

嘉靖二年，岑猛率領軍隊攻打泗城，攻取六個寨，於是攻克州衙所在地。岑接向總督報告緊急情況請求援助，説岑猛無緣無故發兵攻寨。岑猛説岑接不是岑氏後代，占據了他祖上的産業，想得到所侵占的土地。當時正有上思州戰役，徵調的軍隊都没來，總督張嵿把情況上報朝廷。四年，提督盛應期、巡按謝汝儀建議大規模討伐岑猛，具文分條陳述徵調的事情，詔令批覆同意。但盛應期因爲别的事離職，下詔令任用都御史姚鏌代替他，命令懸賞重金緝捕岑猛。但是姚鏌知道岑猛没有造反的想法，岑猛正在上奏章辯解，姚鏌也想延遲出兵。但巡按謝汝儀與姚鏌有矛

是部趣鏌剋期進，鏌偕總兵官朱麒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等統之，分道并入。猛聞大兵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察。鏌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斬猛長子邦彦於工堯隘。猛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璋欲藉此報猛，乃甘言誘猛走歸順，鴆殺之，斬首以獻。

盾，於是誣陷姚鏌的兒子姚淶接受岑猛萬兩白銀，查到姚淶的書信獻上。姚鏌恐慌，於是又一次上疏請求出征。於是兵部催促姚鏌確定日期進兵，姚鏌偕同總兵官朱麒調遣八萬軍隊，任用都指揮沈希儀、張經等人統領，分道進軍。岑猛聽説大軍到來，命令他的部下不要交戰，裁帛作書寫上冤情，向總督述説，請求察知實情憐惜他。姚鏌不聽，催促軍隊更加緊迫，沈希儀在工堯隘殺了岑猛的大兒子岑邦彦。岑猛害怕了，計劃出逃，歸順州的知州岑璋，是岑猛的岳父，他的女兒失寵，岑璋想藉此機會報復岑猛，於是用甜言蜜語騙岑猛逃到歸順，用毒酒殺了他，砍下他的頭顱獻上。

六年，鏌以田州平，告捷京師，乃請改田州爲流官，并陳善後七事，詔俱從之。

六年，姚鏌因爲田州被平定，向朝廷報告勝利的消息，於是請求把田州改爲流官，并且陳述妥善處理事後遺留問題的七件事，皇帝下詔都依從他。

鏌留參議汪必東、僉事申惠、參將張經以兵萬人鎮其地，知府王熊兆署府事。會必東、惠皆移疾他駐，惟經、熊兆在府，兵勢分，防守稍懈。於是逆黨盧蘇、王受等乃爲僞印，誑言猛在，且借交阯兵二十萬，以圖興復。蠻民信之，聚衆薄府城。經出擊，兵少不敵，欲引還，而城中陰爲内應，呼噪四出，官軍腹背受攻，力戰不支，突圍渡江走，賊逼其後，争舟溺死者甚衆。賊沿江置闌索，伏藥弩，夾岸并起。官軍且戰且行，抵向武，失士卒三四百人。賊遂入據府城，燒倉粟以萬計。御史石金上其事，頗委罪前撫盛應期生事召釁，而給事中鄭自璧因請仍檄湖廣永順、保靖兵并力剿賊。帝以四方兵數萬方歸休，豈可復調，命再計機宜以聞。

姚鏌留下參議汪必東、僉事申惠、參將張經率兵一萬鎮守這個地方，知府王熊兆代理府中事務。適逢汪必東、申惠都稱病駐扎到别的地方，衹有張經、王熊兆在府裏，兵力分散，防守逐漸鬆懈。於是叛黨盧蘇、王受等人就製造假印章，騙人説岑猛還活着，并且借交阯二十萬軍隊，來謀求恢復。蠻族百姓相信他們，聚合衆人逼近府城。張經出城發起攻擊，兵少抵擋不住，想退回城裏，可是城中潛藏作内應的人，喧嚷着從四面衝出，官軍前後受到攻擊，竭力戰鬥支撑不住，突圍渡江逃跑，賊寇緊跟在後面，官軍争船落水淹死的人非常多。賊寇沿江設置阻攔船隻的繩索，埋伏上了毒藥的弩箭，兩岸同時攻擊。官軍一邊作戰一邊撤退，到達向武時，損失士兵三四百人。賊寇於是進入占據了府城，燒毁倉庫裏的糧食數以萬計。御史石金上報這件事，多推委罪責給前任巡撫盛應期，説他引發事端招來禍患，給事中鄭自璧趁機請求仍傳檄文令湖廣永順、保靖的軍隊合力討伐賊寇。皇帝認爲各地的幾萬軍隊剛剛回來休整，怎麼可以再調用，下令再次商議對策上報。

時盧蘇等雖據府叛，佯聽撫，遣

當時盧蘇等人雖然占據府城反叛，但假裝聽

人迎署府事王熊兆。而其黨王受等糾衆萬餘，攻據思恩城，執知府吴期英、守備指揮門祖蔭等。已而釋期英等，亦投牒上官，願聽招撫。都御史姚鏌以兵未集，姑受之以緩其謀。遣諜者檄東蘭、歸順、鎮安、泗城、向武諸土官，各勒兵自效，且責失事守巡參將等官立功自贖。復疏調湖廣永、保土兵，江西汀、贛畲兵，俱會於南寧，并力進剿。帝以蠻亂日久，鎮巡官受命大征，未及殄絶，輒奏捷散兵，使餘孽復滋，罪不容逭。姑赦前過，益圖新功。乃起原任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總督軍務，同鏌討之。

從招撫，派人迎接代理府中事務的王熊兆。但他的黨羽王受等人聚集軍隊一萬多人，攻占思恩城，捉住知府吴期英、守備指揮門祖蔭等人。不久釋放吴期英等人，也投遞公文給上司，説願意聽從招撫。都御史姚鏌因爲軍隊没有集結，暫且接受來延緩他的計劃進行。派間諜發檄文令東蘭、歸順、鎮安、泗城、向武等土官，各自率領軍隊爲朝廷貢獻自己的力量，并且責令戰事失敗的鎮守巡檢參將等官員立功贖罪。又上奏議徵調湖廣的永順、保靖的土兵，江西汀、贛的畲族土兵，都會集到南寧，合力進攻討伐。皇帝認爲蠻人叛亂時間長了，鎮巡官接受聖命大規模討伐，還没等到消滅光賊寇，就上奏章報告勝利的消息遣散兵力，使殘存的惡勢力又滋長起來，罪責不容逃脱。暫且赦免以前的過失，以便謀求建立新的功勞。於是起用原任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總管督率軍中的事務，和姚鏌一起討伐叛亂。

時受既入思恩，封府庫，以賊兵守之，而自攻武緣。守巡官鄒輗等率兵至思恩，思恩千夫長韋貴、徐伍等遣壯士由間道入城爲内應，夜引官兵奪門，殺賊二十餘人，收府印及庫物，護送期英於賓州，因招撫城中未下者。時受攻武緣甚急，參將張經堅壁拒守。鎮守頭目許用與戰，斬其渠帥一人。賊見援兵大集，乃遁去。鏌以聞。

當時王受已經進入思恩，查封國家儲存糧食和兵器的倉庫，用賊兵看守，自己却去攻打武緣。守巡官鄒輗等人率領軍隊到達思恩，思恩的千夫長韋貴、徐伍等人派遣勇士從小路進城作内應，夜裏帶領官兵奪取城門，殺死賊寇二十多人，收回府裏的印章和倉庫中的物品，護送吴期英到賓州，趁便招安城中没被攻下的賊寇。當時王受攻打武緣十分猛烈，參將張經加固壁壘據險抵禦。部落頭領鎮守許用與賊兵交戰，殺死賊寇的一個首領。賊寇見官軍的援兵大規模聚集，就逃走了。姚鏌上報朝廷。

帝以田州、思恩賊鋒雖挫，首惡未擒，仍令守仁亟督兵剿撫。守仁威名素重，及督軍務，調兵數萬人至，諸蠻心懾。守仁至南寧，道中見受等勢盛，度亦未可卒滅，上疏極陳用兵利害。兵部議以守仁所見未確，復陳五事，令守仁詳計其宜，於是守仁又疏云：

皇帝認爲田州、思恩賊寇的鋒芒雖然受挫，但首惡没有捉住，仍然命令王守仁趕快統率軍隊討伐招撫。王守仁的威名一向很大，等到他統督軍事任務，徵調軍隊幾萬人到達，衆蠻人心中害怕。王守仁到達南寧，途中看到王受等人勢力很大，揣度也不可能全部消滅，上奏議透徹地陳述使用武力的利弊。兵部商議認爲王守仁的見解不一定準確，又陳述五件事，令王守仁認真謀劃這件事，於是王守仁又上奏議説：

臣奉命於去年十二月至廣西平南縣，與巡按御史石金及藩臬

臣接受皇上的命令在去年十二月到達廣西平南縣，與巡按御史石金以及布政使、按

諸將領等會議。思、田禍結兩省，已逾二年。今日必欲窮兵盡剿，則有十患。若罷兵行撫，則有十善。臣與諸臣，攄心極論，今日之局，撫之爲是。

察使衆位將領共同商議。思恩、田州的禍患延及兩個省，已經歷時二年。現在一定要極力用兵全部剿滅，就會有十條危害。如果停止使用武力進行安撫，就會有十條好處。臣和衆位大臣，敞開心胸暢談，認爲現在的情況，安撫他們是對的。

臣抵南寧，遂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内解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阻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間而動。而盧蘇、王受先遣其頭目黄富等訴告，願得歸境投生，乞宥一死。臣等諭以朝廷威德，令齎飛牌，歸巢曉諭，期以速降無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

臣到達南寧，就下令全部撤下調集來進行防守的軍隊。幾天内脱下戰衣回去的有數萬人，衹有湖廣兵數千人，道路艱險遥遠，不容易立即回去，仍舊讓他們分散留守南寧，脱下戰衣休養，等待機會起程。而盧蘇、王受先派他們的部落頭領黄富等人訴告，願意返回土境投奔生路，請求免去一死。臣等用朝廷的威嚴恩德曉諭他們，命令他們帶着飛牌，回到巢穴接受曉諭，限期用速降來免去一死。盧蘇、王受等人得到飛牌，都環繞下拜一副歡欣鼓舞的樣子，歡呼聲像打雷一樣。

尋率衆至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復諭之曰："朝廷既赦爾罪，爾等擁衆負固，騷動一方。若不示罰，何以雪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又諭之曰："今日宥爾死者，朝廷好生之德；必杖爾者，人臣執法之義。"衆皆叩首悦服，願殺賊立功。臣隨至其營，撫定其衆七萬餘人，復委布政使林富等安插，於二月二十六日悉命歸業。是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神武不殺之威，未期月而蠻民率服，不折一矢，不傷一人；而全活數萬生靈，即古舞干之化，奚以加焉?

不久率領衆人到達南寧城下，分四營駐扎。盧蘇、王受等首犯捆綁自己，與數百名部落頭領到總督那裏請求保全生命。臣等又訓諭他們説："朝廷已經赦免了你們的罪惡，你們聚衆依恃險阻，使一方不得安定。如果不表示懲罰，用什麽來洗刷憤恨?"於是把盧蘇、王受交給總督，各打一百杖，纔解開他們的繩子。又訓諭他們説："今天饒恕你們不死，是朝廷有好生的仁德；一定要杖打你們，是臣子執法的道理。"衆人都磕頭表示心悦誠服，願意殺賊立功。臣隨衆人到他們的軍營，安撫平定他們的軍隊七萬多人，又委派布政使林富等人進行安置，於二月二十六日全部命令恢復舊業。這都是由皇上特别孝敬達到和順境界的美德，英明威武不用刑殺的威嚴，不到一個月而蠻民都降服了，不損失一支箭，没受傷一個人；并且使數萬人全部活下來，即使古代文德感化的教化，又怎麽超越它呢?

疏聞，帝嘉之，遣行人齎敕獎賚。於是守仁復疏言：

奏議報給皇帝，皇帝贊賞他，派使者帶着敕書獎賞贈送物品。於是王守仁又上疏説：

思、田久構禍，荼毒兩省，已逾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疲於奔走。地方鼿甈，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無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測。况田州外捍交阯，内屏各郡，深山絶谷，瑶、僚盤據。使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爲流，誰爲編户？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鄰敵，非計之得也。

思恩、田州長期製造禍亂，毒害兩個省，已經超過二年。兵力在防守中耗盡，人民的財物在運輸軍餉中用光，官吏因四處奔走而疲憊。地方上動摇不安，如同一條破舊受損的船，漂泊在風浪裏，沉没就在眼前，不要等有智慧的人説也可以知道這種結果。一定要無限用兵洗刷憤恨，來消滅一方，不要説攻不下，即使攻克了，禍患也難以預料。况且田州對外抵禦交阯，對内是各郡的屏障，深山絶谷，瑶、僚占據。假使全部殺死他們，將來即使想把土官改爲流官，由誰來作編户呢？不衹是自己撤除自己的屏障，而且開拓疆土來資助相鄰的敵人，不是得計的做法。

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獨詿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田州，而官其子，以存岑氏之後。查猛有二子，長邦佐，自幼出繼爲武靖州知州。武靖當瑶賊之衝，邦佐才足制馭，宜仍舊職。而今所建州，請以猛幼子邦相授吏目，署州事，俟後遞升爲知州，以承岑氏之祀。設土巡檢諸司，即以盧蘇、王受等九人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

現在岑氏世代效力於守邊功業，惟獨岑猛貽誤犯法，雖然没有被處死，聽説已經病死了。臣認爲治理田州非岑氏不可，請把田州府降爲田州，并且給他的兒子官職，來保存岑氏的後代。現查明岑猛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岑邦佐，從小過繼給武靖州知州。武靖州處在瑶族賊寇的交通要道，岑邦佐的才能足够控制駕馭，應當因襲原來的職務。而現在所建立的州，請用岑猛的小兒子岑邦相，授職吏目，代理州中事務，等到以後依次升爲知州，來接續岑氏的祭祀。設置土巡檢各司，就任用盧蘇、王受等九人擔任，來削弱他的勢力。增設田寧府，任用流官知府來總管，以集中權力。

從之。惟以守仁所奏岑猛子，與撫按所報異，令再覆。

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衹是因王守仁上奏説岑猛的兒子一事，和巡撫巡按所上報的情况不同，下令重新審察。

於是守仁言："臣初議立岑氏後，該府土目及耆老俱言岑猛本有四子：長邦佐，妻張氏出；次邦彦，妾林氏出；次邦輔，外婢所生；次邦相，妾韋氏出。猛嬖溺林氏而張失愛，故邦佐自幼出繼武靖。邦彦既死，邦佐得武靖民心，更代亦難其人。欲立邦輔，土目謂外婢所生，名實不正。惟

於是王守仁進言説："臣開初斟酌立岑氏的後代，該府的土目和年高有德的人都説岑猛本有四個兒子：大兒子岑邦佐，是妻子張氏生育；二兒子岑邦彦，是小妾林氏生育；三兒子岑邦輔，是外婢生育；四兒子岑邦相，是小妾韋氏生育。岑猛寵愛林氏而張氏失寵，所以岑邦佐從小過繼到武靖。岑邦彦已經死了，岑邦佐得到武靖的民心，更换他也没有其他合適的人選。想要立岑邦

邦相係猛正派，質貌厚重，堪繼岑氏。故當時直謂猛子存者二人，亦所以正名慎始，杜後日之爭也。”疏上，如議行。

輔，土目認爲是外婢所生的，名分與實質不正。衹有岑邦相是岑猛的正宗，内質相貌敦厚持重，能够繼承岑氏。所以當時衹説岑猛的兒子存在的有兩個，也是用來辨正名分，使名實相符，慎重開始，以便杜絶日後的争奪。”奏疏呈上，按奏議實行。

八年，守仁於思、田既議設流官，又議移南丹衛於八寨，改思恩府城於荒田，改設鳳化縣治於三里，添設流官縣於思龍，增築五鎮城堡於五屯。及侍郎林富繼之，又言：“田州界居南寧、泗城，交通雲、貴、交阯，爲備非一，不宜改設流官。南丹衛設在賓州，既不足以遥制八寨，遷八寨又不得以還護賓州。爲今日計，獨上林之三里，守仁所議設縣者，可遷南丹衛於此。夫設縣則割賓州之地以益思恩，是顧彼而失此也。遷衛則扼八寨之吭以還護賓州，是一舉而兩得也。然不宜屬田州，而仍屬南寧爲便。”其議與守仁頗有異同，詔從富言。

八年，王守仁在思恩、田州已經議定設置流官，又上奏議把南丹衛遷到八寨，把思恩府府城改到荒田，把鳳化縣治所改設到三里，在思龍增設流官縣，在五屯增加修築五鎮城堡。到侍郎林富繼任，又進言道：“田州地處南寧、泗城中間，與雲、貴、交阯相通，爲了防備萬一，不應當改爲設置流官。南丹衛設置在賓州，既不足以在遠處控制八寨，遷到八寨又不能够回來保護賓州。爲現在作打算，衹有上林的三里，即王守仁所建議設立縣治的地方，可以把南丹衛遷到此處。設立縣治就割賓州的土地來增廣思恩，這是顧彼而失此。遷衛就控制八寨的險要地方來回頭保護賓州，這是一舉兩得。但是不應當隸屬於田州，而是仍舊隸屬於南寧爲好。”他的奏議與王守仁相當不一致，下詔令依從林富的進言。

初，邦相兄邦彦有子芝，依大母林氏、瓦氏居，官給養田。其後邦相惡蘇專擅，密與頭目盧玉等謀誅蘇及芝。蘇知之，會邦相又侵削二氏原食莊田，二氏遂與蘇合謀，以芝奔梧州，赴軍門告襲，蘇又爲芝疏請。尋令人刺邦相，邦相覺，殺行刺者。而蘇遂伏兵殺盧玉等，以兵圍邦相宅，誘邦相出，乘夜與瓦氏縊殺之。巡按御史曾守約以聞，帝命守臣亟爲勘處。蘇之殺邦相也，歸順、鎮安、泗城、向武諸土官群起構難，互相訐奏。當事者謂以岑芝承襲未定，田州無主，致令鄰封覬覦，當給札付令芝管事。蘇又請早給芝冠帶，以撫田州，而自悔罪，願裹糧立功，及追補累年所逋糧賦。巡按御史諸演疏聞，

起初，岑邦相的哥哥岑邦彦有個兒子叫岑芝，跟着大母林氏、瓦氏住，由官家供給生活的田地。後來岑邦相憎恨盧蘇專斷，秘密地與部落頭領盧玉等人謀劃殺盧蘇和岑芝。盧蘇知道了這件事，適逢岑邦相又侵奪二氏原來享有的莊田，二氏就與盧蘇共同謀議，以岑芝跑到梧州，到總督那裏告請繼承，盧蘇又替岑芝上疏請求。不久令人行刺岑邦相，岑邦相察覺，殺了行刺的人。盧蘇就埋伏軍隊殺了盧玉等人，率兵包圍岑邦相的住處，引誘岑邦相出來，趁着夜色和瓦氏勒死了他。巡按御史曾守約上報朝廷，皇帝命令守疆大臣迅速核查處理。盧蘇殺了岑邦相，歸順、鎮安、泗城、向武的各土官都紛紛起來結仇交戰，互相上奏攻擊對方的短處。當權的人認爲因岑芝繼承職務的事還没有定下來，田州没有主持政務的人，致使相鄰封地的頭領有了非分的希望，應當下發公文令岑芝掌管事務。盧蘇又請求及早給

部議以土蠻自相仇殺，當從末減，皆令立功，方准贖罪復官。

岑芝冠帶，來安撫田州，并且追悔自己的罪過，願意携帶熟食乾糧以備出征立功，以及追補連年所欠的糧賦。巡按御史諸演上疏報告朝廷，部内決定認爲土蠻自己互相仇殺，應當從輕論罪，讓他們都建立功勛，纔准予抵消罪過恢復官職。

三十二年，芝死，子大壽方四歲。土人莫葦冒岑姓，及土官岑施，相煽構亂，提督郎櫝奏令思恩守備張啓元暫駐田州鎮之，報可。三十四年，田州土官婦瓦氏以狼兵應調至蘇州剿倭，隸於總兵俞大猷麾下。以殺賊多，詔賞瓦氏及其孫男岑大壽、大禄銀幣，餘令軍門獎賞。四十二年，以平廣西瑶、僮功，准岑大禄實受知州職。

三十二年，岑芝死，兒子岑大壽纔四歲。土著人莫葦冒充姓岑，和土官岑施互相煽動作亂，提督郎櫝上奏章令思恩的守備張啓元暫且駐扎田州鎮守此地，皇帝批覆同意。三十四年，田州土官的妻子瓦氏率領粵西少數民族族土兵響應徵調到蘇州剿滅倭寇，隸屬於總兵俞大猷麾下。因爲殺死的賊寇多，下詔賞賜瓦氏和她的孫子岑大壽、岑大禄銀幣，其餘的人令總督給予獎賞。四十二年，因爲平定廣西瑶族、僮族的功勞，准予岑大禄在實質上接受知州職務。

泰昌元年，總督許弘綱奏："田州土官岑懋仁肆惡起釁，窺占上林，納叛人黄德隆等，糾衆破城，擅殺土官黄德勳，擄其妻女印信，乞正其罪。"詔令岑懋仁速獻印，執送諸犯，聽按臣分别正法，違則進剿。天啓二年，巡撫何士晋請免懋仁逮問，各率土兵援剿，有功優叙，從之。

泰昌元年，總督許弘綱上奏説："田州的土官岑懋仁恣意作惡挑起事端，伺機圖謀占據上林，接受叛賊黄德隆等人，聚合軍隊攻克上林城，擅自殺害土官黄德勳，擄取他的妻子女兒和印信，請求治他的罪。"下詔令岑懋仁迅速獻出印信，把衆罪犯抓住送來，聽候巡按大臣分别依法處理，如果違抗就進軍剿除。天啓二年，巡撫何士晋請求免除對岑懋仁逮捕問罪的決定，命他們各自率領土著士兵援助剿除盜賊，有功的人從優封賞，晋升官職，皇帝聽從他的意見。

田州世岑氏，改流者再，而終不果。盧蘇再叛弑主，終逸於罰，論者以爲失刑云。

田州由岑氏世襲，兩次被改爲流官，但最終没有實行。盧蘇兩次叛亂殺死主人，最終逃脱懲罰，議論的人認爲是失於量刑。

上林在田州東，宋置，隸横山寨。元屬田州路。洪武二年，土官黄嵩歸附，授世襲知縣，流官典史佐之。

上林在田州的東面，宋朝時設置，隸屬於横山寨。元朝時隸屬於田州路。洪武二年，土官黄嵩歸順依附，授予世襲知縣，設置流官典史輔助他。

恩城

恩城州，唐置，宋、元仍舊。明初因之，隸廣西布政司，朝貢如例。成化十九年，知州岑欽，田州土官岑溥叔也，相仇殺。溥敗，欽入田州，焚府治，大肆殺掠。溥訴於制府，下三司官鞫理。弘治三年，欽復入田

恩城州，唐朝時設置，宋朝、元朝依照以前不變。明朝初年沿襲舊制，隸屬於廣西布政司，按舊例朝拜進貢。成化十九年，知州岑欽，是田州土司岑溥的叔父，兩人因仇恨而彼此攻殺。岑溥失敗，岑欽進入田州，焚燒府衙所在地，大肆殺人掠奪。岑溥向總督告發他，總督交付三司審

州，與泗城土官岑應分據其地。巡撫秦紘請調兵剿之。兵部言兵不可輕動，惟令守臣諭令應縛欽自贖。五年，欽走岑應所借兵，總鎮檄應捕之，欽遂殺應父子。已而應弟接佯以兵送欽，亦殺欽父子。有司以恩城宜裁革，從之，州遂廢。

理處治。弘治三年，岑欽又侵犯田州，與泗城土官岑應分別占據了岑溥的地盤。巡撫秦紘請求調遣軍隊剿除他們。兵部説軍隊不可輕易動用，衹是命令守疆大臣訓諭命令岑應捆綁岑欽來贖罪。五年，岑欽到岑應那裏借兵，總鎮發檄文令岑應逮捕他，岑欽於是殺了岑應父子。不久，岑應的弟弟岑接假裝率兵送岑欽，也殺了岑欽父子。主管官吏認爲恩城應當裁減革除，皇上聽從，恩城州於是被廢除。

上隆

上隆州，宋置，隸橫山寨。元屬田州路，明因之。後改隸布政司。洪武十九年，上隆知州岑永通遣從子岑安來貢，賜綺帛、鈔錠。洪熙元年，土官知州岑瓊母陳氏來朝，貢馬，賜鈔幣。宣德四年，以陳氏爲知州。時瓊已卒，無子，土人訴於朝，願得陳氏襲職，故有是命。

上隆州，宋朝時設置，隸屬於橫山寨。元朝時隸屬於田州路，明朝沿襲元制。後來改爲隸屬於布政司。洪武十九年，上隆知州岑永通派侄子岑安前來進貢，皇上賜給綺帛和鈔錠。洪熙元年，土官知州岑瓊的母親陳氏前來朝拜，進獻馬匹，皇上賜給鈔幣。宣德四年，任用陳氏爲知州。當時岑瓊已死，没有兒子，土著人向朝廷訴説，願意讓陳氏繼承官職，所以有這個任命。

都康

都康州，宋置，隸橫山寨。元屬田州路。洪武間，爲蠻僚所據。三十二年復置，隸布政司。土官馮姓。其界東南抵龍英，西至鎮安，北至向武。

都康州，宋朝設置，隸屬於橫山寨。元朝時隸屬於田州路。洪武年間，被蠻僚所占據。三十二年重新設置，隸屬於布政司。土司姓馮。它的地域東南到達龍英，西面到達鎮安，北面到達向武。

明史卷三百十九

列傳第二百七

廣西土司(三)

泗城　利州　龍州　歸順　向武
奉議　江州　思陵 廣東瓊州府(附)

泗城

泗城州，宋置，隸横山寨。元屬田州路。其界東抵東蘭，西抵上林長官司，南抵田州，北抵永寧州。

洪武五年，征南副將軍周德興克泗城州，土官岑善忠歸附，授世襲知州。十三年，善忠子振作亂，寇利州，廣西都司討平之。十四年，善忠來貢方物。二十六年，振遣人貢馬及方物，詔賜以鈔錠。

宣德元年，女土官盧氏遣族人岑臺貢馬及銀器等物，賜賚有差。八年，致仕女土官盧氏奏，襲職土官岑豹率土兵千五百餘人謀害己，又棄毁故土官岑瑄塑像，所爲不孝，難俾襲職。豹叔利州知州顔亦奏豹興兵謀殺盧氏，州民被害。都督山雲奏："豹實故土官瑄侄，人所信服，應襲職。盧氏，瑄妻，豹伯母，初借襲，今致仕，宜量撥田土以贍終身。仍請敕豹無肆侵擾。"兵部請從雲奏。帝命行人章聰、侯璡齎敕，諭雲會三司巡按究豹與盧氏是非，從公判决。

泗城州，宋朝時設置，隸屬於横山寨。元朝隸屬於田州路。它的地域東面到東蘭，西面到上林長官司，南面到田州，北面到永寧州。

洪武五年，征南副將軍周德興攻克泗城州，土官岑善忠歸順依附，授予世襲知州。十三年，岑善忠的兒子岑振作亂，侵犯利州，廣西都司討伐平定了他。十四年，岑善忠前來進獻土産。二十六年，岑振派人向朝廷進貢馬匹和土産，皇上下詔賜給鈔錠。

宣德元年，女土官盧氏派族人岑臺進獻馬匹和銀器等物，賞賜贈送不等。八年，辭官退休的女土官盧氏上奏章，説繼承官職的土官岑豹率領土著士兵一千五百多人圖謀殺害自己，又拋棄毁壞已故土官岑瑄的塑像，所做的事不合孝道，不能讓他繼承官職。岑豹的叔父利州知州岑顔也上奏説岑豹發兵圖謀殺害盧氏，州裏的老百姓遭到禍害。都督山雲上奏説："岑豹實際上是已故土官岑瑄的侄子，被老百姓相信佩服，應當繼承官職。盧氏，是岑瑄的妻子，岑豹的伯母，當初藉機承襲官位，現在辭官，應當酌情撥給她田地來贍養一生。又請求敕令岑豹不能恣意侵犯擾亂。"兵部請求聽從山雲的進言。皇帝命令使者章聰、侯璡携帶敕書，命令山雲會同三司巡按追查岑豹和盧氏的是非，秉公作出裁决。

正統元年，豹遣人入貢。二年，豹攻利州，掠其叔顏妻子財物。朝廷官至撫諭，負固不服，增兵拒守。雲以聞，乞發兵剿之。帝敕雲曰："蠻夷梗化，罪固難容，然興師動衆，事亦不易，其更遣人諭之。"五年，顏奏豹侵占及掠擄罪。頭目黃祖亦奏豹殺其弟，籍其家。瑄女亦奏豹占奪田地人民，囚其母盧氏。帝復遣行人朱昇、黃恕齎敕諭之，并敕廣西、貴州總兵官親詣其地，令速還所侵掠，如不服，相機擒捕。六年，總兵官柳溥奏："行人恕、昇同廣西三司委官諭豹退還原占利州地，豹時面從，及回，占如故。今顏欲以利州、利甲等莊易泗城、古那等甲，開設利州衙門，宜從其請，發附近官軍送顏赴彼撫治蠻民。倘豹仍拒逆，則率兵剿捕。"從之。八年，豹遣人奉貢，賜綵幣。十年，豹復奏顏占據其地，帝令速予議處，不可因循，貽邊方害。

正統元年，岑豹派人向朝廷進貢。二年，岑豹進攻利州，掠奪他叔父岑顏的妻子兒女和財物。朝廷命官來安撫曉諭，岑豹依恃險阻不順服，增派軍隊據險堅守。山雲上報朝廷，請求派兵剿除他。皇帝下敕命令山雲說："蠻夷頑固，不服從教化，罪行固然不能容忍，但是爲討伐他興起軍隊動用很多人，事情也不容易，應再派人曉諭他。"五年，岑顏上奏岑豹侵占和搶劫的罪行。部落頭領黃祖也上奏岑豹殺了他的弟弟，没收他的家産。岑瑄的女兒也上奏岑豹侵占掠奪土地和老百姓，囚禁她的母親盧氏。皇帝又派遣行人朱昇、黃恕携帶敕書告誡他，并且敕令廣西、貴州的總兵官親自前往這個地方，命令岑豹迅速歸還所侵占掠奪的一切，如果不服從，根據具體情況捕捉他。六年，總兵官柳溥上奏章説："行人黃恕、朱昇同廣西三司委派官吏命令岑豹退還原來侵占的利州土地，岑豹當面聽從，等到官員回來，仍和原來一樣占據着。現在岑顏想用利州、利甲等莊交換泗城、古那等甲，設立利州衙門，應當聽從他的請求，派遣附近的官軍送岑顏到那裏安撫治理蠻族百姓。假如岑豹仍舊違抗，就率兵討伐逮捕。"皇帝聽從了他。八年，岑豹派人上貢，皇上賜給束帛。十年，岑豹又上奏岑顏占據他的土地，皇帝命令迅速予以議定處理，不可拖延，使邊疆受到損害。

成化元年，豹聚衆四萬，攻劫上林長官司，殺土官岑志威，據其境土。兵部言："豹强獷如此，宜調兵擒捕，明正典刑。"從之。未幾，豹死。

成化元年，岑豹聚集軍隊四萬，攻擊掠奪上林長官司，殺害土官岑志威，占據他的轄地。兵部説："岑豹强悍凶狠到這種地步，應當調遣軍隊捕捉，依法公開處刑。"皇上聽從。不久，岑豹死去。

弘治三年，土官知州岑應復據上林長官司及貴州鎮寧等處一十八城。時恩城土官岑欽攻奪田州府，逐知府岑溥。應與欽黨，既復相仇，兩家父子交相仇殺。事聞，兵部奏："欽連年構禍，而應黨之，復據上林長官司，流毒不少，今天厭禍，假手相殘，實地方之幸。應所占鄰壤及土官印信數多，亦宜勘斷，以除禍本，并

弘治三年，土官知州岑應又占據上林長官司和貴州鎮寧等地共十八座城。當時恩城的土官岑欽進攻奪取田州府，趕走知府岑溥。岑應和岑欽結爲同黨，不久又相互仇恨，兩家父子因仇恨而彼此攻殺。事情上報朝廷，兵部上奏章説："岑欽接連多年製造禍亂，而岑應與他結成了同黨，又占據了上林長官司，傳播毒害不少，現在上天厭惡災禍，假藉他們之手相互殘殺，實在是當地的幸運。岑應侵占奪取鄰境的轄地和土官的印章

令應弟接退還侵地及印信，乃許承襲。泗城地廣兵多，宜選頭目，量授職銜，分轄以殺其勢。”詔下總鎮官區處。接遣人朝正，賜綵緞鈔錠。

數量多，也應當查核裁決，以消除禍根，并且命令岑應的弟弟岑接退還侵占的土地和印信，纔允許繼承。泗城土地遼闊，兵員衆多，應當選拔部落頭領，酌情授給官銜，分別管轄，來削弱他們的勢力。”皇上下詔交付總鎮官處理。岑接派人在正月朝見天子，皇上賜給綵緞和鈔錠。

十年，總督鄧廷瓚奏：“接往年隨征都勻、府江等處有功，乞略其祖父罪，令承襲世職，以圖報效。”廷臣議：“劫印侵地，雖係接祖父罪，然再四撫諭，接不肯歸之於官，遽使襲職，則志益驕，非馭土官法。”

十年，總督鄧廷瓚上奏章說：“岑接往年隨軍出征都勻、府江等地有功，請求略省他的祖父和父親的罪過，使他繼承世襲的官職，來謀求報恩效力。”朝中大臣議論認爲：“搶奪印信、侵占土地，雖然是岑接的祖父和父親的罪過，但是多次安撫曉諭，岑接都不肯把它們交還給官府，倉促地使他繼承官職，他就會更加驕傲，這不是控制土官的辦法。”

十二年，田州土目黄驥作亂，要接爲聲援，殺掠男婦，劫燒倉庫民廬，又劫府學及横山驛印記，遂據興仁。十四年，貴州賊婦米魯作亂，提督王軾請調接領土兵二萬營於寨布河，因敕接自備兩月餉，剋期赴調。

十二年，田州土目黄驥作亂，邀岑接聲援他，殺害擄掠男人婦女，搶劫焚燒倉庫民房，又搶劫府辦的官學和横山驛的印章，於是占據興仁。十四年，貴州賊婦米魯作亂，提督王軾請求徵調岑接率領土著士兵二萬人駐扎到寨布河，於是敕令岑接自己準備兩個月的軍餉，限期到徵調之地。

十八年，泗城土官族人岑九仙奏：“自始祖岑彭以來，世襲土官。至豹子應罹欽之禍，子孫滅亡殆盡。其弟接，衆推護印，累著勞勣，乞令襲職，俾掌轄蠻衆。”兵部尚書劉大夏等議：“豹乃叛臣餘孽，子應復自取滅亡。今接者，人皆傳稱爲梁接，非應親枝，又不知岑九仙是何逋逃，冒爲奏擾。臣大夏先在兩廣，見岑氏譜。岑之始祖木納罕於元至正年間，與田州知府之祖伯顔，一時受官。今九仙妄援漢岑彭世次，塵瀆聖聽，請治其罪。其岑接應襲與否，前已令鎮巡官勘奏，岑九仙雖蠻人難以深究，亦當摘發以破其奸。”從之。

十八年，泗城土官的族人岑九仙上奏説：“自從始祖岑彭以來，世代繼承土官。到了岑豹的兒子岑應，遭受岑欽的禍害，子孫幾乎死光。他的弟弟岑接，衆人推舉他守護印章，連年勞苦，請求使他繼承官職，讓他管理蠻族老百姓。”兵部尚書劉大夏等人議論認爲：“岑豹是叛臣的餘孽，兒子岑應又自取滅亡。現在的岑接，人們都傳説是梁接，不是岑應親族中的支裔，又不知岑九仙是什麽樣的一個流亡者，冒名上奏打擾聖上。臣劉大夏以前在兩廣，見過岑氏家譜。岑氏的始祖木納罕在元朝至正年間，與田州知府的祖先伯顔，同時接受官職。現在岑九仙胡亂援引漢代岑彭世系的前後順序，玷污聖上的聽聞，請求治他的罪。至於岑接是否應當繼承，以前已經令鎮巡官調查上奏，岑九仙雖然是蠻人難以嚴厲追究處理，也應當揭發他，來破除他的奸計。”皇上聽從。

正德十二年，泗城及程縣各遣官

正德十二年，泗城和程縣各自派土官的族人

族來貢。後期，賞減半。泗城貢厚，仍全給之。

嘉靖二年，田州岑猛率兵攻泗城，拔六寨，進薄州城，克之。接告急軍門，言猛無故攻寨。猛言接非岑氏後，據其祖業，欲得所侵地。詔下勘處。

十六年，田州盧蘇作亂。泗城土舍岑施以兵納岑邦佐。兵敗，弗克納。二十七年，詔土舍施襲替，免赴京，以嘗聽調有勞也。隆慶二年，泗城蠻黄豹、黄豸等據貴州程番府麻嚮、大華等司，時出擄掠，官軍剿之，豹等遁去。

萬曆二年，泗城土官岑承勳等貢馬及香爐等物。四十一年，土官岑雲漢貢方物。初，雲漢乃紹勳嫡嗣，紹勳寵庶孽雷漢，頭目黄瑪等從中煽禍，以至焚劫稱兵。雲漢紿母出印，扶弟以奔，撫按以聞。廷議請釋紹勳罪以存大倫，杖雷漢、黄瑪等以息囂孽，雲漢從寬削銜，戴罪管事。詔可。天啓二年，巡撫何士晋請復雲漢知州職，量加都司職銜，令率土兵援黔。從之。

泗城延袤頗廣，兵力亦勁，與慶遠諸州互相雄長。其流惡自豹而應而接，且三世。領縣一，曰程縣；長官司二，曰安隆，曰上林。

程縣在泗城州之東北，舊號程丑莊。明初歸附，隸泗城州。洪武二十一年改爲縣，編户一里。後改屬慶遠府，尋復隸泗城州，設流官知縣。正統間，爲岑豹所逼，棄官遁去，典史攝印，旋亦罹害。豹遂奪其印，據縣治。事聞，屢遣官諭之，歷岑應、岑接凡七十餘年不服。嘉靖二年，接爲諸土官攻殺，督府遣官按問，得縣

前來進貢。遲誤期限，賞賜減半。泗城的貢品多，仍把獎賞全部給了他們。

嘉靖二年，田州岑猛率兵進攻泗城，攻克六寨，進逼州城，攻下了它。岑接向總督報告緊急情況請求援助，説岑猛無故進攻寨子。岑猛説岑接不是岑氏的後代，占有他祖先的産業，是想得到所侵占的土地。下詔令調查處理。

十六年，田州盧蘇作亂。泗城土舍岑施率兵送入岑邦佐。兵敗，不能送入。二十七年，皇上下詔令土舍岑施繼承官職，免去進京城謝恩，是因爲他曾經聽從調遣有功。隆慶二年，泗城蠻人黄豹、黄豸等人占據貴州程番府的麻嚮、大華等司，經常出來擄掠人口搶劫財物，官軍征剿他們，黄豹等人逃走。

萬曆二年，泗城土司岑承勳等人進獻馬匹和香爐等物。四十一年，土官岑雲漢進獻土産。起初，岑雲漢是岑紹勳的嫡子，岑紹勳寵愛小妾生的兒子岑雷漢，部落頭領黄瑪等從中煽起禍亂，以致焚燒搶劫動用武力。岑雲漢騙母親拿出官印，扶持着弟弟逃走，巡撫巡按上報朝廷。朝中議論請求免除岑紹勳的罪過來保存根本的倫理道德，杖打岑雷漢、黄瑪等人來平息囂張的禍亂，岑雲漢從寬處置，削去官職，帶罪管理事務。下詔同意。天啓二年，巡撫何士晋請求恢復岑雲漢的知州職務，酌情加官都司官銜，令他率領土著士兵支援貴州。皇上聽從。

泗城面積十分廣闊，兵力也强大，和慶遠各州互相稱雄。延播的罪惡從岑豹到岑應再到岑接，將近三代。統領縣一個，叫作程縣；長官司兩個，叫作安隆、上林。

程縣在泗城州的東北，從前稱作程丑莊。明朝初年歸順依附，隸屬於泗城州。洪武二十一年改爲縣，編入户籍的普通人家有二十五家。後來改爲隸屬於慶遠府，不久又隸屬於泗城州，朝廷任命非土著非世襲的流官知縣。正統年間，被岑豹逼迫，棄官逃走，典史代理縣裏事務，不久也被害。岑豹於是奪取他的印章，占據縣衙。事情上報朝廷，朝廷多次派官吏告誡岑豹，經歷岑應、岑接共七十多年都不順服。嘉靖二年，岑接

印，貯於官，後僅存荒土。泗城、南丹、那地俱欲得之，時治兵相攻云。

被衆土官攻擊殺死，督府派官吏查究審問，得到縣印，儲存到官府，後來衹剩下荒地。泗城、南丹、那地都想得到它，常常出兵相互攻打。

安隆長官司，東抵泗城，西抵雲南，南抵上林長官司，北抵貴州宣慰司，元泗城州地也。洪武元年，泗城州土官岑善忠以次子子得領安隆峒。三十年，子得來朝，貢馬。設治所。永樂元年，設安隆長官司，以子得爲長官，撫其衆。十二年，貢馬，賜鈔幣，予世襲。

安隆長官司，東面到泗城，西面到雲南，南面到上林長官司，北面到貴州宣慰司，是元朝時泗城州的地界。洪武元年，泗城州土官岑善忠用二兒子岑子得治理安隆峒。三十年，岑子得來京朝拜，進獻馬匹。設置官署。永樂元年，設置安隆長官司，任用岑子得爲長官，安撫這裏的老百姓。十二年，岑子得進獻馬匹，皇上賜給他鈔幣，准予世襲。

上林長官司，東北俱抵泗城界，西抵安隆長官司，南抵雲南。宋、元號上林峒，屬泗城州，明興因焉。永樂初，置長官司，以泗城州土官岑善忠三子子成爲長官，撫其民。永樂四年，子成遣子保貢方物，賜鈔幣，自是貢賜不絶。成化元年，泗城岑豹攻劫上林，殺長官志威，滅其族，劫印，占其境土。兵部移文議豹罪，仍以地與印給上林。弘治三年，上林長官司遣頭目入貢，禮部以過期至，給半賞。既而，泗城岑應復奪據上林長官司，然正、嘉、隆、萬間朝貢猶時至。

上林長官司，東面和北面都到泗城邊界，西面到安隆長官司，南面到雲南。宋朝、元朝時候，稱爲上林峒，隸屬於泗城州，明朝建立後，沿襲以前不變。永樂初年，朝廷設置長官司，任用泗城州土官岑善忠的三兒子岑子成做長官，安撫這裏的老百姓。永樂四年，岑子成派兒子岑保進獻土産，皇上賜給鈔幣，從此進獻賞賜不斷。成化元年，泗城岑豹攻擊搶劫上林，殺害長官岑志威，滅掉他的族人，奪取官印，占有了他的轄地。兵部發文議定岑豹的罪，於是把轄地和官印還給上林。弘治三年，上林長官司派部落頭領向朝廷進獻財物土産，禮部因爲他們過期到來，給了一半賞賜。不久，泗城岑應又占據上林長官司，但是在正統、嘉靖、隆慶、萬曆年間，入朝進貢仍按時到達。

利州

利州，漢屬交阯，號阪麗莊。宋建利州，隸横山寨，元因焉。土官亦岑姓，洪武初，歸附。授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直隸布政司。宣德二年，利州知州岑顔遣頭目羅嚮貢馬。

利州，漢朝時屬於交阯，稱作阪麗莊。宋朝建立利州，隸屬於横山寨，元朝沿襲下來。土官也姓岑，洪武初年，歸順依附。朝廷授給他知州職務，任命流官吏目輔助他，直屬於布政司。宣德二年，利州知州岑顔派部落頭領羅嚮進獻馬匹。

正統元年，泗城岑豹侵據利州地，并掠顔妻子財物。總兵官山雲以聞，帝敕鎮、巡官撫諭之。四年，顔遣族人岑忻貢銀器、方物。五年，顔奏："本州地二十五甲，被豹興兵攻占，母覃被囚，妻財被掠，累奉敕撫

正統元年，泗城岑豹侵犯占據利州土地，并且奪取岑顔的妻子兒女和財物。總兵官山雲上報朝廷，皇帝詔令鎮、巡官安撫曉諭他。四年，岑顔派族人岑忻進獻銀器、土産。五年，岑顔上奏章説："本州土地有二十五甲，被岑豹起兵攻占，母親覃氏被囚禁，妻子財物被奪取，連續奉敕令

諭，猖獗不服。”帝遣行人黄恕、朱昇敕諭豹，事具前傳。七年，豹復與顏相仇殺，帝敕總兵官吴亮宣布恩威，令各罷兵，而豹終殺顏及其子得，奪州印去，遂以流官判州事。數十年間，屢經諸司勘奏，移檄督追，歷岑應、岑接二世如故。

嘉靖二年歸并泗城。

龍州

龍州，古百粤地。漢屬交阯。宋置龍州，隸太平寨。元大德中，升州爲萬户府。

洪武二年，龍州土官趙帖堅遣使奉表，貢方物。詔以帖堅爲龍州知州，世襲。八年，改隸廣西布政司。時帖堅言：“地臨交阯，所守關隘二十七處，有警須申報太平，達總司，比報下，已涉旬月，恐誤事機，乞依奉議、泗城二州，隸廣西便。”從之。十六年，帖堅以孝慈皇后喪，上慰表，貢馬及方物，賜綺帛、鈔錠有差。

二十一年，帖堅病，無子，以其從子宗壽代署州事。帖堅卒，宗壽襲。鄭國公常茂以罪謫居龍州。帖堅妻黄氏有二女，一爲太平州土官李圓泰妻，茂納其一爲妾。時宗壽雖襲職，帖堅妻猶持土官印，與茂、圓泰專擅州事，數陵逼宗壽。會茂以病卒，其閽者趙觀海等亦肆侮宗壽，宗壽乃與把事等以計取土官印，上奏，言茂已死，并械觀海等至京。於是帖堅妻惶懼，使人告宗壽擄掠，又與圓泰謀劫茂妾并其奴婢往太平州，又盡掠趙氏祖父官誥諸物，又欲并取龍州之地。乃自至京，告宗壽實從子，不應襲，宗壽亦上章言狀。帝乃詔宗壽勿問，下吏議帖堅妻與圓泰罪，既而

安撫曉諭，岑豹都任意横行不服從。”皇帝派使者黄恕、朱昇敕令告誡岑豹，事情寫入前面的傳記。七年，岑豹又與岑顏相互仇殺，皇帝敕令總兵官吴亮把朝廷的仁政與刑法公布於衆，命令各自停戰，然而岑豹最終殺害了岑顏和他的兒子岑得，奪走州印，朝廷於是任命流官代理州中事務。數十年間，多次由各司調查上奏，發布文告催促追究，經過岑應、岑接兩代仍和原來一樣。

嘉靖二年，利州合并入泗城。

龍州，是古代百粤的地界。漢朝屬於交阯。宋朝設置龍州，隸屬於太平寨。元朝大德年間，升州爲萬户府。

洪武二年，龍州土司趙帖堅派遣使者上表，進獻土産。皇上下詔任用趙帖堅爲龍州知州，世代繼承。八年，改爲隸屬於廣西布政司。當時趙帖堅説：“轄地靠近交阯，所守衛的關隘有二十七處，有危急情況必須申報太平，到達總司，等到批覆下來，已過了十天半月，恐怕延誤戰機，請求依照奉議、泗城兩個州之例，隸屬於廣西有利。”皇上聽從。十六年，趙帖堅因爲孝慈皇后死，上表安慰皇上，進獻馬匹和土産，皇上賜給他綺帛、鈔錠不等。

二十一年，趙帖堅生病，没有兒子，任用他的侄子趙宗壽代理州中事務。趙帖堅死後，趙宗壽繼承。鄭國公常茂因罪貶官居住在龍州。趙帖堅的妻子黄氏有兩個女兒，一個是太平州土官李圓泰的妻子，常茂娶其中一個做小妾。當時趙宗壽雖然繼承官職，但趙帖堅的妻子還掌管着土官的印章，與常茂、李圓泰獨攬州中事務，多次欺凌逼迫趙宗壽。適逢常茂因病死去，他的守門人趙觀海等人也恣意侮辱趙宗壽，趙宗壽就和把事等人用計得到了土官印章，上奏章，説常茂已經死去，并且給趙觀海等人戴上刑具押送到京城。於是趙帖堅的妻子驚慌害怕，派人控告趙宗壽搶劫人口和財物，又和李圓泰謀劃脅迫常茂的妾連同奴婢到太平州，又全部奪取了趙氏的祖父和父親被封官爵的詔書等物品，又想吞并龍州的土地。於是親自到京城，告發趙宗壽實際上是侄

以遠蠻俱釋之。

子，不應當繼承，趙宗壽也上奏章述説情況。皇帝於是下詔不追究趙宗壽，交付司法官議定趙帖堅妻子和李圓泰的罪，給予處分，不久因爲是遠方蠻人都寬免了他們。

久之，復有人告茂匿龍州未死，前宗壽所言皆妄。遂詔右軍都督府榜諭宗壽及龍州官民，言："昔鄭國公常茂有罪，上以開平王之功，不忍遽置於法，安置龍州。土官趙帖堅故，其妻與茂結爲婚姻，誘合諸蠻，肆爲不道。帖堅任宗壽襲職，與黄氏互相告訐，言茂已死。上以功臣子，猶加憐憫，釋二人告訐罪。今有人言茂實未死，宗壽等知狀。已遣散騎舍人諭宗壽捕茂，延玩使者久不覆命，其意莫測。特命榜諭爾宗壽等知之，如茂果存，則送至京師以贖罪，如茂果死，宗壽亦宜親率大小頭目至京，具陳其由。"

過了很久，又有人告發常茂躲藏在龍州没有死，以前趙宗壽所説的都不真實。皇上於是下詔令右軍都督府張榜曉諭趙宗壽和龍州的官員百姓，説："以前鄭國公常茂有罪，皇上因開平王的功勞，不忍心立即訴諸法律，安置到龍州。土官趙帖堅死，他的妻子與常茂結爲親家，引誘聚合衆蠻人，恣意胡作非爲，不守道義。趙帖堅的侄子趙宗壽繼承職務，與黄氏互相告發，説常茂已經死了。皇上因爲常茂是功臣的兒子，仍然很憐憫，免去兩人互相告發的罪過。現在，有人説常茂實際上没有死，趙宗壽等人瞭解情況。已派遣散騎舍人告諭宗壽逮捕常茂，但他拖延糊弄使者久不覆命，心意莫測。朝廷特别下命張榜明示宗壽等人知曉，如果常茂果真活着，就送到京城來贖免罪行，如果常茂果真死了，趙宗壽也應當親自率領大小部落頭領到京城，詳細陳述事情的緣由。"

廣西布政司言宗壽屢詔赴京，拒命不出，又言南丹、奉議等蠻梗化。帝復命致仕兵部尚書唐鐸往諭宗壽，訖不從命。詔發湖廣、江西所屬衛所馬步官軍六萬餘，各齎三月糧，期以秋初俱赴廣西。命都督楊文佩征南將軍印，爲總兵官，都指揮韓觀爲左將軍，都督僉事宋晟爲右將軍，劉真爲參將，率京衛馬步軍三萬人至廣西，會討龍州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師行，帝撰文遣使祭岳鎮海瀆，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令陳日焜慎守邊境，毋助逆，勿納叛。遣人諭文調南寧衛兵千人，江陰侯吴高領之，柳州衛兵千人，安陸侯吴傑領之，皆令其建功自贖。又詔文等，如兵至龍州，宗壽親來見，具陳

廣西布政司説趙宗壽多次蒙詔令到京城，却都違抗命令不出來，并且説南丹、奉議等地的蠻人頑固不服從教化。皇帝又命已辭官退休的兵部尚書唐鐸前往告誡趙宗壽，趙宗壽終究不聽從命令。皇上下詔調遣湖廣、江西所隸屬的衛所騎兵步兵六萬多，各携帶三個月的軍糧，以秋初爲限期，都到廣西。任命都督楊文爲征南將軍，任總兵官，都指揮韓觀任左將軍，都督僉事宋晟任右將軍，劉真任參將，率領京城所屬衛的騎兵步兵部隊三萬人到廣西，共同討伐龍州以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的反叛蠻人。軍隊出發，皇帝撰寫祭文派遣使者祭祀泰山威服江海，又派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出使安南，告諭因討伐龍州趙宗壽的緣故，命令陳日焜小心守衛邊境，不要幫助叛逆，不要接納叛賊。派人告訴楊文徵調南寧衛軍隊一千人，江陰侯吴高統率他們，柳州衛軍隊一千人，安陸侯吴傑統率他們，都令他們建立功業來贖免自己的罪過。并且詔令

茂已死之由，則宥其罪。若詐遣人來，則進兵討之。既，鐸還京，言宗壽伏罪來朝，乞罷兵勿征。詔文移兵於奉議，仍命鐸至軍參軍事。宗壽偕耆民農里等六十九人來朝謝罪，貢方物。

楊文等人，如果兵到龍州，趙宗壽親自來求見，詳細陳述常茂已經死去的緣由，就饒恕他的罪過。如果假裝派人來，就進軍討伐他。不久，唐鐸回京，說趙宗壽認罪入朝參拜，請求停戰不要征討。皇上下詔令楊文轉移軍隊到奉議，仍然命令唐鐸到軍中輔助軍事。趙宗壽偕同年高有德之民農里等六十九人入朝參拜，向朝廷認錯，請求原諒，進獻土産。

宗壽死，子景升襲。景升死，無嗣，以叔仁政襲。仁政再傳爲趙源，源死無子。思恩土官岑濬率兵攻田州回，劫龍州，奪其印，納故知府源妻岑氏。詔下鎮巡官剿賊，而議立爲源後者。以源庶兄浦有二子，相居長當立。相弟楷不能無望，則謀於岑氏，以僕韋隊子璋詭云遺腹。岑氏恃兄子猛方兵雄，楷遂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爲相所篡。事下督府勘，未决。璋賂鎮守太監傅倫舍人，詭稱有詔，檄猛調二萬兵，納璋入龍州。左江大震，相挈印奔况村。都御史楊旦討璋，猛殺之，相乃歸。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拇，寶亦枝拇，相絶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以寶去，髡爲奴。

趙宗壽死後，兒子趙景升繼承。趙景升死後，没有後代，以他的叔叔趙仁政繼承。趙仁政傳承兩代是趙源，趙源死後没有兒子。思恩土官岑濬率兵攻打田州回來，搶劫龍州，奪取它的官印，娶了已故知府趙源的妻子岑氏。皇上下詔令鎮巡官討伐賊寇，并且商議扶立繼承趙源的人。因趙源的庶兄趙浦有兩個兒子，趙相是長子應當擇立。趙相的弟弟趙楷不能不怨恨，就和岑氏謀劃，以僕人韋隊的兒子韋璋詐稱是趙源的遺腹子。岑氏依仗哥哥之子岑猛正兵力强盛，趙楷於是上奏説，韋璋確實是趙源的兒子，應當擇立，被趙相篡奪。事情交付督府核查，没有决定。韋璋賄賂鎮守太監傅倫的舍人，假稱有詔令，徵召岑猛調派兩萬名士兵，送韋璋入龍州。左江非常震驚，趙相帶着官印跑到况村。都御史楊旦討伐韋璋，岑猛殺了他，趙相於是返回。趙相有兩個兒子，大兒子趙燧，二兒子趙寶。趙相的大拇指上歧生一指，趙寶大拇指上也歧生一指，趙相極其喜愛他，説："像我，應當嗣立。"岑猛於是帶趙寶離去，剃去頭髮爲奴僕。

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楷弑之，州人立其族弟煖。時王守仁提督兩廣，幕客岑伯高用事，楷賂伯高，言煖非趙氏裔，當立者楷也。遣上思州知州黄熊兆核之。熊兆黨伯高，言楷當立，以州印畀楷。楷遂殺煖，龍州大亂。州目黄安等潛往田州購寶。寶時爲奴楊布家十三年矣，安等行百金購得之。言之督府，都御史林富謂楷勢已張，毋持之急，乃令楷攝職，俟寶長讓之。楷復時時謀殺

嘉靖元年，趙相死去，州人擁立趙燧。趙楷殺了他，州人擁立他的同族弟弟趙煖。當時王守仁提調監督兩廣，幕客岑伯高當權，趙楷賄賂岑伯高，説趙煖不是趙氏的後代，應當嗣立的人是趙楷。派遣上思州知州黄熊兆核查這件事。黄熊兆與岑伯高結爲同黨，説趙楷應當嗣立，把州印給予趙楷。趙楷就殺了趙煖，龍州大亂。州裏的頭領黄安等人暗中前往田州去贖回趙寶。趙寶當時在楊布家做奴僕已有十三年了，黄安等人付給一百兩白銀買到趙寶。把事情告訴督府，都御史林富認爲趙楷的勢力已經壯大，不可操之過急，

寶。富諭楷，令以印還寶，寶謝以五千金，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計寶弱，易與，不如邀厚利而徐圖之，遂聽命。楷復求韋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寶所。寶妻黄氏，思明府土官黄朝女也，貳於寶而與應通。應乃厚結州目，又數遣人與向武州締好，乞兵爲衛。寶日荒悍，刑狡男子王良爲閽。楷知良恨寶，激使内應，良許之。楷以千人夜至寶寢門呼良，良開門納楷兵，執寶寢所，斬之，以他盗聞。應以兵千人據州，并結朝自援。

於是令趙楷代理職務，等趙寶長大後讓位給他。趙楷又時時謀殺趙寶。林富告誡趙楷，命令他把官印還給趙寶，趙寶用五千兩白銀酬謝他，把三十一村的肥沃土地送給他。趙楷料想趙寶懦弱，容易對付，不如先謀求大利再慢慢設法圖謀他，於是聽從命令。趙楷又請韋璋的兒子韋應教育他，令他往來於趙寶的住所。趙寶的妻子黄氏，是思明府土官黄朝的女兒，對趙寶不忠而和韋應私通。韋應就與州裏的頭領深相結交，又多次派人與向武州結好，請求借兵防衛。趙寶越來越昏憒凶狠，把一個貌美的男子王良施以宫刑後做守門人。趙楷知道王良痛恨趙寶，激憤他使他做内應，王良答應。趙楷夜間率領一千人到趙寶的卧室門口叫王良，王良打開門接納趙楷的兵，在卧室抓住趙寶，殺了他，以别的盗賊所做上報朝廷。韋應率兵一千人占據龍州，并且勾結黄朝援助自己。

都御史蔡經屬副使翁萬達謀之。萬達謂楷狙詐，未可速圖。韋應巽懦寡慮，可旦夕擒，斷其中堅，然後可次第獲，督撫善之。萬達行部至太平，使人以他事召朝，諭之計，論應當死，言楷才勇，正須藉爲龍州當一面耳。時諸言楷事者，故不爲理，州人大嘩。萬達愈厚楷，楷信之，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狀，并以三十一村地獻。萬達召楷及州目鄧瑀等入見，伏壯士劫之，曰："汝罪大，宜自爲計。誠死，尚可爲爾子留一官。"楷自分無生理，乃手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輔我子以存趙。"萬達即杖楷，斃之，以楷書諭其州人。時楷子匡時，生四年矣，立之，一州悉定。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村隸崇善縣，於是龍州趙氏仍得襲。

都御史蔡經委任副使翁萬達籌劃這件事。翁萬達認爲趙楷狡猾奸詐，不能急於對付。韋應怯懦少思慮，可以迅速捉拿，殺掉他的中堅分子，這樣以後可以依次捕獲，督撫認爲對。翁萬達巡行所屬部域考核政績到太平，派人用别的事召見黄朝，告訴他計策，判韋應的罪爲死刑，説趙楷有才幹且勇猛，正要憑藉他在龍州擔當一方的重任。當時各議論趙楷之事的人，翁萬達都故意不予理睬，州裏的人群情激憤，議論紛紛。翁萬達更加厚待趙楷，趙楷相信了他，就率領精兵一千人到翁萬達那裏述説情況，并把三十一村的土地獻出。翁萬達召趙楷和州裏的頭領鄧瑀等人進入相見，埋伏勇士劫持他，説："你的罪大，應當替自己考慮一下。假如死了，還可以給你的兒子留個官職。"趙楷自己料想没有生還的可能，於是親手寫信告訴他的同黨説："已經這樣了，叛亂也没有什麽好處，可以好好輔助我的兒子來延續趙氏。"翁萬達就杖打趙楷，打死了他，拿趙楷的書信曉諭他州裏的人們。當時趙楷的兒子趙匡時，已四歲了，擁立了他，一州都安定了。於是把十三村還給龍州，十八村隸屬於崇善縣，於是龍州趙氏仍然得以繼承。

歸順

歸順州，舊爲峒，隸鎮安府。永樂間，鎮安知府岑志綱分其第二子岑永綱領峒事，傳子瑛，屢率兵報效。弘治九年，總督鄧廷瓚言："鎮安府之歸順峒，舊爲州治，洪武初裁革。今其峒主岑瑛每效勞於官，乞設州治，授以土官知州。凡出兵令備土兵五千，仍歲領土兵二千赴梧州聽調。"詔從之，增設流官吏目一員。瑛死，子璋襲。復從璋奏，以本州改隸布政司。

歸順州，原來是峒，隸屬於鎮安府。永樂年間，鎮安知府岑志綱分派他的第二個兒子岑永綱統管峒裏事務，傳位給兒子岑瑛，岑瑛多次率兵爲國效力。弘治九年，總督鄧廷瓚説："鎮安府的歸順峒，以前是州治，洪武初年裁減革除。現在它的峒主岑瑛經常爲官府效勞，請求設立州治，授給他土官知州職務。凡是出兵都令他準備五千名土著士兵，仍然每年率領土著士兵兩千人到梧州聽候調遣。"下詔聽從他的意見，增加任命流官吏目一員。岑瑛死後，兒子岑璋繼承。又聽從岑璋的上奏，把本州改爲隸屬於布政司。

璋多智略。田州岑猛以不法獲譴，都御史姚鏌將舉兵討之。璋，猛婦翁也。鏌慮璋黨猛，召都指揮沈希儀謀。希儀雅知璋女失寵，恨猛，又知部下千户趙臣雅善璋。希儀因使趙臣語璋圖猛，璋受命。時猛子邦彦守工堯隘，璋詐遣兵千人助邦彦，言："天兵至，以姻黨故，且與爾同禍。今發精兵來，幸努力堅守。"邦彦欣納之。璋遣人報希儀曰："謹以千人内應矣。"時田州兵殊死拒戰，諸將莫利當隘者，希儀獨引兵當之。約戰三合，歸順兵大呼曰："敗矣！"田州兵驚潰，希儀麾兵乘之，斬首數千級，邦彦死焉。猛聞敗，欲自經。而璋先已築别館，使人請猛。時猛倉皇不知所出，遂挈印從璋，使走歸順。璋詭爲猛草奏，促猛出印實封之。璋既知猛印所在，乃鴆殺猛，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軍門。爲讒言所阻，竟不論功。

岑璋足智多謀。田州岑猛因違法獲罪，都御史姚鏌準備發兵討伐他。岑璋，是岑猛的岳父。姚鏌擔心岑璋和岑猛結爲同黨，邀請都指揮沈希儀商議。沈希儀向來知道岑璋的女兒失寵，岑璋恨岑猛，又知道部下千户趙臣一向與岑璋交好。沈希儀因而派趙臣告訴岑璋，要他設法對付岑猛，岑璋接受命令。當時岑猛的兒子岑邦彦防守工堯隘，岑璋假裝派兵一千人幫助岑邦彦，説："官軍到了，因爲有姻親關係的緣故，將和你共同承擔禍患。現在派精兵來，希望盡力堅固防守。"岑邦彦高興地接收了他們。岑璋派人報告沈希儀説："遵命用一千人做内應了。"當時田州的軍隊拼死抵抗，衆將没有誰認爲與把守狹隘山口的敵人交戰會有利，沈希儀獨自領兵迎戰。大約打了三個回合，歸順的士兵高聲喊道："敗了！"田州兵受驚潰散，沈希儀指揮軍隊乘機追逐，斬殺數千人，岑邦彦死在這裏。岑猛聽説戰敗，想上吊自殺。而岑璋預先已修建好别墅，派人邀請岑猛。當時岑猛匆忙急迫，不知逃到哪裏去，於是帶着官印依從岑璋，使他逃到歸順。岑璋假裝替岑猛草擬奏章，催促岑猛拿出官印封緘。岑璋已經知道岑猛的官印在哪裏，就用毒酒殺了岑猛，砍下他的腦袋，連同府印用匣子裝上，走小路迅速送到總督府。被讒言阻礙，竟然没有評定功勞受賞。

璋死，次子瓛襲。嘉靖四年，提督盛應期以瓛先助猛逆攻泗城，許自

岑璋死後，二兒子岑瓛繼承。嘉靖四年，提督盛應期因爲岑瓛以前幫助叛逆岑猛攻打泗城，

新，出兵討賊自贖。從之。十四年，田州盧蘇叛，糾瓛攻鎮安府。瓛破鎮安，并發岑真寶父母墳墓。事聞，革冠帶，許立功贖。瓛後從征交阯，卒於軍。子代襲，萬曆間以貢馬違限，給半賞。

允許他自己改正錯誤，重新做人，出兵討伐賊寇來贖免罪過。皇上聽從。十四年，田州的盧蘇叛亂，糾結岑瓛攻打鎮安府。岑瓛攻克鎮安，并且挖開岑真寶父母的墳墓。事情上報朝廷，被革除冠帶，允許立功來贖免自己的罪過。岑瓛後來隨軍出征交阯，死在軍中。兒子岑代繼承，萬曆年間因進獻馬匹超過限期，給一半賞賜。

向武

向武州，宋置，隸橫山寨。元隸田州路。其界東北抵田州，西抵鎮安，南抵鎮遠。

向武州，宋朝時設置，隸屬於橫山寨。元朝隸屬於田州路。它的地界東面和北面到田州，西面到鎮安，南面到鎮遠。

洪武二年七月，土官黃世鐵遣使貢馬及方物。詔以世鐵爲向武州知州，許世襲。二十一年，廣西布政司言向武州叛蠻梗化。時都督楊文佩征南將軍印，討龍州、奉議等處，復奉命移師向武。文調右副將軍韓觀分兵進討都康、向武、富勞諸州縣，斬世鐵。以兵部尚書唐鐸言，置向武州守禦千户所。

洪武二年七月，土官黃世鐵派遣使者進獻馬匹和土產。皇上下詔任用黃世鐵爲向武州知州，准予世代繼承。二十一年，廣西布政司説向武州叛亂的蠻人頑固不服從教化。當時都督楊文任征南將軍，討伐龍州、奉議等地，又遵從命令移動軍隊到向武。楊文調遣右副將軍韓觀分派軍隊進軍討伐都康、向武、富勞各州縣，斬殺黃世鐵。因爲兵部尚書唐鐸的進言，設置向武州守禦千户所。

永樂二年，土官知州黃彧遣頭目羅以得貢馬，賜鈔幣。宣德四年，故土官知州黃謙昌子宗蔭貢馬，賜鈔。

永樂二年，土官知州黃彧派遣部落頭領羅以得進獻馬匹，皇上賜給鈔幣。宣德四年，已故土官知州黃謙昌的兒子黃宗蔭進獻馬匹，賜給鈔幣。

嘉靖四年，田州岑猛叛，向武土官以兵助猛。提督盛應期議大征，檄向武出兵討賊，以功贖罪。

嘉靖四年，田州的岑猛反叛，向武土官率兵幫助岑猛。提督盛應期建議大規模討伐，徵召向武出兵討伐賊寇，以功勞來贖免罪過。

十六年，田州盧蘇叛，鎮安土官岑真寶以兵納岑邦佐，蘇求助於向武。時土官黃仲金怨真寶，遂與合兵，破鎮安。事聞，革仲金冠帶。二十七年，以仲金聽調有勞，詔許承襲原職，免赴京。四十二年，又以剿平瑶寇功，加仲金四品服。

十六年，田州的盧蘇反叛，鎮安的土官岑真寶率兵送入岑邦佐，盧蘇向向武求助。當時土官黃仲金痛恨岑真寶，就與盧蘇合兵，攻克鎮安。事情上報朝廷，朝廷革除了黃仲金的冠帶。二十七年，因爲黃仲金聽候調遣有功，皇上下詔准許他繼承原職，免予到京城謝恩。四十二年，又因討伐平定瑶族賊寇的功勞，晉升仲金爲四品官。

向武領縣一，曰富勞，元置。洪武間，爲蠻僚所據。建文時復置，仍隸向武州。永樂初，省武林入焉。土官亦黃氏世襲。

向武統管一個縣，叫做富勞，元朝時設置。洪武年間，被蠻僚占據。建文帝時又設置，仍舊隸屬於向武州。永樂初年，省去武林納入此地。土官也是黃氏世代繼承。

奉議

奉議州，宋置。初屬静江軍，後屬廣西經略安撫司。元屬廣西兩江道宣慰司。

洪武初，土官黄志威舊爲田州府總管，來歸附。二年，詔授其子世鐵爲向武州知州，世襲。三年，志威入朝貢。六年，招撫奉議等州百十七處人民，皆款服。帝嘉志威功，命以安州、侯州、陽縣屬之。七年，以志威爲奉議州知州兼守禦，直隸廣西行省。二十六年，奉議州知州黄嗣隆遣人貢馬及方物，賜以鈔錠。

二十八年，廣西布政司言，奉議、南丹等處蠻人梗化。時都督楊文討龍州，伏罪，帝命移兵奉議剿賊，遣使諭文等："近聞奉議、兩江溪峒等處，林木陰翳，蛇虺遺毒草莽中，雨過，流毒溪澗，飲之令人死。師入其地，行營駐札，勿飲山溪水泉，恐餘毒傷人。宜鑿井以飲，爾等其慎察之。"文發廣西都司及護衛官軍二萬人，調田州、泗城等土兵三萬八千九百人從征。師至奉議州，蠻寇聞官軍至，悉竄入山林，據險自固。文督諸將分兵捕之，復調參將劉真等領兵分道攻南丹叛寇。初，文等駐師奉議州之東南，分兵追捕賊黨，且遣人招降其脅從者。賊皆焚廬舍，走山谷，憑險阻立柵自固。文督將士屢攻破之，賊衆潰散。左副將軍韓觀等遂分兵追討都康、向武、富勞、上林諸州縣，破其更吾、蓮花、大藤峽等寨，斬向武土官黄世鐵并其黨萬八千三百餘人，招降蠻民復業者六百四十八户，徙置象州武山縣，蠻寇遂平。時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參議軍事，以朝廷嘗命征剿畢日，置衛守之。乃會諸將相度形勢，置奉議等衛并向武、河池、懷

奉議州，宋朝時設置。起初隸屬於静江軍，後來隸屬於廣西經略安撫司。元朝隸屬於廣西兩江道宣慰司。

洪武初年，土官黄志威原來是田州府總管，前來歸順依附。二年，皇上下詔授與他的兒子黄世鐵爲向武州知州，世代繼承。三年，黄志威上朝進貢。六年，招撫奉議等州一百一十七處的老百姓，都誠心歸服。皇帝嘉獎黄志威的功勞，下令把安州、侯州、陽縣歸屬他。七年，任命黄志威擔任奉議州知州兼守禦職務，直接隸屬於廣西行省。二十六年，奉議州知州黄嗣隆派人進獻馬匹和土産，賜給他鈔錠。

二十八年，廣西布政司説，奉議、南丹等地的蠻人頑固不服從教化。當時都督楊文討伐龍州，伏法認罪，皇帝命令調動軍隊到奉議討伐賊寇，派遣使者曉諭楊文等人："近來聽説奉議、兩江溪峒等地，林木繁茂，枝葉成蔭，毒蛇在草叢中留下有毒之物，雨下過後，毒物流入溪水澗水中，喝了它會致人死命。軍隊進入這樣的地方，行軍駐扎，不要喝山中的溪水泉水，恐怕殘存的毒物傷害人。應當鑿井來飲用，你們要小心探察這件事。"楊文調遣廣西都司和護衛官軍兩萬人，調遣田州、泗城等土著士兵三萬八千九百人隨軍出征。軍隊到達奉議州，蠻人賊寇聽説官軍到達，全部逃竄到山林裏，憑藉險要堅固防守。楊文督率衆將分路捕捉，又調遣參將劉真等領兵分路進攻南丹的叛賊。起初，楊文等人把軍隊駐扎在奉議州的東南，分路出兵追捕賊寇的同黨，并且派人招降受他們脅迫而跟從的人。賊寇都焚燒房屋，逃入山谷裏，憑藉險阻建立營寨堅守。楊文統率將士多次攻破敵寨，衆賊逃散。左副將軍韓觀等人就分路出兵追趕討伐都康、向武、富勞、上林等州縣，攻克敵寇的更吾、蓮花、大藤峽等寨，斬殺向武土官黄世鐵連同他的黨羽一萬八千三百多人，招降蠻族百姓恢復常業的有六百四十八户，把他們遷移安置在象州武山縣，蠻人賊寇於是被平定。當時已辭官退休的兵部尚書唐鐸參與謀議軍中事務，因爲朝廷曾經

集、武仙、賀縣等處守禦千户所，設官軍鎮守。詔從其言。

命令在征討結束的時候，設衛來防守它。於是會同衆將觀察測量，設置奉議等衛連同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等地的守禦千户所，設置官軍鎮守。下詔聽從他的建議。

宣德二年，署州事土官黄宗蔭遣頭目貢馬。正統五年，宗蔭科斂劫殺，甚且欲戕其母。母避之，殺母侍者以泄怒，爲母所告。僉事鄧義奏其事，帝敕總兵官柳溥及三司按驗以聞。

宣德二年，代理州中事務的土官黄宗蔭派遣部落頭領進獻馬匹。正統五年，黄宗蔭徵收徭役賦税、搶劫殺人，甚至想殺害他的母親。母親避開他，他就殺了侍候母親的人來發泄憤怒，被母親告發。僉事鄧義把他的事情上奏，皇帝敕令總兵官柳溥和三司查驗後上報朝廷。

嘉靖四年，田州岑猛叛，奉議土官嘗助猛攻泗城州。至是提督盛應期言，許其自新，令出兵討賊，以功贖罪。後土官知州死，皆以土判官掌州事。論者以奉議彈丸地，三面交迫田州，獨南界鎮安，其勢甚蹙。明初置衛，銓官如宋、元故事，蓋欲中斷田、鎮，以伐其謀云。

嘉靖四年，田州的岑猛反叛，奉議的土官曾經幫助岑猛攻打泗城州。至此，提督盛應期説，准許他自己改正過錯重新做人，命令他出兵討伐賊寇，用功勞來贖免罪過。後來，土官知州死，都任用土判官掌管州中事務。評論的人認爲奉議這樣的彈丸之地，三面受田州的逼迫，祇有南面與鎮安交界，它的形勢十分緊迫。明朝初年設置衛，按宋、元的先例考查官吏，大概是想從中間截斷田州、鎮安，用來破壞他們的計謀罷了。

江州

江州界，東抵忠州，西抵龍州，南抵思明，北抵太平府。其州宋置，隸古萬寨。元屬思明路。

江州地域，東面到忠州，西面到龍州，南面到思明，北面到太平府。這個州宋朝時設置，隸屬於古萬寨。元朝隸屬於思明路。

明初，土官黄威慶歸附。授世襲知州，設流官吏目以佐之，直隸布政司。嘉靖四十二年，以平瑶、僮功，准江州土官子黄恩暫署本職。

明朝初年，土官黄威慶歸順依附。授給他世襲知州職務，任命流官吏目來輔助他，直接隸屬於布政司。嘉靖四十二年，因爲平定瑶族、僮族的功勞，准予江州土官的兒子黄恩暫時代理這個職務。

領縣一，曰羅白。洪武初，土官梁敬賓歸附，授世襲知縣。敬賓死，子復昌襲。永樂間，從征交阯被陷，子福里襲。

統管一個縣，叫作羅白。洪武初年，土官梁敬賓歸順依附，授給他世襲知縣。梁敬賓死後，兒子梁復昌繼承。永樂年間，隨軍出征交阯戰死，兒子梁福里繼承。

思陵

思陵州，宋置，屬永平寨。元屬思明路。洪武初，省入思明府。二十一年，復置思陵州。二十七年，土官韋延壽貢馬及方物。宣德四年，護印土官韋昌來朝，貢馬，賜鈔幣。正統間，貢賜如制。其界東至忠州，西北

思陵州，宋朝時設置，隸屬於永平寨。元朝時隸屬於思明路。洪武初年，并入思明府。二十一年，又設置思陵州。二十七年，土官韋延壽進獻馬匹和土産。宣德四年，護印土官韋昌來京朝拜，進獻馬匹，賜給鈔幣。正統年間，按制度進獻賞賜。它的地域東面到忠州，西面和北面到思

至思明，南至交阯。

廣東瓊州府

瓊州，居環海中。漢武帝平南粵，始置珠崖、儋耳二郡。歷晉、隋、唐、宋叛服不一，事具前史。元改置瓊州路，屬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天曆初，改乾寧軍民安撫司。

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平廣東，改乾寧安撫司爲瓊州府，以崖州吉陽軍、儋州萬安軍俱爲州，南建州爲定安縣隸焉。

六年，儋州宜倫縣民陳昆六等作亂，攻陷州城。廣東指揮使司奏言："近儋州山賊亂，已調兵剿。其儋、萬二州，山深地曠，宜設兵衛鎮之。"詔置儋、萬二州守禦千户所。七年，儋州黎人符均勝等作亂，海南衛指揮張仁率兵討平之。又海南羅屯等洞黎人作亂，千户周旺等討平之。澄邁縣賊王官舍亂，典史彭禎領民兵捕斬之。十五年，萬、崖二州民陳鼎叔等作亂，陷陵水縣，爲海南衛官軍擊敗，追至藤橋，斬鼎叔等三百餘人，餘黨悉平。十七年，儋州宜倫縣黎民唐那虎等亂，海南衛指揮張信發兵討之。那虎及其黨鄭銀等敗遁，信追擒之，送京師。知州魏世吉受賄，縱銀去。帝謂兵部曰："知州不能捕賊，及官軍捕至而反縱之乎?"命遣力士即其州杖世吉，責捕所縱者。

永樂三年，廣東都司言："瓊州所屬七縣八洞生黎八千五百人，崖州抱有等十八村一千餘户，俱已向化，惟羅活諸洞生黎尚未歸附。"帝命遣通判劉銘齎敕撫諭之。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周圍皆海，中有大小五指、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比歲軍民有逃入黎洞者，甚且引誘生黎，侵擾居民。朝廷屢使招諭，黎性

明，南面到交阯。

瓊州，位於大海之中。漢武帝平定南粵，纔設置珠崖、儋耳兩個郡。經歷晉朝、隋朝、唐朝、宋朝反叛順服不一，事情都寫入以前的歷史。元朝時改爲設置瓊州路，隸屬於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天曆初年，改爲乾寧軍民安撫司。

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平定廣東，改乾寧安撫司爲瓊州府，把崖州吉陽軍、儋州萬安軍都改爲州，南建州隸屬定安縣。

六年，儋州宜倫縣百姓陳昆六等人作亂，攻陷州城。廣東指揮使司上奏説："近來儋州山賊作亂，已經調遣軍隊征剿。儋州、萬安兩個州，山深地闊，應當設置兵衛鎮守。"詔令設置儋州、萬安兩個州守禦千户所。七年，儋州的黎族人符均勝等作亂，海南衛指揮張仁率兵討伐平定叛亂。又海南羅屯等洞的黎人作亂，千户周旺等人討伐平定叛亂。澄邁縣的賊寇王官舍作亂，典史彭禎率領鄉兵逮捕斬殺了他。十五年，萬安、崖州兩個州的百姓陳鼎叔等人作亂，攻陷陵水縣，被海南衛的官軍擊敗，追到藤橋，斬殺陳鼎叔等三百多人，剩下的黨羽全部被平定。十七年，儋州宜倫縣的黎族百姓唐那虎等作亂，海南衛指揮張信發兵討伐。唐那虎和他的同黨鄭銀等人敗逃，張信追趕捉住他們，送往京城。知州魏世吉接受賄賂，放鄭銀逃走。皇帝對兵部説："知州不能捕捉賊寇，等官軍抓到却反倒釋放他嗎?"命令派遣力士到該州杖打魏世吉，責令捕捉所釋放的人。

永樂三年，廣東都司説："瓊州所屬七縣八洞没有馴順的黎族八千五百人，崖州抱有等十八個村的一千多户，都已歸服，衹有羅活各洞没有馴順的黎族還没有歸順依附。"皇帝命令派遣通判劉銘携帶敕書招撫訓諭他們。御史汪俊民説："瓊州的周圍都是海，中部有大小五指、黎母等山，都是没有馴順和已經馴化的黎人所居住的地方。連年士兵和老百姓都有逃入黎洞的，甚至引誘没有馴順的黎人，侵犯擾亂居民。朝廷多

頑狠，未見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罹其瘴毒，鮮能全活。近訪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嘗奉命招諭黎民，歸化者多。請仍詔賢祐，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税，悉免差徭；其生黎歸化者，免税三年；峒首則量所招民數多寡授以職。如此庶幾黎人順服。”從之。遣知縣潘隆本齎敕撫諭。

次派使者招撫訓諭，但黎人本性凶暴，不見有信服遵從的人。而且山水險惡，風尚習俗也不同，中了這裏的瘴毒，很少能够救活。近來探訪宜倫縣已馴化的黎峒首領王賢祐，曾經遵從朝廷命令招撫訓諭黎族百姓，歸順的人很多。請再次詔令王賢祐，酌情授給官職，使他招撫訓諭還没有歸服的人，告誡約束各峒，不要接受逃亡的人。這裏已馴化的黎人就令他們按照出産繳納賦税，全部免除差役徭役；這裏没有馴順的黎族但已歸順的人，免除三年賦税；峒首領衡量就他所招撫的老百姓的多少授給官職。這樣也許黎人會歸服。”皇上聽從。派遣知縣潘隆本携帶敕書招撫訓諭。

四年，瓊州屬縣生黎峒首羅顯、許志廣、陳忠等三十三人來朝。初以生黎多未向化，遣銘招撫。至是向化者萬餘户，顯等從銘來朝，且乞以銘撫其衆。帝遂授銘瓊州知府，專職撫黎，仍授顯等知縣、縣丞、巡檢等官，賜冠帶、鈔幣，遣還。自是諸黎感悦，相繼來歸。瓊山、臨高諸縣生黎峒首王罰、鍾異、王琳等來朝，命爲主簿、巡檢。六年，銘復率土黎峒首王賢祐、王惠、王存禮等來朝，貢馬。命賢祐爲儋州同知，惠、存禮爲萬寧縣主簿。八年，文昌縣斬脚寨黎首周振生等來歸，賜以鈔幣，俾仍往招諸峒。九年，臨高縣典史王寄扶奉命招至生黎二千餘户，而以峒首王乃等來朝。命寄扶爲縣主簿，并賜王乃等鈔。十一年，瓊山縣東洋都民周孔洙招諭包黎等村黎人王觀巧等二百三十户，願附籍爲民。從之。臨高民黄茂奉命招撫深峒、那呆等二十四峒生黎，率黎首王聚、符喜等來朝，貢馬，黎民來歸者户四百有奇。通計前後所撫諸黎共千六百七十處，户三萬有奇，蓋皆本廟算云。

四年，瓊州隸屬的縣中没有馴順的黎峒首羅顯、許志廣、陳忠等三十三人來京朝拜。起初因爲没有馴順的黎人大多没有歸服，派遣劉銘招撫他們。至此歸服的有一萬多户，羅顯等人隨從劉銘來京朝拜，并且請求任用劉銘來安撫那裏的老百姓。皇帝於是授給劉銘瓊州知府職務，專門掌管安撫黎人，并且授給羅顯等人知縣、縣丞、巡檢等官職，賜給冠帶和鈔幣，打發他們回去。從此衆黎人感動喜悦，相繼前來歸服。瓊山、臨高等縣没有馴順的黎人峒首王罰、鍾異、王琳等人來京朝拜，任命爲主簿、巡檢。六年，劉銘又率領當地黎人的峒首王賢祐、王惠、王存禮等人來京朝拜，進獻馬匹。任命王賢祐做儋州同知，王惠、王存禮爲萬寧縣主簿。八年，文昌縣斬脚寨的黎人首領周振生等人前來歸服，賜給鈔幣，讓他繼續去招撫各峒。九年，臨高縣典史王寄扶遵從命令招撫没有馴順的黎人兩千多户到來，并且率峒首王乃等人來京朝拜。皇上任命王寄扶爲臨高縣主簿，并且賜給王乃等人銀鈔。十一年，瓊山縣東洋都百姓周孔洙招撫訓諭包黎等村的黎人王觀巧等二百三十户，願意附入本地户籍爲當地百姓。聽從了他的請求。臨高平民黄茂遵從命令招撫深峒、那呆等二十四峒没有馴順的黎人，率領黎人首領王聚、符喜等人來京朝拜，進獻馬匹，黎族老百姓歸順的有四百多户。總計前後所安撫的各黎人共有一千六百七十處，三萬多户，大概都是根據朝廷的對戰事進行謀劃中計算吧。

十四年，王賢祐率生黎峒首王撒、黎佛金等來朝貢，帝嘉納之。命禮部曰："黎人遠處海南，慕義來歸，若朝貢頻繁，非存撫意。自今生黎土官峒首俱三年一貢，著爲令。"十六年，感恩土知縣樓吉祿率峒首貢馬。十九年，寧遠土縣丞邢京率峒首羅淋朝貢。時崖州民以私忿相戰鬥，衛將利漁所欲，發兵剿之。瓊州知州王伯貞執不可，曰："彼自相仇殺耳，非有寇城邑殺良民之惡，不足煩官軍。"衛將不從，伯貞乃遣寧遠縣丞黃童按視。果仇殺，逮治數人，黎人遂安。

十四年，王賢祐率領没有馴順的黎人峒首王撒、黎佛金等人來京朝拜進貢，皇帝贊許并且接受。命令禮部説："黎族人處在遥遠的海南，仰慕仁義前來歸服，如果朝拜進貢過於頻繁，不符合存恤安撫的意義。從現在起，没有馴順的黎人土官峒首都每三年進貢一次，明示定爲制度。"十六年，感恩的土知縣樓吉禄率領峒首進獻馬匹。十九年，寧遠土縣丞邢京帶領峒首羅淋朝拜進貢。當時崖州的老百姓因私人恩怨相互争鬥，衛將從中獲利謀取想要得到的好處，發兵征剿。瓊州知州王伯貞堅持不答應，説："他們是自相仇殺罷了，没有侵犯城鎮殺害良民的罪惡，不必煩勞官軍。"衛將不聽從，王伯貞就派寧遠縣丞黄童審察核實。果真是仇殺，逮捕懲治了幾個人，黎人就安定下來。

宣德元年，樂會土主簿王存禮等遣黎首黎寧及萬州黎民張初等來貢，帝謂尚書胡濙曰："黎人居海島，不識禮儀，叛服不常，昔專設官撫綏，今來朝，當加賚之。"九月，澄邁縣黎王觀珠、瓊山縣黎王觀政等聚衆殺瓊山土知縣許志廣，流劫鄉村，殺掠人畜，命廣東三司勘實討之。二年，指揮王瑀等追捕黎賊，兵至金鷄嶺，賊率衆拒敵，敗之，生擒賊首王觀政及從賊二百六十二人，斬首二百六十七級，餘衆潰，奔走入山，招撫復業黎八百一十二户，以捷聞，械送觀政等至京。帝謂尚書蹇義曰："蠻性雖難馴，然至爲變，必有激。宜嚴戒撫黎諸官，寬以馭之，若生事激變，國有常刑。"

宣德元年，樂會土主簿王存禮等人派遣黎人首領黎寧和萬州黎族平民張初等人前來進貢，皇帝告訴尚書胡濙説："黎族人居住在海島上，不懂禮儀，反叛歸服不固定，以前專門任命官吏安撫，現在來京朝拜，應當多賞賜他們。"九月，澄邁縣的黎族人王觀珠、瓊山縣的黎族人王觀政等人聚集衆人殺害瓊山土知縣許志廣，四處流竄搶劫鄉村，殺死掠奪人畜，朝廷命令廣東三司查實討伐。二年，指揮王瑀等人追捕黎族賊寇，軍隊到達金鷄嶺，賊寇率領衆人抵抗，打敗了他們，活捉賊寇首領王觀政和隨從的賊寇二百六十二人，斬首二百六十七人，其餘衆賊敗逃，逃進山中，招撫恢復常業的黎族人八百一十二户，把勝利消息上報朝廷，加刑具押送王觀政等人到京城。皇帝告訴尚書蹇義説："蠻人的本性雖然難以馴服，但導致變亂，一定有人激發。應當嚴厲告誡安撫黎族人的衆官，用寬厚政治來控制他們，如果製造事端激發事變，國家則有固定的刑法。"

正統九年，崖州守禦千户陳政聞黎賊出没，偕副千户洪瑜領軍搜捕賊，乃圍熟黎村，黎首出見，政等輒殺之。又令軍旗孫得等十五人焚其廬舍，殺其妻孥數人，擄其財物。各黎

正統九年，崖州守禦千户陳政聽説黎族賊寇出没，偕同副千户洪瑜率領軍隊搜捕賊寇，於是包圍已馴化黎人的村子，黎族首領出來相見，陳政等人就殺了他。又命令軍旗孫得等十五人焚燒他的房屋，殺害他的妻子兒女多人，搶劫他的財

激變，政及官軍百人，皆爲所殺。巡按御史趙忠以聞，坐瑜激變律斬。

物。衆黎人因受到刺激發生變亂，陳政和一百名官軍，都被殺死。巡按御史趙忠上報朝廷，判洪瑜引發事變罪依法論處。

景泰三年，敕萬州判官王琥曰："以爾祖父能招撫黎人，特授土官。爾能繼承父志，亦既有年。兹特降敕付爾，撫諭該管村峒黎人，各安生業，不得仿效别峒生黎所爲。其官軍亦不得擅入村峒，擾害激變。"

景泰三年，敕令萬州判官王琥說："因爲你的祖父和父親能够招撫黎族人，特地授給土官職務。你能够繼承父親的意願，也已經多年了。這裏特意下敕書給你，招撫訓諭掌管村峒的黎族人，各自安於本業，不可仿效别峒没有馴順黎人的行爲。官軍也不可擅自進入村峒，侵擾危害激發事變。"

天順五年，敕兩廣巡撫葉盛，以海南賊五百餘占據城池，可馳至瓊，相機撫捕，勿使滋蔓。

天順五年，敕令兩廣巡撫葉盛，因爲海南賊寇五百多人占據城池，應當急速到達瓊州，尋找機會招撫捕捉，不要讓他們滋生蔓衍。

弘治二年，崖州故土官陳迪孫、冠帶舍人陳崇祐朝貢。以其能撫黎人之逋逃復業者，厚賜之。

弘治二年，崖州前任土官陳迪孫、冠帶舍人陳崇祐入朝進貢。因爲他們能够安撫黎族人中的逃亡者恢復常業，重賞他們。

十五年，黎賊符南蛇反，鎮兵討之，不下。户部主事馮顒奏："府治在大海南。有五指山峒，黎人雜居。外有三州、十縣、一衛、十一所。永樂間，置土官州縣以統之，黎民安堵如故。成化間，黎人作亂，三度征討。將領貪功，殺戮無辜。迨弘治間，知府張桓、余濬貪殘苛斂，大失黎心，釀成今日南蛇之禍。臣本土人，頗知事勢，乞仍考原設應襲土官子舍，使各集土兵，可得數萬，聽鎮巡官節制。有能擒首惡符南蛇者，復其祖職。以蠻攻蠻，不數月可奏績矣。"詔從之。

十五年，黎族賊寇符南蛇反叛，鎮守軍隊討伐他，没有攻克。户部主事馮顒上奏說："府的治所在大海南面。有五指山峒，黎族人交錯居住。另外有三個州、十個縣、一個衛、十一個所。永樂年間，設置土官州縣來治理他們，黎族老百姓像原來一樣安定地生活。成化年間，黎族人作亂，三次征討。將領貪功，殺害無罪的人。到弘治年間，知府張桓、余濬貪婪凶殘濫徵賦税，大大失去黎族人心，釀成今天符南蛇的禍亂。臣本來是當地人，相當瞭解事情的形勢，請求仍然察尋原來所設應當世代繼承的土官的兒子，讓他們各自聚集土著士兵，可以得到幾萬人，聽從鎮巡官的調度。有能捉住首惡符南蛇的人，恢復他祖上的職務。用蠻人來攻打蠻人，不到幾個月就可以取得成績了。"下詔聽從他的意見。

嘉靖十九年，總督蔡經以崖、萬二州黎岐叛亂，攻逼城邑，請設參將一員，駐札瓊州分守。

嘉靖十九年，總督蔡經因爲崖州、萬州兩個州的黎族岐族叛亂，進攻逼迫城邑，請求設置參將一員，駐扎在瓊州分頭防守。

二十八年，崖州賊首那燕等聚衆四千人爲亂，詔發兩廣官軍九千剿之。給事鄭廷鵠言：

二十八年，崖州賊寇首領那燕等人聚衆四千人作亂，下詔調遣兩廣的官軍九千人剿滅亂賊。給事鄭廷鵠說：

瓊州諸黎盤居山峒，而州縣

瓊州各黎族人占據山峒，州縣反而環繞

反環其外。其地彼高而我下，其土彼膏腴而我鹹鹵，其勢彼聚而我散。故自開郡來千六百餘年，無歲不遭黎害，然無如今日甚矣。今日黎患，非九千兵可辦，必添調狼土官兵，兼召募打手，集數萬衆，一鼓而四面攻之，然後可克。

嘗考剿除黎患，其大舉有二。元至元辛卯，曾空其穴，勒石五指山。其時雖建屯田府，立定安、會同二縣，惜其經略未盡，故所得旋失。嘉靖庚子，又嘗大渡師徒，攻毀巢岡，無處不至。於是議者謂德霞地勢平衍，擬建城立邑，招新民耕守。業已舉行，中道而廢，旋爲賊資，以至復有今日。謹條三事：

一，崖黎三面郡縣，惟東面連郎温、嶺脚二峒岐賊，實當萬州陵水之衝。崖賊被攻，必借二峒東訌以分我兵勢。計須先分奇兵攻二峒，而以大兵徑搗崖賊。彼此自救不暇，莫能相顧，則殲滅可期。傳聞賊首那燕已入凡陽構集岐賊。此必多方誤我，且訛言搖惑，以堅諸部助逆之心。宜開示慰安，以解狐疑之黨。

一，隋、唐郡縣，輿圖可考，今多陷入黎中。蕩平後悉宜恢復，并以德霞、千家、羅活等膏腴之地盡還州縣，設立屯田，且耕且守。仍由羅活、磨斬開路，以達定安，由德霞沿溪水以達昌化。道路四達，井邑相望，

在他們的外面。這裏的地勢是對方處在高處而我方處在低處，這裏的土地是對方肥沃而我方貧瘠，這裏的形勢是對方集中而我方分散。所以自從建郡以來的一千六百多年，沒有一年不遭受黎族的禍害，但是都沒有像今天這樣厲害。現在的黎族禍患，不派兵九千就不能懲治，必須增調粵西狼族土司官兵，同時招募精於技擊勇敢善戰的人，聚集幾萬人，一舉從四面進攻，然後可以攻克。

曾經考察以往除滅黎族禍患，其中大規模用兵有兩次。元朝至元辛卯年，曾經除盡對方巢穴，在五指山上勒石記功。那時雖然建立了屯田府，設立定安、會同兩個縣，可惜因他們籌劃不完備，所以得到後隨即丢失。嘉靖庚子年，又曾經大規模渡送軍隊，進攻摧毁賊寇山裏的巢穴，無處不到。於是議論的人認爲德霞地勢平坦寬廣，打算建立城邑，招撫新來的百姓耕種守衛。已經施行，又半途而廢，隨即被賊寇利用，以至又有今天這個局面。謹備文分條陳述三件事：

一，崖州的黎人三面都是郡縣，祇有東面連接郎温、嶺脚兩個峒的岐族賊寇，實際處在萬州陵水的交通要道上。崖州的賊寇被攻打，一定會藉二峒在東面作亂來分散我方的兵力。計劃應當先分派奇兵攻打二峒，却用大部隊直攻崖州賊寇。賊寇彼此自救都來不及，便不能够相互照顧，那麼殲滅敵寇可以預知。傳説賊寇首領那燕已經進入凡陽交結聚集岐族賊寇。這必定會使我們多方面受害，并且用謡言迷惑動摇，來堅定各部落幫助叛逆的心志。應當明白宣示慰問安撫，來瓦解猶豫中的黨羽。

二，隋朝、唐朝的郡縣，有地圖可以察考，現在大多陷入黎族人手中。掃蕩平定後都應當恢復，并且把德霞、千家、羅活等肥沃的土地全部歸還州縣，設置軍隊駐守墾荒，一邊種地，一邊防守。仍從羅活、磨斬開闢道路，通往定安，從德霞沿着溪水通往昌化。道路四通八達，城鎮鄉村處處可見，

非徒懾奸銷萌，而王路益開拓矣。

一，軍威既振，宜建參將府於德霞，各州縣許以便宜行事，以鎮安人心。其新附之民中有異志者，或遷之海北地方屯田，或編入附近衛所戎籍，如漢徙潛山蠻故事。又擇仁明慈惠之長，久任而安輯之，則瓊人受萬世利矣。

疏下兵部議，詔悉允行。

二十九年，總兵官陳圭、總督歐陽必進等督兵進剿，斬賊五千三百八十級，俘一千四十九人，奪牛羊器械倍之，招撫三百七十六人。捷聞，帝嘉其功，賜圭、必進禄米、蔭襲有差。

萬曆十四年，長田峒黎出掠，兵備道遣兵執戮之。草子坡諸黎召衆來報復，戰於長沙營，斬黎首百餘級，於是黄村、田尾諸峒黎皆出降。

瓊州黎人，居五指山中者爲生黎，不與州人交。其外爲熟黎，雜耕州地。原姓黎，後多姓王及符。熟黎之産，半爲湖廣、福建奸民亡命，及南、恩、藤、梧、高、化之征夫。利其土，占居之，各稱酋首。成化間，副使涂棐設計犂掃，漸就編差。弘治間，符南蛇之亂，連郡震驚，其小醜侵突，無時而息云。

不祇是震懾奸人消除叛逆萌生，而且王朝的道路也更加擴展了。

三，軍威已經振作，應當在德霞建立參將府，允許各州縣根據有利與否行事，以安定人心。如果新歸附的老百姓中有懷着叛離之心的人，或者把他流放海北地區開墾荒地，或者編入附近衛所的軍籍，按照漢朝遷移潛山蠻人的先例辦。并且選擇賢明仁愛的首領，長期任用來安撫他們，那麽瓊州人就會享受萬代之利了。

奏疏交付兵部議論，下詔全部准予施行。

二十九年，總兵官陳圭、總督歐陽必進等人統率軍隊進攻討伐，斬殺賊寇五千三百八十人，俘獲一千零四十九人，奪取牛羊器械加倍，招撫三百七十六人。捷報傳到朝廷，皇帝嘉獎他們的功勞，賞賜陳圭、歐陽必進禄米、封蔭承襲不等。

萬曆十四年，長田峒黎族人出來掠奪，兵備道派兵捉住并殺了他們。草子坡各黎族招集衆人來報復，在長沙營交戰，斬殺黎人一百多人，於是黄村、田尾各峒的黎族都出來投降。

瓊州的黎族人，住在五指山中的是没有馴順的黎人，不跟州裏的人來往。山外面的是馴化的黎人，雜居耕種州地。原來姓黎，後來大多姓王和符。馴化的黎人，一半是湖廣、福建的亡命奸民，以及南、恩、藤、梧、高、化的徵調服役的人。貪圖這裏的土地，占有居住在這裏，各自稱作酋長。成化年間，副使涂棐設計徹底摧毁敵人，逐步編入户籍服役。弘治年間，符南蛇叛亂，相鄰各郡震動驚懼，以致微賤之輩侵犯奔突，没有一刻平息。



明史卷三百二十

列傳第二百八

外國(一)

朝　鮮

朝鮮，箕子所封國也。漢以前曰朝鮮。始爲燕人衛滿所據，漢武帝平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有扶餘人高氏據其地，改國號曰高麗，又曰高句麗，居平壤，即樂浪也。已，爲唐所破，東徙。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羅、百濟地，徙居松岳，曰東京，而以平壤爲西京。其國北鄰契丹，西則女直，南曰日本。元至元中，西京内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盡慈嶺爲界。

明興，王高麗者王顓。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賜璽書。二年，送還其國流人。顓表賀，貢方物，且請封。帝遣符璽郎偰斯齎詔及金印誥文封顓爲高麗國王，賜曆及錦綺。其秋，顓遣總部尚書成惟得、千牛衛大將軍金甲兩上表謝，并賀天壽節，因請祭服制度，帝命工部製賜之。惟得等辭歸，帝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修乎？兵甲利乎？宫室壯乎？"頓首言："東海波臣，惟知崇信釋氏，他未遑也。"遂以書諭之曰："古者王公設險，未嘗去兵。民以食爲天，而國必有出政令之所。今有人民而無城郭，人將何依？武備不修，則威弛；

朝鮮，是箕子所封的國家。漢以前叫朝鮮。開始被燕人衛滿所占據，漢武帝平定它，設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代末年，有扶餘人高氏占據郡裏，改國號叫高麗，又叫高句麗，居於平壤，就是樂浪。隨後，被唐所攻破，往東遷。後唐時，王建代替高氏，兼并新羅、百濟之地，遷居松岳，叫東京，而以平壤爲西京。該國北鄰契丹，西邊則是女真，南邊則是日本。元至元年間，西京歸屬内地，設置東寧路總管府，以整個慈嶺作爲邊界。

明興起，統治高麗的是王顓。太祖即位的元年，派使者賜給玉璽文書。第二年，送還該國的流民。王顓上表恭賀，上貢地方物産，并且請求册封。皇帝派符璽郎偰斯帶着詔書及金印誥文封王顓爲高麗國王，賜給曆書以及錦衣彩綺。那年秋，王顓派遣總部尚書成惟得、千牛衛大將軍金甲兩上表致謝，并祝賀天壽節，於是請求祭服制度，皇帝命令工部製作賞賜他們。成惟得等辭謝而歸，皇帝委婉地問："王居國做什麼？修建城郭嗎？武器鋭利嗎？宫室雄壯嗎？"成惟得等叩頭回答："東海水波之臣，衹知崇拜相信釋氏，其他没有閑暇顧及。"於是用文書告訴他説："從前王公設置險阻，没有放棄兵力。民以食爲天，而國家必定有頒布政令的地方。現在有人民而没有城郭，人們將依靠什麼？武備不修，就威力鬆

地不耕，則民艱於食；且有居室，無廳事，無以示尊嚴。此數者朕甚不取。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苟闕斯二者，而徒事佛求福，梁武之事，可爲明鑒。王國北接契丹、女直，而南接倭，備禦之道，王其念之。”因賜之《六經》、《四書》、《通鑑》。自是貢獻數至，元旦及聖節皆遣使朝賀，歲以爲常。

三年正月，命使往祀其國之山川。是歲頒科舉詔於高麗，顓表謝，貢方物，并納元所授金印。中書省言：“高麗貢使多齎私物入貨，宜征稅；又多携中國物出境，禁之便。”俱不許。五年，表請遣子弟入太學，帝曰：“入學固美事，但涉海遠，不欲者勿强。”貢使洪師範、鄭夢周等一百五十餘人來京，失風溺死者三十九人，師範與焉。帝憫之，遣元樞密使延安答里往諭入貢毋數。而顓復遣其門下贊成事姜仁裕來貢馬，其賀正旦使金湑等已先至，帝悉遣還。謂中書省臣曰：“高麗貢獻繁數，既困敝其民，而涉海復虞覆溺。宜遵古諸侯之禮，三年一聘。貢物惟所産，毋過侈。其明諭朕意。”

六年，顓遣甲兩等貢馬五十匹，道亡其二，甲兩以聞。及進，以私馬足之。帝惡其不誠，却之。七年，遣監門護軍周誼、鄭庇等來貢，表請每歲一貢，貢道從陸，由定遼，毋涉海，其貢物稱“送太府監”。中書省言：“元時有太府監，本朝未嘗有，言涉不誠。”帝命却其貢。是歲顓爲權相李仁人所弑。顓無子，以寵臣辛肫之子禑爲子，於是仁人立禑。

八年，禑遣判宗簿事崔原來告哀，且言前有貢使金義殺朝使蔡斌，今嗣王禑已誅義，籍其家。帝疑其

弛；地不耕作，老百姓吃飲就困難；况且有居室，没有問案的廳堂，無法顯示尊嚴。這幾點朕都認爲很不好。國家大事，在於祭祀與軍戎。假如闕失這兩者，而衹事佛求福，梁武帝的故事，可以作爲明鑒。王國北面與契丹、女真接壤，而南面與倭寇接壤，防備守禦的政策，希望王多加考慮。”於是賜給《六經》、《四書》、《通鑑》。從此多次貢獻，元旦及聖節都派使者朝賀，每年習以爲常。

三年正月，命使者前往祭祀高麗國的山川。這年頒布科舉詔令於高麗，王顓上表謝恩，進貢地方物産，并交納元授給的金印。中書省上奏：“高麗上貢使者多帶私人財物入境賣，應該徵税；又多携帶中國之物出境，禁止爲便。”都不答應。五年，王顓上表請求派子弟進入太學，皇帝説：“入學固然是美事，但渡海較遠，不想來的不勉强。”貢使洪師範、鄭夢周等一百五十餘人來京，因大風失事淹死三十九人，師範在其中。皇帝同情這些人，派遣元樞密使延安答里前往告諭進貢不要太頻繁。而王顓又派他的門下贊成事姜仁裕前來進貢馬匹，其恭賀正旦使者金湑等已先到，皇帝都一一派遣回去。對中書省臣説：“高麗貢獻繁多，已經讓那裏的老百姓困頓凋敝，而過海又要考慮覆舟淹溺。應該遵從古代諸侯之禮，三年一次聘問。上貢之物衹是當地所産的東西，不要過分奢侈。要明白地告諭朕的意圖。”

六年，王顓派金甲兩等上貢馬五十匹，途中丢失兩匹，金甲兩把這事上報。等到進貢，用私人的馬補足。皇帝厭惡他不誠實，推辭不接受。七年，派遣監門護軍周誼、鄭庇等來上貢，上表請求每年進貢一次，進貢之路選取陸路，經由定遼，不渡海，貢物稱爲“送太府監”。中書省上奏説：“元朝時有太府監，本朝不曾有，言語涉及不誠實。”皇帝命令拒絶它的貢物。這年王顓被權相李仁人所殺。王顓没有兒子，以寵臣辛肫的兒子辛禑爲兒子，於是李仁人立辛禑爲王。

八年，辛禑派判宗簿事崔原前來報告喪事，并説在此之前有上貢使者金義殺死入朝使者蔡斌，現在嗣位的國王辛禑已誅殺金義，登録没收

詐，拘原而遣使往祭吊。十年，使來請故王顓謚號，帝曰："顓被殺已久，今始請謚，將假吾朝命，鎮撫其民，且掩其弒逆之迹，不可許。前所留使者，其遣之。"於是釋原歸。其夏，復遣周誼貢馬及方物，却不受。冬，又遣使賀明年正旦。帝曰："高麗王顓被弒，奸臣竊命，《春秋》之義，亂臣必誅，夫又何言？第前後使者皆稱嗣王所遣，中書宜遣人往問嗣王如何，政令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爲羈囚，則當依前王言，歲貢馬千匹，明年貢金百斤、銀萬兩、良馬百、細布萬，仍悉送還所拘遼東民，方見王位真而政令行，朕無惑已。否則弒君之賊，必討無赦。"

其家產。皇帝懷疑其中有詐，拘捕崔原而派遣使者前往祭吊。十年，使者來請求已故國王王顓的謚號，皇帝說："王顓被殺已很久，今天纔請求謚號，將藉我的朝命，鎮懾安撫老百姓，并掩蓋他殺王忤逆的劣迹，不可應允。前面扣留下的使者，一定遣送回去。"於是釋放崔原回去。這年夏，又派周誼上貢馬匹及地方物產，推却不接受。冬天，又派使者恭賀第二年的正旦節。皇帝說："高麗王王顓被殺，奸臣竊取國家政令，《春秋》的大義，亂臣必殺，你又有什麼話說？衹是前後使者都聲稱是嗣位之王所派遣，中書應派人前去詢問嗣王怎樣，政令在哪裏。如果政令像先前，嗣王不被拘囚，就應當依照原來國王所說的，每年上貢馬千匹，第二年上貢黃金百斤、白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仍然都送還所拘囚的遼東人民，纔能體現王位真實而政令施行，朕的疑惑也消除了。不這樣的話，那麼殺君之賊，一定討伐不赦免。"

十一年四月，禑復命誼來貢。十二年，敕遼東守將潘敬、葉旺等謹飭邊備。其冬，禑遣李茂芳等來貢，以不如約却之。十三年，遼東送高麗使誼至京師，帝敕敬等曰："高麗弒君，又殺朝使，前堅請入貢又不如期，今遣誼來，以虛文飾詐，他日必爲邊患。自今來者，其絶勿通。"因留誼於京師。十六年來貢，却之，命禮部責其朝貢過期、陪臣侮慢之罪；誠欲聽約者，當以前五歲違約不貢之物并至。十七年六月，禑遣司僕正崔涓、禮儀判書金進宜貢馬二千匹。且言金非地所產，願以馬代輸，餘皆如約。遼東守將唐勝宗爲之請，帝許之。然請顓謚號，襲王爵，未允也。

十一年四月，辛禑又命令周誼來上貢。十二年，下令遼東守將潘敬、葉旺等謹慎修繕邊地防備。這年冬天，辛禑派李茂芳等來上貢，以不按照約定爲由推却貢物。十三年，遼東送高麗使者周誼到京城，皇帝命令潘敬等說："高麗殺死君王，又殺朝廷派遣的使者，先前堅決請求入貢又不按期，現在派周誼來，以虛假文辭掩飾奸詐，以後必定成爲邊地之患。從今以後前來的使者，就拒絶不准通報。"於是扣留周誼於京城。十六年，來朝貢，拒絶不接受，命令禮部追究他們朝貢過期、陪臣怠慢的罪過；真要聽命守約的，當把前五年違約不貢之物一同送來。十七年六月，辛禑派遣司僕正崔涓、禮儀判書金進宜上貢馬二千匹。并說黃金不是本地所出產，願意用馬代爲上貢，其餘的都按照約定辦。遼東守將唐勝宗替朝鮮請求，皇帝應允了。然而爲王顓請求謚號，承襲王爵，沒有答應。

十八年正月，貢使至。帝諭禮臣曰："高麗屢請約束，朕數不允，而其請不已，故索歲貢以試其誠僞，非以此爲富也。今既聽命，宜損其貢

十八年正月，貢使到達。皇帝告諭禮臣說："高麗多次請求約束，朕多次不應允，可是他們請求不停止，因此索要每年貢賦來試探他們的真僞，并不是以此貪圖財富。現在已經聽從朝廷命

數，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至二十一年正旦乃貢。”七月，禑上表請襲爵，并請故王謚。命封禑爲高麗國王，賜故王顓謚恭愍。

令，應減少他們上貢的數量，命令三年一入朝，上貢馬五十匹。到二十一年正旦纔上貢。”七月，辛禑上表請求承襲爵位，并請求已故國王的謚號。命令封辛禑爲高麗國王，賜已故國王王顓謚號恭愍。

十九年二月，遣使貢布萬匹、馬千匹。九月，表賀，貢方物。其後貢獻輒逾常額，且未嘗至三年也。冬，詔遣指揮僉事高家奴以綺布市馬於高麗。二十年三月，高家奴還，陳高麗表辭馬直，帝敕如數償之。先是，元末遼、瀋兵起，民避亂，轉徙高麗。至是因市馬，帝令就索之，遂以遼、瀋流民三百餘口來歸。十二月，命户部咨高麗王：“鐵嶺北，東西之地，舊屬開元者，遼東統之。鐵嶺之南，舊屬高麗者，本國統之。各正疆境，毋侵越。”

十九年二月，派使者上貢布一萬匹，馬一千匹。九月，上表恭賀，上貢地方特產。那以後貢獻總是超過慣常的數額，并且没到三年就來。這年冬，下詔派指揮僉事高家奴用絲織布匹買馬於高麗。二十年三月，高家奴回國，陳述高麗上表辭却馬的價值，皇帝下令如數償還他們。此前，元末遼、瀋起兵，老百姓躲避戰亂，輾轉遷往高麗。到這時因買馬，皇帝命令就地尋找，於是帶着遼、瀋的流民三百餘口返回。十二月，命令户部發文告諭高麗王：“鐵嶺以北，東西之地，以前屬於開元的，由遼東統管。鐵嶺的南邊，先前屬於高麗的，由高麗統管。各自劃定疆界，不要侵地越境。”

二十一年四月，禑表言，鐵嶺之地實其世守，乞仍舊便。帝曰：“高麗舊以鴨緑江爲界，今飾辭鐵嶺，詐僞昭然。其以朕言諭之，俾安分，毋生釁端。”

二十一年四月，辛禑上表説：“鐵嶺之地實是世代守護，請求仍然照舊爲便。皇帝説：“高麗以前以鴨緑江作爲疆界，現在虚辭鐵嶺，奸詐虚僞昭然若揭。一定以朕言告諭他們，使其安守本分，不要生出事端。”

八月，高麗千户陳景來降，言：“是年四月，禑欲寇遼東，使都軍相崔瑩、李成桂繕兵西京。成桂使陳景屯艾州，以糧不繼退師。王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破王城，囚王及瑩。”景懼及，故降。帝敕遼東嚴守備，仍遣人偵之。十月，禑請遜位於其子昌。帝曰：“前聞其王被囚，此必成桂之謀，姑俟之以觀變。”

八月，高麗千户陳景投降，説：“這年四月，辛禑想要侵犯遼東，派都軍相崔瑩、李成桂修繕武器於西京。李成桂派我屯兵艾州，因糧不能連續供應而退兵。王發怒，殺死李成桂的兒子。李成桂回兵攻破王城，囚禁王及崔瑩。”陳景怕牽連自己，因此投降。皇帝命令遼東嚴加守備，仍然派人偵探。十月，辛禑請求讓位給他的兒子辛昌。皇帝説：“先前聽説高麗王被拘囚，這必定是李成桂的陰謀，姑且等待以觀察變化。”

二十二年，權國事昌奏乞入朝，帝不許。是歲，成桂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瑶。二十三年正月，遣使來告。二十四年三月，詔市馬高麗。八月，權國事瑶進所市馬千五百匹。帝曰：“三韓君臣悖亂，二紀於兹。今王瑶嗣立，乃王氏苗裔，宜遣使勞

二十二年，暫掌國事的辛昌上奏請求入京朝拜，皇帝不答應。這年，李成桂廢除辛昌，而擁立定昌國院君王瑶。二十三年正月，派遣使者前來報告。二十四年三月下詔買馬於高麗。八月，暫掌國事王瑶進獻所買馬一千五百匹。皇帝説：“三韓君臣悖行混亂，到現在已兩世。現在王瑶繼承王，是王氏的子孫後代，應該派使者慰勞他

之。"十二月，瑶遣其子奭朝賀明年正旦。奭未歸而成桂自立，遂有其國，瑶出居原州。王氏自五代傳國數百年，至是絶。

們。"十二月，王瑶派他的兒子王奭入朝慶賀第二年的正旦節。王奭没有返回而李成桂自立爲王，於是占有他的國家，王瑶出京居住原州。王氏從五代時開始傳國幾百年，到這時纔滅絶。

二十五年九月，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肫子禑主國事，昏暴好殺，至欲興師犯邊，大將李成桂以爲不可而回軍。禑負罪惶懼，遜位於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王妃安氏擇宗親瑶權國事。已及四年，昏戾信讒，戕害勛舊，子奭痴呆不慧，國人謂瑶不足主社稷。今以安氏命，退瑶於私第。王氏子姓無可當輿望者，中外人心咸繫成桂。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主國事，惟聖主俞允。"帝以高麗僻處東隅，非中國所治，令禮部移諭："果能順天道，合人心，不啓邊釁，使命往來，實爾國之福，我又何誅？"冬，成桂聞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

二十五年九月，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國都評議司上奏説："本國自從恭愍王死，没有子嗣，權臣李仁人以辛肫之子辛禑主掌國事，昏庸殘暴喜好殺人，甚至要興師侵犯邊疆，大將李成桂認爲不可行而回軍。辛禑負罪驚惶恐懼，讓位給兒子辛昌。國人不順從，敦請恭愍王妃安氏選擇宗親王瑶掌管國事。已到四年，昏庸暴戾聽信讒言，殺害有功勛的舊臣，兒子王奭痴呆不聰明，國中之人認爲王瑶不足以主持國家大事。現在以安氏的命令，黜退王瑶於私人府第。王氏子孫中没有可以擔當民衆厚望的，中外人心都繫於李成桂。臣等與國中年高有德的人共同推舉他主持國事，衹希望聖主應允。"皇帝因爲高麗偏居東隅，不是中原之國所管轄的，命令禮部傳公文告諭："果真能順應天道，符合人心，不引起邊地事端，使命往來，實在是你國的福氣，我國又責求什麼呢？"這年冬天，李成桂聽説皇太子病死，派使者上表慰問，并請求更改國號。皇帝命令仍然用古代名號爲朝鮮。

二十六年二月，遣使進馬九千八百餘匹，命運紵絲綿布一萬九千七百餘匹酬之。六月，表謝，貢馬及方物，并上前恭愍王金印，請更己名曰旦。從之。是月，遼東都指揮使司奏，朝鮮國招引女直五百餘人，潜渡鴨緑江，欲入寇。乃遣使敕諭，示以禍福。旦得敕，惶懼陳謝，上貢，并械送逋逃軍民三百八十餘人至遼東。

二十六年二月，派遣使者進貢馬九千八百餘匹，命令運送紵絲綿布一萬九千七百餘匹答謝他們。六月，上表稱謝，上貢馬匹和地方特産，并獻上先前恭愍王的金印，請求更改自己的名字叫李旦。依從他的請求。這一月，遼東都指揮使司上奏，朝鮮國招引女真五百餘人，偷偷渡過鴨緑江，想要侵犯。於是派遣使者傳布皇帝詔諭，曉以禍福。李旦得到皇帝敕令，驚惶恐懼陳情謝罪，獻上貢物，并押送逋逃軍民三百八十餘人到遼東。

二十七年，旦遣子入貢。二十八年，遣使柳珣賀明年正旦。帝以表文語慢，詰責之。珣言表文乃門下評理鄭道傳所撰，遂命逮道傳，釋珣歸。二十九年，送撰表人鄭總等三人至，云表實總等所撰，道傳病不能行。帝

二十七年，李旦派遣兒子入朝上貢。二十八年，派遣使者柳珣祝賀第二年的正旦節。皇帝因爲其表文言語怠慢，詰問追究。柳珣説表文是門下評理官鄭道傳所撰寫，於是下令逮捕鄭道傳，釋放柳珣回去。二十九年，遣送撰表人鄭總等三人到達，説表文實際上是鄭總等人所撰，鄭道傳

以總等亂邦構釁，留不遣。三十年冬，復以表涉譏訕，拘其使。建文初，旦表陳年老，以子芳遠襲位。許之。

成祖立，遣官頒即位詔。永樂元年正月，芳遠遣使朝貢。四月，復遣陪臣李貴齡入貢，奏芳遠父有疾，需龍腦、沉香、蘇合、香油諸物，齎布求市。帝命太醫院賜之，還其布。芳遠表謝，因請冕服書籍。帝嘉其能慕中國禮，賜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珮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墜，及經籍綵幣表裏。自後貢獻，歲輒四五至焉。

二年十二月，詔立芳遠子褆爲世子，從其請也。五年十二月，貢馬三千匹至遼東，命户部運絹布萬五千匹償之。六年，世子褆來朝，賜織金文綺。及歸，帝親製詩賜之。時朝鮮納女後宫，立爲妃嬪者四人。其秋，遣陪臣鄭擢來告其父旦之喪。命官吊祭，賜謚康獻。

十六年，奏世子褆不肖，第三子祹孝弟力學，國人所屬，請立爲嗣，詔聽王所擇。因上表謝，并陳己年老，請以祹理國事。命光禄少卿韓確、鴻臚丞劉泉封祹爲朝鮮國王。時帝已遷北都，朝鮮益近，而事大之禮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禮，他國不敢望也。

二十年，芳遠卒，賜謚恭定。二十一年七月，祹請立嫡子珦爲世子，從之。先是，敕祹貢馬萬匹，至是如數至，賜白金綺絹。

宣德二年三月，遣中官賜白金、紵紗，别敕進馬五千匹，資邊用。九月，如數至。四年，賜祹書："珍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獻。"後又敕祹："金玉之器，非爾國所産，宜止

生病不能前來。皇帝因爲鄭總等擾亂邦國構造事端，扣留不遣返。三十年冬，又因爲表文涉嫌譏笑嘲訕，拘捕它的使者。建文初年，李旦上表陳説年老，用兒子李芳遠襲位。皇上答應。

成祖即位，派官頒發即位的詔書。永樂元年正月，李芳遠派使者入朝上貢。四月，又派陪臣李貴齡入朝上貢，上奏李芳遠父親有疾病，需要龍腦、沉香、蘇合、香油等物品，携帶布匹請求購買。皇帝命令太醫院賞賜給他，退還它的布匹。李芳遠上表致謝，於是請求官帽衣服書籍。皇帝表彰他能傾慕中國禮節，賜給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珮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墜，以及經籍綵幣表裏。從此以後上貢進獻，每年總是四五次到來。

二年十二月，下詔立李芳遠之子李褆爲世子，聽從他的請求。五年十二月，上貢馬三千匹到遼東，命令户部運絹布一萬五千匹償還他們。六年，世子李褆來朝拜，賜給織金文彩絲織品。等到回去，皇帝親筆作詩賞賜給他。當時朝鮮納女於後宫，立爲妃嬪的有四人。這年秋，派遣陪臣鄭擢來報告他的父親李旦的喪事。命令官員吊祭，賜給謚號爲康獻。

十六年，上奏説世子李褆不成才，第三子李祹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努力求學，是國人所期望的，請求立爲繼嗣，下詔聽從王的選擇。於是上表稱謝，并且陳説自己年老，請求用李祹治理國事。命令光禄少卿韓確、鴻臚丞劉泉册封李祹爲朝鮮國王。當時皇帝已遷往北都，朝鮮更加接近，而從事大的禮儀更加恭敬，朝廷也以加重的禮儀對待，其他屬國不敢奢望。

二十年，李芳遠去世，賜給謚號爲恭定。二十一年七月，李祹請求立嫡子李珦爲世子，聽從其請。在此之前，敕命李祹貢馬一萬匹，這時如數送到，賜給白金綺絹。

宣德二年三月，派遣中官賜給白金、紵紗，另外敕命進獻馬五千匹，以資助邊防使用。九月，如數送達。四年，賜給李祹書："珍禽異獸，不是朕所看重的，一定不要進獻。"後來又敕令李祹："金玉之器，不是你國所出産的，應停止

之，土物效誠而已。”八年，祹奏遣子弟詣太學或遼東學，帝不許，賜《五經》、《四書》、《性理》、《通鑑綱目》諸書。

正統元年三月，放朝鮮婦女金黑等五十三人還其國。金黑等自宣德初至京師，至是遣中官送回。三年八月，賜祹遠游冠、絳紗袍、玉佩、赤舄。先是，建州長童倉避居朝鮮界，已復還建州。朝鮮言：“昔以窮歸臣，臣遇之善。今負恩還建州李滿住所，慮其同謀擾邊。”建州長言，所部爲朝鮮追殺，阻留一百七十餘家。五年，詔祹還之。七年五月，諭祹曰：“鴨綠江一帶東寧等衛，密邇王境，中多細人逃至王國，或被國人誘脅去者，無問漢人、女直，至即解京。”初，瓦剌密令女直諸部誘朝鮮，使背中國。祹拒之，白其事於朝。帝嘉其忠，敕獎之，并賜綵幣。九年春，倭寇犯邊，祹命將擒獲五十餘人，械送京師。十年，又獲餘黨來獻。帝連敕獎諭，賜賚加等。十三年冬，命使調發朝鮮及野人女直兵會遼東，征北寇。時英宗北狩，郕王即位，遣官頒詔於其國。

景泰元年，貢馬五百匹。奏稱奉敕辦馬二三萬匹，比因鄰寇構釁，馬畜踣斃，一時未能。詔曰：“寇今少息。馬已至者，償其直。未至者，止勿貢。”是年夏，祹卒，賜吊祭，謚莊憲，封子珦爲國王。會遼東奏報開原、瀋陽有寇入境，掠人畜，係建州、海西、野人女直頭目李滿住等爲嚮導，因諭珦相爲犄角截殺之。其秋，續貢馬千五百餘匹。賜冕服，并償其直。冬又賜珦及妃權氏誥命，封其子弘暐爲世子。二年冬，以建州頭目潛與朝鮮通，戒珦絶其使。

進貢，進獻土産有誠心就是了。”八年，李祹上奏派子弟到太學或遼東學習，皇帝不答應，賜給《五經》、《四書》、《性理》、《通鑑綱目》各種書籍。

正統元年三月，放朝鮮婦女金黑等五十三人回國。金黑等從宣德初年到京城，到這時派宦官送回。三年八月，賜給李祹遠游冠、絳紗袍、玉佩、赤舄。先前，建州長童倉隱居朝鮮地界，已經返回建州。朝鮮說：“從前因爲窮困歸從臣，臣待他很友善。現在悖恩回建州李滿住之處，顧慮他們同謀擾亂邊地。”建州長說，所管轄的人被朝鮮追殺，被阻止扣留一百七十餘家。五年，下詔令李祹歸還他們。七年五月，告諭李祹說：“鴨綠江一帶東寧等衛，靠近國王邊境，有很多奸猾小人逃到王國，有的被國人引誘威脅離去的，不論漢人、女真人，到了就解回京都。”起初，瓦剌密令女真各部落引誘朝鮮，使之背叛中原之國。李祹拒絶了，告訴這事於朝廷。皇帝嘉奬李祹的忠誠，下令奬賞他，并且賜給綵帛錢幣。九年春，倭寇侵犯邊疆，李祹命令將領抓獲五十餘人，押送京城。十年，又俘獲餘黨前來獻上。皇帝連連下敕令奬賞告諭，加賜給財物。十三年冬天，命令使者調用徵發朝鮮及野人女真兵聚集遼東，征討北邊的寇賊。當時英宗被俘北去，郕王即位，派官員頒布詔令於該國。

景泰元年，上貢馬五百匹。上奏聲稱奉皇帝命令置辦馬二三萬匹，最近因爲鄰寇構造事端，馬畜倒斃，一時不能辦齊。下詔說：“賊寇現在稍微停息。馬匹已到的，償還它的價值。没有到的，停止不要再上貢。”這年夏天，李祹去世，賞賜吊祭，謚號莊憲，封其子李珦爲國王。恰逢遼東上奏報告開原、瀋陽有賊寇入境，掠奪人畜，是建州、海西、野人女真頭目李滿住等作爲嚮導，於是告諭李珦互相爲犄角之勢攔截殺死賊寇。這年秋，繼續上貢馬一千五百餘匹。賜給冠冕衣服，并償還馬所值的價錢。冬天又賜給李珦以及王妃權氏誥命，封他的兒子李弘暐爲世子。第二年冬天，因建州頭目暗地與朝鮮交往，告誡

三年秋，珦卒，來告哀。遣中官往吊祭，賜謚恭順，命子弘暐嗣立。弘暐立三年，以年幼且嬰夙疾，請以叔瑈權國事。七年，上表遜位，乃封瑈爲國王。瑈請立子暲爲世子，從之。

天順三年，邊將奏，有建州三衛都督私與朝鮮結，恐爲中國患。因敕瑈毋作不靖，貽後悔。瑈疏辨，復諭曰："宣德、正統年間，以王國與彼互相侵掠，敕解怨息兵，初不令交通給賞授官也。彼既受朝廷官職，王又加之，是與朝廷抗也。王素秉禮義，何爾文過飾非？後宜絶私交，以全令譽。"四年，復諭瑈曰："王奏毛憐衛都督郎卜兒哈通謀煽亂，已置之法。夫法止可行於國中，豈得加於鄰境。郎卜兒哈有罪，宜奏朝廷區處。今輒行殺害，何怪其子阿比車之思復仇也。聞阿比車之母尚在，宜急送遼東都司，令阿比車領回，以解仇怨。"五年，建州衛野人至義州殺掠，瑈奏乞朝命還所掠。兵部議："朝鮮先嘗誘殺郎卜兒哈，繼又誘致都指揮兀克，縱兵掠其家屬。今野人實係復仇，宜諭朝鮮，寇盜之來皆自取，惟守分安法，庶弭邊釁。"從之。

成化元年冬，陪臣李門炯來朝，卒於道。命給棺賜祭，并賜綵幣慰其家。時朝鮮頻貢異物，三年春，敕諭瑈修常貢，勿事珍奇。是時朝廷用兵征建州，敕瑈助兵進剿。瑈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統衆萬餘渡鴨緑、潑猪二江，攻破九獮府諸寨，斬獲多。

四年正月，遣官來獻俘。詔從厚賚，敕獎諭之。是年，瑈卒，賜謚惠莊。遣太監鄭同、崔安封世子晄爲

李珦斷絕他的使者。

三年秋，李珦死，前來報告喪訊。派遣宦官前往祭吊，賜給謚號爲恭順，命其子李弘暐繼承王位。李弘暐即位三年，因年幼并且一向患有疾病，請求以叔父李瑈暫且代理國事。七年，上表讓位，於是封李瑈爲國王。李瑈請求立兒子李暲爲世子，聽從他的請求。

天順三年，邊將上奏，有建州三衛都督私下與朝鮮勾結，恐怕成爲中原之國的禍患。於是敕令李瑈不要做不安定的事，致使後悔。李瑈上疏辯解，朝廷又告諭說："宣德、正統年間，因王國與建州互相侵犯掠殺，下令解除怨恨罷兵，最初不使交往封賞授官。他們已接受朝廷官職，王又受朝廷加封，這是與朝廷相對抗。國王素來堅守禮義，爲何又文過飾非？以後應斷絶私下交往，以保全好的名譽。"四年，又告諭李瑈說："國王奏報毛憐衛都督郎卜兒哈策謀煽動叛亂，已置之於法律。法令衹可在國中行使，怎能加於鄰境。郎卜兒哈有罪，應上奏朝廷處理。現在自行殺害，難怪他的兒子阿比車想要復仇。聽說阿比車的母親還在，應趕快送往遼東都司，命令阿比車領回，以解除仇怨。"五年，建州衛野人到義州殺戮搶掠，李瑈上奏請求朝廷命令歸還所掠奪的東西。兵部商議："朝鮮原先曾經誘殺郎卜兒哈，繼而又誘惑招致都指揮兀克，放縱士兵搶掠他的家屬。現在野人實際上是復仇，應該告諭朝鮮，寇盜的到來都是咎由自取，衹有安分守法，纔可能消除邊地怨仇。"聽從其決議。

成化元年冬，陪臣李門炯來京朝拜，死於途中。命令給棺材祭葬，并賜給有文彩的絲織品和錢幣慰問他的家人。當時朝鮮頻繁上貢奇異之物，三年春天，敕令李瑈遵循慣例入貢，不要進貢珍奇的東西。這時朝廷用兵征討建州，敕令李瑈出兵圍剿。李瑈派中樞府知事康純統領軍隊一萬餘人渡過鴨緑、潑猪二江，攻破九獮府各寨，斬殺俘獲很多。

四年正月，派官員來朝獻上俘虜。下詔按照優厚的賞賜辦理，敕令獎勵告諭。這年，李瑈死，賜給謚號爲惠莊。派遣太監鄭同、崔安册封

王，給妃韓氏誥命。既行，巡按遼東御史侯英奏曰："遼東連年被寇，瘡痍未起，今復禾稼不登，軍民乏食。太監鄭同等隨從人員所過驛騷。臣考先年曾於翰林院中，選有學行文望者出使。今同、安俱朝鮮人，墳墓宗族皆在，見其國王，不免屈節，殊褻中國體。乞寢成命，或翰林，或給事中及行人内推選一員，往使爲便。"帝曰："英所言良是。自後賞賚遣内臣，其册封正副使，選廷臣有學行者。"

世子李晄爲國王，賜給妃子韓氏誥命。已經出行，巡按遼東御史侯英上奏説："遼東連年被侵犯，遭受的破壞還没有恢復，現在莊稼又不豐收，老百姓缺乏食糧。太監鄭同等隨從人員所經過的驛站受到騷擾。臣考察前些年曾在翰林院中，選有學識品行文才名望的人出使。現在鄭同、崔安都是朝鮮人，墳墓宗族都在，見了他們的國王，不免失節，很褻瀆中國體面。請求停止成命，或者翰林，或者給事中及行人内推選一名，前往作爲使者爲便。"皇帝説："侯英所説極是。以後賞賜派内臣，册封正副使，選廷臣有學問品行的人。"

六年，晄病篤，以所生子幼，命其兄故世子暲之子娎權國事，遣陪臣以聞。及卒，賜謚襄悼，命娎嗣位，娎妻韓氏封王妃。十年，追贈娎父世子暲爲國王，謚懷簡，母韓氏爲王妃，從所請也。

六年，李晄病重，因所生的兒子年幼，命他的兄長已故世子李暲的兒子李娎暫時代理國事，派陪臣上報。到死後，賜給謚號襄悼，命令李娎繼承王位，李娎妻韓氏封爲王妃。十年，追贈李娎父世子李暲爲國王，謚號懷簡，母親韓氏爲王妃，依從他的請求。

十一年四月，娎奏建州野人糾聚毛憐等衛侵擾邊境不已，乞朝命戒飭。十二年十月，娎爲繼妻尹氏請封，賜誥命冠服。時禁外國互市兵器，娎奏："小邦北連野人，南鄰倭島，五兵之用，不可缺一。而弓材所需牛角，仰於上國。高皇帝時嘗賜火藥、火炮，今望特許收買弓角，不與外番同禁。"兵部議歲市弓角五十，後以不足於用，請無限額，詔許倍市。

十一年四月，李娎上奏説建州野人糾集毛憐等衛不停地侵犯騷擾邊境，請求朝廷下令戒備整飭。十二年十月，李娎替繼妻尹氏請求封號，賜給誥命冠服。當時禁止外國互相交易兵器，李娎上奏："小邦北連野人，南鄰倭寇之島，五種兵器的用途，缺一不可。可是弓箭材料所需的牛角，仰仗於天國。高皇帝時曾經賜給火藥、火炮，現在希望特地允許收買弓角，不與外番一同禁止。"兵部商議每年賣給弓角五十，以後因不足使用，請求不限制數額，下詔同意加倍賣給。

十五年十月，命娎出兵夾擊建州女直。娎遂遣右贊成魚有沼率兵至滿浦江，以冰泮後期。復遣左議政尹弼商、節度使金嶠等渡江進剿。十六年春，遣陪臣來獻捷，帝命内官齎敕獎其能繼先烈，賜金幣，領兵官賞賚如例。後使還，遣其臣許熙伴送。熙歸至開州，建州騎二千邀之，掠其從卒三十餘人，馬二百三十餘匹，他所亡物稱是。奏聞，英國公張懋、吏部尚

十五年十月，命令李娎出兵夾擊建州女真。李娎於是派右贊成魚有沼率兵到滿浦江，因爲冰融化延誤了約期。又派左議政尹弼商、節度使金嶠等渡江進剿。十六年春，派陪臣前來獻上戰利品，皇帝命令内官携帶敕命獎賞朝鮮能够繼承先烈的人，賜給黄金錢幣，領兵官賞賜如同舊例。後來使者返回，派他的大臣許熙相伴送行。許熙回到開州，建州騎兵二千人截擊他，搶掠他的隨從士兵三十餘人，馬二百三十餘匹，其他所丢失的物品與此相當。上奏於朝，英國公張懋、吏部

書尹旻等以遼東連年用兵，未可輕動，宜以此意論娎。敕遼東守臣整飭邊備，更令譯者窮究所掠，期在必得，仍賜熙白金綵幣慰安之。

十七年，娎奏繼妃尹氏失德，廢置，乞更封副室尹氏。從之。十九年四月，封娎長子㦕爲世子。

弘治七年十二月，娎卒，賜謚康靖。明年四月，封㦕爲國王，妻慎氏爲王妃。十二年，㦕奏："本國人屢有違禁匿海島，誘引軍民，漸至滋蔓。乞許本國自行搜刷。其係上國地方，請敕官追捕。"時遼東守臣亦奏如㦕言，報可。十五年冬，封㦕長子顗爲世子。

正德二年，㦕以世子顗夭亡，哀慟成疾，奏請以國事付其弟懌，其國人復奏請封懌。禮部議命懌權理國事，俟㦕卒乃封。既，陪臣盧公弼等以朝貢至京，復請封懌，廷議不允。十二月，㦕母妃奏懌長且賢，堪付重寄。於是禮部奏："㦕以痼疾辭位，懌以親弟承托，接受既明，友愛不失。通國臣民舉無異詞，宜順其請。"上乃允懌嗣位，遣中官敕封，并賜其妃尹氏誥命。

初，成桂之自立也，與宰相李仁人本異族。永樂間，降祭海岳祝文，稱成桂爲仁人子，而《祖訓》亦載仁人子成桂更名旦。後成桂子芳遠奏辨，太宗許令改正。至是修《大明會典》，仍列《祖訓》於朝鮮國。貢使市以歸，懌上疏備陳世系，辨先世無弒逆事，乞改正。禮部議："《會典》詳載本朝制度，事涉外國，疑似之際，在所略。況成桂得國出皇祖命，其不繫仁人後，太宗詔可徵，宜從其請。"詔曰："可。"

十五年冬，命內官封懌子峼爲世

尚書尹旻等因遼東連年用兵，不可輕易發動，應以此意告論李娎。敕令遼東守臣整飭邊防軍備，再命令譯者窮追所掠去的東西，希望必能獲得，仍然賜給許熙白銀綵幣安慰他。

十七年，李娎上奏繼妃尹氏失去德行，廢除，請求另封副室尹氏。答應了他的請求。十九年四月，封李娎的長子李㦕爲世子。

弘治七年十二月，李娎死，賜給謚號爲康靖。第二年四月，册封李㦕爲國王，妻子慎氏爲王妃。十二年，李㦕上奏："本國人屢次有人違背禁令藏匿於海島，引誘軍民，慢慢地導致蔓延。請求同意本國自行搜捕。那些屬於天國的地方，請求敕令官員追捕。"當時遼東守臣也上奏如李㦕所説，回報同意。十五年冬天，封李㦕長子李顗爲世子。

正德二年，李㦕因世子李顗夭折，哀慟得病，上奏請求把國事托付給他的弟弟李懌，國人又上奏請求册封李懌。禮部决議命令李懌暫時代理國事，等李㦕死後纔册封。隨後，陪臣盧公弼等因朝貢到京，又請求封李懌，朝廷决議不答應。十二月，李㦕的母親上奏説李懌年長并且賢明，足以托付重任。於是禮部上奏："李㦕因久病辭去王位，李懌以親弟接受托付，接受已明，不失友愛。全國臣民全無異議之詞，應順應他們的請求。"皇上於是同意李懌繼承王位，派宦官敕命册封，并賜給李懌的妃子尹氏誥命。

起初，李成桂自立，與宰相李仁人本是異族。永樂年間，下發祭祀海岳的祝福之文，稱李成桂是李仁人的兒子，而《祖訓》也記載李仁人之子李成桂改名李旦。後來李成桂之子李芳遠上奏疏分辯，太宗允諾令改正。到這時編修《大明會典》，仍然列《祖訓》於朝鮮國。貢使買《祖訓》而歸，李懌上疏詳細地陳説世系，辯白先祖無弒逆之事，請求改正。禮部决議："《會典》詳細記載本朝制度，事情涉及外國，疑惑之際，在於所忽略之事。況且李成桂得到國家出於皇祖的命令，他不是李仁人的後代，太宗的詔書可以證明，應依從他們的請求。"下詔説："同意。"

十五年冬，命令内官册封李懌的兒子李峼爲

子，賜懌金帛珠玉，令括取異物及童男女以進。十六年，世宗即位，禮官言："天子初踐祚，宜正中國之體，絶外裔狎侮之端。請諭懌非朝廷意，召内臣還，毋有所索取。"帝從之。

嘉靖二年八月，以俘獲倭夷來獻，并送還中國被掠八人。賜白金錦紵。

八年八月，陪臣柳溥上言："國祖李旦係本國全州人。二十八世祖瀚仕新羅爲司空。新羅亡，六世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世孫安社仕元爲南京千户所達魯花赤。元季兵興，安曾孫子春與男成桂避地東遷。至正辛丑，當恭愍王之十年，有紅巾賊入境，成桂擊賊有功，授武班職事，時尚未知名。恭愍無嗣，陰蓄寵臣辛旽之子禑爲子，晚爲嬖臣洪倫、内竪崔萬生所弑。權臣李仁人誅倫、萬生而立禑，擢成桂爲門下侍中。禑遣成桂侵遼東，成桂不從，返兵。禑懼，遜位於子昌。昌以僞姓見黜，復立王氏裔定昌君瑶，竄仁人於外。瑶復不道，國人戴成桂，請於高皇帝，立爲王，更名旦，贍瑶别邸，終其身，實未嘗爲弑。前永樂、正德間屢經奏請，俱蒙俞允，而迄未改正。今遇重修《會典》，乞賜昭雪。"詔送史館編纂。

十八年二月，睿宗祔太廟，配享明堂禮成，懌表賀。帝特御奉天門引見，賜宴禮部。

二十三年冬，懌卒。二十四年正月來訃，賜謚恭僖。詔立其子峼。峼未逾年卒，賜謚榮靖。九月，峼弟權國事峘遣使謝祭謚，并請襲封，詔許之。

二十五年，峘遣使送下海番人六百餘至邊，賜金幣。二十六年正月，

世子，賜給李懌金帛珠玉，下令集聚異物及童男童女來進獻。十六年，世宗即位，禮官説："天子剛剛登位，應該端正中原之國的國體，斷絶外國輕狎侮慢的端緒。請告諭李懌，他的作法不合朝廷之意，召内臣退還，不要有所索取。"皇帝聽從其議。

嘉靖二年八月，以俘獲的倭寇前來進獻，并且送還中原之國被擄掠去的八人。賜給白金錦紵。

八年八月，陪臣柳溥上書説："國祖李旦是本國全州人。二十八世祖李瀚在新羅做官爲司空。新羅滅亡，六世孫李兢休進入高麗。十三世孫李安社在元朝做官爲南京千户所達魯花赤。元末戰亂興起，李安曾孫李子春與兒子李成桂避地東遷。至正辛丑年，正是恭愍王十年，有紅巾賊寇入境，李成桂殺賊有功，授官武班職事，當時還不出名。恭愍没有子嗣，暗地培養寵臣辛旽之子辛禑爲世子，後來被嬖幸之臣洪倫、内竪崔萬生所殺。權臣李仁人誅殺洪倫、崔萬生而立辛禑，提拔李成桂爲門下侍中。辛禑派李成桂侵犯遼東，李成桂不聽從，回兵。辛禑害怕，讓位給兒子辛昌。辛昌因爲假冒姓氏被廢黜，又立王氏後裔定昌君王瑶，將李仁人放逐於朝外。王瑶又不仁道，國中之人擁戴李成桂，請求於高皇帝，立爲國王，改名李旦，贍養王瑶在别的府邸，終養其身，實際上不曾弑君。先前永樂、正德年間經多次奏請，都承蒙允諾，而至今没有改正。現在碰上重新修訂《會典》，請求昭示清白。"下詔送給史館編纂。

十八年二月，睿宗祔祭於太廟，配享明堂的禮儀完成，李懌上表恭賀。皇帝特地駕臨奉天門引見，賜宴於禮部。

二十三年冬，李懌死。二十四年正月前來報喪，賜予謚號爲恭僖。下詔立他的兒子李峼。李峼未過一年死亡，賜給謚號榮靖。九月，李峼之弟暫時代理國事的李峘派使者答謝皇帝賜予的祭祀和謚號，并請求承襲封號，下詔同意。

二十五年，李峘派使者送下海番人六百餘名到邊疆，賜給金幣。二十六年正月，李峘問詢

峘咨稱："福建人從無泛海至本國者，因往日本市易，爲風所漂，前後共獲千人以上，皆挾軍器貨物，致中國火炮亦爲倭有，恐起兵端。"詔："頃年沿海奸民犯禁，福建尤甚，往往爲外國所獲，有傷國體。海道官員令巡按御史察參。仍賜王銀幣，以旌其忠。"

三十一年冬，以洪武、永樂間所賜樂器敝壞，奏求律管，更乞遣樂官赴京校習，許之。

三十五年五月有倭船四自浙、直敗還，漂入朝鮮境。峘遣兵擊殲之，得中國被俘及助逆者三十餘人來獻，因賀冬至節，帝賜璽書褒諭。三十八年十一月奏："今年五月，有倭寇駕船二十五隻來抵海岸，臣命將李鐸等剿殺殆盡，獲中國民陳春等三百餘人，内招通倭嚮導陳得等十六人，俱獻闕下。"復降敕奬勵，厚賚銀幣，并賜鐸等有差。

四十二年九月，峘復上書辨先世非李仁人後，今修《會典》雖蒙厘正，乞著始祖旦、父子春之名，帝令附録《會典》。

隆慶元年六月遣官頒即位詔。時帝將幸太學，來使乞留觀禮，許之。是年冬，峘卒，賜謚恭憲，命其侄昖襲封。

萬曆元年正月上穆宗尊謚、兩宫徽號禮成，昖表賀，獻方物、馬匹。時昖屢請賜《皇明會典》，爲其先康獻王旦雪冤。十六年正月，《會典》成，適貢使愈泓在京，請給前書，以終前命。許之。十七年十一月，陪臣奇苓等入賀冬至，奏稱本年六月，大琉球國船遭風至海岸，所有男婦合解京，給文放歸。從之。

十九年十一月奏，倭酋關白平秀吉聲言明年三月來犯，詔兵部申飭海

稱："福建人從没有渡海到本國的，因爲前往日本作買賣，被風所漂，前後共獲千人以上，都挾帶軍器貨物，以致中國火炮也爲倭寇所有，恐怕引起兵禍。"下詔："近年沿海奸民觸犯禁令，福建尤其厲害，常常被外國抓獲，有損國體。海道官員命令巡按御史檢察追究。仍然賜給王銀幣，以表彰他的忠心。"

三十一年冬，因洪武、永樂年間所賜給的樂器破舊損壞，上奏請求音律樂管，更請求派樂官來京城考查學習，答應了他的請求。

三十五年五月有倭船四艘從浙、直戰敗返回，漂流進入朝鮮境内。李峘派兵擊殺殲滅倭寇，獲得中原之國被俘的以及幫助逆賊的三十餘人前來進獻，順便祝賀冬至節，皇帝賜給玉璽文書褒奬告諭。三十八年十一月上奏："今年五月，有倭寇駕船二十五隻前來抵達海岸，臣命令大將李鐸等剿殺將盡，俘獲中原之國百姓陳春等三百餘人，其中招認勾結倭寇的嚮導陳得等十六人，都獻到京城。"又下敕令奬勵，重賞銀幣，并且對李鐸等將領論功行賞。

四十二年九月，李峘又上書辯白先祖不是李仁人的後代，現在修《會典》雖承蒙考據訂正，乞請著録始祖李旦、父李子春的名字，皇帝命令附録於《會典》。

隆慶元年六月派官頒布即位詔書。當時皇帝將臨幸太學，來使請求留下觀看禮儀，答應了他。這年冬，李峘死，賜給謚號爲恭憲，命令他的侄子李昖承襲王位。

萬曆元年正月獻上穆宗尊謚、兩宫徽號典禮完成，李昖上表恭賀，進獻地方物産、馬匹。當時李昖多次請求賜給《皇明會典》，替其祖先康獻王李旦洗清冤屈。十六年正月，《會典》編成，恰逢貢使愈泓在京城，請求賜給前書，以完成先前的使命。同意這事。十七年十一月，陪臣奇苓等進京恭賀冬至節，上奏聲稱本年六月，大琉球國船遭受風暴到海岸，所有男女一同解送京城，給以文書放回。聽從其奏。

十九年十一月上奏，倭酋長關白平秀吉聲稱第二年三月前來侵犯，下詔兵部申明整飭海防。

防。平秀吉者，薩摩州人，初隨倭關白信長。會信長爲其下所弑，秀吉遂統信長兵，自號關白，劫降六十餘州。朝鮮與日本對馬島相望，時有倭夷往來互市。二十年夏五月，秀吉遂分渠帥行長、清正等率舟師逼釜山鎮，潛渡臨津。時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昖又湎酒，弛備，猝島夷作難，望風皆潰。昖棄王城，令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内屬。七月，兵部議令駐札險要，以待天兵；號召通國勤王，以圖恢復。而是時倭已入王京，毁墳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庫，八道幾盡没，旦暮且渡鴨緑江，請援之使絡繹於道。廷議以朝鮮爲國藩籬，在所必争。遣行人薛潘諭昖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十萬且至。而倭業抵平壤，朝鮮君臣益急，出避愛州。游擊史儒等率師至平壤，戰死。副總兵祖承訓統兵渡鴨緑江援之，僅以身免。中朝震動，以宋應昌爲經略。八月，倭入豐德等郡，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探之，於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是時秀吉次對馬島，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爲聲援。惟敬至平壤，執禮甚卑。行長紿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不久當還。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屬朝鮮耳。"惟敬以聞。廷議倭詐未可信，乃趣應昌等進兵。而星頗惑於惟敬，乃題署游擊，赴軍前，且請金行間。十二月，以李如松爲東征提督。明年正月，如松督諸將進戰，大捷於平壤。行長渡大同江，遁還龍山。所失黄海、平安、京畿、江原四道并復，清正亦遁還王京。如松既勝，輕騎趨碧蹄館，敗，退駐開城。事具《如松傳》。

平秀吉，是薩摩州人，起初跟隨倭關白信長。恰逢信長被部下所殺，平秀吉於是統領信長之兵，自稱關白，劫持降服六十餘州。朝鮮與日本對馬島相望，常有倭夷來往貿易。二十年夏五月，秀吉就分派渠帥行長、清正等率領船隊逼近釜山鎮，暗暗地渡過臨津。當時朝鮮享受太平已久，士兵不熟習戰争，李昖又沉湎於酒，軍備鬆弛，倉猝間島夷進犯，望風敗潰。李昖抛棄王城，命令次子李琿代理國事，逃到平壤。隨後，又逃到義州，願意歸附朝廷爲屬地。七月，兵部商議命令他駐扎險要之地，以等待天朝軍隊；號召全國救援王朝，以圖謀恢復。而這時倭寇已進入王京，焚毁墳墓，劫走王子、陪臣，搶掠府庫，八道幾乎全部滅亡，早晚將渡鴨緑江，請求援救的使者連綿於途中。朝廷決議因朝鮮爲國家屏障，勢所必争。派遣行人薛潘告諭李昖以復興大義，揚言大軍十萬將到。可是倭已經抵達平壤，朝鮮君臣更加窘迫，出走避於愛州。游擊史儒等率軍到平壤，戰死。副總兵祖承訓統兵渡過鴨緑江援救，僅僅身免於難。中朝震動，任用宋應昌作經略。八月，倭進入豐德等郡，兵部尚書石星没有計策，商議派人偵探，於是嘉興人沈惟敬響應招募。沈惟敬，是市中無賴。這時秀吉駐於對馬島，分派將領行長等把守要害作爲聲援。沈惟敬到平壤，自持禮節十分卑下。行長欺騙他説："天朝幸虧按兵不動，我不久該當回國。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全屬朝鮮。"沈惟敬上報。朝廷商議倭寇狡詐未必可信，於是敦促宋應昌等進軍。而石星十分迷惑於沈惟敬，於是任命他代理游擊，奔走軍前，并請賜金作間諜。十二月，以李如松爲東征提督。第二年正月，李如松督促衆將進軍，大勝於平壤。行長渡過大同江，逃回龍山。所丢失的黄海、平安、京畿、江原四道一同恢復，清正也逃回王京。李如松已勝，輕騎直奔碧蹄館，兵敗，退駐開城。事情詳見《如松傳》。

初，如松誓師，欲斬惟敬，以參軍李應試言而止。至是敗，氣縮，而應昌急圖成功，倭亦乏食有歸志，因而封貢之議起。應昌得倭報惟敬書，乃令游擊周弘謨同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於四月棄王城遁。時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復定，兵部言宜令王還國居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爲便。詔可。應昌疏稱："釜山雖瀕海南，猶朝鮮境，有如倭覘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盡棄。今撥兵協守爲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議留江浙兵五千，分屯要害，仍諭昖蒐練軍實，毋恃外援。已而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使來請款，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如松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諸將分守要害。已，倭果分犯，我師并有斬獲。兵科給事中張輔之、遼東都御史趙燿皆言款貢不可輕受。七月，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時師久暴露，聞撤，勢難久羈。應昌請留劉綎川兵，吳惟忠、駱尚志等南兵，合薊、遼兵共萬六千，聽綎分布慶尚之大丘，月餉五萬兩，資之户兵二部。先是，發帑給軍費，已累百萬。廷臣言虛内實外非長策，請以所留川兵命綎訓練，兵餉令本國自辦。於是詔撤惟忠等兵，止留綎兵防守。諭朝鮮世子臨海君珒居全慶，以顧養謙爲經略。

起初，李如松誓師，要斬殺沈惟敬，因參軍李應試進言而停止。到這時兵敗，士氣萎縮，而宋應昌急於求功，倭寇也缺糧有撤兵的打算，於是封貢的議論四起。宋應昌得到倭寇通報沈惟敬的書信，於是命令游擊周弘謨同沈惟敬前往告諭倭寇，獻上王京，返還王子，按照和約放回。倭寇果然在四月放棄王城逃跑。當時漢江以南一千餘里朝鮮故土又安定下來，兵部説應令王回國居住把守，我各鎮兵長久疲勞於海外，依次撤兵返回爲便利。下詔同意。宋應昌上疏聲稱："釜山雖然瀕臨海南，仍在朝鮮境内，假如倭寇窺伺我罷兵，突然進入又侵犯，朝鮮不能支撑，前功盡棄。現在調撥士兵協守爲第一策，即使商議撤軍，也應稍待時日，等倭全部返歸，酌量留下防守軍隊。"閣部决議留江浙兵五千，分兵屯守要害，仍然告諭李昖訓練軍隊充實軍備，不要依仗外援。隨後沈惟敬從釜山返歸，同倭使者前來求和，而倭隨即侵犯咸安、晉州，逼近全羅，聲稱恢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邊界。李如松考慮全羅富饒肥沃，南原府尤其是咽喉要地，於是命衆將分守要害。隨後，倭果然分頭進犯，我軍都有斬首俘獲。兵科給事中張輔之、遼東都御史趙燿都説講和上貢不可輕易接受。七月，倭從釜山移往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當時軍隊長久在外作戰，聽説撤軍，情勢難以長久控制。宋應昌請求留下劉綎的川軍，吳惟忠、駱尚志等南方兵，會合薊、遼兵共計一萬六千人，聽從劉綎分别布置於慶尚的大丘，每月軍餉五萬兩，由户兵二部供給。先前，發錢帑供給軍費，已累計百萬。朝臣説空虚内部充實外部不是長久之計，請求用所留川兵令劉綎訓練，兵餉叫朝鮮自己辦理。於是下詔撤回吳惟忠等軍隊，衹留劉綎兵防守。告諭朝鮮世子臨海君李珒居住於全慶，以顧養謙爲經略。

九月，昖以三都既復，疆域再造，上表謝恩。然時倭猶據釜山也，星益一意主款。九月，兵部主事曾偉芳言："關白大衆已還，行長留待。知我兵未撤，不敢以一矢加遺。欲歸

九月，李昖因三都已經恢復，疆域重造，上表謝恩。然而當時倭仍占據釜山，石星更加主張講和。九月，兵部主事曾偉芳説："關白大衆已經返回，行長留下等待。知道我兵没有撤除，不敢用一箭相加。要返回報告關白捲土重來，則風

報關白捲土重來，則風不利，正苦冬寒。故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於倭營講購，咸安、晉州隨陷，而欲恃款冀來年不攻，則速之款者，正速之來耳。故款亦來，不款亦來。宜令朝鮮自爲守，吊死問孤，練兵積粟，以圖自强。”帝以爲然，因敕諭昖者甚至。

二十二年正月，昖遣金睟等進方物謝恩。禮部郎中何喬遠奏：“睟涕泣言倭寇猖獗，朝鮮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倭語悖慢無禮，沈惟敬與倭交通，不云和親，輒曰乞降。臣謹將萬曆十九年中國被掠人許儀所寄内地書、倭夷答劉綎書及歷年入寇處置之宜，乞特敕急止封貢。”詔兵部議。時廷臣交章，皆以罷封貢、議戰守爲言。八月，養謙奏講貢之説，貢道宜從寧波，關白宜封爲日本王，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九月，昖請許保國。帝乃切責群臣阻撓，追褫御史郭實等。詔小西飛入朝，集多官面議，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倭俱聽從，以聞。帝復諭於左闕，語加周複。十二月，封議定，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揮楊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日本，王給金印，行長授都督僉事。

二十三年九月，昖奏立次子琿爲嗣。先是，昖庶長子臨海君珒陷賊中，驚憂成疾，次子光海君琿收集流散，頗著功績，奏請立之。禮部尚書范謙言繼統大義，長幼定分，不宜僭差，遂不許。至是復奏，引永樂間恭定王例上請，禮臣執奏，不從。二十四年五月，昖復疏請立琿，禮部仍執不可，詔如議。時國儲未建，中外恫疑，故尚書范謙於朝鮮易封事三疏力

不利，正苦於冬寒。故講和也要離開，不講和也要離開。沈惟敬先前到倭營講和，咸安、晋州隨後陷落，而要依靠講和希望來年不被進攻，那麽講和迅速，前來再犯也迅速。因此講和會來，不講和也會來。應叫朝鮮自己守衛，哀吊死者慰問孤寡，練兵積糧，以圖謀自强。”皇帝認爲對，於是下令告諭李昖非常周到。

二十二年正月，李昖派金睟等上貢地方物産謝恩。禮部郎中何喬遠上奏：“金睟哭泣説倭寇猖獗，朝鮮束手被殺的有六萬餘人。倭話語違悖傲慢無禮，沈惟敬與倭私下相通，不説和親，就説乞降。臣謹將萬曆十九年中國被掠去的人許儀寄給内地的書信、倭夷答劉綎書以及歷年入侵處置的事宜，請求特令緊急阻止封賜上貢。”下詔兵部商議。當時朝中大臣紛紛上書，都以罷除封賜上貢、商議守戰爲言。八月，顧養謙上奏講貢之説，上貢之道適合從寧波，關白應封爲日本王，告諭行長部下倭全部返回，與賜封上貢按和約辦。九月，李昖請求准許保國。皇帝於是嚴厲責備衆臣阻撓，追究剥奪御史郭實等人官職。下詔小西飛入朝，召集很多官員當面商議，主要是三件事：一，勒令倭全部返歸巢穴；二，已經册封不給與貢物；三，發誓不再侵犯朝鮮。倭寇都聽從，上報。皇帝又在左闕告諭，話語更加周密繁複。十二月，册封之議决定，命令臨淮侯李宗城充當正使，以都指揮楊方亨作副使，同沈惟敬前往日本，王授給金印，行長授官都督僉事。

二十三年九月，李昖上奏立次子李琿爲繼嗣。在此之前，李昖庶出的長子臨海君李珒陷於賊手，驚恐憂慮成病，次子光海君李琿收集流散民衆，功績十分卓著，上奏請求立爲繼嗣。禮部尚書范謙説繼承統緒是大義，長幼該當分明，不應僭越失度，於是不同意。到這時又上奏，援引永樂年間恭定王之例上奏請求，禮臣堅持上奏，不同意。二十四年五月，李昖又上疏請求立李琿爲嗣，禮部仍然堅持不同意，下詔按禮部的决議辦。當時國中儲君没有封立，朝廷内外疑懼，因

持云。

九月，封使至日本。先是，沈惟敬抵釜山，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地圖、武經、良馬。而李宗城以貪淫爲倭守臣所逐，棄璽書夜遁。事聞，逮問。乃以方亨充正使，加惟敬神機營衔副之。及是奉册至，關白怒朝鮮王子不來謝，止遣二使奉白土綢爲賀，拒其使不見，語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邪？辱天朝邪？且留石曼子兵於彼，候天朝處分，然後撤還。"翌日奉貢，遣使賫表文二道，隨册使渡海至朝鮮。廷議遣使於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

初，方亨詭報去年從釜山渡海，倭於大版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方責備朝鮮，仍留兵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楝報清正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并呈石星前後手書。帝大怒，命逮石星、沈惟敬案問。以兵部尚書邢玠總督薊、遼；改麻貴爲備倭大將軍，經理朝鮮；僉都御史楊鎬駐天津，申警備；楊汝南、丁應泰贊畫軍前。

五月，玠至遼。行長建樓，清正布種，島倭窖水，索朝鮮地圖，玠遂決意用兵。麻貴望鴨綠江東發，所統兵僅萬七千人，請濟師。玠以朝鮮兵惟嫻水戰，乃疏請募兵川、浙，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吴淞水師，劉綎督川、漢兵聽勦。貴密報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備，掩釜

此尚書范謙於朝鮮改換封嗣之事多次上疏極力堅持。

九月，册封使者到日本。在此之前，沈惟敬抵達釜山，私下獻給秀吉蟒玉、翼善冠、地圖、武經、良馬。而李宗城因貪婪淫亂被倭守臣驅逐，抛棄玉璽文書連夜逃遁。事情上報，逮捕審問。於是以方亨充當正使，加沈惟敬爲神機營官銜作副使。到這時奉册書到達，關白氣憤朝鮮王子不來答謝，衹派兩個使者奉上白土綢作爲賀禮，拒絶他們的使者不接見，對沈惟敬説："他不考慮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都遵循天朝約定交還，現在用卑下的官員微薄的物品來恭賀，羞辱小邦嗎？侮辱天朝嗎？姑且留下石曼子軍隊在那裏，等候天朝處理，然後撤軍還朝。"第二天敬奉貢物，派使者賞給表文兩道，隨同册封使者渡海到朝鮮。朝廷商議派使者到朝鮮，取來表文進京驗證，其一是謝恩，其二是請求皇帝處分朝鮮。

當初，方亨假報去年從釜山渡海，倭在大版接受册封，便回到和泉州。然而倭正責備朝鮮，仍然如原來一樣留兵釜山，謝恩表文遲後時日不發出，方亨空手而歸。到這時，沈惟敬纔投送表文，驗證潦草，前摺用豐臣圖書，不尊奉帝王新頒曆法，没有人臣的禮節。而寬奠副總兵馬楝報告清正率二百艘船屯駐機張營。方亨纔直吐本末，推委怪罪沈惟敬，并送呈石星的前後手書。皇帝大怒，下令逮捕石星、沈惟敬審問。用兵部尚書邢玠總督薊、遼；改任麻貴爲備倭大將軍，經營治理朝鮮；僉都御史楊鎬駐在天津，重振警備；楊汝南、丁應泰作軍前謀劃。

五月，邢玠到遼。行長建樓，清正播種，島倭貯藏水，索取朝鮮地圖，邢玠於是決定用兵。麻貴朝鴨綠江東邊出發，所統領的兵僅僅一萬七千人，請求援軍。邢玠認爲朝鮮兵衹嫻熟於水戰，於是上疏請求招募川、浙兵，并且調派薊、遼、宣、大、山、陝兵以及福建、吴淞水軍，劉綎督領川、漢兵聽候圍勦。麻貴密報等候宣、大兵到，趁倭没有準備，襲擊釜山，則行長可以擒

山，則行長擒，清正走。玠以爲奇計，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

六月，倭數千艘泊釜山，戮朝鮮郡守安弘國，漸逼梁山、熊川。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玠陽爲慰藉，檄楊元襲執之，縛至貴營，惟敬執而嚮導始絶。七月，倭奪梁山、三浪，遂入慶州，侵閑山。統制元均兵潰，遂失閑山。閑山島在朝鮮西海口，右障南原，爲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至。而我水兵三千甫抵旅順，閑山破，經略檄守王京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

八月，清正圍南原，乘夜猝攻，守將楊元遁。時全州有陳愚衷，去南原僅百里，南原告急，愚衷不敢救，聞已破，棄城走。麻貴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慶，逼王京。王京爲朝鮮八道之中，東阻烏嶺、忠州，西則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貴請於玠，欲棄王京退守鴨緑江。海防使蕭應宫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止之。麻貴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烏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玠既身赴王京，人心始定。玠召參軍李應試問計，應試請問廟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剿陰撫，政府八字密畫，無泄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分絶望，其不敢殺楊元，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不死，則退矣。"因請使李大諫於行長，馮仲纓於清正，玠從之。九月，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静候處分之實。行長、正成亦尤清正輕

獲，清正可以擊走。邢玠認爲是奇妙之計，於是傳檄文給楊元駐守南原，吳惟忠駐守忠州。

六月，倭幾千艘船停泊釜山，殺死朝鮮郡守安弘國，漸漸逼近梁山、熊川。沈惟敬率領營兵二百，出入於釜山。邢玠表面上安慰，傳檄楊元襲擊俘虜了他，捆縛到麻貴軍營，沈惟敬被俘而嚮導纔斷絶。七月，倭寇奪得梁山、三浪，於是進入慶州，侵犯閑山。統制元均兵潰敗，於是失去閑山。閑山島在朝鮮西海口，右面是南原的屏障，是全羅外面的藩籬，一旦失守就沿海没有防備之地，天津、登、萊都可揚帆而至。而我水軍三千剛抵達旅順，閑山被攻破，經略傳檄文守王京西邊的漢江、大同江，扼制倭西下，并防衛運糧之道。

八月，清正圍攻南原，趁夜突然攻打，守將楊元逃跑。當時全州有陳愚衷，離南原僅僅百里，南原告急，愚衷不敢援救，聽説已攻破，棄城逃走。麻貴派游擊牛伯英前往援救，與陳愚衷會合兵力，屯兵於公州。倭於是侵犯全慶，逼近王京。王京在朝鮮八道中間，東邊以烏嶺、忠州爲險阻，西則是南原、全州，道路相通。自從兩城喪失，東西都是倭兵，我方兵力孤單薄弱，於是退兵把守王京，依靠漢江天險。麻貴請救於邢玠，想放棄王京退守鴨緑江。海防使蕭應宫認爲不行，從平壤兼程趕往王京阻止他。麻貴派兵把守稷山，朝鮮也調遣都體察使李元翼從烏嶺出忠清道遮擋敵寇鋒芒。邢玠已身赴王京，人心纔安定。邢玠召參軍李應試詢問計謀，李應試請問朝廷謀劃如何打算。邢玠説："表面上參戰背地裏求和，表面圍剿暗地裏安撫，政府八字密謀策劃，不要泄露。"李應試説："這就容易了。倭叛亂是因處理絶望，他們不敢殺死楊元，還望處理。衹需派人告諭他們説沈惟敬没有死，就退兵了。"於是請求派李大諫出使行長，馮仲纓出使清正，邢玠聽從了。九月，倭到漢江，楊鎬派張貞明拿着沈惟敬的手書前往，責令他動用武力，有違静候處理的實質。行長、正成也怪罪清正輕舉妄動，於是退駐井邑。麻貴於是上報青山、稷

舉，乃退屯井邑。麻貴遂報青山、稷山大捷。蕭應宮揭言："倭以惟敬手書而退，青山、稷山并未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遂劾應宮恇怯，不親解惟敬，并逮。

十一月，玠徵兵大集，帝發帑金犒軍，賜玠尚方劍，而以御史陳效監其軍。玠大會諸將，分三協。鎬同貴率左右協，自忠州、烏嶺向東安，趨慶州，專攻清正。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往援。復遣中協屯宜城，東援慶州，西扼全羅。以餘兵會朝鮮合營，詐攻順天等處，以牽制行長東援。十二月，會慶州。麻貴遣黃應賜賄清正約和，而率大兵奄至其營。時倭屯蔚山，城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由彥陽通釜山。貴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乃多張疑兵，又遣將遏其水路，遂進逼倭壘。游擊擺寨以輕騎誘倭入伏，斬級四百餘，獲其勇將，乘勝拔兩栅。倭焚死者無算，遂奔島山，連築三寨。翌日，游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斬獲甚多，倭堅壁不出。島山視蔚山高，石城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乃議曰："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坐困之，清正可不戰縛也。"鎬等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饑甚，僞約降緩攻。俄行長援兵大至，將繞出軍後。鎬不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皆潰。遂撤兵還王京，士卒物故者二萬。上聞之，震怒。乃罷鎬聽勘，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事詳《鎬傳》。

二十六年正月，玠以前役乏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議海運，爲持久計。二月，都督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玠分兵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

山大勝。蕭應宮揭發説："倭寇因沈惟敬手書而退兵，青山、稷山并没有交戰，憑什麼報功?"邢玠、楊鎬大怒，於是彈劾蕭應宮怯懦，不親自參加解圍沈惟敬，而一同逮捕。

十一月，邢玠徵兵大舉聚集，皇帝發給帑金犒勞軍隊，賜給邢玠尚方劍，而以御史陳效監督軍隊。邢玠大規模會聚衆將，分軍爲三個集團。楊鎬同麻貴率領左右集團，從忠州、烏嶺向東安，直奔慶州，專門攻打清正。派李大諫通告行長，約定不前往救援。又派中央集團屯駐宜城，東面援助慶州，西面扼守全羅。用餘兵會集朝鮮合爲一營，假攻順天等處，以牽制行長東援。十二月，會師慶州。麻貴派黃應賜賄賂清正約定和談，而帶大軍擊殺至其營寨。當時倭屯兵蔚山，城依靠山的險要而築，中間一江通往釜寨，它的陸路從彥陽通往釜山。麻貴想專攻蔚山，恐怕釜倭從彥陽來支援，於是設下很多疑兵，又派將領遏制敵人水路，於是進軍逼近倭賊營壘。游擊擺寨用輕騎兵引誘倭進入埋伏圈，斬殺首級四百有餘，俘獲倭賊的勇將，乘勝拔取兩栅。倭被燒死的無法計算，於是逃往島山，接連修築三寨。第二天，游擊茅國器統領浙兵率先攀登，接連攻破敵寨，斬殺俘獲很多，倭堅守壁壘不出戰。島山比蔚山高，石城很堅固，我軍向上攻死傷很多。衆將於是商議説："倭水路艱難，糧餉難以爲繼，祇需坐守圍困，清正可以不戰而捉。"楊鎬等認爲對，分兵圍困十晝夜，倭十分飢餓，假裝約定投降以延緩進攻。不久行長援兵大規模到達，將要繞出我軍之後。楊鎬來不及下令，策馬向西逃奔，衆軍都潰敗。於是撤兵回到王京，士兵死亡兩萬。皇帝聽了，大怒。於是罷免楊鎬聽候裁定，用天津巡撫萬世德代替。事情詳見《楊鎬傳》。

二十六年正月，邢玠因前次戰役缺乏水兵而無功，於是增加招募江南水兵，商議海運，作爲持久之計。二月，都督陳璘率領廣兵，劉綎率領川兵，鄧子龍率領浙、直兵先後到達。邢玠分兵三個集團，分爲水陸四路，每路設置大將。中路

大將。中路如梅，東路貴，西路綎，水路璘，各守汛地，相機行剿。時倭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寨數重。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我師約日并進，尋報遼陽警，李如松敗没，詔如梅還赴之，中路以董一元代。

是如梅，東路是麻貴，西路是劉綎，水路是陳璘，各自把守防禦之地，見機進行剿殺。當時倭也分三個窟穴。東路則是清正，占據蔚山。西路則是行長，占據粟林、曳橋，建寨數重。中路則是石曼子，占據泗州。而行長水軍輪番休整接濟糧餉，往來行駛。我軍約定時日一同進軍，不久報告遼陽有緊急情况，李如松戰敗而死，下詔如梅回軍赴援，中路用董一元代替。

當應泰之劾鎬也，昖請回乾斷，崇勵鎮撫，以畢征討。上不許。又應泰曾以築城之議爲鎬罪案，謂堅城得志，啓朝鮮異日之患，於是昖奏辨。帝曰："連年用兵發餉，以爾國素效忠順故也，毋以人言自疑。"

當丁應泰彈劾楊鎬時，李昖請求收回裁決政事的權力，推崇勉勵鎮撫，以完成征討。皇上不答應。又丁應泰曾用築城之議作爲楊鎬的罪案，認爲堅固城池得以有異志，招致朝鮮他日的禍患，於是李昖上奏辯解。皇帝説："連年用兵調發糧餉，因你國平素效順忠心的緣故，不要因别人的話懷疑自己。"

九月，將士分道進兵，劉綎進逼行長營，約行長爲好會。翌日，攻城，斬首九十二。陳璘舟師協堵擊，毁倭船百餘。行長潛出千餘騎扼之，綎不利，退，璘亦棄舟走。麻貴至蔚山，頗有斬獲，倭僞退誘之。貴入空壘，伏兵起，遂敗。董一元進取晋州，乘勝渡江，連毁二寨。倭退保泗州老營，鏖戰下之，前逼新寨。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千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十月，董一元遣將四面攻城，用火器擊碎寨門，兵競前拔栅。忽營中火藥崩，烟焰漲天。倭乘勢衝擊，固城倭亦至，兵遂大潰，奔還晋州。帝聞，命斬二游擊以徇，一元等各帶罪立功。是月，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七月九日平秀吉死，各倭俱有歸志。十一月，清正發舟先走，麻貴遂入島山、西浦，劉綎攻奪曳橋。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陳璘邀擊敗之。諸倭揚帆盡歸。

九月，將士分路進兵，劉綎進逼行長營，約行長好好會戰。第二天，攻城，斬首級九十二個。陳璘水軍協同堵截攻擊，毁掉倭船百餘艘。行長暗地裏出動千餘騎兵扼制，劉綎出師不利，退兵，陳璘也棄船逃跑。麻貴到蔚山，多有斬殺俘獲，倭假裝退却引誘他。麻貴進入空營，伏兵四起，於是失敗。董一元進軍攻取晋州，乘勝渡江，接連燒毁掉兩寨。倭退保泗州老巢，激戰攻下它，上前逼進新寨。寨三面臨江，一面通向陸地，引海作爲濠溝，海船泊於寨下數以千計，修築金海、固城爲左右兩翼。十月，董一元派將領四面攻城，用火器擊破寨門，士兵競相上前拔取栅欄。忽然營中火藥爆炸，烟焰漫天。倭趁勢衝擊，固城倭也到，官兵於是大潰敗，奔回晋州。皇帝聽了，命令斬殺兩游擊示衆，董一元等帶罪立功。這個月，福建都御史金學曾上報，七月九日平秀吉死，各倭都有回去的想法。十一月，清正發船先跑，麻貴於是進入島山、西浦，劉綎攻奪曳橋。石曼子引船隊救行長，陳璘攻擊打敗他。衆倭揚帆全部返回。

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屬國迄無勝算，

自從倭擾亂朝鮮七年，喪失軍隊數十萬，耗費糧餉數百萬，中原朝廷與屬國終究没有取勝的

至關白死而禍始息。

二十七年閏四月，以平倭詔告天下，又敕諭昖曰："倭奴平秀吉肆爲不道，蹂躪爾邦。朕念王世篤忠貞，深用憫惻。七年之中，日以此賊爲事。始行薄伐，繼示包容，終加嚴討。蓋不殺乃天之心，而用兵非予得已。安疆靖亂，宜取蕩平。神惡凶盈，陰殲魁首，大師乘之，追奔逐北，鯨鯢盡戮，海隅載清，捷書來聞，憂勞始釋。惟王雖還舊物，實同新造，振凋起敝，爲力倍艱。倭雖遁歸，族類尚在。玆命邢玠振旅歸京，量留萬世德等分布戍守。王宜卧薪嘗膽，無忘前耻，惟忠惟孝，纘紹前休。"

五月，玠條陳東征善後事宜十事。一，留戍兵，馬步水陸共計三萬四千有奇，馬三千匹。一，定月餉，每年計銀九十一萬八千有奇。一，定本色，合用米豆，分派遼東、天津、山東等處，每年十三萬石。一，留中路海防道。一，裁餉司。一，重將領。一，添巡捕。一，分汛地。一，議操練。一，責成本國。廷臣議："數年疲耗，今始息肩，自宜内固根本，不當更爲繁費。况彼國兵荒之後，不獨苦倭之擾，兼苦我兵。故今日善後事宜，仍當商之彼國，先量彼餉之贏絀，始可酌我兵之去留。至於增買馬匹，添補標兵，創立巡捕，及至管餉府佐，悉宜停止。"帝命督撫會同國王酌奏。八月，昖獻方物，助大工，褒賞如例。十月，請留水兵八千，以資戍守。其撤回官兵，駐札遼陽備警。二十八年四月，請將義州等倉遺下米豆運回遼陽。户部議："輸運維艱，莫若徑與彼國，振其凋敝，以昭皇仁。"詔曰："可。"

把握，到關白死而禍患纔平息。

二十七年閏四月，因平定倭寇下詔告示天下，又下敕令告諭李昖説："倭奴平秀吉肆意做不仁道的事，蹂躪你國。朕考慮王世代真誠淳厚忠貞，極爲憐憫同情。七年之中，天天以此賊作爲大事。開始實行輕微討伐，繼而示以寬容，最終加以嚴討。大概不殺人乃是上天之心，而我用兵是不得以的。安定邊疆平定動亂，應該采取剿除平定之策。神憎惡凶暴的罪人，暗中殲滅首惡，大軍趁機進攻，追逐敗逃的敵人，罪魁禍首全部誅殺，海隅清静，捷報上報，憂心勞神纔解除。衹是國王雖得回舊物，實際等同新建，振興凋敝，用力倍加艱辛。倭雖然遠逃，族類還在。今命邢玠振軍回京，酌情留萬世德等分布戍守。王應卧薪嘗膽，不忘先前耻辱，衹以忠孝爲本，繼承先世美德。"

五月，邢玠分條陳述東征善後事情十件。一，留下戍守的士兵，騎兵水軍陸軍共計三萬四千有餘，馬三千匹。二，定下每月糧餉，每年總計銀兩九十一萬八千有餘。三，定下本色實物，應用米豆，分派給遼東、天津、山東等處，每年十三萬石。四，留下中路海防道。五，裁減糧餉機構。六，重視將領。七，增添巡捕。八，分守防禦之地。九，商議操練軍隊。十，責成本國防務。廷臣商議："多年疲憊耗費，現在纔卸下擔子，自然應該國内堅固根本，不應當爲它花去繁更多的軍費。况且該國兵荒之後，不僅僅苦於倭的擾亂，并且爲我軍而受苦。因此今日善後事宜，仍然應當與他國商量，首先衡量對方糧餉的盈虧，纔可以酌情考慮我軍的去留。至於增買馬匹，添補標兵，創設巡捕，以至管理糧餘的官府，都應停止。"皇帝命令督撫會同國王斟酌上奏。八月，李昖貢獻地方物産，幫助大規模工程，按舊例褒賞。十月，請求留下水兵八千，以幫助防守。撤回官兵，駐扎遼陽防備警戒。二十八年四月，請求將義州等倉遺下的米豆運回遼陽。户部議論："運輸艱難，不如直接供給該國，振興凋敝，以昭示皇帝仁義。"下詔説："同意。"

二十九年二月，兵部覆奏經督條陳七事："一，練兵士。麗人驇悍耐寒苦，而長衫大袖，訓練無方，宜以束伍之法教之。一，守衝要。朝鮮三面距海，釜山與對馬相望，巨濟次之，宜各守以重兵，并蔚山、開山等處皆宜戍守。一，修險隘。王京北倚叢山，南環滄海。忠州左右鳥、竹二嶺，羊腸繞曲，有一夫當關之險。今營壘遺址尚存，亟宜修葺。一，建城池。朝鮮八道，十九無城。平壤西北鴨、淯二江，俱南通海。倘倭别遣一旅占據平壤，則王京聲援斷絶，皆應修築屯聚。一，造器械。倭戰便陸不便海，以船制重大，不利攻擊。今准福唬造百十艘爲奇兵，并添造神機百子火箭。一，訪異材。朝鮮貴世官，賤世役，一切禁錮，往往走倭走敵，爲本國患，宜破格搜采。一，修内治。國家東南臨海，以登、旅爲門户，鎮江爲咽喉，應援之兵，不宜盡撤。我自固，亦所以固朝鮮也。"詔朝鮮刻勵以行。九月，奏所頒誥命冕服遭變淪失，祈補給，從之。

時倭國内亂，對馬島主平義智悉遣降人還朝鮮，遺書乞和，且揚言秀吉將家康將輸糧數十萬石爲軍興資，以脅朝鮮。朝鮮與對馬島一水相望，島地不産五穀，資米於朝鮮。兵興後，絶開市，因百計脅款。秀吉死，我軍盡撤，朝鮮畏倭滋甚。欲與倭通款，又懼開罪中國。十二月，昖以島倭求款來請命。兵部以事難遥度，令總督世德酌議，詔可。三十年十一月，昖言倭使頻來要挾和款，兵端漸露，乞選將率兵，督同本國訓練修防。帝曰："曾留將士教習，成法具在，無容再遣。"因命其使臣齎敕誡勵。三十三年九月，昖復請封琿爲世

二十九年二月，兵部批覆上奏經略督撫分條陳述七件事："一，訓練兵士。高麗人凶猛强悍耐寒苦，可是長衫大袖，訓練没有方法，應該用治軍的方法教他們。二，守住要衝。朝鮮三面臨海，釜山與對馬相望，其次是巨濟，應各自以重兵把守，連同蔚山、開山等處都宜戍守。三，修築險隘。王京北邊依靠叢山，南邊環繞滄海。忠州左右鳥、竹二嶺，羊腸小道彎曲環繞，有一夫當關的險要。現在營壘遺址還在，急需修整。四，修建城池。朝鮮八道，十分之九無城池。平壤西北鴨、淯二江，都向南流向大海。倘若倭另派一軍占據平壤，那麼王京聲援斷絶，都應城屯兵聚集。五，造器械。倭打仗便於陸戰不便於海戰，因船體笨重粗大，不利於攻擊。現在准許福唬造一百多艘船作爲奇兵，并且添加製造神機百子火箭。六，探訪奇異之才。朝鮮看重世代爲官，輕視世代徒役，一切禁錮之人，往往投奔到倭投奔到敵人處，成爲本國禍患，應破格搜求采用。七，修整内部治理。國家東南臨海，以登、旅爲門户，鎮江作爲咽喉，接應援救的軍隊，不應全部撤除。我們自己鞏固，也是鞏固朝鮮。"下詔朝鮮刻苦勉勵而行。九月，上奏所頒布的誥命禮服遭遇變故淪落丢失，請求補給，皇帝依從。

當時倭國内亂，對馬島主人平義智全部遣返投降之人回朝鮮，送給文書求和，并聲稱秀吉部將家康將輸送糧數十萬石作爲興軍資本，以威脅朝鮮。朝鮮與對馬島一水相隔，島上土地不出産五穀，藉助朝鮮之米。興兵後，拒絶開放市場，於是千方百計威脅講和。秀吉死後，我軍全部撤離，朝鮮更加害怕倭。想與倭講和，又害怕得罪中國。十二月，李昖因對馬島倭求和前來請示命令。兵部因事情難以遥遠地測度，命令總督世德斟酌商議，下詔同意。三十年十一月，李昖説倭使者頻頻前來要挾講和，戰爭的先兆漸漸顯露，請選將率兵，監督會同本國訓練軍隊整治國防。皇帝説："曾經留下將士教練操習，成法都在，用不着再派遣。"於是命其使臣帶詔敕告誡勉勵。三十三年九月，李昖又請求封立李琿爲世子，禮

子，禮部仍執立長之議。三十五年四月，昖以家康求和來告，兵部議聽王自計而已。由是和款不絶，後三年始畫開市之事。

三十六年，昖卒。光海君琿自稱署國事，遣陪臣來訃，且請謚。帝惡其擅，不允，令該國臣民公義以聞。時我大清兵征服各部，漸近朝鮮。兵部議令該王大修武備，整飭邊防，并請敕遼左督撫鎮臣，遣官宣達毋相侵犯之意。從之。十月，封琿爲國王，從其臣民請也。三十七年二月，謚昖曰昭敬，遣官賜琿及妃柳氏誥命。

初，朝鮮失守，賴中國力得復，倭棄釜山遁。然陰謀啓疆，爲患不已。於是海上流言倭圖釜山，朝鮮與之通。四十一年九月，總兵官楊宗業以聞。琿疏辨，詔慰解之。

四十二年四月，奏請追封生母金氏。禮部按《會典》，嫡母受封而生母先亡者得追贈，乃命封爲國王次妃。四十三年十一月，表賀冬至，因奏買回《吾學編》、《弇山堂别集》等書，載本國事與《會典》乖錯，乞改正。禮部言："野史不足憑。今所請恥與逆黨同譏，宜憫其誠，宣付史館。"報可。初，琿爲生母已得封，至是復祈給冠服。禮臣以金氏側室，禮有隆殺，執不可。四十五年正月，琿請至再，帝以琿屢次懇陳，勉從之。

四十七年，楊鎬督馬林、杜松、劉綎等出師，爲我大清兵所敗。朝鮮助戰兵將，或降或戰死。琿告急，詔加優恤。十一月，兵部覆：朝鮮入貢之道，宜添兵防守。詔鎮江等處設兵將，令經略熊廷弼調委。四十八年正月，琿奏："敵兵八月中攻破北關，

部仍然堅持立長子之議。三十五年四月，李昖因家康求和前來報告，兵部決議聽憑王自己考慮而已。因此求和之議不絶，此後三年纔策劃開市的事情。

三十六年，李昖死。光海君李琿自稱代理國事，派遣陪臣前來告喪，并且請求謚號。皇帝厭惡他擅權，不答應，命令該國大臣老百姓公議上奏。當時我大清兵征服各部，漸漸逼近朝鮮。兵部決議命朝鮮國王大量整修武器裝備，整飭邊防，并且請皇帝命令遼左督撫鎮臣，派官員宣令傳達不相侵犯的意思。聽從其議。十月，册封李琿作國王，聽從該國臣民的請求。三十七年二月，謚李昖爲昭敬，派官賜給李琿及妃柳氏誥命。

當初，朝鮮失守，依賴中原之國的力量得以恢復，倭放棄釜山逃跑。可是暗地裏謀取開疆，爲患不止。於是海上流言倭圖謀釜山，朝鮮與倭勾結。四十一年九月，總兵官楊宗業把情况上報。李琿上疏分辯，下詔安慰寬解。

四十二年四月，上奏請求追封生母金氏。禮部按照《會典》，嫡母受封而生母先亡故的得以追贈，於是下令封爲國王次妃。四十三年十一月，上表祝賀冬至，於是上奏買回《吾學編》、《弇山堂别集》等書，記載本國事情與《會典》錯謬，請修改校正。禮部説："野史不值得爲憑。現在所請爲與逆黨一同被譏諷而感到耻辱，應憐憫他們的誠心，宣示交與史館。"回報批覆同意。起初，李琿因爲生母已得到封號，到這時又請求給以冠服。禮臣因金氏是側室，禮有隆重有減損，堅持不同意。四十五年正月，李琿又來請求，皇帝因李琿多次誠懇陳説，勉强答應了。

四十七年，楊鎬督領馬林、杜松、劉綎等出軍，被我大清兵擊敗。朝鮮助戰兵將，有的投降有的戰死。李琿告急，下詔加以從優撫恤。十一月，兵部覆奏：朝鮮入貢的道路，應增添兵力防守。下詔鎮江等處設立兵將，命令經略熊廷弼調遣委派。四十八年正月，李琿上奏："敵兵八月中攻破北關，金台吉自焚，白羊出關投降。鐵嶺

金台吉自焚，白羊出降。鐵嶺之役，蒙古宰賽亦爲所滅。聞其國謀議以朝鮮、北關、宰賽皆助兵南朝，今北關、宰賽皆滅，不可使朝鮮獨存。又聞設兵牛毛寨、萬遮嶺，欲略寬奠、鎮江等處。寬奠、鎮江與昌城、義州諸堡隔水相望，孤危非常。敵若從靉陽境上鴉鶻關取路繞出鳳凰城裏，一日長驅，寬鎮、昌城俱莫自保。內而遼左八站，外而東江一城，彼此隔斷，聲援阻絕，可爲寒心。望速調大兵，共爲掎角，以固邊防。”時遼鎮塘報稱朝鮮與大清講和，朝議遂謂琿陽衡陰順，宜遣官宣諭，或命將監護，其說紛拏。琿疏辨：“二百年忠誠事大，死生一節。”詞極剴摯。禮、兵二部請降敕令曉諭，以安其心。帝是其議，然敕令陪臣往，不遣官也。

戰役，蒙古宰賽也被滅掉。聽說該國謀劃因朝鮮、北關、宰賽都助兵南朝，現在北關、宰賽都已滅亡，不能使朝鮮單獨存在。又聽說設兵於牛毛寨、萬遮嶺，想要侵略寬奠、鎮江等地方。寬奠、鎮江與昌城、義州各城堡隔水相望，非常孤單危急。敵人如從靉陽境登上鴉鶻關取道繞出鳳凰城裏，一大長驅而入，寬鎮、昌城都不能自保。在內遼左八站，在外東江一城，彼此隔斷，聲援阻擋斷絕，實在讓人擔心。希望迅速派大軍，共爲掎角之勢，以鞏固邊防。”當時遼鎮的塘報聲稱朝鮮與大清講和，朝廷議論於是認爲李琿表面上抗衡暗地裏歸順，應該派官宣令告諭，或者命令將領監護，其說法紛紜不一。李琿上疏辯白：“二百年忠誠事大，死生保留一個氣節。”言詞極其懇切誠摯。禮、兵二部請求皇帝下敕命告諭，來安定他們內心。皇帝認爲這個建議對，可是敕命陪臣前往，而不派遣官員。

天啓元年八月，改朝鮮貢道，自海至登州，直達京師。時毛文龍以總兵鎮皮島，招集逃民爲兵，而仰給於朝鮮。十一月，琿奏力難饋餉，乞循萬曆東征例，發運山東粟，從之。

天啓元年八月，改朝鮮上貢的道路，從海上到登州，直接抵達京城。當時毛文龍以總兵官鎮守皮島，招集逃亡人民作爲士兵，而依靠朝鮮獲得軍餉。十一月，李琿上奏說國力難以饋送軍餉，請求按照萬曆東征的舊例，調發運送山東的糧食，聽從了他的請求。

三年四月，國人廢琿而立其侄綾陽君倧，以昭敬王妃之命權國事，令議政府移文督撫轉奏，文龍爲之揭報。登州巡撫袁可立上言：“琿果不道，宜聽太妃具奏，以待中國更立。”疏留中。八月，王妃金氏疏請封倧，禮部尚書林堯俞言：“朝鮮廢立之事，內外諸臣抒忠發憤，有謂宜聲罪致討者，有謂勿遽討且受方貢核顛末者，或謂當責以大義，察輿情之向背者，或謂當令倧討敵自洗者，衆論咸有可采。其謂琿實悖德，倧討叛臣以赤心奉朝廷者，惟文龍一人耳。皇上奉天討逆，扶植綱常，此正法也。毋亦念彼素稱恭順，迥異諸裔，則更遣貞士

三年四月，朝鮮國中之人廢除李琿而立他的侄兒綾陽君李倧，以昭敬王妃的命令暫時代理國事，下令商議政府移公文督撫轉奏，文龍爲此上揭帖報告。登州巡撫袁可立上疏說：“李琿果然不仁道，應聽太妃詳細上奏，以等待中國另外封立。”上疏被留在宮中。八月，王妃金氏上疏請求册封李倧，禮部尚書林堯俞說：“朝鮮廢立的事情，內外衆臣抒發忠貞憤慨，有人認爲該聲明罪名致以討伐，有人說不要立即討伐并且接受地方貢物核實事情本末，有人說該當用大義責備他，考察民心向背，有人說當使李倧討伐敵人自己洗刷罪名，衆人之論都有可以采納的地方。那些說李琿實在有悖恩德，李倧討伐叛臣用赤心奉獻給朝廷的，衹有毛文龍一人。皇上奉上天討伐忤逆，扶植綱紀倫常，這是正當的方法。要不然

信臣，會同文龍，公集臣民，再四詢訪。勘辨既明，再請聖斷。”報可。十二月，禮部復上言：“臣前同兵部移咨登撫，并札毛帥，遣官往勘。今據申送彼國公結十二道，自宗室至八道臣民共稱倧爲恭順。且彼之陪臣相率哀籲，謂當此危急之秋，必須君國之主。乞先頒敕諭，令倧統理國事，仍令發兵索賦，同文龍設伏出奇，俟漸有次第，始遣重臣往正封典。庶幾字小之中，不失固圉之道。”從之。四年四月，封倧爲國王。

也考慮他平素聲稱恭敬順從，迥然不同於衆番裔，就另派忠貞之士信義之臣，會同毛文龍，公開招集臣民，又四處探詢訪問。考核辨别明確之後，再請聖上明斷。”回報同意。十二月，禮部又上疏說：“臣前時會同兵部移公文詢問登州巡撫，并寄書札給毛帥，派官員前往核實。現在根據申送那個國家的公結十二道，從宗室到八道臣民都稱李倧恭敬忠順。况且對方的陪臣相繼哀傷，説在此危急之時，必須有掌國之主。請求先頒布詔令告諭，命令李倧統率管理國家大事，仍然命令調發軍隊收取賦税，會同毛文龍設下伏兵出奇制勝，等慢慢地有頭緒之後，纔派重要大臣前往正式舉行册封典禮。差不多於撫愛弱小之中，不失鞏固邊防之道。”依從上奏。四年四月，封李倧爲國王。

五年十二月，文龍報：“朝鮮逆黨李适、韓明璉等起兵昌城，直趨王京，被臣擒獲。餘孽韓潤、鄭梅等竄入建州，有左議府尹義立約爲内應，期今冬大舉犯朝鮮。臣已咨國王防守，暫移鐵山之衆就雲從島柴薪。”登萊巡撫武之望奏：“毛帥自五月以來，營室於須彌，所謂雲從島是也。今十月又徙兵民商賈以實之，而鐵山之地空矣。故朝鮮各道疑其有逼處之嫌，甚至布兵以防禦之。今鎮臣所稱李适等之叛，尹義立之内應，臣等微聞之，而未敢遽信焉。信之則益重鮮人之疑，不信則恐貽後來之患。”兵部言：“牽制敵國者，朝鮮也；聯屬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今撫臣與鎮臣不和，以至鎮臣與屬國不和，大不利。”帝乃飭勉鎮撫同心，而韓潤、尹義立等，令朝鮮自處。倧又請撤遼民安插中土，兵部言：“遼人去留，文龍是視。文龍一日不去，則遼人一日不離。鮮人驅之入島可也，驅之離島不可也。宜令鎮臣將遼民盡刷過島，登撫刻期運糧朝

五年十二月，毛文龍上奏説：“朝鮮逆黨李适、韓明璉等起兵昌城，直奔王京，被臣擒住。殘餘黨徒韓潤、鄭梅等竄入建州，有左議府尹義立約好作爲内應，期約今年冬天大舉侵犯朝鮮。臣已建議國王防守，暫時轉移鐵山的衆兵到雲從島砍柴薪。”登萊巡撫武之望上奏：“毛帥從五月以來，造房屋於須彌，就是所説的雲從島。今年十月又遷徙士兵老百姓商人補充其中，可是鐵山之地空了。因此朝鮮各道懷疑他有逼近處治的嫌疑，甚至布置軍隊來防禦他。現在鎮臣所稱李适的叛亂，尹義立的内應，臣等人稍稍聽説，而不敢立即相信。相信就更加重朝鮮人的疑慮，不相信又恐怕留下以後的禍患。”兵部説：“牽制敵國的，是朝鮮；聯結朝鮮的，是毛鎮；駕馭毛鎮的，是登州巡撫。現在撫臣與鎮臣不和睦，以至於鎮臣與屬國不和，很不利。”皇帝於是告誡勉勵鎮撫同心，而韓潤、尹義立等人，令朝鮮自己處理。李倧又請求撤去遼民安插在中原之國，兵部説：“遼人去與留，視毛文龍而定。毛文龍一日不去，那麽遼人一天不離。朝鮮人驅趕他們進入島中可以，驅趕他們離島不行。應命令鎮臣把遼民全部搜集過島，登州巡撫限期運糧到朝鮮，酌量實行賑救，以資助屯墾放牧。”皇帝認爲對。

鮮，量行救振，以資屯牧。”帝是之。

六年十月，倧上疏曰：

皇朝之於小邦，覆幬之恩，視同服內。頃遭昏亂，潛通敵國，皇天震怒，降黜厥命。臣自權署之初，不敢遑寧，即命陪臣張晚爲帥，李适副之，付以國中精銳，進屯寧邊，一聽毛鎮節制，以候協剿之期。而适重兵在握，潛蓄覬覦，遂與龜城府使明璉舉兵內叛，直犯京城。晚收餘兵躡其後，與京輔官兵表裏夾攻，賊皆授首，而西邊軍實及列鎮儲偫罄於是役矣。

六年十月，李倧上疏說：

皇朝對於小邦，加倍的恩德，視爲與五服之內相同。最近遭到昏庸悖亂，暗地裏與敵國相通，皇天非常憤怒，降下廢黜他的命令。臣從暫且代理國政之初，不敢片刻安寧，立即命令陪臣張晚爲元帥，李适爲副帥，交付給國中精銳之兵，進駐屯守寧邊，一切聽從毛鎮的指揮，等候協同剿滅的日期。可是李适重兵在手，暗中蓄意窺伺，於是與龜城府使明璉興兵向內叛亂，直接侵犯京城。張晚收拾餘兵在後邊追踪，與京輔官兵內外夾攻，賊都投降被誅，可是西邊軍用物資以及各鎮的儲備在這次戰役中全部用光。

毛鎮當全遼淪没之後，孤軍東渡，寄寓海上，招集遼民前後數十萬，亦小邦所仰藉也。顧以封疆多故，土瘠民貧，內供本國之軍需，外濟鎮兵之待哺，生穀有限，支給實難。遼民迫於饑餒，散布村落，强者攫奪，弱者丐乞。小邦兵民被擾不堪，抛棄鄉邑，轉徙內地。遼民逐食，亦隨而入。自昌、義以南，安、肅以北，客居六七，主居三四。向者將此情形具奏，見兵部題覆處分已定，何敢再干。

毛鎮正當全遼淪亡之後，孤軍東渡，寄居於海上，招集遼民前後數十萬，也是小邦所仰仗藉助的。不過因封疆多事，土地貧瘠百姓窮困，在內供給本國的軍隊所需，外面接濟鎮兵的嗷嗷待哺，生産的糧食有限，支助供給實在困難。遼民迫於飢餓，零散地分布於村落，强者攫取搶奪，弱小的乞請求討。小邦軍民被騷擾不堪，抛棄鄉里縣里，輾轉遷往內地。遼民追逐食物，也跟着進入。從昌、義以南，安、肅以北，客居的人十分之六七，主居的人十分之三四。先前將這種情形具體上奏，看見兵部題寫的批覆處理已定，哪裏敢再干預。

至韓潤及弟潭係逆賊明璉子侄，亡命潛逃，因而勾引來寇。賊既叛國而去，制命已不在臣。尹義立曾任判書，本非議政。頃年差爲毛鎮接伴官，不稱任使，褫職歸家，并無怨叛之事。毛鎮據王仲保等所訴，都無實事。意必有讒邪之臣，欺妄督撫，以售其交構之計者。

至於韓潤以及弟弟韓潭是逆賊明璉的侄子，亡命潛逃因而勾引前來侵犯。賊已經叛國離去，制約之權已不在臣手中。尹義立曾擔任判書，本來不議政。近年差遣爲毛鎮接伴官，不稱職任使，奪官歸家，并没有埋怨叛亂的事情。毛鎮根據王仲保等人所訴，全没有實事。料想一定有進讒言邪僻之臣，欺騙督撫，以達到他們陷害的計謀。

毛帥久鎮海外，臣與周旋已近十稔。雖餼牽將竭，彼此俱

毛帥鎮守海外很久，臣與他打交道已將近十年。雖然糧肉等食物將盡，彼此都困

困，而情誼之殷，實無少損。且其須彌之遷，直爲保護累重，將以就便芻薪。一進一退，兵家常事。訛言嘩沓，本不介意。竊見部撫移咨曰“虞其逼處”，曰“驅其民，驅其帥”，甚至有“布兵以防，屬國携貳”之語，似海外情事，未盡諒悉。臣之請刷遼民，因力不足濟，初非慮及逼處也。臣方與毛鎮同心一力，建功報主，豈敢有一毫猜防意乎？

帝報曰：“王和協東鎮，愛戴中朝，忠貞之忱，溢乎言表。鎮軍久懸，鮮、遼雜處。久客累主，生寡食多。微王言，朕有不坐照萬里之外者。然毛帥在中朝爲牽制之師，在王國則唇齒之形也。海上芻輓，已令該部區畫，刻期運濟。逃難邊民，亦令毛帥悉心計處，俾無重爲王累。傳訛之言，未足介懷，并力一心，王其勉之。”

七年三月，兵部上文龍揭言：“麗官、麗人招敵攻鐵山，傷我兵千人，殺麗兵六萬，焚糧百餘萬，敵遂移兵攻麗矣。”帝敕文龍速相機應援。登撫李嵩奏：“朝鮮叛臣韓潤等引敵入安州，節度使南以興自焚死，中國援兵都司王三桂等俱陣亡。”既復奏：“義州及郭山、凌漢、山城俱破，平壤、黄州不戰自潰，敵兵直抵中和，游騎出入黄、鳳之間，又分向雲從，攻掠毛帥，國王及士民遷於江華以避難。”時大清兵所至輒下，朝鮮列城望風奔潰，乃遣使諭倧。倧輸款，遂班師。九月，倧奏被兵情形。時熹宗崩，莊烈帝嗣位，優詔勵勉焉。

崇禎二年，改每歲兩貢爲一貢。先是，遼路阻絶，貢使取道登、萊，

乏，可是情誼的深厚，實在没有一點減少。況且須彌的遷移，衹是爲保護資産，將以此就近便於取柴草。一進一退，是兵家的常事。謠傳的話不斷，本來没有介意。私下看見部撫移公文詢問説“擔心其逼迫居處”，説“驅走百姓，驅走元帥”，甚至有“布置軍隊以設防，屬國有貳心”的話，似乎海外的事情，没有全部真實瞭解。臣請求搜集徙走遼民，是因爲國力不足以資助，起初并没有考慮到逼迫居處。臣正與毛鎮同心協力，建立功勞報效主上，哪裏敢有一絲猜疑防備的意圖呢？

皇帝回覆説：“王諧和東鎮，愛戴中原朝廷，忠貞的熱忱，溢於言表。鎮軍長久在外，朝鮮、遼混雜居住。客住久了便勞累主人，生産的少吃的多。倘若國王不説，朕有不能觀照萬里之外的情況。可是毛文龍元帥在中原王朝是牽制的軍隊，在王國則是唇齒相依那樣密切的關係。海上運輸糧草，已命令該部籌劃，限期運輸供給。逃難邊民，也令毛帥盡心考慮，使不要加重王的負擔。謠傳的話，不足以放在心中，同力一心，國王勉勵吧。”

七年三月，兵部上奏毛文龍的揭帖説：“高麗官員、高麗百姓招引敵人攻打鐵山，殺傷我方士兵一千人，殺死高麗兵六萬，燒毁糧食一百餘萬，敵人於是調兵攻打高麗。”皇帝命令毛文龍根據具體情況援救。登州巡撫李嵩上奏：“朝鮮叛臣韓潤等招引敵人進入安州，節度使南以興自焚而死，中原之國援兵都司王三桂等都已陣亡。”稍後又上奏：“義州以及郭山、凌漢、山城都被攻破，平壤、黄州不戰自己潰逃，敵兵直接抵達中和，游騎出入黄、鳳之間，又分頭指向雲從，攻打毛帥，國王及士民遷到江華以避難。”當時大清軍隊所到之處就被攻下，朝鮮各城聞風潰敗，於是派使者告諭李倧。李倧投降，於是班師。九月，李倧上奏遭遇兵亂的情形。當時熹宗駕崩，莊烈帝繼位，以優禮詔書勉勵。

崇禎二年，改每年兩次進貢爲一次進貢。在此之前，遼路阻斷隔絶，貢使取道登、萊，已經

已十餘年矣。自袁崇煥督師，題改覺華，迂途冒險，其國屢請復故。至是遣户曹判書鄭斗源從登海來，移書登撫孫元化，屬其陳請。元化委官伴送，仍疏聞。帝以水路既有成命，改途嫌於自便，不許。是年六月，督師袁崇煥殺平遼將軍左都督毛文龍於雙島。

六年六月，倧遺書總兵黄龍言："文龍舊將孔有德、耿仲明率士卒二萬投順大清，向朝鮮徵糧。本國以有德等曩在皮島爲本國患，故未之應。"龍以聞。

十年正月，太宗文皇帝親征朝鮮，責其渝盟助明之罪，列城悉潰。朝鮮告急，命總兵陳洪範調各鎮舟師赴援。三月，洪範奏官兵出海。越數日，山東巡撫顔繼祖奏屬國失守，江華已破，世子被擒，國王出降。今大治舟艦，來攻皮島、鐵山，其鋒甚鋭。宜急敕沈世魁、陳洪範二鎮臣，以堅守皮島爲第一義。帝以繼祖不能協圖匡救，切責之。亡何，皮島并爲大清兵所破，朝鮮遂絶，不數載而明亦亡矣。

朝鮮在明雖稱屬國，而無異域内。故朝貢絡繹，錫賚便蕃，殆不勝書，止著其有關治亂者於篇。至國之風土物産，則具載前史，兹不復録。

十餘年了。從袁崇煥督領軍隊，題奏改覺華，道路迂迴冒着危險，該國多次請求恢復故道。到這時派遣户曹判書鄭斗源從登海前來，移送文書給登撫孫元化，囑托他陳述請求。孫元化委托官員相伴送行，仍然上疏奏報。皇帝因爲水路已有既成之命，改路有自行其事之嫌，不答應。這年六月，督師袁崇煥於雙島誅殺平遼將軍左都督毛文龍。

六年六月，李倧送書信給總兵黄龍説："毛文龍舊將孔有德、耿仲明率士卒二萬投降歸順大清，向朝鮮徵糧。本國因孔有德等以前在皮島是本國的禍患，因此没有答應。"黄龍上報。

十年正月，太宗文皇帝親征朝鮮，追究朝鮮改變盟約幫助明朝的罪過，各城都崩潰。朝鮮告急，命令總兵陳洪範調集各鎮水軍前往救援。三月，陳洪範上奏官兵出海。過了幾日，山東巡撫顔繼祖上奏屬國失守，江華已被攻破，世子被俘，國王出城投降。現在大造船艦，來攻皮島、鐵山，其前鋒十分鋭利。應該立即下令沈世魁、陳洪範二鎮臣，以堅守皮島作爲首要之事。皇帝因爲顔繼祖不能協同圖謀匡扶拯救，嚴厲譴責他。没有多久，皮島一并被大清兵攻破，朝鮮於是滅亡，不幾年明朝也滅亡了。

朝鮮在明朝雖然稱爲屬國，而同域中没有區别。因此朝貢連續不斷，賞賜豐厚頻繁，幾乎書寫不完，衹記下它有關治亂的事情於史篇。至於國家的風土物産，都詳細地記載於先前的史書中，這裏不再收録。



明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第二百九

外國(二)

安　南

安南，古交阯地。唐以前皆隸中國。五代時，始爲土人曲承美竊據。宋初，封丁部領爲交阯郡王，三傳爲大臣黎桓所篡。黎氏亦三傳爲大臣李公蘊所篡。李氏八傳，無子，傳其婿陳日炬。元時，屢破其國。

洪武元年，王日煃聞廖永忠定兩廣，將遣使納款，以梁王在雲南未果。十二月，太祖命漢陽知府易濟招諭之。日煃遣少中大夫同時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奉表來朝，貢方物。明年六月達京師。帝喜，賜宴，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封爲安南國王，賜駝紐塗金銀印。詔曰："咨爾安南國王陳日煃，惟乃祖父，守境南陲，稱藩中國，克恭臣職，以永世封。朕荷天地之靈，肅清華夏，馳書往報。卿即奉表稱臣，專使來賀，法前人之訓，安遐壤之民。眷兹勤誠，深可嘉尚。是用遣使齎印，仍封爾爲安南國王。於戲！視廣同仁，思效哲王之盛典；爵超五等，俾承奕葉之遺芳。益茂令猷，永爲藩輔，欽哉。"賜日煃《大統曆》、織金文綺紗羅四十匹，同時敏以下皆有賜。

以寧等至，日煃先卒，侄日熞嗣

安南是古代交阯所在的地域。唐代以前都隸屬中國。五代時，纔被土人曲承美竊據。宋初，封丁部領爲交阯郡王，三次傳位後被大臣黎桓篡位。黎氏也三次傳位後被大臣李公蘊篡位。李氏八次傳位後，没有兒子，傳位給他的女婿陳日炬。元朝時，多次擊破這個國家。

洪武元年，安南王陳日煃聽説廖永忠平定兩廣，打算派使者表示歸順，因梁王在雲南，未能如願。十二月，太祖命漢陽知府易濟招撫告諭他。陳日煃派少中大夫同時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奉表來朝，進貢地方特産。第二年六月到達京城。皇帝高興，賜給酒宴，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前往封陳日煃爲安南國王，賜給駱駝形印紐的鍍金銀印。詔令説："安南國王陳日煃，你的祖父，鎮守南部邊境，向中國稱藩臣，能恭盡臣子職守，以求世代得封。朕承受天地神靈，肅清華夏，快信前去通報。你立即上表稱臣，專門派使者來朝賀，效法前人的遺訓，安定邊疆的人民。念及這種勤勉赤誠，非常值得嘉獎崇尚。因此派使者帶印，仍封你爲安南國王。啊！目光比同仁遠大，想着效法賢君的盛典；爵位超過五等，使你繼承累世的流芳。擴展政績，永做藩臣，欽哉。"賜給陳日煃《大統曆》、織金紋綺紗羅四十匹，同時敏以下都有賞賜。

張以寧等到後，陳日煃已先去世，侄子陳日

位。遣其臣阮汝亮來迎，請誥印，以寧等不予。日焜乃復遣杜舜欽等請命於朝，以寧駐安南俟命。時安南、占城構兵，帝命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諭令罷兵，兩國皆奉詔。明年，舜欽等至告哀。帝素服御西華門引見，遂命編修王廉往祭，賻白金五十兩、帛五十匹。別遣吏部主事林唐臣封日焜爲王，賜金印及織金文綺紗羅四十匹。廉既行，帝以漢馬援立銅柱鎮南蠻，厥功甚偉，命廉就祀之。尋頒科舉詔於其國，且以更定岳瀆神號及廓清沙漠，兩遣官詔告之。日焜遣上大夫阮兼、中大夫莫季龍、下大夫黎元普等謝恩，貢方物。兼卒於道，詔賜其王及使臣，而送兼柩歸國。頃之，復仁等還，言却其贐不受，帝嘉之，加賜季龍等。

焜繼位。派他的臣子阮汝亮來迎接，請求給予誥書印信，張以寧等不給。陳日焜於是又派杜舜欽等向朝廷請求任命，張以寧駐留安南待命。當時安南、占城互相開戰，皇帝命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告諭令他們罷兵，兩國都尊奉詔令。第二年，杜舜欽等到達京城報喪。皇帝穿素服親臨西華門接見，於是命編修王廉前往祭奠，贈送白銀五十兩、布帛五十匹助祭。另派吏部主事林唐臣封陳日焜爲安南王，賜給金印及織金紋綺紗羅四十匹。王廉動身後，皇帝認爲漢馬援樹立銅柱威鎮南方蠻族，其功績十分偉大，命王廉前往祭祀。不久在安南頒布科舉詔令，并且因擬定五岳四瀆神號及肅清沙漠，兩次派官詔令告諭他。陳日焜派上大夫阮兼、中大夫莫季龍、下大夫黎元普等謝恩，進貢地方特產。阮兼死在路上，詔令賞賜他們的國王及使臣，而送阮兼靈柩回國。不久，羅復仁等回朝，說推辭了安南贈送的財物没有接受，皇帝贊賞他們，追加賞賜莫季龍等。

四年春，遣使貢象，賀平沙漠，復遣使隨以寧等來朝。其冬，日焜爲伯父叔明逼死。叔明懼罪，貢象及方物。逾年至京，禮官見署表非日焜名，詰得其實，詔却之。叔明復朝貢謝罪，且請封。其使者抵言日焜實病死，叔明遜避於外，爲國人所推。帝命國人爲日焜服，而叔明姑以前王印視事。七年，叔明遣使謝恩，自稱年老，乞命弟煓攝政，從之。煓遣使謝恩，請貢期。詔三年一貢，新王世見。尋復遣使貢，帝令所司諭却，且定使者毋過三四人，貢物無厚。

四年春，陳日焜派使者進貢大象，恭賀平定沙漠，又派使者隨張以寧等來朝拜。這年冬天，陳日焜被伯父陳叔明逼死。陳叔明懼怕獲罪，進貢大象及地方特產。經過一年到京，禮官見表上簽署的不是陳日焜的名字，責問得知實情，詔令退回了他們。陳叔明又派人入朝進貢謝罪，并且請求封王。他的使者抵賴說陳日焜確實是病死的。陳叔明謙讓躲避在外，被國人推舉。皇帝命國人爲陳日焜服喪，陳叔明暫且用前國王的印理政。七年，陳叔明派使謝恩，自稱年老，請求命弟弟陳煓代爲處理國政，皇帝聽從了他。陳煓派使者謝恩，請示朝貢的時間。詔令三年朝貢一次，新王每代都接見。不久又派使者朝貢，皇帝命有關部門告諭退回，并且規定使者不要超過三四人，貢品不要豐厚。

十年，煓侵占城，敗没。弟煒代立，遣使告哀，命中官陳能往祭。時安南怙强，欲滅占城，反致喪敗。帝遣官諭前王叔明毋構釁貽禍，以叔明實主國事也，叔明貢方物謝罪。廣西

十年，陳煓侵犯占城，戰敗死去。他的弟弟陳煒接替即位，派使者報喪，皇帝命宦官陳能前往祭奠。當時安南依恃强盛，想滅亡占城，反而招致失敗。皇帝派官告諭前任國王陳叔明不要挑釁惹禍，因陳叔明實際上主持國事，陳叔明進貢

思明土官訴安南犯境，安南亦訴思明擾邊。帝移檄數其奸詐罪，敕守臣勿納其使。煒懼，遣使謝罪，頻年貢奄豎、金銀、紫金盤、黄金酒尊、象馬之屬。帝命助教楊盤往使，令饋雲南軍餉，煒即輸五千石於臨安。二十一年，帝復命禮部郎中邢文偉齎敕及幣往賜。煒遣使謝，復進象。帝以其頻煩，且貢物侈，命仍三歲一貢，毋進犀象。

時國相黎季犛竊柄，廢其主煒，尋弑之，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仍假煒名入貢。朝廷不知而納之，越數年始覺，命廣西守臣絶其使。季犛懼，二十七年，遣使由廣東入貢。帝怒，遣官詰責，却其貢。季犛益懼，明年，復詭詞入貢。帝雖惡其弑逆，不欲勞師遠征，乃納之。大軍方討龍州趙宗壽，命禮部尚書任亨泰、御史嚴震直諭日焜，毋自疑。季犛聞言，稍自安。帝又遣刑部尚書楊靖諭令輸米八萬石，餉龍州軍。季犛輸一萬石，饋金千兩、銀二萬兩，言龍州陸道險，請運至憑祥洞。靖不可，令輸二萬石於沲海江，江距龍州止半日。靖因言："日焜年幼，國事皆决季犛父子，乃敢觀望如此。"時帝以宗壽納款，移兵征向武諸蠻，遂諭靖令輸二萬石給軍，而免其所饋金銀。明年，季犛告前王叔明之訃。帝以叔明本篡弑，吊祭則奬亂，止不行，移檄使知之。

思明土官黄廣成言："自元設思明總管府，所轄左江州縣，東上思州，南銅柱爲界。元征交阯，去銅柱百里立永平寨萬户府，遣兵戍守，令交人給其軍。元季喪亂，交人攻破永平，越銅柱二百餘里，侵奪思明所屬

地方特産謝罪。廣西思明土官控訴安南侵犯邊境，安南也控訴思明侵擾邊疆。皇帝發布文書列舉他奸詐欺騙的罪行，詔令守臣不要接納他的使者。陳煒懼怕，派使者謝罪，連年進貢閹人奴僕、金銀、紫金盤、黄金酒樽、象馬之類。皇帝命令助教楊盤出使其國，命令供應雲南軍餉，陳煒就送了五千石到臨安。二十一年，皇帝又命令禮部郎中邢文偉帶敕令及禮物前往賞賜。陳煒派使者致謝，又進貢大象。皇帝因他進貢頻繁，并且貢品奢侈，命令仍三年進貢一次，不要進貢犀牛大象。

當時國相黎季犛竊取大權，廢掉國君陳煒，不久殺了他，立陳叔明的兒子陳日焜主持國事，仍藉陳煒的名義進貢。朝廷不知道而接受了，過了幾年纔發覺，命廣西守臣拒絶他的使者入朝。黎季犛恐懼，二十七年，派使者從廣東進貢。皇帝發怒，派官員責問，退回他的貢品。黎季犛更加恐懼，第二年，又詭言狡辯進貢。皇帝雖然厭惡他弑君逆反，但不想勞師遠征，就接受了他的貢品。大軍正征討龍州趙宗壽，命禮部尚書任亨泰、御史嚴震直告諭陳日焜，不要自生疑慮。黎季犛聞言，内心稍微安定。皇定又派刑部尚書楊靖詔令他運米八萬石，作龍州軍餉。黎季犛運米一萬石，贈金千兩、銀二萬兩，説龍州陸路艱險，請求運到憑祥洞。楊靖不同意，命運兩萬石到沲海江，沲海江距龍州衹需半天路程。楊靖於是上言："陳日焜年幼，國事都由黎季犛父子决定，纔敢像這樣觀望。"當時皇帝因趙宗壽歸順，移兵征討向武各蠻族，於是詔令楊靖令安南運二萬石米供給軍隊，而免除他們所贈的金銀。第二年，黎季犛報告前任國王陳叔明的死訊。皇帝因陳叔明原本篡位殺君，吊唁祭奠就是奬勵作亂，吊唁因而不進行，頒布文誥讓他們知道。

思明土官黄廣成進言説："自元設置思明總管府，所管轄的左江州縣，東面以上思州，南面以銅柱爲界。元征討交阯，離銅柱百里設永平寨萬户府，派兵戍守，命交阯人供給元軍糧草。元末動亂，交阯人攻破永平，越過銅柱二百多里，侵犯奪占思明所屬的丘温、如嶅、慶遠、淵、脱

丘溫、如嶅、慶遠、淵、脱等五縣地，近又告任尚書置驛思明洞登地。臣嘗具奏，蒙遣楊尚書勘實。乞敕安南以五縣地還臣，仍畫銅柱爲界。”帝命行人陳誠、吕讓往諭，季犛執不從。誠自爲書諭日焜，季犛貽書爭，且爲日焜書移户部。誠等復命，帝知其終不肯還，乃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彼恃頑，必召禍，姑俟之。”建文元年，季犛弑日焜，立其子顒。又弑顒，立其弟㝯，方在襁褓中，復弑之。大殺陳氏宗族而自立，更姓名爲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查，謂出帝舜裔胡公後，僭國號大虞，年號元聖，尋自稱太上皇，傳位查，朝廷不知也。

等五縣地方，最近又報告任尚書在思明洞登地方設置驛站。臣曾經備文上奏，承蒙派楊尚書調查核實。請求詔令安南把五縣地方歸還我，仍以銅柱爲界。”皇帝命行人陳誠、吕讓前往告諭，黎季犛執意不從。陳誠自己寫信告諭陳日焜，黎季犛致信爭辯，并且替陳日焜寫信送交户部。陳誠等回京復命，皇帝知道他最終不肯歸還，就説：“蠻夷相爭，自古就有。他們依仗刁蠻，必然招致禍患，姑且等着。”建文元年，黎季犛弑陳日焜，立陳日焜的兒子陳顒。又弑陳顒，立陳顒的弟弟陳㝯，陳㝯正在襁褓中，又弑了他。大殺陳氏宗族而自立，改姓名爲胡一元，給他兒子黎蒼改名叫胡查，稱是舜帝後裔胡公的後代。僞稱國號大虞，年號元聖，不久自稱太上皇，傳位給胡查，朝廷不知情。

成祖既承大統，遣官以即位詔告其國。永樂元年，查自署權理安南國事，遣使奉表朝貢，言：“高皇帝時安南王日煃率先輸誠，不幸早亡，後嗣絶。臣陳氏甥，爲衆所推，權理國事，於今四年。望天恩賜封爵，臣有死無二。”事下禮部，部臣疑之，請遣官廉訪。乃命行人楊渤等齎敕諭其陪臣父老，凡陳氏繼嗣之有無，胡查推戴之誠僞，具以實聞。賚查使者遣還，復命行人吕讓、丘智賜絨錦、文綺、紗羅。既而查使隨渤等還，進陪臣父老所上表，如查所以誑帝者，乞即賜查封爵。帝乃命禮部郎中夏止善封爲安南國王。查遣使謝恩，然帝其國中自若也。

成祖登帝位後，派官員把即位的事詔令告諭安南國。永樂元年，胡查自己簽署暫時代理安南國事，派使者奉表朝貢，説：“高皇帝時安南王陳日煃率先歸順，不幸早亡，後嗣斷絶。我是陳氏的外甥，被衆人推舉，暫時代理國事，至今已四年。望天子開恩賜封爵位，我到死也没有貳心。”事情交付禮部，禮部官員疑心這件事，請求派官察訪。於是命行人楊渤等帶詔書告諭他的陪臣父老，大凡陳氏有無後代、胡查被推舉擁戴的真假，都據實上報。賞賜胡查使者財物讓他返回，又命行人吕讓、丘智賜給絨錦、紋綺、紗羅。不久胡查的使者隨楊渤等返回，進獻陪臣父老所上的表，表上内容與胡查欺騙皇帝的一樣，請求馬上賜封胡查爵位。皇帝於是命禮部郎中夏止善封他爲安南國王。胡查派使者謝恩，然而他在國中和以前一樣是以皇帝的身份行事。

思明所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爲所侵奪，帝諭令還，不聽。占城訴安南侵掠，詔令修好。查陽言奉命，侵掠如故，且授印章逼爲屬，又邀奪天朝賜物。帝惡之，方遣官切責，而故陪臣裴伯耆詣闕告難，言：“臣祖父皆執政大夫，死國事。臣母，陳氏

思明所轄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被侵占掠奪，皇帝詔令退還，不聽從。占城投訴安南侵犯搶掠，詔令結成友好關係。胡查表面上奉命，侵犯搶掠如故，并且授予占城印章逼迫他們做臣屬，又攔截搶劫朝廷賜物。皇帝厭惡他，正要派官員嚴厲譴責，而他以前的臣子裴伯耆到京城報告禍亂，説：“臣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執政大夫，

近族。故臣幼侍國王，官五品，後隸武節侯陳渴真爲裨將。洪武末，代渴真禦寇東海。而賊臣黎季犛父子弒主篡位，屠戮忠良，滅族者以百十數，臣兄弟妻孥亦遭害。遣人捕臣，欲加誅醢。臣棄軍遁逃，伏處山谷，思詣闕庭，披瀝肝膽，展轉數年，始睹天日。竊惟季犛乃故經略使黎國髦之子，世事陳氏，叨竊寵榮，及其子蒼，亦蒙貴任。一旦篡奪，更姓易名，僭號改元，不恭朝命。忠臣良士疾首痛心，願興吊伐之師，隆繼絕之義，蕩除奸凶，復立陳氏後，臣死且不朽。敢效申包胥之忠，哀鳴闕下，惟皇帝垂察。"帝得奏感動，命所司周以衣食。會老撾送陳天平至，言："臣天平，前王日烜孫，奣子，日熞弟也。黎賊盡滅陳族，臣越在外州獲免。臣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爲主以討賊。方議招軍，賊兵見迫，倉皇出走，竄伏岩谷，萬死一生，得達老撾。恭聞皇帝陛下入正大統，臣有所依歸。匍匐萬里，哀訴明庭。陳氏後裔止臣一人，臣與此賊不共戴天。伏祈聖慈垂憐，迅發六師，用章天討。"帝益感動，命所司館之。

爲國事而死。我的母親，是陳氏的近族。所以臣自幼侍奉國王，官至五品，後來隸屬武節侯陳渴真做副將。洪武末年，接替陳渴真在東海抵禦敵寇。而賊臣黎季犛父子弒主篡位，屠戮忠良，被滅族的人數以百計，臣的兄弟妻子兒女也遭殺害。派人逮捕臣，想殘酷地殺害臣。臣棄軍逃跑，隱藏在山谷中，思念拜謁宫廷，披肝瀝膽，輾轉多年，纔得見天日。據臣所知黎季犛是前經略使黎國髦的兒子，世代侍奉陳氏，竊寵取榮，及至他兒子黎蒼，也受任要職。一旦篡權奪位，便改名換姓，僭越名分改稱年號，不恭順朝廷命令。忠臣良士痛心疾首，希望派出軍隊慰問百姓討伐罪人，弘揚承續已絕王朝的大義，蕩除奸凶，重立陳氏後代，臣即使死了效忠朝廷也不會磨滅。敢像申包胥一樣效忠，在宫殿下哀鳴，請皇帝賜予審察。"皇帝得奏感傷震驚，命有關部門周濟他衣食。恰好老撾送陳天平到京，説："臣陳天平，是前國王陳日烜的孫子，陳奣的兒子，陳日熞的弟弟。黎氏賊人盡滅陳氏族人，臣遠離在外州得以幸免。臣的同僚屬下被忠義激勵，推舉我爲君主來討伐賊人。正商議招兵，被賊兵逼迫，倉惶出逃，逃匿山谷，九死一生，得以到達老撾。恭聞皇帝陛下繼承皇位，臣纔有了依附歸順的地方。匍匐萬里，向聖明的朝廷哭訴。陳氏後裔衹有我一人，臣與此賊不共戴天。拜伏祈求聖上慈悲憐憫，迅速調發六軍，用以彰示上天的討伐。"皇帝更加感傷震驚，命有關部門把他安置到館舍。

查方遣使賀正旦，帝出天平示之，皆錯愕下拜，有泣者。伯耆責使者以大義，惶恐不能答。帝諭侍臣："查父子悖逆，鬼神所不容。而國中臣民共爲欺蔽，一國皆罪人也，朕烏能容。"

胡查正派來使者恭賀正月元旦，皇帝喊出陳天平讓他們看，都驚愕下拜，還有哭泣的。裴伯耆用大義責備使者，使者驚恐不能應答。皇帝告諭胡查侍臣："胡查父子悖逆，鬼神所不容。而國内臣民都替他欺瞞遮蔽，一國都是罪人，朕怎能容忍。"

三年，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齎敕責查，令具篡弒之實以聞。雲南寧遠州復訴查侵奪七寨，掠其婿女。查遣其臣阮景真從琦等入朝謝罪，抵言未嘗僭號改元，請迎天平歸，奉爲

永樂三年，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樞帶詔書斥責胡查，命備文上報篡位弒君的事實。雲南寧遠州又控訴胡查侵犯掠奪七座寨子，擄掠他的女兒女婿。胡查派他的大臣阮景真隨從李琦等入朝謝罪，抵賴説不曾僭越名分改稱年號，請求迎陳

主，且退還禄州、寧遠地。帝不虞其詐，許之。命行人聶聰齎敕往諭，言："果迎還天平，事以君禮，當建爾上公，封以大郡。"奆復遣景真從聰等還報，迎天平。聰力言奆誠可信，帝乃令天平還國，敕廣西左、右副將軍黄中、吕毅將兵五千送之。

四年，天平陛辭，帝厚加賚，敕封奆順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三月，中等護天平入雞陵關，將至芹站，奆伏兵邀殺天平，中等敗還。帝大怒，召成國公朱能等謀，决意討之。七月，命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佩征夷副將軍印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參將，督師南征。能至龍州病卒，輔代將其軍。入安南坡壘關，傳檄數一元父子二十大罪，諭國人以輔立陳氏子孫意。師次芹站，遂造浮橋於昌江以濟。前鋒抵富良江北嘉林縣，而輔由芹站西取他道至北江府新福縣，諜晟、彬軍亦自雲南至白鶴，乃遣驃騎將軍朱榮往會之。時輔等分道進兵，所至皆克。賊乃緣江樹栅，增築土城於多邦隘，城栅連九百餘里，大發江北民二百餘萬守之。諸江海口皆下木樁，所居東都，嚴守備，水陸兵號七百萬，欲持久以老官軍。輔等乃移營三帶州箇招市江口，造戰艦。帝慮賊緩師以待瘴癘，敕輔等必以明年春滅賊。十二月，晟次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遣旭攻洮江州，造浮橋濟師，遂俱抵城下，攻拔之。賊所恃惟此城，既破，膽裂。大軍循富良江南下，遂搗東都。賊棄城走，大軍入據之，薄西都。賊大燒宫室，駕舟入海。郡縣相繼納款，抗拒者輒擊

天平回國，奉立爲君主，并且退還禄州、寧遠的地方。皇帝没懷疑他欺詐，答應了他。命行人聶聰帶詔書前往告諭，説："果真迎回陳天平，以君禮相待，當封你爲上公，封給大郡。"胡奆又派阮景真隨從聶聰等返回上報，迎接陳天平。聶聰極力説胡奆誠實可信，皇帝於是命陳天平回國，詔令廣西左、右副將軍黄中、吕毅率兵五千護送他。

四年，陳天平向皇帝辭行，皇帝厚加賞賜，詔令封胡奆順化郡公，所屬州縣全部作他的食邑。三月，黄中等護送陳天平進入雞陵關，快到芹站時，胡奆設伏兵攔截殺害陳天平，黄中等敗回。皇帝大怒，召見成國公朱能等商議，決意討伐他。七月，命朱能佩帶征夷將軍印充任總兵官，西平侯沐晟佩帶征夷副將軍印任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任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任左、右參將，率領軍隊南征。朱能到龍州時病死，張輔代替率領軍隊。進入安南坡壘關，傳檄書列舉胡一元父子二十大罪狀，把輔佐立陳氏子孫的意圖告諭國人。軍隊駐扎芹站，於是在昌江上造浮橋過江。前鋒抵達富良江北的嘉林縣，而張輔從芹站西另取他路到達北江府新福縣，探知沐晟、李彬軍隊也從雲南到白鶴，於是派驃騎將軍朱榮前往與他們會師。當時張輔等分路進兵，所到之處都攻克。賊兵於是沿江樹立營栅，在多邦隘增加修築土城，土城營栅相連九百多里，大調江北民衆二百多萬鎮守那裏。各江海口都下木樁，所居住的東都，嚴加守備，水陸軍隊號稱七百萬，打算固守來使官軍疲憊。張輔等於是轉移營地到三帶州箇招市江口，修造戰船。皇帝擔心賊兵緩軍以等待瘴疫，詔令張輔等一定在第二年春消滅賊兵。十二月，沐晟駐扎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張輔派陳旭攻打洮江州，修造浮橋渡運軍隊，於是全部抵達城下，攻下了它。賊兵依仗的衹有此城，被攻破後，聞風喪膽。大軍沿富良江南下，於是直搗東都。賊兵棄城逃跑，大軍進入占據了它，又迫近西都。賊兵縱火大燒宫室，駕船入海。郡縣相繼降服，抗拒的就擊破他。官民上書陳述黎氏罪惡，每天有上

破之。士民上書陳黎氏罪惡，日以百數。

五年正月，大破季犛於木丸江，宣詔訪求陳氏子孫。於是耆老千一百二十餘人詣軍門，言："陳氏爲黎賊殺盡，無可繼者。安南本中國地，乞仍入職方，同内郡。"輔等以聞。尋大破賊於富良江，季犛父子以數舟遁去。諸軍水陸并追，次茶籠縣，知季犛走乂安，遂循舉厥江，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命柳升出海追之。賊數敗，不能軍。五月，獲季犛及僞太子於高望山，安南盡平。群臣請如耆老言，設郡縣。

六月朔，詔告天下，改安南爲交阯，設三司。以都督僉事吕毅掌都司事，黄中副之，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福建布政司左參政王平爲左、右布政使，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爲按察使，裴伯耆授右參議，又命尚書黄福兼掌布、按二司事。設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演州、乂安、順化十五府，分轄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縣。又設太原、宣化、嘉興、歸化、廣威五州，直隸布政司，分轄二十九縣。其他要害，咸設衛所控制之。乃敕有司，陳氏諸王被弑者咸予贈謚，建祠治冢，各置灑掃二十户。宗族被害者贈官，軍民死亡暴露者瘞埋之。居官者仍其舊，與新除者參治。黎氏苛政一切蠲除，遭刑者悉放免。禮待高年碩德，鰥寡孤獨無告者設養濟院，懷才抱德之彦敦遣赴京。又詔訪求山林隱逸、明經博學、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兵法及容貌魁岸、語言便利、膂力勇敢、陰陽術數、醫藥方脉

百起。

五年正月，在木丸江大敗黎季犛，宣布詔書訪求陳氏子孫。於是年老而有地位的紳士一千一百二十多人到軍營大門，説："陳氏被黎賊殺絶，没有人能繼承。安南本來就是中國土地，請求仍納入版圖，和内地州郡一樣治理。"張輔等把這些上報。不久在富良江大破賊兵，黎季犛父子乘幾隻船逃跑。各軍水陸并進追擊，駐扎茶籠縣，得知黎季犛逃到乂安，於是沿舉厥江，追到日南州奇羅海口，命柳升出海追趕他。賊兵多次戰敗，潰不成軍。五月，在高望山俘獲黎季犛及僞太子，安南全部平定。群臣請求按年長而有地位的紳士所説，設置郡縣。

六月初一，詔令告示天下，改安南爲交阯，設立三司。用都督僉事吕毅掌管都督司事務，黄中輔佐他，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福建布政司左參政王平任左、右布政使，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任按察使，裴伯耆授予右參議，又命尚書黄福兼管布政、按察二司事務。設置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演州、乂安、順化十五府，分别管轄三十六個州，一百八十一個縣。又設置太原、宣化、嘉興、歸化、廣威五州，直屬布政司，分别管轄二十九個縣。其他要害的地方，都設置衛所控制那裏。於是詔令有關部門，陳氏衆王被殺的都追贈謚號，建祠廟修墳墓，各配置灑掃户二十户。宗族被迫害的贈封官職，軍民死亡暴尸的收埋他們。做官的仍任原職，與新任官一起參與治理。黎氏苛政完全廢除，受到刑罰的都釋放赦免。以禮相待年高德劭的人，給鰥寡孤獨求告無門的人設立養濟院，懷才抱德的賢士恭送進京。又下詔訪求山林隱逸、明經博學、賢良方正、孝悌勤耕、聰明正直、廉潔幹練、熟悉吏事、精通書算、熟習兵法及容貌魁岸、語言流利、臂力勇猛、陰陽術數、醫藥方脉衆人，都以禮恭送，進京録用。於是張輔等先後上奏舉薦九千多人。九月，黎季犛、黎蒼父子被俘獲送到京城，與僞將相胡杜等都交給有關官吏審理。赦免黎蒼的弟弟

諸人，悉以禮敦致，送京録用。於是張輔等先後奏舉九千餘人。九月，季犛、蒼父子俘至闕下，與僞將相胡杜等悉屬吏。赦蒼弟衛國大王澄、子芮，所司給衣食。

六年六月，輔等振旅還京，上交阯地圖，東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象、馬、牛二十三萬五千九百有奇，米粟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船八千六百七十餘艘，軍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八百。於是大行封賞，輔進英國公，晟黔國公，餘敘賚有差。

時中朝所置吏，務以寬厚輯新造，而蠻人自以非類，數相驚恐。陳氏故官簡定者，先降，將遣詣京師，偕其黨陳希葛逃去，與化州僞官鄧悉、阮帥等謀亂。定乃僭大號，紀元興慶，國曰大越。出没乂安、化州山中，伺大軍還，即出攻盤灘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孔道，寇交州近境。慈廉、威蠻、上洪、天堂、應平、石室諸州縣皆嚮應，守將屢出討，皆無功。事聞，命沐晟爲征夷將軍，統雲南、貴州、四川軍四萬人，由雲南征討。而遣使齎敕招降者予世官。賊不應，晟與戰生厥江，大敗，吕毅及參贊尚書劉儁死之。

七年，敗書聞，益發南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廣西軍四萬七千人，從英國公輔征之。輔以賊負江海，不利陸師，乃駐北江仙游，大造戰艦，而撫諸遭寇逋播者，遂連破慈廉、廣威諸營柵。偵其黨鄧景異扼南策州盧渡江太平橋，乃進軍鹹子關。僞金吾將軍阮世每衆二萬，對岸立寨柵，列船六百餘艘，樹樁東南以捍蔽。時八月，西北風

衛國大王黎澄、兒子黎芮，主管部門供給衣食。

六年六月，張輔等班師回京，獻上交阯地圖，東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多，獲得蠻人二百零八萬七千五百多，象、馬、牛二十三萬五千九百多，米粟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船八千六百七十多艘，軍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八百件。於是大加封賞，張輔進封英國公，沐晟進封黔國公，其餘升官賞賜不等。

當時朝廷設置官吏，務求用寬厚使新建政權和順，而蠻人自認爲不是同類，多次相互驚嚇。陳氏舊官簡定，先前投降，將要送到京城時，與他的同黨陳希葛一起逃跑，與化州僞官鄧悉、阮帥等謀劃叛亂。簡定於是僞稱大號，用興慶紀元，國名稱大越。出没於乂安、化州山中，窺伺大軍返回，就出來攻打盤灘鹹子關，扼制三江府往來通道，侵犯交州附近地方。慈廉、威蠻、上洪、天堂、應平、石室各州縣都響應，守將多次出兵討伐，都無功而返。事情上報，命沐晟任征夷將軍，統率雲南、貴州、四川軍兵四萬人，從雲南征討。而派使者帶詔書授予受招降服的人世代爲官。賊兵不理會，沐晟與賊兵在生厥江交戰，大敗，吕毅及參贊尚書劉儁戰死。

七年，戰敗文書上報，皇帝增派南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廣西軍兵四萬七千人，跟從英國公張輔征討賊兵。張輔認爲賊兵依靠江海，不利於陸軍，於是駐軍北江仙游，大造戰船，而安撫遇賊寇逃亡的衆人，於是接連攻破慈廉、廣威各營柵。偵察到簡定的黨羽鄧景異扼守南策州盧渡江太平橋，於是進軍鹹子關。僞金吾將軍阮世每部衆二萬人，對着河岸設立營柵，排列戰船六百多艘，東南樹立木樁來守護。時值八月，西北風急，張輔率領陳旭、朱廣、俞

急，輔督陳旭、朱廣、俞讓、方政等舟齊進，炮矢飆發，斬首三千級，生擒僞監門將軍潘低等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遂進擊景異，景異先走，乃定交州、北江、諒江、新安、建昌、鎮蠻諸府。追破景異太平海口，獲其黨范必栗。

時阮帥等推簡定爲太上皇，别立陳季擴爲帝，紀元重光。乃遣使自稱前安南王孫，求封爵。輔叱斬之，由黄江、阿江、大安海口至福成江，轉入神投海口，盡去賊所樹椿栅。十餘日抵清化，水陸畢會。定已奔演州，季擴走乂安，帥、景異等亦散亡。於是駐軍，捕餘黨。定走美良縣吉利栅，輔等窮追及之。定走入山，大索不得，遂圍之，并其僞將相陳希葛、阮汝勵、阮晏等俱就擒。

先是，賊黨阮師檜僭王，與僞金吾上將軍杜元措等據東潮州安老縣之宜陽社，衆二萬餘人。八年正月，輔進擊之，斬首四千五百餘級，擒其黨范支、陳原卿、阮人柱等二千餘人，悉斬之，築京觀。輔將班師，言："季擴及黨阮帥、胡具、鄧景異等尚在演州、乂安，逼清化。而鄧鎔塞神投福成江口，據清化要路，出没乂安諸處。若諸軍盡還，恐沐晟兵少不敵。請留都督江浩，都指揮俞讓、花英、師祐等軍，佐晟守禦。"從之。五月，晟追季擴至虞江，賊棄栅遁。追至古靈縣及會潮、靈長海口，斬首三千餘級，獲僞將軍黎弄。季擴大蹙，奉表乞降。帝心知其詐，姑許之，詔授交阯布政使，阮帥、胡具、鄧景異、鄧鎔并都指揮，陳原樽右參政，潘季祐按察副使。詔既下，念賊無悛心，九年，復命輔督軍二萬四千，合晟軍討之。賊據月常江，樹

讓、方政等戰船齊頭并進，飛石弓箭狂發，斬首三千人，生擒僞監門將軍潘低等二百多人，繳獲船隻四百多艘。於是進攻鄧景異，鄧景異提前逃跑，於是平定交州、北江、諒江、新安、建昌、鎮蠻各府。在太平海口追上并擊敗鄧景異，俘獲他的黨羽范必栗。

當時阮帥等推舉簡定爲太上皇，另立陳季擴爲皇帝，年號重光。於是派使者自稱是前安南王的孫子，請求封爵。張輔叱責并斬了使者，從黄江、阿江、大安海口到福成江，輾轉入神投海口，完全拔除賊兵所樹立的木樁營栅。十多天後到達清化，水陸會師後。簡定已逃奔演州，陳季擴逃到乂安，阮帥、鄧景異等也流散逃亡。於是駐扎軍隊，搜捕餘黨。簡定逃到美良縣吉利栅，張輔等窮追趕上了他。簡定逃進山中，大舉搜索没有找到，於是圍山，與他的僞將相陳希葛、阮汝勵、阮晏等一起被抓獲。

在此之前，賊黨阮師檜僞稱王，與僞金吾上將軍杜元措等占據東潮州安老縣的宜陽社，部衆二萬多人。八年正月，張輔進攻他們，斬首四千五百多人，擒獲他們的黨羽范支、陳原卿、阮人柱等二千多人，全斬了他們，收集敵人尸首，封土築成高冢，炫耀武功。張輔將要班師回朝，上言説："陳季擴及同黨阮帥、胡具、鄧景異等仍在演州、乂安，威逼清化。而鄧鎔堵截神投福成江口，扼制清化要道，出没侵擾乂安等處。如果各軍都返回，恐怕沐晟兵少不能抵擋。請求留下都督江浩，都指揮俞讓、花英、師祐等軍，協助沐晟守禦。"皇帝聽從了他。五月，沐晟追擊陳季擴到虞江，賊兵棄營栅逃跑。追到古靈縣及會潮、靈長海口，斬首三千多人，俘獲僞將軍黎弄。陳季擴十分窘迫，上表請求投降。皇帝心知他奸詐，暫且答應了他，詔令授予他交阯布政使，阮帥、胡具、鄧景異、鄧鎔都爲都指揮，陳原樽爲右參政，潘季祐爲按察副使。下詔書後，念及賊兵没有悔改之心，九年，又命張輔率領軍兵二萬四千人，會合沐晟軍隊討伐他們。賊兵據守月常江，樹立木樁四十多丈，兩崖間設置營栅

椿四十餘丈，兩崖置柵二三里，列船三百餘艘，設伏山右。秋，輔、晟等水陸并進，阮帥、胡具、鄧景異、鄧鎔等來拒。輔令朱廣等連艦拔樁以進，自率方政等以步隊剿其伏兵，水陸夾攻。賊大敗，帥等皆散走。生擒僞將軍鄧宗稷、黎德彝、阮忠、阮軒等，獲船百二十艘。輔乃督水軍剿季擴，聞石室、福安諸州縣僞龍虎將軍黎蕊等斷銳江浮橋阻生厥江交州後衛道路，遂往征之。蕊及范慷來拒，蕊中矢死。斬僞將軍阮陁，獲僞將軍楊汝梅、防禦使馮翕，斬首千五百級，追殺餘賊殆盡。慷及杜箇旦、鄧明、阮思瑊等亦就擒。

十年，輔督方政等擊賊舟於神投海，大敗之，擒僞將軍陳磊、鄧汝戲等。阮帥等遠遁，追之不及。輔軍至乂安土黄，僞少保潘季祐等請降，率僞官十七人上謁。輔承制授季祐按察副使，署乂安府事。於是僞將軍、觀察、安撫、招討諸使陳敏、阮士勤、陳全勗、陳全敏等相繼降。

明年，輔及晟合軍至順州。阮帥等設伏愛子江，而據昆傳山險，列象陣迎敵。諸軍大破之，生擒僞將軍潘徑、阮徐等五十六人，追至愛母江。賊潰散，鄧鎔弟僞侯鐵及將軍潘魯、潘勤等盡降。明年春，進軍政和。賊帥胡同降，言僞大將軍景異率黨黎蟾等七百人逃暹蠻昆蒲柵。遂進羅蒙江，舍騎步行，比至，賊已遁。追至叱蒲捺柵，又遁。昏夜行二十餘里，聞更鼓聲，輔率政等銜枚疾趨，黎明抵叱蒲幹柵，江北賊猶寨南岸。官軍渡江圍之，矢中景異脅，擒之。鎔及弟鈗亡走，追擒之，盡獲其衆。別將朱廣追僞大將軍阮帥於暹蠻，大搜暹人關諸山，獲帥及季擴等家屬。帥逃

二三里，排列戰船三百多艘，在山右設埋伏。到秋天，張輔、沐晟等水陸并進，阮帥、胡具、鄧景異、鄧鎔等率賊兵抵抗。張輔命朱廣等連接戰船拔掉木樁進軍，自己率方政等用步兵剿滅他們的伏兵，水陸夾攻。賊兵大敗，阮帥等都離散逃跑。活捉僞將軍鄧宗稷、黎德彝、阮忠、阮軒等，繳獲船隻一百二十艘。張輔於是督促水軍圍剿陳季擴，聽説石室、福安各州縣僞龍虎將軍黎蕊等切斷銳江浮橋阻絶生厥江交州後防道路，於是前往征討他們。黎蕊及范慷來抵禦，黎蕊中箭死去。斬僞將軍阮陁，俘獲僞將軍楊汝梅、防禦使馮翕，斬首一千五百人，將殘賊追殺乾净。范慷及杜箇旦、鄧明、阮思瑊等也被擒。

十年，張輔督率方政等在神投海攻擊賊船，大敗他們，擒獲僞將軍陳磊、鄧汝戲等。阮帥等遠逃，没有追上他們。張輔軍到乂安土黄，僞少保潘季祐等請求投降，率僞官十七人拜謁。張輔承帝命授予潘季祐按察副使，代理乂安府事務。於是僞將軍、觀察、安撫、招討各使陳敏、阮士勤、陳全勗、陳全敏等相繼投降。

第二年，張輔及沐晟會合軍隊到順州。阮帥等在愛子江設埋伏，而扼據昆傳山險要之處，排列象陣迎敵。各軍大破他們，活捉僞將軍潘徑、阮徐等五十六人，追到愛母江。賊兵潰敗逃散，鄧鎔的弟弟僞侯鄧鐵及將軍潘魯、潘勤等全都投降。第二年春天，進軍政和。賊帥胡同投降，説僞大將軍鄧景異率同黨黎蟾等七百人逃往暹蠻昆蒲柵。於是進軍羅蒙江，下馬步行，等趕到，賊兵已逃跑。追到叱蒲捺柵，又逃跑了。黑夜行軍二十多里，聽到打更鼓聲，張輔率方政等銜枚疾進，黎明抵達叱蒲幹柵，江北賊兵仍在南岸立寨。官軍渡江圍攻他們，箭射中鄧景異肋部，擒獲了他。鄧鎔及弟弟鄧鈗逃走，追擊擒獲了他們，俘獲了他們所有的部衆。部將朱廣在暹蠻追擊僞大將軍阮帥，大肆搜索暹人關各山，俘獲阮帥及陳季擴等的家屬。阮帥逃到南靈州，依附土

南靈州，依土官阮茶彙。指揮薛聚追獲帥，斬茶彙。

初，鄧鎔之就執也，季擴逃乂安竹排山。輔遣都指揮師祐襲之，走老撾。祐踵其後，老撾懼官軍躪其地，請自縛以獻。輔檄索之，令祐深入，克三關，抵金陵箇，賊黨盡奔，遂獲季擴及其弟僞相國驩國王季撘，他賊盡平。明年二月，輔、晟等班師入京。四月，復命輔佩征夷將軍印，出鎮。十四年召還。明年，命豐城侯李彬代鎮。

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大索境内珍寶，人情騷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并起爲亂。陸那阮貞，順州黎核、潘强與土官同知陳可論、判官阮昭、千户陳恼、南靈州判官阮擬、左平知縣范伯高、縣丞武萬、百户陳已律等一時并反。彬皆遣將討滅之，而反者猶不止。俄樂巡檢黎利、四忙故知縣車綿之子三、乂安知府潘僚、南靈州千户陳順慶、乂安衛百户陳直誠，亦乘機作亂。其他奸宄，范軟起俄樂，武貢、黄汝典起偈江，儂文歷起丘温，陳木果起武定，阮特起快州，吴巨來起善誓，鄭公證、黎姪起同利，陶强起善才，丁宗老起大灣，范玉起安老，皆自署官爵，殺將吏，焚廬舍。有楊恭、阮多者，皆自稱王，署其黨韋五、譚興邦、阮嘉爲太師、平章，與群寇相倚，而潘僚、范玉尤猖獗。僚者，故乂安知府季祐子也，嗣父職，不堪馬騏虐，遂反。土官指揮路文律、千户陳苔等從之。玉爲塗山寺僧，自言天降印劍，遂僭稱羅平王，紀元永寧，與范善、吴中、黎行、陶承等爲亂，署爲相國、司空、大將軍，攻掠城邑。彬東西征剿，日不暇

官阮茶彙。指揮薛聚追擊擒獲阮帥，斬殺阮茶彙。

當初，鄧鎔被抓時，陳季擴逃到乂安竹排山。張輔派都指揮師祐襲擊他，逃往老撾。師祐緊隨其後，老撾懼怕官軍踐踏它的國土，請求自己捕獲陳季擴獻上。張輔發文書索要他，命師祐深入老撾，攻克三關，抵達金陵箇，賊黨全都奔逃，於是俘獲陳季擴及他的弟弟僞相國驩國王陳季撘，其他賊寇全部平定。第二年二月，張輔、沐晟等班師回京。四月，又命張輔佩帶征夷將軍印，出京鎮守。十四年召回。第二年，命豐城侯李彬代替他鎮守。

交阯人本來好作亂。宦官馬騏藉采辦物品到那裏，大量索取境内珍寶，民怨沸騰，凶悍狡黠的人鼓吹煽動他們，大軍剛回，就一起叛亂。陸那阮貞，順州黎核、潘强與土官同知陳可論、判官阮昭、千户陳恼、南靈州判官阮擬、左平知縣范伯高、縣丞武萬、百户陳已律等同時反叛。李彬都派將領討伐剿滅他們，但反叛的人仍然不止。俄樂巡檢黎利、四忙前知縣車綿的兒子車三、乂安知府潘僚、南靈州千户陳順慶、乂安衛百户陳直誠，也乘機叛亂。其他奸人，范軟起兵俄樂，武貢、黄汝典起兵偈江，儂文歷起兵丘温，陳木果起兵武定，阮特起兵快州，吴巨來起兵善誓，鄭公證、黎姪起兵同利，陶强起兵善才，丁宗老起兵大灣，范玉起兵安老，都自封官爵，殺害將吏，焚燒房舍。有兩個叫楊恭、阮多的人，都自稱國王，任命他們的同黨韋五、譚興邦、阮嘉爲太師、平章，與衆賊相互倚恃，而潘僚、范玉尤爲猖獗。潘僚，是前乂安知府潘季祐的兒子，繼承父職，不堪忍受馬騏的虐待，於是反叛。土官指揮路文律、千户陳苔等跟從他。范玉是塗山寺和尚，自稱天降大印寶劍，於是僭越名分自稱羅平王，年號永寧，與范善、吴中、黎行、陶承等叛亂，封他們爲相國、司空、大將軍，攻打搶掠城邑。李彬東西征剿，每天應接不暇。朝廷因寇賊長期没能平定，十八年，命榮昌伯陳智任左參將，協助李彬征討。又降詔書斥責李彬説："叛賊潘僚、黎利、車三、儂文歷等

給。中朝以賊久未平，十八年，命榮昌伯陳智爲左參將，助之。又降敕責彬曰："叛寇潘僚、黎利、車三、儂文歷等迄今未獲，兵何時得息，民何時得安。宜廣爲方略，速奏蕩平。"彬皇恐，督諸將追剿。明年秋，賊悉破滅，惟黎利不能得。

利初仕陳季擴爲金吾將軍，後歸正，用爲清化府俄樂縣巡檢，邑邑不得志。及大軍還，遂反，僭稱平定王，以弟石爲相國，與其黨段莽、范柳、范晏等放兵肆掠。官軍討之，生擒晏等，利遁去。久之，出據可藍柵行劫。諸將方政、師祐剿獲其僞將軍阮箇立等，利逃匿老撾。及政等還，利潛出，殺玉局巡檢。已，復出掠磊江，每追擊輒遁去。及群盜盡滅，利益深匿。彬奏言："利竄老撾，老撾請官軍毋入，當盡發所部兵捕利。今久不遣，情叵測。"帝疑老撾匿賊，令彬送其使臣至京詰問，老撾乃逐利。

二十年春，彬卒，詔智代彬。二十一年，智追利於寧化州車來縣，敗之，利復遠竄。明年秋，智奏利初逃老撾，後被逐歸瑰縣。官軍進擊，其頭目范仰等已率男婦千六百人降，利雖求撫，願以所部來歸，而止俄樂不出，造軍器未已，必當進兵。奏至，會仁宗以踐阼大赦天下，因敕智善撫之，而利已寇茶籠州，敗方政軍，殺指揮伍雲。

利未叛時，與鎮守中官山壽善。至是壽還朝，力言利與己相信，今往諭之，必來歸。帝曰："此賊狡詐，若爲所紿，則其勢益熾，不易制也。"壽叩頭言："如臣往諭，而利不來，臣當萬死。"帝頷之，遣壽齎敕授利清化知府，慰諭甚至。敕甫降，利已

至今没被抓獲，戰事何時得以平息，人民何時得以安寧。應廣爲制定戰略，從速上奏掃蕩平定的消息。"李彬惶恐，督領衆將追擊圍剿。第二年秋，賊兵都被剿滅，祇有黎利没能抓獲。

黎利起初任陳季擴的金吾將軍，後來改邪歸正，任用爲清化府俄樂縣巡檢，鬱鬱不得志。及至大軍返回，就反叛，僭越名分自稱平定王，用弟弟黎石做相國，與他的同黨段莽、范柳、范晏等縱容兵士肆意搶掠。官軍征討他們，生擒范晏等，黎利逃跑。很久以後，又出來占據可藍柵進行搶劫。衆將方政、師祐剿獲他的僞將軍阮箇立等，黎利逃竄藏匿在老撾。及至方政等返回，黎利悄悄出來，殺死玉局巡檢。不久，又出來搶掠磊江，每當追擊他就逃跑。及至衆賊都被消滅，黎利更加深藏不露。李彬上奏説："黎利逃竄到老撾，老撾請求官軍不要進入，他們應當盡發所屬軍兵搜捕黎利。如今很久不派兵，情况不可預測。"皇帝懷疑老撾隱匿賊人，命李彬送他們的使臣到京責問，老撾於是驅逐黎利。

二十年春天，李彬去世，詔令陳智接替李彬。二十一年，陳智在寧化州車來縣追擊黎利，打敗他，黎利又遠逃。第二年秋天，陳智上奏黎利起初逃到老撾，後來被驅逐跑到瑰縣。官軍進攻，他的頭目范仰等已率男女一千六百人投降，黎利雖然請求招撫，願意率部衆來歸順，但呆在俄樂不出來，製造兵器不停，必須進兵討伐。奏書到京，恰逢仁宗因即位大赦天下，於是詔令陳智好好招撫他，但黎利已侵犯茶籠州，擊敗方政軍隊，殺死指揮伍雲。

黎利没反叛時，與鎮守宦官山壽友善。至此山壽回朝，極力説黎利與自己相互信任，現在前往告諭他，一定會來歸順。皇帝説："這個賊寇狡詐，如果被他欺騙，那麽他的勢力更加强盛，不容易制服。"山壽叩頭説："如果我前往告諭，而黎利不來歸順，我罪該萬死。"皇帝點頭同意了他，派山壽帶詔書授予黎利清化知府，慰問

寇清化，殺都指揮陳忠。利得敕，無降意，即借撫愚守臣，佯言俟秋凉赴官，而寇掠不已。

時洪熙改元，鑄將軍印分頒邊將，智得征夷副將軍印，又命安平伯李安往佐之。智素無將略，憚賊，因借撫以愚中朝，且與方政迕，遂頓兵不進。賊益無所忌，再圍茶籠，智等坐視不救。閲七月，城中糧盡，巡按御史以聞，奏至而仁宗崩。宣宗初即位，敕責智及三司官。智等不爲意，茶籠遂陷，知州琴彭死之。尚書掌布按二司陳洽言："利雖乞降，内携貳，既陷茶籠，復結玉麻土官、老撾酋長與之同惡。始言俟秋凉，今秋已過，復言與參政梁汝笏有怨，乞改授茶籠州，而遣逆黨潘僚、路文律等往嘉興、廣威諸州招集徒衆，勢日滋蔓。乞命總兵者速行剿滅。"奏上，爲降敕切責，期來春平賊。智始懼，與政薄可留關，敗還，至茶籠又敗。政勇而寡謀，智懦而多忌，素不相能，而山壽專招撫，擁兵乂安不救，是以屢敗。

宣德元年春，事聞，復降敕切責。時渠魁未平，而小寇蜂起，美留潘可利助逆，宣化周莊、太原黄菴等結雲南寧遠州紅衣賊大掠。帝敕沐晟剿寧遠，又發西南諸衛軍萬五千、弩手三千赴交阯，且敕老撾不得容叛人。四月，命成山侯王通爲征夷將軍，都督馬瑛爲參將，往討黎利。削陳智、方政職，充爲事官。通未至，賊犯清化。政不出戰，都指揮王演擊敗之。詔大赦交阯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職；停采辦金銀、香貨，冀以弭賊，而賊無悛心。政督諸軍進討，李安及都指揮于瓚、謝鳳、

告諭很周到。詔令剛下發，黎利已侵犯清化，殺死都指揮陳忠。黎利得詔書，没有投降的意思，就藉招撫愚弄守臣，假稱等到秋凉後赴任，但侵犯搶掠不停。

當時改年號洪熙，鑄造將軍印分別頒發給邊疆將領，陳智得賜征夷副將軍印，皇帝又命安平伯李安前往輔佐他。陳智平時没有將才謀略，害怕賊兵，於是藉招撫來愚弄朝廷，并且與方政不和，於是停兵不進。賊兵更加無所顧忌，又圍攻茶籠，陳智等坐視不救。過了七個月，城中糧盡，巡按御史上報，奏書到京而仁宗駕崩。宣宗剛即位，下詔斥責陳智及三司官員。陳智等不在意，茶籠於是被攻陷，知州琴彭戰死。兼管布、按二司的尚書陳洽説："黎利雖然請求投降，内存二心，攻陷茶籠後，又勾結玉麻土官、老撾酋長與他一起作惡。當初稱待到秋凉赴任，如今秋天已過，又稱與參政梁汝笏有積怨，請求改授茶籠州知府，而派逆黨潘僚、路文律等前往嘉興、廣威各州招集徒衆，勢力日益發展。請命統兵的人從速剿滅。"奏章呈上，陳智被降詔痛責，限期第二年春平定賊寇。陳智纔懼怕，與方政逼近可留關，敗回，到茶籠又戰敗。方政有勇無謀，陳智懦弱多疑，歷來不相容，而山壽一心要招撫，在乂安按兵不救，因此屢戰屢敗。

宣德元年春天，戰事上報，又降詔斥責。當時賊寇魁首没有平定；小賊又蜂擁而起，美留潘可利助紂爲虐，宣化周莊、太原黄菴等勾結雲南寧遠州紅衣賊大肆搶掠。皇帝詔令沐晟圍剿寧遠，又調撥西南各衛軍兵一萬五千人、弓箭手三千人奔赴交阯，并且詔令老撾不得收留叛賊。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任征夷將軍，都督馬瑛爲參將，前往討伐黎利。削去陳智、方政的職務，充任事官。王通没趕到，賊兵侵犯清化。方政不出戰，都指揮王演擊敗賊兵。降詔大赦交阯犯人，黎利、潘僚投降也授予官職；停止采辦金銀、香料，希望藉此安定叛賊，而賊兵毫無悔改之心。方政督領各軍進攻討伐，李安及都指揮于瓚、謝鳳、薛聚、朱廣等率先逃跑，方政因此戰

薛聚、朱廣等先奔，政由此敗，俱謫爲事官，立功贖罪。未幾，智遣都指揮袁亮擊賊黎善於廣威州，欲渡河，土官何加伉言有伏。亮不從，遣指揮陶森、錢輔等渡河，中伏并死，亮亦被執。善遂分兵三道犯交州，其攻下關者爲都督陳濬所敗，攻邊江小門者爲李安所敗，善夜走。

通聞之，亦分兵三道出擊。馬瑛敗賊清威，至石室與通會，俱至應平寧橋。士卒行泥濘中，遇伏兵，大敗。尚書陳洽死焉，通亦中脅還。利在乂安聞之，鼓行至清潭，攻北江，進圍東關。通素無戰功，以父真死事封。朝廷不知其庸劣，誤用之。一戰而敗，心膽皆喪，舉動乖張，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予賊，盡撤官吏軍民還東關。惟清化知州羅通不從，利移兵攻之不下。賊分兵萬人圍隘留關，百户萬琮奮擊，乃退。帝聞通敗，大駭，命安遠侯柳升爲總兵官，保定伯梁銘副之，督師赴討，又命沐晟爲征南將軍，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爲左、右副將軍，從雲南進兵，兩軍共七萬餘人。復敕通固守，俟升。

二年春，利犯交州。通與戰，斬僞太監黎祕及太尉、司徒、司空等官，獲首級萬計。利破膽奔逭，諸將請乘勢追之，通逗留三日。賊知其怯，復立寨浚濠，四出剽掠。三月，復發三萬三千人，從柳升、沐晟征討。賊分兵圍丘溫，都指揮孫聚力拒之。先是，賊以昌江爲大軍往來要道，發衆八萬餘人來攻，都指揮李任等力拒，殺賊甚衆。閱九月，諸將觀望不救，賊懼升大軍至，攻益力。夏四月，城陷，任死之。時賊圍交州久，通閉城不敢出，賊益易之，致書

敗，都降爲事官，立功贖罪。不久，陳智派都指揮袁亮在廣威州攻擊賊寇黎善，打算渡河，土官何加伉說有埋伏。袁亮不聽從，派指揮陶森、錢輔等渡河，中埋伏都死去，袁亮也被抓。黎善於是兵分三路侵犯交州，他進攻下關的兵被都督陳濬擊敗，進攻邊江小門的兵被李安擊敗，黎善趁夜逃跑。

王通聽到這一消息，也兵分三路出擊。馬瑛在清威擊敗賊寇，到石室與王通會合，一起到應平寧橋。士兵在泥濘中行軍，遭遇伏兵，大敗。尚書陳洽戰死在那裏，王通也脅部中箭返回。黎利在乂安聽到這一消息，擂鼓行軍到清潭，攻打北江，進軍圍攻東關。王通向來沒有戰功，因父親王真戰死受封。朝廷不知他平庸拙劣，誤用他。一仗戰敗，意志膽量全都喪失，舉動失當，不遵奉朝廷命令，擅自割讓清化以南土地給賊寇，把官吏軍民全都撤回東關。祇有清化知州羅通不聽從，黎利調兵攻打他沒有攻下。賊寇分兵萬人圍攻隘留關，百户萬琮奮勇抗擊，賊寇纔撤退。皇帝聽到王通戰敗，大驚，命安遠侯柳升任總兵官，保定伯梁銘輔佐他，統領軍隊前往討伐，又命沐晟任征南將軍，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任左、右副將軍，從雲南進軍，兩軍共七萬多人。又詔令王通堅守，等待柳升。

二年春天，黎利侵犯交州。王通與他交戰，斬僞太監黎祕及太尉、司徒、司空等官，獲首級數以萬計。黎利喪膽奔逃，衆將請求乘勢追擊他，王通却逗留三天。賊寇知道他膽怯，又立營寨挖濠溝，四出搶掠。三月，又發兵三萬三千人，跟從柳升、沐晟征討。賊寇分兵圍攻丘溫，都指揮孫聚奮力抵抗他們。在此之前，賊寇認爲昌江是大軍往來要道，調發部衆八萬多人來攻，都指揮李任等奮力抵抗，殺敵很多。歷經九個月，衆將都觀望不救，賊寇懼怕柳升大軍殺到，進攻更猛烈。夏四月，城被攻陷，李任戰死。當時賊寇圍攻交州很久，王通閉城不敢出戰，賊寇更加輕視他，致書請求和解。王通想答應他們，

請和。通欲許之，集衆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衆不敢言，遂以利書聞。	召集衆人商議，按察使楊時習説："奉命討伐賊寇，與他們講和，而擅自退軍，難逃罪責！"王通發怒，厲聲斥責他，衆人不敢再説，於是把黎利的求和書上報。
升奉命久，俟諸軍集，九月始抵隘留關。利既與通有成言，乃詭稱陳氏有後，率大小頭目具書詣升軍，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啓封，遣使奏聞。無何，升進薄倒馬坡，陷歿，後軍相繼盡歿。通聞，懼甚，大集軍民官吏，出下哨河，立壇與利盟誓，約退師，遂遣官偕賊使奉表及方物進獻。沐晟軍至水尾，造船將進，聞通已議和，亦引退，賊乘之，大敗。	柳升奉命很久，等待各軍集結，九月纔抵達隘留關。黎利已經與王通有約定，於是詭稱陳氏有後代，率大小頭目備好文書到柳升軍中，請求罷兵，封立陳氏後代。柳升不開信封，派使者上報。不久，柳升進逼到倒馬坡，敗死，後軍相繼全軍覆没。王通聽後，非常害怕，大量召集軍民官吏，出下哨河，立壇與黎利結盟宣誓，相約退軍，於是派官員與賊寇使者一起上表及進獻地方特産。沐晟軍隊已到水尾，造船將要進軍，聽説王通已議和，就帶兵退回，賊寇乘機進攻，官軍大敗。
鴻臚寺進賊與升書，略言："高皇帝龍飛，安南首朝貢，特蒙褒賞，錫以玉章。後黎賊篡弑，太宗皇帝興師討滅，求陳氏子孫。陳族避禍方遠竄，故無從訪求。今有遺嗣暠，潛身老撾二十年，本國人民不忘先王遺澤，已訪得之。倘蒙轉達黼扆，循太宗皇帝繼絶明詔，還其爵土，匪獨陳氏一宗，實蠻邦億萬生民之幸。"帝得書頷之。明日，暠表亦至，稱"臣暠，先王暊三世嫡孫"，其詞與利書略同。帝心知其詐，欲藉此息兵，遂納其言。	鴻臚寺呈上賊寇給柳升的書信，大致説："高皇帝至高無上，安南首先向朝廷進貢，承蒙褒賞，賜給玉章。後來黎賊篡位弑君，太宗皇帝興師討伐剿滅，尋找陳氏子孫。陳氏家族正避禍遠逃，所以無從探訪尋找。如今有後代陳暠，藏身老撾二十年，本國人民不忘先王遺留的恩澤，已經探訪找到他。如果承蒙轉報皇帝，遵循太宗皇帝接續絶世的英明詔令，還他們爵位國土，不衹是陳氏一族，實在是蠻邦億萬人民的幸運。"皇帝看書信點頭表示同意。第二天，陳暠的奏書也到，稱"臣陳暠，是先王陳暊的三代嫡孫"，言詞與黎利書信大致相同。皇帝心裏知道他欺詐，但想藉此息兵，於是采納了他們的話。
初，帝嗣位，與楊士奇、楊榮語交阯事，即欲棄之。至是，以表示廷臣，諭以罷兵息民意。士奇、榮力贊之，惟蹇義、夏原吉不可。然帝意已决，廷臣不敢争。十一月朔，命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爲正使，右通政黄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齎詔撫諭安南人民，盡赦其罪，與之更新，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因敕利以興滅繼絶之意，并諭通及三司官，盡撤軍民北還。詔未至，通已	當初，皇帝繼位，與楊士奇、楊榮談交阯的事，就想放棄它。至此，把表出示給朝廷大臣，告諭他們有罷兵安民的意思。楊士奇、楊榮極力贊同此説，衹有蹇義、夏原吉不贊同。然而皇帝决心已下，朝廷大臣不敢争議。十一月初一，命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任正使，右通政黄驥、鴻臚卿徐永達任副使，帶詔書安撫告諭安南人民，全部赦免他們的罪行，讓他們改過自新，命準備陳氏後人的實情奏疏上報。於是把重振亡國接續絶世的旨意降詔給黎利，并命王通及三司官員，把所有軍民撤回北方。詔書還没

棄交阯，由陸路還廣西，中官山壽、馬騏及三司守令，由水路還欽州。凡得還者止八萬六千人，爲賊所殺及拘留者不可勝計。天下舉疾通棄地殃民，而帝不怒也。

三年夏，通等至京，文武諸臣合奏其罪，廷鞫具服，乃與陳智、馬瑛、方政、山壽、馬騏及布政使弋謙，俱論死下獄，籍其家。帝終不誅，長繫待决而已。騏恣虐激變，罪尤重，而謙實無罪，皆同論，時議非之。廷臣復劾沐晟、徐亨、譚忠逗留及喪師辱國罪，帝不問。

琦等還朝，利遣使奉表謝恩，詭言暠於正月物故，陳氏子孫絶，國人推利守其國，謹俟朝命。帝亦知其詐，不欲遽封，復遣汝敬、永達諭利及其下，令訪陳氏，并盡還官吏人民及其眷屬。明年春，汝敬等還，利復言陳氏無遺種，請別命。因貢方物及代身金人。又言："臣九歲女遭亂離散，後知馬騏携歸充宮婢，臣不勝兒女私，冒昧以請。"帝心知陳氏即有後，利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復命琦、汝敬敕諭再訪，且以利女病死告之。

五年春，琦等還，利遣使貢金銀器方物，復飾詞具奏，并具頭目耆老奏請令利攝國政。使臣歸，帝復以訪陳氏裔，還中國遺民二事諭之，詞不甚堅。明年夏，利遣使謝罪，以二事飾詞對，復進頭目耆老奏，仍爲利乞封。帝乃許之，命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齎敕印，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遣使齎表及金銀器方物，隨敞等入貢。七年二月達京師，比還，利及使臣皆有賜。明年八月來貢，命兵部侍郎徐琦等與其使偕行，諭以順天

到，王通已放棄交阯，從陸路返回廣西，宦官山壽、馬騏及三司守令，由水路返回欽州。得以返回的一共衹有八萬六千人，被賊寇殺死及拘留的不計其數。天下人都痛恨王通棄地禍國殃民，而皇帝不生氣。

三年夏天，王通等回到京城，文武衆臣聯合上奏他的罪行，當廷審訊都服罪，於是與陳智、馬瑛、方政、山壽、馬騏及布政使弋謙，一起被判死罪關進監獄，没收他們的家産。皇帝最終不殺他們，衹長期囚禁等待處决罷了。馬騏恣意肆虐激發事變，罪行尤其嚴重，而弋謙其實無罪，都同樣論罪，輿論非議這件事。朝廷大臣又彈劾沐晟、徐亨、譚忠逗留及喪軍辱國的罪行，皇帝不問罪。

李琦等回朝，黎利派使者上表謝恩，詭稱陳暠在正月去世，陳氏子孫斷絶，國人推舉黎利鎮守他們的國家，謹等待朝廷任命。皇帝也知道他欺詐，不想倉促加封，又派羅汝敬、徐永達告諭黎利及其部下，命探訪陳氏，并完全遣還被扣的官吏人民及親屬。第二年春天，羅汝敬等返回，黎利又稱陳氏没有後代，請求另外任命。於是進貢地方特産及代身金人。又説："臣九歲的女兒遭戰亂離散，後來得知馬騏帶回充任宫婢，我不能承受思念兒女私情，冒昧請求遣回。"皇帝心裏知道陳氏即使有後代，黎利也一定不會説，但因賜封黎利不合名分，又命李琦、羅汝敬降詔告諭再探訪，并且把黎利女兒病死的事告訴他。

五年春天，李琦等返回，黎利派使者進貢金銀器物和地方特産，又粉飾詞藻備文上奏，并呈上衆頭目及長者請求命黎利代理國政的奏文。使臣返回時，皇帝又用探訪陳氏後代，送回中國遺民二件事告諭他，措詞不很堅决。第二年夏天，黎利派使者謝罪，對二件事用粉飾詞藻回答，又進上衆頭目及長者的奏文，仍是替黎利請求賜封。皇帝於是同意了他，命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帶詔書印章，命黎利暫時代理安南國事。黎利派使者帶奏表及金銀器物和地方特産，隨章敞等入朝進貢。七年二月到達京城，到返回時，對黎利及使臣都有賞賜。第二年八月來進

保民之道。是年，利卒。

利雖受敕命，其居國稱帝，紀元順天，建東、西二都，分十三道：曰山南、京北、山西、海陽、安邦、諒山、太原、明光、諒化、清華、乂安、順化、廣南。各設承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擬中國三司。東都在交州府，西都在清華府。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二科取士，彬彬有華風焉。僭位六年，私謚太祖。

子麟繼，麟一名龍。自是其君長皆有二名，以一名奏天朝，貢獻不絶如常制。麟遣使告訃，命侍郎章敞、行人侯璡敕麟權署國事。明年，遣使入貢謝恩。

正統元年四月，以宣宗賓天，遣使進香。又以英宗登極及尊上太皇太后、皇太后位號，并遣使表賀，貢方物。閏六月復貢。帝以陳氏宗支既絶，欲使麟正位，下廷議，咸以爲宜。乃命兵部右侍郎李郁、左通政李亨齎敕印，封麟爲安南國王。明年，遣使入貢謝恩。時安南思郎州土官攻掠廣西安平、思陵二州，據二峒二十一村。帝命給事中湯鼐、行人高寅敕麟還侵地。麟奉命，遣使謝罪，而訴安平、思陵土官侵掠思郎。帝令守臣嚴飭。七年，安南貢使還，令齎皮弁冠服、金織襲衣賜其王。是歲，麟卒，私謚太宗。改元二：紹平六年，大寶三年。

子濬繼，一名基隆，遣使告訃。命光禄少卿宋傑、兵科都給事中薛謙持節册封爲國王。濬遣將侵占城，奪新州港，擄其王摩訶賁該以歸。帝爲立新王摩訶貴來，敕安南使，諭濬歸其故王。濬不奉詔，侵掠人口至三萬三千餘，占城入訴。

貢，命兵部侍郎徐琦等與他的使者同行，用順天保民的道理告諭他。這年，黎利死去。

黎利雖然接受詔命，但他居國稱帝，年號順天，修建東都、西都二都，分十三道：稱爲山南、京北、山西、海陽、安邦、諒山、太原、明光、諒化、清華、乂安、順化、廣南。分別設立承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類似中國三司。東都在交州府，西都在清華府。設置百官，建立學校，以經義、詩賦二科録用士人，彬彬有中華的風尚。僭越名分在位六年，私定謚號太祖。

兒子黎麟繼承，黎麟又名黎龍。從此安南君長都有兩個名字，用一個名字上奏天朝，遵照常例進貢奉獻不斷。黎麟派使者報喪，皇帝命侍郎章敞、行人侯璡詔令黎麟暫時代理國事。第二年，派使者入朝進貢謝恩。

正統元年四月，因宣宗去世，派使者進香。又因英宗登極及尊崇太皇太后、皇太后位號，都派使者上表慶賀，進貢地方特産。閏六月又進貢。皇帝認爲陳氏宗族已斷絶，打算讓黎麟正式登王位，交付朝廷商議，都認爲應該。於是命兵部右侍郎李郁、左通政李亨帶詔書印章，封黎麟爲安南國王。第二年，派使者入朝進貢謝恩。當時安南思郎州土官攻打搶掠廣西安平、思陵二州，占據二峒二十一村。皇帝命給事中湯鼐、行人高寅詔令黎麟歸還侵占的土地。黎麟奉命，派使者謝罪，而投訴安平、思陵土官侵犯搶掠思郎。皇帝命守臣嚴加整頓。七年，安南貢使返回，命帶回皮弁禮服冠帽、加金縷織的外衣賜給他們的國王。這年，黎麟死去，私定謚號太宗。共用兩個年號：紹平六年，大寶三年。

兒子黎濬繼承，又名黎基隆，派使者報喪。命光禄少卿宋傑、兵科都給事中薛謙持符節册書封他爲國王。黎濬派兵侵犯占城，奪取新州港，俘獲它的國王摩訶賁該返回。皇帝爲它立新國王摩訶貴來，詔令安南使者，告諭黎濬送還它的前國王。黎濬不遵奉詔令，侵入搶掠人口達三萬三千多，占城人進京控訴。

景泰元年，賜敕戒濬，迄不奉詔。四年，遣使賀册立皇太子。天順元年，遣使入貢，乞賜衮冕，如朝鮮例，不從。其使者乞以土物易書籍、藥材，從之。二年，遣使賀英宗復辟。三年十月，其庶兄諒山王琮弒之而自立。濬改元二：大利十一年，延寧六年。私謚仁宗。琮，一名宜民，簒位九月，改元天與，爲國人所誅，貶厲德侯，以濬弟灝繼。灝，一名思誠。

初，琮弒濬，以游湖溺死奏。天朝不知，將遣官吊祭。琮恐天使至覺其情，言禮不吊溺，不敢煩天使，帝即已之。使者言濬無子，請封琮。命通政參議尹旻、禮科給事中王豫往封。未入境，聞琮已誅，灝嗣位，即却還。灝連遣使朝貢請封，禮官疑其詐，請命廣西守臣核實奏請，從之。使臣言："禮，生有封，死有祭。今濬死既白，請賜祭。"乃命行人往祭。六年二月，命侍讀學士錢溥、給事中王豫封灝爲國王。

憲宗踐阼，命尚寶卿凌信、行人邵震賜王及妃綵幣。灝遣使來貢，因請冕服，不從，但賜皮弁冠服及紗帽犀帶。成化元年八月，以英宗賓天，遣使進香，命赴裕陵行禮。

灝雄桀，自負國富兵强，輒坐大。四年，侵據廣西憑祥。帝聞，命守臣謹備之。七年，破占城，執其王盤羅茶全，逾三年又破之，執其王盤羅茶悦，遂改其國爲交南州，設兵戍守。安南貢道，故由廣西。時雲南鎮守中官錢能貪恣，遣指揮郭景齎敕取其貨。灝素欲窺雲南，遂以解送廣西龍州罪人爲詞，隨景假道雲南入京，索夫六百餘，且發兵繼其後，雲

景泰元年，賜詔書告誡黎濬，最終不遵奉詔令。四年，黎濬派使者恭賀册立皇太子。天順元年，派使者進貢，請求賜給王袍和王冠，如同賜給朝鮮那樣，皇帝不從。他的使者請求用地方特產交換書籍、藥材，聽從了他們。二年，派使者慶賀英宗恢復皇位。三年十月，黎濬的庶兄諒山王黎琮殺死黎濬自立爲王。黎濬曾用兩個年號：大利十一年，延寧六年。私定謚號仁宗。黎琮，又名黎宜民，篡位九個月，改年號天與，被國人殺死，貶稱厲德侯，用黎濬的弟弟黎灝繼承。黎灝，又名黎思誠。

當初，黎琮殺死黎濬，用游湖溺死上奏。朝廷不瞭解情況，打算派官員慰問祭奠。黎琮擔心朝廷使者來到發覺事件的實情，稱按禮不祭溺死的人，不敢煩勞朝廷使者，皇帝就作罷了。使者稱黎濬没有兒子，請求賜封黎琮。皇帝命通政參議尹旻、禮科給事中王豫前往賜封。還没入境，聽到黎琮已被殺，黎灝繼位，就返回。黎灝接連派使者向朝廷進貢請求賜封，禮官懷疑他欺詐，請求命廣西守臣核實奏請，皇帝聽從了他們。使臣進言："按禮，生應賜封，死應祭奠。如今黎濬之死已大白於天下，請求賜予祭奠。"於是命行人前往祭奠。六年二月，命侍讀學士錢溥、給事中王豫封黎灝爲國王。

憲宗即位，命尚寶卿凌信、行人邵震賜給國王及妃子綵帛。黎灝派使者來進貢，乘機請求禮冠禮服，皇帝不從，但賜給皮弁禮服及紗帽犀帶。成化元年八月，因英宗去世，派使者進香，命他們前往裕陵行禮。

黎灝雄健凶暴，自負國富兵强，動輒傲慢自大。四年，侵犯占據廣西憑祥。皇帝聽報，命守臣嚴謹防備他。七年，攻破占城，抓獲它的國王盤羅茶全，過了三年又攻破它，抓獲它的國王盤羅茶悦，於是改這個國家爲交南州，設兵守衛。安南進貢的道路，原本經由廣西。當時雲南鎮守宦官錢能貪財恣肆，派指揮郭景帶詔書截取他們的財貨。黎灝向來想窺視雲南，於是以解送廣西龍州罪人爲托詞，隨郭景借道雲南進京，索要役夫六百多，并且調撥軍隊跟在後面，雲南

南大擾。兵部言雲南非貢道，龍州罪人宜解廣西，不必赴京。乃令守臣檄諭，且嚴邊備。

大受騷擾。兵部說雲南并非進貢的道路，龍州罪人應押解廣西，不必赴京。於是命守臣發檄文告諭，并且嚴整邊防守備。

灝既得憑祥，滅占城，遂侵廣東瓊、雷，盜珠池。廣西之龍州、右平，雲南之臨安、廣南、鎮安，亦數告警。詔守臣詰之，輒詭詞對。廟堂務姑息，雖屢降敕諭，無厲詞。灝益玩侮無畏忌，言："占城王盤羅茶全侵化州道，爲其弟盤羅茶悦所弑，因自立。及將受封，又爲子茶質苔所弑。其國自亂，非臣灝罪。"中朝知其詐，不能詰，但勸令還其土宇。灝奏言："占城非沃壤，家鮮積貯，野絶桑麻，山無金寶之收，海乏魚鹽之利，止産象牙、犀角、烏木、沉香。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其貨不足富，此臣不侵奪占城故也。明詔令臣復其土宇，乞遣朝使申畫郊圻，俾兩國邊陲休息，臣不勝至願。"時占城久爲所據，而其詞誕如此。

黎灝已經得到憑祥，滅亡占城，於是侵犯廣東瓊州、雷州，搶掠珠池。廣西的龍州、右平，雲南的臨安、廣南、鎮安，也多次被侵擾。詔令守臣責問他，就詭言應對。朝廷一心要姑息他，雖然多次降詔告諭，但没有用嚴厲的言辭。黎灝更加輕慢，無所顧忌，說："占城王盤羅茶全侵犯化州道，被他弟弟盤羅茶悦殺死，於是自立爲王。及至將要受封，又被兒子盤羅茶質苔殺死。他們的國家自己發生動亂，不是臣黎灝的罪過。"朝廷知道他欺詐，不能責問，衹勸誡命令他歸還國土。黎灝上奏說："占城不是肥沃之地，百姓少有積蓄，田野没有桑麻，山中没有寶藏可收，海上没有魚鹽得利，衹産象牙、犀角、烏木、沉香。得到它的土地不能居住，得到它的人民不能驅使，得到它的財貨不足以變富，這是臣不侵犯掠奪占城的原因。英明的詔書令我歸還它的國土，請求派朝廷使臣重新劃分疆界，使兩國邊境休養生息，臣十分願意。"當時占城被占據很久，而他的話竟如此荒誕。

先是，安南入貢，多携私物，道憑祥、龍州，乏人轉運，輒興仇釁。會遣使賀册立皇太子，有詔禁飭之。十五年冬，灝遣兵八百餘人，越雲南蒙自界，聲言捕盗，擅結營築室以居。守臣力止之，始退。灝既破占城，志意益廣，親督兵九萬，開山爲三道，攻破哀牢，侵老撾，復大破之，殺宣慰刀板雅、蘭、掌父子三人，其季子怕雅賽走八百以免。灝復積糧練兵，頒僞敕於車里，徵其兵合攻八百。將士暴死者數千，咸言爲雷霆所擊。八百乃遏其歸路，襲殺萬餘人，灝始引還。帝下廷議，請令廣西布政司檄灝斂兵，雲南、兩廣守臣戒邊備而已。既而灝言未侵老撾，且不知八百疆宇何在，語甚誑誕。帝復慰

在此之前，安南進貢，大量携帶私物，取道憑祥、龍州，缺乏人轉運，就挑起事端。恰逢派使者慶賀册立皇太子，降詔對此進行整頓。十五年冬，黎灝派兵八百多人，越過雲南蒙自邊界，聲稱捕盗，擅自建營築室居住。守臣極力制止他們，纔退回。黎灝攻破占城後，志向更大，親自率領九萬軍兵，開闢三條山路，攻破哀牢，侵犯老撾，又大破該國，殺死宣慰刀板雅、刀板蘭、刀板掌父子三人，他的小兒子怕雅賽逃往八百得以幸免。黎灝又積糧練兵，頒僞詔給車里，徵發它的兵力合攻八百。將士暴死的有幾千人，都說是被雷電擊殺。八百於是阻斷他的歸路，襲擊殺死一萬多人，黎灝纔帶兵返回。皇帝交付朝廷商議，衆臣請求命廣西布政司發檄文給黎灝令他收兵，雲南、兩廣守臣加强邊防罷了。不久黎灝稱没侵犯老撾，并且不知道八百疆土在哪裏，言語非常欺誑荒誕。皇帝又撫慰告諭他，最終不奉

諭之，迄不奉命。十七年秋，滿剌加亦以被侵告，帝敕使諭令睦鄰保國。未幾，使臣入貢，請如暹羅、爪哇例賜冠帶。許之，不爲例。

孝宗踐阼，命侍讀劉戩詔諭其國。其使臣來貢，以大喪免引奏。弘治三年，時占城王古來以天朝力得還國，復訴安南見侵。兵部尚書馬文升召安南使臣曰："歸諭爾主，各保疆土享太平。不然，朝廷一旦赫然震怒，天兵壓境，如永樂朝事，爾主得無悔乎?"安南自是有所畏。

十年，灝卒，私謚聖宗。其改元二：光順十年，洪德二十八年。子暉繼，一名鏳，遣使告訃，命行人徐鈺往祭。尋賜暉皮弁服、金犀帶。其使臣言，國主受王封，賜服與臣下無别，乞改賜。禮官言："安南名爲王，實中國臣也。嗣王新立，必賜皮弁冠服，使不失主宰一國之尊，又賜一品常服，俾不忘臣事中國之義。今所請，紊亂祖制，不可許。然此非使臣罪，乃通事者導之妄奏，宜懲。"帝特宥之。十七年，暉卒，私謚憲宗，其改元曰景統。子漼繼，一名敬甫，七月而卒，私謚肅宗。弟誼繼，一名瓙。

武宗踐阼，命修撰倫文叙、給事中張弘至詔諭其國。誼亦遣使告訃，命官致祭如常儀。正德元年册爲王。誼寵任母黨阮种、阮伯勝兄弟，恣行威虐，屠戮宗親，鴆殺祖母。种等怙寵竊權，四年，逼誼自殺，擁立其弟伯勝，貶誼爲厲愍王。國人黎廣等討誅之，立灝孫晭，改謚誼威穆帝。誼在位四年，改元端慶。晭，一名瀅，七年受封，多行不義。

十一年，社堂燒香官陳暠與二子

命。十七年秋，滿剌加也因被侵犯向朝廷控訴它，皇帝令使者告諭命他們睦鄰友好以保衛國家。不久，使臣進貢，請求仿照對待暹羅、爪哇的先例賜給冠帶。皇帝同意了他，不作爲慣例。

孝宗即位，命侍讀劉戩降詔告諭安南。它的使臣來進貢，因皇帝喪事免除引見面奏。弘治三年，當時占城王古來藉朝廷力量得以回國，又投訴被安南侵犯。兵部尚書馬文升召見安南使臣說："回去告諭你的主人，各保疆土享受太平。不然，朝廷一旦赫然震怒，天子大兵壓境，像永樂朝時的事，你的主人不會後悔嗎?"安南從此有所畏懼。

十年，黎灝死去，私定謚號聖宗。他使用兩個年號：光順十年，洪德二十八年。兒子黎暉繼位，又名黎鏳，派使者報喪，皇帝命行人徐鈺前往祭奠。不久賜給黎暉皮弁禮服、金犀帶。他的使臣說，一國之主接受賜封，賜服與臣下没有區别，請求改賜。禮官說："安南名義上稱王，實際是中國的臣屬。繼位的國王新立，一定要賜給皮弁禮服，使他不失去主宰一國的尊嚴，又賜給一品官平時穿的官服，使不忘記臣事中的道義。如今所請求的，擾亂祖宗定下的制度，不能同意。但這不是使臣的罪過，是翻譯誘導他妄加上奏，應懲罰他們。"皇帝特意寬恕了他們。十七年，黎暉死去，私定謚號憲宗，改稱年號景統。兒子黎漼繼承，又名黎敬甫，七個月就死去，私定謚號肅宗。弟弟黎誼繼承，又名黎瓙。

武宗即位，命修撰倫文叙、給事中張弘至降詔告諭安南。黎誼也派使者報喪，皇帝命官員依常規禮儀致以祭奠。正德元年册封爲王。黎誼寵幸放任母親家族的阮种、阮伯勝兄弟，恣意横行施虐，屠戮王族親屬，用毒酒殺死祖母。阮种等仗恃恩寵竊取大權，四年，逼迫黎誼自殺，擁立自己的弟弟阮伯勝，貶稱黎誼爲厲愍王。國人黎廣等討伐殺了他們，立黎灝的孫子黎晭，改黎誼謚號爲威穆帝。黎誼在位四年，改稱年號端慶。黎晭，又名黎瀅，七年受封，做了很多不合道義的事。

十一年，社堂燒香官陳暠與兩個兒子陳昺、

𢙡、昪作亂，殺賙而自立。詭言前王陳氏後，仍稱大虞皇帝，改元應天，貶賙爲靈隱王。賙臣都力士莫登庸初附𢙡，後與黎氏大臣阮弘裕等起兵討之。𢙡敗走，獲𢙡及其黨陳璲等。𢙡與昪奔諒山道，據長寧、太原、清節三府自保。登庸等乃共立賙兄灝之子譓，改謚賙襄翼帝。賙在位七年，改元洪順。譓將請封，因國亂不果。以登庸有功，封武川伯，總水陸諸軍。既握兵柄，潜蓄異志。黎氏臣鄭綏，以譓徒擁虚位，别立其族子酉榜，發兵攻都城。譓出走，登庸擊破綏兵，捕酉榜殺之，益恃功專恣，遂逼妻譓母，迎譓歸，自爲太傅仁國公。十六年，率兵攻陳𢙡，𢙡敗走死。

嘉靖元年，登庸自稱安興王，謀弑譓。譓母以告，乃與其臣杜温潤間行以免，居於清華。登庸立其庶弟𢡟，遷居海東長慶府。世宗踐阼，命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敦詔諭其國。至龍州，聞其國大亂，道不通，乃却還。四年夏，譓遣使間道通貢，并請封，爲登庸所阻。明年春，登庸賂欽州判官唐清，爲𢡟求封。總督張嵿逮清，死於獄。六年，登庸令其黨范嘉謨僞爲𢡟禪詔，簒其位，改元明德，立子方瀛爲皇太子。旋鴆殺𢡟，謚爲恭皇帝。逾年，遣使來貢，至諒山城，被攻而還。九年，登庸禪位於方瀛，自稱太上皇，移居都齋、海陽，爲方瀛外援，作《大誥》五十九條，頒之國中。方瀛改元大正。其年九月，黎譓卒於清華，國亡。

十五年冬，皇子生，當頒詔安南。禮官夏言言："安南不貢已二十年，兩廣守臣謂黎譓、黎𢡟均非黎賙應立之嫡，莫登庸、陳𢙡俱彼國簒逆

陳昪作亂，殺黎賙而自立爲王。詭稱是前國王陳氏的後代，仍稱大虞皇帝，改年號應天，貶稱黎賙爲靈隱王。黎賙的臣下都力士莫登庸起初依附陳𢙡，後來與黎氏大臣阮弘裕等起兵討伐陳𢙡。陳𢙡敗逃，莫登庸俘獲陳𢙡及其同黨陳璲等。陳𢙡與陳昪逃奔諒山道，占據長寧、太原、清節三府保全自己。莫登庸等於是共同擁立黎賙的哥哥黎灝的兒子黎譓，改黎賙謚號爲襄翼帝。黎賙在位七年，改年號洪順。黎譓打算請求賜封，因國家動亂没有實現。因莫登庸有功，封爲武川伯，總管水陸各軍。莫登庸掌握兵權後，暗懷貳心。黎氏的臣下鄭綏，藉口黎譓祇是徒有虚名，另立黎氏同族兄弟的兒子黎酉榜，發兵攻打都城。黎譓出逃，莫登庸擊破鄭綏的軍隊，捕獲黎酉榜并殺了他，更加仗恃有功專横恣肆，於是逼娶黎譓母親爲妻，迎回黎譓，自任太傅仁國公。十六年，率兵攻打陳𢙡，陳𢙡敗逃死去。

嘉靖元年，莫登庸自稱安興王，預謀弑黎譓。黎譓的母親將此事報告，黎譓纔與他的臣子杜温潤秘密逃走得以幸免，居住在清華。莫登庸立黎譓的庶弟黎𢡟，遷居海東長慶府。世宗即位，命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敦降詔告諭安南。到龍州時，聽説安南大亂，道路不通，於是返回。四年夏，黎譓派使者走小道進貢、并請求賜封，被莫登庸攔阻。第二年春，莫登庸賄賂欽州判官唐清，替黎𢡟請封。總督張嵿逮捕唐清，唐清死在監獄。六年，莫登庸命他的同黨范嘉謨僞造黎𢡟禪讓詔書，簒奪帝位，改年號明德，立兒子莫方瀛爲皇太子。不久用毒酒殺死黎𢡟，謚號爲恭皇帝。過了一年，派使者來朝進貢，到諒山城，被攻擊返回。九年，莫登庸禪讓帝位給莫方瀛，自稱太上皇，移居都齋、海陽，作莫方瀛外援，作《大誥》五十九條，在國内頒布。莫方瀛改年號大正。這年九月，黎譓死在清華，國家滅亡。

十五年冬，皇子出生，應當頒詔書給安南。禮官夏言説："安南不進貢已有二十年，兩廣守臣稱黎譓、黎𢡟都不是黎賙應立的嫡系親屬，莫登庸、陳𢙡都是那個國家簒位叛逆的大臣，應派

之臣，宜遣官按問，求罪人主名。且前使既以道阻不通，今宜暫停使命。”帝以安南叛逆昭然，宜急遣官往勘，命言會兵部議征討。言及本兵張瓚等力言逆臣篡主奪國，朝貢不修，决宜致討。乞先遣錦衣官二人往核其實，敕兩廣、雲南守臣整兵積餉，以俟師期，制可。乃命千户陶鳳儀、鄭璽等，分往廣西、雲南，詰罪人主名，敕四川、貴州、湖廣、福建、江西守臣，預備兵食，候征調。户部侍郎唐胄上疏，力陳用兵七不可，語詳其傳中，末言："安南雖亂，猶頻奉表箋，具方物，款關求入。守臣以其姓名不符，拒之。是彼欲貢不得，非負固不貢也。”章下兵部，亦以爲然，命俟勘官還更議。

十六年，安南黎寧遣國人鄭惟僚等赴京，備陳登庸篡弑狀，言："寧即譓子。譓卒，國人立寧爲世孫，權主國事。屢馳書邊臣告難，俱爲登庸邀殺。乞興師問罪，亟除國賊。”時嚴嵩掌禮部，謂其言未可盡信，請羈之，待勘官回奏，從之。尋召鳳儀等還，命禮、兵二部會廷臣議，列登庸十大罪，請大振宸斷，剋期徂征。乃起右都御史毛伯温於家，參贊軍務，命户部侍郎胡璉、高公韶先馳雲、貴、兩廣調度軍食，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爲左、右副總兵，督軍征討，其大將需後命。兵部復奉詔，條用兵機宜十二事。獨侍郎潘珍持不可，抗疏切諫。帝怒，褫其職。兩廣總督潘旦亦馳疏請停前命，言："朝廷方興問罪之師，登庸即有求貢之使，宜因而許之，戒嚴觀變，以待彼國之自定。”嚴嵩、張瓚窺帝旨，力言不可宥，且言黎寧在清都圖恢復，而旦謂彼國俱定，上表求貢，决不可

官員察問，找出罪犯的主謀是誰。并且以前派出的使者因道路被阻未能通行，如今應暫停使者傳命。”皇帝認爲安南叛逆事實明顯，應緊急派官員前往調查，命夏言會同兵部商議征討。夏言和兵部尚書張瓚等極力進言逆臣篡主奪國，不向朝廷進貢，絶對應該征討。請求先派錦衣官二人前往核查實情，詔令兩廣、雲南守臣整頓軍隊蓄積糧餉，等待起兵日期，皇帝詔令同意。於是命千户陶鳳儀、鄭璽等，分别前往廣西、雲南，責問罪犯主謀是誰，詔令四川、貴州、湖廣、福建、江西守臣，預備軍隊糧餉，等候徵調。户部侍郎唐胄上疏，極力陳述不能用兵的七條理由，話語詳見他的傳記中，文末説："安南雖然動亂，仍頻繁上表書，準備地方特産，叩關請求進貢。守臣因他們的姓名不符，拒絶他們。是他們想進貢却不能，不是仗恃堅固不進貢。”奏章交付兵部，也認爲是這樣，命等待調查的官員回來再議。

十六年，安南黎寧派國人鄭惟僚等赴京，詳細陳述莫登庸篡位殺君的罪狀，説："黎寧就是黎譓的兒子。黎譓死後，國人立黎寧爲嫡孫，承襲祖父，暫時主持國事。多次疾馳送信給邊疆守臣報告危難，都被莫登庸攔阻殺害。請求興師問罪，從速除掉國賊。”當時嚴嵩掌管禮部，説他們的話不能全信，請求留置他們，等待調查官員回奏，皇帝聽從了他。不久召回陶鳳儀等，命禮、兵二部會同朝廷衆臣商議，列舉莫登庸十大罪狀，請求皇帝决斷，大振威嚴，限期出征。於是起用在家的右都御史毛伯温，參與軍務，命户部侍郎胡璉、高公韶先行奔赴雲、貴、兩廣調度軍糧，用都督僉事江桓、牛桓任左、右副總兵，率領軍隊征討，大將需在後任命。兵部又奉詔，條列用兵機宜十二件事。唯獨侍郎潘珍堅持不贊同，直言上疏懇切勸諫。皇帝發怒，革去他的官職。兩廣總督潘旦也急馳上疏請求終止以前的命令，説："朝廷剛興師問罪，莫登庸就有請求進貢的使者，應乘機同意他，嚴密戒備以觀察變化，來等待這個國家自己安定。”嚴嵩、張瓚窺視皇帝的意旨，極力進言不能寬恕，并且説黎寧在清都圖謀恢復王位，而潘旦稱這個國家一切都

許。旦疏遂寢。五月，伯温至京，奏上方略六事，以旦不可共事，請易之，優旨褒答。及兵部議上，帝意忽中變，謂黎寧誠僞未審，令三方守臣從宜撫剿，參贊、督餉大臣俱暫停，旦調用，以張經代之。時御史徐九臯、給事中謝廷蒞以修省陳言，亦請罷征南之師。

安定了，上表請求進貢，决不能答應。潘旦奏疏於是被擱置。五月，毛伯温到京，上奏處置方略六條，認爲潘旦不能共事，請求更换他，皇帝降旨讚揚聖旨褒獎答覆。等到兵部决議呈上，皇帝的想法忽然中途變卦，説黎寧真假未辨，命三方守臣相機安撫圍剿，參贊、督餉大臣都暫停，潘旦調離，用張經代替他。當時御史徐九皋、給事中謝廷蒞藉修身反省進言，也請求終止南征的軍隊。

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以獲登庸間諜及所撰僞《大誥》上聞。帝震怒，命守臣仍遵前詔征討。時文盛招納黎氏舊臣武文淵，得其進兵地圖，謂登庸必可破，遂上之朝。廣東按臣余光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較。但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疲敝中國。臣已遣使宣諭，彼如來歸，宜因以撫納。"帝以光輕率，奪禄一年。文盛即傳檄安南，登庸能束身歸命，籍上輿圖，待以不死。於是登庸父子遣使奉表乞降，且投牒文盛及黔國公沐朝輔，具述黎氏衰亂，陳暠叛逆，已與方瀛有功，爲國人歸附，所有土地，已載《一統志》中，乞貰其罪，修貢如制。朝輔等以十七年三月奏聞，而黎寧承前詔，懼天朝竟納其降，備以本國篡弑始末及軍馬之數、水陸進兵道里來上。俱下兵部，集廷臣議。僉言莫氏罪不可赦，亟宜進師。請以原推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伯温仍爲參贊，從之。張經上言："安南進兵之道有六，兵當用三十萬，一歲之餉當用百六十萬，造舟、市馬、制器、犒軍諸費又須七十餘萬。况我調大衆，涉炎海，與彼勞逸殊勢，不可不審處也。"疏方上，欽州知州林希元又力陳登庸可取狀。兵部不能决，復請廷議。及議上，帝不悦曰："朕聞卿士大夫私

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把俘獲的莫登庸間諜及撰寫的僞《大誥》上報。皇帝震怒，命守臣仍遵奉以前詔命征討。當時汪文盛招降接納了黎氏舊臣武文淵，得到他的進兵地圖，稱一定能擊破莫登庸，於是把它進獻給朝廷。廣東巡按官員余光進言説："莫氏篡奪黎氏王位，就像黎氏篡奪陳氏王位，不值得深較。衹應當追究他不敬奉朝廷的罪過，責成他稱臣并恢復進貢，不必遠征，使中原疲敝。我已派使者宣布詔諭，他如果來歸順，應藉機招撫接納。"皇帝認爲余光輕率，剥奪俸禄一年。汪文盛就傳檄給安南，莫登庸能自縛歸順，獻上地圖，免除死罪。於是莫登庸父子派使者上表請求投降，并且致信汪文盛和黔國公沐朝輔，詳述黎氏衰敗禍亂，陳暠叛逆，自己與莫方瀛征討有功，國人歸附，所有土地，已載入《一統志》中，請求寬恕他的罪行，按制度進貢。沐朝輔等在十七年三月奏報，而黎寧接受以前詔令，懼怕朝廷最終接受莫登庸投降，就準備好本國篡位殺君始末及軍馬數量、水陸進兵道路里程來進獻。一起交付兵部，召集朝廷衆臣商議。大家都説莫氏罪不可赦，應急速進軍。請求用原來推舉的咸寧侯仇鸞總管軍務，毛伯温仍任參贊，皇帝聽從了他們。張經上言説："進兵安南的道路有六條，應當用兵三十萬，一年的軍餉應當用一百六十萬，造船、買馬、製造兵器、犒賞軍隊各項費用又需七十多萬。况且我徵調大軍，渡過炎熱的南部地區與對方勞逸情况大爲不同，不能不審慎處理。"奏疏剛呈上，欽州知州林希元又極力陳述莫登庸可攻取的情狀。兵部不能决斷，又請求朝廷商議。等到决議呈上，皇帝不高興地

議，咸謂不當興師。爾等職司邦政，漫無主持，悉委之會議。既不協心謀國，其已之。鸞、伯溫別用。”

十八年，册立皇太子，當頒詔安南。特起黄綰爲禮部尚書，學士張治副之，往使其國。命甫下，方瀛遣使上表降，并籍其土地、户口，聽天朝處分。凡爲府五十有三，州四十有九，縣一百七十有六。帝納之，下禮、兵二部協議。至七月，綰猶未行，以忤旨落職，遂停使命。初，征討之議發自夏言，帝既責綰，因發怒曰："安南事，本一人倡，衆皆隨之。乃訕上聽言計，共作慢詞。此國應棄應討，宜有定議，兵部即集議以聞。"於是瓚及廷臣惶懼，請如前詔，仍遣鸞、伯溫南征。如登庸父子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登庸聞，大喜。

十九年，伯溫等抵廣西，傳檄諭以納款宥罪意。時方瀛已卒，登庸即遣使請降。十一月，率從子文明及部目四十二人入鎮南關，囚首徒跣，匍匐叩頭壇上，進降表，伯溫稱詔赦之。復詣軍門匍匐再拜，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爲藩臣。伯溫等宣示威德，令歸國俟命。疏聞，帝大喜，命削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秩從二品，銀印。舊所僭擬制度悉除去，改其十三道爲十三宣撫司，各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廣西歲給《大統曆》，仍三歲一貢以爲常。更令核黎寧真僞，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奉其祀事，否則已之。制下，登庸悚惕受命。

二十二年，登庸卒，方瀛子福海嗣，遣宣撫同知阮典敬等來朝。二十

説："朕聽説上卿士大夫私下議論，都説不應出兵。你們這些人主管國家政事，散漫没有主見，都推委給集體商議。既然不同心協力爲國家出謀劃策，就停下吧。仇鸞、毛伯溫另外任用。"

十八年，册立皇太子，應當頒布詔書給安南。特地起用黄綰任禮部尚書，學士張治輔助他，前往出使安南國。命令剛下，莫方瀛派使者上表投降，并登記國家的土地、户口，聽從天朝處分。共設五十三府，四十九州，一百七十六縣。皇帝接納了他，交付禮、兵二部協商討論。到了七月，黄綰仍没動身，因違逆聖旨免職，於是終止出使命令。當初，征討的議論出自夏言，皇帝責罰黄綰後，就發怒説："安南的事，本來一人提出，衆人都順從他。却毁謗朕聽從夏言的計謀，都説些輕慢的話。這個國家應放棄應征討，應有定論，兵部馬上召集商議上報。"於是張瓚及朝廷衆臣驚惶畏懼，請求遵奉以前的詔令，仍派仇鸞、毛伯溫南征。如果莫登庸父子自縛歸順，没有異心，就免他們不死，皇帝聽從了他們。莫登庸聽説後，非常高興。

十九年，毛伯溫等抵達廣西，傳檄告訴了歸順恕罪的意思。當時莫方瀛已死，莫登庸就派使者請求投降。十一月，率侄子莫文明及部衆頭目四十二人進入鎮南關，用枷鎖着頭光着脚，在土壇上匍匐叩頭，進獻降表，毛伯溫宣詔赦免他們。又到軍營大門匍匐再拜，獻上土地軍民登記册，請求尊奉皇帝新頒的曆法，永做藩國之臣。毛伯溫等宣講了皇上威德，命他們回國待命。奏疏上報，皇帝十分高興，命削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授予莫登庸都統使，官級從二品，用銀印。以前僭越名分擬定的制度全部廢除，改它的十三道爲十三宣撫司，分别設立宣撫、同知、副使、僉事，聽從都統使任命升降。廣西每年供給《大統曆》，仍按三年進貢一次爲常例。又命核實黎寧真假，果真是黎氏後代，劃出所占據的四個府供他侍奉祭祀事務，如果不是就算了。皇帝的命令下達，莫登庸惶恐受命。

二十二年，莫登庸去世，莫方瀛的兒子莫福海繼承，派宣撫同知阮典敬等來朝拜。二十五

五年，福海卒，子宏瀷嗣。初，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義子，封西寧侯。敬有女嫁方瀛次子敬典，因與方瀛妻武氏通，得專兵柄。宏瀷立，方五歲，敬益專恣用事。登庸次子正中及文明避之都齋，其同輩阮如桂、范子儀等亦避居田里。敬舉兵逼都齋，正中、如桂、子儀等禦之，不勝。正中、文明率家屬奔欽州，子儀收殘卒遁海東。敬詭稱宏瀷歿，以迎立正中爲詞，犯欽州，爲參將俞大猷所敗，誅死。宏瀷初立時，遣使黎光賁來貢，至南寧，守臣以聞。禮官以其國内亂，名分未定，止來使勿進，而令守臣核所當立者。至三十年事白，命授宏瀷都統使，赴關領牒。會部目黎伯驪與黎寧臣鄭檢合兵來攻，宏瀷奔海陽，不克赴。光賁等留南寧且十五年，其偕來使人物故大半。宏瀷祈守臣代請，詔許入京，其都統告身，仍俟宏瀷赴關則給。四十三年，宏瀷卒，子茂洽嗣。萬曆元年，授都統使。三年，遣使謝恩，賀即位，進方物，又補累年所缺之貢。

時莫氏漸衰，黎氏復興，互相構兵，其國益多故。始黎寧之據清華也，仍僭帝號，以嘉靖九年改元元和。居四年，爲登庸所攻，竄占城界。國人立其弟憲，改元光照。十五年，廉知寧所在，迎歸清華，後遷於漆馬江。寧卒，其臣鄭檢立寧子寵。寵卒，無子，國人共立黎暉四世孫維邦。維邦卒，檢子松立其子維潭，世居清華，自爲一國。

萬曆十九年，維潭漸强，舉兵攻茂洽，茂洽敗奔嘉林縣。明年冬，松誘土人内應，襲殺茂洽，奪其都統使印，親黨多遇害。有莫敦讓者，奔防城告難，總督陳蕖以聞。松復擒敦

年，莫福海去世，其子莫宏瀷繼承。當初，莫登庸認石室人阮敬爲義子，封爲西寧侯。阮敬有個女兒嫁給莫方瀛的次子莫敬典，阮敬因與莫方瀛的妻子武氏私通，得以獨攬兵權。莫宏瀷即位時，剛五歲，阮敬更加專横恣意行事。莫登庸的次子莫正中及莫文明躲避他到都齋，他們的同輩阮如桂、范子儀等也避居田間。阮敬發兵進逼都齋，莫正中、阮如桂、范子儀等抵禦他，未能取勝。莫正中、莫文明率領家屬逃到欽州，范子儀收集殘兵逃到海東。阮敬詭稱莫宏瀷死去，以迎立莫正中爲托辭，侵犯欽州，被參將俞大猷擊敗，被殺死。莫宏瀷當初即位時，派使者黎光賁來進貢，到南寧時，守臣上報。禮官認爲他國内動亂，名分未定，阻止來使不讓前進，而命守臣核實應當即位的人。到三十年事情清楚了，命授予莫宏瀷都統使，到鎮南關領取官牒。正趕上部衆頭目黎伯驪與黎寧的臣下鄭檢合兵來攻，莫宏瀷逃奔海陽，未能到鎮南關。黎光賁等留在南寧將近十五年，隨同他出使的人死去大半。莫宏瀷請求守臣代他奏請，詔令同意他進京，他的都統任命書，仍等莫宏瀷到鎮南關纔給予。四十三年，莫宏瀷死去，兒子莫茂洽繼承。萬曆元年，授予都統使。三年，派使者謝恩，慶賀新君即位，進貢地方特産，又補上多年欠缺的貢品。

當時莫氏逐漸衰敗，黎氏重新興起，互相征伐，他們的國家更加多事。起初黎寧占據清華時，仍僭越名分稱帝號，在嘉靖九年改年號元和。過了四年，被莫登庸攻擊，逃竄到占城邊界。國人立他弟弟黎憲，改年號光照。十五年，察知黎寧所在的地方，迎他到清華，後來遷到漆馬江。黎寧死去，他的臣下鄭檢立黎寧的兒子黎寵。黎寵死去，没有兒子，國人共同立黎暉的四世孫黎維邦。黎維邦死去，鄭檢的兒子鄭松立他的兒子黎維潭，世代居住清華，自成一國。

萬曆十九年，黎維潭逐漸强大，發兵攻打莫茂洽，莫茂洽戰敗逃奔嘉林縣。第二年冬天，鄭松引誘當地人做内應，襲擊殺死莫茂洽，奪取他的都統使大印，莫茂洽的親屬同黨大多遇害。有個叫莫敦讓的人，逃奔邊城報告危難，總督陳蕖

讓，勢益張。茂洽子敬恭與宗人履遜等奔廣西思陵州，莫履機奔欽州。獨莫敬邦有衆十餘萬，起京北道，擊走黎黨范拔萃、范百禄諸軍，敦讓得復歸。衆乃推敬邦署都統，諸流寓思陵、欽州者悉還。黎兵攻南策州，敬邦被殺，莫氏勢益衰。敬恭、敬用屯諒山高平，敬璋屯東海新安，懼黎兵追索，竄至龍州、憑祥界，令土官列狀告當事。維潭亦叩關求通貢，識以國王金印。

上報。鄭松又擒獲莫敦讓，勢力更加囂張。莫茂洽的兒子莫敬恭與同族人莫履遜等逃奔廣西思陵州，莫履機逃奔欽州。惟獨莫敬邦有部衆十多萬，起兵京北道，擊退黎氏的同黨范拔萃、范百禄各軍，莫敦讓得以回歸。衆人於是推舉莫敬邦代理都統，流落寄居思陵、欽州的衆人全都回來了。黎氏兵攻打南策州，莫敬邦被殺，莫氏勢力更加衰落。莫敬恭、莫敬用屯兵諒山高平，莫敬璋屯兵東海新安，懼怕黎氏兵追擊搜索，竄逃到龍州、憑祥邊界，命土官列舉事狀報告主管官員。黎維潭也叩關請求通貢，出示國王金印作憑證。

二十一年，廣西巡撫陳大科等上言："蠻邦易姓如弈棋，不當以彼之叛服爲順逆，止當以彼之叛我服我爲順逆。今維潭雖圖恢復，而茂洽固天朝外臣也，安得不請命而擱然戮之。竊謂黎氏擅興之罪，不可不問。莫氏子遺之緒，亦不可不存。倘如先朝故事，聽黎氏納款，而仍存莫氏，比諸漆馬江，亦不翦其祀，於計爲便。"廷議如其言。明年，大科方遣官往察，敬用即遣使叩軍門告難，且乞兵。明年秋，維潭亦遣使謝罪，求款。時大科已爲兩廣總督，與廣西巡撫戴燿并以屬左江副使楊寅秋，寅秋竊計曰："不拒黎，亦不棄莫，吾策定矣。"兩遣官往問，以敬恭等願居高平來告，而維潭求款之使亦數至。寅秋乃與之期，具報督撫。會敬璋率衆赴永安，爲黎氏兵擊敗，海東、新安地盡失，於是款議益决。

二十一年，廣西巡撫陳大科等進言説："蠻族國家改换君主像下棋一様，不應當根據他們反叛還是服從作爲順正和邪逆，衹應當根據他們是背叛我們還是歸服我們作爲順正和邪逆。如今黎維潭雖然圖謀恢復舊業，但莫茂洽本來就是朝廷的外臣，怎麼能不求得准許而凶狠地殺了他。我認爲黎氏擅自起兵的罪行，不能不查問。莫氏遺民的世系不能不保存。如果按先朝舊例，聽從黎氏歸順，但仍保存莫氏，有如當年黎氏退居漆馬江，也不斷絶他的祭祀，這樣做爲宜。"朝廷商議同意他的話。第二年，陳大科剛派官員前往察看，莫敬用就派使者到軍營報告危難，并且請求派兵援助。第二年秋，黎維潭也派使者謝罪，請求歸順。當時陳大科已任兩廣總督，與廣西巡撫戴燿一起委托給左江副使楊寅秋，楊寅秋私下定計説："不拒絶黎氏，也不放棄莫氏，我的計策已定了。"分兩路派官員前往查問，把莫敬恭等願居高平的事來報告，而黎維潭請求歸順的使者也多次來到。楊寅秋於是與他們約定日期，備文上報總督巡撫。恰逢莫敬璋率部衆奔赴永安，被黎氏兵擊敗，海東、新安地盤全部丢失，於是議和的態度更堅决。

時維潭圖恢復名，不欲以登庸自處，無束身入關意。寅秋復遣官諭之，其使者來報如約，至期忽言於關吏曰："士卒饑病，款儀未備。且莫氏吾仇也，栖之高平，未敢聞命。"

當時黎維潭圖謀復國，不想像莫登庸那様主動向朝廷稱臣，没身自縛入關的意思。楊寅秋又派官告諭他，他的使者來報遵循約定，到期時忽然對關吏説："士兵飢餓生病，歸順的禮儀没準備好。并且莫氏是我的仇人，居住在高平，不敢

遂中宵遁去。大科等疏聞，謂其臣鄭松專權所致。維潭復遣使叩關，白己非遁。大科等再遣官諭之，維潭聽命。

聽命。”於是半夜逃跑。陳大科等上疏報告，稱是他的臣下鄭松專權所致。黎維潭又派使者叩關，表白自己不是逃跑。陳大科等又派官告諭他，黎維潭聽從命令。

二十五年，遣使請期，寅秋示以四月。屆期，維潭至關外，譯者詰以六事。首擅殺茂洽，曰：“復仇急，不遑請命。”次維潭宗派，曰：“世孫也，祖暉，天朝曾錫命。”次鄭松，曰：“此黎氏世臣，非亂黎氏也。”然則何宵遁，曰：“以儀物之不戒，非遁也。”何以用王章，曰：“權仿爲之，立銷矣。”惟割高平居莫氏，猶相持不絕。復諭之曰：“均貢臣也，黎昔可栖漆馬江，莫獨不可栖高平乎?”乃聽命。授以款關儀節，俾習之。維潭率其下入關謁御幄，一如登庸舊儀。退謁寅秋，請用賓主禮，不從，四拜成禮而退。安南復定。詔授維潭都統使，頒曆奉貢，一如莫氏故事。先是，黎利及登庸進代身金人，皆囚首面縛，維潭以恢復名正，獨立而肅容。當事嫌其倨，令改製，乃爲俯伏狀，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臣黎維潭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自是，安南復爲黎氏有，而莫氏但保高平一郡。

二十五年，黎維潭派使者請示日期，楊寅秋告訴在四月。到期，黎維潭到關外，翻譯責問六件事。首件擅自殺死莫茂洽，回答說：“復仇心切，來不及請命。”第二件有關黎維潭宗族，回答說：“我是長孫，祖父黎暉，朝廷曾賜封任命。”第三件有關鄭松，回答說：“他是黎氏世代相傳的臣子，不是禍亂黎氏的人。”那麽爲什麽夜間逃跑，回答說：“因用於儀禮的器物没有準備好，并非逃跑。”爲什麽使用國王印章，回答說：“暫時仿造的，當即銷毀了。”衹有割讓高平給莫氏居住的事，仍相持不下。又告諭他說：“都是進貢的外臣，黎氏過去可以住在漆馬江，莫氏難道不能住在高平嗎?”纔聽命。授予他和談叩關禮節，使熟習它們。黎維潭率他的部下入關拜謁御賜帳篷，完全和以前莫登庸的禮儀一樣。退回時拜謁楊寅秋，請他用賓主禮儀，不聽從，拜四次完成禮儀退回。安南重新安定。詔令授予黎維潭都統使，頒布曆書，上貢，完全如同莫氏舊例。在此之前，黎利及莫登庸進獻代身銅人，都用枷鎖着頭反綁雙手，黎維潭認爲恢復正式名分，獨身站立而且表情嚴肅。主管官員嫌他傲慢，命他重新製造，於是做成俯身伏地的樣子，在銅人背上刻上：“安南黎氏長孫，臣黎維潭不能匍匐到天子門前，恭敬地進獻代身銅人，悔改罪過請求開恩。”從此，安南又被黎氏擁有，而莫氏衹保有高平一郡。

二十七年，維潭卒，子維新嗣，鄭松專其柄。會叛酋潘彦構亂，維新與松移保清化。三十四年，遣使入貢，命授都統使。時莫氏宗黨多竄處海隅，往往僭稱公侯伯名號，侵軼邊境，維新亦不能制。守臣檄問，數發兵夾剿，雖應時破滅，而邊方頗受其害。維新卒，子維祺嗣。天啓四年，發兵擊莫敬寬，克之，殺其長子，掠

二十七年，黎維潭死去，兒子黎維新繼承，鄭松獨攬大權。恰逢叛黨首領潘彦作亂，黎維新與鄭松轉移保全清化。三十四年，派使者進貢，皇帝命授予都統使。當時莫氏宗族同黨大多竄逃安身在海邊，往往僭越名分稱公侯伯名號，侵犯邊境，黎維新也不能制止。守臣發檄責問，多次發兵夾擊圍剿，雖然及時攻破剿滅，但邊疆深受其害。黎維新死後，兒子黎維祺繼承。天啓四年，發兵攻擊莫敬寬，打敗了他，殺死他的長

其妻妾及少子以歸。敬寬與次子逃入山中，復回高平，勢益弱。然迄明之世，二姓分據，終不能歸一云。

安南都會在交州，即唐都護治所。其疆域東距海，西接老撾，南渡海即占城，北連廣西之思明、南寧，雲南之臨安、元江。土膏腴，氣候熱，穀歲二稔。人性獷悍。驩、演二州多文學，交、愛二州多倜儻士，較他方爲異。

子，劫掠他的妻妾及小兒子返回。莫敬寬與次子逃進山中，又回到高平，勢力更衰弱。然而迄至明末，二姓割據，最終没能統一。

安南都城在交州，即唐都護治所。它的疆域東至大海，西接老撾，往南渡海就是占城，往北連接廣西的思明、南寧，雲南的臨安、元江。土壤肥沃，氣候炎熱，穀物每年成熟兩次。人民性格粗獷剽悍。驩、演二州多文人學士，交、愛二州多有才之士，跟其他地方不同。

明史卷三百二十二

列傳第二百十

外國(三)

日　本

日本，古倭奴國。唐咸亨初，改日本，以近東海日出而名也。地環海，惟東北限大山，有五畿、七道、三島，共一百十五州，統五百八十七郡。其小國數十，皆服屬焉。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户小者千，多不過一二萬。國主世以王爲姓，群臣亦世官。宋以前皆通中國，朝貢不絶，事具前史。惟元世祖數遣使趙良弼招之不至，乃命忻都、范文虎等帥舟師十萬征之，至五龍山遭暴風，軍盡没。後屢招不至，終元世未相通也。

日本，古稱倭奴國。唐咸亨初年，改稱日本，因靠近東海日出而得名。四面環海，衹有東北面有大山限制，有五畿、七道、三島，共一百一十五個州，統管五百八十七個郡。有幾十個小國，都臣服隸屬。國小的百里，大的不超過五百里。住户少的國家一千户，多的不超過一二萬。國君世代以王爲姓，群臣也世襲爲官。宋以前都與中國交往，朝拜進貢不斷，事情詳見前代史書。衹有元世祖多次派使者趙良弼招他們不來，於是命忻都、范文虎等率水軍十萬征討它，到五龍山遭遇暴風，全軍覆没。後來多次招安不到，到元代結束也不相來往。

明興，高皇帝即位，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人入寇山東濱海州縣。洪武二年三月，帝遣行人楊載詔諭其國，且詰以入寇之故，謂：“宜朝則來廷，不則修兵自固。倘必爲寇盗，即命將徂征耳，王其圖之。”日本王良懷不奉命，復寇山東，轉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

明代興起，高皇帝即位，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被誅殺征服。衆豪强逃亡，往往糾集島上居民入侵山東濱海州縣。洪武二年三月，皇帝派行人楊載傳詔告諭他們的國家，并且責問入侵的緣由，說：“覺得應朝拜就來朝廷，不然就整軍自衛。如果一定要做寇盗，就命將軍征討你們，國王要三思而行。”日本王良懷不奉命，又侵犯山東，轉而搶掠温州、台州、明州近海人民，又侵犯福建沿海各郡。

三年三月，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責讓之，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守關者拒弗納。秩以書抵良懷，良懷延秩入。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書有責其

三年三月，又派萊州府同知趙秩斥責他們，渡海到析木崖，進入日本國境，守關的人拒絶不接納。趙秩把書信送達良懷，良懷請趙秩入關。趙秩告諭他中國的威德，但詔書中有責備他不臣

不臣語。良懷曰："吾國雖處扶桑東，未嘗不慕中國。惟蒙古與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趙姓者訹我以好語，語未既，水軍十萬列海岸矣。以天之靈，雷霆波濤，一時軍盡覆。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趙姓，豈蒙古裔耶？亦將訹我以好語而襲我也。"目左右將兵之。秩不爲動，徐曰："我大明天子神聖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後。能兵，兵我。"良懷氣沮，下堂延秩，禮遇甚優。遣其僧祖來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且送還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餘，以四年十月至京。太祖嘉之，宴賚其使者，念其俗佞佛，可以西方教誘之也，乃命僧祖闡、克勤等八人送使者還國，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是年掠溫州。五年，寇海鹽、澉浦，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萊、登。祖闡等既至，爲其國演教，其國人頗敬信。而王則傲慢無禮，拘之二年，以七年五月還京。倭寇膠州。

服的話。良懷説："我的國家雖然地處扶桑東面，但未嘗不敬慕中國。衹是蒙古與我國同爲夷族，却想統治我們。我的先王不服，於是就派他們姓趙的使臣用好話誘惑我們，話没説完，十萬水軍已列陣海岸了。上天有靈，雷霆波濤，一時全軍覆没。如今新天子稱帝中夏，使臣也姓趙，難道是蒙古人的後代嗎？也要用好話誘惑我們而襲擊我們吧。"目示左右要殺趙秩。趙秩不爲所動，慢慢地説："我大明天子神聖文武，不是蒙古能比的，我也不是蒙古使者的後代。能殺我，就殺我。"良懷盛氣沮喪，下堂邀請趙秩，禮遇非常優厚。派他國僧人祖來上表稱臣，進貢馬及地方特産，并且送還明、台二郡被搶掠的人口七十多人，在洪武四年十月到京。太祖贊揚他，宴請賞賜日本的使者，考慮他們深信佛教，可用西方佛教誘導他們，於是命僧人祖闡、克勤等八人送使者回國，賜給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這年搶掠溫州。五年，侵犯海鹽、澉浦，又侵犯福建海上各郡。六年，皇帝用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察倭寇，倭寇侵犯萊、登。祖闡等到後，爲日本演説西方佛教，日本人非常崇敬信仰。而國王則傲慢無禮，拘押他們二年，在七年五月回京。倭寇侵犯膠州。

時良懷年少，有持明者，與之爭立，國内亂。是年七月，其大臣遣僧宣聞溪等齎書上中書省，貢馬及方物，而無表。帝命却之，仍賜其使者遣還。未幾，其別島守臣氏久遣僧奉表來貢。帝以無國王之命，且不奉正朔，亦却之，而賜其使者，命禮臣移牒，責以越分私貢之非。又以頻入寇掠，命中書移牒責之。乃以九年四月，遣僧圭廷用等來貢，且謝罪。帝惡其表詞不誠，降詔戒諭，宴賚使者如制。十二年來貢。十三年復貢，無表，但持其征夷將軍源義滿奉丞相書，書辭又倨。乃却其貢，遣使齎詔譙讓。十四年復來貢，帝再却之，命

當時良懷年少，有個叫持明的人，與他爭位，國内動亂。這年七月，他的大臣派僧人宣聞溪等帶書信上奏中書省，進貢馬及地方特産，但没有上表。皇帝命拒絶貢品，仍賞賜他的使者讓他們回去。不久，日本其他島的守臣氏久派僧人帶着表來進貢。皇帝因他們没有國王的命令，并且不奉行皇帝新頒的曆法，也拒絶貢品，但賞賜他們的使者，命禮官向他們發去公文，指責他們越名分私自朝貢的錯誤。又因他們頻繁入侵搶掠，命中書用公文譴責他們。於是在九年四月，良懷派僧人圭廷用等來朝貢，并且謝罪。皇帝不滿他們的言辭不誠懇，降詔訓誡告諭，按禮制宴請賞賜使者。十二年來朝貢。十三年又來朝貢，没有上表，衹帶他們的征夷將軍源義滿進奉丞相的書信，書信中言辭又傲慢不遜。於是拒絶他們

禮官移書責其王，并責其征夷將軍，示以欲征之意。良懷上言：

臣聞三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褊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封疆百萬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絶之意。夫天發殺機，移星换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昔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奉貢。

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吴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鋭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羞。自古講和爲上，罷戰爲强，免生靈之塗炭，拯黎庶之艱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國圖之。

帝得表愠甚，終鑒蒙古之轍，不加兵也。

十六年，倭寇金鄉、平陽。十九年，遣使來貢，却之。明年，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濱海四郡，相視形

的貢品，派使者帶詔書責備。十四年又來朝貢，皇帝又拒絶了，命禮官送書信斥責他們的國王，并斥責他們的征夷將軍，示意要征討他們。良懷上書説：

我聽説三皇創立帝位，五帝禪讓君權，祇有中華有君主，難道夷狄没有國君。乾坤浩蕩，不是一個君主獨攬權力，宇宙寬弘，建立衆多國家來分守。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人的天下。我位於偏遠弱小的倭國，國家狹小，城池不滿六十個，疆域不足三千里，尚且有滿意的之心。陛下作爲中華的君主，是萬乘之國的國君，城池幾千座，疆域百萬里，還有不滿足的心思，經常産生滅絶他國的想法。天現殺機，星宿移换。地現殺機，龍蛇游走陸地。人現殺機，天翻地覆。昔日堯、舜有大德，四海來朝拜。湯、武施仁政，八方來進貢。

我聽説天朝有與日本開戰的策略，鄙國也有禦敵的計謀。論文有孔、孟的道德文章，論武有孫、吴的韜略兵法。又聽説陛下選派能幹的將領，調動精鋭的部隊，來侵犯臣的邊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防備，哪裏肯跪在路上而奉送國土呢？順從未必能生，違逆未必就死。相逢在賀蘭山前，聊以博弈游戲，我怕什麽呵。如果君王戰勝臣戰敗，將滿足大國的意願。假使臣戰勝君王戰敗，反被小國羞辱。自古講和爲上，罷戰爲强，免得生靈塗炭，拯救艱辛的百姓。特派使臣，向皇帝崇敬叩拜，願貴國三思。

皇帝得到表十分惱怒，最終以蒙古前車之鑒，没有出兵。

洪武十六年，倭寇侵犯金鄉、平陽。十九年，派使者來朝貢，拒絶了他們。第二年，命江夏侯周德興前往福建沿海四個郡，視察地形。

勢。衛所城不當要害者移置之，民户三丁取一，以充戍卒，乃築城一十六，增巡檢司四十五，得卒萬五千餘人。又命信國公湯和行視浙東西諸郡，整飭海防，乃築城五十九。民户四丁以上者以一爲戍卒，得五萬八千七百餘人，分戍諸衛，海防大飭。閏六月，命福建備海舟百艘，廣東倍之，以九月會浙江捕倭，既而不行。

先是，胡惟庸謀逆，欲藉日本爲助。乃厚結寧波衛指揮林賢，佯奏賢罪，謫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尋奏復賢職，遣使召之，密致書其王，借兵助己。賢還，其王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餘人，詐稱入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劍其中。既至，而惟庸已敗，計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謀也。越數年，其事始露，乃族賢，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絶之，專以防海爲務。然其時王子滕祐壽者，來入國學，帝猶善待之。二十四年五月，特授觀察使，留之京師。後著《祖訓》，列不征之國十五，日本與焉。自是，朝貢不至，而海上之警亦漸息。

成祖即位，遣使以登極詔諭其國。永樂元年，又遣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偕僧道成往。將行，而其貢使已達寧波。禮官李至剛奏："故事，番使入中國，不得私携兵器鬻民。宜敕所司核其舶，諸犯禁者悉籍送京師。"帝曰："外夷修貢，履險蹈危，來遠，所費實多。有所齎以助資斧，亦人情，豈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時直市之，毋阻向化。"十月，使者至，上王源道義表及貢物。帝厚禮之，遣官偕其使還，賚道義冠服、龜鈕金章及錦綺、紗羅。

明年十一月，來賀册立皇太子。時對馬、臺岐諸島賊掠濱海居民，因

衛所城不處要害之地的移地設置，民户三個壯丁抽取一人，來補充戍地士兵，於是修築城池十六座，增設巡檢司四十五個，徵得士兵一萬五千多人。又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東、浙西各郡，整頓海防，於是修築城池五十九個。民户有四個壯丁以上的用一人爲戍守士兵，徵得五萬八千七百多人，分别戍守各衛，海防大大加强。閏六月，命福建準備百艘海船，廣東是它的二倍，在九月會集浙江剿捕倭寇，後來没有行動。

在此之前，胡惟庸謀反，想藉助於日本。於是厚禮結交寧波衛指揮林賢，假裝上奏林賢有罪，貶居日本，命其交結它的君臣。不久上奏恢復林賢職務，派使者召他回來，秘密致信日本國王，借兵幫助自己。林賢返回，日本國王派僧人如瑶率士兵四百多人，詐稱進貢，將進獻巨燭，在其中暗藏火藥、刀劍。來到後，胡惟庸已敗露，計劃没施行。皇帝也不知道他們狡詐的陰謀。過了幾年，這件事纔暴露，於是族誅了林賢，而極其怨怒日本，决意與他們斷交，專心一意整頓海防。但當時日本王子滕祐壽來入國學，皇帝仍善待他。二十四年五月，特授予觀察使，把他留在京城。後來寫《祖訓》，列舉不征討的國家十五個，日本名列其中。從此，日本不再來朝貢，而海上的警事也逐漸平息。

成祖即位，派使者把登基的事降詔告諭日本國。永樂元年，又派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帶僧人道成前往。將要動身，而日本的貢使已到達寧波。禮官李至剛上奏："按慣例，番國使臣進入中國，不能私帶兵器賣給百姓。應詔令主管部門檢查他們的船，各犯禁的都登記押送京城。"皇帝説："外族進行朝貢，歷盡險阻，遠道而來，花費確實很多。有所携帶以補助旅費，也是人之常情，怎能一概拘泥於禁令。至於他們的兵器，也按時價買下它們，不要阻礙他們歸服。"十月，使者來到，呈上國王源道義的奏表及貢品。皇帝厚禮接待他們，派官與他們的使者一起返回，賜給源道義官職禮服、龜紐的金章及錦綺、紗羅。

第二年十一月，日本使者來慶賀册立皇太子。當時對馬、臺岐各島賊寇搶掠沿海居民，於

諭其王捕之。王發兵盡殲其衆，縶其魁二十人，以三年十一月獻於朝，且修貢。帝益嘉之，遣鴻臚寺少卿潘賜偕中官王進賜其王九章冕服及錢鈔、錦綺加等，而還其所獻之人，令其國自治之。使者至寧波，盡置其人於甑，烝殺之。明年正月，又遣侍郎俞士吉齎璽書褒嘉，賜賚優渥。封其國之山爲壽安鎮國之山，御製碑文，立其上。六月，使來謝，賜冕服。五年、六年頻入貢，且獻所獲海寇。使還，請賜仁孝皇后所製《勸善》、《内訓》二書，即命各給百本。十一月再貢。十二月，其國世子源義持遣使來告父喪，命中官周全往祭，賜謚恭獻，且致賻。又遣官齎敕，封義持爲日本國王。時海上復以倭警告，再遣官諭義持剿捕。

八年四月，義持遣使謝恩，尋獻所獲海寇，帝嘉之。明年二月，復遣王進齎敕褒賚，收市物貨。其君臣謀阻進，不使歸，進潛登舶，從他道遁還。自是，久不貢。是年，倭寇盤石。十五年，倭寇松門、金鄉、平陽。有捕倭寇數十人至京者，廷臣請正法。帝曰："威之以刑，不若懷之以德，宜還之。"乃命刑部員外郎吕淵等齎敕責讓，令悔罪自新。中華人被掠者，亦令送還。明年四月，其王遣使隨淵等來貢，謂："海寇旁午，故貢使不能上達。其無賴鼠竊者，實非臣所知。願貸罪，容其朝貢。"帝以其詞順，許之，禮使者如故，然海寇猶不絕。

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都督劉榮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堝。賊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圍望海堝。榮發伏出戰，奇兵斷其歸路。賊奔櫻桃園，榮合兵攻之，斬首七百四

是告諭他們的國王剿捕賊寇。國王發兵全殲賊衆，抓獲他們的首領二十人，在三年十一月進獻給朝廷，并且進貢。皇帝更加贊許他，派鴻臚寺少卿潘賜與宦官王進賜給國王九章冕服及錢鈔、錦綺超過平常，并送還他進獻的人，命他們國家自己整治這些人。使者到寧波，把他們全投入甑中，蒸死了他們。第二年正月，又派侍郎俞士吉帶詔書褒獎，賞賜豐厚。封他國家的山爲壽安鎮國山，御製碑文，豎立山上。六月，使者來謝，皇帝賜給冕服。五年、六年頻頻進貢，并且進獻所俘獲的海盜。使者返回時，請求賜給仁孝皇后所作的《勸善》、《内訓》二書，皇帝就命各給一百本。十一月又進貢。十二月，國王世子源義持派使者來報告父親去世，皇帝命宦官周全前往祭奠，賜謚號恭獻，并且送給財物治喪。又派官帶詔書，封源義持爲日本國王。當時海上又因倭寇警報，又派官告諭源義持剿捕。

永樂八年四月，源義持派使者謝恩，不久進獻所俘獲的海盜，皇帝贊揚他。第二年二月，又派王進帶詔書獎賜財物，收購貨物。日本君臣預謀阻留王進，不讓他回國，王進暗中登船，從别的路逃回。從此，很久不朝貢。這年，倭寇侵犯盤石。十五年，倭寇侵犯松門、金鄉、平陽。有人捕獲倭寇幾十人送到京城，朝廷大臣請求正法。皇帝説："用刑罰威懾他們，不如用恩德感化他們，應遣送他們。"於是命刑部員外郎吕淵等帶詔書譴責，命他們悔過自新。被劫掠的中華人，也命他們送回。第二年四月，日本王派使者隨吕淵等來朝貢，稱："海寇到處都是，因此貢使不能到達。那些無賴偷竊的，實在不是我所知道的。但願寬恕罪行，容許我國朝貢。"皇帝認爲他們言詞馴服，同意了他們，禮遇使者依然如故，然而海盜仍舊不絶。

十七年，倭寇船隻進入王家山島，都督劉榮率精兵疾馳進入望海堝。賊寇幾千人分乘二十艘船，直抵馬雄島，進兵圍攻望海堝。劉榮發伏兵出戰，以奇兵截斷他們的歸路。賊寇逃奔櫻桃園，劉榮合兵攻擊他們，斬殺七百四十二人，生

十二，生擒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寧伯。自是，倭不敢窺遼東。二十年，倭寇象山。

宣德七年正月，帝念四方蕃國皆來朝，獨日本久不貢，命中官柴山往琉球，令其王轉諭日本，賜之敕。明年夏，王源義教遣使來。帝報之，賚白金、綵幣。秋復至。十年十月，以英宗嗣位，遣使來貢。

正統元年二月，使者還，賚王及妃銀幣。四月，工部言："宣德間，日本諸國皆給信符勘合，今改元伊始，例當更給。"從之。四年五月，倭船四十艘連破台州桃渚、寧波大嵩二千户所，又陷昌國衛，大肆殺掠。八年五月，寇海寧。先是，洪熙時，黄巖民周來保、龍巖民鍾普福困於徭役，叛入倭。倭每來寇，爲之鄉導。至是，導倭犯樂清，先登岸偵伺。俄倭去，二人留村中丐食，被獲，置極刑，梟其首於海上。倭性黠，時載方物、戎器，出没海濱，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東南海濱患之。

景泰四年入貢，至臨清，掠居民貨。有指揮往詰，毆幾死。所司請執治，帝恐失遠人心，不許。先是，永樂初，詔日本十年一貢，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軍器，違者以寇論。乃賜以二舟，爲入貢用，後悉不如制。宣德初，申定要約，人毋過三百，舟毋過三艘。而倭人貪利，貢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例當給直。禮官言："宣德間所貢硫黄、蘇木、刀扇、漆器之屬，估時直給錢鈔，或折支布帛，爲數無多，然已大獲利。今若仍舊制，當給錢二十一萬七千，銀價如之。宜大減其直，給銀三萬四千七百有奇。"從之。使臣不悦，請如舊制。

擒八百五十七人。皇上召劉榮到京城，封爲廣寧伯。從此，倭寇不敢窺視遼東。二十年，倭寇侵犯象山。

宣德七年正月，皇帝念及四方番國都來朝貢，惟獨日本很久不朝貢，命宦官柴山前往琉球，命琉球王轉告日本，賜給它詔書。第二年夏天，日本國王源義教派使者來。皇帝回報他，賜給白銀、綵帛。秋天又來。十年十月，因英宗繼位，派使者來朝貢。

正統元年二月，使者返回，賜給國王及妃子銀兩絲帛。四月，工部上言説："宣德年間，日本各國都給信符驗對，如今剛改稱年號，按例應當换給信符。"皇帝聽從了他們。四年五月，倭寇船四十艘接連攻破台州桃渚、寧波大嵩二個千户所，又攻陷昌國衛，大肆殺掠。八年五月，侵犯海寧。在此之前，洪熙年間，黄巖人周來保、龍巖人鍾普福因徭役困窘，叛逃入倭。倭寇每次來侵犯，周來保、鍾普福就做他們的嚮導。至此，帶倭寇侵犯樂清，先登岸偵察。不久倭寇離開，二人留在村裏乞食，被抓獲，處以極刑，在海上梟首示衆。倭寇本性狡黠，經常裝載地方特産、兵器，在沿海出没，得到機會就拿出兵器大肆侵掠，没機會就擺出他們的地方特産而詐稱朝貢，東南沿海以之爲患。

景泰四年朝貢，到臨清時，掠奪居民財物。有指揮前往責問，被毆打幾乎至死。主管部門請求逮捕治罪，皇帝惟恐有失遠方人的心，没答應。在此之前，永樂初年，詔令日本十年朝貢一次，人限於二百，船限於二艘，不能携帶兵器，違者按寇賊論處。於是賜給兩艘船，作爲朝貢使用，後來都不遵循制度。宣德初年，申明確定約束條款，人不能超過三百，船不能超過三艘。但倭人貪利，貢品外所帶私物增加十倍，按例應當照價給錢。禮官上言説："宣德年間進貢的硫磺、蘇木、刀扇、漆器之類，按市價給予錢鈔，或者折合用布帛支付，爲數不多，但已獲大利。如今如果仍按舊例，應當給錢二十一萬七千，按銀計價和這一樣。應該大幅削減貨值，給銀三萬四千七百多。"皇帝聽從了他們。日本使臣不高興，

詔增錢萬，猶以爲少，求增賜物。詔增布帛千五百，終怏怏去。

請求按舊制。詔令增加錢上萬，仍嫌少，請求增加賜物。詔令增加布帛一千五百匹，最終怏怏而去。

天順初，其王源義政以前使臣獲罪天朝，蒙恩宥，欲遣使謝罪而不敢自達，移書朝鮮王令轉請，朝鮮以聞。廷議敕朝鮮核實，令擇老成識大體者充使，不得仍前肆擾，既而貢使亦不至。

天順初年，日本王源義政因以前使臣得罪朝廷，承蒙開恩寬恕，想派使者謝罪而不敢自己前來，致信給朝鮮王讓他轉達請求，朝鮮把這些報告朝廷。廷臣議論詔令朝鮮核實，命日本選老成識大體的人充任使者，不得像以前那樣肆意侵擾，事後貢使也没來。

成化四年夏，乃遣使貢馬謝恩，禮之如制。其通事三人，自言本寧波村民，幼爲賊掠，市與日本，今請便道省祭，許之。戒其勿同使臣至家，引中國人下海。十一月，使臣清啓復來貢，傷人於市。有司請治其罪，詔付清啓，奏言犯法者當用本國之刑，容還國如法論治。且自服不能鈐束之罪，帝俱赦之。自是，使者益無忌。十三年九月來貢，求《佛祖統紀》諸書，詔以《法苑珠林》賜之。使者述其王意，請於常例外增賜，命賜錢五萬貫。二十年十一月復貢。弘治九年三月，王源義高遣使來，還至濟寧，其下復持刀殺人。所司請罪之，詔自今止許五十人入都，餘留舟次，嚴防禁焉。十八年冬來貢，時武宗已即位，命如故事，鑄金牌勘合給之。

成化四年夏天，纔派使者進貢馬匹謝恩，按禮制接待他們。他們的三個翻譯，自稱本是寧波村民，幼年被賊寇劫掠，賣到日本，如今請求順路省親祭祀，皇帝同意了他們。告誡他們不要帶使臣到家中，招引中國人下海。十一月，使臣清啓又來朝貢，在集市上打傷人。有關部門請求治他的罪，詔令交給清啓，他上奏稱犯法的人應當使用本國的法律，容他回國依法論罪。并自己承認不能管束隨從的罪過，皇帝都赦免了他們。從此，使者更加無所顧忌。十三年九月來朝貢，索求《佛祖統紀》等書，詔令把《法苑珠林》賜給他們。使者陳述他們國王的意圖，請求在常例外增加賞賜，皇帝命賜錢五萬貫。二十年十一月又朝貢。弘治九年三月，國王源義高派使者來，返回行至濟寧時，他的下屬又持刀殺人。主管部門請求治他們的罪，詔令從現在起衹允許五十人進京，其餘駐留船上，嚴加防範。十八年冬來朝貢，當時武宗已即位，命遵循舊例，鑄造金牌信符給他們。

正德四年冬來貢。禮官言："明年正月，大祀慶成宴。朝鮮陪臣在殿東第七班，日本向無例，請殿西第七班。"從之。禮官又言："日本貢物向用舟三，今止一，所賜銀幣，宜如其舟之數。且無表文，賜敕與否，請上裁。"命所司移文答之。五年春，其王源義澄遣使臣宋素卿來貢，時劉瑾竊柄，納其黄金千兩，賜飛魚服，前所未有也。素卿，鄞縣朱氏子，名縞，幼習歌唱。倭使見，悦之，而縞

正德四年冬來朝貢。禮官進言説："明年正月，舉行大祀慶成宴。朝鮮陪臣在殿東第七班，日本排位向來没有先例，請求安排在殿西第七班。"皇帝聽從了他們。禮官又説："日本進貢向來用三艘船，如今衹用一艘，所賜銀兩彩帛，應該按它船的數目。并且没有表文，賜詔書與否，請皇上裁定。"皇帝命主管部門發文書答覆他們。五年春，日本王源義澄派使臣宋素卿來朝貢，當時劉瑾竊取大權，收受他黄金千兩，賜給他飛魚服，是前所未有的。宋素卿，是鄞縣朱氏的兒子，名叫朱縞，幼年練習唱歌。日本使者見到

叔澄負其直，因以縞償。至是，充正使，至蘇州，澄與相見。後事覺，法當死，劉瑾庇之，謂澄已自首，并獲免。七年，義澄使復來貢，浙江守臣言："今畿輔、山東盗充斥，恐使臣遇之爲所掠，請以貢物貯浙江官庫，收其表文送京師。"禮官會兵部議，請令南京守備官即所在宴賚，遣歸，附進方物，皆予全直，毋阻遠人向化心。從之。

嘉靖二年五月，其貢使宗設抵寧波。未幾，素卿偕瑞佐復至，互争真僞。素卿賄市舶大監賴恩，宴時坐素卿於宗設上，船後至又先爲驗發。宗設怒，與之鬥，殺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紹興城下，素卿竄匿他所免。凶黨還寧波，所過焚掠，執指揮袁璡，奪船出海。都指揮劉錦追至海上，戰没。巡按御史歐珠以聞，且言："據素卿狀，西海路多羅氏義興者，向屬日本統轄，無入貢例。因貢道必經西海，正德朝勘合爲所奪。我不得已，以弘治朝勘合，由南海路起程，比至寧波，因詰其僞，致啓釁。"章下禮部，部議："素卿言未可信，不宜聽入朝。但釁起宗設，素卿之黨被殺者多，其前雖有投番罪，已經先朝宥赦，毋容問。惟宣諭素卿還國，移咨其王，令察勘合有無，行究治。"帝已報可，御史熊蘭、給事張翀交章言："素卿罪重不可貸，請并治賴恩及海道副使張芹、分守參政朱鳴陽、分巡副使許完、都指揮張浩，閉關絶貢，振中國之威，寢狡寇之計。"事方議行，會宗設黨中林、望古多羅逸出之舟，爲暴風飄至朝鮮。朝鮮人擊斬三十級，生擒二賊以獻。給事中夏言因請逮赴浙江，會所司與素卿雜

他，喜歡他，而朱縞的叔叔朱澄欠他們的錢，於是用朱縞償還。至此，充任正使，到蘇州，朱澄與他相見。後來事發，按法律應當處死，劉瑾庇護他，稱朱澄已自首，都獲得赦免。七年，源義澄的使者又來朝貢，浙江守臣進言："如今京城附近、山東盗賊充斥，擔心使臣遭遇他們被搶掠，請求把貢物貯存在浙江官庫，收下他們的表文送到京城。"禮官會同兵部議論，請求命南京守備官就地宴請賞賜，遣送他們回去，附帶進獻的地方特産，都給全價，不要阻擋遠方人歸服的心意。皇帝聽從了他們。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貢使宗設抵達寧波。不久，宋素卿偕同瑞佐又來，互争真假。宋素卿賄賂市舶太監賴恩，宴會時讓宋素卿坐宗設的上位，船後到又先爲他檢驗放行。宗設惱怒，與他相鬥，殺死瑞佐，燒毁他們的船，追趕宋素卿到紹興城下，宋素卿逃匿到其他地方纔幸免。宗設凶黨返回寧波，所過之處燒殺搶掠，抓捕指揮袁璡，奪船出海。都指揮劉錦追到海上，戰死。巡按御史歐珠上報，并且説："據宋素卿描述，西海路多羅氏義興，向來屬於日本管轄，没有進貢的先例。因進貢的道路必經西海，正德年間驗對的符契被搶去。我不得已，用弘治年間的符契驗對，從南海路起程，等到了寧波，因責問他們作假，引起事端。"奏章交付禮部，禮部議論説："宋素卿的話不可信，不應聽任他進朝。但事端由宗設引起，宋素卿同黨被殺的居多，他以前雖然有投降蕃族的罪行，但已經過先朝赦免，無需再問。衹是要告諭宋素卿回國，移送咨文給他的國王，命察驗有没有符契，再行究查整治。"皇帝已經批覆同意，御史熊蘭、給事張翀交互上奏章説："宋素卿罪行嚴重不能寬恕，請一并懲治賴恩及海道副使張芹、分守參政朱鳴陽、分巡副使許完、都指揮張浩，封閉關口，拒絶朝貢，振中國的國威，滅狡寇的計謀。"事情剛議定執行，恰逢宗設同黨中林、望古多羅逃出的船，被暴風吹到朝鮮。朝鮮人攻擊斬首三十人，生擒二人進獻。給事中夏言於是請逮捕押赴浙江，會同主管部門與宋素卿一起治罪，於是派給事中劉穆、御

治，因遣給事中劉穆、御史王道往。至四年，獄成，素卿及中林、望古多羅并論死，繫獄。久之，皆瘐死。時有琉球使臣鄭繩歸國，命傳諭日本以擒獻宗設，還袁璡及海濱被掠之人，否則閉關絶貢，徐議征討。

九年，琉球使臣蔡瀚者，道經日本，其王源義晴附表言："向因本國多事，干戈梗道。正德勘合不達東都，以故素卿捧弘治勘合行，乞貸遣。望并賜新勘合、金印，修貢如常。"禮官驗其文，無印篆，言："倭譎詐難信，宜敕琉球王傳諭，仍遵前命。"十八年七月，義晴貢使至寧波，守臣以聞。時不通貢者已十七年，敕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核，果誠心效順，如制遣送，否則却回，且嚴居民交通之禁。明年二月，貢使碩鼎等至京申前請，乞賜嘉靖新勘合，還素卿及原留貢物。部議："勘合不可遽給，務繳舊易新。貢期限十年，人不過百，舟不過三，餘不可許。"詔如議。二十三年七月復來貢，未及期，且無表文。部臣謂不當納，却之。其人利互市，留海濱不去。巡按御史高節請治沿海文武將吏罪，嚴禁奸豪交通，得旨允行。而内地諸奸利其交易，多爲之囊槖，終不能盡絶。

二十六年六月，巡按御史楊九澤言："浙江寧、紹、台、温皆濱海，界連福建福、興、漳、泉諸郡，有倭患，雖設衛所城池及巡海副使、備倭都指揮，但海寇出没無常，兩地官弁不能通攝，制禦爲難。請如往例，特遣巡視重臣，盡統海濱諸郡，庶事權歸一，威令易行。"廷議稱善，乃命副都御史朱紈巡撫浙江兼制福、興、漳、泉、建寧五府軍事。未幾，

史王道前往。到四年，案子定下來，宋素卿及中林、望古多羅一起被判死罪，囚禁獄中。很久以後，都病死獄中。當時有琉球使臣鄭繩回國，命他轉告日本擒獲宗設進獻，送還袁璡及被搶的沿海居民，否則封閉關口，斷絶朝貢，再商議征討。

九年，琉球使臣蔡瀚，路經日本，日本國王源義晴托付他上表説："以前因本國多事，戰事阻塞道路。正德年間供驗對的符契没有送到東都，因此宋素卿帶弘治時的符契前去，請求寬恕遣返。希望一起賜給新符契、金印，像往常一樣恢復朝貢。"禮官驗對他的表文，没有印篆，説："倭寇詭詐難信，應詔令琉球王轉告，仍尊奉以前的命令。"十八年七月，源義晴貢使到達寧波，守臣上報。當時不通朝貢已十七年，詔令巡按御史督管協同三司官員核實，果真誠心歸順，按制度送到京城，否則退回，并且嚴禁和居民往來。第二年二月，貢使碩鼎等到京重申以前的請求，請賜給嘉靖新符契，歸還宋素卿及原先扣留的貢物。禮部提議："符契不能馬上賜給，務必上繳舊的更换新的。貢期限爲十年，人不超過一百，船不超過三艘，其餘不能同意。"詔令聽從提議。二十三年七月又來朝貢，没到貢期，并且没有表文。禮部官員認爲不應接受，拒絶了他們。這些人從互市中得利，留在沿海不離開。巡按御史高節請求懲治沿海文武將吏的罪，嚴禁奸商土豪與之來往，得聖旨批准執行。而内地的衆奸人從交易中獲利，很多人爲他們庇護，最終不能完全杜絶。

二十六年六月，巡按御史楊九澤進言："浙江寧、紹、台、温都在沿海，與福建福、興、漳、泉各郡接界，常有倭患，雖然設置衛所城池及巡海副使、備倭都指揮，但海寇出没無常，兩地官兵不能兼管，制止抵禦很困難。請按照先例，特派巡視大臣，統管沿海各郡，以求各種事務權力歸一，威嚴的命令容易執行。"朝廷議論認爲很好，於是命副都御史朱紈巡撫浙江兼管福、興、漳、泉、建寧五府軍事。不久，日本王源義晴派使者周良等提前來朝貢，用四艘船，六

其王義晴遣使周良等先期來貢，用舟四，人六百，泊於海外，以待明年貢期。守臣沮之，則以風爲解。十一月事聞，帝以先期非制，且人船越額，敕守臣勒回。十二月，倭賊犯寧、台二郡，大肆殺掠，二郡將吏并獲罪。

明年六月，周良復求貢，紈以聞。禮部言："日本貢期及舟與人數雖違制，第表辭恭順，去貢期亦不遠，若概加拒絶，則航海之勞可憫，若稍務含容，則宗設、素卿之事可鑒。宜敕紈循十八年例，起送五十人，餘留嘉賓館，量加犒賞，諭令歸國。若互市防守事，宜在紈善處之。"報可。紈力言五十人過少，乃令百人赴都。部議但賞百人，餘罷勿賞。良訴貢舟高大，勢須五百人。中國商舶入海，往往藏匿島中爲寇，故增一舟防寇，非敢違制。部議量增其賞，且謂："百人之制，彼國勢難遵行，宜相其貢舟大小，以施禁令。"從之。

日本故有孝、武兩朝勘合幾二百道，使臣前此入貢請易新者，而令繳其舊。至是良持弘治勘合十五道，言其餘爲素卿子所竊，捕之不獲。正德勘合留十五道爲信，而以四十道來還。部議令異時悉繳舊，乃許易新，亦報可。

當是時，日本王雖入貢，其各島諸倭歲常侵掠，濱海奸民又往往勾之。紈乃嚴爲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斬之。由是，浙、閩大姓素爲倭内主者，失利而怨。紈又數騰疏於朝，顯言大姓通倭狀，以故閩、浙人皆惡之，而閩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閩産也，上疏詆紈，請改巡撫爲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又奪紈官。羅織其擅

百人，停泊在外海，以等待第二年的貢期。守臣阻止他們，就藉風大辯解。十一月事情上報，皇帝認爲提前違反制度，并且人和船超過限額，詔令守臣勒令他們返回。十二月，倭寇侵犯寧、台二郡，大肆殺人搶掠，二郡將吏一起獲罪。

第二年六月，周良又請求朝貢，朱紈上報。禮部進言説："日本貢期及船和人數雖然違反制度，但表文言辭恭順，離貢期也不遠，如果一概加以拒絶，那麼航海的辛勞值得憐惜，如果稍加寬容，那麼宗設、宋素卿的事例可以借鑒。應詔令朱紈遵循十八年的先例，起送五十人，其餘留在嘉賓館，酌情加以犒賞，詔令他們回國。像互市防守這樣的事，應由朱紈妥善處置。"皇帝批覆同意。朱紈力言五十人過少，於是命一百人赴京。部臣議論衹賞百人，其餘免除不賞。周良訴説貢船高大，勢必需要五百人。中國商船入海，往往藏匿島中做海寇，因此增加一船防寇，并非敢違反制度。部臣提議酌情增加對他們的賞賜，并且説："一百人的制度，這個國家勢必難以遵守執行，應視其貢船大小，來施行禁令。"皇帝聽從了他們。

日本原來有孝宗、武宗兩朝的符契將近二百道，使臣在此之前進貢請求更換新的，就命他們繳回舊的。至此周良持有弘治時的符契十五道，稱其餘的被宋素卿的兒子偷去，抓捕不到他。正德時的符契留下十五道作信物，而把四十道送還。部臣提議命他們另擇時間全部繳回舊的，纔允許更換新的，皇帝也批覆同意。

當時，日本王雖然朝貢，它各島衆倭寇每年時常侵犯搶掠，沿海奸民又往往勾結他們。朱紈於是嚴加申明禁止，查獲有勾結他們的，不等命令就可相機行事斬了他。因此，浙、閩大姓人家中一向做倭寇内綫的人，利益受到損失而怨恨。朱紈又多次上疏給朝廷，極言大姓私通倭寇的罪狀，因此閩、浙的人都痛恨他，而閩人尤爲痛恨。巡按御史周亮，是閩地人，上疏誣陷朱紈，請求改巡撫爲巡視，以縮小他的權力。周亮在朝廷的同黨又幫助他，皇帝竟同意了他們的請求。

殺罪，紈自殺。自是不置巡撫者四年，海禁復弛，亂益滋甚。

又免了朱紈的官職。羅織他擅自殺人的罪名，朱紈自殺。從此四年不設置巡撫，海上禁令又鬆弛，禍亂滋生更嚴重。

祖制，浙江設市舶提舉司，以中官主之，駐寧波。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上。及世宗，盡撤天下鎮守中官，并撤市舶，而濱海奸人遂操其利。初市猶商主之，及嚴通番之禁，遂移之貴官家，負其直者愈甚。索之急，則以危言嚇之，或又以好言紿之，謂我終不負若直。倭喪其貲不得返，已大恨，而大奸若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素窟其中，以內地不得逞，悉逸海島爲主謀。倭聽指揮，誘之入寇。海中巨盜，遂襲倭服飾、旂號，并分艘掠內地，無不大利，故倭患日劇，於是廷議復設巡撫。三十一年七月，以僉都御史王忬任之，而勢已不可撲滅。

按祖先制度，浙江設置市舶提舉司，用宦官掌管它，駐在寧波。海船到就評估貨價，管制權在皇上。到世宗時，全部撤掉天下鎮守宦官，并撤掉市舶提舉司，而沿海奸人就操縱交易謀利。起初買賣還由商人主持，到嚴禁通番，就轉移到達官貴人家，欠倭人錢的情況更加嚴重。索要得急，就危言聳聽嚇唬他們，或又用好話欺騙他們，聲稱我最終不會欠你的錢。倭人損失了錢財不能返回，已很憤恨，而像汪直、徐海、陳東、麻葉之類的大奸人平時聚集其中，因內地不能得逞，全逃到海島做主謀。倭人聽從指揮，誘使他們入侵。海中大盜，於是襲用倭寇服飾、旗號，并分船搶掠內地，無不獲大利，所以倭患日益嚴重，於是朝廷提議重新設置巡撫。三十一年七月，用僉都御史王忬就任這個職位，但倭寇的勢力已不能撲滅。

明初，沿海要地建衛所，設戰船，董以都司、巡視、副使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敝伍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見寇舶至，輒望風逃匿，而上又無統率御之。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殘破。

明代初年，沿海重要的地方建衛所，設戰船，用都司、巡視、副使等官管理，控制周密。及至和平日久，船破兵虛。等遇到警報，纔招募漁船來協助哨所守衛。兵不是訓練有素，船不是專業駕駛，看到倭寇船到，就望風而逃，而上面又没有統帥管制他們。因此倭寇船隻所到的地方，没有不殘損破敗的。

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四月犯太倉，破上海縣，掠江陰，攻乍浦。八月劫金山衛，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倉掠蘇州，攻松江，復趨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復薄蘇州，入崇德縣。六月由吳江掠嘉興，還屯柘林。縱橫來往，若入無人之境，忬亦不能有所爲。未幾，忬改撫大同，以李天寵代，又命兵部尚書張經總督軍務。乃大徵兵四

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結衆倭寇大舉入侵，幾百艘戰船相連，遮天蔽日地殺到。浙東、浙西、江南、江北，沿海幾千里，同時告警。攻破昌國衛。四月侵犯太倉，攻破上海縣，搶掠江陰，攻打乍浦。八月劫掠金山衛，侵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從太倉掠奪蘇州，攻打松江，又開向江北，逼近通州、泰興。四月攻陷嘉善，攻破崇明，又逼近蘇州，進入崇德縣。六月從吳江掠奪嘉興，回兵駐扎柘林。縱横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王忬也不能有所作爲。不久，王忬改任大同巡撫，用李天寵接替他，又命兵部尚書張經總督軍務。於是從四方大規模徵兵，合力進軍圍剿。

方，協力進剿。

是時，倭以川沙窪、柘林爲巢，抄掠四出。明年正月，賊奪舟犯乍浦、海寧，陷崇德，轉掠塘棲、新市、横塘、雙林等處，攻德清縣。五月復合新倭，突犯嘉興，至王江涇，乃爲經擊斬千九百餘級，餘奔柘林。其他倭復掠蘇州境，延及江陰、無錫，出入太湖。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倭戰則驅其所掠之人爲軍鋒，法嚴，人皆致死，而官軍素懦怯，所至潰奔。帝乃遣工部侍郎趙文華督察軍情。文華顛倒功罪，諸軍益解體。經、天寵并被逮，代以周珫、胡宗憲。逾月，珫罷，代以楊宜。

這時，倭寇以川沙窪、柘林爲老巢，四出抄没搶掠。第二年正月，賊寇奪船侵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轉而搶掠塘棲、新市、横塘、雙林等處，攻打德清縣。五月又聯合新的倭寇，突然侵犯嘉興，到王江涇，纔被張經攻擊斬殺一千九百多人，其餘的逃奔柘林。其他倭寇又在蘇州境内搶掠，延及江陰、無錫，出入太湖。大概真正的倭寇占十分之三，跟從倭寇的占十分之七。倭寇作戰時就驅使他們搶掠的人做先鋒，軍法威嚴，人人都捨生忘死，而官軍向來怯懦，所到之處都潰敗奔逃。皇帝於是派工部侍郎趙文華督察軍情。趙文華顛倒功過是非，各軍更加土崩瓦解。張經、李天寵一起被逮捕，用周珫、胡宗憲代替他們。過了一個月，周珫被罷免，用楊宜代替他。

時賊勢蔓延，江、浙無不蹂躪。新倭來益衆，益肆毒。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新關西剽淳安，突徽州歙縣，至績谿、旌德，過涇縣，趨南陵，遂達蕪湖。燒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寧鎮，徑侵南京。倭紅衣黄蓋，率衆犯大安德門，及夾岡，乃趨秣陵關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陽、宜興。聞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進，抵無錫，駐惠山。一晝夜奔百八十餘里，抵滸墅。爲官軍所圍，追及於楊林橋，殲之。是役也，賊不過六七十人，而經行數千里，殺戮戰傷者幾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

當時寇賊勢力蔓延，江、浙無不遭到蹂躪。新倭寇來的更多，更加肆意作惡。每次自己燒掉所乘船，登岸劫掠。從杭州北新關往西劫掠淳安，突襲徽州歙縣，到績谿、旌德，過涇縣，開向南陵，於是到達蕪湖。焚燒南岸，奔向太平府，侵犯江寧鎮，徑直侵犯南京。倭寇紅衣黄帽，率部衆侵犯大安德門，到了夾岡，就直趨秣陵關而去，從溧水順流劫掠溧陽、宜興。聽説官兵從太湖殺出，於是越過武進，抵達無錫，駐守惠山。一晝夜狂奔一百八十多里，抵達滸墅。被官軍圍攻，追到楊林橋，殲滅了他們。此戰，賊寇不過六七十人，而行程幾千里，殺戮擊傷將近四千人，歷經八十多天纔被殲滅，這是嘉靖三十四年九月的事。

應天巡撫曹邦輔以捷聞，文華忌其功。以倭之巢於陶宅也，乃大集浙、直兵，與宗憲親將之。又約邦輔合剿，分道并進，營於松江之甎橋。倭悉鋭來衝，遂大敗，文華氣奪，賊益熾。十月，倭自樂清登岸，流劫黄巖、仙居、奉化、餘姚、上虞，被殺擄者無算。至嵊縣乃殲之，亦不滿二

應天巡撫曹邦輔報捷，趙文華忌妒他的功勞。認爲倭寇的老巢在陶宅，於是大規模集結浙江、南直隸的兵力，與胡宗憲親自率領他們。又相約曹邦輔聯合圍剿，分路并進，在松江的甎橋扎營。倭寇用全部精鋭來衝擊，官軍於是大敗，趙文華氣餒，賊寇更加囂張。十月，倭寇從樂清登岸，流竄劫掠黄巖、仙居、奉化、餘姚、上虞，被殺死擄掠的不計其數。到嵊縣纔殲滅他

百人，顧深入三府，歷五十日始平。其先一枝自山東日照流劫東安衛，至淮安、贛榆、沭陽、桃源，至清河阻雨，爲徐、邳官兵所殲，亦不過數十人，流害千里，殺戮千餘，其悍如此。而文華自甎橋之敗，見倭寇勢甚，其自柘林移於周浦，與泊於川沙舊巢及嘉定高橋者自如，他侵犯者無虚日，文華乃以寇息請還朝。

們，也不滿二百人，但深入三府，歷經五十天纔平定。此前有一支倭兵從山東日照流竄劫掠東安衛，到淮安、贛榆、沭陽、桃源，到清河受大雨阻止，被徐、邳官兵殲滅，他們也不過幾十人，流竄危害上千里，殺死一千多人，他們凶悍到這樣的程度。而趙文華自從甎橋戰敗，見倭寇勢力很强，倭寇從柘林轉移到周浦，與停泊在川沙老巢及嘉定高橋時一樣自由，其他地方的侵犯一天也不停，趙文華於是藉口倭寇被平息請求回朝。

明年二月，罷宜，代以宗憲，以阮鶚巡撫浙江。於是宗憲乃請遣使諭日本國王，禁戢島寇，招還通番奸商，許立功免罪。既得旨，遂遣寧波諸生蔣洲、陳可願往。及是，可願還，言至其國五島，遇汪直、毛海峰，謂日本内亂，王與其相俱死，諸島不相統攝，須遍諭乃可杜其入犯。又言，有薩摩洲者，雖已揚帆入寇，非其本心，乞通貢互市，願殺賊自效。乃留洲傳諭各島，而送可願還。宗憲以聞，兵部言："直等本編民，既稱效順，即當釋兵。乃絶不言及，第求開市通貢，隱若屬國然，其奸叵測。宜令督臣振揚國威，嚴加備禦。移檄直等，俾剿除舟山諸賊巢以自明。果海疆廓清，自有恩賚。"從之。

第二年二月，罷免楊宜，用胡宗憲代替他，用阮鶚任浙江巡撫。於是胡宗憲就請求派使者告諭日本國王，嚴禁島上寇賊作亂，招回勾結番人的奸商，准許他們立功贖罪。得到聖旨後，就派寧波諸生蔣洲、陳可願前往。此時，陳可願返回，説到了他們國家五個島嶼，遇見汪直、毛海峰，稱日本國内動亂，國王與他的丞相都死了，各島互相不能統管，必須逐一告諭纔能杜絶他們入侵。又説，有個叫薩摩洲的人，雖然已經駕船入侵，但不是他的本意，請求通貢互市，願意殺賊效勞。於是留下蔣洲告諭各島，而送陳可願返回。胡宗憲上報，兵部進言説："汪直等本是在編百姓，既然聲稱效力歸順，就應當放下武器，但絶口不提，衹求開市通貢，似乎像屬國的樣子，他們的奸詐不可推測。應當命督管大臣振揚國威，嚴加防禦。發檄文給汪直等，讓他們剿除舟山各賊巢以自我明志。果真沿海肅清，自然會有恩賜。"皇帝聽從了他們。

時兩浙皆被倭，而慈谿焚殺獨慘，餘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烏鎮、皂林間，皆爲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命宗憲亟圖方略。七月，宗憲言："賊首毛海峰自陳可願還，一敗倭寇於舟山，再敗之瀝表，又遣其黨招諭各島，相率效順，乞加重賞。"部令宗憲以便宜行。當是時，徐海、陳東、麻葉，方連兵攻圍桐鄉，宗憲設計間之，海遂擒東、葉以降，盡殲其餘衆於乍浦。未幾，復蹴

當時兩浙都遭受倭患，而慈谿焚燒殺戮尤其凄慘，餘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烏鎮、皂林之間，都成爲寇賊巢穴，前後到來的有二萬多人，皇帝命胡宗憲從速謀劃策略。七月，胡宗憲進言説："賊首毛海峰自從陳可願返回，在舟山第一次打敗倭寇，在瀝表再次打敗他們，又派他的同黨招撫告諭各島，争相效忠歸順，請求賜給重賞。"兵部命胡宗憲相機行事，遇事可自行决斷。當時，徐海、陳東、麻葉，正合兵圍攻桐鄉，胡宗憲設計離間他們，徐海於是擒獲陳東、麻葉投降，在乍浦全殲他們的剩餘部衆。不久，

海於梁莊，海亦授首，餘黨盡滅。江南、浙西諸寇略平，而江北倭則犯丹陽及掠瓜洲，燒漕艘者明春復犯如皋、海門，攻通州，掠揚州、高郵，入寶應，遂侵淮安府，集於廟灣，逾年乃克。其浙東之倭則盤踞於舟山，亦先後爲官軍所襲。

又在梁莊追上徐海，徐海也被斬首，餘黨全被殲滅。江南、浙西各路寇賊大致平定，而江北倭寇則侵犯丹陽及搶掠瓜洲，那些燒掉漕船的人第二年春又侵犯如皋、海門，攻打通州，搶掠揚州、高郵，進入寶應，又侵入淮安府，在廟灣集合，經過一年纔平定。浙東的倭寇就盤踞在舟山，也先後被官軍襲擊。

先是，蔣洲宣諭諸島，至豐後被留，令僧人往山口等島傳諭禁戢。於是山口都督源義長具咨送還被掠人口，而咨乃用國王印。豐後太守源義鎮遣僧德陽等具方物，奉表謝罪，請頒勘合修貢，送洲還。前楊宜所遣鄭舜功出海哨探者，行至豐後島，島主亦遣僧清授附舟來謝罪，言前後侵犯，皆中國奸商潛引諸島夷衆，義鎮等實不知。於是宗憲疏陳其事，言："洲奉使二年，止歷豐後、山口二島，或有貢物而無印信勘合，或有印信而無國王名稱，皆違朝典。然彼既以貢來，又送還被掠人口，實有畏罪乞恩意。宜禮遣其使，令傳諭義鎮、義長，轉諭日本王，擒獻倡亂諸渠及中國奸宄，方許通貢。"詔可。

在此之前，蔣洲宣詔告諭各島，到豐後被留下，命僧人前往山口等島告諭禁止侵擾。於是山口都督源義長備咨文送回被搶掠的人口，而咨文是用國王印。豐後太守源義鎮派僧人德陽等備置地方特産，上表謝罪，請求頒發符契朝貢，送蔣洲返回。以前楊宜所派的鄭舜功出海偵探，行至豐後島，島主也派僧人清授隨船來謝罪，稱前後侵犯，都是中國奸商暗中誘使各島夷衆，源義鎮等確實不知道。於是胡宗憲上疏陳述此事，說："蔣洲奉命出使二年，祇歷經豐後、山口二島，或有貢物而没有印章符契，或有印章而没有國王名稱，都違反朝廷典章。然而他們既然來朝貢，又送回被搶掠的人口，確實有畏罪求恩的心意。應按禮節遣返他們的使者，命傳文告諭源義鎮、源義長，轉告日本王，擒獲并進獻作亂的衆首領和中國奸人，纔允許通貢。"降詔同意。

汪直之踞海島也，與其黨王激、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各挾倭寇爲雄。朝廷至懸伯爵、萬金之賞以購之，迄不能致。及是，内地官軍頗有備，倭雖横，亦多被剿戮，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往往怨直，直漸不自安。宗憲與直同郡，館直母與其妻孥於杭州，遣蔣洲齎其家書招之。直知家屬固無恙，頗心動。義鎮等以中國許互市，亦喜。乃裝巨舟，遣其屬善妙等四十餘人隨直等來貢市，於三十六年十月初，抵舟山之岑港。將吏以爲入寇也，陳兵備。直乃遣王激入見宗憲，謂："我以好來，何故陳兵待我？"激即毛海峰，直養子也。宗憲

汪直盤踞海島時，與他的同黨王激、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各自仗恃倭寇稱雄。朝廷以至於懸賞伯爵、萬金來購求他們，最終没能奏效。到這時，内地官軍頗有防備，倭寇雖然蠻横，也大多被剿殺，有全島没有一人逃回去的，往往抱怨汪直，汪直逐漸内心不安。胡宗憲與汪直是同郡人，讓汪直的母親和他的妻子兒女居住在杭州客館，派蔣洲帶他的家書去招撫他。汪直知道家屬確實安然無恙，頗爲心動。源義鎮等因中國同意互市，也高興。於是用巨船裝貨，派他的屬下善妙等四十多人隨汪直等來朝貢互市，嘉靖三十六年十月初，抵達舟山的岑港。將吏以爲倭寇入侵，列兵戒備。汪直就派王激入見胡宗憲，説："我好心前來，爲什麽列兵對我？"王激就是毛海峰，是汪直的養子。胡宗憲慰勞備至，

慰勞甚至，指心誓無他。俄善妙等見副將盧鏜於舟山，鏜令擒直以獻。語泄，直益疑。宗憲開諭百方，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滶出，吾當入見。"宗憲立遣之。直又邀一貴官爲質，即命指揮夏正往。直以爲信，遂與宗滿、清溪偕來。宗憲大喜，禮接之甚厚，令謁巡按御史王本固於杭州，本固以屬吏。滶等聞，大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據岑港堅守。

逾年，新倭大至，屢寇浙東三郡。其在岑港者，徐移之柯梅，造新舟出海，宗憲不之追。十一月，賊揚帆南去，泊泉州之浯嶼，掠同安、惠安、南安諸縣，攻福寧州，破福安、寧德。明年四月遂圍福州，經月不解。福清、永福諸城皆被攻毁，蔓延於興化，奔突於漳州。其患盡移於福建，而潮、廣間亦紛紛以倭警聞矣。至四十年，浙東、江北諸寇以次平。宗憲尋坐罪被逮。明年十一月，陷興化府，大殺掠，移據平海衛不去。初，倭之犯浙江也，破州縣衛所城以百數，然未有破府城者。至是，遠近震動，亟徵俞大猷、戚繼光、劉顯諸將合擊，破之。其侵犯他州縣者，亦爲諸將所破，福建亦平。

其後，廣東巨寇曾一本、黄朝太等，無不引倭爲助。隆慶時，破碣石、甲子諸衛所。已，犯化州石城縣，陷錦囊所、神電衛。吴川、陽江、茂名、海豐、新寧、惠來諸縣，悉遭焚掠。轉入雷、廉、瓊三郡境，亦被其患。萬曆二年，犯浙東寧、紹、台、温四郡，又陷廣東銅鼓石、雙魚所。三年犯電白。四年犯定海。八年，犯浙江韭山及福建澎湖、東湧。十年犯温州，又犯廣東。十六年

指心發誓没有他心。不久善妙等在舟山見到副將盧鏜，盧鏜讓他們擒獲汪直進獻。談話泄露，汪直更加疑心。胡宗憲千方百計開導，汪直始終不相信，説："果真像你説的，可放出王滶，我就入見。"胡宗憲立即放回王滶。汪直又要求用一大官作人質，胡宗憲就命指揮夏正前往。汪直認爲可信，於是與葉宗滿、王清溪同來。胡宗憲大喜，接待禮儀非常隆重，讓他們到杭州拜謁巡按御史王本固，王本固讓屬吏見他們。王滶等聽説後非常憤恨，支解夏正，燒船登山，占據岑港堅守。

過了一年，新倭寇大規模殺到，多次侵犯浙東三郡。那些在岑港的，慢慢移兵柯梅，造新船出海，胡宗憲不追趕他們。十一月，賊寇揚帆向南開去，停泊在泉州的浯嶼，搶掠同安、惠安、南安各縣，攻打福寧州，攻破福安、寧德。第二年四月又圍攻福州，過了一個月也不解除包圍。福清、永福各城都被攻破焚毁，蔓延到興化，奔襲漳州。他們的禍害都轉移到福建，而潮、廣之間也紛紛以倭警上報。到四十年，浙東、江北衆寇依次平定。胡宗憲不久定罪被逮捕。第二年十一月，倭寇攻陷興化府，大肆殺掠，移兵占據平海衛不走。當初，倭寇侵犯浙江，攻破的州縣衛所城數以百計，但没有攻破府城的。至此，遠近震動，急徵俞大猷、戚繼光、劉顯等將領合擊，攻破他們。那些侵犯其他州縣的倭寇，也被衆將擊破，福建也平定了。

這之後，廣東大盗曾一本、黄朝太等，無不勾引倭寇作爲輔助。隆慶年間，攻破碣石、甲子各衛所。不久，侵犯化州石城縣，攻陷錦囊所、神電衛。吴川、陽江、茂名、海豐、新寧、惠來各縣，都遭焚燒搶掠。轉而進入雷、廉、瓊三郡境内，也遭受倭寇災禍。萬曆二年，侵犯浙東寧、紹、台、温四郡，又攻陷廣東銅鼓石、雙魚所。三年侵犯電白。四年侵犯定海。八年，侵犯浙江韭山及福建澎湖、東湧。十年侵犯温州，又侵犯廣東。十六年侵犯浙江。但當時的邊疆官吏以嘉靖之禍爲戒，海防很嚴整，賊寇來了常常

犯浙江。然時疆吏懲嘉靖之禍，海防頗飭，賊來輒失利。其犯廣東者，爲蜑賊梁本豪勾引，勢尤猖獗。總督陳瑞集衆軍擊之，斬首千六百餘級，沈其船百餘艘，本豪亦授首。帝爲告謝郊廟，宣捷受賀云。

失利。那些侵犯廣東的，被蜑族寇賊梁本豪勾引，勢力尤其猖獗。總督陳瑞召集衆軍攻擊他們，斬首一千六百多人，擊沉他們的船一百多艘，梁本豪也被斬首。皇帝爲此告謝郊廟，宣布大捷接受祝賀。

日本故有王，其下稱關白者最尊，時以山城州渠信長爲之。偶出獵，遇一人卧樹下，驚起衝突，執而詰之。自言爲平秀吉，薩摩州人之奴，雄健蹻捷，有口辯。信長悦之，令牧馬，名曰木下人。後漸用事，爲信長畫策，奪并二十餘州，遂爲攝津鎮守大將。有參謀阿奇支者，得罪信長，命秀吉統兵討之。俄信長爲其下明智所殺，秀吉方攻滅阿奇支，聞變，與部將行長等乘勝還兵誅之，威名益振。尋廢信長三子，僭稱關白，盡有其衆，時爲萬曆十四年。於是益治兵，征服六十六州，又以威脅琉球、吕宋、暹羅、佛郎機諸國，皆使奉貢。乃改國王所居山城爲大閣，廣築城郭，建宫殿，其樓閣有至九重者，實婦女珍寶其中。其用法嚴，軍行有進無退，違者雖子婿必誅，以故所向無敵。乃改元文禄，并欲侵中國，滅朝鮮而有之。召問故時汪直遺黨，知唐人畏倭如虎，氣益驕。益大治兵甲，繕舟艦，與其下謀，入中國北京者用朝鮮人爲導，入浙、閩沿海郡縣者用唐人爲導。慮琉球泄其情，使毋入貢。

日本以前有王，他下面稱關白的人最尊貴，當時用山城州首領信長擔任。偶然出獵，遇見一個人躺在樹下，驚醒後躍起左衝右突，抓住責問他。自稱是平秀吉，是薩摩州人的奴僕，雄健矯捷，有口才。信長喜歡他，讓他牧馬，叫他木下人。後來逐漸管事，爲信長出謀劃策，一并奪取二十多個州，於是任攝津鎮守大將。有個叫阿奇支的參謀，得罪了信長，信長就命平秀吉帶兵討伐他。不久信長被自己的部下明智殺死，平秀吉剛攻打消滅阿奇支，聽到事變，與部將行長等乘勝回兵殺了明智，威名大震。不久廢掉信長的三個兒子，僭越名分自稱關白，完全擁有了信長的部衆，當時是萬曆十四年。於是更用力治兵，征服六十六州，又用淫威脅迫琉球、吕宋、暹羅、佛郎機各國，都讓他們進貢。於是改國王居住的山城爲大閣，廣築城郭，建宫殿，那樓閣有達到九層的，婦女珍寶充實其中。他用法嚴厲，行軍有進無退，違者即使是兒子女婿也必定誅殺，因此所向無敵。於是改年號文禄，并想侵犯中國，滅亡朝鮮而占據它。召來以前汪直遺黨詢問，知道唐人畏倭如虎，氣勢更驕横。更加大治兵甲，修繕戰船，與他的手下謀劃，進中國北京的用朝鮮人做嚮導，進浙、閩沿海郡縣的用唐人做嚮導。擔心琉球泄露他的内情，不讓他們進貢。

同安人陳甲者，商於琉球。懼爲中國害，與琉球長史鄭迥謀，因進貢請封之使，具以其情來告。甲又旋故鄉，陳其事於巡撫趙參魯。參魯以聞，下兵部，部移咨朝鮮王。王但深辨嚮導之誣，亦不知其謀己也。

同安人陳甲，在琉球經商。擔憂平秀吉成爲中國的禍害，與琉球長史鄭迥商議，通過進貢請封的使者，把平秀吉的内情全都相告。陳甲又回到故鄉，把此事陳述給巡撫趙參魯。趙參魯上報，皇帝交付兵部，兵部移送咨文給朝鮮王。朝鮮王祇是極力辯解所謂嚮導不真實，也不知道平秀吉圖謀自己的事。

初，秀吉廣徵諸鎮兵，諸三歲糧，欲自將以犯中國。會其子死，旁無兄弟。前奪豐後島主妻爲妾，慮其爲後患。而諸鎮怨秀吉暴虐，咸曰："此舉非襲大唐，乃襲我耳。"各懷異志。由是，秀吉不敢親行。二十年四月，遣其將清正、行長、義智，僧玄蘇、宗逸等，將舟師數百艘，由對馬島渡海陷朝鮮之釜山，乘勝長驅，以五月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清正等遂逼王京。朝鮮王李昖棄城奔平壤，又奔義州，遣使絡繹告急。倭遂入王京，執其王妃、王子，追奔至平壤，放兵淫掠。七月，命副總兵祖承訓赴援，與倭戰於平壤城外，大敗，承訓僅以身免。八月，中朝乃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爲經略，都督李如松爲提督，統兵討之。

當初，平秀吉廣徵各鎮兵馬，儲備三年的糧食，打算親自率兵侵犯中國。恰好他兒子死了，又没有兄弟。以前奪取豐後島主的妻子做妾，擔心她成爲後患。而各鎮怨恨平秀吉暴虐，都説："此舉不是襲擊大唐，是襲擊我們。"各懷異志。因此，平秀吉不敢親自出征。二十年四月，派他的將領清正、行長、義智，僧人玄蘇、宗逸等，率戰船幾百艘，從對馬島渡海攻陷朝鮮的釜山，乘勝長驅直入，在五月渡過臨津，搶掠開城，分别攻陷豐德各郡。朝鮮望風潰敗，清正等於是逼近王京。朝鮮王李昖棄城逃奔平壤，又逃奔義州，派使者絡繹不絶地向明朝廷告急。倭寇於是進入王京，抓獲他的王妃、王子，追擊到平壤，縱兵肆意搶掠。七月，皇帝命副總兵祖承訓前往救援，與倭寇在平壤城外交戰，大敗，祖承訓僅自身幸免。八月，朝廷便用兵部侍郎宋應昌任經略，都督李如松任提督，帶兵討伐他們。

當是時，寧夏未平，朝鮮事起，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募能説倭者偵之，於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星即假游擊將軍銜，送之如松麾下。明年，如松師大捷於平壤，朝鮮所失四道并復。如松乘勝趨碧蹄館，敗而退師。於是封貢之議起，中朝彌縫惟敬以成款局，事詳《朝鮮傳》。久之，秀吉死，諸倭揚帆盡歸，朝鮮患亦平。然自關白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巢，東南稍有安枕之日矣。秀吉凡再傳而亡。

當時，寧夏没平定，朝鮮戰事又起，兵部尚書石星無計可施，招募能講倭話的人偵察他們，於是嘉興人沈惟敬應招。石星就暫時授予他游擊將軍的頭銜，送他到李如松麾下。第二年，李如松軍隊在平壤大捷，朝鮮所失的四道一并收復。李如松乘勝開向碧蹄館，因戰敗退軍。於是封賞納貢的建議又提起，朝廷遮掩沈惟敬的作爲以形成講和的局面，事情詳見《朝鮮傳》。很久以後，平秀吉死去，衆倭寇全都揚帆回歸，朝鮮之患也平息。然而自從關白侵略朝鮮，前後七年，損失軍隊幾十萬，耗費糧餉幾百萬，朝廷與朝鮮最終也没有取勝的辦法。到關白死去，兵禍纔結束，衆倭寇也都退守島上老巢，東南沿海稍微有高枕無憂的日子了。平秀吉共兩次傳位而滅亡。

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至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云。

到明代結束，通倭的禁令非常嚴厲，里巷平民，以至用指稱倭寇來互相謾駡，甚至用它來嚇唬小孩子。

明史卷三百二十三

列傳第二百十一

外國(四)

琉球　吕宋　合猫里　美洛居　沙瑶　呐嗶嘽　雞籠
婆羅　麻葉甕　古麻剌朗　馮嘉施蘭　文郎馬神

琉球

琉球居東南大海中，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遣官招諭之，不能達。洪武初，其國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爲姓，而中山最强。五年正月，命行人楊載以即位建元詔告其國，其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隨載入朝，貢方物。帝喜，賜《大統曆》及文綺、紗羅有差。七年冬，泰期復來貢，并上皇太子箋。命刑部侍郎李浩齎賜文綺、陶鐵器，且以陶器七萬、鐵器千就其國市馬。九年夏，泰期隨浩入貢，得馬四十匹。浩言其國不貴紈綺，惟貴磁器、鐵釜，自是賞賚多用諸物。明年，遣使賀正旦，貢馬十六匹、硫黄千斤。又明年復貢。山南王承察度亦遣使朝貢，禮賜如中山。十五年春，中山來貢，遣内官送其使還國。明年，與山南王并來貢，詔賜二王鍍金銀印。時二王與山北王争雄，互相攻伐。命内史監丞梁民賜之敕，令罷兵息民，三王并奉命。山北王怕尼芝即遣使偕二王使朝貢。十八年又貢，賜山北王鍍金銀印如二王，而賜二王海舟各

琉球位於東南面的大海中，自古不與中國來往。元世祖派官員前去招撫，不能到達。洪武初年，那個國家有三個王，分别稱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都以尚爲姓，而中山王最强大。五年正月，派行人楊載將皇帝登極新建年號詔示那個國家，中山王察度派弟弟泰期等人跟隨楊載到中國朝見，貢上特産。皇帝高興，賜予《大統曆》和文綺、紗羅不等。七年冬天，泰期又來朝貢，并呈上皇太子的信。皇帝命刑部侍郎李浩賞賜文綺、陶器、鐵器，并且帶着陶器七萬件、鐵器一千件到他們國家换馬。九年夏天，泰期隨同李浩前來進貢，得到馬四十匹。李浩説那個國家不看重絲織品，衹看重瓷器、鐵鍋，從此賞賜多用這些東西。第二年，派使者慶賀新年，進貢馬十六匹、硫磺一千斤。又第二年又進貢。山南王承察度也派使者前來進貢，禮遇賞賜跟中山王一樣。十五年春天，中山王前來進貢，派宦官送他們的使者回國。第二年，與山南王一起來朝貢，下詔賜予二位國王鍍金的銀印。當時二王與山北王争霸，互相攻打。派内史監丞梁民賜給他們敕令，命令他們停止戰争讓人民休養生息，三王都接受了命令。山北王怕尼芝隨即派使者同另外二王一起前來進貢。十八年又上貢，賜給山北王跟其他二王一樣的鍍金銀印，而賜給二王每人一

一。自是，三王屢遣使奉貢，中山王尤數。二十三年，中山來貢，其通事私携乳香十斤、胡椒三百斤入都，爲門者所獲，當入官。詔還之，仍賜以鈔。

二十五年夏，中山貢使以其王從子及寨官子偕來，請肄業國學。從之，賜衣巾靴襪并夏衣一襲。其冬，山南王亦遣從子及寨官子入國學，賜賚如之。自是，歲賜冬夏衣以爲常。明年，中山兩入貢，又遣寨官子肄業國學。是時，國法嚴，中山生與山南生有非議詔書者，帝聞，置之死，而待其國如故。山北王怕尼芝已卒，其嗣王攀安知，二十九年春遣使來貢。令山南生肄國學者歸省，其冬復來。中山亦遣寨官子二人及女官生姑、魯妹二人，先後來肄業，其感慕華風如此。中山又遣使請賜冠帶，命禮部繪圖，令自製。其王固以請，乃賜之，并賜其臣下冠服。又嘉其修職勤，賜閩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貢使往來。及惠帝嗣位，遣官以登極詔諭其國，三王亦奉貢不絶。

條海船。從此，三王多次派使者來進貢，中山王最多。二十三年，中山王來進貢，他的翻譯私自携帶乳香十斤、胡椒三百斤進京，被守門人查獲，應該没收入官府。皇帝下詔還給他，仍賜給他鈔票。

二十五年夏天，中山上貢使者與他們國王的侄子和寨官的兒子一同前來，請求在國學學習。答應了他們，賜給衣服、頭巾、靴子、襪子和夏天的衣服一套。這年冬天，山南王也派侄子和寨官的兒子進入國學，賞賜跟中山王的一樣。從這以後，每年賜予冬夏衣服成爲常例。第二年，中山兩次來進貢，又派寨官的兒子到國學學習。這時，國法嚴明，中山和山南的學生有非議詔書的，皇帝聽説了，把他們處死，而待他們國家如原來一樣。山北王怕尼芝已去世，該國繼位的王攀安知，二十九年春天派使者前來進貢。讓山南在國學學習的學生回去看望父母，當年冬天又回來了。中山也派寨官的兒子二人和女官生姑、魯妹二人，先後來學習，他們仰慕華夏文化到這種地步。中山又派使者請求賜予官帽和衣帶，命令禮部繪了圖紙，讓他們自己製作。他們的國王堅持請求，纔賜予，并賜給他的大臣官衣官帽。又稱贊他們職事勤勞，賜予閩地船工三十六户，以便於上貢使者的往來。等到惠帝繼位，派官員把登極的詔書宣告於他們國家，三王也不斷前來進貢。

成祖承大統，詔諭如前。永樂元年春，三王并來貢。山北王請賜冠帶，詔給賜如中山。命行人邊信、劉亢齎敕使三國，賜以絨錦、文綺、紗羅。明年二月，中山王世子武寧遣使告父喪，命禮部遣官諭祭，賻以布帛，遂命武寧襲位。四月，山南王從弟汪應祖亦遣使告承察度之喪，謂前王無子，傳位應祖，乞加朝命，且賜冠帶。帝并從之，遂遣官册封。時山南使臣私齎白金詣處州市磁器，事發，當論罪。帝曰："遠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悉貰之。三

成祖繼位，跟以前一樣頒布詔書。永樂元年春天，三王一起前來進貢。山北王請求賜予冠帽和衣帶，下詔賜予跟中山王一樣。派行人邊信、劉亢携帶詔書出使三國，賜給他們絨錦、文綺、紗羅。第二年二月，中山王世子武寧派使者報告父親去世，命令禮部派官員宣詔祭祀，賜給辦喪的布帛，於是命令武寧繼位。四月，山南王堂弟汪應祖也派使者報告承察度去世，説前王没有兒子，傳位給汪應祖，請求朝廷任命，并且賜給冠帽和衣帶。皇帝都答應了，於是派官員前去册封。當時山南使臣私帶白銀到處州買瓷器，事情暴露，應當判罪。皇帝説："遠方的人，衹知道謀利而已，哪裏知道禁令。"都赦免了他們。三

年，山南遣寨官子入國學。明年，中山亦遣寨官子六人入國學，并獻奄豎數人。帝曰："彼亦人子，無罪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部臣言："還之，慮阻歸化之心，請但賜敕，止其再進。"帝曰："諭以空言，不若示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獻媚，必將繼進。天地以生物爲心，帝王乃可絶人類乎?"竟還之。五年四月，中山王世子思紹遣使告父喪，諭祭，賜賻册封如前儀。

年，山南派寨官的兒子進入國學。第二年，中山也派寨官的兒子六人進入國學，并獻上幾名閹人。皇帝説："那也是人家的兒子，没有罪過而殘害他們，怎麽能忍心呢?"命令禮部送還這些人。禮部大臣説："退還這些人，恐怕會阻礙他們歸附的感情，請衹賜給詔書，不讓他們再進。"皇帝説："以空話告訴他們，不如用實事提示他們。現在不退還，他們想獻媚，必定會接着進獻。天地以繁衍生命爲中心，帝王怎麽能使人類斷絶呢?"最終退還了這些人。五年四月，中山王太子思紹派使者告訴父親去世，宣詔祭祀，賜給隨葬物品册封都跟以前一樣。

八年，山南遣官生三人入國學，賜巾服靴縧、衾褥帷帳，已復頻有所賜。一日，帝與群臣語及之。禮部尚書呂震曰："昔唐太宗興庠序，新羅、百濟并遣子來學。爾時僅給廪餼，未若今日賜予之周也。"帝曰："蠻夷子弟慕義而來，必衣食常充，然後嚮學。此我太祖美意，朕安得違之。"明年，中山遣國相子及寨官子入國學，因言："右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擢爲國相。左長史朱復，本江西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今年逾八十，請令致仕還鄉。"從之。乃命復、茂并爲國相，復兼左長史致仕，茂兼右長史任其國事。十一年，中山遣寨官子十三人入國學。時山南王應祖爲其兄達勃期所弑，諸寨官討誅之，推應祖子他魯每爲主，以十三年三月請封。命行人陳季若等封爲山南王，賜誥命冠服及寶鈔萬五千錠。

八年，山南派高官子弟三人進入國學，賜給頭巾、長衣、靴子、絲帶、被褥和帷帳，後來又經常有所賞賜。一天，皇帝與群臣談起此事。禮部尚書呂震説："從前唐太宗興辦學校，新羅、百濟都派子弟前來學習。那時衹提供生活物資，不如現在賞賜得周全。"皇帝説："外國子弟仰慕禮義前來，一定要衣食經常充裕，然後纔安心學習。這是我們太祖的美意，朕怎能違背它。"第二年，中山派國相的兒子和寨官的兒子進入國學，并報告説："右長史王茂輔佐多年，請求提升爲國相。左長史朱復，本是江西饒州人，輔佐臣的祖父察度四十多年，從不懈怠。現在年過八十，請讓他退休還鄉。"聽從了他們。於是命令朱復、王茂一起擔任國相，朱復兼任左長史退休，王茂兼任右長史處理國事。十一年，中山派寨官的兒子十三人進入國學。這時山南王汪應祖被他的哥哥達勃期所殺，衆寨官討伐誅殺了他，推舉汪應祖的兒子他魯每爲首領，在十三年三月請求册封。派行人陳季若等封他爲山南王，賜予誥命帽子衣服以及鈔票一萬五千錠。

琉球之分三王也，惟山北最弱，故其朝貢亦最稀。自永樂三年入貢後，至是年四月始入貢。其後，竟爲二王所并，而中山益强，以其國富，一歲常再貢三貢。天朝雖厭其繁，不能却也。其冬，貢使還至福建，擅奪

琉球分爲三王，衹有山北最弱小，所以他們前來進貢也最稀少。從永樂三年來進貢後，到這年四月纔來進貢。這以後，最終被另二王吞并，而中山日益强大，因他們國家富强，一年常常進貢兩三次。朝廷雖然討厭他們的頻繁，但不能推却。這年冬天，進貢使者回去途經福建，擅自搶

海舶，殺官軍，且毆傷中官，掠其衣物。事聞，戮其爲首者，餘六十七人付其主自治。明年遣使謝罪，帝待之如初，其修貢益謹。二十二年春，中山王世子尚巴志來告父喪，諭祭賜賻如常儀。

仁宗嗣位，命行人方彝詔告其國。洪熙元年命中官齎敕封巴志爲中山王。宣德元年，其王以冠服未給，遣使來請，命製皮弁服賜之。三年八月，帝以中山王朝貢彌謹，遣官齎敕往勞，賜羅錦諸物。

山南自四年兩貢，終帝世不復至，亦爲中山所并矣。自是，惟中山一國朝貢不絶。

正統元年，其使者言："初入閩時，止具貢物報閩。下人所齎海肥、螺殼，失於開報，悉爲官司所没入，致來往乏資，乞賜垂憫。"命給直如例。明年，貢使至浙江，典市舶者復請籍其所齎，帝曰："番人以貿易爲利，此二物取之何用，其悉還之，著爲令。"使者奏："本國陪臣冠服，皆國初所賜，歲久敝壞，乞再給。"又言："小邦遵奉正朔，海道險遠，受曆之使，或半歲一歲始返，常懼後時。"帝曰："冠服令本邦自製。《大統曆》，福建布政司給予之。"七年正月，中山世子尚忠來告父喪，命給事中余忭、行人劉遜封忠爲中山王。敕使之用給事中，自兹始也。忭等還，受其黄金、沉香、倭扇之贈，爲偵事者所覺，并下吏，杖而釋之。十二年二月，世子尚思達來告父喪，命給事中陳傅、行人萬祥往封。

景泰二年，思達卒，無子，其叔父金福攝國事，遣使告喪。命給事中喬毅、行人童守宏封金福爲王。五年

刦海船，殺死官軍，并且打傷了宦官，搶掠他們的衣物。事情傳到朝廷，殺了爲首的人，其餘的六十七人交給他們的首領自己懲治。第二年派使者謝罪，皇帝待他們跟原來一樣，他們獻納貢品更加恭謹。二十二年春天，中山王世子尚巴志前來報告父親去世，按照通常儀禮宣詔賜給辦喪物品。

仁宗繼位，派行人方彝詔示他們國家。洪熙元年派宦官携持詔書封尚巴志爲中山王。宣德元年，他們國王因没賜給帽子和衣服，派使者前來請求，命令製作了鹿皮衣帽賜給他。三年八月，皇帝因中山王貢獻物品更加恭謹，派官員携詔書前去慰勞，賜予綾羅綢緞等物品。

山南從四年進貢兩次，到仁宗朝結束没有再來，也被中山吞并了。從此，衹有中山一國不斷來進貢。

正統元年，中山國的使者説："剛到閩地時，衹開列貢物上報。下人所帶的海肥、螺殼，没有開列呈報，都被官府没收，以致來回缺乏費用，請求賜予憐憫。"命令按舊例付給價錢。第二年，進貢使者來到浙江，主管海外貿易的官員又請求没收他們携帶的物品，皇帝説："番人以貿易謀利，這兩種東西拿了有什麽用，都還給他們，寫成法令。"使者上奏説："我們國家大臣的帽子和衣服，都是建國初期賞賜的，年代久已破舊了，請求再賞賜。"又説："小國遵奉皇上頒布的曆法，海路艱險遥遠，接受曆法的使者，或半年或一年往返一次，常怕拖延了時令。"皇帝説："帽子和衣服讓本國自己製作。《大統曆》，福建布政司給他們。"七年正月，中山世子尚忠前來報告父親去世，命令給事中余忭、行人劉遜封尚忠爲中山王。敕使用給事中，從此開始。余忭等回來，接受他們贈予的黄金、沉香、倭扇，被偵探發現，一起下交官吏審訊，受杖刑後釋放。十二年二月，世子尚思達來報告父親去世，命令給事中陳傅、行人萬祥前往册封。

景泰二年，思達去世，没有兒子，他的叔父金福掌管國家大事，派使者來報喪。派給事中喬毅、行人童守宏封金福爲王。五年二月，金福的

二月，金福弟泰久奏："長兄金福殂，次兄布里與兄子志魯爭立，兩傷俱殞，所賜印亦毀壞。國中臣民推臣權攝國事，乞再賜印鎮撫遠藩。"從之。明年四月，命給事中嚴誠、行人劉儉封泰久爲王。天順六年三月，世子尚德來告父喪，命給事中潘榮、行人蔡哲封爲王。

成化五年，其貢使蔡璟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爲琉球通事，傳至璟，擢長史。乞如制賜誥贈封其父母。"章下禮官，以無例而止。明年，福建按察司言："貢使程鵬至福州，與指揮劉玉私通貨賄，并宜究治。"命治玉而宥鵬。七年三月，世子尚圓來告父喪，命給事中丘弘、行人韓文封爲王。弘至山東病卒，命給事中官榮代之。十年，貢使至福建，殺懷安民夫婦二人，焚屋劫財，捕之不獲。明年復貢，禮官因請定令二年一貢，毋過百人，不得附携私物，騷擾道途。帝從之，賜敕戒王。其使者請如祖制，比年一貢，不許。又明年，貢使至，會册立東宫，請如朝鮮、安南，賜詔齎回。禮官議琉球與日本、占城并居海外，例不頒詔，乃降敕以文錦、綵幣賜其王及妃。十三年，使臣來，復請比年一貢，不許。明年四月，王卒，世子尚真來告喪，乞嗣爵，復請比年一貢。禮官言，其國連章奏請，不過欲圖市易。近年所遣之使，多係閩中逋逃罪人，殺人縱火，奸狡百端，專貿中國之貨，以擅外蕃之利，所請不可許。乃命給事中董旻、行人張祥往封，而不從其請。十六年，使來，復引《祖訓》條章請比年一貢，帝賜敕戒約之。十八年，使者至，復以爲言，賜敕如初。使者携陪臣子五人來受學，命隸南京國子

弟弟泰久上奏說："大哥金福去世，二哥布里與大哥的兒子志魯爭奪王位，兩人都受傷而死，所賞賜的印也毀壞了。國內大臣和人民推舉臣暫時掌管國家大事，請求再賜給印章以安撫遠藩。"皇帝答應了他。第二年四月，派給事中嚴誠、行人劉儉封泰久爲王。天順六年三月，世子尚德前來報告父親去世，派給事中潘榮、行人蔡哲封他爲王。

成化五年，他們國家進貢使者蔡璟說："我祖父原來是福建南安人，任琉球的翻譯，傳到我，升爲長史。請求按制度賜予誥命贈封我的父母。"奏章下發給禮官，因没有先例而作罷。第二年，福建按察司說："進貢使者程鵬到了福州，與指揮劉玉私通賄賂，都應追究懲治。"命令懲治劉玉而寬赦了程鵬。七年三月，世子尚圓前來報告父親去世，派給事中丘弘、行人韓文封他爲王。丘弘到山東病死了，派給事中官榮代替他。十年，進貢使者來到福建，殺死懷安百姓夫婦二人，焚燒房屋搶走財物，捉拿他没抓到。第二年又來進貢，禮官因此請求規定讓他們兩年進貢一次，不要超過一百人，不能附帶私人物品，不能騷擾沿途。皇帝聽從了，賜詔書告誡他們的國王。他們的使者請求按照祖宗制度，一年進貢一次，皇帝不答應。又到了第二年，進貢使者前來，恰逢册立太子，請求跟朝鮮、安南一樣，賜詔書帶回去。禮官商議說琉球與日本、占城都在海外，按例不頒發詔書，於是皇帝下詔將文錦、綵帛賜給他們國王和王妃。十三年，使臣前來，又請求一年進貢一次，皇帝不答應。第二年四月，中山王去世，世子尚真前來報喪，請求繼承王位，又請求一年進貢一次。禮官說，他們國家接連上奏章請求，不過想進行貿易。近年所派的使者，大多是閩中逃亡的罪人，殺人放火，十分奸詐，專門買中國的貨物，以占有外國的好處，他們的請求不能答應。於是派給事中董旻、行人張祥前去册封，但没答應他們的請求。十六年，使臣前來，又引用《祖訓》中的條文請求一年進貢一次，皇帝賜詔書告誡他們。十八年，使者來到，又提出此事，賜的詔書跟原來一樣。使者携

監。二十二年，貢使來，其王移咨禮部，請遣五人歸省，從之。

帶大臣的兒子五個前來學習，讓他們隸屬南京國子監。二十二年，進貢使者前來，他們國王移送咨文給禮部，請求讓五個人回去看望父母，答應了他們。

弘治元年七月，其貢使自浙江來。禮官言貢道向由福建，今既非正道，又非貢期，宜却之，詔可。其使臣復以國王移禮部文來，上言舊歲知東宮册妃，故遣使來賀，非敢違制。禮官乃請納之，而稍減傔從賜賚，以示裁抑之意。三年，使者至，言近歲貢使止許二十五人入都，物多人少，慮致疏虞。詔許增五人，其傔從在閩者，并增給二十人廩食，爲一百七十人。時貢使所携土物，與閩人互市者，爲奸商抑勒，有司又從而侵削之。使者訴於朝，有詔禁止。十七年，遣使補貢，謂小邦貢物常市之滿剌加，因遭風致失期，命宴賚如制。正德二年，使者來，請比年一貢。禮官言不可許，是時劉瑾亂政，特許之。五年，遣官生蔡進等五人入南京國學。

弘治元年七月，他們的進貢使者從浙江前來。禮官說進貢的途徑一向是從福建來，現在既没經過正路，又没到進貢的日期，應該推辭，皇帝下詔同意。他們的進貢使者又把國王給禮部的文書送來，上面説去年知道給太子册立妃子，所以派使者前來祝賀，不是敢違背制度。禮官於是請求接待他們，而稍微減少侍從賞賜，以表示制裁抑制的意思。三年，使者前來，説近年衹允許貢使二十五人進京，物多人少，怕會導致疏忽失誤。皇帝下詔准許增加五人，他們的侍從留在閩中的，增加供給二十人的糧食，一共一百七十人。當時進貢使者携帶的土産，與閩人貿易的，被奸商剋扣，有關部門又趁機盤剥他們。使者告到朝廷，皇帝下詔禁止。十七年，派使者補交貢品，説小國的上貢物品常常從滿剌加購買，因遇上海風誤了期限，皇帝命令按制度宴請賞賜。正德二年，使者前來，請求一年進貢一次。禮官説不能答應，這時劉瑾敗壞政治，破例答應了。五年，派官生蔡進等五人進入南京國學。

嘉靖二年，從禮官議，敕琉球二年一貢如舊制，不得過百五十人。五年，尚真卒，其世子尚清以六年來貢，因報訃，使者還至海，溺死。九年，遣他使來貢，并請封。命福建守臣勘報。十一年，世子以國中臣民狀來上，乃命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持節往封。及還，却其贈。十四年，貢使至，仍以所贈黄金四十兩進於朝，乃敕侃等受之。二十九年來貢，携陪臣子五人入國學。

嘉靖二年，依從禮官的建議，詔令琉球按照原來的制度兩年進貢一次，不得超過一百五十人。五年，尚真去世，他的世子尚清在六年前來進貢，趁機報喪，使者返回到達海上，淹死了。九年，派别的使者來進貢，并請求册封。派福建守臣審查上報。十一年，世子把國内大臣和人民的狀紙拿來呈上，於是派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拿着符節前去册封。等到回來，推辭了他們的贈品。十四年，進貢使者到來，仍舊把先前所贈的黄金四十兩進獻給朝廷，於是詔令陳侃等人接受了。二十九年，前來上貢，携帶大臣的兒子五人進入國學。

三十六年，貢使來，告王尚清之喪。先是，倭寇自浙江敗還，抵琉球境。世子尚元遣兵邀擊，大殲之，獲中國被掠者六人，至是送還。帝嘉其

三十六年，進貢使者前來，報告國王尚清去世。在這之前，倭寇從浙江敗回，到達琉球境内。世子尚元派兵中途攔擊，消滅很多敵人，得到六個被虜掠的中國人，到這時送回來了。皇帝

忠順，賜賚有加，即命給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際春封尚元爲王。至福建，阻風未行。三十九年，其貢使亦至福建，稱受世子命，以海中風濤叵測，倭寇又出没無時，恐天使有他慮，請如正德中封占城故事，遣人代進表文方物，而身偕本國長史齎回封册，不煩天使遠臨。巡按御史樊獻科以聞，禮官言："遣使册封，祖制也。今使者欲遥受册命，是委君貺於草莽，不可一。使者本奉表朝貢，乃求遣官代進，是棄世子專遣之命，不可二。昔正德中，占城王爲安南所侵，竄居他所，故使者齎回敕命，出一時權宜。今援失國之事，以擬其君，不可三。梯航通道，柔服之常。彼所藉口者倭寇之警，風濤之險爾，不知琛賚之輸納，使臣之往來，果何由而得無患乎？不可四。曩占城雖領封，其王猶懇請遣使。今使者非世子面命，又無印信文移。若輕信其言，倘世子以遣使爲至榮，遥拜爲非禮，不肯受封，復上書請使，將誰執其咎？不可五。乞命福建守臣仍以前詔從事。至未受封而先謝恩，亦非故事。宜止聽其入貢，其謝恩表文，俟世子受封後遣使上進，庶中國之大體以全。"帝如其言。四十一年夏，遣使入貢謝恩。明年及四十四年，并入貢。隆慶中，凡三貢，皆送還中國飄流人口。天子嘉其忠誠，賜敕獎勵，加賚銀幣。

贊揚他們忠順，賞賜更多，立即派給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際春封尚元爲王。到了福建，遇上大風没有去成。三十九年，他們的進貢使者也來到福建，聲稱受了世子的命令，因海中風浪難測，倭寇又不時出没，怕中國使者發生意外，請按照正德年間册封占城的舊例，派人代替進上表文和土産，而自己和本國的長史帶回册封的詔書，不勞駕天朝使者遠道親臨了。巡按御史樊獻科把此事上報，禮官説："派使者册封，是祖宗的制度。現在使者想在遥遠的國外接受册封，是把皇上的賞賜丢棄在草莽中，這是不行的原因之一。使者本來是帶着表文來上貢的，却請求派官員代爲進呈，這拋棄了世子專門派遣的使命了，這是不行的原因之二。從前在正德年間，占城王被安南侵略，外逃住在别的地方，所以使者帶回詔書，是出於暫時的變通。現在他引用亡國的事，來比擬他的國君，這是不行的原因之三。跋山涉水遠行，是安撫歸順者的使者的常事。他所藉口的不過是倭寇的侵擾、風浪的艱險而已，不知道珍寶的繳納，使臣的往來，究竟憑什麽没有憂患呢？這是不行的原因之四。以前占城雖然接受了册封，但他們國王仍舊懇請派使者。現在的使者不是太子當面授命，又没有印章書信和公文。如果輕信他的話，倘若太子以派使者作爲最高榮譽，把在遠方册封看作是不合禮制，不肯接受册封，又上書請求派遣使者去，將拿誰問罪呢？這是不行的原因之五。請求命令福建的守臣仍按以前的詔令辦事。至於没受册封却先謝恩，也不是舊例。應衹允許他們進貢，他們的謝恩表文，等太子受封後派使者進呈，希望中國的體面以此得以保全。"皇帝按他説的做了。四十一年夏天，派使者前來進貢謝恩。第二年及四十四年都前來進貢。隆慶年間，總共上貢三次，都送回中國飄流在外的人口。皇帝嘉獎他們的忠誠，下詔獎勵他們，加賜銀帛。

萬曆元年冬，其國世子尚永遣使告父喪，請襲爵。章下禮部，行福建守臣核奏。明年，遣使賀登極。三年，入貢。四年春，再貢。七月命户

萬曆元年冬天，他們國家的世子尚永派使者報告父親去世，請求承襲王位。奏章下發到禮部，行文給福建守臣核實上奏。第二年，派使者祝賀皇帝登基。三年，前來進貢。四年春天，又

科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齎敕及皮弁冠服、玉珪，封尚永爲中山王。明年冬，崇業等未至，世子復遣使入貢。其後，修貢如常儀。八年冬，遣陪臣子三人入南京國學。十九年，遣使來貢，而尚永隨卒。禮官以日本方侵噬鄰境，琉球不可無王，乞令世子速請襲封，用資鎮壓。從之。

二十三年，世子尚寧遣人請襲。福建巡撫許孚遠以倭氛未息，據先臣鄭曉領封之議，請遣官一員齎敕至福建，聽其陪臣面領歸國，或遣習海武臣一人，偕陪臣同往。禮官范謙議如其言，且請待世子表至乃許。二十八年，世子以表至，其陪臣請如祖制遣官。禮官余繼登言："累朝册封琉球，伐木造舟，動經數歲。使者蹈風濤之險，小國苦供億之煩。宜一如前議從事。"帝可之，命今後册封，止遣廉勇武臣一人偕請封陪臣前往，其祭前王，封新王，禮儀一如舊章，仍命俟彼國大臣結狀至乃行。明年秋，貢使以狀至，仍請遣文臣。乃命給事中洪瞻祖、行人王士禎往，且命待海寇息警，乃渡海行事。已而瞻祖以憂去，改命給事中夏子陽，以三十一年二月抵福建。按臣方元彦復以海上多事，警報頻仍，會巡撫徐學聚疏請仍遣武臣。子陽、士禎則以屬國言不可爽，使臣義當有終，乞堅成命慰遠人。章俱未報，禮部侍郎李廷機言："宜行領封初旨，并武臣不必遣。"於是御史錢桓、給事中蕭近高交章争其不可，謂："此事當在欽命未定之前，不當在册使既遣之後，宜敕所司速成海艘，勿誤今歲渡海之期。俟竣事復命，然後定爲畫一之規，先之以文告，令其領封海上，永爲遵守。"帝

來進貢。七月派户科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携帶詔書和鹿皮衣帽、玉珪，封尚永爲中山王。第二年冬天，蕭崇業等人還没到，世子又派使者來進貢。從那以後，獻納貢品跟平常禮儀一樣。八年冬天，派大臣的兒子三人進入南京國學。十九年，派使者前來進貢，而尚永隨即去世。禮官認爲日本正侵吞鄰國，琉球不能没有國王，請求讓世子馬上請求承襲册封，以此來鎮懾日本，皇帝答應了。

二十三年，世子尚寧派人請求承襲王位。福建巡撫許孚遠因倭寇作亂尚未平定，根據先前大臣鄭曉領取封誥的建議，請求派一名官員携帶詔書來到福建，讓他們的使臣當面領回國，或者派一名通曉海事的武臣，與使臣一同前往。禮官范謙建議照他的話做，并且請求等世子的表文來了再答應。二十八年，世子獻上表文，他的使臣請求按照祖宗制度派遣官員。禮官余繼登説："歷朝册封琉球，砍伐樹木建造海船，動輒就是幾年。使者冒着風浪的危險，小國苦於供給的煩勞。應完全按以前的建議去做。"皇帝同意了，命令以後册封，衹派一名廉潔勇敢的武臣同請求册封的使臣一起前往，其中祭祀前王，册封新王，禮儀都按以前的規章辦，仍舊命令等那個國家的大臣拿着文狀來了纔去。第二年秋天，進貢使者拿着文狀來了，仍舊請求派文官去。於是派給事中洪瞻祖、行人王士禎前去，并且命令等海寇平息，纔渡海前去。不久洪瞻祖因喪事離開了，改派給事中夏子陽，在三十一年二月抵達福建。巡按大臣方元彦又以海上多事，警報頻繁，會同巡撫徐學聚上疏請求仍舊派遣武臣。夏子陽、王士禎就以不能失信於附屬國，使臣按道義應當有始有終爲辭，請求堅持原來的命令以安慰遠國的人。奏章都没有回覆，禮部侍郎李廷機説："應當實行開始的那道領取封誥的聖旨，連武臣也不必派遣。"於是御史錢桓、給事中蕭近高交相上奏章争辯不可行，説："這事應當在皇帝下達命令之前，不應當在册封使者已經派出之後，應當下詔給有關部門迅速建成海船，不要耽誤今年渡海的日期。等到事情完成覆命，然後制

納之。三十三年七月，乃命子陽等速渡海竣事。

定統一的規則，先用文書宣告，讓他們在海上領取封誥，永遠遵守。”皇帝采納了。三十三年七月，就命令夏子陽等迅速渡海完成使命。

當是時，日本方强，有吞滅之意。琉球外禦强鄰，内修貢不絶。四十年，日本果以勁兵三千入其國，擄其王，遷其宗器，大掠而去。浙江總兵官楊宗業以聞，乞嚴飭海上兵備，從之。已而其王釋歸，復遣使修貢，然其國殘破已甚，禮官乃定十年一貢之例。明年修貢如故。又明年再貢，福建守臣遵朝命却還之，其使者怏怏而去。四十四年，日本有取雞籠山之謀，其地名臺灣，密邇福建，尚寧遣使以聞，詔海上警備。

當時，日本正强大，有吞滅中山的意思。琉球對外抵禦强大的鄰國，對内不斷地進獻貢品。四十年，日本果然用精兵三千侵入他們國家，俘虜了他們的國王，搬去了他們宗廟的重器，大肆掠奪離去。浙江總兵官楊宗業把此事上報，請求嚴加整治海上的武器裝備，皇帝答應了。不久他們國王被放回，又派使者獻納貢品，然而他們的國家已經十分殘破了，禮官於是規定十年進貢一次的新例。第二年他們照舊進獻貢品。又到第二年再次進貢，福建守臣遵照朝廷命令退還給他們，他們的使者怏怏不樂地離開了。四十四年，日本有奪取雞籠山的密謀，那地方稱作臺灣，靠近福建，尚寧派使者上報到朝廷，皇帝下詔讓海上警備。

天啓三年，尚寧已卒，其世子尚豐遣使請貢請封。禮官言：“舊制，琉球二年一貢，後爲倭寇所破，改期十年。今其國休養未久，暫擬五年一貢，俟新王册封更議。”從之。五年，遣使入貢請封。六年，再貢。是時中國多事，而科臣應使者亦憚行，故封典久稽。

天啓二年，尚寧已經去世。他的世子尚豐派使者請求進貢和册封。禮官説：“原來的制度，琉球二年進貢一次，後來被倭寇攻破，改周期爲十年。現在他們國家休養生息的時間不長，暫且擬定五年進貢一次，等新王册封後再加議定。”皇帝答應了。五年，派使者來進貢請求册封。六年，又來進貢。當時中國戰亂多，而科道大臣應出使的也不敢前去，所以册封的典禮長時間被拖延。

崇禎二年，貢使又至請封，命遣官如故事。禮官何如寵復以履險糜費，請令陪臣領封。帝不從，乃命户科給事中杜三策、行人楊掄往，成禮而還。四年秋，遣使賀東宫册立。自是，迄崇禎末，并修貢如儀。後兩京繼没，唐王立於福建，猶遣使奉貢。其虔事天朝，爲外藩最云。

崇禎二年，進貢使者又來請求册封，命令按舊例派遣官員。禮官何如寵又以艱險浪費爲由，請求讓使臣領封。皇帝不答應，於是派户科給事中杜三策、行人楊掄前去，完成禮節回來了。四年秋天，中山派使者前來祝賀太子册立。從這以後，到崇禎末年，都按禮制進獻貢品。後來北京、南京相繼失陷，唐王在福建登基，還派使者前來進貢。他們虔誠地侍奉朝廷，是外國中最突出的。

吕宋

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洪武五年正月，遣使偕瑣里諸國來貢。永樂三年十月遣官齎詔，撫諭其國。

吕宋位於南海中，離漳州非常近。洪武五年正月，派使者與瑣里等國家一起來進貢。永樂三年十月，派官員携帶詔書，安撫他們國家。八

八年，與馮嘉施蘭入貢，自後久不至。萬曆四年，官軍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國，國人助討有功，復朝貢。時佛郎機强，與吕宋互市，久之見其國弱可取，乃奉厚賄遺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而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數千丈，圍吕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可奈何，遂聽之，而稍徵其税如國法。其人既得地，即營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具，爲窺伺計。已，竟乘其無備，襲殺其王，逐其人民，而據其國，名仍吕宋，實佛郎機也。先是，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佛郎機既奪其國，其王遣一酋來鎮，慮華人爲變，多逐之歸，留者悉被其侵辱。

年，與馮嘉施蘭前來進貢，從這之後很久没有來。萬曆四年，官軍追擊海盜林道乾來到他們國家，他們國家的人幫助討伐立下功勞，又開始進貢。當時佛郎機强盛，與吕宋進行貿易，時間久了發現他們國家弱小可以奪取，於是拿豐厚的財物送給他們國王，請求牛皮大的一塊地盤，建築房屋居住，吕宋王没料到他們的奸詐而答應了。那些人於是撕開牛皮，連起來達幾千丈，圍住吕宋的土地，請求按約定給予。吕宋王十分吃驚，然而已經答應了，没有辦法，於是就聽任他們，而按照國家法令稍微徵收他們的土地税。那些人得到土地後，立即建築房屋修築城墻，布置火器，設置防守抵禦的器具，爲窺伺吕宋作準備。不久，竟然乘吕宋没有防備，偷襲殺了吕宋王，驅逐了吕宋人民，從而占據了他們的國家，國名仍是吕宋，實際上是佛郎機。在這以前，閩地人因那地方近并且富饒，做買賣的達幾萬人，往往久住不返回，以至有了子孫。佛郎機奪取了吕宋國以後，他們的國王派一名酋長來鎮守，怕華人造反，把他們大都驅逐回去，留下的人都受他們的侵犯凌辱。

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敝裏系勝侵美洛居，役華人二百五十助戰。有潘和五者爲其哨官。蠻人日酣卧，而令華人操舟，稍怠，輒鞭撻，有至死者。和五曰："叛死，棰死，等死耳，否亦且戰死，曷若刺殺此酋以救死。勝則揚帆歸，不勝而見縛，死未晚也。"衆然之，乃夜刺殺其酋，持酋首大呼。諸蠻驚起，不知所爲，悉被刃，或落水死。和五等盡收其金寶、甲仗，駕舟以歸。失路之安南，爲其國人所掠，惟郭惟太等三十二人附他舟獲返。時酋子郎雷猫吝駐朔霧，聞之，率衆馳至，遣僧陳父冤，乞還其戰艦、金寶，戮仇人以償父命。巡撫許孚遠聞於朝，檄兩廣督撫以禮遣僧，置惟太於理，和五竟留安南不敢返。

二十一年八月，酋長郎雷敝裏系勝侵略美洛居，驅使華人二百五十名助戰。有位叫潘和五的是他們的哨官。蠻人每天酣睡，却讓華人駕船，稍有懈怠，就鞭打他們，有被打致死的。潘和五説："反叛而死，被鞭打致死，同樣是死而已，否則也將會戰死，不如殺死這個酋長來救死。成功了就揚帆而歸，不成功被綁起來，再死也不晚。"衆人都認爲他説得對，於是夜裏刺殺了那個酋長，拿着酋長的首級大喊。衆蠻被驚起來，不知怎麽辦，都被殺了，有的掉到水裏淹死了。潘和五等人把他們的金銀寶物、武器都收起來，駕船而回。迷路到了安南，被他們國家的人搶劫，衹有郭惟太等三十二人搭乘别的船得以返回。當時酋長的兒子郎雷猫吝駐扎在朔霧，聽説此事，率領衆人急速趕到，派僧人陳訴他父親的冤屈，請求歸還他們的戰艦、金子寶物，殺死仇人給他父親償命。巡撫許孚遠上報到朝廷，傳文書給兩廣督撫以禮遣返僧人，把郭惟太交給法

初，酋之被戮也，其部下居吕宋者，盡逐華人於城外，毁其廬。及猫吝歸，令城外築室以居。會有傳日本來寇者，猫吝懼交通爲患，復議驅逐。而孚遠適遣人招還，蠻乃給行糧遣之。然華商嗜利，趨死不顧，久之復成聚。

官，潘和五最終留在安南不敢回來。

當初，酋長被殺的時候，他的住在吕宋的部下，把華人都驅出城外，毁壞華人的房屋。等到郎雷猫吝回來，讓華人在城外建築房屋居住。恰逢有人傳言日本前來侵略，郎雷猫吝害怕華人與他們來往構成禍患，又議論驅逐他們。而許孚遠恰好派人招他們回去，蠻人於是供給路上的糧食遣返他們。然而華商貪利，不顧死活，時間長了又形成村落。

其時礦税使者四出，奸宄蜂起言利，有閻應龍、張嶷者，言吕宋機易山素産金銀，采之，歲可得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以三十年七月詣闕奏聞，帝即納之。命下，舉朝駭異。都御史温純疏言：

近中外諸臣争言礦税之害，天聽彌高。今廣東李鳳至污辱婦女六十六人，私運財賄至三十巨舟、三百大扛，勢必見戮於積怒之衆。何如及今撤之，猶不失威福操縱之柄。緬酋以寶井故，提兵十萬將犯内地，西南之蠻，岌岌可憂。而閩中奸徒又以機易山事見告。此其妄言，真如戲劇，不意皇上之聰明而誤聽之。臣等驚魂摇曳，寢食不寧。異時變興禍起，費國家之財不知幾百萬，倘或剪滅不早，其患又不止費財矣。

臣聞海澄市舶高寀已歲徵三萬金，决不遺餘力而讓利。即機易越在海外，亦决無遍地金銀、任人采取之理，安所得金十萬、銀三十萬，以實其言。不過假借朝命，闌出禁物，勾引諸番，以逞不軌之謀，豈止煩擾公私，貽害海澄一邑而已哉。

昔年倭患，正緣奸民下海，私通大姓，設計勒價，致倭賊

那時徵收礦税的使者四處派遣，奸詐不法的人紛紛起來陳説其中的利益，有叫閻應龍、張嶷的人，説吕宋機易山一向産金銀，如果開采，每年可以獲得黄金十萬兩、白銀三十萬兩，在三十年七月到京城上奏，皇帝立即采納了。命令下達，整個朝廷都驚異了。都御史温純上疏説：

近來朝廷内外衆臣争相陳説礦税的害處，皇上的聽聞越來越高遠。現在廣東李鳳竟至於污辱婦女六十六人，私運財物達三十大船、三百大扛，一定會被憤怒積聚的民衆所殺。不如現在就撤掉他，還不會失去當權者處理裁决的權力。緬甸的酋長因寶井的緣故，帶兵十萬將要侵犯内地，西南各蠻族，岌岌可危，非常值得擔憂。而閩中的奸徒又將機易山的事報告。這是他們胡説，真像是戲劇一樣，没想到以皇上的聰明却誤聽了他們的話，臣等魂魄都驚恐得摇動起來，吃不下睡不安。將來變亂禍患興起，耗費國家的財物不知幾百萬，倘若不早點除掉，那禍患又不祇是耗費錢財了。

臣聽説海澄中外商船貿易高寀已經每年徵税三萬兩黄金，一定是不遺餘力地讓利。即使機易山遠在海外，也决没有遍地金銀、任人開采的道理，什麽地方能采到黄金十萬、白銀三十萬，來實現他的話呢。不過是假藉朝廷的命令，擅自携帶禁物出關，勾引各國，以實現不法的圖謀，難道祇是擾亂公家和私人，損害海澄一座城邑而已嗎。

早年倭寇的禍患，正是因爲奸民下海，私通世家大族，設計勒索價錢，使倭寇憤

憤恨，稱兵犯順。今以朝命行之，害當彌大。及乎兵連禍結，諸奸且效汪直、曾一本輩故智，負海稱王，擁兵列寨，近可以規重利，遠不失爲尉佗。於諸亡命之計得矣，如國家大患何！乞急置於理，用消禍本。

恨，舉兵叛亂。現在以朝廷的名義推行，危害應當更大。等到戰爭災禍接連不斷，衆奸徒將會仿效汪直、曾一本等人的老辦法，倚靠大海稱王，帶領軍隊安下營寨，近可以謀取厚利，遠不失成爲尉佗。對於各種亡命的計謀是得逞了，對於國家的大害又怎麽辦呢！請求立即把他們交給法官，以消除禍根。

言官金忠士、曹于汴、朱吾弼等亦連章力争，皆不聽。

言官金忠士、曹于汴、朱吾弼等人也接連上書極力争辯，皇帝都不聽。

事下福建守臣，持不欲行，而迫於朝命，乃遣海澄丞王時和、百户干一成偕嶷往勘。吕宋人聞之大駭。華人流寓者謂之曰："天朝無他意，特是奸徒横生事端。今遣使者按驗，俾奸徒自窮，便於還報耳。"其酋意稍解，命諸僧散花道旁，若敬朝使，而盛陳兵衛迓之。時和等入，酋爲置宴，問曰："天朝欲遣人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譬中華有山，可容我國開耶？"且言："樹生金豆，是何樹所生？"時和不能對，數視嶷，嶷曰："此地皆金，何必問豆所自？"上下皆大笑，留嶷，欲殺之。諸華人共解，乃獲釋歸。時和還任，即病悸死。守臣以聞，請治嶷妄言罪。事已止矣，而吕宋人終自疑，謂天朝將襲取其國，諸流寓者爲内應，潛謀殺之。

事情下達到福建的守臣，守臣對抗不想執行，然而被朝廷命令所逼，纔派海澄縣丞王時和、百户干一成與張嶷一同前去勘察。吕宋人聽説了十分吃驚。流亡寄居在那裏的華人對他們説："中國朝廷没有别的意圖，衹是奸徒挑起事端。現在派使者來查驗，使奸徒自己走投無路，以便回去回報而已。"他們的酋長心思稍稍寬解，派衆僧人在路旁撒花，像敬奉朝廷的使者，却布列大量軍隊保衛迎接他們。王時和等人進去，酋長爲他們擺下宴席，問道："你們國家想派人來開采礦山。山各有主人，怎能開呢？比如中華有山，能允許我們國家開采嗎？"并且説："樹上長了金豆，是什麽樹長的？"王時和答不上來，多次看着張嶷，張嶷説："這地方都是黄金，何必問金豆生在哪裏呢？"上下都大笑，留下張嶷，想殺了他。衆華人一起調解，纔被釋放回來。王時和回來後，就因驚嚇病死。守臣把此事上報到朝廷，請求治張嶷胡説的罪。事情已結束了，而吕宋人始終自己懷疑，説朝廷將要攻打他們的國家，而衆多流落當地的華人將作内應，就暗中謀劃屠殺華人。

明年，聲言發兵侵旁國，厚價市鐵器。華人貪利盡鬻之，於是家無寸鐵。酋乃下令録華人姓名，分三百人爲一院，入即殲之。事稍露，華人群走菜園。酋發兵攻，衆無兵仗，死無算，奔大崙山。蠻人復來攻，衆殊死門，蠻兵少挫。酋旋悔，遣使議和。衆疑其僞，撲殺之。酋大怒，斂衆入

第二年，聲稱發兵侵略别的國家，高價收買鐵器。華人貪圖利益都賣給了他們，於是家無寸鐵了。酋長於是下令記下華人的姓名，把三百人分爲一院，進來了就殺死他們。事情漸漸敗露，華人都逃到菜園裏。酋長派兵攻打，衆華人没有武器，死去的人無法計算，逃到大崙山。蠻人又來進攻，衆人拼死搏鬥，蠻兵稍稍受挫。酋長不久又後悔了，派使者議和。衆人懷疑他們欺詐，

城，設伏城旁。衆飢甚，悉下山攻城。伏發，衆大敗，先後死者二萬五千人。酋尋出令，諸所掠華人貲，悉封識貯庫。移書閩中守臣，言華人將謀亂，不得已先之，請令死者家屬往取其孥與帑。巡撫徐學聚等亟告變於朝，帝驚悼，下法司議奸徒罪。三十二年十二月，議上，帝曰："嶷等欺誑朝廷，生釁海外，致二萬商民盡膏鋒刃，損威辱國，死有餘辜，即梟首傳示海上。呂宋酋擅殺商民，撫按官議罪以聞。"學聚等乃移檄呂宋，數以擅殺罪，令送死者妻子歸，竟不能討也。其後，華人復稍稍往，而蠻人利中國互市，亦不拒，久之復成聚。

把使者打死了。酋長大怒，聚集衆人進城，在城旁邊設下埋伏。衆人非常飢餓，都下山攻城。伏兵出來，華人大敗，先後死去二萬五千人。酋長不久發布命令，掠奪的華人的所有財物，都加標記封好貯存在府庫裏。致書給閩中的守臣，說華人要圖謀叛亂，不得已先殺了他們。請讓死者家屬領取他們的妻兒和財産。巡撫徐學聚等立刻把這次事變報到朝廷，皇帝震驚而傷悼，下發司法部門議論奸徒的罪行。三十二年十二月，奏議呈上，皇帝說："張嶷等人欺騙迷惑朝廷，在海外挑起災禍，以致兩萬商民都死於刀下，損害威望辱没國家，死有餘辜，立即割下腦袋在海上傳遞示衆。呂宋酋長任意殺害商民，撫按官議論定罪後上報。"徐學聚等人傳文書給呂宋，數落他們任意殺死商民的罪行，命令他們送回死者的妻子兒女，最終没有能討伐他們。從那以後，華人又漸漸前往，而蠻人貪圖與中國貿易的利益，也不拒絶他們，時間長了又形成村落。

時佛郎機已并滿剌加，益以呂宋，勢愈强，横行海外，遂據廣東香山澳，築城以居，與民互市，而患復中於粤矣。

當時佛郎機已經吞并了滿剌加，加上呂宋，勢力更加强大，在海外横行，於是占據了廣東香山澳，築城居住，與百姓貿易，而禍患又深入到粤地了。

合猫里

合猫里，海中小國也。土瘠多山，山外大海，饒魚蟲，人知耕稼。永樂三年九月，遣使附爪哇使臣朝貢。其國又名猫里務，近呂宋，商舶往來，漸成富壤。華人入其國，不敢欺陵，市法最平，故華人爲之語曰："若要富，須往猫里務。"有網巾礁老者，最凶悍，海上行劫，舟若飄風，遇之無免者。然特惡商舶不至其地，偶有至者，待之甚善。猫里務後遭寇掠，人多死傷，地亦貧困。商人慮爲礁老所劫，鮮有赴者。

合猫里，是海中的小國。土地貧瘠多山，山外的大海，魚類豐富，人民懂得耕種莊稼。永樂三年九月，派使者跟爪哇使臣前來朝貢。他們國家又叫猫里務，靠近呂宋，商船往來，逐漸變成富饒的地方。華人來到他們國家，不敢欺凌他們，買賣規則最公平，所以華人爲此有這樣的俗語說："若要富，須往猫里務。"有個叫網巾礁老的人，最凶暴强悍，在海上搶劫，船快得像飈風一樣，遇上他没有人能逃脱。然而他特別討厭商船不到他那地方去，偶爾有到達的，待他們非常好。猫里務後來遭到盜匪搶劫，人死傷很多，那地方也貧困了。商人害怕被網巾礁老搶劫，很少有去的。

美洛居

美洛居，俗訛爲米六合，居東海中，頗稱饒富。酋出，威儀甚備，所

美洛居，俗稱訛傳爲米六合，位於東海中，可以説是十分富饒。酋長出行，儀仗完備，威風

部合掌伏道旁。男子削髮，女椎結。地有香山，雨後香墮，沿流滿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積充棟，以待商舶之售。東洋不產丁香，獨此地有之，可以辟邪，故華人多市易。

十足，他的部衆都雙手合十趴在路旁。男子剃了頭髮，女子打着椎形的髮髻。那地方有丁香山，下雨後香落下來，沿着水流漂得滿地都是，居民們拾取不完。他們酋長堆積起來裝滿倉庫，以等待商船來了出售。東海地區不產丁香，衹有這個地方有，可以用來辟邪，所以華人多去購買。

萬曆時，佛郎機來攻，其酋戰敗請降，乃宥令復位，歲以丁香充貢，不設戍兵而去。已，紅毛番横海上，知佛郎機兵已退，乘虚直抵城下，執其酋，語之曰："若善事我，我爲若主，殊勝佛郎機也。"酋不得已聽命，復位如故。佛郎機酋聞之大怒，率兵來攻，道爲華人所殺，語具《吕宋傳》。

萬曆年間，佛郎機來攻打，美洛居酋長戰敗請求投降，於是佛郎機寬恕他讓他恢復酋長地位，每年用丁香充當貢品，没有駐扎軍隊就離去了。不久，紅毛番横行海上，知道佛郎機已經退兵，乘虚直抵城下，捉住他們的酋長，告訴他説："如果好好侍奉我，我作你的主人，大大勝過佛郎機。"酋長不得已遵從命令，又恢復原來的地位。佛郎機酋長聽説了非常生氣，帶領軍隊來攻打，在路上被華人殺死，此事見《吕宋傳》。

時紅毛番雖據美洛居，率一二歲率衆返國，既返復來。佛郎機酋子既襲位，欲竟父志，大舉兵來襲，值紅毛番已去，遂破美洛居，殺其酋，立己所親信主之。無何，紅毛番至，又破其城，逐佛郎機所立酋，而立美洛居故王之子。自是，歲構兵，人不堪命。華人流寓者，游説兩國，令各罷兵，分國中萬老高山爲界，山以北屬紅毛番，南屬佛郎機，始稍休息，而美洛居竟爲兩國所分。

當時紅毛番雖然占據了美洛居，大致是一兩年帶領衆人返回他們自己國家，接着又再回來。佛郎機酋長的兒子繼位以後，想完成父親的遺志，帶領大量軍隊前來攻打。正碰上紅毛番已經離開了，於是攻破美洛居，殺了他們的酋長，扶持自己所信任的作酋長管理他們。不久，紅毛番來了，又攻破美洛居的城池，驅逐了佛郎機所立的酋長，而立了美洛居死去的國王的兒子。從此以後，每年交兵，人們無法生存。客居此地的華人，游説兩個國家，讓他們各自停戰，劃分國中萬老高山爲界，山北面屬於紅毛番，山南面屬於佛郎機，漸漸開始休養生息，而美洛居最終被這兩個國家瓜分。

沙瑶　吶嗶嘽

沙瑶，與吶嗶嘽連壤。吶嗶嘽在海畔，沙瑶稍紆入山隈，皆與吕宋近。男女蓄髮椎結，男子用履，婦女跣足。以板爲城，竪木覆茅爲室。崇釋教，多建禮拜寺。男女之禁甚嚴，夫行在前，其婦與人嘲笑，夫即刃其婦，所嘲笑之人不敢逃，任其刺割。盗不問大小，輒論死。孕婦將産，以水灌之，且以水滌其子，置水中，生而與水習矣。物産甚薄，華人商其

沙瑶，與吶嗶嘽接壤。吶嗶嘽座落在海邊，沙瑶曲折伸向山的彎曲處，它們都離吕宋很近。男女都留着頭髮梳着椎形的髮髻，男子穿着鞋，婦女赤着脚。用木板圍成城墻，竪起木頭蓋上茅草作房屋。信奉佛教，建了很多禮拜寺。男女的禁忌很嚴，丈夫在前面走，妻子在後面跟人嘻笑，丈夫立即殺了她，被嘻笑的人不敢逃走，任憑他宰割。偷東西不論多少，都判處死刑。孕婦將要生産了，用水灌她，并且用水洗她的孩子，放在水中，出生就習慣水了。物産很少，華人在

地，所携僅磁器、鍋釜之類，重者至布而止。後佛郎機據呂宋，多侵奪鄰境，惟二國號令不能及。

這地方經商，所帶的衹有瓷器、鍋釜之類，貴重的至多到布匹而已。後來佛郎機占領呂宋，多次侵占搶奪鄰國，衹是這兩個國家的號令不能達到。

雞籠山

雞籠山在彭湖嶼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去泉州甚邇。地多深山大澤，聚落星散。無君長，有十五社，社多者千人，少或五六百人。無徭賦，以子女多者爲雄，聽其號令。雖居海中，酷畏海，不善操舟，老死不與鄰國往來。

雞籠山在彭湖嶼東北面，原名北港，又名東番，離泉州很近。土地多深山大湖，村落像星星一樣散布着。没有國王酋長，有十五個社，社中多的一千人，少的約五六百人。没有徭役賦税，以子女多的人爲首領，聽他的指揮。雖然住在海中，但十分怕海，不擅長駕船，老死不與鄰國交往。

永樂時，鄭和遍歷東西洋，靡不獻琛恐後，獨東番遠避不至。和惡之，家貽一銅鈴，俾挂諸項，蓋擬之狗國也。其後，人反寶之，富者至掇數枚，曰："此祖宗所遺。"

永樂年間，鄭和走遍東洋西洋，這些地方的人都争先恐後地獻寶，衹有東番遠遠避開没有前來。鄭和討厭他們，每家贈給一個銅鈴，讓他們挂在脖子上，大概是把他們比作狗國了。從那以後，雞籠山人反而把它當作寶物，富人家裏甚至收藏幾枚，説："這是祖宗遺留下來的。"

俗尚勇，暇即習走，日可數百里，不讓奔馬。足皮厚數分，履荆棘如平地。男女椎結，裸逐無所避。女或結草裙蔽體，遇長老則背身而立，俟過乃行。男子穿耳。女子年十五，斷唇旁齒以爲飾，手足皆刺文，衆社畢賀，費不貲。貧者不任受賀，則不敢刺。四序，以草青爲歲首。土宜五穀，而不善水田。穀種落地，則止殺，謂行好事，助天公，乞飯食。既收穫，即標竹竿於道，謂之插青，此時逢外人便殺矣。村落相仇，刻期而後戰，勇者數人前跳，被殺則立散。其勝者，衆賀之，曰："壯士能殺人也。"其負者，家衆亦賀之，曰："壯士不畏死也。"次日，即和好如初。地多竹，大至數拱，長十丈，以竹構屋，覆之以茅，廣且長，聚族而居。無曆日、文字，有大事集衆議之。善用鏢槍，竹柄鐵鏃，銛甚，試鹿鹿斃，試虎虎亦斃。性既畏海，捕魚則

風俗崇尚勇敢，有空閑就練習跑步，每天可跑幾百里，不比奔馬慢。脚底皮厚好幾分，踩到荆棘就像踩平地一樣。男女都束着椎形髮髻，裸體追逐無所迴避。女子有時編結草裙遮蔽身體，遇到長老就背過身去站着，等他過去再走。男子穿耳孔。女子到了十五歲，敲斷嘴唇邊上的牙齒作爲裝飾，手脚都刻上花紋，衆社全都來祝賀，費用不計其數。窮人承受不了慶賀，就不敢刺。四個季節，把草返青作爲一年的開始。土壤適合種五穀，而不善於耕作水田。穀種下到地裏，就停止殺生了，稱作做好事，幫助天公，乞求飯食。收穫後，就用竹竿在路上作好標志，稱作插青，這時碰上外人不殺死了。村落之間相互仇視，約定日期後交戰，幾名勇敢的人向前跳，被殺死就立即散開。其中取勝的，衆人祝賀他，説："壯士能殺人。"其中失敗的，家裏的人也祝賀他，説："壯士不怕死。"第二天，就和好如初。那地方多竹子，大的粗到雙手好幾握，長十丈，用竹子建築房屋，用茅草蓋上，又寬又長，整個家族住在一起。没有曆法、文字，有大事召集衆人商議。擅長用標槍，竹柄鐵尖，非常鋒

於溪澗。冬月聚衆捕鹿，鏢發輒中，積如丘山。獨不食鷄雉，但取其毛以爲飾。中多大溪，流入海，水澹，故其外名淡水洋。

利，用它射鹿鹿死，射虎虎也死。生性既然怕海，捕魚就在溪流河澗裏面。冬天聚衆捕鹿，鏢槍發出就會射中，獵物堆積如山。惟獨不吃野鷄，衹是用它的羽毛作裝飾。雞籠山有很多大溪，流入海中，水是淡水，因此它的别名又叫淡水洋。

嘉靖末，倭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敗之。倭遁居於此，其黨林道乾從之。已，道乾懼爲倭所并，又懼官軍追擊，揚帆直抵浡泥，攘其邊地以居，號道乾港。而雞籠遭倭焚掠，國遂殘破。初悉居海濱，既遭倭難，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舟從魍港飄至，遂往來通販，以爲常。至萬曆末，紅毛番泊舟於此，因事耕鑿，設闤闠，稱臺灣焉。

嘉靖末年，倭寇騷擾閩地，大將戚繼光打敗了他們。倭寇逃到雞籠山住下，倭寇的同黨林道乾跟着他們來了。不久，林道乾怕被倭寇吞并，又怕官軍追擊，駕船直達浡泥，侵奪他們邊境上的土地居住，號稱道乾港。而雞籠山遭到倭寇焚燒搶劫，國家於是殘破。起初人們都住在海邊，遭到倭寇之災後，漸漸躲到山後面居住。有中國的漁船從魍港漂流過來，於是往來交流貿易，習以爲常。到萬曆末年，紅毛番在這個地方停船，趁此開始耕種打井，開設店鋪，稱爲臺灣了。

崇禎八年，給事中何楷陳靖海之策，言："自袁進、李忠、楊禄、楊策、鄭芝龍、李魁奇、鍾斌、劉香相繼爲亂，海上歲無寧息。今欲靖寇氛，非墟其窟不可。其窟維何？臺灣是也。臺灣在彭湖島外，距漳、泉止兩日夜程，地廣而腴。初，貧民時至其地，規魚鹽之利，後見兵威不及，往往聚而爲盜。近則紅毛築城其中，與奸民互市，屹然一大部落。墟之之計，非可干戈從事，必嚴通海之禁，俾紅毛無從謀利，奸民無從得食，出兵四犯，我師乘其虚而擊之，可大得志。紅毛舍此而去，然後海氛可靖也。"時不能用。

崇禎八年，給事中何楷陳奏平定海亂的策略，説："自從袁進、李忠、楊禄、楊策、鄭芝龍、李魁奇、鍾斌、劉香相繼作亂，海上年年没有安寧。現在想平息賊寇氣焰，非把他們的巢穴變成廢墟不可。他們的巢穴在什麽地方呢？在臺灣。臺灣在彭湖島的外面，距離漳州、泉州衹有兩天兩夜的路程，土地廣闊而且肥沃。當初，貧民經常到那地方去，謀求打魚曬鹽的利益，後來發現官軍威力達不到，往往就聚集起來進行搶劫。近來紅毛番在島上築城，與奸民進行貿易，形成屹然一個大部落。把巢穴變成廢墟的計策，不能依靠武力，必須嚴格通海的禁令，使紅毛番没有地方謀利，奸民没有地方取得食物，出兵四處侵犯，我們的軍隊乘他們空虚而攻打他們，就可以完全達到目的。紅毛番放棄這個地方離去，那麽海亂就可以平定了。"當時没有采用。

其地，北自雞籠，南至浪嶠，可一千餘里。東自多羅滿，西至王城，可九百餘里。水道，順風，自雞籠淡水至福州港口，五更可達。自臺灣港至彭湖嶼，四更可達。自彭湖至金門，七更可達。東北至日本，七十更可達。南至吕宋，六十更可達。蓋海

那個地方，北面從雞籠，南面到浪嶠，大約一千多里。東面從多羅滿，西面到王城大約九百多里。水路，順風，從雞籠淡水到福州港口，五更就可以到達。從臺灣港到彭湖嶼，四更可以到達。從彭湖到金門，七更可以到達。向東北到日本，七十更可以到達。向南到吕宋，六十更可以到達。大概海路不能按里數計算，船家把一晝

道不可以里計，舟人分一晝夜爲十更，故以更計道里云。

夜分成十更，所以用更來計算里程。

婆羅

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時有婆羅國，高宗時常入貢。永樂三年十月，遣使者齎璽書、綵幣撫諭其王。四年十二月，其國東、西二王并遣使奉表朝貢。明年又貢。

婆羅，又稱文萊，是東洋的盡頭，西洋的起點。唐朝時有婆羅國，高宗時常常來進貢。永樂三年十月，派使者携帶皇帝詔書、綵帛前去安撫他們的國王。四年十二月，他們國家的東王、西王都派使者帶着表文前來朝貢。第二年又來進貢。

其地負山面海，崇釋教，惡殺喜施。禁食豕肉，犯者罪死。王剃髮，裹金綉巾，佩雙劍，出入徒步，從者二百餘人。有禮拜寺，每祭用犧。厥貢玳瑁、瑪瑙、硨磲、珠、白焦布、花焦布、降真香、黄蠟、黑小厮。

婆羅背靠着山，面對着海，崇尚佛教，厭惡殺生喜歡施捨。禁食猪肉，違反的人判處死罪。國王剃了頭髮，裹着金綉巾，佩着兩劍，出入步行，隨從二百多人。建有禮拜寺，每次祭祀都用牲口。他們的貢品有玳瑁、瑪瑙、硨磲、珍珠、白焦布、花焦布、降真香、黄蠟、黑小厮。

萬曆時，爲王者閩人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因留居其地，其後人竟據其國而王之。邸旁有中國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獸形，言永樂朝所賜。民間嫁娶，必請此印印背上，以爲榮。後佛郎機横，舉兵來擊。王率國人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殺其人無算，王得返國。佛郎機遂犯吕宋。

萬曆年間，作國王的是閩人。有人説鄭和出使婆羅，有個閩人跟隨他，因此留下住在那個地方，他的後代最終占據了這個國家作了國王。官邸旁有塊中國碑。國王有一枚金印，是用篆文刻的，上面爲野獸形，據説是永樂時候賞賜的，民間嫁娶，一定要請求用這枚印印在背上，以此爲榮。後來佛郎機横行，派軍隊前來攻打。國王率領人民跑到山谷中，放了藥水，流了出來，毒死佛郎機的人不計其數，國王得以返回都城。佛郎機於是侵犯吕宋。

麻葉甕

麻葉甕，在西南海中。永樂三年十月，遣使齎璽書賜物，招諭其國，迄不朝貢。自占城靈山放舟，順風十晝夜至交欄山，其西南即麻葉甕。山峻地平，田膏腴，收穫倍他國。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男女椎結，衣長衫，圍之以布。俗尚節義，婦喪夫，剺面剃髮，絶粒七日，與尸同寢，多死。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終身不再嫁。或於焚尸日，亦赴火自焚。産玳瑁、木棉、黄蠟、檳榔、花布之屬。

麻葉甕，位於西南海中。永樂三年十月，皇帝派使者携帶詔書和賞賜物品，招撫曉諭這個國家，最終没有前來朝貢。從占城的靈山放船，順風十晝夜到達交欄山，山的西南面就是麻葉甕。山高地平，田地肥沃，收穫是别的國家的兩倍。煮海水爲鹽，釀甘蔗爲酒。男女梳着椎形的髮髻，穿着長衫，用布圍起來。風俗崇尚節義，婦女死了丈夫，劃破臉剃去頭髮，絶食七天，與尸體同睡，很多人死去。如果七天不死，那麽親戚勸她吃飯喝水，終身不再改嫁。或者在焚燒尸體那天，也跳到火中燒死。那地方出産玳瑁、木棉、黄蠟、檳榔、花布之類的東西。

交欄山甚高廣，饒竹木。元史

交欄山非常高峻寬廣，盛産竹子樹木。元朝

弼、高興伐爪哇，遭風至此山下，舟多壞，乃登山伐木重造，遂破爪哇。其病卒百餘，留養不歸，後益蕃衍，故其地多華人。

時史弼、高興攻打爪哇，遇上海風來到此山下面，船隻許多毀壞了，於是登山砍伐樹木重親建造，於是打敗了爪哇。其中一百多名生病的士兵，留下來養病没有回去，後來漸漸繁衍後代，因此那地方華人很多。

又有葛卜及速兒米囊二國，亦永樂三年遣使持璽書賜物招諭，竟不至。

又有葛卜和速兒米囊兩個國家，也在永樂三年派使者帶着皇帝的詔書和賞賜物品去招撫曉諭，最終没有到達。

古麻剌朗

古麻剌朗，東南海中小國也。永樂十五年九月，遣中官張謙賫敕撫諭其王幹剌義亦奔敦，賜之絨錦、紵絲、紗羅。十八年八月，王率妻子、陪臣隨謙來朝，貢方物，禮之如蘇祿國王。王言："臣愚無知，雖爲國人所推，然未受朝命，幸賜封誥，仍其國號。"從之，乃賜以印誥、冠帶、儀仗、鞍馬及文綺、金織襲衣，妃以下并有賜。明年正月辭還，復賜金銀錢、文綺、紗羅、綵帛、金織襲衣、麒麟衣，妃以下賜有差。王還至福建，遘疾卒。遣禮部主事楊善諭祭，謚曰康靖，有司治墳，葬以王禮。命其子剌苾嗣爲王，率衆歸，賜鈔幣。

古麻剌朗，是東南海中的小國。永樂十五年九月，派中官張謙携帶詔書招撫曉諭他們的國王幹剌義亦奔敦，賜給他們絨錦、紵絲、紗羅。十八年八月，國王帶領妻子兒女、大臣跟着張謙前來朝見，貢上土産，接待他的禮節和蘇祿國王一樣。國王説："臣愚昧無知，雖然被國中人民推舉，然而没有受到朝廷的任命，希望賜予誥命，仍用那個國號。"皇帝答應了他，於是賜給他印章誥命、帽子衣帶、儀仗、鞍馬和文綺、金織襲衣，王妃以下都有賞賜。第二年正月告辭回國，又賜給他們黄金白銀錢幣、文綺、紗羅、綵帛、金織襲衣、麒麟衣，王妃以下賞賜各有差别。國王回國到達福建，生病去世。皇帝派禮部主事楊善下詔祭祀，謚號康靖，有關部門建造了墳墓，按照安葬國王的禮節安葬了他。命令他的兒子剌苾繼承王位，帶領衆人回去，賜給他們鈔幣。

馮嘉施蘭

馮嘉施蘭，亦東洋中小國。永樂四年八月，其酋嘉馬銀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幣有差。六年四月，其酋玳瑁、里欲二人，各率其屬朝貢，賜二人鈔各百錠、文綺六表裏，其從者亦有賜。八年，復來貢。

馮嘉施蘭，也是東洋中的小國。永樂四年八月，他們的酋長嘉馬銀等人前來朝見，進貢土産，皇帝賜給他們鈔幣各有差别。六年四月，他們的酋長玳瑁、里欲二人，各自率領他們的下屬前來朝貢，皇帝賜給他們二人鈔幣各一百錠、文綺衣料面子裏子六套，他們的隨從也有所賞賜。八年，又來上貢。

文郎馬神

文郎馬神，以木爲城，其半倚山。酋蓄綉女數百人。出乘象，則綉女執衣履、刀劍及檳榔盤以從。或泛舟，則酋趺坐床上，綉女列坐其下，與相向，或用以刺舟，威儀甚都。民

文郎馬神，用木頭建造城墻，一半靠着山。酋長蓄養綉女幾百人。出門騎着象，綉女拿着衣服和鞋子、刀劍和檳榔盤隨從。有時坐船，酋長就盤腿坐在床上，綉女們分列坐在他的下面，與他相對，或用綉女駕船，儀仗、扈從非常漂亮。

多縛木水上，築室以居，如三佛齊。男女用五色布纏頭，腹背多袒，或著小袖衣，蒙頭而入，下體圍以幔。初用蕉葉爲食器，後與華人市，漸用磁器。尤好磁瓮，畫龍其外，死則貯瓮中以葬。其俗惡淫，奸者論死。華人與女通，輒削其髮，以女配之，永不聽歸。女苦髮短，問華人何以致長，紿之曰："我用華水沐之，故長耳。"其女信之，競市船中水以沐。華人故靳之，以爲笑端。女或悦華人，持香蕉、甘蔗、茉莉相贈遺，多與之調笑。然憚其法嚴，無敢私通者。

人民大都把木頭架在水上，建築房屋居住，好像三佛齊一樣。男女用五色布纏着頭，腹部和背部大都露出來，或者穿着小袖衣服，衣服從頭上套下，下身用幔布圍着。起初用香蕉葉當盛食物的器具，後來與華人貿易，漸漸使用瓷器。最喜歡瓷瓮，在瓮外面畫上龍，人死了就放在瓮中安葬。他們的風俗厭惡淫亂，通奸的人判處死罪。華人與他們的女兒私通，就削去他的頭髮，把女兒許配給他，永遠不讓她回娘家。他們的女子因頭髮短而苦惱，問華人怎樣纔能使它長長。華人騙她們説："我用華地的水洗髮，所以長長了。"那些女子相信了，競相買船中的水洗頭。華人嘲笑她們，把此事作爲笑柄。有的女子喜歡華人，拿着香蕉、甘蔗、茉莉贈給他們，華人許多與她們調笑。然而畏懼她們法律嚴厲，没有敢與她們私通的。

其深山中有村名烏籠里憚，其人盡生尾，見人輒掩面走避。然地饒沙金，商人持貨往市者，擊小銅鼓爲號，置貨地上，即引退丈許。其人乃前視，當意者，置金於旁。主者遥語欲售，則持貨去，否則懷金以歸，不交言也。所産有犀牛、孔雀、鸚鵡、沙金、鶴頂、降香、蠟、藤席、蓽藤、蓽撥、血竭、肉豆蔻、獐皮諸物。

文郎馬神深山中有個村子名叫烏籠里憚，那裏的人都長着尾巴，看見人就捂着臉跑開迴避。然而那地方盛産沙金，商人拿着貨物去賣，擊小銅鼓作爲信號，把貨物放在地上，就後退一丈左右。那裏的人於是走上前去察看，如果符合心意，就把金子放在旁邊。賣主從遠處説想賣，那人就拿走貨物，否則就揣着金子回去，不對話。出産有犀牛、孔雀、鸚鵡、沙金、鶴頂、降香、蠟、藤席、蓽藤、蓽撥、血竭、肉豆蔻、獐皮等物品。

鄰境有買哇柔者，性凶狠，每夜半盗斬人頭以去，裝之以金。故商人畏之，夜必嚴更以待。

村子相鄰處有個叫買哇柔的，生性凶狠，每到半夜偷砍人頭而去，用金子裝飾。所以商人害怕他，晚上一定嚴格巡更守衛。

始，文郎馬神酋有賢德，待商人以恩信。子三十一人，恐擾商舶，不令外出。其妻乃買哇柔酋長之妹，生子襲父位，聽其母族之言，務爲欺詐，多負商人價直，自是赴者亦稀。

開始時，文郎馬神酋長有賢德，用恩德信義對待商人。他有兒子三十一人，怕他們騷擾商船，不讓他們外出。他的妻子是買哇柔酋長的妹妹，生了兒子繼承父位，聽從他母族的話，專門欺詐，經常少付給商人錢，從此前去的人也就稀少了。

明史卷三百二十四

列傳第二百十二

外國(五)

占城 賓童龍 真臘 暹羅
爪哇 闍婆 蘇吉丹 碟里 日羅夏治 三佛齊

占城

占城居南海中，自瓊州航海順風一晝夜可至，自福州西南行十晝夜可至，即周越裳地。秦爲林邑，漢爲象林縣。後漢末，區連據其地，始稱林邑王。自晋至隋仍之。唐時，或稱占不勞，或稱占婆，其王所居曰占城。至德後，改國號曰環。迄周、宋，遂以占城爲號，朝貢不替。元世祖惡其阻命，大舉兵擊破之，亦不能定。

洪武二年，太祖遣官以即位詔諭其國。其王阿荅阿者先已遣使奉表來朝，貢象虎方物。帝喜，即遣官齎璽書、《大統曆》、文綺、紗羅，偕其使者往賜，其王復遣使來貢。自後或比歲貢，或間歲，或一歲再貢。未幾，命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齎詔，封阿荅阿者爲占城國王，賜綵幣四十、《大統曆》三千。三年，遣使往祀其山川，尋頒科舉詔於其國。

初，安南與占城構兵，天子遣使諭解，而安南復相侵。四年，其王奉金葉表來朝，長尺餘，廣五寸，刻本

占城位於南海中，從瓊州航海順風一天一夜可以到達，從福州向西南走十天十夜可以到達，就是周朝的越裳這個地方。秦朝稱作林邑，漢朝稱作象林縣。後漢末年，區連占據那個地方，開始稱爲林邑王。從晋朝到隋朝仍沿用這個名字。唐朝時，或者稱作占不勞，或者稱爲占婆，他們國王居住的地方稱爲占城。唐至德以後，改國號爲環。到後周、宋朝時候，就以占城作爲國名，不停地來朝貢。元世祖憎惡他們阻抗王命，大舉發兵打敗了他們，也不能平定。

洪武二年，太祖派官員將即位詔書告諭這個國家。占城國王阿荅阿者先已派使者帶着表文前來朝見，進貢大象老虎等特産。皇帝高興，就派官員帶着璽書、《大統曆》、文綺、紗羅，跟他們的使者一同前去賞賜，他們國王又派使者前來進貢。從那以後有時一年進貢，有時隔年進貢，有時一年進貢兩次。不久，皇帝派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携帶詔書，封阿荅阿者爲占城國王，賜予綵帛四十匹、《大統曆》三千册。三年，派使者前去祭祀山川，不久在他們國家頒布科舉詔書。

當初，安南與占城交兵，天子派使者告諭勸解，而安南又去侵犯。四年，他們國王拿着金箔製的表文前來朝見，表長一尺多，寬五寸，刻着

國字。館人譯之，其意曰："大明皇帝登大寶位，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荅阿者譬一草木爾，欽蒙遣使，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忻悦，倍萬恒情。惟是安南用兵，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願皇帝垂慈，賜以兵器及樂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輸貢之地，庶不敢欺陵。"帝命禮部諭之曰："占城、安南并事朝廷，同奉正朔，乃擅自構兵，毒害生靈，既失事君之禮，又乖交鄰之道。已咨安南國王，令即日罷兵。本國亦宜講信修睦，各保疆土。所請兵器，於王何吝，但兩國互構而賜占城，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樂器、樂人，語音殊異，難以遣發。爾國有曉華言者，其選擇以來，當令肄習。"因命福建省臣勿徵其税，示懷柔之意。

六年，貢使言："海寇張汝厚、林福等自稱元帥，剽刼海上。國主擊破之，賊魁溺死，獲其舟二十艘、蘇木七萬斤，謹奉獻。"帝嘉之，命給賜加等。冬，遣使獻安南之捷。帝謂省臣曰："去冬，安南言占城犯境；今年，占城謂安南擾邊，未審曲直。可遣人往諭，各罷兵息民，毋相侵擾。"十年，與安南王陳煓大戰，煓敗死。十二年，貢使至都，中書不以時奏。帝切責丞相胡惟庸、汪廣洋，二人遂獲罪。遣官賜王《大統曆》及衣幣，令與安南修好罷兵。

十三年，遣使賀萬壽節。帝聞其與安南水戰不利，賜敕諭曰："曩者安南兵出，敗於占城。占城乘勝入安南，安南之辱已甚。王能保境息民，

他們國家的文字。四夷館人員翻譯表文，其大意是："大明皇帝登大寶位，擁有天下，就像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荅阿者好像一根草木而已，承蒙皇帝派使者前往，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激擁戴欣喜，千萬倍於常情。祇是安南派兵，侵擾疆域，殺擄官員，搶劫人民。懇求皇帝降下慈愛，賜予兵器、樂器和樂人，使安南知我占城是受到聲威教化，獻納貢品的地方，希望他們不敢再來欺凌。"皇帝命令禮部告諭他們説："占城、安南都侍奉朝廷，共同奉行朝廷頒布的皇曆，却擅自交兵，毒害生靈，既失去事侍皇帝的禮儀，又違背了與鄰國交往的道義。已經詢問安南國王，命令他即日罷兵。你們也應講究信用增强睦鄰友好，各自保衛疆土。所請求的兵器，對國王還有什麽值得吝惜的呢，祇是兩國互相交兵而賜給占城，是幫助你們相互攻打，非常不合安撫的道義。至於樂器、樂人，因語音十分不同，難以派遣發給。你們國家有通曉華語的人，從中選擇派來，可以讓他們學習。"因此命令福建省臣不要徵他們的税，以表示安撫之意。

六年，朝貢的使者説："海盜張汝厚、林福等自稱元帥，在海上搶劫。我們國王打敗了他們，賊寇首領淹死了，繳獲他們的船二十艘、蘇木七萬斤，恭謹地獻上。"皇帝贊揚他們，命令加倍賞賜。冬天，派使者獻上俘獲安南的戰利品。皇帝對行省長官説："去年冬天，安南説占城侵犯他們邊境；今年，占城説安南騷擾他們邊境，不清楚是非曲直。可以派人前去告訴他們，各自停止戰爭，使人民休養生息，不要相互侵犯騷擾。"十年，占城與安南王陳煓大戰，陳煓戰敗而死。十二年，朝貢使者來到京城，中書省不按時上奏。皇帝嚴厲地責備丞相胡惟庸、汪廣洋，二人於是被定罪。派官吏賜給占城王《大統曆》和衣服錢幣，命令他們與安南和好停止戰爭。

十三年，派使者慶賀皇帝生日。皇帝聽説他們與安南進行水戰不利，賜詔書告訴他們説："以前安南出兵，被占城打敗。占城乘勝攻入安南，安南受的屈辱已非常深了。王如果能保護好

則福可長享；如必驅兵苦戰，勝負不可知，而鷸蚌相持，漁人得利，他日悔之，不亦晚乎。”

十六年，貢象牙二百枝及方物。遣官賜以勘合、文册及織金文綺三十二、磁器萬九千。十九年，遣子寶部領詩那日忽來朝，賀萬壽節，獻象五十四，皇太子亦有獻。帝嘉其誠，賜賚優渥，命中官送還。明年，復貢象五十一及伽南、犀角諸物，帝加宴賚。還至廣東，復命中官宴餞，給道里費。

真臘貢象，占城王奪其四之一，其他失德事甚多。帝聞之，怒。二十一年夏，命行人董紹敕責之。紹未至，而其貢使抵京。尋復遣使謝罪，乃命宴賜如制。

時阿荅阿者失道，大臣閣勝懷不軌謀，二十三年，弒王自立。明年，遣太師奉表來貢，帝惡其悖逆，却之。三十年後，復連入貢。

成祖即位，詔諭其國。永樂元年，其王占巴的賴奉金葉表朝貢，且告安南侵掠，請降敕戒諭。帝可之，遣行人蔣賓興、王樞使其國，賜以絨、錦、織金文綺、紗羅。明年，以安南王胡𡡈奏，詔戢兵，遣官諭占城王。而王遣使奏：“安南不遵詔旨，以舟師來侵，朝貢人回，賜物悉遭奪掠。又畀臣冠服、印章，俾爲臣屬。且已據臣沙離牙諸地，更侵掠未已，臣恐不能自存。乞隸版圖，遣官往治。”帝怒，敕責胡𡡈，而賜占城王鈔幣。

邊疆使人民休養生息，就可以長久地享有幸福；如果一定要驅趕着士兵苦戰，勝負難以預料，然而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將來有一天後悔，不也晚了嗎。”

十六年，進貢象牙二百枚和一些土産。皇帝派官員賜給他們驗對的符契、公文簿和織有金絲的文綺三十二匹、瓷器一萬九千件。十九年，占城王派兒子寶部領詩那日忽前來朝見，祝賀皇帝的生日，進獻大象五十四頭，給皇太子也有進獻的物品。皇帝嘉獎他們的誠意，賞賜豐厚，派中官送他們回去。第二年，又進貢大象五十一頭以及沉香、犀角等物。皇帝設宴招待并賞賜他們。返回去到達廣東，皇帝又命中官設宴招待，給予路費。

真臘前來進獻大象，占城王搶去了四分之一，其他過錯也很多。皇帝聽説此事，發怒了。二十一年夏天，派行人董紹帶敕令責備他們。董紹還没到達，而他們的朝貢使者就到了京城。不久又派使者前來謝罪，於是仍按制度宴請賞賜他們。

當時阿荅阿者喪失道義，大臣閣勝心懷不軌，二十三年，殺了阿荅阿者而自立爲王。第二年，派太師帶着表文前來朝貢，皇帝厭惡他悖亂叛逆，推辭了。洪武三十年以後，纔又接連來朝貢。

成祖即位，下詔告訴他們國家。永樂元年，他們國王占巴的賴帶着金箔製的表文前來朝貢，并且告發安南侵略掠奪，請求皇帝下詔告誡他們。皇帝答應了，派行人蔣賓興、王樞出使他們國家，賜給他們絨、錦、織金文綺、紗羅。第二年，因安南王胡𡡈上奏，下詔讓他們息兵，派官員告訴占城王。但占城王派使者上奏説：“安南不遵守聖旨，派水軍前來侵犯，朝貢的人回去，賞賜的物品都被搶劫。又給臣帽子和衣服、印章，讓我們作他們的臣子。并且已經占領了臣的沙離牙等地，更加侵犯掠奪不停，臣恐怕不能自我保存了。請求隸屬朝廷的版圖，請朝廷派官員前來治理。”皇帝發怒了，下敕令斥責胡𡡈，而賜給占城王鈔幣。

四年貢白象方物，復告安南之難。帝大發兵往討，敕占城嚴兵境上，遏其越逸，獲者即送京師。五年，攻取安南所侵地，獲賊黨胡烈、潘麻休等，獻俘闕下，貢方物謝恩。帝嘉其助兵討逆，遣中官王貴通齎敕及銀幣賜之。

四年，進貢白象和土産，又告發安南侵略。皇帝大量派遣軍隊前去征討，敕令占城在邊境嚴兵把守，防止他們逃脱，俘獲了立即送到京城。五年，攻取了被安南占領的土地，俘獲敵人黨羽胡烈、潘麻休等，把俘虜進獻到京城，獻上土産謝恩。皇帝嘉奬他們幫助討伐叛逆，派中官王貴通携帶詔書和銀兩賜給他們。

六年，鄭和使其國。王遣其孫舍楊該貢象及方物謝恩。十年，其貢使乞冠帶，予之，復命鄭和使其國。

六年，鄭和出使他們國家。占城王派他的孫子舍楊該進貢大象和土産謝恩。十年，他們進貢的使者請求帽子和衣帶，給了他們，又派鄭和出使他們國家。

十三年，王師方征陳季擴，命占城助兵。尚書陳洽言："其王陰懷二心，愆期不進，反以金帛、戰象資季擴，季擴以黎蒼女遺之，復約季擴舅陳翁挺侵升華府所轄四州十一縣地。厥罪維均，宜遣兵致討。"帝以交阯初平，不欲勞師，但賜敕切責，俾還侵地，王即遣使謝罪。十六年，遣其孫舍那挫來朝。命中官林貴、行人倪俊送歸，有賜。

十三年，朝廷大軍正征討陳季擴，命令占城出兵幫助。尚書陳洽説："他們國王暗中懷有二心，過期不進貢，反而用黄金布帛、戰象資助陳季擴，陳季擴把黎蒼的女兒送給他，又與陳季擴的舅舅陳翁挺相約侵犯升華府所管轄的四個州十一個縣的土地。他們的罪過和安南等同，應派兵討伐。"皇帝認爲交阯剛剛平定，不想動兵，衹賜予敕令嚴厲譴責，讓他們歸還侵占的土地，占城王隨即派使者前來謝罪。十六年，派他的孫子舍那挫前來朝見。皇帝派中官林貴、行人倪俊送他回去，有賞賜。

宣德元年，行人黄原昌往頒正朔，繩其王不恪，却所酬金幣以歸，擢户部員外郎。

宣德元年，行人黄原昌前去頒布曆法，糾正他們國王的不恭敬，推却了他們回報的金幣而回，被提升爲户部員外郎。

正統元年，瓊州知府程瑩言："占城比年一貢，勞費實多。乞如暹羅諸國例，三年一貢。"帝是之，敕其使如瑩言，賜王及妃綵幣。然番人利中國市易，雖有此令，迄不遵。

正統元年，瓊州知府程瑩説："占城一年進貢一次，耗費實在太多。請求按照暹羅等國的條例，三年進貢一次。"皇帝認爲他説的有理，敕令使者按程瑩的話辦，賜給他們國王和王妃綵帛。然而番人貪圖中國的貿易利益，雖然有了這道命令，至今没有遵守。

六年，王占巴的賴卒，其孫摩訶賁該以遺命遣王孫述提昆來朝貢，且乞嗣位。乃遣給事中管曈、行人吴惠齎詔，封爲王，新王及妃并有賜。七年春，述提昆卒於途，帝憫之，遣官賜祭。八年，遣從子且揚樂催貢舞牌旗黑象。

六年，占城王占巴的賴去世，他的孫子摩訶賁該按老王的遺命派王孫述提昆前來朝貢，并且請求繼承王位。皇帝於是派給事中管曈、行人吴惠帶着詔書，封摩訶賁該爲王，新王和王妃都有賞賜。七年春天，述提昆死在路上，皇帝憐憫他，派官員賜予祭品。八年，占城王派侄子且揚樂催進貢舞牌旗黑象。

十一年敕諭摩訶賁該曰："邇者，

十一年皇帝下敕令告訴摩訶賁該説："近來，

安南王黎濬遣使奏王欺其孤幼，曩已侵升、華、思、義四州，今又屢攻化州，掠其人畜財物。二國俱受朝命，各有分疆，豈可興兵構怨，乖睦鄰保境之義。王宜祇循禮分，嚴飭邊臣，毋恣肆侵軼，貽禍生靈。”并諭安南嚴行備禦，毋挾私報復。先是，定三年一貢之例，其國不遵。及詰其使者，則云：“先王已逝，前敕無存，故不知此令。”是歲，貢使復至，再敕王遵制，賜王及妃綵幣。冬復遣使來貢。

十二年，王與安南戰，大敗被執。故王占巴的賴侄摩訶貴來遣使奏：“先王抱疾，曾以臣爲世子，欲令嗣位。臣時年幼，遜位於舅氏摩訶賁該。後屢興兵伐安南，致敵兵入舊州古壘等處，殺掠人畜殆盡，王亦被擒。國人以臣先王之侄，且有遺命，請臣代位。辭之再三，不得已始於府前治事。臣不敢自專，伏候朝命。”乃遣給事中陳誼、行人薛幹封爲王，諭以保國交鄰，并諭國中臣民共相輔翼。十三年，敕安南送摩訶賁該還國，不奉命。

景泰三年，遣使來貢，且告王訃。命給事中潘本愚、行人邊永封其弟摩訶貴由爲王。

天順元年，入貢，賜其正副使鈒花金帶。二年，王摩訶槃羅悦新立，遣使奉表朝貢。四年復貢，自正使以下賜紗帽及金銀角帶有差。使者訴安南見侵，因敕諭安南王。九月，使來，告王喪。命給事中黄汝霖、行人劉恕封王弟槃羅茶全爲王。

八年入貢。憲宗嗣位，應頒賜蕃國錦幣，禮官請付使臣齎回，從之。

安南王黎濬派使者奏報你欺負他是年幼的孤兒，先前已經侵占了升州、華州、思州、義州四個州，現在又多次攻打化州，搶劫他們的人民牲畜和財物。你們兩個國家都接受朝廷的册命，各有自己的疆土，怎麽能够交兵結怨，違背睦鄰保境的道義呢。大王應祇遵守禮儀，嚴加整治戍守邊疆的官員，不要放肆地侵略襲擊，使生靈受害。”并下詔給安南讓他們加緊防備，不要心懷私念報復。在這之前，定了三年進貢一次的制度，他們國家不遵守。等到責問他們的使者，就説：“先王已經去世，以前的詔書不在了，所以不知道這道命令。”這一年，進貢的使者又來了，再次敕令占城王遵守制度，賜給國王和王妃綵帛。這年冬天又派使者來進貢。

十二年，占城王與安南交戰，大敗後被捉住。已死去的國王占巴的賴的侄子摩訶貴來派使者上奏説：“先王抱病，曾把臣作爲世子，想讓我繼位。臣那時年幼，把王位讓給舅舅摩訶賁該。後來他多次派兵攻打安南，致使敵兵入侵舊州古壘等地方，殺擄搶劫人民和牲畜都快完了，國王也被捉住。百姓認爲臣是先王的侄子，并且有先王遺命，請臣繼立爲君。臣推辭多次，不得已纔開始在府前處理政事。臣不敢自己專斷，恭候朝廷任命。”於是派給事中陳誼、行人薛幹封他爲王，告訴他保衛國家與鄰國修好，并下詔告訴他們國家的臣民一起輔佐他。十三年，下詔給安南讓他們送摩訶賁該回國，安南不遵守命令。

景泰三年，占城派使者前來朝貢，并且報告國王的死訊。皇帝派給事中潘本愚、行人邊永封他的弟弟摩訶貴由爲王。

天順元年，來朝貢，賜給他們正副使者刻着金銀花紋的金帶。二年，國王摩訶槃羅悦新繼位，派使者拿着表文來朝貢。四年又朝貢，從正使以下賜給他們紗帽和金銀角帶等各有差别。使者訴説被安南侵略，皇帝因此下詔給安南王。九月，使者來了，告訴占城王去世。皇帝派給事中黄汝霖、行人劉恕封國王的弟弟槃羅茶全爲王。

八年前來朝貢。憲宗繼位，應當頒賜各番國錦帛等，禮官請求交給使者帶回去，皇帝答應

使者復訴安南見侵，求索白象。乞如永樂時，遣官安撫，建立界牌石，以杜侵陵。兵部以兩國方爭，不便遣使，乞令使臣歸諭國王，務循禮法，固封疆，捍外侮，毋輕構禍，從之。

了。使者又訴説安南侵略他們，向他們索取白象。請求像永樂時那樣，派官員前去安撫，建立疆界牌石，以杜絶侵略欺凌。兵部認爲兩國正在交戰，不便派遣使者，請求讓他們的使臣回去告訴國王，一定要遵循禮法，鞏固邊疆，抵禦外國的侵略，不要輕易製造禍亂，皇帝答應了。

成化五年入貢。時安南索占城犀象、寶貨，令以事天朝之禮事之。占城不從，大舉往伐。七年破其國，執王槃羅茶全及家屬五十餘人，劫印符，大肆焚掠，遂據其地。王弟槃羅茶悦逃山中，遣使告難。兵部言："安南吞并與國，若不爲處分，非惟失占城歸附之心，抑恐啓安南跋扈之志。宜遣官齎敕宣諭，還其國王及眷屬。"帝慮安南逆命，令俟貢使至日，賜敕責之。

成化五年前來朝貢。當時安南向占城索取犀牛大象、寶物，讓他們用事奉朝廷的禮節事奉安南。占城不答應，安南大量派兵前去攻打。七年打敗占城，捉住占城王槃羅茶全和他的家屬五十多人，搶走了印符，大肆焚燒搶劫，於是占領了占城的土地。國王的弟弟槃羅茶悦逃到山中，派使者到朝廷報告災難。兵部説："安南吞并友邦，如果不加以懲罰，不衹失掉占城歸附的誠意，而且還助長了安南驕横的野心。應當派官員携帶詔書宣告，讓安南歸還占城國王和他的家屬。"皇帝怕安南違抗命令，命令等朝貢使者來到那天，賜詔書責備他們。

八年，以槃羅茶悦請封，命給事中陳峻、行人李珊持節往。峻等至新州港，守者拒之，知其國已爲安南所據，改爲交南州，乃不敢入。十年冬還朝。

八年，因槃羅茶悦請求封王，皇帝派給事中陳峻、行人李珊拿着符節前去。陳峻等人到了新州港，把守的人不讓上岸，陳峻等知道占城已被安南占領，改爲到交南州，仍然不敢進去。十年冬天回朝。

安南既破占城，復遣兵執槃羅茶悦，立前王孫齋亞麻弗菴爲王，以國南邊地予之。十四年，遣使朝貢請封，命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瑾往封之。義等多携私物，既至廣東，聞齋亞麻弗菴已死，其弟古來遣使乞封。義等慮空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封之後，即爲古來所殺，安南以僞敕立其國人提婆苔爲王。義等不俟奏報，輒以印幣授提婆苔封之，得所賂黄金百餘兩，又往滿剌加國盡貨其私物以歸。義至海洋病死。瑾具其事，并上僞敕於朝。

安南攻破占城後，又派兵捉住槃羅茶悦，立前國王的孫子齋亞麻弗菴爲王，把占城國南邊的土地給他。十四年，派使者來朝貢請求封王，皇帝派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瑾前去封賜。馮義等人帶了許多私貨，到了廣東後，聽説齋亞麻弗菴已經死了，他的弟弟古來派使者來請求封王。馮義等人怕事情落空回去没了好處，立即趕到占城。占城人説，占城王的孫子請求封王以後，就被古來殺死，安南用假詔書立他們國家的人提婆苔爲王。馮義不等上奏回報，就把印章綵帛授給了提婆苔封他爲王，得到賄賂黄金一百多兩，又前往滿剌加國賣掉他們所有的私貨而回。馮義到了海洋中病死了。張瑾陳述了那些事，并把僞詔書呈給朝廷。

十七年，古來遣使朝貢，言："安南破臣國時，故王弟槃羅茶悦逃

十七年，古來派使者前來上貢，説："安南攻破臣的國家時，已故國王的弟弟槃羅茶悦逃出

居佛靈山。比天使齎封誥至，已爲賊人執去，臣與兄齋亞麻弗菴潛竄山谷。後賊人畏懼天威，遣人訪覓臣兄，還以故地。然自邦都郎至占臘止五處，臣兄權國未幾，遽爾隕歿。臣當嗣立，不敢自專，仰望天恩，賜之册印。臣國所有土地本二十七處，四府、一州、二十二縣。東至海，南至占臘，西至黎人山，北至阿本喇補，凡三千五百餘里。乞特諭交人，盡還本國。"章下廷議，英國公張懋等請特遣近臣有威望者二人往使。時安南貢使方歸，即賜敕詰責黎灝，令速還地，毋抗朝命。禮官乃劾瑾擅封，執下詔獄，具得其情，論死。時古來所遣使臣在館，召問之，云："古來實王弟，其王病死，非弒。提婆苔不知何人。"乃命使臣暫歸廣東，俟提婆苔使至，審誠僞處之。使臣候命經年，提婆苔使者不至，乃令還國。

住在佛靈山。等朝廷使臣帶着封誥到達，已被賊寇捉去，臣與哥哥齋亞麻弗菴潛逃在山谷中。後來賊寇畏懼朝廷的威嚴，派人查找到臣的哥哥，還給他故土。然而從邦都郎到占臘衹有五個地方，臣的哥哥暫時代理國家不久，很快去世了。臣應當繼位，不敢一任己意，盼望皇上恩典，賜給册封的璽印。臣的國家原有的土地本來是二十七處，四個府，一個州，二十二個縣。東到大海，南至占臘，西到黎人山，北到阿本喇補，共三千五百多里。請求特别告訴交阯人，把土地全部還給本國。"奏章發到朝廷評議，英國公張懋等人請求特派二名有威望的寵臣前去出使。那時安南貢使剛回去，皇帝就賜詔書責問黎灝，讓他馬上歸還土地，不要違抗朝廷命令。禮官於是彈劾張瑾擅自封王，捉拿後關到欽犯監獄，調查得到詳情，判處死罪。那時古來所派的使者還在賓館裏，召來問他，他說："古來確實是國王的弟弟，國王是病死的，不是被殺死的。提婆苔不知是什麼人。"於是讓使臣暫回廣東，等提婆苔的使者來了，審查真假再處理此事。使臣等候命令多年，提婆苔的使者没有來，於是讓他回國。

二十年，敕古來撫諭提婆苔，使納原降國王印，宥其受僞封之罪，仍爲頭目。提婆苔不受命，乃遣給事中李孟暘、行人葉應册封古來爲國王。孟暘等言："占城險遠，安南構兵未已，提婆苔又竊據其地，稍或不慎，反損國威。宜令來使傳諭古來，詣廣東受封，并敕安南悔禍。"從之。古來乃自老撾挈家赴崖州，孟暘竣封事而返。古來又欲躬詣闕廷，奏安南之罪。二十三年，總督宋旻以聞。廷議遣大臣一人往勞，檄安南存亡繼絶，迎古來返占城。帝報可，命南京右都御史屠滽往。至廣東，即傳檄安南，宣示禍福。募健卒二千人，駕海舟二十艘，護古來還國。安南以滽大臣奉特遣，不敢抗，古來乃得入。

二十年，皇帝讓古來告諭提婆苔，讓他交出原投降國的王印，寬恕他接受僞封的罪過，仍舊讓他作頭目。提婆苔不接受命令，於是皇帝派給事中李孟暘、行人葉應册封古來爲國王。李孟暘等人說："占城艱險遥遠，安南不斷發動戰争，提婆苔又竊取他們的土地，稍有不慎，反而損害國家威嚴。應讓他們來的使者傳諭給古來，到廣東受封，并下詔給安南讓他改悔。"皇帝答應了。古來於是從老撾携帶家人趕往崖州，李孟暘完成封賜事後返回。古來又想親自到朝廷來，上奏安南的罪過。二十三年，總督宋旻把此事報上。朝廷議定派一名大臣前去慰問，傳文書給安南讓滅亡的國家恢復宗祀，承續後代，迎古來返回占城。皇帝回覆説可以，派南京右都御史屠滽前去。到了廣東，立即傳文書給安南，告之利害關係。招募精兵二千人，駕着海船二十艘，護送古來回國。安南因屠滽是奉命特派的大臣，不敢違抗，古來於是纔能够回去。

明年，弘治改元，遣使入貢。二年，遣弟卜古良赴廣東，言："安南仍肆侵陵，乞如永樂時遣將督兵守護。"總督秦紘等以聞。兵部言："安南、占城皆《祖訓》所載不征之國。永樂間命將出師，乃正黎賊弒逆之罪，非以鄰境交惡之故。今黎灝修貢惟謹，古來膚受之訴，容有過情，不可信其單詞，勞師不征之國。宜令守臣回咨，言近交人殺害王子古蘇麻，王即率衆敗之，仇耻已雪。王宜自强修政，撫恤國人，保固疆圉，仍與安南敦睦修好。其餘嫌細故，悉宜捐除。倘不能自强，專藉朝廷發兵渡海，代王守國，古無是理。"帝如其言。三年遣使謝恩。其國自殘破後，民物蕭條，貢使漸稀。

第二年，弘治元年，占城王派使者來朝貢。二年，派他弟弟卜古良前往廣東，說："安南仍舊大肆侵略，請求像永樂時那樣派將領帶兵守護。"總督秦紘等把此事上報。兵部說："安南、占城都是《祖訓》中記載的不能征討的國家。永樂年間派將領出師，是懲治黎灝弒君之罪，不是因鄰國互相仇視的緣故。現在黎灝進獻貢品小心謹慎，古來利害切身的訴說，可能有誇大的情況，不可祇相信他的片面之詞，去征討不該征討的國家。應當讓守臣回覆咨文，說近來交阯人殺害王子古蘇麻，國王就率領衆人打敗交阯人，仇恨和耻辱已經洗清了。王應當自强修明政治，體恤愛護人民，保衛鞏固國防，仍舊與安南親近和睦友好。其他原來的猜疑瑣碎的小事都應拋棄。如果不能自强，專靠朝廷派兵渡海，代替國王守衛國家，從古以來没有這樣的道理。"皇帝同意兵部的意見。三年派使者謝恩。占城國自從殘破以後，人民物産蕭條，朝貢使者漸漸少了。

十二年，遣使奏："本國新州港之地，仍爲安南侵奪，患方未息。臣年已老，請及臣未死，命長子沙古卜洛襲封，庶他日可保國土。"廷議："安南爲占城患，已非一日。朝廷嘗因占城之訴，累降璽書，曲垂誨諭。安南前後奏報，皆言祇承朝命，土地人民，悉已退還。然安南辨釋之語方至，而占城控訴之詞又聞，恐真有不獲已之情。宜仍令守臣切諭安南，毋貪人土地，自貽禍殃，否則議遣偏師往問其罪。至占城王長子，無父在襲封之理。請令先立爲世子攝國事，俟他日當襲位時，如例請封。"帝報允。尋遣王孫沙不登古魯來貢。

十二年，派使者上奏說："本國新州港的土地，仍被安南侵奪，禍患還没平息。臣已經年老了，請求在臣還未死去，讓長子沙古卜洛繼承王位，希望將來可以保全國土。"朝廷議定說："安南成爲占城的禍患，已不是一天的事了。朝廷曾因占城的訴説，多次降下詔書，進行教誨曉諭。安南先後的奏報，都說祇聽從朝廷命令，土地和人民，都已歸還。然而安南辯白解釋的話剛到，則占城控訴的話又上報來了，恐怕真有不得已的情況。應當派守臣嚴厲告諭安南，不要貪圖别國的土地，自己招致禍患，否則議定派一方守將前去問他們的罪。至於占城王的長子，没有父親活着就繼承王位的道理。請讓他先立爲世子代行國家政事，等將來應當繼承王位時，按制度請求封贈。"皇帝回覆可以。不久占城王派他的孫子沙不登古魯前來朝貢。

十八年，古來卒。子沙古卜洛遣使來貢，不告父喪，但乞命大臣往其國，仍以新州港諸地封之。别有占奪方輿之奏，微及父卒事。給事中任良弼等言："占城前因國土削弱，假貢

十八年，古來去世。他的兒子沙古卜洛派使者來朝貢，不報告父親的喪事，祇請求派大臣前往他們國家，仍舊把新州港等地封給他們。另有被侵略土地的奏書，稍稍提起他父親去世的事。給事中任良弼等人說："占城以前因國土被侵占，

乞封，仰仗天威，讋伏鄰國。其實國王之立不立，不係朝廷之封不封也。今稱古來已歿，虛實難知。萬一我使至彼，古來尚存，將遂封其子乎？抑義不可而已乎？迫脅之間，事極難處。如往時科臣林霄之使滿剌加，不肯北面屈膝，幽餓而死，迄不能問其罪。君命國威，不可不慎。大都海外諸蕃，無事則廢朝貢而自立，有事則假朝貢而請封。今者貢使之來，豈急於求封，不過欲復安南之侵地，還粵東之逃人耳。夫安南侵地，璽書屢諭歸還，占據如故。今若再諭，彼將玩視之，天威褻矣。倘我使往封占城，羈留不遣，求爲處分，朝廷將何以應。又或拘我使者，令索逃人，是以天朝之貴臣，質於海外之蠻邦。宜如往年古來就封廣東事，令其領敕歸國，於計爲便。”禮部亦以古來存亡未明，請令廣東守臣移文占城勘報，從之，既而封事久不行。

藉朝貢請求封王，依靠皇帝的威嚴，使鄰國恐懼。其實立不立國王，不在於朝廷封不封。現在說古來已經死了，真假難分。萬一我們的使者到了他們國家，古來尚在人間，是就此封他兒子呢？還是按照理義不封他呢？威逼之下，事情很難處理。就像以前科臣林霄出使滿剌加，不肯屈膝稱臣，被囚禁起來餓死了，至今不能向他們問罪。皇帝的命令，國家的威嚴，不能不慎重。大概海外各國，没事就停止進獻貢品自立爲王，有事就藉進獻貢品的機會請求册封爲王。現在朝貢使者來了，哪裏是急於請求封王，不過是想收復被安南侵占去的土地，歸還粵東逃跑的人而已。安南侵占的土地，皇帝多次下詔讓他們歸還，他們仍舊占據着。現在如果再下詔，他們將會輕視詔書，皇上的威嚴就會受到輕慢了。倘若我國使者去封占城，安南扣留不讓使臣回來，請求處置他們，朝廷將怎麽答覆。又或者拘留我們的使者，令他們尋找逃跑的人，於是朝廷的貴臣，在海外蠻國作了人質。應當像往年古來到廣東受封時一樣，讓他領詔書回國，從計策上說比較有利。”禮部也以古來生死不明，請讓廣東守臣送文書到占城勘察回報，皇帝答應了，事後封王的事很久没有實行。

正德五年，沙古卜洛遣叔父沙係把麻入貢，因請封。命給事中李貫、行人劉廷瑞往。貫抵廣東憚行，請如往年古來故事，令其使臣領封。廷議：“遣官已二年，今若中止，非興滅繼絶義。倘其使不願領封，或領歸而受非其人，重起事端，益傷國體，宜令貫等亟往。”貫終憚行，以乏通事、火長爲詞。廷議令廣東守臣采訪其人，如終不得，則如舊例行。貫復設詞言：“臣奉命五載，似憚風波之險，殊不知占城自古來被逐後，竄居赤坎邦都郎，國非舊疆，勢不可往。況古來乃前王齋亞麻弗菴之頭目，殺王而奪其位。王有三子，其一尚存，義又不可。律以《春秋》之法，雖不

正德五年，沙古卜洛派叔父沙係把麻前來朝貢，趁機請求册封。皇帝派給事中李貫、行人劉廷瑞前去。李貫到了廣東不敢去了，請求按往年古來的舊例，讓他們的使者領回册封。朝廷討論說：“派出官員已經兩年了，現在如果停止，不合恢復滅絶的宗祀，承續後代的大義。如果他們的使者不願來領封，或者領回去給了不該受封的人，又惹起事端，更加傷害國家的體面，應命令李貫等人立即前去。”李貫最終不敢去，以缺乏翻譯、兵卒爲藉口。朝廷議定讓廣東守臣尋找翻譯等，如果最終找不到，就按原來的先例辦事。李貫又找藉口說：“臣奉命五年了，似乎是怕風波的艱險，殊不知占城自從古來被驅逐以後，逃到赤坎邦都郎居住，國土已不是原來的了，形勢使得我不能前去。況且古來是前國王齋亞麻弗菴手下的頭目，殺了國王奪了王位。國王有三個兒

興問罪之師，亦必絶朝貢之使。奈何又爲采訪之議，徒延歲月，於事無益。”廣東巡按丁楷亦附會具奏，廷議從之。十年，令其使臣齎敕往，自是遂爲故事，其國貢使亦不常至。

子，其中有一個還活着，按理古來不能當國王。用《春秋》中的準則來衡量，即使不派出問罪的軍隊，也一定要斷絶朝貢的使者。爲何又議論尋找翻譯，白白拖延時間，對事情没有好處。”廣東巡按丁楷也附會上奏，朝廷議定答應了他們的請求。十年，讓占城使臣携帶詔書前去，從此以後成爲慣例，他們國家朝貢的使者也不常來了。

嘉靖二十二年，遣王叔沙不登古魯來貢，訴數爲安南侵擾，道阻難歸。乞遣官護送還國，報可。

嘉靖二十二年，占城派王叔沙不登古魯來朝貢，訴説多次被安南侵略騷擾，道路被封鎖難以回去。請求派官員護送他回國。皇帝回覆可以。

其國無霜雪，四時皆似夏，草木常青。民以漁爲業，無二麥，力穡者少，故收穫薄。國人皆食檳榔，終日不離口。不解朔望，但以月生爲初，月晦爲盡，不置閏。分晝夜爲十更，非日中不起，非夜分不卧，見月則飲酒、歌舞爲樂。無紙筆，用羊皮槌薄熏黑，削細竹蘸白灰爲字，狀若蚯蚓。有城郭甲兵，人性狠而狡，貿易多不平。户皆北向，民居悉覆茅檐，高不得過三尺。部領分差等，門高卑亦有限。飲食穢污，魚非腐爛不食，釀不生蛆不爲美。人體黑，男蓬頭，女椎結，俱跣足。

占城國没有霜雪，四季都跟夏天一樣，草木常青。人民以捕魚爲業，没有大麥小麥，從事耕種的人少，所以收穫不多。國內人民都吃檳榔，整天不離口。不知朔日和望日，衹把月亮初出時作爲月初，月亮不出時作爲月末，不設閏月。分一晝夜爲十更，不到中午不起床，不到半夜不睡覺，看到月亮就喝酒、唱歌跳舞作樂。没有紙和筆，把羊皮槌薄熏黑後，把細竹削尖蘸着白灰寫字，文字形狀像蚯蚓。有城市軍隊，人性凶暴而且奸詐，貿易多半不公平。門都朝北開，百姓房屋都用茅草蓋着屋檐，高度不超過三尺。部落分等級，門的高低也有限制。飲食不乾净，魚不腐爛不吃，酒不生蛆不以爲味美。人身體發黑，男子披散着頭髮，女子梳着椎形髮髻，都赤着脚。

王，瑣里人，崇釋教。歲時采生人膽入酒中，與家人同飲，且以浴身，曰“通身是膽”。其國人采以獻王，又以洗象目。每伺人於道，出不意急殺之，取膽以去。若其人驚覺，則膽已先裂，不足用矣。置衆膽於器，華人膽輒居上，故尤貴之。五六月間，商人出，必戒備。王在位三十年，則避位入深山，以兄弟子侄代，而己持齋受戒，告於天曰：“我爲君無道，願狼虎食我，或病死。”居一年無恙，則復位如初。國中呼爲“昔嚟馬哈剌”，乃至尊至聖之稱也。

占城王，是瑣里人，信奉佛教。每年按時挖出活人的膽放到酒中，與家人一起喝，并且用酒洗身體，稱“通身是膽”。他們國家的人采集人膽獻給國王，又用膽酒洗大象眼睛。常常在路上等人，乘人不備迅速殺了，挖出人膽離去。如果人受驚發覺，那麼膽就先嚇破了，不能用了。他們把許多膽放在器皿中，華人的膽在上面，所以尤其珍貴。五六月間，商人出門，一定警戒防備。占城王在位三十年，就讓了王位住進深山，讓兄弟兒子侄子代替，而他自己不食葷食接受戒律，告訴上天説：“我作國王没有君德，願讓虎狼吃了我，或者病死。”過了一年没事，又恢復原來的王位。國內稱他爲“昔嚟馬哈剌”，這是最尊貴最聖明的稱呼。

國不甚富，惟犀象最多。烏木、

他們國家不十分富有，衹有犀牛大象最多。

降香，樵以爲薪。棋楠香獨産其地一山，酋長遣人守之，民不得采，犯者至斷手。

出産烏木、降香，砍來作柴燒，棋楠香衹出産在國中一座山上，酋長派人把守着，人民不能采伐，違反的人甚至被砍手。

有鰐魚潭，獄疑不决者，令兩造騎牛過其旁，曲者，魚輒躍而食之，直者，即數往返，不食也。有尸頭蠻者，一名屍致魚，本婦人，惟無瞳神爲異。夜中與人同寢，忽飛頭食人穢物，來即復活。若人知而封其頸，或移之他所，其婦即死。國設厲禁，有而不告者，罪及一家。

他們國家有個鰐魚潭，不能審斷的案件，讓訴訟雙方騎着牛經過潭旁，理屈的人，鰐魚就跳出來吃他，理直的人，即使多次從潭邊往返，鰐魚也不咬他。有個叫做尸頭蠻的人，又叫作屍致魚，本來是個婦女，衹是眼中没有瞳孔有些差異。晚上與人一起睡覺，忽然她的頭飛出去吃人的髒東西，回來後又復活了。如果有人把她的脖子封住，或者把她的身體移到别的地方，那婦女就會死去。占城國設有嚴厲的禁令，有罪而不告發的人，罪罰株連一家。

賓童龍

賓童龍國，與占城接壤。或言如來入舍衛國乞食，即其地。氣候、草木、人物、風土，大類占城，惟遭喪能持服，葬以僻地，設齋禮佛，婚姻偶合。酋出入乘象或馬，從者百餘人，前後贊唱。民編茅覆屋。貨用金、銀、花布。

賓童龍國，與占城接壤。有人説如來到舍衛國乞討食物，就是這個地方。氣候、草木、人物、風土人情，跟占城十分相似，衹是死了人能守孝服喪，葬在偏僻的地方，吃齋敬佛，一夫一妻。酋長出門或騎象或騎馬，跟隨的人有一百多，前後唱歌頌揚。人民編織茅草覆蓋屋頂。買東西使用黄金、白銀、花布。

有崑崙山，節然大海中，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其山方廣而高，其海即曰崑崙洋。諸往西洋者，必待順風，七晝夜始得過，故舟人爲之諺曰："上怕七州，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此山無異産。

有座崑崙山，聳立在大海中，與占城和東竺、西竺鼎立對峙相望。這座山寬而且高，山所在的海就稱崑崙洋。衆多前往西洋去的人，一定要等到順風，七天七夜纔過得去，所以船家的諺語説："上怕七州，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這座山中没有特别的出産。

人皆穴居巢處，食果實魚蝦，無室廬井竈。

這裏的人都住在山洞巢穴中，吃果實魚蝦，没有房屋水井和火竈。

真臘

真臘，在占城南，順風三晝夜可至。隋、唐及宋皆朝貢。宋慶元中，滅占城而并其地，因改國名曰占臘。元時仍稱真臘。

真臘，位於占城南面，順風三晝夜可以到達。隋朝、唐朝和宋朝都來朝貢。宋朝慶元年間，他們滅了占城吞并了他們的國土，因此改國名爲占臘。元朝時仍稱作真臘。

洪武三年，遣使臣郭徵等齎詔撫諭其國。四年，其國巴山王忽爾那遣使進表，貢方物，賀明年正旦。詔賜《大統曆》及綵幣，使者亦給賜有差。六年進貢。十二年，王參答甘武

洪武三年，皇帝派使臣郭徵等人帶着詔書安撫曉諭他們國家。四年，他們國家巴山王忽爾那派使者呈上表文，獻上土産，祝賀第二年正月初一。皇帝下詔賜予《大統曆》和財帛，使者也給賞賜不等。六年來進貢。十二年，國王參答甘

者持達志遣使來貢，宴賜如前。十三年復貢。十六年，遣使齎勘合文册賜其王。凡國中使至，勘合不符者，即屬矯僞，許縶縛以聞。復遣使賜織金文綺三十二、磁器萬九千。其王遣使來貢。十九年，遣行人劉敏、唐敬偕中官齎磁器往賜。明年，敬等還，王遣使貢象五十九、香六萬斤。尋遣使賜其王鍍金銀印，王及妃皆有賜。其王參烈寶毘邪甘菩者遣使貢象及方物。明年復貢象二十八、象奴三十四人、番奴四十五人，謝賜印之恩。二十二年三貢。明年復貢。

武者持達志派使者來朝貢，皇帝宴請賞賜跟從前一樣。十三年又來朝貢。十六年，皇帝派使者帶着驗對符契和公文簿賜給他們國王。凡是去他們國家的使者，驗對符契不符合的，就屬於作假，允許他們拘捕上報。又派使者賜給他們織着金綫的精美絲織品三十二匹、瓷器一萬九千件。他們國王派使者來朝貢。十九年，皇帝派行人劉敏、唐敬與中官一起帶着瓷器前去賞賜。第二年，唐敬等回來了，國王派使者獻上大象五十九頭、香六萬斤。不久皇帝又派使者賜給他們國王鍍金的銀印，國王和王妃都有賞賜。他們國王參烈寶毘邪甘菩者派使者進貢大象和土産。第二年又進貢大象二十八匹、趕象的奴僕三十四人、番奴四十五人，答謝皇帝賜印的恩典。二十二年進貢三次。第二年又來進貢。

永樂元年，遣行人蔣賓興、王樞以即位詔諭其國。明年，王參烈婆毘牙遣使來朝，貢方物。初，中官使真臘，有部卒三人潛遁，索之不得，王以其國三人代之，至是引見。帝曰："華人自逃，於彼何預而責償？且語言不通，風土不習，吾焉用之？"命賜衣服及道里費，遣還。三年，遣使來貢，告故王之喪。命鴻臚序班王孜致祭，給事中畢進、中官王琮齎詔封其嗣子參烈昭平牙爲王。進等還，嗣王遣使偕來謝恩。六年、十二年再入貢。使者以其國數被占城侵擾，久留不去。帝遣中官送之還，并敕占城王罷兵修好。十五年、十七年并入貢。宣德、景泰中，亦遣使入貢。自後不常至。

永樂元年，皇帝派行人蔣賓興、王樞下詔告訴他們皇帝繼位。第二年，他們國王參烈婆毘牙派使者前來朝見，獻上土産。當初，中官出使真臘，有三名士兵潛逃了，尋找不到，真臘王用他國家的三人代替那三人，到此時帶他們前來。皇帝說："華人自己逃跑，與你們有什麼關係而讓你們賠償呢？并且語言不通，風俗水土不習慣，我怎麼使用他們呢？"命令賞給他們衣服和路費，遣送他們回去。三年，真臘派使者來朝貢，告訴前國王去世。皇帝讓鴻臚序班王孜去祭祀，給事中畢進、中官王琮帶着詔書封他的嗣子參烈昭平牙爲王。畢進等回來，繼位王派使者一同前來謝恩。六年、十二年兩次朝貢。使者因他們國家多次被占城侵略騷擾，長時間滯留没有回去。皇帝派中官送他們回去，并下詔給占城王讓他停戰和好。十五年、十七年都來朝貢。宣德、景泰年間，也派使者來朝貢。從那以後就不常來了。

其國城隍周七十餘里，幅員廣數千里。國中有金塔、金橋、殿宇三十餘所。王歲時一會，羅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曰百塔洲。盛食以金盤、金碗，故有"富貴真臘"之諺。民俗富饒。天時常熱，不識霜雪，禾一歲數稔。男女椎結，穿

他們國都城墻周圍有七十多里，疆域廣達幾千里。國中有金塔、金橋、殿宇三十多所。國王每年集會一次，在面前陳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稱爲百塔洲。盛食物用金盤、金碗，所以有"富貴真臘"的諺語。百姓富饒。氣候一年四季炎熱，不知道霜雪，莊稼一年幾熟。男女都梳着椎形髮髻，穿着短衫，圍着樹皮製成的布。刑

短衫，圍梢布。刑有劓、刖、刺配，盜則去手足。番人殺唐人罪死；唐人殺番人則罰金，無金則鬻身贖罪。唐人者，諸番呼華人之稱也，凡海外諸國盡然。婚嫁，兩家俱八日不出門，晝夜燃燈。人死置於野，任烏鳶食，俄頃食盡者，謂爲福報。居喪，但髡其髮，女子則額上剪髮如錢大，曰用此報親。文字以麂鹿雜皮染黑，用粉爲小條畫於上，永不脱落。以十月爲歲首，閏悉用九月。夜分四更。亦有曉天文者，能算日月薄蝕。其地謂儒爲班詰，僧爲苧姑，道爲八思。班詰不知讀何書，由此入仕者爲華貫。先時項挂一白綫以自别，既貴曳白如故。俗尚釋教，僧皆食魚、肉，或以供佛，惟不飲酒。其國自稱甘孛智，後訛爲甘破蔗，萬曆後又改爲柬埔寨。

罰有割鼻、斬足、刺字發配，偷盜就砍去手脚。番人殺死唐人判處死罪；唐人殺了番人就罰金子，没有金子就賣身贖罪。所謂的唐人，是各番族對華人的稱呼，凡是海外各國都這様。男女結婚，兩家都八天不出門，晝夜點着燈。人死了扔到野外，任憑鳥類啄食，一會兒就吃完了的，稱爲福報。守孝時，衹剃去頭髮，女子就在額前剪去錢幣那麽大一塊的頭髮，説用此報答親人。文字是把麂鹿雜皮染成黑色，把粉製成小條寫在上面，永遠不會脱落。把十月作爲一年的開始，閏月都設在九月。一夜分作四更。也有通曉天文的人，能推算出日食和月食。那地方把儒者稱爲班詰，僧人稱爲苧姑，道人稱爲八思。班詰不知讀的是什麽書，由此作官的人稱爲華貫。以前在脖子上挂着一根白綫作爲區别，富貴以後仍像以前那様挂着。風俗信奉佛教，僧人都吃魚、肉，或者用魚、肉供佛，衹是不喝酒。他們國家自稱甘孛智，後來訛傳爲甘破蔗，萬曆以後又改爲柬埔寨。

暹羅

暹羅，在占城西南，順風十晝夜可至，即隋、唐赤土國。後分爲羅斛、暹二國。暹土瘠不宜稼，羅斛地平衍，種多穫，暹仰給焉。元時，暹常入貢。其後，羅斛强，并有暹地，遂稱暹羅斛國。

暹羅，位於占城西南面，順風十天十夜可以到達，就是隋、唐時期的赤土國。後來分裂爲羅斛、暹二個國家。暹土地貧瘠不適合種莊稼，羅斛地勢平坦寬闊，耕種後收穫多，暹依靠羅斛供給。元朝時期，暹常常來朝貢。後來，羅斛强大起來，吞并了暹的土地，於是稱爲暹羅斛國。

洪武三年，命使臣吕宗俊等齎詔諭其國。四年，其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奉表，與宗俊等偕來，貢馴象、六足龜及方物，詔賜其王錦綺及使者幣帛有差。已，復遣使賀明年正旦，詔賜《大統曆》及綵幣。五年，貢黑熊、白猿及方物。明年復來貢。其王之姊參烈思寧别遣使進金葉表，貢方物於中宫，却之。已而其姊復遣使來貢，帝仍却之，而宴賚其使。時其王懦而不武，國人推其伯父參烈寶毘邪嗯哩哆囉禄主國事，遣使來告，貢方物，宴賚如制。已而新王遣使來貢、謝

洪武三年，派使臣吕宗俊等人帶着詔書曉諭他們國家。四年，國王參烈昭毘牙派使者拿着表文，隨同吕宗俊等人前來，獻上馴象、六足龜和土産，皇帝下詔賜給他們國王錦綺，賜給他們使者繒帛多少不等。事後，又派使者祝賀第二年正月初一，皇帝下詔賜給他們《大統曆》和財帛。五年，他們貢上黑熊、白猿和土産。第二年又來朝貢。他們國王的姐姐參烈思寧另派使者獻上金箔製成的表文，向皇后獻上土産，被推辭了。不久國王的姐姐又派使者來朝貢，皇帝仍然推辭了，但招待賞賜了她的使者。那時他們國王懦弱不勇猛，國人推舉他的伯父參烈寶毘邪嗯哩哆囉禄主持國事，派使者前來報告，獻上土産，皇帝

恩，其使者亦有獻，帝不納。已，遣使賀明年正旦，貢方物，且獻本國地圖。

按禮節宴請賞賜他們。不久新王派使者前來朝貢、謝恩，他們的使者也有進獻的物品，皇帝没有收。事後，他們派使者祝賀第二年正月初一，貢上土産，并且獻上本國的地圖。

七年，使臣沙里拔來貢。言去年舟次烏猪洋，遭風壞舟，飄至海南，賴官司救護，尚存飄餘兜羅綿、降香、蘇木諸物進獻，廣東省臣以聞。帝怪其無表，既言舟覆，而方物乃有存者，疑其爲番商，命却之。諭中書及禮部臣曰："古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則每世一朝，所貢方物，表誠敬而已。惟高麗頗知禮樂，故令三年一貢。他遠國，如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浡泥、三佛齊、暹羅斛、真臘諸國，入貢既頻，勞費太甚。今不必復爾，其移牒諸國俾知之。"然而來者不止。其世子蘇門邦王昭禄群膺亦遣使上箋於皇太子，貢方物。命引其使朝東宫，宴賚遣之。八年再入貢。其舊明臺王世子昭孛羅局亦遣使奉表朝貢，宴賚如王使。

七年，使臣沙里拔前來朝貢。説去年船停在烏猪洋，遇上海風船壞了，飄到海南，依靠有關部門救護，還留下飄流剩下的兜羅綿、降香、蘇木等物品進獻上，廣東省臣把此事上報到朝廷。皇帝奇怪他們没有表文，既然説翻了船，但土産仍有保留下來的，懷疑他們是番族商人，命令推辭掉。皇帝告訴中書和禮部的大臣説："古代的諸侯對天子，一年派使者小禮問候一次，三年大禮問候一次。國家以外，就一世朝見一次，所獻的土産，衹是表示誠心敬意而已。衹有高麗十分懂得禮樂，所以讓他們三年朝貢一次。别的遠方國家，像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浡泥、三佛齊、暹羅斛、真臘等國，上貢次數已很頻繁，耗費太大了。現在不必回覆他們了，發布公文給各國讓他們知道此事。"然而來上貢的使者仍不停止。暹羅斛世子蘇門邦王昭禄群膺也派使者呈給皇太子書信，進貢土産。皇帝命令領他們使者朝見皇太子，宴請賞賜後送他們走了。八年又來上貢。他們原來的明臺王世子昭孛羅局也派使者拿着表文前來進獻貢品，皇帝按國王使者的禮節宴請賞賜他們。

十年，昭禄群膺承其父命來朝。帝喜，命禮部員外郎王恒等齎詔及印賜之，文曰"暹羅國王之印"，并賜世子衣幣及道里費。自是，其國遵朝命，始稱暹羅；比年一貢，或一年兩貢。至正統後，或數年一貢云。

十年，昭禄群膺受他父親的命令前來朝見。皇帝高興，命令禮部員外郎王恒等人帶着詔書和印章賜給國王，印文是"暹邏國王之印"，并賜給王太子衣服錢幣和路上費用。自這以後，他們國家遵從朝廷的命名，開始稱爲暹羅；一年上貢一次，或者一年上貢兩次。到正統以後，有時幾年上貢一次。

十六年賜勘合文册及文綺、磁器，與真臘等。二十年，貢胡椒一萬斤、蘇木一萬斤。帝遣官厚報之。時温州民有市其沉香諸物者，所司坐以通番，當棄市。帝曰："温州乃暹羅必經之地，因其往來而市之，非通番也。"乃獲宥。二十一年，貢象三十、

十六年，皇帝賜給他們驗對符契、公文簿和精美絲織品、瓷器，與賜給真臘的一樣。二十年，他們獻上胡椒一萬斤、蘇木一萬斤。皇帝派官員厚厚答謝了他們。當時温州人中有買他們沉香等物品的，當地主管部門判他們勾結番人之罪，判斬首示衆。皇帝説："温州是暹羅必須經過的地方，趁使者往來而買帶來的東西，不是勾

番奴六十。二十二年，世子昭禄群膺遣使來貢。二十三年，貢蘇木、胡椒、降香十七萬斤。

二十八年，昭禄群膺遣使朝貢，且告父喪。命中官趙達等往祭，敕世子嗣王位，賜賚有加。諭曰："朕自即位以來，命使出疆，周於四維，足履其境者三十六，聲聞於耳者三十一，風殊俗異。大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較之於今，暹羅最近。邇者使至，知爾先王已逝。王紹先王之緒，有道於邦家，臣民歡懌。玆特遣人錫命，王其罔失法度，罔淫於樂，以光前烈。欽哉。"

成祖即位，詔諭其國。永樂元年賜其王昭禄群膺哆囉諦剌駝紐鍍金銀印，其王即遣使謝恩。六月，以上高皇帝尊謚，遣官頒詔，有賜。八月復命給事中王哲、行人成務賜其王錦綺。九月命中官李興等齎敕，勞賜其王，其文武諸臣并有賜。

二年，有番船飄至福建海岸，詰之，乃暹羅與琉球通好者。所司籍其貨以聞，帝曰："二國修好，乃甚美事，不幸遭風，正宜憐惜，豈可因以爲利。所司其治舟給粟，俟風便遣赴琉球。"是月，其王以帝降璽書勞賜，遣使來謝，貢方物。賜賚有加，并賜《列女傳》百册。使者請頒量衡爲國永式，從之。

先是，占城貢使返，風飄其舟至彭亨，暹羅索取其使，羈留不遣。蘇門答剌及滿剌加又訴暹羅恃强發兵奪天朝所賜印誥。帝降敕責之曰："占城、蘇門答剌、滿剌加與爾俱受朝命，安得逞威拘其貢使，奪其誥印。天有顯道，福善禍淫，安南黎賊可

結番人。"於是獲得了寬宥。二十一年，暹羅進貢大象三十頭、番奴六十人。二十二年，世子昭禄群膺派使者前來進貢。二十三年，獻上蘇木、胡椒、降香十七萬斤。

二十八年，昭禄群膺派使者前來朝貢，并且報告父親去世。皇帝派中官趙達等人前去祭祀，下詔讓世子繼承王位，賞賜加等。詔書中説："朕從繼位以來，派使者到國外去，遍布四方，到達的國家有三十六個，聽説的有三十一個，風土人情相差很大。大國有十八個，小國有四十九個，現在比較起來，暹羅最近。近來使者來到，知道你們先王已經去世。王繼承先王的統緒，造福於國家，臣民歡喜。現在特意派人賜命，王不要失去法度，不要沉湎於享樂，以發揚前王的功業。欽哉。"

成祖繼位，下詔曉諭暹羅。永樂元年賜給他們國王昭禄群膺哆囉諦剌駝紐鍍金銀印，他們國王就派使者來謝恩。六月，因給高皇帝敬上尊謚，派官員頒布詔書，有所賞賜。八月皇帝又派給事中王哲、行人成務賜給他們國王精美絲織品。九月派中官李興等帶着詔書，慰勞賞賜他們國王，他的文武衆臣都有賞賜。

二年，有外族船隻飄到福建海岸，責問船上的人，知是暹羅派去琉球通好的人。有關部門没收了他們的貨物上報，皇帝説："兩國友好，是件大好事，不幸碰上風浪，正應同情他們，怎麽能趁此謀利。有關部門要爲他們修好船供給糧食，等風順了遣送他們去琉球。"這個月，他們國王因皇帝降旨慰勞賞賜，派使者前來答謝，獻上土産。皇帝賞賜加等，并賜給他們《列女傳》一百册。使者請求頒布容器衡器作爲他們國家的永久的法度，皇帝答應了。

在這以前，占城朝貢的使者返回時，風吹着他們的船到達彭亨，暹羅索取他們的使者，扣留不讓他們回去。蘇門答剌和滿剌加又訴説暹羅仗恃强大發兵搶朝廷所賜的印章、誥命。皇帝降旨責備暹羅説："占城、蘇門答剌、滿剌加與你們都接受朝廷任命，怎麽能逞威風拘留他們朝貢的使者，搶奪他們的印章誥命。上天自有公道，福

爲鑒戒。其即返占城使者，還蘇門答剌、滿剌加印誥。自今奉法循理，保境睦鄰，庶永享太平之福。”時暹羅所遣貢使，失風飄至安南，盡爲黎賊所殺，止餘孛黑一人。後官軍征安南，獲之以歸。帝憫之，六年八月命中官張原送還國，賜王幣帛，令厚恤被殺者之家。九月，中官鄭和使其國，其王遣使貢方物，謝前罪。

善禍淫，安南黎賊可以引爲鑒戒。立刻遣返占城使者，歸還蘇門答剌、滿剌加的印章誥命。從今往後，遵守法度和公理，保衛邊疆睦鄰友好，希望永遠享受太平的福氣。”當時暹羅所派的朝貢使者，遇上風飄到安南，都被黎賊所殺，衹剩下孛黑一人。後來官軍征討安南，得到他帶回朝廷。皇帝憐憫他，在六年八月派中官張原送他回國，賜給他們國王繒帛，讓國王優厚撫恤被殺的人的家人。九月，中官鄭和出使他們國家，他們國王派使者獻上土産，爲以前的罪道歉。

七年，使來祭仁孝皇后，命中官告之几筵。時奸民何八觀等逃入暹羅，帝命使者還告其主，毋納逋逃。其王即奉命遣使貢馬及方物，并送八觀等還，命張原齎敕幣獎之。十年，命中官洪保等往賜幣。

七年，使者前來祭祀仁孝皇后，皇帝派中官告訴祭祀的席位。當時奸民何八觀等人逃到暹羅，皇帝讓使者回去告訴他們國王，不要接納逃跑的人。他們國立即奉命派使者獻上馬匹和土産，并送回何八觀等人，皇帝派張原帶着詔書財物獎勵國王。十年，派中官洪保等人前去賞賜財物。

十四年，王子三賴波羅摩剌劄的賴遣使告父之喪。命中官郭文往祭，别遣官齎詔封其子爲王，賜以素錦、素羅，隨遣使謝恩。十七年，命中官楊敏等護歸。以暹羅侵滿剌加，遣使責令輯睦，王復遣使謝罪。宣德八年，王悉里麻哈賴遣使朝貢。

初，其國陪臣柰三鐸等貢舟次占城新州港，盡爲其國人所掠。正統元年，柰三鐸潛附小舟來京，訴占城劫掠狀。帝命召占城使者與相質。使者無以對，乃敕占城王，令盡還所掠人物。已，占城移咨禮部言：“本國前歲遣使往須文達那，亦爲暹羅賊人掠去，必暹羅先還所掠，本國不敢不還。”三年，暹羅貢使又至，賜敕曉以此意，令亟還占城人物。十一年，王思利波羅麻那惹智剌遣使入貢。

十四年，王子三賴波羅摩剌劄的賴派使者告訴父親去世。皇帝派中官郭文前去祭祀，另派官員帶着詔書封他兒子爲王，賜給他白錦、白羅，王子接着派使者前來謝恩。十七年，皇帝派中官楊敏等護送使者回國。因暹羅侵犯滿剌加，皇帝派使者讓他們和睦，暹羅又派使者謝罪。宣德八年，國王悉里麻哈賴派使者來進獻貢物。

當初，他們國家的使臣柰三鐸等人進貢的船停在占城的新州港，全被占城人搶劫了。正統元年，柰三鐸暗中乘小船來到京城，訴説占城搶劫的情形。皇帝命令召來占城使者與他對質。占城使者無話回答，於是下詔給占城王，讓他歸還搶劫的所有人和財物。事後，占城王送咨文給禮部説：“本國前年派使者前往須文達那，也被暹羅賊人劫走了，一定要讓暹羅先歸還搶劫的人和物，本國不敢不還。”三年，暹羅朝貢使者又來了，皇帝賜詔説明此意，讓他們立即歸還占城的人和物。十一年，國王思利波羅麻那惹智剌派使者來朝貢。

景泰四年，命給事中劉洙、行人劉泰祭其故王波羅摩剌劄的賴，封其嗣子把羅蘭米孫剌爲王。天順元年，

景泰四年，派給事中劉洙、行人劉泰祭祀他們去世的國王波羅摩剌劄的賴，封他的兒子把羅蘭米孫剌爲王。天順元年，賜給進貢使者刻着花

賜其貢使褚花金帶。六年，王孛剌藍羅者直波智遣使朝貢。

紋的金帶。六年，國王孛剌藍羅者直波智派使者進獻貢品。

成化九年，貢使言天順元年所頒勘合，爲蟲所蝕，乞改給，從之。十七年，貢使還，至中途竊買子女，且多載私鹽，命遣官戒諭諸番。先是，汀州人謝文彬，以販鹽下海，飄入其國，仕至坤岳，猶天朝學士也。後充使來朝，貿易禁物，事覺下吏。

成化九年，朝貢使者説天順元年所頒發的符契，被蟲子啃蝕了，請求再賞給，皇帝答應了。十七年，上貢使者回去，在中途偷買男女兒童，并且運了很多私鹽，皇帝派官員告誡衆番國。在這以前，汀州人謝文彬，因販鹽下海，飄到他們國家，做官至坤岳，就像天朝的學士。後來充任使者前來朝拜，買賣禁品，事情敗露被送到司法部門治罪。

十八年，遣使朝貢，且告父喪，命給事中林霄、行人姚隆往封其子國隆勃剌略坤息剌尤地爲王。弘治十年入貢。時四夷館無暹羅譯字官，閣臣徐溥等請移牒廣東，訪取能通彼國言語文字者，赴京備用，從之。正德四年，暹羅船有飄至廣東者，市舶中官熊宣與守臣議，税其物供軍需。事聞，詔斥宣妄攬事柄，撤還南京。十年，進金葉表朝貢，館中無識其字者。閣臣梁儲等請選留其使一二人入館肄習，報可。嘉靖元年，暹羅、占城貨船至廣東。市舶中官牛榮縱家人私市，論死如律。三十二年，遣使貢白象及方物，象死於途，使者以珠寶飾其牙，盛以金盤，并尾來獻。帝嘉其意，厚遣之。

十八年，暹羅王子派使者進獻物品，并且報告他父親的死訊，皇帝派給事中林霄、行人姚隆前去封故王兒子國隆勃剌略坤息剌尤地爲王。弘治十年前來朝貢。當時四夷館没有暹羅語的翻譯官，内閣大臣徐溥等人請求發文書給廣東，尋訪能懂該國語言文字的人，到京城來備用，皇帝答應了。正德四年，有艘飄到廣東的暹羅船，市舶中官熊宣與守臣商量，徵收他們的貨物税供應軍需。事情傳到朝廷，皇帝下詔斥責熊宣妄自專斷，撤他回南京。十年，暹羅獻上金箔製的表文進獻貢品，四夷館中没有能認識該國文字的人。内閣大臣梁儲等人請求挑選他們一兩名使者留下到四夷館中學習，皇帝回覆可以。嘉靖元年，暹羅、占城的貨船到達廣東。市舶中官牛榮縱容家人私自買賣，被按法律判處死罪。三十二年，暹羅派使者貢上白象和土産，大象死在途中，使者用珠寶裝飾象牙，盛在金盤中，和尾巴一起帶來進獻。皇帝贊揚他們的誠意，豐厚地賞賜并遣返他們。

隆慶中，其鄰國東蠻牛求婚不得，慚怒，大發兵攻破其國。王自經，擄其世子及天朝所賜印以歸。次子嗣位，奉表請印，予之。自是爲東蠻牛所制，嗣王勵志復仇。萬曆間，敵兵復至，王整兵奮擊，大破之，殺其子，餘衆宵遁，暹羅由是雄海上。移兵攻破真臘，降其王。從此，歲歲用兵，遂霸諸國。

隆慶年間，暹羅的鄰國東蠻牛求婚不成，羞愧惱怒，大舉發兵攻破暹羅。暹羅王上吊自殺了，東蠻牛俘虜了暹羅的王太子搶奪了朝廷賜給的印章而回。次子繼位，上奏表文請求封印，皇帝賜給了他們。從那以後被東蠻牛壓制，繼位的國王立志復仇。萬曆年間，敵兵又來了，國王整頓軍隊奮力攻打，大敗敵軍，殺了東蠻牛王的兒子，剩下的敵人乘夜間逃跑了，暹羅從此稱雄於海上。派兵打敗真臘，使他們國王投降。從此以後，年年發動戰爭，於是在衆國中稱霸。

六年，遣使入貢。二十年，日本破朝鮮，暹羅請潛師直擣日本，牽其後。中樞石星議從之，兩廣督臣蕭彦持不可，乃已。其後，奉貢不替。崇禎十六年猶入貢。

其國，周千里，風俗勁悍，習於水戰。大將用聖鐵裹身，刀矢不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王，瑣里人。官分十等。自王至庶民，有事皆决於其婦。其婦人志量，實出男子上。婦私華人，則夫置酒同飲，恬不爲怪，曰："我婦美，而爲華人所悦也。"崇信釋教，男女多爲僧尼，亦居庵寺，持齋受戒。衣服頗類中國。富貴者，尤敬佛，百金之産，即以其半施之。氣候不正，或寒或熱，地卑濕，人皆樓居。男女椎結，以白布裹首。富貴者死，用水銀灌其口而葬之。貧者則移置海濱，即有群鴉飛啄，俄頃而盡，家人拾其骨號泣而棄之於海，謂之鳥葬。亦延僧設齋禮佛。交易用海貝。是年不用貝，則國必大疫。其貢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羽、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片腦、米腦、糠腦、腦油、腦柴、薔薇水、碗石、丁皮、阿魏、紫梗、藤竭、藤黄、硫黄、没藥、烏爹泥、安息香、羅斛香、速香、檀香、黄熟香、降真香、乳香、樹香、木香、丁香、烏香、胡椒、蘇木、肉豆蔻、白豆蔻、蓽茇、烏木、大楓子及撒哈剌、西洋諸布。其國有三寶廟，祀中官鄭和。

六年，派使者前來朝貢。二十年，日本打敗朝鮮，暹羅請求暗中派軍隊直擣日本，牽制它的後方。中樞石星上奏議聽從他們的計策，兩廣督臣認爲不可行，於是放棄了。從那以後，不停地來進獻貢品。崇禎十六年還來上貢。

他們國家，周圍一千里，風俗强勁剽悍，通曉水戰。大將用聖鐵包在身上，刀箭不能穿透。所謂的聖鐵，指的是人腦骨。國王，是瑣里人。官員分成十等。從國王到平民，有事都由他們的妻子决定。他們妻子的志向抱負，實際上勝過男子。妻子與華人私通，那麽丈夫就擺酒與華人一起喝，坦然而不以之爲怪，説："我妻子漂亮，因而被華人喜歡。"信奉佛教，男女多作僧人尼姑，也住庵寺，吃素食受戒律。衣服很像中國的式樣。富貴人家，更敬奉佛，家有百兩黄金的家産，就拿出一半來施捨給佛寺。氣候不正常，時冷時熱，地勢低而且潮濕，人都建樓居住。男女都梳着椎形髮髻，用白布包着頭。富貴的人死了，用水銀灌到他口裏安葬他。貧窮的人死了就被移到海濱，立即就有群鴉飛來啄食，一會兒就啄完了，家人拾起他的骨頭放聲大哭後拋到海中，稱之爲鳥葬。也請僧人設齋堂拜佛。買賣東西用海貝。如果這年不用海貝，那麽國家一定會有大瘟疫。他們的貢物，有大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羽、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片腦、米腦、糠腦、腦油、腦柴、薔薇水、碗石、丁皮、阿魏、紫梗、藤竭、藤黄、硫磺、没藥、烏爹泥、安息香、羅斛香、速香、檀香、黄熟香、降真香、乳香、樹香、木香、丁香、烏香、胡椒、蘇木、肉豆蔻、白豆蔻、蓽茇、烏木、大楓子和撒哈剌、西洋的各種布。他們國家有座三寶廟，祭祀中官鄭和。

爪哇

爪哇在占城西南。元世祖時，遣使臣孟琪往，黥其面。世祖大舉兵伐之，破其國而還。

洪武二年，太祖遣使以即位詔諭其國。其使臣先奉貢於元，還至福建

爪哇在占城的西南面。元世祖時，派使臣孟琪前去，孟琪臉被他們刺了字。元世祖大舉派兵討伐他們，攻破他們國家而回。

洪武二年，太祖派使者以即位詔書告訴他們國家。他們的使者先前帶着貢物獻給元朝廷，回

而元亡，因入居京師。太祖復遣使送之還，且賜以《大統曆》。三年，以平定沙漠頒詔曰："自古爲天下主者，視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若遠若近，生人之類，莫不欲其安土而樂生。然必中國安，而後四方萬國順附。邇元君妥懽帖木兒，荒淫昏弱，志不在民。天下英雄，分裂疆宇。朕憫生民之塗炭，興舉義兵，攘除亂略。天下軍民共尊朕居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底定。占城、安南、高麗諸國，俱來朝貢。今年遣將北征，始知元君已没，獲其孫買的里八剌，封爲崇禮侯。朕倣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各安其所。又慮諸蕃僻在遠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諭，咸使聞知。"九月，其王昔里八達剌蒲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方物，宴賚如禮。

來走到福建時元朝已經滅亡，因此進了京城住下來。太祖又派使者送他們回去，并且賜給他們《大統曆》。三年，皇帝因平定沙漠頒布詔書說："自古以來做天下國君的人，對待天地所覆載的，日月所照耀的地方，或遠或近，凡是人民，没有不想讓他們安守其地快樂地生活的。然而一定要中國安定，然後四方萬國纔能歸順。近來元皇帝妥懽帖木兒，荒淫昏庸懦弱，不爲人民着想。天下的英雄，分裂國家。朕憐憫人民處於極其痛苦的境地，帶領起義軍隊，鏟除叛亂。天下軍民共同尊奉朕登上帝位，國號大明，建年號洪武。前年攻克元的都城，四方平定。占城、安南、高麗等國，都來進獻貢品。今年派將領北征，纔知道元皇帝已經死了，俘獲他的孫子買的里八剌，封他爲崇禮侯。朕仿效前代的帝王，治理天下，衹想使中外人民，各安其所。又怕衆番偏居在遠方，不瞭解朕的心意，所以派使者前去宣告，都讓他們知道。"九月，爪哇王昔里八達剌蒲派使者拿着金箔製成的表文來朝拜，獻上土産，皇帝按禮節宴請賞賜他們。

五年，又遣使隨朝使常克敬來貢，上元所授宣敕三道。八年又貢。十年，王八達那巴那務遣使朝貢。其國又有東、西二王，東蕃王勿院勞網結，西蕃王勿勞波務，各遣使朝貢。天子以其禮意不誠，詔留其使，已而釋還之。十二年，王八達那巴那務遣使朝貢。明年又貢。時遣使賜三佛齊王印綬，爪哇誘而殺之。天子怒，留其使月餘，將加罪，已，遣還，賜敕責之。十四年，遣使貢黑奴三百人及他方物。明年，又貢黑奴男女百人、大珠八顆、胡椒七萬五千斤。二十六年再貢。明年又貢。

五年，爪哇又派使者跟着朝廷使者常克敬前來朝貢，呈上元宣給他們的三道聖旨。八年又來上貢。十年，爪哇王八達那巴那務派使者來進獻貢品。他們國家還有東、西兩王，東番王勿院勞網結，西番王勿勞波務，各自派使者進獻貢品。天子因他們的禮意不誠，下詔扣留他們的使者，不久又放了他們。十二年，國王八達那巴那務派使者來進獻貢品。第二年又來朝貢。當時皇帝派使者賜了三佛齊王官印綬帶，爪哇引誘并殺了使者。天子發怒，把他們的使者扣留了一個多月，將要判他們的罪，事情結束後，遣送他們回去，賜詔書責備他們。十四年，爪哇派使者獻上黑奴三百個和别的土産。第二年，又貢上男女黑奴一百人、大珠八顆、胡椒七萬五千斤。二十六年朝貢兩次。第二年又上貢。

成祖即位，詔諭其國。永樂元年，又遣副使聞良輔、行人甯善，賜其王絨、錦、織金文綺、紗羅。使者既行，其西王都馬板遣使入賀，復

成祖繼位，下詔告訴他們國家。永樂元年，又派副使聞良輔、行人甯善，賜給他們國王絨、錦、織金文綺、紗羅。使者已經上路了，他們的西王都馬板派使者前來祝賀，皇帝又派中官馬

命中官馬彬等賜以鍍金銀印。西王遣使謝賜印，貢方物。而東王孛令達哈亦遣使朝貢，請印，命遣官賜之。自後，二王并貢。

彬等人賜給鍍金的銀印。西王派使者答謝賜印，貢上土產。接着東王孛令達哈也派使者進獻貢品，請求賜印，皇帝派官員賜給他。從那以後，二王一起上貢。

三年，遣中官鄭和使其國。明年，西王與東王構兵，東王戰敗，國被滅。適朝使經東王地，部卒入市，西王國人殺之，凡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使謝罪。帝賜敕切責之，命輸黄金六萬兩以贖。六年，再遣鄭和使其國。西王獻黄金萬兩，禮官以輸數不足，請下其使於獄。帝曰："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寧利其金耶?"悉捐之。自後，比年一貢，或間歲一貢，或一歲數貢。中官吴賓、鄭和先後使其國。時舊港地有爲爪哇侵據者，滿剌加國王矯朝命索之。帝乃賜敕曰："前中官尹慶還，言王恭待敕使，有加無替。比聞滿剌加國索舊港之地，王甚疑懼。朕推誠待人，若果許之，必有敕諭，王何疑焉。小人浮詞，慎勿輕聽。"

三年，皇帝派中官鄭和出使他們國家。第二年，西王與東王交兵，東王戰敗，國家被滅亡。恰逢朝廷使臣途經東王境内，士兵們到市場去，西王的人殺了他們，總共一百七十人。西王恐懼，派使者前來謝罪。皇帝賜詔嚴詞責備他們，命令他們繳納黄金六萬兩來贖罪。六年，皇帝再次派鄭和出使他們國家。西王獻上黄金一萬兩，禮官因繳納的數額不够，請求把他們的使者關到獄中。皇帝説："朕對於遠國的人，想讓他們因罪而懼怕而已，難道會謀取他們的黄金嗎?"全部放棄了。從那以後，他們一年進貢一次，或者隔年進貢一次，或者一年進貢幾次。中官吴賓、鄭和先後出使他們國家。當時舊港那地方有被爪哇占據的，滿剌加國王假托朝廷命令向他們索取。皇帝於是賜詔説："以前中官尹慶回來，説王恭敬地接待下旨的使者，禮遇越來越厚。等聽説滿剌加國索取舊港的地盤，王非常恐懼。朕以誠心待人，如果真答應他們，一定會有詔書，王疑懼什麽呢。小人浮誇的言詞，小心不要聽信。"

十三年，其王改名揚惟西沙，遣使謝恩，貢方物。時朝使所携卒有遭風飄至班卒兒國者，爪哇人珍班聞之，用金贖還，歸之王所。十六年，王遣使朝貢，因送還諸卒。帝嘉之，賜敕獎王，并優賜珍班。自是，朝貢使臣大率每歲一至。

十三年，爪哇王改名爲揚惟西沙，派使者來朝中謝恩，獻上土產。當時朝廷使者所携帶的士兵中有遇上風浪飄到班卒兒國的，爪哇人珍班聽説了，用黄金把他們贖回，送他們到王那兒。十六年，國王派使者來進獻貢品，趁機送回衆士兵。皇帝贊揚他們，賜詔書獎勵國王，并且優待賞賜珍班。從這以後，他們朝貢的使者大致每年來一次。

正統元年，使臣馬用良言："先任八諦來朝，蒙恩賜銀帶。今爲亞烈，秩四品，乞賜金帶。"從之。閏六月遣古里、蘇門答剌、錫蘭山、柯枝、天方、加異勒、阿丹、忽魯謨斯、祖法兒、甘巴里、真臘使臣偕爪哇使臣郭信等同往。賜爪哇敕曰："王自我先朝，修職勿怠。朕今嗣服，

正統元年，使臣馬用良説："先任的八個王前來朝見，蒙受皇恩賜給銀帶。現在是亞烈，官級是四品，請賜予金帶。"皇帝答應了。閏六月遣送古里、蘇門答剌、錫蘭山、柯枝、天方、加異勒、阿丹、忽魯謨斯、祖法兒、甘巴里、真臘的使臣與爪哇使臣郭信等人一起返回。賜給爪哇詔書説："王自從我們前朝開始，奉守職事没有懈怠。現在朕繼承先人事業，又派使者來朝見，

復遣使來朝，意誠具悉。宣德時，有古里等十一國來貢，今因王使者歸，令諸使同往。王其加意撫恤，分遣還國，副朕懷遠之忱。”五年，使臣回，遭風溺死五十六人，存者八十三人，仍返廣東。命所司廩給，俟便舟附歸。

八年，廣東參政張琰言：“爪哇朝貢頻數，供億費煩，敝中國以事遠人，非計。”帝納之。其使還，賜敕曰：“海外諸邦，并三年一貢。王亦宜體恤軍民，一遵此制。”十一年復三貢，後乃漸稀。

景泰三年，王巴剌武遣使朝貢。天順四年，王都馬班遣使入貢。使者還至安慶，酗酒，與入貢番僧鬥，僧死者六人。禮官請治伴送行人罪，使者敕國王自治，從之。成化元年，入貢。弘治十二年，貢使遭風舟壞，止通事一舟達廣東。禮官請敕所司，量予賜賚遣還，其貢物仍進京師，制可。自是貢使鮮有至者。

其國近占城，二十晝夜可至。元師西征，以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發泉州，明年正月即抵其國，相去止月餘。宣德七年入貢，表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漢宣帝元康元年，乃其建國之始也。地廣人稠。性凶悍，男子無少長貴賤皆佩刀，稍忤輒相賊，故其甲兵爲諸番之最。字類瑣里，無紙筆，刻於茭葦葉。氣候常似夏，稻歲二稔。無几榻匕箸。人有三種：華人流寓者，服食鮮華；他國賈人居久者，亦尚雅潔；其本國人最污穢，好啖蛇蟻虫蚓，與犬同寢食，狀黝黑，猱頭赤脚。崇信鬼道。殺人者避之三日即免罪。父母死，舁至野，縱犬食之；不盡，則大戚，燔其餘。

誠意朕都知道了。宣德時，有古里等十一個國家來朝貢，現在趁王的使者回國，遣返衆使臣一同回去。王一定要留意安撫體恤，分送他們回國，以與朕安撫邊遠的人的誠意相符。”五年，爪哇使臣回去，遇上風浪淹死五十六人，幸存者八十三人，仍舊返回廣東。皇帝命令有關部門提供食物，等候搭乘便船回去。

八年，廣東參政張琰說：“爪哇朝貢頻繁，供給費財煩勞，使中國疲敝以侍奉遠國的人，不是辦法。”皇帝采納了。他們國家的使者回去，皇帝賜詔說：“海外各國，都三年朝貢一次。王也應當體恤軍民，一律遵守這個制度。”十一年爪哇又上貢三次，後來纔漸漸少了。

景泰三年，爪哇王巴剌武派使者朝貢。天順四年，國王都馬班派使者前來朝貢。使者回去途經安慶，酗酒，與前來朝貢的番國僧人毆鬥，僧人死了六個。禮官請求處罰陪送的行人，他們的使者下詔讓他們國王自己處置，皇帝答應了。成化元年，來上貢。弘治十二年，他們上貢的使者遇上風浪船破了，衹有翻譯的一隻船到達廣東。禮官請求下詔給主管部門，酌情賞賜遣送回去，他們的貢物仍舊進獻到京城，皇帝回覆可以。從這以後朝貢的使者來的很少了。

他們國家靠近占城，乘船二十晝夜可以到達。元朝軍隊西征，在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從泉州出發，第二年正月就到達了他們國家，相隔衹有一個多月。宣德七年來朝貢，表上寫的是“一千三百七十六年”，大概漢宣帝元康元年，是他們建國的開始。他們國家土地廣大人口稠密。人性凶悍，男子不論老少貴賤都佩着刀，稍有冒犯就相互殘殺，所以他們的軍隊是衆番中最精鋭的。文字跟瑣里相似，沒有紙和筆，把字刻在茭葦葉上。氣候常常像是夏天，稻子一年兩熟。沒有桌子、床、勺子和筷子。人有三種：流落到那地方的華人，衣服華麗飲食鮮美；別國居住很久的商人，也崇尚雅致清潔；他們本國人最骯髒，喜歡吃蛇、螞蟻、蟲子和蚯蚓，與狗一起睡覺，皮膚黝黑，頭像猴子，赤着脚。迷信鬼神。殺了人躲避三天就可以免罪。父母死了，抬到野外，

妻妾多燔以殉。

其國一名蒲家龍，又曰下港，曰順塔。萬曆時，紅毛番築土庫於大澗東，佛郎機築於大澗西，歲歲互市。中國商旅亦往來不絕。其國有新村，最號饒富。中華及諸番商舶，輻輳其地，寶貨填溢。其村主即廣東人，永樂九年自遣使表貢方物。

闍婆

闍婆，古曰闍婆達。宋元嘉時，始朝中國。唐曰訶陵，又曰社婆，其王居闍婆城，宋曰闍婆，皆入貢。洪武十一年，其王摩那駝喃遣使奉表，貢方物，其後不復至。或曰爪哇即闍婆。然《元史·爪哇傳》不言，且曰："其風俗、物產無所考。"太祖時，兩國并時入貢，其王之名不同。或本爲二國，其後爲爪哇所滅，然不可考。

蘇吉丹

蘇吉丹，爪哇屬國，後訛爲思吉港。國在山中，止數聚落。酋居吉力石。其水湍，舟不可泊。商船但往饒洞，其地平衍，國人皆就此貿易。其與國有思魯瓦及猪蠻。猪蠻多盜，華人鮮至。

碟里

碟里，近爪哇。永樂三年遣使附其使臣來貢。其地尚釋教，俗淳少訟，物產甚薄。

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近爪哇。永樂三年遣使附其使臣入貢。國小，知種藝，無盜賊。亦尚釋教，所產止蘇木、胡椒。

三佛齊

三佛齊，古名干陀利。劉宋孝武帝時，常遣使奉貢。梁武帝時數至。宋名三佛齊，修貢不絕。

放狗吃掉；吃不完，就十分悲傷，用火燒掉剩下的尸體。妻子侍妾多焚燒殉葬。

他們國家又名蒲家龍，又稱下港、順塔。萬曆年間，紅毛番在大澗東面修築倉庫，佛郎機就在大澗西面修築，年年貿易。中國的商人也往來不絕。他們國家有個地方叫新村，最爲富饒。中華和各國的商船，聚集在那個地方，珍寶貨物充塞。那村主人就是廣東人，永樂九年自己派使者獻上表文和土產。

闍婆，古時稱闍婆達。宋朝元嘉年間，開始朝見中國。唐朝時稱訶陵，又稱社婆，他們國王住在闍婆城，宋朝時稱闍婆，都來朝貢。洪武十一年，他們國王摩那駝喃派使者帶着表文，獻上土產，從那以後不再來了。有人說爪哇就是闍婆。然而《元史·爪哇傳》没有記載，并且說："他們風俗、物產没法查考。"太祖時，兩國同時來朝貢，他們國王的名字不同。或許本是兩個國家，闍婆後來被爪哇滅亡，然而無法考證。

蘇吉丹，是爪哇的附屬國，後來訛傳爲思吉港。國家處在山中，衹有幾個村落。酋長住吉力石。那裏的水流很急，船不能停泊。商船裏去饒洞，那地方平坦寬闊，國内人都到這地方貿易。他們的友好國家有思魯瓦和猪蠻。猪蠻多盜寇，華人很少去那裏。

碟里，靠近爪哇。永樂三年他們國家派使者跟着爪哇使臣來朝貢。那個地方信奉佛教，民風淳樸官司很少，物產非常少。

日羅夏治，靠近爪哇。永樂三年派使者跟着爪哇使臣來朝貢。他們國家小，懂得耕種。没有盜賊。也信奉佛教，所出產的物品衹有蘇木、胡椒。

三佛齊，古代稱作干陀利。劉宋孝武帝時，常常派使者來朝貢。梁武帝時來了多次。宋朝稱爲三佛齊，不斷來獻納貢品。

洪武三年，太祖遣行人趙述詔諭其國。明年，其王馬哈剌札八剌卜遣使奉金葉表，隨入貢黑熊、火鷄、孔雀、五色鸚鵡、諸香、苾布、兜羅被諸物。詔賜《大統曆》及錦綺有差。户部言其貨舶至泉州，宜徵税，命勿徵。

六年，王怛麻沙那阿者遣使朝貢，又一表賀明年正旦。時其國有三王。七年，王麻那哈寶林邦遣使來貢。八年正月復貢。九月，王僧伽烈宇蘭遣使，隨招諭拂菻國朝使入貢。

九年，怛麻沙那阿者卒，子麻那者巫里嗣。明年遣使貢犀牛、黑熊、火鷄、白猴、紅緑鸚鵡、龜筒及丁香、米腦諸物。使者言："嗣子不敢擅立，請命於朝。"天子嘉其義，命使臣齎印，敕封爲三佛齊國王。時爪哇强，已威服三佛齊而役屬之，聞天朝封爲國王與己埒，則大怒，遣人誘朝使邀殺之。天子亦不能問罪，其國益衰，貢使遂絶。

三十年，禮官以諸蕃久缺貢，奏聞。帝曰："洪武初，諸蕃貢使不絶。邇者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大琉球、三佛齊、浡泥、彭亨、百花、蘇門答剌、西洋等三十國，以胡惟庸作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給我使臣至彼。爪哇王聞知，遣人戒飭，禮送還朝。由是商旅阻遏，諸國之意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朝貢如故，大琉球且遣子弟入學。凡諸蕃國使臣來者，皆以禮待之。我視諸國不薄，未知諸國心若何。今欲遣使爪哇，恐三佛齊中途沮之。聞三佛齊本爪哇屬國，可述朕意，移咨暹羅，俾轉達爪哇。"於是部臣移牒曰："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中國四裔之防。我朝

洪武三年，太祖派行人趙述下詔曉諭他們國家。第二年，他們國王馬哈剌札八剌卜派使者拿着金箔製成的表文，跟着朝廷使者來獻上黑熊、火鷄、孔雀、五色鸚鵡、各種香料、苾布、兜羅被等物品。皇帝下詔賜給他們《大統曆》和精美絲織品不等。户部説他們貨船到達泉州，應徵税，皇帝命令不要徵收。

六年，國王怛麻沙那阿者派使者來朝貢，又呈一道表文祝賀第二年正月初一。當時他們國家有三個王。七年，王麻那哈寶林邦派使者來進貢。八年正月又來進貢。九月，王僧伽烈宇蘭派使者跟隨安撫拂菻國的朝廷使者來進貢。

九年，怛麻沙那阿者去世，他的兒子麻那者巫里繼位。第二年派使者獻上犀牛、黑熊、火鷄、白猴、紅緑鸚鵡、龜筒和丁香、米腦等貢品。使者説："太子不敢擅自繼位，請求朝廷册封。"天子稱贊他懂得大義，派使臣帶着印章，下詔封他爲三佛齊國王。當時爪哇强大，已用威勢征服了三佛齊而役使他們作爲附屬國，聽説朝廷封他爲國王跟自己的平等，就大怒，派人引誘朝廷使者攔住殺死了他們。天子也不能發兵問罪，三佛齊更加衰敗，進貢使者便不來了。

三十年，禮官因衆番長久不來朝貢，報告皇上。皇帝説："洪武初年，衆番朝貢使者不斷。近來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大琉球、三佛齊、浡泥、彭亨、百花、蘇門答剌、西洋等三十個國家，因胡惟庸叛亂，三佛齊於是出了間諜，騙我國使臣到他們國家。爪哇王聽説了，派人前去告誡，并以禮送使臣回朝。從此商人被阻擋了，衆國的意見不能溝通。衹有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依然朝貢，大琉球還派子弟來學習。凡是衆番來的使臣，都以禮相待。我朝對待各國不薄，不知各國心裏是怎麽想的。現在想派使者到爪哇去，怕三佛齊中途阻攔。聽説三佛齊本來是爪哇的附屬國，可以陳述朕的心意，送咨文給暹羅，使他們轉交給爪哇。"於是部臣移送公文説："自從天地産生以來，就有君臣上下的分别，中國和邊遠四方人的界限。我明朝統一初期，海外各番，没有不來獻納貢品的。没想

混一之初，海外諸蕃，莫不來享。豈意胡惟庸謀亂，三佛齊遂生異心，紿我信使，肆行巧詐。我聖天子一以仁義待諸蕃，何諸蕃敢背大恩，失君臣之禮。倘天子震怒，遣一偏將將十萬之師，恭行天罰，易如覆手，爾諸蕃何不思之甚。我聖天子嘗曰：'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皆修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彼以蕞爾之國，敢倔强不服，自取滅亡。'爾暹羅恪守臣節，天朝眷禮有加，可轉達爪哇，令以大義告諭三佛齊，誠能省愆從善，則禮待如初。"

時爪哇已破三佛齊，據其國，改其名曰舊港，三佛齊遂亡。國中大亂，爪哇亦不能盡有其地，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有梁道明者，廣州南海縣人，久居其國。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千家，推道明爲首，雄視一方。會指揮孫鉉使海外，遇其子，挾與俱來。

永樂三年，成祖以行人譚勝受與道明同邑，命偕千户楊信等齎敕招之。道明及其黨鄭伯可隨入朝，貢方物，受賜而還。

四年，舊港頭目陳祖義遣子士良，道明遣從子觀政并來朝。祖義，亦廣東人，雖朝貢，而爲盜海上，貢使往來者苦之。五年，鄭和自西洋還，遣人招諭之。祖義詐降，潛謀邀劫。有施進卿者，告於和。祖義來襲被擒，獻於朝，伏誅。時進卿適遣婿丘彦誠朝貢，命設舊港宣慰司，以進卿爲使，錫誥印及冠帶。自是，屢入貢。然進卿雖受朝命，猶服屬爪哇，其地狹小，非故時三佛齊比也。二十二年，進卿子濟孫告父訃，乞嗣職，許之。洪熙元年，遣使入貢，訴舊印爲火毁，帝命重給。其後，朝貢漸

到胡惟庸叛亂，三佛齊於是起了異心，欺騙我們的信使，肆意求巧詐僞。我們聖明的天子一律用仁義對待衆番，衆番爲什麽敢違背大恩，失去君臣的禮儀。倘若天子震怒，派一名副將帶領十萬大軍，恭敬地實行上天的懲罰，易如反掌，你們衆番爲什麽不考慮問題到這種程度呢。我們聖明的天子曾經説：'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都奉守臣國的職分，衹有三佛齊阻塞我們的聲威教化。他們以區區小國，竟敢倔强不順服，自取滅亡。'你們暹羅恪守作臣子的禮節，朝廷禮遇加等，可以向爪哇轉達，讓他們用大義告諭三佛齊，如果確實能够反省過錯開始行善，就像原來那樣以禮對待他們。"

當時爪哇已經打敗了三佛齊，占據了他們的國家，改名爲舊港，三佛齊就滅亡了。他們國内大亂，爪哇也不能完全占有他們的土地，流落到那裏的華人往往奮起占據。有位叫梁道明的，是廣州南海縣人，長久住在他們國家。閩、粵軍民渡海跟他去的有幾千家，他們推梁道明作首領，雄據一方。恰逢指揮孫鉉出使海外，遇上他的兒子，携同他一起回來了。

永樂三年，成祖因行人譚勝受與梁道明是同鄉，派他與千户楊信等人携帶詔書前去招撫他們。梁道明與他的同黨鄭伯可隨朝廷使臣前來上貢，獻上土産，領了賞賜而返回。

四年，舊港的頭目陳祖義派兒子陳士良，梁道明派侄子梁觀政一起來朝見。陳祖義也是廣東人，雖然進獻貢品，但在海上作海盜，朝貢使者往來時常爲此受苦。五年，鄭和從西洋回來，派人招撫他。陳祖義假稱投降，暗中謀劃攔劫。有位叫施進卿的人，告訴了鄭和。陳祖義前來偷襲被捉住，獻到朝廷，被處死了。當時施進卿正好派他女婿丘彦誠來朝貢，皇帝下令設置舊港宣慰司，讓施進卿任宣慰使，賜予印章誥命和帽子衣帶。從這以後，多次前來朝貢。然而施進卿雖然接受了朝廷的任命，仍服從臣屬爪哇，他的地盤狹小，不能和原來的三佛齊相比。二十二年，施進卿的兒子施濟孫來報告父親的死訊，請求承接職位，皇帝答應了。洪熙元年，他們派使者來朝

稀。

嘉靖末，廣東大盜張璉作亂，官軍已報克獲。萬曆五年，商人詣舊港者，見璉列肆爲蕃舶長，漳、泉人多附之，猶中國市舶官云。

其地爲諸蕃要會，在爪哇之西，順風八晝夜可至。轄十五洲，土沃宜稼。語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收穫盛而貿金多也。俗富好淫。習於水戰，鄰國畏之。地多水，惟部領陸居，庶民皆水居。編筏築室，繫之於樁。水漲則筏浮，無沉溺患。欲徙則拔樁去之，不費財力。下稱其上曰詹卑，猶國君也。後大酋所居，即號詹卑國，改故都爲舊港。初本富饒，自爪哇破滅，後漸致蕭索，商舶鮮至。其他風俗、物產，具詳《宋史》。

貢，告訴原來的印章被火燒毀了，皇帝命令重新給予。從那以後，朝貢的次數漸漸少了。

嘉靖末年，廣東大盜張璉作亂，官軍上報戰勝了并有所俘獲。萬曆五年，商人中有到舊港的人，發現張璉開設商店任番船的長官，漳州、泉州的許多人依附他，就像中國的市舶官那樣。

那地方是衆番的交通要道，在爪哇的西面，順風八晝夜可以到達。管轄十五個洲，土地肥沃適合種莊稼。諺語說："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說的是收穫豐盛可賣的黄金多。風俗富有好淫樂。擅長水戰，鄰國畏懼他們。那地方水多，衹有部落首領住在陸地上，平民都住在水上。編織竹筏建築房屋，繫在木樁上。水漲時竹筏就浮起來了，没有沉没被淹的禍患。想搬家就拔下木樁離去，不耗費財力。下層人稱他們首領爲詹卑，如同國君。後來大酋長居住的地方，就稱爲詹卑國，改原來的都城爲舊港。開始時本來富饒，自從被爪哇打敗滅亡，以後漸漸蕭條，商船很少有來的。其他的風俗、物產，都詳見《宋史》。

明史卷三百二十五

列傳第二百十三

外國(六)

浡泥　滿剌加　蘇門答剌　須文達那　蘇祿　西洋瑣里　瑣里　覽邦　淡巴　百花　彭亨(一作湓亨又作彭坑)　那孤兒　黎伐　南渤利　阿魯　柔佛　丁機宜　巴喇西　佛郎機　和蘭

浡泥

浡泥，宋太宗時始通中國。洪武三年八月，命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自泉州航海，閱半年抵闍婆，又逾月至其國。王馬合謨沙傲慢不爲禮，秩責之，始下座拜受詔。時其國爲蘇祿所侵，頗衰耗，王辭以貧，請三年後入貢。秩曉以大義，王既許諾，其國素屬闍婆，闍婆人間之，王意中沮。秩折之曰："闍婆久稱臣奉貢，爾畏闍婆，反不畏天朝邪?"乃遣使奉表箋，貢鶴頂、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龍腦、米龍腦、西洋布、降真諸香。八月，從敬之等入朝。表用金，箋用銀，字近回鶻，皆鏤之以進。帝喜，宴賚甚厚。八年命其國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

永樂三年冬，其王麻那惹加那遣使入貢，乃遣官封爲國王，賜印誥、敕符、勘合、錦綺、綵幣。王大悦，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來朝。次福建，守臣以聞。遣中官往宴賚，所過州縣皆宴。六年八月，入都朝見，帝獎勞之。王跪致詞曰："陛下膺天寶

浡泥，宋太宗時開始與中國交往。洪武三年八月，命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前往出使。自泉州航海，經過半年抵達闍婆，又經過一個月到達這個國家。國王馬合謨沙傲慢無禮，沈秩斥責他，纔從座位上下來行拜禮接受詔書。當時該國被蘇祿侵掠，很是衰落困乏，王以貧困推辭，請求三年後入貢。沈秩用大道理曉諭他，王已經答應，這個國家向來附屬闍婆，闍婆人離間他，王的心意中途又改變。沈秩指責他説："闍婆稱臣進貢已經很久了，你畏懼闍婆，反而不畏懼朝廷嗎?"於是派使者奉表箋，進貢鶴頂、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龍腦、米龍腦、西洋布、降真等香。八月，跟從張敬之等入朝。表用金，箋用銀，字形與回鶻字相近，把字都雕刻了來進獻。皇帝高興，設宴賞賜很豐厚。八年，命令該國的山川陪祀於福建山川之次。

永樂三年冬天，該國王麻那惹加那派使者入貢，朝廷便派官員册封他爲國王，賜官印及册封詔書、敕符、勘合所用的信符、錦綺、綵幣。王十分高興，率領妃子及弟妹子女陪臣渡海來朝見。臨時駐扎在福建，守臣奏報朝廷。派宦官前往設宴賞賜，經過的州縣都設宴款待。六年八月，入都城朝見，皇帝嘉獎慰勞他們。王跪着致

命，統一萬方。臣遠在海島，荷蒙天恩，賜以封爵。自是國中雨暘時順，歲屢豐登，民無災厲，山川之間，珍奇畢露，草木鳥獸，亦悉蕃育。國中耆老咸謂此聖天子覆冒所致。臣願睹天日之表，少輸悃誠，不憚險遠，躬率家屬陪臣，詣闕獻謝。"帝慰勞再三，命王妃所進中宫箋及方物，陳之文華殿。王詣殿進獻畢，自王及妃以下悉賜冠帶、襲衣。帝乃饗王於奉天門，妃以下饗於他所，禮訖送歸會同館。禮官請王見親王儀，帝令準公侯禮。尋賜王儀仗、交椅、銀器、傘扇、銷金鞍馬、金織文綺、紗羅、綾絹衣十襲，餘賜賚有差。十月，王卒於館。帝哀悼，輟朝三日，遣官致祭，賻以繒帛。東宫親王皆遣祭，有司具棺椁、明器，葬之安德門外石子岡，樹碑神道。又建祠墓側，有司春秋祀以少牢，謚曰恭順。賜敕慰其子遐旺，命襲封國王。

遐旺與其叔父上言："臣國歲供爪哇片腦四十斤，乞敕爪哇罷歲供，歲進天朝。臣今歸國，乞命護送，就留鎮一年，慰國人之望。并乞定朝貢期及傔從人數。"帝悉從之，命三年一貢，傔從惟王所遣，遂敕爪哇國免其歲供。王辭歸，賜玉帶一、金百兩、銀三千兩及錢鈔、錦綺、紗羅、衾褥、帳幔、器物，餘皆有賜。以中官張謙、行人周航護行。

初，故王言："臣蒙恩賜爵，臣境土悉屬職方，乞封國之後山爲一方鎮。"新王復以爲言，乃封爲長寧鎮國之山。御製碑文，令謙等勒碑其上。其文曰：

上天佑啓我國家萬世無疆之基，誕命我太祖高皇帝全撫天

詞說："陛下接受上天的命令，統一萬方。臣遠在海島，承蒙朝廷的恩惠，賜予封爵。從此國中風調雨順，年成多獲豐收，百姓没有病災，山川之間，珍奇異寶全部顯現，草木鳥獸，也全部繁衍。國中德高望重的老年人都説這是聖天子蔭庇所致。臣願一睹聖上風采，稍稍表達至誠的心意，不畏險遠，親自率領家屬陪臣，到朝廷貢獻以表謝意。"皇帝再三慰勞，命令把王妃所進的中宫箋以及本地物産，陳列在文華殿。王到宫殿進獻完畢，從王以及王妃以下全都賜予冠帶、襲衣。皇帝就在奉天門設宴招待王，王妃以下在其他地方設宴招待，禮儀完畢後送回會同館。禮官請示國王拜見親王的禮儀，皇帝命令以公侯的禮儀爲準。不久賜給王儀仗、交椅、銀器、傘扇、銷金鞍馬、金織文綺、紗羅、綾絹衣十套，其餘賞賜不等。十月，王死在館舍中。皇帝哀悼，停朝三日，派官員前往祭拜，送繒帛幫助他們辦喪事。太子親王都派人祭拜，主管部門備辦棺椁、殉葬器物，把他安葬在安德門外的石子岡，在墓道立碑。又在墓旁建祠，主管部門在春秋兩季以少牢祭祀，謚號恭順。賜予敕書撫慰他的兒子遐旺，命令襲封國王。

遐旺與他的叔父上奏："臣國每年供給爪哇片腦四十斤，請求敕令爪哇免除每年的供給，每年進獻給朝廷。臣現在回國，請求命官員護送，順便停留鎮守一年，滿足國人的願望。并且請求確定入朝進貢的日期及侍從的人數。"皇帝都聽從，命令三年進貢一次，侍從多少任王自己决定，於是敕令爪哇國免去該國每年的供給。王告辭返回，賜玉帶一條、金百兩、銀三千兩以及錢鈔、錦綺、紗羅、衾褥、帳幔、器物，其餘的人都有賞賜。派宦官張謙、行人周航護行。

都屬於國家的疆土，請求封我國的後山爲這個地區的主山。"新王又爲此事進言，於是封爲長寧鎮國之山。御製碑文，令張謙等把碑文刻在山上。碑文説：

上天佑助啓發我國家萬世無疆的基業，於是命我太祖高皇帝保全安撫天下，休養生

下，休養生息，以治以教，仁聲義問，薄極照臨，四方萬國，奔走臣服，充湊於廷。神化感動之機，其妙如此。朕嗣守鴻圖，率由典式。嚴恭祗畏，協和所統。無間内外，均視一體。遐邇綏寧，亦克承予意。

乃者浡泥國王，誠敬之至，知所尊崇，慕尚聲教，益謹益虔，率其眷屬、陪臣，不遠數萬里，浮海來朝，達其志，通其欲，稽顙陳辭曰："遠方臣妾，丕冒天子之恩，以養以息，既庶且安。思見日月之光，故不憚險遠，輒敢造廷。"又曰："覆我者天，載我者地。使我有土地人民之奉，田疇邑井之聚，宫室之居，妻妾之樂，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以資其生，强罔敢侵，衆罔敢暴，實惟天子之賜。是天子功德所加，與天地并。然天仰則見，地蹐則履，惟天子遠而難見，誠有所不通。是以遠方臣妾，不敢自外，逾歷山海，躬詣闕廷，以伸其悃。"朕曰："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養庶民。天與皇考，視民同仁，予其承天與皇考之德，惟恐弗堪，弗若汝言。"乃又拜手稽首曰："自天子建元之載，臣國時和歲豐，山川之藏，珍寶流溢，草木之無葩花者皆華而實，異禽和鳴，走獸蹌舞。國之黄叟咸曰，中國聖人德化漸暨，斯多嘉應。臣土雖遠，實天子之氓，故奮然而來覲也。"朕觀其言文貌恭，動不逾則，悦喜禮教，脱略夷習，非超然卓異者不能。稽之載籍，自古遜遠之國，奉若天道，

息，治理教化，仁厚的名聲，德義的美譽，傳到極遠照臨天地，四方萬國，奔走稱臣歸服，充塞聚集朝廷。神靈造化影響反應的奥秘，如此奇妙無比。朕繼承保守帝王偉業，都遵循典章法式。十分恭謹敬畏，協調和睦統治的地方。不分内外，都看作一個整體。遠近安寧，也能順承我的心意。

近來浡泥國王，非常忠誠恭敬，知道應該推尊崇奉天朝，仰慕崇尚聲威教化，更加謹慎更加虔誠，率領他的家屬、陪臣，不遠數萬里，渡海來朝見，達到了他的志向，實現了他的願望，跪拜陳辭説："遠方的臣妾，廣被天子的恩惠，得以生存得以繁衍，既富庶又安定。想面見天子日月的光輝，所以不畏危險遥遠，冒昧來到朝廷。"又説："覆蓋我的是天，承載我的是地。使我有土地人民的奉養，田地邑井的聚集，宫室住處，妻妾的歡樂，適口的食物合適的衣服，有用的工具齊備的器物，來資助生靈，强國不敢入侵，部衆不敢作亂，確實是靠天子的恩賜。這些是天子功德所加，與天地并行。但是天仰頭就可看到，地行走就可踩到，祇有天子相隔太遠難以見到，確實有所不通。因此遠方的臣妾，不敢自行疏遠，歷經山海，親自到朝廷來，以表達自己的至誠。"朕説："上天，皇考，把天下交付給我，像對待子女一樣撫養萬民。天與皇考，對待百姓同樣仁義，我繼承天與皇考的美德，惟恐做得不好，不像你説的那樣。"於是又拜手叩頭説："自從天子建元的那年，臣的國家四時和順，五穀豐收，山川的礦藏，珍寶流溢，無花的草木都開花結果，奇異的禽鳥和鳴，奔跑的禽獸起舞。國中的老年人都説，中原之國聖人的德政教化逐漸到來，因此出現衆多的祥瑞。臣的領地雖然遥遠，但確實是天子的百姓，所以奮力前來朝見。"朕觀察他言語有文采神態顯得恭敬，舉動不違背法則，喜愛禮教，除去夷人的習氣，不是超然卓異的人不能做到。考證典籍，自古遥遠的國家，順

仰服聲教，身致帝廷者有之。至於舉妻子、兄弟、親戚、陪臣頓首稱臣妾於階陛之下者，惟浡泥國王一人；西南諸蕃國長，未有如王賢者。王之至誠貫於金石，達於神明，而令名傳於悠久，可謂有光顯矣。

應天道，敬服聲威教化，親自到朝廷的人曾經有過。至於帶領妻子兒女、兄弟、親戚、陪臣在宮殿的臺階下叩頭稱臣妾的人，祇有浡泥國王一人；西南衆番國首領，没有像王一樣賢德的人。王的至誠貫注於金石，通達於神靈，而美名傳於悠久，可以説光彩奪目了。

茲特錫封王國中之山爲長寧鎮國之山，賜文刻石，以著王休，於昭萬年，其永無斁。系之詩曰："炎海之墟，浡泥所處。煦仁漸義，有順無迕。慺慺賢王，惟化之慕。導以象胥，遹來奔赴。同其婦子、兄弟、陪臣，稽顙闕下，有言以陳。謂君猶天，遺以休樂，一視同仁，匪偏厚薄。顧茲鮮德，弗稱所云。浪舶風檣，實勞懇勤。稽古遠臣，順來怒�。以躬或難，矧曰家室。王心亶誠，金石其堅。西南蕃長，疇與王賢。矗矗高山，以鎮王國。鑱文於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國攸寧。於萬斯年，仰我大明。"

現在特意賜封王國中的山爲長寧鎮國之山，賜文刻石，以顯示王的美德，昭顯萬年，永不毁壞。把它作成詩歌説："南海的島嶼上，是浡泥國所處的地方。培養仁德浸染道義，祇有順服没有違抗。恭謹賢明的好國王，一心仰慕教化的力量。接待的官員作引導，前來朝貢正奔忙。會同妻子兒女兄弟和陪臣，跪倒拜伏宫廷下，有話陳説於皇上。稱説國君好比是上天，把美好的音樂作獎賞，一樣看待同施惠愛，没有厚薄和偏向。祇恐這點恩惠少，没有稱頌的那麽好。浪打船隻風吹桅，勤勤懇懇真煩勞。考察古代遠方的屬國，順服時前來怒時跳。親自到來尚困難，何況隨身帶家眷。國王的内心好真誠，堅如金石不改變。西南屬國的首領，有誰能比國王賢。矗立的高山，鎮懾着王國。鎸刻文章在石碑上，國王美德得宣揚。國王美德能昭示，王國人民獲安寧。長久萬年不改變，傾心仰慕我大明。"

八年九月，遣使從謙等入貢謝恩。明年，復命謙賜其王錦綺、紗羅、綵絹凡百二十匹，其下皆有賜。十年九月，遐旺偕其母來朝。命禮官宴之會同館，光禄寺旦暮給酒饌。明日，帝饗之奉天門，王母亦有宴。越二日，再宴，賜王冠帶、襲衣，王母、王叔父以下，分賜有差。明年二月辭歸。賜金百，銀五百，鈔三千錠，錢千五百緡，錦四，綺帛紗羅八十，金織文綉、文綺衣各一，衾褥、幃幔、器物咸具。自十三年至洪熙元年四入貢，後貢使漸稀。

八年九月，派使者跟從張謙等入朝進貢謝恩。第二年，又命令張謙賞賜它的國王錦綺、紗羅、綵絹共一百二十匹，他的屬下都有賞賜。十年九月，遐旺偕同他的母親來朝見。命令禮官在會同館設宴招待他們，光禄寺早晚供應酒食。第二天，皇帝在奉天門設宴招待，王母也有宴饗。過了二天，再次賜宴，賜王冠帶、襲衣，王的母親、王的叔父以下，分别賞賜不等。第二年二月告辭返回。賜金百兩，銀五百兩，鈔三千錠，錢一千五百緡，錦四匹，綺帛紗羅八十匹，金織文綉、文綺衣各一套，衾褥、幃幔、器物都具備。從十三年到洪熙元年四次入朝進貢，後來進貢的使臣逐漸稀少。

嘉靖九年，給事中王希文言："暹羅、占城、琉球、爪哇、浡泥五國來貢，并道東莞。後因私携賈客，多絶其貢。正德間，佛郎機闌入流毒，概行屏絶。曾未幾年，遽爾議復，損威已甚。"章下都察院，請悉遵舊制，毋許混冒。

嘉靖九年，給事中王希文説："暹羅、占城、琉球、爪哇、浡泥五國來進貢，都路過東莞。後來由於私自帶領商人，多拒絶他們進貢。正德年間，佛郎機混雜進入流毒社會，便一概拒絶進貢。還没過幾年，又匆匆忙忙商議恢復他們的進貢，太有損朝廷的威嚴了。"奏章交付都察院，請求完全遵照舊有的制度，不允許蒙混冒充。

萬曆中，其王卒，無嗣，族人争立。國中殺戮幾盡，乃立其女爲王。漳州人張姓者，初爲其國那督，華言尊官也，因亂出奔。女主立，迎還之。其女出入王宫，得心疾，妄言父有反謀。女主懼，遣人按問其家，那督自殺。國人爲訟冤，女主悔，絞殺其女，授其子官。後雖不復朝貢，而商人往來不絶。

萬曆年間，它的國王死去，没有後嗣，族人争立。國中的人幾乎被殺光，於是立他的女兒爲王。有個姓張的漳州人，起初任該國的那督，那督是華夏語説的尊官，因戰亂出逃。女王即位後，把他迎接回來。他的女兒出入王宫，得了瘋病，虚妄地説父親有反叛的圖謀。女王恐懼，派人查究審問他的家人，那督自殺。國人爲他訴訟冤屈，女王後悔，絞死他的女兒，授給他的兒子官職。後來雖然不再朝貢，但商人往來不絶。

國統十四洲，在舊港之西，自占城四十日可至。初屬爪哇，後屬暹羅，改名大泥。華人多流寓其地。嘉靖末，閩、粤海寇遺孽逋逃至此，積二千餘人。萬曆時，紅毛番强商其境，築土庫以居。其入彭湖互市者，所携乃大泥國文也。諸風俗、物産，具詳《宋史》。

該國統領十四洲，在舊港的西面，從占城出發四十日可到。起初隸屬爪哇，後來隸屬暹羅，改名大泥。華夏人很多流亡寄居在此地。嘉靖末年，閩、粤海寇殘餘的人逃亡到此地，聚集二千多人。萬曆時，紅毛番强行在他們的境内經商，建築貿易站居住。他們中到彭湖進行貿易活動的人，携帶的就是大泥國的文書。其國風俗、物産，都詳見《宋史》。

滿剌加

滿剌加，在占城南。順風八日至龍牙門，又西行二日即至。或云即古頓遜，唐哥羅富沙。

滿剌加，在占城南面。乘船順風八天到龍牙門，再向西行二日就到了。有人説那就是古代的頓遜，唐朝的哥羅富沙。

永樂元年十月，遣中官尹慶使其地，賜以織金文綺、銷金帳幔諸物。其地無王，亦不稱國，服屬暹羅，歲輸金四十兩爲賦。慶至，宣示威德及招徠之意。其酋拜里迷蘇剌大喜，遣使隨慶入朝貢方物，三年九月，至京師。帝嘉之，封爲滿剌加國王，賜誥印、綵幣、襲衣、黄蓋，復命慶往。其使者言："王慕義，願同中國列郡，歲效職貢，請封其山爲一國之鎮。"帝從之。製碑文，勒山上，末綴以詩

永樂元年十月，派宦官尹慶出使此地，賜予織金文綺、銷金帳幔等物。此地没有王，也不稱國，順從歸屬暹羅，每年交納金四十兩作爲賦税。尹慶到，宣示聲威德惠及招撫的意圖。它的酋長拜里迷蘇剌大喜，派使者跟隨尹慶入朝進貢本地物産，三年九月，到京城。皇帝嘉奬他，封爲滿剌加國王，賜予封爵詔書和官印、綵幣、襲衣、黄蓋，又命尹慶前往。它的使者説："王傾慕仁義，願意同中原之國各郡一樣，每年進獻貢品，請求封當地的山爲一國的主山。"皇帝聽從了他。製作碑文，刻寫在山上，末尾綴詩説：

曰："西南巨海中國通，輸天灌地億載同。洗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石草木濃。金花寶鈿生青紅，有國於此民俗雍。王好善義思朝宗，願比内郡依華風。出入導從張蓋重，儀文裼襲禮虔恭。大書貞石表爾忠，爾國西山永鎮封。山君海伯翕扈從，皇考陟降在彼穹。後天監視久彌隆，爾衆子孫萬福崇。"慶等再至，其王益喜，禮待有加。

五年九月，遣使入貢。明年，鄭和使其國，旋入貢。九年，其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朝。抵近郊，命中官海壽、禮部郎中黄裳等宴勞，有司供張會同館。入朝奉天殿，帝親宴之，妃以下宴他所。光禄日致牲牢上尊，賜王金綉龍衣二襲、麒麟衣一襲，金銀器、帷幔衾裯悉具，妃以下皆有賜。將歸，賜王玉帶、儀仗、鞍馬，賜妃冠服。瀕行，賜宴奉天門，再賜玉帶、儀仗、鞍馬、黄金百、白金五百、鈔四十萬貫、錢二千六百貫、錦綺紗羅三百匹、帛千匹、渾金文綺二、金織通袖膝襴二；妃及子侄陪臣以下，宴賜有差。禮官餞於龍江驛，復賜宴龍潭驛。十年夏，其侄入謝。及辭歸，命中官甘泉偕往，旋又入貢。

十二年，王子母幹撒于的兒沙來朝，告其父訃。即命襲封，賜金幣。嗣後，或連歲，或間歲入貢以爲常。

十七年，王率妻子陪臣來朝謝恩。及辭歸，訴暹羅見侵狀。帝爲賜敕諭暹羅，暹羅乃奉詔。二十二年，西里麻哈剌以父没嗣位，率妻子陪臣來朝。

宣德六年，遣使者來言："暹羅謀侵本國，王欲入朝，懼爲所阻，欲

"交好中原的國家在西南大海中，祭祀天地的典禮永遠相同。沐浴着日月的光華時光融融，雨露降在崖石上草木真豐茂。金花寶鈿發出的光澤青又紅，有國家在此人民的風俗也和雍。國王喜好善義想奉華夏爲宗，願和内郡一樣依照中華民風。出入有儀仗張傘重重，禮儀禮服誠懇謙恭。刻寫於碑石以表彰你歸順之忠，你國的西山作爲鎮山永遠被封。山神海神和順地隨從，先王來往在那裏的天空。後天監臨視察長久興隆，你們的子孫後代萬福崇。"尹慶等第二次來到，它的國王更加歡喜，用更隆重的禮儀招待使者。

五年九月，派使者入朝進貢。第二年，鄭和出使這個國家，不久入朝進貢。九年，它的國王率領妻子陪臣五百四十多人來朝見。到近郊，命宦官海壽、禮部郎中黄裳等設宴慰勞，主管部門在會同館舉行宴會。入奉天殿朝見，皇帝親自設宴招待他，王妃以下在其他地方設宴招待。光禄寺每天供給牲畜和上等美酒，賜王金綉龍衣二套、麒麟衣一套，金銀器、帷幔衾裯一應具備，王妃以下都有賞賜。將要返還，賜王玉帶、儀仗、鞍馬，賜王妃冠服。臨行，在奉天門賜宴，再次賜玉帶、儀仗、鞍馬、黄金一百兩、白銀五百兩、鈔四十萬貫、錢二千六百貫、錦綺紗羅三百匹、帛千匹、渾金文綺二匹、金織通袖膝襴二件；王妃以及子侄陪臣以下，設宴賞賜不等。禮官在龍江驛餞行，又在龍潭驛賜宴。十年夏天，他的侄子入朝謝恩。到告辭返回時，命宦官甘泉偕同前往，不久又入朝進貢。

十二年，王子母幹撒于的兒沙來朝見，報告了他父親死去的消息。就命令他襲封，賞賜金幣。隨後，有時連年，有時隔年進貢成爲常例。

十七年，王率領妻子兒女陪臣來朝謝恩。到告辭返回時，訴説暹羅侵略他們的情形。皇帝爲此賜詔書諭令暹羅，暹羅於是奉詔。二十二年，西里麻哈剌因父親去世繼承王位，率領妻子兒女陪臣來朝見。

宣德六年，派使者來説："暹羅圖謀侵略本國，王想來朝見，怕被他們阻止，想奏報朝廷，

奏聞，無能書者，令臣三人附蘇門答剌貢舟入訴。”帝命附鄭和舟歸國，因令和齎敕諭暹羅，責以輯睦鄰封，毋違朝命。初，三人至，無貢物，禮官言例不當賞。帝曰：“遠人越數萬里來訴不平，豈可無賜？”遂賜襲衣、綵幣，如貢使例。

没有能寫奏書的人，令臣三人附搭蘇門答剌貢船來訴説。”皇帝命令使臣附搭鄭和的船回國，於是令鄭和携帶敕書諭令暹羅，責令與鄰近的封國和睦相處，不要違抗朝廷的命令。當初，三人到來，没有貢物，禮官説按例不應當賞賜。皇帝説：“遠方的人歷經萬里來訴告不平，怎麽可以没有賞賜？”於是賜襲衣、綵幣，和進貢使者的賞賜一樣。

八年，王率妻子陪臣來朝。抵南京，天已寒，命俟春和北上，别遣人齎敕勞賜王及妃。洎入朝，宴賚如禮。及還，有司爲治舟。王復遣其弟貢駝馬方物。時英宗已嗣位，而王猶在廣東。賜敕獎王，命守臣送還國。因遣古里、真臘等十一國使臣，附載偕還。

八年，王率領妻子兒女陪臣來朝見。抵達南京，天氣已經寒冷，命令等到春天暖和時北上，另外派人携帶敕書慰勞賞賜王及王妃。到入朝時，按禮制設宴賞賜。到返回時，主管部門爲他們置辦船隻。王又派他的弟弟進貢駝馬和本地物產。此時英宗已經繼位，而王還在廣東。賜敕書獎賞王，命守臣護送他們回國。於是遣送古里、真臘等十一國使臣，搭乘船一同回去。

正統十年，其使者請賜王息力八密息瓦兒丢八沙護國敕書及蟒服、傘蓋，以鎮服國人。又言：“王欲親詣闕下，從人多，乞賜一巨舟，以便遠涉。”帝悉從之。

正統十年，它的使者請求賜王息力八密息瓦兒丢八沙護國敕書及蟒服、傘蓋，以鎮服國人。又説：“王想親自到朝廷，隨從的人員多，請求賜一艘大船，以便遠途航行。”皇帝都聽從。

景泰六年，速魯檀無答佛哪沙貢馬及方物，請封爲王。詔給事中王暉往。已，復入貢，言所賜冠帶毁於火。命製皮弁服、紅羅常服及犀帶紗帽予之。

景泰六年，速魯檀無答佛哪沙進貢馬及本地物産，請求封爲王。詔令給事中王暉前往。之後，又入朝進貢，説所賜的冠帶被火燒毁。命製作皮弁服、紅羅常服及犀帶紗帽賜予他。

天順三年，王子蘇丹芒速沙遣使入貢，命給事中陳嘉猷等往封之。越二年，禮官言：“嘉猷等浮海二日，至烏猪洋，遇颶風，舟壞，飄六日至清瀾守禦所獲救。敕書無失，諸賜物悉沾水。乞重給，令使臣復往。”從之。

天順三年，王子蘇丹芒速沙派使者入朝進貢，命給事中陳嘉猷等前往册封。經過二年，禮官説：“陳嘉猷等在海上航行二天，到烏猪洋，遇上颶風，船毁壞，飄浮六天到清瀾守禦所得救。敕書没有丢失，衆賞賜的物品都沾水。請求重給，令使臣再次前往。”皇上聽從禮官的意見。

成化十年，給事中陳峻册封占城王，遇安南兵據占城不得入，以所齎物至滿剌加，諭其王入貢。其使者至，帝喜，賜敕嘉獎。十七年九月，貢使言：“成化五年，貢使還，飄抵安南境，多被殺，餘黥爲奴，幼者加

成化十年，給事中陳峻册封占城王，遇上安南的軍隊占據占城不能進入，帶着携帶的物品到滿剌加，曉諭它的國王入貢。他的使者到來，皇帝喜悦，賜敕書嘉獎。十七年九月，貢使説：“成化五年，貢使返回，飄浮抵達安南境内，多被殺死，其餘的人面額上被刀刻塗墨後淪爲奴

宫刑。今已據占城地，又欲吞本國。本國以皆爲王臣，未敢與戰。”適安南貢使亦至，滿剌加使臣請與廷辯。兵部言事屬既往，不足深較。帝乃因安南使還，敕責其王，并諭滿剌加，安南復侵陵，即整兵待戰。尋遣給事中林榮、行人黄乾亨册封王子馬哈木沙爲王。二人溺死，贈官賜祭，予廕，恤其家，餘敕有司海濱招魂祭，亦恤其家。復遣給事中張晟、行人左輔往。晟卒於廣東，命守臣擇一官爲輔副，以終封事。

隸，年幼的人被施加宫刑。現在已經占據占城的領地，又想吞并本國。本國因都是朝廷的臣子，不敢與他們交戰。”恰逢安南的貢使也到來，滿剌加使臣請求與他們在朝廷上辯論。兵部説事情已經過去，不值得過分計較。皇帝就趁安南使者返回，下敕書責備他們的國王，并且告訴滿剌加，安南再侵犯欺凌，就整頓軍隊等待作戰。不久派給事中林榮、行人黄乾亨册封王子馬哈木沙爲王。二人被水淹死，贈官賜祭，給他們的子孫授予官職，撫恤他們的家屬，其餘的人敕令主管部門到海濱招魂祭祀，也撫恤他們的家屬。又派給事中張晟、行人左輔前往。張晟死在廣東，命守臣挑選一名官員做左輔的副手，以完成册封之事。

正德三年，使臣端亞智等入貢。其通事亞劉，本江西萬安人蕭明舉，負罪逃入其國，賂大通事王永、序班張字，謀往浡泥索寶。而禮部吏侯永等亦受賂，僞爲符印，擾郵傳。還至廣東，明舉與端亞智輩争言，遂與同事彭萬春等劫殺之，盡取其財物。事覺，逮入京。明舉凌遲，萬春等斬，王永減死罰米三百石，與張字、侯永并戍邊，尚書白鉞以下皆議罰。劉瑾因此罪江西人，減其解額五十名，仕者不得任京職。

正德三年，使臣端亞智等入朝進貢。他們的通事亞劉，本是江西萬安人蕭明舉，負罪逃入該國，賄賂大通事王永、序班張字，圖謀往浡泥尋寶。而禮部官吏侯永等也接受了他的賄賂，爲他僞造符印，騷擾驛館。返回到達廣東，蕭明舉與端亞智等人發生争執，於是與同事彭萬春等劫殺了他們，把他們的財物全部取走。事情被發覺，逮入京城。蕭明舉被處剮刑，彭萬春等被處斬，王永減免死罪罰米三百石，與張字、侯永一起戍守邊疆，尚書白鉞以下都決議處罰。劉瑾因此加罪江西人，將鄉試中舉參加進士考試的名額減少五十名，做官的人不得任京職。

後佛郎機强，舉兵侵奪其地，王蘇端媽末出奔，遣使告難。時世宗嗣位，敕責佛郎機，令還其故土。諭暹羅諸國王以救災恤鄰之義，迄無應者，滿剌加竟爲所滅。時佛郎機亦遣使朝貢請封，抵廣東，守臣以其國素不列《王會》，羈其使以聞。詔予方物之直遣歸，後改名麻六甲云。

後來佛郎機强盛，發兵侵奪此地，國王蘇端媽末逃亡，派使者告難。當時世宗繼位，下詔斥責佛郎機，命令歸還他們的故土。用救災周濟鄰國的道理曉諭暹羅等國王，終没有響應的，滿剌加最終覆滅。當時佛郎機也派使者入朝進貢請求册封，抵達廣東，守臣因他們國家一向没有列入《王會》，拘留了它的使者呈報朝廷。詔令給予本地物産的價值後送回原地，後來改名麻六甲。

滿剌加所貢物有瑪瑙、珍珠、玳瑁、珊瑚樹、鶴頂、金母鶴頂、瑣服、白苾布、西洋布、撒哈剌、犀角、象牙、黑熊、黑猿、白麂、火鷄、鸚鵡、片腦、薔薇露、蘇合油、

滿剌加進貢的物品有瑪瑙、珍珠、玳瑁、珊瑚樹、鶴頂、金母鶴頂、瑣服、白苾布、西洋布、撒哈剌、犀角、象牙、黑熊、黑猿、白麂、火鷄、鸚鵡、片腦、薔薇露、蘇合油、梔子花、烏爹泥、沉香、速香、金銀香、阿魏之類。

梔子花、烏爹泥、沉香、速香、金銀香、阿魏之屬。

有山出泉流爲溪，土人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田瘠少收，民皆淘沙捕魚爲業。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椎髻，身體黝黑，間有白者，唐人種也。俗淳厚，市道頗平。自爲佛郎機所破，其風頓殊。商舶稀至，多直詣蘇門答剌。然必取道其國，率被邀劫，海路幾斷。其自販於中國者，則直達廣東香山澳，接迹不絶云。

有山出泉流匯成小溪，本地人淘沙取錫煉成塊名斗錫。田貧瘠收成少，百姓都以淘沙捕魚爲業。氣候早晨熱晚上寒冷。男女挽髻如椎，身體黝黑，間或有白人，是唐人種姓。風俗淳樸厚道，市場買賣很公平。自從被佛郎機攻取，它的風俗立刻大變。商船很少到來，多直接到蘇門答剌。但是必須途經這個國家，大都被攔劫，海路幾乎斷絶。其中自己到中國販賣的人，就直達廣東香山澳，足迹前後相接不斷絶。

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在滿剌加之西。順風九晝夜可至。或言即漢條枝，唐波斯、大食二國地，西洋要會也。

蘇門答剌，在滿剌加的西面。乘船順風九晝夜可到達。有人説就是漢朝的條枝，唐朝的波斯、大食二國的領地，是西洋的交通要道。

成祖初，遣使以即位詔諭其國。永樂二年，遣副使聞良輔、行人甯善賜其酋織金文綺、絨錦、紗羅，招徠之。中官尹慶使爪哇，便道復使其國。三年，鄭和下西洋，復有賜。和未至，其酋宰奴里阿必丁已遣使隨慶入朝，貢方物。詔封爲蘇門答剌國王，賜印誥、綵幣、襲衣。遂比年入貢，終成祖世不絶。鄭和凡三使其國。

成祖初年，派使者把即位的詔書告訴該國。永樂二年，派副使聞良輔、行人甯善賞賜它的酋長織金文綺、絨錦、紗羅，招撫他們。宦官尹慶出使爪哇，順路又出使此國。三年，鄭和下西洋，又有賞賜。鄭和還没有到，它的酋長宰奴里阿必丁已經派使者跟隨尹慶入朝，進貢本地物産。下詔書封爲蘇門答剌國王，賜官印和册封詔書、綵幣、襲衣。於是連年入貢，整個成祖朝不斷。鄭和共三次出使此國。

先是，其王之父與鄰國花面王戰，中矢死。王子年幼，王妻號於衆曰："孰能爲我報仇者，我以爲夫，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國人往擊，馘其王而還。王妻遂與之合，稱爲老王。既而王子年長，潛與部領謀，殺老王而襲其位。老王弟蘇幹剌逃山中，連年率衆侵擾。十三年，和復至其國，蘇幹剌以頒賜不及己，怒，統數萬人邀擊。和勒部卒及國人禦之，大破賊衆，追至南渤利國，俘以歸。其王遣使入謝。

此前，它的國王的父親與鄰國花面王交戰，中箭死去。王子年幼，王的妻子向衆人呼號説："誰能爲我報仇，我把他作爲我的丈夫，與他共理國事。"有個漁翁聽説後，率領國人前往攻打，殺死花面國王割下他的耳朵後返回。王的妻子就與他結合，稱爲老王。後來王子年長，秘密與部落首領謀劃，殺死老王後承襲王位。老王的弟弟蘇幹剌逃到山中，連年率領部衆侵擾。十三年，鄭和又到此國，蘇幹剌因頒發賞賜没有自己的份，憤怒，統領數萬人攔擊。鄭和率領部卒及國人抵禦，大敗賊衆，追到南渤利國，俘獲後返回。它的國王派使者入朝謝恩。

宣德元年，遣使入賀。五年，帝以外蕃貢使多不至，遣和及王景弘遍

宣德元年，派使者入朝慶賀。五年，皇帝因外番進貢的使者多不到，派鄭和以及王景弘遍歷

歷諸國，頒詔曰："朕恭膺天命，祇承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統，君臨萬邦，體祖宗之至仁，普輯寧於庶類。已大赦天下，紀元宣德。爾諸蕃國，遠在海外，未有聞知。兹遣太監鄭和、王景弘等齎詔往諭，其各敬天道，撫人民，共享太平之福。"凡歷二十餘國，蘇門答剌與焉。明年，遣使入貢者再。八年，貢麒麟。

九年，王弟哈利之漢來朝，卒於京。帝憫之，贈鴻臚少卿，賜誥，有司治喪葬，置守冢户。時景弘再使其國，王遣弟哈尼者罕隨入朝。明年至，言王老不能治事，請傳位於子。乃封其子阿卜賽亦的爲國王，自是貢使漸稀。

成化二十二年，其使者至廣東，有司驗無印信勘合，乃藏其表於庫，却還其使。别遣番人輸貢物京師，稍有給賜。自後貢使不至。

迨萬曆間，國兩易姓。其時爲王者，人奴也。奴之主爲國大臣，握兵柄。奴桀黠，主使牧象，象肥。俾監魚税，日以大魚奉其主。主大喜，俾給事左右。一日隨主入朝，見王尊嚴若神，主鞠躬惟謹，出謂主曰："主何恭之甚?"主曰："彼王也，焉敢抗。"曰："主第不欲王爾，欲之，主即王矣。"主詫，叱退之。他日又進曰："王左右侍衛少，主擁重兵出鎮，必入辭，請以奴從。主言有機事，乞屏左右，王必不疑。奴乘間刺殺之，奉主爲王，猶反掌耳。"主從之，奴果殺王，大呼曰："王不道，吾殺之。吾主即王矣。敢異議者，齒此刃!"衆懾服不敢動，其主遂篡位，任奴爲心腹，委以兵柄。未幾，奴復殺主而代之。乃大爲防衛，拓其宫，建六

各國，頒布詔書說："朕順應天命，敬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的帝業，主宰萬邦，體現祖宗最高的仁德，使萬物普遍和平安定。已經大赦天下，紀元爲宣德。你等番國，遠在海外，没有得知。現在派太監鄭和、王景弘等携帶詔書前往訓諭，希望各自敬奉天道，安撫人民，共享太平的幸福。"共游歷二十多個國家，蘇門答剌在其中。第二年，派使者入貢二次。八年，進貢麒麟。

九年，王的弟弟哈利之漢來朝見，死在京城。皇帝憐憫他，贈官鴻臚少卿，賜封官詔書，主管部門辦理喪葬，設置守護墳墓的人户。當時王景弘再次出使此國，王派弟弟哈尼者罕跟隨入朝。第二年到，説王年老不能理事，請求把王位傳給兒子。就封他的兒子阿卜賽亦的爲國王，自此之後進貢的使者逐漸稀少。

成化二十二年，該國使者到廣東，主管部門驗查没有印信勘驗符契，就把他們的表收藏於庫中，遣返它的使者。另外派番人把進貢的物品送往京城，稍稍給予賞賜。自此以後貢使不來。

到萬曆年間，該國兩次改换姓氏。此時爲王的人，是奴僕。奴僕的主人是國中大臣，掌握兵權。奴僕凶悍狡黠，主人讓他牧象，象肥。派他監管魚税，每日以大魚進奉他的主人。主人十分高興，讓他在身邊供事。一天跟隨主人入朝，看見王尊貴莊嚴像神一樣，主人恭謹地鞠躬，他出來對主人説："主人爲何對他十分恭敬?"主人説："他是王，怎麽敢違抗。"説："主人衹是不想作王罷了，如果想，主人就是王了。"主人詫異，叱退了他。另外一日又進言説："王左右侍衛少，主人率領重兵出城鎮守，必定要入朝告辭，請讓奴跟從你。主人説有機密的事情，請求屏退左右，王一定不會懷疑。奴乘機刺殺他，尊奉主人爲王，如同反轉手掌一樣容易。"主人聽從了他的計謀，奴果真殺死了王，大聲呼喊道："王不仁道，我殺了他。我的主人就是王了。敢有異議的人，吃此刀!"衆人因畏懼而屈服不敢動，他的主人就篡位，任用奴作心腹，把兵權交

門，不得闌入，雖勛貴不得帶刀上殿。出乘象，象駕亭而帷其外，如是者百餘，俾人莫測王所在。

付給他。不久，奴僕殺死主人後取代了他。於是嚴密防衛，拓建這裏的宫殿，建六門，没有憑證不得擅自進入，即使功臣權貴也不得帶刀上殿。出宫乘象，象駕亭子而用帷帳圍亭，像這樣有一百多亭，使人不能推測出王在哪座亭中。

其國俗頗淳，出言柔媚，惟王好殺。歲殺十餘人，取其血浴身，謂可除疾。貢物有寶石、瑪瑙、水晶、石青、回回青、善馬、犀牛、龍涎香、沉香、速香、木香、丁香、降真香、刀、弓、錫、鎖服、胡椒、蘇木、硫黄之屬。貨舶至，貿易稱平。地本瘠，無麥有禾，禾一歲二稔。四方商賈輻輳。華人往者，以地遠價高，獲利倍他國。其氣候朝如夏，暮如秋，夏有瘴氣。婦人裸體，惟腰圍一布。其他風俗類滿剌加。篡弑後，易國名曰啞齊。

此國風俗很淳厚，説話柔媚，衹有王喜好殺戮。每年殺十多人，取他們的血沐浴身體，稱可以除去疾病。貢獻的物品有寶石、瑪瑙、水晶、石青、回回青、善馬、犀牛、龍涎香、沉香、速香、木香、丁香、降真香、刀、弓、錫、鎖服、胡椒、蘇木、硫磺之類。貨船到，貿易價格公平。地本貧瘠，無麥而有禾，禾一年二熟。四方商人聚集。華夏人前往的，因地方遠價格高，獲利是其他國的一倍。此地的氣候早晨像夏天，晚上像秋天，夏天有瘴氣。婦人裸體，衹在腰上圍一塊布。其他風俗與滿剌加類似。其王殺主篡位後，改國名叫啞齊。

須文達那

須文達那，洪武十六年，國王殊旦麻勒兀達盼遣使俺八兒來朝，貢馬二匹，幼苾布十五匹，隔著布、入的力布各二匹，花滿直地二，番綿紬直地二，兜羅綿二斤，撒剌八二個，幼賴革著一個，撒哈剌一個，及薔薇水、沉香、降香、速香諸物。命賜王《大統曆》、綺羅、寶鈔，使臣襲衣。或言須文達那即蘇門答剌，洪武時所更，然其貢物與王之名皆不同，無可考。

須文達那，洪武十六年，國王殊旦麻勒兀達盼派使者俺八兒來朝見，貢馬二匹，幼苾布十五匹，隔著布、入的力布各二匹，花滿直地二匹，番綿綢直地二匹，兜羅綿二斤，撒剌八二個，幼賴革著一個，撒哈剌一個，以及薔薇水、沉香、降香、速香等物。命賞賜王《大統曆》、綺羅、寶鈔，使臣一套衣服。有人説須文達那就是蘇門答剌，洪武時更改，但是他們進貢的物品與王的名字都不相同，没辦法查考。

蘇禄

蘇禄，地近浡泥、闍婆。洪武初，發兵侵浡泥，大獲，以闍婆援兵至，乃還。

蘇禄，地近浡泥、闍婆。洪武初年，發兵侵掠浡泥，俘獲很多，因闍婆援兵到，纔返還。

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并率其家屬頭目凡三百四十餘人，浮海朝貢，進金鏤表文，獻珍珠、寶石、玳瑁諸物。禮

永樂十五年，該國的東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的妻子叭都葛巴剌卜一起率領他們的家屬頭目共三百四十多人，渡海入朝進貢，進金鏤表文，獻珍珠、寶石、玳瑁等物。禮待他們和滿剌加一樣，不久一起封爲

之若滿剌加，尋并封爲國王。賜印誥、襲衣、冠帶及鞍馬、儀仗器物，其從者亦賜冠帶有差。居二十七日，三王辭歸。各賜玉帶一，黄金百，白金二千，羅錦文綺二百，帛三百，鈔萬錠，錢二千緡，金綉蟒龍、麒麟衣各一。東王次德州，卒於館。帝遣官賜祭，命有司營葬，勒碑墓道，謚曰恭定，留妻妾傔從十人守墓，俟畢三年喪遣歸。乃遣使齎敕諭其長子都馬含曰："爾父知尊中國，躬率家屬陪臣，遠涉海道，萬里來朝。朕眷其誠悃，已錫王封，優加賜賚，遣官護歸。舟次德州，遭疾殞殁。朕聞之，深爲哀悼，已葬祭如禮。爾以嫡長，爲國人所屬，宜即繼承，用綏藩服。今特封爾爲蘇禄國東王。爾尚益篤忠貞，敬承天道，以副眷懷，以繼爾父之志。欽哉。"

國王。賜官印册封詔書、襲衣、冠帶及鞍馬、儀仗器物，他們的隨從也賜冠帶不等。居留二十七天，三王告辭返回。各賜玉帶一條，黄金一百兩，白銀二千兩，羅錦文綺二百匹，帛三百匹，鈔一萬錠，錢二千緡，金綉蟒龍、麒麟衣各一套。東王臨時住宿在德州，死在客舍中。皇帝派官員賜祭，命主管部門安葬，在墓道刻寫碑文，謚號恭定，留下妻妾僕從十人守墓，等三年喪期結束後送回本國。於是派使者携帶敕書曉諭他的長子都馬含説："你的父親知道尊奉中原之國，親自率領家屬陪臣，遠遠地渡越海道，萬里來朝見。朕愛重他的真心誠意，已經賞賜國王封號，從優賞賜錢財，派官員護送返還。船到達德州，得病去世。朕聽説後，深表哀悼，已經按照禮制埋葬祭祀。你是嫡長子，被國人所托付，應立即繼承，以安撫遠方的封國。現在特封你爲蘇禄國東王。你應該更加篤誠忠貞，敬奉天道，以稱合朕眷顧之意，以繼承你父親的志向。欽此。"

十八年，西王遣使入貢。十九年，東王母遣王叔叭都加蘇里來朝，貢大珠一，其重七兩有奇。二十一年，東王妃還國，厚賜遣之。明年入貢，自後不復至。萬曆時，佛郎機屢攻之，城據山險，迄不能下。

十八年，西王派使者入貢。十九年，東王的母親派王叔叭都加蘇里來朝見，進貢大珠一顆，重七兩多。二十一年，東王妃回國，厚賜遣送他們。第二年入朝進貢，自此以後不再來。萬曆時，佛郎機多次攻打它，城倚據山險，終不能攻克。

其國，於古無所考。地瘠寡粟麥，民率食魚蝦，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爲布。氣候常熱。有珠池，夜望之，光浮水面。土人以珠與華人市易，大者利數十倍。商舶將返，輒留數人爲質，冀其再來。其旁近國名高藥，出玳瑁。

此國，在古代没辦法查考。土地貧瘠少粟麥，百姓都吃魚蝦，煮海水成鹽，釀甘蔗做酒，織竹爲布。氣候常熱。有珠池，夜間觀望它，光浮在水面上。當地人用珠與華夏人交易，大的獲利數十倍。商船將要返回，就留下數人作人質，希望他們再來。它旁近的國家名高藥，出産玳瑁。

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洪武二年，命使臣劉叔勉以即位詔諭其國。三年，平定沙漠，復遣使臣頒詔。其王别里提遣使奉金葉表，從叔勉獻方物。賜文綺、紗羅諸物甚厚，并賜《大統曆》。

西洋瑣里，洪武二年，命使臣劉叔勉以即位詔書曉諭此國。三年，平定沙漠，又派使臣頒布詔書。它的國王别里提派使者奉金葉表，跟從劉叔勉進獻本地物産。厚賜文綺、紗羅等物，并且賜《大統曆》。

成祖頒即位詔於海外諸國，西洋

成祖向海外衆國頒發即位詔書，西洋瑣里也

亦與焉。永樂元年，命副使聞良輔、行人甯善使其國，賜絨錦、文綺、紗羅。已復命中官馬彬往使，賜如前。其王即遣使來貢，附載胡椒與民市。有司請徵税，命勿徵。二十一年，偕古里、阿丹等十五國來貢。

在其中。永樂元年，命副使聞良輔、行人甯善出使此國，賜絨錦、文綺、紗羅。之後又命宦官馬彬前往出使，賞賜和前次一樣。它的王立即派使者來進貢，附載胡椒與百姓交易。主管部門請求徵税，皇上命不要徵收。二十一年，偕同古里、阿丹等十五國來進貢。

瑣里

瑣里，近西洋瑣里而差小。洪武三年，命使臣塔海帖木兒齎詔撫諭其國。五年，王卜納的遣使奉表朝貢，并獻其國土地山川圖。帝顧中書省臣曰："西洋諸國素稱遠蕃，涉海而來，難計歲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薄來可也。"乃賜《大統曆》及金織文綺、紗羅各四匹，使者亦賜幣帛有差。

瑣里，靠近西洋瑣里但略小。洪武三年，命使臣塔海帖木兒帶詔書安撫曉諭此國。五年，王卜納的派使者奉表入朝進貢，并獻上該國的土地山川圖。皇帝看着中書省大臣説："西洋衆國向來稱作遠番，涉海而來，難以計算時間。他們入朝進貢無論稀疏還是頻繁，厚往薄來就可以了。"於是賜《大統曆》及金織文綺、紗羅各四匹，使者也賜幣帛不等。

覽邦

覽邦，在西南海中。洪武九年，王昔里馬哈剌札的剌札遣使奉表來貢。詔賜其王織金文綺、紗羅，使者宴賜如制。永樂、宣德中，嘗附鄰國朝貢。其地多沙礫，麻麥之外無他種。商賈鮮至。山坦迤無峰巒，水亦淺濁。俗好佛，勤賽祀。厥貢，孔雀、馬、檀香、降香、胡椒、蘇木。交易用錢。

覽邦，在西南海中。洪武九年，王昔里馬哈剌札的剌札派使者奉表來進貢。詔令賜給它的王織金文綺、紗羅，使者按制度設宴賞賜。永樂、宣德年間，曾依附鄰國入朝進貢。此地多沙礫，麻麥之外不可種其他作物。商人很少到。山勢平緩而連綿不斷，没有峰巒，水也淺濁。風俗好佛，勤於祭祀。他們的貢品，有孔雀、馬、檀香、降香、胡椒、蘇木。交易用錢。

淡巴

淡巴，亦西南海中國。洪武十年，其王佛喝思羅遣使上表，貢方物，賜賚有差。其國，石城瓦屋。王乘輿，官跨馬，有中國威儀。土衍水清，草木暢茂，畜産甚夥。男女勤於耕織，市有貿易，野無寇盗，稱樂土焉。厥貢，苾布、兜羅綿被、沉香、速香、檀香、胡椒。

淡巴，也是西南海中的國家。洪武十年，它的王佛喝思羅派使者上表，貢本地物産，賞賜不等。此國，石城瓦屋。王乘車，官員騎馬，有似中國的威儀。土地平衍水清澈，草木茂盛，畜産豐富。男女勤於耕種織布，市場有貿易，野外没有寇盗，稱爲樂土。他們的貢品，有苾布、兜羅綿被、沉香、速香、檀香、胡椒。

百花

百花，居西南海中。洪武十一年，其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使奉金葉表，貢白鹿、紅猴、龜筒、玳瑁、孔

百花，位於西南海中。洪武十一年，它的王剌丁剌者望沙派使者奉金葉表，貢白鹿、紅猴、龜筒、玳瑁、孔雀、鸚鵡、哇哇倒挂鳥及胡椒、

雀、鸚鵡、哇哇倒挂鳥及胡椒、香、蠟諸物。詔賜王及使者綺、幣、襲衣有差。國中氣候恒燠，無霜雪，多奇花異卉，故名百花。民富饒，尚釋教。

香、蠟等物。詔令賜王及使者綺、幣、襲衣不等。國中氣候常熱，没有霜雪，多奇花異卉，所以名百花。百姓富裕，崇尚佛教。

彭亨

彭亨，在暹羅之西。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剌惹答饒遣使齎金葉表，貢番奴六人及方物，宴賚如禮。永樂九年，王巴剌密瑣剌達羅息泥遣使入貢。十年，鄭和使其國。十二年，復入貢。十四年，與古里、爪哇諸國偕貢，復令鄭和報之。

彭亨，在暹羅的西面。洪武十一年，它的國王麻哈剌惹答饒派使者帶金葉表，貢番奴六人以及本地物産，按禮制設宴賞賜。永樂九年，國王巴剌密瑣剌達羅息泥派使者入朝進貢。十年，鄭和出使此國。十二年，又入朝進貢。十四年，與古里、爪哇等國一同入貢，又令鄭和回報他們。

其國，土田沃，氣候常温，米粟饒足，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上下親狎，無寇賊。然惑於鬼神，刻香木爲像，殺人祭賽，以禳災祈福。所貢有象牙、片腦、乳香、速香、檀香、胡椒、蘇木之屬。

此國，田地肥沃，氣候常温，米粟豐足，煮海水製鹽，釀椰漿造酒。上下親狎，没有寇賊。但迷信鬼神，刻香木爲像，殺人祭祀，以袪災祈福。所貢財物有象牙、片腦、乳香、速香、檀香、胡椒、蘇木之類。

至萬曆時，有柔佛國副王子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子至彭亨，彭亨王置酒，親戚畢會。婆羅國王子爲彭亨王妹婿，舉觴獻副王，而手指有巨珠甚美，副王欲之，許以重賄。王子靳不予，副王怒，即歸國發兵來攻。彭亨人出不意，不戰自潰。王與婆羅王子奔金山。浡泥國王，王妃兄也，聞之，率衆來援。副王乃大肆焚掠而去。當是時，國中鬼哭三日，人民半死。浡泥王迎其妹歸，彭亨王隨之，而命其長子攝國。已，王復位，次子素凶悍，遂毒殺其父，弑其兄，自立。

到萬曆時，有柔佛國副王的兒子娶彭亨王的女兒，將要成婚，副王送兒子到彭亨，彭亨王擺酒宴，親戚全部會集。婆羅國王子是彭亨王的妹夫，舉酒杯敬獻副王，手指上有巨珠很美，副王想要它，許諾給他重金。王子吝惜不給，副王發怒，立即回國發兵來攻打。彭亨人没有意料到，不戰就潰敗了。王與婆羅王子奔逃到金山。浡泥國王，是王妃的哥哥，得到消息後，率領部衆來援救。副王於是大肆焚燒劫掠後離去。在此時，國中鬼哭三日，人民死去一半。浡泥王迎接他的妹妹回去，彭亨王跟隨她去，而命他的長子代理國事。後來，王復位，次子一向凶悍，就用毒藥殺死他的父親，又殺害他的哥哥，自封爲王。

那孤兒

那孤兒，在蘇門答剌之西，壤相接。地狹，止千餘家。男子皆以墨刺面爲花獸之狀，故又名花面國。猱頭裸體，男女止單布圍腰。然俗淳，田足稻禾，强不侵弱，富不驕貧，悉自

那孤兒，在蘇門答剌的西面，土壤相接。地域狹小，衹有一千多家。男子都用墨刺面成花獸的形狀，所以又名花面國。猱頭裸體，男女都衹用單布圍腰。但是風俗淳樸，田地稻禾豐足，强者不欺侵弱者，富人不在窮人面前自高自大，都

耕而食，無寇盜。永樂中，鄭和使其國。其酋長常入貢方物。

靠自己耕種吃飯，沒有寇盜。永樂年間，鄭和出使此國。他們的酋長常入貢本地物産。

黎伐

黎伐，在那孤兒之西。南大山，北大海，西接南渤利。居民三千家，推一人爲主。隸蘇門答剌，聲音風俗多與之同。永樂中，嘗隨其使臣入貢。

黎伐，在那孤兒的西面。南面是大山，北面是大海，西接南渤利。居民三千家，推舉一人作主人。隸屬蘇門答剌，語言風俗多與他們相同。永樂年間，曾跟隨蘇門答剌的使臣入朝進貢。

南渤利

南渤利，在蘇門答剌之西。順風三日夜可至。王及居民皆回回人，僅千餘家。俗朴實，地少穀，人多食魚蝦。西北海中有山甚高大，曰帽山，其西復大海，名那没黎洋，西來洋船俱望此山爲準。近山淺水内，生珊瑚樹，高者三尺許。永樂十年，其王馬哈麻沙，遣使附蘇門答剌使入貢。賜其使襲衣，賜王印誥、錦綺、羅紗、綵幣。遣鄭和撫諭其國。終成祖時，比年入貢，其王子沙者罕亦遣使入貢。宣德五年，鄭和遍賜諸國，南渤利亦與焉。

南渤利，在蘇門答剌的西面。乘船順風三日夜可到。王及居民都是回回人，衹有一千多家。風俗樸實，土地産穀少，人們多吃魚蝦。西北海中有山很高大，名帽山，它的西面又是大海，名那没黎洋，從西面來的洋船都以此山爲準。靠近山的淺水内，生珊瑚樹，高的三尺多。永樂十年，它的王馬哈麻沙，派使者依附蘇門答剌使者入朝進貢。賜給其使者襲衣，賜王官印詔書、錦綺、羅紗、綵幣。派鄭和安撫曉諭此國。整個成祖朝，每年入朝進貢，它的王子沙者罕也派使者入朝進貢。宣德五年，鄭和遍賜衆國，南渤利也在其中。

阿魯

阿魯，一名啞魯，近滿剌加。順風三日夜可達。風俗、氣候，大類蘇門答剌。田瘠少收，盛藝芭蕉、椰子爲食。男女皆裸體，以布圍腰。永樂九年，王速魯唐忽先遣使附古里諸國入貢。賜其使冠帶、綵幣、寶鈔，其王亦有賜。十年，鄭和使其國。十七年，王子段阿剌沙遣使入貢。十九年、二十一年，再入貢。宣德五年，鄭和使諸蕃，亦有賜。其後貢使不至。

阿魯，一名啞魯，靠近滿剌加。順風三晝夜可到達。風俗、氣候，與蘇門答剌十分相似。田貧瘠收成少，盛行種植芭蕉、椰子作爲食物。男女都裸體，用布圍腰。永樂九年，王速魯唐忽先派使者依附古里等國入朝進貢。賜他的使者冠帶、綵幣、寶鈔，它的國王也有賞賜。十年，鄭和出使此國。十七年，王子段阿剌沙派使者入朝進貢。十九年、二十一年，兩次入貢。宣德五年，鄭和出使衆番國，也有賞賜。之後貢使不來。

柔佛

柔佛，近彭亨，一名烏丁礁林。永樂中，鄭和遍歷西洋，無柔佛名。或言和曾經東西竺山，今此山正在其地，疑即東西竺。萬曆間，其酋好構

柔佛，靠近彭亨，一名烏丁礁林。永樂年間，鄭和遍游西洋，没有柔佛的名字。有人説鄭和曾經過東西竺山，現在此山正在他們的領地，懷疑就是東西竺。萬曆年間，該國酋長好發動戰

兵，鄰國丁機宜、彭亨屢被其患。華人販他國者多就之貿易，時或邀至其國。

爭，鄰國丁機宜、彭亨多次遭受他的禍患。華夏人到其他國販賣的多到此地貿易，不時有人邀請到該國。

國中覆茅爲屋，列木爲城，環以池。無事通商於外，有事則召募爲兵，稱强國焉。地不產穀，常易米於鄰壤。男子剃髮徒跣，佩刀，女子蓄髮椎結，其酋則佩雙刀。字用茭蔁葉，以刀刺之。婚姻亦論門閥。王用金銀爲食器，群下則用磁。無匕箸。俗好持齋，見星方食。節序以四月爲歲首。居喪，婦人剃髮，男子則重剃，死者皆火葬。所產有犀、象、玳瑁、片腦、没藥、血竭、錫、蠟、嘉文簟、木棉花、檳榔、海菜、窩燕、西國米、蓬吉柿之屬。

國中覆蓋茅草作房屋，列木爲城，用水池環繞。没有戰事就與外界通商，有戰事就招募爲兵，稱爲强國。土地不產穀，常到鄰境换米。男子剃髮赤脚，佩刀，女子蓄髮挽髻如椎，他們的酋長佩雙刀。寫字用茭蔁葉，用刀刺刻。婚姻也論門閥。王用金銀製作食器，群下用磁。没有匕箸。風俗喜好持齋，看到星星纔吃飯。節候順序以四月爲每年的開始。守喪，婦人剃髮，男子就重剃，死的人都火葬。所產有犀、象、玳瑁、片腦、没藥、血竭、錫、蠟、嘉文簟、木棉花、檳榔、海菜、窩燕、西國米、蓬吉柿之類。

始其國吉寧仁爲大庫，忠於王，爲王所倚信。王弟以兄疏己，潜殺之。後出行墮馬死，左右咸見吉寧仁爲祟，自是家家祀之。

當初，此國的吉寧仁爲大庫，忠於王，被王所倚靠信賴。王的弟弟因哥哥疏遠自己，秘密殺死了吉寧仁。後來出行墮馬死，左右的人都看見吉寧仁作祟，自此家家祭祀他。

丁機宜

丁機宜，爪哇屬國也，幅員甚狹，僅千餘家。柔佛黠而雄，丁機宜與接壤，時被其患。後以厚幣求婚，稍獲寧處。其國以木爲城。酋所居，旁列鐘鼓樓，出入乘象。以十月爲歲首。性好潔，酋所食啖，皆躬自割烹。民俗類爪哇，物產悉如柔佛。酒禁甚嚴，有常税。然大家皆不飲，維細民無籍者飲之，其曹偶咸非笑。婚者，男往女家持其門户，故生女勝男。喪用火葬。華人往商，交易甚平。自爲柔佛所破，往者亦鮮。

丁機宜，是爪哇的屬國，地域很狹小，僅一千多家。柔佛狡黠而强大，丁機宜與它接壤，時常遭受它的禍害。後來帶厚禮求婚，稍稍得以安居。此國用木築城。酋長居住的地方，旁邊列鐘鼓樓，出入乘象。以十月爲每年的開始。性情愛清潔，酋長吃的食物，都親自砍割烹調。民俗類似爪哇，物產全部和柔佛一樣。酒禁很嚴，有常税。但是大家都不飲酒，衹有平民没有户籍的人飲酒，他的同類都譏笑他。結婚的人，男方往女方家操持他家的產業，所以生女勝於生男。喪用火葬。華夏人前往經商，交易十分公平。自從被柔佛攻克，去的商人也少了。

巴喇西

巴喇西，去中國絶遠。正德六年，遣使臣沙地白入貢，言其國在南海，始奉王命來朝，舟行四年半，遭風飄至西瀾海，舟壞，止存一小艇，又飄流八日，至得吉零國，居一年。

巴喇西，距中國非常遠。正德六年，派使臣沙地白入朝進貢，説該國家在南海，開始奉王命來朝見，船行四年半，遭風飄到西瀾海，船毁壞，衹存一艘小艇，又飄流八日，到得吉零國，居留一年。到祕得，居留八個月。就沿陸地行

至祕得，居八月。乃遵陸行，閱二十六日抵暹羅，以情告王，獲賜日給，且賜婦女四人，居四年。迄今年五月始附番舶入廣東，得達闕下。進金葉表，貢祖母緑一，珊瑚樹、琉璃瓶、玻璃盞各四，及瑪瑙珠、胡黑丹諸物。帝嘉其遠來，賜賚有加。

走，經過二十六天抵達暹羅，把情况告訴王，獲得賜予每日的供給，并且賜婦女四人，居留四年。到今年五月纔附搭番船入廣東，得以到達朝廷。進金葉表，貢祖母緑一件，珊瑚樹、琉璃瓶、玻璃盞各四個，及瑪瑙珠、胡黑丹等物。皇帝嘉獎他遠道而來，加等賞賜。

佛郎機

佛郎機，近滿剌加。正德中，據滿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請封，始知其名。詔給方物之直，遣還。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兒爲食。已而賁緣鎮守中貴，許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爲戲。其留懷遠驛者，益掠買良民，築室立寨，爲久居計。

佛郎機，靠近滿剌加。正德年間，占據滿剌加領地，驅逐其國王。十三年，派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本地物産，請求册封，開始知道他們的國名。詔令給予本地物産的價值，送還。此人久留不離去，劫掠行路之人，以至掠取小兒作食物。不久攀附鎮守宦官，允許入京。武宗巡視南方，其使者火者亞三藉助江彬得以在皇帝身邊侍候。皇帝時常學説他們的話作爲嬉戲。其留在懷遠驛的使者，更放肆地劫掠收買良民，築室立寨，作長久居住的打算。

十五年，御史丘道隆言："滿剌加乃敕封之國，而佛郎機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貢，决不可許。宜却其使臣，明示順逆，令還滿剌加疆土，方許朝貢。倘執迷不悛，必檄告諸蕃，聲罪致討。"御史何鰲言："佛郎機最凶狡，兵械較諸蕃獨精。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炮聲殷地。留驛者違制交通，入都者桀驁争長。今聽其往來貿易，勢必争鬥殺傷，南方之禍殆無紀極。祖宗朝貢有定期，防有常制，故來者不多。近因布政吴廷舉謂缺上供香物，不問何年，來即取貨。致番舶不絶於海澨，蠻人雜遝於州城。禁防既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機所以乘機突至也。乞悉驅在澳番舶及番人潛居者，禁私通，嚴守備，庶一方獲安。"疏下禮部，言："道隆先宰順德，鰲即順德人，故深晰利害。宜俟滿剌加使臣至，廷詰佛郎機侵奪鄰邦、擾亂内地之罪，奏請處置。其

十五年，御史丘道隆説："滿剌加是下敕書册封的國家，而佛郎機膽敢吞并它，并且用好處來引誘我們，求取册封進貢，堅决不可允許。應斥退其使臣，明示順逆，令歸還滿剌加疆土，纔允許入朝進貢。倘若執迷不悟，一定發檄文告訴衆番，宣示罪行發兵征討。"御史何鰲説："佛郎機最爲凶狠狡詐，兵器與衆番相比最精良。前年駕駛大船突然進入廣東省城，炮聲震地。留在驛館的人違反制度串通他人，入都城的人凶悍倔强争作首領。現在聽任他們往來貿易，勢必争鬥殺傷，南方的禍患恐怕没有終極了。祖宗入朝進貢有定期，防備有常規，所以來的人不多。近來由於布政吴廷舉説缺少上供的香物，不論何時，來就取貨。致使番船在海濱不斷絶，蠻人在州城紛雜繁多。禁防已經疏鬆，水道更加熟悉。這就是佛郎機能乘機衝突到來的原因。請求全部驅逐在澳的番船以及偷偷居留的番人，禁止私下交往，嚴加守備，差不多可以使一方得以安寧。"奏疏交付禮部，説："丘道隆以前任順德的長官，何鰲就是順德人，所以深刻剖析利害。應等滿剌加使臣來，在朝廷上責問佛郎機侵奪鄰邦、擾亂内

他悉如御史言。”報可。

亞三侍帝驕甚。從駕入都，居會同館。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撻之。彬大詬曰：“彼嘗與天子嬉戲，肯跪汝小官邪?”明年，武宗崩，亞三下吏。自言本華人，爲番人所使，乃伏法。絶其朝貢。其年七月，又以接濟朝使爲詞，携土物求市。守臣請抽分如故事，詔復拒之。其將别都盧既以巨炮利兵肆掠滿剌加諸國，横行海上，復率其屬疎世利等駕五舟，擊破巴西國。

嘉靖二年，遂寇新會之西草灣，指揮柯榮、百户王應恩禦之。轉戰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衆齊進，生擒别都盧、疎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獲其二舟。餘賊復率三舟接戰。應恩陣亡，賊亦敗遁。官軍得其炮，即名爲佛郎機，副使汪鋐進之朝。九年秋，鋐累官右都御史，上言：“今塞上墩臺城堡未嘗不設，乃寇來輒遭蹂躪者，蓋墩臺止瞭望，城堡又無制遠之具，故往往受困。當用臣所進佛郎機，其小止二十斤以下，遠可六百步者，則用之墩臺。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其大至七十斤以上，遠可五六里者，則用之城堡。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遠近相應，寇將無所容足，可坐收不戰之功。”帝悦，即從之。火炮之有佛郎機自此始。然將士不善用，迄莫能制寇也。

初，廣東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貨代，至是貨至者寡，有議復許佛郎機通市者。給事中王希文力争，乃定令，諸番貢不以時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由是番舶幾絶。巡撫林富上言：“粤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税，番舶

地的罪行，奏請處置。其他全部按御史的話辦。”皇上批覆許可。

亞三侍奉皇帝很驕横。隨從聖駕入都，居住在會同館。拜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梁焯憤怒，鞭打他。江彬大罵説：“他曾與天子嬉戲，豈肯向你這種小官下跪?”第二年，武宗死，亞三被交付司法官治罪。自己説本是華夏人，被番人所用，於是伏法。斷絶此國入朝進貢。同年七月，又以接濟朝廷的使者爲藉口，携帶土産請求交易。守臣請求按舊例徵税，詔令再次拒絶。它的將領别都盧已經用巨炮和鋒利的兵器大肆劫掠滿剌加等國，横行海上，又率領他的屬下疎世利等駕駛五艘船，攻克巴西國。

嘉靖二年，就侵犯新會的西草灣，指揮柯榮、百户王應恩抵禦他們。轉戰到稍州，歸服的人潘丁苟先登城，衆人一齊進發，生擒别都盧、疎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人，繳獲他們的二艘船。餘賊又率領三艘船接着作戰。王應恩陣亡，賊寇也敗逃。官軍得到它的炮，就起名爲佛郎機，副使汪鋐進獻給朝廷。九年秋天，汪鋐累積功勞升官至右都御史，進言説：“現在塞上報警墩臺城堡雖然設置了，但是賊寇到來總是遭受蹂躪，因爲報警臺衹供瞭望，城堡又没有控制遠處的設備，所以往往受困。應當用臣進獻的佛郎機，其中小的衹有二十斤以下，遠可控制六百步的，就用在報警臺。每臺用一個，用三人守衛它。其中大到七十斤以上，遠可控制五六里的，就用在城堡上。每堡用三個，用十人守衛它。五里一臺，十里一堡，大小相依，遠近相應，賊寇將没有容足的地方，可以坐收不戰而獲的功勞。”皇帝高興，就聽從了他。火炮有佛郎機從此時開始。但是將士不善使用，終不能抵制賊寇。

起初，廣東文武官員的月俸多用番貨代替，至此貨物到來的少，有人建議再允許佛郎機通商。給事中王希文極力争論，就制定法令，衆番進貢不按時及勘合差失的，全部實行禁止，由此番船幾乎絶迹。巡撫林富進言説：“粤中公私各種費用多藉助商税，番船不來，公私就都窘迫。

不至，則公私皆窘。今許佛郎機互市有四利。祖宗時諸番常貢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餘，足供御用，利一。兩粵比歲用兵，庫藏耗竭，籍以充軍餉，備不虞，利二。粵西素仰給粵東，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若番舶流通，則上下交濟，利三。小民以懋遷爲生，持一錢之貨，即得展轉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國裕民，兩有所賴，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開利孔爲民梯禍也。"從之。自是佛郎機得入香山澳爲市，而其徒又越境商於福建，往來不絶。

現在允許佛郎機進行貿易活動有四利。祖宗時衆番常貢之外，原有徵税的法令，稍取其中剩餘的，足够供給御用，這是一利。兩粵連年用兵，庫藏消耗竭盡，藉以充實軍餉，防備意外，這是二利。粵西向來倚賴粵東，稍有徵發，就籌集不前，如果番船流通，就上下交相接濟，這是三利。小民靠貿易謀生，持一錢的貨物，就能輾轉交易，衣食在其中，這是四利。幫助國家富裕百姓，兩方有所倚賴，這是根據百姓的利益而讓他們獲利，不是開闢小利爲百姓釀成禍患。"皇上聽從他的意見。自此佛郎機得以入香山澳貿易，而他們的人又越境到福建經商，往來不絶。

至二十六年，朱紈爲巡撫，嚴禁通番。其人無所獲利，則整衆犯漳州之月港、浯嶼。副使柯喬等禦却之。二十八年，又犯詔安。官軍迎擊於走馬溪，生擒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餘遁去。紈用便宜斬之，怨紈者御史陳九德遂劾其專擅。帝遣給事中杜汝禎往驗，言此滿剌加商人，歲招海濱無賴之徒，往來鬻販，無僭號流劫事，紈擅自行誅，誠如御史所劾。紈遂被逮，自殺。蓋不知滿剌加即佛郎機也。

到二十六年，朱紈任巡撫，嚴禁與番人交往。番人没有辦法獲利，就整頓部衆進犯漳州的月港、浯嶼。副使柯喬等抵禦打退他們。二十八年，又進犯詔安。官軍在走馬溪迎戰，生擒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其餘逃跑。朱紈根據情況自行決定斬殺了他們，怨恨朱紈的御史陳九德於是彈劾他專擅。皇帝派給事中杜汝禎前往驗查，説這些是滿剌加商人，每年招集海濱的無賴之徒，往來買賣，没有超越本分的封號和流竄搶劫的事情，朱紈擅自誅殺，確實如御史彈劾的一樣。朱紈於是被逮捕，自殺。因爲不知道滿剌加就是佛郎機。

自紈死，海禁復弛，佛郎機遂縱横海上無所忌。而其市香山澳、壕鏡者，至築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將吏不肖者反視爲外府矣。壕鏡在香山縣南虎跳門外。先是，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黄慶納賄，請於上官，移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鶩。久之，其來益衆。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爲所據。四十四年，僞稱滿剌加入貢。已，改稱蒲都麗家。守

自朱紈死後，海禁又鬆弛，佛郎機於是縱横海上無所顧忌。而他們在香山澳、壕鏡經商的人，甚至築室建城，雄踞海邊，像一國的樣子，將吏不成才的反把他們看作外府。壕鏡在香山縣南虎跳門外。此前，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浡泥等國進行貿易活動，都在廣州，設市舶司統領。正德時，轉移到高州的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黄慶接受賄賂，向上官奏請，轉移到壕鏡，每年交納賦税二萬金，佛郎機於是得以混入。高棟飛甍，像梳篦齒那樣密密地排列相望，閩、粵商人很多爭相前往。很長時間後，該國前來的人更多。各國人畏懼躲避他們，於是都被他們占據。四十四年，假稱滿剌加入朝進貢。之後，改稱蒲都麗家。守臣呈報朝廷，交付禮部商

臣以聞，下部議，言必佛郎機假托，乃却之。

萬曆中，破滅吕宋，盡擅閩、粤海上之利，勢益熾。至三十四年，又於隔水青州建寺，高六七丈，閎敞奇閟，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毁其高墉，不果。明年，番禺舉人盧廷龍會試入都，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海，還我壕鏡故地，當事不能用。番人既築城，聚海外雜番，廣通貿易，至萬餘人。吏其土者，皆畏懼莫敢詰，甚有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者。總督戴燿在事十三年，養成其患。番人又潛匿倭賊，敵殺官軍。四十二年，總督張鳴岡檄番人驅倭出海，因上言："粤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賊，猶虎之傅翼也。今一旦驅斥，不費一矢，此聖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番尚存，有謂宜剿除者，有謂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者，顧兵難輕動。而壕鏡在香山内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異志，我即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内不許一奸闌出，外不許一倭闌入，無啓釁，無弛防，相安無患之爲愈也。"部議從之。居三年，設參將於中路雍陌營，調千人戍之，防禦漸密。天啓元年，守臣慮其終爲患，遣監司馮從龍等毁其所築青州城，番亦不敢拒。

其時，大西洋人來中國，亦居此澳。蓋番人本求市易，初無不軌謀，中朝疑之過甚，迄不許其朝貢，又無力以制之，故議者紛然。然終明之世，此番固未嘗爲變也。其人長身高鼻，猫睛鷹嘴，拳髮赤鬚，好經商，恃强陵轢諸國，無所不往。後又稱干

議，説必定是佛郎機假冒，就拒絕了他們。

萬曆年間，攻克消滅吕宋，完全獨攬閩、粤海上的利益，氣焰更囂張。到三十四年，又在隔水的青州建寺，高六七丈，高大寬敞奇異幽深，不是中原之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求毁去他們的高墻，没有結果。第二年，番禺舉人盧廷龍到京城參加會試，請求全部驅逐澳中衆番人，趕出安置在浪白外海，歸還我壕鏡舊地，掌權的人不能采用。番人築城以後，聚集海外雜番，廣通貿易，達到一萬多人。在該地做官的人，都畏懼没有人敢責問，甚至有的官吏貪圖他們的寶貨，假裝禁止却暗中允許。總督戴燿在任十三年，養成這些禍患。番人又偷偷隱藏倭賊，對抗斬殺官軍。四十二年，總督張鳴岡檄令番人驅趕倭寇出海，於是進言説："粤有澳夷，猶如毒瘡在背。澳有倭賊，猶如老虎添翼。現在一旦驅逐，不浪費一箭，這是天子的聲威和恩德導致的。祇有這些倭賊離去而番人還留存，有人説應剿除，有人説應把他們移置到浪白外洋在船上貿易，認爲難以輕易發兵。但是壕鏡在香山内地，官軍環海守衛，他們每天需要的食物，都依賴我們，一旦懷有異志，我們立即置他們於死地。如果把他們移置外洋，那麽巨海茫茫，奸詐不法之徒怎麽責問，控制防禦的措施怎麽實行。好像不如申明約束，内不許一個奸人没有憑證擅自出境，外不許一個倭賊没有憑證擅自入境，不要開啓禍端，不要鬆弛防備，彼此相安没有禍患爲好。"部議聽從他的建議。過了三年，在中路雍陌營設置參將，調一千人戍守，防備日漸嚴密，天啓元年，守臣擔憂他們最終成爲禍患，派監司馮從龍等毁去他們築建的青州城，番人也不敢抗拒。

那時，大西洋人來到中原之國，也居住在此澳。大致番人本意是請求交易，本没有圖謀叛亂的打算，朝廷對他們過分懷疑，終究不允許他們入朝進貢，又没有力量控制他們，所以議論紛紛。但是整個明朝，這些番人原本一直不曾作亂。這些人長身高鼻，猫睛鷹嘴，曲髮赤鬚，喜好經商，倚恃强盛欺壓各國，没有地方不去。後

系臘國。所産多犀象珠貝。衣服華潔，貴者冠，賤者笠，見尊長輒去之。初奉佛教，後奉天主教。市易但伸指示數，雖累千金不立約契，有事指天爲誓，不相負。自滅滿剌加、巴西、吕宋三國，海外諸蕃無敢與抗者。

來又稱作干系臘國。出産多犀象珠貝。衣服華麗清潔，尊貴的人戴帽子，低賤的人戴斗笠，見尊長就摘去。起初信奉佛教，後來信奉天主教。交易衹伸手指表示數目，即使積至千金也不立契約，有事指天發誓，不欺騙。自從消滅滿剌加、巴西、吕宋三國，海外衆番國没有敢與他們對抗的。

和蘭

和蘭，又名紅毛番，地近佛郎機。永樂、宣德時，鄭和七下西洋，歷諸番數十國，無所謂和蘭者。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足長尺二寸，頎偉倍常。

和蘭，又名紅毛番，地域靠近佛郎機。永樂、宣德時，鄭和七次下西洋，歷經衆番數十國，没有稱和蘭的。此地的人深目長鼻，頭髮眉毛鬍鬚都是赤色，脚長一尺二寸，高大偉岸倍於常人。

萬曆中，福建商人歲給引往販大泥、吕宋及咬𠺕吧者，和蘭人就諸國轉販，未敢窺中國也。自佛郎機市香山，據吕宋，和蘭聞而慕之。二十九年，駕大艦，携巨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則轉薄香山澳。澳中人數詰問，言欲通貢市，不敢爲寇。當事難之。税使李道即召其酋入城，游處一月，不敢聞於朝，乃遣還。澳中人慮其登陸，謹防禦，始引去。

萬曆年間，福建商人每年給通行證前往大泥、吕宋及咬𠺕吧販賣的，和蘭人前往各國轉手販賣，不敢窺視中原之國。自從佛郎機在香山貿易，占據吕宋，和蘭聽説後羡慕他們。二十九年，駕駛大艦，携帶巨炮，直逼吕宋。吕宋人竭力抗拒他們，就轉而進逼香山澳。澳中人多次追問，説想交往貿易，不敢進犯。掌權的人爲難。税使李道就召他們的酋長入城，游憩一個月，不敢奏報朝廷，就送回原地。澳中人擔憂他們登陸，嚴謹防禦，纔退去。

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與和蘭人習。語及中國事，錦曰："若欲通貢市，無若漳州者。漳南有彭湖嶼，去海遠，誠奪而守之，貢市不難成也。"其酋麻韋郎曰："守臣不許，奈何?"曰："税使高寀嗜金銀甚，若厚賄之，彼特疏上聞，天子必報可，守臣敢抗旨哉?"酋曰："善。"錦乃代爲大泥國王書，一移寀，一移兵備副使，一移守將，俾秀、震齎以來。守將陶拱聖大駭，亟白當事，繫秀於獄，震遂不敢入。初，秀與酋約，入閩有成議，當遣舟相聞，而酋卞急不能待，即駕二大艦，直抵彭湖。時三十二年之七月。汛兵已撤，如入無人之墟，遂伐木築

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與和蘭人熟悉。説到中原的事情，李錦説："如果想交往貿易，没有比漳州更合適的。漳州南面有彭湖嶼，距海很遠，果真奪取後守衛它，交往貿易的事不難成。"它的酋長麻韋郎説："守臣不允許，怎麽辦?"説："税使高寀很貪愛金銀，如果重重地賄賂他，讓他特意上疏奏報朝廷，天子一定批覆許可，守臣敢抗旨嗎?"酋長説："好。"李錦於是爲大泥國王代寫書信，一封給高寀，一封給兵備副使，一封給守將，讓潘秀、郭震帶來。守將陶拱聖大爲驚駭，急忙禀告掌權的人，捆縛潘秀入獄，郭震於是不敢進入。當初，潘秀與酋長相約，入閩達成協議後，當派船來通知，但酋長急躁不能等待，就駕駛二艘大艦，直抵彭湖。時間在三十二年七月。防地的士兵已撤退，好像進入了没有人的廢墟，於是伐木築建房舍作

舍爲久居計。錦亦潛入漳州偵探，詭言被獲逃還，當事已廉知其狀，并縶獄。已而議遣二人諭其酋還國，許以自贖，且拘震與俱。三人既與酋成約，不欲自彰其失，第云“我國尚依違未定”。而當事所遣將校詹獻忠賫檄往諭者，乃多携幣帛、食物，覬其厚酬。海濱人又潛載貨物往市，酋益觀望不肯去。當事屢遣使諭之，見酋語輒不競，愈爲所慢。而寀已遣心腹周之範詣酋，説以三萬金饋寀，即許貢市，酋喜與之。盟已就矣，會總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將兵往諭。有容負膽智，大聲論説，酋心折，乃曰：“我從不聞此言。”其下人露刃相詰，有容無所慑，盛氣與辨，酋乃悔悟，令之範還所贈金，止以哆囉嗹、玻璃器及番刀、番酒饋寀，乞代奏通市。寀不敢應，而撫、按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由是接濟路窮，番人無所得食，十月末揚帆去。巡撫徐學聚劾秀、錦等罪，論死、遣戍有差。

長久居住的打算。李錦也偷偷進入漳州偵探，詭稱被抓獲後逃回，掌權的人已經偵察得知他的情況，一并捆綁入獄。不久决議派二人勸説酋長回國，允許他們立功贖罪，并且拘捕郭震與他倆一起去。三人與酋長約定後，不想彰示自己的過失，衹説“我國還遲疑不定”。但掌權者派遣的將校詹獻忠帶檄書前往曉諭，却多携帶幣帛、食物，希望得到他們的重酬。海濱人又暗中運載貨物前往交易，酋長更觀望不肯離去。掌權者多次派使者諭令他們，見到酋長語氣總是不强硬，更爲怠慢。而高寀已派心腹周之範拜見酋長，説拿三萬金送給高寀，就允許他們隨貢使到指定地點進行貿易，酋長很高興地給了他。盟約已經簽定了，恰逢總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領兵前往曉諭。沈有容有膽識智謀，大聲論説，酋長心服，就説：“我從來没有聽説過這樣的話。”他的手下露刀責問，沈有容無所畏懼，盛氣與他們辯論，酋長纔悔悟，令周之範還回贈送的金子，衹以哆囉嗹、玻璃器及番刀、番酒贈送高寀，請求代奏通商。高寀不敢答應，而巡撫、巡按嚴禁奸民下海，違犯的人一定誅殺，由此接濟食物的路斷絶，番人無法得到食物，十月末揚帆離去。巡撫徐學聚彈劾潘秀、李錦等人的罪行，判處死刑、遣送戍邊不等。

然是時佛郎機横海上，紅毛與争雄，復泛舟東來，攻破美洛居國，與佛郎機分地而守。後又侵奪臺灣地，築室耕田，久留不去，海上奸民，闌出貨物與市。已，又出據彭湖，築城設守，漸爲求市計。守臣懼禍，説以毁城遠徙，即許互市。番人從之，天啓三年，果毁其城，移舟去。巡撫商周祚以遵諭遠徙上聞，然其據臺灣自若也。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復築城彭湖，掠漁舟六百餘艘，俾華人運土石助築。尋犯厦門，官軍禦之，俘斬數十人，乃詭詞求款。再許毁城遠徙，而修築如故。已又泊舟風櫃仔，出没浯嶼、白坑、東椗、莆頭、古

但是此時佛郎機横行海上，紅毛與他們争雄，又泛舟東來，攻克美洛居國，與佛郎機分地而守。後來又侵奪臺灣地區，築室耕田，久留不離去，海上奸民擅自帶出貨物與他們交易。之後，又出海占據彭湖，建築城墻設置守備，逐漸爲請求交易作打算。守臣懼怕禍患，説如果毁去城墻遷徙到遠處，就允許貿易。番人聽從，天啓三年，果真毁去他們的城墻，移舟離去。巡撫商周祚把遵從諭令遷徙到遠方的情况奏報朝廷，但是他們仍然占據臺灣。不久貿易不成功，番人怨恨，又在彭湖建築城墻，劫掠漁船六百多艘，讓華夏人運土石協助建築。不久進犯厦門，官軍抵禦他們，俘獲斬殺數十人，於是假言請求歸順。第二次許諾毁去城墻遷徙遠方，但是仍和原來一樣修築。之後又把船停泊在風櫃仔，出没浯嶼、

雷、洪嶼、沙洲、甲洲間，要求互市。而海寇李旦復助之，濱海郡邑爲戒嚴。

其年，巡撫南居益初至，謀討之。上言："臣入境以來，聞番船五艘續至，與風櫃仔船合，凡十有一艘，其勢愈熾。有小校陳士瑛者，先遣往咬嚠吧宣諭其王，至三角嶼遇紅毛船，言咬嚠吧王已往阿南國，因與士瑛偕至大泥，謁其王。王言咬嚠吧國主已大集戰艦，議往彭湖求互市，若不見許，必至構兵。蓋阿南即紅毛番國，而咬嚠吧、大泥與之合謀，必不可以理諭。爲今日計，非用兵不可。"因列上調兵足餉方略，部議從之。四年正月，遣將先奪鎮海港而城之，且築且戰，番人乃退守風櫃城。居益增兵往助，攻擊數月，寇猶不退，乃大發兵，諸軍齊進。寇勢窘，兩遣使求緩兵，容運米入舟即退去。諸將以窮寇莫追，許之，遂揚帆去。獨渠帥高文律等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之，獻俘於朝。彭湖之警以息，而其據臺灣者猶自若也。

崇禎中，爲鄭芝龍所破，不敢窺內地者數年，乃與香山佛郎機通好，私貿外洋。十年，駕四舶，由虎跳門薄廣州，聲言求市。其酋招搖市上，奸民視之若金穴，蓋大姓有爲之主者。當道鑒壕鏡事，議驅斥，或從中撓之。會總督張鏡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已，爲奸民李葉榮所誘，交通總兵陳謙爲居停出入。事露，葉榮下吏。謙自請調用以避禍，爲兵科淩義渠等所劾，坐逮訊。自是，奸民知事終不成，不復敢勾引，而番人猶據臺灣自若。

其本國在西洋者，去中華絕遠，華人未嘗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炮。舟

白坑、東椗、莆頭、古雷、洪嶼、沙洲、甲洲之間，要求貿易。而且海寇李旦又幫助他們，濱海郡邑爲此戒嚴。

同年，巡撫南居益初到，打算征討他們。進言說："臣入境以來，聽說番船五艘相繼到來，與風櫃仔船會合，共十一艘，他們的氣焰更加囂張。有小校名陳士瑛，以前派往咬嚠吧宣諭該王，到三角嶼遇上紅毛船，說咬嚠吧王已經前往阿南國，於是與陳士瑛同到大泥，拜見他們的王。王說咬嚠吧國王已經大集戰艦，决議前往彭湖請求貿易，如果不允許，必定引發戰争。阿南就是紅毛番國，而咬嚠吧、大泥與他們合謀，一定不可以用道理曉諭。爲今日作打算，非用兵不可。"於是列陳調用軍隊充足糧餉的策略，部議聽從其計。四年正月，派將領先奪取鎮海港然後建築城墻，邊建築邊作戰，番人於是退守風櫃城。南居益增兵前往援助，攻擊數月，敵寇仍不退去，於是大舉發兵，各軍齊進。敵寇情勢窘迫，兩次派使者請求緩兵，容許運米入船就退去。衆將認爲窘迫的賊寇不必追殺，允許了他們，就揚帆離去。衹剩下賊首領高文律等十二人占據高樓自守，衆將攻克擒獲他，把俘虜獻給朝廷。彭湖的警報止息，而他們占據臺灣仍如先前。

崇禎年間，被鄭芝龍攻克，不敢窺視内地有數年，於是與香山佛郎機通好，私自到外洋貿易。十年，駕駛四艘船，由虎跳門迫近廣州，聲稱請求貿易。他們的酋長在街市上炫耀自己，奸民像看待金窟一樣看待他，原來有大姓人作他的主謀。掌權的人借鑒壕鏡事，决議驅逐，有人從中阻撓。正逢總督張鏡心初到，極力堅持不同意，纔遁去。之後，被奸民李葉榮所誘導，勾結總兵陳謙以居留出入。事情敗露，李葉榮交司法官治罪。陳謙自己請求調任以避禍，被兵科淩義渠等所彈劾，因罪逮捕審訊。自此，奸民知道事情終究不成，不敢再勾引，而番人仍占據臺灣如故。

它的本土在西洋，距中華非常遥遠，華夏人不曾到過。他們所倚恃的衹有巨船大炮。船長三

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樹五桅，後爲三層樓。旁設小窗置銅炮。桅下置二丈巨鐵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炮，即其製也。然以舟大難轉，或遇淺沙，即不能動。而其人又不善戰，故往往挫衄。其所役使名烏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其柁後置照海鏡，大徑數尺，能照數百里。其人悉奉天主教。所產有金、銀、琥珀、瑪瑙、玻璃、天鵝絨、瑣服、哆囉嗹。國土既富，遇中國貨物當意者，不惜厚資，故華人樂與爲市。

十丈，寬六丈，厚二尺多，樹立五個桅杆，後面是三層樓。旁邊設小窗置銅炮。桅杆下設置二丈大鐵炮，發射可以洞裂石頭城，震動數十里，世上稱爲紅夷炮，就是他們製造的。但是因船大難以調轉，有時遇上淺沙，就不能動。而且他們的人又不善作戰，所以往往失敗。他們所役使的人稱烏鬼，入水不沉，在海面上行走像在平地上行走一樣。他們的柁後設置照海鏡，直徑數尺，能照數百里。那些人都信奉天主教。所產有金、銀、琥珀、瑪瑙、玻璃、天鵝絨、瑣服、哆囉嗹。國家富裕後，遇上中國貨物中意的，不惜重金，所以華夏人樂意與他們交易。

明史卷三百二十六

列傳第二百十四

外國(七)

古里　柯枝　小葛蘭 大葛蘭　錫蘭山　榜葛剌　沼納樸兒
祖法兒　木骨都束　不剌哇　竹步　阿丹　剌撒　麻林
忽魯謨斯　溜山 比剌 孫剌　南巫里　加異勒　甘巴里　急蘭丹
沙里灣泥　底里　千里達　失剌比　古里班卒
剌泥 夏剌比 奇剌泥 窟察泥 捨剌齊 彭加那 八可意 烏沙剌踢 坎巴 阿哇 打回
白葛達 黑葛達　拂菻　意大里亞

古里

古里，西洋大國，西濱大海，南距柯枝國，北距狼奴兒國，東七百里距坎巴國。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自錫蘭山十日可至，諸蕃要會也。

永樂元年，命中官尹慶奉詔撫諭其國，賚以綵幣。其酋沙米的喜遣使從慶入朝，貢方物。三年，達南京，封爲國王，賜印誥及文綺諸物，遂比年入貢。鄭和亦數使其國。十三年，偕柯枝、南渤利、甘巴里、滿剌加諸國入貢。十四年，又偕爪哇、滿剌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剌哇、阿丹、蘇門答剌、麻林、剌撒、忽魯謨斯、柯枝、南巫里、沙里灣泥、彭亨諸國入貢。是時，諸蕃使臣充斥於廷，以古里大國，序其使者於首。十七年，偕滿剌加十七國來貢。十九年，又偕忽魯謨斯等國入貢。二十一年，復偕忽魯謨斯等國，遣使千二百人入貢。時帝方

古里，是西洋大國，西面靠近大海，南到柯枝國，北到狼奴兒國，東面七百里到坎巴國。從柯枝乘船行三天可到，從錫蘭山十天可到，是衆番的交通要道。

永樂元年，命宦官尹慶奉詔安撫曉諭此國，賞賜綵幣。它的酋長沙米的喜派使者跟隨尹慶入朝，貢本地物産。三年，抵達南京，封爲國王，賜官印册封詔書及文綺等物，於是每年入朝進貢。鄭和也多次出使此國。十三年，偕同柯枝、南渤利、甘巴里、滿剌加各國入朝進貢。十四年，又偕同爪哇、滿剌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剌哇、阿丹、蘇門答剌、麻林、剌撒、忽魯謨斯、柯枝、南巫里、沙里灣泥、彭亨各國入貢。此時，衆番使臣充塞朝廷，因古里是大國，按次序把它的使者排在首位。十七年，偕同滿剌加等十七國來朝貢。十九年，又偕同忽魯謨斯等國入貢。二十一年，又偕同忽魯謨斯等國，派使者一千二百人入貢。當時皇帝剛出邊塞，敕令皇太子説："天氣轉寒，進貢的使臣就令禮官設宴慰勞，給予賞賜送回。其

出塞，敕皇太子曰："天時向寒，貢使即令禮官宴勞，給賜遣還。其以土物來市者，官酬其直。"

中帶本地物產來交易的，官府酬報貨物的價值。"

宣德八年，其王比里麻遣使偕蘇門答剌等國使臣入貢。其使久留都下，正統元年，乃命附爪哇貢舟西還。自是不復至。

宣德八年，它的國王比里麻派使者偕同蘇門答剌等國使臣入貢。它的使臣長久留在京都，正統元年，纔命令搭乘爪哇入貢的船向西返回。自此不再來。

其國，山多地瘠，有穀無麥。俗甚淳，行者讓道，道不拾遺。人分五等，如柯枝，其敬浮屠、鑿井灌佛亦如之。每旦，王及臣民取牛糞調水塗壁及地，又煆爲灰抹額及股，謂爲敬佛。國中半崇回教，建禮拜寺數十處。七日一禮，男女齋沐謝事。午時拜天於寺，未時乃散。王老不傳子而傳甥，無甥則傳弟，無弟則傳於國之有德者。國事皆决於二將領，以回回人爲之。刑無鞭笞，輕者斷手足，重者罰金珠，尤重者夷族没產。鞫獄不承，則置其手指沸湯中，三日不爛即免罪。免罪者，將領導以鼓樂，送還家，親戚致賀。

此國山多，土地貧瘠，有穀物無麥。風俗很淳樸，行路的人相互讓道，路上不拾起遺落的東西。人分五等，像柯枝一樣，他們敬奉佛教、鑿井灌佛的風俗也像柯枝。每天早晨，王及臣民取牛糞調水塗抹在墻壁及地上，再煆燒爲灰抹在額頭及大腿上，説是敬佛。國中一半人尊崇回教，建禮拜寺數十處。七天禮拜一次，男女齋戒沐浴辭却事務。午時在寺内拜天，未時纔散去。王年老不傳位給兒子而傳位給外甥，没有外甥就傳位給弟弟，没有弟弟就傳位給國中有德行的人。國事都由二名將領裁決，用回回人任將領。刑罰没有鞭打，罪輕的砍斷手足，罪重的罰金珠，罪尤其重的滅族没收財產。審理案件不承認的，就把他的手指放入沸騰的開水中，三日不爛就免罪。免罪的人，將領用鼓樂引導，送回家，親戚表示祝賀。

富家多植椰子樹至數千。其嫩者漿可飲，亦可釀酒，老者可作油、糖，亦可作飯。幹可構屋，葉可代瓦，殼可製杯，穰可索綯，煆爲灰可鑲金。其他蔬果、畜產，多類中國。所貢物有寶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枕、寶鐵刀、拂郎雙刃刀、金繫腰、阿思模達塗兒氣、龍涎香、蘇合油、花氈單、伯蘭布、苾布之屬。

富豪家多種植椰子樹至數千棵。椰子嫩的漿可以飲，也可以釀酒，老的可以作油、糖，也可當作飯。椰子樹幹可以構建房屋，葉子可代替瓦，殼可以製造杯，穰可以製作繩索，煆燒爲灰可以鑲金。其他的蔬菜水果、畜產，多類似中原之國。進貢的物品有寶石、珊瑚珠、玻璃瓶、玻璃枕、寶鐵刀、拂郎雙刃刀、金繫腰、阿思模達塗兒氣、龍涎香、蘇合油、花氈單、伯蘭布、苾布之類。

柯枝

柯枝，或言即古盤盤國。宋、梁、隋、唐皆入貢。自小葛蘭西北行，順風一日夜可至。

柯枝，有人説就是古代的盤盤國。劉宋、蕭梁、隋朝、唐朝都入朝進貢。自小葛蘭向西北行，順風一日夜可到。

永樂元年，遣中官尹慶齎詔撫諭其國，賜以銷金帳幔、織金文綺、綵帛及華蓋。六年，復命鄭和使其國。

永樂元年，派宦官尹慶携帶詔書安撫曉諭此國，賞賜銷金帳幔、織金文綺、綵帛及華蓋。六年，又命鄭和出使此國。九年，王可亦里派使者

九年，王可亦里遣使入貢。十年，鄭和再使其國，連二歲入貢。其使者請賜印誥，封其國中之山。帝遣鄭和齎印賜其王，因撰碑文，命勒石山上。其詞曰：

王化與天地流通，凡覆載之內、舉納於甄陶者，體造化之仁也。蓋天下無二理，生民無二心，憂戚喜樂之同情，安逸飽暖之同欲，奚有間於遐邇哉？任君民之寄者，當盡子民之道。《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書》云“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朕君臨天下，撫治華夷，一視同仁，無間彼此。推古聖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遠邦異域，咸使各得其所，聞風嚮化者，争恐後也。

柯枝國遠在西南，距海之濱，出諸蕃國之外，慕中華而歆德化久矣。命令之至，拳跽鼓舞，順附如歸，咸仰天而拜曰：“何幸中國聖人之教，沾及於我！”乃數歲以來，國内豐穰，居有室廬，食飽魚鱉，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長，熙熙然而樂，凌厲争競之習無有也。山無猛獸，溪絶惡魚，海出奇珍，林産嘉木，諸物繁盛，倍越尋常。暴風不興，疾雨不作，札沴殄息，靡有害菑。蓋甚盛矣。朕揆德薄，何能如是，非其長民者之所致歟？乃封可亦里爲國王，賜以印章，俾撫治其民。并封其國中之山爲鎮國之山，勒碑其上，垂示無窮。而系以銘曰：“截彼高山，作鎮海邦，吐烟出

入貢。十年，鄭和第二次出使此國，接連二年入貢。他們的使者請求賞賜官印册封詔書，册封他們國中的山。皇帝派鄭和帶官印賜予該國之王，於是撰寫碑文，命刻寫在山石上。碑詞是：

王的教化與天地流轉相通，凡是在天覆地載之内、完全接納於化育之中的，都體現出創造化育的仁德。因爲天下没有二種真理，人民没有二心，憂戚喜樂的情感相同，安逸飽暖的欲望相同，哪裏會因爲遠近而不同呢？擔當作人民君主的責任，應當盡心愛護子民。《詩經》上説“國家千里，是人民居住的地方，以四海爲疆域”。《尚書》裏面説“東面浸漬於大海，西面覆蓋着流沙，朔南及於聲威教化之地，到達於四海”。朕以君身莅臨天下，安撫統治華夷，一視同仁，不分彼此。推行古代聖明帝王的治道，以稱合天地的心意。遠方的國家，異地的疆域都使他們各得其所，聞風歸順的人，争先恐後。

柯枝國遠在西南，到達海濱，超出衆番國之外，仰慕中華而悦服德化已經很久了。命令到達，屈膝下跪歡心鼓舞，如同回歸一樣順服依附，都仰天而拜説：“中國聖人的教化沾及我們，是多麽幸運啊！”於是多年以來，國内豐收，居處有房屋，吃有豐富的魚鱉，穿有足够的布帛，老人愛幼兒，少年敬長者，歡喜和睦，没有你争我奪的惡習。山上没有凶猛的野獸，溪流没有惡毒的魚怪，海中出産奇異珍寶，林中出産嘉美的樹木，萬物繁盛，比平常超過一倍。暴雨不發生，疫病不發作，災害熄滅。非常興盛了。朕度量德行淺薄，怎能如此，不是該國統治百姓的人達到的嗎？於是封可亦里爲國王，賜予印章，使他安撫統治那裏的百姓。并且册封他國中的山爲鎮國之山，在它上面刻寫碑文，永遠留傳以示後人。而且綴上銘文説：“封那一座高山，鎮守海上的國家，山間烟霧繚繞，屬國最龐大。肅清國内炎熱，

雲，爲下國洪龐。肅其煩歊，時其雨暘，祛彼氛妖，作彼豐穰。靡菑靡沴，永庇斯疆，優游卒歲，室家胥慶。於戲！山之嶄兮，海之深矣，勒此銘詩，相爲終始。”

晴雨應時到達，除去妖異之氣，長出豐茂的禾稼。沒有災害發生，永遠庇護這塊封疆，悠閑自在度時光，家家都歡慶吉祥。啊！山也真高峻呀，大海也真深呀，刻下這篇銘文，始終都這樣安康。”

自後，間歲入貢。

自此以後，隔年入貢一次。

宣德五年，復遣鄭和撫諭其國。八年，王可亦里遣使偕錫蘭山諸國來貢。正統元年，遣其使者附爪哇貢舶還國，并賜敕勞王。

宣德五年，又派鄭和安撫曉諭此國。八年，國王可亦里派使者偕同錫蘭山等國來進貢。正統元年，派他的使者搭乘爪哇進貢的船回國，并且賜予敕書慰勞國王。

王，瑣里人，崇釋教。佛座四旁皆水溝，復穿一井。每旦鳴鐘鼓，汲水灌佛，三浴之，始羅拜而退。

王，是瑣里人，崇尚佛教。佛座四旁都是水溝，又挖一口井。每天早晨鳴鐘鼓，取水灌佛，沐浴三次後，纔環繞參拜而退。

其國與錫蘭山對峙，中通古里，東界大山，三面距海。俗頗淳。築室，以椰子樹爲材，取葉爲苫以覆屋，風雨皆可蔽。

此國與錫蘭山對峙，中部通往古里，東面被大山間隔，三面臨海。風俗很淳樸。建築房屋，用椰子樹作材料，取葉子爲苫以覆蓋房屋，風雨都可遮蔽。

人分五等：一曰南昆，王族類；二曰回回，三曰哲地，皆富民；四曰革全，皆牙儈；五曰木瓜。木瓜最貧，爲人執賤役者。屋高不得過三尺。衣上不得過臍，下不得過膝。途遇南昆、哲地人，輒伏地，俟其過乃起。

人分五等：一等名南昆，是王族類；二等名回回，三等名哲地，都是富民；四等名革全，都是商人；五等名木瓜。木瓜最貧窮，是替人做卑賤職事的人。屋高不得超過三尺。衣服上面不得超過肚臍，下面不得超過膝蓋。在路上遇到南昆、哲地人，就伏在地上，等他們過去後纔站起來。

氣候常熱。一歲中，二三月時有少雨，國人皆治舍儲食物以俟。五六月間大雨不止，街市成河，七月始晴，八月後不復雨，歲歲皆然。田瘠少收，諸穀皆產，獨無麥。諸畜亦皆有，獨無鵝與驢云。

氣候常熱。一年中，二三月時有少量的雨，國人都整理屋舍儲備食物等待。五六月間大雨不停，街市成河，七月纔放晴，八月後不再下雨，年年都是這樣。田地瘠薄收成少，各種穀物都出產，惟獨沒有麥。各種牲畜也都有，惟獨沒有鵝和驢。

小葛蘭　大葛蘭

小葛蘭，其國與柯枝接境。自錫蘭山西北行六晝夜可達。東大山，西大海，南北地窄，西洋小國也。永樂五年，遣使附古里、蘇門答剌入貢，賜其王錦綺、紗羅、鞍馬諸物，其使者亦有賜。

小葛蘭，此國與柯枝接境。自錫蘭山向西北行六晝夜可以到達。東面是大山，西面是大海，南北土地狹窄，是西洋的小國。永樂五年，派使者跟隨古里、蘇門答剌入朝進貢，賜給他的國王錦綺、紗羅、鞍馬等物，使者也有賞賜。

王及群下皆瑣里人，奉釋教。重

王及群下都是瑣里人，信奉佛教。重視牛以

牛及他婚喪諸禮，多與錫蘭同。俗淳。土薄，收穫少，仰給榜葛剌。鄭和嘗使其國。厥貢惟珍珠傘、白棉布、胡椒。

又有大葛蘭者，波濤湍悍，舟不可泊，故商人罕至。土黑墳，本宜穀麥，民懶事耕作，歲賴烏爹之米以足食。風俗、物産，多類小葛蘭。

錫蘭山

錫蘭山，或云即古狼牙修。梁時曾通中國。自蘇門答剌順風十二晝夜可達。

永樂中，鄭和使西洋至其地，其王亞烈苦奈兒欲害和，和覺，去之他國。王又不睦鄰境，屢邀劫往來使臣，諸蕃皆苦之。及和歸，復經其地，乃誘和至國中，發兵五萬劫和，塞歸路。和乃率步卒二千，由間道乘虛攻拔其城，生擒亞烈苦奈兒及妻子、頭目，獻俘於朝。廷臣請行戮，帝憫其無知，并妻子皆釋，且給以衣食。命擇其族之賢者立之。有邪把乃那者，諸俘囚咸稱其賢，乃遣使齎印誥，封爲王，其舊王亦遣歸。自是海外諸蕃益服天子威德，貢使載道，王遂屢入貢。

宣德五年，鄭和撫諭其國。八年，王不剌葛麻巴忽剌批遣使來貢。正統元年，命附爪哇貢舶歸，賜敕諭之。十年，偕滿剌加使者來貢。天順三年，王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剌惹遣使來貢。嗣後不復至。

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多聚，亞於爪哇。東南海中有山三四座，總名曰翠藍嶼。大小七門，門皆可通舟。中一山尤高大，番名梭篤蠻山。其人皆巢居穴處，赤身髡髮。相傳釋迦佛昔經此山，浴於水，或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

及其他婚喪等儀禮，多與錫蘭相同。風俗淳樸。土地貧瘠，收穫很少，依賴榜葛剌。鄭和曾出使此國。它的貢品衹有珍珠傘、白棉布、胡椒。

又有大葛蘭，那裏波濤洶涌，船不能停泊，所以商人很少到。土地肥沃，本來適宜種植穀麥，百姓懶於從事耕作，每年依賴烏爹的米來充足吃食。風俗、物産，多類似於小葛蘭。

錫蘭山，有人説就是古代的狼牙修。梁朝時曾與中原各國交往。從蘇門答剌順風十二晝夜可到達。

永樂年間，鄭和出使西洋到此地，它的國王亞烈苦奈兒想謀害鄭和，鄭和發覺，離開此地到其他國。王又不與鄰境和睦相處，多次攔劫往來使臣，衆番國都受到它的患害。到鄭和返回時，又經過此地，於是引誘鄭和到國中，發兵五萬劫持鄭和，阻塞歸路。鄭和於是率領步兵二千人，由小路乘虛攻克它的都城，生擒亞烈苦奈兒及妻子兒女、頭目，把俘虜獻給朝廷。朝廷大臣請求殺掉，皇帝憐憫他的無知，和妻子兒女一同釋放，并且給予衣食。命令挑選他們族中有賢德的人立爲王。有邪把乃那，衆俘虜囚徒都稱贊他賢能，就派使者帶官印册封詔書，封爲王，它的舊王也送還。從此海外衆番國更佩服天子的聲威和德行，貢使滿路，王於是多次入貢。

宣德五年，鄭和安撫曉諭此國。八年，王不剌葛麻巴忽剌批派使者來進貢。正統元年，命令搭乘爪哇進貢的船回去，賜詔書曉諭他們。十年，偕同滿剌加使者來進貢。天順三年，王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剌惹派使者來進貢。此後不再來。

此國，地域寬廣人口稠密，貨物多會聚，僅次於爪哇。東南海中有山三四座，總名叫翠藍嶼。大小七門，每門都可通船。中間的一座山尤其高大，番名梭篤蠻山。此地人都在洞穴居住，赤身剃髮。相傳釋伽佛以前經過此山，在水中沐浴，有人偷走了他的袈裟，佛發誓説："以後有穿衣服的人，必定讓他的皮肉潰爛。"從此，寸

自是，寸布挂身輒發瘡毒，故男女皆裸體。但紉木葉蔽其前後，或圍以布，故又名裸形國。地不生穀，惟啖魚蝦及山芋、波羅密、芭蕉實之屬。自此山西行七日，見鸚哥嘴山。又二三日抵佛堂山，即入錫蘭國境。海邊山石上有一足迹，長三尺許。故老云，佛從翠藍嶼來，踐此，故足迹尚存。中有淺水，四時不乾，人皆手蘸拭目洗面，曰“佛水清净”。山下僧寺有釋迦真身，側卧床上。旁有佛牙及舍利，相傳佛涅槃處也。其寢座以沉香爲之，飾以諸色寶石，莊嚴甚。王所居側有大山，高出雲漢。其顛有巨人足迹，入石深二尺，長八尺餘，云是盤古遺迹。此山産紅雅姑、青雅姑、黄雅姑、昔剌泥、窟没藍等諸色寶石。每大雨，衝流山下，土人競拾之。海旁有浮沙，珠蚌聚其内，光彩瀲灧。王使人撈取，置之地，蚌爛而取其珠，故其國珠寶特富。

布挂身就引發瘡毒，所以男女都裸體。衹縫紉樹葉遮蔽身體的前後，有人用布圍遮，所以又名裸形國。土地不産穀物，衹吃魚蝦及山芋、波羅密、芭蕉實之類。從此山向西行七天，看見鸚哥嘴山。又二三天抵達佛堂山，就進入錫蘭國境。海邊山石上有一個足迹，長三尺多。年老而見識多的人説，佛從翠藍嶼來，踐踏此處，所以足迹仍存在。中間有淺水，四季不乾，人都用手蘸水拭目洗面，叫作“佛水清净”。山下僧寺有釋迦真身，側卧床上。旁邊有佛牙及舍利，相傳是佛涅槃的地方。佛的卧榻用沉香製作，用各色寶石裝飾，十分莊嚴。王居住的地方旁側有大山，高出雲天。山巔有巨人足迹，入石深二尺，長八尺多，説是盤古遺迹。此山出産紅雅姑、青雅姑、黄雅姑、昔剌泥、窟没藍等各色寶石。每次下大雨，冲流到山下，土人競相拾取。海旁有浮沙，珠蚌聚集在其内，光彩閃耀。王派人撈取，放置在地上，蚌腐爛後取出珠子，所以此國珠寶特别豐富。

王，瑣里國人。崇釋教，重牛，日取牛糞燒灰塗其體，又調以水，遍塗地上，乃禮佛。手足直舒，腹貼於地以爲敬，王及庶民皆如之。不食牛肉，止食其乳，死則瘞之，有殺牛者，罪至死。氣候常熱，米粟豐足，民富饒，然不喜啖飯。欲啖，則於暗處，不令人見。遍體皆毫毛，悉剃去，惟髮不剃。所貢物有珠、珊瑚、寶石、水晶、撒哈剌、西洋布、乳香、木香、樹香、檀香、没藥、硫黄、藤竭、蘆薈、烏木、胡椒、碗石、馴象之屬。

王，是瑣里國人。崇尚佛教，看重牛，每天取牛糞燒成灰塗抹在身體上，又用水調和，遍塗地上，纔向佛行禮。手足伸直，腹部貼在地上表示尊敬，王及庶民都如此。不吃牛肉，衹喝牛奶，牛死就掩埋，有殺牛的人，處以死罪。氣候常熱，米粟豐足，百姓富饒，但是不喜歡吃飯。想吃，就在暗處，不讓他人看見。遍體都是毫毛，全部剃去，衹有頭髮不剃。所貢物有珠、珊瑚、寶石、水晶、撒哈剌、西洋布、乳香、木香、樹香、檀香、没藥、硫磺、藤竭、蘆薈、烏木、胡椒、碗石、馴象之類。

榜葛剌

榜葛剌，即漢身毒國，東漢曰天竺。其後中天竺貢於梁，南天竺貢於魏。唐亦分五天竺，又名五印度。宋仍名天竺。榜葛剌則東印度也。自

榜葛剌，就是漢朝的身毒國，東漢名天竺。此後中天竺向梁朝進貢，南天竺向魏朝進貢。唐朝也分五天竺，又名五印度。宋朝仍然叫天竺。榜葛剌就是東印度。自蘇門答剌順風二十晝夜可

蘇門答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

永樂六年，其王靄牙思丁遣使來朝，貢方物，宴賚有差。七年，其使凡再至，攜從者二百三十餘人。帝方招徠絶域，頒賜甚厚。自是比年入貢。十年，貢使將至，遣官宴之於鎮江。既將事，使者告其王之喪。遣官往祭，封嗣子賽勿丁爲王。十二年，嗣王遣使奉表來謝，貢麒麟及名馬、方物。禮官請表賀，帝勿許。明年，遣侯顯齎詔使其國，王與妃、大臣皆有賜。正統三年，貢麒麟，百官表賀。明年，又入貢。自是不復至。

其國，地大物阜。城池街市，聚貨通商，繁華類中國。四時氣候常如夏。土沃，一歲二稔，不待耔耘。俗淳龐，有文字，男女勤於耕織。容體皆黑，間有白者。王及官民皆回回人，喪祭冠婚，悉用其禮。男子皆剃髮，裹以白布。衣從頸貫下，用布圍之。曆不置閏。刑有笞杖徒流數等。官司上下，亦有行移。醫卜、陰陽、百工、技藝悉如中國，蓋皆前世所流入也。

其王敬天朝。聞使者至，遣官具儀物，以千騎來迎。王宫高廣，柱皆黄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設長廊，内列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人，明盔甲，執刀劍弓矢，威儀甚壯。丹墀左右，設孔雀翎傘蓋百餘，又置象隊百餘於殿前。王飾八寶冠，箕踞殿上高座，横劍於膝。朝使入，令拄銀杖者二人來導，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又拄金杖者二人，導如初。其王拜迎詔，叩頭，手加額。開讀受賜訖，設絨毯於殿，宴朝使；不飲酒，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贈使者金盔、金繫腰、金瓶、金盆，其副則悉用銀，從者皆有贈。厥貢，良馬、金銀琉璃

到。

永樂六年，它的國王靄牙思丁派使者來朝見，進貢本地物産，設宴賞賜不等。七年，它的使者共來二次，隨從有二百三十多人。皇帝正招徠遠方的國家，頒發賞賜十分優厚。自此每年入貢。十年，進貢的使者將要到來，派官員在鎮江設宴招待他們。使命完成後，使者禀告他的王的喪事。派官員前往祭拜，封嗣子賽勿丁爲王。十二年，繼位的王派使者奉表致謝，進貢麒麟以及名馬、本地物産。禮官請求上表慶賀，皇帝不允許。第二年，派侯顯携帶詔書出使此國，王與王妃、大臣都有賞賜。正統三年，進貢麒麟，百官上表慶賀。第二年，又入朝進貢。自此不再來。

此國，地域廣大物産豐富。城池街市，聚集貨物通商，繁華類似中原之國。四季的氣候常像夏天。土地肥沃，一年二熟，不待耕種。風俗淳厚，有文字，男女勤於耕織。容貌身體都是黑色，間或有白人。王及官員百姓都是回回人，喪葬祭祀加冠結婚，都用回回的禮節。男子都剃髮，用白布裹頭。衣服從脖子貫通下身，用布包圍。曆法不設置閏月。刑罰有鞭打、杖責、拘禁和强制勞動、流放數種。官府上下，也有簽發的通知事項的公文。醫卜、陰陽、百工、技藝都和中國一樣，大概都是前代流傳進入的。

它的王尊敬朝廷。聽説使者到來，派官員準備用於儀禮的器物，帶領千騎來迎接。王宫高大寬廣，柱子都用黄銅包飾，雕琢花卉禽獸。左右設長廊，宫内陳列鎧甲明亮的馬隊一千餘，外陳列巨人，盔甲明亮，手持刀劍弓矢，儀容威嚴十分壯觀。宫殿的赤色臺階左右設孔雀翎傘蓋一百餘把，又在宫殿前安置象隊百餘。王戴八寶冠，隨意張開兩脚坐在殿上高座上，把劍横放在膝蓋上。朝廷的使臣進入，令拄銀杖的二人來引導，五步一呼，到中間就停止；又有拄金杖的二人，像起初一樣引導。它的王下拜迎接詔書，叩頭，手放在額頭上。宣讀帝王的詔書接受賞賜後，在宫殿上鋪設絨毯，設宴招待朝廷的使者；不飲酒，用薔薇露和香蜜水飲用。贈送使者金盔、金繫腰、金瓶、金盆，副使就全部用銀，隨從的人

器、青花白瓷、鶴頂、犀角、翠羽、鸚鵡、洗白苾布、兜羅綿、撒哈剌、糖霜、乳香、熟香、烏香、麻藤香、烏爹泥、紫膠、藤竭、烏木、蘇木、胡椒、粗黄。

都有贈送。他們的貢品，有良馬、金銀琉璃器、青花白瓷、鶴頂、犀角、翠羽、鸚鵡、洗白苾布、兜羅綿、撒哈剌、糖霜、乳香、熟香、烏香、麻藤香、烏爹泥、紫膠、藤竭、烏木、蘇木、胡椒、粗黄。

沼納樸兒

沼納樸兒，其國在榜葛剌之西。或言即中印度，古所稱佛國也。永樂十年，遣使者齎敕撫諭其國，賜王亦不剌金絨錦、金織文綺、綵帛等物。十八年，榜葛剌使者訴其國王數舉兵侵擾，詔中官侯顯齎敕諭以睦鄰保境之義，因賜之綵幣；所過金剛寶座之地，亦有賜。然其王以去中國絶遠，朝貢竟不至。

沼納樸兒，此國在榜葛剌的西面。有人説就是中印度，是古代所稱的佛國。永樂十年，派使者携帶敕書安撫曉諭此國，賜王亦不剌金絨錦、金織文綺、綵帛等物。十八年，榜葛剌使者訴訟他們的國王多次舉兵侵犯騷擾，詔令宦官侯顯携帶敕書用和睦鄰國保衛國家的道理曉諭王，於是賜王綵幣；經過有金剛寶座的地方，也有賞賜。但是它的王因距中國極其遥遠，最終没有入朝進貢。

祖法兒

祖法兒，自古里西北放舟，順風十晝夜可至。永樂十九年，遣使偕阿丹、剌撒諸國入貢，命鄭和齎璽書賜物報之。二十一年，貢使復至。宣德五年，和再使其國，其王阿里即遣使朝貢，八年，達京師。正統元年還國，賜璽書奬王。

祖法兒，從古里西北行船，順風十晝夜可到。永樂十九年，派使者偕同阿丹、剌撒等國入貢，命令鄭和携帶璽書賞賜物品回報它。二十一年，進貢的使者又到來。宣德五年，鄭和第二次出使此國，它的王阿里便派使者入朝進貢，八年，到達京城。正統元年回國，賜璽書奬勵王。

其國東南大海，西北重山，天時常若八九月。五穀、蔬果、諸畜咸備。人體頎碩。王及臣民悉奉回回教，婚喪亦遵其制。多建禮拜寺。遇禮拜日，市絶貿易，男女長幼皆沐浴更新衣，以薔薇露或沉香油拭面，焚沉、檀、俺八兒諸香土罏，人立其上以薰衣，然後往拜。所過街市，香經時不散。天使至，詔書開讀訖，其王遍諭國人，盡出乳香、血竭、蘆薈、没藥、蘇合油、安息香諸物，與華人交易。乳香乃樹脂。其樹似榆而葉尖長，土人砍樹取其脂爲香。有駝鷄，頸長類鶴，足高三四尺，毛色若駝，行亦如之，常以充貢。

此國東南面是大海，西北面是重叠的大山，氣候常像八九月。五穀、蔬果、各種牲畜都齊備。人體高大。王及臣民都信奉回回教，婚喪也遵循回回教的制度。多建禮拜寺。遇上禮拜日，市場斷絶貿易，男女老少都沐浴换上新衣，用薔薇露或沉香油抹臉，在土罏中焚沉、檀、俺八兒等香，人站在土罏上以熏衣，然後前往禮拜。經過的街市，香氣經久不散。朝廷的使者到，詔書宣讀完畢，它的王普遍諭令國人，全都拿出乳香、血竭、蘆薈、没藥、蘇合油、安息香等物，與華人交易。乳香就是樹脂。此樹與榆樹相似但是葉子尖長，當地人砍樹取它的脂做成香料。有駝鷄，頸長似鶴，足高三四尺，毛的顔色像駱駝，行走也與駱駝相似，常用來充當貢品。

木骨都束

木骨都束，自小葛蘭舟行二十晝夜可至。永樂十四年，遣使與不剌哇、麻林諸國奉表朝貢，命鄭和齎敕及幣偕其使者往報之。後再入貢，復命和偕行，賜王及妃綵幣。二十一年，貢使又至。比還，其王及妃更有賜。宣德五年，和復頒詔其國。

木骨都束，自小葛蘭乘船二十晝夜可到。永樂十四年，派使者與不剌哇、麻林等國奉表入朝進貢，命鄭和携帶敕書以及絲織品偕同使者前往回報。後來再次入貢，又命鄭和同行，賜王及王妃綵幣。二十一年，進貢的使者又到。到返還時，它的王及王妃另有賞賜。宣德五年，鄭和又到此國頒發詔書。

國濱海，山連地曠，磽瘠少收。歲常旱，或數年不雨。俗頑嚚，時操兵習射。地不產木。亦如忽魯謨斯，壘石爲屋，及用魚腊以飼牛羊馬駝云。

國靠近海邊，山勢相連土地平曠，田地堅硬瘠薄收成少。一年中常常乾旱，有時多年不下雨。風俗愚妄奸詐，時常操練軍隊練習射擊。地不産樹木。也像忽魯謨斯，壘石頭作房屋，及用乾魚飼養牛羊馬駝。

不剌哇

不剌哇，與木骨都束接壤。自錫蘭山別羅里南行，二十一晝夜可至。永樂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凡四入貢，并與木骨都束偕。鄭和亦兩使其國。宣德五年，和復往使。

不剌哇，與木骨都束接壤。從錫蘭山別羅里向南行，二十一晝夜可到。永樂十四年到二十一年，共四次入貢，都與木骨都束偕同。鄭和也兩次出使此國。宣德五年，鄭和又前往出使。

其國，傍海而居，地廣斥鹵，少草木，亦壘石爲屋。其鹽池。但投樹枝於中，已而取起，鹽即凝其上。俗淳。田不可耕，蒜葱之外無他種，專捕魚爲食。所產有馬哈獸，狀如獐；花福禄，狀如驢；及犀、象、駱駝、没藥、乳香、龍涎香之類，常以充貢。

此國，依傍大海而居住，土地寬廣而多鹽鹼，草木很少，也壘石作房屋。有鹽池。衹需把樹枝投到池中，不久取起，鹽就凝結在上面。風俗淳樸。田不可耕種，蒜葱之外不能種其他作物，專門捕魚作食物。所産有馬哈獸，形狀像獐；花福禄，形狀像驢；以及犀、象、駱駝、没藥、乳香、龍涎香之類，常以此充作貢品。

竹步

竹步，亦與木骨都束接壤。永樂中，嘗入貢。其地户口不繁，風俗頗淳。鄭和至其地。地亦無草木，壘石以居，歲多旱暵，皆與木骨都束同。所産有獅子、金錢豹、駝蹄鷄、龍涎香、乳香、金珀、胡椒之屬。

竹步，也與木骨都束接壤。永樂年間，曾入朝進貢。此地人口不繁盛，風俗很淳樸。鄭和到此地。地上也没有草木，壘石居住，一年中多乾旱，都與木骨都束相同。所産有獅子、金錢豹、駝蹄鷄、龍涎香、乳香、金珀、胡椒之類。

阿丹

阿丹，在古里之西，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永樂十四年，遣使奉表貢方物。辭還，命鄭和齎敕及綵幣偕往賜之。自是，凡四入貢，天子亦厚加

阿丹，在古里的西面，順風二十二晝夜可到。永樂十四年，派使者奉表進貢本地物産。告辭返回時，命鄭和携帶敕書及綵幣偕同前往賞賜他們。自此，共四次入貢，天子也厚加賞賜。宣

賜賚。宣德五年，海外諸番久缺貢，復命和齎敕宣諭。其王抹立克那思兒即遣使來貢。八年，至京師。正統元年始還。自後，天朝不復通使，遠番貢使亦不至。前世梁、隋、唐時，并有丹丹國，或言即其地。

德五年，海外衆番國長久不來朝貢，又命鄭和携帶敕書宣示曉諭。它的國王抹立克那思兒立即派使者來進貢。八年，到京城。正統元年纔回去。此後，朝廷不再派使者前往，遠處番國進貢的使者也不來。前世梁朝、隋朝、唐朝時，都有丹丹國，有人説就是此地。

地膏腴，饒粟麥。人性强悍，有馬步鋭卒七八千人，鄰邦畏之。王及國人悉奉回回教。氣候常和，歲不置閏。其定時之法，以月爲準，如今夜見新月，明日即爲月朔。四季不定，自有陰陽家推算。其日爲春首，即有花開；其日爲秋初，即有葉落；及日月交食、風雨潮汐，皆能預測。

土地肥沃，粟麥豐饒。人性强悍，有馬步精鋭士卒七八千人，鄰國畏懼他們。王及國人都信奉回回教。氣候常温和，年不設閏月。他們確定時間的方法，以月爲準，如果今晚看見新月，明日就爲月初。四季不定，自有陰陽家推算。日爲春首，就有花開；日爲秋初，就有葉落；以及日月虧蝕、風雨潮汐，都能預測。

其王甚尊中國。聞和船至，躬率部領來迎。入國宣詔訖，遍諭其下，盡出珍寶互易。永樂十九年，中官周姓者往，市得猫睛，重二錢許，珊瑚樹高二尺者數枝，又大珠、金珀、諸色雅姑異寶、麒麟、獅子、花猫、鹿、金錢豹、駝鷄、白鳩以歸，他國所不及也。

它的王很尊重中原之國。聽説鄭和的船到，親自率領部衆來迎接。使者入國宣讀完詔書，王普遍諭令他的部衆，全部拿出珍寶互相交易。永樂十九年，宦官姓周的人前往，買到猫睛，重二錢多，珊瑚樹高二尺的有多枝，又有大珠、金珀、各色雅姑異寶、麒麟、獅子、花猫、鹿、金錢豹、駝鷄、白鳩返回，其他國家不能趕上。

蔬果、畜産咸備，獨無鵝、豕二者。市肆有書籍。工人所製金首飾，絶勝諸蕃。所少惟無草木，其居亦皆壘石爲之。麒麟前足高九尺，後六尺，頸長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餅餌。獅子形似虎，黑黄色無斑，首大、口廣、尾尖，聲吼若雷，百獸見之皆伏地。

蔬果、畜産都齊備，惟獨没有鵝、猪二種。市中店鋪有書籍。工匠製造的金首飾，遠遠超過衆番國。所缺少的是没有草木，他們的房屋也都是石頭壘砌的。麒麟前足高九尺，後足高六尺，頸長一丈六尺二，短角，牛尾，鹿身，吃粟豆餅餌。獅子形狀似虎，黑黄色没有斑點，頭大、口寬、尾尖，吼聲像雷鳴，百獸看到它都伏在地上。

嘉靖時，製方丘朝日壇玉爵，購紅黄玉於天方、哈密諸蕃，不可得。有通事言此玉産於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爲雌雄，或自鳴，請如永樂、宣德故事，齎重賄往購。帝從部議，已之。

嘉靖時，製造方丘朝日壇玉爵，到天方、哈密衆番國購買紅黄玉，不可得。有翻譯説此玉産於阿丹，距土魯番西南二千里，此地兩山對峙，自爲雌雄，有時自鳴，請求按永樂、宣德舊例，帶貴重的財物前往購買。皇帝聽從部議，停止了此事。

剌撒

剌撒，自古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永樂十四年，遣使來貢，命鄭和

剌撒，自古里順風二十晝夜可到。永樂十四年，派使者來進貢，命令鄭和回報他們。後來共

報之。後凡三貢，皆與阿丹、不剌哇諸國偕。宣德五年，和復齎敕往使，竟不復貢。國傍海而居，氣候常熱，田瘠少收。俗淳，喪葬有禮。有事則禱鬼神。草木不生，久旱不雨。居室，悉與竹步諸國同。所產有乳香、龍涎香、千里駝之類。

三次進貢，都與阿丹、不剌哇等國同來。宣德五年，鄭和又携帶敕書前往出使，終不再進貢。國傍海而居，氣候常熱，田地貧瘠收成少。風俗淳樸，喪葬舉行禮儀。有事就向鬼神祈禱。草木不生，久旱不雨。居室，都與竹步等國相同。所產有乳香、龍涎香、千里駝之類。

麻林

麻林，去中國絶遠。永樂十三年，遣使貢麒麟。將至，禮部尚書呂震請表賀，帝曰："往儒臣進《五經四書大全》，請上表，朕許之，以此書有益於治也。麟之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已而麻林與諸蕃使者以麟及天馬、神鹿諸物進，帝御奉天門受之。百僚稽首稱賀，帝曰："此皇考厚德所致，亦賴卿等翊贊，故遠人畢來。繼自今，益宜秉德迪朕不逮。"十四年，又貢方物。

麻林，距中原之國非常遥遠。永樂十三年，派使者進貢麒麟。將要到來，禮部尚書呂震請求上表慶賀，皇帝說："以前儒臣進獻《五經四書大全》，請求上表，朕允許了他們，因此書對治理國家有好處。麒麟的有無，有什麽損益，就停止了吧。"不久麻林與衆番國的使者進獻麒麟及天馬、神鹿等物，皇帝駕臨奉天門接受貢物。百官叩拜慶賀，皇帝說："這是皇考德行仁厚所致，也倚賴你等輔佐，所以遠方的人都來歸附。自今以後，更應保持美德警示朕的過錯。"十四年，又進貢本地物產。

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西洋大國也。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永樂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國已航海貢琛，稽顙闕下，而遠者猶未賓服，乃命鄭和齎璽書往諸國，賜其王錦綺、綵帛、紗羅，妃及大臣皆有賜。王即遣陪臣已即丁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十二年，至京師。命禮官宴賜，酬以馬直。比還，賜王及妃以下有差。自是，凡四貢。和亦再使。後朝使不往，其使亦不來。

忽魯謨斯，是西洋大國。自古里向西北行，二十五天可以到達。永樂十年，天子因西洋近國已經航海貢獻珍寶，在宫闕下跪拜稱臣，而遠方的國家還没有歸服，於是命鄭和携帶璽書前往各國，賜給它的國王錦綺、綵帛、紗羅，王妃及大臣都有賞賜。王立即派大臣已即丁奉金葉表，貢馬及本地物產。十二年，到達京城。命禮官設宴賞賜，酬報馬的價值。等到返回時，賜王及王妃以下不等。自此，共四次入貢。鄭和也二次出使。後來朝廷的使臣不去，它的使者也不來。

宣德五年，復遣和宣詔其國。其王賽弗丁乃遣使來貢。八年，至京師，宴賜有加。正統元年，附爪哇舟還國。嗣後遂絶。

宣德五年，又派鄭和宣詔此國。它的國王賽弗丁就派使者來進貢。八年，到達京城，設宴賞賜加等。正統元年，搭乘爪哇的船回國。以後就斷絶。

其國居西海之極。自東南諸蠻邦及大西洋商舶、西域賈人，皆來貿易，故寶物填溢。氣候有寒暑，春發葩，秋隕葉，有霜無雪，多露少雨。

此國位於西海的盡頭。自東南衆蠻國及大西洋商船、西域商人，都來貿易，所以寶物充塞滿溢。氣候有寒暑，春天開花，秋天落葉，有霜無雪，多露少雨。土地貧瘠穀麥缺乏，但是其他地

土瘠穀麥寡，然他方轉輸者多，故價殊賤。民富俗厚，或遭禍致貧，衆皆遺以錢帛，共振助之。人多白皙豐偉，婦女出則以紗蔽面，市列廛肆，百物具備。惟禁酒，犯者罪至死。醫卜、技藝，皆類中華。交易用銀錢。書用回回字。王及臣下皆遵回教，婚喪悉用其禮。日齋戒沐浴，虔拜者五。地多鹹，不産草木，牛羊馬駝皆啖魚腊。壘石爲屋，有三四層者，寢處庖厕及待客之所，咸在其上。饒蔬果，有核桃、把聃、松子、石榴、葡萄、花紅、萬年棗之屬。境内有大山，四面異色。一紅鹽石，鑿以爲器，盛食物不加鹽，而味自和；一白土，可塗垣壁；一赤土、一黄土，皆適於用。所貢有獅子、麒麟、駝鷄、福禄、靈羊；常貢則大珠、寶石之類。

方轉運來的多，所以價格很低。百姓富有，風俗淳樸，有人遭遇禍害造成貧困，衆人都贈送錢帛，共同賑濟他。人多白皙，身體豐滿魁梧，婦女外出就用紗遮住臉面，市場上店鋪排列，百物具備。衹是禁酒，違犯的人以致判處死刑。醫卜、技藝，都類似中華。交易用銀錢。書用回回字。王及臣下都遵守回教，婚喪都用回教的禮儀。每天齋戒沐浴，虔誠地拜五次。地多鹼，不産草木，牛羊馬駝都吃魚乾。壘砌石頭造房屋，有三四層的，卧室厨房厠所及待客的地方，都在上面。蔬菜水果豐饒，有核桃、把聃、松子、石榴、葡萄、花紅、萬年棗之類。境内有大山，四面顔色不同。一面是紅鹽石，鑿刻作成器物，盛食物不加鹽，而味道自然調和；一面是白土，可以塗飾墻壁；一面是赤土、一面是黄土，都有用處。所貢有獅子、麒麟、駝鷄、福禄、靈羊；經常作貢品的是大珠、寶石之類。

溜山　比剌　孫剌

溜山，自錫蘭山別羅里南去，順風七晝夜可至；自蘇門答剌過小帽山西南行，十晝夜可至。永樂十年，鄭和往使其國。十四年，其王亦速福遣使來貢。自後三貢，并與忽魯謨斯諸國偕。宣德五年，鄭和復使其國，後竟不至。

溜山，自錫蘭山別羅里向南去，順風七晝夜可到；從蘇門答剌經過小帽山向西南行，十晝夜可到。永樂十年，鄭和前往出使此國。十四年，該國王亦速福派使者來進貢。自此以後三次入貢，都與忽魯謨斯等國偕同。宣德五年，鄭和又出使此國，後來終不再來。

其山居海中，有三石門，并可通舟。無城郭，倚山聚居。氣候常熱，土薄穀少，無麥，土人皆捕魚，暴乾以充食。王及群下盡回回人，婚喪諸禮，多類忽魯謨斯。山下有八溜，或言外更有三千溜，舟或失風入其處，即沉溺。

此山位於海中，有三座石門，都可通船。没有城郭，倚山聚居。氣候常熱，土薄穀少，没有麥子，當地人都捕魚，曬乾後充作食物。王及臣民都是回回人，婚喪等禮儀，多類似於忽魯謨斯。山下有八條水溜，有人説山外另有三千條水溜，船如果遭遇惡風駛入此地，立即沉没。

又有國曰比剌，曰孫剌。鄭和亦嘗齎敕往賜。以去中華絶遠，二國貢使竟不至。

又有國名比剌，名孫剌。鄭和也曾携帶敕書前往賞賜。因距中華非常遥遠，二國進貢的使者終没有到來。

南巫里

南巫里，在西南海中。永樂三

南巫里，在西南海中。永樂三年，派使者携

年，遣使齎璽書、綵幣撫諭其國。六年，鄭和復往使。九年，其王遣使貢方物，與急蘭丹、加異勒諸國偕來。賜其王金織文綺、金綉龍衣、銷金幃幔及傘蓋諸物，命禮官宴賜遣之。十四年，再貢。命鄭和與其使偕行，後不復至。

帶璽書、綵幣安撫曉諭此國。六年，鄭和又前往出使。九年，它的國王派使者進貢本地物産，與急蘭丹、加異勒等國同來。賜他們的王金織文綺、金綉龍衣、銷金幃幔及傘蓋等物，命禮官設宴賞賜送回他們。十四年，第二次入貢。命鄭和與它的使者同行，以後不再來。

加異勒

加異勒，西洋小國也。永樂六年，遣鄭和齎詔招諭，賜以錦綺、紗羅。九年，其酋長葛卜者麻遣使奉表，貢方物。命賜宴及冠帶、綵幣、寶鈔。十年，和再使其國，後凡三入貢。宣德五年，和復使其國。八年，又偕阿丹等十一國來貢。

加異勒，是西洋小國。永樂六年，派鄭和携帶詔書招撫曉諭，賞賜錦綺、紗羅。九年，它的酋長葛卜者麻派使者奉表，進貢本地物産。命賜宴及冠帶、綵幣、寶鈔。十年，鄭和第二次出使此國，以後共入朝進貢三次。宣德五年，鄭和又出使此國。八年，又偕同阿丹等十一國來進貢。

甘巴里

甘巴里，亦西洋小國。永樂六年，鄭和使其地，賜其王錦綺、紗羅。十三年，遣使朝貢方物。十九年，再貢，遣鄭和報之。

甘巴里，也是西洋小國。永樂六年，鄭和出使此地，賜給它的王錦綺、紗羅。十三年，派使者入朝進貢本地物産。十九年，第二次入貢，派鄭和回報他們。

宣德五年，和復招諭其國。王兜哇剌札遣使來貢，八年，抵京師。正統元年，附爪哇舟還國，賜敕勞王。

宣德五年，鄭和又招撫曉諭此國。王兜哇剌札派使者來進貢，八年，抵達京師。正統元年，搭乘爪哇船回國，賜敕書慰勞王。

其鄰境有阿撥把丹、小阿蘭二國，亦以六年命鄭和齎敕招諭，賜亦同。

它的鄰境有阿撥把丹、小阿蘭二國，也在六年命鄭和携帶敕書招撫曉諭，賞賜也相同。

急蘭丹

急蘭丹，永樂九年，王麻哈剌查苦馬兒遣使朝貢。十年，命鄭和齎敕獎其王，賚以錦綺、紗羅、綵帛。

急蘭丹，永樂九年，國王麻哈剌查苦馬兒派使者入朝進貢。十年，命鄭和携帶敕書獎賞它的國王，賞賜錦綺、紗羅、綵帛。

沙里灣泥

沙里灣泥，永樂十四年，遣使來獻方物，命鄭和齎幣帛還賜之。

沙里灣泥，永樂十四年，派使者來進獻本地物産，命鄭和帶幣帛返回賞賜他們。

底里

底里，永樂十年，遣使奉璽書招諭其王馬哈木，賜絨錦、金織文綺、綵帛諸物。其地與沼納樸兒近，并賜其王亦不剌金。

底里，永樂十年，派使者奉璽書招撫曉諭它的國王馬哈木，賜絨錦、金織文綺、綵帛等物。此地與沼納樸兒接近，一起賞賜它的國王亦不剌金。

千里達

千里達，永樂十六年，遣使貢方物。賜其使冠帶、紵絲、紗羅、綵帛及寶鈔。比還，賜其王有加。

千里達，永樂十六年，派使者進貢本地物產。賞賜它的使者冠帶、紵絲、紗羅、綵帛及寶鈔。到返回時，加等賞賜它的國王。

失剌比

失剌比，永樂十六年，遣使朝貢。賜其使冠帶、金織文綺、襲衣、綵幣、白金有差，其王亦優賜。

失剌比，永樂十六年，派使者入朝進貢。賞賜它的使者冠帶、金織文綺、襲衣、綵幣、白銀不等，它的國王也從優賞賜。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永樂中，嘗入貢。其土瘠穀少，物產亦薄。氣候不齊，夏多雨，雨即寒。

古里班卒，永樂年間，曾經入朝進貢。此地土地貧瘠穀物稀少，物產也貧乏。氣候不一致，夏天多雨，下雨立即寒冷。

剌泥　夏剌比　奇剌泥　窟察泥　捨剌齊　彭加那　八可意　烏沙剌踢　坎巴　阿哇　打回

剌泥，永樂元年，其國中回回哈只馬哈没奇剌泥等來貢方物，因携胡椒與民市。有司請徵其稅，帝曰："徵稅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遠人慕義來，乃取其貨，所得幾何，而虧損國體多矣。其已之。"

剌泥，永樂元年，此國中的回回哈只馬哈没奇剌泥等來進貢本地物產，於是携帶胡椒與百姓交易。主管部門請求徵他們的稅，皇帝說："徵稅是爲了抑制經商的百姓，哪裏是爲了獲利。現在遠方的人傾慕仁義而到來，却攫取他們的財貨，能獲得多少，却極大地損害了朝廷的體面。就算了吧。"

剌泥而外，有數國：曰夏剌比，曰奇剌泥，曰窟察泥，曰捨剌齊，曰彭加那，曰八可意，曰烏沙剌踢，曰坎巴，曰阿哇，曰打回。永樂中，嘗遣使朝貢。其國之風土、物產，無可稽。

剌泥之外，有數國：名夏剌比、奇剌泥、窟察泥、捨剌齊、彭加那、八可意、烏沙剌踢、坎巴、阿哇、打回。永樂年間，曾派使者入朝進貢。這些國家的風土、物產，不可考證。

白葛達　黑葛達

白葛達，宣德元年，遣其臣和者里一思入貢。其使臣言："遭風破舟，貢物盡失，國主惓惓忠敬之忱，無由上達。此使臣之罪，惟聖天子恩貸，賜之冠帶，俾得歸見國主，知陪臣實詣闕廷，庶幾免責。"帝許之，使附鄰國貢舟還國，諭之曰："倉卒失風，豈人力能制。歸語爾主，朕嘉王之誠，不在物也。"宴賜悉如禮。及辭歸，帝謂禮官曰："天時漸寒，海道遼遠，可賜路費及衣服。"其國，土地瘠薄，崇釋教，市易用鐵錢。

白葛達，宣德元年，派它的大臣和者里一思入朝進貢。該使臣說："遇風毁壞船，貢物全部丢失，國王忠心恭敬的心意，没有辦法向朝廷傳達。這是使臣的罪過，希望天子施恩寬宥，賞賜冠帶，使我們得以回去見國王，知道陪臣確實到了朝廷，或許能免於受責。"皇帝答應了他，讓其搭乘鄰國進貢的船回國，告諭他們說："倉猝遭遇惡風，豈是人力能制止的。回去對你的國王說，朕贊賞王的誠心，不在乎物品。"按照禮制設宴賞賜。到告辭返回時，皇帝對禮官說："天氣逐漸轉寒，海道非常遥遠，可賜路費及衣服。"此國，土地貧瘠，崇尚佛教，交易用鐵錢。

又有黑葛達，亦以宣德時來貢。國小民貧，尚佛畏刑。多牛羊，亦以鐵鑄錢。

又有黑葛達，也在宣德時來進貢。國小民貧，崇尚佛教畏懼刑罰。多牛羊，也用鐵鑄錢。

拂菻

拂菻，即漢大秦，桓帝時始通中國。晋及魏皆曰大秦，嘗入貢。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數入貢。而《宋史》謂歷代未嘗朝貢，疑其非大秦也。

拂菻，就是漢朝的大秦，桓帝時開始與中原之國交往。晉朝及魏朝都名大秦，曾經入朝進貢。唐朝名拂菻，宋朝沿襲此名，也多次入貢。但《宋史》説歷代不曾入朝進貢，懷疑它不是大秦。

元末，其國人揑古倫入市中國，元亡不能歸。太祖聞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見，命齎詔書還諭其王曰："自有宋失馭，天絶其祀。元興沙漠，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隕絶其命。中原擾亂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布衣，起義救民。荷天之靈，授以文武諸臣，東渡江左，練兵養士，十有四年。西平漢王陳友諒，東縛吴王張士誠，南平閩、粤，戡定巴蜀，北定幽燕，奠安方夏，復我中國之舊疆。朕爲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於今四年矣。凡四夷諸邦皆遣官告諭，惟爾拂菻隔越西海，未及報知。今遣爾國之民揑古倫齎詔往諭。朕雖未及古先哲王，俾萬方懷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兹詔告。"已而復命使臣普剌等齎敕書、綵幣招諭，其國乃遣使入貢。後不復至。

元朝末年，此國人揑古倫到中國做生意，元朝滅亡不能回去。太祖聽説這件事，在洪武四年八月召見他，命帶詔書回去曉諭他的國王説："自從宋朝喪失統治能力，上天斷絶了它的祭祀。元朝興起於沙漠，進入中原地區統治一百多年，上天憎惡它昏庸淫逸，也因此滅絶了它。中原動亂十八年，在群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平民，起義拯救百姓。蒙受上天的保佑，授予文武衆臣，向東到達江左，練兵養士十四年。向西平定漢王陳友諒，向東捆縛吴王張士誠，向南平定閩、粤，平定巴蜀，向北平定幽燕，安定華夏，收復我中原之國原來的疆土。朕被臣民擁戴即皇帝位，制定天下的稱號名大明，建元洪武，到現在四年了。所有四夷衆邦國都派官員告諭，衹有你拂菻隔越西海，未及報知。現在派你國的人民揑古倫帶詔書前往告諭。朕雖然不及古代的先哲明王，使萬方感念恩德，但不可不使天下知道朕平定四海的心意，所以這樣下詔告諭。"不久又命使臣普剌等携帶敕書、綵幣招撫曉諭，此國就派使者入貢。以後不再來。

萬曆時，大西洋人至京師，言天主耶穌生於如德亞，即古大秦國也。其國自開闢以來六千年，史書所載，世代相嬗，及萬事萬物原始，無不詳悉。謂爲天主肇生人類之邦，言頗誕謾不可信。其物産、珍寶之盛，具見前史。

萬曆時，大西洋人到京城，説天主耶穌生在如德亞，就是古代的大秦國。此國自開闢以來六千年，史書記載，世代更替，以及萬事萬物的原委，没有不詳細全面的。稱是天主創造人類的國家，言語頗爲荒誕虚妄不可相信。此地物産、珍寶的豐盛，都見於前史。

意大里亞

意大里亞，居大西洋中，自古不

意大里亞，位於大西洋中，自古不與中原之

通中國。萬曆時，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里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加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其説荒渺莫考，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固有之，不可誣也。

國交往。萬曆時期，此國人利瑪竇到京城，著《萬國全圖》，説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洲名亞細亞洲，其中一共有一百多個國家，而中國是其中的一個。第二洲名歐羅巴洲，其中一共有七十多個國家，而意大里亞是其中的一個。第三洲名利未亞洲，也有一百多個國家。第四洲名亞墨利加洲，地域更大，因境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加洲爲第五洲。而區域中大地到了盡頭。他的説法荒渺没有辦法考證，但此國人充塞中原地區，那麽此地本來就有，不可捏造。

大都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耶穌教，而耶穌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於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閲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曆九年，利瑪竇始泛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自稱大西洋人。

大致歐羅巴各國，都信奉天主耶穌教，而耶穌生在如德亞，此國在亞細亞洲之中，向西到歐羅巴推行教義。他初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經過一千五百八十一年到萬曆九年，利瑪竇航海九萬里，抵達廣州的香山澳，這個教於是沾染中原。到二十九年入京城，宦官馬堂把他帶來的本地物産獻上，自稱是大西洋人。

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其真僞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携又有神仙骨諸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升，安得有骨？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入宫禁者也。况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譯驗，徑行進獻，則内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但諸番朝貢，例有回賜，其使臣必有宴賞，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潜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别生事端。"不報。八月又言："臣等議令利瑪竇還國，候命五月，未賜綸音，毋怪乎遠人之鬱病而思歸也。察其情詞懇切，真有不願尚方錫予，惟欲山栖野宿之意。譬之禽鹿久羈，愈思長林豐草，人情

禮部説："《會典》衹有西洋瑣里國，没有大西洋，他的真假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纔來進貢，那麽與遠方傾慕仁義特意來獻珍寶不同。并且他進貢的《天主》以及《天主母圖》，已經屬於不合於經典的東西，而所携又有神仙骨等物。既然稱神仙，自能飛升，怎能有骨頭？那麽這就是唐朝韓愈所説的凶邪污穢的殘餘，是不適宜進入禁宫的東西。况且此等本地物産，没有經過禮部翻譯驗查，直接進獻，那麽宦官蒙混進獻的過錯，與臣等失職的罪過，都是不容推卸的。到奉旨送往禮部，却不到禮部接受詳細審察解説，而是私自借居在僧舍，臣等不知他是什麽用意。但是衆番國入朝進貢，按制度有回賜，它的使臣必定有設宴的賞賜，請求賜予冠帶送回國，不要讓他偷偷地居住在兩京，與中原之人交往，另生事端。"皇上不批覆。八月又説："臣等議定令利瑪竇回國，候命五個月，没有賜予詔令，難怪遠方來的人鬱鬱成病而思歸。察知他情詞懇切，真有不願尚方賜予，衹想居住在山野之中的心意。好比禽鹿長久被拘束，更加思念密林豐草，人情

固然。乞速爲頒賜，遣赴江西諸處，聽其深山邃谷，寄迹怡老。”亦不報。

本來也是這様。請求急速頒令賞賜，送往江西等處，聽任他在深山邃谷中，寄住養老。”皇上也不批覆。

已而帝嘉其遠來，假館授粲，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晋接。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於京。賜葬西郭外。

隨後皇帝嘉奬他遠道而來，藉館舍授予餐飯，供給賜予優厚。公卿以下看重此人，都與他交往。利瑪竇安心，於是留居不離去，在三十八年四月死於京城。賜葬西城外。

其年十一月朔日食。曆官推算多謬，朝議將修改。明年，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人龐迪我、熊三拔等深明曆法。其所携曆書，有中國載籍所未及者。當令譯上，以資采擇。”禮部侍郎翁正春等因請仿洪武初設回回曆科之例，令迪我等同測驗。從之。

這年十一月初一日食。曆官推算多謬誤，朝中大臣商議要修改。第二年，五官正周子愚説：“大西洋歸服的人龐迪我、熊三拔等通曉曆法。他們所携帶的曆書，有中原之國典籍所没有涉及的。應當令他們翻譯呈上，以供選用。”禮部侍郎翁正春等於是請求仿效洪武初年設立回回曆科的事例，令龐迪我等一同測量檢驗。皇上聽從其議。

自瑪竇入中國後，其徒來益衆。有王豐肅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教惑衆，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間爲所誘。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其徒又自誇風土人物遠勝中華，如珂乃召兩人，授以筆札，令各書所記憶。悉舛謬不相合，乃倡議驅斥。四十四年，與侍郎沈漼、給事中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説惑衆，且疑其爲佛郎機假托，乞急行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懋孳亦言：“自利瑪竇東來，而中國復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惑群衆不下萬人，朔望朝拜動以千計。夫通番、左道并有禁。今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爲諸教。且往來壕鏡，與澳中諸番通謀，而所司不爲遣斥，國家禁令安在?”帝納其言，至十二月，令豐肅及迪我等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命下久之，遷延不行，所司亦不爲督發。

自從利瑪竇入中國後，天主教徒來的人更多。有個叫王豐肅的，居住在南京，專以天主教迷惑群衆，士大夫及里巷小民，間或被他所迷惑。禮部郎中徐如珂憎惡他。這個教徒又自誇風土人物遠遠超過中華，徐如珂於是召來兩人，授予筆紙，令各自寫下記憶的事物。都悖謬不相合，於是倡議驅逐。四十四年，與侍郎沈漼、給事中晏文輝等聯合上疏斥責他們散布邪説迷惑民衆，并且懷疑他們是佛郎機假冒，請急速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懋孳也説：“自從利瑪竇東來，中原之國又有了天主教。於是留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動誘惑民衆不下萬人，每月初一、十五朝拜的人動輒以千計。勾通番人、邪門旁道都有禁令。現在公然在夜間聚會天亮散去，全如白蓮、無爲等教。而且往來壕鏡，與澳中衆番人共同謀劃，但主管部門却不遣散斥退，國家的禁令何在?”皇帝接納了他的進言，到十二月，令將王豐肅及龐迪我等一起送往廣東，聽任回本國。命令下達了很久，拖延不執行，主管部門也不督促遣送。

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與先臣利瑪竇等十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參劾，議行屏斥。竊念臣等焚

四十六年四月，龐迪我等上奏：“臣與先臣利瑪竇等十多人，航海九萬里，到貴國觀覽國家的盛德光輝，食大官俸禄十七年。近來南北參奏彈劾，决議施行驅逐。私下想臣等净修學道，尊

修學道，尊奉天主，豈有邪謀，敢墮惡業。惟聖明垂憐，候風便還國。若寄居海嶼，愈滋猜疑，乞并南都諸處陪臣，一體寬假。”不報，乃怏怏而去。豐肅尋變姓名，復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

其國善製炮，視西洋更巨。既傳入内地，華人多效之，而不能用。天啓、崇禎間，東北用兵，數召澳中人入都，令將士學習，其人亦爲盡力。

崇禎時，曆法益疏舛，禮部尚書徐光啓請令其徒羅雅谷、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開局纂修。報可。久之書成，即以崇禎元年戊辰爲曆元，名之曰《崇禎曆》。書雖未頒行，其法視《大統曆》爲密，識者有取焉。

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啓、李之藻輩，首好其説，且爲潤色其文詞，故其教驟興。

時著聲中土者，更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略、鄧玉函諸人。華民、方濟、如略及熊三拔，皆意大里亞國人，玉函，熱而瑪尼國人，龐迪我，依西把尼亞國人，陽瑪諾，波而都瓦爾國人，皆歐羅巴洲之國也。其所言風俗、物産多夸，且有《職方外紀》諸書在，不具述。

奉天主，哪裏有邪惡的圖謀，敢從事不正當的職業。希望皇上憐憫，等候順風時回國。如果寄居海島，更加滋生猜疑，請求同南京各處使臣，一起寬限。”皇上不批覆，就怏怏離去。王豐肅不久更换姓名，又入南京，依舊推行天主教義，朝士没有人察知。

此國善於製造炮，比西洋炮更大。傳入内地後，中華人多仿效製造，但是不能用。天啓、崇禎年間，東北用兵，多次召澳中人入京，令將士學習，這些人也很盡力。

崇禎時，曆法更加疏漏錯亂，禮部尚書徐光啓請求令天主教徒羅雅谷、湯若望等，用他們國家的新法相互參酌比較，官府設立編寫書籍的機構編纂修正。皇上批覆許可。後來書編成，就以崇禎元年戊辰爲曆元，起名叫《崇禎曆》。書雖然没有頒行，其法比《大統曆》周密，懂得的人有所取用。

此國人來到東方的，大都是聰明突出之士，一意推行教義，不求利禄。他們所著的書多是中華人所没有論及的，所以一時喜好新異的人都崇尚他們。而且士大夫如徐光啓、李之藻等人，首先喜好他們的學説，并且爲他們潤色文詞，所以他們的教快速興起。

當時著稱於中原的人，還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略、鄧玉函等人。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略及熊三拔，都是意大里亞國人，鄧玉函，是熱而瑪尼國人，龐迪我，是依西把尼亞國人，陽瑪諾，是波而都瓦爾國人，都是歐羅巴洲的國家。他們所説的風俗、物産多誇飾，并且有《職方外紀》等書存世，不再詳細記述。

明史卷三百二十七

列傳第二百十五

外國(八)

韃靼

韃靼，即蒙古，故元後也。太祖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率師取元，元主自北平遁出塞，居開平，數遣其將也速等擾北邊。明年，常遇春擊敗之，師進開平，俘宗王慶孫、平章鼎住。

時元主奔應昌，其將王保保據定西爲邊患。三年春，以徐達爲大將軍，使出西安搗定西；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右副將軍，使出居庸搗應昌。文忠至興和，擒平章竹貞，復大破元兵於駱駝山，遂趨應昌。未至，知元主已殂，進圍其城，克之。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妃嬪、大臣，寶玉圖籍。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獨以數十騎遁去。而徐達亦大破王保保兵於沈兒峪口，走之。太祖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謚元主曰順帝。於是故元諸將江文清等、王子失篤兒等，先後歸附。獨王保保擁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居和林，屢詔諭之，不從。

五年春，命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征西將軍馮勝率師三道征之。大將軍達由中路出雁門，戰不利，守塞。勝軍西次蘭州。右副將軍傅友德先進，轉戰至埽林山，勝等兵

韃靼，就是蒙古，元朝的後代。太祖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率領軍隊攻取元朝，元朝國君從北平逃出北部邊境，住在開平，多次派他的將領也速等騷擾北部邊境。第二年，常遇春擊敗了他們，進軍開平，俘獲皇族諸王慶孫、平章鼎住。

當時元朝國君逃往應昌，他的將領王保保占據定西成爲邊境的禍患。三年春天，任命徐達爲大將軍，命令兵出西安攻打定西；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右副將軍，命令兵出居庸關攻打應昌。李文忠到達興和，捉拿了平章竹貞，又在駱駝山大敗元兵，於是奔向應昌。没有到達，得知元朝國君已死，進軍包圍該城池，攻克了它。獲取元朝國君的孫子買的里八剌和他的妃嬪、大臣，寶玉圖籍。太子愛猷識理達臘隻身率領幾十名騎兵逃走。而徐達也在沈兒峪口大敗王保保的軍隊，趕跑了他。太祖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謚元朝國君爲順帝。於是前元的衆將江文清等人、王子失篤兒等人，先後歸附。祇有王保保保護着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住在和林，多次用詔書曉諭他們，不聽從。

五年春天，朝廷命令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征西將軍馮勝率軍三路征討。大將軍徐達從中路出雁門，戰事不順利，保守邊塞。馮勝的軍隊向西臨時駐扎在蘭州。右副將軍傅友德先進軍，轉戰到達埽林山，與馮勝等會師，斬殺元

合，斬其平章不花，降上都驢等所部吏民八千三百餘户，遂由亦集乃路至瓜、沙州，復連敗之。文忠東出居庸至口温，元將棄營遁，乃率輕騎自臚朐河疾馳，進敗蠻子哈剌章於土剌河，追及阿魯渾河，又追及稱海，獲其官屬子孫并軍士家屬千八百餘，送京師。達等尋召還。明年春，遣達、文忠等備西北邊。元兵入犯武、朔，達遣陳德、郭子興擊破之。未幾，達等復大破王保保兵於懷柔。時元兵先後犯白登、保德、河曲，輒爲守將所敗，獨撫寧、瑞州被殘，太祖乃徙其民於内地。

七年夏，都督藍玉拔興和。文忠亦遣裨將擒斬其長，而自以大軍攻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宗王、大臣朵朵失里等，至氈帽山斬魯王，獲其妃蒙哥秃。秋，太祖以故元太子流離沙漠，父子隔絶，未有後嗣，乃遣崇禮侯北歸，以書諭之。又二年，其部下九住等寇西邊，敗去。

洪武十一年夏，故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卒，太祖自爲文，遣使吊祭。子脱古思帖木兒繼立。其丞相驢兒，蠻子哈剌章，國公脱火赤，平章完者不花、乃兒不花，樞密知院愛足等，擁衆於應昌、和林，時出没塞下。太祖屢賜璽書諭之，不從。十三年春，西平侯沐英師出靈州，渡黄河，歷賀蘭山，踐流沙，擒脱火赤、愛足等於和林，盡以其部曲歸。冬，完者不花亦就擒。明年春，徐達及副將軍湯和、傅友德征乃兒不花，至河北，襲灰山，斬獲甚衆。

時王保保已先卒，諸巨魁多以次平定，或望風歸附，獨丞相納哈出擁二十萬衆據金山，數窺伺遼。二十年春，命宋國公馮勝爲大將軍，率潁

朝平章不花，使上都驢等所屬的官民八千三百多户投降，於是從亦集乃路到達瓜州、沙州，又接連打敗他們。李文忠東出居庸關到達口温，元將棄營逃走，於是率領輕騎兵從臚朐河急速進軍，在土剌河進攻打敗蠻子哈剌章，追到阿魯渾河，又追到稱海，俘獲元官員屬吏子孫和軍士家屬一千八百多人，送往京城。徐達等人不久被召回。第二年春天，派遣徐達、李文忠等防守西北邊境。元兵入侵武、朔，徐達派遣陳德、郭子興擊敗元軍。不久，徐達等又在懷柔大敗王保保的軍隊。當時元兵先後侵犯白登、保德、河曲，總是被守將打敗，衹有撫寧、瑞州遭受殺戮，太祖就把這地方的老百姓遷到内地。

七年夏天，都督藍玉攻取興和。李文忠也派遣裨將捉拿斬殺敵軍首領，而自己率領大軍進攻高州大石崖，攻克了它，斬殺元皇族諸王、大臣朵朵失里等，到達氈帽山斬殺魯王，俘獲他的妃子蒙哥秃。秋天，太祖因前元的太子流離輾轉住在沙漠，父子隔絶，没有後代，就派遣崇禮侯返回北方，用詔書曉諭他。又過了兩年，他的部下九住等侵犯西部邊境，戰敗離去。

洪武十一年夏天，前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死，太祖親自作誄文，派遣使者祭奠吊唁。兒子脱古思帖木兒繼承。他的丞相驢兒，蠻子哈剌章，國公脱火赤，平章完者不花、乃兒不花，樞密知院愛足等，聚衆到應昌、和林，常常出没在北部邊境。太祖多次賜給璽書曉諭他們，不聽從。十三年春天，西平侯沐英兵出靈州，渡過黄河，經賀蘭山，走過流沙，在和林捉住脱火赤、愛足等，全部俘獲了他們的部下而回。冬天，完者不花也被擒。第二年春，徐達和副將軍湯和、傅友德征討乃兒不花，到達黄河北面，襲擊灰山，斬殺和俘獲非常多。

當時王保保已先死去，各大首領大多依次被平定，有的望風歸附，衹有丞相納哈出聚集二十萬軍隊占據金山，多次窺伺遼地。二十年春天，朝廷任命宋國公馮勝爲大將軍，率領潁川侯傅

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等，將兵二十萬征之，還其先所獲元將乃剌吾。勝軍駐通州，遣藍玉乘大雪襲慶州，克之。夏，師逾金山，臨江侯陳鏞失道，陷敵死。乃剌吾歸，備以朝廷撫恤恩語其衆，於是全國公觀童來降。納哈出因聞乃剌吾之言已心悸，復爲大軍所迫，乃陽使人至大將軍營納款，以覘兵勢。勝遣玉往受降。使者見勝軍還報，納哈出仰天嘆曰："天弗使吾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納降。已，將脱去，爲鄭國公常茂所傷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勝重禮之，使忠與同寢食。先後降其部曲二十餘萬人，及聞納哈出傷，由是驚潰者四萬人，獲輜重畜馬亘百餘里。勝班師，都督濮英以三千騎殿，爲潰卒所邀襲，死之。秋，勝等表上納哈出所部官屬二百餘人，將校三千三百餘人，金銀銅印一百顆，虎符牌面百二十五事，馬二百九十餘匹，稱賀。太祖封納哈出爲海西侯，先後賜予甚厚，并授乃剌吾千户。

納哈出既降，帝以故元遺寇終爲邊患，乃即軍中拜藍玉爲大將軍，唐勝、郭英副之，耿忠、孫恪爲左、右參將，率師十五萬往征之。冬，元將脱脱等降於玉。明年春，玉以大軍由大寧至慶州，聞脱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馳進，至百眼井，哨不見敵，欲引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奉聖主威德，提十萬餘衆，深入至此，無所得，何以復命?"玉乃穴地而爨，一夜馳至捕魚兒海。黎明，去敵營八十里。時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無知者，敵不設備。弼爲前鋒，直薄之，遂大破其軍，斬太尉、蠻子數千人。脱古思帖木兒以其太子天保

友德、永昌侯藍玉等，統兵二十萬征討他，遣回以前俘獲的元朝將領乃剌吾。馮勝的軍隊駐扎在通州，派遣藍玉乘大雪襲擊慶州，攻克了它。夏天，軍隊越過金山，臨江侯陳鏞迷路，陷入敵人包圍而死難。乃剌吾回去，詳盡地把朝廷體恤愛護的恩德告訴他們的人衆，於是全國公觀童前來投降。納哈出因聽到乃剌吾的話已經心動，又被大軍逼迫，就假裝派人到大將軍營裏歸順，以偵察對方兵力情况。馮勝派遣藍玉前去接受投降。使者見馮勝軍隊後返回報告，納哈出仰天長嘆説："天不讓我擁有這些軍隊了。"於是率領幾百名騎兵前往藍玉那裏投降。後來，將要逃走，被鄭國公常茂打傷不能離去。都督耿忠於是率軍隊挾裹着他來見馮勝，馮勝用隆重的禮儀對待他，派耿忠和他一同吃飯睡覺。先後使前元部下二十多萬人投降，到聽説納哈出受傷，因此驚慌潰散的有四萬人，獲取的輜重牲畜馬匹綿延一百多里。馮勝軍隊凱旋，都督濮英率三千騎兵殿後，被潰散之兵攔截襲擊，死難。秋天，馮勝等上奏章呈上納哈出統轄的屬官二百多人，將校三千三百多人，金銀銅印一百顆，虎符牌面一百二十五件，馬二百九十多匹，向皇帝道賀。太祖封納哈出爲海西侯，先後賜給的東西非常多，并且授乃剌吾千户職務。

納哈出投降以後，皇帝認爲前元殘留的賊寇最終會成爲邊境的禍患，就在軍中拜藍玉爲大將軍，唐勝、郭英爲副將軍，耿忠、孫恪爲左、右參將，率領軍隊十五萬前去征討。這年冬天，元將脱脱等向藍玉投降。第二年春天，藍玉率領大軍從大寧到達慶州，聽説脱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小路急速進軍，到達百眼井，前哨見不到敵人，打算率軍撤退。定遠侯王弼説："我們遵奉聖明皇上的威嚴恩德，率領十多萬軍隊，深入到這裏，没有得到什麽，用什麽回覆朝廷的命令?"藍玉於是在地上挖坑做飯，一夜急速到達捕魚兒海。黎明，距敵營八十里。當時大風揚起塵沙，白天昏暗，軍隊行進没有人知道，敵人不設防。王弼作前鋒，徑直迫近敵人，於是大敗敵軍，斬殺太尉、蠻子幾千人。脱古思帖木兒率領

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五十餘人、渠率三千、男女七萬餘，馬駝牛羊十萬，聚鎧仗焚之。又破其將哈剌章營，盡降其衆。於是漠北削平。捷奏至，太祖大悅，賜地保奴等鈔幣，命有司給供具。既有言玉私元主妃者，帝怒，妃慚懼自殺。地保奴出怨言，帝居之琉球。

脱古思帖木兒既遁，將依丞相咬住於和林，行至土剌河，爲其下也速迭兒所襲，衆復散，獨與捏怯來等十六騎偕。適咬住來迎，欲共往依闊闊帖木兒，大雪不得發。也速迭兒兵猝至，縊殺之，并殺天保奴。於是捏怯來、失烈門等來降，置之全寧衛。未幾，捏怯來爲失烈門所襲殺，衆潰，詔朵顏等衛招撫之，來降者益衆。二十三年春，命潁國公傅友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定遠侯王弼等以山西兵從晉王，征咬住及乃兒不花、阿魯帖木兒等。燕王出古北口，偵知乃兒不花營迤都，冒大雪馳進，去敵一磧，敵不知也。先遣指揮觀童往，觀童舊與乃兒不花善，一見相持泣。頃之，大軍壓其營，乃兒不花驚欲遁，觀童止之，引見王，賜飲食慰諭遣還。乃兒不花喜過望，遂偕咬住等來降。久之，乃兒不花等以謀叛誅死，敵益衰。太祖亦封燕、晉諸王爲邊藩鎮，更歲遣大將巡行塞下，督諸衛卒屯田，戒以持重，寇來輒敗之。而敵自脱古思帖木兒後，部帥紛拏，五傳至坤帖木兒，咸被弑，不復知帝號。有鬼力赤者篡立，稱可汗，去國號，遂稱韃靼云。

成祖即位，遣使諭之通好，賜以銀幣并及其知院阿魯台、丞相馬兒哈

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幾十騎逃走，俘獲他的二兒子地保奴及妃子公主五十多人、首領三千、男女七萬多人，馬駝牛羊十萬頭，聚攏鎧甲兵器燒毁。又攻破他的將領哈剌章的營寨，全部降服了他的軍隊。於是漠北平定。捷報上奏，太祖十分高興，賜給地保奴等鈔幣，命令主管部門供給生活用具。不久，有人説藍玉私通元朝國君的妃子，皇帝憤怒，妃子又羞又怕而自殺。地保奴口出怨恨的話，皇帝流放他到琉球。

脱古思帖木兒逃走後，打算到和林依附丞相咬住，走到土剌河，被他的部下也速迭兒襲擊，部下又失散，衹和捏怯來等十六騎一起。正碰上咬住前來迎接，打算一同前去依附闊闊帖木兒，大雪封路不能動身。也速迭兒的軍隊突然到達，勒死了他，一起殺掉天保奴。於是捏怯來、失烈門等前來投降，安置他們於全寧衛。不久，捏怯來被失烈門襲擊殺死，衆人潰散，詔令朵顏等衛招撫他們，來投降的人更多。二十三年春天，朝廷命令潁國公傅友德等率領北平軍隊隨從燕王，定遠侯王弼等率山西軍隊隨從晉王，征討咬住和乃兒不花、阿魯帖木兒等。燕王出古北口，偵察得知乃兒不花駐扎迤都，冒着大雪急速前進，離敵人衹有一片沙石淺灘，敵人還不知道。先派遣指揮觀童前往，觀童從前與乃兒不花交好，一見面就互相扶持着哭泣。不久，大軍迫近他的軍營，乃兒不花驚駭打算逃走，觀童制止了他，帶他見燕王，賜給飲食寬慰曉諭後遣送回去。乃兒不花大喜過望，於是偕同咬住等投降。隨後，乃兒不花等因謀反叛亂被處死，敵人勢力更加衰弱。太祖就封燕、晉等王爲邊防的地方長官，每年輪流派遣大將巡行北部邊疆，督率各衛士兵墾荒種田，告誡他們要謹慎，賊寇到來就打敗他們。而敵人自脱古思帖木兒以後，部落首領混戰，傳了五代到坤帖木兒，都被殺，不再知道皇帝的年號。有個叫鬼力赤的人篡位，稱作可汗，去掉國號，於是稱作韃靼。

成祖即位，派遣使者曉諭彼此交好，賜給銀幣并且給予他的知院阿魯台、丞相馬兒哈咱等。

哈等。時鬼力赤與瓦剌相仇殺，數往來塞下，帝敕邊將各嚴兵備之。

永樂三年，頭目埽胡兒、察罕達魯花等先後來歸。久之，阿魯台殺鬼力赤，而迎元之後本雅失里于别失八里，立爲可汗。

六年春，帝即以書諭本雅失里曰：“自元運既訖，順帝後愛猷識理達臘至坤帖木兒凡六傳，瞬息之間，未聞一人善終者。我皇考太祖高皇帝於元氏子孫，加意撫恤，來歸者輒令北還，如遣脱古思帖木兒歸，嗣爲可汗，此南北人所共知。朕之心即皇考之心。兹元氏宗祧不絶如綫，去就之機，禍福由分，爾宜審處之。”不聽。

明年，獲其部曲完者帖木兒等二十二人，帝因復使給事中郭驥齎書往。驥被殺，帝怒。秋，命淇國公丘福爲大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副之，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將，將精騎十萬北討，諭以毋失機，毋輕犯敵，一舉未捷，俟再舉。時本雅失里已爲瓦剌所襲破，與阿魯台徙居臚朐河。福率千騎先馳，遇游兵擊破之。軍未集，福乘勝渡河追敵，敵輒佯敗引去。諸將以帝命止福，福不聽。敵衆奄至，圍之，五將軍皆没。帝益怒。

明年，帝自將五十萬衆出塞。本雅失里聞之懼，欲與阿魯台俱西，阿魯台不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爲部。本雅失里西奔，阿魯台東奔。帝追及斡難河，本雅失里拒戰。帝麾兵奮擊，一呼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孳畜，以七騎遁。斡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班師至静虜鎮，遇阿魯台，帝使諭之降。阿魯台欲來，衆不可，

當時鬼力赤與瓦剌相仇殺，多次往來於北部邊境，皇帝敕令守邊將領各自部署軍隊防禦。

永樂三年，部落首領埽胡兒、察罕達魯花等先後歸服。一段時間後，阿魯台殺死鬼力赤，而迎接元朝的後代本雅失里於别失八里，立爲可汗。

六年春天，皇帝便用書信曉諭本雅失里説：“自從元朝的氣數窮盡以後，順帝的後代愛猷識理達臘到坤帖木兒總共延續六代，瞬息之間，没有一人不死於殺戮或意外災禍。我的父親太祖高皇帝對元氏的子孫，特别注意撫慰救助，前來歸服的人就令他回到北方，例如遣送脱古思帖木兒回去，繼位爲可汗，這件事南方與北方的人都知道。朕的想法就是父親的想法。這是元氏宗廟世系像綫一樣不斷絶，取捨的關鍵，禍福的分辨，你應當審慎地處理。”本雅失里不聽從。

第二年，俘獲他的部下完者帖木兒等二十二人，皇帝於是又派給事中郭驥携帶詔書前往。郭驥被殺，皇帝憤怒。這年秋天，任命淇國公丘福爲大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輔助他，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將，率領精鋭騎兵十萬人討伐北方，告誡不要貽誤戰機，不要輕易冒進，一次進攻不勝，就等候第二次進攻。當時本雅失里已經被瓦剌襲擊打敗，與阿魯台遷到臚朐河居住。丘福率領一千騎兵先驅馬進擊，遇到流動作戰的小股部隊就擊敗了他們。軍隊没有集結，丘福乘勝渡河追擊敵人，敵人就假裝戰敗引軍撤退。衆將拿皇帝的命令來制止丘福，丘福不聽。敵人的部隊驟然到達，包圍了他們，五個將軍全部死難。皇帝更加憤怒。

第二年，皇帝親自率領五十萬軍隊出塞。本雅失里聽説後害怕了，打算和阿魯台一同向西逃，阿魯台不聽從，部隊被打垮而逃散，君臣開始各自統率。本雅失里向西逃，阿魯台向東逃。皇帝追到斡難河，本雅失里抵禦抗擊。皇帝指揮軍隊奮力攻擊，一聲呼喊打敗他們。本雅失里丢棄輜重牲畜，率領七名騎兵逃走。斡難河，是元太祖開始興起的地方。軍隊凱旋到達静虜鎮，遇到阿魯台，皇帝派人曉諭他投降。阿魯台準備前

遂戰。帝率精騎大呼衝擊，矢下如注，阿魯台墜馬，遂大敗，追奔百餘里乃還。冬，阿魯台使來貢馬，帝納之。

來，部下不允許，於是交戰。皇帝率領精鋭騎兵高喊着衝鋒進攻，箭像傾瀉的水一般射向敵人，阿魯台落馬，於是大敗，皇帝追擊逃敵一百多里後纔回來。這年冬天，阿魯台派使者前來進獻馬匹，皇帝接受了貢馬。

越二年，本雅失里爲瓦剌馬哈木等所殺。阿魯台已數入貢，帝俱厚報之，并還其向所俘同産兄妹二人。至是，奏馬哈木等弑其主，又擅立答里巴，願輸誠内附，請爲故主復仇。天子義之，封爲和寧王。自是，歲或一貢，或再貢，以爲常。

過了兩年，本雅失里被瓦剌的馬哈木等殺死。阿魯台已經多次向朝廷進貢，皇帝都重重酬謝了他，并且歸還他以前被俘的二個同胞兄妹。至此，奏報馬哈木等殺害他的主上，又擅自立答里巴爲主，願意獻納誠心歸服朝廷，請求爲已故的主上報仇。天子認爲他講義氣，封爲和寧王。從此，每年有時進貢一次，有時進貢兩次，作爲常例。

十二年，帝征瓦剌。阿魯台使部長以下來朝會。賜米五十石，乾肉、酒糗、綵幣有差。十四年，以戰敗瓦剌，使來獻俘。十九年，阿魯台貢使至邊，要劫行旅，帝諭使戒戢之，由是驕蹇不至。

十二年，皇帝征討瓦剌。阿魯台派部落首領以下前來朝見天子。賜給米五十石，乾肉、酒糗、綵幣不一。十四年，因戰敗了瓦剌，派使者前來進獻俘虜。十九年，阿魯台進貢的使臣到達邊境，攔路搶劫旅客，皇帝命令使者告誡禁止，從此傲慢不來。

阿魯台之内附，困于瓦剌，窮蹙而南，思假息塞外。帝納而封之，母妻皆爲王太夫人、王夫人。數年生聚，畜牧日以蕃盛，遂慢我使者，拘留之。其貢使歸，多行劫掠，部落亦時來窺塞。二十年春，大入興和。于是詔親征之。阿魯台聞大軍出，懼，其母妻皆詈之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爲逆！"于是盡棄其輜重馬畜于闊灤海側，以其孥直北徙。帝命焚其輜重，收其馬畜，遂班師。

阿魯台向内歸附朝廷，是因爲被瓦剌困擾，窘迫了纔南附，想在塞外苟延殘喘。皇帝接受并且封賞了他，母親妻子都封爲王太夫人、王夫人。多年繁殖人口聚集財力，放養的牲畜一天比一天興旺，於是輕慢我使者，扣留他們。他的進貢使臣回去，大多進行搶劫掠奪，部落也常常前來探察北部邊境。二十年春天，大舉侵犯興和。於是皇帝詔令親自征討。阿魯台聽説大軍出動，害怕了，他的母親、妻子都駡他説："大明皇帝哪裏對不起你，而一定要造反！"於是把輜重馬畜全部丢棄在闊灤海邊，帶着他的妻子兒女北遷。皇帝命令燒毁他的輜重，收取他的馬匹牲畜，勝利回軍。

明年秋，邊將言阿魯台將入寇。帝曰："彼意朕必不復出，當先駐塞下待之。"遂部分寧陽侯陳懋爲先鋒，至宿嵬山不見敵，遇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降。帝封爲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忠勇王至京師，數請擊敵自效。帝曰："姑待之。"

第二年秋天，守邊的將領説阿魯台準備入侵。皇帝説："他估計朕一定不再出征，應當先駐扎在北部邊疆防禦他。"於是部署寧陽侯陳懋爲先鋒，到達宿嵬山不見敵人，碰到王子也先土干率領妻子兒女部下前來投降。皇帝封他做忠勇王，賜給姓名叫金忠。忠勇王到達京城，多次請求攻打敵人爲朝廷貢獻力量。皇帝説："暫且等

着吧。”

二十二年春，開平守將奏阿魯台盜邊，群臣勸帝如忠勇王言。帝復親征，師次荅蘭納木兒河，得諜者，知阿魯台遠遁。帝意亦厭兵，乃下詔暴阿魯台罪惡，而宥其所部來降者，止勿殺。車駕還，崩於榆木川。未幾，阿魯台使來貢馬，仁宗已登極，詔納之。自是，歲修職貢如永樂時。

二十二年春天，開平守將奏報阿魯台侵犯邊境，群臣勸皇帝聽從忠勇王的進言。皇帝又親自出征，軍隊臨時駐扎在荅蘭納木兒河，捕獲間諜，得知阿魯台已經逃得遠遠的。皇帝本意也厭惡戰爭，於是下詔宣示阿魯台的罪惡，而寬免他部下中前來投降的人，制止不要殺害。皇帝回來時，在榆木川死去。不久，阿魯台的使者前來進貢馬匹，仁宗已經即位，詔令接受了貢馬。從此，每年和永樂年間一樣獻納貢品。

時阿魯台數敗于瓦剌，部曲離散。其屬把的等先後來歸，朝廷皆予官職，賜鈔幣，詔有司給供具。自後來歸者，悉如例。阿魯台日益蹙，乃率其屬東走兀良哈，駐牧遼塞。諸將請出兵掩擊之，帝不聽。

當時阿魯台多次被瓦剌打敗，軍隊離散。他的屬下把的等人先後前來歸服，朝廷都給予官職，賜給鈔幣，詔令主管部門供給生活用品。以後前來歸服的，全部按先例辦理。阿魯台一天比一天困窘，於是率領他的部屬向東逃到兀良哈，在遼邊境駐守放牧。衆將請求出兵突然襲擊他，皇帝不聽從。

宣德九年，阿魯台復爲脱脱不花所襲，妻子死，孳畜略盡，獨與其子失捏干等徙居母納山、察罕腦剌等處。未幾，瓦剌脱懽襲殺阿魯台及失捏干，于是阿魯台子阿卜只俺及其孫妻速木答思等喪敗無依，來乞内附。帝憐而撫之。

宣德九年，阿魯台又被脱脱不花襲擊，妻子兒女死難，牲畜被全部奪走，衹和他的兒子失捏干等人遷到母納山、察罕腦剌等地居住。不久，瓦剌的脱懽襲擊殺死阿魯台和失捏干，於是阿魯台的兒子阿卜只俺和他孫媳速木答思等敗落没有依靠，前來請求歸服朝廷。皇帝憐憫撫恤他們。

阿魯台既死，其故所立阿台王子及所部朵兒只伯等復爲脱脱不花所窘，竄居亦集乃路。外爲納款，而數入寇甘、涼。正統元年，將軍陳懋敗朵兒只伯于平川，追及蘇武山，頗有斬獲。二年冬，命都督任禮爲總兵官，蔣貴、趙安副之，尚書王驥督師，以便宜行事。明年夏，復敗朵兒只伯等于石城。阿台與朵兒合，復敗之兀魯乃地，追及黑泉，又及之刁力溝，出沙漠千里，東西夾擊，敵幾盡，先後獲其部長一百五十人。於是阿台、朵兒只伯等來歸。

阿魯台死後，他從前所立的阿台王子和部下朵兒只伯等又被脱脱不花困迫，流竄到亦集乃路居住。表面上是歸服，却多次入侵甘州、凉州。正統元年，將軍陳懋在平川打敗朵兒只伯，追到蘇武山，斬殺獲取相當多。二年冬天，朝廷任命都督任禮做總兵官，蔣貴、趙安任副總兵，尚書王驥督監軍隊，根據情況自行處理軍務。第二年夏天，又在石城打敗朵兒只伯等。阿台與朵兒只伯會合，又在兀魯乃打敗了他們，追到黑泉，又追到刁力溝，出沙漠一千里，東西夾擊，敵寇幾乎被全部消滅，先後俘獲他的部落首領一百五十名。於是阿台、朵兒只伯等前來歸服。

未幾，脱脱不花捕阿台等殺之。脱脱不花者，故元後，韃靼長也。瓦

不久，脱脱不花逮捕阿台等人殺了他們。脱脱不花，是已亡的元朝的後代，是韃靼的首領。

剌脱懽既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兼并賢義、安樂二王之衆，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立脱脱不花，以阿魯台衆屬之，自爲丞相，陽推奉之，實不承其號令。

瓦剌的脱懽襲擊殺死阿魯台後，全部收取了他的部衆，兼并了賢義、安樂兩個王的部下，打算自立爲可汗。衆人不同意，於是立脱脱不花，把阿魯台的部下歸屬他，自己做丞相，表面上推戴尊奉他，實際上不遵從他的號令。

脱懽死，子也先嗣，益桀驁自雄，諸部皆下之，脱脱不花具可汗名而已。脱脱不花歲來朝貢，天子皆厚報之，比諸蕃有加，書稱之曰達達可汗，賜賚并及其妃。十四年秋，也先謀大舉入寇，脱脱不花止之曰："吾儕服食，多資大明，何忍爲此。"也先不聽，曰："可汗不爲，吾當自爲。"遂分道，俾脱脱不花侵遼東，而自擁衆從大同入。帝親征之，駕於土木陷焉。景皇帝自監國即位，尊帝爲太上皇帝。明年秋，上皇歸自也先所。事載《瓦剌傳》。

脱懽死後，兒子也先繼承，更加凶悍倔强自己稱霸，各部落都在他手下，脱脱不花徒有可汗的稱號罷了。脱脱不花每年前來上朝進貢，天子都重重酬謝他，比衆屬國更多，詔書上稱他爲達達可汗，連同他的妃子一起賞賜。十四年秋天，也先圖謀大規模入侵，脱脱不花制止他説："我們的衣食，多依靠大明，怎麽忍心做這事。"也先不聽，説："可汗不做，我會自己做。"於是分路入侵，使脱脱不花侵犯遼東，而自己聚集軍隊從大同入侵。皇帝親自征討他，在土木陷落被俘。景皇帝從監理國事登上皇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第二年秋天，太上皇帝從也先那裏回來。事情記載於《瓦剌傳》。

脱脱不花自上皇歸後，修貢益勤。嘗妻也先姊，生子，也先欲立之，不從。也先亦疑其與中國通，將害己，遂治兵相攻。也先殺脱脱不花，收其妻子孳畜，給諸部屬，而自立爲可汗。時景皇帝二年也。朝廷稱也先爲瓦剌可汗。

脱脱不花自從太上皇帝回來後，獻納貢品更加盡心。曾經娶也先的姐姐爲妻，生養兒子，也先打算立他，脱脱不花不聽從。也先也懷疑他和中原之國串通，將會謀害自己，就出兵進攻脱脱不花。也先殺死脱脱不花，收取他的妻子兒女牲畜，分給各個部落，而自立爲可汗。當時是景帝二年。朝廷稱也先爲瓦剌可汗。

未幾，爲所部阿剌知院所殺。韃靼部長孛來復攻破阿剌，求脱脱不花子麻兒可兒立之，號小王子。阿剌死，而孛來與其屬毛里孩等皆雄視部中，于是韃靼復熾。

不久，也先被部下阿剌知院殺死。韃靼的部落首領孛來又打敗阿剌，求取脱脱不花的兒子麻兒可兒立他爲君，稱作小王子。阿剌死後，孛來與他的部下毛里孩等都稱雄於部落間，於是韃靼又强盛。

景泰六年，遣使入貢。英宗復辟，遣都督馬政往賜故伯顔帖木兒妻幣。孛來留之，而遣使入賀，欲獻璽。帝敕之曰："璽已非真，即真，亦秦不祥物耳，獻否從爾便。第無留我使，以速爾禍。"時敵數寇威遠諸衛，夏，定遠伯石彪敗之於磨兒山。

景泰六年，派遣使者向朝廷進貢。英宗復位後，派遣都督馬政前去賞賜已故伯顔帖木兒的妻子財物。孛來扣留他，而派遣使者向朝廷慶賀，打算獻出玉璽。皇帝敕令他説："玉璽已不真，就是真的，也是秦的不祥之物，獻不獻隨你的便。衹是不要扣留我的使者，來加速你的禍患。"當時敵人多次侵犯威遠等衛，夏天，定遠伯石彪在磨兒山打敗了他們。

天順二年，孛來大舉寇陝西，安

天順二年，孛來大規模侵犯陝西，安遠侯

遠侯柳溥禦之輒敗，而飾小捷以聞。明年春，敵入安邊營，石彪等破之，都督周賢、指揮李鑑戰死。四年復寇榆林，彰武伯楊信拒却之。再入，敗之於金雞峪。未幾，復大掠陝西諸邊，廷臣請治各守將罪，帝宥之。五年春，寇入平虜城，誘指揮許顒等入伏，殺之。邊報日亟，命侍郎白圭、都御史王竑往視師。秋，孛來求款，帝使詹昇齎敕往諭。孛來遣使隨昇來貢，請改大同舊貢道，而由陝西蘭縣入，許之。未幾，復糾其屬毛里孩等入河西。明年春，圭等分巡西邊，圭遇敵於固原川，竑遇敵於紅崖子川，皆破之。帝賜璽書獎勵，敕孛來使臣，仍從大同入貢。

柳溥抵禦他總是失敗，却粉飾小勝上報朝廷。第二年春天，敵寇侵犯安邊營，石彪等打敗了他們，都督周賢、指揮李鑑戰死。四年，又侵犯榆林，彰武伯楊信抵禦打退了他們。再次入侵，在金雞峪打敗了他們。不久，又大肆掠奪陝西各個邊鎮，朝中大臣請求依法懲處各守將的罪過，皇帝寬免了他們。五年春天，賊寇侵犯平虜城，引誘指揮許顒等進入埋伏，殺了他們。邊境報警文書越來越緊急，朝廷命令侍郎白圭、都御史王竑前去視察軍隊。秋天，孛來請求歸服，皇帝派詹昇携帶敕書前往曉諭。孛來派遣使者隨從詹昇前來進貢，請求改大同從前進貢的道路，而由陝西蘭縣進入，皇帝答應了他。不久，又集合他的部下毛里孩等侵犯河西。第二年春天，白圭等分別巡守西部邊境，白圭在固原川遭遇敵人，王竑在紅崖子川遭遇敵人，都打敗了他們。皇帝賜給璽書獎勵，詔令孛來的使臣，仍從大同向朝廷進貢。

時麻兒可兒復與孛來相仇殺。麻兒可兒死，衆共立馬可古兒吉思，亦號小王子。自是，韃靼部長益各專擅。小王子稀通中國，傳世次，多莫可考。孛來等每歲入貢，數寇掠，往來塞下，以西攻瓦剌爲辭，又數要劫三衛。七年冬，貢使及關，帝却之，以大學士李賢言乃止。八年春，御史陳選言：“韃靼部落，孛來最强，又密招三衛諸蕃，相結屯住。去冬來朝，要我賞宴，窺我虛實，其犯邊之情已露。而我邊關守臣，因循怠慢，城堡不修，甲仗不利，軍士不操習，甚至富者納月錢而安閑，貧者迫饑寒而逃竄。邊備廢弛，緩急何恃？乞敕在邊諸臣，痛革前弊。其鎮守、備禦等官，亦宜以時黜陟，庶能者知奮，怠者知警。至厄塞要害之處，或益官軍，或設營堡，或用墩臺，咸須處置得宜，歲遣大臣巡視，庶邊防有備，寇氛可戢。”報聞。

當時麻兒可兒又和孛來相互仇殺。麻兒可兒死後，衆人共同擁立馬可古兒吉思，也稱作小王子。從此，韃靼的部落首領更各自擅自行事。小王子很少與中原之國來往，傳承的世代次序，大多不能够考證。孛來等每年向朝廷進貢，多次侵犯掠奪，往來於北部邊疆，以西攻瓦剌作藉口，又多次脅迫劫持三衛。七年冬天，進貢的使者到達邊關，皇帝拒絶了他們，因大學士李賢的進言纔廢止。八年春，御史陳選説：“韃靼的部落中，孛來最强大，又秘密招集三衛的外族人，相互結交駐守。去年冬天前來朝拜，要挾我們賞賜宴飲，偵探我們的虛實，他們侵犯邊境的想法已經表現出來了。可是我們鎮守邊關的大臣，因循怠慢，城堡不修繕，兵器不堅利，士兵不操練，甚至士兵中富者交納月錢安逸舒適地生活，窮者迫於飢餓寒冷而逃跑流竄。邊防守備廢棄懈怠，一旦發生變故依靠什麽？請求詔令在邊境的衆臣，徹底革除以前的弊端。它的鎮守、備禦等官，也應當按時罷免升遷，希望能幹的人知道振作，懈怠的人知道警惕。至於險阻要塞的地方，或者增加官軍，或者建立營壘，或者用報警臺，都必須

處理得當，每年派遣大臣巡視，希望邊防有準備，敵人的氣焰能够收斂。”回覆已知道。

成化元年春，孛來誘兀良哈九萬騎入遼河，武安侯鄭宏禦却之。秋，散掠延綏。冬，復大入。命彰武伯楊信率山西兵，都御史項忠率陝西兵禦之，少却。未幾，復渡河曲，圍黄甫川堡，官軍力戰，乃引去。

成化元年春天，孛來引誘兀良哈九萬騎兵侵犯遼河，武安侯鄭宏抵禦打退了他們。秋天，他們分散劫掠延綏。冬天，又大規模侵犯。朝廷命令彰武伯楊信率領山西軍隊，都御史項忠率領陝西軍隊抵禦，賊寇稍稍撤退。不久，又渡過河曲，包圍黄甫川堡，官軍努力作戰，於是率軍撤退。

始，韃靼之來也，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爲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慶，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羅出者，率屬潛入河套居之，遂逼近西邊。河套，古朔方郡，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黄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里，饒水草，外爲東勝衛。東勝而外，土平衍，敵來，一騎不能隱，明初守之，後以曠絶内徙。至是，孛來與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後繼至，擄中國人爲鄉導，抄掠延綏無虚時，而邊事以棘。

起初，韃靼來侵犯，有時在遼東、宣府、大同，有時在寧夏、莊浪、甘肅，來去無常，製造禍患的時間不長。景泰初年，開始侵犯延慶，但是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順年間，有個叫阿羅出的人，率領部下偷偷進入河套居留，於是逼近西部邊境。河套，是古代的朔方郡，唐代張仁愿修建三座受降城的地方。地處於黄河南面，從寧夏到偏頭關綿延二千里，水草富饒，外面是東勝衛。東勝衛之外，土地平坦，敵人前來時一個騎兵也不能躲藏，明朝初年防守它，後來因爲荒僻遷往内地。至此，孛來和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後接連到來，擄取中原人作爲嚮導，掠奪延綏没有間斷的時候，而邊境上的戰事因此危急。

二年夏，大入延綏。帝命楊信充總兵官，都督趙勝爲副，率京軍及諸邊卒二萬人討之。信先以議事赴闕，未至。敵散掠平凉，入靈州及固原，長驅寇静寧、隆德諸處。冬，復入延綏，參將湯胤績戰死。

二年夏天，大規模侵犯延綏。皇帝命令楊信充當總兵官，都督趙勝爲副總兵官，率領京城軍隊和各邊塞的士兵二萬人討伐他們。楊信先前因議事前往朝廷，没有到任。敵人分散掠奪平凉，侵犯靈州和固原，長驅直入侵犯静寧、隆德等地。冬天，又大規模侵犯延綏，參將湯胤績戰死。

未幾，諸部内争，孛來弑馬可古兒吉思，毛里孩殺孛來，更立他可汗。斡羅出者復與毛里孩相仇殺，毛里孩遂殺其所立可汗，逐斡羅出，而遣使入貢。尋渡河掠大同。三年春，帝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會毛里孩再乞通貢，而别部長孛魯乃亦遣人來朝。帝許之，詔永等駐軍塞上。

不久，各部落内部争鬥，孛來殺死馬可古兒吉思，毛里孩殺死孛來，重新立别的可汗。斡羅出又與毛里孩相互仇殺，毛里孩就殺了他所立的可汗，趕走斡羅出，并且派遣使者向朝廷進貢。不久，渡過黄河掠奪大同。三年春天，皇帝命令撫寧侯朱永等征討他。適逢毛里孩再次請求進貢，并且另一支部落的首領孛魯乃也派人前來朝拜。皇帝准許了他，詔令朱永等在北部邊境駐扎軍隊。

四年秋，給事中程萬里上言："毛里孩久不朝貢，窺伺邊疆，其情叵測。然臣度其有可敗者三。近我邊地才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一也。兼并諸部，馳驅不息，既驕且疲，二也。比來散逐水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選精兵二萬，每三千人爲一軍，統以驍將，嚴其賞罰，使探毛里孩所在，潛師搗之，破之必矣。"帝壯之，而不能用。冬寇延綏。明年春，再入，守將許寧等輒擊敗之。冬，復糾三衛入寇，延綏、榆林大擾。

四年秋天，給事中程萬里進言："毛里孩長期不向朝廷進貢，對邊疆懷有非分的企圖，情況難以預料。但臣估計有三條方略可以打敗他。接近我們的邊境纔兩三天的路程，對方進攻我方防守，這是第一條。兼并各部落，策馬疾馳不停息，既驕傲又疲憊，這是第二條。近來分散追尋水草，部落四下分散，兵力不統一，這是第三條。應當選取精兵兩萬，每三千人爲一軍，任用勇猛的將領統率他們，使賞罰嚴明，派人探察毛里孩的所在地，秘密出兵進攻他，打敗他是一定的了。"皇帝認爲此策勇壯，却不能采納。冬天，侵犯延綏。第二年春天，再次入侵，守將許寧等總是打敗他們。冬天，又集合三衛入侵，延綏、榆林大受擾亂。

六年春，大同巡撫王越遣游擊許寧擊敗之；楊信等亦大破之于胡柴溝。時孛魯乃與斡羅出合別部乩加思蘭、孛羅忽亦入據河套，爲久居計。延綏告急，帝命永爲將軍，以王越參贊軍務，使禦敵。永至，數以捷聞，越等皆升賞，論功永世侯，而敵據套自如。

六年春天，大同巡撫王越派游擊許寧擊敗了敵人；楊信等也在胡柴溝大敗敵寇。當時孛魯乃和斡羅出聯合分支部落的乩加思蘭、孛羅忽也侵犯占據河套，作長期占有的打算。延綏告急，皇帝任命朱永爲將軍，任用王越協助謀劃軍中事務，派他們抵禦敵人。朱永到達後，多次上報勝利消息給朝廷，王越等都提拔賞賜，評定功勞的大小，封朱永世代爲侯，而敵寇占據河套依然如故。

七年春，永上戰守二策，廷議以糧匱馬乏，難於進剿，請命邊將慎守禦以圖萬全。于是吏部侍郎葉盛巡邊，偕延綏巡撫余子俊及越議築邊墻，設立臺堡。冬，敵入塞，參將錢亮敗績，越等不能救。兵部尚書白圭請擇遣大將軍專事敵，會盛還，越亦赴京計事，乃集廷議，請大發兵搜套。帝以武靖侯趙輔爲將軍，節制諸路，王越仍督師。敵大入延綏，輔不能禦，遂召還，以寧晋伯劉聚代之，聚亦未有功。而毛里孩、孛魯乃、斡羅出稍衰，滿都魯入河套稱可汗，乩加思蘭爲太師。

七年春天，朱永呈上作戰防守的兩項策略，朝廷議論認爲糧食缺少馬匹疲乏，難於進攻剿滅，請求命令守邊將領謹慎防守以保證萬無一失。於是吏部侍郎葉盛巡視邊疆，偕同延綏巡撫余子俊和王越商議修築邊防城墻，設立報警臺和城堡。冬天，敵人侵入北部邊境，參將錢亮戰敗，王越等不能援救。兵部尚書白圭請求選取大將軍專門對付敵人，適逢葉盛返回，王越也到京城計議大事，於是會集朝廷議論，請求大規模派兵搜索河套。皇帝任用武靖侯趙輔做將軍，指揮各路軍隊，王越仍舊監督軍隊。敵人大規模侵犯延綏，趙輔抵擋不住，於是被召回，任用寧晋伯劉聚代替他，劉聚也没能建功。而毛里孩、孛魯乃、斡羅出逐漸衰落，滿都魯侵入河套稱可汗，乩加思蘭爲太師。

九年秋，滿都魯等與孛羅忽并寇

九年秋天，滿都魯等與孛羅忽共同侵犯韋

韋州。王越偵知敵盡行，其老弱巢紅鹽池，乃與許寧及游擊周玉率輕騎晝夜疾馳至，分薄其營，前後夾擊，大破之。復邀擊于韋州。滿都魯等敗歸，孳畜廬帳蕩盡，妻孥皆喪亡，相顧悲哭去。自是，不復居河套，邊患少弭；間盜邊，弗敢大入，亦數遣使朝貢。

初，乩加思蘭以女妻滿都魯，立爲可汗。久之殺孛羅忽，并其衆，益專恣。滿都魯部脱羅干、亦思馬因謀殺之。尋滿都魯亦死，諸强酋相繼略盡，邊人稍得息肩。

時中官汪直怙恩用事，思以邊功自樹，王越、朱永附之。十六年春，邊將上言，傳聞敵將渡河，遽以永爲將軍。直與越督師至邊，未及期，襲敵於威寧海子，大破之，又敗之于大同。永晋公爵，予世襲，越封威寧伯，直增禄至三百石。未幾詔以越代永總兵。于是亦思馬因等益糾衆盗邊，延及遼塞。秋，敵三萬騎寇大同，連營五十里，殺掠人畜數萬。總兵許寧禦之，兵敗，以捷聞。敵既得利，長驅入順聖川，散掠渾源、朔諸州。宣府巡撫秦紘、總兵周玉力戰却之。山西巡撫邊鏞，參將支玉等悉力捍禦，敵去輒復來，迄成化末無寧歲。

亦思馬因死，入寇者復稱小王子，又有伯顔猛可王。弘治元年夏，小王子奉書求貢，自稱大元大可汗。朝廷方務優容，許之。自是，與伯顔猛可王等屢入貢，漸往來套中，出没爲寇。八年，北部亦卜剌因王等入套駐牧。于是小王子及脱羅干之子火篩相倚日强，爲東西諸邊患。其年，三

州。王越偵察得知敵人全部出動，他們年老體弱的人居住在紅鹽池，於是與許寧和游擊周玉率領輕騎晝夜疾馳到達，分兵逼近他們的營房，前後夾擊，大敗敵人。又在韋州阻擊。滿都魯等敗回，牲畜帳篷被掃蕩一空，妻子兒女都喪亡，互相看着悲痛地哭泣而去。從此，不再住在河套，邊境的禍患稍稍消除；偶爾侵犯邊境，不敢大規模入侵，也多次派遣使者上朝進貢。

起初，乩加思蘭把女兒嫁給滿都魯，立他做可汗。後來，殺了孛羅忽，吞并了他的部衆，更加專横恣肆。滿都魯的部下脱羅干、亦思馬因謀殺了他。不久，滿都魯也死，各個强大的首領相繼差不多喪盡，邊疆的老百姓稍稍得到休養生息。

當時宦官汪直依仗恩寵當權，打算用守邊建功來樹立自己的權勢，王越、朱永依附他。十六年春天，邊將進言，傳説敵人準備渡過黄河，立即任用朱永做將軍。汪直與王越監督軍隊到達邊疆，没有期約，在威寧海子襲擊敵人，大敗敵寇，又在大同打敗敵人。朱永晋升爲公爵，賜予世代繼承，封王越爲威寧伯，汪直增加禄米達三百石。不久，詔令用王越代替朱永總領軍隊。這時亦思馬因等漸漸糾集軍隊侵犯邊境，擴展到遼的邊境。秋天，敵軍三萬騎兵侵犯大同，連接營寨達五十里，殺死和掠奪人畜幾萬。總兵許寧抵禦敵寇，兵敗，以勝利上報朝廷。敵人得到好處後，長驅直入侵犯順聖川，分散掠奪渾源、朔等州。宣府巡撫秦紘、總兵周玉奮力作戰打退敵人。山西巡撫邊鏞，參將支玉等都盡力抵禦，敵人離開後又再來，直到成化末年没有安寧的歲月。

亦思馬因死後，入侵的又稱小王子，又有伯顔猛可王。弘治元年夏天，小王子上書請求進貢，自稱大元大可汗。朝廷正致力於寬容，准許了他。從此，與伯顔猛可王等多次向朝廷進貢，逐漸往來於河套地區，出没爲寇。八年，北方部落亦卜剌因王等進入河套駐扎放牧。於是小王子及脱羅干的兒子火篩相互依靠日益强大，成爲東西各邊境的禍患。這年，三次侵犯遼東，多有殺

入遼東，多殺掠。明年，宣、大、延綏諸境俱被殘。

十一年秋，王越既節制諸邊，乃率輕兵襲敵于賀蘭山後，破之。明年，敵擁衆入大同、寧夏境，游擊王杲敗績，參將秦恭、副總兵馬昇逗遛不進，皆論死。時平江伯陳鋭爲總兵，侍郎許進督師，久無功，被劾去，以保國公朱暉、侍郎史琳代之，太監苗逵監軍。

十三年冬，小王子復居河套。明年春，吏部侍郎王鏊上禦敵八策：一曰定廟算，二曰重主將，三曰嚴法令，四曰恤邊民，五曰廣招募，六曰用間，七曰分兵，八曰出奇。帝命所司知之。時敵以八千騎東駐遼塞下，攻入長勝堡，殺掠殆盡。秋，暉等以五路之師夜襲敵于河套，斬首三級，驅孳畜千餘歸，賞甚厚。小王子以十萬騎從花馬池、鹽池入，散掠固原、寧夏境，三輔震動，戕殺慘酷。

十五年，以户部尚書秦紘總制陝西。夏，敵入遼東清河堡，至密雲，旋西掠偏頭關。秋，復以五千騎犯遼東長安堡，副總兵劉祥禦之，斬首五十一級，敵乃退。明年，稍靖。

十七年春，敵上書請貢，許之，竟不至；仍入大同殺墩軍，犯宣府及莊浪，守將衛勇、白玉等禦却之。明年春，敵三萬騎圍靈州，復散掠内地，指揮仇鉞、總兵李祥擊走之。敵大舉入寇宣府，總兵張俊禦之，大敗，裨將張雄、穆榮戰歿。

武宗嗣位，復命暉、琳出禦。冬，敵入鎮夷所，指揮劉經死之。復自花馬池毁垣入，掠隆德、静寧、會寧諸處，關中大擾，以楊一清爲總制。時正德元年春也。

戮擄掠。第二年，宣州、大同、延綏各邊境都遭受摧殘。

十一年秋天，王越管轄指揮各邊鎮後，就率領輕裝部隊在賀蘭山後襲擊敵人，打敗敵寇。第二年，敵人聚衆侵犯大同、寧夏地區，游擊王杲戰敗，參將秦恭、副總兵馬昇停留不繼續前進，都被判處死刑。當時平江伯陳鋭任總兵，侍郎許進監督軍隊，長期没有建功，遭到彈劾離職，朝廷任用保國公朱暉、侍郎史琳替代他們，太監苗逵監理軍務。

十三年冬天，小王子又占據河套。第二年春天，吏部侍郎王鏊呈上抵禦敵人的八條策略：一是確定朝廷對戰事進行的謀劃，二是重視主將，三是嚴肅法令，四是體恤邊境老百姓，五是多募集人員，六是采用離間計，七是分派軍隊，八是出奇兵用奇計。皇帝命令主管部門主持這件事。當時敵人用八千騎兵向東駐守遼東邊境，攻進長勝堡，幾乎殺戮掠奪光。秋天，朱暉等率領五路軍隊夜間在河套襲擊敵人，斬首三人，驅趕着一千多頭牲畜回來，賞賜非常多。小王子率領十萬騎兵從花馬池、鹽池入侵，分散掠奪固原、寧夏地區，京城附近地區震驚，殺戮慘烈殘酷。

十五年，任用户部尚書秦紘統管督率陝西。夏天，敵人侵犯遼東清河堡，到達密雲，不久向西掠奪偏頭關。秋天，又率領五千騎兵侵犯遼東長安堡，副總兵劉祥抵禦敵寇，斬首五十一人，敵人於是退却。第二年，稍稍平定。

十七年春天，敵人上書請求進貢，皇帝答應其請，竟然没來；仍然侵犯大同殺害報警臺的士兵，侵犯宣府和莊浪，守將衛勇、白玉等抵禦打退敵寇。第二年春天，敵人三萬騎兵包圍靈州，又分散掠奪内地，指揮仇鉞、總兵李祥打退趕走來寇。敵人大規模入侵宣府，總兵張俊抵禦，大敗，裨將張雄、穆榮戰死。

武宗繼位，又任命朱暉、史琳出兵抵禦。冬天，敵人侵犯鎮夷所，指揮劉經死難。又從花馬池毁城入侵，掠奪隆德、静寧、會寧等地，關中大亂，任命楊一清爲總制。當時是正德元年春天。

劉瑾用事，監軍皆閹人，一清不得職去，文貴、才寬相繼受事。二年，敵入寧夏、莊浪及定邊後衛諸境，守將皆逮問。

劉瑾專權，監軍都是太監，楊一清不能行使職權而離去，文貴、才寬相繼接受職務。二年，敵人侵犯寧夏、莊浪及定邊後衛等地區，守將都被逮捕審訊。

四年，敵數寇大同。冬，才寬禦敵於花馬池，中伏死。總兵馬昂與別部亦孛來戰于木瓜山，勝之，斬三百六十五級，獲馬畜六百餘，軍器二千九百餘。

四年，敵人多次侵犯大同。冬天，才寬在花馬池抵禦敵人，中埋伏而死。總兵馬昂與另一部落亦孛來在木瓜山交戰，戰勝了他，斬首三百六十五人，獲取六百多匹馬和牲畜，兩千九百多件兵器。

明年，北部亦卜剌與小王子仇殺。亦卜剌竄西海，阿爾禿廝與合，逼脅洮西屬番，屢入寇。巡撫張翼、總兵王勛不能制，漸深入，邊人苦之。八年夏，擁衆來川，遣使詣翼所，乞邊地駐牧修貢。翼啖以金帛，令遠徙，亦卜剌遂西掠烏斯藏，據之。自是，洮、岷、松潘無寧歲。

第二年，北方部落亦卜剌與小王子互相仇殺。亦卜剌逃竄到西海，阿爾禿廝與他聯合，脅迫洮西依附的番人，多次入侵。巡撫張翼、總兵王勛不能制服，賊寇逐漸深入，邊疆的老百姓深受其苦。八年夏天，聚衆來四川，派遣使者到張翼那裏去，請求在邊疆駐守放牧獻納貢品。張翼用錢物利誘他們，令敵遷到遠處，亦卜剌於是向西掠奪烏斯藏，占據了它。從此，洮、岷、松潘没有了安寧的歲月。

小王子數入寇，殺掠尤慘。復以五萬騎攻大同，趣朔州，掠馬邑。帝命咸寧侯仇鉞總兵禦之，戰于萬全衛，斬三級，而所失亡十倍，以捷聞。明年秋，敵連營數十，寇宣、大塞，而別遣萬騎掠懷安。總制叢蘭告急，命太監張永督宣、大、延綏兵，都督白玉爲大將，協蘭守禦，京師戒嚴。已，敵逾懷安趣蔚州，至平虜城南，蘭等預置毒飯於田間如農家餉，而設伏以待。敵至，中毒，伏猝發，多死者。其年，小王子部長卜兒孩以内難復奔據西海，出没寇西北邊。

小王子多次入侵，殺戮掠奪尤其殘酷。又率領五萬騎兵進攻大同，奔向朔州，掠奪馬邑。皇帝命令咸寧侯仇鉞總領軍隊抵禦敵寇，在萬全衛交戰，斬首三人，而自己喪失的十倍於敵人，以勝利上報朝廷。第二年秋天，敵人連營幾十座，侵犯宣府、大同邊境，而另派一萬騎兵掠奪懷安。總制叢蘭告急，朝廷命令太監張永督率宣府、大同、延綏的軍隊，都督白玉爲大將，協助叢蘭防守，京城戒嚴。之後，敵人越過懷安奔赴蔚州，到達平虜城南，叢蘭等預先在田間像農家送的飯一樣放置有毒的飯食，而設置埋伏來等候。敵人到達，吃飯中毒，伏兵突然發起攻擊，死的人很多。這年，小王子的部落首領卜兒孩因内亂又逃跑占據西海，出没侵犯西北邊境。

十一年秋，小王子以七萬騎分道入，與總兵潘浩戰于賈家灣。浩再戰再敗，裨將朱春、王唐死之。張永遇於老營坡，被創走居庸。敵遂犯宣府，凡攻破城堡二十，殺掠人畜數萬。浩奪三官，諸將降罰有差。

十一年秋天，小王子率領七萬騎兵分走不同道路入侵，與總兵潘浩在賈家灣交戰。潘浩兩戰兩敗，裨將朱春、王唐死難。張永在老營坡遭遇敵人，受傷逃到居庸。敵人於是侵犯宣府，總共攻克二十座城堡，殺戮掠奪人畜好幾萬。潘浩被削官三級，衆將降職處罰不一。

十二年冬，小王子以五萬騎自榆

十二年冬天，小王子率領五萬騎兵從榆林入

林入寇，圍總兵王勛等於應州。帝幸陽和，親部署，督諸將往援，殊死戰，敵稍却。明日復來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敵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值大風黑霧，晝晦，帝乃還，命宣捷於朝。是後歲犯邊，然不敢大入。

侵，總兵王勛等被包圍於應州。皇帝到達陽和，親自部署軍隊，督促衆將前去支援，拼死作戰，敵人稍微退却。第二天又來進攻，從早上到傍晚，打了一百多個回合，敵人向西退却，追到平虜、朔州，正碰上大風黑霧，白天昏暗，皇帝於是回來，命令在朝廷上宣布勝利的消息。這以後每年侵犯邊境，但不敢大規模侵犯。

嘉靖四年春，以萬騎寇甘肅。總兵姜奭禦之於苦水墩，斬其魁。明年，犯大同及宣府，亦卜剌復駐牧賀蘭山後，數擾邊。明年春，小王子兩寇宣府。參將王經、關山先後戰死。秋，以數萬騎犯寧夏塞，尚書王憲以總兵鄭卿等敗之，斬三百餘級。明年春，掠山西。夏，入大同中路，參將李蓁禦却之。冬，復寇大同，指揮趙源戰死。

嘉靖四年春天，賊寇率領一萬騎兵侵犯甘肅。總兵姜奭在苦水墩抵禦，斬殺敵人首領。第二年，侵犯大同和宣府，亦卜剌又在賀蘭山後駐守放牧，多次騷擾邊境。第二年春天，小王子兩次侵犯宣府。參將王經、關山先後戰死。秋天，率領幾萬騎兵侵犯寧夏邊境，尚書王憲率領總兵鄭卿等打敗了敵寇，斬首三百多人。第二年春天，掠奪山西。夏天，侵犯大同中路，參將李蓁抵禦打退敵人。冬天，又侵犯大同，指揮趙源戰死。

十一年春，小王子乞通貢，未得命，怒，遂擁十萬騎入寇。總制唐龍請許之，帝不聽。龍連戰，頗有斬獲。

十一年春天，小王子請求進貢，没有得到准許，憤怒，於是聚集十萬騎兵入侵。總制唐龍請求答應其請，皇帝不聽從。唐龍連續作戰，斬殺俘獲相當多。

時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餘萬，多畜貨貝，稍厭兵，乃徙幕東方，稱土蠻，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甚衆。曰吉囊、曰俺答者，於小王子爲從父行，據河套，雄黠喜兵，爲諸部長，相率躪諸邊。

當時小王子最富强，有十多萬士兵，多積聚財物，逐漸厭戰，於是遷到東方居住，稱作土蠻，分出各部落在西北邊疆的很多。有叫吉囊、叫俺答的，是小王子的叔父輩的人，占據河套，勇武狡詐好戰，是各部落的首領，相繼踐踏各邊地。

十二年春，吉囊擁衆屯套内，將犯延綏，邊臣有備，乃突以五萬騎渡河西，襲亦不剌、卜兒孩兩部，大破之。卜兒孩爲莊、寧邊患久，亦郎骨、土魯番諸蕃皆苦之，嘗因屬番帖木哥求貢市，朝廷未之許。至是唐龍以卜兒孩衰敗遠徙，西海獲寧，請無更議款事。

十二年春天，吉囊聚衆駐扎河套境内，準備侵犯延綏，駐守邊疆的大臣有防備，於是突然率領五萬騎兵渡過黄河向西，襲擊亦不剌、卜兒孩兩個部落，大敗二部落。卜兒孩成爲莊浪、寧夏邊境的禍患已經很久了，亦郎骨、土魯番等番人都被他所苦，曾經藉助屬番帖木哥請求進貢貿易，朝廷没有答應。至此，唐龍認爲卜兒孩衰敗遷到了遠方，西海得到安寧，請求不要再議歸服的事。

吉囊等既破西海，旋竊入宣府永寧境，大掠而去。冬，犯鎮遠關，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敗之於柳門，

吉囊等攻克西海後，不久，偷偷地進入宣府永寧境内，大肆掠奪而去。冬天，侵犯鎮遠關，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在柳門打敗了敵寇，又追

又追敗之於蜂窩山，敵溺水死者甚衆。明年春，寇大同。秋，復由花馬池入犯，梁震及總兵劉文拒却之。

十五年夏，吉囊以十萬衆屯賀蘭山，分兵寇涼州，副總兵王輔禦之，斬五十七級。又入莊浪境，總兵姜奭遇之於分水嶺，三戰三勝之。又入延綏及寧夏邊。冬，復犯大同，入掠宣大塞，總制侍郎劉天和、總督尚書楊守禮及巡撫都御史楚書悉力禦之。

十九年秋，書以總兵白爵等三敗敵於萬全右衛境，斬百餘級。天和以總兵周尚文大破敵於黑水苑，斬吉囊子小十王。明年春，守禮以總兵李義禦敵於鎮朔堡，以總兵楊信禦敵於甘肅，皆勝之。

秋，俺答及其屬阿不孩遣使石天爵款大同塞，巡撫史道以聞，詔却之。以尚書樊繼祖督宣大兵，懸賞格購俺答、阿不孩首。遂大舉内犯，俺答下石嶺關，趨太原。吉囊由平虜衛入掠平定、壽陽諸處。總兵丁璋、游擊周宇戰死，諸將多獲罪，繼祖獨蒙賞。

二十一年夏，敵復遣天爵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誘縛之，上之朝，詭言用計擒獲。帝悦，擢大有兵部侍郎，邊臣升賞者數十人，磔天爵於市。敵怒，入寇，掠朔州，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沁、汾、襄垣、長子皆被殘；復從忻、崞、代而北，屯祁縣。參將張世忠力戰，敵圍之數重。自巳至申，所殺傷相當。已而世忠矢盡見殺，百户張宣、張臣俱死，敵遂從雁門故道去。秋，復入朔州。吉囊死，諸子狼台吉等散處河西，勢既分，俺答獨盛，歲數擾延綏諸邊。

二十三年冬，小王子自萬全右衛

趕到蜂窩山打敗敵人，敵人落水淹死的非常多。第二年春天，侵犯大同。秋天，又從花馬池入侵，梁震和總兵劉文抵禦打退了敵寇。

十五年夏天，吉囊率領十萬軍隊駐扎在賀蘭山，分派軍隊侵犯涼州，副總兵王輔抵禦敵人，斬首五十七人。又侵犯莊浪地區，總兵姜奭在分水嶺遭遇敵人，三次交戰三次獲勝。又侵犯延綏和寧夏邊境。冬天，又侵犯大同，入内地掠奪宣府、大同邊境，總制侍郎劉天和、總督尚書楊守禮和巡撫都御史楚書盡力抵禦。

十九年秋天，楚書率領總兵白爵等在萬全右衛境内三次打敗敵人，斬首一百多人。劉天和率領總兵周尚文在黑水苑大敗敵人，斬殺了吉囊的兒子小十王。第二年春天，楊守禮率領總兵李義在鎮朔堡抵禦敵人，派總兵楊信在甘肅抵禦敵人，都獲勝。

秋天，俺答和他的部下阿不孩派遣使者石天爵到大同邊關講和，巡撫史道上報朝廷，詔令拒絶他。任用尚書樊繼祖督率宣府、大同的軍隊，懸賞求購俺答、阿不孩的人頭。於是大舉侵犯内地，俺答攻克石嶺關，奔赴太原。吉囊從平虜衛入侵掠奪平定、壽陽等地。總兵丁璋、游擊周宇戰死，衆將多得罪，衹有樊繼祖受到賞賜。

二十一年夏天，敵人又派遣石天爵請求進貢。大同巡撫龍大有引誘捆綁了他，押送他到朝廷，假稱用計捕獲。皇帝很高興，提拔龍大有任兵部侍郎，駐守邊疆的大臣晋升賞賜的有幾十人，在集市上處石天爵磔刑。敵人憤怒，入侵，掠奪朔州，抵達廣武，從太原南下，沁、汾、襄垣、長子都遭受殘殺；又從忻、崞、代向北，駐扎在祁縣。參將張世忠極力作戰，敵人層層包圍了他。從上午巳時到下午申時，雙方傷亡相當。不久，張世忠箭用光了被殺，百户張宣、張臣都被殺，敵人於是從雁門關舊道離去。秋天，又侵犯朔州。吉囊死後，衆兒子狼台吉等散居在河西，勢力分散後，俺答獨自强盛，每年多次騷擾延綏等邊境地區。

二十三年冬天，小王子從萬全右衛入侵，到

入，至蔚州及完縣。京師戒嚴。

二十四年秋，俺答犯延綏及大同，總兵張達拒却之。又犯鵓鴿峪，參將張鳳、指揮劉欽、千户李瓚、生員王邦直等皆戰死。會總督侍郎翁萬達、總兵周尚文嚴兵備陽和，敵引去。明年夏，俺答復遣使詣大同塞，求貢，邊卒殺之。秋，復來請，萬達再疏以聞，帝不許。敵以十萬騎西入保安，掠慶陽、環縣而東，以萬騎寇錦、義。總督三邊侍郎曾銑率參將李珍等直搗敵巢於馬梁山後，斬百餘級，敵始退。

銑議復河套，大學士夏言主之。帝方嚮用言，令銑圖上方略，以便宜從事。明年夏，萬達復言："敵自冬涉春屢求貢，詞恭，似宜許。"不聽，責萬達罔瀆。銑鳩兵繕塞，輒破敵。既而帝意中變，言與銑竟得罪，斬西市。敵益蓄忿思逞，廷臣不敢言復套事矣。

達蔚州和完縣。京城戒嚴。

二十四年秋天，俺答侵犯延綏和大同，總兵張達抵禦打退敵寇。又侵犯鵓鴿峪，參將張鳳、指揮劉欽、千户李瓚、生員王邦直等全部戰死。適逢總督侍郎翁萬達、總兵周尚文部署軍隊防守陽和，敵人率軍退去。第二年夏天，俺答又派遣使者前往大同邊塞，請求進貢，守邊的士兵殺了他們。秋天，又來請求，翁萬達再次上書報告朝廷，皇帝不准許。敵人用十萬騎兵向西侵犯保安，掠奪慶陽、環縣後向東，用一萬騎兵侵犯錦、義。總督三邊侍郎曾銑率領參將李珍等徑直進攻敵人馬梁山後的巢穴，斬首一百多人，敵人纔退却。

曾銑建議收復河套，大學士夏言主使他。皇帝正信任夏言，命令曾銑謀劃呈上策略，斟酌情勢自行處理。第二年夏天，翁萬達又說："敵人從冬天到夏天多次請求進貢，言詞謙恭，好像應當答應。"皇帝不聽從，斥責翁萬達欺枉輕慢。曾銑集合士兵修繕關塞，總是打敗敵人。不久，皇帝突然改變主意，夏言與曾銑最終都獲罪，斬殺在西市。敵人更加蓄藏憤怒打算得逞，朝中大臣不敢再談論收復河套的事了。

二十八年春，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指揮江瀚、董暘戰死，全軍覆，遂犯永寧、大同。總兵周尚文禦之於曹家莊，大敗之，斬其魁。會萬達自懷來赴援，宣府總兵趙國忠聞警，亦率千騎追擊，復連敗之。是歲，犯西塞者五。

二十九年春，俺答移駐威寧海子。夏，犯大同，總兵張達、林椿死之。敵引去，傳箭諸部大舉。秋，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率薊鎮兵禦之。敵陽引滿内嚮，而別遣精騎從間道潰墻入。汝孝兵潰，遂大掠懷柔，圍順義，抵通州，分兵四掠，焚湖渠馬房。畿甸大震。

二十八年春天，侵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指揮江瀚、董暘戰死，全軍覆没，於是侵犯永寧、大同。總兵周尚文在曹家莊抵禦敵人，大敗敵寇，斬殺了敵人的頭領。適逢翁萬達從懷來奔赴援助，宣府總兵趙國忠聽到警報，也率領一千騎兵追擊，又連續打敗敵寇。這年，侵犯邊疆五次。

二十九年春天，俺答移軍駐守威寧海子。夏天，侵犯大同，總兵張達、林椿死難。敵人率軍退去，向各部落傳遞令箭大興軍旅。秋天，沿着潮河川南下到達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率領薊鎮的軍隊抵禦敵人。敵人表面上準備侵犯中原，却另派精鋭騎兵從小道毁壞長城進入。王汝孝的軍隊潰敗，敵人於是大肆掠奪懷柔，包圍順義，抵達通州，分派軍隊四處掠奪，燒毁湖渠的馬房。京郊地區大爲震驚。

敵大衆犯京師，大同總兵咸寧侯

敵寇大舉侵犯京城，大同總兵咸寧侯仇鸞、

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等，各以勤王兵至。帝拜鸞爲大將軍，使護諸軍。鸞與守謙皆懦懦不敢戰，兵部尚書丁汝夔恇擾不知所爲，閉門守。敵焚掠三日夜，引去。帝誅汝夔及守謙。敵將出白羊口，鸞尾之。敵猝東返，鸞出不意，兵潰，死傷千餘人。敵乃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尸，得八十餘級，以捷聞。

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等，各自率領救援朝廷的軍隊到達。皇帝授給仇鸞大將軍職務，命令他總領各路軍隊。仇鸞與楊守謙都軟弱而不敢交戰，兵部尚書丁汝夔慌亂無計可施，閉門防守。敵人焚燒掠奪三晝夜，率軍退去。皇帝處死了丁汝夔和楊守謙。敵人將要出白羊口，仇鸞尾隨敵人。敵人突然返回向東，仇鸞出乎意料，軍隊潰敗，死傷一千多人。敵人於是慢慢從古北口出邊塞。衆將收集斬殺遺留尸體，得首八十多人，以勝利上報朝廷。

方俺答薄都城時，縱所擄馬房内官楊增持書入城求貢。輔臣徐階等謂當以計款之，諭令退屯塞外，因邊臣以請。俺答歸，遣子脱脱陳款。時鸞方用事，乃議開馬市以中敵。兵部郎中楊繼盛上疏爭之，不得。明年春，以侍郎史道莅其事，給白金十萬，開市大同，次及延、寧。叛人蕭芹、吕明鎮者，故以罪亡入敵，挾白蓮邪教，與其黨趙全、丘富、周原、喬源諸人導俺答爲患。俺答市畢，旋入掠。邊臣責之，以芹等爲詞。芹詭有術，能墮城。敵試之不驗，遂縛芹及明鎮，而全、富等竟匿不出。俺答復請以牛馬易粟豆，求職役誥敕，又潛約河西諸部内犯，墮諸邊垣。帝惡之，詔罷馬市，召道還。自是，敵日寇掠西邊，邊人大困。

當俺答迫近都城時，放所擄掠的馬房宦官楊增持書信進城請求進貢。輔佐大臣徐階等説應當用計降服他，命令退回駐扎到塞外，通過守邊大臣請求。俺答回去，派遣兒子脱脱陳説歸服。當時仇鸞剛剛當權，於是建議開設馬市以與敵人交換。兵部郎中楊繼盛呈上奏議勸諫，不能勸阻。第二年春天，任用侍郎史道處理這件事，供給白銀十萬兩，在大同開設集市通商，依次而及延綏、寧夏。叛徒蕭芹、吕明鎮，從前因罪逃跑投靠敵人，擁有白蓮邪教，與他們的同黨趙全、丘富、周原、喬源等人引導俺答製造禍患。俺答交易結束，馬上入侵掠奪。駐守邊疆的大臣斥責他，拿蕭芹等作藉口。蕭芹假稱有法術，能毁城。敵人試他不應驗，就捆綁蕭芹和吕明鎮，而趙全、丘富等始終藏匿不交出來。俺答又請求用牛馬交換粟豆，求取職務役夫和誥敕，又暗中約會河西各部落侵犯内地，毁壞各邊的城墻。皇帝厭惡他，詔令取消馬市，召回史道。從此，敵人每天侵犯掠奪西部邊境，邊疆的老百姓十分困窘。

三十一年春，敵二千騎寇大同，指揮王恭禦之於平川墩，戰死。夏，東入遼塞，圍百户常禄，指揮姚大謨、劉棟、劉啓基等於三道溝，四人皆戰没。備禦指揮王相赴援，大戰於寺兒山，殺傷相當，敵舍去。千户葉廷瑞率百人助相。明日，相裹創復邀敵於蠟黎山，殊死鬥，矢竭，遂與麾下將士三百人皆死之。廷瑞被創死復

三十一年春天，敵人兩千騎兵侵犯大同，指揮王恭在平川墩抵禦敵人，戰死。夏天，向東侵犯遼東邊塞，包圍百户常禄，指揮姚大謨、劉棟、劉啓基等於三道溝，四人全部陣亡。備禦指揮王相前往援助，在寺兒山大戰，雙方傷亡相當，敵人捨棄他離去。千户葉廷瑞率領一百人幫助王相。第二天，王相包扎傷口又在蠟黎山攔截敵人，拼死戰鬥，箭用光了，於是與部下將士三百人全部死難。葉廷瑞受傷死而復生，敵人也率

蘇，敵亦引退。其年，凡四犯大同，三犯遼陽，一犯寧夏。明年春，犯宣府及延綏。夏，犯甘肅及大同。守將禦之輒敗。秋，俺答復大舉入寇，下渾源、靈丘、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固原游擊陳鳳、寧夏游擊朱玉率兵赴援，大戰却之。敵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畤。已，駐鄜、延二十日，延慶諸城屠掠幾遍，乃移營中部，以瞰涇、原，會久雨乃去。時小王子亦乘隙爲寇，犯宣府赤城。未幾，俺答復以萬騎入大同，縱掠至八角堡。巡撫趙時春禦之，遇敵於大蟲嶺，總兵李淶戰死，軍覆，時春僅以身免。

軍退去。這年，總共侵犯大同四次，侵犯遼陽三次，侵犯寧夏一次。第二年春天，侵犯宣府和延綏。夏天，侵犯甘肅和大同。守將抵禦他們總是失敗。秋天，俺答又大舉入侵，攻克渾源、靈丘、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固原游擊陳鳳、寧夏游擊朱玉率兵前往救援，大戰打退了敵寇。敵人分兵向東侵犯蔚，向西掠奪代郡、繁畤。之後，駐扎在鄜、延二十天，延慶等城幾乎全部被屠殺掠奪，於是轉移營地到中部，來窺視涇、原，正碰上長時間下雨纔離去。當時小王子也乘機搶掠，侵犯宣府赤城。不久，俺答又率領一萬騎兵侵犯大同，縱兵掠奪到達八角堡。巡撫趙時春抵禦敵人，在大蟲嶺遭遇敵人，總兵李淶戰死，全軍覆没，趙時春僅隻身逃脱。

三十三年春，入宣府柴溝堡。夏，復犯寧夏，大同總兵岳懋中伏死。秋，攻薊鎮墻，百道并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總督楊博悉力拒守，募死士夜砍其營，敵驚擾乃遁。明年數犯宣、薊，參將趙傾葵、李光啓、丁碧先後戰死。朝廷再下賞格，購俺答首，賜萬金，爵伯；獲丘富、周原者三百金，授三品武階。時富等在敵，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構宫殿，墾水田，號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趙全教敵，益習攻戰事。俺答愛之甚，每入寇必置酒全所，問計。

三十三年春天，侵犯宣府柴溝堡。夏天，又侵犯寧夏，大同總兵岳懋中埋伏死難。秋天，進攻薊鎮城墻，百路兵一齊進軍。危急警報每天到達幾十次，京城戒嚴。總督楊博盡力抵禦防守，招募敢死的勇士夜間砍開敵人營寨，敵人受到驚動擾亂而逃走。第二年，多次侵犯宣府、薊鎮，參將趙傾葵、李光啓、丁碧先後戰死。朝廷再次頒布懸賞所定的報酬條件，購求俺答的人頭，賞賜萬兩白銀，封爲伯爵；捕獲丘富、周原的人賞白銀三百兩，授予三品武職官階。當時丘富等在敵人那裏招集亡命之徒，占有豐州，修築城池保衛自己，修建宫殿，開墾水田，稱作板升。板升，是漢語屋的意思。趙全訓練敵兵，更加通曉進攻作戰之事。俺答非常愛惜他們，每次入侵一定置辦酒食到趙全那裏，詢問計策。

三十五年夏，敵三萬騎犯宣府。游擊張紘迎戰，敗死。冬，掠大同邊，繼掠陝西環、慶諸處，守將孫朝、袁正等却之。其年，土蠻再犯遼東。

三十五年夏天，敵三萬騎兵侵犯宣府。游擊張紘迎戰，戰敗身死。冬天，搶掠大同邊境，接着掠奪陝西環、慶等地，守將孫朝、袁正等打退了敵人。這年，土蠻兩次侵犯遼東。

明年，敵以二萬騎分掠大同邊，殺守備唐天禄、把總汪淵。俺答弟老把都復擁衆數萬入河流口，犯永平及遷安，副總兵蔣承勳力戰死。夏，突

第二年，敵人以二萬騎兵分别劫掠大同邊界，殺死守備唐天禄、把總汪淵。俺答的弟弟老把都又聚衆數萬進入河流口，侵犯永平以及遷安，副總兵蔣承勳竭力作戰陣亡。夏天，突然侵

犯宣府馬尾梁，參將祁勉戰死。秋，復入大同右衛境，攻毀七十餘堡，所殺擄甚衆。冬，俺答子辛愛有妾曰桃松寨，私部目收令哥，懼誅來降。總督楊順自詡爲奇功，致之闕下。辛愛來索，不得，乃縱掠大同諸墩堡，圍右衛數匝。順懼，乃詭言敵願易我以趙全、丘富。本兵許論以爲便，乃遣桃松寨夜逸出塞，紿之西走，陰告辛愛，辛愛執而戮之。敵狎知順無能，圍右衛益急，更分兵犯宣、薊鎮。西鄙震動，右衛烽火斷絶者六閱月。大學士嚴嵩與許論議，欲棄右衛。帝不聽，詔諸臣發兵措餉，而以兵部侍郎江東代順。時故將尚表以饋餉入圍城，悉力捍禦，粟盡食牛馬，徹屋爲薪，士卒無變志。表時出兵突戰，獲俺答孫及婿與其部將各一人。會帝所遣侍郎江東及巡撫楊選、總兵張承勳等各嚴兵進，圍乃解。復掠永昌、凉州及宣府赤城，圍甘州十四日始退。土蠻亦數寇遼東。

三十八年春，老把都、辛愛謀大舉入犯，駐會州，使其諜詭稱東下。總督王忬不能察，遽分兵而東，號令數易，敵遂乘間入薊鎮潘家口，忬得罪。夏，犯大同，轉掠宣府東西二城，駐内地旬日，會久雨乃退。

三十九年，敵聚衆喜峰口外，窺犯薊鎮。大同總兵劉漢出搗其帳於灰河，敵稍遠徙。秋，漢復與參將王孟夏等搗豐州，擒斬一百五十人，焚板升略盡。是歲，寇大同、延綏、薊、遼邊無虚日。明年春，敵自河西踏冰入寇，守備王世臣、千户李虎戰死。秋，犯宣府及居庸。冬，掠陝西、寧夏塞。已，復分兵而東，陷蓋州。

四十一年夏，土蠻入撫順，爲總兵黑春所敗。冬，復攻鳳凰城，春力

犯宣府馬尾梁，參將祁勉戰死。秋天，又進入大同右衛境内，攻克摧毀七十多堡，斬殺擄掠很多。冬天，俺答的兒子辛愛有妾名桃松寨，與部落的頭目收令哥私通，懼怕被殺來投降。總督楊順自我誇耀爲奇功，把她送到朝廷。辛愛來索要，没有得到，就縱兵大肆劫掠大同衆墩堡，層層包圍大同右衛。楊順畏懼，於是謊稱敵人願意用趙全、丘富與我方交换桃松寨。兵部尚書許論認爲有利，就送桃松寨夜晚逃出邊塞，騙她向西跑，暗中告訴辛愛，辛愛捉住她後殺掉。敵人熟知楊順無能，圍攻大同右衛更急，另分兵侵犯宣府、薊鎮。西部邊疆震動，大同右衛一月内烽火斷絶六個月。大學士嚴嵩與許論商議，想放棄大同右衛。皇帝不同意，詔令衆臣發兵置辦糧餉，而用兵部侍郎江東替代楊順。當時原來的將領尚表因送糧餉進入圍城，盡力捍衛抵禦，糧吃完吃牛馬，拆除房屋作爲柴火，士卒没有改變心志的。尚表時常出兵突擊，俘獲俺答的孫子及女婿與他的部將各一人。正逢皇帝派遣侍郎江東及巡撫楊選、總兵張承勳等各自陳兵進擊，圍困纔解除。又劫掠永昌、凉州及宣府赤城，包圍甘州十四天纔退去。土蠻也多次侵犯遼東。

三十八年春天，老把都、辛愛謀劃大舉入犯，駐扎在會州，讓他們的間諜謊稱向東進犯。總督王忬不能明察，匆忙分兵向東進軍，號令多次改變，敵人於是乘間隙進入薊鎮潘家口，王忬獲罪。夏天，侵犯大同，轉而劫掠宣府東西二城，在内地駐扎十日，正逢長時間下雨纔退去。

三十九年，敵人在喜峰口外聚集部衆，窺視侵犯薊鎮。大同總兵劉漢出兵攻打他們在灰河的營帳，敵人稍稍遷徙到遠處。秋天，劉漢又與參將王孟夏等攻打豐州，擒獲斬殺一百五十人，把敵人的房舍幾乎全部焚燒。這年，進犯大同、延綏、薊、遼邊境没有空過一天。第二年春天，敵人自河西踏冰入侵，守備王世臣、千户李虎戰死。秋天，侵犯宣府及居庸。冬天，劫掠陝西、寧夏邊塞。之後，又分兵向東進發，攻克蓋州。

四十一年夏天，土蠻入侵撫順，被總兵黑春打敗。冬天，又攻打鳳凰城，黑春竭力作戰二天

戰二日夜，死之。海、金殺掠尤甚。冬，俺答數犯山西、寧夏塞。延綏總兵趙岢分部鋭卒，令裨將李希靖等東出神木堡，搗敵帳於半坡山，徐執中等西出定邊營，擊敵騎於莜麥湖，皆勝之，斬一百十九級。

四十二年春，敵入宣府滴水崖，劉漢却之。敵遂引而東，數犯遼塞。秋，總兵楊照敗死。時薊遼總督楊選囚繫三衛長通罕，令其諸子更迭爲質。通罕者，辛愛妻父也，冀以牽制辛愛，三衛皆怨。冬，大掠順義、三河。諸將趙溱、孫臏戰死，京師戒嚴。大同總兵姜應熊禦之於密雲，敗之，敵退。詔誅選。明年，土蠻入遼東，都御史劉燾上諸將守禦功，言海水暴漲，敵騎多没者。帝曰："海若效靈。"下有司祭告，燾等皆有賞。冬，敵犯陝西，大掠板橋、響閘兒諸處。

四十四年春，犯遼東寧前小團山，參將線補衮、游擊楊維藩死之。夏，犯肅州，總兵劉承業禦之，再戰皆捷。秋，俺答子黄台吉帥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散掠内地。把總姜汝棟以鋭卒二百伏暗莊堡，猝遇台吉，搏之。台吉墮馬，爲所部奪去。台吉受傷，越日始蘇。明年，俺答屢犯東西諸塞。夏，清河守備郎得功扼之張能峪口，勝之。冬，大同參將崔世榮禦敵於樊皮嶺，及子大朝、大賓俱戰死。時丘富死，趙全在敵中益用事，尊俺答爲帝，治宫殿。期日上棟，忽大風，棟墜傷數人。俺答懼，不敢復居。兵部侍郎譚綸在薊鎮善治兵，全乃説俺答無輕犯薊，大同兵弱，可以逞。

隆慶元年，俺答數犯山西。秋，復率衆數萬分三道入井坪、朔州、老

二夜，陣亡。海、金斬殺劫掠尤其嚴重。冬天，俺答多次進犯山西、寧夏邊塞。延綏總兵趙岢分部下精鋭士卒，令裨將李希靖等由神木堡向東出擊，搗毁敵人在半坡山的營帳，徐執中等由定邊營向西出擊，在莜麥湖攻打敵人的騎兵，都戰勝了敵寇，斬首一百一十九人。

四十二年春天，敵人入侵宣府滴水崖，劉漢打退了敵寇。敵人於是撤退向東進發，多次侵犯遼地關塞。秋天，總兵楊照戰敗陣亡。當時薊遼總督楊選囚禁三衛長官通罕，令他的兒子們交替作人質。通罕，是辛愛的岳父，希望以此牽制辛愛，三衛都怨恨。冬天，大肆劫掠順義、三河。諸將趙溱、孫臏戰死，京城戒嚴。大同總兵姜應熊在密雲抵禦敵人，打敗了敵寇，敵人撤退。詔令誅殺楊選。第二年，土蠻入侵遼東，都御史劉燾呈上衆將領守衛抵禦的功勞，説海水暴漲，敵人的騎兵多被淹没。皇帝説："海神顯靈。"下交主管部門祭告，劉燾等都有賞賜。冬天，敵人侵犯陝西，大肆劫掠板橋、響閘兒等處。

四十四年春天，侵犯遼東寧前小團山，參將線補衮、游擊楊維藩陣亡。夏天，進犯肅州，總兵劉承業抵禦敵寇，兩次戰鬥都獲勝。秋天，俺答的兒子黄台吉率領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然進擊，分散劫掠内地。把總姜汝棟帶領精鋭士卒二百埋伏在暗莊堡，突然與黄台吉相遇，搏擊他。黄台吉墮馬，被部衆奪回。黄台吉受傷，經過一日纔蘇醒。第二年，俺答多次侵犯東西各邊塞。夏天，清河守備郎得功在張能峪口扼制他，戰勝。冬天，大同參將崔世榮在樊皮嶺抵禦敵人，與兒子崔大朝、崔大賓一起戰死。當時丘富死，趙全在敵軍中更有權勢，尊奉俺答爲帝，建造宫殿。在約定的日期上棟梁，忽然起大風，棟梁墜落砸傷多人。俺答畏懼，不敢再居住。兵部侍郎譚綸在薊鎮善於治理軍隊，趙全就勸説俺答不要輕易侵犯薊，大同兵弱，可以得逞。

隆慶元年，俺答多次侵犯山西。秋天，又率領部衆數萬分三路入侵井坪、朔州、老營、偏頭

營、偏頭關諸處。邊將不能禦，遂長驅攻岢嵐及汾州，破石州，殺知州王亮采，屠其民，復大掠孝義、介休、平遥、文水、交城、太谷、隰州間，男女死者數萬。事聞，諸邊臣罰治有差。而三衛勾土蠻同時入寇，薊鎮、昌黎、撫寧、樂亭、盧龍，皆被蹂躪。游騎至灤河，京師震動，三日乃引去。諸將追之，敵出義院口。會大霧，迷失道，墮棒槌崖中，人馬枕藉，死者頗衆，諸將乃趨割其首。

二年，敵犯柴溝，守備韓尚忠戰死。時兵部侍郎王崇古鎮西邊，總兵李成梁守遼東，數以兵邀擊於塞外。敵知有備，入寇稍稀。

四年秋，黄台吉寇錦州，總兵王治道、參將郎得功以十餘騎入敵死。冬，俺答有孫曰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孤，育於俺答妻所。既長，娶婦比吉。把漢復聘襖兒都司女，即俺答外孫女，貌美，俺答奪之。把漢恚，遂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大同巡撫方逢時受之，以告總督王崇古。崇古上言："把漢來歸，非擁衆内附者比，宜給官爵，豐館餼，飭輿馬，以示俺答。俺答急，則使縛送板升諸叛人；不聽，即脅誅把漢牽沮之；又不然，因而撫納，如漢置屬國居烏桓故事，使招其故部，徙近塞。俺答老且死，黄台吉立，則令把漢還，以其衆與台吉抗，我按兵助之。"詔可，授把漢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户。

俺答方西掠吐番，聞之亟引還，約諸部入犯，崇古檄諸道嚴兵禦之。敵使來請命，崇古遣譯者鮑崇德往，言朝廷待把漢甚厚，第能縛板升諸叛人趙全等，旦送至，把漢即夕返矣。

關等處。邊將不能抵禦，於是長驅直入攻打岢嵐及汾州，攻克石州，殺死知州王亮采，屠殺這裏的百姓，又在孝義、介休、平遥、文水、交城、太谷、隰州之間大肆劫掠，男女死者數萬。事情奏報朝廷，衆邊疆守臣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而三衛勾結土蠻同時入侵，薊鎮、昌黎、撫寧、樂亭、盧龍，都遭受蹂躪。小股騎兵到達灤河，京城震動，三日纔退去。衆將追趕敵寇，敵軍出義院口。正逢大霧，迷失道路，墮入棒槌崖中，人馬縱横相枕壓，死者很多，衆將於是争着上前割取他們的首級。

二年，敵人進犯柴溝，守備韓尚忠戰死。當時兵部侍郎王崇古鎮守西部邊疆，總兵李成梁鎮守遼東，多次帶兵在塞外攔擊敵人。敵人知道有所防備，入侵次數逐漸稀少。

四年秋天，黄台吉侵犯錦州，總兵王治道、參將郎得功帶領十多名騎兵衝入敵軍戰死。冬天，俺答有個孫子名把漢那吉，是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的兒子，幼年喪父，在俺答妻子的住所撫育。長大後，娶婦人比吉爲妻。把漢那吉又聘襖兒都司的女兒，就是俺答的外孫女，貌美，俺答把她奪走。把漢那吉忿恨，於是率領他的屬下阿力哥等十人來投降。大同巡撫方逢時接受投降，把此事禀告總督王崇古。王崇古進言："把漢那吉來歸附，不能和擁衆歸附朝廷的人相比，應給官爵，充足館舍糧食，整飭車馬，以給俺答看。俺答着急，就令他綁縛板升的漢族叛徒送來；不聽從，就威脅誅殺把漢那吉牽制挫傷他；又不這樣做，順勢安撫招納，按照漢朝安置屬國居住在烏桓的舊例，使他招撫他的舊部，遷徙到靠近關塞的地方。俺答老將死，黄台吉立，就令把漢那吉返回，帶領他的部衆與黄台吉對抗，我們屯兵幫助他。"詔令許可，授把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户。

俺答正在向西劫掠吐番，聽説此事立即退軍返回，期約衆部落進犯，王崇古傳檄命令各道陳兵抵禦。敵人的使者來請命，王崇古派翻譯人員鮑崇德前往，説朝廷對待把漢那吉十分優厚，祇要能綁縛住在板升的漢族叛徒趙全等，早晨送

俺答大喜，屏人語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若天子幸封我爲王，長北方諸部，孰敢爲患。即死，吾孫當襲封，彼衣食中國，忍倍德乎?"乃益發使與崇德來乞封，且請輸馬，與中國鐵鍋、布帛互市，隨執趙全、李自馨等數人來獻。崇古乃以帝命遣把漢歸，把漢猶戀戀，感泣再拜去。俺答得孫大喜，上表謝。

來，把漢那吉晚上就返回。俺答大喜，摒退其他人說："我不作亂，叛亂是由趙全等製造的。如果天子幸能封我爲王，統領北方各部落，誰敢製造禍患。即使我死了，我的孫子應當承襲爵位，他們的衣食依靠中原之國，忍心背叛嗎?"於是又派使者與鮑崇德來請求册封，并且請求輸送馬匹，交換中原之國的鐵鍋、布帛，接着捆縛趙全、李自馨等多人來進獻。王崇古就按皇帝的命令送把漢那吉回去，把漢那吉仍戀戀不捨，感激涕零拜了兩拜離去。俺答得到孫子非常高興，上表致謝。

崇古因上言："朝廷若允俺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財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八事以請。一，議封號官爵。諸部行輩，俺答爲尊，宜錫以王號，給印信。其大枝如老把都、黄台吉及吉囊長子吉能等，俱宜授以都督。弟任子孫如兀慎打兒漢等四十六枝，授以指揮。其俺答諸婿十餘枝，授以千户。一，定貢額。每歲一入貢，俺答馬十匹，使十人。老把都、吉能、黄台吉八匹，使四人。諸部長各以部落大小爲差，大者四匹，小者二匹，使各二人。通計歲貢馬不得過五百匹，使不得過百五十人。馬分三等，上駟三十進御，餘給價有差，老瘠者不入。其使，歲許六十人進京，餘待境上。使還，聽以馬價市繒布諸物。給酬賞，其賞額視三衛及西蕃諸國。一，議貢期、貢道。以春月及萬壽聖節四方來同之會，使人馬匹及表文自大同左衛驗入，給犒賞。駐邊者，分送各城撫鎮驗賞。入京者，押送自居庸關入。一，立互市。其規如弘治初，北部三貢例。蕃以金、銀、牛馬、皮張、馬尾等物，商販以緞紬、布匹、釜鍋等物。開市

王崇古於是進言："朝廷如果允許俺答受封進貢，衆邊境有多年的安定，可以乘機修整設備。假設敵人違背盟約，我們用多年積蓄的財力，從事戰爭防守，比終年疲於奔命，自救不暇强。"又條列八件事請奏。一，討論分封官爵。衆部行輩，俺答是尊長，應賜予王號，給官印信符。它的大支如老把都、黄台吉以及吉囊的長子吉能等，都應授予都督。弟任子孫如兀慎打兒漢等四十六支，授予指揮。俺答的衆女婿十多支，授予千户。二，確定貢額。每年入貢一次，俺答進馬十匹，使者十人。老把都、吉能、黄台吉進馬八匹，使者四人。衆部落的首長各自按部落大小而不同，大部落進馬四匹，小部落進馬二匹，使者各二人。總計每年貢馬不得超過五百匹，使者不得超過一百五十人。馬分三等，上等馬三十匹供御用，其餘的給價不等，衰老瘠弱的馬不能入貢。他們的使者，每年允許六十人進京，其餘在邊境上等待。使者返回，聽任用馬價買繒布等物。給予酬賞，其賞額和三衛及西番各國一樣。三，議定貢期、進貢道路。在春季以及萬壽聖節四方來朝會的時候，使者馬匹以及表文從大同左衛驗查入境，給予犒賞。駐留在邊境上的人，分別送到各城撫鎮驗查賞賜。入京的人，押送從居庸關進入。四，設立貿易。其規定按照弘治初年，北部三次進貢的制度。番人用金、銀、牛馬、皮張、馬尾等物，商販用緞綢、布匹、釜鍋等物。開市的日子，來的人帶領三百人駐留邊外，我軍士兵五百駐守市場，期限一個

日，來者以三百人駐邊外，我兵五百駐市場，期盡一月。市場，陝西三邊有原立場堡，大同應於左衛北威遠堡邊外，宣府應於萬全右衛、張家口邊外，山西應於水泉營邊外。一，議撫賞。守市兵人布二匹，部長緞二匹、紬二匹。以好至邊者，酌來使大小，量加賞犒。一，議歸降。通貢後，降者不分有罪無罪，免收納。其華人被擄歸正者，查別無竊盜，乃許入。一，審經權。一，戒狡飾。

疏入，下廷臣議。帝終從崇古言，詔封俺答爲順義王，賜紅蟒衣一襲；昆都力哈、黃台吉授都督同知，各賜紅獅子衣一襲、綵幣四表裏；賓兔台吉等十人，授指揮同知；那木兒台吉等十九人，授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授正千户；阿拜台吉等十二人，授副千户；恰台吉等二人，授百户。昆都力哈，即老把都也。兵部采崇古議，定市令。秋市成，凡得馬五百餘匹，賜俺答等綵幣有差。西部吉能及其侄切盡等亦請市，詔予市紅山墩暨清水營。市成，亦封吉能爲都督同知。已而俺答請金字經及剌麻僧，詔給之。崇古復請王印，詔予鍍金銀印。俺答老佞佛，復請於海南建寺，詔賜寺額仰華。俺答常遠處青山，二子，曰賓兔，居松山，直蘭州之北，曰丙兔，居西海，直河州之西，并求互市，多桀驁。俺答諭之，亦漸馴。

自是，約束諸部無入犯，歲來貢市，西塞以寧。而東部土蠻數擁衆寇遼塞。總兵李成梁敗之於卓山，斬五百八十餘級，守備曹簠復敗之於長勝堡。神宗即位，頻年入犯。

萬曆六年，成梁率游擊秦得倚等擊敵於東昌堡，斬部長九人，餘級八

月。市場，陝西三邊有原來設立的場堡，大同應在左衛北面威遠堡邊外，宣府應在萬全右衛、張家口邊外，山西應在水泉營邊外。五，討論撫慰獎賞。駐守市場的士兵每人布二匹，部落首長緞二匹、綢二匹。因友好來到邊境的，斟酌來使官級的大小，酌量增加犒賞。六，討論歸順投降。通貢以後，投降的人不分有罪無罪，免於收納。其中華人被擄掠又返回的人，查明別無盜竊等不法行爲，纔允許進入。七，審察經常與權宜之計。八，戒除狡猾虛飾。

奏疏呈上，交付朝廷大臣商議。皇帝最終聽從了王崇古的意見，下詔册封俺答爲順義王，賜紅蟒衣一套；昆都力哈、黃台吉授官都督同知，各賜紅獅子衣一套、綵幣四表裏；賓兔台吉等十人，授官指揮同知；那木兒台吉等十九人，授官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授官正千户；阿拜台吉等十二人，授官副千户；恰台吉等二人，授官百户。昆都力哈，就是老把都。兵部采納王崇古的提議，制定開關互市的法令。秋天貿易結束，共得馬五百多匹，賜俺答等綵幣不等。西部吉能及他的侄子切盡等也請求進行貿易，下詔准予在紅山墩和清水營進行貿易。貿易完成，也封吉能爲都督同知。不久俺答請求金字經以及喇嘛僧，詔令供給。王崇古又請求王印，詔令給予鍍金銀印。俺答年老，迷信佛教，又請求在海南建寺廟，詔令賜寺牌匾爲仰華。俺答常遠遠地居住在青山，兩個兒子，一個叫賓兔，居住在松山，在蘭州的北面，一個叫丙兔，居住在西海，在河州的西面，都要求進行貿易，多凶悍倔强。俺答曉諭他們，也逐漸馴服。

自此，約束衆部落不再入犯，每年來進貢貿易，西部邊塞得以安寧。但是東部土蠻多次聚衆侵犯遼邊塞。總兵李成梁在卓山打敗敵人，斬首五百八十餘人，守備曹簠又在長勝堡打敗敵人。神宗即位，連年入侵。

萬曆六年，李成梁率領游擊秦得倚等在東昌堡攻打敵人，斬殺敵部落首領九人，其餘敵寇八

百八十四，總督梁夢龍以聞。帝大悅，祭告郊廟，御皇極門宣捷。

七年冬，土蠻四萬騎入錦川營。夢龍、成梁及總兵戚繼光等已預受大學士張居正方略，并力備禦，敵始退。自是，敵數入，成梁等數敗之，輒斬其巨魁，又時襲擊於塞外，多所斬獲。敵畏之，少戢，成梁遂以功封寧遠伯。

俺答既就市，事朝廷甚謹。部下卒有掠奪邊氓者，必罰治之，且稽首謝罪，朝廷亦厚加賞賚。十年春，俺答死，帝特賜祭七壇、綵緞十二表裏、布百匹，示優恤。其妻哈屯率子黄台吉等，上表進馬謝，復賜幣布有差。封黄台吉爲順義王，改名乞慶哈。立三歲而死，朝廷給恤典如例。

十五年春，子撦力克嗣。其妻三娘子，故俺答所奪之外孫女而爲婦者也，歷配三王，主兵柄，爲中國守邊保塞，衆畏服之，乃敕封爲忠順夫人，自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二十年。及撦力克西行遠邊，而套部莊禿賴等據水塘，卜失兔、火落赤等據莽剌、捏工兩川，數犯甘、凉、洮、岷、西寧間。他部落亡慮數十種，出没塞下，順逆不常。帝惡之，十九年，詔并停撦力克市賞。已而撦力克叩邊輸服，率衆東歸，獨莊禿賴、卜失兔等寇抄如故。其年冬，别部明安、土昧分犯榆林邊，總兵杜桐禦之，斬獲五百人，殺明安。

二十年，寧夏叛將哱拜等勾卜失兔、莊禿賴等，大舉入寇，總兵李如松擊敗之。二十二年，延綏巡撫李春光奏："套部納款已久，自明安被戮而寇恨深，西夏黨逆而貢市絶，延鎮連年多事。今東西各部皆乞款，而卜失兔挾私叵測，邊長兵寡，制禦爲

百八十四人，總督梁夢龍呈報朝廷。皇帝大喜，祭告郊廟，駕臨皇極門宣告捷報。

七年冬天，土蠻四萬騎兵入侵錦川營。梁夢龍、李成梁及總兵戚繼光等已經預先接受大學士張居正的策略，合力防備抵禦，敵人纔退去。自此，敵人多次入侵，李成梁等多次打敗他們，總是斬殺敵人的大首領，又時常到塞外襲擊，多有斬殺俘獲。敵人畏懼，稍稍收斂，李成梁於是因功封爲寧遠伯。

俺答前往貿易以後，侍奉朝廷十分謹慎。部下士兵有掠奪邊疆百姓的，一定懲罰處治，并且叩頭謝罪，朝廷也厚加賞賜。十年春天，俺答死，皇帝特别賜祭七壇、綵緞十二表裏、布百匹，表示從優撫恤。他的妻子哈屯率領兒子黄台吉等，上表進馬謝恩，又賜幣布不等。封黄台吉爲順義王，改名乞慶哈。立位三年後死去，朝廷按制度給予撫恤。

十五年春天，兒子撦力克繼承王位。他的妻子三娘子，是已故的俺答所奪的外孫女而作妻子的人，歷經婚配三王，掌管兵柄，爲中原之國守邊保塞，衆人敬畏順服她，於是敕令封爲忠順夫人，自宣大到甘肅不發生戰争二十年。到撦力克西行至遠邊，而河套部落莊禿賴等占據水塘，卜失兔、火落赤等占據莽剌、捏工兩川，多次進犯甘、凉、洮、岷、西寧。其他部落大約數十種，出没於邊塞下，歸順叛逆無常。皇帝憎惡他們，十九年，詔令一并停發撦力克進行貿易的賞賜。不久撦力克叩邊歸服，率領部衆東歸，惟獨莊禿賴、卜失兔等依舊侵犯抄掠。同年冬天，另部明安、土昧分别侵犯榆林邊境，總兵杜桐抵禦敵寇，斬殺俘獲五百人，殺死明安。

二十年，寧夏叛將哱拜等勾結卜失兔、莊禿賴等，大舉入侵，總兵李如松擊敗敵人。二十二年，延綏巡撫李春光奏報："河套部落歸服已久，自從明安被殺而賊寇的仇恨加深，西夏結黨叛逆而進貢貿易斷絶，延鎮連年多戰事。現在東西各部都請求歸服，但是卜失兔挾有私心不可推測，邊境漫長兵少，難以制止防禦。應探察敵情，審

難。宜察敵情，審時勢。敵入犯則血戰，偶或小失，應寬吏議。倘敵真心效順，相機議撫，不可忘戰備也。"帝命兵部傳飭各邊。秋，卜失兔入固原，游擊史見戰死。延綏總兵麻貴禦之，閱月始退。全陝震動。其年，東部炒花犯鎮武堡，總兵董一元與戰，大破之。明年春，松部宰僧等犯陝西，總督葉夢熊督却之。秋，海部永邵卜犯西寧，總督三邊李汶檄參將達雲、游擊白澤暨馬其撒、卜爾加諸屬番，設伏邀擊，大敗之，斬六百八十三級。捷聞，帝大悦，且以屬番效命，追叙前總制鄭雒功，賞賚并及雒。

二十四年春，總督李汶以勁兵分三道出塞，襲卜失兔營，共斬四百九級，獲馬畜器械數千。火落赤部衆復窺伺洮州，汶遣參將周國柱等擊之於莽剌川腦，斬一百三十六級。秋，著力兔、阿赤兔、火落赤等合謀犯西邊，炒花亦擁衆犯廣寧，守將皆嚴兵却之。二十五年秋，海部寇甘鎮，官軍擊走之。冬，炒花糾土蠻諸部寇遼東，殺掠無算。明年夏，復寇遼東，總兵李如松遠出搗巢，死之。冬，汶等分道出襲火落赤等於松山，走之，復其地。

二十七年，詔復撦力克市賞。時汶等築松山，諸部紛叛，延、寧守臣共擊之，殺獲甲首幾三千。明年，著力兔、宰僧、莊秃賴等乞通款，不許。邊臣王見賓等復爲請，詔復套部貢市。

三十一年，海部數入陝西塞，兵備副使李自實，總兵蕭如薰、達雲等，擊走之。三十三年夏，東部宰賽誘殺慶雲堡守禦熊鑰，詔革其市賞。

三十五年夏，總督徐三畏言：

時度勢。敵人入侵就血戰，偶或有小的失誤，應令司法官審判從寬。倘若敵人真心效力歸順，根據實際情況議定安撫，不可忘記防備戰争。"皇帝命令兵部傳令整飭各邊。秋天，卜失兔入侵固原，游擊史見戰死。延綏總兵麻貴抵禦敵寇，經過一個月纔退去。整個陝西震動。同年，東部炒花侵犯鎮武堡，總兵董一元與敵人交戰，大敗敵寇。第二年春天，松部宰僧等進犯陝西，總督葉夢熊督率軍隊打退敵人。秋天，海部永邵卜侵犯西寧，總督三邊李汶傳檄文令參將達雲、游擊白澤和馬其撒、卜爾加衆屬番，設埋伏攔擊，大敗敵人，斬首六百八十三人。捷報呈奏朝廷，皇帝大喜，并且因屬番效命，追録前總制鄭雒的功勞，賞賜一并施及鄭雒。

二十四年春天，總督李汶帶領精兵分三路出塞，襲擊卜失兔營寨，共斬首四百零九人，獲取馬畜器械數千。火落赤部衆又窺伺洮州，李汶派參將周國柱等在莽剌川腦攻打敵人，斬首一百三十六人。秋天，著力兔、阿赤兔、火落赤等合謀侵犯西部邊境，炒花也聚衆侵犯廣寧，守將都整頓軍隊打退敵人。二十五年秋天，海部侵犯甘鎮，官軍攻擊打跑了敵寇。冬天，炒花糾集土蠻衆部侵犯遼東，斬殺劫掠無數。第二年夏天，又侵犯遼東，總兵李如松遠出攻打敵人巢穴，戰死。冬天，李汶等在松山分道出擊火落赤等，趕走敵人，收復失地。

二十七年，下詔恢復與撦力克的貿易和獎賞。當時李汶等建築松山，衆部落紛紛反叛，延、寧守臣共同攻擊敵人，斬殺獲得甲士的首級近三千。第二年，著力兔、宰僧、莊秃賴請求歸順言和，不允許。守邊大臣王見賓等又爲他們奏請，詔令恢復套部的進貢貿易。

三十一年，海部數次入侵陝西要塞，兵備副使李自實，總兵蕭如薰、達雲等人，擊敗并趕走敵寇。三十三年夏天，東部宰賽設計殺死慶雲堡守禦熊鑰，詔令革除其貿易賞賜。

三十五年夏天，總督徐三畏說："河套的部

"河套之部與河東之部不同。東部事統於一，約誓定，歷三十年不變。套部分四十二枝，各相雄長，卜失兔徒建空名於上。西則火落赤最狡，要挾最無厭；中則擺言太以父明安之死，無歲不犯；東則沙計爭爲監市，與炒花朋逞。西陲搶攘非一日矣。然衆雖號十萬，分爲四十二枝，多者不過二三千騎，少者一二千騎耳。宜分其勢，納其款，俾先順者獲賞，後至者拒剿。仍須主戰以張國威。"時已許宰賽及火落赤諸部復貢市矣。

落與河東的部落不同。河東部落遵從統一，誓言約定，歷經三十年不變。套部落分四十二支，各自稱雄稱長，卜失兔衹在上面設立空名。西面火落赤最狡黠，要挾最不滿足；中間擺言太因父親明安的死，没有哪年不進犯；東面沙計争做管理市場的牙人，與炒花結黨逞雄。西部邊境紛亂不是一天了。但是部衆雖然號稱十萬，分爲四十二支，多的不過二三千騎兵，少的一二千騎兵罷了。應分散他們的勢力，接納他們歸服，使先順服的人獲得賞賜，後來的人拒絶并予以剿除。仍需主戰以張揚國威。"當時已經允許宰賽以及火落赤等部落恢復貿易了。

未幾，撦力克死，未有嗣，忠順夫人率所部仍效貢職。西部銀定、歹青數擁衆犯東西邊。延綏部猛克什力亦以挾賞故，常沿邊抄掠。卜失兔欲婚於忠順，忠順拒之。其所部素囊台吉、五路台吉等，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四十一年，卜失兔始婚於忠順，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爲請封。忠順夫人旋卒，詔封卜失兔爲順義王，而以把漢比吉素效恭順，封忠義夫人。卜失兔爲撦力克孫，襲封時，已少衰，所制止山、大二鎮外十二部。其部長五路、素囊及兀慎台吉等，兵力皆與順義埒。朝廷因宣大總督涂宗濬言，各予升賞如例。

不久，撦力克死，没有後嗣，忠順夫人率領部衆仍然獻納貢品。西部銀定、歹青多次聚衆進犯東西邊境。延綏部落的猛克什力也爲了要挾封賞的緣故，常常沿邊境劫掠。卜失兔想與忠順夫人結爲婚姻，忠順夫人拒絶了他。他部落的素囊台吉、五路台吉等，各不相讓，封號長久没有確定。四十一年，卜失兔纔與忠順夫人結婚，東、西各部落的首領都寫奏狀爲他請封。忠順夫人不久去世，詔令封卜失兔爲順義王，而因把漢比吉一向效法恭順，封忠義夫人。卜失兔是撦力克的孫子，承襲册封時，已逐漸衰老，控制的衹有山、大二鎮外的十二個部落。他們的部落首領五路台吉、素囊台吉以及兀慎台吉等，兵力都與順義王相當。朝廷因宣大總督涂宗濬的進言，按制度分别給予提升賞賜。

其年，炒花糾虎墩兔三犯遼東。虎墩兔者，居插漢兒地，亦曰插漢兒王子，元裔也。其祖打來孫始駐牧宣塞外，俺答方强，懼爲所并，乃徙帳於遼，收福餘雜部，數入掠薊西，四傳至虎墩兔，遂益盛。明年夏，炒花復合宰賽、煖兔以三萬騎入掠，至平虜、大寧。既求撫賞，許之。

同年，炒花糾集虎墩兔三次進犯遼東。虎墩兔，居住在插漢兒地區，也名插漢兒王子，是元朝的後裔。他的祖先打來孫起初在宣塞外駐守放牧，俺答正强盛，懼怕被吞并，於是遷徙到遼，收福餘雜部，多次入犯劫掠薊西，四代傳位到虎墩兔，於是更加强盛。第二年夏天，炒花又糾合宰賽、煖兔帶領三萬騎兵入侵劫掠，到平虜、大寧。請求安撫賞賜，皇上允許。

四十二年，猛克什力寇懷遠及保寧。延綏總兵官秉忠等破之，斬二百二十一級。明年，插部數犯遼東。已，掠義州，攻陷大安堡，兵民死者

四十二年，猛克什力侵犯懷遠以及保寧。延綏總兵官秉忠等打敗敵人，斬首二百二十一人。第二年，插部多次侵犯遼東。隨後，劫掠義州，攻陷大安堡，兵民死亡的很多。

甚衆。

四十四年，總兵杜文焕數破套部猛克什力等於延綏邊，火落赤、擺言太及吉能、切盡、歹青、沙計東西諸部皆懼，先後來請貢市。

四十四年，總兵杜文焕多次在延綏邊境攻克套部猛克什力等，火落赤、擺言太以及吉能、切盡、歹青、沙計東西衆部落都畏懼，先後來請求進貢貿易。

四十六年，我大清兵起，略撫順及開原，插部乘隙擁衆挾賞。西部阿暈妻滿旦亦以萬騎自石塘路入掠薊鎮白馬關及高家、馮家諸堡。游擊朱萬良禦之，被圍。羽書日數十至，中外戒嚴。頃之，滿旦亦叩關乞通貢。

四十六年，我大清兵興起，奪取撫順及開原，插部乘空隙聚衆要挾給予賞賜。西部阿暈的妻子滿旦也帶領一萬騎兵從石塘路入侵劫掠薊鎮白馬關以及高家、馮家等堡。游擊朱萬良抵禦敵寇，被圍困。插有羽毛的緊急文書一天到達幾十封，朝廷内外戒嚴。不久，滿旦也叩關請求歸服通貢。

四十七年，大清兵滅宰賽及北關金台什、布羊古等。金台什孫女爲虎墩兔婦，於是薊遼總督文球、巡撫周永春等以利啖之，俾聯結炒花諸部，以捍大清兵，給白金四千。明年，爲泰昌元年，加賞至四萬。虎乃揚言助中國，邀索無厭。

四十七年，大清兵消滅宰賽以及北關金台什、布羊古等。金台什的孫女是虎墩兔的妻子，於是薊遼總督文球、巡撫周永春等用好處引誘他，令他聯合炒花等部落，以抵禦大清兵，給予白銀四千兩。第二年，是泰昌元年，加賞到四萬。虎墩兔於是揚言幫助中原之國，索求不得滿足。

天啓元年秋，吉能犯延綏邊，榆林總兵杜文焕擊敗之。明年春，復大掠延安黄花峪，深入六百里，殺掠居民數萬。三年春，銀定糾衆再掠西邊，官軍擊敗之。明年春，復謀入故巢，犯松山，爲守臣馮任等所敗。夏，遂糾海西古六台吉等犯甘肅，總兵董繼舒擊之，斬三百餘級。其年，歹青以領賞嘩於邊，邊人格殺之。歹青，虎墩兔近屬也，邊臣議歲給償命銀一萬三千有奇，而虎怏怏，益思颺去。未幾，大清兵襲破炒花，所部皆散亡，半歸於插漢。時卜失兔益衰，號令不行於諸部，部長干兒罵等歲數犯延綏諸邊。七慶台吉及敖目比吉、毛乞炭比吉等，亦各擁衆往來窺伺塞下。

天啓元年秋天，吉能侵犯延綏邊境，榆林總兵杜文焕擊敗敵寇。第二年春天，又大肆劫掠延安黄花峪，深入六百里，殺戮劫掠居民數萬。三年春天，銀定糾集部衆再次劫掠西部邊境，官軍擊敗敵人。第二年春天，又圖謀入故巢，侵犯松山，被守臣馮任等打敗。夏天，便糾集海西古六台吉等侵犯甘肅，總兵董繼舒迎擊敵寇，斬首三百餘人。同年，歹青爲領賞在邊境喧鬧，邊人擊殺了他。歹青，是虎墩兔的近親，邊疆守臣決議每年供給償命銀一萬三千多兩，但是虎墩兔怏怏不樂，更想離去。不久，大清兵襲擊打敗炒花，部衆都離散，一半歸服插漢。當時卜失兔更加衰弱，號令在衆部落不能施行，部落首領干兒罵等每年多次侵犯延綏等邊境。七慶台吉及敖目比吉、毛乞炭比吉等，也各自聚衆往來窺伺邊塞。

崇禎元年，虎墩兔攻哈喇嗔及白言台吉、卜失兔諸部，皆破之，遂乘勝入犯宣大塞。秋，帝御平臺，召

崇禎元年，虎墩兔攻打哈喇嗔以及白言台吉、卜失兔等部落，都攻克了他們，於是乘勝入侵宣大要塞。秋天，皇帝駕臨平臺，召見總督

總督王象乾，詢以方略，象乾對言："禦插之道，宜令其自相攻。今卜失兔西走套内，白台吉挺身免，而哈喇嗔所部多被擄，不足用。永邵卜最强，約三十萬人，合卜失兔所部并聯絡朵顏三十六家及哈喇嗔餘衆，可以禦插漢。然與其構之，不如撫而用之。"帝曰："插漢意不受撫，奈何?"對曰："當從容籠絡。"帝曰："如不款何?"象乾復密奏，帝善之，命往與督師袁崇煥共計。象乾至邊，與崇煥議合，皆言西靖而東自寧，虎不款，而東西并急，因定歲予插金八萬一千兩，以示羈縻。

王象乾，咨詢策略，王象乾對答道："抵禦插漢部的方法，應令他們自相攻打。現在卜失兔向西逃到河套内，白台吉脱身免死，而哈喇嗔的部衆多被俘虜，不足以任用。永邵卜最强大，約三十萬人，會合卜失兔的部衆并且聯絡朵顏三十六家以及哈喇嗔的餘部，可以抵禦插漢。但是與其挑起他們之間交戰，不如安撫任用他們。"皇帝説："插漢不願意接受安撫，怎麽辦?"對答説："應當委婉籠絡。"皇帝説："如果不歸服怎麽辦?"王象乾又密奏，皇帝認爲對，命他前往與督師袁崇煥共同謀劃。王象乾到邊境，與袁崇煥的意見相合，都説西面安静東面自然會安寧，虎墩兔不歸服，而東西邊境的情况都危急，於是决定每年供給插漢金八萬一千兩，以示籠絡。

大同巡撫張宗衡上言："插來宣大，駐新城，去大同僅二百里，三閲月未敢近前，飢餓窮乏，插與我等耳。插恃撫金爲命，兩年不得，資用已竭，食盡馬乏，暴骨成莽。插之望款不啻望歲，而我遺之金繒、牛羊、茶果、米穀無算，是我適中其欲也。插咆烋悖慢，耳目不忍睹聞，方急款尚如是。使插士馬豐飽，其憑陵狂逞，可勝道哉?"象乾言："款局垂成而復棼之，既示插以不信，亦非所以爲國謀。"疏入，帝是象乾議，詔宗衡毋得異同。

大同巡撫張宗衡進言："插漢來宣大，駐扎在新城，距大同僅二百里，過了三個月不敢近前，飢餓窮乏，插漢與我們相同。插漢倚恃撫慰金維持生活，兩年没有得到，資財已竭盡，食物耗盡戰馬疲乏，尸骨像草叢一樣遍地暴露。插漢渴望歸服和渴望好的年成一樣迫切，而我們送他們金繒、牛羊、茶果、米穀無數，是我們剛好滿足了他們的欲望。插漢咆哮傲慢，使人眼不忍看耳不忍聽，正急於歸服尚且如此。假使插漢兵馬充足，他們欺凌放肆的情形，還能言説嗎?"王象乾説："歸服的局面接近完成却又擾亂它，既向插漢顯示出不講信用，也不是爲國家圖謀的方法。"奏疏呈入，皇帝贊同王象乾的意見，詔令張宗衡不得有異議。

明年秋，虎復擁衆至延綏紅水灘，乞增賞未遂，即縱掠塞外，總兵吴自勉禦却之。既而東附大清兵攻龍門。未幾，爲大清兵所擊。六年夏，插漢聞大清兵至，盡驅部衆渡河遠遁。是時，韃靼諸部先後歸附於大清。明年，大清兵遂大會諸部於兀蘇河南岡，頒軍律焉。而虎已卒，乃追至上都城，盡俘插漢妻孥部衆。

第二年秋天，虎墩兔又聚衆到延綏紅水灘，請求增加獎賞没有如願，就放縱士兵劫掠塞外，總兵吴自勉抵禦打退他們。隨後向東歸附大清兵攻打龍門。不久，被大清兵攻擊。六年夏天，插漢聽説大清兵到來，帶領全部部衆渡河遠遠遁逃。此時，韃靼衆部落先後歸附大清。第二年，大清兵就在兀蘇河南岡大舉會集衆部落，頒布軍紀。但是虎墩兔已經死去，於是追趕到上都城，全部俘虜插漢妻子兒女和部衆。

其後，套部歲入寧夏、甘、凉境，巡撫陳奇瑜、總兵馬世龍、督師

此後，河套部落每年入犯寧夏、甘、凉邊境，巡撫陳奇瑜、總兵馬世龍、督師洪承疇等總

洪承疇等輒擊敗之。套部于兒罵，亦爲總兵尤世禄所斬。迄明世，邊陲無寧，致中原盗賊蜂起。當事者狃與俺答等貢市之便，見插之恣於東也，謂歲捐金錢數十萬，冀苟安旦夕，且覬收之爲用，而卒不得。迫其後也，明未亡，而插先斃，諸部皆折入於大清。國計愈困，邊事愈棘，朝議愈紛，明亦遂不可爲矣。

韃靼地，東至兀良哈，西至瓦剌。當洪、永、宣世，國家全盛，頗受戎索，然畔服亦靡常。正統後，邊備廢弛，聲靈不振。諸部長多以雄傑之姿，恃其暴强，迭出與中夏抗。邊境之禍，遂與明終始云。

能擊敗敵寇。河套部落于兒罵，也被總兵尤世禄斬殺。明朝自始至終，邊境不安寧，致使中原盗賊蜂起。掌權的人貪圖與俺答等進行貿易的好處，看到插漢在東部恣肆，認爲每年捐助金錢數十萬，希望暫且得到安定，并且希望收服他們爲自己所用，但終究没有實現。到了後來，明朝還没有滅亡，插漢就先滅亡了，衆部落都歸入大清。國家的生計更加困頓，邊境的戰事更加緊急，朝臣的議論更加紛紜，明朝也於是不能有所作爲了。

韃靼的地域，東到兀良哈，西到瓦剌。在洪武、永樂、宣德年間，國家全盛，很受法令約束，但是反叛歸服也無常。正統以後，邊境防備鬆弛，聲威不振。衆部落首領多以雄偉特出的姿態，倚恃他們强大的暴力，屢次出塞與中夏對抗。邊境的禍害，於是與明朝始終相伴。

明史卷三百二十八

列傳第二百十六

外國(九)

瓦剌　朵顏 福餘 泰寧

瓦剌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韃靼西。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兒據之。死，衆分爲三，其渠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

成祖即位，遣使往告。永樂初，復數使鎮撫答哈帖木兒等諭之，并賜馬哈木等文綺有差。六年冬，馬哈木等遣暖答失等隨亦剌思來朝貢馬，仍請封。明年夏，封馬哈木爲特進金紫光禄大夫、順寧王；太平爲特進金紫光禄大夫、賢義王；把禿孛羅爲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安樂王；賜印誥。暖答失等宴賚如例。

八年春，瓦剌復貢馬謝恩。自是，歲一入貢。

時元主本雅失里偕其屬阿魯台居漠北，馬哈木乃以兵襲破之。八年，帝既自將擊破本雅失里及阿魯台兵，馬哈木上言請得早爲滅寇計。十年，馬哈木遂攻殺本雅失里。復上言欲獻故元傳國璽，慮阿魯台來邀，請中國除之；脱脱不花子在中國，請遣還；部屬多從戰有勞，請加賞賚；又瓦剌士馬强，請予軍器。帝曰："瓦剌驕矣，然不足較。"賚其使而遣之。明

瓦剌，是蒙古部落，在韃靼的西面。元朝滅亡後，它擅權的大臣猛可帖木兒占據了瓦剌。死後，部衆分成三部分，他們的首領叫作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

成祖即位，派遣使者前去諭告。永樂初年，又多次派遣鎮撫答哈帖木兒等訓諭他們，并且賜給馬哈木等紋綺多少不一。六年冬天，馬哈木等派遣暖答失等隨從亦剌思前來朝拜獻馬，并且請求封給官爵。第二年夏天，封馬哈木爲特進金紫光禄大夫、順寧王；太平爲特進金紫光禄大夫、賢義王；把禿孛羅爲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安樂王；賜給官印和封官爵的詔書。按制度宴請賞賜暖失答等。

八年春天，瓦剌又進獻馬匹謝恩。從此，每年向朝廷進貢一次。

當時，元朝君主本雅失里同他的屬下阿魯台住在漠北，馬哈木就率兵襲擊打敗了他們。八年，皇帝親自率軍擊敗本雅失里和阿魯台，馬哈木進言請求及早籌劃消滅賊寇的謀略。十年，馬哈木於是進攻殺死本雅失里。又進言要獻已亡的元朝傳國玉璽，擔心阿魯台來攔截，請求中原國家除掉他；脱脱不花的兒子在中原，請求遣送回去；部下大多隨從作戰有功勞，請求加以賞賜；又瓦剌兵馬强壯，請求給予兵器。皇帝説："瓦剌驕傲了，但不值得計較。"賞賜他的使者後遣

年，馬哈木留敕使不遣，復請以甘肅、寧夏歸附韃靼者多其所親，請給還。帝怒，命中官海童切責之。冬，馬哈木等擁兵飲馬河，將入犯，而揚言襲阿魯台。開平守將以聞，帝詔親征。明年夏，駐蹕忽蘭忽失溫。三部埽境來戰，帝麾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等先嘗之，而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斬王子十餘人，部衆數千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土剌河。馬哈木等脱身遁，乃班師。明年春，馬哈木等貢馬謝罪，且還前所留使，詞卑。帝曰："瓦剌故不足較。"受其獻，館其使者。明年，瓦剌與阿魯台戰，敗走。未幾，馬哈木死，海童歸言，瓦剌拒命由順寧，順寧死，賢義、安樂皆可撫。帝因復使海童往勞太平、把禿孛羅。

十六年春，海童偕瓦剌貢使來。馬哈木子脱懽請襲爵，帝封爲順寧王。而海童及都督蘇火耳灰等以綵幣往賜太平、把禿孛羅及弟昂克，别遣使祭故順寧王。自是，瓦剌復奉貢。

二十年，瓦剌侵掠哈密，朝廷責之，遣使謝罪。二十二年冬，瓦剌部屬賽因打力來降，命爲所鎮撫，賜綵幣、襲衣、鞍馬，仍令有司給供具。自後來歸者悉如例。

宣德元年，太平死，子捏烈忽嗣。時脱懽與阿魯台戰，敗之，遁母納山、察罕腦剌間。宣德九年，脱懽襲殺阿魯台，遣使來告，且請獻玉璽。帝賜敕曰："王殺阿魯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仍賜紵絲五十表裏。

送他們回去。第二年，馬哈木扣留皇帝的使者不遣送，又請求因甘肅、寧夏歸附韃靼的多是他的親族，請求還給他。皇帝憤怒了，命令宦官海童嚴厲斥責他。這年冬天，馬哈木等聚兵飲馬河，打算入侵，却揚言説是襲擊阿魯台。開平守將上報朝廷，皇帝詔令親自征討。第二年夏天，皇帝暫駐忽蘭忽失溫。三個部落聚集境内全部兵力前來交戰，皇帝指揮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等先試探他們，而後親自率領鐵騎疾速攻打，大敗敵人，斬殺十多名王子，部下兵衆幾千人。追擊逃敵，越過兩座高山，到達土剌河。馬哈木等脱身逃走，皇帝纔回軍。第二年春天，馬哈木等進獻馬匹承認罪過，并且歸還以前所扣留的使者，言辭謙恭。皇帝説："瓦剌本來就不值得計較。"接受他的進獻，安置他的使者。第二年，瓦剌與阿魯台交戰，戰敗逃走。不久，馬哈木死去，海童返回説，瓦剌抗拒命令是由於順寧王，順寧王死，賢義王、安樂王都可以招撫。皇帝因而又派遣海童前去慰勞太平、把禿孛羅。

十六年春天，海童偕同瓦剌進貢的使臣回來。馬哈木的兒子脱懽請求繼承王位，皇帝封他做順寧王。而海童及都督蘇火耳灰等用綵幣前去賜給太平、把禿孛羅和弟弟昂克，另派使者祭奠已故的順寧王。從此，瓦剌又進貢。

二十年，瓦剌侵犯掠奪哈密，朝廷斥責了它，瓦剌派遣使者承認罪過請求原諒。二十二年冬天，瓦剌部下賽因打力前來投降，朝廷命令進行安撫，賜給綵幣、成套衣服、鞍馬，并且令主管部門供給生活用品。以後前來歸附的都按此例辦。

宣德元年，太平死去，兒子捏烈忽繼承王位。當時脱懽與阿魯台交戰，打敗了他，阿魯台逃到母納山、察罕腦剌之間的地區。宣德九年，脱懽襲擊殺死了阿魯台，派遣使者前來報告，并且請求進獻玉璽。皇帝賜敕書説："國王你殺死了阿魯台，看到國王你能够報了累世的寃仇，很好。但是國王你説到玉璽，國家傳世的長短，完全不在於此。國王你得到了它，你使用它就是了。"於是賜給紵絲五十表裏。

正統元年冬，成國公朱勇言："近瓦剌脱懽以兵迫逐韃靼朵兒只伯，恐吞并之，日益强大。乞敕各邊廣儲積，以備不虞。"帝嘉納之。未幾，脱懽内殺其賢義、安樂兩王，盡有其衆，欲自稱可汗，衆不可，乃共立脱脱不花，以先所并阿魯台衆歸之。自爲丞相，居漠北，哈喇嗔等部俱屬焉。已，襲破朵兒只伯，復脅誘朵顔諸衛，窺伺塞下。

正統元年冬天，成國公朱勇説："近來瓦剌的脱懽率兵驅逐韃靼的朵兒只伯，恐怕吞并了它後，日益强大。請求敕令各個邊鎮廣爲儲備，以防不測。"皇帝贊許地采納了他的進言。不久，脱懽殺死國内的賢義、安樂兩個王，全部擁有了他們的部衆，想要自稱可汗，部衆不同意，於是共同扶立脱脱不花，把以前所吞并的阿魯台的部衆歸他。自己做丞相，住在漠北，哈喇嗔等部落都隸屬於他。之後，襲擊打敗朵兒只伯，又脅迫引誘朵顔等衛，對北方邊境地區懷有非分的企圖。

四年，脱懽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於是北部皆服屬也先，脱脱不花具空名，不復相制。每入貢，主臣并使，朝廷亦兩敕答之；賜賚甚厚，并及其妻子、部長。故事，瓦使不過五十人。利朝廷爵賞，歲增至二千餘人。屢敕，不奉約。使往來多行殺掠，又挾他部與俱，邀索中國貴重難得之物。稍不饜，輒造釁端，所賜財物亦歲增。也先攻破哈密，執王及王母，既而歸之。又結婚沙州、赤斤蒙古諸衛，破兀良哈，脅朝鮮。邊將知必大爲寇，屢疏聞，止敕戒防禦而已。

四年，脱懽死去，兒子也先繼位，稱作太師淮王。於是北方的部落都順從歸屬也先，脱脱不花徒具空名，不能再制約他。每次向朝廷進貢，主臣共同派使者，朝廷也用兩份敕書酬答；賞賜非常豐厚，并施及他們的妻子兒女、部落首領。舊例，瓦剌使者不超過五十人。他們貪愛朝廷的爵禄賞賜，每年增加到兩千多人。多次頒下限定人員的敕令，但他們不遵從約定。來往的使者大多殺人搶掠，又要挾别的部落和自己一起，要挾勒索中原之國的貴重難得的東西。稍不滿足，就製造禍端，所賜給的財物也年年增加。也先攻克哈密，拘捕國王和國王的母親，不久，歸還了他們。又與沙州、赤斤蒙古等衛聯姻，打敗兀良哈，脅迫朝鮮。駐守邊疆的將領知道一定會大規模入侵，多次上疏朝廷，朝廷衹是敕令戒備防禦罷了。

十一年冬，也先攻兀良哈，遣使抵大同乞糧，并請見守備太監郭敬。帝敕敬毋見，毋予糧。明年，復致書宣府守將楊洪。洪以聞，敕洪禮其使，報之。頃之，其部衆有來歸者，言也先謀入寇，脱脱不花止之，也先不聽，尋約諸番共背中國。帝詔問，不報。時朝使至瓦剌，也先等有所請乞，無不許。瓦剌使來，更增至三千人，復虚其數以冒廩餼。禮部按實予之，所請又僅得五之一，也先大愧怒。

十一年冬天，也先攻打兀良哈，派遣使者到大同請求給予糧食，并請求參見守備太監郭敬。皇帝敕令郭敬不要接見，不要給糧食。第二年，又送信給守衛宣府的將領楊洪。楊洪上報朝廷，敕令楊洪以禮對待他的使者，回報他。不久，也先的部衆有來歸服的，説也先圖謀入侵，脱脱不花制止他，也先不聽從，不久邀約衆番人共同背叛中原之國。皇帝詔令追查，没有回音。當時朝廷的使者到達瓦剌，也先等有所請求，没有不准許的。瓦剌的使者前來，又增加到三千人，又虚報他們的人數來冒領禄米。禮部按實際情况給予他們，所請求的又僅得到五分之一，也先大爲羞

愧惱怒。

十四年七月，遂誘脅諸番，分道大舉入寇。脱脱不花以兀良哈寇遼東，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又遣别騎寇甘州，也先自寇大同。參將吴浩戰死貓兒莊，羽書踵至。太監王振挾帝親征，群臣伏闕争，不得。大同守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督石亨等與也先戰陽和，太監郭敬監軍，諸將悉爲所制，失律，軍盡覆。瑛、冕死，敬伏草中免，亨奔還。車駕次大同，連日風雨甚，又軍中常夜驚，人恟懼，郭敬密言於振，始旋師。車駕還次宣府，敵衆襲軍後。恭順侯吴克忠拒之，敗歿。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以四萬人繼往，至鷂兒嶺，伏發，盡陷。次日，至土木。諸臣議入保懷來，振顧輜重遽止，也先遂追及。土木地高，掘井二丈不得水，汲道已爲敵據，衆渴，敵騎益增。明日，敵見大軍止不行，僞退，振遽令移營而南。軍方動，也先集騎四面衝之，士卒争先走，行列大亂。敵跳陣而入，六軍大潰，死傷數十萬。英國公張輔，駙馬都尉井源，尚書鄺埜、王佐，侍郎曹鼐、丁鉉等五十餘人死之，振亦死。帝蒙塵，中官喜寧從。也先聞車駕至，錯愕未之信，及見，致禮甚恭，奉帝居其弟伯顔帖木兒營，以先所掠校尉袁彬來侍。也先將謀逆，會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復見帝寢幄有異瑞，乃止。也先擁帝至大同城，索金幣，都督郭登與白金三萬。登復謀奪駕入城，帝沮之，不果，也先遂擁帝北行。

十四年七月，引誘脅迫衆番人，分路大規模入侵。脱脱不花率領兀良哈侵犯遼東，阿剌知院侵犯宣府，包圍赤城，又派遣另一支騎兵侵犯甘州，也先親自率軍侵犯大同。參將吴浩戰死於貓兒莊，帶鳥羽的緊急軍事文書接連到達京城。太監王振挾持皇帝親自征討，群臣拜伏在宫廷下勸諫，没有阻止住皇帝。大同守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督石亨等與也先在陽和交戰，太監郭敬監督軍隊，衆將都被他控制，失去法令，全軍覆没。宋瑛、朱冕戰死，郭敬伏在草叢中幸免，石亨逃回。皇帝臨時駐扎大同，連日風雨很大，而且軍隊裏常常夜間受到驚擾，人心紛擾驚懼，郭敬秘密告訴王振，纔回軍。皇帝回來駐扎在宣府，大批敵人襲擊後衛部隊。恭順侯吴克忠率軍抵禦，戰敗陣亡。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率領四萬人接着前往，到達鷂兒嶺，伏兵四起，全軍覆没。第二天，到達土木。衆臣建議進入懷來防守，王振顧惜輜重匆忙制止，也先於是追上。土木地勢高，挖井挖兩丈也得不到水，取水的通道已經被敵人占據，軍隊乾渴，敵人的騎兵越來越多。第二天，敵人見大軍停止不前，假裝撤退，王振就命令向南轉移營地。軍隊剛一移動，也先聚集騎兵從四面衝擊，士兵争先逃走，軍陣大亂。敵人越過軍陣進攻，六軍大敗，死傷幾十萬人。英國公張輔，駙馬都尉井源，尚書鄺埜、王佐，侍郎曹鼐、丁鉉等五十多人死難，王振也死。皇帝被俘，宦官喜寧隨從。也先聽説皇帝到，倉促間感到驚愕不信，等到見面時，行禮非常恭敬，侍奉皇帝居住在他弟弟伯顔帖木兒的大營，用以前擄掠來的校尉袁彬來服侍。也先將要圖謀叛逆，適逢大雷雨震死了也先所乘坐的馬，又看到皇帝居處的幄帳有異常瑞應，於是放棄。也先裹挾着皇帝到達大同城，索要金幣，都督郭登給他白銀三萬。郭登又謀劃奪取皇帝進城，皇帝阻止他，没有實行，也先就裹挾着皇帝北行。

九月，郕王自監國即皇帝位，尊帝爲太上皇帝。也先詭稱奉上皇還，

九月，郕王由監管國事即皇帝位，尊英宗爲太上皇帝。也先假稱侍奉太上皇帝回來，由大

由大同、陽和抵紫荆關，攻入之，直前犯京師。兵部尚書于謙督武清伯石亨、都督孫鏜等禦之。也先邀大臣出迎上皇，未果。亨等與戰，數敗之。也先夜走，自良鄉至紫荆，大掠而出。都督楊洪復大破其餘衆於居庸，也先仍以上皇北行。也先夜常於御幄上，遥見赤光奕奕若龍蟠，大驚異。也先又欲以妹進上皇，上皇却之，益敬服，時時殺羊馬置酒爲壽，稽首行君臣禮。

景泰元年，也先復奉上皇至大同，郭登不納，仍謀欲奪上皇，也先覺之，引去。初，也先有輕中國心，及犯京師，見中國兵强，城池固，始大沮。會中國已誘誅賊奄喜寧，失其間諜，而脱脱不花、阿剌知院復遣使與朝廷和，皆撤所部歸，也先亦决意息兵。秋，帝遣侍郎李實、少卿羅綺、指揮馬政等賫璽書往諭脱脱不花及也先。而脱脱不花、也先所遣皮兒馬黑麻等已至，帝因復使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率指揮、千户等往。也先語實，兩國利速和，迎使夕至，大駕朝發，但當遣一二大臣來。實歸，善等至，致奉迎上皇意。也先曰："上皇歸，當仍作天子邪?"善曰："天位已定，不再更。"也先引善見上皇，遂設宴餞上皇行。也先席地彈琵琶，妻妾奉酒，顧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太師著坐，便坐。"善承旨坐，即起，周旋其間。也先顧善曰："有禮。"伯顏等亦各設餞畢，也先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其下，各獻器用、飲食物。上皇行，也先與部衆皆送約半日程，也先、伯顏乃下馬伏地慟哭曰："皇帝行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乃去，仍遣其頭目七十人

同、陽和抵達紫荆關，攻進紫荆關，徑直進軍侵犯京城。兵部尚書于謙督率武清伯石亨、都督孫鏜等抵禦敵人。也先約大臣出來迎接太上皇帝，没有結果。石亨等和他作戰，多次打敗他。也先夜間逃走，從良鄉到紫荆關，大肆掠奪而出關。都督楊洪又在居庸關大敗他餘下的軍隊，也先仍舊裹挾太上皇帝北行。也先夜間常在太上皇帝的帳幕之上，遠遠地看到紅光閃閃像龍盤繞，十分驚奇。也先又想把妹妹獻給太上皇帝，太上皇帝拒絶了他，也先更加尊重佩服，常常殺羊馬置辦酒宴祝福，叩頭行君臣之禮。

景泰元年，也先又侍奉太上皇帝到達大同，郭登不接受，仍舊謀劃想奪回太上皇帝，也先察覺後，率軍退去。當初，也先有輕視中原之國的思想，等到侵犯京城，見到中原之國軍隊强大，城池堅固，纔大爲沮喪。適逢中原之國已經誘殺内奸宦官喜寧，失去了他的間諜，而脱脱不花、阿剌知院又派遣使者與朝廷和談，都撤除部衆返回，也先也决心停戰。秋天，皇帝派遣侍郎李實、少卿羅綺、指揮馬政等人携帶璽書前去曉諭脱脱不花和也先。而脱脱不花、也先所派遣的使者皮兒馬黑麻等人已經到了，皇帝因而又派遣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率領指揮、千户等前往。也先告訴李實，兩國速和有利，迎接的使臣晚上到達，太上皇帝第二天早上就動身，衹是應當派遣一兩個大臣前來。李實回來，楊善等人到達，表明恭迎太上皇帝的意圖。也先説："太上皇帝回去，會仍作天子嗎?"楊善説："皇位已定，不再改變。"也先引領楊善參見太上皇帝，於是設宴爲太上皇帝餞行。也先席地而坐彈奏琵琶，妻妾敬酒，回視楊善説："都御史坐。"楊善不敢坐，太上皇帝説："太師讓坐，就坐下。"楊善承蒙旨意坐下，又馬上起身，在中間周旋。也先看着楊善説："有禮貌。"伯顏等人也各自設宴餞行結束，也先建造土臺，讓太上皇帝坐在土臺上，率領妻妾部落首領環繞拜伏在土臺下面，各自進獻器具、飲食。太上皇帝動身，也先和部下兵衆都送了大約半天的路程，也先、伯顏於是下馬伏地痛哭説："皇帝走了，什麽時候再能相見呀!"很

送至京。

上皇歸後，瓦剌歲來貢，上皇所亦別有獻。於是帝意欲絶瓦剌，不復遣使往。也先以爲請，尚書王直、金濂、胡濙等相繼言絶之且起釁。帝曰："遣使，有前事，適以滋釁耳。曩瓦剌入寇時，豈無使邪?"因敕也先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益。"

也先與脱脱不花内相猜。脱脱不花妻，也先姊也，也先欲立其姊子爲太子，不從。也先亦疑其通中國，將謀己，遂治兵相攻。脱脱不花敗走，也先追殺之，執其妻子，以其人畜給諸部屬；遂乘勝迫脅諸蕃，東及建州、兀良哈，西及赤斤蒙古、哈密。

三年冬，遣使來賀明年正旦，尚書王直等復請答使報之。下兵部議，兵部尚書于謙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敢聞。"詔仍毋遣使。明年冬，也先自立爲可汗，以其次子爲太師，來朝，書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末曰添元元年。田盛，猶言天聖也。報書稱曰瓦剌可汗。未幾，也先復逼徙朵顔所部於黄河母納地。也先恃强，日益驕，荒於酒色。

六年，阿剌知院攻也先，殺之。韃靼部孛來復殺阿剌，奪也先母妻并其玉璽。也先諸子火兒忽答等徙居干趕河，弟伯都王、侄兀忽納等往依哈密。伯都王，哈密王母之弟也。英宗復辟三年，哈密爲請封，詔授伯都王都督僉事，兀忽納指揮僉事。自也先死，瓦剌衰，部屬分散，其承襲代次不可考。

天順中，瓦剌阿失帖木兒屢遣使入貢，朝廷以其爲也先孫，循例厚

久纔離開，仍派他們的部落首領七十人送到京城。

太上皇帝回來後，瓦剌年年向朝廷進貢，太上皇帝那裏也另有進獻。於是皇帝想拒絶瓦剌，不再派使者去。也先因此請求，尚書王直、金濂、胡濙等相繼説拒絶他將會引發禍患。皇帝説："派遣使者，有以前的事，正好用來引發禍患罷了。以前瓦剌入侵時，難道没有使者嗎?"因而敕令也先説："以前使者來往，小人説長道短，於是導致不和。朕現在不再派遣使者，可太師請求派遣，没有什麽好處。"

也先與脱脱不花内部互相猜疑。脱脱不花的妻子，是也先的姐姐，也先想立他姐姐的兒子做太子，脱脱不花不聽從。也先也懷疑他串通中原之國，將要謀害自己，就出兵攻打。脱脱不花敗逃，也先追上殺了他，拘捕了他的妻子兒女，把他的人畜分給衆部屬；於是乘勝脅迫衆番國，地域東到建州、兀良哈，西到赤斤蒙古、哈密。

三年冬天，派遣使者前來祝賀第二年元旦，尚書王直等人又請求回派使者酬謝他。交付兵部商議，兵部尚書于謙説："臣任軍事事務，懂得打仗罷了，使者的事不是我所敢知道的。"詔令仍舊不派使者。第二年冬天，也先自立爲可汗，任用他的二兒子做太師，前來朝拜，信上稱作大元田盛大可汗，末尾稱添元元年。田盛，有如説天聖。回信稱作瓦剌可汗。不久，也先逼迫朵顔的部下遷到黄河母納地域。也先依仗强盛，越來越驕横，放縱於酒色之中。

六年，阿剌知院攻打也先，殺了他。韃靼部落的孛來又殺了阿剌，奪取也先的母親妻子和他的玉璽。也先的各個兒子火兒忽答等遷到干趕河居住，弟弟伯都王、侄兒兀忽納等前去投靠哈密。伯都王，是哈密王母親的弟弟。英宗復位三年，哈密爲他們請求封官，詔令授給伯都王都督僉事，兀忽納指揮僉事。自從也先死後，瓦剌衰弱，部下族人分散，它的繼承世代次序没法考證。

天順年間，瓦剌的阿失帖木兒多次派遣使者向朝廷進貢，朝廷因爲他是也先的孫子，依照舊

賚之。又撦力克者，常與孛來仇殺。又拜亦撒哈者，常偕哈密來朝。其長曰克捨，頗强，數糾韃靼小王子入寇。克捨死，養罕王稱雄，擁精兵數萬，克捨弟阿沙爲太師。成化二十三年，養罕王謀犯邊，哈密罕慎來告。養罕不利去，憾哈密，兵還掠其大土剌。

例重賞他。又有叫撦力克的，常常和孛來仇殺。又有叫拜亦撒哈的，常常偕同哈密前來朝拜。其首領叫作克捨，很强大，多次糾集韃靼的小王子入侵。克捨死後，養罕王稱雄，擁有數萬精兵，克捨的弟弟阿沙做太師。成化二十三年，養罕王圖謀侵犯邊境，哈密的罕慎前來告密。養罕王不能取勝而離去，恨哈密，軍隊回來時掠奪哈密的大土剌。

弘治初，瓦剌中稱太師者一曰火兒忽力，一曰火兒古倒温，皆遣使朝貢。土魯番據哈密，都御史許進以金帛厚啖二部，令以兵擊走之。其部長卜六王者，屯駐把思闊。正德十三年，土魯番犯肅州。守臣陳九疇因遺卜六王綵幣，使乘虛襲破土魯番三城，殺擄以萬計。土魯番畏逼，與之和。嘉靖九年，復以議婚相仇隙。土魯番益强，瓦剌數困敗，又所部輒自殘，多歸中國，哈密復乘間侵掠。卜六王不支，亦求内附。朝廷不許，遣出關，不知所終。

弘治初年，瓦剌中稱作太師的人一個叫作火兒忽力，一個叫作火兒古倒温，都派遣使者向朝廷進貢。土魯番占據哈密，都御史許進用黄金布帛重重利誘兩個部落，命令率兵攻擊趕走土魯番。它的首領卜六王，駐守把思闊。正德十三年，土魯番侵犯肅州。駐守的大臣陳九疇就送給卜六王綵幣，讓他乘虚襲擊攻克土魯番三座城，殺死俘獲數以萬計。土魯番懼怕逼迫，與他和解。嘉靖九年，又因商議聯姻相互怨恨。土魯番更加强大，瓦剌多次圍困失敗，而且部下動不動就自相殘殺，大多歸服中原之國，哈密又乘機侵犯掠奪。卜六王抵抗不住，也請求歸服朝廷。朝廷不批准，遣送出關，不知去向。

朵顏　福餘　泰寧

朵顏、福餘、泰寧，高皇帝所置三衛也。其地爲兀良哈，在黑龍江南，漁陽塞北。漢鮮卑、唐吐谷渾、宋契丹，皆其地也。元爲大寧路北境。

朵顏、福餘、泰寧，是高皇帝設置的三個衛。這地方叫兀良哈，在黑龍江的南面，漁陽塞的北面。漢代的鮮卑、唐代的吐谷渾、宋代的契丹，都在這個地方。元代是大寧路的北部地區。

高皇帝有天下，東蕃遼王、惠寧王、朵顏元帥府相率乞内附。遂即古會州地，置大寧都司營州諸衛，封子權爲寧王，使鎮焉。已，數爲韃靼所抄。洪武二十二年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俾其頭目各自領其衆，以爲聲援。自大寧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黄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獨朵顏地險而强。久之，皆叛去。

高皇帝取得天下，東面番國的遼王、惠寧王、朵顏元帥府紛紛請求歸服朝廷。於是在古代會州地域，設置大寧都司營州等衛，封兒子朱權爲寧王，派去鎮守那裏。之後，多次被韃靼掠奪。洪武二十二年，設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使他們的頭目各自統率他們的部下，以此遥相支援。從大寧前行到達喜峰口，鄰近宣府，是朵顏；從錦、義經廣寧到遼河，是泰寧；從黄泥窪越過瀋陽、鐵嶺到達開原，是福餘。祇有朵顏地勢險要并且强大。後來，都反叛而去。

成祖從燕起靖難，患寧王躡其

成祖從燕京起兵平定内亂，擔憂寧王攻擊他

後，自永平攻大寧，入之。謀脅寧王，因厚賂三衛説之來。成祖行，寧王餞諸郊，三衛從，一呼皆起，遂擁寧王西入關。成祖復選其三千人爲奇兵，從戰。天下既定，徙寧王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遂盡割大寧地畀三衛，以償前勞。

帝踐阼初，遣百户裴牙失里等往告。永樂元年，復使指揮蕭尚都齎敕諭之。明年夏，頭目脱兒火察等二百九十四人隨尚都來朝貢馬。命脱兒火察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哈兒兀歹爲都指揮同知，掌朶顏衛事；安出及土不申俱爲都指揮僉事，掌福餘衛事；忽剌班胡爲都指揮僉事，掌泰寧衛事；餘三百五十七人，各授指揮、千百户等官。賜誥印、冠帶及白金、鈔幣、襲衣。自是，三衛朝貢不絶。三年冬，命來朝頭目阿散爲泰寧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其朶兒朶卧等，各升賞有差。

四年冬，三衛饑，請以馬易米。帝命有司第其馬之高下，各倍價給之。久之，陰附韃靼掠邊戍，復假市馬來窺伺。帝下詔切責，令其以馬贖罪。十二年春，納馬三千於遼東，帝敕守將王真，一馬各予布四匹。已，復叛附阿魯台。二十年，帝親征阿魯台還，擊之，大敗其衆於屈烈河，斬馘無算，來降者釋勿殺。

仁宗嗣位，詔三衛許自新。洪熙元年，安出奏其印爲寇所奪，請更給，許之。冬，三衛頭目阿者禿來歸，授千户，賜鈔幣、襲衣、鞍馬，仍命有司給供具。自後來歸者，悉如例。

宣宗初，三衛掠永平、山海間，帝將親討之，三衛頭目皆謝罪入貢，

的後方，從永平進攻大寧，進入大寧。謀劃脅迫寧王，因而送貴重財物給三衛説服他前來。成祖動身，寧王在郊外餞行，三衛隨從，一聲令下全部響應，於是裹挾寧王向西入關。成祖又選其中三千人作爲奇兵，隨從作戰。天下被平定，遷徙寧王到南昌，遷徙行都司到保定，於是全部分割大寧的土地給三衛，來獎賞以前的功勞。

皇帝剛即位時，派遣百户裴牙失里等前去告知。永樂元年，又派遣指揮蕭尚都携帶敕書曉諭他們。第二年夏天，部落首領脱兒火察等二百九十四人隨從蕭尚都前來朝拜獻馬。朝廷任命脱兒火察做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哈兒兀歹爲都指揮同知，掌管朶顏衛事務；安出以及土不申都爲都指揮僉事，掌管福餘衛事務；忽剌班胡爲都指揮僉事，掌管泰寧衛事務；其餘三百五十七人，各授給指揮、千户、百户等官職。賜給封官的詔書和官印、冠帶和白銀、鈔幣、成套衣服。從此，三個衛不斷朝拜進貢。三年冬天，朝廷任命前來朝拜的部落首領阿散爲泰寧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至於朶兒朶卧等人，各自提拔賞賜不一。

四年冬天，三個衛發生饑荒，請求用馬换米。皇帝命令主管部門按照他們馬匹的好壞，分别按加倍的價值供給他們。一段時間後，三衛暗中依附韃靼掠奪邊境，又藉賣馬前來暗中觀察。皇帝下詔書嚴厲斥責，命令他們用馬來贖罪。十二年春天，在遼東獻納三千匹馬，皇帝敕令守將王真，每匹馬各給四匹布。之後，又反叛歸附阿魯台。二十年，皇帝親征阿魯台返回，攻打三衛，在屈烈河大敗其軍隊，殺敵不計其數，投降的人免罪釋放不殺。

仁宗繼位，詔令准許三衛改過自新。洪熙元年，安出奏報他的印信被賊寇奪取，請求重給，朝廷答應了他。這年冬天，三衛的部落首領阿者禿前來歸服，朝廷授予千户職務，賜給鈔幣、成套衣服、鞍馬，并命主管部門給予生活用具。以後歸服的人，都按此例辦理。

宣宗初年，三衛掠奪永平、山海之間的地區，皇帝打算親自征討他們，三衛的部落首領都

撫納之如初。七年更給泰寧衛印。秋，以朵顔頭目哈剌哈孫、福餘頭目安出、泰寧頭目脱火赤等恭事朝廷久，加賜織金綵幣表裏有差。

承認罪過，向朝廷進貢，朝廷像起初那樣安撫招納他們。七年，又給泰寧衛官印。這年秋天，因朵顔部落首領哈剌哈孫、福餘部落首領安出、泰寧部落首領脱火赤等敬奉朝廷已久，增加賜給織金綵幣表裏等級不同。

正統間，屢寇遼東、大同、延安境。獨石守備楊洪擊敗之，擒其頭目朵欒帖木兒。未幾，復附瓦剌也先，泰寧拙赤妻也先以女，皆陰爲之耳目。入貢輒易名，且互用其印，又東合建州兵入廣寧前屯。帝惡其反覆，九年春，命成國公朱勇偕恭順侯吴克忠出喜峰，興安伯徐亨出界嶺，都督馬亮出劉家口，都督陳懷出古北，各將精兵萬人，分剿之。勇等捕其擾邊者致闕下，并奪回所掠人畜。

正統年間，多次侵犯遼東、大同、延安地區。獨石守備楊洪擊敗了他們，擒獲其部落首領朵欒帖木兒。不久，又依附瓦剌的也先，泰寧的拙赤把女兒嫁給也先，都暗中作他的耳目。向朝廷進貢總是交换名稱，而且互用他們的印章，又聯合東面建州的軍隊侵犯廣寧前屯。皇帝痛恨他們反覆無常，九年春，命令成國公朱勇偕同恭順侯吴克忠從喜峰出兵，興安伯徐亨從界嶺出兵，都督馬亮從劉家口出兵，都督陳懷從古北出兵，各自率領一萬精兵，分别征討。朱勇等逮捕其騷擾邊境的人送到朝廷，并且奪回被他們掠奪的人畜。

拙赤等拘肥河衛使人，殺之。肥河衛頭目别里格與戰於格魯坤迭連，拙赤大敗。瓦剌復分道截殺，建州亦出兵攻之，三衛大困。

拙赤等拘捕肥河衛的使者，殺了他們。肥河衛部落首領别里格和他們在格魯坤迭連交戰，拙赤大敗。瓦剌又分路截殺，建州也出兵攻打，三衛十分困窘。

十二年春，總兵曹義、參將胡源、都督焦禮等分巡東邊，值三衛入寇，擊之，斬三十二級，擒七十餘人。其年，瓦剌賽刊王復擊殺朵顔乃兒不花，大掠以去。也先繼至，朵顔、泰寧皆不支，乞降，福餘獨走避腦温江，三衛益衰。畏瓦剌强，不敢背，仍歲來致貢，止以利中國賜賚；又心銜邊將剿殺，故常潛圖報復。

十二年春天，總兵曹義、參將胡源、都督焦禮等分别出巡東部邊境，正碰上三衛入侵，攻打三衛，斬首三十二人，捉獲七十多人。這年，瓦剌賽刊王又進攻殺死朵顔的乃兒不花，大肆掠奪而去。也先接着到來，朵顔、泰寧都支持不住，請求投降，衹有福餘逃避到腦温江，三衛更加衰弱。害怕瓦剌强盛，不敢背叛，仍每年前來進貢，衹因貪愛中原之國的賞賜；又心恨邊將殺戮，所以常常暗中圖謀報復。

十四年夏，大同參將石亨等復擊其盗邊者於箭谿山，擒斬五十人，三衛益怨。秋，導瓦剌大入，英宗遂以是役北狩。

十四年夏天，大同參將石亨等又在箭谿山攻打其侵犯邊境的人，捉獲和斬殺五十人，三衛更加怨恨。秋天，引領瓦剌大舉入侵，英宗就因這次戰役被俘獲到北方。

景泰初，朝廷仍遣使撫諭。三衛受也先旨，數以非時入貢，多遣使往來伺察中國。既而也先虐使之，復逼徙朵顔所部於黄河母納地，三衛皆不堪，遂陰輸瓦剌情於中國，請得近

景泰初年，朝廷仍派遣使者招撫曉諭。三衛接受也先的指示，多次不按規定的日期向朝廷進貢，多派遣使者往來探察中原之國。不久，也先虐待役使他們，又逼迫朵顔的部落遷到黄河母納地區，三衛都無法忍受，於是秘密向中國報告

邊屯駐。舊制，三衛每歲三貢，其貢使俱從喜峰口驗入，有急報則許進永平。時三衛使有自獨石及萬全右衛來者。邊臣以爲言，敕止之。天順中，嘗乘間掠諸邊，復竊通韃靼孛來，每爲之鄉導。所遣使與孛來使臣偕見。中國待韃靼厚，請加賞不得，大怨，遂益與孛來相結。

瓦剌的真實情況，請求到臨近邊境的地方駐守。舊時制度，三衛每年進貢三次，它的進貢使臣都從喜峰口檢驗後進入，有急報則允許進入永平。當時三衛的使者有從獨石和萬全右衛前來的。駐守邊疆的大臣因此進言，敕令制止他們。天順年間，曾利用機會掠奪各邊境地區，又暗中勾結韃靼的孛來，常常做他們的嚮導。所派遣的使者和孛來的使臣一同進見。中原之國厚待韃靼，三衛請求加賞而没有得到，大怒，於是更加和孛來相互勾結。

成化元年，頭目朵羅干等以兵從孛來，大入遼河。已，復西附毛里孩，東合海西兵，數入塞。又時獨出没廣寧、義州間。九年，遼東總兵歐信以偏將韓斌等敗之於興中，追及麥州，斬六十二級，獲馬畜器械幾數千。其年，喜峰守將吴廣以貪賄失三衛心，三衛入犯，廣下獄死。明年復掠開原，慶雲參將周俊擊退之。

成化元年，部落首領朵羅干等率兵隨從孛來，大規模侵犯遼河。後來，又西面依附毛里孩，東面聯合海西軍隊，多次侵入北部邊境。又常常獨自出没廣寧、義州一帶。九年，遼東總兵歐信率偏將韓斌等人在興中打敗了他們，追到麥州，斬首六十二人，獲取馬匹牲畜器械將近幾千。這年，喜峰守將吴廣因貪圖賄賂失去三衛的人心，三衛入侵，吴廣被關入監獄死去。第二年，又掠奪開原，慶雲參將周俊擊退了他們。

十四年詔復三衛馬市。初，國家設遼東馬市三，一城東，一廣寧，皆以待三衛。正統間，以其部衆屢叛，罷之。會韃靼滿都魯暴强，侵掠三衛，三衛頭目皆走避塞下。數饑困，請復馬市再四，不許。至是巡撫陳鉞爲帝言，始許之。滿都魯死，亦思馬因主兵柄，三衛復數爲所窘。

十四年，詔令恢復三衛的馬市。起初，朝廷設置遼東馬市三個，一個在城東，一個在廣寧，都用來接待三衛。正統年間，因其部衆多次反叛，罷除了馬市。適逢韃靼滿都魯凶暴强横，侵犯掠奪三衛，三衛的部落首領都逃到邊塞下避難。多次飢餓困乏，再三請求恢復馬市，朝廷不准許。至此，巡撫陳鉞向皇帝進言，纔答應。滿都魯死後，亦思馬因掌握兵權，三衛又多次被他困迫。

二十二年，韃靼别部那孩擁三萬衆入大寧、金山，涉老河，攻殺三衛頭目伯顔等，掠去人畜以萬計。三衛乃相率携老弱，走匿邊圉。邊臣劉潺以聞，詔予芻糧優恤之。

二十二年，韃靼部落的分支那孩聚集三萬人侵犯大寧、金山，渡過老河，進攻殺死三衛的部落首領伯顔等人，掠奪走的人畜按萬來計算。三衛於是紛紛帶着年老體弱的人，逃跑躲藏到邊境。守邊大臣劉潺上報朝廷，詔令給予糧草從優撫恤。

弘治初，常盗掠古北、開原境，守臣張玉、總兵李杲等以計誘斬其來市者三百人，遂北結脱羅干，請爲復仇，數寇廣寧、寧遠諸處。時海西尚古者，以不得通貢叛中國，數以兵

弘治初年，常盗竊掠奪古北、開原邊境地區，鎮守的大臣張玉、總兵李杲等設計誘殺他們前來做買賣的三百人，於是勾結北方的脱羅干，請求替他們報仇，多次侵犯廣寧、寧遠等地。當時海西的尚古，因爲不能進貢而背叛中原之國，

阻諸番入貢，諸番并銜之。朝廷旋許尚古納款，撫寧猛克帖木兒等皆以尚古爲辭，入寇遼陽，殺掠甚衆。韃靼小王子屢掠三衛，三衛因各叩關輸罪，朝廷許之，然陽爲恭順而已。

多次率兵阻擋衆番國進貢，衆番國都恨他。朝廷不久允許尚古進貢，撫寧的猛克帖木兒等都以尚古作藉口，入侵遼陽，殺戮和掠奪非常多。韃靼小王子多次掠奪三衛，三衛因而各自請求歸服認罪，朝廷准許，但三衛衹是表面上作出恭敬順從的樣子罷了。

朵顏都督花當者，恃險而驕，數請增貢加賞，不許。正德十年，花當子把兒孫以千騎毁鲇魚關，入馬蘭谷大掠，參將陳乾戰死；復以五百騎入板場谷，千騎入神山嶺，又千餘騎入水開洞。事聞，命副總兵桂勇禦之。花當退去，屯駐紅羅山，匿把兒孫，使其子打哈等入朝請罪，詔釋不問。十三年，帝巡幸至大喜峰口，將徵三衛頭目，使悉詣闕下宴勞，不果。

朵顏的都督花當，依恃險阻而驕横，多次請求增加貢品增加賞賜，朝廷不允許。正德十年，花當的兒子把兒孫率領一千騎兵摧毁鲇魚關，進入馬蘭谷大規模掠奪，參將陳乾戰死；又派五百騎兵侵犯板場谷，一千騎兵侵犯神山嶺，又一千多騎兵侵犯水開洞。事變上報朝廷，命令副總兵桂勇抵禦敵寇。花當退走，駐守紅羅山，藏起把兒孫，派遣他的兒子打哈等人入朝請罪，詔令赦罪免予追究。十三年，皇帝巡游駕幸到達大喜峰口，打算徵召三衛的部落首領，使他們都到闕下宴飲慰勞，没有實現。

當把兒孫犯邊時，朝廷詔削其職。把兒孫死，其子伯革入貢。嘉靖九年，詔予伯革父爵，而打哈自以花當子不得職，怒，遂先後掠冷口、擦崖、喜峰間。參將袁繼勳等失於防禦，皆逮治。十七年春，指揮徐顒誘殺泰寧部九人，其頭目把當亥率衆寇大清堡，總兵馬永擊斬之。其屬把孫以朵顏部衆復入，鎮守少監王永與戰，敗績。二十二年冬，攻圍墓田谷，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赴援，擊斬三十餘級。其年，詔罷舊設三衛馬市，并新設木市亦罷之。秋，三衛復導韃靼寇遼州，入沙河堡，守將張景福戰死。

在把兒孫侵犯邊境的時候，朝廷下詔革除了他的職務。把兒孫死後，他的兒子伯革向朝廷進貢。嘉靖九年，下詔賜給伯革父親的爵位，而打哈自認爲是花當的兒子却没得到職務，憤怒之下，於是先後劫掠冷口、擦崖、喜峰地區。參將袁繼勳等人在防禦上失職，全部逮捕治罪。十七年春天，指揮徐顒誘殺泰寧部落九個人，其部落首領把當亥率兵侵犯大清堡，總兵馬永進攻殺了他。他的部下把孫率朵顏的兵衆又來侵犯，鎮守少監王永和他交戰，戰敗。二十二年冬天，進攻包圍墓田谷，殺死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前來支援，擊殺斬首三十多人。這年，詔令取消原來設立在三衛的馬市，連同新設置的木市也取消了。秋天，三衛又引領韃靼侵犯遼州，侵入沙河堡，守將張景福戰死。

三衛之迭犯也，實朵顏部哈舟兒、陳通事爲之。二人者，俱中國人，被擄遂爲三衛用。二十九年，韃靼俺答謀犯畿東，舟兒爲指潮河川路。俺答移兵白廟，近古北，舟兒詐言敵已退，邊備緩，俺答遂由鴿子洞、曹榆溝入，直犯畿甸。已，俺答

三衛連續侵犯，實際上是朵顏部落的哈舟兒、陳通事做的。這兩個人，都是中原之國的人，被擄掠後就爲三衛所用。二十九年，韃靼的俺答圖謀侵犯畿東，哈舟兒爲他指引潮河川的道路。俺答把軍隊轉移到白廟，鄰近古北，哈舟兒欺騙説敵人已經退回，邊境防守鬆懈，俺答就從鴿子洞、曹榆溝進入，徑直侵犯京城地區。之

請開馬市，舟兒復往來誘阻之。三十年，薊遼總督何楝購捕至京，伏誅。

後，俺答請求開設馬市，哈舟兒又往來引誘阻攔。三十年，薊遼總督何楝懸賞逮捕他倆到京城，被處死。

朶顔通罕者，俺答子辛愛妻父也。四十二年，古北哨卒出關，爲朶顔所撲殺。俄通罕叩關索賞，副總兵胡鎮伏兵執之。總督楊選將爲牽制辛愛計，乃拘縶通罕，令其諸子更迭爲質。三衛恨甚，遂導俺答入掠順義及三河，選得罪。

朶顔的通罕，是俺答的兒子辛愛的岳父。四十二年，古北的哨兵出關，被朶顔擊殺。不久，通罕到關門索要賞賜，副總兵胡鎮伏兵拘捕了他。總督楊選準備用通罕來牽制辛愛，就拘禁他，命令他的各個兒子輪流作人質。三衛非常怨恨，於是引領俺答侵犯掠奪順義和三河，楊選獲罪。

萬曆初，朶顔長昂益强，挾賞不遂，數糾衆入掠，截諸蕃貢道。十二年秋，復導土蠻，以四千騎分掠三山、三道溝、錦川諸處。守臣李松請急剿長昂等，朝議不從，僅革其月賞。未幾，復以千騎犯劉家口，官軍禦之，殺傷相當。於是長昂益跋扈自恣，東勾土蠻，西結婚白洪大，以擾諸邊。十七年，合韃靼東西二部寇遼東，總兵李成梁逐之，官軍大敗，殲八百人。又二年，大掠獨石路。二十二年，復擁衆犯中後所，攻入小屯臺，副總兵趙夢麟、秦得倚等力戰却之。明年，潛入喜峰口，官軍擒其頭目小郎兒。

萬曆初年，朶顔的長昂更加强大，要挾賞賜不能如願，就多次聚衆侵入掠奪，截斷衆番國進貢的道路。十二年秋天，又引領土蠻，率四千騎兵分别掠奪三山、三道溝、錦川等地。鎮守的地方長官李松請求趕快征討長昂等，朝廷决議不同意，僅革除他們每月的賞賜。不久，又率一千騎兵侵犯劉家口，官軍抵禦敵寇，雙方傷亡相當。於是長昂更加驕横强暴放縱自己，東面勾結土蠻，西面與白洪大聯姻，擾亂各邊鎮。十七年，聯合韃靼的東西兩個部落侵犯遼東，總兵李成梁驅逐來寇，官軍大敗，被消滅八百人。又過了二年，大規模劫掠獨石路。二十二年，又聚衆侵犯中後所，攻進小屯臺，副總兵趙夢麟、秦得倚等奮力作戰打退了敵人。第二年，秘密進入喜峰口，官軍捉拿了他的部落首領小郎兒。

二十九年，長昂與董狐狸等皆納款，請復寧前木市，許之。三十四年冬，復糾韃靼班不什、白言台吉等，以萬騎迫山海關，總兵姜顯謨擊走之。長昂復以三千騎窺義院界，邊將有備，乃引去。旋詣喜峰，自言班、白入寇，己不預知。守臣具以聞，詔長昂復貢市，頒給撫賞如例。

二十九年，長昂與董狐狸等都歸順，請求恢復寧前的木市，朝廷答應了他們。三十四年冬天，又聚合韃靼的班不什、白言台吉等，率一萬騎兵逼近山海關，總兵姜顯謨擊退他們。長昂又率三千騎兵窺視義院地區，守邊大將有防備，於是率兵撤退。不久又前往喜峰，自稱班不什、白言台吉入侵，自己不瞭解内情。鎮守的地方長官詳細上報朝廷，詔令長昂恢復貢市，依照先例頒發給予安撫賞賜。

長昂死，諸子稍衰，三衛皆靖。崇禎初，與插漢戰於早落兀素，勝之，殺獲萬計，以捷告。未幾，皆服屬於大清云。

長昂死後，各個兒子勢力逐漸衰弱，三衛都安定。崇禎初年，和插漢在早落兀素交戰，戰勝了他們，殺死和俘獲數以萬計，把勝利消息上報。不久，都順從歸屬大清。

明史卷三百二十九

列傳第二百十七

西域(一)

哈密衛　柳城　火州　土魯番

哈密

哈密，東去嘉峪關一千六百里，漢伊吾盧地。明帝置宜禾都尉，領屯田。唐爲伊州。宋入於回紇。元末以威武王納忽里鎮之，尋改爲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

洪武中，太祖既定畏兀兒地，置安定等衛，漸逼哈密。安克帖木兒懼，將納款。

成祖初，遣官招諭之，許其以馬市易，即遣使來朝，貢馬百九十匹。永樂元年十一月至京，帝喜，賜賚有加，命有司給直收其馬四千七百四十匹，擇良者十匹入內廄，餘以給守邊騎士。

明年六月，復貢，請封，乃封爲忠順王，賜金印，復貢馬謝恩。已而迤北可汗鬼力赤毒死之，其國人以病卒聞。三年二月，遣官賜祭，以其兄子脱脱爲王，賜玉帶。脱脱自幼俘入中國，帝拔之奴隸中，俾列宿衛，欲令嗣爵。恐其國不從，遣官問之，不敢違，請還主其衆。因賜其祖母及母綵、幣，旋遣使貢馬謝恩。

哈密，東面離嘉峪關一千六百里，是漢代伊吾盧地域。明帝設置宜禾都尉，管理屯田事。唐時稱伊州。宋時劃入回紇。元朝末年任用威武王納忽里鎮守，不久改爲肅王。死後，弟弟安克帖木兒繼承官爵。

洪武年間，太祖平定畏兀兒地域後，設置安定等衛，逐漸迫近哈密。安克帖木兒害怕了，準備歸順。

成祖初年，派遣官吏招撫他，准許他用馬進行交易，就派遣使者前來朝拜，進貢一百九十匹馬。永樂元年十一月到達京城，皇帝高興，加等賞賜，命令主管部門出錢買他的四千七百四十匹馬，選十匹好馬送進御馬房，剩下的用來供給守邊的騎兵。

第二年六月，又來進貢，請求封給官爵，就封爲忠順王，賜給金印，又進獻馬匹謝恩。不久迤北可汗鬼力赤毒死了他，他封地內的人按他病死上報朝廷。三年二月，朝廷派遣官員前去祭祀，任用他哥哥的兒子脱脱做王，賜給玉帶。脱脱從小被俘進入中原，皇帝把他從奴隸中提拔出來，使他列入宮中衛隊，打算讓他繼承爵位。恐怕他的國人不接受，就派遣官吏問，那些人不敢違抗，請求脱脱回去管理他的部衆。於是賜給他的祖母和母親綵帛和絲織品，不久脱脱就派遣使者進獻馬匹謝恩。

四年春，甘肅總兵官宋晟奏，脱脱爲祖母所逐。帝怒，敕責其頭目曰："脱脱朝廷所立，即有過，不奏而擅逐之，是慢朝廷也。老人昏耄，頭目亦不知朝廷耶？即迎歸，善匡輔，俾孝事祖母。"由是脱脱得還，祖母及頭目各遣使謝罪。三月，立哈密衛，以其頭目馬哈麻火者等爲指揮千百户等官，又以周安爲忠順王長史，劉行爲紀善，輔導。冬，授頭目十九人爲都指揮等官。

四年春天，甘肅總兵官宋晟上書説，脱脱被祖母驅逐。皇帝憤怒，下敕命斥責他們的部落首領説："脱脱是朝廷扶立的，即使有錯，不上報却擅自驅逐他，這是輕慢朝廷。老人糊塗，部落首領也不知道有朝廷嗎？馬上迎接回去，好好匡正輔助，使他孝順地侍奉祖母。"因此脱脱得以回去，祖母和部落首領各自派遣使者承認過錯，請求原諒。三月，設立哈密衛，任用他們的部落首領聖裔馬哈麻等人做指揮千户百户等官，又任用周安任忠順王長史，劉行任紀善，以備輔佐引導。這年冬天，授給十九個部落首領都指揮等官。

明年，宋晟奏，頭目陸十等作亂，已誅，慮他變，請兵防禦。帝命晟發兵應之，而以安克帖木兒妻子往依鬼力赤，恐誘賊侵哈密，敕晟謹備。晟卒，以何福代，又敕福開誠撫忠順。會頭目請設把總一人理國政，帝敕福曰："置把總，是增一王也；政令不一，下安適從？"寢其議。自是，比歲朝貢，悉加優賜，其使臣皆增秩授官。

第二年，宋晟上奏，部落首領陸十等作亂，已處死，擔心另有事變，請求派兵防禦。皇帝命令宋晟發兵接應，而因爲安克帖木兒的妻子兒女前去依附鬼力赤，恐怕引誘賊寇侵犯哈密，敕令宋晟小心防備。宋晟死後，任用何福代替，又敕令何福表明誠意安撫忠順王。適逢他的部落首領請求設置一名把總管理封國内的政務，皇帝敕命何福説："設置把總，這是增加了一個王；政策法令不統一，部下怎麽依從？"擱置他們的建議不施行。從此，連年上朝進貢，都從優加以賞賜，他們的使臣都增加俸禄授給官職。

帝眷脱脱特厚，而脱脱顧凌侮朝使，沈湎昏聵，不恤國事，其下買柱等交諫不從。帝聞之怒，八年十一月，遣官賜敕戒諭之。未至，而脱脱以暴疾卒。訃聞，遣官賜祭。擢都指揮同知哈剌哈納爲都督僉事，鎮守其地，賜敕及白金、綵幣。且封脱脱從弟兔力帖木兒爲忠義王，賜印誥、玉帶，世守哈密。十年，貢馬謝恩，自是修貢惟謹，故王祖母亦數奉貢。

皇帝眷顧脱脱特别隆厚，可是脱脱却欺凌侮辱朝廷的使者，沉溺酒色愚昧糊塗，不顧及封國的政事，他的部下買柱等紛紛進諫他都不接受。皇帝聽説後很憤怒，八年十一月，派遣官員賜給敕書告誡訓諭他。還未到達，而脱脱因突然發病死去。死訊奏報朝廷，朝廷派遣使者賜禮祭祀。提拔都指揮同知哈剌哈納任都督僉事，鎮守他的地方，賜給敕書和白金、綵帛。并且封脱脱的堂弟兔力帖木兒做忠義王，賜給官印和封誥、玉帶，世代駐守哈密。十年，進獻馬匹謝恩，從此謹慎小心地獻納貢品，已故君主的祖母也多次納貢。

十七年，帝以朝使往來西域者，忠義王致禮延接，命中官齎綺帛勞之，賜其母妻金珠冠服、綵幣，及其部下頭目。其使臣及境内回回尋貢馬

十七年，皇帝因爲往返西域的朝廷使者，忠義王都以禮接待，命令宦官帶綺帛等絲織品慰勞他，賜給他的母親妻子金珠衣冠服飾、綵帛，并賞及他部下的首領。他的使臣和境内的回回不久

三千五百餘匹及貂皮諸物，詔賜鈔三萬二千錠、綺百、帛一千。二十一年，貢駝三百三十、馬千匹。

仁宗踐阼，詔諭其國。洪熙元年，再入貢，賀即位。仁宗崩，宣宗繼統，其王兔力帖木兒亦卒，使來告哀。

宣德元年，遣官賜祭，命故王脱脱子卜答失里嗣忠順王，且以登極肆赦，命其國中亦赦，復貢馬謝恩。明年，遣弟北斗奴等來朝，貢駝馬方物。授北斗奴都督僉事，因命中官諭王，遣故忠義王弟脱歡帖木兒赴京。三年，以卜答失里年幼，命脱歡帖木兒嗣忠義王，同理國事。自是，二王并貢，歲或三四至，奏求婚娶禮幣，命悉予之。

正統二年，脱歡帖木兒卒，封其子脱脱塔木兒爲忠義王，未幾卒。已而，忠順王亦卒，封其子倒瓦答失里爲忠順王。五年，遣使三貢，廷議以爲煩，定令每年一貢。

初，成祖之封忠順王也，以哈密爲西域要道，欲其迎護朝使，統領諸番，爲西陲屏蔽。而其王率庸懦，又其地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一曰畏兀兒，一曰哈剌灰，其頭目不相統屬，王莫能節制。衆心離渙，國勢漸衰。及倒瓦答失里立，都督皮剌納潛通瓦剌猛可卜花等謀殺王，不克。王父在時，納沙州叛亡百餘家，屢敕王令還，止遣其半，其貢使又數辱驛吏卒，呵叱通事，當四方貢使大宴日，惡言詬詈，天子不加罪，但令慎擇使臣，以是益無忌。其地，北瓦剌，西土魯番，東沙州、罕東、赤斤諸衛，悉與構怨。由是鄰國交侵。罕東兵抵城外，掠人畜去。沙州、赤斤先後兵

進獻三千五百多匹馬和貂皮等物品，詔令賜給三萬二千錠鈔、一百匹綺、一千匹帛。二十一年，進獻三百三十四駱駝、一千匹馬。

仁宗即位，頒布詔書訓諭哈密。洪熙元年，再次入朝進貢，慶賀仁宗即位。仁宗駕崩，宣宗即位，哈密的國王兔力帖木兒也去世，派使者前來報喪。

宣德元年，朝廷派遣官員前去祭祀，任命已故君王脱脱的兒子卜答失里繼承忠順王位，并且因爲登極大赦，命令他的封國内也赦免罪犯，又進獻馬匹謝恩。第二年，派遣弟弟北斗奴等前來朝拜，進貢駱駝馬匹和土產。授給北斗奴都督僉事官職，於是命令宦官曉諭忠順王，派遣已故忠義王的弟弟脱歡帖木兒到京城。宣德三年，因卜答失里年幼，朝廷命令脱歡帖木兒繼承忠義王位，共同處理國家事務。從此，兩個王一同進貢禮品，有時每年來三四次，上書求取婚娶用的禮物，朝廷命令都給予他們。

正統二年，脱歡帖木兒死，朝廷封他的兒子脱脱塔木兒做忠義王，不久死去。隨後，忠順王也死，朝廷封他的兒子倒瓦答失里爲忠順王。五年，派遣使者進貢三次，朝廷議論認爲太多，規定爲每年進貢一次。

起初，成祖封忠順王，因爲哈密是西域的交通要道，打算讓他迎接保護朝廷的使者，統領衆番人，做西部邊疆的屏障。可是他們的王都平庸懦弱，并且這地方種族部落雜錯居住。一是回回，一是畏兀兒，一是哈剌灰，他們的部落首領互不統管隸屬，國王也不能控制。人心涣散，國力逐漸衰弱。到倒瓦答失里繼位，都督皮剌納暗中勾結瓦剌猛可卜花等圖謀殺害君王，没有得逞。忠順王的父親活着時，接受沙州叛逃的一百多户人家，朝廷多次詔令忠順王讓他們回去，衹遣送其中一半，他的進貢使者又多次侮辱驛站的官吏和士卒，呵叱翻譯，在設宴款待各地進貢使者那天，惡言辱罵，天子不加怪罪，衹是命令他小心選擇使臣，因此更加没有顧忌。這地方，北面是瓦剌，西面是土魯番，東面是沙州、罕東、赤斤各衛，都與哈密結怨。因此相鄰的邦國交相

侵犯。罕東軍隊到達城外，奪取人口牲畜離開。沙州、赤斤先後率兵侵犯，都俘獲很多。

侵，皆大獲。瓦剌酋也先，王母弩溫答失里弟也，亦遣兵圍哈密城，殺頭目，俘男婦，掠牛馬駝不可勝計，取王母及妻北還，脅王往見，王懼不敢往，數遣使告難。敕令諸部修好，迄不從，惟王母妻獲還。

瓦剌的酋長也先，是忠順王的母親弩溫答失里的弟弟，也派兵包圍哈密城，殺害部落首領，俘獲男人婦女，奪取牛馬駱駝不計其數，强取忠順王的母親妻子回到北方，脅迫忠順王前去參見，忠順王害怕而不敢去，多次派遣使者向朝廷報告危難。敕令各部落結成友好關係，始終不聽從，衹有忠順王的母親妻子得以放回。

十年，也先復取王母妻及弟，并撒馬兒罕貢使百餘人掠之，又數趣王往見。王外順朝命，實懼也先。十三年夏，親詣瓦剌，居數月方還；而遣使誑天子，謂守朝命不敢往。天子爲賜敕褒嘉。已，知其詐，嚴旨詰責，然其王迄不能自振。會也先方東犯，不復還故土，以是哈密獲少安。

十年，也先又强取忠順王的母親妻子和弟弟，連同撒馬兒罕進貢的一百多名使者一起擄掠，又多次催促忠順王前去參見。忠順王表面上順從朝廷命令，實際上害怕也先。十三年夏天，親自到瓦剌，住了幾個月纔回去；却派遣使者欺騙天子，説遵守朝廷命令不敢前去。天子爲此賜給敕書褒獎。之後，知道他欺騙朝廷，用嚴厲的聖旨責問，但是他們的國王終於没能自己振作起來。適逢也先正侵犯東方，不再回故鄉，因此哈密稍微安寧。

景泰三年，遣其臣捏列沙朝貢，請授官。先是，使臣至京必加恩命。是時于謙掌中樞，言哈密世受國恩，乃敢交通瓦剌。今雖歸款，心猶譎詐。若加官秩，賞出無名。乃止。終景泰世，使臣無授官者。

景泰三年，派遣他的臣子捏列沙上朝進貢財物，請求授給官職。在這以前，使臣到達京城一定給予升官之類的詔命。這時候于謙掌管朝中大事，説哈密世代接受國家的恩惠，竟敢勾結瓦剌。現在即使歸順了，心裏仍然奸詐。如果晋升官職增加官階，進行的賞賜没有理由。於是停止。整個景泰年間，使臣没有授予官職的。

天順元年，倒瓦答失里卒，弟卜列革遣使告哀，即封爲忠順王。時都指揮馬雲使西域，聞迤北酋乩加思蘭梗道，不敢進。會哈密王報道已通，雲乃行，至哈密。而賊兵實未退，且謀劫朝使。帝疑王與賊通，遣使切責。

天順元年，倒瓦答失里死，弟弟卜列革派遣使者報喪，就封他做忠順王。當時都指揮馬雲出使西域，聽説北方的酋長乩加思蘭阻斷道路，不敢前行。適逢哈密王報告道路已通，馬雲纔繼續前行，到達哈密。但賊兵實際上并没有退，而且圖謀劫持朝廷的使者。皇帝懷疑哈密王與賊寇勾結，派遣使者嚴厲斥責。

四年，王卒，無子，母弩溫答失里主國事。初，也先被誅，其弟伯都王及從子兀忽納走居哈密。王母爲上書乞恩，授伯都王都督僉事，兀忽納指揮僉事。自卜列革之亡，親屬無可繼，命國人議當襲者。頭目阿只等言

四年，哈密王死，没有兒子，母親弩溫答失里主持國事。起初，也先被殺死，他的弟弟伯都王和侄兒兀忽納逃到哈密居住。哈密王的母親替他們上書請求封賜，朝廷授給伯都王都督僉事，兀忽納指揮僉事。自從卜列革死後，親屬中没有可以繼承的人，朝廷命令封國內的人議定應當繼

脱歡帖木兒外孫把塔木兒官都督同知，可繼。王母謂臣不可繼君，而安定王阿兒察與忠順王同祖，爲請襲封。七年冬，奏上，禮官言："乩加思蘭見哈密無主，謀據其地，勢危急，乞從其請。"帝命都指揮賀玉往。至西寧逗遛不進，哈密使臣苦兒魯海牙請先行，又不許。帝逮玉下吏，改命都指揮李珍，而敕安定、罕東護使臣偕往。阿兒察以哈密多難，力辭不行，珍乃返。

承的人。部落首領阿只等人説脱歡帖木兒的外孫把塔木兒任都督同知，可以繼承。哈密王的母親認爲臣子不能繼承君位，而安定王阿兒察與忠順王是同一個祖先，因而請求繼承先代的封爵。七年冬天，奏章呈上，禮官説："乩加思蘭見哈密没有君主，圖謀占據這地方，形勢危急，請接受他們的請求。"皇帝命令都指揮賀玉前往。賀玉到達西寧後停留不前，哈密的使臣苦兒魯海牙請求先走，又不允許。皇帝逮捕賀玉交付司法官吏審訊，改派都指揮李珍，并詔令安定、罕東護送使臣一同前往。阿兒察認爲哈密多有災禍，極力推辭不前進，李珍於是返回。

哈密素衰微，又婦人主國，衆益離散。乩加思蘭乘隙襲破其城，大肆殺掠，王母率親屬部落走苦峪，猶數遣使朝貢，且告難。朝廷不能援，但敕其國人速議當繼者而已。其國以殘破故，來者日衆。

哈密向來衰弱，又是婦人主持國事，衆人更加涣散。乩加思蘭利用機會襲擊攻克他們的都城，肆意殺人掠奪，哈密王的母親帶着跟自己血緣關係的部落逃到苦峪，仍然多次派人上朝進貢土産，并且報告危難，請求支援。朝廷不能援助，衹是詔令他們國内的人趕快議定應當繼承的人罷了。因爲他們的國家殘缺破敗的緣故，前來歸順的人越來越多。

成化元年，禮官姚夔等言："哈密貢馬二百匹，而使人乃二百六十人。以中國有限之財，供外蕃無益之費，非策。"帝下廷臣議，定歲一入貢，不得過二百人，制可。

成化元年，禮官姚夔等説："哈密進獻二百匹馬，但派來的使者却有二百六十人。拿中原之國有限的財力，供給屬國没有好處的花費，不是良策。"皇帝交付朝中大臣商議，規定每年向朝廷進貢一次，每次不能超過二百人，皇帝批覆同意。

明年，兵部言王母避苦峪久，今賊兵已退，宜令還故土，從之。已而貢使言其地饑寒，男婦二百餘人隨來丐食，不能歸國。命人給米六斗、布二匹，遣之。

第二年，兵部説哈密王的母親逃到苦峪很長時間了，現在賊兵已經退去，應當讓她回到故鄉，皇帝聽從這一建議。不久，進貢的使臣説自己家鄉天氣寒冷，作物得不到收穫，二百多男女跟着使臣來乞討食物，不能回國。朝廷命令每人給予六斗米、二匹布，遣送他們回去。

初，國人請立把塔木兒，以王母不肯，無王者八年。至是頭目交章請，詞極哀。乃擢把塔木兒爲右都督，攝行國王事，賜之誥印。五年，王母陳老病乞藥物，帝即賜之。尋，與瓦剌、土魯番遣使三百餘人來貢，邊臣以聞。廷議貢有定期，今前使未

起初，哈密國人請求擁立把塔木兒，因爲哈密王的母親不同意，八年没有國王。至此，部落首領接連上奏章請求，言詞極爲悲哀。於是提拔把塔木兒做右都督，代理行使國王職權，賜給他封官的詔書和印章。五年，國王的母親説自己年老多病請求給予藥物，皇帝馬上賜給了她。不久，和瓦剌、土魯番派遣使者三百多人前來進

回後使又至，且瓦剌强寇，今乃與哈密偕；非哈密挾其勢以邀利，即瓦剌假其事以窺邊。帝乃却其獻，令邊臣宴賚，遣還。貢使堅不受賜，必欲親詣闕下，乃命遣十之一赴京。

貢，駐守邊疆的大臣上報朝廷。朝廷的議論認爲進貢有一定的日期，現在前面來的使者還沒有回去後面的使者又到了，而且瓦剌是强大的敵寇，現在却與哈密同行；不是哈密依恃他們的勢力謀求私利，就是瓦剌藉這件事窺伺邊境。皇帝於是拒絕他們進獻，命令駐守邊疆的大臣招待賞賜，遣送回去。進貢的使臣堅決不接受賞賜，一定想親自前往朝廷，於是朝廷命令派十分之一人員前往京城。

八年，把塔木兒子罕慎以父卒請嗣職。帝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國中政令無所出。土魯番速檀阿力乘機襲破其城，執王母，奪金印，以忠順王孫女爲妾，據守其地。九年四月，事聞，命邊臣謹戒備，敕罕東、赤斤諸衛協力戰守。尋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赴甘肅經略。抵肅州，遣錦衣千户馬俊奉敕往諭。時阿力留其妹婿牙蘭守哈密，而已携王母、金印已返土魯番。俊至，諭以朝命，抗詞不遜，羈俊月餘。一日，牙蘭忽至，言大兵三萬即日西來，阿力乃宴勞俊等，舁王母出見。王母懼不敢言，夜潛遣人來云："爲我奏天子，速發兵救哈密。"文等以聞，遂檄都督罕慎及赤斤、罕東、乜克力諸部集兵進討。十年冬，兵至卜隆吉兒川，諜報阿力集衆抗拒，且結别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令二衛還守本土，罕慎及乜克力、畏兀兒之衆退居苦峪，文等亦引還肅州。帝乃命罕慎權主國事，因其請給米布，且賜以穀種。文等無功而還。

八年，把塔木兒的兒子罕慎因爲父親去世請求繼承職位。皇帝允許了他，却不命令他主持國事，國内的政策法令沒人發布。土魯番蘇丹阿力乘機襲擊攻破他的都城，拘捕國王的母親，奪取了金印，以忠順王的孫女做妾，占據這地方。九年四月，事情上報朝廷，命令駐守邊疆的大臣小心警戒防備，詔令罕東、赤斤各衛合力進攻守衛。不久，派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前往甘肅經營治理。到達肅州，派遣錦衣衛千户馬俊捧着詔書前去曉諭。當時阿力留下他的妹夫牙蘭防守哈密，而自己帶着國王的母親、金印已經回到土魯番。馬俊到達，曉諭他朝廷的命令，他直言陳説不謙遜，拘繫馬俊一個多月。一天，牙蘭忽然到來，説大軍三萬馬上向西來，阿力纔設宴慰勞馬俊等人，抬哈密王的母親出來見面。哈密王的母親害怕而不敢説，夜間秘密派人來説："替我上奏天子，趕快派軍隊救哈密。"李文等上報朝廷，朝廷於是徵召都督罕慎和赤斤、罕東、乜克力各部落聚集軍隊進攻討伐。十年冬天，軍隊到達卜隆吉兒川，間諜報告説阿力聚集軍隊抵抗，并且勾結别的部落圖謀奪取罕東、赤斤兩個衛。李文等不敢進軍，命令兩個衛回去守衛原來的營地，罕慎和乜克力、畏兀兒的軍隊退到苦峪，李文等也撤軍肅州。皇帝於是命令罕慎暫且主持國事，因爲他的請求，賜給米和布，并且賜給穀種。李文等無功而返。

土魯番久據哈密，朝命邊臣築苦峪城，移哈密衛於其地。十八年春，罕慎糾罕東、赤斤二衛，得兵一千三百人，與已所部共萬人，夜襲哈密城

土魯番長期占據哈密，朝廷命令駐守邊疆的大臣修築苦峪城，把哈密衛遷到這個地方。十八年春天，罕慎糾集罕東、赤斤兩個衛，得到士兵一千三百人，與自己統領的部下共一萬人，夜間

破之，牙蘭遁走；乘勢連復八城，遂還居故土。巡撫王朝遠以聞，帝喜，賜敕獎勵，并獎二衛。朝遠請封罕慎爲王，且言土魯番亦革心向化，與罕慎議和，宜乘時安撫，取還王孫女及金印，俾隨王母共掌國事，哈密國人亦乞封罕慎。廷議不從，乃進左都督，賚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特敕獎勞，將士升賞有差。

襲擊哈密城，攻克了它，牙蘭逃走；趁勢連續收復八座城，於是回到故鄉居住。巡撫王朝遠上報朝廷，皇帝高興，賜敕令獎勵，一同獎賞兩個衛。王朝遠請求封罕慎做國王，并且説土魯番也改變心意想歸服，與罕慎進行和談，應當利用機會安撫，取回國王的孫女和金印，使他們跟着國王的母親共同掌管國事，哈密國人也請求封罕慎。朝廷議論不聽從，就提升爲左都督，賜給一百兩白銀、做衣服的表裏綵帛十套，特意敕令獎賞，將士升官賞賜不一。

弘治元年，從其國人請，封罕慎爲忠順王。土魯番阿力已死，而其子阿黑麻嗣爲速檀，僞與罕慎結婚，誘而殺之，仍令牙蘭據其地。哈密都指揮阿木郎來奔求救，廷臣請諭土魯番貢使，令復還侵地，并敕赤斤、罕東，共圖興復。明年，哈密舊部綽卜都等率衆攻牙蘭，殺其弟，奪其叛臣者盼卜等人畜以歸。事聞，進秩加賞。先是，罕慎遣使來貢，未還而遘難，其弟奄克孛剌率部衆逃之邊方，朝命以賜罕慎者還賜其弟。阿黑麻之去哈密也，止留六十人佐牙蘭。阿木郎覘其單弱，請邊臣調赤斤、罕東兵，夜襲破其城，牙蘭遁去，斬獲甚多，有詔獎賚。

弘治元年，朝廷接受他們國人的請求，封罕慎做忠順王。土魯番的阿力已死，而他的兒子阿黑麻繼承做蘇丹，假裝與罕慎聯姻，誘殺了他，仍舊讓牙蘭占據哈密。哈密都指揮阿木郎逃跑來求救，朝中大臣請求告誡土魯番進貢的使者，命令再歸還侵占的土地，并且敕令赤斤、罕東，共同謀求恢復。第二年，哈密舊部屬綽卜都等率領衆人進攻牙蘭，殺死了他的弟弟，奪取哈密的叛臣者盼卜等人和牲畜而回。事情上報朝廷，增加俸禄加以賞賜。在這以前，罕慎派遣使者前來上朝進貢，還没有回去本國却遭遇災難，罕慎的弟弟奄克孛剌率領部族兵衆逃到邊境，朝廷命令把賜給罕慎的東西轉賜給他的弟弟。阿黑麻離開哈密，衹留下六十人輔助牙蘭。阿木郎偵察到他孤單勢弱，請求駐守邊疆的大臣徵調赤斤、罕東的軍隊，夜間襲擊攻克這座城市，牙蘭逃走，斬殺俘獲非常多，有詔令獎賞。

當是時，阿黑麻桀傲甚，自以地遠中國，屢抗天子命。及破哈密，貢使頻至，朝廷仍善待之，由是益輕中國。帝乃薄其賜賚，或拘留使臣，却其貢物，敕責令悔罪。已，訪獲忠順王族孫陝巴，將輔立之。阿黑麻漸警懼，三年，遣使叩關，願獻還哈密及金印，釋其拘留使臣。天子納其貢，仍留前使者。明年，果以城印來歸，乃從馬文升言，還其所拘使臣。文升又言："番人重種類，且素服蒙古，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

這時候，阿黑麻非常强横乖戾不馴服，自己認爲領地離中原之國遠，多次違抗天子的命令。等到攻克哈密，進貢的使者接連到達，朝廷仍舊好好對待他們，因此更加輕視中原之國。皇帝就減少對他們的賞賜，有時扣留他們的使臣，拒絶他們的貢品，用敕書責令悔改過錯。之後，尋訪得到忠順王的族孫陝巴，準備扶立他。阿黑麻逐漸警戒恐懼，三年，派遣使者請和，願意獻回哈密和金印，釋放被扣留的使臣。天子接受了他的貢品，仍舊扣留以前的使者。第二年，果真以哈密城和金印來歸服，皇帝於是聽從馬文升的進言，放還他們被扣留的使臣。馬文升又説："番

種，北山又有小列禿、乜克力相侵逼，非得蒙古後裔鎮之不可。今安定王族人陝巴，乃故忠義王脱脱近屬從孫，可主哈密。"天子以爲然，而諸番亦共奏陝巴當立。五年春，立陝巴爲忠順王，賜印誥、冠服及守城戎器，擢阿木郎都督僉事，與都督同知奄克孛剌共輔之。

人看重種族，并且一向順服蒙古，哈密以前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個種族，北山又有小列禿、乜克力侵犯逼迫，不是蒙古後裔鎮守他們不行。現在安定王的族人陝巴，是已故忠義王脱脱的從孫子，可以做哈密的君主。"天子認爲對，而且衆番人也共同上奏陝巴應當繼承。五年春天，立陝巴做忠順王，賜給印信和封誥、衣帽和守城的兵器，提拔阿木郎做都督僉事，與都督同知奄克孛剌共同輔佐陝巴。

已而，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皆怨。阿木郎又引乜克力人掠土魯番牛馬，阿黑麻怒，六年春，潛兵夜襲哈密，殺其人百餘，逃及降者各半。陝巴與阿木郎據大土剌以守。大土剌，華言大土臺也。圍三日不下。阿木郎急調乜克力、瓦剌二部兵來援，俱敗去。乃執陝巴，擒阿木郎支解之。牙蘭復據守，并移書邊臣訴阿木郎罪。時土魯番先後貢使皆未還。邊臣以其書不遜，且僭稱可汗，乞命將遣兵先剿除牙蘭，然後直抵土魯番，馘阿黑麻之首，取還陝巴。否則降敕嚴責，令還陝巴，乃宥其罪。廷議從後策，令守臣拘貢使，縱數人還，賫敕曉示禍福。帝如其請，命廷推大臣赴甘肅經略。

不久，衆番人索要陝巴的犒勞賞賜而没有得到，都怨恨他。阿木郎又引領乜克力人掠奪土魯番的牛馬，阿黑麻憤怒，六年春，伏兵夜間襲擊哈密，殺他們一百多人，逃跑和投降的各有一半。陝巴與阿木郎憑藉大土剌來防守。大土剌，是華語中的大土臺。阿黑麻包圍三天攻不下。阿木郎急忙徵調乜克力、瓦剌兩個部落的軍隊前來支援，都敗走。阿黑麻於是拘執陝巴，捉拿阿木郎肢解了他。牙蘭又據守哈密，并發送書信給駐守邊疆的大臣訴説阿木郎的罪行。當時土魯番先後來的進貢的使臣都没有回去。駐守邊疆的大臣認爲他的書信不謙遜，并且僭越稱作可汗，請求任命將軍派遣軍隊先剿滅牙蘭，然後直抵土魯番，割下阿黑麻的頭，接回陝巴。否則降下敕書嚴厲斥責，命令歸還陝巴，纔赦免他的罪過。朝廷議論建議采納後一個策略，命令鎮守的地方長官扣留進貢的使臣，放幾個人回去，携帶敕書明白告知怎樣做會惹禍，怎樣做纔得福。皇帝按照他們的請求，命令在朝廷推舉大臣到甘肅經營治理。

初，哈密變聞，丘濬謂馬文升曰："西陲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國家有事，臣子義不辭難。然番人嗜利，不善騎射，自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患者，徐當靖之。"濬復以爲言，文升請行。廷臣僉言北寇强，本兵未可遠出，乃推兵部右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緱謙二人。帝賜敕指授二人，而二人皆庸才，但遣土魯番人歸諭其主，令獻還侵地，駐甘州待

起初，哈密事變上報朝廷，丘濬對馬文升説："西部邊疆事情重大，需要您走一趟。"馬文升説："國家有事，做臣子的在道義上不能躲避危難。但是番人貪圖錢財，不善於騎馬射箭，自古没有西域成爲中原國家的禍患的，慢慢地將會平定。"丘濬又以此進言，馬文升請求前往。朝中大臣都説北邊的賊寇强大，兵部尚書不能出征遠方，於是推舉兵部右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緱謙兩個人。皇帝賜給敕書指示二人，但二人都是庸才，祇是派遣土魯番人回去告知他們的君主，令

之。明年，阿黑麻遣使叩關求貢，詭言願還陝巴及哈密，乞朝廷亦還其使者。海等以聞，請再降敕宣諭。廷議言，先已降敕，今若再降，有傷國體，宜令海等自遣人往諭。不從命，則仍留前使，且盡驅新使出關，永不許貢，仍與守臣檄罕東、赤斤諸部兵，直擣哈密，襲斬牙蘭。如無機可乘，則封嘉峪關，毋納其使。陝巴雖封王，其還與否，於中國無損益，宜別擇賢者代之。帝以陝巴既與中國無損益，則哈密城池已破，如獻還，當若何處之。廷臣復言陝巴乃安定王千奔之侄，忠順王之孫，向之封王，欲令鎮撫一方爾。今被虜，孱弱可知，即使復還，勢難復立。宜革其王爵，居之甘州，犒賚安定王，諭以不復立之故。令都督奄克孛剌總理哈密事，與回回都督寫亦虎仙，哈剌灰都督拜迭力迷失等分領三種番人以輔之。且修浚苦峪城塹，凡番人散處甘、凉者，令悉還其地，給以牛具口糧。若陝巴未還，不必索取，我不急陝巴，彼將自還也。帝悉如其言，敕諭海等。海等見敕書將棄陝巴，甚喜，即逐其貢使，閉嘉峪關，繕修苦峪城，令流寓番人歸其地，拜疏還朝。八年正月至京，言官交章劾其經略無功，并下吏貶秩，而哈密終不還。

他獻回侵占的土地，停留在甘州等待。第二年，阿黑麻派遣使者到城門請求入朝進貢，欺騙說願意歸還陝巴和哈密，請求朝廷也歸還他的使者。張海等上報朝廷，請求再次降敕書曉諭。朝廷議論說，以前已經降下敕書，現在如果再降敕書，有損朝廷的體面，應當命令張海等人親自派人前去曉諭。不接受命令，就繼續扣留以前的使者，而且把新來的使者全部驅逐出關，永遠不許進貢，接着與鎮守的地方長官發檄文徵召罕東、赤斤各部落的軍隊，直接攻打哈密，襲擊斬殺牙蘭。如果無機可乘，就封閉嘉峪關，不要接納他們的使者。陝巴雖被封王，但他回去與否，對中原之國没有什麽損失或利益，應當另外選取德才兼備的人取代他。皇帝認爲陝巴對中原之國既然没有什麽損害或用處，那麽哈密城池已被攻克，如果獻回，應當如何安置他。朝中大臣又説陝巴是安定王千奔的侄兒，忠順王的孫子，以前被封爲國王，是想讓他安撫一方罷了。現在被俘獲，可知他的懦弱，即使又回去，看形勢也難以再登王位。應當革除他國王的爵位，把他安置到甘州，犒賞安定王，把不再立陝巴的原因告訴他。命令都督奄克孛剌全面管理哈密事務，與回回都督寫亦虎仙，哈剌灰都督拜迭力迷失等人分别統領三種番姓人來輔助他。并且整治疏浚苦峪的城墻和護城河，凡番人散居甘州、凉州的，命令他們全部回到他們的土地上，給予耕牛農具和口糧。如果陝巴没有返還，不必索取，我們不重視陝巴，他們將會自己放還他。皇帝完全按照他們的進言，用敕書曉諭張海等人。張海等人見敕書打算放棄陝巴，非常高興，立即驅逐土魯番進貢的使臣，關閉嘉峪關，修繕苦峪城，命令流寓他鄉居住的番人全部回到他們的土地上，上奏章回朝。八年正月到達京城，言官接連上書彈劾他們經營治理無功，一同交付司法官吏審訊後削減俸禄，而哈密最終没有歸還。

文升鋭意謀興復，用許進巡撫甘肅以圖之。進偕大將劉寧等潛師夜襲，牙蘭逸去，斬其遺卒，撫降餘衆而還。自明初以來，官軍無涉其地

馬文升一心一意謀求恢復，任用許進巡撫甘肅來謀取恢復哈密。許進偕同大將劉寧等人暗中派兵夜間襲擊，牙蘭逃走，斬殺他的殘兵，招降剩餘的衆人而回。自明初以來，官軍没有到達這

者，諸番始知畏，阿黑麻亦欲還陜巴。然哈密屢破，遺民入居者旦暮虞寇。阿黑麻果復來攻，固守不下，訖散去。諸人自以窮窘難守，盡焚室廬，走肅州求濟。邊臣以聞，詔賜牛具、穀種，并發流寓三種番人及哈密之寄居赤斤者，盡赴苦峪及瓜、沙州，俾自耕牧，以圖興復。

時哈密無王，奄克孛剌爲之長。十年，遣其黨寫亦虎仙等來貢，給幣帛五千酬其直，使臣猶久留，大肆咆烋。禮官徐瓊等極論其罪，乃驅之去。時諸番以朝廷閉關絶貢不得入，咸怨阿黑麻，阿黑麻悔，送還陜巴及哈密之衆，乞通貢如故。廷議謂無番文不可驟許，必令具文乃從其請。陜巴前議廢，今使暫居甘州，俟衆頭目俱歸心，然後修復哈密城塹，令復舊業。帝悉從之。冬，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兼經理哈密。十一年秋，越言哈密不可棄，陜巴亦不可廢，宜仍其舊封，令先還哈密，量給修城、築室之費，犒賜三種番人及赤斤、罕東、小列秃、乜克力諸部，以獎前勞，且責後效。帝亦報可。自是，哈密復安，土魯番亦修貢惟謹。

奄克孛剌者，罕慎弟也，與陜巴不相能。當事患之，令陜巴娶罕慎女，與之結好。陜巴嗜酒掊尅，失衆心，部下阿孛剌等咸怨。十七年春，陰構阿黑麻迎其幼子真帖木兒主哈密。陜巴懼，挈家走苦峪。奄克孛剌與寫亦虎仙在肅州，邊臣以二人爲番衆所服，令還輔陜巴，與百户董傑偕行。傑有膽略。既抵哈密，阿孛剌與其黨五人約夜以兵來劫。傑知之，與

地方的，衆番人纔知道害怕，阿黑麻也打算歸還陜巴。但是哈密多次被攻克，剩下的老百姓進入居住的朝夕擔心賊寇。阿黑麻果真又來進攻，堅守不能攻克，終於散去。衆人自認爲窮困窘迫難以固守，全部燒毁房屋，逃到肅州請求幫助。駐守邊疆的大臣上報朝廷，下詔書賜給耕牛農具、穀種，一同調撥流落他鄉居住的三種番姓人和哈密寄居在赤斤的人，全部到苦峪和瓜州、沙州，自己耕種放牧，來謀求恢復家業。

當時哈密没有國王，奄克孛剌是他們的首領。弘治十年，派遣他的黨徒寫亦虎仙等人前來進貢，賜給五千幣帛來抵償它們的價值，使臣仍然停留很長時間，毫無顧忌地大聲叫囂。禮官徐瓊等全面陳奏他們的罪狀，纔驅逐他們離開。當時衆番人因爲朝廷閉塞關門拒絶進貢不能進入，都怨恨阿黑麻，阿黑麻後悔了，送回陜巴和哈密的老百姓，請求像原來一樣進貢。朝廷議論認爲没有番人文書不能馬上准許，一定要具備行文纔接受他們的請求。陜巴以前被議定廢黜，現在使他暫時住在甘州，等到衆部落首領都誠心歸附，然後修復哈密的城池，命令恢復舊業。皇帝全部聽從。這年冬天，起用王越統管三邊軍務兼經營治理哈密。十一年秋天，王越説哈密不能放棄，陜巴也不能廢黜，應當恢復他原來的封爵，命令先回哈密，酌情給予修城、建房的經費，犒勞賞賜三種番姓人和赤斤、罕東、小列秃、乜克力等部落，用來獎賞以前的功勞，并且希望今後效力。皇帝也批覆同意。從此，哈密又安定下來，土魯番也小心謹慎地獻納貢品。

奄克孛剌，是罕慎的弟弟，與陜巴不和睦。當權者擔心他，讓陜巴娶罕慎的女兒，與他交好。陜巴喜愛飲酒搜刮錢財，喪失人心，部下阿孛剌等都怨恨他。弘治十七年春天，暗中勾結阿黑麻迎接他的幼子真帖木兒掌管哈密。陜巴害怕，帶領全家逃到苦峪。奄克孛剌與寫亦虎仙在肅州，駐守邊疆的大臣因爲二人被番人信服，命令回去輔佐陜巴，與百户董傑同行。董傑有膽識和才略。到達哈密後，阿孛剌與他的同黨五個人約定夜裏率兵來劫持。董傑知道這消息後，與奄

奄克孛剌等謀，召阿孛剌等計事，立斬之，其下遂不敢叛。乃令陝巴還哈密，真帖木兒還土魯番。真帖木兒年十三，其母即罕慎女也，聞父已死，兄滿速兒嗣爲速檀與諸弟相仇殺，懼不敢歸，願倚奄克孛剌，曰："吾外祖也。"邊臣慮與陝巴隙，居之甘州。十八年冬，陝巴卒，其子拜牙即自稱速檀，命封爲忠順王。

克孛剌等人謀劃，召阿孛剌等人來議事，立即逮捕斬殺了他們，他們的部下便不敢反叛。於是命令陝巴回哈密，真帖木兒回土魯番。真帖木兒十三歲，他的母親就是罕慎的女兒，聽說父親已經死亡，哥哥滿速兒繼承做蘇丹與各弟弟相互仇殺，害怕而不敢回去，願意依附奄克孛剌，説："是我的外祖父。"駐守邊疆的大臣擔心他與陝巴不和，讓他住在甘州。十八年冬天，陝巴死，他的兒子拜牙即自稱蘇丹，朝廷命令封爲忠順王。

正德三年，寫亦虎仙入貢，不與通事偕行，自携邊臣文牒投進。大通事王永怒，疏請究治，寫酋亦奏永需求。永供奉豹房，恃寵恣横。詔勿究治，兩戒諭之。寫酋自是益輕朝廷，潛懷異志。

正德三年，寫亦虎仙入朝進貢，不與翻譯同行，自己携帶駐守邊疆大臣的文書呈獻。大翻譯王永憤怒，上書請求追究處理，酋長寫亦虎仙也上奏王永索取財物。王永在豹房侍奉，依仗寵幸放縱專横。皇帝詔令不再追究處理，告誡曉諭兩人。酋長寫亦虎仙從此更加輕視朝廷，暗懷反叛之心。

初，拜牙即嗣職，滿速兒與通和，且遣使求真帖木兒，邊臣言與之便。樞臣謂土魯番稔惡久，今見我扶植哈密，聲勢漸張，乃卑詞求貢，以還弟爲名。我留其弟，正合古人質其親愛之意，不可遽遣。帝從之。六年，始命寫亦虎仙偕都督滿哈剌三送之西還，至哈密，奄克孛剌欲止之，二人不可。護至土魯番，遂以國情輸滿速兒，且誘拜牙即叛。拜牙即素昏愚，性又淫暴，心怵屬部害己，而滿速兒又甘言誘之，即欲偕奄克孛剌同往，不從，奔肅州。八年秋，拜牙即棄城叛入土魯番。滿速兒遣火者他只丁據哈密，又遣火者馬黑木赴甘肅言拜牙即不能守國，滿速兒遣將代守，乞犒賜。

起初，拜牙即繼承職位，滿速兒與他往來和好，并且派遣使者求取真帖木兒，駐守邊疆的大臣説給他方便。宰輔重臣説土魯番積惡深重，現在見我們扶持哈密，聲威氣勢逐漸强大，纔言辭謙恭地請求進貢，以歸還弟弟作爲藉口。我們扣留他的弟弟，正應合古人拿他親近的人作人質的意思，不能倉促遣送。皇帝聽從了他們的提議。正德六年，朝廷纔命寫亦虎仙偕同都督滿哈剌三送他返還西方，到達哈密，奄克孛剌想扣留他，二人不答應。護送到土魯番，於是把國家情况告訴滿速兒，并且引誘拜牙即反叛。拜牙即向來昏庸愚昧，性情又暴虐無度，心裏害怕部下謀害自己，而且滿速兒又甜言蜜語誘惑他，就打算偕同奄克孛剌一起前往，奄克孛剌不聽從，逃到肅州。八年秋，拜牙即棄城反叛歸順土魯番。滿速兒派遣火者他只丁占據哈密，又派遣火者馬黑木到甘肅説拜牙即不能守衛國家，滿速兒派遣將領替他守衛，請求犒勞賞賜。

九年四月，事聞，命都御史彭澤往經略。澤未至，賊遣兵分掠苦峪、沙州，聲言予我金幣萬，即歸城印。澤抵甘州，謂番人嗜利，可因而款也。遣通事馬驥諭令還侵地及王，嘗

九年四月，事情上報朝廷，朝廷命令都御史彭澤前去經營治理。彭澤没有到達，賊寇派兵分别奪取苦峪、沙州，聲稱給我一萬金和一萬匹帛，就歸還城池和印信。彭澤到達甘州，認爲番人貪圖錢財，可以因而使他們歸順。派遣翻譯馬

予重賞。滿速兒僞許之，澤即畀幣帛二千及白金酒器一具。十一年五月，拜疏言："臣遣通事往宣國威，要以重賞，其酋悔過效順，即以金印及哈密城付之。滿哈剌三、寫亦虎仙二人召還他只丁，并還所奪赤斤衛印。惟忠順王在他所，未還。請録效勞人役功，賜臣骸骨歸田里。"帝即令還朝。忠順王迄不返，他只丁亦不肯退，復要重賞，始以城來歸。

明年五月，甘肅巡撫李昆上言："得滿速兒牒，謂拜牙即不可復位，即還故土，已失人心，乞别立安定王千奔後裔。此言良然。如必欲其復國，乞敕滿速兒兄弟送還，仍厚賜繒帛，冀其效順。"廷議："經略西陲已逾三載，而忠順迄無還期，宜興師絶貢，不可遂其要求，損我威重。但城印歸，國體具在，宜敕責滿速兒背負國恩，求取無厭。仍量賜其兄弟，令其速歸忠順。不從，則閉關絶貢，嚴兵爲備。"從之。

初，寫亦虎仙與滿速兒深相結，故首倡逆謀。已而有隙，滿速兒欲殺之，大懼，求他只丁爲解，許賂幣千五百匹，期至肅州畀之，且啖之入寇，曰肅州可得也。滿速兒喜，令與其婿馬黑木俱入貢，以覘虛實，且徵其賂。邊臣以同來火者撒者兒，乃火者他只丁弟，懼爲變，并其黨虎都寫亦羈之甘州，而督寫亦虎仙出關，懼不肯去。他只丁聞其弟被拘，怒，復又奪哈密城，請滿速兒移居之，分兵脅據沙州，擁衆入寇，至兔兒壩。游擊芮寧與參將蔣存禮，都指揮黄榮、王琮各率兵往禦。寧先抵沙子壩，遇賊。賊悉衆圍寧，而分兵綴諸將，寧

驥命令歸還侵占的土地和國王，會給予重賞。滿速兒假裝答應了他，彭澤就給綵帛二千匹和一副白金酒器。十一年五月，上奏章説："臣派遣翻譯前去宣示國威，用重賞求取，他們的酋長悔改過錯表示忠順，就把金印和哈密城交回。滿哈剌三、寫亦虎仙二人召回他只丁，并且歸還奪取赤斤衛的官印。衹有忠順王在别的地方，没有回來。請記載出力服役的人的功勞，賜臣退休回故鄉。"皇帝就命令回朝。忠順王終於没回去，他只丁也不願退，又求取重賞，纔獻城歸順。

第二年五月，甘肅巡撫李昆進言："得到滿速兒的文書，説拜牙即不可復位，即使回到故鄉，也已經喪失人心，請求另立安定王千奔的後代。這話確實如此。如果一定要他返回封國，請敕令滿速兒兄弟送回來，并且重重賞賜他們繒帛，希望他們忠順投誠。"朝廷議論認爲："經營治理西部邊疆已經超過三年，可是忠順王終究没有返還的日期，應當起兵拒絶進貢，不可滿足他們的要求，損害我們的威嚴。衹要歸還城、印，朝廷的體面還在，應當敕命斥責滿速兒背負朝廷的恩惠，請求掠取貪得無厭。仍舊酌情賞賜他們兄弟，命令他們趕快歸還忠順王。如果不聽從，就閉塞關門拒絶進貢，布署軍隊作防備。"皇帝聽從了他們的意見。

起初，寫亦虎仙與滿速兒相交深厚，所以首先提出叛逆的陰謀。不久二人不和，滿速兒打算殺掉他，寫亦虎仙十分害怕，請求他只丁替他們調解，許諾送滿速兒一千五百匹繒帛，約定到肅州給他，并且誘利他入侵，説肅州可以得到。滿速兒高興了，命令和他的女婿馬黑木都向朝廷進貢，來窺伺肅州虛實，并且求取他贈送的財物。駐守邊疆的大臣因爲同來的火者撒者兒，是火者他只丁的弟弟，害怕發生事變，連同他的同黨虎都寫也拘禁到甘州，而催促寫亦虎仙出關，他因害怕而不肯離去。他只丁聽説他的弟弟被拘禁，發怒，又再次奪取哈密城，請滿速兒移居哈密城，分派部隊以武力占據沙州，聚衆入侵，到達兔兒壩。游擊芮寧與參將蔣存禮，都指揮黄榮、王琮各自率兵前去抵禦。芮寧先到達沙子壩，遇

所部七百人皆戰没。賊薄肅州城，索所許幣。副使陳九疇固守，且先絶其内應，賊知事泄，慮援兵至，大掠而去。

到賊寇。賊寇全軍包圍芮寧，又分派部隊牽制衆將，芮寧部下七百人全部戰死。賊寇逼近肅州城，索要許下的繒帛。副使陳九疇堅守，并且先斷絶他們的内應，賊寇知道事情泄露，擔心援兵到來，大肆掠奪而去。

十二年正月，羽書聞，廷議復命彭澤總制軍務，偕中官張永、都督郤永率師西征。賊還至瓜州，副總兵鄭廉合奄克孛剌兵，擊敗之，斬七十九級。賊乃遁去，又與瓦剌相攻，力不敵，移書求款，澤等乃罷行。

十二年正月，用羽書呈報朝廷，朝廷議定再任命彭澤統管軍務，偕同宦官張永、都督郤永率兵西征。賊寇退到瓜州，副總兵鄭廉會合奄克孛剌的軍隊，擊敗了他們，斬首七十九人。賊寇於是逃走，又與瓦剌相互攻打，力量不能抵擋，送書信請求歸順，彭澤等纔停止進軍。

先是，寫亦虎仙與子米兒馬黑木、婿火者馬黑木及其黨失拜烟答俱以内應繫獄，失拜烟答被捶死。及事平，械寫亦虎仙赴京，下刑部獄，其子仍繫甘州。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麻者，寫亦虎仙侄婿他，以入貢在京，探知王瓊欲傾彭澤，突入長安門訟父冤，下錦衣獄。會兵部、法司請行甘肅訊報，瓊欲因此興大獄，奏遣科道二人往勘。明年，勘至，於澤無所坐。瓊怒，劾澤欺罔辱國，斥爲民。坐昆、九疇激變，逮下吏，并獲重譴。明年，寫亦虎仙亦減死，遂夤緣錢寧，與其婿得侍帝左右。帝悦之，賜國姓，授錦衣指揮，扈駕南征。

在這以前，寫亦虎仙與兒子米兒馬黑木、女婿火者馬黑木和他的同黨失拜烟答都因爲做内應被囚禁在牢獄中，失拜烟答被棍棒打死。等到事變被平定，加刑具押送寫亦虎仙到京城，關入刑部監獄，他的兒子仍舊拘禁在甘州。失拜烟答的兒子米兒馬黑麻，是寫亦虎仙的侄女婿，因進貢在京城，探察得知王瓊想傾軋彭澤，闖入長安門爲父親訴冤，被關入錦衣衛的監獄。適逢兵部、法司官請求施行甘肅的請示，王瓊想藉此興起大案，上奏派遣科道官兩人前去核查。第二年，核查結果到，對彭澤没有什麽牽連。王瓊憤怒，彈劾彭澤欺騙蒙蔽使國家受辱，貶斥爲民。判處李昆、陳九疇激發事變罪，逮捕交付司法官吏審訊，一同受到嚴重懲罰。第二年，寫亦虎仙也減免死刑，於是攀附錢寧，與他的女婿得以在皇帝身邊服侍。皇帝喜歡他，賜給國姓，授給錦衣指揮職務，隨侍皇帝車駕南征。

滿速兒犯邊後，屢求通貢，不得。十五年，歸先所掠將卒及忠順王家屬，復求貢。廷議許之，而王迄不還。巡按御史潘倣力言貢不當許，不聽。明年，世宗嗣位，楊廷和以寫亦虎仙稔中國情實，歸必爲邊患，於遺詔中數其罪，并其子婿伏誅，而用陳九疇爲甘肅巡撫。

滿速兒侵犯邊境之後，多次請求進貢，没有得到准許。正德十五年，歸還以前擄掠的將士和忠順王的家屬，又請求進貢。朝廷議定答應了他，可是忠順王終於没有返還。巡按御史潘倣竭力陳説不應當准許進貢，皇帝不聽從。第二年，世宗繼位，楊廷和認爲寫亦虎仙熟悉中原的實情，回去一定成爲邊境的禍患，在皇帝的臨終詔書中列舉他的罪狀，連同他的兒子女婿一起處死，并起用陳九疇做甘肅巡撫。

時滿速兒比歲來貢，朝廷待之若故，亦不復問忠順王事。嘉靖三年

當時滿速兒連年前來進貢，朝廷和原來一樣對待他，也不再追究忠順王一事。嘉靖三年秋

秋，擁二萬騎圍肅州，分兵犯甘州。九疇及總兵官姜奭等力戰敗之，斬他只丁，賊乃却去。事聞，命兵部尚書金獻民西討，抵蘭州，賊已久退，乃引還。九疇因力言賊不可撫，乞閉關絕貢，專固邊防，可之。明年秋，賊復犯肅州，分兵圍參將雲冒，而以大衆抵南山。九疇時已解職，他將援兵至，賊始遁。

天，滿速兒聚集兩萬名騎兵包圍肅州，分派軍隊侵犯甘州。陳九疇和總兵官姜奭等人努力作戰打敗了他們，斬殺了他只丁，賊寇於是退去。事情上報朝廷，朝廷命令兵部尚書金獻民西征，到達蘭州，賊寇已經退回很久了，於是率軍退回。陳九疇極力申說不可能招撫賊寇，請求閉塞關門杜絕進貢，專心鞏固邊境的防務，皇帝同意了他。第二年秋天，賊寇又侵犯肅州，分派軍隊包圍參將雲冒，而率大部隊到達南山。陳九疇當時已經解除職務，别的將領率領援兵到達，賊寇纔逃走。

當是時，番屢犯邊城，當局者無能振國威，爲邊疆復仇雪耻，而一二新進用事者反借以修怨。由是，封疆之獄起。百户王邦奇者，素憾楊廷和、彭澤，六年春，上言："今哈密失國，番賊内侵，由澤賂番求和，廷和論殺寫亦虎仙所致。誅此兩人，庶哈密可復，邊境無虞。"桂萼、張璁輩欲藉此興大獄，斥廷和、澤爲民，盡置其子弟親黨於理，有自殺者。復遣給事、錦衣官往按。番酋牙蘭言非敢獲罪天朝，所以犯邊，由冤殺寫亦虎仙、失拜烟答二人故。今願獻還城印贖前罪。事下兵部，尚書王時中等言："番酋乞貢數四，先已下總制尚書王憲，因其貢使鐫責。所請當不妄，第其詞出牙蘭，非真求貢之文，或詐以款我。若果悔罪，必先歸城印及所掠人畜，械送首惡，稽首關門，方可聽許。"帝納之。萼以前獄未竟，必欲重興大獄，請留質牙蘭，遣譯者諭其主還侵地。而與禮、兵二部尚書方獻夫、王時中等協議，爲挑激之詞，言番人上書者四輩，皆委咎前吏，雖詞多詆飾，亦事發有因。宜遣官嚴核激變虚實，用服其心，其他具如前議。九疇報捷時，言滿速兒、牙蘭已斃炮石下，二人實未死。帝固疑

在這時，番人多次侵犯邊疆的城市，當權者没有能力顯揚國威，爲邊疆報仇洗雪耻辱，而一兩個新被任用的當權者反藉此報宿怨。從此，有關邊疆的案子興起。百户王邦奇，一向痛恨楊廷和、彭澤，六年春天，進言："現在哈密亡國，番地賊寇入侵内地，是由於彭澤賄賂番人乞求講和，楊廷和判處寫亦虎仙死刑所造成的。殺死這兩個人，或許哈密可以收復，邊境没有憂患。"桂萼、張璁之流想藉此興起大案，貶斥楊廷和、彭澤爲民，把他們的兒子兄弟親戚朋友全部交給司法部門，有自殺的人。又派遣給事、錦衣衛官員前去追查。番地酋長牙蘭説，并不是敢於得罪朝廷，侵犯邊境的原因，是因爲冤殺寫亦虎仙、失拜烟答兩人的緣故。現在願獻回城池和印信來贖免以前的罪過。事情交給兵部，尚書王時中等説："番地酋長請求進貢已有四次，以前已經交付總制尚書王憲處理，因進貢的使臣受到指摘。所請求的應該不虚妄，祇是這話出自牙蘭之口，不是真正請求進貢的文書，或許是用歸順來欺騙天朝。如果真的悔改罪過，一定先歸還城池印信和所奪取的人畜，加刑具押送爲首的壞人，到關門賠罪，纔可以聽信准許。"皇帝采納了他們的建議。桂萼因前面的案件没有結案，一定要重新興起大案，請求扣留牙蘭的使者作人質，派翻譯曉諭他的主上歸還侵占的土地。并且與禮、兵二部尚書方獻夫、王時中等共同商議，説出挑撥煽動的話，説番人上書的有四批，都歸罪於前任官吏，雖然言詞多有詆毁掩飾，也事出有因。應當

之。覽萼等議，益疑邊臣欺罔，手詔數百言，切責九疇，欲置之死，而戒首輔楊一清勿黨庇，遂遣官逮九疇。尚書金獻民、侍郎李昆以下，坐累者四十餘人。

派遣官吏嚴格核察激發事變的真實情況，以使他們心服，其他都按以前的奏議。陳九疇報捷時，說滿速兒、牙蘭已經死在炮石之下，二人實際上没有死。皇帝本來就懷疑這件事。看了桂萼等的奏議，更加懷疑駐守邊疆的大臣欺騙蒙蔽，親手書寫詔書數百言，嚴厲斥責陳九疇，想處死他，并告誡首席大學士楊一清不要結黨庇護，於是派遣官吏逮捕陳九疇。尚書金獻民、侍郎李昆以下，受牽連的有四十多人。

七年正月，九疇逮至下獄。萼等必欲殺之，并株連廷和、澤。刑部尚書胡世寧力救，帝稍悟，免死戍邊，澤、獻民等皆落職。番酋氣益驕，而萼又薦王瓊督三邊，盡釋還九疇所縶番使，許之通貢。番酋迄不悔罪，侮玩如故。時以牙蘭獲罪其主，率部帳來歸，邊臣受之。滿速兒怒，其部下虎力納咱兒引瓦剌二千餘騎犯肅州，至老鸛堡，值撒馬兒罕貢使在堡中，賊呼與語，游擊彭濬急引兵擊之。賊言欲問信通和，濬不聽，進戰，破之。賊遁走赤斤，使人持番文求貢，委罪瓦剌，詞多悖謾。瓊希時貴指，必欲議撫，因言番人且悔，宜原情赦罪，以罷兵息民，并上濬及副使趙載功狀。章下兵部。

嘉靖七年正月，陳九疇被逮捕到京關進監獄。桂萼等人一定要殺他，并且株連楊廷和、彭澤。刑部尚書胡世寧竭力相救，皇帝逐漸醒悟，免去死罪戍守邊疆，彭澤、金獻民等都被罷官。番人酋長氣焰更加囂張，而桂萼又推舉王瓊督率三邊，全部放回陳九疇所拘禁的番人使者，允許他們進貢。番人酋長始終没有悔改之意，和原來一樣輕慢戲弄朝廷。當時因爲牙蘭得罪他的主上，率領部落歸服，駐守邊疆的大臣接受了他。滿速兒憤怒，他的部下虎力納咱兒引領瓦剌兩千多騎兵侵犯肅州，到達老鸛堡，恰遇撒馬兒罕進貢的使臣在堡裏，賊寇叫着和他說話，游擊彭濬急忙率兵攻打他們。賊寇說是想打聽互相往來和好的消息，彭濬不聽從，進軍作戰，打敗敵人。賊寇逃往赤斤，派人拿着番人文書請求進貢，推脱罪責給瓦剌，言詞大多違逆不敬。王瓊迎合當時權貴的旨意，一定要議定安撫，因而說番人將要悔改，應當推究本心赦免罪過，來停止戰争使百姓得到休生養息，一同呈上彭濬和副使趙載報告立功的文書。奏章下交給兵部。

初，胡世寧之救陳九疇也，欲棄哈密不守，言："拜牙即久歸土魯番，即還故土，亦其臣屬，其他族裔無可繼者。回回一種，早已歸之。哈剌灰、畏兀兒二族逃附肅州已久，不可驅之出關。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縱得忠順嫡派，畀之金印，助之兵食，誰與爲守。不過一二年，復爲所奪，益彼富强，辱我皇命，徒使再得城印，爲後日要挾之地。乞聖明熟籌，

當初，胡世寧拯救陳九疇，打算放棄哈密不守衛，說："拜牙即長期歸順土魯番，即使回到故鄉，也是他們的臣下，其他種族的後代没有可以繼承的人。回回這一種族，早已歸服他們。哈剌灰、畏兀兒二族逃亡依附肅州已經很久了，不可驅逐他們出關。既然這樣，那麽哈密將怎麽恢復呢？即使得到忠順王的正支，給他金印，援助他軍隊糧食，他和誰來防守。過不了一兩年，又被别人奪取，衹會補助别人富足强盛，辱没我皇家命令，白白使他們再次得到城池印信，作爲日

如先朝和寧交阯故事，置哈密勿問。如其不侵擾，則許之通貢。否則，閉關絶之，庶不以外番疲中國。”詹事霍韜力駁其非。至是，世寧改掌兵部，上言：“番酋變詐多端，欲取我肅州，則漸置奸回於内地。事覺，則多縱反間，傾我輔臣。乃者許之朝貢，使方入關，而賊兵已至，河西幾危。此閉關與通貢，利害較然。今瓊等既言賊薄我城堡，縛我士卒，聲言大舉，以恐嚇天朝，而又言賊方懼悔，宜仍許通貢，何自相抵牾。霍韜又以賊無印信番文爲疑，臣謂即有印信，亦安足據？第毋墮其術中，以間我忠臣，弛我邊備，斯可矣。牙蘭本我屬番，爲彼掠去，今束身來歸，事屬反正，宜即撫而用之。招彼携貳，益我藩籬。至於興復哈密，臣等竊以爲非中國所急也。夫哈密三立三絶，今其王已爲賊用，民盡流亡。借使更立他種，彼强則入寇，弱則從賊，難保爲不侵不叛之臣。故臣以爲立之無益，適令番酋挾爲奸利耳。乞賜瓊璽書，令會同甘肅守臣，遣番使歸諭滿速兒，詰以入寇狀。倘委爲不知，則令械送虎力納咱兒。或事出瓦剌，則縛其人以自贖。否則羈其使臣，發兵往討，庶威信并行，賊知斂戢。更敕瓊爲國忠謀，力求善後之策，以通番納貢爲權宜，足食固圉爲久計，封疆幸甚。”疏入，帝深然之，命瓊熟計詳處，毋輕信番言。

後要挾的條件。請求皇上仔細籌劃，依照前朝和解平息交阯的舊例，把哈密放到一邊不予追究。假如他們不侵犯擾亂，就允許他們進貢。否則，就閉塞關門杜絶他們進貢，希望不因爲外番使中原之國疲憊。”詹事霍韜極力批駁他的不是。到這時，胡世寧改爲掌管兵部，進言：“番人酋長巧變詭詐多端，想奪取我肅州，就逐漸在内地安排奸詐的人。事發後，又多次使用反間計，陷害我宰輔大臣。從前允許他們上朝進貢，使者剛剛入關，而賊兵已經到了，河西危險。閉塞關門和通好進貢之間，利弊明顯。現在王瓊等人已經説賊寇迫近我城堡，捆綁我士兵，揚言大興軍旅，來恐嚇朝廷，却又説賊寇將害怕悔改，應當仍舊允許他們進貢，多麽自相矛盾。霍韜又認爲賊寇没有印信和番人文書而可疑，臣認爲即使有印信，也怎麽能够作爲憑據。衹是不要陷進他們的計策裏，來離間我忠臣，敗壞我邊防，這就可以了。牙蘭本來是附屬我們的番人，被對方奪走，現在自縛其身前來歸服，事情屬於由邪歸正，應當馬上安撫任用他。招撫對方懷有貳心的人，增加我天朝的屏障。至於恢復哈密，臣等私下認爲不是我中原國家所急需的。哈密三次建立君王，三次斷絶，現在他的國王已經被賊寇利用，老百姓全部流亡他鄉。假使另立别的種姓，强大了就入侵，弱小了就依附賊寇，難以保證是不入侵不反叛的臣子。所以臣認爲建立哈密王没有好處，衹是讓番人酋長要挾作奸詐之事獲取利益罷了。請求賜給王瓊璽書，命令他會同駐守甘肅的地方長官，派遣番人使者回去曉諭滿速兒，以入侵的罪狀責問他。如果推説不知道，就命令加刑具押送虎力納咱兒。或許事出瓦剌，就捆綁他們的人來贖免自己的罪過。否則拘禁他的使臣，派遣軍隊前去討伐，或許威望與信譽并用，賊寇知道收斂。再詔令王瓊爲國家忠誠謀劃，盡力謀求處理後事的策略，把與番人通好接受貢品作爲暫時的措施，充足糧食鞏固邊境是長久之計，邊疆就幸運極了。”奏議呈入，皇帝認爲很對，命令王瓊周密地謀劃詳審地處理，不要輕信番人的話。

至明年，甘肅巡撫唐澤亦以哈密

到了第二年，甘肅巡撫唐澤也認爲哈密不容

未易興復，請專圖自治之策。瓊善之，據以上聞，帝報可。自是置哈密不問，土魯番許之通貢，西陲藉以息肩。而哈密後爲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木所有，服屬土魯番。朝廷猶令其比歲一貢，異於諸番，迄隆慶、萬曆朝猶入貢不絶，然非忠順王苗裔矣。	易恢復，請求專門謀求讓他們自治的策略。王瓊認爲他説得對，按他所言上報朝廷，皇帝批覆同意。從此把哈密放到一邊不再過問，允許土魯番進貢，西部邊疆藉此得到休生養息。而哈密後來被失拜烟答的兒子米兒馬黑木占有，臣服土魯番。朝廷仍然讓他每年進貢一次，和衆番人不同，到隆慶、萬曆朝還不斷上朝進貢，但頭領已經不是忠順王的後代了。

柳城

柳城，一名魯陳，又名柳陳城，即後漢柳中地，西域長史所治。唐置柳中縣。西去火州七十里，東去哈密千里。經一大川，道旁多骸骨，相傳有鬼魅，行旅早暮失侣多迷死。出大川，渡流沙，在火山下，有城屹然廣二三里，即柳城也。四面皆田園，流水環繞，樹木陰翳。土宜穄麥豆麻，有桃李棗瓜胡蘆之屬。而葡萄最多，小而甘，無核，名鎖子葡萄。畜有牛羊馬駝。節候常和。土人純朴，男子椎結，婦人蒙皂布，其語音類畏兀兒。	柳城，一名魯陳，人叫柳陳城，就是後漢時柳中地域，由西域的長史治理。唐朝時設置柳中縣。西距火州七十里，東距哈密一千里。經過一個大平原，路邊有很多尸骨，相傳有鬼怪，商人早上晚上失去夥伴的大多迷路死去。出了大平原，穿過流沙，在火山下，有一座城高聳挺立，城墻東西長二三里，就是柳城。四面都是田園，流水環繞，樹木枝葉繁茂成蔭。土地適宜種植穄麥豆麻，有桃李棗瓜胡蘆之類。而葡萄最多，小且甜，没有核，名叫鎖子葡萄。牲畜有牛羊馬駝。時令氣候常常温和。當地人純潔質樸，男子束椎形髮髻，婦女黑布蒙面，他們的語音類似畏兀兒。
永樂四年，劉帖木兒使别失八里，因命賫綵幣賜柳城酋長。明年，其萬户瓦赤剌即遣使來貢。七年，傅安自西域還，其酋復遣使隨入貢。帝即命安賫綺帛報之。十一年夏，遣使隨白阿兒忻台入貢。冬，萬户觀音奴再遣使隨安入貢。二十年，與哈密共貢羊二千。	永樂四年，劉帖木兒派别失八里，遵從朝廷命令携帶綵幣賜給柳城的酋長。第二年，他們的萬户瓦赤剌就派遣使者前來進貢。七年，傅安從西域回來，他們的酋長又派遣使者隨從傅安入朝進貢。皇帝就命令傅安携帶綺帛酬答他們。十一年夏天，派遣使者隨從白阿兒忻台入朝進貢。這年冬天，萬户觀音奴再次派遣使者隨從傅安入朝進貢。二十年，和哈密共同進獻羊兩千隻。
宣德五年，頭目阿黑把失來貢。正統五年、十三年并入貢。自後不復至。	宣德五年，部落首領阿黑把失前來進貢。正統五年、十三年都入朝進貢。從這以後就不再來了。
柳城密爾火州、土魯番，凡天朝遣使及其酋長入貢，多與之偕。後土魯番强，二國并爲所滅。	柳城靠近火州、土魯番，凡是朝廷派遣使者以及它的酋長入朝進貢，大多和他們在一起。後來土魯番强大，兩國一起被滅掉。

火州

火州，又名哈剌，在柳城西七十里，土魯番東三十里，即漢車師前	火州，又叫做哈剌，在柳城西面七十里，土魯番東面三十里，就是漢代車師前王地域。隋

王地。隋時爲高昌國。唐太宗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宋時回鶻居之，嘗入貢。元名火州，與安定、曲先諸衛統號畏兀兒，置達魯花赤監治之。

代時是高昌國。唐太宗滅掉高昌，把這地方稱作西州。宋代時回鶻住在這裏，曾經入朝進貢。元代時叫做火州，與安定、曲先等衛統稱畏兀兒，設置達魯花赤監督管理他們。

永樂四年五月，命鴻臚丞劉帖木兒護別失八里使者歸，因齎綵幣賜其王子哈散。明年，遣使貢玉璞方物。使臣言，回回行賈京師者，甘、凉軍士多私送出境，泄漏邊務。帝命御史往按，且敕總兵官宋晟嚴束之。七年，遣使偕哈烈、撒馬兒罕來貢。十一年夏，都指揮白阿兒忻台遣使偕俺的干、失剌思等九國來貢。秋，命陳誠、李暹等以璽書、文綺、紗羅、布帛往勞。十三年冬，遣使隨誠來貢。自是久不至。正統十三年，復貢，後遂絶。

永樂四年五月，朝廷命令鴻臚丞劉帖木兒護送別失八里的使者回去，順便携帶綵幣賜給他們的王子哈散。第二年，派遣使者進獻玉璞和土産。使臣説，回回在京城經商的人，甘州、凉州的士兵大多私自把他們送出邊境，泄露邊防軍務。皇帝命令御史前去追查，并且敕令總兵官宋晟嚴格管束他們。七年，派遣使者偕同哈烈、撒馬兒罕前來進貢。十一年夏天，都指揮白阿兒忻台派遣使者偕同俺的干、失剌思等九個國家的使者前來進貢。秋天，朝廷命令陳誠、李暹等人用璽書、紋綺、紗羅、布帛前去慰勞。十三年冬天，派遣使者隨從陳誠前來進貢。從此長期不來。正統十三年，又來進貢，以後就斷絶來往了。

其地多山，青紅若火，故名火州。氣候熱。五穀、畜産與柳城同。城方十餘里，僧寺多於民居。東有荒城，即高昌國都，漢戊己校尉所治。西北連別失八里。國小，不能自立，後爲土魯番所并。

這地方多山，山多青色和紅色，像火一樣，所以叫作火州。氣候炎熱。五穀、畜牧産品和柳城相同。城的面積有十多里，寺院比民房還多。東面有荒廢的城池，就是高昌的國都，漢代戊己校尉的官署。西北與別失八里相連。國家小，不能自立，後來被土魯番吞并。

土魯番

土魯番，在火州西百里，去哈密千餘里，嘉峪關二千六百里。漢車師前王地。隋高昌國。唐滅高昌，置西州及交河縣，此則交河縣安樂城也。宋復名高昌，爲回鶻所據，嘗入貢。元設萬户府。

土魯番，在火州西面一百里，距哈密一千多里，距嘉峪關兩千六百里。漢代車師前王地域。隋代是高昌國。唐朝滅掉高昌，設置西州和交河縣，這裏就是交河縣安樂城。宋代恢復稱作高昌，被回鶻占據，曾經向朝廷進貢。元朝設置萬户府。

永樂四年遣官使別失八里，道其地，以綵幣賜之。其萬户賽因帖木兒遣使貢玉璞，明年達京師。六年，其國番僧清來率徒法泉等朝貢。天子欲令化導番俗，即授爲灌頂慈慧圓智普通國師，徒七人并爲土魯番僧綱司官，賜賚甚厚。由是，其徒來者不絶，貢名馬、海青及他物。天子亦數

永樂四年，朝廷派遣官吏出使別失八里，路過這個地方，用綵幣賞賜他們。它的萬户賽因帖木兒派遣使者進獻玉石，第二年到達京城。六年，這個國家的番僧清來率領徒弟法泉等人上朝進貢。天子打算讓他教化開導番人習俗，就授他爲灌頂慈慧圓智普通國師，七個徒弟一起做土魯番僧綱司官，賞賜非常豐厚。從此，他的徒弟來京不斷絶，進獻名馬、海青及其他物品。天子也

遣官獎勞之。

二十年，其酋尹吉兒察與哈密共貢馬千三百匹，賜賚有加。已而，尹吉兒察爲別失八里酋歪思所逐，走歸京師。天子憫之，命爲都督僉事，遣還故土。尹吉兒察德中國，洪熙元年，躬率部落來朝。宣德元年，亦如之。天子待之甚厚，還國病卒。三年，其子滿哥帖木兒來朝。已而，都督鎖怯弟猛哥帖木兒來朝，命爲指揮僉事。五年，都指揮僉事也先帖木兒來朝。正統六年，朝議土魯番久失貢，因米昔兒使臣還，令齎鈔幣賜其酋巴剌麻兒。明年，遣使入貢。

初，其地介于闐、別失八里諸大國間，勢甚微弱。後侵掠火州、柳城，皆爲所并，國日强，其酋也密力火者遂僭稱王。以景泰三年，偕其妻及部下頭目各遣使入貢。天順三年，復貢，其使臣進秩者二十有四人。先後命指揮白全、都指揮桑斌等使其國。

成化元年，禮官姚夔等定議，土魯番三年或五年一貢，貢不得過十人。五年，遣使來貢，其酋阿力自稱速檀，奏求海青、鞍馬、蟒服、綵幣、器用。禮官言物多違禁，不可盡從，命賜綵幣、布帛。明年復貢，奏求忽撥思箏、鼓羅、粘鐙、高麗布諸物。廷議不許。

時土魯番愈强，而哈密以無主削弱，阿力欲并之。九年春，襲破其城，執王母，奪金印，分兵守之而去。朝廷命李文等經略，無功而還。阿力修貢如故，一歲中，使來者三，朝廷仍善待之，未嘗一語嚴詰。貢使益傲，求馴象。兵部言象以備儀衛，禮有進獻，無求索，乃却其請。使臣復言已得哈密城池及瓦剌奄檀王人

多次派遣官吏獎賞慰勞他們。

二十年，該國酋長尹吉兒察和哈密共同進獻一千三百匹馬，朝廷加等賞賜。不久，尹吉兒察被別失八里的酋長歪思趕走，逃跑歸附朝廷。天子憐憫他，任命他做都督僉事，遣送回故鄉。尹吉兒察感激中原之國，洪熙元年，親自率領部落前來朝拜。宣德元年也是這樣。天子對他情義很重，回國病死。宣德三年，他的兒子滿哥帖木兒前來朝拜。不久，都督鎖怯的弟弟猛哥帖木兒來朝拜，朝廷任命他爲指揮僉事。五年，都指揮僉事也先帖木兒來朝拜。正統六年，朝廷議論認爲土魯番很長時間没進貢了，趁米昔兒的使臣回去，命令携帶錢鈔繒帛賜給他們的酋長巴剌麻兒。第二年，土魯番派遣使者上朝進貢。

起初，吐魯番地域介於于闐、別失八里等大國之間，力量非常微弱。後來侵犯掠奪火州、柳城，都被它吞并，國家日益强大，它的酋長也密力火者就僭越稱王。在景泰三年，偕同他的妻子及部下的部落首領各自派遣使者入朝進貢。天順三年，又進貢，他的使臣晋升官職的有二十四人。朝廷先後命令指揮白全、都指揮桑斌等人出使他們的國家。

成化元年，禮官姚夔等決定，土魯番三年或者五年進貢一次，每次進貢使者不得超過十人。成化五年，土魯番派遣使者前來進貢，它的酋長阿力自稱蘇丹，上書求取海青、鞍馬、蟒服、綵帛、器具。禮官説東西太多違犯禁令，不可全部聽從，朝廷命令賜給綵帛、布帛。第二年又來進貢，上書求取忽撥思箏、鼓羅、粘鐙、高麗布等物。朝廷議定不准許。

當時土魯番更加强大，而哈密因爲没有君主而變弱，阿力想吞并它。成化九年春天，襲擊攻克他們的城池，拘捕國王的母親，奪取金印，分派軍隊守禦哈密後離去。朝廷命令李文等人經營治理，無功而返。阿力和原來一樣獻納貢品，一年中，使者來三次，朝廷仍舊好好對待他們。不曾嚴厲責問過一句話。進貢的使臣更加傲慢，求取馴服的大象。兵部説大象是用作儀仗和警衛的，按禮儀衹有進獻，没有求索的，於是拒絕了

馬一萬，又收捕曲先并亦思渴頭目倒剌火只，乞朝廷遣使通道，往來和好。帝曰："迤西道無阻，不須遣官。阿力果誠心修貢，朝廷不計前愆，仍以禮待。"使臣復言赤斤諸衛，素與有仇，乞遣將士護行，且謂阿力雖得哈密，止以物産充貢，願質使臣家屬於邊，賜敕歸諭其王，獻還城印。帝從其護行之請，而賜敕諭阿力獻王母及城印，即和好如初。使臣還，復遣他使再入貢，而不還哈密。

他們的請求。使臣又説已經得到哈密城池及瓦剌奄檀王的一萬人馬，又拘捕曲先連同亦思渴的部落首領倒剌火只，請求朝廷派遣使者開闢道路，往來和好。皇帝説："向西的道路没有險阻，不需派遣官吏。阿力果真誠心獻納貢品，朝廷不計較以前的罪過，仍舊以禮相待。"使臣又説赤斤等衛，一向和他們有仇，請求派遣將士護送，并且説阿力雖然得到哈密，衹是用物産來充當貢品，願意把使臣的家屬留在邊境作人質，賜給敕書回去曉諭他們的國王，獻回城池、金印。皇帝接受了他護送的請求，并且賜給敕書曉諭阿力獻出哈密國王的母親和城池金印，就和好如初。使臣回去，又派遣别的使臣再次入朝進貢，却不歸還哈密。

十二年八月，甘州守臣言，番使謂王母已死，城印俱存，俟朝廷往諭即獻還。帝已却其貢使，復俾入京。時大臣專務姑息，致遐方小醜無顧忌。

成化十二年八月，鎮守甘州的地方長官説，番人的使者説哈密國王的母親已經死了，城池金印都在，等到朝廷前去曉諭就獻回。皇帝已經拒絶了他們進貢的使臣，這時又讓他們進京。當時大臣專門從事無原則的寬容，致使遠方的微賤之輩没有顧忌。

十四年，阿力死，其子阿黑麻嗣爲速檀，遣使來貢。十八年，哈密都督罕慎潛師擣哈密，克之。賊將牙蘭遁走。阿黑麻頗懼。朝議罕慎有功，將立爲王。阿黑麻聞之，怒曰："罕慎非忠順族，安得立！"乃僞與結婚。

十四年，阿力死了，他的兒子阿黑麻繼承做蘇丹，派遣使者前來進貢。十八年，哈密的都督罕慎暗中派兵進攻哈密，攻克了它。賊寇將領牙蘭逃走。阿黑麻很害怕。朝廷議論認爲罕慎有功，打算立他做國王。阿黑麻聽説了這件事，憤怒地説："罕慎不是忠順王的族人，怎麽能繼承！"就假裝和他聯姻。

弘治元年，躬至哈密城下，誘罕慎盟，執殺之，復據其城，而遣使入貢；稱與罕慎締姻，乞賜蟒服及九龍渾金膝襴諸物。使至甘州，而罕慎之變已聞，朝廷亦不罪，但令還諭其主，歸我侵地。番賊知中國易與，不奉命，復遣使來貢。禮官議薄其賞，拘使臣，番賊稍懼。

弘治元年，阿黑麻親自到達哈密城下，引誘罕慎與他結盟，捕殺了他，又占據了這座城，并且派遣使者入朝進貢；説與罕慎聯姻，請求賜給蟒服和九龍渾金膝襴等物品。使者到達甘州，可是罕慎的死訊已經上報朝廷，朝廷也不懲處，衹讓使者回去曉諭他們的君主，歸還侵占哈密的土地。番賊知道中原之國容易對付，不遵從朝廷命令，又派遣使者來進貢。禮官議定减少他們的賞賜，拘禁使臣，番賊稍微有點害怕。

三年春，偕撒馬兒罕貢獅子，願獻還城印，朝廷亦還其使臣。禮官請却勿納，帝不從。及使還，命内官張

三年春天，偕同撒馬兒罕進獻獅子，願意獻回城池金印，朝廷也歸還了他的使臣。禮官請求拒絶不要接受，皇帝不聽從。等到使臣回去時，

苪護行，諭内閣草敕。閣臣劉吉等言："阿黑麻背負天恩，殺我所立罕慎，宜遣大將直擣巢穴，滅其種類，始足雪中國之憤。或不即討，亦當如古帝王封玉門關，絶其貢使，猶不失大體。今寵其使臣，厚加優待，又遣中使伴送，此何理哉！陛下事遵成憲，乃無故召番人入大内看戲獅子，大賚御品，誇耀而出。都下聞之，咸爲駭嘆，謂祖宗以來，從無此事。奈何屈萬乘之尊，爲奇獸之玩，俾異言異服之人，雜遝清嚴之地？況使臣滿剌土兒即罕慎外舅，忘主事仇，逆天無道。而阿黑麻聚集人馬，謀犯肅州，名雖奉貢，意實叵測。兵部議羈其使臣，正合事宜。若不停張苪之行，彼使臣還國，阿黑麻必謂中土帝王可通情希寵，大臣謀國，天子不聽，其奈我何。長番賊之志，損天朝之威，莫甚於此。"疏入，帝止苪行，而問閣臣興師、絶貢二事。吉等以時勢未能，但請薄其賜賚。因言飼獅日用二羊，十歲則七千二百羊矣，守獅日役校尉五十人，一歲則一萬八千人矣。若絶其餧養，聽其自斃，傳之千載，實爲美談。帝不能用。

朝廷命令宦官張苪護送，令内閣起草詔書。内閣大臣劉吉等人說："阿黑麻背叛朝廷的恩惠，殺害我天朝册立的罕慎，應當派遣大將徑直進攻他的巢穴，消滅他的種族，纔足以洗雪中原之國的仇恨。假使不馬上討伐，也應當依照古代帝王封閉玉門關，杜絶他進貢的使臣，仍然不失大體。現在寵愛他的使臣，多加優待，又派遣宦官陪伴護送，這是什麽道理呢！陛下辦事遵循已有的規章制度，却無故召番人進入内宫看戲獅子，大賜御用物品，讓他們誇耀而出。京城的人聽説了這件事，都大爲驚嘆，説從祖宗以來，從來没有這事。怎麽能屈萬乘之尊，爲了玩賞奇異的野獸，讓言語服裝相異的人，紛繁雜亂地出現在清正嚴肅的地方？況且使臣滿剌土兒就是罕慎的岳父，忘掉主上侍奉仇敵，違背天理不行正道。而阿黑麻聚集人馬，圖謀侵犯肅州，名義上雖是進貢，實際意圖難以預料。兵部建議拘禁他的使臣，正符合事理。如果不制止張苪前往，他的使臣回國，阿黑麻一定認爲中原帝王可以交流感情而希求取得寵愛，大臣爲國家利益計劃，天子不聽從，能把我怎麽樣。長番賊的志氣，損朝廷的威嚴，没有什麽比這更厲害的了。"奏議呈入，皇帝制止張苪前往，而詢問内閣大臣興兵、杜絶進貢兩件事。劉吉等認爲當時的形勢不允許，衹請求減少對他們的賞賜。趁機説喂獅子每天用兩隻羊，十年就是七千二百隻羊了，看守獅子每天役使校尉五十人，一年就是一萬八千人了。如果停止喂養它，任它自己死去，這事流傳千年，實在是美談。皇帝不采納。

秋，又遣使從海道貢獅子，朝命却之，其使乃潛詣京師。禮官請治沿途有司罪，仍却其使，從之。當是時，中外乂安，大臣馬文升、耿裕輩，咸知國體，於貢使多所裁損，阿黑麻稍知中國有人。四年秋，遣使再貢獅子，願還金印，及所據十一城。邊臣以聞，許之，果以城印來歸。明年，封陜巴爲忠順王，納之哈密，厚賜阿黑麻使臣，先所拘者盡釋還。

秋天，土魯番又派遣使者走海路進獻獅子，朝廷命令拒絶他們，他的使者就秘密前往京城。禮官請求懲治沿途主管官吏的罪過，仍然拒絶他們的使者，皇帝聽從其請。這時候，朝廷内外太平安定，大臣馬文升、耿裕等人，都知道治國之法，對進貢的使臣裁減貶損很多，阿黑麻逐漸知道中原國家有人才。四年秋天，派遣使者再次進獻獅子，願意歸還金印，以及所占據的十一座城池。駐守邊疆的大臣上報朝廷，皇帝答應了他們，果真拿城池、金印來歸順。第二年，朝廷封

陝巴爲忠順王，送入哈密，重賞阿黑麻的使臣，先前所拘禁的人全部釋放回去。

六年春，其前使二十七人還，未出境，後使三十九人猶在京師，阿黑麻復襲陷哈密，執陝巴以去。帝命侍郎張海等經略，優待其使，俾得進見。禮官耿裕等諫曰："朝廷馭外番，宜惜大體。番使自去年入都，久不宣召，今春三月以來，宣召至再，且賜幣帛羊酒，正當謾書投入之時，小人何知，將謂朝廷恩禮視昔有加，乃畏我而然。事干國體，不可不慎。況此賊倔强無禮，久蓄不庭之心。所遣使臣，必其親信腹心，乃令出入禁掖，略無防閑。萬一奸宄窺伺，潛逞逆謀，雖悔何及。今其使寫亦滿速兒等宴賚已竣，猶不肯行，曰恐朝廷復宣召。夫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獅本野獸，不足爲奇，何至上煩鑾輿，屢加臨視，致荒徼小醜，得覲聖顔，藉爲口實。"疏入，帝即遣還。張海等抵甘肅，遵朝議，却其貢物，羈前後使臣一百七十二人於邊，閉嘉峪關，永絶貢道。而巡撫許進等，又潛兵直搗哈密，走牙蘭，阿黑麻漸懼。其鄰邦不獲貢，胥怨阿黑麻。十年冬，送還陝巴，款關求貢，廷議許之。十二年，其使再求，命前使安置廣東者悉釋還。

弘治六年春天，吐魯番以前的二十七名使者回去，没有出邊境，後來的三十九名使者還在京城，阿黑麻又襲擊攻陷哈密，拘捕陝巴而去。皇帝命令侍郎張海等人經營治理，優待他的使者，使他們能够進宫拜見。禮官耿裕等進諫説："朝廷控制外番，應當顧惜大體。番人的使者自從去年進京，長期不召見他們，今春三月以來，召見兩次，并且賜給綵帛羊酒，正是他們送上態度輕慢的文書的時候，見識淺陋的人懂得什麽，將會認爲朝廷的恩惠禮遇會比以往有所增加，是因害怕我們纔這樣。事關朝廷的體統，不能不謹慎。更何况這個賊子倔强無禮，長期懷有叛逆之心。所派遣的使臣，一定是他的親信心腹，皇上却讓他們出入宫廷，一點也不防備禁阻。萬一違法作亂的人暗中觀察，秘密實施叛逆的陰謀，即使後悔又怎麽來得及。現在他的使者寫亦滿速兒等宴飲賞賜已經完畢，仍不肯走，説恐怕朝廷再召見。不把遠方所産的物品當作寶物，那麽遠方人就會來歸服。獅子本來是野獸，不足爲奇，何至於皇上煩勞車駕，多次親臨省視，致使荒遠邊域的微賤之輩，得以看到聖上容顔，成爲他們的口實。"奏議呈入，皇帝就遣送他們回去。張海等人到達甘肅，遵從朝廷的决議，拒絶他們的貢品，把前後的使臣一百七十二人拘禁在邊境，閉塞嘉峪關，永遠斷絶進貢的道路。而巡撫許進等人，又暗中出兵徑直進攻哈密，牙蘭逃走，阿黑麻逐漸害怕了。他的鄰國不能進貢，都怨恨阿黑麻。十年冬天，阿黑麻送回陝巴，請求講和進貢，朝廷决議准許。十二年，他的使者再次請求，朝廷命令把以前流放到廣東的使者全部釋放回去。

十七年，阿黑麻死，諸子争立，相仇殺。已而，長子滿速兒嗣爲速檀，修貢如故。明年，忠順王陝巴卒，子拜牙即襲，昏愚失道，國内益亂。而滿速兒桀黠變詐逾於父，復有吞哈密之志。

弘治十七年，阿黑麻死去，各個兒子争着繼位，互相仇殺。不久，大兒子滿速兒繼承做蘇丹，像原來一樣獻納貢品。第二年，忠順王陝巴死去，兒子拜牙即繼承，昏庸無道，國内更亂。而滿速兒的凶悍狡黠巧變詭詐超過了父親，又有了吞并哈密的想法。

正德四年，其弟真帖木兒在甘州，貢使乞放還。朝議不許，乃以甘州守臣奏送還。還即以邊情告其兄，共謀爲逆。九年，誘拜牙即叛，復據哈密。朝廷遣彭澤經略，贖還城印。其部下他只丁復據之，且導滿速兒犯肅州。自是，哈密不可復得，而患且中於甘肅。會中朝大臣自相傾陷，番酋覘知之，益肆讒構，賊腹心得侍天子，中國體大虧，賊氣焰益盛。

正德四年，滿速兒的弟弟真帖木兒被拘禁在甘州，進貢的使臣請求放回。朝廷決議不准，却因鎮守甘州的地方長官的上書而送他回去。回去就把邊境的情况告訴他的哥哥，兩人共同謀劃叛亂。九年，引誘拜牙即反叛，又占據哈密。朝廷派遣彭澤經營治理，贖回城池印章。滿速兒的部下他只丁又占據了哈密，并且誘導滿速兒侵犯肅州。從此，哈密不能再獲得，并且禍患將要傷害甘肅。適逢朝中大臣互相傾軋陷害，番人酋長暗中瞭解到這種情况，更加恣意讒害構陷，賊寇的心腹得以侍奉天子，中原國家的體統大受損傷，賊寇的氣焰更加囂張。

十五年，復許通貢。甘肅巡按潘倣言："番賊犯順，殺戮摽掠，慘不可勝言。今雖悔罪，果足贖前日萬一乎？數年以來，雖嘗閉關，未能問罪。今彼以困憊求通，且將窺我意向，探我虛實，緩我後圖，誘我重利。不於此時稍正其罪，將益啓輕慢之心，招反覆之釁，非所以尊中國馭外番也。况彼番文執難從之詞，示敢拒之狀，當悔罪求通之日，爲侮慢不恭之語，其變詐已見。若曰來者不拒，馭戎之常，盡略彼事之非，納求和之使，必將叨冒恩禮，飽饜賞饑，和市私販，滿載而歸。所欲既足，驕志復萌，少不慊心，動則藉口，反復之釁，且在目前。叛則未嘗加罪，而反獲鈔掠之利，來則未必見拒，而更有賜賚之榮，何憚不爲。臣謂宜乘窘迫之時，聊爲懾伏之計，雖納其悔過之詞，姑阻其來貢之使，降敕責其犯順，仍索歸還未盡之人。其番文可疑者，詳加詰問，使彼知中國尊嚴，天威難犯，庶幾反側不萌，歸服可久。"時王瓊力主款議，不納其言。

弘治十五年，又允許通使進貢。甘肅巡按潘倣說："番人賊寇叛亂，殺人搶劫，慘狀無法盡說。現在即使悔改罪過，果真能贖回以前的萬分之一嗎？幾年以來，雖然曾經閉塞關門，但没能問罪。現在他們因爲困乏請求交好，并且打算觀察我們的意圖，打探我們的虛實，延緩我們今後的打算，誘使看重我們錢財。不在這個時候稍稍治他們的罪，將會愈加引發輕慢的想法，招致動蕩的災禍，不是用來尊重中原國家控制屬國的策略。况且他們番人的文書持有不能聽從的言詞，顯示敢於抵制的態度，正當悔改罪過請求交好的日子，却説出輕慢無禮的話，他的巧變詭詐已經表現出來了。如果說來者不拒，是控制番族的常理，完全忽略對方所作事情的不對之處，接受請求和解的使者，一定會貪圖朝廷的恩賜禮遇，飽足賞賜的食物，與中原國家私下交易，滿載而歸。所要的已經滿足，輕慢的念頭又萌發了，稍不滿意，動輒有所藉口，反覆無常的禍端就在眼前。反叛則不曾加罪，反而獲得掠奪的好處，前來不一定被拒絕，并且又有賞賜的榮耀，害怕什麼而不去做。臣認爲應當趁他們窘迫的時候，暫且作使他們畏懼屈服的謀劃，即使接受他們悔改過錯的言詞，也暫且阻止他們進貢的使者，下敕書斥責他不遜順，并且要求歸還没有完全歸還的人。他的番書可疑的地方，詳細加以責問，讓他知道中原國家的尊嚴，朝廷威嚴不能冒犯，不順服的心思差不多不再萌發，歸附降服纔會長久。"

當時王瓊極力主張和談，不采納他的話。

明年，世宗立，賊腹心寫亦虎仙伏誅，失所恃，再謀犯邊。嘉靖三年，寇肅州，掠甘州，四年，復寇肅州，皆失利去，於是卑詞求貢。會璁、萼等起封疆之獄，遂陰庇滿速兒再許之貢，議已定。賊黨牙蘭者，本曲先人，幼爲番掠，長而黠健，阿力以妹妻之，握兵用事，久爲西陲患，至是獲罪其主，七年夏，率所部二千人來降。有帖木兒哥、土巴者，俱沙州番族，土魯番役屬之，歲徵婦女牛馬，不勝侵暴，亦率其族屬數千帳來歸。邊臣悉處之內地。

第二年，世宗即位，賊寇的心腹寫亦虎仙被處死，賊寇失去依仗，再次圖謀侵犯邊境。嘉靖三年，侵犯肅州，掠奪甘州，四年，又侵犯肅州，都失敗而去，於是言辭謙恭地請求進貢。適逢張璁、桂萼等興起有關邊疆的案件，就暗中庇護滿速兒，再次准許他進貢，已經定下決議。賊寇的同黨牙蘭，本是曲先人，小時候被番人擄掠，長大後機敏健壯，阿力把妹妹嫁給他，他掌握軍隊當權，長期是西部邊疆的禍患，至此，得罪他的主上，七年夏天，率領部下兩千人前來投降。有叫帖木兒哥、土巴的人，都是沙州的番族，土魯番使他們隸屬自己而役使他們，每年索取婦女牛馬，無法忍受侵犯暴虐，也率領幾千户同族的親屬歸服。駐守邊疆的大臣把他們全部安置到內地。

滿速兒怒，使其部下虎力納咱兒引瓦剌寇肅州，不勝，則復遣使求貢。總督王瓊請許之，詹事霍韜言："番人攻陷哈密以來，議者或請通貢，或請絕貢，聖諭必有悔罪番文然後許。今王瓊譯進之文，皆其部下小醜之語，無印信足憑。我遽許之，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可虞者一。哈密城池雖稱獻還，然無實據，何以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彼愈得志，必且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瓦剌，內擾河西，而邊警無時息矣。可虞者二。牙蘭爲番酋腹心，擁衆來奔，而彼云不知所向，安知非詐降以誘我？他日犯邊，曰納我叛臣也。我不歸彼叛臣，彼不歸我哈密。自是西陲益多事，而哈密終無興復之期。可虞者三。牙蘭之來，日給廩餼，所費實多，猶曰羈縻之策不獲已也。倘番酋擁衆叩關，索彼叛人，將予之耶，抑拒之耶？又或牙蘭包藏禍心，構變於內，內外協應，何以禦之？可虞者四。或曰今陝西饑

滿速兒憤怒，派他的部下虎力納咱兒引領瓦剌侵犯肅州，不勝，就又派遣使者請求進貢。總督王瓊請求答應他們，詹事霍韜說："番人攻陷哈密以來，議論的人有的請求進貢，有的請求拒絕進貢，皇帝命令必須有悔改過錯的番人文書然後纔准許。現在王瓊翻譯進呈的文書，都是他部下的微賤之輩的話，没有印信等足以作憑信。我們倉促答應他，恐怕外番入侵的野心更加强烈，以後難以駕馭。這是第一點使人憂慮的。哈密城池雖然説是獻回了，但没有實際占有，憑什麽説恢復。有人於是有置之不理的建議，對方更加得志，一定將劫掠我罕東，誘騙我赤斤，奪取我瓜州、沙州，外邊聯合瓦剌，向內擾亂河西，而邊境的警報就没有平息的時刻了。這是第二點使人憂慮的。牙蘭是番人酋長的心腹，聚集衆人前來投奔，但是對方説不知去向，怎麽知道不是用詐降來誘騙我們？以後侵犯邊境，説是接納他的叛臣。我不歸還他的叛臣，他不歸還我哈密。從此西部邊疆更加多事，而哈密終究没有歸還的日子。這是第三點使人憂慮的。牙蘭到來，每天供給他禄米，所花費的實在太多，仍然説是懷柔的策略，不得已呀。假如番人酋長聚集兵衆來到邊關，索要他的反叛之人，打算給他呢，還是拒絕

困，甘肅孤危，哈密可棄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陝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以哈密難守即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乎？昔文皇之立哈密也，因元遺孽力能自立，因而立之。彼假其名，我享其利。今忠順之嗣三絶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今於諸夷中，求其雄傑能守哈密者，即畀金印，俾和輯諸番，爲我藩蔽，斯可矣，必求忠順之裔而立焉，多見其固也。"

他呢？而且如果牙蘭包藏禍心，在關内製造事變，内外呼應，用什麼來抵禦他們？這是第四點使人憂慮的。有人説現在陝西飢餓困頓，甘肅孤立危急，哈密應當放棄。臣却認爲，保哈密是用來保衛甘肅、陝西，保甘肅是用來保衛陝西。如果因爲哈密難守就放棄哈密，那麽甘肅難守也放棄甘肅嗎？以前文皇設立哈密，是因爲元朝的殘餘勢力能够自立，因而設立它。對方藉用它的名義，我們享用它的好處。現在忠順王的後代斷絶三次了，上天要廢除，誰能興復他們。現在在衆夷人中，求取才智出衆能守哈密的人，就賜給金印，使衆番人和睦團結，成爲我們的屏障，這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求取忠順王的後代來繼承，那恰恰衹現出他們見識的固執和淺陋。"

疏入，帝嘉其留心邊計，下兵部確議。尚書胡世寧等力言牙蘭不可棄，哈密不必興復，請專圖自治之策，帝深納其言。自是番酋許通貢，而哈密城印及忠順王存亡置不復問，河西稍獲休息，而滿速兒桀傲益甚矣。

奏議呈入，皇帝贊許他留心守邊之計，交付兵部商議。尚書胡世寧等極力陳説不能放棄牙蘭，不必恢復哈密，請求一心謀求自己治理的策略，皇帝充分采納了他的進言。從此允許番人酋長進貢，而哈密城池、金印及忠順王的存亡被放到一邊不再過問，河西逐漸得到休生養息，而滿速兒更加凶暴乖戾了。

十二年，遣臣奏三事。一，請追治巡撫陳九疇罪。一，請遣官議和。一，請還叛人牙蘭。詞多悖慢，朝廷不能罪，但戒以修職貢無妄言。然自寫亦虎仙誅，他只丁陣歿，牙蘭又降，失其所倚賴，勢亦漸孤，部下各自雄長，稱王入貢者多至十五人，政權亦不一。

嘉靖十二年，滿速兒派遣使臣上奏三件事。一，請求追究處置巡撫陳九疇的罪行。二，請求派遣官吏進行和平談判。三，請求歸還反叛之人牙蘭。言詞多有違逆不敬，朝廷不能懲治，衹是告誡他們按職分獻納貢品不要亂説。但是自從寫亦虎仙被處死，他只丁陣亡，牙蘭又投降，滿速兒失去他的依靠，勢力也逐漸孤立，部下各自稱雄，稱王進貢的多達十五人，政權也不統一。

十五年，甘肅巡撫趙載陳邊事，言："番酋屢服屢叛，我撫之太厚，信之太深，愈長其奸狡。今後入犯，宜戮其使臣，徙其從人於兩粤，閉關拒絶。即彼悔罪，亦但許奉貢，不得輒還從人。彼内有所牽，外有所畏，自不敢輕犯。"帝頗采其言。

十五年，甘肅巡撫趙載陳説邊防事務，説："番人酋長多次順服又多次反叛，我們對他們的安撫太豐厚，對他們信任太深，就越增長對方的奸詐狡猾。今後入侵，應當殺掉他的使臣，把他的隨從流放到兩粤，閉塞關門拒絶進貢。即使對方悔改罪過，也衹允許進貢，不能立即歸還隨行的人。對方於内有所顧忌，於外有所畏懼，自然不敢輕易侵犯。"皇帝充分采納了他的進言。

二十四年，滿速兒死，長子沙嗣爲速檀，其弟馬黑麻亦稱速檀，分據

嘉靖二十四年，滿速兒死去，大兒子沙繼承做蘇丹，他的弟弟馬黑麻也稱蘇丹，分割占據哈

哈密。已而，兄弟仇殺，馬黑麻乃結婚瓦剌以抗其兄，且墾田沙州，謀入犯。其部下來告，馬黑麻乃叩關求貢，復求内地安置。邊臣諭止之，乃還故土，與兄同處。總督張珩以聞，詔許其入貢。二十六年，定令五歲一貢。其後貢期如令，而來使益多。逮世宗末年，番文至二百四十八道。朝廷重違其情，咸爲給賜。

密。不久，兄弟互相仇殺，馬黑麻就和瓦剌聯姻來對抗他的哥哥，并且在沙州開墾土地，圖謀入侵。他的部下前來告密，馬黑麻就請求歸順進貢，又請求在内地安置。駐守邊疆的大臣曉諭制止了他，於是回到故鄉，和哥哥同居一處。總督張珩上報朝廷，詔令准許他進貢。二十六年，規定命令他五年進貢一次。這以後的進貢日期按照規定進行，而來的使者越來越多。到世宗末年，番族文書達到二百四十八道。朝廷難以拒絕他們的情意，全部給予賞賜。

隆慶四年，馬黑麻嗣兄職，遣使謝恩。其弟瑣非等三人，亦各稱速檀，遣使來貢。禮官請裁其犒賜，許附馬黑麻隨從之數，可之。迄萬曆朝，奉貢不絶。

隆慶四年，馬黑麻繼承哥哥職位，派遣使者入朝謝恩。他的弟弟瑣非等三人，也各自稱爲蘇丹，派遣使者前來進貢。禮官請求裁減對他們的賞賜，准許依照馬黑麻侍從的數目，皇帝同意。直到萬曆朝，仍進貢不斷。

明史卷三百三十

列傳第二百十八

西域(二)

西番諸衛(西寧河州洮州岷州等番族諸衛)　安定衛　阿端衛　曲先衛
赤斤蒙古衛　沙州衛　罕東衛　罕東左衛　哈梅里

西番諸衛

西番，即西羌，族種最多，自陝西歷四川、雲南西徼外皆是。其散處河、湟、洮、岷間者，爲中國患尤劇。漢趙充國、張奐、段熲，唐哥舒翰，宋王韶之所經營，皆此地也。元封駙馬章古爲寧濮郡王，鎮西寧，於河州設吐番宣慰司，以洮、岷、黎、雅諸州隸之，統治番衆。

洪武二年，太祖定陝西，即遣官齎詔招諭，其酋長皆觀望。復遣員外郎許允德招之，乃多聽命。明年五月，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銀牌印宣敕來上，會鄧愈克河州，遂詣軍前降。其鎮西武靖王卜納剌亦以吐蕃諸部來納款。冬，何鎖南普等入朝貢馬及方物。帝喜，賜襲衣。四年正月，設河州衛，命爲指揮同知，予世襲，知院朵兒只、汪家奴并爲指揮僉事。設千户所八，百户所七，皆命其酋長爲之。卜納剌等亦至京師，爲靖南衛指揮同知，其儕桑加朵兒只爲高昌衛指揮同知，皆帶刀侍衛。自是，番酋日至。尋以降人馬梅、汪瓦兒并爲河州衛指揮僉事。又

西番，就是西羌，族種最多，自陝西歷經四川、雲南西部邊境以外都是。其中散居在河、湟、洮、岷之間的，是中國尤爲嚴重的禍患。漢朝趙充國、張奐、段熲，唐朝哥舒翰，宋朝王韶規劃營治，都是此地。元朝封駙馬章古爲寧濮郡王，鎮守西寧，在河州設置吐番宣慰司，以洮、岷、黎、雅等州隸屬它，統治衆番人。

洪武二年，太祖平定陝西，立即派官員携持詔書招撫曉諭，他們的酋長都懷着猶豫不定的心情觀望事態的發展。又派員外郎許允德招撫他們，纔多數聽命。第二年五月，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把元朝所授金銀牌印宣敕帶來呈上，正逢鄧愈攻取河州，於是到軍前投降。其鎮西武靖王卜納剌也帶領吐蕃衆部前來歸附。這年冬天，何鎖南普等入朝貢馬及本地物産。皇帝高興，賜給襲衣。四年正月，設立河州衛，任命爲指揮同知，准予世代承襲，知院朵兒只、汪家奴都爲指揮僉事。設立千户所八個，百户所七個，都命他們的酋長任職。卜納剌等也到京城，任靖南衛指揮同知，他的同輩桑加朵兒只爲高昌衛指揮同知，都是帶刀侍衛。自此，番人酋長逐漸到來。不久以投降的人馬梅、汪瓦兒一并作河州衛指揮僉事。又派西寧州同知李喃哥等招撫他們的酋

遣西寧州同知李喃哥等招撫其酋長，至者亦悉授官。乃改西寧州爲衛，以喃哥爲指揮。

帝以西番産馬，與之互市，馬至漸多。而其所用之貨與中國異，自更鈔法後，馬至者少，患之。八年五月，命中官趙成齎羅綺、綾絹并巴茶往河州市之，馬稍集，率厚其值以償。成又宣諭德意，番人感悦，相率詣闕謝恩。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市。

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據納鱗七站之地。命征西將軍沐英等討之，又命李文忠往籌軍事。英等至洮州舊城，寇遁去，追斬其魁數人，盡獲畜産。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築城置戍，遣使來奏。帝報曰："洮州，西番門户，築城戍守，扼其咽喉。"遂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等六人守之。已，文忠等言官軍守洮州，餉艱民勞。帝降敕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漢、唐以來備邊要地。今番寇既斥，棄之不守，數年後番人將復爲患。慮小費而忘大虞，豈良策哉？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充兩年軍食。其如敕行之。"文忠等乃不敢違。

秋，何鎖南普及鎮撫劉温各携家屬來朝。諭中書省臣曰："何鎖南普自歸附以來，信義甚堅。前遣使烏斯藏，遠涉萬里，及歸，所言皆稱朕意。今以家屬來朝，宜加禮待。"乃賜米、麥各三十石，劉温三之一。

英等進擊番寇，大破之，盡擒其魁，俘斬數萬人，獲馬牛羊數十萬。自是，群番震懾，不敢爲寇。

十六年，青海酋長史剌巴等七人

長，到來的人也全部授官。於是改西寧州爲衛，以李喃哥爲指揮。

皇帝因西番産馬，與他們進行貿易活動，馬逐漸增多。但他們所用的貨幣與中國不同，自從更改發行紙幣的制度後，馬減少，朝廷爲此而憂慮。洪武八年五月，命宦官趙成携帶羅綺、綾絹和巴茶前往河州買馬，馬逐漸聚集，大都高價給予回報。趙成又宣告朝廷布施恩德的心意，番人感動喜悦，相繼到朝廷謝恩。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衆部落都用馬來交易。

洪武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人酋長三副使等反叛，占據納鱗七站的領地。命令征西將軍沐英等征討他們，又命令李文忠前往籌劃軍事。沐英等到洮州舊城，賊寇逃跑，追擊斬殺他們的首領數人，全部繳獲飼養的禽畜。於是在東籠山南川度量土地建築城池留置軍隊戍守，派使臣來奏報。皇上回覆説："洮州，是西番門户，築城戍守，扼制他們的要害。"於是設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等六人鎮守。之後，李文忠等説官軍鎮守洮州，糧餉匱乏百姓疲勞。皇帝降敕書曉諭他們説："洮州西面控制番戎，東面屏蔽湟、隴，是漢朝、唐朝以來守邊要地。現在番寇已經被斥退，捨棄它不守衛，數年後番人將重新成爲禍患。考慮小的費用而忘記大的憂患，難道是良策嗎？繳獲的牛羊，分發給將士，也足够充當兩年的軍食。希望按敕令施行。"李文忠等纔不敢違抗。

這年秋天，何鎖南普及鎮撫劉温各自携帶家屬來朝見。皇上諭令中書省臣説："何鎖南普自歸附以來，信用和道義很堅定。以前派他出使烏斯藏，遠途跋涉歷經萬里，等到歸來，説的話都稱合朕的心意。現在他帶家屬來朝見，應用優厚的禮儀接待。"於是賞賜米、麥各三十石，給劉温的賞賜是他的三分之一。

沐英等進擊番寇，大敗對方，全部擒獲他們的首領，俘獲斬殺數萬人，繳獲馬牛羊數十萬。自此，各地番人震驚恐懼，不敢作亂。

洪武十六年，青海酋長史剌巴等七人來歸

來歸，賜文綺、寶鈔。時岷州亦設衛，番人歲以馬易茶，馬日蕃息。二十五年，又命中官而聶至河州，召必里諸番族，以敕諭之。争出馬以獻，得萬三百餘匹，給茶三十餘萬斤。命以馬畀河南、山東、陝西騎士。帝以諸衛將士有擅索番人馬者，遣官齎金、銅信符敕諭，往賜凉州、甘州、肅州、永昌、山丹、臨洮、鞏昌、西寧、洮州、河州、岷州諸番族。諭之曰："往者朝廷有所需，必酬以茶貨，未許私徵。近聞邊將無狀，多假朝命擾害，俾爾等不獲寧居。今特製金、銅信符頒給，遇有徵發，必比對相符始行，否則僞，械至京，罪之。"自是，需求遂絶。

附，賜給文綺、寶鈔。當時岷州也設衛，番人每年用馬換茶，馬逐漸繁衍。二十五年，又命宦官而聶到河州，招撫必里衆番族，用敕書曉諭他們。他們争着獻出馬，得到一萬零三百多匹馬，供給他們茶三十多萬斤。命令把馬給河南、山東、陝西騎士。皇帝因衆衛將士有擅自索取番人馬匹的，派官員帶金、銅信符敕諭，前往賞賜凉州、甘州、肅州、永昌、山丹、臨洮、鞏昌、西寧、洮州、河州、岷州各番族。訓諭他們説："以前朝廷有所需，必定用茶葉錢帛回報，不曾允許私自徵收。近來得知邊將行爲失檢，多藉朝廷的命令騷擾禍害，使你們不得安居。現在特意製造金、銅信符頒給你們，遇到有徵發，一定要對比與信符相合纔行事，否則是假傳命令，用刑具押往京城，治他們的罪。"自此，求索停止。

初，西寧番僧三剌爲書招降罕東諸部，又建佛刹於碾白南川，以居其衆，至是來朝貢馬，請敕護持，賜寺額。帝從所請，賜額曰瞿曇寺。立西寧僧綱司，以三剌爲都綱司。又立河州番、漢二僧綱司，并以番僧爲之，紀以符契。自是，其徒争建寺，帝輒錫以嘉名，且賜敕護持。番僧來者日衆。

當初，西寧番僧三剌寫信招降罕東各部，又在碾白南川建造佛寺，來安置他的部衆，此時來朝見貢馬，請求皇上降旨保護，賜寺牌匾。皇上答應了他的請求，賜牌匾名瞿曇寺。設立西寧僧綱司，以三剌爲都綱司。又設立河州番、漢二僧綱司，都用番僧任職，以符契記録。自此，番地僧徒争着建寺，皇帝總是賜予美好的名字，并且賜敕命保護。番僧前來日漸增多。

永樂時，諸衛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剌麻、禪師、灌頂國師之號，有加至大國師、西天佛子者，悉給以印誥，許之世襲，且令歲一朝貢，由是諸僧及諸衛土官輻輳京師。其他族種，如西寧十三族、岷州十八族、洮州十八族之屬，大者數千人，少者數百，亦許歲一奉貢，優以宴賚。西番之勢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

永樂時，衆衛僧人恪守戒律專心勤勉的，多授喇嘛、禪師、灌頂國師的稱號，有加封到大國師、西天佛子的，都給予印信誥命，允許他們世代承襲，并且命令每年入朝進貢一次，因此衆僧及衆衛地方世襲官聚集京城。其他族種，像西寧十三族、岷州十八族、洮州十八族之類，大的數千人，小的數百人，也允許每年進貢一次，設宴賞賜優待。西番的勢力更加分散，他們的力量也更加薄弱，西部邊境的禍患也更少了。

宣德元年，以協討安定、曲先功，加國師吒思巴領占等五人爲大國師，給誥命、銀印，秩正四品，加剌麻著星等六人爲禪師，給敕命、銀

宣德元年，因協助征討安定、曲先的功勞，加封國師吒思巴領占等五人爲大國師，給予誥命、銀印，官階正四品，加封喇嘛著星等五人爲禪師，給予敕命、銀印，官階正六品。

印，秩正六品。

正統五年，敕陝西鎮守都督鄭銘、都御史陳鎰曰："得奏，言河州番民領占等先因避罪，逃居結河里，招集徒黨，占耕土田，不注籍納賦，又藏匿逃亡，剽劫行旅，欲發兵討之。朕念番性頑梗，且所犯在赦前，若遽加師旅，恐累及無辜。宜使人撫諭，令散遣徒黨，還所掠牛羊，兵即勿進，否則加兵未晚。爾等其審之。"番人果輸服。七年，再敕銘及都御史王翺等曰："得鎮守河州都指揮劉永奏：往歲阿爾官等六族三千餘人，列營歸德城下，聲言交易，後乃鈔掠屯軍，大肆焚戮；而著亦匝族番人屢於煖泉亭諸處，潛爲寇盜。指揮張瑀擒獲二人，止責償所盜馬，縱之使去。論法，瑀及永皆當究治，今姑令戴罪。爾等即遣官偕三司堂上親詣其寨，曉以利害，令還歸所掠，許其自新，不悛，則進討。蓋馭戎之道，撫綏爲先，撫之不從，然後用兵。爾等宜體此意。"番人亦輸服。

成化三年，陝西副使鄭安言："進貢番僧，自烏斯藏來者不過三之一，餘皆洮、岷寺僧詭名冒貢。進一羸馬，輒獲厚直，得所賜幣帛，製爲戰袍，以拒官軍。本以羈縻之，而益致寇掠，是虛國帑而齎盜糧也。"章下禮部，會廷臣議，請行陝西文武諸臣，計定貢期、人數及存留、起送之額以聞，報可。已而奏上，諸自烏斯藏來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徑赴洮、岷，遂著爲例。明年冬，洮州番寇擁衆掠鐵城、後川二寨，指揮張翰等率兵禦之，敗去，獲所掠人口以歸。

五年，巡按江孟綸言："岷州番寇縱横，村堡爲虛。頃令指揮后泰與其弟通反覆開示生番忍藏、占藏等三

正統五年，敕令陝西鎮守都督鄭銘、都御史陳鎰說："得到奏報，説河州番民領占等先前因躲避罪責，逃居結河里，招集徒黨，强占耕種田地，不登記入册交納賦税，又隱藏逃亡的人，搶劫行旅，想發兵征討他們。朕念番人性情愚妄而不順服，并且犯的罪行在赦免之前，如果突然發兵進討，恐怕連累無辜百姓。應派人安撫曉諭，命令遣散徒黨，歸還劫掠的牛羊，兵就不要進發，否則發兵不晚。你們慎重考慮這件事。"番人果然歸順。正統七年，再次敕令鄭銘及都御史王翺等說："得到鎮守河州都指揮劉永奏報：往年阿爾官等六族三千多人，在歸德城下建列營寨，聲稱交易，後來就搶掠駐守的軍隊，大肆焚燒殺戮；而著亦匝族番人多次在煖泉亭等處，暗中作寇盜。指揮張瑀擒獲二人，祇責令償還所盜的馬匹，便放他們離去。依據法律，張瑀及劉永都應追查懲治，現在暫且令他們留職任用。你們立即派官員偕同三司長官親自到他們的寨子，曉諭利害，令他們歸還掠奪的一切，允許他們改過自新，不悔改，就進軍征討。大概控制番戎的方法，安撫爲先，安撫他們而不順從，這樣以後再用兵。你等應體察這種意圖。"番人也歸順。

成化三年，陝西副使鄭安說："進貢的番僧，從烏斯藏來的不過三分之一，其餘都是洮、岷寺中僧人詭稱姓名假冒進貢。進獻一匹羸弱的馬，就獲取厚重價值，得到賞賜的繒帛，製成戰袍，來抗拒官軍。本來是籠絡懷柔他們，却更多地造成侵犯劫掠，這是虛空國庫的財物而送給盜寇糧食。"奏章交付禮部，會集朝廷大臣商議，請求行令陝西文武衆臣，制定貢期、人數及存留、起送的數額呈報，皇上批覆許可。不久上奏，那些從烏斯藏來的人都由四川入境，不得直接赴洮州、岷州，就規定爲制度。第二年冬天，洮州番寇聚衆劫掠鐵城、後川二寨，指揮張翰等率兵抵禦，番寇戰敗逃走，獲取所搶掠的人口而返還。

成化五年，巡按江孟綸說："岷州番寇很多，村寨城堡空虛。近來令指揮后泰與他的弟弟后通反覆啓示未馴化的番人忍藏、占藏等三十多族酋

十餘族酋長百六十餘人，熟番栗林等二十四族酋長九十一人，轉相告語，悔過來歸，且還被掠人畜，願供徭賦。殺牛告天，誓不再犯。已令副使李玘從宜賞勞，宣示朝廷恩威，皆歡躍而去。惟熟番綠園一族怙惡不服。"兵部言："番性無常，朝撫夕叛，未可弛備。請諭邊臣，向化者加意撫綏，犯順者克期剿滅。"帝納其言。

八年，禮官言："洮、岷諸衛送各族番人赴京，多至四千二百餘人，應賞綵幣人二表裏，帛如之，鈔二十九萬八千有奇，馬直尚在其外。考正統、天順間，各番貢使不過三五百人。成化初，因洮、岷諸處濫以熟番作生番冒送，已定例，生番三年一貢，大族四五人，小族一二人赴京，餘悉遣還。成化六年，副使鄧本瑞妄自招徠，又復冒送，臣部已重申約束。今副使吴玘等不能嚴飭武備，專事通番，以紓近患。乞降敕切責，務遵前令。"帝亦如其言。

西寧即古湟中，其西四百里有青海，又曰西海，水草豐美。番人環居之，專務畜牧，日益繁滋，素號樂土。正德四年，蒙古部酋亦不剌、阿爾禿厮獲罪其主，擁衆西奔。瞰知青海饒富，襲而據之，大肆焚掠。番人失其地，多遠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爲所役屬。自是甘肅、西寧始有海寇之患。九年，總制彭澤集諸道軍，將擣其巢。寇詗知之，由河州渡黄河，奔四川，出松潘、茂州境，直走烏斯藏。及大軍引還，則仍返海上，惟阿爾禿厮遁去。

嘉靖二年，尚書金獻民西征，議遣官招撫，許爲藩臣，如先朝設安

長一百六十多人，已馴化的番人栗林等二十四族酋長九十一人，輾轉相告，悔過而來歸附，并且歸還劫掠的人畜，願意供納徭役賦稅。殺牛祭告天帝，發誓不再侵犯。已經令副使李玘采取適宜的方法獎賞慰勞，宣示朝廷的恩德威嚴，都高興地離去。衹有馴化番人綠園一族堅持作惡不順服。"兵部說："番人性情無常，早晨被安撫晚上又反叛，不可鬆懈防備。請求諭令邊境守臣，歸服的人注意安撫，叛亂的人限期剿滅。"皇帝接納了他們的建議。

成化八年，禮官說："洮州、岷州衆衛送各族番人到京城，多至四千二百餘人，應當賞綵幣每人表裏二套，賞帛相同，銀鈔二十九萬八千多，馬的價值還在這些之外。查考正統、天順年間，各番貢使不超過三五百人。成化初年，因洮州、岷州各處濫把馴化番人當作未馴化的番人冒名起送，已規定制度，未馴化番人三年進貢一次，大族四五人，小族一二人赴京城，其餘全部遣送回去。成化六年，副使鄧本瑞自作主張招徠番人，又再次冒名起送，禮部已經重新申明約束。現在副使吴玘等不能嚴格整飭軍備，致力與番人交好，以解除眼前的憂患。請求降敕書嚴厲斥責，務必遵守以前的命令。"皇帝也按照他們的意見辦。

西寧就是古代的湟中，它的西面四百里有青海，又叫西海，水草豐美。番人環繞居住在這裏，專門從事畜牧業，日益繁殖滋生，一向號稱樂土。正德四年，蒙古部酋長亦不剌、阿爾禿厮得罪了自己的君主，帶領部衆向西奔逃。偵察得知青海富饒，襲擊侵占了它，大肆焚燒劫掠。番人喪失了他們的土地，多向遠處遷徙。其中留下來的人不能自謀生計，反而被蒙古部所管屬役使。自此之後甘肅、西寧開始有海寇的憂患。九年，總制彭澤會集各道軍隊，將要攻打賊寇的巢穴。賊寇偵察得知，由河州渡黄河，奔逃到四川，出松潘、茂州境，一直逃到烏斯藏。到大軍退回，就仍然返還海上，衹有阿爾禿厮逃走。

嘉靖二年，尚書金獻民西征，商議派官員招撫，允許作藩臣，如同先朝設置安定、曲先等衛

定、曲先諸衛故事。兵部行總制楊一清計度，一清意在征討，言寇精騎不過二三千，餘皆脅從番人，然怨之入骨，時欲報仇，可用爲間諜，大舉剿絶。議未定，王憲、王瓊相繼來代，皆以兵寡餉詘，議竟不行。

八年，洮、岷諸番數犯臨洮、鞏昌，内地騷動。樞臣李承勳言："番爲海寇所侵，日益内徙。倘二寇交通，何以善後。昔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而内地虚耗，兩者相去遠矣。乞廣先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制置方略，悉聽瓊便宜從事。"瓊乃集衆議，且剿且撫。先遣總兵官劉文、游擊彭棫分布士馬。明年二月，自固原進至洮、岷，遣人開示禍福。洮州東路木舍等三十一族，西路答禄失等十三族，岷州西寧溝等十五族，皆聽撫，給白旂犒賜遣歸。惟岷州東路若籠族、西路板爾等十五族及岷州剌即等五族，恃險不服。乃分兵先攻若籠、板爾二族，覆其巢，剌即諸族震慴乞降。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定七十餘族，乃班師。自是，洮、岷獲寧，而西寧仍苦寇患。

十一年，甘肅巡撫趙載等言："亦不剌據海上已二十餘年，其黨卜兒孩獨傾心向化，求帖木哥等屬番來納款。宜因而撫之，或俾之納馬，或令其遣質，或授官給印，建立衛所，爲我藩籬，於計爲便。"疏甫上，會河套酋吉囊引衆西掠，大破亦不剌營，收其部落大半而去，惟卜兒孩一枝斂衆自保。由是西寧亦獲休息，而納款之議竟寢。及唐龍爲總制，寇南掠松潘。龍慮其回巢與諸番及他部勾結爲患，奏行甘肅守臣，繕兵積粟，爲殄滅計。及龍去，事亦不行。

的舊例。兵部行總制楊一清籌劃，楊一清的意圖在於征討，説賊寇精鋭騎兵不過二三千，其餘都是被脅迫而隨從的番人，但非常怨恨他們，時刻都想報仇，可用作間諜，大舉剿滅。商議没有决定，王憲、王瓊相繼來代職，都因兵少餉缺，决議最終没有施行。

嘉靖八年，洮州、岷州衆番人多次侵犯臨洮、鞏昌，内地騷亂驚動。宰輔重臣李承勳説："番人被海寇侵擾，逐漸向内地遷徙。倘若二寇勾結，用什麽來妥善處理事情發生後的遺留問題。以前趙充國不戰就使羌歸順，段熲殺羌人百萬却使内地空竭，兩人相差得太遠了。請求宏揚先帝的英明决策，一心采用趙充國的辦法，制定策略，都聽任王瓊斟酌事宜自行處理。"王瓊於是聚集衆人議定，邊圍剿邊安撫。先派總兵官劉文、游擊彭棫分别布置兵馬。第二年二月，從固原進軍到洮州、岷州，派人曉諭禍福。洮州東路木舍等三十一族，西路答禄失等十三族，岷州西寧溝等十五族，都聽從安撫，給予白旗犒賞送回原地。衹有岷州東路若籠族、西路板爾等十五族及岷州剌即等五族，倚恃險峻地勢不順服。就分兵先攻打若籠、板爾二族，傾覆他們的巢穴，剌即各族震驚恐懼請求投降。共斬首三百六十多人，安撫平定七十多族，於是回軍。自此以後，洮州、岷州得以安寧，而西寧仍苦於寇患。

嘉靖十一年，甘肅巡撫趙載等説："亦不剌占據海上已二十多年，他的黨羽中惟獨卜兒孩誠心誠意歸服，請求帖木哥等附屬的番人來歸順。應藉機安撫他們，或者令他們交納馬匹，或者令他們送來人質，或者授官給印，建立衛所，作爲我國的屏障，這些計謀對我們有利。"奏疏剛呈上，正逢河套酋長吉囊帶領部衆向西劫掠，大破亦不剌營，收服他部落的一大半後離去，衹有卜兒孩一支聚集衆人保全自己。由此西寧也得以休養生息，但歸服的决議最終止息。到唐龍爲總制，賊寇向南劫掠松潘。唐龍擔憂他們回巢穴與衆番及其他部落勾結成爲禍患，上奏命令甘肅守臣，修繕兵器積蓄糧食，作殲滅賊寇的打算。到唐龍離職，事情也不施行。

二十年正月，卜兒孩獻金牌、良馬求款。兵部言："寇果輸誠通貢，誠西陲大利。乃止獻馬及金牌，未有如往歲遣子入侍、酋長入朝之請，未可遽許。宜令督撫臣偵察情實，并條制馭之策以聞。"報可。會寇勢漸衰，番人亦漸復業，其議復寢。

嘉靖二十年正月，卜兒孩進獻金牌、良馬請求歸服。兵部說："賊寇果真降服進貢，確實對西部邊境大有好處。但衹進獻馬及金牌，没有像以前派兒子入朝侍奉、酋長來朝見的請求，不可倉促許可。應命令督撫大臣偵察實際情況，并條陳控馭的策略呈報朝廷。"皇上批覆許可。正逢賊寇的勢力逐漸衰微，番人也逐漸恢復常業，這一計議又停止。

二十四年，設岷州，隸鞏昌府。岷西臨極邊，番、漢雜處。洪武時，改土番十六族爲十六里，設衛治之，俾稍供徭役。自設州之後，徵發繁重，人日困敝。且番人戀世官，而流官又不樂居，遥寄治他所。越十餘年，督撫合疏言不便，乃設衛如故。

二十四年，設立岷州，隸屬鞏昌府。岷州西面臨近遥遠的邊地，番、漢雜居。洪武時，改土番十六族爲十六里，設衛統治他們，使他們略服徭役。自從設州之後，徵集調遣人力物資繁重，百姓日益困頓疲憊。况且番人留戀世襲官職，而朝廷委派的非土著、非世襲的官又不樂於在這兒任職，地方官署遠遠地寄寓在别處。經過十多年，總督和巡撫聯合上疏説這樣不方便，於是和原來一樣設衛。

時北部俺答猖獗，歲掠宣、大諸鎮。又羡青海富饒，三十八年，携子賓兔、丙兔等數萬衆，襲據其地。卜兒孩竄走，遂縱掠諸番。已，引去，留賓兔據松山，丙兔據青海，西寧亦被其患。隆慶中，俺答受封順義王，修貢惟謹，二子亦斂戢。

當時北部俺答猖獗，每年劫掠宣、大各鎮。又羡慕青海富饒，三十八年，俺答率領兒子賓兔、丙兔等數萬兵衆，襲擊占據這個地方。卜兒孩逃走，俺答於是肆意掠奪衆番。之後，退兵離去，留賓兔占據松山，丙兔占據青海，西寧也遭受他們的禍害。隆慶年間，俺答受封順義王，恭謹地遵守職貢，二子也收斂劫掠行爲。

時烏斯藏僧有稱活佛者，諸部多奉其教。丙兔乃以焚修爲名，請建寺青海及嘉峪關外，爲久居計。廷臣多言不可許，禮官言："彼已采木興工，而令改建於他所，勢所不能，莫若因而許之，以鼓其善心，而杜其關外之請。况中國之禦戎，惟在邊關之有備。戎之順逆，亦不在一寺之遠近。"帝許之。丙兔既得請，又近脅番人，使通道松潘以迎活佛。四川守臣懼逼，乞令俺答約束其子，毋擾鄰境。俺答言，丙兔止因甘肅不許開市，寧夏又道遠艱難，雖有禁令，不能盡制。宣大總督方逢時亦言開市爲便。帝以責陝西督撫，督撫不敢違。

當時烏斯藏僧人有稱活佛的，衆部族多尊奉他們的教義。丙兔就以焚香修行爲名，請求在青海及嘉峪關外建寺，作長久居住的打算。朝廷大臣多數説不能允許，禮官説："他們已經采木動工，再令改建在其他地方，情勢不能辦到，不如藉機允許他們，以鼓勵他們向善的心意，而拒絶他關外的請求。况且中原之國抵禦番兵，衹在於邊關有防備。戎的歸順叛逆，也不在於一寺的遠近。"皇帝允許。丙兔得其所請以後，又脅迫附近的番人，使疏通道路於松潘以迎接活佛。四川守臣畏懼逼迫，請求令俺答管束他的兒子，不要騷擾鄰境。俺答説，丙兔衹因甘肅不允許設市通商，寧夏又道路遥遠艱難，雖然有禁令，不能完全控制。宣大總督方逢時也説設市通商便利。皇帝爲此責令陝西總督和巡撫，總督和巡撫不敢

萬曆二年冬，許丙兔市於甘肅，賓兔市於莊浪，歲一次。既而寺成，賜額仰華。

先是，亦不剌之據青海，邊臣猶以外寇視之。至是以俺答故，竟視若屬番。諸酋亦以父受王封，不敢大爲邊患，而洮州之變乃起。初，洮州番人以河州奸民負其物貨，入掠内地，他族亦乘機爲亂。奸民以告河州參將陳堂，堂曰："此洮州番也，何與我事。"洮州參將劉世英曰："彼犯河州，非我失事。"由是二將有隙。總督石茂華聞之，令二人及蘭州參將徐勳、岷州守備朱憲、舊洮州守備史經各引兵壓其境，曉以利害。番人懼，即還所掠人畜。世英謂首惡未擒，不可遽已。遂剿破之，殺傷及焚死者無算。軍律，吹銅角乃退兵。堂挾前憾，不待角聲而去，諸部亦多引去。憲、經方深入搜捕，鄰番見其勢孤，圍而殺之。事聞，帝震怒，褫堂、世英職，切責茂華等。茂華乃集諸軍分道進討，斬首百四十餘級，焚死者九百餘人，獲孳畜數十群。諸番震恐遠徙，來降者七十一族，斬送首惡四人，生縛以獻者二人，輸馬牛羊二百六十。稽首謝罪，誓不再犯，師乃還。

自丙兔據青海，有切盡台吉者，河套酋吉能從子，俺答從孫也，從之而西。屢掠番人不得志，邀俺答往助。俺答雅欲侵瓦剌，乃假迎活佛名，擁衆西行。疏請授丙兔都督，賜金印，且開茶市。部議不許，但稍給以茶。俺答既抵瓦剌，戰敗而還。乃移書甘肅守臣，乞假道赴烏斯藏。守臣不能拒，遂越甘肅而南，會諸酋於海上。番人益遭蹂躪，多竄徙。八年

違抗。

萬曆二年冬，允許丙兔在甘肅交易，賓兔在莊浪交易，每年一次。不久寺建成，賜匾額名仰華。

此前，亦不剌占據青海，邊境守臣仍把他們看作外寇。至此因俺答的緣故，竟然視若附屬的番國。衆酋長也因父親接受王的册封，不敢大肆製造邊境禍患，但洮州的變故却興起。當初，洮州番人因河州奸民虧欠他們的貨物，入境劫掠内地，别族也乘機作亂。奸民把情況告訴河州參將陳堂，陳堂説："這是洮州的番人，與我有什麽關係。"洮州參將劉世英説："對方侵犯河州，不是我的失誤。"由此二將不和。總督石茂華得知，命令二人及蘭州參將徐勳、岷州守備朱憲、原洮州守備史經各自領兵進逼洮州番人的轄地，曉諭利害。番人畏懼，立即歸還劫掠的人畜。劉世英説元凶没有擒獲，不可倉促退兵。於是進剿攻克賊寇，殺傷及燒死的人無數。按軍中律令，吹銅角纔退兵。陳堂挾持先前的怨恨，不待角聲就離去，衆部也多退去。朱憲、史經正深入搜捕，鄰近的番人見他們勢力孤單，圍攻殺死了他們。事情呈報朝廷，皇帝震怒，革除陳堂、劉世英的官職，嚴厲斥責石茂華等。石茂華於是會集衆軍分道進討，斬首一百四十多人，燒死九百多人，繳獲牲畜數十群。衆番震驚恐懼遷徙遠方，來投降的七十一族，斬殺獻送首惡四人，生縛進獻的二人，交納馬牛羊二百六十隻。叩頭承認罪過請求原諒，發誓不再侵犯，軍隊纔返回。

自從丙兔占據青海，有切盡台吉，是河套酋長吉能的侄子，俺答的兄弟的孫子，跟從他向西進發。多次劫掠番人没有得逞，邀請俺答前往相助。俺答很想侵占瓦剌，就假藉迎接活佛的名義，率領部衆西行。上疏請求授丙兔爲都督，賜金印，并且開設茶市。禮部决議不允許，衹是供給少量的茶。俺答抵達瓦剌後，戰敗返回。就發文書通知甘肅守臣，請求借道趕赴烏斯藏。守臣不能拒絶，於是經過甘肅向南進發，在海上與衆酋長相會。番人遭受到更嚴重的蹂躪，多逃竄遷

春，始以活佛言東還，而切盡弟火落赤及俺答庶兄子永邵卜遂留居青海不去。八月，丙兔率衆掠番并內地人畜，詔絶其市賞。俺答聞之，馳書切責。乃盡還所掠，執獻爲惡者六人，自罰牛羊七百。帝嘉其父恭順，賚之銀幣，即以牛羊賜其部人，爲惡者付之自治，仍許貢市，俺答益感德。而火落赤侵掠番族不休，守臣檄切盡台吉約束之，亦引罪輸服。及俺答卒，傳至孫扯力克，勢輕，不能制諸酋。

徙。八年春天，纔因活佛的話向東返回，但切盡的弟弟火落赤及俺答庶兄的兒子永邵卜就留居青海不離去。八月，丙兔率部衆劫掠番地和內地人畜，詔令斷絶他們的貿易和賞賜。俺答得知消息，急速送信嚴厲斥責。纔全部歸還劫掠的人畜，捉拿作惡的六個人進獻，自願處罰牛羊七百隻。皇帝嘉獎他父親恭敬順服，賞賜他銀兩綵帛，就以牛羊賞賜他的部屬，作惡的人交付他自己處置，仍然允許進貢和貿易，俺答更加感激恩德。但火落赤侵犯掠奪番族不停止，守臣傳檄文給切盡台吉管束他，也承認罪過而歸服。到俺答死後，傳到孫子扯力克，勢力輕微，不能控制衆酋長。

十六年九月，永邵卜部衆有闌入西寧者，副總兵李奎方被酒，躍馬而前。部衆控鞍欲訴，奎拔刀斫之，衆遂射奎死。部卒馳救之，亦多死。守臣不能討，遣使詰責，但獻首惡，還人畜而止。以故無所憚，愈肆侵盜。時丙兔及切盡台吉亦皆死，丙兔子真相移駐莽剌川，火落赤移駐捏工川，逼近西寧，日蠶食番族。番不能支，則折而爲寇用。扯力克又西行助之，勢益熾。十八年六月，入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率三千人禦之，盡覆。七月復深入，大掠河州、臨洮、渭源。總兵官劉承嗣與游擊孟孝臣各將一軍禦之，皆敗績，游擊李芳等死焉，西陲大震。

萬曆十六年九月，永邵卜部衆有人無憑證而擅自進入西寧，副總兵李奎正喝醉了酒，躍馬向前追趕。部衆勒馬想訴説，李奎拔刀砍殺他們，衆人就射死了李奎。李奎的部卒急速來營救，也多戰死。守臣不能討伐，派使者斥責質問他們，衹是獻出首惡，歸還人畜而已。因此無所忌憚，更加放肆地侵犯劫奪。當時丙兔及切盡台吉也都死去，丙兔的兒子真相轉移駐扎莽剌川，火落赤轉移駐扎捏工川，逼近西寧，天天蠶食番族。番人不能支撑，就轉而被賊寇所用。扯力克又西行協助他們，勢力更加旺盛。萬曆十八年六月，入侵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率領三千人抵禦，全軍覆没。七月又深入內地，大肆劫掠河州、臨洮、渭源。總兵官劉承嗣與游擊孟孝臣各率領一軍抵禦，都潰敗，游擊李芳等戰死，西部邊境大震。

事聞，命尚書鄭洛出經略。洛前督宣大軍，撫順義王及忠順夫人有恩。遣使趣扯力克東歸，而大布招番之令，來者率善遇之，自是歸附者不絶。火、真二酋自知罪重，又聞套酋卜失兔來助，大敗於水泉口，扯力克復將還巢，始懼。徙帳去，留其黨可卜兔等於莽剌川。明年，總兵官尤繼先破走之。洛更進兵青海，焚仰華寺，逐其餘衆而還。番人復業者至八

事情呈報朝廷，命令尚書鄭洛出京前往籌劃。鄭洛以前督率宣大軍隊，安撫順義王及忠順夫人有恩。派使者催促扯力克東歸，而且大行發布招撫番人的命令，來歸順的人都好好對待他們，自此歸附的人不斷。火落赤、真相二酋長自知罪惡深重，又聽説河套酋長卜失兔前來援助，在水泉口大敗，扯力克又率領部衆返回巢穴，開始畏懼。遷徙帳幕離去，把他的黨羽可卜兔等留在莽剌川。第二年，總兵官尤繼先擊破敗走他們。鄭洛更進兵青海，焚毁仰華寺，驅逐他們剩

萬餘人，西陲暫獲休息。已，復聚於青海。

二十三年，增設臨洮總兵官，以劉綎任之。未幾，永邵卜諸部犯南川，參將達雲大破之。已，連火、真二酋犯西川，雲又擊破之。明年，諸酋復掠番族，將窺內地。綎部將周國柱禦之莽剌川，又大破之。二十七年，糾叛苗犯洮、岷，總兵官蕭如薰等敗之，斬番人二百五十餘級，寇八十二級，撫降番族五千餘人。三十四年，復入鎮番黑古城，爲總兵官柴國柱所敗。自是屢入鈔掠，不能大得志。

時爲陝西患者，有三大寇：一河套，一松山，一青海。青海土最沃，且有番人屏蔽，故患猶不甚劇。崇禎十一年，李自成屢爲官軍擊敗，自洮州軼出番地。諸將窮追，復奔入塞內，番族亦遭蹂躪。十五年，西寧番族作亂，總兵官馬爌督諸將五道進剿，斬首七百有奇，撫降三十八族而還。明年冬，李自成遣將陷甘州，獨西寧不下。賊將辛恩忠攻破之，遂進掠青海。諸酋多降附，而明室亦亡。

番有生熟二種。生番獷悍難制。熟番納馬中茶，頗柔服，後寖通生番爲內地患。自青海爲寇所據，番不堪剽奪，私饋皮幣曰手信，歲時加饋曰添巴，或反爲嚮導，交通無忌。而中國市馬亦鮮至，蓋已失捍外衛內之初意矣。

原夫太祖甫定關中，即法漢武創河西四郡隔絕羌、胡之意，建重鎮於甘肅，以北拒蒙古，南捍諸番，俾不得相合。又遣西寧等四衛土官與漢官參治，令之世守。且多置茶課司，番

餘的部衆後返回。番人恢復常業的至八萬多人，西部邊境暫時得以休養生息。後來，又聚集在青海。

萬曆二十三年，增設臨洮總兵官，以劉綎任職。不久，永邵卜等部落侵犯南川，參將達雲大敗他們。之後，聯合火落赤、真相二酋長侵犯西川，達雲又擊敗他們。第二年，衆酋長又劫掠番族，將要窺視內地。劉綎的部將周國柱在莽剌川抵禦，又大敗他們。二十七年，糾集反叛的苗人侵犯洮州、岷州，總兵官蕭如薰等打敗他們，斬殺番人二百五十多人，賊寇八十二人，招撫降服番族五千多人。萬曆三十四年，又入侵鎮番黑古城，被總兵官柴國柱打敗。從此多次入侵搶掠，不能十分如願。

當時成爲陝西憂患的，有三大寇：一個是河套，一個是松山，一個是青海。青海土地最肥沃，并且有番人屏蔽，所以禍患還不很嚴重。崇禎十一年，李自成多次被官軍擊敗，自洮州越出番地。衆將領窮追不捨，李自成又逃入塞內，番族也遭到蹂躪。十五年，西寧番族作亂，總兵官馬爌督率衆將領分五路進剿，斬首七百多人，招撫降服三十八族後返回。第二年冬天，李自成派將領攻陷甘州，惟獨西寧不能攻取。賊將辛恩忠攻克了西寧，於是進兵劫掠青海。衆酋長多投降歸附，但明朝也滅亡了。

番人有生熟二種。未馴化的番人稱生番，凶悍難以控制。馴化的番人稱熟番，交納馬匹換取茶葉，很柔順，後來逐漸勾結未馴化的生番成爲內地的禍患。自從青海被賊寇占據，番人不能忍受被搶劫掠奪，私自贈送皮幣稱爲手信，每年的一定時間增加贈送稱爲添巴，有的反叛作嚮導，串通無所顧忌。而中原之國也很少來買馬，大概已經喪失捍禦外族保衛國家的本意了。

推究太祖剛平定關中，就效法漢武帝創立河西四郡隔絕羌、胡的本意，在甘肅建立重鎮，以於北面抗拒蒙古，南面抵禦衆番，使他們不得相合。又派西寧等四衛當地世襲官與漢官共同治理，命令他們世代守衛。并且多設置茶課司，番

人得以馬易茶。而部族之長，亦許其歲時朝貢，自通名號於天子。彼勢既分，又動於利，不敢爲惡。即小有蠢動，邊將以偏師制之，靡不應時底定。自邊臣失防，北寇得越境闌入，與番族交通，西陲遂多事。然究其時之所患，終在寇而不在番，故議者以太祖制馭爲善。

安定衛

安定衛，距甘州西南一千五百里。漢爲婼羌，唐爲吐蕃地，元封宗室卜烟帖木兒爲寧王鎮之。其地本名撒里畏兀兒，廣袤千里，東近罕東，北邇沙州，南接西番。居無城郭，以氈帳爲廬舍。産多駝馬牛羊。

洪武三年，遣使持詔招諭。七年六月，卜烟帖木兒使其府尉麻答兒等來朝，貢鎧甲刀劍諸物。太祖喜，宴賚其使者，遣官厚賚其王，而分其地爲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各錫以印。明年正月，其王遣傳卜顔不花來貢，上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置安定、阿端二衛，從之。乃封卜烟帖木兒爲安定王，以其部人沙剌等爲指揮。

九年，命前廣東參政鄭九成等使其地，賚王及其部人衣幣。明年，王爲沙剌所弑，王子板咱失里復仇，誅沙剌。沙剌部將復殺王子，部内大亂。番將朵兒只巴叛走沙漠，經安定，大肆殺掠，奪其印去，其衆益衰。二十五年，藍玉西征，徇阿真川。土酋司徒哈昝等懼，逃匿山谷不敢出。及肅王之國甘州，遣僧謁王，乞授官以安部衆。王爲奏請，帝許之。二十九年，命行人陳誠至其地，復立安定衛。其酋長哈孩虎都魯等五十八人悉授指揮、千百户等官。誠

人得以用馬换茶。而部族的首領，也允許在每年的一定時候入朝進貢，自己向天子通報名號。他們的勢力被分散以後，又爲利所動，不敢作惡。即使稍爲蠢蠢欲動，邊境將領派一支軍隊控制他們，没有不很快平定的。自從守邊大臣失去防備，北方的賊寇得以越境擅自進入，與番族勾結，西部邊境就多有戰事。但是探求那時所憂患的，最終在賊寇而不在番人，因此評議的人認爲太祖控制駕馭的策略好。

安定衛，距甘州西南一千五百里。漢朝爲婼羌，唐朝爲吐蕃的領地，元朝封宗室卜烟帖木兒爲寧王鎮守它。這個地方本名撒里畏兀兒，土地方圓一千里，東面接近罕東，北面接近沙州，南面接近西番。居處没有城郭，用氈製的帳篷作廬舍。物産多駝馬牛羊。

洪武三年，派使者持詔招安曉諭。七年六月，卜烟帖木兒派他的府尉麻答兒等來朝見，進貢鎧甲刀劍等物。太祖高興，設宴賞賜他的使者，派官員重重賞賜他們的王，而把他們的領地分爲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各賜印信。第二年正月，他們的王派遣傳卜顔不花來朝貢，呈上元朝所授的金、銀字牌，請求設置安定、阿端二衛，皇上聽從了他的請求。就封卜烟帖木兒爲安定王，任用他的部人沙剌等爲指揮。

洪武九年，命令前廣東參政鄭九成等出使其地，賞賜王及他的部族人民衣服綵帛。第二年，王被沙剌殺害，王子板咱失里復仇，誅殺沙剌。沙剌部將又殺死王子，部内大亂。番將朵兒只巴反叛逃到沙漠，經過安定，大肆殺戮劫掠，奪取安定王的印信後離去，其部衆更加衰微。洪武二十五年，藍玉西征，招撫阿真川。土人酋長司徒哈昝等畏懼，逃跑隱藏在山谷中不敢出來。到肅王前往封地甘州，土酋派僧人拜見王，請求授官以安定部衆。王替他奏請，皇帝許可。洪武二十九年，命行人陳誠到那個地方，恢復設置安定衛。他們的酋長哈孩虎都魯等五十八人全部授指揮、千百户等官。陳誠返回，酋長跟隨他入朝，

還，酋長隨之入朝，貢馬謝恩。帝厚賚之，復命中官齎銀幣往賜。

永樂元年，遣官齎敕撫諭撒里諸部。明年，安定頭目多來朝，擢千户三即等三人爲指揮僉事，餘授官有差，并賜本衛指揮同知哈三等銀幣。未幾，指揮朵兒只束來朝，願納差發馬五百匹，命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受之。壽言："罕東、必里諸衛納馬，其直皆河州軍民運茶與之。今安定遼遠，運茶甚難，乞給以布帛。"帝曰："諸番市馬用茶，已著爲例。今姑從所請，後仍給茶。"於是定制，上馬給布帛各二匹，以下遞減。三年，哈三等遣使來貢，奏舉頭目撒力加藏卜等爲指揮等官，且請歲納孳畜什一，并從之。四年，徙駐苦兒丁之地。

初，安定王之被殺也，其子撒兒只失加爲其兄所殺，部衆潰散，子亦攀丹流寓靈藏。十一年五月，率衆入朝，自陳家難，乞授職。帝念其祖率先歸附，令襲封安定王，賜印誥。自是朝貢不輟。

二十二年，中官喬來喜、鄧誠使烏斯藏，次畢力术江黄羊川。安定指揮哈三孫散哥及曲先指揮散即思等率衆邀劫之，殺朝使，盡奪駝馬幣物而去。仁宗大怒，敕都指揮李英偕康壽等討之。英等率西寧諸衛軍及隆奔國師賈失兒監藏等十二番族之衆，深入追賊，賊遠遁。英等逾崑崙山西行數百里，抵雅令闊之地，遇安定賊，擊敗之，斬首四百八十餘級，生擒七十餘人，獲駝馬牛十四萬有奇。曲先聞風遠竄，追之不及而還。英以此封會寧伯，壽等皆進秩。大軍既旋，指揮哈三等懼罪，不敢還故地。

宣德元年，帝遣官招諭之，復業者七百餘人。帝并賜綵幣表裏，以安

貢獻馬匹謝恩。皇帝重重地賞賜他們，又命令宦官帶銀兩綵帛前往賞賜。

永樂元年，派官員携帶敕書安撫曉諭撒里各部。第二年，安定頭目多來朝見，提升千户三即等三人爲指揮僉事，其餘授官不等，并賜本衛指揮同知哈三等銀兩綵帛。不久，指揮朵兒只束來朝見，自願獻納以馬换茶的差發馬五百匹，命令河州衛指揮康壽前往接受。康壽説："罕東、必里各衛獻納馬，馬的價值都由河州軍民運茶給他們。現在安定極爲遥遠，運茶很難，請求給予布帛。"皇帝説："衆番買馬用茶，已經規定爲制度。現在暫且聽從所請，以後仍然供給茶。"於是規定制度，上等馬給布帛各二匹，以下依次減少。三年，哈三等派使者來進貢，上奏舉薦頭目撒力加藏卜等爲指揮等官，并且請求每年交納牲畜十分之一，皇上一并聽從了他的請求。四年，遷徙駐守苦兒丁地區。

當初，安定王被殺害的時候，他的兒子撒兒只失加被他的哥哥所殺，部衆潰散，兒子亦攀丹流落到靈藏寄居。十一年五月，率領部衆入朝，自己陳述家中發生的災難，請求授官職。皇帝念他的祖上率先歸附，令襲封安定王，賜印信誥命。自此入朝進貢不止。

永樂二十二年，宦官喬來喜、鄧誠出使烏斯藏，臨時駐扎在畢力术江黄羊川。安定指揮哈三的孫子散哥及曲先指揮散即思等率領部衆攔劫他們，殺死朝廷的使臣，全部奪取駝馬幣帛等物後離去。仁宗大怒，敕令都指揮李英偕同康壽等征討。李英等率領西寧衆衛軍及隆奔國師賈失兒監藏等十二番族的部衆，深入追擊賊寇，賊寇遠遠地遁逃。李英等越過崑崙山西行數百里，抵達雅令闊地區，遇上安定賊，擊敗了他們，斬殺四百八十餘人，生擒七十多人，繳獲駝馬牛十四萬多頭。曲先聽到風聲逃竄到遠方，追趕他們没有趕上而返回。李英因此封會寧伯，康壽等都進升官階。大軍返回後，指揮哈三等畏懼治罪，不敢返回故地。

宣德元年，皇帝派官員招撫曉諭他們，恢復常業的有七百多人。皇帝一并賜綵帛表裏，以使

其反側。三年春，賜安定及曲先衛指揮等官五十三人誥命。

初，大軍之討賊也，安定指揮桑哥與罕東衛軍同奉調從征。罕東違令不至，其所轄板納族瞰桑哥軍遠出，盡掠其部内廬帳畜産。事聞，降敕切責，令速歸所掠，違命則發兵進討。已，進桑哥都指揮僉事。

正統元年，遣官齎敕諭安定王及桑哥曰："我祖宗時，爾等順天命，尊朝廷，輸誠效力，始終不替，朝廷恩賚亦久而弗渝。肆朕嗣位，爾等復遵朝命，約束部下，良用爾嘉。兹特遣官往諭朕意，賜以幣帛。宜益順天心，篤忠誠，保境睦鄰，永享太平之福。"三年，桑哥卒，其子那南奔嗣職。九年，那南奔率衆掠曲先人畜。朝廷遣官諭還之，不奉命，反劫其行李。帝怒，敕責安定王追理。王既奉命，又陳詞乞憐。帝乃宥之，諭以保國睦鄰之義。十一年冬，亦攀丹卒，子領占斡些兒襲。時王年幼，叔父指揮同知輟思泰巴佐理國事，其同儕多不相下。王遣之入朝，奏請量加一秩，乃擢都指揮僉事。歷景泰、天順、成化三朝，頻入貢。

他們安心。三年春天，賜安定及曲先衛指揮等官五十三人誥命。

當初，大軍征討賊寇，安定指揮桑哥與罕東衛軍一同奉調跟從出征。罕東違抗命令不到，他管轄的板納族探知桑哥軍遠出，把他部内的廬帳畜産全部掠奪走。事情呈報朝廷，降敕書嚴厲斥責，令迅速歸還所掠財物，違令就發兵進討。之後，進升桑哥爲都指揮僉事。

正統元年，派官員帶着敕書曉諭安定王及桑哥説："我祖宗時期，你等順應天命，尊奉朝廷，歸順效力，始終不廢止，朝廷恩賜也長久不改變。到朕繼位，你等又遵守朝廷的命令，約束部下，確實應該嘉獎你們。現在特意派官員前往曉諭朕的心意，賜予綵帛。應更加順應天意，篤守忠誠，保衛領地并與鄰國和睦相處，永遠享受太平的幸福。"正統三年，桑哥死，他的兒子那南奔承襲職位。正統九年，那南奔率領部衆劫掠曲先人畜。朝廷派官員訓諭令他歸還劫掠的人畜，不奉命，反而搶劫官員的行李。皇帝憤怒，下敕書責令安定王追查處理。王奉命後，又陳詞請求憐憫。皇帝就寬恕了那南奔，用保衛國家并與鄰國和睦相處的道理曉諭那南奔。正統十一年冬天，亦攀丹死，兒子領占斡些兒承襲王位。當時王年幼，叔父指揮同知輟思泰巴輔佐治理國事，他的同輩多不肯聽從他的命令。王派他入朝，奏請酌情加一級官階，朝廷就提升他任都指揮僉事。歷經景泰、天順、成化三朝，多次入朝進貢。

弘治三年，領占斡些兒卒，子千奔襲。賜齋糧、麻布，諭祭其父。先是，哈密忠順王卒，無子。廷議安定王與之同祖，遣官擇一人爲其後，安定王不許。至是，訪求陝巴於安定，册爲忠順王，命千奔遣送其家屬。千奔怒曰："陝巴不應嗣王爵，爵應歸綽爾加。"綽爾加者，千奔弟也。且邀厚賞。兵部言："陝巴實忠順王之孫，素爲國人所服。前哈密無主，遣使取應立者，綽爾加自知力弱

弘治三年，領占斡些兒死，兒子千奔承襲。賞賜糧食、麻布，諭令祭奠他的父親。此前，哈密忠順王死，没有兒子。朝廷議論，安定王與忠順王同祖，派官員選擇一人作爲他的後嗣，安定王不答應。至此時，在安定探訪找到陝巴，册封爲忠順王，命千奔遣送他的家屬。千奔憤怒地説："陝巴不應當繼承王爵，爵位應歸綽爾加。"綽爾加，是千奔的弟弟。并且請求重賞。兵部説："陝巴確實是忠順王的孫子，一向爲國人所信服。以前哈密没有君主，派使者選取應繼立的人，綽爾加自己知道力量弱小不肯前往。現在事

不肯往。今事定之後，乃爾反覆，所言不可從。”陝巴迄得立。然千奔以立非己意，後哈密數被寇，竟不應援。十七年，率衆侵沙州，大掠而去。正德時，蒙古大酋亦不剌、阿爾禿厮侵據青海，縱掠鄰境。安定遂殘破，部衆散亡。

定之後，竟然如此反覆，所説的話不可聽從。”陝巴最終得以繼立。但千奔因繼立之事不合自己的心意，後來哈密多次遭受侵犯，竟然不接應援助。弘治十七年，率領部衆侵犯沙州，大肆劫掠後離去。正德時，蒙古大酋長亦不剌、阿爾禿厮侵占青海，大肆劫掠鄰境。安定於是殘破，部衆逃散。

阿端衛

阿端衛，在撒里畏兀兒之地，洪武八年置。後爲朵兒只巴殘破，其衛遂廢。永樂四年冬，酋長小薛忽魯札等來朝，貢方物，請復置衛設官，從之，即授小薛等爲指揮僉事。

阿端衛，在撒里畏兀兒的領地，洪武八年設置。後來被朵兒只巴摧殘破壞，此衛就被廢置。永樂四年冬天，酋長小薛忽魯札等來朝見，進貢本地産物，請求再次置衛設官，皇上聽從了他的請求，就授小薛忽魯札等爲指揮僉事。

洪熙時，曲先酋散即思邀劫朝使，脅阿端指揮鎖魯丹偕行。已，大軍出征，鎖魯丹懼，率部衆遠竄，失其印。宣德初，遣使招撫，鎖魯丹猶不敢歸，依曲先雜處。六年春，西寧都督史昭言：“曲先衛真只罕等本别一部，因其父助散即思爲逆，竄處畢力术江。其地當烏斯藏孔道，恐復爲亂，宜討之。”帝敕昭曰：“殘寇窮迫，無地自容，宜遣人宥其罪，命復故業。”於是真只罕率所部還居帖兒谷舊地。明年正月入朝，天子喜，授指揮同知，令掌衛事，以指揮僉事卜答兀副之。真只罕因言：“阿端故城在回回境，去帖兒谷尚一月程，朝貢艱，乞移本土爲便。”天子從其請，仍給以印，賜璽書撫慰之。迄正統朝，數入貢，後不知所終。

洪熙時期，曲先酋長散即思攔劫朝廷的使臣，脅迫阿端指揮鎖魯丹同行。之後，大軍出征，鎖魯丹畏懼，率領部衆遠遠地逃竄，丢失他的官印。宣德初年，派使者招撫，鎖魯丹仍不敢返回，依附曲先雜處。六年春天，西寧都督史昭説：“曲先衛真只罕等本是另外一個部落，由於他的父親協助散即思造反，逃竄居住在畢力术江。那個地方處於烏斯藏必經之道，恐怕他們再次作亂，應發兵征討。”皇帝敕令史昭説：“殘寇窘迫，無地自容，應派人寬免他們的罪過，命恢復原業。”於是真只罕率領部衆還居帖兒谷舊地。第二年正月入朝，天子高興，授指揮同知，令掌管衛事，以指揮僉事卜答兀任副指揮同知。真只罕於是説：“阿端故城在回回境，距帖兒谷有一月的行程，入朝進貢艱難，請求遷移到本土比較方便。”天子聽從了他的請求，仍給予官印，賜璽書撫慰他。到正統朝，多次入朝進貢，後來不知所終。

其時西域地亦有名阿端者，貢道從哈密入，與此爲兩地云。

那時候西域地區也有名阿端的，進貢的道路從哈密入境，與此處是兩個地方。

曲先衛

曲先衛，東接安定，在肅州西南。古西戎，漢西羌，唐吐蕃，元設曲先答林元帥府。

曲先衛，東接安定，在肅州西南。古代稱西戎，漢朝稱西羌，唐朝稱吐蕃，元朝設置曲先答林元帥府。

洪武時，酋長入貢。命設曲先衛，官其人爲指揮。後遭朵兒只巴之

洪武時期，酋長入朝進貢。命令設置曲先衛，任此人爲指揮。後來遭受朵兒只巴之亂，部

亂，部衆竄亡，并入安定衛，居阿真之地。永樂四年，安定指揮哈三、散即思、三即等奏："安定、曲先本二衛，後合爲一。比遭吐番把秃侵擾，不獲寧居。乞仍分爲二，復先朝舊制。"從之。即令三即爲指揮使，掌衛事。散即思副之。又從其請，徙治藥王淮之地。自是屢入貢。

洪熙時，散即思偕安定部酋劫殺朝使。已，大軍往討，散即思率衆遠遁，不敢還故土。宣德初，天子赦其罪，遣都指揮陳通等往招撫，復業者四萬二千餘帳。乃遣指揮失剌罕等入朝謝罪，貢駝馬，待之如初。尋擢散即思都指揮同知，其僚屬悉進官，給以誥命。

五年六月，朝使自西域還，言散即思數率部衆邀劫往來貢使，梗塞道途。天子怒，命都督史昭爲大將，率左右參將趙安、王彧及中官王安、王瑾，督西寧諸衛軍及安定、罕東之衆，往征之。昭等兵至其地，散即思先遁，其黨脱脱不花等迎敵。諸將縱兵擊之，殺傷甚衆，生擒脱脱不花及男婦三百四十餘人，獲駝馬牛羊三十四萬有奇。自是西番震懾。散即思素狡悍，天子宥其罪，仍怙惡不悛。至是人畜多損失，乃悔懼。明年四月遣其弟副千户堅都等四人貢馬請罪。復待之如初，令還居故地并歸其俘。

七年，其指揮那那罕言："往者安定之兵從討曲先，臣二女、四弟及指揮桑哥等家屬被掠者五百人。今散即思已蒙赦宥，而臣等親屬猶未還，望聖明垂憐。"天子得奏惻然，語大臣曰："朕常以用兵爲戒，正恐濫及無辜。彼不自言，何由知之？"即敕安定王亦攀丹等悉歸所掠。其年，散即思卒，命其子都立嗣職，賜敕勉

衆逃竄流亡，并入安定衛，居住在阿真地區。永樂四年，安定指揮哈三、散即思、三即等奏報："安定、曲先本是二衛，後來合爲一衛。接連遭受吐番把秃侵略騷擾，不能安寧居處。請求仍分爲二衛，恢復先朝舊制。"皇上聽從了他們的意見。就令三即爲指揮使，掌管衛事，散即思任副指揮使。又聽從他們的請求，把治所遷移到藥王淮地區。自此多次入朝進貢。

洪熙時期，散即思偕同安定部落酋長攔劫殺死朝廷的使臣。之後，大軍前往征討，散即思率領部衆遠遠地遁逃，不敢返還故土。宣德初年，天子赦免了他的罪過，派都指揮陳通等前往招撫，恢復常業的有四萬二千餘家。於是派指揮失剌罕等入朝謝罪，進貢駝馬，像起初一樣對待他們。不久提升散即思爲都指揮同知，他的屬官都進升官階，給予授官的誥命。

五年六月，朝廷使者從西域返回，説散即思多次率領部衆攔劫往來貢使，阻塞道路。天子憤怒，命令都督史昭爲大將，率領左右參將趙安、王彧及宦官王安、王瑾，督率西寧衆衛軍及安定、罕東的部衆，前往征討。史昭等兵到其地，散即思先遁逃，他的黨羽脱脱不花等迎敵。衆將縱兵攻打他們，殺死打傷很多，生擒脱脱不花及男子婦女三百四十多人，繳獲駝馬牛羊三十四萬多頭。從此西番震驚畏懼。散即思素來狡猾凶悍，天子赦免了他的罪過，但他仍堅持作惡不悔改。至此人畜多損失，纔後悔懼怕。第二年四月，派他的弟弟副千户堅都等四人進貢馬匹承認罪過請求原諒。朝廷待他又像起初一樣，令返還居住故地并歸還他們的俘虜。

宣德七年，其指揮那那罕説："以前安定的軍隊跟從征討曲先，臣二個女兒、四個弟弟及指揮桑哥等家屬被劫掠的有五百人。現在散即思已蒙赦免，但臣等親屬仍没有歸還，希望皇上憐憫。"天子得奏章哀憐他們，對大臣説："朕常戒除使用武力，正是怕濫及無辜。他們自己不説，怎麽能知道這些情況？"立即敕令安定王亦攀丹等全部歸還所掠人及財物。同年，散即思死，命令他的兒子都立繼承職位，賜敕書勉勵他。十

之。十年，擢那那罕都指揮僉事，其僚屬進職者八十九人。正統七年，遣使貢玉石。成化時，土魯番强，被其侵掠。

弘治中，安定王子陜巴居曲先。廷議哈密無主，迎爲忠順王。正德七年，蒙古酋阿爾秃厮、亦不剌竄居青海，曲先爲所蹂躪，部族竄徙，其衛遂亡。

明初設安定、阿端、曲先、罕東、赤斤、沙州諸衛，給之金牌，令歲以馬易茶，謂之差發。沙州、赤斤隸肅州，餘悉隸西寧。時甘州西南盡皆番族，受邊臣羈絡，惟北面防寇。後諸衛盡亡，亦不剌據青海，土魯番復據哈密，逼處關外。諸衛遷徙之衆又環列甘肅肘腋，獷悍難馴。於是河西外防大寇，内防諸番，兵事日亟。

年，提升那那罕爲都指揮僉事，他的屬官進升官職的有八十九人。正統七年，派使者進貢玉石。成化時期，土魯番强盛，遭受它的侵犯掠奪。

弘治年間，安定王子陜巴居住在曲先。朝廷議論哈密没有君主，迎陜巴爲忠順王。正德七年，蒙古酋長阿爾秃厮、亦不剌逃竄占據青海，曲先遭受他們的蹂躪，部族逃亡遷徙，此衛於是消亡。

明朝初年設立安定、阿端、曲先、罕東、赤斤、沙州等衛，給他們金牌，令每年用馬换茶，稱作差發。沙州、赤斤隸屬肅州，其餘都隸屬西寧。當時甘州西南面全部都是番族，受邊境大臣的控制，衹有北面防備賊寇。後來衆衛全部滅亡，亦不剌占據青海，土魯番又占據哈密，逼近居住關外。衆衛遷徙的部衆又環列甘肅附近，粗野强悍難以馴服。於是河西外防大寇，内防衆番，兵事日益頻繁。

赤斤蒙古衛

赤斤蒙古衛。出嘉峪關西行二十里曰大草灘，又三十里曰黑山兒，又七十里曰回回墓，墓西四十里曰騸馬城，并設墩臺，置瞭卒。城西八十里即赤斤蒙古。漢燉煌郡地，晋屬晋昌郡，唐屬瓜州，元如之，屬沙州路。

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西討，次白城，獲蒙古平章忽都帖木兒。進至赤斤站，獲豳王亦憐真及其部曲千四百人，金印一。師還，復爲蒙古部人所據。

永樂二年九月，有塔力尼者，自稱丞相苦术子。率所部男婦五百餘人，自哈剌脱之地來歸。詔設赤斤蒙古所，以塔力尼爲千户，賜誥印、綵幣、襲衣。八年，回回哈剌馬牙叛於肅州，約塔力尼爲援。拒不應，而率部下擒賊六人以獻。天子聞之喜，詔改千户所爲衛，擢塔力尼指揮僉

赤斤蒙古衛。出嘉峪關西行二十里名大草灘，又三十里名黑山兒，又七十里名回回墓，墓西四十里名騸馬城，一并設置墩臺，防邊報警，設置瞭望的士卒。城西八十里就是赤斤蒙古。是漢朝燉煌郡地區，晋朝隸屬晋昌郡，唐朝隸屬瓜州，元朝和唐一樣屬瓜州，隸屬沙州路。

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向西征討，臨時駐扎在白城，俘獲蒙古平章忽都帖木兒。進軍到赤斤站，俘獲豳王亦憐真及他的部下一千四百人，金印一枚。軍隊返回，赤斤又被蒙古部人所占據。

永樂二年九月，有個叫塔力尼的，自稱是丞相苦术的兒子。率領部衆男子婦女五百多人，從哈剌脱地區來歸附。詔令設置赤斤蒙古所，以塔力尼爲千户，賜給拜官詔書和官印、綵帛、襲衣。八年，回回哈剌馬牙在肅州反叛，約塔力尼作外援。塔力尼拒不答應，率領部下擒賊六人獻上。天子得知很高興，詔令改千户所爲衛，提升塔力尼爲指揮僉事，他的部下授官的有三人。

事，其部下授官者三人。明年，遣使貢馬。又明年，以匿叛賊老的罕，將討之。用侍講楊榮言，止兵勿進，而賜敕詰責，塔力尼即擒老的罕來獻。天子嘉之，進秩指揮同知，賜賚甚厚。久之卒，子且旺失加襲，修貢如制，進指揮使。宣德二年，再進都指揮同知，其僚屬亦多進秩。

第二年，塔力尼派使者進貢馬匹。又第二年，因他隱藏叛賊老的罕，將要征討他。因爲侍講楊榮進言，勸止軍隊不要進發，而賜敕書斥責，塔力尼立即擒獲老的罕來進獻。天子贊賞他，進升官階任指揮同知，賞賜非常豐厚。很久後死去，兒子且旺失加承襲職位，遵守制度獻納貢品，進升指揮使。宣德二年，再進升都指揮同知，他的屬官也多進升官階。

正統元年，其部下指揮可兒即掠西域阿端貢物，殺使臣二十一人。賜敕切責，令還所掠。尋與蒙古脱歡帖木兒、猛哥不花戰，勝之，使來獻捷，進都指揮使。五年，朝使往來哈密者，且旺失加具糇糧、騾馬護送，擢都督僉事。明年，天子聞其部下時往沙州寇掠，或冒沙州名，邀劫西域貢使，遣敕切責。

正統元年，且旺失加的部下指揮可兒即劫掠西域阿端進貢的物品，殺死使臣二十一人。賜敕書嚴厲斥責，令歸還劫掠的物品。不久與蒙古脱歡帖木兒、猛哥不花交戰，戰勝了他們，使者來朝進獻所獲的俘虜及戰利品，進升都指揮使。正統五年，朝廷的使臣往來哈密的，且旺失加準備乾糧、騾馬護送，提升爲都督僉事。第二年，天子聽説他的部下時常前往沙州侵犯掠奪，或者冒充沙州名，攔劫西域進貢的使臣，送敕書嚴厲斥責。

時瓦剌兵强，數侵掠鄰境。且旺失加懼，欲徙居肅州。天子聞而諭止之，令有警馳報邊將。八年，瓦剌酋也先遣使送馬及酒，欲娶且旺失加女爲子婦，娶沙州困即來女爲弟婦。二人不欲，并奏遵奉朝命，不敢擅婚。天子以瓦剌方强，其禮意不可却，諭令各從其願，并以此意諭也先，而二人終不欲。明年，且旺失加稱老不治事。詔授其子阿速都督僉事，代之。也先復遣使求婚，且請親人往受其幣物。阿速虞其詐，拒不從，而遣人乞徙善地。天子諭以土地不可棄，令奬率頭目圖自强。又以其饑困，令邊臣給之粟，所以撫恤者甚至。

當時瓦剌兵强，多次侵掠鄰境。且旺失加懼怕，想遷徙居住在肅州。天子得知後諭令阻止他，令有警速報邊境守將。正統八年，瓦剌酋長也先派使者送馬和酒，想娶且旺失加的女兒作兒媳婦，娶沙州困即來的女兒爲弟媳婦。二人不願意，一起上奏説遵奉朝廷的命令，不敢擅自應允婚事。天子因瓦剌正强盛，他的禮儀意願不可推却，諭令各自順從他的心願，并把這個意思告訴了也先，但二人終不願意。第二年，且旺失加稱年老不再管事。詔令授予他的兒子阿速爲都督僉事，代替他的職位。也先又派使者求婚，并且請親屬前來接受他的禮物。阿速擔心他有詐，拒絶不聽從，而派人請求遷徙到平安的地方。天子曉諭他土地不可丢棄，令奬勵頭領謀求自强。又因他們飢餓困頓，令邊境守臣供給他們糧食，撫恤的做法很周全。

先是，苦术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蒙古女，生都指揮瑣合者、革古者二人。各分所部爲三，凡西番人居左帳，屬塔力尼，蒙古人居右帳，屬瑣合者，而自領中帳。後苦术

此前，苦术娶西番女子，生塔力尼；又娶蒙古女子，生都指揮瑣合者、革古者二人。各分所部爲三處，凡是西番人居住左帳，隸屬塔力尼，蒙古人居住右帳，隸屬瑣合者，而自己統領中帳。後來苦术死去，衆子來歸附，全都授官。到

卒，諸子來歸，并授官。至是阿速勢盛，欲兼并右帳，屢相仇殺。瑣合者不能支，訴於邊將，欲以所部内屬。邊將任禮遣赴京，請發兵收其部落。帝慮其部人不願内徙，仍遣瑣合者還甘肅，而令禮往取其孥。十三年，邊將護哈密使臣至苦峪。赤斤都指揮總兒加陸等率衆圍其城，聲言報怨。官軍出擊之，獲總兒加陸，已而逃去。事聞，敕責阿速，令縛獻犯者。

這時阿速勢力强盛，想兼并右帳，多次相互仇殺。瑣合者力不能支，向邊境守將訴訟，想以所統率的部落歸附關内。邊境守將任禮送他趕赴京城，瑣合者請求發兵收復他的部落。皇帝擔心他的部人不願向内地遷徙，仍送瑣合者返回甘肅，而命令任禮前往接取他的妻子兒女。正統十三年，邊境守將護送哈密使臣到苦峪。赤斤都指揮總兒加陸等率領部衆圍攻苦峪城，聲稱報復仇怨。官軍出城攻打他們，俘獲總兒加陸，不久逃跑。事情呈報朝廷，下敕書斥責阿速，令綁縛進獻侵犯的人。

景泰二年，也先復遣使持書求婚。會阿速他往，其僚屬以其書來上。兵部尚書于謙言："赤斤諸衛久爲我藩籬，也先無故招降結親，意在撤我屏蔽。宜令邊臣整兵慎防，并敕阿速悉力捍禦，有警馳報，發兵應援。"從之。五年，也先益圖兼并，遣使齎印授阿速，脅令臣服。阿速不從，報之邊臣。會也先被殺，獲已。

景泰二年，也先又派使者持書信求婚。恰逢阿速去了其他地方，他的屬官把也先的書信帶來呈上。兵部尚書于謙説："赤斤各衛很久以來都是我們的屏障，也先没有緣由地招降結親，用意在於撤除我們的屏障。應令邊境守臣整頓軍隊謹慎防備，并敕令阿速全力抵禦，有警速報，發兵接應援助。"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五年，也先更加謀求兼并阿速，派使者持官印授予阿速，脅迫他稱臣順服。阿速不聽從，報告給邊境守臣。恰逢也先被殺害，事情得以止息。

天順元年，都指揮馬雲使西域，命賜阿速綵幣，俾護送往還。尋進秩左都督。成化二年卒，子瓦撒塔兒請襲，即以父官授之。其部下指揮敢班數侵盗邊境，邊將誘致之，送京師。天子數其罪，賜賚遣還。六年，其部人以瓦撒塔兒幼弱，其叔父乞巴等二人爲部族信服，乞命爲都督，理衛事。瓦撒塔兒亦上書，乞予一職，協守邊方。帝從其請，并授指揮僉事。明年，瓦撒塔兒卒，子賞卜塔兒嗣爲左都督。

天順元年，都指揮馬雲出使西域，命令賜予阿速綵帛，使其護送往還。不久進升官階任左都督。成化二年死去，兒子瓦撒塔兒請求承襲，就把他父親的官職授予他。他的部下指揮敢班多次侵犯搶掠邊境，邊境守將誘騙招他到來，押往京城。天子列舉他的罪過，賞賜後送回原地。成化六年，其部落百姓因瓦撒塔兒年幼勢弱，他的叔父乞巴等二人爲部族所信服，請求任命爲都督，治理衛事。瓦撒塔兒也上書，請求賜予一個職位，協助守衛邊境。皇帝聽從了他們的請求，一并授予指揮僉事。第二年，瓦撒塔兒去世，兒子賞卜塔兒承襲左都督。

九年，土魯番陷哈密，遣使三人，以書招都督僉事昆藏同叛。昆藏不從，殺其使，以其書來獻。天子嘉之，遣使賜賚，且令發兵攻討。昆藏以力不足，請發官軍數千爲助。朝議委都督李文等計度。已，文等進征，

成化九年，土魯番攻陷哈密，派使者三人，用書信招都督僉事昆藏共同反叛。昆藏不聽從，殺死他的使者，帶着他的書信來呈獻。天子贊賞他，派使臣賞賜，并且令發兵攻討土魯番。昆藏以力量不足，請求調發官軍數千人協助。朝廷決議托付都督李文等籌劃。之後，李文等進軍征

昆藏果以兵來會。會文等頓軍不進，其兵亦還。

討，昆藏果然帶兵來會合。正逢李文等駐扎軍隊不前進，他的兵也就返回。

十年，賞卜塔兒以千騎入肅州境，將與阿年族番人仇殺。邊臣既諭却之，兵部請遣人責以大義，有仇則赴訴邊吏，不得擅相侵掠，從之。十四年，其部人言賞卜塔兒幼不更事，指揮僉事加定得衆心，乞遷一秩，俾總衛事。賞卜塔兒亦署名推讓。而罕東酋長復合詞奏舉，且云兩衛番人，待此以靖。帝納其言，擢加定都指揮僉事，暫掌印務。時土魯番猶據哈密。哈密都督罕慎結赤斤爲援，復其城，有詔褒賞。

成化十年，賞卜塔兒率領一千騎兵入肅州境内，將要與阿年族番人仇殺。邊境守臣曉諭他們退却後，兵部請求派人用大義責備他們，有仇就到邊疆官吏那裏訴訟，不得擅自相互侵犯劫掠，皇上聽從了他們的意見。成化十四年，其部落的百姓説賞卜塔兒年幼不瞭解世事，指揮僉事加定獲得民衆之心，請求進升一級官階，使他總管衛事。賞卜塔兒也署名推讓。而罕東酋長又聯名上奏推舉，并且説兩衛番人，待此來獲得安定。皇帝接納了他們的進言，提升加定爲都指揮僉事，暫時掌管官署的印信和職務。當時土魯番仍占據哈密。哈密都督罕慎結交赤斤作援助，收復他們的城池，有詔書嘉獎賞賜。

十九年，鄰番野乜克力來侵，大肆殺掠，赤斤遂殘破。其酋長訴於邊臣，給之粟。又命繕治其城，令流移者復業，赤斤自是不振。然弘治中，阿木郎破哈密，猶用其兵。後許進西征，亦以兵來助。正德八年，土魯番遣將據哈密，遂大掠赤斤，奪其印而去。及彭澤經略，始以印來歸。已，番賊犯肅州與中國爲難。赤斤當其衝，益遭蹂躪。部衆不能自存，盡内徙肅州之南山，其城遂空。

成化十九年，鄰番野乜克力來侵犯，大肆殺戮劫掠，赤斤於是殘缺破敗。他們的酋長告訴邊境守臣，給他們糧食。又命修繕整治他們的城池，命令流亡失所的人恢復常業，赤斤自此不能振作。但弘治年間，阿木郎攻克哈密，仍使用他們的兵士。後來許進西征，也帶兵來協助。正德八年，土魯番派將領占據哈密，就大肆劫掠赤斤，奪取他們的官印後離去。到彭澤經營治理，纔帶印來歸附。之後，番賊侵犯肅州與中原之國作對。赤斤處於交通要道，遭受更嚴重的蹂躪。部衆不能生存，全部向内遷徙到肅州的南山，此城於是空虚。

嘉靖七年，總督王瓊撫安諸郡，核赤斤之衆僅千餘人。乃授賞卜塔兒子鎖南束爲都督，統其部帳。

嘉靖七年，總督王瓊安頓撫慰衆郡，核查赤斤的部衆僅剩一千多人。就授任賞卜塔兒的兒子鎖南束爲都督，統領他的部落。

沙州衛

沙州衛。自赤斤蒙古西行二百里曰苦峪，自苦峪南折而西百九十里曰瓜州，自瓜州而西四百四十里始達沙州。漢燉煌郡西域之境，玉門、陽關并相距不遠。後魏始置沙州，唐因之，後没於吐蕃。宣宗時，張義潮以州内附，置歸義軍，授節度使。宋入於西夏，元爲沙州路。

沙州衛。從赤斤蒙古西行二百里名苦峪，從苦峪向南再改變方向向西一百九十里名瓜州，從瓜州向西四百四十里纔到達沙州。漢朝燉煌郡西域的區域，玉門、陽關都相距不遠。後魏開始設置沙州，唐朝因襲後魏，後來被吐蕃侵占。宣宗時，張義潮獻州歸附朝廷，設置歸義軍，授節度使。宋朝歸於西夏，元朝爲沙州路。

洪武二十四年，蒙古王子阿魯哥失里遣國公抹台阿巴赤、司徒苦兒蘭等來朝，貢馬及璞玉。永樂二年，酋長困即來、買住率衆來歸。命置沙州衛，授二人指揮使，賜印誥、冠帶、襲衣。已而其部下赤納來附，授都指揮僉事。五年夏，敕甘肅總兵官宋晟曰："聞赤納本買住部曲，今官居其上，高下失倫，已擢買住爲都指揮同知。自今宜詳爲審定，毋或失序。"八年，擢困即來都指揮僉事，其僚屬進秩者二十人。買住卒，困即來掌衛事，朝貢不絶。二十二年，瓦剌賢義王太平部下來貢，中道爲賊所梗，困即來遣人衛送至京。帝嘉之，賚以綵幣，尋進秩都督僉事。

洪熙元年，亦力把里及撒馬兒罕先後入貢，道經哈密地，并爲沙州賊邀劫。宣宗怒，命肅州守將費瓛剿之。宣德元年，困即來以歲荒人困，遣使貸穀種百石，秋成還官。帝曰："番人即吾人，何貸爲?"命即予之。尋遣中官張福使其地，賚綵幣。七年又奏旱災，敕於肅州授糧五百石。已而哈烈貢使言道經沙州，爲赤斤指揮革古者等剽掠。部議赤斤之人遠至沙州爲盗，罪不可貸。帝令困即來察之，敕曰："彼既爲盗，不可復容，宜驅還本土，再犯不宥。"

九年，遣使奏罕東及西番數肆侵侮，掠取人畜，不獲安居，乞徙察罕舊城耕牧。帝遣敕止之曰："爾居沙州三十餘年，户口滋息，畜牧富饒，皆朝廷之力。往年哈密嘗奏爾侵擾，今外侮亦自取。但當循分守職，保境睦鄰，自無外患。何必東遷西徙，徒取勞瘁。"又敕罕東、西番，果侵奪人畜，速還之。明年，又爲哈密所侵，且懼瓦剌見逼，不能自立。乃率

洪武二十四年，蒙古王子阿魯哥失里派遣國公抹台阿巴赤、司徒苦兒蘭等來朝見，進貢馬及璞玉。永樂二年，酋長困即來、買住率領部衆來歸附。命令設置沙州衛，授二人指揮使，賜官印和拜官詔書、冠帶、成套衣服。不久他的部下赤納來歸附，授都指揮僉事。永樂五年夏天，敕令甘肅總兵官宋晟説："聽説赤納本是買住的部下，現在官位在他之上，高下失去應有的次序，已經提升買住爲都指揮同知。從現在起應詳細地審查評定，不要再使次序混亂。"永樂八年，提升困即來爲都指揮僉事，他的屬官進升官階的有二十人。買住死，困即來掌管衛事，入朝進貢不斷。永樂二十二年，瓦剌賢義王太平部下來進貢，中途被賊阻擋，困即來派人護送到京城。皇帝贊賞他，賞賜綵帛，不久進升官階任都督僉事。

洪熙元年，亦力把里及撒馬兒罕先後入朝進貢，途經哈密地區，都被沙州賊攔劫。宣宗憤怒，命肅州守將費瓛剿滅他們。宣德元年，困即來因收成荒歉百姓困頓，派使者借穀種一百石，秋天收穫後還官府。皇帝説："番人就是我們的人，何必要借呢?"命令立即給予他們。不久派宦官張福出使此地，賞賜綵帛。七年，又奏報旱災，敕令在肅州撥給糧食五百石。不久哈烈貢使説途經沙州，被赤斤指揮革古者等搶劫掠奪。部内决議赤斤的人遠遠地到沙州做强盗，罪行不可寬恕。皇帝命困即來調查此事，敕令説："他們已經做了强盗，不可再容納，應驅逐送還本土，再犯就不寬恕。"

洪熙九年，派使者奏報罕東及西番多次肆意侵害欺侮，掠取人畜，不得安居，請求遷徙到察罕舊城耕種放牧。皇帝派人送敕書制止他説："你居住在沙州三十多年，人口繁殖，畜牧富饒，都是朝廷的力量。往年哈密曾奏報你侵犯騷擾，現在受到外族的欺侮也是自取其咎。衹要安分守職，保衛國境并與鄰境和睦相處，自然没有外來的憂患。何必東遷西徙，白白地辛苦勞累。"又敕令罕東、西番，果真侵奪人畜，迅速返還他們。第二年，又被哈密侵犯，并且畏懼瓦剌逼

部衆二百餘人走附塞下，陳饑窘狀。詔邊臣發粟濟之，且令議所處置。邊臣請移之苦峪，從之。自是不復還沙州，但遥領其衆而已。

正統元年，西域阿端遣使來貢，爲罕東頭目可兒即及西番野人剽奪。困即來奉命往追還其貢物，帝嘉之，擢都督同知。四年，其部下都指揮阿赤不花等一百三十餘家亡入哈密。困即來奉詔索之，不予。朝命忠順王還之，又不予。會遣使册封其新王，即令使人索還所逃之户。而哈密僅還都指揮桑哥失力等八十四家，餘仍不遣。時罕東都指揮班麻思結久駐牧沙州不去，赤斤都指揮革古者亦納其叛亡。困即來屢訴於朝，朝廷亦數遣敕詰責，諸部多不奉命。四年八月，令人偵瓦剌、哈密事，具得其實以聞。帝喜，降敕獎勵，厚賜之。明年，遣使入貢，又報迤北邊事，進其使臣二人官。初，困即來之去沙州也，朝廷命邊將繕治苦峪城，率戍卒助之。六年冬，城成，入朝謝恩，貢駝馬，宴賜遣還。七年，率衆侵哈密，獲其人畜以歸。

九年，困即來卒，長子喃哥率其弟克俄羅領占來朝。授喃哥都督僉事，其弟都指揮使，賜敕戒諭。既還，其兄弟乖争，部衆携貳。甘肅鎮將任禮等欲乘其窘乏，遷之塞内。而喃哥亦來言，欲居肅州之小鉢和寺。禮等遂以十一年秋令都指揮毛哈剌等偕喃哥先赴沙州，撫諭其衆，而親率兵隨其後。比至，喃哥意中變，陰持兩端，其部下多欲奔瓦剌。禮等進兵迫之，遂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凡二百餘户，千二百三十餘人，沙州

迫，不能自我保全。就率領部衆二百多人逃到邊塞歸附，陳奏飢餓困窘的情况。詔令邊境守臣調發糧食救濟他們，并且命令商議安置他們的辦法。邊境守臣請把他們轉移到苦峪，皇上聽從了。自此不再返回沙州，衹在遠方統領他的部衆罷了。

正統元年，西域阿端派使者來進貢，被罕東頭目可兒即以及西番野人搶劫掠奪。困即來奉命前往追回了他們的貢物，皇帝贊賞他，提升爲都督同知。正統四年，他的部下都指揮阿赤不花等一百三十多家逃亡進入哈密。困即來奉詔令索要他們，不給。朝廷命令忠順王還給他，又不給。正逢派使者册封他們的新王，就令使者要回逃亡的人户。但哈密僅還都指揮桑哥失力等八十四家，其餘的仍不遣送。當時罕東都指揮班麻思結長久駐守統治沙州不離去，赤斤都指揮革古者也接納他們叛逃的人。困即來多次向朝廷訴訟，朝廷也多次發敕書斥責，衆部多不奉命。正統四年八月，令人偵察瓦剌、哈密的事情，全部得到實情呈報朝廷。皇帝高興，降敕書獎勵，重重賞賜他。第二年，派使者入朝進貢，又奏報迤北邊境的事情，進升他的二個使臣的官職。當初，困即來離開沙州的時候，朝廷命令邊境守將修繕治理苦峪城，率領戍守的士卒幫助他。六年冬天，城建成，入朝謝恩，貢獻駝馬，設宴賞賜送還。七年，率領部衆侵入哈密，繳獲他們的人畜後返還。

正統九年，困即來死，長子喃哥率領他的弟弟克俄羅領占來朝見。授任喃哥爲都督僉事，他的弟弟爲都指揮使，賜詔書告誡曉諭。返回後，他們兄弟紛争，部衆反叛。甘肅鎮守將領任禮等想乘他們窘迫困乏，把他們遷徙到塞内。而喃哥也來説，想居住在肅州的小鉢和寺。任禮等於是在十一年秋天令都指揮毛哈剌等偕同喃哥先趕赴沙州，安撫曉諭他的部衆，而親自率兵跟隨在他們後面。到達之後，喃哥的心意中途改變，暗持兩端，他的部下多想投奔瓦剌。任禮等進兵逼迫他們，於是把他們全部收聚起來送入塞内，安置在甘州，一共二百多户，一千二百三十多人，沙

遂空。帝以其迫之而來，情不可測，令禮熟計其便。然自是安居内地，迄無後患。而沙州爲罕東酋班麻思結所有。獨喃哥弟鎖南奔不從徙，竄入瓦剌，也先封之爲祁王。禮偵知其在罕東，掩襲獲之。廷臣請正法，帝念其父兄恭順，免死，徙東昌。

州於是空虚。皇帝因他們是被迫遷徙來的，情况不可預料，命令任禮周密地謀劃有利的對策。但自此安居内地，終無後患。而沙州被罕東酋長班麻思結占有。惟獨喃哥的弟弟鎖南奔不服從遷徙，逃入瓦剌，也先封他爲祁王。任禮偵察得知他在罕東，襲擊擒獲了他。朝廷大臣請求依法處死，皇帝念他的父親、哥哥恭順，免去死罪，遷徙到東昌。

先是，太宗置哈密、沙州、赤斤、罕東四衛於嘉峪關外，屏蔽西陲。至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此前，太宗在嘉峪關外設置哈密、沙州、赤斤、罕東四衛，屏蔽西部邊境。至此，沙州先廢除，而衆衛也逐漸不能自立，肅州於是多戰事。

罕東衛

罕東衛，在赤斤蒙古南，嘉峪關西南，漢燉煌郡地也。洪武二十五年，凉國公藍玉追逃寇祁者孫至罕東地，其部衆多竄徙。西寧三剌爲書招之，遂相繼來歸。三十年，酋鎖南吉剌思遣使入貢，詔置罕東衛，授指揮僉事。

罕東衛，在赤斤蒙古南面，嘉峪關西南面，是漢朝燉煌郡地域。洪武二十五年，凉國公藍玉追擊逃寇祁者孫到罕東地，他們的部衆多竄逃遷徙。西寧三剌寫文書招撫他們，於是相繼來歸附。洪武三十年，酋長鎖南吉剌思派使者入朝進貢，詔令設置罕東衛，授官指揮僉事。

永樂元年，偕其兄答力襲入朝，進指揮使。授答力襲指揮同知，并賜冠帶、鈔幣。自是數入貢。十年，安定衛奏罕東數爲盗，掠去民户三百，復糾西番阻截關隘。帝降敕切責，令還所掠。十六年，命中官鄧誠使其地。

永樂元年，鎖南吉剌思偕同他的哥哥答力襲入朝，進升指揮使。授予答力襲指揮同知，一并賜冠帶、錢鈔綵帛，從此多次入朝進貢。永樂十年，安定衛奏報罕東多次侵掠，劫去百姓三百户，又糾合西番阻截關隘。皇帝降敕書嚴厲斥責，令歸還掠奪的人和財物。十六年，命宦官鄧誠出使此地。

洪熙元年，遣使以即位諭其指揮同知綽兒加，賜白金、文綺。時官軍征曲先賊，罕東指揮使却里加從征有功，擢都指揮僉事，賜誥世襲。其指揮那那奏所屬番民千五百，例納差發馬二百五十匹，其人多逃居赤斤，乞招撫復業。帝即命招之，并免所負之馬。宣德元年，論從征曲先功，擢綽兒加都指揮同知。初，大軍之討曲先也，安定部内及罕東密羅族人悉驚竄。事定，詔指揮陳通等往招。於是罕東復業者二千四百餘帳，男婦萬七

洪熙元年，派使者把即位消息曉諭其指揮同知綽兒加，賜白銀、文綺。當時官軍征討曲先賊，罕東指揮使却里加跟從出征有功，提升爲都指揮僉事，賜詔書准許世代承襲。其指揮那那奏報所屬番民一千五百人，按例交納以馬换茶的差發馬二百五十匹，這些人多逃居赤斤，請求招撫恢復常業。皇帝立即命令招撫他們，并且免去拖欠的馬。宣德元年，評定跟從征討曲先的功勞，提升綽兒加任都指揮同知。當初，大軍征討曲先，安定部内及罕東密羅族人全部驚懼逃亡。戰事平定後，詔令指揮陳通等前往招撫。於是罕東恢復常業的有二千四百多家，男子婦女一萬七

千三百餘人，安定部人亦還衛。

正統四年，罕東、安定合衆侵西番申藏族，掠其馬牛雜畜以萬計。其僧訴於邊將，言畜產一空，歲辦差發馬無從出。帝切責二衛，數其殘忍暴橫、違國法、毒鄰境之罪，令悉歸所掠。又諭僧不限舊制，隨所有入貢。明年冬，綽兒加偕班麻思結共侵哈密，獲老稚百人、馬百匹，牛羊無算。忠順王遣使索之，不予。帝聞，復賜敕戒諭。然番人以剽掠爲性，天子即有言，亦不能盡從也。六年夏，綽兒加來貢馬，宴賚還。九年卒，子賞卜兒加嗣職，奏乞齋糧、茶、布，命悉予之。十一年進都指揮使。

成化九年，土魯番陷哈密。都督李文西征，罕東以兵來助。後都督罕慎復哈密，亦藉其兵，賜敕獎賚。十八年，其部下掠番族，有侵入河清堡者。都指揮梅琛勒兵追之，奪還男婦五十餘人，馬牛雜畜四千五百有奇。邊臣請討其罪，部臣難之。帝曰："罕東方聽調協取哈密，未有携貳之形，奈何因小故遽加以兵。宜諭令悔過，不服，則耀兵威之。"二十二年，邊臣言："比遣官往哈密，與土魯番使臣家屬四百人偕行。道經罕東，爲都督把麻奔等掠去，朝使僅免，乞討之。"帝命遣人往諭，如番人例議和，還所掠物，不從則進兵。

弘治中，土魯番復據哈密。兵部馬文升議直搗其城，召指揮楊翥計之。翥言罕東有間道，不旬日可達哈密，宜出賊不意，從此進兵。文升曰："如若言，發罕東兵三千前行，我師三千後繼，各持數日乾糧，兼程襲之，若何?"翥稱善。文升以屬巡撫許進，進遣人諭罕東如前策。會罕

千三百多人，安定部落百姓也返回原衛。

正統四年，罕東、安定集合部衆侵犯西番申藏族，掠奪他們的馬牛雜畜數以萬計。該族僧人向邊境守將訴訟，説畜産全空，每年備辦的以馬换茶的差發馬無處可出。皇帝嚴厲斥責二衛，列舉他們殘忍暴橫、違犯國法、毒害鄰境的罪狀，命令全部歸還所掠。又告訴僧人不限於舊制，隨其所有之物入貢。第二年冬天，綽兒加偕同班麻思結共同侵犯哈密，獲取老幼一百人、馬一百匹，牛羊無數。忠順王派使者索要，不給。皇帝得知後，又賜敕書告誡曉諭。但是番人以搶劫掠奪爲本性，即使天子有話，也不能全部聽從。正統六年夏天，綽兒加來進貢馬，設宴賞賜送還。九年死去，兒子賞卜兒加承襲職位，上奏請求齋糧、茶、布，命令全部給予他。十一年，進升都指揮使。

成化九年，土魯番攻陷哈密。都督李文西征，罕東派兵來協助。後來都督罕慎收復哈密，也藉助他們的兵力，賜敕書奬賞。十八年，他的部下劫掠番族，有侵入河清堡的。都指揮梅琛指揮軍隊追擊，奪回男子婦女五十多人，馬牛雜畜四千五百多。邊境守臣請求因其罪而征討他，兵部大臣認爲有難處。皇帝説："罕東正聽從徵調協助攻取哈密，没有反叛的形迹，怎能因小的緣由就派軍隊征討。應諭令悔改過錯，不服從，就炫示兵威鎮懾他們。"二十二年，邊境守臣説："近來派官員前往哈密，與土魯番使臣家屬四百人同行。途經罕東，被都督把麻奔等劫掠，朝廷的使臣僅得脱身，請求征討他們。"皇帝命派人前往曉諭，按番人的做法議和，歸還所掠物，不聽從就發兵。

弘治年間，土魯番又占據哈密。兵部尚書馬文升決定直攻此城，召指揮楊翥商議。楊翥説罕東有小路，不到十天可抵達哈密，應出乎賊寇的意料，從此處進兵。馬文升説："按照你的話，發罕東兵三千前行，我軍三千後繼，各帶數日乾糧，日夜兼程襲擊他們，怎麽樣?"楊翥稱好。馬文升把此事交付給巡撫許進，許進派人按前面的計策告訴罕東。恰逢罕東没有按照約定的日期

東失期不至，官軍仍由大路進，賊得遁去。十二年，其部人侵西寧隆奔族，掠去印、誥及人畜。兵部請敕都督，宣諭其下，毋匿所掠物，盡歸其主，違命則都督自討，從之。

到來，官軍仍由大路進發，賊得以遁逃離去。弘治十二年，其部落百姓侵犯西寧隆奔族，掠去官印、拜官詔書及人畜。兵部請求敕令都督，宣諭他的部下，不要隱藏所掠財物，全部歸還他們的主人，違抗命令則都督自行討伐，皇上聽從了他們的意見。

時土魯番日强，數侵掠鄰境，諸部皆不能支。正德中，蒙古大酋入青海，罕東亦遭蹂躪，其衆益衰。後土魯番復陷哈密，直犯肅州。罕東復殘破，相率求内徙，其城遂棄不守。嘉靖時，總督王瓊安輯諸部，移罕東都指揮枝丹部落於甘州。

當時土魯番日益强盛，多次侵犯搶掠鄰境，各部落都不能抵擋。正德年間，蒙古大酋長入青海，罕東也遭到蹂躪，其部衆更加衰微。後來土魯番又攻陷哈密，徑直侵犯肅州。罕東又被摧殘破敗，紛紛請求向内地遷徙，此城就捨棄不予守衛。嘉靖時期，總督王瓊安撫衆部，把罕東都指揮枝丹部落遷移到甘州。

罕東左衛

罕東左衛，在沙州衛故城，憲宗時始建。初，罕東部人奄章與種族不相能，數仇殺，乃率其衆逃居沙州境。朝廷即許其耕牧，歲納馬於肅州。後部落日蕃，益不受罕東統屬。至其子班麻思結，洪熙時從討曲先有功，賞未之及。宣德七年，自陳於朝，即命爲罕東衛指揮使，賜敕奬賚。然猶居沙州，不還本衛。十年，進都指揮使僉事。

罕東左衛，在沙州衛故城，憲宗時開始建置。當初，罕東部人奄章與該種族的人不和睦，多次仇殺，就率領他的部衆逃到沙州境内居住。朝廷就允許他們耕種放牧，每年向肅州交納馬匹。後來部落日漸繁衍，更不受罕東統屬。到他的兒子班麻思結，洪熙時跟從征討曲先有功，没有給予他封賞。宣德七年，自己向朝廷陳奏，就命他任罕東衛指揮使，賜敕書奬賞。但是仍然居住在沙州，不回到本衛。十年，進升都指揮使僉事。

正統四年，沙州衛都督困即來以班麻思結侵居其地，乞遣還。天子如其言，賜敕宣諭，班麻思結不奉命。時赤斤衛指揮鎖合者因殺人遁入沙州地，班麻思結納之。鎖合者又令其子往烏斯藏取毒藥，將還攻赤斤。赤斤都督且旺失加以爲言，天子即敕諭班麻思結睦鄰保境，無啓釁端。久之，沙州全部悉内徙，思結遂盡有其地。十四年，甘肅鎮臣任禮等奏，班麻思結潛與瓦剌也先通好，近又與哈密構兵，宜令還居本衛。天子再賜敕宣諭，亦不奉命。尋進秩都指揮使。歷景泰、天順朝，朝貢不廢。

正統四年，沙州衛都督困即來因班麻思結侵占居住在他的領地，請求送還原地。天子按他的話辦，賜敕書宣布命令，班麻思結不奉命。當時赤斤衛指揮鎖合者因殺人逃入沙州地，班麻思結接納了他。鎖合者又令他的兒子前往烏斯藏取毒藥，將要返回攻打赤斤。赤斤都督且旺失加爲此事進言，天子就告誡曉諭班麻思結與鄰衛和睦相處保衛領地，不要開啓禍端。後來，沙州整個部落都向内地遷徙，班麻思結就全部占有他們的領地。十四年，甘肅鎮守大臣任禮等奏報，班麻思結暗中與瓦剌也先往來交好，近來又與哈密交戰，應命令他返回本衛居住。天子再次賜敕書宣布命令，也不奉命。不久進升官職任都指揮使。歷經景泰、天順朝，入朝進貢不斷。

成化中，班麻思結卒，孫只克嗣

成化年間，班麻思結死，孫子只克繼承職

職，部衆益盛。其時，土魯番强，侵據哈密。只克與之接境，患其逼己，欲自爲一衛。十五年九月，奏請如罕東、赤斤例，立衛賜印，捍禦西陲。兵部言："近土魯番吞噬哈密，罕東諸衛各不自保，西鄙爲之不寧。而赤斤、罕東、苦峪又各懷嫌隙，不相救援。倘沙州更無人統理，勢必爲强敵所并，邊方愈多事。宜如所請，即於沙州故城置罕東左衛，令只克仍以都指揮使統治。"從之。二十一年，甘肅守臣言："北寇屢犯沙州，殺掠人畜。又值歲飢，人思流竄。已發粟五百石，令布種，仍乞人給月糧振之。其酋只克有斬級功，亦乞并叙。"乃擢只克都督僉事，餘報可。

弘治七年，指揮王永言："先朝建哈密衛，當西域要衝。諸番入貢至此，必令少憩以館穀之，或遭他寇剽掠，則人馬可以接護，柔遠之道可謂至矣。今土魯番竊據其地，久而不退。聞罕東左衛居哈密之南，僅三日程，野乜克力居哈密東北，僅二日程，是皆唇齒之地，利害共之。去歲秋，土魯番遣人至只克所，脅令歸附，只克不從。又殺野乜克力頭目，其部人咸思報怨。宜旌勞二部，令并力合攻，永除厥患，亦以寇攻寇一策也。"章下兵部，不能用。十七年，瓦剌及安定部人大掠沙州人畜。只克不能自存，叩嘉峪關求濟。天子既振給之，復諭二部解仇息争，不得搆兵召釁。

正德四年，只克部内番族有劫掠鄰境者，守臣將剿之。兵部言："西戎强悍，漢、唐以來不能制。我朝建哈密、赤斤、罕東諸衛，授官賜敕，犬牙相制，不惟斷匈奴右臂，亦以壯西土藩籬。今番人相攻，於我何預，

位，部衆更加强盛。那時，土魯番强盛，侵占哈密。只克與他們接境，擔憂他們逼迫自己，想自成一衛。十五年九月，奏請按照罕東、赤斤的例子，立衛賜印，捍衛西部邊境。兵部説："近來土魯番吞噬哈密，罕東衆衛各自不能保全自己，西部邊境爲此不安寧。而赤斤、罕東、苦峪又各自懷有仇怨，不相互援助。倘若沙州再没有人統治，勢必被强敵吞并，邊境會有更多戰事。應聽從他的請求，就在沙州故城設置罕東左衛，令只克仍以都指揮使的身份統治。"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二十一年，甘肅守臣説："北方的賊寇多次侵犯沙州，殺戮劫掠人畜。又碰上饑荒，百姓想流亡逃竄。已發粟五百石，令撒播種子，仍然請求每人供給每月的糧食賑濟他們。他們的酋長只克有斬敵首級的功勞，也請求一并按功賞賜。"於是提升只克爲都督僉事，其餘的都批覆許可。

弘治七年，指揮王永説："先朝建立哈密衛，處在西域的交通要道。衆番人入貢到此處，必定令其稍稍休息供給館舍食物，有時遭到其他賊寇的搶劫掠奪，那麽人馬可以接應保護，安撫遠人的方法可以説是很周全了。現在土魯番私自占據此地，長久不退還。聽説罕東左衛處在哈密的南面，衹有三日的行程，野乜克力處在哈密東北面，衹有二日的行程，這些都是唇齒相依之地，利害共有。去年秋天，土魯番派人到只克的治所，脅迫命令他歸附，只克不聽從。又殺死野乜克力的頭目，他的部落百姓都想報仇。應表彰慰勞二部，令他們并力合攻，永除此患，也是以寇攻寇的一種計策。"奏章交付兵部，不能采用。十七年，瓦剌及安定部人大肆劫掠沙州人畜。只克不能保全自己，到嘉峪關請求救濟。天子賑濟供給他後，又諭令二部解除仇恨，停止戰争，不要交戰招致禍患。

正德四年，只克部内番族有搶劫掠奪鄰境的，守臣將要剿滅他們。兵部説："西戎强悍，漢朝、唐朝以來不能控制。我朝建立哈密、赤斤、罕東等衛，授官賜予敕書，使他們犬牙交錯互相牽制，不衹是斬斷匈奴右臂，也以此加强西部邊境的屏障。現在番人相互攻打，與我們有什

而遽欲兵之。宜敕都督只克，曉諭諸族，悔過息兵。”報可。

麼關係，却想急速發兵攻打他們。應敕令都督只克，曉諭衆族，悔改過錯停止交戰。”皇上批覆許可。

只克卒，子乞台嗣。十一年，土魯番復據哈密，以兵脅乞台降附，遂犯肅州。左衛不克自立，相率徙肅州塞内。守臣不能拒，因撫納之。

只克死，兒子乞台繼承職位。十一年，土魯番又占據哈密，派兵脅迫乞台投降歸附，於是進犯肅州。罕東左衛不能自立，相繼遷徙到肅州塞内。守臣不能拒絶，於是撫慰接納他們。

乞台卒，子日羔嗣。十六年秋，入朝，乞賞賚。禮官劾其越例，且投疏不由通政司，請治館伴者罪，從之。

乞台死，兒子日羔繼承職位。十六年秋天，入京朝拜，請求賞賜。禮官彈劾他違反制度，而且投送奏疏不由通政司，請求對陪同他的官員治罪，皇上聽從。

乞台既内徙，其部下帖木哥、土巴二人仍居沙州，服屬土魯番，歲輸婦女、牛馬。會番酋徵求苛急，二人怨。嘉靖七年夏，率部族五千四百人來歸，沙州遂爲土魯番所有。

乞台遷徙到塞内後，他的部下帖木哥、土巴二人仍然居住在沙州，順從歸屬土魯番，每年交送婦女、牛馬。正逢番人酋長徵求苛刻緊急，二人怨恨。嘉靖七年夏天，率領部族五千四百人來歸附，沙州於是被土魯番占有。

哈梅里

哈梅里，地近甘肅，元諸王兀納失里居之。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練兵西凉，請出師略地，開哈梅里之路以通商旅。太祖賜璽書曰：“略地之請，聽爾便宜。然將以謀爲本，爾慎毋忽。”英遂進兵。兀納失里懼，遣使納款。明年五月，遣回回阿老丁來朝貢馬。詔賜文綺，遣往畏吾兒之地，招諭諸番。二十三年，帝聞兀納失里與别部仇殺，諭甘肅都督宋晟等嚴兵備之。明年，遣使請於延安、綏德、平凉、寧夏以馬互市。帝曰：“番人黠而多詐。互市之求，安知非覘我？中國利其馬而不虞其害，所喪必多。宜勿聽。自今至者，悉送京師。”

哈梅里，地域靠近甘肅，元朝諸王兀納失里居住在這裏。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在西凉操練軍隊，請求出兵占領此地，開通哈梅里的道路以通商旅。太祖賜璽書説：“占領土地的奏請，聽任你斟酌事宜，自行決斷。但要以謀略爲本，你要慎重不要大意。”濮英於是進兵。兀納失里畏懼，派使者歸附。第二年五月，派回回阿老丁來京朝拜貢馬。詔令賞賜文綺，送往畏吾兒地區，招撫曉諭衆番。二十三年，皇帝得知兀納失里與别的部落仇殺，諭令甘肅都督宋晟等嚴密部署軍隊防備他們。第二年，派使者請求在延安、綏德、平凉、寧夏以馬交易。皇帝説：“番人狡黠多詐。進行貿易的請求，怎知不是窺伺我們？中原之國貪愛他們的馬却不擔憂他們的害處，喪失的必定很多。應不聽從。從現在起到來的人，全部送往京城。”

時西域回紇來貢者，多爲哈梅里所遏。有從他道來者，又遣兵邀殺之。帝聞之怒。八月，命都督僉事劉真偕宋晟督兵討之。真等由凉州西出，乘夜直抵城下，四面圍之。其知院岳山夜縋城降。黎明，兀納失里驅

當時西域回紇來進貢的人，多被哈梅里阻擋。有從其他道路來的人，又派兵截殺。皇帝得知後憤怒。八月，命令都督僉事劉真偕同宋晟督率軍隊征討哈梅里。劉真等從凉州向西進軍，乘夜晚直抵城下，四面包圍。其知院岳山夜間緣繩從城墻上下來投降。黎明，兀納失里驅趕馬三百

馬三百餘匹，突圍而出。官軍争取其馬，兀納失里率家屬隨馬後遁去。真等攻破其城，斬緬王別兒怯帖木兒、國公省阿朵爾只等一千四百人，獲王子別列怯部屬千七百三十人，金銀印各一，馬六百三十匹。二十五年，遣使貢馬騾請罪。帝納之，賜白金、文綺。

多匹，突圍出來。官軍争着獲取他的馬，兀納失里率領家屬跟隨在馬後逃去。劉真等攻克它的城池，斬殺緬王別兒怯帖木兒、國公省阿朵爾只等一千四百人，俘獲王子別列怯部屬一千七百三十人，金銀印各一枚，馬六百三十匹。二十五年，派使者貢馬騾請罪。皇帝接納其馬騾，賜予白銀、文綺。

明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第二百十九

西域(三)

烏斯藏大寶法王　大乘法王　大慈法王　闡化王　贊善王
護教王　闡教王　輔教王　西天阿難功德國　西天尼八剌國
朵甘烏斯藏行都指揮使司　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　董卜韓胡宣慰司

烏斯藏大寶法王

烏斯藏，在雲南西徼外，去雲南麗江府千餘里，四川馬湖府千五百餘里，陝西西寧衛五千餘里。其地多僧，無城郭。群居大土臺上，不食肉娶妻，無刑罰，亦無兵革，鮮疾病。佛書甚多，《楞伽經》至萬卷。其土臺外，僧有食肉娶妻者。元世祖尊八思巴爲大寶法王，錫玉印，既没，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自是，其徒嗣者咸稱帝師。

烏斯藏，在雲南西面邊界外，距雲南麗江府一千多里，四川馬湖府一千五百多里，陝西西寧衛五千多里。其地多僧人，没有城郭。群居在大土臺上，不食肉不娶妻，没有刑罰，也没有戰争，很少得病。佛書十分多，《楞伽經》達一萬卷。其土臺外，僧人有食肉娶妻的。元世祖推尊八思巴爲大寶法王，賜予玉印，去世之後，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從此，他的徒弟繼承的都稱帝師。

洪武初，太祖懲唐世吐蕃之亂，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爲善，乃遣使廣行招諭。又遣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使其地，令舉元故官赴京授職。於是烏斯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先遣使朝貢。五年十二月至京。帝喜，賜紅綺禪衣及鞋帽錢物。明年二月，躬自入朝，上所舉故官六十人。帝悉授以職，改攝帝師爲熾盛佛寶國師，仍錫玉印及綵幣表裏各二十。玉人製印成，帝視玉未美，令更

洪武初年，太祖鑒於唐朝吐蕃之亂，想控制他們。衹有根據他們的世俗風尚，用僧徒教化開導爲善，於是派使者廣行招撫曉諭。又派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出使其地，令舉薦元朝原來的官員赴京授職。於是烏斯藏代理帝師喃加巴藏卜先派使者朝貢。五年十二月到京城。皇帝高興，賜紅綺禪衣以及鞋帽錢物。第二年二月，親自入京朝拜，呈上所舉薦的原官員六十人。皇帝全部授以官職，改稱攝帝師爲熾盛佛寶國師，仍賜玉印及綵帛表裏各二十套。玉工把印製成，皇帝看玉印不美觀，命令改製，其崇敬如此。到他告辭

製，其崇敬如此。暨辭還，命河州衛遣官齎敕偕行，招諭諸番之未附者。冬，元帝師之後鎖南堅巴藏卜、元國公哥列思監藏巴藏卜并遣使乞玉印。廷臣言已嘗給賜，不宜復予，乃以文綺賜之。

七年夏，佛寶國師遣其徒來貢。秋，元帝師八思巴之後公哥監藏巴藏卜及烏斯藏僧答力麻八剌遣使來朝，請封號。詔授帝師後人爲圓智妙覺弘教大國師，烏斯藏僧爲灌頂國師，并賜玉印。佛寶國師復遣其徒來貢，上所舉土官五十八人，亦皆授職。九年，答力麻八剌遣使來貢。十一年復貢，奏舉故官十六人爲宣慰、招討等官，亦皆報允。十四年復貢。

其時喃加巴藏卜已卒，有僧哈立麻者，國人以其有道術，稱之爲尚師。成祖爲燕王時，知其名。永樂元年，命司禮少監侯顯、僧智光齎書幣往徵。其僧先遣人來貢，而躬隨使者入朝。四年冬將至，命駙馬都尉沐昕往迎之。既至，帝延見於奉天殿，明日宴華蓋殿，賜黄金百，白金千，鈔二萬，綵幣四十五表裏，法器、裀褥、鞍馬、香果、茶米諸物畢備。其從者亦有賜。明年春，賜儀仗、銀瓜、牙仗、骨朵、魫燈、紗燈、香合、拂子各二，手爐六，傘蓋一，銀交椅、銀足踏、銀杌、銀盆、銀罐、青圓扇、紅圓扇、拜褥、帳幄各一，幡幢四十有八，鞍馬二，散馬四。

帝將薦福於高帝后，命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七日。帝躬自行香。於是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悦，侍臣多獻賦頌。事竣，復賜黄金百，白金千，寶鈔二千，綵幣表裏百二十，馬九。其徒灌頂圓通善慧大國師答師巴囉葛羅思

返回，命令河州衛派官員携帶敕書同行，招撫曉諭没有歸附的衆番人。這年冬天，元朝帝師的後人鎖南堅巴藏卜、元朝國公哥列思監藏巴藏卜一并派使者請要玉印。朝廷大臣説已經賞賜，不應又給，就以文綺賜給他們。

洪武七年夏天，佛寶國師派他的徒弟來朝貢。秋天，元朝帝師八思巴的後人公哥監藏巴藏卜以及烏斯藏僧人答力麻八剌派使者來朝見，請求封號。詔令授帝師後人爲圓智妙覺弘教大國師，烏斯藏僧人爲灌頂國師，一并賜玉印。佛寶國師又派他的徒弟來進貢，呈上所舉薦的土著世襲官五十八人，也都授予官職。九年，答力麻八剌派使者來進貢。十一年又進貢，奏報舉薦原官員十六人爲宣慰、招討等官，也都批覆准允。十四年又進貢。

此時喃加巴藏卜已經去世，有名僧人叫哈立麻的，國人認爲他有道術，稱他爲尚師。成祖作燕王時，知道他的名字。永樂元年，命令司禮少監侯顯、僧人智光帶上詔書綵帛前往徵召。這個僧人先派人來進貢，而自己隨使者入京朝拜。四年冬天，將要到京城，命令駙馬都尉沐昕前往迎接他。到達後，皇帝在奉天殿召見他，第二日在華蓋殿設宴，賞賜黄金一百兩，白金一千兩，銀鈔二萬，綵帛四十五套表裏，法器、裀褥、鞍馬、香果、茶米等各種物品齊備。他的隨從也有賞賜。第二年春天，賜給儀仗、銀瓜、牙仗、骨朵、魫燈、紗燈、香合、拂子各二件，手爐六個，傘蓋一把，銀交椅、銀足踏、銀杌、銀盆、銀罐、青圓扇、紅圓扇、拜褥、帳幄各一件，幡幢四十八面，鞍馬二匹，散馬四匹。

皇帝將要爲高帝后祭神以求福，命令在靈谷寺舉行七天普度衆生的法會設齋食供養僧人。皇帝親自行香。於是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類，連日全部顯現。皇帝十分高興，侍臣多獻賦頌揚。事完後，又賜黄金一百兩，白金一千兩，寶鈔二千錠，綵帛表裏一百二十匹，馬九匹。他的徒弟灌頂圓通善慧大國師答師巴囉葛羅思等，

等，亦加優賜。遂封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鈔、綵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鞍馬。命其徒孛隆逋瓦桑兒加領真爲灌頂圓修淨慧大國師，高日瓦禪伯爲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果樂羅葛羅監藏巴里藏卜爲灌頂弘智淨戒大國師，并賜印誥、銀鈔、綵幣。已，命哈立麻赴五臺山建大齋，再爲高帝后薦福，賜予優厚。六年四月，辭歸，復賜金幣、佛像，命中官護行。自是，迄正統末，入貢者八。已，法王卒，久不奉貢。弘治八年，王葛哩麻巴始遣使來貢。十二年，兩貢，禮官以一歲再貢非制，請裁其賜賚，從之。

也從優賞賜。於是封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管理天下佛教，賜印誥及金、銀、鈔、綵帛、織金珠袈裟、金銀器、鞍馬。命令他的徒弟孛隆逋瓦桑兒加領真爲灌頂圓修净慧大國師，高日瓦禪伯爲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果樂羅葛羅監藏巴里藏卜爲灌頂弘智净戒大國師，一并賜給印信誥封、銀鈔、綵帛。隨後，命令哈立麻趕赴五臺山舉行法會設齋食供養僧人，再次爲高帝后求福，賜予優厚。六年四月，告辭返回，又賜金銀綵帛、佛像，命宦官護行。從此，到正統末年，入朝進貢八次。之後，法王去世，長久不進貢。弘治八年，王葛哩麻巴纔派使者來進貢。十二年，兩次進貢，禮官以一年兩次進貢不合制度，請求裁減給他們的賞賜，皇上聽從。

正德元年來貢。十年復來貢。時帝惑近習言，謂烏斯藏僧有能知三生者，國人稱之爲活佛，欣然欲見之。考永、宣間陳誠、侯顯入番故事，命中官劉允乘傳往迎。閣臣梁儲等言："西番之教，邪妄不經。我祖宗朝雖嘗遣使，蓋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導愚頑，鎮撫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因其來朝而賞賚之，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幢幡，朝野聞之，莫不駭愕。而允奏乞鹽引至數萬，動撥馬船至百艘，又許其便宜處置錢物，勢必携帶私鹽，騷擾郵傳，爲官民患。今蜀中大盜初平，瘡痍未起。在官已無餘積，必至苛斂軍民，鋌而走險，盜將復發。況自天全六番出境，涉數萬之程，歷數歲之久，道途絕無郵置，人馬安從供頓？脫中途遇寇，何以禦之？虧中國之體，納外番之侮，無一可者。所齎敕書，臣等不敢撰擬。"帝不聽。禮部尚書毛紀、

正德元年來進貢。十年又來進貢。當時皇帝被身邊寵幸之人的話所迷惑，說烏斯藏僧人有能知三生之事的，國人稱他爲活佛，高興地想見他。考查永樂、宣德年間陳誠、侯顯入番的舊例，命宦官劉允乘傳車前往迎接。内閣大臣梁儲等說："西番之宗教，邪僻虚妄近於荒誕，不合常理。我祖宗朝雖然曾經派使者，大概是由於天下初定，藉以教化開導愚昧頑固之人，安撫邊遠的地方，不是相信它的宗教而崇奉它。太平之後，歷朝各位皇帝衹因他們來朝而賞賜他們，不曾輕易屈辱任命使者，遠行到他們那裏。現在忽然派近侍前去送幢幡，朝廷内外聽到這件事，没有人不驚愕。而且劉允奏請鹽引達數萬，動不動調用官船達百艘，又允許他斟酌事宜自行决斷處置錢物，勢必携帶私鹽，騷擾驛館，成爲官民的禍患。現在蜀中大盜剛剛平定，戰争的創傷還没有愈合。在官府已經没有剩餘的積蓄，必定導致苛刻徵斂軍民，鋌而走險，盜賊將會復發。況且從天全六番出境，經歷數萬里的行程，歷數年之久，途中絕對没有驛館設置，從什麼地方供給人馬所需之物？倘若中途遇上賊寇，用什麼抵禦他們？損害中國的威嚴，遭受外番的侮辱，没有一

六科給事中葉相、十三道御史周倫等并切諫，亦不聽。

處可取。所携帶的詔書，臣等不敢撰寫擬定。”皇帝不聽從。禮部尚書毛紀、六科給事中葉相、十三道御史周倫等一并直言極諫，皇上也不聽從。

允行，以珠琲爲幢幡，黄金爲供具，賜其僧金印，犒賞以巨萬計，内庫黄金爲之罄盡。敕允往返以十年爲期，所携茶鹽以數十萬計。允至臨清，漕艘爲之阻滯。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䑳𦪙，相連二百餘里。及抵成都，日支官廪百石，蔬菜銀百兩，錦官驛不足，取傍近數十驛供之。治入番器物，估直二十萬。守臣力争，减至十三萬。工人雜造，夜以繼日。居歲餘，始率將校十人、士千人以行，越兩月入其地。所謂活佛者，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將士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寶貨、器械以去。將校死者二人，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善馬疾走，僅免。返成都，戒部下弗言，而以空函馳奏，至則武宗已崩。世宗召允還，下吏治罪。

劉允出行，以珠串作旌旗，黄金作供佛的香花等物，賜僧人金印，犒賞的財物以巨萬來計數，内庫的黄金爲此耗盡。敕令劉允往返以十年爲期限，所携帶的茶鹽以數十萬計算。劉允到臨清，供漕運的船由於他們而阻滯。進入峽江，船大難以前進，換成吳地的一種大船，相連二百餘里。到抵達成都，每日支出官家廪糧一百石，蔬菜銀一百兩，錦官驛不足，取鄰近數十驛的財物供給他們。治備入番器物，估計價值二十萬。守臣竭力相争，减至十三萬。工匠製造，夜以繼日。停留一年多，纔率領將校十人、士兵一千人起程，經過兩個月進入其地。所謂的活佛，怕中原之國謀害他，隱藏不出來相見。將士憤怒，想以威力相脅迫。番人在夜間襲擊他們，奪取寶貨、器械後離去。將校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一半人受傷。劉允乘好馬迅速逃走，纔得以免死。返回成都，告誡部下不要説，而以空函疾速奏報，函到而武宗已經駕崩。世宗召劉允返回，下交司法官治罪。

嘉靖中，法王猶數入貢，迄神宗朝不絶。時有僧鎖南堅錯者，能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順義王俺答亦崇信之。萬曆七年，以迎活佛爲名，西侵瓦剌，爲所敗。此僧戒以好殺，勸之東還。俺答亦勸此僧通中國，乃自甘州遺書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丘，求通貢，饋以儀物。居正不敢受，聞之於帝。帝命受之，而許其貢。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諸番莫不從其教，即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諸番王徒擁虚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

嘉靖年間，法王仍然多次入貢，到神宗朝不斷。當時有個僧人叫鎖南堅錯，能知道已往未來的事情，人稱活佛，順義王俺答也推崇信任他。萬曆七年，以迎活佛爲名，向西侵犯瓦剌，被打敗。這名僧人告誡他不要喜好殺伐，勸他返回東方。俺答也勸此僧人與中原之國交往，於是自甘州送書信給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丘，請求交往進貢，贈送用於儀禮的器物。張居正不敢接受，奏報給皇帝。皇帝命接受他的饋贈，而且允許他們進貢。由此，中原之國也知道有活佛。此僧有奇異法術能服人，衆番没有不加入他的宗教的，即使大寶法王及闡化等王，也都俯首稱弟子。自此西方祇知尊奉這個僧人，衆番王徒有虚位，不再能施行他們的號令。

大乘法王

大乘法王者，烏斯藏僧昆澤思巴

大乘法王，是烏斯藏僧人昆澤思巴，他的徒

也，其徒亦稱爲尚師。永樂時，成祖既封哈立麻，又聞昆澤思巴有道術，命中官齎璽書銀幣徵之。其僧先遣人貢舍利、佛像，遂偕使者入朝。十一年二月至京，帝即延見，賜藏經、銀鈔、綵幣、鞍馬、茶果諸物，封爲萬行圓融妙法最勝真如慧智弘慈廣濟護國演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袈裟、幡幢、鞍馬、傘器諸物，禮之亞於大寶法王。明年辭歸，賜加於前，命中官護行。後數入貢，帝亦先後命中官喬來喜、楊三保齎賜佛像、法器、袈裟、禪衣、絨錦、綵幣諸物。洪熙、宣德間并來貢。

成化四年，其王完卜遣使來貢。禮官言無法王印文，且從洮州入，非制，宜減其賜物。使者言，所居去烏斯藏二十餘程，涉五年方達京師，且所進馬多，乞給全賜，乃命量增。十七年來貢。

弘治元年，其王桑加瓦遣使來貢。故事，法王卒，其徒自相繼承，不由朝命。三年，輔教王遣使奉貢，奏舉大乘法王襲職。帝但納其貢，賜賚遣還，不命襲職。

正德五年，遣其徒綽吉我些兒等，從河州衛入貢。禮官以其非貢道，請減其賞，并治指揮徐經罪，從之。已，綽吉我些兒有寵於帝，亦封大德法王。十年，僧完卜鎖南堅參巴爾藏卜遣使來貢，乞襲大乘法王。禮官失於稽考，竟許之。嘉靖十五年，偕輔教、闡教諸王來貢，使者至四千餘人。帝以人數逾額，減其賞，并治四川三司官濫送之罪。

初，成祖封闡化等五王，各有分地，惟二法王以游僧不常厥居，故其貢期不在三年之列。然終明世，奉貢

弟也稱爲尚師。永樂年間，成祖已經賜封哈立麻，又聽説昆澤思巴有道術，命宦官携帶璽書銀錢綵帛徵召他。這個僧人先派人進貢舍利、佛像，於是偕同使者入朝。十一年二月到京城，皇帝立即召見，賞賜藏經、銀鈔、綵帛、鞍馬、茶果等物，封他爲萬行圓融妙法最勝真如慧智弘慈廣濟護國演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管理天下佛教，賜印信誥封、袈裟、幡幢、鞍馬、傘器等物品，對他的禮遇僅次於大寶法王。第二年告辭返還，賞賜比前次更多，命宦官護行。後來多次入貢，皇帝也先後命宦官喬來喜、楊三保帶去賞賜的佛像、法器、袈裟、禪衣、絨錦、綵帛等物。洪熙、宣德年間都來進貢。

成化四年，其王完卜派使者來進貢。禮官説没有法王印文，而且從洮州進入，不合制度，應減少賞賜的物品。使者説，居住的地方距烏斯藏二十餘程，歷經五年纔到達京城，并且進獻的馬多，請求給予全部賞賜，於是命酌量增加。十七年來進貢。

弘治元年，其王桑加瓦派使者來進貢。按照舊例，法王去世，他的徒弟自相繼承，不經由朝廷任命。三年，輔教王派使者進貢，奏請推舉大乘法王襲職。皇帝祇接受他們的貢品，賞賜後遣還，不命襲職。

正德五年，派他的徒弟綽吉我些兒等，從河州衛入貢。禮官以那裏不是進貢道路，請求減少給他們的賞賜，并且治指揮徐經的罪，皇上聽從他的請求。之後，綽吉我些兒受到皇帝寵信，也封爲大德法王。十年，僧人完卜鎖南堅參巴爾藏卜派使者來進貢，請求承襲大乘法王。禮官有失查考，竟然同意他的請求。嘉靖十五年，偕同輔教、闡教衆王來朝貢，使者達四千餘人。皇帝以人數超過定額，減少給他們的賞賜，并治四川三司官濫送之罪。

當初，成祖封闡化等五位王，各有封地，祇有二位法王因是游僧不常在其地居住，所以其貢期不在三年之列。但整個明代，進貢不斷。

不絶云。

大慈法王

大慈法王，名釋迦也失，亦烏斯藏僧稱爲尚師者也。永樂中，既封二法王，其徒争欲見天子邀恩寵，於是來者趾相接。釋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禮亞大乘法王。明年，命爲妙覺圓通慈慧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之印誥。十四年辭歸，賜佛經、佛像、法仗、僧衣、綺帛、金銀器，且御製贊詞賜之，其徒益以爲榮。明年，遣使來貢。十七年，命中官楊三保賫佛像、衣幣往賜。二十一年復來貢。宣德九年入朝，帝留之京師，命成國公朱勇、禮部尚書胡濙持節，册封爲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

大慈法王，名釋迦也失，烏斯藏僧人也稱他爲尚師。永樂年間，封賜二法王以後，他的徒衆争着想見天子希求得到恩寵，於是來的人接連不斷。釋迦也失也在十二年入朝，待遇次於大乘法王。第二年，命他爲妙覺圓通慈慧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給他印信誥命文書。十四年告辭返回，賞賜佛經、佛像、法仗、僧衣、綺帛、金銀器，并且御製贊詞賜予他，他的信徒更以此爲榮。第二年，派使者來進貢。十七年，命宦官楊三保帶着佛像、衣帛前往賞賜。二十一年又來進貢。宣德九年入京朝見，皇帝把他留在京師，命成國公朱勇、禮部尚書胡濙持符節，册封他爲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

宣宗崩，英宗嗣位，禮官先奏汰番僧六百九十人，正統元年，復以爲請。命大慈法王及西天佛子如故，餘遣還，不願者減酒饌廪餼，自是輦下稍清。西天佛子者，能仁寺僧智光也，本山東慶雲人。洪武、永樂中，數奉使西國。成祖賜號國師，仁宗加號圓融妙慧净覺弘濟輔國光範演教灌頂廣善大國師，賜金印、冠服、金銀器。至是復加西天佛子。

宣宗死，英宗即位，禮官先奏請裁減番僧六百九十人，正統元年，又爲此奏請。命大慈法王及西天佛子如故，其餘遣返回去，不願意的人減少酒食禄米，自此京城逐漸清静。西天佛子，是能仁寺僧人智光，本是山東慶雲人。洪武、永樂年間，多次奉命出使西方的佛教發源地。成祖賜號國師，仁宗加號圓融妙慧净覺弘濟輔國光範演教灌頂廣善大國師，賞賜金印、冠服、金銀器。至此又加西天佛子。

初，太祖招徠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邊患，授國師、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闡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其他禪師、僧官不可悉數。其徒交錯於道，外擾郵傳，内耗大官，公私騷然，帝不恤也。然至者猶即遣還。及宣宗時則久留京師，耗費益甚。英宗初年，雖多遣斥，其後加封

當初，太祖招撫番僧，本想藉以教化愚昧的習俗，止息邊疆的禍患，授國師、大國師的不過四五人。到成祖兼崇奉其宗教，除闡化等五王以及二法王以外，授西天佛子二人，灌頂大國師九人，灌頂國師十八人，其他禪師、僧官不可盡數。這些僧徒在道路上往來不斷，外擾驛館，在京城享受高官的消費，公家和私人都被騷擾，皇帝不體恤。但到來的人還是立即遣還。到宣宗時則久留京城，耗費更加厲害。英宗初年，雖然多遣送斥退，之後加封號的人也不少。景泰年間，

號者亦不少。景泰中，封番僧沙加爲弘慈大善法王，班卓兒藏卜爲灌頂大國師。英宗復辟，務反景帝之政，降法王爲大國師，大國師爲國師。

成化初，憲宗復好番僧，至者日衆。劄巴堅參、劄實巴、領占竹等，以秘密教得幸，并封法王。其次爲西天佛子，他授大國師、國師、禪師者不可勝紀。四方奸民投爲弟子，輒得食大官，每歲耗費巨萬。廷臣屢以爲言，悉拒不聽。孝宗踐阼，清汰番僧，法王、佛子以下，皆遞降，驅還本土，奪其印誥，由是輦下復清。

弘治六年，帝惑近習言，命取領占竹等詣京。言官交章力諫，事乃寢。十三年，命爲故西天佛子著肦領占建塔。工部尚書徐貫等言，此僧無益於國，營墓足矣，不當建塔，不從。尋命那卜堅參三人爲灌頂大國師。帝崩，禮官請黜異教，三人并降禪師。

既而武宗蠱惑佞倖，復取領占竹至京，命爲灌頂大國師，以先所降禪師三人爲國師。帝好習番語，引入豹房，由是番僧復盛。封那卜堅參及劄巴藏卜爲法王，那卜領占及綽即羅竹爲西天佛子。已，封領占班丹爲大慶法王，給番僧度牒三千，聽其自度。或言，大慶法王，即帝自號也。

綽吉我些兒者，烏斯藏使臣，留豹房有寵，封大德法王。乞令其徒二人爲正副使，還居本土，如大乘法王例入貢，且爲二人請國師誥命，入番設茶。禮官劉春等執不可，帝不聽。春等復言："烏斯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而其來貢必爲節制。若令齎茶以往，賜之誥命，彼或假上旨以誘諸番，妄有所干請。從之則非法，不從則生釁，害不可勝

封番僧沙加爲弘慈大善法王，班卓兒藏卜爲灌頂大國師。英宗重登帝位，推行反景帝的措施，降法王爲大國師，大國師爲國師。

成化初年，憲宗又喜好番僧，來的人日益增多。劄巴堅參、劄實巴、領占竹等，以秘密教得到寵幸，一起封爲法王。其次爲西天佛子，其他授大國師、國師、禪師的僧人不可盡記。四方奸民投靠他們作弟子，總是得到大官的俸食，每年耗費巨萬。朝廷大臣多次爲此進言，全都拒絶不聽從。孝宗即位，清除番僧，法王、佛子以下，都順次降級，驅逐送還本土，奪回他們的印信誥命文書，由此京城又得以清静。

弘治六年，皇帝被身邊寵幸之人的話所迷惑，命令取領占竹等人到京。諫官交互上奏章極力勸諫，事情纔停止不行。十三年，命令爲已故西天佛子著肦領占建塔。工部尚書徐貫等人説，這個僧人對國家没有好處，營造墳墓就足够了，不應當建塔，皇上不聽從。不久又任命那卜堅參三人爲灌頂大國師。皇帝死，禮官請求罷斥異教，三人一起降爲禪師。

不久武宗被善於諂諛而得到寵幸的人所蠱惑，又取領占竹到京城，任命爲灌頂大國師，以以前降級的禪師三人爲國師。皇帝愛好學習番語，引入豹房，由此番僧又興盛。封賜那卜堅參以及劄巴藏卜爲法王，那卜領占以及綽即羅竹爲西天佛子。隨後，封賜領占班丹爲大慶法王，給番僧出家的憑證三千個，聽任他自行度僧人。有人説，大慶法王，就是皇帝自封的稱號。

綽吉我些兒，是烏斯藏的使臣，留在豹房受到寵幸，封爲大德法王。請求令他的徒弟二人爲正副使，返回居住本土，按大乘法王的事例入貢，并且爲二人請求國師的誥命，入番設茶市。禮官劉春等堅持不同意，皇帝不聽。劉春等又説："烏斯藏遠在西方，性情十分頑劣粗野。雖然設立四王安撫教化，但他們來進貢必定受到節制。如果令帶茶前往，賜給他們誥命，他們或許藉聖旨來誘惑衆番，妄有所請托。聽從他們則不合法制，不聽從他們則産生禍患，害處不可盡

言。”帝乃罷設茶敕，而予之誥命。帝時益好異教，常服其服，誦習其經，演法内廠。綽吉我些兒輩出入豹房，與權倖雜處，氣焰灼然。及二人乘傳歸，所過驛騷，公私咸被其患。

世宗立，復汰番僧，法王以下悉被斥。後世宗崇道教，益黜浮屠，自是番僧鮮至中國者。

闡化王

闡化王者，烏斯藏僧也。初，洪武五年，河州衛言：“烏斯藏怕木竹巴之地，有僧曰章陽沙加監藏，元時封灌頂國師，爲番人推服。今朵甘酋賞竹監藏與管兀兒構兵，若遣此僧撫諭，朵甘必内附。”帝如其言，仍封灌頂國師，遣使賜玉印、綵幣。明年，其僧使酋長鎖南藏卜貢佛像、佛書、舍利。是時方命佛寶國師招諭番人，於是怕木竹巴僧等自稱輦卜闍，遣使進表及方物。帝厚賜之。輦卜闍者，其地首僧之稱也。八年正月，設怕木竹巴萬户府，以番酋爲之。已而章陽沙加卒，授其徒鎖南扎思巴噫監藏卜爲灌頂國師。二十一年，上表稱病，舉弟吉剌思巴監藏巴藏卜自代，遂授灌頂國師。自是三年一貢。

成祖嗣位，遣僧智光往賜。永樂元年，遣使入貢。四年，封爲灌頂國師闡化王，賜螭紐玉印，白金五百兩，綺衣三襲，錦帛五十匹，巴茶二百斤。明年，命與護教、贊善二王，必力工瓦國師及必里、朵甘、隴答諸衛，川藏諸族，復置驛站，通道往來。十一年，中官楊三保使烏斯藏還，其王遣從子劄結等隨之入貢。明年，復命三保使其地，令與闡教、護教、贊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驛站，諸未復者盡復之。自是道路畢

言。”皇帝纔罷除設茶市的敕令，却給予他誥命。皇帝當時更加喜好異教，常常穿他們的服飾，誦咏學習他們的經書，在内廠演習法事。綽吉我些兒等出入豹房，與權貴近幸雜處，氣焰囂張。到二人乘傳車返回，經過的驛館被騷擾，公家私人都遭受他們的禍患。

世宗立，又減裁番僧，法王以下都被斥退。後來世宗推崇道教，更罷黜佛教，從此番僧很少有到中原之國的。

闡化王，是烏斯藏的僧人。當初，洪武五年，河州衛説：“烏斯藏怕木竹巴地方，有個僧人名叫章陽沙加監藏，元朝時封爲灌頂國師，被番人推崇信服。現在朵甘酋長賞竹監藏與管兀兒交戰，如果派這個僧人去安撫曉諭，朵甘必定歸附朝廷。”皇帝按照他們的話，仍封這個僧人爲灌頂國師，派使者賞賜玉印、綵帛。第二年，這個僧人派酋長鎖南藏卜進貢佛像、佛書、舍利。此時正命令佛寶國師招撫曉諭番人，於是怕木竹巴僧人等自稱輦下闍，派使者進表及本地物産。皇帝重重地賞賜他。輦下闍，是其地對首僧的稱號。八年正月，設置怕木竹巴萬户府，以番人酋長爲萬户。不久章陽沙加去世，授給他的徒弟鎖南扎思巴噫監藏卜爲灌頂國師。二十一年，上表稱病，推舉弟弟吉剌思巴監藏巴藏卜代替自己，於是授灌頂國師。自此三年進貢一次。

成祖即位，派僧人智光前往賞賜。永樂元年，派使者入貢。四年，封爲灌頂國師闡化王，賞賜螭形印紐玉製的印信，白金五百兩，綺衣三套，錦帛五十匹，巴茶二百斤。第二年，命與護教、贊善二王，必力工瓦國師以及必里、朵甘、隴答等衛，川藏各族，又都設置驛站，疏通道路往來。十一年，宦官楊三保出使烏斯藏返回，其王派侄子劄結等跟隨他來入貢。第二年，又命楊三保出使其地，命令他與闡教、護教、贊善三王以及川卜、川藏等共同修建驛站，那些没有修復的全部修復。自此道路全部暢通，使臣往來數萬里，不用憂患寇盗了。之後進貢更加頻繁。皇帝

通，使臣往還數萬里，無虞寇盗矣。其後貢益頻數。帝嘉其誠，復命三保齎佛像、法器、袈裟、禪衣及絨錦、綵幣往勞之。已，又命中官戴興往賜綵幣。

贊賞他們的忠誠，又命楊三保帶着佛像、法器、袈裟、禪衣以及絨錦、綵帛前往慰勞他們。之後，又命令宦官戴興前往賞賜綵帛。

宣德二年，命中官侯顯往賜絨錦、綵幣。其貢使嘗毆殺驛官子，帝以其無知，遣還，敕王戒飭而已。九年，貢使歸，以賜物易茶。至臨洮，有司没入之，羈其使，請命。詔釋之，還其茶。

宣德二年，命令宦官侯顯前往賞賜絨錦、綵帛。其貢使曾經毆打殺死驛官的兒子，皇帝以他無知，遣送他返回，敕令王告誡他罷了。九年，貢使歸，用賞賜的物品换茶。到臨洮，主管部門没收了茶葉，拘留其使者，貢使請命。詔令釋放使者，歸還他們的茶葉。

正統五年，王卒。遣禪師二人爲正副使，封其從子吉剌思巴永耐監藏巴藏卜爲闡化王。使臣私市茶、綵數萬，令有司運致。禮官請禁之，帝念其遠人，但令自僦舟車。已，王卒，以桑兒結堅昝巴藏卜嗣。

正統五年，王去世。派禪師二人爲正副使，朝廷封他的侄子吉剌思巴永耐監藏巴藏卜爲闡化王。使臣私自買茶、綵帛數萬，令主管部門運送。禮官請求禁止他們，皇帝念他們是邊遠之人，衹令他們自己雇船車運送。之後，王去世，以桑兒結堅昝巴藏卜繼承爵位。

成化元年，禮部言："宣、正間，諸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時十倍，天順間百倍。今貢使方至，乞敕諭闡化王，令如洪武舊制，三年一貢。"從之。五年，王卒，命其子公葛列思巴中柰領占堅參巴兒藏卜嗣。遣僧進貢，還至西寧，留寺中不去，又冒名入貢，隱匿所賜璽書、幣物。王使其下三人來趣，其僧閉之室中，剜二人目。一人逸，訴於都指揮孫鑑。鑑捕置之獄，受其徒賄，而復以聞。下四川巡按鞫治，坐僧四人死，鑑將逮治，會赦悉免。

成化元年，禮部説："宣德、正統年間，衆貢使不過三四十人，景泰時增至十倍，天順年間增至百倍。現在貢使將要到來，請求敕令告訴闡化王，令按洪武舊例，三年進貢一次。"皇上聽從了。五年，王去世，朝廷命令他的兒子公葛列思巴中柰領占堅參巴兒藏卜繼承王位。派僧人進貢，貢使返回到西寧，留在寺中不離去，又冒名入朝進貢，隱藏所賜的詔書、綵帛等物。王派他下面的三個人來催促，這些僧使把他們禁閉在室中，剜去兩個人的眼睛。一個人逃走，向都指揮孫鑑訴訟。孫鑑捕拿他們送入牢獄，接受他們徒弟的賄賂，又奏報給朝廷。下交四川巡按審理處治，定四名僧人死罪，孫鑑就要逮捕處治他們，恰逢赦令全部免罪。

十七年，以長河西諸番多假番王名朝貢，命給闡化、贊善、闡教、輔教四王敕書勘合，以防奸僞。二十二年，遣使四百六十人來貢，守臣遵新例，但納一百五十人。禮官以使者已入境，難固拒，請順其情概納之，爲後日兩貢之數，從之。

成化十七年，因長河西衆番多藉番王名義來朝貢，命給闡化、贊善、闡教、輔教四王敕書和驗合時所用的符契，以防止奸詐僞造。二十二年，派使者四百六十人來進貢，守臣遵照新的條例，衹接納一百五十人。禮官因使者已經入境，難以堅决拒絶，請求順應情勢全部接納他們，作爲以後兩次進貢的數額，皇上聽從了。

弘治八年，遣僧來貢，還至揚州

弘治八年，派僧人來進貢，返回到揚州廣

廣陵驛，遇大乘法王貢使，相與殺牲縱酒，三日不去。見他使舟至，則以石投之，不容近陸。知府唐愷詣驛呼其舟子戒之，諸僧持兵仗呼噪擁而入。愷走避，隸卒力格鬥乃免，爲所傷者甚衆。事聞，命治通事及伴送者罪，遣人諭王令自治其使者。其時王卒，子班阿吉江東劄巴請襲，命番僧二人爲正副使往封。比至，新王亦死，其子阿往劄失劄巴堅參即欲受封，二人不得已授之，遂具謝恩儀物，并獻其父所領勘合印章爲左驗。至四川，守臣劾其擅封，逮治論斬，減死戍邊，副使以下悉宥。

正德三年，禮官以貢使逾額，令爲後年應貢之數。嘉靖三年，偕輔教王及大小三十六番請入貢。禮官以諸番不具地名、族氏，令守臣核實以聞。四十二年，闡化諸王遣使入貢請封。禮官循故事，遣番僧二十二人爲正副使，序班朱廷對監之。至中途大騷擾，不受廷對約束，廷對還白其狀。禮官請自後封番王，即以誥敕付使者齎還，或下守臣，擇近邊僧人齎賜。封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也。番人素以入貢爲利，雖屢申約束，而來者日增。隆慶三年，再定令闡化、闡教、輔教三王，俱三歲一貢，貢使各千人，半全賞，半減賞。全賞者遣八人赴京，餘留邊上。遂爲定例。

萬曆七年，貢使言闡化王長子札釋藏卜乞嗣職，如其請。久之卒，其子請襲。神宗許之，而制書但稱闡化王。用閣臣沈一貫言，加稱烏斯藏怕木竹巴灌頂國師闡化王。其後奉貢不替。所貢物有畫佛、銅佛、銅塔、珊瑚、犀角、氆氇、左髻毛纓、足力

陵驛，遇見大乘法王的貢使，一起殺牲畜縱情飲酒，三日不離去。看到其他使者的船到來，就用石塊投擲他們，不許船靠近陸地。知府唐愷到驛館叫來他們的船夫告誡他，衆僧人持兵杖喧嚷蜂擁着進去。唐愷逃跑躲避，隸卒竭力格鬥纔脱身，被他們打傷的人很多。事情上報朝廷，命令懲治通事以及伴送人的罪，派人訓諭王命令他自己懲治他的使者。此時王去世，兒子班阿吉江東劄巴請求承襲，命番僧二人爲正副使前往册封。等到達時，新王也死，新王的兒子阿往劄失劄巴堅參就想受封，二人不得已授予他，於是備辦謝恩時用於禮儀的器物，并用獻上他父親所領的驗對符契的印章作爲證據。到四川，守臣彈劾他們擅自册封，逮捕處治判以斬刑，減去死罪戍邊，副使以下都寬免。

正德三年，禮官因貢使超過定額，令作爲後年應貢的數額。嘉靖三年，闡化王偕同輔教王及大小三十六番請求入貢。禮官因衆番人不寫明地名、族氏，命令守臣核實上報。四十二年，闡化衆王派使者入貢請求封賞。禮官遵循舊例，派遣番僧二十二人爲正副使，序班朱廷對監管他們。到中途大肆騷擾，不受朱廷對約束，朱廷對回來禀告情況。禮官請求從今以後封番王，就以誥敕交付使者帶回，或者交付守臣，挑選靠近邊境的僧人帶去賜予。封衆藏不派到京城寺院的番僧，是從這時開始。番人一向以入貢爲營利，雖多次申明約束，但來京的人日益增加。隆慶三年，再次制定令闡化、闡教、輔教三王，都三年進貢一次，貢使各一千人，一半人全賞，一半人減賞。受全賞的派八個人趕赴京城，其餘留在邊境。於是成爲定例。

萬曆七年，貢使説闡化王的長子札釋藏卜請求繼承職位，同意了他的請求。很長時間後去世，他的兒子請求承襲。神宗答應了他，但制書衹稱闡化王。采用閣臣沈一貫的建議，加稱烏斯藏怕木竹巴灌頂國師闡化王。此後進貢不廢。所貢之物有畫佛、銅佛、銅塔、珊瑚、犀角、氆氇、左髻毛纓、足力麻、鐵力麻、刀劍、明甲冑

麻、鐵力麻、刀劍、明甲胄之屬，諸王所貢亦如之。

之類，衆王所貢也與此相同。

贊善王

贊善王者，靈藏僧也。其地在四川徼外，視烏斯藏爲近。成祖踐阼，命僧智光往使。永樂四年，其僧著思巴兒監藏遣使入貢，命爲灌頂國師。明年，封贊善王，國師如故，賜金印、誥命。十七年，中官楊三保往使。洪熙元年，王卒，從子喃葛監藏襲。宣德二年，中官侯顯往使。正統五年，奏稱年老，請以長子班丹監剉代。帝不從其請，而授其子爲都指揮使。

贊善王，是靈藏的僧人。他的領地在四川境外，比烏斯藏路程近。成祖即位，命令僧人智光前往出使。永樂四年，其僧人著思巴兒監藏派使者入朝進貢，命爲灌頂國師。第二年，封爲贊善王，國師稱號如故，賞賜金印、誥命。十七年，宦官楊三保前往出使。洪熙元年，王死，侄子喃葛監藏承襲。宣德二年，宦官侯顯前往出使。正統五年，上奏稱年老，請以長子班丹監剉代替。皇帝不聽從他的奏請，而授他的兒子爲都指揮使。

初，入貢無定期，自永樂迄正統，或間歲一來，或一歲再至。而歷朝遣使往賜者，金幣、寶鈔、佛像、法器、袈裟、禪服，不一而足。至成化元年始定三歲一貢之例。

起初，入朝進貢沒有固定日期，從永樂到正統，有時隔一年來京一次，有時一年來兩次。而且歷朝派使者前往賞賜的，有金銀綵帛、寶鈔、佛像、法器、袈裟、禪服，不一而足。到成化元年開始制定三年進貢一次的制度。

三年，命塔兒把堅粲襲封。故事，封番王誥敕及幣帛遣官齎賜，至是西陲多事，禮官乞付使者齎回，從之。

三年，命令塔兒把堅粲承襲封爵。按照舊例，册封番王的誥敕及幣帛派官員帶去賜予，至此西部邊境多事，禮官請求交付使者帶回，皇上聽從。

五年，四川都司言，贊善諸王不遵定制，遣使率各寺番僧百三十二種入貢，且無番王印文，今止留十餘人守貢物，餘已遣還。禮官言："番地廣遠，番王亦多，若遵例并時入貢，則内郡疲供億。莫若令諸王於應貢之歲，各具印文，取次而來。今貢使已至，難拂其情。乞許作明年應貢之數。"報可。

五年，四川都司説，贊善衆王不遵守規定的制度，派使者率各寺番僧一百三十二種入貢，并且没有番王印文，現在祇留下十多人看守貢物，其餘已經遣返。禮官説："番地廣闊遼遠，番王也多，如果遵照制度同時入貢，那麽内郡疲於按需供給。不如令衆王在應該進貢的那年，各自準備印文，依次而來。現在貢使已經來到，難以違逆他們的盛情。請求允許作爲明年應貢的數額。"皇上批覆許可。

十八年，禮官言："番王三歲一貢，貢使百五十人，定制也。近贊善王連貢者再，已遣四百十三人。今請封請襲，又遣千五百五十人，違制宜却。乞許其請封襲者，以三百人爲後來兩貢之數，餘悉遣還。"亦報可。遂封喃葛堅粲巴藏卜爲贊善王。弘治

十八年，禮官説："番王三年進貢一次，貢使一百五十人，是規定的制度。近來贊善王連貢二次，已派四百一十三人。現在請封請襲，又派一千五百五十人，違反制度應該拒却。請准許接納求封襲的人，以三百人作爲後來兩次進貢的數額，其餘全部遣送返還。"皇上也批覆同意。於是封喃葛堅粲巴藏卜爲贊善王。弘治十六年去

十六年卒，命其弟端竹堅昝嗣。嘉靖後猶入貢如制。

世，命令他的弟弟端竹堅昝繼承爵位。嘉靖以後仍然按制度入朝進貢。

護教王

護教王者，名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館覺僧也。成祖初，僧智光使其地。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授灌頂國師，賜之誥。明年，遣使入謝，封爲護教王，賜金印、誥命，國師如故。遂頻歲入貢。十二年卒，命其從子斡些兒吉剌思巴藏卜嗣。洪熙、宣德中并入貢。已而卒，無嗣，其爵遂絶。

護教王，名叫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是館覺僧人。成祖初年，僧人智光出使其地。永樂四年，護教王派使者入朝進貢，下詔授予灌頂國師，賜給他誥命。第二年，派使者入朝謝恩，封爲護教王，賜金印、誥命，國師如故。於是連年入朝進貢。十二年去世，命令他的侄子斡些兒吉剌思巴藏卜繼承爵位。洪熙、宣德年間都入朝進貢。不久去世，没有後嗣，他的爵位就中止了。

闡教王

闡教王者，必力工瓦僧也。成祖初，僧智光齎敕入番，其國師端竹監藏遣使入貢。永樂元年，至京，帝喜，宴賚遣還。四年，又貢，帝優賜，并賜其國師大板的達、律師鎖南藏卜衣幣。十一年，乃加號灌頂慈慧浄戒大國師，又封其僧領真巴兒吉監藏爲闡教王，賜印誥、綵幣。後比年一貢。楊三保、戴興、侯顯之使，皆齎金幣、佛像、法器賜焉。

闡教王，是必力工瓦僧人。成祖初年，僧人智光携帶敕書入番，其國師端竹監藏派使者入朝進貢。永樂元年，到達京城，皇帝高興，宴請賞賜遣返。四年，又進貢，皇帝從優賞賜，并且賜其國師大板的達、律師鎖南藏卜衣服鈔幣。十一年，纔加號灌頂慈慧浄戒大國師，又封其僧人領真巴兒吉監藏爲闡教王，賜印信誥命、綵帛。後來每年進貢一次。楊三保、戴興、侯顯出使，都帶金幣、佛像、法器賜給他。

宣德五年，王卒，命其子綽兒加監巴領占嗣。久之卒，命其子領占叭兒結堅參嗣。成化四年，從禮官言，申三歲一貢之制。明年，王卒，命其子領占堅參叭兒藏卜襲。二十年，帝遣番僧班著兒齎璽書、勘合往賜。其僧憚行，至半道，僞爲王印信、番文復命，詔逮治。

宣德五年，王死，命令他的兒子綽兒加監巴領占繼承爵位。很長時間後去世，命他的兒子領占叭兒結堅參繼承爵位。成化四年，聽從禮官的意見，申明三年進貢一次的制度。第二年，王去世，命令他的兒子領占堅參叭兒藏卜承襲。二十年，皇帝派番僧班著兒携帶璽書、符契前往賞賜。此僧人畏懼遠行，到半路，僞造王的印信、番文覆命，下詔逮捕處治。

正德十三年，遣番僧領占劄巴等封其新王。劄巴等乞馬快船三十艘載食鹽，爲入番買路之資。户科、户部并疏争，不聽。劄巴等在途科索無厭，至吕梁，毆管洪主事李瑜幾斃，恣横如此。迄嘉靖世，闡教王修貢不輟。

正德十三年，派番僧領占劄巴等册封其新王。領占劄巴等請馬快船三十艘裝載食鹽，作爲入番買路的物資。户科、户部一起上疏諫諍，皇上不聽。領占劄巴等在路途中向民間非法索取財物不滿足，到吕梁，毆打管洪主事李瑜幾乎致死，恣肆蠻横到如此地步。到嘉靖朝，闡教王遵守制度進貢没有停止。

輔教王

輔教王者，思達藏僧也。其地視烏斯藏尤遠。成祖即位，命僧智光持詔招諭，賜以銀幣。永樂十一年，封其僧南渴烈思巴爲輔教王，賜誥印、綵幣，數通貢使。楊三保、侯顯皆往賜其國，與諸法王等。景泰七年，使來貢，自陳年老，乞令其子喃葛堅粲巴藏卜代。帝從之，封爲輔教王，賜誥敕、金印、綵幣、袈裟、法器。以灌頂國師葛藏、右覺義桑加巴充正、副使往封。至四川，多雇牛馬，任載私物。禮官請治其罪，英宗方復辟，命收其敕書，減供應之半。

成化五年，王卒，命其子喃葛劄失堅參叭藏卜嗣。六年，申舊制，三年一貢，多不過百五十人，由四川雅州入。國師以下不許貢。弘治十二年，輔教等四王及長河西宣慰司并時入貢，使者至二千八百餘人。禮官以供費不貲，請敕四川守臣遵制遣送，違者却還，從之。歷正德、嘉靖世，奉貢不絕。

輔教王，是思達藏的僧人。其地比烏斯藏更遠。成祖即位，命僧人智光持詔書招撫曉諭，賜予金銀綵帛。永樂十一年，封其僧人南渴烈思巴爲輔教王，賜誥令印信、綵帛，多次通進貢的使者。楊三保、侯顯都前往封賜他的王國，與衆法王相同。景泰七年，使者來進貢，自己陳奏年老，請求令他的兒子喃葛堅粲巴藏卜代替。皇帝聽從他的請求，封其子爲輔教王，賜誥封詔書、金印、綵帛、袈裟、法器。以灌頂國師葛藏、右覺義桑加巴充任正、副使前往册封。到四川，多雇用牛馬，任意載運私物。禮官請求治他們的罪，英宗正復位，命令收回他們的敕書，供應減少一半。

成化五年，王死，命令他的兒子喃葛劄失堅參叭藏卜繼承職位。六年，申明舊例，三年進貢一次，最多不超過一百五十人，由四川雅州進入。國師以下不許進貢。弘治十二年，輔教等四王以及長河西宣慰司同時入朝進貢，使者達到二千八百多人。禮官因供給的費用不足，請求敕令四川守臣按照制度遣送，違反制度的拒却返回，皇上聽從。歷經正德、嘉靖朝，進貢不斷。

西天阿難功德國

西天阿難功德國，西方番國也。洪武七年，王卜哈魯遣其講主必尼西來朝，貢方物及解毒藥石。詔賜文綺、禪衣及布帛諸物。後不復至。

又有和林國師朵兒只怯烈失思巴藏卜，亦遣其講主汝奴汪叔來朝，獻銅佛、舍利、白哈丹布及元所授玉印一、玉圖書一、銀印四、銅印五、金字牌三，命宴賚遣還。明年，國師入朝，又獻佛像、舍利、馬二匹，賜文綺、禪衣。和林，即元太祖故都，在極北，非西番，其國師則番僧。與功德國同時來貢，後亦不復至。

西天阿難功德國，是西方番國。洪武七年，王卜哈魯派他的講主必尼西來朝見，進貢本地物産及解毒藥石。詔令賜予紋綺、禪衣以及布帛等物。以後没有再來。

又有和林國師朵兒只怯烈失思巴藏卜，也派他的講主汝奴汪叔來朝見，進獻銅佛、舍利、白哈丹布以及元朝授予的玉印一枚、玉圖書一册、銀印四枚、銅印五枚、金字牌三個，命令宴請賞賜遣送回去。第二年，國師入京朝拜，又進獻佛像、舍利、馬二匹，賞賜紋綺、禪衣。和林，就是元太祖的故都，在最北面，不是西番，它的國師則是番僧。與功德國同時來進貢，以後也没有再來。

西天尼八剌國

尼八剌國，在諸藏之西，去中國

尼八剌國，在衆藏的西面，距中原之國極爲

絶遠。其王皆僧爲之。洪武十七年，太祖命僧智光齎璽書、綵幣往，并使其鄰境地湧塔國。智光精釋典，負才辨，宣揚天子德意。其王馬達納羅摩遣使隨入朝，貢金塔、佛經及名馬、方物。二十年，達京師。帝喜，賜銀印、玉圖書、誥敕、符驗及幡幢、綵幣。二十三年，再貢，加賜玉圖書、紅羅傘。終太祖時，數歲一貢。成祖復命智光使其國。永樂七年，遣使來貢。十一年，命楊三保齎璽書、銀幣賜其嗣王沙的新葛及地湧塔王可般。明年，遣使來貢。封沙的新葛爲尼八剌國王，賜誥及鍍金銀印。十六年，遣使來貢，命中官鄧誠齎璽書、錦綺、紗羅往報之。所經罕東、靈藏、必力工瓦、烏斯藏及野藍卜納，皆有賜。宣德二年，又遣中官侯顯賜其王絨錦、紵絲，地湧塔王如之。自後，貢使不復至。

遥遠。它的國王都由僧人充當。洪武十七年，太祖命僧人智光携帶詔書、綵帛前往，并出使它的鄰國地湧塔國。智光精通佛經，有辯才，宣揚天子布施恩德的心意。它的國王馬達納羅摩派使者跟隨入朝，進貢金塔、佛經以及名馬、本地産物。二十年，到達京城。皇帝高興，賞賜銀印、玉圖書、誥命詔書、符驗以及幡幢、綵帛。二十三年，再次進貢，加賜玉圖書、紅羅傘。整個太祖時期，多年進貢一次。成祖又命令智光出使其國。永樂七年，派使者來進貢。十一年，命令楊三保携帶璽書、白銀、綵帛賞賜它的繼位國王沙的新葛以及地湧塔王可般。第二年，派使者來進貢。封沙的新葛爲尼八剌國王，賜誥命及鍍金銀印。十六年，派使者來進貢，命宦官鄧誠携帶璽書、錦綺、紗羅前往回報。經過罕東、靈藏、必力工瓦、烏斯藏以及野藍卜納，都有賞賜。宣德二年，又派宦官侯顯賜其王絨錦、紵絲，地湧塔王也像這樣。自此之後，貢使没有再來。

又有速覩嵩者，亦西方之國。永樂三年，遣行人連迪等齎敕往招，賜銀鈔、綵幣。其酋以道遠不至。

又有速覩嵩，也是西方的國家。永樂三年，派行人官連迪等携帶敕書前往招撫，賞賜銀鈔、綵帛。它的酋長因路途遥遠而不來。

朵甘烏斯藏行都指揮使司

朵甘，在四川徼外，南與烏斯藏鄰，唐吐蕃地。元置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户府，分統其衆。

朵甘，在四川境外，南面與烏斯藏相鄰，是唐朝吐蕃的領地。元朝設置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户府，分别統率其部衆。

洪武二年，太祖定陝西，即遣官齎詔招撫。又遣員外郎許允德諭其酋長，舉元故官赴京。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及故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於六年春入朝，上所舉六十人名。帝喜，置指揮使司二，曰朵甘，曰烏斯藏，宣慰司二，元帥府一，招討司四，萬户府十三，千户所四，即以所舉官任之。廷臣言來朝者授職，不來者宜弗予。帝曰："吾以誠心待人。彼不誠，曲在彼矣。萬里來朝，俟其再請，豈不負遠人歸嚮之心?"遂皆授之。降

洪武二年，太祖平定陝西，立即派官員携帶詔書招撫。又派員外郎許允德告訴他們的酋長，舉薦元朝原來的官員趕赴京城。攝帝師喃加巴藏卜以及原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在六年春天入京朝見，呈上舉薦的六十個人的名單。皇帝高興，設置指揮使司二個，名叫朵甘、烏斯藏，宣慰司二個，元帥府一個，招討司四個，萬户府十三個，千户所四個，就以所舉薦的官員任職。朝廷大臣説來朝見的人授職，不來的應不要授予。皇帝説："我以誠心待人。對方不誠心，理虧在對方。路經萬里來京朝見，等他們第二次請求，豈不是辜負了遠人歸附的心意?"於是全部授官。

詔曰："我國家受天明命，統御萬方，恩撫善良，武威不服。凡在幅員之内，咸推一視之仁。乃者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率所舉故國公、司徒、宣慰、招討、元帥、萬户諸人，自遠入朝。朕嘉其識天命，不勞師旅，共效職方之貢。已授國師及故國公等爲指揮同知等官，皆給誥印。自今爲官者務遵朝廷法，撫安一方。僧務敦化導之誠，率民爲善，共享太平，永綏福祉，豈不休哉?"并宴賚遣還。初，元尊番僧爲帝師，授其徒國公等秩，故降者襲舊號。

下詔書說："我國家接受上天聖明的命令，統領萬邦，以恩德安撫善良的百姓，以武威懾服那些不歸服的人。凡是在疆域之内，全部一視同仁。近來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率領所舉薦的原國公、司徒、宣慰、招討、元帥、萬户等人，從遠方來到朝廷。朕贊賞你們識天命，不煩勞軍隊，共同獻納一方的貢品。已授國師以及原國公等爲指揮同知等官，都給誥命印信。從現在起做官的人務必遵守朝廷的法制，安撫一方。僧人務必崇尚教化開導的忠誠，率領百姓爲善，共享太平，永安福禄，難道不值得贊美嗎?"并且都宴請賞賜遣回。當初，元朝尊番僧爲帝師，授給它的僧徒爲國公等官秩，因此投降的人承襲原有的稱號。

鎖南兀即爾者歸朝，授朵甘衛指揮僉事。以元司徒銀印來上，命進指揮同知。已而朵甘宣慰賞竹監藏舉首領可爲指揮、宣慰、萬户、千户者二十二人。詔從其請，鑄分司印予之。乃改朵甘、烏斯藏二衛爲行都指揮使司，以鎖南兀即爾爲朵甘都指揮同知，管招兀即爾爲烏斯藏都指揮同知，并賜銀印。又設西安行都指揮使司於河州，兼轄二都司。已，佛寶國師鎖南兀即爾等遣使來朝，奏舉故官賞竹監藏等五十六人。命增置朵甘思宣慰司及招討等司。招討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隴答，曰朵甘丹，曰朵甘倉溏，曰朵甘川，曰磨兒勘。萬户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列思麻。千户所十七。以賞竹監藏爲朵甘都指揮同知，餘授職有差。自是，諸番修貢惟謹。

鎖南兀即爾歸附朝廷，授予朵甘衛指揮僉事。以元朝司徒銀印來進呈，命令升任指揮同知。不久朵甘宣慰賞竹監藏舉薦首領可以做指揮、宣慰、萬户、千户的二十二人。詔令聽從他的奏請，鑄造分司印給他們。就改朵甘、烏斯藏二衛爲行都指揮使司，以鎖南兀即爾爲朵甘都指揮同知，管招兀即爾爲烏斯藏都指揮同知，一并賜予銀印。又在河州設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兼管轄二都司。之後，佛寶國師鎖南兀即爾等派使者前來朝見，上奏舉薦原官賞竹監藏等五十六人。命令增置朵甘思宣慰司以及招討等司。招討司六個：名朵甘思、朵甘隴答、朵甘丹、朵甘倉溏、朵甘川、磨兒勘。萬户府四個：名沙兒可、乃竹、羅思端、列思麻。千户所十七個。以賞竹監藏爲朵甘都指揮同知，其餘授職不等。自此，衆番恭謹地獻納貢品。

八年，置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尋置隴答衛指揮使司。十八年，以班竹兒藏卜爲烏斯藏都指揮使。乃更定品秩，自都指揮以下皆令世襲。未幾，又改烏斯藏俺不羅衛爲行都指揮使司。二十六年，西番思曩日等族遣使貢馬，命賜金銅信符、文綺、襲衣，

洪武八年，設置俄力思軍民元帥府。不久設置隴答衛指揮使司。十八年，以班竹兒藏卜爲烏斯藏都指揮使。於是改訂官階品級，自都指揮以下都令世襲。不久，又改烏斯藏俺不羅衛爲行都指揮使司。二十六年，西番思曩日等族派使者進貢馬，命令賜金銅信符、紋綺、襲衣，允許他們朝拜進貢。

許之朝貢。

永樂元年，改必里千户所爲衛，後置烏斯藏牛兒宗寨行都指揮使司，又置上邛部衛，皆以番人官之。十八年，帝以西番悉入職方，其最遠白勒等百餘寨猶未歸附，遣使往招，亦多入貢。帝以番俗惟僧言是聽，乃寵以國師諸美號，賜誥印，令歲朝。由是諸番僧來者日多，迄宣德朝，禮之益厚。九年，命中官宋成等齎璽書、賜物使其地，敕都督趙安率兵送之畢力术江。

永樂元年，改必里千户所爲衛，後來設置烏斯藏牛兒宗寨行都指揮使司，又設置上邛部衛，都用番人任官。十八年，皇帝以西番都納入版圖，其最遠白勒等一百多寨還没有歸附，派使者前往招撫，也多入朝進貢。皇帝因番人習俗衹聽從僧人的話，於是寵授國師等美號，賜誥命印信，令每年朝見。由此衆番僧到來的日益增多，到宣德時期，對他們的待遇更加優厚。宣德九年，命宦官宋成等携帶璽書、賜予的物品出使其地，敕令都督趙安率兵送他們到畢力术江。

正統初，以供費不貲，稍爲裁損。時有番長移書松潘守將趙得，言欲入朝，爲生番阻遏，乞遣兵開道。詔令得遣使招生番，相率朝貢者八百二十九寨，悉賜賚遣歸。天順四年，四川三司言："比奉敕書，番僧朝貢入京者不得過十人，餘留境上候賞。今蜀地災傷，若悉留之，動經數月，有司困於供億。宜如正統間制，宴待遣還。"報可。

正統初年，因供給費用不能支撑，逐漸裁減貢使人數。當時有番人的長官發文書告訴松潘守將趙得，説想入京朝拜，被未開化順服的生番阻擋，請求派兵開路。詔令趙得派使者招撫未開化順服的生番，相繼來朝見進貢的有八百二十九寨，全部賞賜後送回。天順四年，四川三司説："近來接到敕書，番僧朝見進貢入京的不得超過十人，其餘留在邊境等候賞賜。現在蜀地因災禍受到損害，如果全部留下他們，動不動歷經數月，主管部門因供給而困乏。應該按照正統年間的制度，設宴招待後送回他們。"皇上批覆許可。

成化三年，阿昔洞諸族土官言："西番大小二姓爲惡，殺之不懼。惟國師、剌麻勸化，則革心信服。"乃進禪師遠丹藏卜爲國師，都綱子瑺爲禪師，以化導之。六年，申諸番三歲一貢之例，國師以下不許貢，於是貢使漸希。

成化三年，阿昔洞各族土著世襲的官員説："西番大、小二姓人作惡，斬殺他們也不畏懼。衹有國師、喇嘛宣講教義，使他們感悟向善，纔能革心信服。"於是進升禪師遠丹藏卜爲國師，都綱子瑺爲禪師，以教化開導他們。六年，申明衆番三年進貢一次的制度，國師以下不許來進貢，於是貢使逐漸稀少。

初，太祖以西番地廣，人獷悍，欲分其勢而殺其力，使不爲邊患，故來者輒授官。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國茶爲命，故設茶課司於天全六番，令以馬市，而入貢者又優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爲變。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國師、西天佛子等，俾轉相化導，以共尊中國，以故西陲宴然，終明世無番寇之

當初，太祖因西番地域寬廣，人粗獷凶悍，想分散他們的勢力而削弱他們的力量，使他們不能造成邊境的禍患，所以來的人總是授官。又因其地都食肉，倚靠中原之國的茶葉保命，所以在天全六番設置茶課司，令用馬來交换，而入貢的人又從優賜予茶、布。衆番貪戀進貢到指定地點進行貿易的好處，并且想保住世襲的官職，不敢作亂。到了成祖，更多地册封法王及大國師、西天佛子等，使轉相教化開導，以共同尊奉中原之

患。

國，因此西部邊境安定，直到明朝終結，没有番寇的禍患。

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

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在四川徼外，地通烏斯藏，唐爲吐蕃。元時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寧遠六安撫司，隸吐蕃宣慰司。

洪武時，其地打煎爐、長河西土官元右丞剌瓦蒙遣其理問高惟善來朝，貢方物，宴賚遣還。十六年，復遣惟善及從子萬户若剌來貢。命置長河西等處軍民安撫司，以剌瓦蒙爲安撫使，賜文綺四十八匹，鈔二百錠，授惟善禮部主事。二十年，遣惟善招撫長河西、魚通、寧遠諸處，明年還朝，言：

> 安邊之道，在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既堅，雖遠而有功；恩威未備，雖近而無益。今魚通、九枝疆土及巖州、雜道二長官司，東鄰碉門、黎、雅，西接長河西。自唐時吐蕃强盛，寧遠、安靖、巖州漢民，往往爲彼驅入九枝、魚通，防守漢邊。元初設二萬户府，仍與盤陀、仁陽置立寨柵，邊民戍守。其後各枝率衆攻仁陽等柵。及川蜀兵起，乘勢侵陵雅、邛、嘉等州。洪武十年，始隨碉門土酋歸附。巖州、雜道二長官司自國朝設，迨今十有餘年，官民仍舊不相統攝。蓋無統制之司，恣其猖獗，因襲舊弊故也。其近而已附者如此，遠而未附者何由而臣服之？且巖州、寧遠等處，乃古之州治。苟撥兵戍守，就築城堡，開墾山田，使近者向化而先附，遠者畏威而來歸，西域無事則供我徭役，有事則使之先驅。撫之既

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在四川境外，該地通達烏斯藏，唐朝稱吐蕃。元朝時設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寧遠六個安撫司，隸屬吐蕃宣慰司。

洪武時期，其地打煎爐、長河西土官元朝右丞剌瓦蒙派他的理問高惟善來朝見，進貢本地土産，設宴賞賜送回。十六年，又派高惟善及侄子萬户若剌來進貢。命設置長河西等處軍民安撫司，以剌瓦蒙爲安撫使，賜紋綺四十八匹，鈔二百錠，授高惟善爲禮部主事。二十年，派高惟善招撫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第二年還朝，説：

> 平定邊境的策略，在於治理屯軍駐守，而恩德與威嚴兼用。駐守穩固後，即使遥遠也有功效；恩德威嚴不齊備，即使在近旁也没有益處。現在魚通、九枝疆土及巖州、雜道二個長官司，東鄰碉門、黎、雅，西接長河西。自唐朝時吐蕃强盛，寧遠、安靖、巖州的漢民，往往被他們驅入九枝、魚通，防守漢邊。元朝初年設置二個萬户府，仍在盤陀、仁陽置立寨柵，邊境的百姓戍守。之後各部族率衆攻打仁陽等寨柵。到川蜀兵發起，乘勢侵犯欺凌雅州、邛州、嘉州等州。洪武十年，纔跟隨碉門土酋歸附。巖州、雜道二個長官司從本朝設置，到現在十多年了，官民仍舊不相統領。因爲没有集中控制的官府，恣意猖獗，因襲舊有弊端的緣故。其近處已經歸服的尚且如此，遠處而没有歸服的爲什麽向朝廷稱臣順服呢？并且巖州、寧遠等處，是古代的州府所在地。如果撥兵戍守，就地築建城堡，開墾山田，使近處的人歸服而先來依附，遠方的人畏懼聲威而來歸順，西域没有戰事就供朝廷徭役，有戰事就令他們充當先鋒。長久地安撫他們後，就都被朝

久，則皆爲我用。如臣之説，其便有六。

廷使用。按照臣的話做，好處有六條。

通烏斯藏、朵甘，鎮撫長河西，可拓地四百餘里，得番民二千餘户。非惟黎、雅保障，蜀亦永無西顧憂。一也。

與烏斯藏、朵甘交好，安撫長河西，可以開拓疆土四百多里，得番民二千多户。不但黎、雅得到保障，蜀也永遠没有了西面的擔憂。這是第一條。

番民所處老思岡之地，土瘠人繁，專務貿販碉門烏茶、蜀之細布，博易羌貨，以贍其生。若於巖州立市，則此輩衣食皆仰給於我，焉敢爲非。二也。

番民居住的老思岡地，土地貧瘠人口衆多，專門從事販賣碉門的烏茶、蜀的細布，廣泛交易羌貨，以供養他們的生活。如果在巖州設立市場，那麽這些人的衣食都倚賴於朝廷，怎敢做違法的事情。這是第二條。

以長河西、伯思東、巴獵等八千户爲外番犄角，其勢必固。然後招徠遠者，如其不來，使八千户近爲内應，遠爲鄉導，此所謂以蠻攻蠻，誠制邊之善道。三也。

以長河西、伯思東、巴獵等八千户與外番相互呼應，其形勢必定穩固。然後招引遠方的人，如果他們不來，使八千户近爲内應，遠爲嚮導，這就是所説的以蠻攻蠻，確實是控制邊境的好策略。這是第三條。

天全六番招討司八鄉之民，宜悉蠲其徭役，專令蒸造烏茶，運至巖州，置倉收貯，以易番馬。比之雅州易馬，其利倍之。且於打煎爐原易馬處相去甚近，而價增於彼，則番民如蟻之慕羶，歸市必衆。四也。

天全六番招討司八鄉的百姓，應全部免去他們的徭役，專門命令蒸造烏茶，運到巖州，設置倉庫收貯，以交换番馬。與到雅州買馬相比，利潤是它的一倍。而且與打煎爐原來交易馬的地方距離很近，而且價格又比那裏高，那麽番民就會像螞蟻追尋食物一樣，到這裏來交易的人必定很多。這是第四條。

巖州既立倉易馬，則番民運茶出境，倍收其税，其餘物貨至者必多。又魚通、九枝蠻民所種水陸之田，遞年無征。若令歲輸租米，并令軍士開墾大渡河兩岸荒田，亦可供給戍守官軍。五也。

巖州設置倉庫交换馬匹後，番民運茶出境，就加倍收他們的税，其餘下的貨物到市場的必定很多。又魚通、九枝蠻民所種的水陸田地，多年没有徵賦。如果令每年繳納田賦，并令軍士開墾大渡河兩岸荒田，也可以供給戍守官軍。這是第五條。

碉門至巖州道路，宜令繕修開拓，以便往來人馬。仍量地里遠近，均立郵傳，與黎、雅烽火相應。庶可以防遏亂略，邊境無虞。六也。

碉門到巖州的道路，應令修整開拓，以方便往來人馬。仍然計算路程遠近，平均設立驛館，與黎、雅烽火相呼應。差不多可以防備遏止叛亂侵奪，邊境没有憂患。這是第六條。

帝從之。

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後建昌酋月魯帖木兒叛，長河西諸酋陰附之，失朝貢，太祖怒。三十年春，謂禮部臣曰："今天下一統，四方萬國皆以時奉貢。如烏斯藏、尼八剌國，其地極遠，猶三歲一朝。惟打煎爐長河西土酋外附月魯帖木兒、賈哈剌，不臣中國。興師討之，鋒刃之下，死者必衆。宜遣人諭其酋。若聽命來覲，一以恩待，不悛則發兵三十萬，聲罪徂征。"禮官以帝意爲文馳諭之。其酋懼，即遣使入貢謝罪。天子赦之，爲置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以其酋爲宣慰使，自是修貢不絶。初，魚通及寧遠、長河西，本各爲部，至是始合爲一。

後來建昌酋長月魯帖木兒反叛，長河西衆酋長暗中依附他，不朝見進貢，太祖憤怒。三十年春，對禮部大臣說："現在天下一統，四方萬國都按時進貢。像烏斯藏、尼八剌國，他們的領地非常遠，還三年來朝見一次。祇有打煎爐長河西土酋長外附月魯帖木兒、賈哈剌，不向中原之國稱臣。發動軍隊征討他們，鋒刃之下，死的人必定很多。應派人曉諭他們的酋長。如果聽從命令前來上朝參拜，一概給予恩賜款待，如不悔改，就發兵三十萬，公布罪行前往征討。"禮官把皇帝的意思寫成文書疾速曉諭他們。他們的酋長畏懼，就派使者入朝進貢承認罪過請求原諒。天子赦免了他們，爲此設置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以其酋長爲宣慰使，自此獻納貢品不斷。起初，魚通及寧遠、長河西，本來各自爲部，至此纔合爲一處。

永樂十三年，貢使言："西番無他土産，惟以馬易茶。近年禁約，生理實艱，乞仍許開中。"從之。二十一年，宣慰使喃哩等二十四人來朝貢馬。正統二年，喃哩卒，子加八僧嗣。成化四年，申諸番三歲一貢之令，惟長河西仍比歲一貢。六年，頒定二年或三年一貢之例，貢使不得過百人。十七年，禮官言："烏斯藏在長河西之西，長河西在松潘、越巂之南，壤地相接，易於混淆。烏斯藏諸番王例三歲一貢，彼以道險來少，而長河西番僧往往詐爲諸王文牒，入貢冒賞。請給諸番王及長河西、董卜韓胡敕書勘合，邊臣審驗，方許進入，庶免詐僞之弊。或道阻，不許補貢。"從之。十九年，其部內灌頂國師遣僧徒來貢至千八百人，守臣劾其違制。詔止納五百人，餘悉遣還。二十二年，禮官言："長河西以黎州大渡河寇發，連歲失貢，至是補進三貢。定制，道梗者不得再補。但今貢物已至，宜順其情納之，而量減賜賚。"

永樂十三年，進貢的使者說："西番没有其他土産，祇有以馬换茶葉。近年禁止約束，生計確實艱難，請求仍允許交换。"皇上聽從。二十一年，宣慰使喃哩等二十四人來朝見貢馬。正統二年，喃哩去世，兒子加八僧承襲。成化四年，申明衆番三年進貢一次的法令，祇有長河西仍然每年進貢一次。六年，頒布確定二年或三年進貢一次的制度，進貢使者不能超過一百人。十七年，禮官說："烏斯藏在長河西的西面，長河西在松潘、越巂的南面，土地相接，易於混淆。烏斯藏衆番王按制度三年進貢一次，他們因道路艱險，來的次數少，而長河西番僧往往僞造衆王文書，入朝進貢冒領賞賜。請給衆番王及長河西、董卜韓胡敕書驗對的符契，邊境守臣審查核實，纔允許進入，希望能除去弄虚作假的弊端。有的道路阻隔，不允許補貢。"皇上聽從他的意見。十九年，他們部內灌頂國師派僧徒來進貢達一千八百人，守臣彈劾他們違反制度。詔令祇接納五百人，其餘的全部送回。二十二年，禮官說："長河西因黎州大渡河賊寇作亂，連年没有進貢，至此補進三次的貢品。按規定的制度，道路阻塞的不得第二次補進。但現在貢物已經送到，應順應情勢接納他們，但酌量減少賞賜。"皇上

報可。

弘治十二年，禮官言："長河西及烏期藏諸番，一時并貢，使者至二千八百餘人。乞諭守臣無濫送。"亦報可。然其後來者愈多，卒不能却。嘉靖三年，定令不得過一千人。隆慶三年，定五百人全賞、遣八人赴京之制，如闡教諸王。其貢物則珊瑚、氆氇之屬，悉準《闡化王傳》所載。諸番貢皆如之。

董卜韓胡宣慰司

董卜韓胡宣慰司，在四川威州之西，其南與天全六番接。永樂九年，酋長南葛遣使奉表入朝，貢方物。因言答隆蒙、碉門二招討侵掠鄰境，阻遏道路，請討之。帝不欲用兵，降敕慰諭，使比年一貢，賜金印、冠帶。

正統三年，奏年老，乞以子克羅俄堅粲代，從之。凶狡不循禮法。七年，乞封王，賜金印，帝不許。命進秩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掌宣慰司事，給之誥命。益恃强，數與雜谷安撫及别思寨安撫饒蛒構怨。十年八月，移牒四川守臣，謂："别思寨本父南葛故地，分畀饒蛒父者。後饒蛒受事，私奏於朝，獲設安撫司。邇乃僞爲宣慰司印，自稱宣慰使，糾合雜谷諸番，將侵噬己地。已拘執饒蛒，追出僞印，用番俗法剜去兩目。謹以狀聞。"守臣上其事。帝遣使齎敕責其專擅，令與使臣推擇饒蛒族人爲安撫，仍轄其土地，且送還饒蛒，養之終身。

十三年十月，四川巡按張洪等奏："近接董卜宣慰文牒言：'雜谷故安撫阿隈小妻毒殺其夫及子，又賄威州千户唐泰誣己謀叛。今備物進貢，欲從銅門山西開山通道，乞官軍於日

批覆許可。

弘治十二年，禮官說："長河西及烏斯藏衆番，同時進貢，使者達二千八百多人。請求諭令守臣不要濫送。"皇上也批覆許可。但此後來的使者更多，終不能拒却。嘉靖三年，制定法令不得超過一千人。隆慶三年，規定五百人全賞、派八人趕赴京城的制度，和闡教衆王相同。他們的貢物爲珊瑚、氆氇之類，全以《闡化王傳》所記載的爲準。衆番進貢都和他們一樣。

董卜韓胡宣慰司，在四川威州的西面，其南面與天全六番接壤。永樂九年，酋長南葛派使者奉表來朝見，進貢本地物產。於是說答隆蒙、碉門二招討侵掠鄰境，阻擋道路，請求征討他們。皇帝不想用兵，下敕書安慰曉諭，讓他們每年進貢一次，賜金印、冠帶。

正統三年，奏報年老，請以兒子克羅俄堅粲代職，皇上聽從了他的請求。其人凶惡狡猾不遵循禮法。七年，請求封王、賜金印，皇帝不允許。命令進升官秩任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掌管宣慰司事務，給他誥命。更倚恃强横，多次與雜谷安撫及别思寨安撫饒蛒結怨。十年八月，克羅俄堅粲以正式公文通知四川守臣，說："别思寨本是父親南葛原來的土地，分給饒蛒的父親。後來饒蛒接受職事，私自奏報朝廷，得以設置安撫司。近來竟然僞造宣慰司印，自稱宣慰使，糾合雜谷衆番，將要侵吞我的土地。已經拘捕饒蛒，追出僞印，用番地俗間法律剜去兩目。謹把情況上報。"守臣把這件事奏呈朝廷。皇帝派使者携帶敕書斥責他專橫獨斷，命令與使臣推舉挑選饒蛒族人任安撫，仍然管轄他們的土地，并且送還饒蛒，終身供養他。

正統十三年十月，四川巡按張洪等奏報："近來接到董卜韓胡宣慰文書說：'雜谷已故安撫阿隈的小妻用毒物殺死她的丈夫和兒子，又賄賂官員，說威州千户唐泰誣陷自己陰謀反叛。現在備辦物品進貢，想從銅門山西面開山通道，請求

駐迓之。’臣等竊以雜谷内聯威州、保縣，外鄰董卜韓胡。雜谷力弱，欲抗董卜，實倚重於威、保。董卜勢强，欲通威、保，却受阻於雜谷。以此仇殺，素不相能。銅門及日駐諸寨，乃雜谷、威、保要害地。董卜欺雜谷妻寡子弱，瞰我軍遠征麓川，假進貢之名，欲别開道路，意在吞滅雜谷，構陷唐泰。所請不可許。”乃下都御史寇深等計度，其議迄不行。

時董卜比歲入貢，所遣僧徒强悍不法，多携私物，强索舟車，騷擾道途，詈辱長吏。天子聞而惡之，景泰元年，賜敕切責。尋侵奪雜谷及達思蠻長官司地，掠其人畜，守臣不能制。三年二月，朝議奬其入貢勤誠，進秩都指揮使，令還二司侵地及所掠人民。其酋即奉命，惟舊維州之地尚爲所據。俄餽四川巡撫李匡銀罌、金珀，求《御製大誥》、《周易》、《尚書》、《毛詩》、《小學》、《方輿勝覽》、《成都記》諸書。匡聞之於朝，因言：“唐時吐蕃求《毛詩》、《春秋》。于休烈謂，予之以書，使知權謀，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裴光廷謂，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俾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明皇從之。今兹所求，臣以爲予之便。不然彼因貢使市之書肆，甚不爲難。惟《方輿勝覽》、《成都記》，形勝關塞所具，不可概予。”帝如其言。尋以其還侵地，賜敕奬勵。

六年，兵部尚書于謙等奏其僭稱蠻王，窺伺巴蜀，所上奏章語多不遜，且招集群番，大治戎器，悖逆日彰，不可不慮，宜敕守臣預爲戒備，從之。

官軍在日駐迎接。’臣等私自以爲雜谷内連威州、保縣，外鄰董卜韓胡。雜谷力量弱小，想對抗董卜韓胡，確實倚重於威州、保縣。董卜韓胡勢力强大，想與威州、保縣交好，却受阻於雜谷。因此仇殺，向來不和睦。銅門及日駐等寨，是雜谷、威州、保縣的要害地。董卜韓胡欺負雜谷妻寡子弱，看到我軍遠征麓川，藉進貢的名義，想别開道路，意圖在於并吞消滅雜谷，捏造罪名以陷害唐泰。所請不可允許。”於是下交都御史寇深等策劃，其建議終究没有實行。

當時董卜韓胡每年入貢，派遣的僧徒强悍不守法，多携帶私人財物，强迫索求車船，騷擾道途，辱罵長吏。天子聽説後討厭他們，景泰元年，賜敕書嚴厲斥責。不久，侵奪雜谷及達思蠻長官司的領地，掠取那裏的人畜，守臣不能控制。景泰三年二月，朝臣商議奬勵他們入貢勤勉忠誠，進升官秩任都指揮使，命令歸還二司被侵占的土地及所掠取的百姓。其酋長立即接受命令，衹有舊維州的領地仍被占據。不久，贈送四川巡撫李匡銀罌、金珀，求取《御製大誥》、《周易》、《尚書》、《毛詩》、《小學》、《方輿勝覽》、《成都記》等書。李匡上報朝廷，於是説：“唐朝時吐蕃求取《毛詩》、《春秋》。于休烈説，給他們書，使知道權術陰謀，更多地發生變故僞詐，對中原之國没有利。裴光廷説，吐蕃長久反叛新近歸服，趁他們有請求，賜予《詩》、《書》，使逐漸培養聲教風化，德化傳布没有内外之分。于休烈衹知道書中有權謀變詐，不知道忠信禮義都從書中出。唐明皇聽從了他的意見。現在他們這樣要求，臣以爲給他們爲好。不然他們藉助貢使到書店去買，也很容易得到。衹有《方輿勝覽》、《成都記》，收入有地理位置重要的關塞，不可一概給予。”皇帝令按他的話辦。不久，因其歸還侵占的土地，賜敕書奬勵。

六年，兵部尚書于謙等奏報董卜韓胡越分稱蠻王，覬覦巴蜀，呈上的奏章言語多不謙虚，并且招集群番，大量製造兵器，違逆行爲日益明顯，不可不憂慮，應敕令守臣預先戒備，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

克羅俄堅粲死，子劄思堅粲藏卜遣使來貢，命爲都指揮同知，掌宣慰司事。天順元年，遣使入貢，乞封王。命如其父官，進秩都指揮使，仍掌宣慰司事。

成化五年，四川三司奏："保縣僻處極邊，永樂五年，特設雜谷安撫司，令撫輯舊維州諸處蠻塞。後與董卜構兵，維州諸地俱爲侵奪，貢道阻絶。今雜谷恢復故疆，將遣使來貢，不知貢期，未敢擅遣。"帝從禮官言，許以三年爲期。四年，申諸番三年一貢之例，惟董卜許比年一貢。

六年，劄巴堅粲藏卜卒，子綽吾結言千嗣爲都指揮使。弘治三年卒，子日墨劄思巴旺丹巴藏卜遣國師貢珊瑚樹、氆氌、甲胄諸物，請嗣父職，許之，賜誥命、敕書、綵幣。九年卒，子喃呆請襲，亦遣國師貢方物，詔授以父官。卒，子容中短竹襲。嘉靖二年，再定令貢使不得過千人，其所隸别思寨及加渴瓦寺别貢。隆慶二年，董卜及别思寨貢使多至千七百餘人，命予半賞，遣八人赴京，爲定制。迄萬曆後，朝貢不替。

克羅俄堅粲死，兒子劄思堅粲藏卜派使者來進貢，任命爲都指揮同知，掌管宣慰司事務。天順元年，派使者入朝進貢，請求封王。命令按他父親的官職，進升官階任都指揮使，仍掌管宣慰司事務。

成化五年，四川三司奏報："保縣處於偏遠的邊境，永樂五年，特設雜谷安撫司，命令安撫輯和維州各處蠻塞。後來與董卜韓胡交戰，維州各地都被侵奪，進貢的道路阻隔斷絶。現在雜谷恢復原有的疆土，將要派使者來進貢，不知道進貢的日期，不敢擅自遣送。"皇帝聽從禮官的意見，允許以三年爲貢期。四年，申明衆番三年進貢一次的制度，衹允許董卜韓胡一年進貢一次。

六年，劄巴堅粲藏卜死，兒子綽吾結言千承襲任都指揮使。弘治三年去世，兒子日墨劄思巴旺丹巴藏卜派遣國師貢珊瑚樹、氆氌、鎧甲等物，請求承襲父親的職位，皇上允許他的請求，賜誥命、敕書、綵帛。九年死，兒子喃呆請求承襲，也派國師貢獻本地物産，詔令授予他父親的官職。喃呆死，兒子容中短竹承襲。嘉靖二年，再次制定法令貢使不得超過一千人，它所隸屬的别思寨以及加渴瓦寺另外進貢。隆慶二年，董卜韓胡以及别思寨的貢使多達一千七百多人，命令賜予一半的賞賜，派八人趕赴京城，成爲固定制度。到萬曆末年，朝見進貢不停止。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

列傳第二百二十

西域(四)

撒馬兒罕　沙鹿海牙　達失干　賽藍　養夷　渴石　迭里迷
卜花兒　別失八里　哈烈　俺都淮　八答黑商　于闐　失剌思
俺的干　哈實哈兒　亦思弗罕　火剌札　乞力麻兒　白松虎兒
答兒密　納失者罕　敏真　日落　米昔兒　黑婁　討來思
阿速　沙哈魯　天方　默德那　坤城 哈三(等)二十九部(附)　魯迷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即漢罽賓地，隋曰漕國，唐復名罽賓，皆通中國。元太祖蕩平西域，盡以諸王、駙馬爲之君長，易前代國名以蒙古語，始有撒馬兒罕之名。去嘉峪關九千六百里。元末爲之王者，駙馬帖木兒也。

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屢遣使招諭，而遐方君長未有至者。二十年九月，帖木兒首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來朝，貢馬十五，駝二。詔宴其使，賜白金十有八錠。自是頻歲貢馬駝。二十五年，兼貢絨六匹，青梭幅九匹，紅綠撒哈剌各二匹及鑌鐵刀劍、甲冑諸物。而其國中回回又自驅馬抵涼州互市。帝不許，令赴京鬻之。元時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肅者尚多，詔守臣悉遣之，於是歸撒馬兒罕者千二百餘人。

二十七年八月，帖木兒貢馬二百。其表曰："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仁德洪布，恩養庶

撒馬兒罕，就是漢朝罽賓地，隋朝名漕國，唐朝又名罽賓，都與中原之國交往。元太祖掃蕩平定西域，盡以衆王、駙馬做這些地方的君長，把前代國名換爲蒙古語，開始有撒馬兒罕的名稱。距嘉峪關九千六百里。元朝末年做它的王的，是駙馬帖木兒。

洪武年間，太祖想與西域交往，多次派使者招撫曉諭，但遠方的君長没有來歸附的。二十年九月，帖木兒最先派回回滿剌哈非思等來朝見，進貢馬十五匹，駱駝二匹。詔令宴請他的使者，賜白銀十八錠。自此連年貢獻馬駝。二十五年，兼貢絨六匹，青梭幅九匹，紅綠撒哈剌各二匹及鑌鐵刀劍、鎧甲等物。而其國中回回又私自驅馬到涼州交易。皇帝不允許，命令到京城賣馬。元朝時回回遍布天下，至此居住在甘肅的仍有很多，詔令守臣全部遣送他們回去，於是返回撒馬兒罕的有一千二百多人。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帖木兒貢獻馬二百匹。他的奏表説："恭敬地想到大明大皇帝接受上天聖明的命令，統一四海，仁德廣布，恩惠養育萬

類，萬國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運數，爲億兆之主。光明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聖德寬大，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皇帝皆服之。遠方絶域，昏昧之地，皆清明之。老者無不安樂，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福，惡者無不知懼。今又特蒙施恩遠國，凡商賈之來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書恩撫勞問，使站驛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得其濟。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兹德音，歡舞感戴。臣無以報恩，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帝得表，嘉其有文。明年，命給事中傅安等齎璽書、幣帛報之。其貢馬，一歲再至，以千計，并賜寶鈔償之。

成祖踐阼，遣使敕諭其國。永樂三年，傅安等尚未還，而朝廷聞帖木兒假道別失八里率兵東，敕甘肅總兵官宋晟儆備。五年六月，安等還。初，安至其國被留，朝貢亦絶。尋令人導安遍歷諸國數萬里，以誇其國廣大。至是帖木兒死，其孫哈里嗣，乃遣使臣虎歹達等送安還，貢方物。帝厚賚其使，遣指揮白阿兒忻台等往祭故王，而賜新王及部落銀幣。其頭目沙里奴兒丁等亦貢駝馬。命安等賜其王綵幣，與貢使偕行。七年，安等還，王遣使隨入貢。自後，或比年，或間一歲，或三歲，輒入貢。十三年，遣使隨李達、陳誠等入貢。暨辭歸，命誠及中官魯安偕往，賜其頭目

物，萬國欣喜仰慕。都知道上天想使天下太平，特地命皇帝出來應承氣運，作爲萬民的君主。光明廣大，像天鏡一樣顯明，無論遠近，都照射光臨。臣帖木兒遠在萬里之外的僻地，恭敬地聽到聖德寬大，超越萬古。自古以來所没有的福氣，皇帝都具有。没有歸服的國家，皇帝都使他們歸服。遠方極遠之地，愚昧的地方，都使它們變得清明。年老的人個個安樂，年少的人個個成長，善良的人無不受福，邪惡的人個個都知道畏懼。現在又特蒙施恩於遠方的國家，凡是商賈來到中原之國的，讓他們觀看游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同從昏暗中出來，忽然看到天日，什麽樣的寵幸能與此相比。又承蒙下敕書恩撫慰勞，使驛站相通，道路没有堵塞，遠方國家的百姓都得到幫助。敬慕聖心，像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聽到這些美德，歡欣鼓舞感激愛戴。臣没有什麽可以報恩，衹有仰天祝願頌揚聖上的壽命福運，像天地一樣永遠没有盡頭。"照世杯，其國舊傳有杯光明透徹，照看可以知道世間的事情，所以這樣説。皇帝得到奏表，贊揚他有文采。第二年，命給事中傅安等携帶璽書、綵帛回報他。他們進貢馬匹，一年二次，每次數量以千計算，一并賜給寶鈔補償他們。

成祖即位，派使者敕令曉諭其國。永樂三年，傅安等人還没有回來，但朝廷得知帖木兒向別失八里借道率兵東進，敕令甘肅總兵官宋晟警戒防備。永樂五年六月，傅安等返回。當初，傅安到其國被扣留，朝見進貢也停止。不久令人引導傅安遍游諸國數萬里，以誇耀他的國土廣大。至此帖木兒死，他的孫子哈里繼承爵位，就派使臣虎歹達等人送傅安回來，進貢本地物産。皇帝重重地賞賜他的使者，派指揮白阿兒忻台等前往祭拜已故的國王，而賜新王及部落銀兩綵帛。他們的頭目沙里奴兒丁等也進貢駝馬。命令傅安等賜給其王綵帛，與貢使同行。七年，傅安等返回，王派使者跟隨來入朝進貢。自此之後，或連年，或隔一年，或三年，就入朝進貢。十三年，派使者跟隨李達、陳誠等來入貢。到告辭返回時，皇帝命陳誠及宦官魯安一同前往，賜他們的

兀魯伯等白銀、綵幣。其國復遣使隨誠等入貢。十八年，復命誠及中官郭敬齎敕及綵幣報之。宣德五年秋、冬，頭目兀魯伯米兒咱等遣使再入貢。七年，遣中官李貴等齎文綺、羅錦賜其國。

正統四年，貢良馬，色玄，蹄額皆白。帝愛之，命圖其像，賜名瑞騔，賞賚有加。十年十月，書諭其王兀魯伯曲烈干曰："王遠處西陲，恪修職貢，良足嘉尚。使回，特賜王及王妻子綵幣表裏，示朕優待之意。"別敕賜金玉器、龍首杖、細馬鞍及諸色織金文綺，官其使臣爲指揮僉事。

景泰七年，貢馬、駝、玉石。禮官言："舊制給賞太重。今正、副使應給一等、二等賞物者，如舊時。三等人給綵緞四表裏，絹三匹，織金紵絲衣一襲。其隨行鎮撫、舍人以下，遞減有差。所進阿魯骨馬每匹綵緞四表裏、絹八匹，駝三表裏、絹十匹，達達馬不分等第，每匹紵絲一匹、絹八匹、折鈔絹一匹，中等馬如之，下等者亦遞減有差。"制可。又言："所貢玉石，堪用者止二十四塊，六十八斤，餘五千九百餘斤不適於用，宜令自鬻。而彼堅欲進獻，請每五斤賜絹一匹。"亦可之。已而使臣還，賜王卜撒因文綺、器物。天順元年，命都指揮馬雲等使西域，敕奬其鎖魯檀毋撒，賜綵幣，令護朝使往還。鎖魯檀者，君長之稱，猶蒙古可汗也。七年，復命指揮詹昇等使其國。

成化中，其鎖魯檀阿黑麻三入貢。十九年，偕亦思罕酋長貢二獅，至肅州，其使者奏請大臣往迎。職方郎中陸容言："此無用之物，在郊廟不可爲犧牲，在乘輿不可被驂服，宜勿受。"禮官周洪謨等亦言往迎非禮，

頭目兀魯伯等白銀、綵帛。其國又派使者跟隨陳誠等入朝進貢。十八年，又命陳誠及宦官郭敬携帶敕書以及綵帛回報他們。宣德五年秋、冬，頭目兀魯伯米兒咱等派使者二次入朝進貢。七年，派宦官李貴等帶着紋綺、羅錦賞賜其國。

正統四年，進貢好馬，色黑，蹄子額頭都是白色。皇帝喜愛它，命畫它的像，賜名瑞騔，賞賜加等。十年十月，下詔書曉諭其王兀魯伯曲烈干說："王遠在西部邊境，謹慎遵守制度，按時進獻貢品，確實值得贊賞推崇。使者返回，特别賜王及妻子兒女綵帛表裏各一套，以表示朕優待的心意。"另敕令賞賜金玉器、龍首杖、細馬鞍及各色織金紋綺，任命其使臣爲指揮僉事。

景泰七年，進貢馬、駝、玉石。禮官説："原有的制度給賞太重。現在正、副使應給一等、二等賞賜物品的，和原來一樣。三等每人賜給綵緞表裏四套，絹三匹，織金紵絲衣一套。其隨行鎮撫、舍人以下，依次減少不等。進獻的阿魯骨馬每匹回報綵緞表裏四套、絹八匹，駱駝每匹回報表裏三套、絹十匹，達達馬不分等次，每匹馬回報紵絲一匹、絹八匹、折鈔絹一匹，中等馬與此相同，下等馬也依次減少不等。"皇上批復許可。又説："進貢的玉石，能用的衹有二十四塊，六十八斤，其餘五千九百多斤不適用，應令他們自己賣掉。而他們堅持要進獻，請每五斤賜絹一匹。"皇上也許可。不久使臣返回，賜王卜撒因紋綺、器物。天順元年，命都指揮馬雲等出使西域，下敕書嘉奬其鎖魯檀毋撒，賞賜綵帛，令其護送朝廷的使者往來。鎖魯檀，是君長的稱號，如同蒙古的可汗。七年，又命指揮詹昇等出使這個國家。

成化年間，撒馬兒罕鎖魯檀阿黑麻三次入貢。十九年，偕同亦思罕酋長進貢二頭獅子，到達肅州，他們的使者奏請大臣前往迎接。職方郎中陸容説："獅子是没有用處的動物，在郊祀宗廟時不能作祭祀用的牲畜，在車子前不能駕車，應不要接受。"禮官周洪謨等也説前往迎接不合

帝卒遣中使迎之。獅日啖生羊二，醋、酐、蜜酪各二瓶。養獅者，光禄日給酒饌。帝既厚加賜賚，而其使者怕六灣以爲輕，援永樂間例爲請。禮官議從正統四年例，加綵幣五表裏。使者復以爲輕，乃加正、副使各二表裏，從者半之，命中官韋洛、鴻臚署丞海濱送之還。其使者不由故道赴廣東，又多買良家女爲妻妾，洛等不爲禁止。久之，洛上疏委罪於濱，濱坐下吏。其使者請泛海至滿剌加市狻猊以獻，市舶中官韋眷主之，布政使陳選力陳不可，乃已。

弘治二年，其使由滿剌加至廣東，貢獅子、鸚鵡諸物，守臣以聞。禮官耿裕等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却之。"禮科給事中韓鼎等亦言："猙獰之獸，狎玩非宜，且騷擾道路，供費不貲，不可受。"帝曰："珍禽奇獸，朕不受獻，况來非正道，其即却還。守臣違制宜罪，姑貸之。"禮官又言："海道固不可開，然不宜絶之已甚，請薄犒其使，量以綺帛賜其王。"制可。明年又偕土魯番貢獅子及哈剌、虎剌諸獸，由甘肅入。鎮守中官傅德、總兵官周玉等先圖形奏聞，即遣人馳驛起送。獨巡按御史陳瑶論其糜費煩擾，請勿納。禮官議如其言，量給犒賞，且言："聖明在御，屢却貢獻，德等不能奉行德意，請罪之。"帝曰："貢使既至，不必却回，可但遣一二人詣京。獅子諸物，每獸日給一羊，不得妄費。德等貸勿治。"後至十二年始來貢。明年復至。而正德中猶數至。

嘉靖二年，貢使又至。禮官言："諸國使臣在途者遷延隔歲，在京者伺候同賞，光禄、郵傳供費不貲，宜

禮制，皇帝最終還是派宦官迎接他們。獅子每天吃生羊二隻，醋、酐、蜜酪各二瓶。養獅的人，光禄每天供給酒食。皇帝已經重重地賞賜，但他們的使者怕六灣仍以爲輕，援引永樂年間的制度請賞。禮官議定按正統四年的規定，加賞綵帛表裏五套。使者還以爲賞輕，就加賞正、副使各表裏二套，隨從的人減半，命宦官韋洛、鴻臚署丞海濱送他們返回。他們的使者不由原道回去而趕赴廣東，又多買良家女子作妻妾，韋洛等不加禁止。很長時間後，韋洛上疏把罪責推諉給海濱，海濱因此被下交司法官治罪。他們的使者請求渡海到滿剌加買狻猊進獻，市舶司宦官韋眷主張准許他們，布政使陳選竭力陳奏不可行，纔作罷。

弘治二年，他們的使臣從滿剌加到廣東，進貢獅子、鸚鵡等物，守臣上報朝廷。禮官耿裕等説："南海不是西域進貢應走的道路，請求拒絶貢品。"禮科給事中韓鼎等也説："猙獰的野獸，接近玩賞不適宜，而且途中騷擾百姓，供給的費用不可計數，不能接受。"皇帝説："珍禽奇獸，朕不接受進獻，况且來時走的不是規定的道路，立即拒絶送回原地。守臣違背制度應該治罪，姑且寬恕他們。"禮官又説："海道固然不可開通，但不應斷絶過甚，請求稍微犒勞他們的使者，酌情賞賜綺帛給他們的國王。"皇上批復許可。第二年，又偕同土魯番進獻獅子及哈剌、虎剌等野獸，由甘肅進入。鎮守宦官傅德、總兵官周玉等先畫獸像奏報，立即派人乘驛馬疾行起送。惟獨巡按御史陳瑶論奏其浪費攪擾，請求不要接納。禮官議定按照他的意見辦，酌量給予犒賞，并且説："皇上聖明，多次拒却貢獻，傅德等不能奉行皇上布施恩德的心意，請求治他們的罪。"皇帝説："貢使已經到來，不必拒絶送回，可以祇派一兩人到京城。獅子等物，每頭獸每天供給一隻羊，不得胡亂浪費。傅德等寬免，不要治罪。"後來到十二年纔來進貢。第二年又來進貢。到正德年間仍多次來進貢。

嘉靖二年，撒馬兒罕貢使又來。禮官説："各國使臣在路途中遷延時間以致拖過一年，在京城的等候同受賞賜，光禄、驛館供給的費用不

示以期約。”因列上禁制數事，從之。十二年，偕天方、土魯番入貢，稱王者至百餘人。禮官夏言等論其非，請敕閣臣議所答。張孚敬等言：“西域諸王，疑出本國封授，或部落自相尊稱。先年亦有至三四十人者，即據所稱答之。若驟議裁革，恐人情觖望，乞更敕禮、兵二部詳議。”於是言及樞臣王憲等謂：“西域稱王者，止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如日落諸國，稱名雖多，朝貢絶少。弘、正間，土魯番十三入貢，正德間，天方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多不過三人，餘但稱頭目而已。至嘉靖二年、八年，天方多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孚敬等言三四十人者，并數三國爾。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實前此所未有。弘治時，回賜敕書，止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歲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敕，非所以尊中國制外蕃也。蓋帝王之馭外蕃，固不拒其來，亦必限以制。其或名號僭差，言詞侮慢，則必正以大義，責其無禮。今謂本國所封，何以不見故牘；謂部落自號，何以達之天朝。我概給以敕，而彼即據敕恣意往來，恐益擾郵傳，費供億，殫府庫以實谿壑，非計之得也。”帝納其言，國止給一敕，且加詰讓，示以國無二王之義。然諸番迄不從，十五年入貢復如故。甘肅巡撫趙載奏：“諸國稱王者至一百五十餘人，皆非本朝封爵，宜令改正，且定貢使名數。通事宜用漢人，毋專用色目人，致交通生釁。”部議從之。二十六年入貢，甘肅巡撫楊博請重定朝貢事宜，禮官復列數事行之。後入貢，迄萬曆中不絶。蓋番人善賈，貪中華互

可計數，應宜示具體期限。”於是分列呈上禁令制度數事，皇上聽從。十二年，偕同天方、土魯番入朝進貢，稱王的達到一百多人。禮官夏言等彈劾他們不合法制，請求敕令內閣大臣商議回答的方法。張孚敬等説：“西域衆王，懷疑是出自他們本國封授，或者是部落自相尊稱。以前也有至三四十人的，就根據所稱回答他們。如果突然决議裁減革除，恐怕番人産生不滿情緒，請求改令禮、兵二部詳細商議。”於是夏言及宰輔重臣王憲等説：“西域稱王的國家，祇有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像日落等國，稱名雖然多，朝見進貢極少。弘治、正統年間，土魯番十三次入貢，正德年間，天方四次入貢，稱王的大都僅一人，多不超過三人，其餘的祇稱頭目罷了。到嘉靖二年、八年，天方多達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張孚敬等説三四十人，是指三國的總人數。現在土魯番十五位王，天方二十七位王，撒馬兒罕五十三位王，確實是以前所没有的。弘治時，回賜敕書，祇稱一個王。如果遵循撒馬兒罕往年舊例，都答覆王號，每人給一份敕書，不是使中原之國地位尊貴制服外番的辦法。帝王駕馭外番，固然不應拒絶他們來，但一定要用制度來限制。他們有的名號僭越失度，言詞輕忽傲慢，就一定要用大義來糾正，斥責他們的無禮。現在稱是他們本國所封，爲何不見原來的文書；稱部落自己封號，爲何來到朝廷。朝廷一概給予敕書，而他們就會倚恃敕書隨意往來，恐怕更加騷擾驛館，浪費供給數億，耗盡府庫來填充他們的貪欲，不算得到良策。”皇帝采納了他們的意見，每國衹給一份敕書，并且加以詰問斥責，向他們宣示一國不能有二王的道理。但衆番始終不聽從，十五年入貢又和原來一樣。甘肅巡撫趙載奏報：“各國稱王的至一百五十多人，都不是本朝封爵，應命令改正，并且規定貢使人數。翻譯應用漢人，不要專用色目人，導致串通生禍。”禮部議定聽從他的建議。二十六年入貢，甘肅巡撫楊博請求重新制定朝見進貢的事宜，禮官又條列數事施行。後來入貢，到萬曆年間不斷。番人善於做買賣，貪圖與中華貿

市，既入境，則一切飲食、道途之資，皆取之有司，雖定五年一貢，迄不肯遵，天朝亦莫能難也。

其國東西三千餘里，地寬平，土壤膏腴。王所居城，廣十餘里，民居稠密。西南諸蕃之貨皆聚於此，號爲富饒。城東北有土屋，爲拜天之所，規制精巧，柱皆青石，雕爲花文，中設講經之堂。用泥金書經，裹以羊皮。俗禁酒。人物秀美，工巧過於哈烈，而風俗、土產多與之同。其旁近東有沙鹿海牙、達失干、賽藍、養夷，西有渴石、迭里迷諸部落，皆役屬焉。

易，入境後，則一切飲食、道途的資用，都向主管部門索取，雖然規定五年進貢一次，却始終不肯遵守，朝廷也不能責難他們。

其國東西三千多里，地勢寬廣平坦，土壤肥沃。王居住的城池，寬十多里，人民居處稠密。西南衆蕃的貨物都聚集在此處，號稱富饒。城東北有土屋，是拜祭上天的地方，規模形制精巧，柱子都是青石，雕有花紋，中間設置講經堂。用金箔和膠水製成的金色顏料寫經書，用羊皮包裹。習俗禁酒。人物秀美，工巧超過哈烈，但風俗、土產多與哈烈相同。它的附近東面有沙鹿海牙、達失干、賽藍、養夷，西面有渴石、迭里迷等部落，都隸屬於它而受它役使。

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西去撒馬兒罕五百餘里。城居小岡上，西北臨河。河名火站，水勢衝急，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人多依崖谷而居。園林廣茂。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里。無水，間有之，鹹不可飲。牛馬誤飲之，輒死。地生臭草，高尺餘，葉如蓋，煮其液成膏，即阿魏。又有小草，高一二尺，叢生，秋深露凝，食之如蜜，煮爲糖，番名達郎古賓。

永樂間，李達、陳誠使其地，其酋即遣使奉貢。宣德七年，命中官李貴賫敕諭其酋，賜金織文綺、綵幣。

沙鹿海牙，西面距撒馬兒罕五百多里。城建在小岡上，西北臨河。河名火站，水勢冲蕩湍急，架浮橋來渡河，也有小船。南面靠近山，人多倚傍崖谷居住。園林寬廣茂盛。西面有大沙洲，大約二百里。没有水，間或有水，鹹不可飲。牛馬誤飲此水，就會死去。地生有臭草，高一尺多，葉像蓋子，把它的液汁煮成膏，就是阿魏。又有小草，高一二尺，叢聚而生，深秋露水凝結，吃着像蜜一樣甜，煮成糖，番人叫作達郎古賓。

永樂年間，李達、陳誠出使其地，其酋長立即派使者進貢。宣德七年，命宦官李貴携帶敕書曉諭他們的酋長，賜金織紋綺、綵帛。

達失干

達失干，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餘里。城居平原，周二里。外多園林，饒果木。土宜五穀。民居稠密。李達、陳誠、李貴之使，與沙鹿海牙同。

達失干，西面距撒馬兒罕七百多里。城建在平原上，周圍二里。城外多園林，果樹繁多。土壤適宜種五穀。民居稠密。李達、陳誠、李貴的出使，與沙鹿海牙相同。

賽藍

賽藍，在達失干之東，西去撒馬兒罕千餘里。有城郭，周二三里。四面平曠，居人繁庶。五穀茂殖，亦饒果木。夏秋間，草中生黑小蜘蛛。人

賽藍，在達失干的東面，西面距撒馬兒罕一千多里。有城郭，周圍二三里。四面平曠，居民衆多。五穀繁茂，也多果樹。夏秋時，草中生有黑色的小蜘蛛。人被螫，遍體疼痛不可忍耐，一

被螫，遍體痛不可耐，必以薄荷枝掃痛處，又用羊肝擦之，誦經一晝夜，痛方止，體膚盡蜕。六畜被傷者多死。凡止宿，必擇近水地避之。元太祖時，都元帥薛塔剌海從征賽藍諸國，以炮立功，即此地也。陳誠、李貴之使，與諸國同。

定要用薄荷枝掃拂痛處，又用羊肝塗擦它，誦經一晝夜，疼痛纔停止，皮膚全部蜕掉。六畜被螫傷的多死亡。凡是休息住宿，一定選擇近水的地方躲避它。元太祖時，都元帥薛塔剌海跟從征討賽藍等國，用火炮立功，就是在此地。陳誠、李貴的出使，與衆國相同。

養夷

養夷，在賽藍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西流入巨川。行百里，多荒城。蓋其地介別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間，數被侵擾。以故人民散亡，止戍卒數百人居孤城，破廬頹垣，蕭然榛莽。永樂時，陳誠至其地。

養夷，在賽藍東三百六十里。城建在亂山之間。東北有大溪流，向西流入大河。行一百里，多荒城。或許因其地介於別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間，多次遭到侵擾。所以百姓離散逃亡，衹剩下戍守的士卒幾百人居住在孤城，破舊的廬舍坍塌的墻壁，草木叢生滿目蕭條。永樂年間，陳誠到達這個地方。

渴石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宫室壯麗，堂以玉石爲柱，墻壁窗牖盡飾金碧，綴琉璃。其先，撒馬兒罕酋長駙馬帖木兒居之。城外皆水田。東南近山，多園林。西行十餘里，饒奇木。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石門，色似鐵，路通東西，番人號爲鐵門關，設兵守之。或言元太祖至東印度鐵門關，遇一角獸，能人言，即此地也。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三百六十里。城建在大村落，周圍十多里。宫室壯麗，正屋用玉石作柱子，墻壁窗户全部裝飾金碧，用琉璃點綴。原先，撒馬兒罕酋長駙馬帖木兒居住在此。城外都是水田。東南面靠近山，多有園林。向西行十多里，奇木繁多。再向西行三百里，大山屹立，中間有石峽，兩崖像斧劈一樣陡峭。行二三里出峽口，有石門，顔色像鐵一樣，路通東西，番人稱爲鐵門關，安置士兵守衛它。有人説元太祖到東印度鐵門關，遇到一隻有角的野獸，能説人話，就在此地。

迭里迷

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有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其酋長居新城。城内外居民僅數百家，畜牧蕃息。城在阿术河東，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西多蘆林，産獅子。陳誠、李達嘗使其地。

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面，距哈烈二千多里。有新舊二座城，相距十多里，其酋長居住在新城。城内外居民衹有幾百家，畜養牲畜，繁衍子孫。城在阿术河東面，多産魚。河東地隸屬撒馬兒罕，西面多蘆林，出産獅子。陳誠、李達曾經出使此地。

卜花兒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户萬計。市里繁華，號爲富庶。地卑下，節序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多里。城處於平川之上，周圍十多里，有數萬户人。城内繁華，號稱富庶。地低窪，節氣常温和，適宜種五

嘗温，宜五穀桑麻，多絲綿布帛，六畜亦饒。

永樂十三年，陳誠自西域還，所經哈烈、撒馬兒罕、别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賽藍、渴石、養夷、火州、柳城、土魯番、鹽澤、哈密、達失干、卜花兒凡十七國，悉詳其山川、人物、風俗，爲《使西域記》以獻，以故中國得考焉。宣德七年，命李達撫諭西域，卜花兒亦與焉。

穀桑麻，多絲綿布帛，六畜也繁多。

永樂十三年，陳誠從西域回來，所經哈烈、撒馬兒罕、别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賽藍、渴石、養夷、火州、柳城、土魯番、鹽澤、哈密、達失干、卜花兒共十七國，都詳細記録他們的山川、人物、風俗，作《使西域記》呈獻，因此中原之國得以考察。宣德七年，皇上命李達安撫曉諭西域，卜花兒也在其中。

别失八里

别失八里，西域大國也。南接于闐，北連瓦剌，西抵撒馬兒罕，東抵火州，東南距嘉峪關三千七百里。或曰焉耆，或曰龜兹。元世祖時設宣慰司，尋改爲元帥府，其後以諸王鎮之。

洪武中，藍玉征沙漠，至捕魚兒海，獲撒馬兒罕商人數百。太祖遣官送之還，道經别失八里。其王黑的兒火者，即遣千户哈馬力丁等來朝，貢馬及海青，以二十四年七月達京師。帝喜，賜王綵幣十表裏，其使者皆有賜。九月，命主事寬徹、御史韓敬、評事唐鉦使西域。以書諭黑的兒火者曰："朕觀普天之下，后土之上，有國者莫知其幾。雖限山隔海，風殊俗異，然好惡之情，血氣之類，未嘗異也。皇天眷佑，惟一視之。故受天命爲天下主者，上奉天道，一視同仁，俾巨細諸國，殊方異類之君民，咸躋乎仁壽。而友邦遠國，順天事大，以保國安民，皇天監之，亦克昌焉。曩者我中國宋君，奢縱怠荒，奸臣亂政。天監否德，於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中華，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至於後嗣，不修國政，任用非人，致紀綱盡弛，强陵弱，衆暴寡，

别失八里，是西域的大國。南接于闐，北連瓦剌，西達撒馬兒罕，東到火州，東南距嘉峪關三千七百里。或稱焉耆，又名龜兹。元世祖時設置宣慰司，不久改爲元帥府，之後用衆王鎮守它。

洪武年間，藍玉征討沙漠，到捕魚兒海，俘獲撒馬兒罕商人幾百。太祖派官員送他們返回，路經别失八里。他們的國王黑的兒火者，立即派千户哈馬力丁等來朝見，進貢馬以及海青，在二十四年七月抵達京城。皇帝高興，賜給王綵帛表裏十套，他的使者都有賞賜。九月，命令主事寬徹、御史韓敬、評事唐鉦出使西域。下詔書曉諭黑的兒火者説："朕觀普天之下，大地之上，不知有多少國家。雖然有山海阻隔，風俗不同，但是好惡的情感、血氣的類别，未曾有不同。皇天眷顧佑助，一樣看待他們。因此接受天命作天下君主的人，上奉天道，一視同仁，使大小各國，不同地域不同種族的國君百姓，都達到有德而長壽。而友邦遠國，順應天意侍奉大國，以保衛國家安定百姓，皇天監臨他們，也能昌盛。以前我中原之國宋朝的君主，奢侈放縱懶惰放蕩，奸臣擾亂政事。上天看到他德行鄙陋，於是命元世祖在北方的沙漠地帶開創基業，入關統治中華，百姓倚賴他安定了七十多年。到了他的後代，不治理朝政，任用不合適的人，導致法度完全鬆懈，强者欺凌弱者，人多的欺凌人少的，百姓嗟嘆怨

民生嗟怨，上達於天。天用是革其命，屬之於朕。朕躬握乾符，以主黔黎。凡諸亂雄擅聲教違朕命者，兵偃之，順朕命者德撫之。是以三十年間，諸夏奠安，外蕃賓服。惟元臣蠻子哈剌章等尚率殘衆，生釁寇邊，興師致討，勢不容已。兵至捕魚兒海，故元諸王、駙馬率其部屬來降。有撒馬兒罕數百人以貿易來者，朕命官護歸已三年矣。使者還，王即遣使來貢，朕甚嘉之。王其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使命不絶，豈不保封國於悠久乎？特遣官勞嘉，其悉朕意。”徹等既至，王以其無厚賜，拘留之。敬、鉦二人得還。

恨，上達於天。上天因此革除其天命，把它交付於朕。朕親自掌握上天授與的權力，以統治百姓。所有趁亂稱雄的人凡是擅自另立聲威教化違抗朕命的，就派兵打擊他，順應朕命的就以恩德安撫他。因此三十年間，華夏安定，外番順服。衹有元朝大臣蠻子哈剌章等還率領殘餘部衆，製造禍害侵犯邊境，發動軍隊前往征討，形勢不容我們止息兵革。軍隊到捕魚兒海，原元朝衆王、駙馬率領他們的部屬前來投降。有撒馬兒罕數百人因貿易到來的，朕命官員護送返回已經三年了。使者回來，王就派使者來進貢，朕十分贊賞。希望王更加堅定侍奉大國的誠心，通好往來，使命不斷，難道這不是保護國家長久存在嗎？特意派官員慰勞嘉獎，希望全部理解朕的心意。”寬徹等到達後，王因他們没有重重賞賜，拘留了他們。韓敬、唐鉦二人得以返回。

三十年正月，復遣官齎書諭之曰：“朕即位以來，西方諸商來我中國互市者，邊將未嘗阻絶。朕復敕吏民善遇之，由是商人獲利，疆埸無擾，是我中華大有惠於爾國也。前遣寬徹等往爾諸國通好，何故至今不返？吾於諸國，未嘗拘留一人，而爾顧拘留吾使，豈理也哉！是以近年回回入境者，亦令於中國互市，待徹歸放還。後諸人言有父母妻子，吾念其至情，悉縱遣之。今復使使諭爾，俾知朝廷恩意，毋梗塞道路，致啓兵端。《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爾其惠且懋哉。”徹乃得還。

洪武三十年正月，又派官員携帶詔書曉諭其王說：“朕即位以來，西方衆商人來我中原之國進行互市的，邊境的將士不曾阻止。朕又敕令官吏百姓好好對待他們，因此商人獲利，邊疆平定，是我中華對你們國家大有恩惠。先前派寬徹等前往你們各國通好，什麽原因到現在還不讓他們返回？我對於各國，不曾拘留一人，但你却拘留我國使者，豈有此理呀！因此近年回回入境的，也令在中國進行互市，等待寬徹被放回。後來衆人説有父母妻子兒女，我念他們的親情，全部釋放遣回。現在又派使者曉諭你，使你知道朝廷的恩情，不要阻塞進貢的道路，導致引發戰爭。《書》説：‘怨恨不在大，也不在小。在於仁愛不仁愛，勤勉不勤勉。’你仁愛且勤勉了嗎？”寬徹纔得以返回。

成祖即位之冬，遣官齎璽書綵幣使其國。未幾，黑的兒火者卒，子沙迷查干嗣。永樂二年遣使貢玉璞、名馬，宴賚有加。時哈密忠順王安克帖木兒爲可汗鬼力赤毒死，沙迷查干率師討之。帝嘉其義，遣使賚以綵幣，令與嗣忠順王脱脱敦睦。四年夏來貢，命鴻臚寺丞劉帖木兒齎敕幣

成祖即位那年的冬天，派官員携帶璽書綵帛出使別失八里。不久，黑的兒火者死，兒子沙迷查干繼承爵位。永樂二年，派使者進貢玉璞、名馬，朝廷設宴賞賜特別優厚。此時哈密忠順王安克帖木兒被可汗鬼力赤毒死，沙迷查干率領軍隊征討鬼力赤。皇帝贊賞他的忠義，派使者賞賜綵帛，命令與繼承忠順王爵位的脱脱親厚和睦。永樂四年夏天來朝進貢，命令鴻臚寺丞劉帖木兒

勞賜，與其使者偕行。秋、冬暨明年夏，三入貢，因言撒馬兒罕本其先世故地，請以兵復之。命中官把太、李達及劉帖木兒齎敕戒以審度而行，毋輕舉，因賜之綵幣。六年，太等還，言沙迷查干已卒，弟馬哈麻嗣。帝即命太等往祭，并賜其新王。

八年，以朝使往撒馬兒罕者，馬哈麻待之厚，遣使齎綵幣賜之。明年，貢名馬、文豹，命給事中傅安送其使還，賚金織文綺。時瓦剌使者言馬哈麻將襲其部落，因諭以順天保境之義。十一年，貢使將至甘肅，命所司宴勞，且敕總兵官李彬善遇之。明年冬，有自西域還者，言馬哈麻母及弟相繼卒。帝愍之，命安齎敕慰問，賚以綵幣。已而馬哈麻亦卒，無子，從子納黑失只罕嗣。十四年春，使來告喪。命安及中官李達吊祭，即封其嗣子爲王，賚文綺、弓刀、甲胄，其母亦有賜。明年，遣使來貢，言將嫁女撒馬兒罕，請以馬市妝奩。命中官李信等以綺、帛各五百匹助之。十六年，貢使速哥言其王爲從弟歪思所弑，而自立，徙其部落西去，更國號曰亦力把里。帝以番俗不足治，授速哥爲都督僉事，而遣中官楊忠等賜歪思弓刀、甲胄及文綺、綵幣，其頭目忽歹達等七十餘人并有賜。自是，奉貢不絶。

宣德元年，帝嘉其尊事朝廷，遣使賜之鈔幣。明年入貢，授其正、副使爲指揮千户，賜誥命、冠帶，自後使臣多授官。三年，貢駝馬，命指揮昌英等齎璽書、綵幣報之。時歪思連歲貢，而其母鎖魯檀哈敦亦連三歲來貢。歪思卒，子也先不花嗣。正統元年，遣使來朝，貢方物，後亦頻入

携帶敕書綵帛慰勞賞賜，與其使者同行。秋、冬和第二年夏天，三次入朝進貢，因説撒馬兒罕本來是他們祖先的故地，請求發兵收復。命宦官把太、李達及劉帖木兒携帶敕書告誡他揣度時勢後再行動，不要輕舉妄動，於是賞賜他綵帛。六年，把太等返回，説沙迷查干已死，弟弟馬哈麻繼承爵位。皇帝立即命把太等前往拜祭，一并賞賜他們的新王。

八年，因朝廷的使者前往撒馬兒罕，馬哈麻厚待他們，於是派使者帶綵帛賞賜他。第二年，進貢名馬、文豹，皇上命令給事中傅安送他們的使者返回，賞賜金織紋綺。這時瓦剌使者説馬哈麻將要襲擊其部落，於是用順應天意保衛國境的道理曉諭他。十一年，貢使將到甘肅，命主管部門設宴慰勞，并且敕令總兵官李彬好好接待他們。第二年冬天，有從西域返回的人，説馬哈麻的母親及弟弟相繼去世。皇帝憐憫他，命傅安携帶敕書慰問，賞賜綵帛。不久馬哈麻也死了，没有兒子，侄子納黑失只罕承襲爵位。十四年春天，使者來報喪。命傅安和宦官李達前去吊祭，就封他的後嗣爲王，賞賜紋綺、弓刀、鎧甲，他的母親也有賞賜。第二年，派使者來進貢，説將要把女兒嫁到撒馬兒罕，請求用馬换嫁妝。命宦官李信等帶綺、帛各五百匹幫助他。十六年，貢使速哥説他的國王被國王的堂弟歪思殺害，而自立爲王，把他們的部落向西方遷徙，改國號爲亦力把里。皇帝以番人習俗不足以懲治，授速哥爲都督僉事，而派宦官楊忠等賜歪思弓刀、鎧甲以及紋綺、綵帛，他們的頭目忽歹達等七十多人一并有賞賜。從此，進貢不斷。

宣德元年，皇帝贊賞他們尊敬和事奉朝廷，派使者賞賜他們錢鈔綵帛。第二年入朝進貢，授給他們的正、副使者爲指揮千户，賜給誥命、冠帶，自此以後使臣多授官職。三年，進貢駝馬，命令指揮昌英等携帶璽書、綵帛回報他們。當時歪思連年進貢，而他的母親鎖魯檀哈敦也接連三年來進貢。歪思死，兒子也先不花繼承爵位。正統元年，派使者來朝見，貢獻本地物産，後來也

貢。故王歪思之婿卜賽因亦遣使來貢。十年，也先不花卒，也密力虎者嗣。明年，貢馬、駝、方物，命以綵幣賜王及王母。景泰三年，貢玉石三千八百斤，禮官言其不堪用，詔悉收之，每二斤賜帛一匹。天順元年，命千户于志敬等以復辟諭其王，且賜綵幣。成化元年，禮官姚夔等定西域朝貢期，令亦力把里三歲、五歲一貢，使者不得過十人，自是朝貢遂稀。

其國無城郭宫室，隨水草畜牧。人性獷悍，君臣上下無體統。飲食衣服多與瓦剌同。地極寒，深山窮谷，六月亦飛雪。

頻頻入朝進貢。已故王歪思的女婿卜賽因也派使者來入貢。十年，也先不花死，也密力虎者繼承爵位。第二年，進貢馬、駝、本地物産，命令賞賜王和王的母親綵帛。景泰三年，貢玉石三千八百斤，禮官説它們不能用，詔令全部接受，每二斤賜帛一匹。天順元年，命千户于志敬等以英宗重新登上皇位告訴他們的國王，并且賞賜綵帛。成化元年，禮官姚夔等規定西域朝見進貢的日期，令亦力把里三年、五年進貢一次，每次使者不能超過十人，從此朝見進貢就稀少了。

他們的國家没有城郭宫室，隨水草畜牧。人性情粗野强悍，君臣上下没有身份的尊卑。飲食衣服多與瓦剌同。地方極爲寒冷，深山窮谷，六月也飛飄雪花。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三千里，去嘉峪關萬二千餘里，西域大國也。元駙馬帖木兒既君撒馬兒罕，又遣其子沙哈魯據哈烈。

洪武時，撒馬兒罕及别失八里咸朝貢，哈烈道遠不至。二十五年，遣官詔諭其王，賜文綺、綵幣，猶不至。二十八年，遣給事中傅安、郭驥等携士卒千五百人往，爲撒馬兒罕所留，不得達。三十年，又遣北平按察使陳德文等往，亦久不還。

成祖踐阼，遣官齎璽書綵幣賜其王，猶不報命。永樂五年，安等還。德文遍歷諸國，説其酋長入貢，皆以道遠無至者，亦於是年始還。德文，保昌人，采諸方風俗作爲歌詩以獻。帝嘉之，擢僉都御史。明年，復遣安齎書幣往哈烈，其酋沙哈魯把都兒遣使隨安朝貢。七年，達京師，復命齎賜物偕其使往報。明年，其酋遣使朝貢。

撒馬兒罕酋哈里者，哈烈酋兄子也，二人不相能，數構兵。帝因其使臣還，命都指揮白阿兒忻台齎敕諭之

哈烈，又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三千里，距嘉峪關一萬二千多里，是西域的大國。元朝駙馬帖木兒統治撒馬兒罕後，又派他的兒子沙哈魯占據哈烈。

洪武年間，撒馬兒罕和别失八里都來朝見進貢，哈烈道路遥遠没有來。洪武二十五年，派官員詔諭其王，賞賜紋綺、綵帛，仍然不來朝貢。二十八年，派給事中傅安、郭驥等帶領士卒一千五百人前往，被撒馬兒罕扣留，不能到達。三十年，又派北平按察使陳德文等前往，也很久没有返回。

成祖即帝位，派官員携帶璽書綵帛賞賜其國王，仍然不覆命。永樂五年，傅安等返還。陳德文遍游各國，勸説其酋長入朝進貢，都因道路遥遠没有來的，也在這年纔返回。陳德文，保昌人，采集各地風俗寫成詩歌進獻。皇帝嘉獎他，提升爲僉都御史。第二年，又派傅安帶詔書綵帛前往哈烈，他們的酋長沙哈魯把都兒派使者跟隨傅安入朝進貢。七年，抵達京城，又命傅安帶着賞賜的物品同他們的使者一起前往回報。第二年，他們的酋長派使者入朝進貢。

撒馬兒罕酋長哈里，是哈烈酋長哥哥的兒子，二人不和睦，多次發兵交戰。皇帝趁他的使臣返回，命令都指揮白阿兒忻台携帶敕書曉諭他

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各遂其生。朕統御天下，一視同仁，無間遐邇，屢嘗遣使諭爾。爾能虔修職貢，撫輯人民，安於西徼，朕甚嘉之。比聞爾與從子哈里構兵相仇，朕爲惻然。一家之親，恩愛相厚，足制外侮。親者尚爾乖戾，疏者安得協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因賜綵幣表裏，并敕諭哈里罷兵，亦賜綵幣。

白阿兒忻台既奉使，遍詣撒馬兒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魯番、火州、柳城、哈實哈兒諸國，賜之幣帛，諭令入朝。諸酋長咸喜，各遣使偕哈烈使臣貢獅子、西馬、文豹諸物。十一年達京師。帝喜，御殿受之，犒賜有加。自是，諸國使并至，皆序哈烈於首。及歸，命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户部主事李暹、指揮金哈藍伯等送之，就齎璽書、文綺、紗羅、布帛諸物，分賜其酋。十三年，達等還，哈烈諸國復遣使偕來，貢文豹、西馬及他方物。明年，再貢，及還，命陳誠齎書幣報之，所過州縣皆宴餞。十五年，遣使隨誠等來貢。明年復貢，命李達等報如初。十八年，偕于闐、八答黑商來貢。二十年，復偕于闐來貢。

宣德二年，其頭目打剌罕亦不剌來朝，貢馬。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久不遣使絶域，故其貢使亦稀至。七年，復命中官李貴通西域，敕諭哈烈酋沙哈魯曰："昔朕皇祖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爾等尊事朝廷，遣使貢獻，始終如一。今朕恭膺天命，即皇帝位，主宰萬方，紀元宣德。小大政務，悉體皇祖奉天恤民，一視同仁之心。前遣使臣齎書幣往賜，道阻

説："天生百姓而爲他們立了君主，使各自安逸地生活。朕統治天下，一視同仁，遠近没有隔閡，曾多次派使者曉諭你們。你們能誠心地向朝廷按時納貢，安撫平定百姓，安居在西部邊地，朕十分贊賞你。近來聽到你與侄子哈里帶兵互相仇殺，朕爲你們痛惜。同爲一家的親人，彼此恩愛交情深厚，足以抵制來自外界的侵犯和欺凌。親人尚且如此抵觸，疏遠的人怎麽能協和？從現在起應停止争戰，繁衍百姓，保全骨肉，共享太平幸福。"於是賜綵帛表裏，并敕令曉諭哈里罷兵，也賜綵帛。

白阿兒忻台奉命出使後，遍至撒馬兒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魯番、火州、柳城、哈實哈兒各國，賜給他們綵帛，諭令入朝。衆酋長都高興，各自派使者偕同哈烈使臣貢獻獅子、西馬、文豹等物。永樂十一年抵達京城。皇帝高興，臨朝接受貢品，犒勞賞賜加等。自此，各國使者一同到來，都把哈烈排在首位。到返回時，命宦官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户部主事李暹、指揮金哈藍伯等送他們，携帶璽書、紋綺、紗羅、布帛等物，分别賞賜他們的酋長。十三年，李達等返回，哈烈等國又派使者同來，進貢文豹、西馬以及其他本地物産。第二年，再次入朝進貢，到返回時，命陳誠携帶詔書綵帛回報，經過的州縣都設宴招待。十五年，派使者跟隨陳誠等來入貢。第二年又入貢，命李達等像起初一樣回報。十八年，同于闐、八答黑商來入貢。二十年，又偕同于闐來入貢。

宣德二年，它的頭目打剌罕亦不剌朝見，進貢馬。自從仁宗不勤於經略遠方，宣宗承襲，長久不派使者出使極遠的地方，所以西域的貢使也很少到來。七年，又命令宦官李貴通好西域，敕令曉諭哈烈酋長沙哈魯説："以前朕皇祖太宗文皇帝治理國政的時候，你們尊敬地事奉朝廷，派使者貢獻，始終如一。現在朕恭受天命，即皇帝位，主宰萬方，年號宣德。大小行政事務，都體現皇祖恭奉上天體恤百姓、一視同仁的心意。以前派使臣携帶詔書綵帛前往賞賜，道路阻塞而返

而回。今已開通，特命内臣往諭朕意。其益順天心，永篤誠好，相與還往，同爲一家，俾商旅通行，各遂所願，不亦美乎?”因賜以文綺、羅錦。貴等未至，其貢使法虎兒丁已抵京師，卒於館。命官致祭，有司營葬。尋復遣使隨貴貢駝、馬、玉石。明年春，使者歸。復命貴護送，賜其王及頭目綵幣。是年秋及正統三年并來貢。

英宗幼冲，大臣務休息，不欲疲中國以事外蕃，故遠方通貢者甚少。至天順元年，復議通西域。大臣莫敢言，獨忠義衛吏張昭抗疏切諫，事乃止。七年，帝以中夏乂安，而遠蕃朝貢不至，分遣武臣齎璽書、綵幣往諭。於是都指揮海榮、指揮馬全往哈烈。然自是來者頗稀，即哈烈亦不以時貢。

嘉靖二十六年，甘肅巡撫楊博言：“西域入貢人多，宜爲限制。”禮官言：“祖宗故事，惟哈密每年一貢，貢三百人，送十一赴京，餘留關内，有司供給。他若哈烈、哈三、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諸國，道經哈密者，或三年、五年一貢，止送三五十人，其存留賞賚如哈密例。頃來濫放入京，宜敕邊臣恪遵此例，濫放者罪之。”制可。然是時哈烈已久不至，嗣後朝貢遂絶。

其國在西域最强大。王所居城，方十餘里。壘石爲屋，平方若高臺，不用梁柱瓦甓，中敞，虚空數十間。窗牖門扉，悉雕刻花文，繪以金碧。地鋪氈罽，無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趺坐。國人稱其王曰鎖魯檀，猶言君長也。男髡首纏以白布，婦女亦白布蒙首，僅露雙目。上下相呼皆以名。相見止稍屈身，初見則屈

回。現在已經開通，特命内臣前往傳達朕的心意。希望你更加順應天意，永遠忠誠友好，相互往來，同爲一家，使商旅通行，各自實現所願，不也很好嗎?”於是賞賜紋綺、羅錦。李貴等還没有到，他們的貢使法虎兒丁已經抵達京城，死在客舍中。命令官員致送祭祀，主管部門辦理喪事。不久又派使者跟隨李貴入朝進貢駝、馬、玉石。第二年春天，使者返回。又命令李貴護送，賞賜其王及頭目綵帛。這年秋天以及正統三年都來進貢。

英宗年幼，大臣致力於休養生息，不想使中原之國疲勞來招服外番，所以遠方交往進貢的番國很少。到天順元年，又決議與西域交好。大臣没有人敢進言，衹有忠義衛官吏張昭直言上疏進諫，事情纔止息。七年，皇帝因中夏安定，但遠方番國不來朝見入貢，分别派遣武臣帶璽書、綵帛前往曉諭。於是都指揮海榮、指揮馬全前往哈烈。但從此來朝的使者很少，即使哈烈也不按時進貢。

嘉靖二十六年，甘肅巡撫楊博説：“西域入貢的人多，應加以限制。”禮官説：“按祖宗舊例，衹有哈密每年進貢一次，貢使三百人，送十一人赴京城，其餘留在關内，主管部門提供給養。其他像哈烈、哈三、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等國，途經哈密的，有的三年、有的五年進貢一次，衹送三五十人到京城，其存留賞賜按哈密之例辦。近來濫放入京，應敕令邊境的守臣謹慎遵守這些制度，濫放的人治他們的罪。”皇上批復許可。但此時哈烈已很久不來朝貢，以後入朝進貢就斷絶了。

哈烈國在西域最强大。王居住的城池，縱横十多里。壘石作屋，平方形像高臺，不用梁柱瓦甓，中間寬敞，虚空數十間。窗户門扇，都雕刻花紋，塗繪有金黄和碧緑的顔色。地上鋪有氈毯，没有君臣、上下、男女的區分，相聚都席地盤腿端坐。國人稱他們的王爲鎖魯檀，如同説君長。男子剃去頭髮用白布纏頭，婦女也用白布蒙頭，僅露雙目。上下都以名字相呼。相見衹稍稍屈身，初次相見就屈一足跪三次，男女都這樣。

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食無匕箸，有瓷器。以葡萄釀酒。交易用銀錢，大小三等，不禁私鑄。惟輸税於酋長，用印記，無印者禁不用。市易皆征税十二。不知斗斛，止設權衡。無官府，但有管事者，名曰刀完。亦無刑法，即殺人亦止罰錢。以姊妹爲妻妾。居喪止百日，不用棺，以布裹尸而葬。常於墓間設祭，不祭祖宗，亦不祭鬼神，惟重拜天之禮。無干支朔望，每七日爲一轉，周而復始。歲以二月、十月爲把齋月，晝不飲食，至夜乃食，周月始茹葷。城中築大土室，中置一銅器，周圍數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狀。游學者皆聚此，若中國太學然。有善走者，日可三百里，有急使，傳箭走報。俗尚侈靡，用度無節。

吃飯不用羹匙和筷子，有瓷器。用葡萄釀酒。交易用銀錢，分大小三等，不禁止私自鑄錢。祇向酋長交税，用印記，没有印記的禁止不能使用。交易都徵税十分之二。不知道斗斛，祇設衡器稱量物品。没有官府，祇有管事的人，名叫刀完。也没有刑法，即使殺人也祇罰錢。以姊妹作妻妾。服喪祇百日，不用棺材，用布包裹尸體埋葬。常在墓間設置祭祀，不祭祀祖宗，也不祭祀鬼神，祇重視拜天的禮儀。没有天干地支朔日望日，每七日爲一轉，周而復始。每年以二月、十月定爲把齋月，白天不飲食，到夜晚纔吃，滿一個月纔吃魚肉等葷腥食物。城中建築大土室，中間放置一件銅器，周圍數丈，上面刻有文字像古鼎的形狀。游學的人都聚集在這裏，好像中原之國的太學。有擅長走路的人，一天可走三百里，有急事派使者，傳箭奔走報告。習俗崇尚奢侈浪費，用度没有節制。

土沃饒，節候多暖少雨。土產白鹽、銅鐵、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珠翠之屬。多育蠶，善爲紈綺。木有桑、榆、柳、槐、松、檜，果有桃、杏、李、梨、葡萄、石榴，穀有粟、麥、麻、菽，獸有獅、豹、馬、駝、牛、羊、鷄、犬。獅生於阿术河蘆林中，初生目閉，七日始開。土人於目閉時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則不可馴矣。其旁近俺都淮、八答黑商，并隸其國。

土地肥沃，時令氣候多温暖少雨。土產白鹽、銅鐵、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珠翠之類。多養蠶，擅長織造精美的絲織品。樹木有桑、榆、柳、槐、松、檜，水果有桃、杏、李、梨、葡萄、石榴，穀物有粟、麥、麻、菽，獸有獅、豹、馬、駝、牛、羊、鷄、犬。獅生在阿术河蘆林中，初生時眼睛閉合，七日後纔睁開。本地人在其眼睛閉合時獵取它，調教訓練它的習性，稍大就不能馴服了。附近的俺都淮、八答黑商，都隸屬於這個國家。

俺都淮

俺都淮，在哈烈西北千三百里，東南去撒馬兒罕亦如之。城居大村，周十餘里。地平衍無險，田土膏腴，民物繁庶，稱樂土。自永樂八年至十四年偕哈烈通貢，後不復至。

俺都淮，在哈烈西北一千三百里，東南距撒馬兒罕也如此。城處於大村落，周圍十多里。地勢平坦没有險阻，田土肥沃，人民萬物繁榮富庶，稱作樂土。從永樂八年到十四年同哈烈來交好進貢，以後没有再來。

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在俺都淮東北。城周十餘里。地廣無險阻，山川明秀，人物樸茂。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居。西

八答黑商，在俺都淮東北。城周圍十多里。土地廣闊没有險阻，山川明麗秀美，人物質樸厚重。佛寺有好幾座，像王的居室一樣壯麗。西

洋、西域諸賈多販鬻其地，故民俗富饒。初爲哈烈酋沙哈魯之子所據。永樂六年，命内官把太、李達賜其酋敕書綵幣，并及哈實哈兒、葛忒郎諸部，諭以往來通商之意，皆即奉命。自是，東西萬里行旅無滯。十二年，陳誠使其國。十八年，遣使來貢，命誠及内官郭敬齎書幣往報。天順五年，其王馬哈麻遣使來貢。明年復貢。命使臣阿卜都剌襲父職，爲指揮同知。

洋、西域衆商人多到這個地方做買賣，所以百姓富饒。起初被哈烈酋長沙哈魯的兒子占據。永樂六年，命令宦官把太、李達賜給八答黑商酋長敕書綵帛，并賜及哈實哈兒、葛忒郎等部，曉諭他們往來通商的意圖，都立即奉命。從此，東西萬里行旅暢通無阻。十二年，陳誠出使這個國家。十八年，派使者來進貢，命陳誠和宦官郭敬帶詔書綵帛前往回報。天順五年，他們的國王馬哈麻派使者來進貢。第二年又入貢。命令使臣阿卜都剌承襲父職，任指揮同知。

于闐

于闐，古國名，自漢迄宋皆通中國。永樂四年，遣使來朝，貢方物。使臣辭歸，命指揮神忠母撒等齎璽書偕行，賜其酋織金文綺。其酋打魯哇亦不剌金遣使者貢玉璞，命指揮尚衡等齎書幣往勞。十八年，偕哈烈、八答黑商諸國貢馬，命參政陳誠、中官郭敬等報以綵幣。二十年，貢美玉，賜賚有加。二十二年，貢馬及方物。時仁宗初踐阼，即宴賚遣還。

先是，永樂時，成祖欲遠方萬國無不臣服，故西域之使歲歲不絶。諸蕃貪中國財帛，且利市易，絡繹道途。商人率僞稱貢使，多携馬、駝、玉石，聲言進獻。既入關，則一切舟車水陸、晨昏飲饌之費，悉取之有司。郵傳困供億，軍民疲轉輸。比西歸，輒緣道遲留，多市貨物。東西數千里間，騷然繁費，公私上下罔不怨咨。廷臣莫爲言，天子亦莫之恤也。至是，給事中黄驥極陳其害。仁宗感其言，召禮官吕震責讓之。自是，不復使西域，貢使亦漸稀。

于闐自古爲大國，隋、唐間侵并戎盧、扜彌、渠勒、皮山諸國，其地益大。南距蔥嶺二百餘里，東北去嘉峪關六千三百里。大略蔥嶺以南，撒

于闐，是古代的國名，從漢朝到宋朝都與中原之國交往。永樂四年，派使者來朝見，貢獻本地物産。使臣辭别返回，命指揮神忠母撒等携帶璽書同行，賜給他們的酋長織金紋綺。他們的酋長打魯哇亦不剌金派使者貢獻玉璞，命令指揮尚衡等携帶詔書綵帛前往慰勞。十八年，同哈烈、八答黑商等國進貢馬，命參政陳誠、宦官郭敬等用綵帛回報他們。二十年，來貢美玉，賞賜加等。二十二年，貢馬和本地物産。當時仁宗剛即位，就設宴賞賜送回。

此前，永樂時，成祖想讓遠方各國都稱臣馴服，所以西域的使者年年不斷。衆番國貪圖中原之國的財物絲帛，并且從貿易中能獲取利潤，道路上番人往來不絶。商人大都僞稱貢使，多携帶馬、駝、玉石，聲稱進獻。入關後，則一切舟車水陸、晨昏飲食的費用，全部從主管部門獲取。驛館因供給而困頓，軍民因周轉運輸而疲憊。到返回西方時，總是沿途停留，多買貨物。東西數千里之間，擾亂不安費用繁多，公私上下無不怨恨嗟嘆。朝廷大臣没有誰敢勸諫，天子也不體恤軍民。至此，給事中黄驥極力陳奏其中的害處。仁宗被他的話感動，召見禮官吕震斥責他。自此，不再出使西域，貢使也逐漸稀少。

于闐自古就是大國，隋朝、唐朝時侵吞兼并戎盧、扜彌、渠勒、皮山等國，它的領地擴大。南面距蔥嶺二百多里，東北距嘉峪關六千三百里。大概蔥嶺以南，撒馬兒罕最大；以北，于闐

馬兒罕最大；以北，于闐最大。元末時，其主暗弱，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悉避居山谷，生理蕭條。永樂中，西域憚天子威靈，咸修職貢，不敢擅相攻，于闐始獲休息。漸行賈諸蕃，復致富庶。桑麻黍禾，宛然中土。其國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又西有黑玉河，源皆出崑崙山。土人夜視月光盛處，入水采之，必得美玉。其鄰國亦多竊取來獻。迄萬曆朝，于闐亦間入貢。

最大。元朝末年，它的君主懦弱而不明事理，鄰國紛紛侵略。百姓僅數萬，全部逃避到山谷中居住，生計蕭條。永樂年間，西域懼怕天子顯赫的聲威，都按時向朝廷納貢，不敢擅自相攻打，于闐纔得以休養生息。逐漸到各番國經商，又達到富庶。桑麻黍禾，很像中原地區。其國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再向西有黑玉河，源頭都出自崑崙山。當地人夜晚觀察月光明亮的地方，入水采集，必定得到美玉。他們的鄰國也多私自取來進獻。到萬曆朝，于闐也間或入朝進貢。

失剌思

失剌思，近撒馬兒罕。永樂十一年，遣使偕哈烈、俺的干、哈實哈兒等八國，隨白阿兒忻台入貢方物，命李達、陳誠等齎敕偕其使往勞。十三年冬，其酋亦不剌金遣使隨達等朝貢，天子方北巡。至明年夏始辭還，復命誠偕中官魯安齎敕及白金、綵緞、紗羅、布帛賜其酋。十七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諸部貢獅子、文豹、名馬，辭還。復命安等送之，賜其酋絨錦、文綺、紗羅、玉繫腰、磁器諸物。時車駕頻歲北征，乏馬，遣官多齎綵幣、磁器，市之失剌思及撒馬兒罕諸國。其酋即遣使貢馬，以二十一年八月謁帝於宣府之行宮。厚賜之，遣還京師，其人遂久留內地不去。仁宗嗣位，趣之還，乃辭去。

失剌思，靠近撒馬兒罕。永樂十一年，派使者偕同哈烈、俺的干、哈實哈兒等八國，跟隨白阿兒忻台入貢本地物產，命李達、陳誠等携帶敕書偕同他們的使者前往慰勞。十三年冬天，他們的酋長亦不剌金派使者跟隨李達等入朝進貢，天子正北巡。到第二年夏天纔返回，又命陳誠同宦官魯安帶敕書及白銀、綵緞、紗羅、布帛賞賜他們的酋長。十七年，派使者偕同亦思弗罕等部進貢獅子、文豹、名馬，告辭返回。又命魯安等送他們，賜給他們的酋長絨錦、紋綺、紗羅、玉繫腰、磁器等物。當時皇上連年北征，缺乏戰馬，派官員多携帶綵帛、瓷器，到失剌思及撒馬兒罕各國換馬。他們的酋長就派使者貢馬，二十一年八月在宣府的行宮參見皇帝。重重地賞賜他們，送回京城，這些人於是久留在內地不離去。仁宗繼位，催促他們返回，纔告辭離去。

宣德二年，貢駝、馬、方物，授其使臣阿力爲都指揮僉事，賜誥命、冠帶。嗣後久不貢。成化十九年與黑婁、撒馬兒罕、把丹沙諸國共貢獅子，詔加優賚。弘治五年，哈密忠順王陝巴襲封歸國，與鄰境野乜克力酋結婚。失剌思酋念其貧，偕旁國亦不剌因之酋，率其平章鎖和卜台、知院滿可，各遣人請頒賜財物，助之成婚。朝議義之，厚賜陝巴，并賜二

宣德二年，進貢駝、馬、本地物産，授給他們的使臣阿力爲都指揮僉事，賜誥命、冠帶。以後長久不入貢。成化十九年，與黑婁、撒馬兒罕、把丹沙等國共同貢獻獅子，詔令從優賞賜。弘治五年，哈密忠順王陝巴襲封還國，與鄰境野乜克力酋長聯姻。失剌思酋長念他貧窮，偕同旁國亦不剌因的酋長，率領平章鎖和卜台、知院滿可，各自派人請求朝廷頒發賞賜財物，協助他成婚。朝廷决議認爲合於大義，厚賜陝巴，一并賞賜二國及其平章、知院綵帛。嘉靖三年，與附

國及其平章、知院綵幣。嘉靖三年，與旁近三十二部并遣使貢馬及方物。其使者各乞蟒衣、膝襴、磁器、布帛。天子不能却，量予之。自是，貢使亦不至。

近三十二部一起派使者貢馬及本地物產。這些番國的使者各自乞求蟒衣、膝襴、瓷器、布帛。天子不能拒絕，量情給予他們。自此，貢使也不來。

俺的干

俺的干，西域小部落。元太祖盡平西域，封子弟爲王鎮之，其小者則設官置戍，同於內地。元亡，各自割據，不相統屬。洪武、永樂間，數遣人招諭，稍稍來貢。地大者稱國，小者止稱地面。迄宣德朝，效臣職、奉表箋、稽首闕下者，多至七八十部。而俺的干，則永樂十一年與哈烈并貢者也。迨十四年，魯安等使哈烈、失剌思諸國，復便道賜其酋長文綺。然地小不能常貢，後竟不至。

俺的干，是西域的小部落。元太祖全部平定西域，封子弟爲王鎮守它，地方小的就設立官員安置戍所，與內地相同。元朝滅亡，各自割據一方，不相互統屬。洪武、永樂年間，多次派人招撫曉諭，逐漸來朝入貢。地大的稱爲國家，小的衹稱地面。到宣德朝，盡作臣子的職責、恭奉表文、拜伏在宮闕下的，多至七八十部。而俺的干，就是永樂十一年與哈烈一起進貢的部落。到十四年，魯安等出使哈烈、失剌思等國，又順路賞賜他們的酋長紋綺。但地小不能常進貢，以後最終不來。

哈實哈兒

哈實哈兒，亦西域小部落。永樂六年，把太、李達等齎敕往賜，即奉命。十一年，遣使隨白阿兒忻台入朝，貢方物。宣德時，亦來朝貢。天順七年，命指揮劉福、普賢使其地。其貢使亦不能常至。

哈實哈兒，也是西域的小部落。永樂六年，把太、李達等携帶敕書前往賞賜，立即奉命。十一年，派使者跟隨白阿兒忻台入朝，進貢本地物產。宣德年間，也來朝見進貢。天順七年，命令指揮劉福、普賢出使其地。他們的貢使也不能常來。

亦思弗罕

亦思弗罕，地近俺的干。永樂十四年，使俺都淮、撒馬兒罕者道經其地，賜其酋文綺諸物。十七年，偕鄰國失剌思共貢獅、豹、西馬，賚白金、鈔幣。使臣辭還，命魯安等送之。有馬哈木者，願留京師。從其請。成化十九年，與撒馬兒罕共貢獅子、名馬、番刀、兜羅、鎖幅諸物，賜賚有加。

亦思弗罕，地域靠近俺的干。永樂十四年，朝廷出使俺都淮、撒馬兒罕的使臣經過其地，賜給他們的酋長紋綺等物。十七年，同鄰國失剌思共貢獅、豹、西馬，賞賜白銀、錢鈔綵帛。使臣告辭返回，命魯安等送他們。有個名叫馬哈木的，願意留在京城。皇上聽從了他的奏請。成化十九年，與撒馬兒罕共同貢獻獅子、名馬、番刀、兜羅、鎖幅等物，賞賜加等。

先是，宣德六年，有亦思把罕遣使臣迷兒阿力朝貢，或云即亦思弗罕。

此前，宣德六年，有個名叫亦思把罕的派使臣迷兒阿力入朝進貢，有人說就是亦思弗罕。

火剌札

火剌札，國微弱。四圍皆山，鮮

火剌札，國微力弱。四周都是山，少有草

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悉土屋，酋所居亦卑陋。俗敬僧。永樂十四年，遣使朝貢，命所經地皆禮待。弘治五年，其地回回怕魯灣等由海道貢玻璃、瑪瑙諸物。孝宗不納，賜道里費遣還。

木。水流曲折，也没有魚蝦。城僅一里多，全是土屋，酋長的居室也低矮簡陋。習俗敬重僧人。永樂十四年，派使者來朝進貢，皇上命令經過的地方都對他們以禮相待。弘治五年，這個地方的回回怕魯灣等從海道貢玻璃、瑪瑙等物。孝宗不接受，賜給旅途費送回。

乞力麻兒

乞力麻兒，永樂中，遣使來貢，惟獸皮、鳥羽、罽褐。其俗喜射獵，不事耕農。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蟲。有逵巷，無市肆，交易用鐵錢。

乞力麻兒，永樂年間，派使者來進貢，衹有獸皮、鳥羽、罽褐。他們的習俗喜歡射獵，不從事農耕。西南靠海，東北草木深密，多猛獸、毒蟲。有大街巷，没有市鎮，交易用鐵錢。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嘗有白虎出松林中，不傷人，亦不食他獸，旬日後不復見。國人異之，稱爲神虎，曰此西方白虎所降精也，因改國名。其地無大山，亦不生樹木，無毒蟲、猛獸之害，然物產甚薄。永樂中嘗入貢。

白松虎兒，原名速麻里兒。曾有白虎出没在松林中，不傷人，也不吃其他野獸，十天後不再出現。國人認爲它奇異，稱爲神虎，説這是西方白虎所降的精靈，於是改國名。這個地方没有大山，也不生樹木，没有毒蟲、猛獸的禍害，但物產很少。永樂年間曾入貢。

答兒密

答兒密，服屬撒馬兒罕。居海中，地不百里，人不滿千家。無城郭，上下皆居板屋。知耕植，有毛褐、布縷、馬、駝、牛羊。刑止棰朴。交易兼用銀錢。永樂中，遣使朝貢，賜《大統曆》及文綺、藥、茶諸物。

答兒密，附屬撒馬兒罕。處在海中，地域不到一百里，人不滿千家。没有城郭，上下都居住板屋。懂得耕種，有毛褐、布縷、馬、駝、牛羊。刑罰衹有棰打。交易兼用銀錢。永樂年間，派使者入朝進貢，賞賜《大統曆》以及紋綺、藥、茶葉等物。

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數日程，皆舟行。城東平原，饒水草，宜畜牧。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重僧，所至必供飲食。然好氣健鬥，鬥不勝者，衆嗤之。永樂中，遣使朝貢。使臣還，歷河北，轉關中，抵甘肅，有司皆置宴。

納失者罕，向東距失剌思數日路程，都是水路。城東是平原，水草豐足，適宜畜牧。馬有多種，最小的高不過三尺。習俗敬重僧人，所到的地方必定供給飲食。但是好逞血氣之勇，善於格鬥，戰而不勝的人，衆人就嘲笑他。永樂年間，派使者來朝進貢。使臣返回，歷經河北，轉至關中，抵達甘肅，主管部門都設宴招待。

敏真

敏真城，永樂中來貢。其國地廣，多高山。日中爲市，諸貨駢集，

敏真城，永樂年間來進貢。這個國家地域寬廣，多高山。中午就出現集市，各種貨物凑集，

貴中國磁、漆器。産異香、駝、馬。

看重中原之國的瓷、漆器。出産異香、駝、馬。

日落

日落國，永樂中來貢。弘治元年，其王亦思罕答兒魯密帖里牙復貢。使臣奏求紵、絲、夏布、磁器，詔皆予之。

日落國，永樂年間來進貢。弘治元年，他們的國王亦思罕答兒魯密帖里牙又進貢。使臣上奏請求紵、絲、夏布、瓷器，詔令都給予他們。

米昔兒

米昔兒，一名密思兒。永樂中，遣使朝貢。既宴賚，命五日一給酒饌、果餌，所經地皆置宴。正統六年，王鎖魯檀阿失剌福復來貢。禮官言："其地極遠，未有賜例。昔撒馬兒罕初貢時，賜予過優，今宜稍損。賜王綵幣十表裏，紗、羅各三匹，白氁絲布、白將樂布各五匹，洗白布二十匹，王妻及使臣遞減。"從之。自後不復至。

米昔兒，又名密思兒。永樂年間，派使者入朝進貢。設宴賞賜後，命令五日供給一次酒食、果餌，經過的地方都設宴。正統六年，王鎖魯檀阿失剌福又來入貢。禮官說："他的領地極遠，没有賞賜的例子。以前撒馬兒罕初次進貢時，賜予過於優厚，現在應稍稍减損。賜王綵帛表裏十套，紗、羅各三匹，白氁絲布、白將樂布各五匹，洗白布二十匹，王的妻子及使臣依次减少。"皇上聽從。自此以後不再來。

黑婁

黑婁，近撒馬兒罕，世爲婚姻。其地山川、草木、禽獸皆黑，男女亦然。宣德七年，遣使來朝，貢方物。正統二年，其王沙哈魯鎖魯檀遣指揮哈只馬黑麻奉貢。命賫敕及金織紵絲、綵絹歸賜其王。六年，復來貢。景泰四年，偕鄰境三十一部男婦百餘人，貢馬二百四十有七，騾十二，驢十，駝七，及玉石、硇砂、鑌鐵刀諸物。天順七年，王母塞亦遣指揮僉事馬黑麻捨兒班等奉貢。賜綵幣表裏、紵絲襲衣，擢其使臣爲指揮同知，從者七人俱爲所鎮撫。成化十九年，與失剌思、撒馬兒罕、把丹沙共貢獅子。

黑婁，靠近撒馬兒罕，兩國之間世代聯姻。這個地方山川、草木、禽獸都是黑色的，男女也是這樣。宣德七年，派使者來朝見，進貢本地物産。正統二年，他們的國王沙哈魯鎖魯檀派指揮哈只馬黑麻進貢。皇上命他們携帶敕書以及金織紵絲、綵絹回去賞賜他們的國王。六年，又來進貢。景泰四年，偕同鄰境三十一個部落的男子婦女一百多人，貢馬二百四十七匹，騾子十二匹，驢十頭，駱駝七匹，以及玉石、硇砂、鑌鐵刀等物品。天順七年，王的母親塞亦派指揮僉事馬黑麻捨兒班等進貢。賜綵帛表裏、紵絲襲衣，提升他的使臣爲指揮同知，跟從的七個人都任所鎮撫。成化十九年，與失剌思、撒馬兒罕、把丹沙共同進貢獅子。

把丹沙之長亦稱鎖魯檀馬黑麻，景泰七年嘗入貢，至是復偕至。弘治三年，又與天方諸國貢駝、馬、玉石。

把丹沙的長官也稱作鎖魯檀馬黑麻，景泰七年曾入朝進貢，至此又同來進貢。弘治三年，又與天方等國進貢駝、馬、玉石。

討來思

討來思，地小，周徑不百里。城

討來思，地方小，周圍不到一百里。城靠近

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俗佞佛。婦人主家柄。產牛、羊、馬、駝，有布縷毛褐。土宜穄麥，無稻。交易用錢。宣德六年入貢。明年，命中官李貴齎璽書奬勞，賜文綺、綵帛。以地小不能常貢。

山。山下有水，紅色，看着像火一樣。習俗佞信佛教。婦人在家中掌權。出產牛、羊、馬、駱駝，有布綫毛褐。土壤適宜種麥，没有稻穀。交易用錢。宣德六年入朝進貢。第二年，命宦官李貴携帶璽書獎賞慰勞，賞賜紋綺、綵帛。因地方小不能常進貢。

阿速

阿速，近天方、撒馬兒罕，幅員甚廣。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有魚鹽之利。土宜耕牧。敬佛畏神，好施惡鬥。物產富，寒暄適節，人無饑寒，夜鮮寇盜，雅稱樂土。永樂十七年，其酋牙忽沙遣使貢馬及方物，宴賚如制。以地遠不能常貢。天順七年，命都指揮白全等使其國，竟不復再貢。

阿速，靠近天方、撒馬兒罕，地域很寬廣。城背倚山面向川。川向南流入海，可以獲取魚鹽。土壤適宜耕種放牧。敬畏神佛，喜好布施，憎惡格鬥。物產豐富，冷暖適宜，人没有飢餓寒冷，夜間少有寇盜，素來被稱爲樂土。永樂十七年，他們的酋長牙忽沙派使者進貢馬以及本地物產，按制度設宴賞賜。因地遠不能常進貢。天順七年，命都指揮白全等出使這個國家，始終没有再次進貢。

沙哈魯

沙哈魯，在阿速西海島中。永樂中，遣七十七人來貢，日給酒饌、果餌，異於他國。其地，山川環抱，饒畜產，人性樸直，耻鬥好佛。王及臣僚處城中，庶人悉處城外。海產奇物，西域賈人以輕直市之，其國人不能識。

沙哈魯，在阿速西面海島中。永樂年間，派七十七人來進貢，每天供給酒食、果餌，與其他國家不同。這個地方，山川環抱，畜產豐足，人性質樸正直，耻於争鬥，崇尚佛教。王和百官居住在城中，平民都居住在城外。海中出產奇物，西域商人用低價買走，這個國家的人不能識别。

天方

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水道自忽魯謨斯四十日始至，自古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其貢使多從陸道入嘉峪關。

天方，是古代筠冲地，一名天堂，又叫默伽。水路從忽魯謨斯四十日纔到，從古里向西南行，三個月纔到。他們的貢使多從陸道入嘉峪關。

宣德五年，鄭和使西洋，分遣其儕詣古里。聞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齎貨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經歲，市奇珍異寶及麒麟、獅子、駝鷄以歸。其國王亦遣陪臣隨朝使來貢。宣宗喜，賜賚有加。正統元年，始命附爪哇貢舟還，賜幣及敕奬其王。六年，王遣子賽亦得阿力與使臣賽亦得哈三以珍寶來貢。陸行至哈剌，遇賊，殺使臣，傷其子右手，盡劫貢物以

宣德五年，鄭和出使西洋，分派他的同伴到古里。得知古里派人前往天方，於是派人帶貨物搭乘他們的船同行。往返歷經一年，買奇珍異寶及麒麟、獅子、駝鷄返回。他們的國王也派使臣跟隨朝廷的使者來進貢。宣宗高興，賞賜加等。正統元年，纔命令搭乘爪哇進貢的船返回，賜綵帛和敕書獎賞他們的國王。六年，王派兒子賽亦得阿力與使臣賽亦得哈三來貢獻珍寶。陸路行進到哈剌，遇上賊寇，殺死使臣，砍傷王子的右手，全部劫掠貢物後離去，命守臣查辦治罪。

去，命守臣察治之。

成化二十三年，其國中回回阿力以兄納的游中土四十餘載，欲往雲南訪求。乃携寶物巨萬，至滿剌加，附行人左輔舟，將入京進貢。抵廣東，爲市舶中官韋眷侵剋。阿力怨，赴京自訴。禮官請估其貢物，酬其直，許訪兄於雲南。時眷懼罪，先已賄緣於内。帝乃責阿力爲間諜，假貢行奸，令廣東守臣逐還，阿力乃號泣而去。弘治三年，其王速檀阿黑麻遣使偕撒馬兒罕、土魯番貢馬、駝、玉石。

成化二十三年，他們國中的回回阿力因哥哥納的游歷中原地區四十多年，想往雲南訪求。就携帶許多寶物，到滿剌加，搭乘行人左輔的船，將要入京進貢。抵達廣東，被市舶宦官韋眷侵吞剋扣。阿力怨恨，到京城投訴。禮官請估價他的貢物，償付給他價錢，允許在雲南訪查兄長。當時韋眷怕被治罪，先已經攀附宫内的權貴。皇帝就斥責阿力是間諜，藉進貢做壞事，令廣東守臣把他驅逐遣回，阿力於是號哭着離去。弘治三年，他們的國王速檀阿黑麻派使者偕同撒馬兒罕、土魯番貢獻馬、駝、玉石。

正德初，帝從御馬太監谷大用言，令甘肅守臣訪求諸番騍馬、騸馬，番使云善馬出天方。守臣因請諭諸番貢使，傳達其王，俾以入貢。兵部尚書劉宇希中官指，議令守臣善擇使者與通事，親詣諸番曉諭，從之。十三年，王寫亦把剌克遣使貢馬、駝、梭幅、珊瑚、寶石、魚牙刀諸物，詔賜蟒龍金織衣及麝香、金銀器。

正德初年，皇帝聽從御馬太監谷大用建言，令甘肅守臣訪求衆番的騍馬、騸馬，番使説好馬出自天方。守臣於是請求諭令衆番貢使，傳達該國國王，使以馬入貢。兵部尚書劉宇迎合宦官的意旨，決議令守臣好好地選擇使者與其通事，親自到衆番曉諭，皇上聽從。十三年，王寫亦把剌克派使者貢馬、駝、梭幅、珊瑚、寶石、魚牙刀等物，詔令賜蟒龍金織衣以及麝香、金銀器。

嘉靖四年，其王亦麻都兒等遣使貢馬、駝、方物。禮官言：“西人來貢，陝西行都司稽留半年以上始爲具奏。所進玉石悉粗惡，而使臣所私貨皆良。乞下按臣廉問，自今毋得多携玉石，煩擾道途。其貢物不堪者，治都司官罪。”從之。明年，其國額麻都抗等八王各遣使貢玉石，主客郎中陳九川簡退其粗惡者，使臣怨。通事胡士紳亦憾九川，因詐爲使臣奏，詞誣九川盜玉，坐下詔獄拷訊。尚書席書、給事中解一貫等論救，不聽，竟戍邊。

嘉靖四年，他們的國王亦麻都兒等派使臣貢獻馬、駝、本地物産。禮官説：“西域人來進貢，陝西行都司延遲半年以上纔備文上奏。進貢的玉石都粗糙低劣，但使臣私自携帶的貨物都精良。請求交付巡按大臣尋訪查問，自今以後不得多携帶玉石，煩擾途經之地。他們進貢的物品不能使用的，治都司官的罪。”皇上聽從。第二年，該國額麻都抗等八王各自派使者進貢玉石，主客郎中陳九川簡選，退回其中粗糙低劣的，使臣怨恨。通事胡士紳也恨陳九川，於是假裝爲使臣奏報，誣陷陳九川盜取玉石，因罪入欽犯監獄拷打訊問。尚書席書、給事中解一貫等上書論説相救，皇上不聽從，最終貶謫戍邊。

十一年，遣使偕土魯番、撒馬兒罕、哈密諸國來貢，稱王者至三十七人。禮官言：“舊制，惟哈密與朵顔

嘉靖十一年，天方派使者偕同土魯番、撒馬兒罕、哈密等國來進貢，稱王的人達三十七個。禮官説：“按舊制，衹有哈密與朵顔三衛每年進

三衛比歲一貢，貢不過三百人。三衛地近，盡許入都。哈密則十遣其二，餘留待於邊。若西域則越在萬里，素非屬國，難視三衛貢期，而所遣使人倍逾恒數。番文至二百餘通，皆以索取叛人牙木蘭爲詞。竊恐托詞窺伺，以覘朝廷處分。邊臣不遵明例，概行起送，有乖法體。乞下督撫諸臣，遇諸番人入貢，分别存留起送，不得概遣入京。且嚴飭邊吏，毋避禍目前，貽患異日，貪納款之虚名，忘禦邊之實策。”帝可其奏。

故事，諸番貢物至，邊臣驗上其籍，禮官爲按籍給賜。籍所不載，許自行貿易。貢使既竣，即有餘貨，責令携歸。願入官者，禮官奏聞，給鈔。正德末，黠番猾胥交關罔利，始有貿易餘貨令市儈評直、官給絹鈔之例。至是，天方及土魯番使臣，其籍餘玉石、銼刀諸貨，固求準貢物給賞。禮官不得已，以正德間例爲請，許之。

番使多賈人，來輒挾重貲與中國市。邊吏嗜賄，侵剋多端，類取償於公家。或不當其直，則咆哮不止。是歲，貢使皆黠悍，既習知中國情，且憾邊吏之侵剋也，屢訴之，禮官却不問。鎮守甘肅中官陳浩者，當番使入貢時，令家奴王洪多索名馬、玉石諸物，使臣憾之。一日，遇洪於衢，即執詣官以證實其事。禮官言事關國體，須大有處分，以服遠人之心。乃命三法司、錦衣衛及給事中各遣官一員赴甘肅按治，洪迄獲罪。

十七年復貢，其使臣請游覽中土。禮官疑有狡心，以非故事格之。二十二年，偕撒馬兒罕、土魯番、哈

貢一次，貢使不超過三百人。三衛地近，全部允許入京。哈密則十人中派二人入京，其餘留在邊境等待。如是西域遠在萬里之外，一向不是屬國，難以和三衛的貢期一樣，然而所派的使者人數却超逾常數的一倍。番文達二百多封，都以索取叛徒牙木蘭爲詞。恐怕是托詞窺伺，以偵探朝廷如何處理。邊境守臣不遵守明文規定，一概決定送往，違背法制。請求諭令督撫衆臣，遇到衆番人入貢，分别存留的和起送的，不得一概送入京城。并且嚴厲告誡邊境官吏，不要躲避目前的災禍，爲將來留下禍患，貪圖歸附的虚名，忘却防禦邊境的實策。”皇帝同意他們的奏請。

按舊例，衆番人進貢的物品到後，邊境守臣驗查登記，呈上貢物簿册，禮官按照簿册賞賜。籍册不記載的，允許自行貿易。進貢的使命完成後，即使有剩餘的貨物，責令帶回。願意交給官府的，禮官奏報朝廷，給予銀鈔。正德末年，狡黠的番人刁猾的小吏串通騙取好處，纔有貿易餘貨令商人評估價值、官府給予絹鈔的制度。至此，天方以及土魯番使臣，他們登記後剩餘的玉石、銼刀等貨物，堅決要求按貢物給賞。禮官不得已，按正德年間的制度爲他們奏請，皇上允許。

番人的使者多爲商人，來時總是携帶很多資財與中原之國貿易。邊境官吏貪愛財物，多方侵吞剋扣，類似從公家獲取補償。有的給價值不當，就咆哮不止。這年，進貢的使臣都狡黠而强悍，已經熟悉中原之國的情況，而且痛恨邊境官吏的侵吞剋扣，多次投訴他們，禮官推却不查問。鎮守甘肅的宦官陳浩，在番地使者入貢時，令家奴王洪多索要名馬、玉石等物，使臣痛恨他。一天，在道路上遇上王洪，就抓住他到官府來以證實他們所言不虚。禮官説事情關係到朝廷的體面，需從重處分，以使遠方之人心服。皇上於是命令三法司、錦衣衛以及給事中各派官一員到甘肅查問懲辦，王洪最終獲罪。

嘉靖十七年天方又進貢，他們的使臣請求游覽中原地區。禮官懷疑有狡詐之心，以不合舊制阻止他們。二十二年，偕同撒馬兒罕、土魯番、

密、魯迷諸國貢馬及方物。後五六年一貢，迄萬曆中不絕。

天方於西域爲大國，四時常似夏，無雨雹霜雪，惟露最濃，草木皆資之長養。土沃，饒粟、麥、黑黍。人皆頎碩。男子削髮，以布纏之。婦女則編髮蓋頭，不露其面。相傳回回設教之祖曰馬哈麻者，首於此地行教，死即葬焉。墓頂常有光，日夜不熄。後人遵其教，久而不衰，故人皆向善。國無苛擾，亦無刑罰，上下安和，寇賊不作，西土稱爲樂國。俗禁酒。有禮拜寺，月初生，其王及臣民咸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寺分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黄甘玉爲地。其堂以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頂。內用沉香大木爲梁，凡五，又以黄金爲閣。堂中垣墉，悉以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守門以二黑獅。堂左有司馬儀墓，其國稱爲聖人冢。土悉寶石，圍墻則黄甘玉。兩旁有諸祖師傳法之堂，亦以石築成，俱極其壯麗。其崇奉回回教如此。

哈密、魯迷等國進貢馬以及本地物産。後來五、六年進貢一次，到萬曆年間不斷絶。

天方在西域是大國，四季常似夏天，没有雨雹霜雪，衹有露水最濃，草木都憑藉它生長。土地肥沃，多粟、麥、黑黍。人都高大。男子剃去頭髮，用布纏頭。婦女則編頭髮蓋住頭，不露臉面。相傳回回設教的祖先名馬哈麻，最先在這個地方推行教義，死後就葬在這裏。墓頂常有光，日夜不熄。後人遵守他的教義，長久不衰落，因此人人都向善。國家没有苛虐騷擾，也没有刑罰，上下安定和睦，寇賊不發生，西方稱爲樂國。風俗禁酒。有禮拜寺，月亮初升，他們的國王及臣民都拜天，號呼稱許贊揚作爲獻禮。寺分爲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都用白玉作柱子，黄甘玉作地板。殿堂用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頂。內用沉香大木作房梁，共五梁，又用黄金作閣。堂中墻壁，全部有薔薇露、龍涎香拌和泥土抹成。用二頭黑獅子守門。堂左面有司馬儀墓，他們國稱爲聖人冢。土都是寶石，圍墻則是黄甘玉。兩旁有衆祖師傳法的殿堂，也用石頭築成，都極爲壯麗。他們尊崇回回教到如此地步。

瓜果諸畜，咸如中國。西瓜、甘瓜有一人不能舉者，桃有重四、五斤者，鷄、鴨有重十餘斤者，皆諸番所無也。馬哈麻墓後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颶風，取水灑之即息。當鄭和使西洋時，傳其風物如此。其後稱王者至二、三十人，其俗亦漸不如初矣。

瓜果及各種牲畜，都和中國一樣。西瓜、甘瓜有大得一人不能舉起的，桃有重四、五斤的，鷄、鴨有重十多斤的，都是衆番所没有的。馬哈麻墓後有一口井，水清而甜。出海的人一定汲水出行，遇上颶風，取水灑向大海，風立即停息。在鄭和出使西洋時，傳説他們的風俗物産如此。之後稱王的至二、三十人，他們的風俗也逐漸不如當初了。

默德那

默德那，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宣德時，其酋長遣使偕天方使臣來貢，後不復至。相傳，其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别諳拔爾，猶言天使也。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段。其

默德那，是回回的祖國，地靠近天方。宣德年間，他們的酋長派使者偕同天方使臣來進貢，以後不再來。相傳，開初國王謨罕驀德生來神靈，西域各國都稱臣降服，各國尊稱他爲别諳拔爾，有如説天使。國中有經書三十本，共三千六百多段。他們的書是横寫，兼有篆書、草書、楷

書旁行，兼篆、草、楷三體，西洋諸國皆用之。其教以事天爲主，而無像設。每日西向虔拜。每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易常處。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世，其人遍於四方，皆守教不替。

書三種字體，西洋各國都使用。他們的教以事奉天爲主，但没有供像。每天面向西虔拜。每年齋戒一個月，沐浴更衣，居住必定改换經常住的地方。隋朝開皇年間，該國的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開始把他們的教義傳入中原之國。到元朝時，該國的人遍布四方，都堅守教義不改變。

國中城池、宫室、市肆、田園，大類中土。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其織文、製器尤巧。寒暑應候，民殷物繁，五穀六畜咸備。俗重殺，不食猪肉。嘗以白布蒙頭，雖適他邦，亦不易其俗。

國中城池、宫室、市場、田園，與中原地區大都相似。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等技藝。他們的織紋、製器尤其工巧。寒暑順應時令節候，人民殷實物資繁多，五穀六畜都齊備。風俗看重殺戮，不吃猪肉。常用白布蒙頭，即使到其他國家，也不改變他們的習俗。

坤城

坤城，西域回回種。宣德五年，其使臣者馬力丁等來朝，貢駝、馬。時有開中之令，使者即輸米一萬六千七百石於京倉中鹽。及辭還，願以所納米獻官。帝曰："回人善營利，雖名朝貢，實圖貿易，可酬以直。"於是予帛四十匹、布倍之。其後亦嘗貢。

坤城，屬西域的回回種族。宣德五年，他們的使臣者馬力丁等來朝見，貢獻駝、馬。當時有鼓勵商人輸送米糧等至邊塞，給予食鹽運銷權的法令，使者就輸送米一萬六千七百石到京城倉庫换取鹽引。到告辭返回時，願意把交納的米獻給官府。皇帝說："回人善於營利，雖然名義上是入朝進貢，實際上是圖謀貿易，可按價值酬報。"於是給帛四十匹、布是帛的一倍。之後也曾進貢。

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萬方，遣使四出招徠。由是西域大小諸國莫不稽顙稱臣，獻琛恐後。又北窮沙漠，南極溟海，東西抵日出没之處，凡舟、車可至者，無所不届。自是，殊方異域鳥言侏㒧之使，輻輳闕廷。歲時頒賜，庫藏爲虚。而四方奇珍異寶、名禽殊獸進獻上方者，亦日增月益。蓋兼漢、唐之盛而有之，百王所莫并也。餘威及於後嗣，宣德、正統朝猶多重譯而至。然仁宗不務遠略，踐阼之初，即撤西洋取寶之船，停松花江造舟之役，召西域使臣還京，敕之歸國，不欲疲中土以奉遠人。宣德繼之，雖間一遣使，尋亦停止，以故邊隅獲休息焉。

自從成祖以武力平定天下，想用聲威制馭四方，派使者四處招撫。因此西域大小各國無不跪拜稱臣，進獻珍寶惟恐落後。又向北窮極沙漠，向南到達大海，東西達到太陽出没的地方，凡是船、車可以到達的地方，没有不到的。自此，殊方異域語言難懂文字怪異的使者，聚集宫廷。一年中一定季節頒發賞賜，庫中貯藏爲此空虚。而四方奇珍異寶、名禽怪獸進獻朝廷的，也日增月益。大概兼有漢朝、唐朝的興盛，百王没有誰能與他并列。餘威及於後嗣，宣德、正統朝仍多輾轉翻譯而到來。但是仁宗不致力於經略遠方，即位之初，就撤銷到西洋取寶的船隻，停止松花江造船的勞役，召西域使臣回京，敕令他們回國，不想使中原地區疲憊來供給遠方的人。宣德繼續奉行這一政策，即使間或派使者，不久也就停止了，因此邊境得以休養生息。

哈三(等)二十九部

今采故牘嘗奉貢通名天朝者，曰哈三，曰哈烈兒，曰沙的蠻，曰哈的蘭，曰掃蘭，曰也克力，曰把力黑，曰俺力麻，曰脱忽麻，曰察力失，曰幹失，曰卜哈剌，曰怕剌，曰你沙兀兒，曰克失迷兒，曰帖必力思，曰火壇，曰火占，曰苦先，曰牙昔，曰牙兒干，曰戎，曰白，曰兀倫，曰阿端，曰邪思城，曰捨黑，曰擺音，曰克癿，計二十九部。以疆域褊小，止稱地面。與哈烈、哈實哈兒、賽藍、亦力把力、失剌思、沙鹿海牙、阿速、把丹皆由哈密入嘉峪關，或三年、五年一貢，入京者不得過三十五人。其不由哈密者，更有乞兒、麻米兒、哈蘭可脱、癿蠟燭、也的干、剌竹、亦不剌、因格失、迷乞兒、吉思羽奴、思哈辛十一地面，亦嘗通貢。

現在摘取舊文書中曾進貢向朝廷通報名字的有：哈三、哈烈兒、沙的蠻、哈的蘭、掃蘭、也克力、把力黑、俺力麻、脱忽麻、察力失、幹失、卜哈剌、怕剌、你沙兀兒、克失迷兒、帖必力思、火壇、火占、苦先、牙昔、牙兒干、戎、白、兀倫、阿端、邪思城、捨黑、擺音、克癿，共計二十九部。因疆域狹小，衹稱地面。與哈烈、哈實哈兒、賽藍、亦力把力、失剌思、沙鹿海牙、阿速、把丹都由哈密入嘉峪關，或三年、五年進貢一次，入京的不得超過三十五人。其中不經由哈密的，又有乞兒、麻米兒、哈蘭可脱、癿蠟燭、也的干、剌竹、亦不剌、因格失、迷乞兒、吉思羽奴、思哈辛十一個地面，也曾交往進貢。

魯迷

魯迷，去中國絶遠。嘉靖三年，遣使貢獅子、西牛。給事中鄭一鵬言："魯迷非嘗貢之邦，獅子非可育之獸，請却之，以光聖德。"禮官席書等言："魯迷不列《王會》，其真僞不可知。近土魯番數侵甘肅，而邊吏於魯迷册内，察有土魯番之人。其狡詐明甚，請遣之出關，治所獲間諜罪。"帝竟納之，而令邊臣察治。

五年冬，復以二物來貢。既頒賜，其使臣言，長途跋涉，費至二萬二千餘金，請加賜。御史張禄言："華夷異方，人物異性，留人養畜，不惟違物，抑且拂人。況養獅日用二羊，養西牛日用果餌。獸相食與食人食，聖賢皆惡之。又調御人役，日需供億。以光禄有限之財，充人獸無益之費，殊爲拂經。乞返其人，却其物，薄其賞，明中國聖人不貴異物之

魯迷，距中國非常遠。嘉靖三年，派使者進貢獅子、犀牛。給事中鄭一鵬説："魯迷不是經常進貢的邦國，獅子不是可馴育的野獸，請求拒却他們，以顯揚聖德。"禮官席書等説："魯迷没有列入《王會》，國家的真假不可知。近來土魯番多次侵犯甘肅，而邊境官吏在魯迷名册内，查出有土魯番人。他們的狡詐很明顯，請求遣送他們出關，懲治俘獲的間諜。"皇帝最終接納了他們的意見，而令邊境守臣調查懲治。

五年冬天，又帶獅子、犀牛二物來進貢。頒發賞賜之後，它的使臣説，長途跋涉，費用達二萬二千多金，請求增加賞賜。御史張禄説："華夷異域，人物異性，留人飼養牲畜，不衹違反物情，而且違背人意。況且飼養獅子每天用二隻羊，飼養犀牛每天用果餌。野獸互相吞食與吃人吃的食物，聖賢都憎惡它們。又調御用人役，每天需要供給。用光禄寺有限的財物，填充人獸没有益處的浪費，非常違反常理。請求遣返他們的使臣，推却他們的貢物，減少給予他們的賞賜，

意。”不納。乃從禮官言，如弘治撒馬兒罕例益之。二十二年，偕天方諸國貢馬及方物，明年還至甘州。會迤北賊入寇，總兵官楊信令貢使九十餘人往禦，死者九人。帝聞，褫信職，命有司棺斂歸其喪。二十七年、三十三年并入貢。其貢物有珊瑚、琥珀、金剛鑽、花瓷器、鎖服、撒哈剌帳、羚羊角、西狗皮、捨列猻皮、鐵角皮之屬。

表明中原之國聖人不以異物爲貴重的意圖。”皇上不采納。而聽從禮官的意見，按弘治撒馬兒罕的事例增加賞賜。二十二年，偕同天方等國進貢馬以及本地物産，第二年返回到甘州。恰逢迤北賊寇入侵，總兵官楊信命令貢使九十多人前往抵禦，死難者九人。皇帝得知，革除楊信的官職，命主管部門用棺木裝殮死難者送回本土喪葬。二十七年、三十三年都入朝進貢。他們進貢的物品有珊瑚、琥珀、金剛鑽、花瓷器、鎖服、撒哈剌帳、羚羊角、西狗皮、捨列猻皮、鐵角皮之類。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明史　　第十册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４９２
加密地址＝
页数＝６９７４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ｈｎ３．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３／０５／！０００01．ｐｄｇ
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３／０５／！０００01．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章培恒　喻遂生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６９７４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９４７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５－４　／　Ｋ２０４．１／Ｚ２５１
【原书定价】　１４００．００（全十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明代　纪传体　明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章培恒　喻遂生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明史　第十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